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三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 三 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56·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58）

四部備要總目

經部

書名	撰注者	册號
十三經古注		
周易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一
尚書	〔漢〕孔安國傳	一
毛詩	〔漢〕毛亨傳　鄭玄箋	一
周禮	〔漢〕鄭玄注	一
儀禮	〔漢〕鄭玄注	一
禮記	〔漢〕鄭玄注	一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預撰	二
春秋公羊傳	〔漢〕何休撰	二
春秋穀梁傳	〔晉〕范甯集解	二
孝經	〔漢〕鄭玄注	二
論語	〔魏〕何晏集解	二
孟子	〔漢〕趙岐注	二
爾雅	〔晉〕郭璞注	二
四書章句集注	〔宋〕朱熹撰	二
大學章句　中庸章句　論語集注　孟子集注		
十三經注疏		
周易注疏	〔唐〕孔穎達疏	三
尚書注疏	〔唐〕孔穎達疏	三
毛詩注疏	〔唐〕孔穎達疏	三
周禮注疏	〔唐〕賈公彥疏	四
儀禮注疏	〔唐〕賈公彥疏	四
禮記注疏	〔唐〕孔穎達疏	四
春秋左傳注疏	〔唐〕孔穎達疏	五
春秋公羊傳注疏	〔唐〕徐彥疏	五
春秋穀梁傳注疏	〔唐〕楊士勛疏	五
孝經注疏	〔宋〕邢昺疏	六
論語注疏	〔宋〕邢昺疏	六
孟子注疏	〔宋〕孫奭疏	六
爾雅注疏	〔宋〕邢昺疏	六
清十三經注疏		
周易述	〔清〕惠棟撰	七

附江李二氏周易述補
尚書今古文注疏　〔清〕孫星衍撰　七
毛詩傳箋通釋　〔清〕馬瑞辰撰　七
周禮正義　〔清〕孫詒讓撰　八
儀禮正義　〔清〕胡培翬撰　九
禮記訓纂　〔清〕朱彬撰　九
春秋左傳詁　〔清〕洪亮吉撰　一〇
公羊義疏　〔清〕陳立撰　一〇
穀梁補注　〔清〕鍾文烝撰　一〇
論語正義　〔清〕劉寶楠撰　一一
孟子正義　〔清〕焦循撰　一一
孝經鄭注疏　〔清〕皮錫瑞撰　一一
爾雅義疏　〔清〕郝懿行撰　一一
附
經義述聞　〔清〕王引之撰　一一
經義考　〔清〕朱彝尊撰　一二
小學
說文解字　〔漢〕許慎撰　一四
說文繫傳　〔南唐〕徐鍇撰　一四
說文解字注　〔清〕段玉裁撰　一四
說文通檢　〔清〕黎永椿撰　一四
玉篇　〔梁〕顧野王撰　一四
廣韻　〔宋〕陳彭年等重修　一四
集韻　〔宋〕丁度等撰　一四
小爾雅義證　〔清〕胡承珙撰　一四
方言疏證　〔漢〕楊雄撰　〔清〕戴震疏證　一四
廣雅疏證　〔魏〕張揖撰　〔清〕王念孫疏證　一四

史部

正史

史記　〔漢〕司馬遷撰　一五
前漢書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一六
後漢書　〔南朝宋〕范曄撰　〔唐〕李賢注　一七
三國志　〔晉〕陳壽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一八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一九
宋書　〔梁〕沈約撰　二〇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　二〇
梁書　〔唐〕姚思廉撰　二〇
陳書　〔唐〕姚思廉撰　二〇
魏書　〔北齊〕魏收撰　二一
北齊書　〔唐〕李百藥撰　二二
周書　〔唐〕令狐德棻等撰　二二

隋書〔唐〕魏徵　長孫無忌等撰　二一
南史〔唐〕李延壽撰　二二
北史〔唐〕李延壽撰　二三
舊唐書〔後晉〕劉昫撰　二四至二五
新唐書〔宋〕歐陽修　宋祁等撰　二六至二七
舊五代史〔宋〕薛居正撰　二八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　二八
宋史〔元〕脫脫等撰　二九至三二
遼史〔元〕脫脫等撰　三三
金史〔元〕脫脫等撰　三三
元史〔明〕宋濂　王褘等撰　三四
明史〔清〕張廷玉等撰　三五至三六

編年史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　三七至四〇
通鑑目録〔宋〕司馬光撰　四〇
續資治通鑑〔清〕畢沅撰　四一至四二
明紀〔清〕陳鶴撰　四三

古史

逸周書〔晉〕孔晁注　四四
竹書紀年〔梁〕沈約注　四四
穆天子傳〔晉〕郭璞注　四四
越絕書〔漢〕袁康撰　四四
吴越春秋〔漢〕趙曄撰　四四
國語〔吴〕韋昭注　四四
戰國策〔漢〕高誘注　四四

別史　雜史　載記

路史〔宋〕羅泌撰〔宋〕羅苹注　四四
東觀漢記〔漢〕劉珍等撰　四五
華陽國志〔晉〕常璩撰　四五
十六國春秋〔後魏〕崔鴻撰　四五
晉略〔清〕周濟撰　四五
貞觀政要〔唐〕吴兢撰　四五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撰　四五
宣和遺事〔宋〕□□撰　四五
靖康傳信録〔宋〕李綱撰　四五
長春真人西遊記〔元〕李志常撰　四五
聖武記〔清〕魏源撰　四五

傳記

說苑〔漢〕劉向撰　四六
列女傳〔漢〕劉向撰　四六
高士傳〔晉〕皇甫謐撰　四六
國朝先正事略〔清〕李元度撰　四六

中興將帥別傳　〔清〕朱孔彰撰　四六

地理

水經注　〔後魏〕酈道元撰　〔清〕王先謙合校　四七

山海經箋疏　〔晉〕郭璞注　〔清〕郝懿行箋疏　四七

洛陽伽藍記　〔後魏〕楊衒之撰　四七

荆楚歲時記　〔北周〕宗懍撰　四七

歷代地理志韻編　〔清〕李兆洛撰　四七

政書

通志略　〔宋〕鄭樵撰　四八

漢官六種　〔清〕孫星衍輯　四八

漢官　〔漢〕□□撰

漢官解詁　〔漢〕王隆撰　〔漢〕胡廣注

漢舊儀　〔漢〕衛宏撰

漢官儀　〔漢〕應劭撰

漢官典職儀式選用　〔漢〕蔡質撰

漢儀　〔吴〕丁孚撰

吾學録　〔清〕吴榮光撰　四八

表譜

歷代帝王年表　〔清〕齊召南撰　〔清〕阮福續　四九

帝王廟謚年諱譜　〔清〕陸費墀撰　四九

紀元編　〔清〕李兆洛撰　四九

歷代職官表　〔清〕永瑢等撰　四九

歷代史表　〔清〕萬斯同撰　四九

歷代統紀表　〔清〕段長基撰　五〇

歷代疆域表　〔清〕段長基撰　五〇

歷代沿革表　〔清〕段長基撰　五〇

史評

史通通釋　〔唐〕劉知幾撰　〔清〕浦起龍釋　五一

讀通鑑論　〔清〕王夫之撰　五一

宋論　〔清〕王夫之撰　五一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撰　五一

校讎通義　〔清〕章學誠撰　五一

廿二史劄記　〔清〕趙翼撰　五一

子部

周秦諸子

孔子家語　〔魏〕王肅注　五二

荀子　〔周〕荀況撰　〔唐〕楊倞注　五二

孔叢子　〔漢〕孔鮒撰　五二

孫子　〔周〕孫武撰　後世曹操等注　五二

吴子　〔周〕吴起撰　五二

司馬法　〔周〕司馬穰苴撰　五二

管子　〔周〕管仲撰　〔唐〕房玄齡注　五二
慎子　〔周〕慎到撰　五二
商君書　〔周〕商鞅撰　五二
鄧析子　〔周〕鄧析撰　五二
韓非子　〔周〕韓非撰　〔清〕顧廣圻識誤　五二
晏子春秋　〔周〕晏嬰撰　五三
墨子　〔周〕墨翟撰　五三
公孫龍子　〔周〕公孫龍撰　五三
尹文子　〔周〕尹文撰　五三
鬼谷子　〔周〕王詡撰　〔梁〕陶宏景注　五三
尸子　〔周〕尸佼撰　五三
鶡冠子　〔周〕鶡冠子撰　〔宋〕陸佃注　五三
燕丹子　〔周〕燕太子丹撰　五三
呂氏春秋　〔周〕呂不韋撰　五三
老子道德經　〔周〕李耳撰　〔魏〕王弼注　五三
關尹子　〔周〕尹喜撰　五三
列子　〔周〕列禦寇撰　〔晉〕張湛注　五三
莊子　〔周〕莊周撰　〔晉〕郭象注　五三
文子　〔周〕辛鈃撰　五三
文子纘義　〔元〕杜道堅撰　五三
儒家　道家　釋家　雜家　小說家
新語　〔漢〕陸賈撰　五四
新書　〔漢〕賈誼撰　五四
春秋繁露　〔漢〕董仲舒撰　五四
淮南子　〔漢〕劉安撰　〔漢〕高誘注　五四
鹽鐵論　〔漢〕桓寬撰　五四
楊子法言　〔漢〕楊雄撰　〔唐〕李軌注　五四
桓子新論　〔漢〕桓譚撰　〔清〕孫馮翼輯　五四
潛夫論　〔漢〕王符撰　〔清〕汪繼培箋　五四
論衡　〔漢〕王充撰　五四
申鑒　〔漢〕荀悅撰　五四
人物志　〔魏〕劉劭撰　五四
抱朴子　〔晉〕葛洪撰　五五
周易參同契考異　〔宋〕朱熹撰　五五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撰　五五
中說　〔隋〕王通撰　〔宋〕阮逸注　五五
意林　〔唐〕馬總撰　五五
子略　〔宋〕高似孫撰　五五
世說新語　〔南朝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五五
續世說　〔宋〕孔平仲撰　五五
弘明集　〔梁〕僧祐撰　五五
廣弘明集　〔唐〕道宣撰　五五

周子通書　〔宋〕周敦頤撰　五六
附榕村通書　〔清〕李光地撰
張子全書　〔宋〕張載撰　〔宋〕朱熹注　五六
二程全書　〔宋〕程顥　程頤撰　〔宋〕朱熹輯　五六
朱子大全　〔宋〕朱熹撰　五七至五八
陸象山先生全集　〔宋〕陸九淵撰　五九
王文成公全書　〔明〕王守仁撰　五九
明夷待訪録　〔明〕黄宗羲撰　五九
朱子原訂近思録　〔宋〕朱熹　吕祖謙撰
〔清〕江永集注　六〇
小學集注　〔宋〕朱熹撰　〔明〕陳選注　六〇
御纂性理精義　〔清〕李光地等輯　六〇
五種遺規　〔清〕陳宏謀輯　六〇
養正遺規　訓俗遺規　從政遺規
教女遺規　在官法戒録
宋元學案　〔清〕黄宗羲撰　〔清〕全祖望補　六一
明儒學案　〔清〕黄宗羲撰　六二
國朝學案小識　〔清〕唐鑑撰　六二
國朝漢學師承記　〔清〕江藩撰　六二
風俗通義　〔漢〕應劭撰　六三
博物志　〔晉〕張華撰　六三
古今注　〔晉〕崔豹撰　六三
中華古今注　〔五代〕馬縞撰　六三
困學紀聞注　〔宋〕王應麟撰　〔清〕翁元圻注　六三
日知録集釋　〔清〕顧炎武撰　〔清〕黄汝成集釋　六四
十駕齋養新録　〔清〕錢大昕撰　六四
東塾讀書記　〔清〕陳澧撰　六四
農家
齊民要術　〔後魏〕賈思勰撰　六五
農桑輯要　〔元〕司農司撰　六五
醫家
補注黄帝内經素問　〔唐〕王冰注　六五
黄帝内經靈樞　〔唐〕王冰注　六五
難經集注　〔周〕秦越人撰　〔明〕王九思等集注　六五
本艸經　〔魏〕吴普等述　〔清〕孫星衍等輯　六五
注解傷寒論　〔漢〕張機撰　〔晉〕王叔和編
〔宋〕成無己注　六五
金匱玉函要略方論　〔漢〕張機撰
〔晉〕王叔和編　〔清〕徐彬注　六五
算法術數
周髀算經　〔漢〕趙爽注　〔北周〕甄鸞重述
〔唐〕李淳風注　六六

歷代長術輯要　〔清〕汪曰楨撰　六六
易林　〔漢〕焦延壽撰　六六
太玄經　〔漢〕楊雄撰　〔宋〕司馬光注　六六
皇極經世書緒言　〔宋〕邵雍撰　六六

集部

漢魏六朝別集

蔡中郎集　〔漢〕蔡邕撰　六七
曹子建集　〔魏〕曹植撰　六七
嵇中散集　〔晉〕嵇康撰　六七
陸士衡文集　〔晉〕陸機撰　六七
陸士龍集　〔晉〕陸雲撰　六七
靖節先生集　〔晉〕陶潛撰　〔清〕陶澍集注　六七
鮑氏集　〔南朝宋〕鮑照撰　六七
謝宣城詩集　〔齊〕謝朓撰　六七
梁昭明太子文集　〔梁〕蕭統撰　六七
江文通集　〔梁〕江淹撰　六七
何水部集　〔梁〕何遜撰　六七
庾子山集　〔北周〕庾信撰　〔清〕倪璠注釋　六七
徐孝穆全集　〔陳〕徐陵撰　〔清〕吳兆宜箋注　六七

唐五代別集

初唐四傑文集　〔唐〕王勃　楊炯　六八
盧照鄰　駱賓王撰
曲江張文獻公集　〔唐〕張九齡撰　六八
李太白文集　〔唐〕李白撰　〔清〕王琦注　六八
杜工部集　〔唐〕杜甫撰　六八
王右丞集　〔唐〕王維撰　〔清〕趙殿成箋注　六九
孟浩然集　〔唐〕孟浩然撰　六九
韋蘇州集　〔唐〕韋應物撰　六九
劉隨州集　〔唐〕劉長卿撰　六九
元次山集　〔唐〕元結撰　六九
顔魯公文集　〔唐〕顔真卿撰　六九
陸宣公集　〔唐〕陸贄撰　六九
昌黎先生集　〔唐〕韓愈撰　七〇
柳河東集　〔唐〕柳宗元撰　〔明〕蔣之翹注　七〇
孟東野集　〔唐〕孟郊撰　七一
賈浪仙長江集　〔唐〕賈島撰　七一
李長吉歌詩　〔唐〕李賀撰　〔清〕王琦彙解　七一
元氏長慶集　〔唐〕元稹撰　七一
白香山詩集　〔唐〕白居易撰　七一
劉賓客集　〔唐〕劉禹錫撰　七一
玉谿生詩箋注　〔唐〕李商隱撰　七二

樊南文集詳注 〔唐〕李商隱撰 七二
樊南文集補編 〔唐〕李商隱撰 七二
樊川詩集注 〔唐〕杜牧撰 〔清〕馮集梧注 七二
溫飛卿集箋注 〔唐〕溫庭筠撰 〔明〕曾益箋注 七二
唐女郎魚玄機詩 〔唐〕魚玄機撰 七二
南唐二主詞 〔南唐〕李璟 李煜撰 七二

宋別集

徐公文集（一名騎省集） 〔宋〕徐鉉撰 七三
林和靖詩集 〔宋〕林逋撰 七三
蘇學士文集 〔宋〕蘇舜欽撰 七三
宛陵先生文集 〔宋〕梅堯臣撰 七三
司馬溫公文集 〔宋〕司馬光撰 七三
歐陽文忠全集 〔宋〕歐陽修撰 七四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 〔宋〕曾鞏撰 七五
臨川先生文集 〔宋〕王安石撰 七五
嘉祐集 〔宋〕蘇洵撰 七六
斜川集 〔宋〕蘇過撰 七六
欒城集 〔宋〕蘇轍撰 七六
東坡七集 〔宋〕蘇軾撰 七七
山谷全集 〔宋〕黃庭堅撰 七八
淮海集 〔宋〕秦觀撰 七八
後山先生集 〔宋〕陳師道撰 七八
簡齋詩集 〔宋〕陳與義撰 七八
楊文節公江湖詩集（一名誠齋詩集）
〔宋〕楊萬里撰 七八
陸放翁全集 〔宋〕陸游撰 七九
水心文集 〔宋〕葉適撰 八〇
龍川文集 〔宋〕陳亮撰 八〇
張子野詞 〔宋〕張先撰 八〇
片玉集 〔宋〕周邦彥撰 八〇
石湖詞 〔宋〕范成大撰 八〇
稼軒長短句 〔宋〕辛棄疾撰 八〇
白石道人詩集歌曲 〔宋〕姜夔撰 八〇
夢窗詞集 〔宋〕吳文英撰 八〇
蘋洲漁笛譜 〔宋〕周密撰 八〇
山中白雲 〔宋〕張炎撰 八〇
花外集 〔宋〕王沂孫撰 八〇

金元別集

元遺山詩集箋注 〔金〕元好問撰
〔清〕施國祁箋注 八一
清容居士集 〔元〕袁桷撰 八一
道園學古錄 〔元〕虞集撰 八一

鐵崖古樂府注　〔元〕楊維楨撰
〔清〕樓卜瀍注　八一
貞居詞　〔元〕張雨撰　八一
蛻巖詞　〔元〕張翥撰　八一
明別集
宋文憲公全集　〔明〕宋濂撰　八二
青邱高季迪詩集　〔明〕高啓撰　八二
遜志齋集　〔明〕方孝孺撰　八三
震川文集　〔明〕歸有光撰　八三
清別集
亭林詩文集　〔清〕顧炎武撰　八四
薑齋文集　〔清〕王夫之撰　八四
南雷文定集　〔清〕黃宗羲撰　八四
曝書亭全集　〔清〕朱彝尊撰　八四
吳詩集覽　〔清〕吳偉業撰　八五
漁洋山人精華録訓纂　〔清〕王士禛撰
〔清〕惠棟訓纂　八五
飴山堂詩文集　〔清〕趙執信撰　八五
壯悔堂文集　〔清〕侯方域撰　八六
安雅堂詩集　〔清〕宋琬撰　八六
蓮洋集　〔清〕吳雯撰　八六
敬業堂詩集　〔清〕查愼行撰　八六
樊榭山房全集　〔清〕厲鶚撰　八七
小倉山房詩文集　〔清〕袁枚撰　八七
望溪先生文集　〔清〕方苞撰　八八
惜抱軒全集　〔清〕姚鼐撰　八八
大雲山房文稿　〔清〕惲敬撰　八八
茗柯文編　〔清〕張惠言撰　八八
養一齋詩文集　〔清〕李兆洛撰　八八
戴東原集　〔清〕戴震撰　八九
述學篇　〔清〕汪中撰　八九
卷施閣集　〔清〕洪亮吉撰　八九
更生齋集　〔清〕洪亮吉撰　八九
儀鄭堂駢體文　〔清〕孔廣森撰　八九
唐確愼公集　〔清〕唐鑑撰　九〇
定盦文集　〔清〕龔自珍撰　九〇
巢經巢集　〔清〕鄭珍撰　九〇
定山堂詩餘　〔清〕龔鼎孳撰　九〇
珂雪詞　〔清〕曹貞吉撰　九〇
湖海樓詞集　〔清〕陳維崧撰　九〇
彈指詞　〔清〕顧貞觀撰　九〇
納蘭詞　〔清〕納蘭性德撰　九〇

靈芬館詞四種 〔清〕郭麐撰 九〇
總集
楚辭 〔漢〕王逸章句 〔宋〕洪興祖補注 九一
文選 〔梁〕蕭統輯 〔唐〕李善注 九一
古文辭類纂 〔清〕姚鼐輯 九二
續古文辭類纂 〔清〕黎庶昌輯 九二
駢體文鈔 〔清〕李兆洛輯 九三
六朝文絜 〔清〕許槤評輯 九三
經史百家雜鈔 〔清〕曾國藩輯 九三
樂府詩集 〔宋〕郭茂倩輯 九四
十八家詩鈔 〔清〕曾國藩輯 九五
玉臺新詠 〔陳〕徐陵輯 〔清〕吳兆宜注 九六
古詩選 〔清〕王士禎輯 九六
古詩源 〔清〕沈德潛輯 九六
今體詩鈔 〔清〕姚鼐輯 九六
花間集 〔後蜀〕趙崇祚輯 九六
草堂詩餘 〔宋〕武陵逸史輯 九六
絕妙好詞箋 〔宋〕周密輯
〔清〕查爲仁 厲鶚箋 九六
詞選 〔清〕張惠言輯 九六
詞綜 〔清〕朱彝尊輯 九七
明詞綜 〔清〕王昶輯 九七
國朝詞綜 〔清〕王昶輯 九七
國朝詞綜續編 〔清〕黃燮清輯 九七
國朝詞綜二集 〔清〕王昶輯 九七
宋六十名家詞 〔明〕毛晉輯 九八
十五家詞 〔清〕孫默輯 九八
元曲選 〔明〕臧懋循輯 九九
詩文評
文心雕龍 〔梁〕劉勰撰 〔清〕黃叔琳注 一〇〇
初月樓古文緒論 〔清〕呂璜撰 一〇〇
詞源 〔宋〕張炎撰 一〇〇
詩品 〔梁〕鍾嶸撰 一〇〇
詩品 〔唐〕司空圖撰 一〇〇
漁隱叢話 〔宋〕胡仔撰 一〇〇
說詩晬語 〔清〕沈德潛撰 一〇〇
佩文詩韻釋要 〔清〕周兆基輯 一〇〇
詞律 〔清〕萬樹輯 一〇〇
白香詞譜 〔清〕舒夢蘭輯 〔清〕謝朝徵箋 一〇〇
詞林韻釋 〔宋〕□□撰 一〇〇

周易注疏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

周易正義十卷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尙書正義二十卷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毛詩正義七十卷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五十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注唐楊士勛疏
論語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經注疏九卷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
爾雅注疏十卷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漢趙岐注宋孫奭疏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卽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曆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愼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愼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

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兹卷首惟記刻書始末於目錄之後復敬錄

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

大淸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太子少保光祿大夫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謹記

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後記

嘉慶二十有一年秋八月南昌學堂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成卷四百十
六弁附錄校勘記爲書萬一千八百一十葉距始事於二十年仲春歷時
十有九月蓋官於斯土與生是邦者合其心力而爲之者也稷竊心慰焉
曩歲癸酉稷承乏江寧鹽法道適浙閩制府桐城方公維甸予告在籍相
與過從講求政事之餘究研經義時以各注疏本異同得失參差互見近
日坊閒重刻汲古閣毛氏本舛誤滋多計欲重栞之而稷調任江西厥議
遂寢越明年甲戌　宮保阮公元來撫江右稷向讀其所著十三經注疏
校勘記心知其所藏宋本之善欲請觀之而涖政之初公事旁午踰歲初
春始獲所願稷昔欲重栞而志未逮者又怦然動矣武寧貢生盧宣旬
宮保門下士於稷夙有文字契至是來謁屬董厥事以宋本召工刻劂而
一時賢士大夫樂與觀成者咸鼓舞而贊襄之於官則有今江南蘇松督
糧道前九江府知府方體今江西督糧道前廣信府知府王賡言今南昌
府知府張敦仁暨南昌縣知縣陳煦新建縣知縣鄭祖琛署鄱陽縣知縣
候補知州周澍浮梁縣知縣劉丙廣豐縣知縣阿應麟會昌縣知縣候補
知州曾暉春二品蔭生儀徵阮常生於紳則有給事中黃中傑御史盧浙
編修黃中模員外黃中杰檢討羅允叔貢生趙儀吉袁泰開李楨或輸廉
以助或分經以校讎殘補闕證是存疑而　宮保於退食餘閒詳加勘定
且今庋其版於學中俾四方讀者皆可就而印之誠西江之盛事而
宮保嘉惠士林之至意也　宮保既記其刻書始末於序目之後稷亦喜
夙願之既副爲記其重栞日月與校栞諸名氏於全書之末云

江西鹽法道分巡瑞袁臨等處地方廬江胡稷謹記

周易正義十卷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易本卜筮之書故末派寖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然隋書經籍志載晉揚州刺史顧夸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冊府元龜又載顧悅之（案悅之即顧夸之字）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又申王難顧是在當日已有異同王儉顏延年以後此揚彼抑互詰不休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注而衆說皆廢故隋志易類稱鄭學寖微今殆絕矣蓋長孫無忌等作志之時在正義既行之後也今觀其書如復彖七日來復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義之善乾九二利見大人王不用利見九五之說則駁詰鄭義之非於見龍在田時舍也則曰經但云時舍注曰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訓通於天玄而地黃則曰恐莊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莊說之何以未允如斯之類皆顯然偏袒至說卦傳之分陰分陽韓注二四爲陰三五爲陽則曰輔嗣以爲初上無陰陽定位此注用王之說帝出乎震韓氏無注則曰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輔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爲天帝也是雖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體主於詮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禮疏或乖鄭義穎達至斥爲狐不首丘葉不歸根其墨守專門固通例然也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源委粲然則由王注掃棄舊文無古義之可引亦非考證之疏矣此書初名義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序稱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書錄解題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與王韓注本同殆後人從注本合併歟

周易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定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凡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
勑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為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為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

周易正義卷第一

自此下分為八段

第一論易之三名　第二論重卦之人
第三論三代易名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第六論夫子十翼
第七論傳易之人　第八論誰加經字

第一論易之三名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為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為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音亦也不易者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無常無體是不易之義變易者相變改之名兩有相變此為變易張氏何氏並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沒而不論或云德者得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為難易之音義為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蓋易之三義唯在於有然有從无出理則包无故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是知易理備包有无而易象唯在於有者蓋以聖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備本備於有故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无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故以无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易以真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以氣言之存乎陰陽以質言之存乎爻象以教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此等是也且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犧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為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第二論重卦之人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為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犧畫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蓍即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為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為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

盆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伏犧之時道尙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第三論三代易名

案周禮大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

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卽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卽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案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恆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愼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

第六論夫子十翼

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无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

第七論傳易之人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丘賀賀授子臨臨

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丁寬又别授田王孫孫授施讐讐授張禹禹授彭宣此前漢大略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也

第八論誰加經字

但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絜静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而孝經緯稱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但緯文鄙僞不可全信其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數内外承乘之象入經别釋此未具論也

周易注疏校勘記序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玄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瀆𤨏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㩀撦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尚書之比

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考證而已 元 於周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謹列目錄如左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唐石經凡九卷附略例開成二年刻今在陝西西安府

單注本

岳本宋岳珂刻凡十卷今據　武英殿重刊五經本

古本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單疏本

宋本據錢遵王校本案錢跋有單疏本一單注本二注疏本一今不復能識別但稱錢校本

注疏本

影宋鈔本據餘姚盧文弨傳校明錢保孫求赤校本今稱錢本

宋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十行本凡九卷附音義一卷無略例

閩本凡九卷附略例一卷音義一卷

監本與閩本同

毛本凡九卷無略例音義

周易兼義上經乾傳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王弼注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疏 正義曰乾者此卦之名謂之卦者易緯云卦者掛也言縣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但二畫之體雖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也故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但初有三畫雖有萬物之象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更重之而有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下之能事故六畫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天以健為用者運行不息應化无窮此天之自然之理故聖人當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當應物成務云為不已終日乾乾无時懈倦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於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於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諸卦之首為易理之初但聖人名卦體例不同或則以物象而為卦名者若否泰剝頤鼎之屬是也或以象之所用而為卦名者即乾坤之屬是也如此之類多矣雖取物象乃以人事而為卦名者即家人歸妹謙履之屬是也所以如此不同者但物有萬象人有萬事若執一事不可包萬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總萬有之事故名有隱顯辭有踳駮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類取之故繫辭云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韓康伯注云不可立定準是也元亨利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傳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純陽之性自然能以陽氣始生萬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諧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堅固貞正得終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種使得其所故謂之四德言聖人亦當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長萬物物得生存而為元也又當以嘉美之事會合萬物令使開通而為亨也又當以義協和萬物使物各得其理而為利也又當以貞固幹事使物各得其正而為貞也是以聖人法乾而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貞其委曲條例備在文言

初九潛龍勿用 文言備矣

疏 正義曰居第一之位故稱初以其陽爻故稱九潛者隱伏之名龍者變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氣起於建子之月陰氣始盛陽氣潛在地下故言初九潛龍也此自然之象聖人作法言於此潛龍之時小人道盛聖人雖有龍德於此時唯宜潛藏勿可施用故言勿用張氏云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於此小人道盛之時若其施用則為小人所害寡不敵衆弱不勝强禍害斯及故誡勿用若漢高祖生於暴秦之世唯隱居為泗水亭長是勿用也諸儒皆以為舜始漁於雷澤舜之時當堯之世堯君在上不得為小人道盛此潛龍始起在建子之月於義恐非也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彖云棟橈本末弱是上有末義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義或然也且第一言初者欲明萬物積漸從无入有所以言初不言一與下也六言上者欲見位居卦上故不言六與末也此初九之等是乾之六爻之辭但乾卦是陽生之世故六爻所述皆以聖人出處託之其餘卦六爻各因象明義隨義而發不必皆論聖人他皆倣此謂之爻者繫辭云爻也者效此者也聖人畫爻以倣效萬物之象先儒云後代聖人以易占事之時先用蓍以求數得數以定爻累爻而成卦因卦以生辭則蓍為爻卦之本爻卦為蓍之末今案說卦云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繫辭云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易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據此諸文皆是用蓍以求卦先儒之說理當然矣然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杜元凱注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注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為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但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質而不變為爻之本體九為老陽六為老陰文而從變故為爻之別名且七既為陽爻其畫已長今有九之老陽不可復畫為陽所以重錢避少陽七數故稱九也八為陰數而畫陰爻今六為老陰不可復畫陰爻故交其錢避八而稱六但易含萬象所託多塗義或然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

疏 九二至利見大人○正義曰陽處二位故曰九二陽氣發見故曰見龍田是地上可營為有益之處陽氣發在地上故曰在田且一之與二俱為地道二在一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見大人以人事託之言龍見在田之時猶似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九二之大人故先儒云若夫子教於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稱大人案文言云九二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王輔嗣注云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所以稱大人也輔嗣又云利見大人唯二五焉是二之與五俱是大人為天下所利見也而褚氏張氏同鄭康成之說皆以為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其義非也且大人之云不專在九五與九二故訟卦云利見大人又蹇卦利見大人此大人之文施處廣矣故輔嗣注謂九二也是大人非專九五○注處於地上至唯二五焉○正義曰處於地上故曰在田者先儒以為重卦之時重於上下兩體故初與四相應二與五相應三與上相應矣上下兩體論天地人各別但易含萬象為例非一及其六位則一二為地道三四為人道五上為天道二在一上是九二處其地上所田食之處唯在地上所以稱田也觀輔嗣之注意唯取地上稱田諸儒更廣而稱之言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盈滿有益於人猶若聖人益於萬物故稱田也德施周普者下小象文謂周而普徧居中不偏者九二居在下卦之中而於上於下其心一等是居中不偏也不偏則周普也雖非君位者二為大人已居二位是非君位也君之德者以德施周普也文言云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也初則不彰者謂潛隱不彰顯也三則乾乾者危懼不安也四則或躍者謂進退懷疑也上則過亢過謂過甚亢謂亢極利見大人唯二五焉者輔嗣言乾之一卦故云唯二五焉於別卦言之非唯二五而已故訟卦蹇卦並云利見大人所以施處廣非唯二五也諸儒以為九二當太簇之月陽氣發見則九三為建辰之月九四為建午之月九五為建申之月為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為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言與時偕極於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諸儒此說於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以聖人漸出宜據十一月之後至建巳之月已來此九二當據建丑建寅之閒於時地之萌牙初有出者即是陽氣發見之義乾卦之象其應然也但陰陽二氣共成歲功故陰與之時仍有陽在陽生之月尚有陰存所以六律六呂陰陽相閒取象論義與此不殊乾之初九則與復卦不殊乾之九二又與臨卦无別何以復臨二卦與此不同者但易論象復臨二卦既有群陰見象於上即須論卦之象義各自為文此乾卦初九九二只論居位一爻无群陰見象故但自明當爻之地為此與臨復不同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脩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脩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因時而惕不失其幾雖危而勞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而愈於上之九故竭知力而後免於咎也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

疏 九三君子至夕惕若厲无咎○正義曰以陽居三位故稱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陽而得位故稱君子在憂危之地故終日乾乾言每恆終竟此日健健自強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謂終竟此日後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若厲者若如也厲危也言尋常憂懼恆如傾危乃得无咎謂既能如此戒慎則无罪咎如其不然則有咎故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此一爻因陽居九三之位皆以人事明其象○注處下體之極至免龍戰之災

○正義曰處下體之極者極終也三是上卦之下下體之極故云極也又云居上體之下者四五與上是上體三居四下未入上體但居上體之下四則已入上體但居其上體之下故九四注云居上體之下與此別也云履重剛之險者上下皆有陽爻剛强好爲亢極故云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者若在天位其尊自然安處在上卦之下雖在下卦之上其尊未安故云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者田是所居之處又是中和之所既不在田故不得安其居純脩下道則居上之德廢者言若純脩下道以事上卦則己居下卦之上其德廢壞言其太專柔也純脩上道則處下之禮曠者禮謂空曠言已純脩居下卦之上道以自驕矜則處上卦之下其禮終竟空曠夕惕猶若厲也者言雖至於夕恆懷惕懼猶如未夕之前當若厲也案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但諸儒並以若爲如如似有厲是實无厲也理恐未盡今且依如解之因時而惕不失其幾者因時順因可憂之時故文言云因時而惕又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是因時而惕不失其幾也雖危而勞者若厲是雖危終日乾乾是而勞也故惕知力而後免於咎者王以九三與上九相並九三處下卦之極其位猶卑故惕知力而後免咎也上九在上卦之上其位極尊雖惕知力不免亢極言下勝於上卑勝於尊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去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乾道革之時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剛之險而无定位所處斯誠進退无常之時也近乎尊位欲進其道迫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用心存公進不在私疑以爲慮不謬於果故无咎也

疏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正義曰或疑也躍跳躍也言九四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或也躍於在淵未即飛也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位漸尊高欲進於王位猶豫遲疑在於故位未即進也云无咎者以其遲疑進退不即果敢以取尊位故无咎也若其貪利務進時未可行而行則物所不與故有咎也若周西伯內執王心外率諸侯以事紂也○注去下體之極至无咎也○正義曰去下體之極者離下體入上體但在下體之上故云去下體之極注九三云處下體之極彼仍處九三與此別也云乾道革之時者革變也九四去下體入上體是乾道革之時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者易之爲體三與四爲人道人近在下不近於上故九四云中不在人異於九三也云而无定位所處者九四以陽居陰上既不在於天下復不在於地中又不當於人上下皆无定位所處也斯誠進退无常之時者文言云上下无常進退无恆是也欲進其道迫乎在下非躍所及者謂欲進己聖道而居王位但逼迫於下衆未許非己獨躍所能進及也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者謂志欲靜其居處百姓既未離禍患須當拯救所以不得安居故遲疑猶豫未敢決斷其志而苟進也用心存公進不在私者本爲救亂除患不爲於己是進不在私也疑以爲慮不謬於果者謬謂謬錯果謂果敢若不思慮苟欲求進當錯謬於果敢之事而致敗亡若疑以爲慮則不錯謬於果敢之事其錯謬者若宋襄公與楚人戰而致敗亡是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不行不躍而在乎天非飛而何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敍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

疏 九五至利見大人○正義曰言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德備天下爲萬物所瞻覩故天下利見此居王位之大人○注龍德在天○正義曰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謂若聖人有龍德居在天位則大人道路得亨通猶若文王拘在羑里是大人道路未亨也夫位以德興者位謂王位以聖德之人能興王位也德以位敍者謂有聖德之人得居王位乃能敍其聖德若孔子雖有聖德而无其位是德不能以位敍也

上九亢龍有悔

疏 正義曰上九亢陽之至大而極盛故曰亢龍此自然之象以人事言之似聖人有龍德上居天位久而亢極物極則反故有悔也純陽雖極未至大凶但有悔吝而已繫辭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故鄭引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凡悔之爲文既是小疵不單稱悔也必以餘字配之其悔若在則言有悔謂當有此悔則此是也其悔若无則言悔亡言其悔已亡也若恆卦九二悔亡是也其悔雖亡或是更取他文結之若復卦初九不遠復无祇悔之類是也但聖人至極終始无虧故文言云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是知大聖之人本無此悔但九五天位有大聖而居者亦有非大聖而居者不能不有驕亢故聖人設法以戒之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爲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

疏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正義曰用九見羣龍者此一句說乾元能用天德也九天德也若體乾元聖人能用天德則見羣龍之義羣龍之義以无首爲吉故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也○注九天之德○正義曰九天之德者言六爻俱九乃共成天德非是一爻之九則爲天德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虧爲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而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大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

疏 彖曰大哉乾元至各正性命○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名故略例云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案褚氏莊氏並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但此彖釋乾與元亨利貞之德但諸儒所說此彖分解四德之意各不同今案莊氏之說於理稍密依而用之大哉乾萬物資始乃統天者此三句總釋乾與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釋之大哉乾元者陽氣昊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萬物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釋其乾元稱大之義以萬象之物皆資取乾元而各得始生不失其宜所以稱大也乃統天者以其至健而爲物始以此乃能統領於天天是有形之物以其至健能總統有形是乾元之德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二句釋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蔽是其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者此二句總結乾卦之德也以乾之爲德大明曉乎萬物終始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可潛則潛可飛則飛是明達乎始終之道故六爻之位依時而成若其不明終始之道應潛而飛不飛而潛應生而殺應殺而生六位不以時而成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此二句申明乾元乃統天之義言乾之爲德以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以控御於天體六龍即六位之龍也以所居上下言之謂之六位也陽氣升降謂之大龍也上文以至健元始總明乾德故云乃統天也此名乘駕六龍各分其事故云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資始之義道體无形自然使物開通謂之爲道言乾卦之德自然濟物故云乾道也變謂後來改前以漸移改謂之變也化謂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謂之爲化言乾之爲道使物漸變者使物卒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夭壽之屬是也○注天也者形之名也至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正義曰夫形也者物之累也凡有形之物以形爲累是含生之屬各憂性命而天地雖復有形常能永保无虧爲物之首豈非統用之者至極健哉若非至健何能使天形无累見其无累則知至健也乘變化而御大器者乘變化則乘潛龍飛龍之屬是也而御大器大器謂天也乘此潛龍飛龍而控御天體所以運動不息故云而御大器也靜專動直不失大和者謂乾之爲體其靜住之時則專一不轉移也其運動之時正直不傾邪也故上繫辭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韓康伯注云專專一也直剛正也不失大和則下文保合大和是也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以乾能正定物之性命故云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謂物之性命各有情非天之情也天本无情何情之有而物之性命各有情也所稟生者謂之性隨時念慮謂之情无識无情今據有識而言故稱曰情也夫子爲彖之體斷明一卦之義體例不同莊氏以爲凡有一十二體今則略舉大綱不可事事繁說莊氏云彖者發首則歎美卦者則此乾彖云大哉乾元坤卦彖云至哉坤元以乾坤德大故先歎美之乃使詳說其義或有先疊文解義而後歎者則豫卦彖云豫之時義大矣哉之類是也或有先釋卦

名之後以卦名結之者則同人彖云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之例是也或有特疊卦名而稱其卦者則同人彖云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注云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此等之屬為文不同唯同人之彖特稱同人曰又別其餘諸卦之彖或詳或略或先或後故上下參差體例不同或難其解或易略之若一一比並曲生節例非聖人之本趣恐學者之徒勞心不曉也今皆略而不言必有其義於卦下而具說

保合大和乃利貞不和而剛暴。

【疏】正義曰此二句釋利貞也純陽剛暴若无和順則物不得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會大和之道乃能利貞於萬物言萬物各得利而貞正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萬國所以寧各以有君也

【疏】正義曰自上已來皆論乾德自然養萬物之道此二句論聖人上法乾德生養萬物言聖人為君在衆物之上最尊高於物以頭首出於衆物之上各置君長以領萬國故萬國皆得寧也人君位實尊高故於此云首出於庶物者志須卑下故前經云无首吉也但前文說乾用天德其事既詳故此文聖人以人事象乾於文略也以此言之聖人亦當令萬物資始統領於天位而雲行雨施散恩澤使兆庶衆物各流布其形又大明乎終始之道使天地四時貴賤高下各以時而成又任用俊賢以乘行聖化使物各正性命此聖人所以象乾而立化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疏】象曰天行健至自強不息○正義曰此大象也十翼之中第三翼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所象故言象曰天有純剛故有健用今畫純陽之卦以比擬之故謂之象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略也是以過半之義思在彖而不在象有由而然也天行健者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壯之名乾是衆健之訓今大象不取餘健為釋偏說天者萬物壯健皆有衰怠唯天運動日過一度蓋運轉混沒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健是乾之訓也順者坤之訓也坤則云地勢坤此不言天行乾而言健者劉表云詳其名也然則天是體名乾則用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最為詳悉所以尊乾異於他卦凡六十四卦說象不同或總舉象之所由不論象之實體又總包六爻不顯上體下體則乾坤二卦是也或直舉上下二體者若雲雷屯也天地交泰也天地不交否也雷電噬嗑也雷風恒也雷雨作解也風雷益也雷電皆至豐也洊雷震也隨風巽也習坎坎也明兩作離也兼山艮也麗澤兌也凡此一十四卦皆總舉兩體而結義也取兩體俱成或有直舉兩體上下相對者天與水違行訟也上天下澤履也天與火同人也上火下澤睽也凡此四卦或取兩體相違或取兩體相合或取兩體上下相承而為卦也故兩體相對而俱言也雖上下二體共成一卦或直指上體而為文者若雲上於天需也風行天上小畜也火在天上大有也雷出地奮豫也風行地上觀也山附於地剝也澤滅木大過也雷在天上大壯也明出地上晉也風自火出家人也澤上於天夬也澤上於地萃也風行水上渙也水在火上既濟也火在水上未濟也凡此十五卦皆先舉上象而連於下亦意取上象以立卦名也亦有雖意在上象而先舉下象以出上象者地上有水比也澤上有地臨也山上有澤咸也山上有火旅也木上有水井也木上有火鼎也山上有木漸也澤上有雷歸妹也山上有水蹇也澤上有水節也澤上有風中孚也山上有雷小過也凡此十二卦皆先舉下象以出上象亦意取上象共下象而成卦也或先舉上象而出下象義取下象以成卦義者山下出泉蒙也地中有水師也山下有風蠱也山下有火賁也天下雷行无妄也山下有雷頤也天下有山遯也山下有澤損也天下有風姤也地中有山謙也澤中有雷隨也地中生木升也澤中有火革也凡此十二卦皆先舉上體後明下體也其上體是天天與山則稱下也若上體是地地與澤則稱中也或有雖先舉下象稱在上象之下者若雷在地中復也天在山中大畜也明入地中明夷也澤无水困也是先舉下象而稱在上象之下亦義取下象以立卦也所論之例者皆大判而言之其間委曲各於卦下別更詳之先儒所云此等象辭或有實象或有假象實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虛故言實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風自火出如此之類實无此象假而為義故謂之假也雖有實象假象皆以義示人總謂之象也天行健者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无時虧退故云天行健此謂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強勉力不有止息言君子者謂君臨上位子愛下民通天子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凡言君子義皆然也但位尊者象卦之義多也位卑者象卦之義少也但須量力而行各法其卦也所以諸卦並稱君子若卦體之義唯施於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言先王也若比卦稱先王以建萬國豫卦稱先王以作樂崇德觀卦稱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噬嗑稱先王以明罰勅法復卦稱先王以至日閉關无妄稱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渙卦稱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泰卦稱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姤卦稱后以施命誥四方稱后兼諸侯也自外卦並稱君子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以上言之則不驕以下言之則不憂反覆皆道也

【疏】潛龍勿用至反覆道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盈不可久是夫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以初九陽潛地中故云陽在下也經言龍而象言陽者明經之稱龍則陽氣也此一爻之象專明天之自然之氣也見龍在田德施普者此以人事言之用龍德在田似聖人已出在世道德恩施能普徧也比初九勿用是其周普也若比九五則猶狹也終日乾乾反復道者此亦以人事言之君子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反之與覆皆合其道反謂進反在上也處下卦之上能不驕逸是反能合道也覆謂從上倒覆而下居上卦之下能不憂懼是覆能合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疏】或躍在淵至盈不可久也○正義曰或躍在淵進无咎者此亦人事言之進則跳躍在上退在潛處在淵猶聖人疑或而在於貴位也心所欲進意在於公非是為私故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者此亦人事言之飛能在天猶聖人之在王位造為也唯大人能為之而成就也姚信陸績之屬皆以造為造至之造今案象辭皆上下為韻則姚信之義其讀非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者此亦人事言之九五是盈也盈而不已則至上九地致亢極有悔恨也故云盈不可久也但此六爻象辭第一爻言陽在下是舉自然之象明其餘五爻皆有自然象辭初以見末五爻並論人事則知初爻亦有人事互文相通也之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釋經之用九之象辭經稱用九故象更疊云用九云天德不可為首者此夫子釋辭也九是天之德也天德剛健當以柔和接待於下不可更懷尊剛為物之首故云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疏】文言曰至乾元亨利貞○正義曰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彩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從此至元亨利貞明乾之四德為第一節從初九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悔明六爻之義為第二節自潛龍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論六爻之人事為第三節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論六爻自然之氣為第四節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節復說乾元之四德之義為第五節自君子以成德為行至其唯聖人乎此一節更廣明六爻之義為第六節今各依文解之此第一節論乾之四德也元者善之長也此已下論乾之四德但乾之為體是天之用凡天地運化自然而爾因无而生有也无為而自為天本无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也天本无名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功為天之四德垂教於下使後代聖人法天之所為故立天四德以設教也莊氏云第一節元者善之長者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為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者嘉美也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嘉美之會聚故云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萬物使物皆得幹濟莊氏之意以

則春也亨是通暢萬物於時配夏故下云合禮則夏也利為和義於時配秋此四句明天之德也而配四時元是物始於時配春春為發生故下云體仁仁唯少土也土則分王四季四氣之行非土不載故不言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秋既物成各合其宜貞為事幹於時配冬冬既收藏事皆幹了也於五行之氣長於人也仁則善也謂行仁德法天之元德也嘉會足以合禮者言君子能使者自此已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體包仁道汎愛施生足以尊萬物嘉美之會足以配合於禮謂法天之亨也利物足以和義者言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貞固足以幹事者言君子能堅固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幹濟此法天之貞也施於王事言之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智者行此四事並須資於知且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也故略而不言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以君子之人當行此四種之德是以文王作易稱元亨利貞之德欲使君子法之但行此四德則與天同功非聖人不可唯云君子者但易之為道廣為垂法若限局聖人恐不逮餘下故總云君子使諸侯公卿之等悉皆行之但聖人行此四德能盡其極也君子行此四德各量力而為多少各有其分但乾卦象天故以此四德皆為天德但陰陽合會二象相成皆能有德非獨乾之一卦是以諸卦之中亦有四德但餘卦四德有劣於乾故乾卦直云四德更无所言欲見乾之四德无所不包其餘卦四德之下則更有餘事以四德狹劣故以餘事繫之即坤卦之類是也亦有四德之上即論餘事若革卦云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也由乃孚之後有元亨利貞乃得悔亡也有四德者即乾坤屯臨隨无妄革七卦是也亦有其卦非善而有四德者以其卦凶故有四德乃可也故隨卦有元亨利貞乃得无咎是也四德具者其卦未必善也亦有三德者即離咸萃兌渙小過凡六卦就三德之中為文不一或總稱三德於上更別陳餘事於下若離咸之屬是也就三德之中上下不一離則云利貞亨由利貞乃得亨也亦有先云亨更陳餘事乃始云利貞者以有餘事乃得利貞故也有二德者大有蠱漸大畜升困中孚凡七卦此二德或在事上言之或在事後言之由後有事乃致此二德故也亦有一德者若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既濟未濟凡十五卦皆一德也並是亨也或多在事上言之或在事後言之履卦云履虎尾不咥人亨由有事乃得亨以前所論德者皆於經文挺然特明德者乃言之也其有因事相連而言德者則不數之也若需卦云需有孚光亨貞吉雖有亨貞二德連事起文故不數也遯卦云亨小利貞雖有三德亦不數也旅卦云旅小亨旅貞吉雖有亨貞二德亦連他事不數也比卦云原筮元永貞无咎否卦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雖有貞字亦連他文言之又非本卦德亦不數之同人云同人於野亨坎卦云有孚維心亨損卦云无咎可貞此等雖有一德皆連事而言之故亦不數所以然者但易含萬象事義非一隨時曲變不可為典要故也其有意義各於卦下詳之亦有卦善而德少者若泰與謙復之類雖善唯一德也亦有全无德者若豫觀剝晉蹇解夬姤井艮歸妹凡十一卦也大略唯有凶卦无德者若剝蹇夬姤之屬是也亦有卦善而无德者晉解之屬是也各於卦下詳之凡四德者亨之與貞其德特行若元之與利則配連他事其意以元配亨以利配貞雖配他事為文元是元大也始首也利是利益也合和也以當分言之各是其一德也唯配亨貞俱為四德元雖配亨亦配他事故比卦云元永貞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利亦非獨利貞亦所利餘事多矣若利涉大川利建侯利見大人利君子貞如此之屬是利字所施處廣故諸卦稱他事之利不數以為德也此四德非唯卦下有之亦於爻下有之但爻下其事稍少故黃裳元吉及何天之衢亨小貞吉大貞凶此皆於爻下言之其利則諸爻皆有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為世俗所移易也【疏】初九曰至不易乎世○正義曰此第二節釋初九爻辭也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者此夫子疊經初九爻辭故言初九曰方釋其義假設問辭故言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此夫子以人事釋潛龍之義聖人有龍德隱居者也不易乎世者不移易其心在於世俗雖逢險難不易本志也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疏】不成乎名至潛龍也○正義曰不成乎名者言自隱默不成就於令名使人知也遯世无悶者謂逃遯避世雖逢无道心无所悶不見是而无悶者言舉世皆非雖不見善而心亦无悶上云遯世无悶心處僻陋不見是而无悶此因見世俗行惡是亦无悶故再起无悶之文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心以為樂己則行之心以為憂己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身雖逐物推移隱潛避世心志守道確乎堅實其不可拔此是潛龍之義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疏】九二曰至君德也○正義曰此釋九二爻辭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九二居中不偏然不如九五居尊得位故但云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者庸謂中庸庸常也從始至末常言之信實常行之謹慎閑邪存其誠者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善世而不伐者謂為善於世而不自伐其功德博而化者言德能廣博而變化於世俗初爻則全隱遯避世二爻則漸見德行以化於俗也若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以器不窳民漸化之是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者以其異於諸爻故特稱易曰見龍在田未是君位但云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處一體之極是至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者也故可與成務矣處終而能全其終知終者也夫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可與存義者其唯知終者乎【疏】九三曰至可與存義也○正義曰此釋九三爻辭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者德謂德行業謂功業九三所以終日乾乾者欲進益道德脩營功業故終日乾乾匪懈也進德則知至將進也脩業則知終存義也忠信所以進德者復解進德之事推忠於人以信待物人則親而尊之其德日進是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脩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故云居業也上云進德下復云進德上云脩業下變云居業者以其間有脩辭之文故避其脩文而云居業且功業宜云居也知至至之可與幾者九三處一體之極方至上卦之下是至也既居上卦之下而不凶咎是知至也既能知是將至則是識幾知理可與共論幾事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之時此九三既知時節將至知理欲到可與共營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者居一體之盡而全其終竟是知終也既能知此終竟是終盡之時可與保存其義義者宜也保全其位不有失喪於事得宜九三既能知其自全故可存義然九三唯是一爻或使之欲進知幾也或使之欲退存義也一進一退其意不同以九三處進退之時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兩意並行○注處一體之極至其唯知終者乎○正義曰處一體之極是至也者莊氏云極即至也三在下卦之上是至極褚氏云一體之極是至者是下卦已極將至上卦之下至謂至上卦也下云在下位而不憂注云知夫至至故不憂此以人事言之既云下位明知在上卦之下欲至上卦故不憂是知將至上卦若莊氏之說直云卦上極是至極體无上卦之體何可至也何須與幾也是知至者據上卦為文莊說非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是知至者謂三近上卦事之將至能以禮知屈而不犯咎上卦之咎則是知事之將至故可與成務者務謂事務既識事之先幾可與以成其事務與體許也言可許之事不謂此人共使相與也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者利則隨幾而發見利則行也義者依分而動不妄求進故進物速疾義不知利由義靜而利動故也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者保全已成之物不妄興動故利不及義也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見利則行不顧在後是靡不有初不能守成其業是鮮克有終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敝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疏】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正義曰是故

居上位而不驕者謂居下體之上位而不驕也以其知終故不敢懷驕慢在下位而不憂者處上卦之下故稱下位以其知事將至務幾欲進故不可憂也○注明夫終敝故不驕也至故不憂也○正義曰明夫終敝故不驕者解知終也知夫至至故不憂者解知至也前經知至在前知終在後此經先解知終後解知至者隨文便而言之也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惕怵惕之謂也處事之極失時則廢懈怠則曠故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疏】故乾乾至无咎矣○正義曰九三以此之故恆乾乾也因其已終已至之時而心懷惕惕雖危不寧以其知終知至故无咎○注處事之極至懈怠則曠○正義曰處事之極失時則廢者謂三在下卦之上體是處事之極至也至失時不進則幾務廢闕所以乾乾須進也懈怠則曠者既處事極極則終也當保守已終之業若懈怠驕逸則功業空曠所以乾乾也失時則廢解知至也懈怠則曠解知終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疏】九四曰至故无咎○正義曰此明九四爻辭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者上而欲躍下而欲退是无常也意在於公非是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者何氏云所以進退无恆者時使之然非苟欲離羣也何氏又云言上下者據位也進退者據爻也所謂非離羣者言雖進退无恆猶依羣衆而行和光俗仰並同於衆非是卓絕獨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則欲上欲進也脩業則欲下欲退也進者棄位欲躍是進德之謂也退者仍退在淵是脩業之謂也其意與九三同但九四欲前進多於九三故云欲及時也九三則不云及時但可與言幾而已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疏】九五曰至各從其類也○正義曰此明九五爻之義飛龍在天者言天能廣感衆物衆物應之所以利見大人因大人與衆物感應故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睹以結之也同聲相應者若彈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是也同氣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礎柱潤是也此二者聲氣相感也水流溼火就燥者此二者以形象相感水流於地先就溼處火焚其薪先就燥處此同氣水火皆无識而相感先明自然之物故發初言之也雲從龍風從虎者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則景雲出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此亦是同類相感故虎嘯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此二句明有識之物感无識故以次言之漸就有識而言也聖人作而萬物覩者此二句正明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聖人作則飛龍在天也萬物覩則利見大人也陳上數事之名本明於此是有識感有識也此亦同類相感聖人有生養之情萬物有生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者在上雖陳感應唯明數事而已此則廣解天地之間共相感應之義莊氏云天地絪縕和合二氣共生萬物然萬物之體有感於天氣偏多者有感於地氣偏多者故周禮大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於上也本受氣於地者是植物無識之屬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於下也則各從其類者言天地之間共相感應各從其氣類此類因聖人感萬物以同類故以同類言之其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唯同類相感亦有異類相感者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蠶吐絲而商弦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類煩多難一一言也皆冥理自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感者動也應者報也皆先者爲感後者爲應非唯近事則相感亦有遠事遙相感者若周時獲麟乃爲漢高之應漢時黃星後爲曹公之兆感應之事廣非片言可悉今意在釋理故略舉大綱而已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下无陰也

【疏】正義曰此明上九爻辭也子曰貴而无位者以上九非位而上九居之是无位也高而无民者六爻皆无陰是无民也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爲之助

【疏】正義曰賢人雖在下位不爲之輔助也

是以動而有悔也

處上卦之極而不當位故盡陳其闕也獨立而動物莫之與矣乾文言首不論乾而先說元下乃曰乾何也夫乾者統行四事者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行此四者故首不論乾而下曰乾元亨利貞餘爻皆說龍至於九三獨以君子爲目何也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故以龍敘乾以馬明坤隨其事義而取象焉是故初九九二龍德皆應其義故可論龍以明之也至於九三乾乾夕惕非龍德也明以君子當其象矣統而舉之乾體皆龍別而敘之各隨其義

【疏】是以動而有悔也○正義曰聖人設戒居此之時不可動作也○注夫乾者統行四事者也○正義曰夫乾者統行四事者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行此四者注意以乾爲四德之主文言之首不先說乾而先說四德者故自發問而釋之以乾體當分无功唯統行此四德之事行此四德乃是乾之功故文言先說君子以自強不息行此四德者故先言之發首不論乾也但能四德旣備乾功自成故下始云乾元亨利貞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陽也陽剛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爲德不爲妄者也潛而勿用何乎必窮處於下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爲人以位爲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疏】潛龍勿用至天下治也○正義曰此一節是文言第三節說六爻人事所治之義潛龍勿用下也者言聖人於此潛龍之時在卑下也見龍在田時舍者舍謂通舍九二以見龍在田是時之通舍也終日乾乾行事者言行此知至知終之事也或躍在淵自試者言聖人通近五位不敢果決而進唯漸漸自試意欲前進遲疑不定故云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者言聖人居上位而治理也亢龍有悔窮之災者言位窮而致災災則悔也非爲大禍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者易經上稱用九用九之文總是乾德又乾字不可獨言故舉元德以配乾也言此乾元用九德而天下治九五止是一爻觀見事狹但云上治乾元總包六爻觀見事故云天下治也○注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至國可知矣○正義曰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者下云陽氣潛藏又云乃位乎天德又云乃見天則此一章但云天下治是皆以人事說之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者以乾元用九六爻皆陽是全用剛直放遠善柔謂放棄善柔之人善能柔諂貌恭心狠使人不知其惡識之爲難此用九純陽者是全用剛直更无餘陰柔善之人堯尚病之故云非天下之至理未之能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者此欲明在下龍潛見之義故張氏云識物之動謂龍之動也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者謂龍之所以潛所以見然此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爲德不爲妄者言龍靈異於他獸不妄舉動可潛則潛可見則見是不虛妄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者經唯云時舍也注云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初九潛藏不見九二既見而在田是時之通舍之義也以爻爲人以位爲時者爻居其位猶若人遇其時故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主則時也謂當時无道故明傷也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國亦時也若見仲尼羈旅於人則知國君无道令其羈旅出外引文王仲尼者明龍潛龍見之義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與天時俱不息

【疏】潛龍勿用至與時偕行○正義曰此一節是文言第四節明六爻天氣之義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與時偕行者此以天道釋爻象也所以九三乾乾不息終日自戒者同於天時生物不息言與時偕行也偕俱也諸儒以爲建辰之月萬物生長不有止息與天時而俱行若以不息言之是建寅之月三陽用事三當生物之初生物不息同於天時生物不息故言與時偕行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與時運俱終極

【疏】或躍在淵至與時偕極○正義曰乾道乃革者去下體入上體

故云乃革也乃位乎天德者位當天德之位言九五陽居於天照臨廣大故云天德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九剛直之物唯乾體能用之用純剛以觀天天則可見矣

【疏】正義曰乃見天則者陽是剛亢之物能用此純剛唯天乃然故云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疏】乾元者至性情也○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五節復明上初章及乾四德之義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以乾非自當分有德以元亨利貞為德元是四德之首故夫子恆以元配乾而言之欲見乾元相將之義也以有乾之元德故能為物之始而亨通也此解元亨二德也利貞者性情也所以能利益於物而得正者由性制於情也○注不為乾元至能性情也○正義曰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徧通諸物之始若餘卦元德雖能始生萬物德不周普故云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其實坤元亦能通諸物之始以此文論乾元之德故注連言乾元也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者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則不能久行其正其六爻發揮之義案略例云爻者言乎變者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是爻者所以明情故六爻發揮旁通其物之情輔關之意以初為无用之地上為盡末之境其居位者唯二三四五故繫辭唯論此四爻初上雖无正位統而論之爻亦始末之位故乾彖云六位時成二四為陰位陰居為得位陽居為失位三五為陽位陽居為得位陰居為失位略例云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一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若一陰一陽為有應若俱陰俱陽為无應此其六爻之大略其義具於繫辭於此略言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疏】乾始能以美利至天下平也○正義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此復說始而亨利貞之義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解元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解利也謂能以生長美善之道利益天下也不復說亨貞者前文既連始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包亨貞也不言所利大矣哉若坤卦云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也非唯止一事而已故云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實此利為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正論乾德不兼通元也故直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謂純陽剛健其性剛強其行勁健中謂二與五也正謂五與二也故云剛健中正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粹不雜是精靈故云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者發謂發越也揮謂揮散也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重取乾彖之文以讚美此乾之義雲行雨施天下平者言天下普得其利而均平不偏陂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疏】君子以成德為行至君子弗用也○正義曰此一節是文言第六節更復明六爻之義此節明初九爻辭周氏云上第六節明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廣明乾與四德之義此君子以成德為行亦是第六節明六爻之義總屬第六節不更為第七節義或當然也君子以成德為行者明初九潛龍之義故先開此語也言君子之人當以成就道德為行令其德行彰顯使人日可見其德行之事此君子之常也不應潛隱所以今日潛者以時未可見故須潛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夫子解潛龍之義此經中潛龍之言是德之幽隱而未宣見所行之行未可成就是以君子弗用者德既幽隱行又未成是君子於時不用以逢衆陰未可用也周氏云德出於己在身內之物故云成行被於人在外之事故云為行下又即云行而未成是行成亦稱成周氏之說恐義非也成德為行者言君子成就道德以為其行其成德為行未必文相對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以君德而處下體資納於物者也

【疏】正義曰此復明九二之德君子學以聚之者九二從微而進未在君位故且學以畜其德以問以辯之者學有未了更詳問其事以辯決於疑者也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疏】正義曰寬以居之者當用寬裕之道居處其位也仁以行之者以仁恩之心行之被物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者既陳其德於上然後引易本文以結之易之所云是君德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也但有君德未是君位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疏】九三至无咎矣○正義曰此明九三爻辭上之初九九二皆豫陳其德於上不發首云初九九二此九三九四則發首先言九三九四其九五全不引易文上九則發首云亢之為言也上下不為例者夫子意在釋經義便則言以潛見須言其始故豫張本於上三四俱言重剛不中恐其義同故並先云爻位并重剛不中之事九五前章已備故不復引易但云大人也上九亦前章備顯故此直言亢之為言也案初九云潛之為言上九云亢之為言獨二爻云言者褚氏以初上居无位之地故稱言也其餘四爻是有位故不云言義或然也重剛者上下俱陽故重剛也不中者不在二五之位故不中也上不在天謂非五位下不在田謂非二位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者居危之地以乾乾夕惕戒懼不息得无咎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疏】九四至故无咎○正義曰此明九四爻辭也其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並與九三同也中不在人者三之與四俱為人道但人道之中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是下近於地正是人道故九三不云中不在人九四則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故或之者以其上下无定故心或之也或之者疑之也者此夫子釋經或字經稱或是疑惑之辭欲進欲退猶豫不定故疑之也九三中雖在人但位卑近下向上為難故危惕其憂深也九四則陽德漸盛去五位近前進猶易故但疑惑憂則淺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疏】夫大人者至況於鬼神乎○正義曰此明九五爻辭但上節明大人與萬物相感此論大人之德无所不合廣言所合之事與天地合其德者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者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者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禍淫也先天而天弗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後天而奉天時者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者夫子以天且不違遂明大人之德言尊而遠者尚不違況小而近者可有違乎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疏】亢之為言也至其唯聖人乎○正義曰此明上九之義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言此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此設誡辭莊氏云進退據心存亡據身得喪據位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者聖人乎人乃能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得喪者得喪輕於存亡舉重略輕也而不言失其正者乃其唯聖人乎者此經只知進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道其唯聖人乎此經再稱其唯聖人乎者上稱聖人為知進退存亡發文下其唯聖人乎者為不失其正發文言聖人非但知進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故再發聖人之文也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貞之所利利於牝馬也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至順而後乃亨故唯利於牝馬之貞

【疏】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正義曰此一節是文王於坤卦之下陳坤德之辭但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言地之為體亦能始生萬物各得亨

通故云元亨與乾同也利牝馬之貞者此與乾異乾之所貞利於萬事為貞此唯云利牝馬之貞坤是陰道當以柔順為貞正借柔順之象以明柔順之德也牝對牡為柔馬對龍為順還借此柔順以明柔道故云利牝馬之貞牝馬外物自然之象此亦聖人因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自然之德以垂教也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見坤廣生之德馬雖比龍為劣所行亦能廣遠象地之廣育○注至順而後乃亨故唯利於牝馬之貞○正義曰至順而後乃亨故唯利於牝馬之貞者案牝馬是至順牝馬在元亨之下在貞之上應云至順而後乃貞今云至順而後乃亨倒取上文者輔嗣之意下句既云牝馬之貞避此貞文故云乃亨但亨貞相將之物故云至順之貞亦是至順之事此坤德以牝馬至順乃得貞也下文又云東北喪朋去陰就陽乃得貞吉上下義反者但易含萬象一屈一伸此句與乾相對不可純剛敵乾故利牝馬下句論凡所交接不可純陰當須剛柔交錯故喪朋吉也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

【疏】君子有攸往至安貞吉○正義曰君子有攸往者以其柔順利貞故君子利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者以其至柔當待唱而後和凡有所為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後即得主利以陰不可先唱猶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故也西南得朋者此假象以明人事西南坤位是陰也今以陰詣陰乃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猶人既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方是純陰柔故非吉也東北喪朋安貞吉者西南為陰東北反西南即為陽也若以柔順之道往詣於陽是喪失陰朋故得安靜貞正之吉以陰而兼有陽故也若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莊氏云先迷後得主利者唯據臣事君也得朋喪朋唯據婦適夫也其褊狹非復弘通之道○注西南致養之地至事後獲安貞吉○正義曰坤位居西南說卦云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坤既養物若向西南與坤同道也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者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必之於陽是之於反類乃得吉也凡言朋者非唯人為其黨性行相同亦為其黨假令人是陰柔而之剛正亦是離其黨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

【疏】彖曰至德合无疆○正義曰至哉坤元至德合无疆此五句總明坤義及二德之首也但元是坤德之首故連言之猶乾之元德與乾相通共文也至哉坤元者歎美坤德故云至哉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物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之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乃順承天者乾是剛健能統領於天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平於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者以其廣厚故能載物有此生長之德合會无疆凡言无疆者其有二義一是廣博无疆二是長久无疆也自此已上論坤元之氣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者包含以厚光著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但坤比元即不得大名若比眾物其實大也故曰含弘光大者也此二句釋亨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者以其柔順故云地類以柔順為體終无禍患順行地无疆不復窮已此二句釋利貞也故上文云利牝馬之貞是也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夫兩雄必爭二主必危有地之形與剛健為耦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順乎若夫行之不以牝馬利之不以永貞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

【疏】柔順利貞至應地无疆○正義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者重釋利貞之義是君子之所行兼釋前文君子有攸往先迷失道者以陰在物之先失其為陰之道後順得常者以陰在物之後陽唱而陰和乃得主利是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者以陰而造坤位是乃與類俱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以陰而詣陽初雖離羣乃以終久有慶善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者安謂安靜貞謂貞正地體安靜而貞正人若得靜而能正即得其吉應合地之无疆是慶善之事也○注行之不以牝馬至求安難矣○正義曰行之不以牝馬利之不以永貞者牝馬謂柔順也永貞謂貞固剛正也言坤既至柔順而利之即不兼剛正也方而又剛者言體既方正而性又剛強即太剛也所以須牝馬也柔而又圓者謂性既柔順體又圓曲太柔也故須永貞若其坤无牝馬又无永貞求安難矣云永貞者是下用六爻辭也東北喪朋去陰就陽是利之永貞

象曰地勢坤

地形不順其勢順

【疏】正義曰地勢方直是不順也其勢承天是其順也

君子以厚德載物

【疏】正義曰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載萬物言君子者亦包公卿諸侯之等但厚德載物隨分多少非如至聖載物之極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始於履霜至于堅冰所謂至柔而動也剛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

【疏】初六履霜堅冰至○正義曰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義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堅冰龍戰之屬是也或取萬物之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故文言注云至於九三獨以君子為目者何也乾乾夕惕非龍德也故以人事明之是其義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疏】象曰履霜堅冰至至堅冰也○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陰始凝也者釋履霜之義言陰氣始凝結而為霜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者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褚氏云履霜者從初六至六三堅冰者從六四至上六陰陽之氣无為故積馴履霜必至於堅冰以明人事有為不可不制其節度故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為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於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居中得正極於地質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營而功自成故不習焉而无不利

【疏】六二至无不利○正義曰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極地之質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无物不載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修營故云不習无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為○注居中得正○正義曰居中得正極於地質者質謂形質地之形質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盡極地之體質也所以直者言氣至即生物由是體正直之性其運動生物之時又能任其質性直而且方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動而直方任其質也

【疏】象曰至直以方也○正義曰言六二之體所有興動任其自然之性故云直以方也○注動而直方正義曰是質以直方動又直方是質之與行內外相副物有內外不相副者故略例云形躁好靜質柔愛剛此之類是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疏】正義曰言所以不假修習物无不利者言地道光大故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於陽應斯義者也不為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章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為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

【疏】六三至无成有終○正義曰含章可貞者六三處下卦之極而能不被疑於陽章美也既居陰極能自降退不為事始唯內含章美之道以待命乃行可以得正故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六三為臣或順從於王事故不敢為事之首主成於物故云无成唯上唱下和乃行其終故云有終○注三處下卦之極○正義曰三處下卦之極者欲見三雖陰爻其位尊也不疑於陽者陰之尊極與陽敵體必

被陽所忌今不被疑於陽言陽不害也應斯義者斯人此事也若能此義唯行含章可貞已於下之事乃應斯義此爻全以人事明之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疏】象曰至知光大也○正義曰含章可貞以時發者夫子釋含章之義以身居陰極不敢為物之首但內含章美之道待時而發是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者釋无成有終也既隨從王事不敢主成物始但奉終而行是知慮光大不自擅其美唯奉於上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質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括結否閉賢人乃隱施慎則可非泰之道【疏】六四至无譽○正義曰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注不造陽事至非泰之道○正義曰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者六三以陰居陽位是造為陽事但不為事始待唱乃行是陽事猶在故云含章章即陽之美也今六四以陰處陰內无陽事是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當括結否閉之時是賢人乃隱唯施謹慎則可非通泰之道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疏】正義曰慎不害者釋所以括囊无咎之義以其謹慎不與物競故不被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坤為臣道美盡於下夫體无剛健而能極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順之德處於盛位任夫文理者也垂黃裳以獲元吉非用武者也極陰之盛不至疑陽以文在中美之至也【疏】六五黃裳元吉○正義曰黃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為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通於物理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注黃中之色○正義曰黃中之色裳下之飾者左氏昭十二年傳文也裳下之飾則上衣比君下裳法臣也垂黃裳以獲元吉非用武者以體无剛健是非用威武也以內有文德通達物理故象云文在中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用黃裳而獲元吉以文在中也【疏】正義曰釋所以黃裳元吉之義以其文德在中故也既有中和又奉臣職通達文理故云文在其中言不用威武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之為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疏】上六至其血玄黃○正義曰以陽謂之龍上六是陰之至極陰盛似陽故稱龍焉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即說卦云戰乎乾是也戰於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黃○注盛而不已○正義曰盛而不已固陽之地者固為占固陽去則陰來陰乃盛而不去占固此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 用六之利利永貞也【疏】正義曰用六利永貞者此坤之六爻總辭也言坤之所用用此眾爻之六六是柔順不可純柔故利在永貞永長也貞正也言長能貞正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能以永貞大終者也【疏】正義曰以大終者釋永貞之義既能用此柔順長守貞正所以廣大而終也若不用永貞則是柔而又圓即前注云求安難矣此永貞即坤卦之下安貞吉是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動之方直不為邪也柔而又圓消之道也其德至靜德必方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一節明坤之德也自積善之家以下是第二節也分釋六爻之義坤至柔而動也剛者六爻皆陰是至柔也體雖至柔而運動也剛柔而積漸乃至堅剛則上云履霜堅冰是也又地能生物初雖柔弱後至堅剛而成就至靜而德方者地體不動是至靜生物不邪是德能方正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疏】正義曰後得主而有常者陰主卑退若在事之後不為物先即得主也此陰之恆理故云有常含萬物而化光者自明象辭含弘光大言含養萬物而德化光大也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者言坤道柔順承奉於天以量時而行即不敢為物之先恆相時而動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疏】積善之家至蓋言順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初六爻辭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者欲明初六其惡有漸故先明其所行善惡事由久而積漸故致後之吉凶其所由來者漸矣者言弒君弒父非一朝一夕率然而起其禍患所從來者積漸久遠矣由辯之不早辯者臣子所以久包禍心由君父欲辯明之事不早分辯故也此戒君父防臣子之惡蓋言順者言此履霜堅冰至蓋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乃致此弒害稱蓋者是疑之辭凡萬事之起皆從小至大從微至著故上文善惡並言今獨言弒君弒父有漸者以陰主柔順積柔不已乃終至禍亂故特於坤之初六言之欲戒其防柔弱之初又陰為弒害故寄此以明義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疏】直其正也至所行也○正義曰此一節釋六二爻辭直其正者經稱直是其正也方其義者經稱方是其義也義者宜也故事得宜故曰義君子敬以直內者覆釋直其正也言君子用敬以直內內謂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內理義以方外者用此義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萬物皆得所宜各以方正然即前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下云義以方外即此應云正以直內改云敬以直內者欲見正則能敬故變正為敬也敬義立而德不孤者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德不孤也直則不邪正則謙恭義則與物无競方則凝重不躁既不習无不利則所行不須疑慮故曰不疑其所行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疏】陰雖有美至有終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六三爻辭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者釋含章可貞之義也言六三之陰雖有美道包含之德苟或從王事不敢為主先成之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處卑待唱乃和故歷言此三事皆卑應於尊下順於上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者其地道卑柔无敢先唱成物必待陽始先唱而後代陽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疏】天地變化至蓋言謹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六四爻辭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生養萬物故草木蕃滋天地閉賢人隱者謂二氣不相交通天地否閉賢人潛隱天地通則草木蕃明天地閉草木不蕃天地閉則賢人隱明天地通則賢人出互而相通此乃括囊无咎故賢人隱屬天地閉也蓋言謹者謹慎也蓋言賢人君子於此之時須謹慎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疏】君子至美之至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六五爻辭也黃中通理者以黃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職是通曉物理也正位居體者居中得正是正位也處上體之中是居體也黃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於中必通暢於外故云暢於四支四支猶人手足比于四方物務也外內俱善能宣發於事業所營謂之事事成謂之業美莫過之故云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 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上六爻辭陰疑於陽必戰者陰盛為陽所疑陽乃發動欲除去此陰陰既強盛不肯退避故必戰也 為其嫌於无陽也 為其嫌於非陽而戰 故稱龍焉【疏】正義曰上六陰盛似陽為嫌純陰非陽故稱龍以明之 猶未離其類也 猶未失其陰類為陽所滅 故稱血焉 猶與陽戰而相傷故稱血【疏】正義曰言上六雖陰盛似陽然猶未能離其陰類故為陽所傷而見滅也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疏】正義曰釋其血玄黃之義莊氏云上六之爻兼有天地雜氣所以上六被傷其血玄黃也天色玄地色黃故血有天地之色今輔嗣注云猶與陽戰而相傷是言陰陽俱傷也恐莊氏之言非王之本意今所不取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 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大亨則無險故利貞【疏】正義曰屯難也剛柔始交而難生初

相遇故云屯難也以陰陽始交而爲難因難物始大通故元亨也萬物大亨乃得利益而正故利貞也但屯之四德劣於乾之四德故屯乃元亨亨乃利貞乾之四德無所不包此卽勿用有攸往又別言利建侯不如乾之無所不利此已上說屯之自然之四德聖人當法之**勿用有攸往**往益屯也**利建侯**得主則定【疏】正義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者以其屯難之世世道初創其物未寧故宜利建侯以寧之此二句釋人事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始於險難至於大亨而後全正故曰屯元亨利貞【疏】彖曰至大亨貞○正義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者此一句釋屯之名以剛柔二氣始欲相交未相通感情意未得故難生也若剛柔已交之後物皆通泰非復難也唯初始交時而有難故云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者此釋四德也坎爲險震爲動震在坎下是動於險中初動險中故屯難動而不已將出於險故得大亨貞也大亨卽元亨也不言利者利屬於貞故直言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雷雨之動乃得滿盈皆剛柔始交之所爲【疏】雷雨之動滿盈○正義曰周氏云此一句覆釋亨也但屯有二義一難也一盈也上既以剛柔始交釋屯之難也此又以雷雨二象解盈也言雷雨二氣初相交動以生養萬物故得滿盈卽是亨之義也覆釋亨者以屯難之世不宜亨通恐亨義難曉故特釋之此已下說屯之自然之象也○注雷雨之動乃得滿盈○正義曰雷雨之動乃得滿盈者周氏褚氏云釋亨也萬物盈滿則亨通也皆剛柔始交之所爲者雷雨之動亦陰陽始交也萬物盈滿亦陰陽而致之故云皆剛柔始交之所爲也若取屯難則坎爲險則上云動乎險中是也若取亨通則坎爲雨震爲動此云雷雨之動是也隨義而取象其義不一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屯體不寧故利建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處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建侯也【疏】天造草昧至不寧○正義曰釋利建侯也草謂草創昧謂冥昧言天造萬物於草創之始如在冥昧之時也于此草昧之時王者當法此屯卦宜建立諸侯以撫恤萬方之物而不得安居于事此二句以人事釋屯之義○注屯體不寧○正義曰屯體不寧者以此屯遭險難其體不寧故宜建侯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者造物之始卽天造草昧也草謂草創初始之義始於冥昧者言物之初造其形未著其體未彰故在幽冥闇昧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經綸之時【疏】正義曰經謂經緯綸謂綱綸言君子法此屯象有爲之時以經綸天下約束於物故云君子以經綸也姚信云綸謂綱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非其義也劉表鄭玄云以綸爲淪字非王本意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處此時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貞建侯乎夫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屯難之世陰求於陽弱求於強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爻備斯義宜其得民也【疏】初九至利建侯○正義曰磐桓不進之貌處屯之初動卽難生故磐桓也不可進唯宜利居處貞正亦宜建立諸侯○注息亂以靜至得民也○正義曰息亂以靜者解利居貞也守靜以侯者解利建侯也安民在正者解貞也弘正在謙者取象其以貴下賤也言弘大此屯正在於謙也陰求於陽弱求於強者解大得民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非爲宴安棄成務也故雖磐桓志行正也【疏】象曰至志行正也○正義曰言初九雖磐桓不進非苟求宴安志欲以靜息亂故居處貞也非是苟貪逸樂唯志行守正也○注非爲宴安棄成務○正義曰非爲宴安棄成務者言已止爲前進有難故磐桓且住非是苟求宴安棄此所成之務則不爲也言身雖住但欲以靜息亂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陽貴而陰賤也【疏】正義曰貴謂陽也賤謂陰也言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以貴下賤也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既能以貴下賤所以大得民心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志在乎五不從於初屯難之時正道未行與初相近而不相得困於侵害故屯邅也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也寇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志在於五不從於初故曰女子貞不字也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者也十年則反常反常則本志斯獲矣故曰十年乃字【疏】六二至十年乃字○正義曰屯如邅如者屯是屯難邅是邅迴如是語辭也言六二欲應於九五卽畏初九逼之不敢前進故屯如邅如也乘馬班如者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匪寇婚媾者寇謂初也言二非有初九與己作寇害則得其五爲婚媾矣馬季長云重婚曰媾鄭玄云媾猶會也女子貞不字者貞正也女子謂六二也女子以守貞正不受初九之愛字訓愛也十年乃字者十年難息之後卽初不害己也乃得往適於五受五之字愛十者數之極數極則復故云十年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疏】正義曰六二之難乘剛也者釋所以屯如邅如也有難者以其乘陵初剛不肯從之故有難也十年乃字反常者謂十年之後屯難止息得反常者謂反常道卽二適於五是其得常也已前有難不得行其常十年難息得反歸於常以適五也此爻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卽其餘人事亦當法此猶如有人逼近於強難遠有外應未敢苟進被近者所陵經久之後乃得與應相合是知萬事皆象於此非唯男女而已諸爻所云陰陽男女之象義皆倣於此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既近五而無寇難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己路可以進而无屯邅也見路之易不揆其志五應在二往必不納何異無虞以從禽乎雖見其禽而無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獲乎幾辭也夫君子之動豈取恨辱哉故不如舍往吝窮也【疏】六三至舍往吝○正義曰卽鹿无虞者卽就也虞謂虞官如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己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若无虞官卽虞入于林木之中必不得鹿故云唯入于林中此是假物爲喩今六三欲往從五如就鹿也五自應二今乃不自揆度彼五之情納己以否是無虞也卽徒往向五五所不納是徒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者幾辭也夫君子之動自知可否豈取恨辱哉見此形勢卽不如休舍也言六三不如舍此求五之心勿往也往吝者若往求五卽有悔吝也○注見路之易不揆其志○正義曰見路之易不揆其志者三雖比四四不害己身无屯邅是路之平易卽意欲向五而不預先揆度五之情意納己以否是無虞也獵人先遣虞官商度鹿之所有猶若三欲適五先遣人測度五之情意幾爲語辭不爲義也知此幾不爲事之幾微凡幾微者乃從无向有其事未見乃爲幾也今卽鹿无虞是已成之事事已顯者故不得爲幾微之義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疏】正義曰卽鹿无虞以從禽者言卽鹿當有虞官卽有鹿也若无虞官以從逐于禽亦不可得也君子舍之往吝窮者君子見此之時當舍而不往若往則有悔吝窮苦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二雖比初執貞不從不害己志者也求與合好往必見納矣故曰往吉无不利【疏】正義曰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慮二妨己路故初時班如旋也二既不從於初故四求之爲婚必得媾合所以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見彼之情狀也【疏】正義曰言求初而往婚媾明識初與二之情狀知初納己知二不害己志是其明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處屯難之時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弘博施无物不與拯濟微滯亨于羣小而繫應在二屯難其膏非能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間小貞之吉大貞之凶【疏】九五屯其膏至大貞凶○正義曰屯其膏者謂膏澤恩惠之類言九五既居尊位當恢弘博施唯繫應在二而所施者褊狹是屯難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者貞正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小正爲吉者大人不能恢弘博施是大正爲凶○注固志同好不容他閒○正義曰固志同好不容他間者閒厠也應在二是堅固其志在于同好不容他人間厠其間也五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處險難之極下无應援進无所適雖比於五五屯其膏不與相得居不獲安行无所適窮困闉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漣如【疏】正義曰處險難之極而下无應援若欲前進卽无所之適故乘馬班如窮困闉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

如何可長也【疏】正義曰何可長者言窮困泣血何可久長也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決之不一不知所從則復惑也故初筮則告再三則瀆瀆蒙也能為初筮其唯二乎以剛處中能斷夫疑者也【疏】蒙亨至不告○正義曰蒙者微昧闇弱之名物皆蒙昧唯願亨通故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物既闇弱而意願亨通卽明者不求於闇卽匪我師德之高明往求童蒙之闇但闇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故云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者初者發始之辭筮者決疑之物童蒙既來求我我當以初始一理剖決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者師若遲疑不定或再或三是褻瀆瀆則不告童蒙來問本為決疑師若以廣深二三之言告之則童蒙聞之轉亦瀆亂故不如不告也自此以上解蒙亨之義順此上事乃得亨也故亨文在此事之上也不云元者謂時當蒙弱未有元也○注初筮則告○正義曰初筮則告者童蒙既來求我我當以初心所念所筮之義一理而剖告之再三則瀆瀆蒙也者若以棄此初本之意而猶豫遲疑岐頭別說則此再三之言瀆亂蒙者瀆亂蒙者故能為初筮其唯二乎者以彖云初筮告以剛中者剛而得中故知是二也 利貞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矣【疏】利貞○正義曰貞正也言蒙之為義利以養正故彖云蒙以養正乃聖功也若養正以明卽失其道○注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正義曰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者言人雖懷聖德若隱默不言人則莫測其淺深不知其大小所以聖德彌遠而難測矣若彰顯其德苟自發明卽人知其所為識其淺深故明夷注云明夷蒞眾顯明於外巧所避是也此卦象辭皆以人事明之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閡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疏】正義曰山下有險者坎在艮下是山下有險艮為止坎上遇險而止是險而止也恐進退不可故蒙昧也此釋蒙卦之名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時之所願惟願亨也以亨行之得時中也【疏】正義曰疊蒙亨之義言居蒙之時人皆願亨若以亨道行之於時則得中也故云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我謂非童蒙者也非童蒙者卽陽也凡不識者求問識者識者不求所告闇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疏】正義曰以童蒙闇昧之志而求應會明者故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謂二也二為眾陰之主也无剛失中何由得初筮之告乎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疏】正義曰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者所以再三不告恐瀆亂蒙者自此以上彖辭總釋蒙亨之義蒙以養正聖功也者能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乃成至聖之功此一句釋經之利貞 象曰山下出泉蒙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疏】正義曰山下出泉未有所適之處是險而止故蒙昧之象也 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者初筮之義也育德者養正之功也【疏】正義曰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其行告示蒙者則初筮之義育德謂隱默懷藏不自彰顯以育養其德果行育德者自相違錯若童蒙來問則果行也尋常處眾則育德也是不相須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處蒙之初二照其上故蒙發也蒙發疑明刑說當也以往吝刑不可長【疏】正義曰發蒙者以初近於九二二以陽處中而明能照闇故初六以能發去其蒙也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者蒙既發去无所疑滯故利用刑戮于人又利用說去罪人桎梏以蒙既發去疑事顯明刑人說桎梏皆得當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雅云杻謂之梏械謂之桎以往吝者若以正道而往卽其事益善矣若以刑人之道出往往之卽有鄙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刑人之道道所惡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疏】正義曰且刑人之道乃賊害於物是道之所惡以利用刑人者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故刑罰不可不施於國而鞭扑不可不施於家案此經刑人說人二事象直云利用刑人一者但舉刑重故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以剛居中童蒙所歸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也婦者配己而成德者也體陽而能包蒙以剛而能居中以此納配物莫不應故納婦吉也處于卦內以剛接柔親而得中能幹其任施之於子克家之義【疏】正義曰包蒙吉者包謂包含九二以剛居中童蒙悉來歸己九二能含容而不距皆與之決疑故得吉也九二以剛居中陰來應之婦謂配也故納此匹配而得吉也此爻在下體之中能包蒙納婦任內理中幹了其任卽是子孫能克荷家事故云子克家也○注親而得中○王氏曰親而得中者言九二居下卦之中央上下俱陰以己之兩陽迎接上下二陰陰陽相親故云親而得中也能幹其任者既能包蒙又能納匹是能幹其任 象曰子克家剛柔節也【疏】正義曰以陽居於卦內接待羣陰是剛柔相接故克幹家事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童蒙之時陰求於陽晦求於明各求發其昧者也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義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為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而求之故曰不有躬也施之於女行在不順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疏】正義曰勿用取女者女謂六三言勿用取此六三之女所以不須者此童蒙之世陰求於陽是女求男之時也見金夫者謂上九以其剛陽故稱金夫此六三之女自往求見金夫女之為體正行以待命而嫁今先求於夫是為女不能自保其躬固守貞信乃非禮而動行既不順若欲取之无所利益故云不有躬无攸利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疏】正義曰釋勿用取女之義所以勿用取此女者以女行不順故也 六四困蒙吝獨遠於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困蒙也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以鄙矣故曰吝也【疏】正義曰此釋六四爻辭也六四在兩陰之中去九二既遠无人發去其童蒙故曰困于蒙昧而有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稱實也【疏】正義曰獨遠實者實謂九二之陽也九二以陽故稱實也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近九二唯此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也○注陽稱實也○正義曰陽主生息故稱實陰主消損故不得言實 六五童蒙吉以夫陰質居於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不勞聰明功斯克矣故曰童蒙吉【疏】正義曰童蒙吉者言六五以陰居於尊位其應在二二剛而得中五則以事委任於二不勞己之聰明猶若童稚蒙昧之人故所以得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委物以能不先不為順以巽也【疏】正義曰順以巽者釋童蒙之吉巽以順也猶委物於二順謂心順巽謂貌順故褚氏云順者心不違也巽者外跡相卑下也○注委物以能不先不為○正義曰委物以能謂委付事物與有能之人謂委二也不先不為者五雖居尊位而專委任於二不在二先而首唱是順於二也不為者不自造為是委任二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處蒙之終以剛居上能擊去童蒙以發其昧者也故曰擊蒙也童蒙願發而己能擊去之合上下之願故莫不順也為之捍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故不利為寇利禦寇也【疏】正義曰處蒙之終以剛居上能擊去眾陰之蒙合上下之願故莫不順從也若因物之來卽欲取之而為寇害物皆叛矣故不利為寇也若物從外來為之捍禦則物咸附之故利用禦寇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疏】正義曰所宜利為物禦寇者由上下順從故也言此爻既能發去眾蒙以合上下之願又能為之禦寇故上下彌更順從也

周易兼義卷第一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定 閩本同錢本亦同惟勑撰定三字在次行與國子並毛本國上有唐字 監本删去結銜作唐孔穎達撰定非

夫易者象也 十行本自此已下行行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首行頂格次行以後並上空一格

業資凡聖 閩監本同毛本足利本寫本凡作九

輔嗣之注若此 錢本閩監本同毛本注作註○按漢唐宋人經注字無作註者

欲取改新之義 閩監毛本同寫本新作辛

今既奉勑刪定 十行本勑字提行下同錢本同閩監毛本不提行毛本勑改敕

考察其事 閩監毛本同錢本寫本察作案

周易正義卷第一 閩監毛本同錢本無此七字但有八論二字

第一論易之三名 第二論重卦之人 此八論題目十行本作四行分上下兩排閩監毛本同錢本作八行

第一論易之三名 十行本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並上空一格八論並同

正義曰夫易者 十行本自此已下行行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首行頂格次行已後並上空一格八論並同

天以爛明 閩監毛本同寫本爛作燗

其易之蘊邪 閩監毛本同錢本蘊作縕

上下無常 閩監毛本同錢本無作无下同

崔覲劉貞簡等 閩監毛本同寫本簡上有周字

故易者所以斷天地 盧文弨云案乾鑿度本作繼天地此斷字疑誤

以為伏犧畫卦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當作重卦畫字誤

未有象繇 閩毛本同監本繇作䌛○按籀者正字也繇者叚借字䌛為俗字

周易兼義上經乾傳第一 閩監本同毛本第上有卷字石經一釋文岳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題周易上經乾傳第一錢本考文所據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一按兼義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義之意也蓋其始注疏無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間以疏附於經注者謂之某經兼義至其後則直謂之某經注疏此變易之漸也又十行本閩監毛本其第六卷題云周易兼義卷第七周易繫辭上第七八卷九卷同則此第一至第七卷亦當先標周易兼義卷第幾後標周易上下經某傳第幾庶前後畫一釋文云第亦作弟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正義 王弼注 宋本無正義二字閩監毛本作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又監本義誤善又釋文王弼注本亦作王輔嗣注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非石經岳本並作王弼注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如此連寫閩監毛本以☰☰乾下乾上四字為一行乾元以下提行頂格非是又十行本自此盡卦末連注疏行行頂格其每爻及彖象文言等不復提行另起與石經合錢本每卦分作數節每節首行頂格次行以後上空一格閩監毛本與錢本同

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下天字疑衍

欲使人法天之用 閩監毛本同錢本使人二字作以

文言備矣 凡注文十行本雙行夾注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改為單行上加注字錢本注文上有注云二字按考文大過下引宋本注云音相過之過則宋本與錢本同

他皆倣此 錢本閩監本同宋本倣作放毛本誤做

其畫已長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長當陽字誤

所以重錢 宋本同閩監毛本錢改體下故交其錢同按火珠林始以錢代著故謂之重錢交錢改體非是

故曰在田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免龍戰之災下坤利在貞下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下其唯知終者乎下雖危无咎下不為之助下而下曰乾元亨利貞下各歸其義下與天時俱不息下與時運俱終極下剛直之物下唯乾體能用之下並同

四則或躍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或作惑非

九二至利見大人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此七字山井鼎云經傳下疏更引經文者宋板刊去直云正義曰以下皆然

且一之與二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一改初下二在一上同

且大人之云 閩監毛本同宋本云作文

注處於地上至唯二五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出潛至为焉較今本為省文後多倣此茲不悉出

矣上下兩體 閩監毛本同錢本無矣字宋本作是○補案是字是也

是九二處其地上所田食之處 閩本同宋本其作於監毛本田誤由

觀輔嗣之注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焉作意○補案意字是也

謂周而普獨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獨作徧○補案徧字是也

言範模乾之一卦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範模作此據

地之萌芽 閩監毛本同李鼎祚集解亦作芽錢本作牙○按古多以牙為芽

其相終竟空曠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相作體○補案體字是也注則處下之體曠可證

當若屬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當作常○補案常字是也

王以九三與上九相並　宋本同閩監毛本王作正

或躍在淵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淵字諱缺末筆釋文出或躍古本或作惑注及象文皆同

而无定位所處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所作可釋文所處一本作可處

躍於在淵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躍在於淵

猶豫遲疑　閩監毛本同下同宋本遲作持與注合

百姓既未離禍患　盧文弨云未字衍文

非飛而何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而作如

以柔順而爲不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下有之主二字

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　按自此以下錢本總在注各以有君也之下蓋每一節末下接正義又釋經都畢然後釋注錢校單疏本注疏本亦同十行本閩監毛本每節內每段分屬雖便讀者究失舊第後皆準此

明其所由之主　閩監本同毛本由作繇按毛作繇者避所諱或諱作由後不悉出

此名乘駕六龍　閩監毛本同宋本名作明

正直不傾邪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上有則字

何情之有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情當正誤

則豫卦彖云　閩監毛本同錢本彖作彖是也

或難其解　閩監毛本同宋本其作具是也

不和而剛暴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暴上有則字下有也字

大利之道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利作和是也

以頭首出於衆物之上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以作似

君子以自強不息　岳本同石經初刻彊後改強釋文出自彊閩監毛本作彊

乾則用名　閩監毛本同錢本則作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閩監毛本提行另起錢本不提行

反復道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道上有之字一本無也字釋文復本亦作覆

反復皆道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皆下有合字

大人造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亦作造云劉歆父子作聚按造聚聲相近

退在潛處在淵　閩監毛本同宋本上在作則

文言曰　自此至卦末並文言也錢本皆不提行

君子體仁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體仁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

利物足以和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利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

若限倚聖人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倚作局是也

或在事後言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言作者

亦於爻下有之　閩監毛本同宋本有作言是也

此第二節釋初九爻辭也　盧文弨云當云此文言第二節此釋初九爻辭也故下疏自明

不成乎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不成名云一本作不成乎名按疏云不成就於令名以於字釋經文乎字則正義本與石經合

確乎其不可拔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字

心處僻陋　盧文弨云心疑身之誤

可與幾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與下有言字

存物之終者　閩案若當作者

而不凶咎　閩監本同錢本宋本不下有犯字○按毛本作而不犯咎

懈怠則曠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解怠○按古多以解爲懈

故因其時而惕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故下有乾乾二字

至失時不進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至作若是也

猶非羣衆而行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非作依是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作馬融作起

而礎柱潤　閩監毛本同宋本作而柱礎潤是也

感應之事應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下應作廣是也

以上九非位而上九居之　盧文弨云當作上非九位而九居之

以馬明坤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明作叙

正義取夫乾者　閩毛本取作曰案所改是也

不先說乾　十行本不字空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不作應

非天下至理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理作治按集解作非天下之至治

其六爻發揮之義　山井鼎云從此已下解下文者乃誤在此但宋板每章通爲一節閒不雜疏故無此誤

六爻發揮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揮本亦作輝

下又即云 閩監毛本同宋本又作文

問以辯之 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辯誤辨釋文出以辯

故或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或作惑非下句同

故心或之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或作惑

其唯聖人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按王肅本大非此經依釋文所載無末五字者是最古本此是倒裝文法故曰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如檀弓誰與哭者即哭者誰與

坤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巛巛今字也錢本宋本此卦前題周易注疏卷第二

故唯利於牝馬之貞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得朋下故曰喪朋下坤以馬行地下其勢順下故不習而无不利下故不擅其美下非泰之道下故戰于野下故必戰下爲陽所滅下故稱血下並同

蓋乾坤合體之物 閩監毛本同宋本蓋作但是也

乾之所貞 十行本閩監本貞字缺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利

牝對牝爲柔 補毛本下牝字作牡案所改是也

馬雖比龍爲劣 十行本閩監本比字缺毛本如此

所而亦能廣遠 閩監本缺所字毛本作鈍屬上句非也錢本宋本而作行是

今以陰詣陰乃得朋 十行本閩監本乃字缺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是

其褊狹非復宏通之道 十行本閩監本缺復字毛本如此宋本作易錢本無此字又錢本宋本其下有理字

行地无疆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疆或作壃下及注同

彖曰至行合无疆 補案合當作地

及二德之首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二作元

與乾相通共文也 十行本通字模糊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連是也

以和順承平於天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平作奉是也

包含以厚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宏是也

但坤比元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元作乾

順行地无疆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故是也

應地无疆 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无誤無

夫用雄必爭 閩岳本監本毛本用作兩是也閩本作用缺夫字十行本夫雄字筆畫糾誤今正

重釋利貞之善義 十行本之下一字筆畫糾誤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

以陰在是之先 錢本宋本是作物閩監毛本作事

人得主利 閩本同錢本宋本人作乃監毛本主誤生

人若得靜而能正 閩監本同錢本宋本毛本若作君

正義曰地勢方直 閩監毛本同宋本勢作體錢本此疏在君子厚德載物疏後正義曰上標注地形不順其勢順七字

義所謂陰道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義下有取字是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無也字後增古本足利本冰下有至字

不敢于亂先聖正經之辭 閩毛本同錢本監本于作干是也

故分爻之辭象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辭象作象辭

而逆以堅冰爲戒 宋本同閩監毛本逆誤遊

不假脩營而功自成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故字○按古本多不可信

正義曰文言云 閩監毛本同宋本文言云上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九字山井鼎云宋板爻象連寫一節經文終乃有疏每卦爲然如此爲地道光也下始有疏故疏字下無六二至无不利六字直作正義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文言云云云今本斷章截句與宋板稍異

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 纂解作不與物忤故无咎功名不顯故无譽也

曰其謹慎 錢本宋本曰作由閩監毛本作施字

固爲占固 浦鏜云爲當作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坤至柔云本或有文言曰者

至靜而德方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德下旁添也字按旁添字並後人妄增不可信

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由作繇釋文辯荀作變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上十四字無也字云張璠本此上有易曰衆家皆無

故事得宜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故作於

名以方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名作各是也

既云義以方外 十行本閩監本缺既字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下是也

改云敬以直正者 補案正當作內

草木蕃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茂字不必從

蓋言謹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陰疑於陽必戰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疑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

爲其嫌於无陽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釋文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溓○按鄭作謙當云鄭作溓說詳釋文

然猶未能離其陽類 閩監本同毛本陽作陰

而見成也 閩本同錢本宋本成作滅監毛本作血

天地之雜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雜下有色字

屯

故利貞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屯元亨利貞乃得滿盈下皆剛始交之所爲下君子經綸之時下故曰十年乃字下大貞之凶下不與相得下故泣血漣如下並同

得王則定 王主之誤岳本閩監毛本不誤釋文則定本亦作則寧古本下有也字

一盈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二

其義不一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義作例

君子以經綸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綸字漫滅釋文出經論云本亦作綸

綸謂綱綸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綱作織是也

姚信云綸謂綱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綱作綫

磐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磐本亦作盤又作槃

志行正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下大得民也同

但欲以靜息亂也 錢本宋本同閩本但誤桓監毛本誤恒

乘馬班如匪寇婚媾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班鄭本作般媾馬本作冓本或作構者非

數極則復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復作變是也

即鹿無虞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無作无案无字是也釋文鹿王肅作麓

君子幾不如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鄭作機

往吝窮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往作无

故不得爲幾微之幾 閩監毛本同宋本幾作機

何長也 各本作何可長也此十行本原脫可字案正義曰何可長者又曰何可久長也是何下當有可字今補

蒙

童蒙求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古本蒙下有來字

此卦繫辭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繫作繇

以亨行時中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時上有得字一本也作矣按此得字蓋涉注文而衍

童蒙求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來求我○案惠棟周易古義引呂覽勸學篇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王念孫云注云童蒙之來求我又蔡邕處士圜叔則碑童蒙來求彪之用文是漢魏時經文多有來字

君子當發此蒙道 閩監毛本同宋本發作法

小雅云 錢本宋本閩監毛本小作爾○按爾字誤小爾雅唐人多作小雅文選注亦然

出往往之 閩監毛本同宋本下往作行

故刑人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刑上有利字

包蒙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包作苞釋文出苞蒙按此據宋本釋文若通志堂本則亦改爲包矣古經典包容字多從艸

克家之義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而无故利下故曰童蒙吉下並同

王氏曰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正義曰是也

勿用取女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取本又作娶下及注同

所以不須者 閩監毛本同宋本須下有取字

困蒙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吝作咎象注同山井鼎云非

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擊馬鄭作繫古本禦上有用字注同

爲之扞禦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禦本又作衛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王弼注

䷄ 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疏】正義曰此需卦繫辭也需者待也物初蒙稚待養而成无信即不立所待唯信也故云需有孚言需之爲體唯有信也光亨貞吉者若能有信即需道光明物得亨通于正則吉故云光亨貞吉也利涉大川者以剛健而進即不患於險乾德乃亨故云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謂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畢矣故光亨貞吉【疏】彖曰需須也至以正中也〇正義曰此釋需卦繫辭需須也者釋需卦之名也是需待之義故云需須也險在前也者釋所以需待由險在前故有待乃進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者解需道所以得亨由乾之剛健前雖遇險而不被陷滯是其需待之義不有困窮矣故得光亨貞吉由乾之剛健也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者此疊出需卦繫辭然後釋之也言此需體非但得乾之剛強而不陷又由中正之力也以九五居乎天子之位又以陽居陽正而得中故能有信光明亨通而貞吉也剛健而不陷只由二象之德位乎天位以正中是九五之德也凡卦之爲體或直取象而爲卦德者或直取爻而爲卦德者或以兼象兼爻而爲卦德者此需卦之例是也〇注謂五也至光亨貞吉〇正義曰需道畢矣者凡需待之義先須於信後乃光明亨通於物而貞吉能備此事是需道終畢五即居於天位以陽居尊中則不偏正則无邪以此待物則所爲皆成故需道畢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乾德獲進往輒亨也【疏】利涉大川往有功也〇正義曰釋利涉大川之義以乾剛健故行險有功也〇注乾德至亨也〇正義曰前云剛健而不陷此云往有功剛健即乾也故乾德獲進往而有功即是往輒亨通也此雖釋利涉大川兼釋上光亨之義由是光亨乃得利涉大川故於利涉大川乃明亨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童蒙已發盛德光亨飲食宴樂其在兹乎【疏】象曰至飲食宴樂〇正義曰坎既爲險又爲雨今不言險雨者此象不取險難之義也故不云險也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須待之義故不云雨也不言天上有雲而言雲上於天者若是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義故云雲上於天若言雲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大惠將施而盛德又亨故君子於此之時以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居需之時最遠於難能抑其進以遠險待時雖不應幾可以保常也【疏】正義曰但難在於坎初九去難既遠故待時在於郊郊者是境上之地亦去水遠也利用恒无咎者恒常也遠難待時以避其害故宜利保守其常所以无咎猶不能見幾速進但得无咎而已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疏】正義曰不犯難行者去難既遠故不犯難而行也未失常者不敢速進遠難待時是未失常也〇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將近於難故曰需于沙也不至致寇故曰小有言也近不逼難遠不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疏】正義曰沙是水傍之地去水漸近待時於沙故難稍近雖未致寇而小有言以相責讓近不逼難遠不後時但履健居中以待要會雖小有責讓之言而終得其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疏】正義曰需于沙衍在中者衍謂寬衍去難雖近猶未逼于難而寬衍在其中也故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剛逼難欲進其道所以招寇而致敵也猶有須焉不陷其剛寇之來也自我所招敬慎防備可以不敗【疏】正義曰泥者水傍之地泥溺之處逼近於難欲進其道難必害己故致寇至猶且遲疑而需待時雖即有寇至亦未爲禍敗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疏】正義曰災在外者釋需于泥之義言爲需雖復在泥泥猶居水之外即災在身外之義未陷其剛之義故可用需以免自我致寇敬慎不敗者自由我欲進而致寇來己若敬慎則不有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凡稱血者陰陽相傷者也陰陽相近而不相得陽欲進而陰塞之則相害也穴者陰之路也處坎之始居穴者也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辟順以聽命者也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疏】六四需于血出自穴〇正義曰需于血者謂陰陽相傷故有血也九三之陽而欲上進此六四之陰而塞其路兩相妨害故稱血言待時于血猶待時於難中也出自穴者穴即陰之路也而處坎之始是居穴者也三來逼己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順以聽命而得免咎也故象云需于血順以聽命也〇注凡稱血者至出自穴也〇正義曰凡稱血者陰陽相傷者也即坤之上六其血玄黃是也穴者陰之路也者凡孔穴穿道皆是幽隱故云陰之路也處坎之始居穴者也坎是坎險若處坎之上即是出穴者也處坎之始是居穴者也但易含萬象此六四一爻若以戰鬭言之其出則爲血也若以居處言之其處則爲穴也穴之與血各隨事義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需之所須以待達也已得天位暢其中正无所復須故酒食而已獲貞吉也【疏】正義曰需于酒食貞吉者五既爲需之主已得天位无所復需但以需待酒食以遞相宴樂而得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疏】正義曰釋酒食貞吉之義言九五居中得正需道亨通上下无事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六四所以出自穴者以不與三相得而塞其路不辟則害故不得不出自穴而辟之也至於上六處卦之終非塞路者也與三爲應三來之己乃爲己援故无畏害之辟而乃有入穴之固也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須難之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己居難終故自來也處无位之地以一陰而爲三陽之主故必敬之而後終吉【疏】上六至敬之終吉〇正義曰上六入于穴者上六陰爻故亦稱穴也上六與三相應三來之己不爲禍害乃得爲己援助故上六无所畏忌乃入于穴而居也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者速召也不須召喚之客有三人自來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此三陽務欲前進但畏於險難不能前進其難既通三陽務欲上升不須召喚而自來故云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敬之終吉者上六居无位之地以一陰而爲三陽之主不可怠慢故須恭敬此三陽乃得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敬之則得終吉故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疏】正義曰雖不當位未大失者釋敬之終吉之義言己雖不當位而以一陰爲三陽之主若不敬之則有凶害今由己能敬之雖不當位亦未有大失言初時雖有小失終久乃獲吉故云未大失也且需之一卦須待難通其於六爻皆假他物之象以明人事待通而事須待之義且凡人萬事或有去難遠近須出須處法此六爻即萬事盡矣不可皆以人事曲細比之易之諸爻之例並皆放此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窒謂窒塞也皆惕然後可以獲中吉【疏】正義曰窒塞也惕懼也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凡訟之體不可妄興必以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疏】正義曰終凶者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故利見大人也不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故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凡不和而訟无施而可涉難特甚焉唯有信而見塞懼者乃可以得吉也猶復不可終中乃吉也不閉其源使訟不至雖每不枉而訟至終竟此亦凶矣故雖復有信而見塞懼猶不可以爲終也故曰訟有

孚窒惕中吉終凶也无善聽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懼者得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應斯任也【疏】彖曰訟上剛下險至入于淵也正義曰此釋繇辭之義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者上剛卽乾也下險卽坎也猶人意懷險惡性又剛健所以訟也此二句因卦之象以顯有訟之所由案上需須也以釋名之此訟卦不釋訟名者訟義可知故不釋也諸卦其名難者則釋之其名易者則不釋之他皆倣此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者先疊出訟之繇辭以剛來而得中者釋所以訟得其有孚窒惕中吉者言中九二之剛來向下體而處下卦之中爲訟之主而聽斷獄訟故訟者得其有孚窒惕中吉也終凶訟不可成者釋終凶之義以爭訟之事不可使成故終凶也利見大人尚中正者釋利見大人之義所以於訟之時利見此大人者以時方鬭爭貴尚居中得正之主而聽斷之不利涉大川入于淵者釋不利涉大川之義若以訟事往涉于川卽必墜于深淵而陷于難也○注凡不和而訟至應斯任也○正義曰无施而可者言若性好不和又與人鬭訟卽无處施設而可也言所往之處皆不可也涉難特甚焉者言好訟之人習常施爲己且不可若更以訟涉難其不可特甚焉故云涉難特甚焉中乃吉者謂此訟事以中途而止乃得吉也前注云可以獲中吉謂獲中止之吉不閉其源使訟不至者若能謙虛退讓與物不競卽此是閉塞訟之根源使訟不至也今不能如此是不閉塞訟源使訟得至也雖每不枉而訟至終竟者謂雖每訴訟陳其道理不有枉曲而訟至終竟此亦凶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疏】天與水違行至作事謀始○正義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先以爲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物既有訟言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若初始分職分明不相干涉卽終无所訟也○注聽訟至不責於人○正義曰訟之所以起契之過者凡鬬訟之起只由初時契要之過謂作契要不分明有德司契者言上之有德司主契要而能使分明以斷於下亦不須責在下之人有爭訟也有德司契之文出老子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乃吉凡陽唱而陰和陰非先唱者也四召而應見犯乃訟處訟之始不爲訟先雖不能不訟而了訟必辯明矣【疏】初六至小有言終吉○正義曰不永所事者永長也不可長久爲鬬訟之事以訟不可終也小有言終吉者言初六應於九四然九四剛陽先來非理犯己初六陰柔見犯乃訟雖不能不訟是不獲已而訟也故小有言以處訟之始不爲訟先故終吉○注處訟之始至必辯明也○正義曰處訟之始者始入訟境言訟事尚微故云處訟之始也不爲訟先者言己是陰柔待唱乃和故云不爲訟先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疏】正義曰訟不可長者釋不永所事以訟不可長故不長此鬬爭之事其辯明者釋小有言以訟必辯析分明四雖初時犯己己能辯訟道理分明故初時小有言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非爲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疏】九二至三百戶无眚○正義曰不克訟者克勝也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與五相敵不勝其訟言訟不得勝也歸而逋其邑者訟既不勝怖懼還歸逋竄其邑若其邑強大則大都偶國非逋竄之道人三百戶无眚者若其邑狹少唯三百戶乃可也三百戶者鄭注禮記云小國下大夫之制又鄭注周禮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其一餘六百夫又以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卽此三百戶者一成之地也鄭注云不易之田歲種之一易之田休一歲乃種再易之田休二歲乃種言至薄也苟自藏隱不敢與五相敵則无眚災○注以剛處訟至災未免也○正義曰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免災者如此注意則經稱其邑二字連上爲句人三百戶合下爲句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疏】正義曰歸逋竄者釋歸而逋邑以訟之不勝故退歸逋竄也患至掇者掇猶拾掇也自下訟上悖逆之道故禍患來至若手自拾掇其物言患必來也故王肅云若手拾掇物然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體夫柔順從上不爲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閒而皆近不相得故曰貞厲柔體不爭繫應在上衆莫能傾故曰終吉上壯爭勝難可忤也故或從王事不敢成也【疏】六三食舊德至王事无成正義曰食舊德者六三以陰柔順從上九不爲上九侵奪故保全己之所有故食其舊日之德祿位貞厲者貞正也厲危也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閒故須貞正自危厲故曰貞厲然六三柔體不爭係應在上衆莫能傾故終吉也或從王事无成者三應於上上則壯而又勝故六三或從上九之王事不敢觸忤无敢先成故云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疏】正義曰從上吉者釋所以食舊德以順從上九故得其吉食舊德也

九四不克訟 初辯明也【疏】正義曰九四既非理陵犯於初初能分辯道理故九四訟不勝也

復卽命渝安貞吉 處上訟下可以改變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從本理變前之命安貞不犯不失其道爲仁猶己故吉從之【疏】復卽命渝安貞吉○正義曰復卽命渝者復反也卽就也九四訟既不勝若能反就本理變前與初爭訟之命能自渝變休息不與初訟故云復卽命渝安貞吉者既能反從本理渝變往前爭訟之命卽得安居貞吉○注處上訟下至故吉從之○正義曰若能反從本理者釋復卽之義復反也卽從也本理謂原本不與初訟之理當反從此原本不爭之理故云反從本理變前之命者解命渝也渝變也但倒經渝字在命上故云變前之命前命者謂往前共初相訟之命也今乃變之也安貞不犯者謂四安居貞正不復犯初故云安貞不犯爲仁由己故吉從之者爲仁由己論語文初不犯己己莫陵於初是爲仁義之道自由於己故云爲仁由己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疏】正義曰安貞不失者釋復卽命渝之義以其反理變命故得安貞之吉不失其道

九五訟元吉 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剛无所溺公无所偏故訟元吉【疏】九五訟元吉○正義曰處得尊位中而且正以斷獄訟故得元吉也○注處得尊位至故訟元吉○正義曰處得尊位爲訟之主者居九五之位當爭訟之時是主斷獄訟者也然此卦之內斷獄訟之人凡有二主案上注云爲聽之主其在二乎是二爲主也此注又云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是五又爲主也一卦兩主者凡諸卦之內如此者多矣五是其卦尊位之主餘爻是其卦爲義之主猶若復卦初九是復卦之主復義在于初九也六五亦居復之尊位爲復卦尊位之主如此之例非一卦也所以然者五居尊位猶若天子總統萬機與萬物爲主故諸卦皆五居尊位諸爻則偏主一事猶若六卿春官主禮秋官主刑之類偏主一事則其餘諸爻各主一事也卽六卿總歸於天子諸卦之爻皆以九五爲尊位也若卦由五位五又居尊正爲一主也若比之九五之類是也今此訟卦二既爲主五又爲主皆有斷獄之德其五與二爻其義同然也故俱以爲主也案上彖辭剛來而得中今九五象辭云訟元吉以中正也知彖辭剛來得中非據九五也輔嗣必以爲九二者凡上下二象在於下象者則稱來故賁卦云柔來而文剛是離下艮上而稱柔來今此云剛來而得中故知九二也且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九二在二陰之中故稱來九五在外卦又三爻俱陽不得稱來若於爻辭之中亦有從下卦向上卦稱來者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下卦三陽來然需上六陰爻陽來稱之亦是往非類而稱來也以斷枉直者枉曲也凡二人來訟必一曲一直此九五聽訟能斷定曲直者故云以斷枉直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疏】正義曰以中正也者釋元吉之義所以訟得大吉者以九五處中而得正位中則不有過差正則不有邪曲中正爲德故得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 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閒褫帶者三也【疏】正義曰或錫之鞶帶者上九以剛居上是訟而得勝者也若以

讓蒙錫則可長保有若因訟而得勝雖或錫與鞶帶不可長久終一朝之間三被褫脫故云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疏】正義曰終朝三褫之以其因訟得勝受此錫服非德而受亦不足可敬故終朝之間三被褫脫也凡言或者或之言有也言或有如此故言或則上云或從王事无成及坤之六三或從王事无成之類是也鞶帶謂大帶也故杜元凱注桓二年傳鞶厲旒纓注云鞶大帶也此訟一卦及爻辭並以人事明之唯不利涉大川假外物之象以喻人事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嚴莊之稱也為師之正丈人乃吉也興役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疏】師貞丈人吉无咎○正義曰師衆也貞正也丈人謂嚴莊尊重之人言為師之正唯得嚴莊丈人監臨主領乃得吉无咎若不得丈人監臨之衆不畏懼不能齊衆必有咎害○注丈人嚴戒之稱也至乃无咎也○正義曰興役動衆无功罪者監臨師旅當以威嚴則有功勞乃得无咎若其不以威嚴師必无功而獲其罪故云興役動衆无功罪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毒猶役也【疏】彖曰至又何咎矣○正義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者此釋師卦之名并明用師有功之義但師訓既多或訓為法或訓為長恐此師名取法之與長故特明之師訓為衆也貞為正也貞之為正其義已見於此復云師者欲見齊衆必須以正故訓貞為正也與下文為首引之勢故云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者剛中謂九二而應謂六五行險而順者行險謂下體坎也而順謂上體坤也若剛中而无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得吉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者毒猶役也若用此諸德使役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責乎自剛中以下揔釋丈人吉无咎也言丈人能備此諸德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疏】正義曰君子以容民畜衆者言君子法此師卦容納其民畜養其衆若為人君除害使衆得寧此則容民畜衆也又為師之主雖尚威嚴當有小過不可純用威猛於軍師之中亦是容民畜衆之義所以象稱地中有水欲見地能包水水又衆大是容民畜衆之象若其不然或當云地在水上或云地上有水或云水上有地今云地中有水蓋取容畜之義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疏】初六師出至否臧凶○正義曰初六師出以律者律法也初六為師之始是整齊師衆者也既齊整師衆使師出之時當須以其法制整齊之故云師出以律也否臧凶者若其失律行師无問否之與臧皆為凶也否謂破敗臧謂有功然否為破敗即是凶也何須更云否臧凶者本意所明雖臧亦凶臧文既單故以否配之欲盛言臧凶不可單言故云否臧凶也○注為師之始至否臧皆凶○正義曰為師之始齊師者也者以師之初又故云為師之始在師之首先唱發始是齊整師衆者也失律而臧何異於否者若棄失法律不奉法而行雖有功而臧何異於否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者解何異於否之義令則法律也若失此法令雖有功勞軍法所不容赦故云何異於否然閫外之事將軍所載臨事制宜不必皆依君命何得有功法所不赦者凡為師之體理非一端量事制宜隨時進退此則將軍所制隨時施行若苟順私情故違君命犯律觸法則事不可赦耳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疏】正義曰失律凶也者釋師出以律之義言所以必須以律出者以其失律則凶反經之文以明經義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以剛居中而應於上在師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行師得吉莫善懷邦邦懷則衆服錫莫重焉故乃得成命【疏】九二至王三錫命○正義曰在師中吉者以剛居中而應於五是在師中吉也无咎者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王三錫命者以其有功故王三加錫命○注以剛居中至故乃得成命○正義曰在師而得中者觀杜之意以在師中為句其吉字屬下觀象之文在師中吉承天寵者則似吉字屬上此吉之一字上下兼該故注文屬下象文屬上但象略其无咎之字故吉屬師中也故乃得成命者案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三賜三命而尊之得成故乃得成命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疏】正義曰承天寵者釋在師中吉之義也正謂承受五之恩寵故中吉也懷萬邦也者以其有功能招懷萬邦故被王三錫命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宜獲輿尸之凶【疏】六三師或輿尸凶○正義曰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无所往退无所守以此用師或有輿尸之凶○注以陰處陽至輿尸之凶○正義曰退无所守者倒退而下乘二之剛已又以陰居陽是退无所守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疏】正義曰大无功也者釋輿尸之義以其輿尸則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疏】六四師左次无咎○正義曰六四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云師左次无咎故師在高險之左以次止則无凶咎也○注行師之法至故左次之○正義曰行師之法欲右背高者此兵法也故漢書韓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雖不能有獲足以不失其常也【疏】正義曰未失常者釋无咎之義以其雖未有功未失常道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宜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柔非軍帥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王則衆不從故長子帥師可也弟子之凶故其宜也【疏】六五田有禽至輿尸貞凶○正義曰田有禽利執言者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宜故往即有功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也人之修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此假他象以喻人事故利執言无咎己不直則有咎己今得直故可以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者以己是柔不可為軍帥己又是陰身非剛武不可以親行故須役任長子弟子之等若任役長子則可以帥師若任用弟子則軍必破敗而輿尸是為正之凶莊氏云長子謂九二德長於人弟子謂六三德劣於物今象辭云長子帥師以中行也是九二居中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謂六三失位也○注至往必得直○正義曰往必得直者見犯乃得欲往征之則於理正直故云往必得直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處師之極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開國承家以寧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疏】上六大君有命至小人勿用○正義曰大君有命者上六處師之極是師之終竟也大君謂天子也言天子爵命此上六若其功大使之開國為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為卿大夫小人勿用者言開國承家須用君子勿用小人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疏】正義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者正此上六之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者若用小人必亂邦國故不得用小人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疏】正義曰比吉者謂能相親比而得其吉原筮元永貞无咎者欲相親比必能原窮其情筮決其意唯有元大永長貞正乃得无咎元永貞者謂兩相親比皆須永貞不寧方來者此是寧樂之時若能與人親比則不寧之方皆悉歸來後夫凶者夫語辭也親比貴速若及早而來人皆親己故在先者吉若在後而至者人或疎己親比不成故後夫凶或以夫為丈夫謂後來之人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處比之時將原筮以

求无咎其唯元永貞乎夫羣黨相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也若不遇其主則雖永貞而猶未足免於咎也使永貞而无咎者其唯九五乎

疏彖曰至以剛中也○正義曰比吉也者釋親比為善言相親比而得吉也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由比者人來相輔助也下順從者在下之人順從於上是相輔助也謂衆陰順從九五也自此以上釋比名為吉之義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者釋原筮元永貞无咎之義所以得如此者以九五剛而處中故使比者皆得原筮元永貞无咎也○注處比之時至其唯九五乎○正義曰將原筮以求无咎其唯元永貞乎者原謂原窮比者根本筮謂筮決求比之情以求久長无咎其唯元永貞乎元大也永長也為己有大長貞正乃能原筮相親比之情得久長而无咎謂彼此相親比也若不遇其主則雖永貞而猶未足免於咎者若不逢遇明主則彼此相求比者雖各懷永貞而猶未足免離於咎雖有永貞而无明主照察不被上知相親涉於朋黨故不免咎也使永貞而无咎者其唯九五乎者使比者得免咎保永貞久而无咎其唯九五乎以九五為之主剛而處中能識其者之情意故使比者得保永貞无凶咎也

比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上下應之既親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不寧方所以來上下應故也夫无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故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

疏正義曰釋不寧方來之義以九五處中故上下羣陰皆來應之於此之時陰往比陽羣陰未得其所皆未寧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將合和親而獨在後親成則誅是以凶也

疏後夫凶其道窮也○正義曰釋後夫凶他悉親比己獨後來比道窮困无人與親故其凶也此謂上六也○注將合和親至是以凶也○正義曰親成則誅者使此相比皆速來為親親道已成己獨在後而來衆則誅其離貳所以被誅而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

疏正義曰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為故特云先王也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云親也地上有水猶域中有萬國使之各相親比猶地上有水流通相潤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處比之始為比之首者也夫以不信為比之首則禍莫大焉故必有孚盈缶然後乃得免比之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也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无私吝則莫不比之著信立誠盈溢乎質素之器則物終來无衰竭也親乎天下者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疏初六有孚至有他吉○正義曰有孚比之无咎者處比之始為比之首若无誠信禍莫大焉必有誠信而相親比終始如一為之誠信乃得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者身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无私吝莫不比之有此孚信盈溢質素之缶以此待物物皆歸向從始至終尋常恆來非唯一人而已更有他人並來而得吉故云終來有他吉也此假外象喻人事也○注應不在一心无私吝○正義曰應不在一者初六无應是應不在一故心无私吝也若心有偏應即私有愛吝也以應不在一故心无私吝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處比之時居中得位而繫應在五不能來它故得其自內貞吉而已

疏正義曰比之自內貞吉者居中得位係應在五不能使它遠來唯親比之道自在其內獨貞吉應但貞吉而已不如初六有它吉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疏正義曰不自失者釋比之自內之義不自失其所應之偶故云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四自外比二為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己親故曰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疏正義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者言六三所比皆非己親之人四自外比二為五應近不相得遠又无應是所欲親比皆非其親是以悲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比於五復得其位比不失賢處不失位故貞吉也

疏正義曰六四上比於五欲外比也居得其位比不失賢所以貞吉凡下體為內上體為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疏正義曰九五居中得位故稱賢也五在四上四往比之是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為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夫三驅之禮禽逆來趣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顯比而居王位用三驅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討有常伐不加邑動必討叛邑人无虞故不誡也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也此可以為上之使非為上道也

疏九五顯比至邑人不誡吉○正義曰五應於二顯明比道不能普徧相親是比道狹也王用三驅失前禽者此假田獵之道以喻顯比之事凡三驅之禮禽向己者則舍之背己者則射之是失於前禽也顯比之道與己相應者則親之與己不相應者則疏之與三驅田獵愛來惡去相似故云王用三驅失前禽也言顯比之道似於此也邑人不誡吉者雖不能普徧親比於自己相親之處不妄加討罰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誡而有吉也至于邑人不誡而為吉非是大人弘闊之道不可為大人之道但可為大人之使○注為比之主至非為上之道○正義曰去之與來皆无失者若比道弘闊不偏私於物唯賢是親則背己去者與來向己者皆悉附无所失也言去亦不失來亦不失夫三驅之禮者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今亦從之去則射之諸氏諸儒皆以為三面著人驅禽必知三面者禽唯有背己向己趣己故左右及於後皆有驅之愛於來而惡於去者來則舍之是愛於來也去則射之是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者言顯比所親則所比為失如三驅所施愛來憎去則失在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討有常伐不加邑動必討叛者此九五居中得正故云用其中正也心既中正不妄為然故征伐有常也所伐之事不加親己之邑須師動衆必欲討其叛逆五以其顯比親者伐所不加也叛者必欲征伐也云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者以象云顯比之吉其比狹也者大人之吉則比道弘通也可以為上之使非為上之道者九五居上之位若為行如此身雖為王止可為上使之人非是為王之道故云非為上之道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疏顯比之吉至上使中也○正義曰顯比之吉位在中者所以顯比得吉者以所居之位正而且中故云顯比之吉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者禽逆來向己者則舍之而不害禽順去背己而走者則射而取之是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者釋邑人不誡之義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誡止由在上九五之使得其中正之人伐不加邑動必討叛不横加无罪止由在上使中也中謂九五也此九五雖不得為王者之身堪為王者之使以居中位故云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親道已成无所與終為時所棄宜其凶也

疏正義曰无首凶者謂无能為頭首它人皆比己獨在後是親比於人无能為順首也它人皆比親道已成己獨在後衆人所棄宜其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疏正義曰无所終者釋比之无首既不能為比之初首被人所棄故无能與之共終也

䷈乾下巽上小畜亨

不能畜大止健剛志故行是以亨

疏正義曰但小有所畜唯畜九三而已初九九二猶剛健得行是以剛志上得亨通故云小畜亨也若大畜乾在於下艮在於上艮是陽卦又能止物能止此乾之剛健所畜者大故稱大畜此卦則巽在於上乾在於下巽是陰柔性又和順不能止畜在下之乾唯能畜止九三所畜狹小故名小畜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疏正義曰密雲不雨者若陽之上升陰能畜止兩氣相薄則為雨今唯能畜止九三其氣被畜但為密雲初九九二猶自上通所以不能為雨也自我西郊者所聚密雲由在我之西郊去我既遠潤澤不能行也但聚在西郊而已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應之也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能陵小畜之義

疏正義曰柔得位謂六四也以陰居陰故稱得位此卦唯有一陰上下諸陽皆來應之故曰小畜此釋小畜卦名也言此卦之畜六四唯畜其下九三初九九二猶不能擁畜而云上下應之者畜細則而言小畜之義唯畜畜止在下三陽猶不能畜盡但畜

九三而已若大判而言之上下五陽總應六四故云上下應之其四雖應何妨上下不能畜止剛健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之勢足作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以為雨也何由知未能為雨夫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烝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也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何以明之夫陰能固之然後乃雨乎上九獨能固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進而輿說輻也能固其路而安於上故得既雨既處若四五皆能若上九之善畜則能雨明矣故舉一卦而論之能為小畜密雲而已陰苟不足以固陽則雖復至盛密雲自我西郊故不能雨也雨之未下即施之未行也彖至論一卦之體故曰密雲不雨象各言一爻之德故曰既雨既處也

〔疏〕健而巽至施未行也○正義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者內既剛健而外逢柔順剛發於外不被壅抑而志意得行以此之故剛健之志乃得亨通此釋亨也密雲不雨尚往者所以密雲不雨者不能畜止諸陽初九九二猶得上進陰陽氣通所以不雨釋密雲不雨也自我西郊施未行者釋自我西郊之義所以密雲不雨從我西郊而積聚者猶所施潤澤未得流行周偏故不覆國都但遠聚西郊也然雲在國都而不雨亦是施未行也必云在西郊者若在國都雨雖未落猶有覆陰之施不得云施未行今言在西郊去施遠也○注小畜之勢至既雨既處也○正義曰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者初九既得復道九二可牽以獲是復得剛健上通則是陰不能固陽而九三劣弱又不能自復則是陽不肯以陰以皆不雨也且小畜之義資於上往而九三不能自復更為劣弱故言九三更不能復為劣也能固其路而安於上者謂上九能閉固九三之道路不被九三所陵得安於上所以既雨既處也故舉一卦而論之能為小畜密雲而已者此明卦之與爻其義別也但卦總二象明上體不能閉固下體所以密雲不能為雨爻則止明一爻之事上九能固九三所以上九而有雨也所以卦與爻其義異也諸卦多然若比卦云比吉上六則云比之无首凶也復卦云復亨上六云迷復凶也此皆卦之與爻義相違反屯皆倣此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未能行其施者故可以懿文德而已

〔疏〕正義曰君子以懿文德者懿美也以於其時施未得行喻君子之人但脩美文德待時而發風為號令若風行天下則施附於物不得云施未行也今風在天上去物既遠无所施及故曰風行天上凡大象君子所取之義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者若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取卦象包容之義若履卦象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取上下尊卑之義如此之類皆取二象君子法以為行也或直取卦名因其卦義所有君子法之須合卦義行事者若訟卦云君子以作事謀始防其所訟之源不取天與水違行之象若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不取風行天上之象餘皆倣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己應不距己者也以陽升陰復自其道順而无違何所犯咎得義之吉

〔疏〕正義曰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己應以陽升陰反復於上自用己道四則順而无違於己无咎故云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疏〕正義曰其義吉者以陽升陰以剛應柔其義於理吉也

九二牽復吉

處乾之中以升巽五五非畜極非固己者也雖不能若陰之不違可牽以獲復是以吉也

〔疏〕正義曰牽謂牽連復謂反復二欲往五五非止畜之極不閉固於己可自牽連反復於上而得吉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疏〕正義曰既彊牽連而復在下卦之中以其得中不被閉固亦於己不自有失解牽復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上為畜盛不可牽征以斯而進故必說輻也己為陽極上為陰長畜於陰長不能自復方之夫妻反目之義也

〔疏〕正義曰九三欲復而進上九固而止之不可以行故車輿說其輻夫妻反目者上九體巽為長女之陰今九三之陽被長女閉固不能自復夫妻乖戾故反目相視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疏〕正義曰不能正室者釋夫妻反目之義以九三之夫不能正上九之室故反目也此假象以喻人事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夫言血者陽犯陰也四乘於三近不相得三務於進而己隔之將懼侵克者也上亦惡三而能制焉志與上合共同斯誠三雖逼己而不能犯故得血去懼除保无咎也

〔疏〕六四至无咎○正義曰六四居九三之上乘陵於三三既務進而己固之懼三害己故有血也畏三侵陵故惕懼也但上九亦憎惡九三六四與上九同志共惡於三三不害己己故得其血去除其惕出散信能血去懼除乃得无咎○注夫言血者至无咎也○正義曰夫言血者陽犯陰也者謂此卦言血陽犯陰也夫者發語之端非是總凡之辭故需六四云需於血注云凡稱血者陰陽相傷也則稱血者非唯陽犯陰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疏〕正義曰釋惕出之意所以惕出者由己與上九同合其志共惡於三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處得尊位不疑於二來而不距二既牽己攣不為專固有孚攣如之謂也以陽居陽處實者也居盛處實而不專固富以其鄰者也

〔疏〕正義曰有孚攣如者五居尊位不疑於二來而不距二既牽挽而來己又攣攣其鄰而接志意合同不有專固相逼是有信而相牽攣也如語辭非義類富以其鄰者五是陽爻即必富實心不專固故能用富以與其鄰鄰謂二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疏〕正義曰不獨富也者釋攣如之義所以攣攣於二者以其不獨自專固於富欲分與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處小畜之極能畜者也陽不獲亨故既雨也剛不能侵故既處也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為陰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者也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貞近危故曰婦貞厲也陰之盈盛莫盛於此故曰月幾望也滿而又進必失其道陰疑於陽必見戰伐雖復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

〔疏〕上九既雨既處至君子征凶○正義曰既雨既處者九三欲進己能固之陰陽不通故己得其雨也既處者三不能侵不憂危害故己得其處也尚德載者體巽處上剛不敢犯為陰之長能畜正剛健為此尚德之積聚而運載也故云尚德載也言慕尚此道德之積載也婦貞厲者上九制九三是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復貞正而近危厲也月幾望者婦人之制夫猶如月在望時盛極以敵日也幾辭也已從上釋故於此不復言也君子征凶者陰疑於陽必見戰伐雖復君子之行亦凶也○注處小畜之極至君子征凶○正義曰處小畜之極能畜者也又卦辭云小畜亨是閉畜者不亨今陽不獲亨既雨也者陽若亨通則不能畜也所以係辭云小畜亨密雲不雨也九三之陽被上九所固不獲通故既雨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夫處下可以征而无咎者唯泰也則然坤本體下又順而弱不能敵剛故可以全其類征而吉也自此以往則其進各有難矣夫巽雖不能若艮之善畜猶不肯為坤之順從也故可得少進不可盡陵也是以初九九二其復則可至於九三則輿說輻也夫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

〔疏〕象曰既雨既處至有所疑也○正義曰既雨既處德積載者釋既雨既處之義言所以得既雨既處者以上九道德積累可以運載使人慕尚故云既雨既處也君子征凶有所疑者釋君子征凶之義言所以征凶者陰氣盛滿被陽有所疑忌必見戰伐故征凶也○注夫處下至說征之輻○正義曰夫巽雖不能若艮之善畜者謂巽雖不能如大畜艮卦在上善畜下之乾也巽雖不能如艮之善畜故其畜小也猶不肯為坤之順從者謂猶不肯如泰卦坤在於上順從乾也故可得少進謂初九九二得前進也不可盡陵者九三欲陵上九被上九所固是不可盡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大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論大畜義也大畜畜而不已是謂大畜之四五爻是畜之盛極而不休已行者此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者小畜之道既微積其終極至於上九乃能畜也謂畜九三也是以四五可以進者四雖畜初五雖畜二行畜之道斯未休故九二可以進上九說征之輻者上九畜之積極故能說此九三征行之輻既未休九三但有說輻无征之文而王氏言上九說征之輻者與之有輻可以征行九三爻有征義今輿輻既說則是說征之輻因上九征凶之文征則行也以文雖不言於義必有言輻者鄭注

云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子夏傳云輔事剛也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疏】正義曰履卦之義以六三爲主六三以陰柔履踐九二之剛履之危者也猶如履虎尾爲危之甚不咥人亨者以六三在兌體兌爲和說而應乾剛雖履其危而不見害故得亨通猶若履虎尾不見咥齧於人此假物之象以喻人事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爲主也成卦之體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爲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有不見咥者以其說而應乎乾也乾剛正之德者也不以說行夫佞邪而以說應乎乾宜其履虎尾不見咥而亨【疏】彖曰履柔履剛也至不咥人亨○正義曰履柔履剛者言履卦之義是柔之履剛六三陰爻在九二陽爻之上故云柔履剛也履謂履踐也此釋履卦之名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者釋不咥人亨之義六三在兌體兌爲和說應於上九上九在乾體兌自和說應乎乾剛以說應剛无所見害是以履踐虎尾不咥害于人而得亨通也若以和說之行而應於陰柔則是邪佞之道由以說應於剛故得吉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言五之德【疏】正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者謂九五也以剛處中得其正位居九五之尊是剛中正履帝位也而不疚光明者能以剛中而居帝位不有疚病由德之光明故也此一句贊明履卦德義之美於經无所釋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疏】正義曰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辯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但此履卦名合二義若以爻言之則在上履躡於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於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尊卑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但易含萬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爲一體故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處履之初爲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處履以素何往不從必獨行其願物无犯也【疏】正義曰處履之始而用質素故往而无咎若不以質素則有咎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疏】正義曰獨行願者釋素履之往它人尚華己獨質素則何咎也故獨行所願則物无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道尚謙不喜處盈務在致誠惡夫外飾者也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居內履中隱顯同也履道之美於斯爲盛故履道坦坦无險厄也在幽而貞宜其吉【疏】九二至幽人貞吉○正義曰履道坦坦者坦坦平易之貌九二以陽處陰履於謙退己能謙退故履道坦坦者易无險難也幽人貞吉者既无險難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注履道尚謙至宜其吉○正義曰履道尚謙者言履踐之道貴尚謙退然後乃能踐物履又爲禮故尚謙也居內履中隱顯同者履道尚謙不喜處盈然以陽處陰尚於謙德居內履中以信爲道不以居外爲榮處內爲屈若居在外亦能履中謙退隱之與顯在心齊等故曰隱顯同也在幽而貞宜其吉者以其在內卦之中故云在幽也謙而得中是貞正也在幽而能行此正故曰宜其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疏】正義曰中不自亂者釋幽人貞吉以其居中不以危險而自亂也既能謙退幽居何有危險自亂之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居履之時以陽處陽猶曰不謙而況以陰居陽以柔乘剛者乎故以此爲明眇目者也以此爲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見咥者也志在剛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於人爲于大君行未能免於凶而志存于五頑之甚也【疏】六三眇能視至爲于大君○正義曰眇能視跛能履者居履之時當須謙退今六三以陰居陽而又失其位以此視物猶如眇目自爲能視不足爲明也以此履踐猶如跛足自爲能履不足以與之行也履虎尾咥人凶者以此履虎尾咥齧於人所以凶也武人爲于大君者行此威武加陵於人欲自爲於大君以六三之微欲行九五之志頑愚之甚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疏】象曰眇能視至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正義曰不足以有明者解眇能視物目既隆眇假使能視无多明也不足以與行者解跛能履足既蹇跛假使能履行不能遠故云不足以與行也位不當者釋咥人之凶所以被咥見凶者緣居位不當爲以陰處陽也志剛者釋武人爲于大君所以陵武加人欲爲大君以其志意剛猛以陰而處陽是志意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疏】正義曰履虎尾愬愬者逼近五之尊位是履虎尾近其危害以陽承陽處嫌隙之地故愬愬危懼也終吉者以陽居陰意能謙退故終得其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疏】正義曰志行者釋愬愬終吉初雖愬愬終得其吉以謙志得行故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得位處尊以剛決正故曰夬履貞厲也履道惡盈而五處尊是以危【疏】正義曰夬履者夬者決也得位處尊以剛決正履道行正故夬履也貞厲者厲危也履道惡盈而五以陽居尊故危厲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疏】正義曰位正當者釋夬履貞厲之義所以夫履貞厲者以其位正當處在九五之位不得不決斷其理不得不有其貞厲以位居此地故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居極應說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疏】正義曰視履考祥者祥謂徵祥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徵祥其旋元吉者旋謂旋反也上九處履之極下應兌說高而不危是其不墜於履而能旋反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疏】正義曰大有慶者解元吉在上之義既以元吉而在上九是大有福慶也以有福慶故在上元吉也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疏】正義曰陰去故小往陽長故大來以此吉而亨通此卦亨通之極而四德不具者物既太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爲元始而利貞也所以象云財成輔相故四德不具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疏】彖曰泰小往大來至小人道消也○正義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者釋此卦小往大來吉亨名爲泰也所以得名爲泰者止由天地氣交而生養萬物物得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上謂君也下謂臣也君臣交好故志意和同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健則內陽外順則外陰內陽外陰據其象內健外順明其性此說泰卦之德也陰陽言爻健順言卦此就卦爻釋小往大來吉亨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者更就人事之中釋小往大來吉亨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者物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疏】象曰天地交泰至以左右民○正義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者由物皆通泰則上下失節后君也於此之時君當翦財成就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相助也當輔助天地所生之宜以左右民者左右助也以助養其人也天地之道者謂四時也冬寒夏暑春生秋殺之道若氣相交通則物失其節物失其節則冬溫夏寒秋生春殺君當財節成就使寒暑得其常生殺各依其節此天地自然之氣故云天地之道天地之宜者謂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若大司徒云其動物植物及職方云揚州其貢宜稻麥雍州其貢宜黍稷若天氣大同則所宜相反故人君輔助天地所宜之物各安其性得其宜據物言之故稱宜也此卦言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兼通諸侯故不得直言先王欲見天子諸侯俱是南面之君故特言后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己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爲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疏】正義曰拔

茅茹者初九欲往於上九二九三皆欲上行已去則從而似拔茅舉其根相牽茹也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而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疏】正義曰志在外者釋拔茅征吉之義以其三陽志意皆在於外已行則從而似拔茅征行而得吉此假外物以明義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弘大无所遐棄故曰不遐遺也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尚猶配也中行謂五【疏】正義曰包荒用馮河者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之物故云包荒也用馮河者无舟渡水馮陵于河是頑愚之人此九二能包含容受故曰用馮河也不遐遺者遐遠也遺棄也用心弘大无所疏遠棄遺於物故云不遐遺也朋亡者得中无偏所在皆納无私於朋黨之事亡无也故云朋亡也得尚于中行者中行謂六五也處中而行以九二所為如此尚配也得配六五之中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疏】正義曰釋得尚中行之義所以包荒得配此六五之中者以无私无偏存乎光大之道故此包荒皆假外物以明義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復其所處則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復也无平而不陂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无咎也信義誠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故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疏】九三无平不陂至于食有福〇正義曰无平不陂者九三處天地相交之際將各分復其所處乾體初雖在下今將復歸於上坤體初雖在上今將復歸於下是初始平者必將有險陂也初始往者必將有反復也无有平而不陂无有往而不復者猶若元在下者而不在上元在下者而不歸下也艱貞无咎者己居變革之世應有危殆只為己居得其正動有其應艱難貞正乃得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恤憂也孚信也信義先以誠著故不須憂其孚信也信義自明故於食祿之道自有福慶也〇注將復其所處至于食有福也〇正義曰將復其所處者以泰卦乾體在下此九三將去三而向四是將復其乾之上體所處也泰卦坤體在上此六四今將去四而歸向初復其坤體所處也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者天將處上地將處下閉而不通是天地之將閉也所以往前而通泰路无險難自今已后時既否閉路有險而危是平路之將陂也此因三之向四是泰下欲上也則上六已將歸於下是上欲下也故云復其所處也信義誠著者以九三居不失正動不失應是信義誠著也故不恤其孚而自明者解於食有福以信義自明故飲食有慶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將各分復之際【疏】正義曰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而三處天地交際之處天體將上地體將下故往者將復平者將陂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不固所居見命則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樂下己退則從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莫不與己同其志願故不待戒而自孚也【疏】正義曰六四翩翩者四處坤首而欲下復見命則退故翩翩而下也不富以其鄰者以用也鄰謂五與上也今己下復衆陰悉皆從之故不待財富而用其鄰不戒以孚者鄰皆從己共同志願不待戒告而自孚信以從己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疏】正義曰皆失實者解翩翩不富之義猶衆陰皆失其本實所居之處今既見命翩翩樂動以不待財富並悉從之故云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者解不戒以孚之義所以不待六四之戒告而六五上六皆以孚信者由中心皆願下復故不待戒而自孚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疏】六五至以祉元吉〇正義曰帝乙歸妹者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其中情行其志願不失於禮爻備斯義者唯帝乙歸嫁于妹而能然也故作易者引此帝乙歸妹以明之也以祉元吉者履順居中得行志願以獲祉福盡夫陰陽交配之道故大吉也〇注婦人謂嫁曰歸〇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疏】正義曰中以行願者釋以祉元吉之義正由中順行其志願故得福而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卑道崩也勿用師不煩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疏】上六城復于隍至自邑告命貞吝〇正義曰城復于隍者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猶若城復于隍也子夏傳云隍是城下池也城之為體由基土陪扶乃得為城今下不陪扶城則隕壞以此崩倒反復於隍猶君之為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故云城復于隍此假外象以喻人事勿用師者謂君道已傾不煩用師也自邑告命貞吝者否道已成物不順從唯於自己之邑而施告命下既不從故貞吝〇注卑道崩也〇正義曰卑道崩也者卑道向下不與上交故卑之道崩壞不承事於上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疏】正義曰其命亂者釋城復于隍之義若教命不亂臣當輔君猶土當扶城由其命錯亂下不奉上猶上不陪城使復于隍故云其命亂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疏】正義曰否之匪人者言否閉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時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貞者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為正也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疏】正義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者與泰卦反也泰卦云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云上下不交則其志不同也非但其志不同上下乖隔則邦國滅亡故變云天下无邦也內柔而外剛者欲取否塞之義故內至柔弱外御剛彊所以否閉若欲取通泰之義則云內健外順各隨義為文故此云剛柔不云健順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疏】正義曰君子以儉德辟難者言君子於此否塞之時以節儉為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此若據諸侯公卿言之辟其群小之難不可重受官賞若據王者言之謂節儉為德辟其陰陽已運之難不可重自榮華而驕逸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居否之初處順之始為類之首者也順非健也何可以征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貞而不諂則吉亨【疏】正義曰拔茅茹者以居否之初處順之始未可以動動則入邪不敢前進三陰皆然猶若拔茅牽連其根相茹也己若不進餘皆從之故云拔茅茹也以其彙者以其類共皆如此貞吉亨者守正而居志在於君乃得吉而亨通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志在於君故不苟進【疏】正義曰志在君者釋拔茅貞吉之義所以居而守正者以其志意在君不敢懷諂苟進故得吉亨也此假外物以明人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順包承於上小人路通內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疏】正義曰包承者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志順包承於上小人路通故於小人為吉也大人否亨者若大人用此包承之德能否閉小人之吉其道乃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疏】正義曰此釋所以大人否亨之意大人雖否閉小人防之以得其道小人雖盛不敢亂羣故言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當所以包羞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疏】正義曰包羞者言羞陰俱用小人之道包承於上以位不當所包承之事唯羞辱已失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夫處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應者小人有

也有命於小人則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志在君處乎窮下故可以有命无咎而疇離福也疇謂初也【疏】正義曰有命无咎者九四處否之時其陰爻皆是小人若有命於小人則君子道消也今初六志在於君守正不進處于窮下今九四有命命之故无咎疇離祉者疇謂初四謂初六也君子附麗謂附著也言九四命初身既无咎初既被命附依祉福初六得福也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疏】正義曰釋有命无咎之義所以九四有命得无咎者由初六志意得行守正而應於上故九四之命得无咎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居尊得位能休否道者也施否於小人否之休也唯大人而後能然故曰大人吉也處君子道消之時已居尊位何可以安故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疏】九五休否至繫于苞桑○正義曰休否者休美也謂能行休美之事於否塞之時能施此否閉之道遇絕小人則是否之休美者也故云休否大人吉者唯大人乃能如此而得吉也若其凡人則不能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在道消之世居於尊位而遇小人必近危難須恆自戒慎其意常懼其危亡言丁寧戒慎如此也繫于苞桑者苞本也凡物繫于桑之苞本則牢固也若能其亡其亡以自戒慎則有繫于苞桑之固无傾危也○注心存將危○正義曰心存將危解其亡其亡之義身雖安靜心意常存將有危難但念其亡其亡乃得固者鄭繫于苞桑也必云苞桑者取會韻之義又桑之爲物其根衆也衆則牢固之義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疏】正義曰釋大人吉之義言九五居尊得位正所以當遇絕小人得其吉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先傾後通故後喜也始以傾爲否後得通乃喜【疏】正義曰處否之極否道已終此上九能傾毀其否故曰傾否也先否後喜者否道未傾之時是先否之道否道已傾之後其事得通故曰後有喜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疏】正義曰釋傾否之義否道已終通道將至故否之終極則傾損其否何得長久故云何可長也

☲☰離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疏】正義曰同人謂和同於人于野亨者野是廣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无所不同用心无私處非近狹遠至于野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也與人和同義涉邪僻故利君子貞也此利涉大川假物象以明人事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二爲同人之主【疏】正義曰此釋所以能同於人之義柔得位得中者謂六二也上應九五是應於乾也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疏】同人曰至乾行也○正義曰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之義所以能如此者由乾之所行也言乾能行此德非六二之所能也故特云同人曰乃云同人于野亨與諸卦別也○注故特曰同人曰○正義曰故特曰同人曰者謂卦之彖辭發首卽疊卦名以釋其義則以例言之此發首應云同人于野亨爲主別云同人曰者是其義有異此同人卦名以六二爲主故同人卦名繫屬六二故稱同人曰猶言同人卦曰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雖是同人卦下之辭不關六二之義故更疊同人于野亨之文乃是乾之所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貞【疏】正義曰此釋君子貞也此以二象明之故云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謂六二九五皆居中得正而又相應是君子之正道也故云君子正也以威武而爲健邪而相應則非君子之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爲德【疏】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正義曰此更贊明君子貞正之義唯君子之人於同人之時能以正道通達天下之志故利君子之貞○注君子以文明爲德○正義曰若非君子則用威武今卦之下體爲離故彖云文明又云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君子用文明爲德也謂文理通明也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而火上同人之義也從【疏】正義曰天

體在上火又炎上取其性同故云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疏】正義曰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各同其黨使自相同不間雜也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居同人之始爲同人之首者也无應於上心无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爲咎【疏】正義曰同人于門者居同人之首无應於上心无係吝含弘光大和同於人在於門外出門皆同故云无咎也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疏】正義曰又誰咎者釋出門同人无咎之義既心无係吝出門逢人皆同則誰與爲咎六二同人于宗吝應在乎五唯同於主過主則否用心褊狹鄙吝之道【疏】正義曰係應在五而和同於人在於宗族不能弘闊是鄙吝之道故象云吝道也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黨相分欲乘其上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于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不能興則五道亦以成矣安所行焉【疏】九三伏戎于莽至三歲不興○正義曰伏戎于莽者九三處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欲下據六二上與九五相爭也但九五剛健九三力不能敵故伏潛兵戎於草莽之中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者唯升高陵以望前敵量斯勢也故令更經三歲亦不能興起也○注不能包弘上下至安所行焉○正義曰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者初九出門皆同无所係著是包弘上下通夫大同今九三欲下據六二上之應是不能包弘也物黨相分謂同人之時物各有黨類而相分別也二則與五相親不與三相分別也欲乘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應者言此九三欲乘其同人之道不以義相從不知二之從五直以貪與二之比近而欲取之據上九五之應也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辭也【疏】正義曰伏戎于莽敵剛者釋伏戎于莽之義以其當敵九五之剛不敢顯亢故伏戎于莽三歲不興安行者釋三歲不興之義雖經三歲猶不能興起也安辭也猶言何也三歲不興五道亦已成矣何可行也故云安行也此假外物以明人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五應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不克乃反其所以得吉困而反則者也【疏】正義曰乘其墉者履非其位與人爭故三爭二欲攻於三既是上體力能顯亢乘上高墉欲攻三也弗克攻吉者三欲求二其事已非四又效之以求其二違義傷理衆所不與雖復乘墉不能攻三也吉者既不能攻三能反自思愆以從法則故得吉也此爻亦假物象也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疏】正義曰乘其墉義弗克也者釋不克之義所以乘墉攻三不能克者以其違義衆所不從故云義不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者釋其吉之義所以得其吉者九四則以不克困苦而反歸其法則故得吉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然則體柔居中衆之所與執剛用直衆所未從故近隔乎二剛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居中處尊戰必克勝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須大師克之然後相遇也【疏】正義曰同人先號咷者五與二應用其剛直衆所未從故九五共二欲相和同九三九四與之競二也五未得二故志未和同於二故先號咷也而後笑者處得尊位戰必克勝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者不能使物自歸己用其剛直必以大師與三四戰克乃得與二相遇此爻假物象以明人事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疏】正義曰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解先號咷之意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但衆所未從之事故直云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者釋相遇之義所以必用大師力能相遇也以其用大師與三四相伐而得克乃與二相遇故言相克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郊者外之極也處同人之時最在於外不獲同志而遠於內爭故雖无悔

吝亦未得其志【疏】上九同人于郊无悔○正義曰同人于郊者處同人之極最在於外雖欲同人人必疎己不獲所同其志未得然雖陽在於外遠於內之爭訟故无悔吝也○注不獲同志至未得其志○正義曰不獲同志者若彼此在內相同則疑其同志意也若己爲郊境之人而與相同人求親己是不獲同志也遠于內爭者以外而同不於室家之內是遠于內爭也以遠內爭故无悔吝以在外郊故未得志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不能大通則各私其黨而求利焉楚人亡弓不能亡楚愛國愈甚益爲它災是以同人不弘剛健之爻皆至用師也【疏】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正義曰釋同人于郊之義同人在郊境遠處與人疏遠和同之志猶未得也○注凡處同人至用師也○正義曰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者王氏注意非止上九一爻乃總論同人一卦之義去初上而言二有同宗之吝三有伏戎之禍四有不克之困五有大師之患是處同人之世无大通之志則必用師矣楚人亡弓不能亡楚愛國愈甚益爲它災者案孔子家語弟子好生篇云楚昭王出遊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昭王名軫哀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在城父卒此愛國而致它災也引此者證同人不弘皆至用師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疏】正義曰柔處尊位羣陽並應大能所有故稱大有既能大有則其物大得亨通故云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无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疏】正義曰釋此卦稱大有之義大中者謂六五處大以中柔處尊位是其大也居上卦之內是其中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明不犯應天則大時行无違是以元亨【疏】其德剛健至是以元亨○正義曰釋元亨之義剛健謂乾也文明謂離也應乎天而時行者褚氏莊氏云六五應乾九二亦與五爲體故云應乎天也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與時无違雖萬物皆得亨通故云是以元亨○注剛健不滯至是以元亨○正義曰剛健不滯者剛健則物不擁滯也文明不犯者文則明鑒而不犯於物也應天則大者能應於天則盛大也時行無違者以時而行物无違也以有此諸事故大通而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疏】正義曰君子以遏惡揚善者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遏匿其惡褒揚其善順奉天德休美物之性命巽順含容之義也不云天在火下而云火在天上者天體高明火性炎上是照耀之物而在於天上是光明之甚无所不照亦是包含之義又爲揚善之理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以夫剛健爲大有之始不能履中滿而不溢術斯以往後害必至其欲匪咎艱則无咎也【疏】初九至艱則无咎○正義曰以夫剛健爲大有之始不能履中謙退雖无交切之害久必有凶其欲匪咎能自艱難其志則得无咎故云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也○注不能履中至无咎也○正義曰不能履中滿而不溢者初不在二位是不能履中在大有之初是盈滿身行剛健是溢也注云不能履中滿而不溢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

任重而不危【疏】九二大車以載○正義曰大車以載者體是剛健而又居中身被委任其任重也能堪受其任不有傾危猶若大車以載物也此假外象以喻人事○注任重而不危○正義曰釋大車以載之意大車謂牛車也載物既多故云任重車材彊壯故不有傾危也

有攸往无咎

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疏】正義曰堪當重任故有所往无咎者以居失其位嫌有凶咎故云无咎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疏】正義曰積中不敗者釋大車以載之義物既積聚身有中和堪受所積之聚在身上上不至於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處大有之時居下體之極乘剛健之上而履得其位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此過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小人不克害可待也【疏】九三至小人弗克○正義曰公用亨于天子者九三處大有之時居下體之極乘剛健之上履得其位與五同功五爲王位三既與之同功則威權之盛莫盛於此乃得通乎天子之道故云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者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害故云小人不克也○注與五同功至莫此過焉○正義曰與五同功者繫辭云三與五同功此云與五同功謂五爲王位三既能與五之同功則威權與五相似故云威權之盛莫此過焉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既失其位而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其爲懼也可謂危矣唯夫有聖知者乃能免斯咎也三雖至威五不可舍能辯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无咎矣旁謂三也【疏】九四匪其彭无咎○正義曰匪其彭无咎者匪非也彭旁也謂九三在九四之旁九四若能專心承五非取其旁九四言不用三也如此乃得无咎也既失其位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可謂危矣能棄三歸五故得无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明猶才也【疏】正義曰明辯晳也者釋匪其彭无咎之義明猶才也九四所以能去其旁之九三者由九四才性辯而晳知能斟酌事宜故云明辯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爲而不威如爲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疏】正義曰六五厥孚交如者厥其也孚信也交謂交接也如語辭也六五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故其誠信物來交接故云厥孚交如也威如吉者威畏也既誠且信不言而教行所爲之處人皆畏敬故云威如以用此道故得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疏】正義曰信以發志者釋厥孚交如之義由己誠信發起其志故上下應之與之交接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者釋威如之吉之義所以威如吉者以己不私於物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豐富之世也處大有之上而不累於位志尚乎賢者也餘爻皆乘剛而己獨乘柔順也五爲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之謂也雖不能體柔而以剛乘柔思順之義也居豐有之世而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爻有三德盡夫助道故繫辭具焉【疏】上九至无不利○正義曰釋所以大有上九而得吉者以有三德從天已下悉皆祐之故云自天祐之○注不累於位至盡夫助道○正義曰不累於位志尚乎賢者既居豐富之時應須以富有爲累也既居无位之地不以富有縈心是不累於位既能清靜高絜是慕尚賢人行也爻有三德者五爲信德而己履焉履信之謂是一也以剛乘柔思順之義是二也不以物累於心高尚其志尚賢者是三也爻有三德盡夫助道者天尚祐之則无物不祐故云盡夫助道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疏】正義曰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唯君子有終也然案謙卦之象謙爲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不言元與利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幹正也於人既爲謙退何可爲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幹正於物故不云元與利貞也謙必獲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況易經之體有吉理可知而不言吉者即此謙卦之繇及乾之九五利見大人是吉理分明故不云吉也諸卦言吉者其義有嫌者爻兼善惡也若行事有善則吉乃隨之若行事有惡則不得其吉諸稱吉者嫌其不言故稱吉也若坤之六五及泰之六五並以陰居尊位若不行此事則无吉若行此事則得其吉故並稱元吉其餘皆言吉事亦倣此亦有大人爲吉於小人爲凶若否之九五云休否大人吉是也或有於小人爲吉大人爲凶若屯之九五小貞吉大貞凶及否之六三包承小人吉之類是也亦有其吉灼然而稱吉者若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

類是也但易之爲體不可以一爲例今各隨文解之義具諸卦之下今謙卦之繇其吉可知也既不云吉何故初六六二及九三並云吉者謙卦是總諸六爻其善既大故不須云吉也六爻各明其義其義有優劣其德既不謙其不吉故須吉以明之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疏】彖曰至君子之終也○正義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者釋亨義也欲明天地上下交通坤體在上故言地道卑而上行也其地道既上行天地相對則天道下濟也且艮爲陽卦又爲山天之高明今在下體亦是天道下濟之義也下濟者謂降下濟生萬物也而光明者謂三光垂耀而顯明也地道卑而上行者地體卑柔而氣上行交通於天以生萬物也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從此已下廣說謙德之美以結君子能終之義也虧謂減損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虧減其盈盈者虧減則謙者受益也地道變盈而流謙者丘陵川谷之屬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是改變盈者流布謙者也鬼神害盈而福謙者驕盈者被害謙退者受福是害盈而福謙也人道惡盈而好謙者盈溢驕慢皆以惡之謙退恭巽悉皆好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謙而不可踰越是君子之所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事又獲謙之福故云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

【疏】象曰至稱物平施正義曰裒多者君子若能用此謙道則裒益其多言多者得謙物更裒聚彌益多也故云裒多即謙尊而光也是尊者得謙而光大也益寡者謂寡者得謙而更進益即卑而不可踰也是卑者得謙而更增益不可踰越也稱物平施者稱此物之多少均平而施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也物之先寡者而亦得其施也故云稱物平施也此謙卦之象以山爲主是於山爲謙於地爲不謙應言山在地中今乃云地中有山者意取多之與少皆得其益似地中有山以包取其物以與於人故變其文也○注多者用謙至不失平也○正義曰多者用謙以爲裒者爾雅釋詁云裒聚也於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故云多者用謙以爲裒也少者用謙以爲益者其物先少今既用謙而更增益故云亦用謙以爲益也隨物而與者多少俱與隨其多少而皆與之也施不失平者多者亦得施恩少者亦得施恩是施不失平也言君子於下若有謙者官之先高則增之榮秩位之先卑亦加以爵祿隨其官之高下者其謙之多少皆因其多少而施與之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處謙之下謙之謙者也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无害也

【疏】正義曰謙謙君子者能體謙謙唯君子者能之以此涉難其吉宜也用涉大川假象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

【疏】正義曰卑以自牧者牧養也解謙謙君子之義恒以謙卑自養其德也

六二鳴謙貞吉鳴者聲名聞之謂也得位居中謙而正焉

【疏】正義曰鳴謙者謂聲名也處正得中行謙廣遠故曰鳴謙正而得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疏】正義曰中心得者鳴聲中吉以中和爲心而得其所鳴謙得中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衆陰所宗尊莫先焉居謙之世何可安尊上承下接勞謙匪解是以吉也

【疏】正義曰勞謙君子者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上承下接勞倦於謙也唯君子能終而得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疏】正義曰萬民服者所以勞謙之義以上下羣陰象萬民皆來歸服事須引接故疲勞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

【疏】正義曰无不利者處三之上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義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所不利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疏】正義曰指撝皆謙不違則者釋无不利撝謙之義所以指撝皆謙者以不違法則動合於理故无所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居於尊位用謙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也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

【疏】正義曰不富以其鄰者以用也凡人必將財物周贍鄰里乃能用之六五居於尊位用謙與順鄰自歸之故不待豐富能用其鄰也利用侵伐无不利者居謙履順必不濫罰无罪若有驕逆不服則須伐之以謙得衆故利用侵伐无不利者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最處於外不與內政故有名而已志功未得也處外而履謙順可以征邑國而已

【疏】正義曰鳴謙者上六最處於外不與內政不能於實事而謙但有虛名聲聞之謙故云鳴謙志欲立功未能遂事其志未得既在外而行謙順唯利用行師征伐外旁國邑而已不能立功在內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矣哉

【疏】象曰鳴謙至征邑國也○正義曰志未得者釋鳴謙之義也所以但有聲鳴之謙不能實爭立功者以其居在於外其內立功之志猶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者得行師征邑國之意經言利用象改利爲可者言內志雖未得猶可在外興行軍師征邑國也○注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正義曰動之所起興於利者凡人若不見利則心无所動今動之所以起者見利乃動故云興於利也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者欲明爲利乃有動動而訟訟則起兵故序卦需爲飲食飲食必有訟故需卦之後次訟卦也爭訟必興兵故訟卦之後次師卦也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疏】正義曰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說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說故可利建侯也以順而動不加无罪故可以行師也无四德者以逸豫之事不可以常行時有所爲也縱恣寬暇之事不可長行以經邦訓俗故无元亨也逸豫非幹正之道故不云利貞也莊氏云建侯即元亨也行師即利貞也案屯卦元亨利貞之後別云利建侯則建侯非元亨也恐莊氏說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疏】彖曰豫剛應而志行至大矣哉○正義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者剛謂九四也應謂初六也既陰陽相應故志行也此就爻明豫義順以動坤在下是順也震在上是動也以順而動故豫也此以上下二象明豫義也自此已上釋豫卦之理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者此釋利建侯行師也若聖人和順而動合天地之德故天地亦如聖人而爲之也天地尊大而遠神之難者猶如之況於封建諸侯行師征伐乎難者既從易者可知若建侯能順動則人從之行師能順則衆從之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自此以下廣明天地聖人順動之功也若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不有過差依其晷度四時不有忒變寒暑以時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者聖人能以理順而動則不赦有罪不濫无辜故刑罰清也刑罰當理故人服也豫之時義大矣哉者歎美爲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其說且數之以示情使後生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然歎卦有三體一直歎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二歎時幷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歎時幷義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夫立卦之體各象其時時有屯夷事非一揆故爻來適時有凶有吉人之生世亦復如斯或逢治世或遇亂時出處存身此道豈小故曰大矣哉也然時運雖多大體不出四種者一者治時頤養之世是也二者亂時大過之世是也三者離散之時解緩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時革變之世是也故舉此四卦之時爲歎餘皆可知言用者謂適時之用也雖知

居時之難此事不小而未知以何而用之耳故坎睽蹇之時宜用君子小人勿用險取濟不可爲常斟酌得宜是用時之大略舉險難等三卦餘從可知矣又言義者姤卦注云凡言義者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者也是其時皆有義也略明佚樂之世相隨相遇之日隱遯羈旅之時凡五卦其義不小則餘卦亦可知也今所歎者十二卦足以發明大義恢弘妙理者也凡于彖之末歎云大哉者凡一十二卦若豫旅遯姤凡四卦皆云時義案姤卦注云凡言義者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以此言之則四卦各未盡其理其中更有餘意不可盡申故總云義也隨之一卦亦言義但與四卦其文稍別四卦皆云時義隨卦則云隨時之義者非但其中別有義意又取隨逐其時故變云隨時之義大矣哉睽蹇坎此三卦皆云時用案睽卦注云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蹇卦亦云非小人之所能用此三卦言大矣哉者則是大人能用故云大矣哉其中更无餘義唯大人能用故云用不云義也坎卦時用則與睽蹇稍別故注云非用之常用有時也謂坎險之事時之須用利益乃大與睽蹇時用文同而義異也解之時革之時頤之時大過之時此四卦直云時不云義與用也案解卦注云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曲隱故不曰義以此注言之直云時者尋卦之名則其意具盡中間更无餘義故不言義其卦名之事事已行了不須別有所用故解革及頤事已行了不須言用唯大過稱時注云君子有爲之時與解革頤其理稍別大過是有用之時亦須拯時者取大過之名其意即盡更无餘意故直稱時不云義又略不云用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疏】正義曰案諸卦之象或云雲上于天或云風行天上以類言之今此應云雷出地上乃云雷出地奮豫者雷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狀雷既出地震動萬物被陽氣而生各皆逸豫故曰雷出地奮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者雷是鼓動故先王法此鼓動而作樂崇盛德業樂以發揚盛德故也殷薦之上帝者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也象雷出地而向天也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用祖用考若周夏正郊天配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故云以配祖考也

初六鳴豫凶 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

【疏】正義曰鳴豫者處豫之初而獨得應於四逸豫之甚是聲鳴于豫但逸樂之極過則淫荒獨得於樂所以凶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疏】正義曰釋鳴豫之義而初時鳴豫後則樂志窮盡故爲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處豫之時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求苟豫者也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是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明禍福之所生故不苟說辯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終日明矣

【疏】正義曰介于石者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苟求逸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不苟求逸豫守志耿介似於石然見幾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去惡修善相守正得吉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疏】正義曰釋貞吉之義所以見其惡事即能離去不待終日守正吉者以比六二居中守正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故不須待其一日終守貞吉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居下體之極處兩卦之際履非其位承動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生焉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位非所據而以從豫進退離悔宜其然矣

【疏】正義曰盱豫悔者六三履非其位上承動豫之主盱謂睢盱睢盱者喜說之貌若睢盱之求豫則悔吝也遲有悔者居豫之時若遲停不求於豫亦有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疏】正義曰解其盱豫有悔之義以六三居不當位進退不得其所故盱豫有悔但象載經文多從省略經有盱豫有悔遲有悔兩文具載象唯云盱豫有悔不言遲者略其文也故直云盱豫舉其欲進略云有悔舉其遲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

【疏】正義曰由豫大有得者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爲衆陰之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云由豫也大有得者衆陰皆歸是大有所得勿疑朋盍簪者盍合也簪疾也若能不疑於物以信待之則衆陰羣朋合聚而疾來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疏】正義曰釋由豫大有之意衆陰既由之而豫大有所得是志意大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四以剛動爲豫之主專權執制非己所乘故不敢與四爭權而又居中處尊未可得亡滅之是以必常至于貞疾恒不死而已

【疏】正義曰四以剛動爲豫之主專權執制非己所乘故不敢與四爭權而又居中處尊未可得亡滅之是以必常至於貞疾恒得不死而已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疏】正義曰六五貞疾乘剛者解貞疾之義以乘九四之剛故正得其疾恒不死也中未亡者以其居中處尊未可亡滅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處動豫之極極豫盡樂故至于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然後无咎

【疏】正義曰處動豫之極極豫盡樂乃至於冥昧之豫而成就也如俾晝作夜不能休已滅亡在近有渝无咎者渝變也若能自思改變不爲冥豫乃得无咎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周易兼義卷第二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需

此需卦係辭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係作繫

位乎天位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位乎石經乎作于

雲上於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雲在天上

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利用恆未失常也云本亦有无咎者

需于沙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沙鄭作沚○按說文沙亦作沚與沚字形似

以終吉也 閩本同石經岳本監毛本作以吉終也按終與中韻作終吉者非足利本以吉終也

自我致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寇鄭王肅本作戎古本亦作戎按陸云鄭王作戎則輔嗣本不作戎可知考文引古本多不足據

穴之與位 閩監毛本同宋本位作血

酒食貞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上有需字

訟

有孚窒惕中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窒馬作咥王注或在惕字上或在皆遜在中吉下者非

言中九二之剛 閩監毛本同宋本中作由

已且不可 閩監毛本同宋本且作自

起契之過職不相監 閩本同岳本監毛本監作濫釋文亦作濫宋本古本足利本無上四字岳本同

若其邑狹少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少作小

再易之地休二歲 宋本同閩監毛本地改田○按作地與大司徒注合毛本上文不易之地再易之地皆改作田

患至掇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掇鄭本作惙

爲仁猶已 補案注作猶正義作由由猶古字通

此卽彖辭剛來得中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也作何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鞶王肅作槃帶亦作帶褫釋文云鄭本作拕

鞶厲旒纓 孫志祖云今左傳旒作斿

師

此卦前錢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三錢校本同按錢校本起此已前缺

丈人嚴莊之稱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也上有有軍正者四字錢校本凡注文上並有注云二字

无功罪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作无功則罪

師貞丈人吉无咎○正義曰 閩監毛本同錢校本作正義曰師貞丈人吉无咎者按錢校正義每卦分數段繫辭下一段彖曰下一段象曰下一段六爻下六段或彖象下共一段並在經注之末釋經在前釋注在後其釋經者皆引經文不標起止釋注者標起止所標起止較今本爲省文後皆放此

吉爲師之正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正譌主

注丈人嚴戒之稱也 補毛本戒作莊

王三錫命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錫鄭本作賜

以剛居中而應於上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上作五

故乃得成命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作故乃成也

承天寵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寵王肅作龍

田有禽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禽徐本作擒○按徐本俗字也

授不得王 閩監毛本王作正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作主

故其宜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故作固

比

則不寧方來矣 閩監毛本同岳本作則不寧之方皆來矣

終來有它吉 石經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它作他下象傳同釋文出有它云本亦作他○按它他古今字

比之匪人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匪人王肅本作匪人凶

二爲五應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應作貞按內卦爲貞作貞是

王用三驅 釋文云鄭作歐

邑人不誡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戒後改下句同

非爲上道也 補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作非爲上之道古本作非爲上之道也案正義標起止作非爲上之道又曰非爲上之道者又故云非爲上之道則正義本作非爲上之道是也

今亦從之去則射之 盧文弨云此八字乃衍文

五以其顯比親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五作二

无首後已 補毛本已作也

小畜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蓄

去陰能固之 補案去當作夫形近之譌

然後乃閉乎上九獨能固九三之路 岳本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乎改今屬下句非也
象至諭一卦之體 閩本同岳本監毛本至作全
得義之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得其義之吉者也一本無其字足利本作得其義之吉
輿說輻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輻本亦作輹
不可牽征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可下有以字足利本有不字
三不害己已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三不能害已是也
非是總凡之辭 宋本閩本同監本凡作咎毛本作辭並非
有孚攣如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攣子夏傳作戀
不有專固相逼 浦鏜云有當作爲
尙德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載上有積字按此蓋因下文相涉而衍
月幾望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子夏傳作近
能畜正剛健 閩監毛本正作止是也監本健作食誤
能畜者也又 閩監毛本同宋本又作者是也
惟泰也則然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然則讀絕以也字絕句古本足利本作然則采釋文
无可所畜 宋本同閩監毛本作无所可畜

履

有不見咥者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有作而
无得吉也 補案无當故字之譌
履帝位而不疚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疚陸本作疾
此一句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二
但易合萬象 監毛本合作含案含字是也
不喜處盈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喜作意釋文出不意
者易无險難也 補案上文坦坦平易之貌此者字當作平
不倚所履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倚本又作倚
欲行九五之志 盧文弨云志當作事
愬愬終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愬愬馬本作虩虩〇案愬愬虩虩並訓恐懼說文引亦作虩與馬本同

而五處尊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尊作實盧文弨云實謂陽也
視履考祥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祥本亦作詳
是其不墜於履 閩毛本同監本履作禮下履道大成同

泰 此卦前石經題周易上經泰傳第二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

物既太通 宋本太作大閩監毛本作泰
止由天地氣交 閩監毛本同宋本止作正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財作裁
楊州其貢宜稻麥雍州其貢宜黍稷 按二貢字周禮並作穀
以其彙征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征作往釋文彙古文作𩏑董作夤江彙云據釋篇當云古文作𩏑
而相牽引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牽字
征行而得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征作往
包荒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同後改巟下象傳及否卦包承包羞同釋文苞本又作包荒本亦作巟
猶若元在下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元作无下元在上者同
憂恤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作恤憂也是也
象曰无往不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象曰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古本象曰下有无平不陂四字
翩翩 偏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篇篇云子夏傳作翩翩向本同古文作偏
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待作得
猶衆陰皆失其本實所居之處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處誤由
女處尊位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女處本亦作爻處
城復于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隍子夏傳作堭姚作湟
由基土陪扶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陪作培下同

否

以居僻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僻作辟象解同
辟其陰陽已運之難 閩監毛本同宋本象解已作厄
故茅茹以類 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茅上有拔字
拔茅貞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茅下有茹字

用其志順 補案志當從注作至

疇離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作古疇字

疇離位者 補案位當從經文作祉

繫于苞桑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包後改苞是也古本無于字非

居尊得位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得作當

但念其亡其亡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但作恒

同人

義涉邪僻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義誤易

爲主別云同人曰者 閩監毛本主作之錢本宋本作今此同人于野亨之上別云同人曰者無爲主二字

過主則否 岳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主誤止

用心偏狹 十行本偏字左旁缺閩監毛本如此岳本作褊釋文出褊狹

物黨相分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物或作朋古本黨下有而字

以其當□九五之剛 閩本同監毛本無缺非錢本宋本當下是敵字

乘其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墉鄭作庸

以與人爭二自五應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作與三爭二上自應五

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反則得得則吉也

而應乎乾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于

欲功於三 補案功當作攻形近之譌毛本正作攻

力能相遇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力作乃

不能亡楚 岳本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亡誤忘疏同

楚得之 宋本同閩監毛本作楚人得之○按今本家語有人字

不曰人亡之 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弓○按今本家語作弓

大有 此對前錢本錢校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四

六五應乾九二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乾字

亦與五爲體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九二在乾體

與時無違雖萬物皆得亨通 閩監毛本無作无錢本宋本作以時而行則萬物大得亨通

文則明粲而不犯於物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則作理粲而作案則錢本亦作案則

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作成物之美順夫天德休物之命古本足利本與岳本同唯夫作奉一本無奉字

巽順含容之義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巽順作皆取

火性炎上是照耀之物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火又在上火是照耀之物

注云不能履中滿而不溢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注作故無也字按注作故是也

大車以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車蜀才作輿

故云小人不克也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不作弗

三既能與五之同功 盧文弨云五衍文

匪其彭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彭子夏作旁虞作尫

唯夫有聖知者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至知

非取其旁九四言不用三也 盧文弨云九四二字衍文

明辯晳也 石經岳本同閩本辯監毛本辯作辨晳古本無也字釋文晳王廙作晰又作哲字鄭本作遰陸本作逝虞作折凡俗本作皙者誤

與之夾接也 補案夾當交字之譌毛本正作交

履信之謂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之謂二字作者

居豐有之世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有作富世作代

而不以物累其心 集解作物不累心

謙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子夏作嗛

況易經之體 閩監毛本同宋本況作凡

天道虧盈而益謙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虧盈馬本作毀盈

鬼神害盈而福謙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而福京本作而富

卑謙而不可踰越 集解作卑者有謙而不踰越盧文弨云踰越疏所引正同

是君子之所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事又獲謙之終福故云君子之終 集解無所字事作而無福上終字之作有

君子以裒多益寡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裒作襃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

鳴者聲名聞之謂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名者聲名聞之謂也

利用侵伐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侵王廙作寢

征邑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征國云本或作征邑國者非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可作利

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　鄭京云而乃不字之誤盧文弨謂而下脫不字耳

不能實爭立功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爭作事

豫

而四時不忒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忒京作貸

行師能順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下有動字

不監无辜　閩毛本監作濫

又略不云用也　閩監本同毛本又作文

殷薦之上帝非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殷京作隱薦本又作廌同本或作荐

介于石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介古文作砎馬作扴

相守正得吉也　閩本明監本正作晉錢本宋本相作恆案恆字是也

盱豫悔遲有悔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遲作遟餘並同古本豫下有有字釋文盱于夏作紆京作汙姚作盱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由馬作猶簪古文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蜀才本依京

非己所乘　閩監毛本同宋本作非合己之所乘錢本亦有之字○按盧文弨云非合猶言不當也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二

周易兼義上經隨傳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正義

王弼注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疏】隨元亨利貞无咎○正義曰元亨者於相隨之世必大得亨通若其不大亨通則无以相隨逆於時也利貞者相隨之體須利在得正隨而不正則邪僻之道必須利貞也无咎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凡卦有四德者或其卦當時之義即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即能四德備具其隨卦以惡相隨則不可也有此四德乃无咎无此四德則有咎也與前五卦其義稍別其革卦已日乃孚有四德若不已日乃孚則无四德與乾坤屯臨无妄隨其義又別若當卦之時其卦雖美未有四德若行此美方得在後始致四德者於卦則不言其德也若謙泰及復之等德義既美行之不已久必致此四德但當初之時其德未具故卦不顯四德其餘卦之三德已下其義大略亦然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震剛而兌柔也以剛下柔動而之說乃得隨也為隨而不大通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災之道也故大通利貞乃得无咎也為隨而令大通利貞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疏】彖曰至大矣哉○正義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者此釋隨卦之義所以致此隨者由剛來而下柔剛謂震也柔謂兌也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震動而兌說既能下人動則喜說所以物皆隨從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者以有大亨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隨之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廣若不以大亨貞无咎而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從也隨時之義大矣哉若以元亨利貞則天下隨從即隨之義意廣大矣哉謂隨之初始其道未弘終久義意而美大者特云隨時者謂隨其時節之義謂此時宜行元亨利貞故云隨時也○注震剛至大矣哉○正義曰為隨而不大通逆於時也物既相隨之時若王者不以廣大開通使物閉塞是違逆於隨從之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災之道者凡物之相隨多曲相朋附不能利益於物守其正直此則小人道長災之稱及故云災之道也隨之所施唯在於時者釋隨時之義言隨時施設唯在於得時若能大通利貞是得時也若不能大通利貞是失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者凡所遇之時體无恒定或值不動之時或值相隨之時舊來恒往今須隨從時既殊異於前而不使物相隨則是否塞之道當須可隨則隨逐時而用所利則大故云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動說之象也物皆說隨可以无為不勞明鑒故君子嚮晦入宴息也【疏】象曰至宴息○正義曰說卦云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故注云澤中有雷動說之象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者明物皆說豫相隨不勞明鑒故君子象之鄭玄云晦宴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於宴寢而止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居隨之始上无其應无所偏係動能隨時意无所主者也隨不以欲以欲隨宜者也故官有渝變隨不失正也出門无違何所失哉【疏】初九至有功○正義曰官有渝者官謂執掌之職人心執掌與官同稱故人心所主謂之官渝變也此初九既无其應无所偏係可隨則隨是所執之志有能渝變也唯正是從故貞吉也出門交有功者所隨不以私欲故見善則往隨之以此出門交獲其功○注居隨之始至何所失哉○正義曰言隨不以欲以欲隨宜者若有其應則有私欲以无偏應是所隨之事不以私欲有正則從是以欲隨其所宜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疏】正義曰官有渝從正吉者釋官有渝之義所執官守正能隨時渝變以見貞正則往隨從故云從正吉出門交有功不失者釋交有功之義以所隨之處不失正道故出門即有功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陰之為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居隨之時體於柔弱而以乘夫之剛動豈能秉志違於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處己上初處己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疏】六二至失丈夫○正義曰小子謂初九也丈夫謂九五也初九處卑故稱小子五居尊位故稱丈夫六二既是陰柔不能獨立所處必近係屬初九故云係小子既屬初九則不得往應於五故云失丈夫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疏】正義曰釋係小子之意既隨此初九則失彼九五丈夫是不能兼有故云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陰之為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无應亦欲於己隨之則得其所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於人何可以妄曰利居貞也初處己下四處己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疏】六三係丈夫至利居貞○正義曰六三陰柔近於九四是係於丈夫也初九既被六二之所據六三不可復往從之是失小子也隨有求得者三從往隨於四四亦更无他應己往隨於四四不能逆己是三之所隨有求而皆得也利居貞者己非其正以係於人不可妄動唯利在俱處守正故云利居貞也○注四俱无應至小子也○正義曰四俱无應者三既无應四亦无應是四與三俱无應也此六二六三因陰陽之象假丈夫小子以明人事餘无義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下謂初也【疏】正義曰釋係丈夫之義六三既係九四之丈夫志意則舍下之初九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己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於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於臣道違正者也故曰貞凶體剛居說而得民心能幹其事而成其功者也雖違常義志在濟物心有公誠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疏】九四至何咎○正義曰隨有獲者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己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貞凶者居於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其臣道違其正理故貞凶也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體剛居說而得民心雖違常義志在濟物心存公誠著信在於正道有功以明更有何咎故云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疏】正義曰隨有獲其義凶者釋隨有獲貞凶之意九四既有六三六二獲得九五之民為臣而擅君之民失於臣義是以宜其凶也有孚在道明功者釋以明何咎之義既能著信在于正道是明立其功故无咎也

九五孚于嘉吉 履正居中而處隨世盡隨時之宜得物之誠故嘉吉也【疏】正義曰嘉善也履中居正而處隨世盡隨時之義得物之誠信故獲美善之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隨之為體陰順陽者也最處上極不從者也隨之道已成而特不從故拘係之乃從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為不從王之所討也故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也兌為西方山者途之險隔也處西方而為不從故王用通于西山也【疏】象曰至于西山○正義曰最處上極是不隨從者也隨道已成而特不從故須拘係之乃始從也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者若欲維係此上六王者必須用兵通于西山險阻之處乃得拘係也山謂險阻兌處西方故謂西山今有不從必須維係此乃王者必須用兵通於險阻之道非是意在好刑故曰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處于上極故窮也【疏】正義曰釋拘係之義所以須拘係者以其在上而窮極不肯隨從故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疏】蠱元亨至後甲三日○正義曰蠱者事也有事營為則大得亨通有為之時利在拯難故利涉大川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時不可因仍舊令今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語之又如此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其褚氏何氏周氏等並同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今案輔嗣注甲者創制之令不云創制之日又巽卦九五先庚

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爲創制之日而諸儒不顧輔嗣注旨妄作異端非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施令巽而止蠱既巽又止不競爭也有爲而无競爭之患故可以有爲也【疏】彖曰至止蠱○正義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者此釋蠱卦之名并明稱蠱之義也以上剛能制斷下柔能施令巽順止靜故可以有爲也褚氏云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當須有事也有爲治理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義當然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有爲而大亨非天下治而何也【疏】正義曰蠱元亨之義以有爲而得元亨是天下治理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可以有爲其在此時矣物已說隨則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進德修業往則亨矣故元亨利涉大川也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洽而後乃誅也因事申令終則復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疏】正義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者釋利涉大川也蠱者有爲之時拔拯危難往當有事故利則假外象以喻危難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者釋先甲三日之義也民之犯令告之已終更復從始告之敦勸不已若天之行四時既終更復從春爲始象天之行故云天行也○注蠱者至四時也○正義曰蠱者有事待能之時者物既蠱壞須有事當爲所作之事非實能不可使經云幹父之蠱幹則能也甲者創制之令者甲爲十日之首創造之令爲在後諸令之首故以創造之令謂之爲甲故漢時謂令之重者謂之甲令則此義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者以人有犯令而致罪者不可責之舊法有犯則刑故須先使三日殷勤語之使曉知新令而後乃誅誅謂兼通責讓之罪非專謂誅殺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故君子以濟民養德也【疏】正義曰必云山下有風者風能遍動散布潤澤今山下有風取君子能以恩澤下被於民育養以德振民象山下有風育德象山在上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處事之首始見任者也以柔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爲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故曰有子考无咎也當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疏】初六至終吉○正義曰幹父之蠱者處事之首以柔巽之質幹父之事堪其任也有子考无咎者有子既能堪任父事考乃无咎也以其處事之初若不堪父事則考有咎也厲終吉者屬危也既爲事初所以危也能堪其事所以終吉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疏】正義曰釋幹父之蠱義凡堪幹父事不可小大損益一依父命當量事制宜以意承考而已對文父沒稱考若散而言之生亦稱考若康誥云大傷厥考心是父在稱考此避幹父之文故變云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居於內中宜幹母事故曰幹母之蠱也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己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也幹不失中得中道也【疏】正義曰居內處中是幹母事也不可貞者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己剛不可固守貞正故云不可貞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疏】正義曰得中道者釋幹母之蠱義雖不能全正猶不失在中之道故云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以剛幹事而无其應故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幹父雖小有悔終无大咎【疏】正義曰幹父之蠱小有悔者以剛幹事而无其應故小有悔也无大咎者履得其位故終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體柔當位幹不以剛而以柔和能裕先事者也然无其應往必不合故曰往見吝【疏】象曰至見吝○正義曰裕父之蠱者體柔當位幹不以剛而以柔和能容裕父之事也往見吝者以其無應所往之處見其鄙吝故往未得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以柔處尊用中而應承先以斯用譽之道也【疏】象曰至用譽○正義曰幹父之蠱用譽者以柔處尊用中而應以此承父用有聲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以柔處中不任威力也【疏】正義曰釋幹父用譽之義奉承父事唯以中和之德不以威力故云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疏】正義曰最處事上不復以世事爲心不係累於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清虛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疏】正義曰釋不事王侯之義身既不事王侯志則清虛高尚可法則也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疏】臨元亨至有凶○正義曰案序卦云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於下故曰臨也剛既浸長說而且順又以剛居中有應於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貞也至于八月有凶者以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于七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陽轉進長陰道日消君子日長小人日憂大亨以正之義【疏】彖曰至天之道也○正義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者此釋卦義也凡諸卦之例說而順之下應以臨字結之此無臨字者以其剛中而應亦是臨義故不得於剛中之上而加臨也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者天道以剛居中而下與地相應使物大得亨通而利正故乾卦元亨利貞今此臨卦其義亦然故云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疏】至于八月不久也○正義曰釋有凶之義以其陽道既消不可常久故有凶也但復卦一陽始復剛性尚微又不得其中故未有元亨利貞泰卦三陽之時三陽在下而成乾體乾下坤上象天降下地升上上下通泰物通則失正故不具四德唯此卦二陽浸長陽浸壯大特得稱臨所以四德具也然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於此卦特戒之耳若以類言之則陽長之卦至其終末皆有凶也○注八月至有凶○正義曰云八月者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今案此注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時故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建申爲八月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也不恃威制得物之誠故物无違也是以君子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也【疏】象曰至无疆○正義曰澤上有地者欲見地臨於澤在上臨下之義故云澤上有地也君子以教思无窮者君子於此臨卦之時其下莫不喜說和順在上但須教化思念无窮已也欲使教恆不絕也容保民无疆者容謂容受也保安其民无有疆境象地之廣遠故云无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咸感也感應也有應於四感以臨者也四履正位而己應焉志行正者也以剛感順志行其正以斯臨物正而獲吉也【疏】正義曰咸感也有應於四咸之而臨志行得正故貞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疏】正義曰咸臨貞吉志行正者釋咸臨貞吉之義四既履得正位己往與之相應是己之志意行而歸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有應在五感以臨者也剛勝則柔危而五體柔非能同斯志者也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何由得吉无不利乎全與相違則失於感應其得咸臨吉无不利必未順命也【疏】正義曰咸臨吉者咸感也有應於五是感以臨而得其吉也无不利者二雖與五相應二體是剛五體是柔兩體相感其志不同若純用剛往則五所不從若純用柔往又損己剛性必須商量事宜有從有否乃得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疏】正義曰未順命者釋无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无不利也則君臣上下獻可替否之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修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疏】正義曰甘臨者謂甘美諂佞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故无攸利也既憂之无咎者

既盡也若能盡憂其危則剛不害正故无咎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疏】正義曰既憂之咎不長者能盡憂其事改過自脩其咎則止不復長久故无咎也

六四至臨无咎 處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盡其至者也剛勝則柔危柔不失正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履順應陽不忌剛長而己應之履得其位能盡其至極之善而為臨故云至臨以柔不失正故无咎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疏】正義曰釋无咎之義以六四以陰所居得正柔不為邪位當其處故无咎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者不為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疏】正義曰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故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是知為臨之道大君之所宜以吉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疏】正義曰釋大君之宜所以得宜者止由六五處中行此中和之行致得大君之宜故吉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處坤之極以敦而臨者也志在助賢以敦為德雖在剛長剛不害厚故无咎也【疏】正義曰敦厚也上六處坤之上敦厚而為臨志在助賢以敦為德故云敦臨吉雖在剛長而志行敦厚剛所以不害故无咎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疏】正義曰釋敦臨吉之義雖在上卦之極志意恆在於內之二陽意在助賢故得吉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觀薦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盡夫觀盛則下觀而化矣故觀至盥則有孚顒若也【疏】觀盥而至顒若○正義曰觀者王者道德之美而可觀也故謂之觀觀盥而不薦者可觀之事莫過宗廟之祭盥其禮盛也薦者謂既灌之後陳薦籩豆之事故云觀盥而不薦也有孚顒若者孚信也但下觀此盛禮莫不皆化悉有孚信而顒然故云有孚顒若○注王道之可觀至有孚顒若也○正義曰盡夫觀盛則下觀而化者觀盛謂觀盥禮盛則休而止是觀其大不觀其細此是下之效上因觀而皆化之矣故觀至盥則有孚顒若者顒是嚴正之貌若為語辭言下觀而化皆孚信容貌儼然也

彖曰大觀在上 下賤而上貴也【疏】正義曰謂大為在下所觀唯在於上由在上既貴故在下大觀今大觀在於上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統說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疏】順而巽至天下服矣○正義曰順而和巽居中得正以觀於天下謂之觀也此釋觀卦之名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者釋有孚顒若之義本由在下觀效在上而變化故有孚顒若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者此盛名觀卦之美言觀盥與天之神道相合觀此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有差忒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見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神道而四時之節氣見矣豈見天之所為不知從何而來邪蓋四時流行不有差忒故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者此明聖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觀設教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為而成聖人法則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於人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故云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疏】正義曰風行地上者風主號令行於地上猶如先王設教在於民上故云風行地上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者以省視萬方觀看民之風俗以設於教非諸侯以下之所為故云先王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體於陰柔不能自進无所鑒見故曰童觀巽順而已無所能為小人之道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處大觀之時而為童觀不亦鄙乎【疏】正義曰童觀者處於觀時而最遠朝廷之美觀是柔弱不能自進无所鑒見唯如童稚之子而觀之為小人无咎君子吝者為此觀看趣在順從而已無所能為於小人行之纔得无咎若君子行之則鄙吝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處在於內無所鑒見體性柔弱從順而已猶有應焉不為全蒙所見者狹故曰闚觀居內得位柔順寡見故曰利女貞婦人之道也處大觀之時居中得位不能大觀廣鑒闚觀而已誠可醜也【疏】六二至利女貞○正義曰闚觀利女貞者既是陰爻又處在卦內性又柔弱唯闚而觀如此之事唯利女之所貞非丈夫所為之事也注處在於內至誠可醜也○正義曰猶有應焉不為全蒙者六二以柔弱在內猶有九五剛陽與之為應則為有闚竊不為全蒙童蒙如初六也故能闚而外觀此童觀闚觀皆讀為去聲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居下體之極處二卦之際近不比尊遠不童觀觀風者也居此時也可以觀我生進退也【疏】象曰至進退○正義曰觀我生進退者我生我身所動出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為童觀近則未為觀國居在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我之動出也故時可則進時不可則退觀風相幾未失其道故曰觀我生進退也道得名生者道是開通生利萬物故繫辭云生生之謂易是道為生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疏】正義曰處進退之時以觀進退之幾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居觀之時最近至五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疏】正義曰最近至五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者居在親近而得其位明習國之禮儀故曰利用賓于王庭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疏】正義曰釋觀國之光義以居近至尊之道志意慕尚為王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居於尊位為觀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觀之極者也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君子風著己乃无咎上為觀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疏】正義曰九五居尊為觀之主四海之內由我而化我教化善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著則无咎也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疏】正義曰釋觀民以觀我故觀我即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不在於位最處上極高尚其志為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可不慎乎故君子德見乃得无咎生猶動出也【疏】上九至无咎○正義曰觀其生者最處上極高尚其志生亦道也為天下所觀其己之道故云觀其生也君子无咎者既居天下可觀之地可不慎乎故君子謹慎乃得無咎也注觀我生至動出也○正義曰生猶動出者或動或出是生長之義故云生猶動出六三九五皆云觀我生上九云觀其生此等云生皆為動出故於卦末注總明之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特處異地為眾所觀不為平易和光流通志未平也【疏】正義曰釋觀其生之義以特處異地為眾所觀不為平易和光流通志未與世俗均平世無危懼之憂我有特同之慮故曰志未平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物之不齊由有過也有間與過齧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獄之利也【疏】正義曰噬嗑亨者噬齧也嗑合也物在口中則隔其上下若齧去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此卦之名假借口象以為義以喻刑法也凡上下之間有物間隔當須用刑法去之乃得亨通故云噬嗑亨也利用獄者以刑除間隔之物故利用獄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頤中有物齧而合之噬嗑之義也【疏】正義曰此釋噬嗑名也案諸卦之彖先標卦名乃復言曰某卦曰同人曰大有曰小畜之類是也此發首不疊卦名者若義幽隱者先出卦名後更以卦名結之若其義顯露則不先出卦名則此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其事可知故不先出卦名此乃夫子因義理文勢隨義而發不為例也

噬嗑而亨 有物有間不齧不合無由亨也【疏】正義曰釋亨義由噬嗑而得亨也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

章剛柔分動不溷乃明雷電並合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疏剛柔分動至合而章正義曰釋利用獄之義剛柔既分不相溷雜故動而顯明也雷電既合而不錯亂故事得彰著明而且著可以斷獄剛柔分謂震剛在下離柔在上剛柔云分雷電云合者欲見明之與動各是一事故剛柔云分也明動雖各一事相須而用故雷電云合但易之爲體取象既兼若取分義則云震下離上若取合義則云離震合體共成一卦也此釋二象利用獄之義也○注剛柔分動至用獄之義○正義曰雷電並合不亂乃章者象文唯云雷電合注云不亂乃章者不亂之文以其上云剛柔分剛柔分則是不亂故云雷電並合不亂乃章也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謂五也能爲齧合而通必有其主五則是也上行謂所之在進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雖不當位不害用獄也疏柔得中至用獄也○正義曰此釋爻有利用獄之義陰居五位是柔得中也而上行者既居上卦意在向進故云上行其德如此雖不當位者所居陰位猶利用獄也○注謂五至不害用獄也○正義曰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者總謂此注恐畏之適五位則是上行故於此明之凡言上行但所之在進皆曰上行不是唯向五位乃稱上行也故謙卦彖云地道卑而上行坤道體在上故總云上行不止也又損卦彖云損下益上曰上行是也下云益上謂之上行亦不據五也然則此云上行及晉卦彖卦上行既在五位而又稱上行則似若王者雖見在尊位猶意在欲進仰慕三皇五帝可貴之道故稱上行者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疏正義曰雷電噬嗑者但噬嗑之象其象在口雷電非噬嗑之體但噬嗑象外物既有雷電之體則雷電欲取明罰勑法可畏之義故連云雷電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疏初九至无咎○正義曰屨校滅趾者屨謂著而踐履也校謂所施之械也處刑之初居无位之地是受刑之人非治刑之主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積而不已遂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刑薄刑之不已遂至於誅在刑之初過輕戮薄必校之在足足爲懲誡故不復重犯故校之在足已沒其趾桎其小過誡其大懲過而能改乃是其福雖復滅趾可謂无咎故言屨校滅趾无咎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過止於此疏正義曰釋屨校滅趾之義猶著校滅沒其趾也小懲大誡故罪過止息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噬齧也齧者刑克之謂也處中得位所刑者當故曰噬膚也乘剛而刑未盡順之道噬過其分故滅鼻也刑得所疾故雖滅鼻而无咎也膚者柔脆之物也疏正義曰六二處中得位是用刑者所刑中當故曰噬膚膚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剛而刑未盡順道噬過其分故至滅鼻言用刑大深也无咎者用刑得其所疾謂刑中其理故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疏正義曰乘剛者釋噬膚滅鼻之義以其乘剛故用刑深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處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豈唯堅乎將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然承於四而不乘剛雖失其正刑不侵順故雖遇毒小吝无咎疏正義曰噬腊肉者腊是堅剛之肉也毒者苦惡之物也三處下體之上失政刑人刑人不服若噬其腊肉非但難齧亦更生怨咎猶噬腊而難入復遇其毒味然也三以柔不乘剛刑不侵順道雖有遇毒之吝於德亦无大咎故曰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謂處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雖體陽爻爲陰之主履不獲中而居其非位以斯噬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胏也金剛也矢直也噬乾胏而得剛直可以利於艱貞之吉未足以盡通理之道也疏正義曰噬乾胏者乾胏是臠肉之乾者履不獲中居其非位以斯治物物亦不服猶如噬乾胏然也得金矢者金剛也矢直也雖刑不能服物而能得其剛直也利艱貞吉者既得剛直利益艱難守貞正之吉猶未能光大通理之道故象云未光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乾肉堅也黃中也金剛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以噬於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肉也然處得尊位以柔乘剛而居於中能行其戮者也履不正而能行其戮剛勝者也噬雖不服得中而勝故曰噬乾肉得黃金也己雖不正而刑戮得當故雖貞厲而无咎也疏象曰至貞厲无咎○正義曰噬乾肉者乾肉堅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以此治罪於人人亦不服如似噬乾肉也得黃金者黃中也金剛也以居於中是黃也以柔乘剛是金也既中而行剛能行其戮剛勝者也故曰得黃金也貞厲无咎者己雖不正刑戮得當故雖貞正自危而无咎處位雖不當而用刑得當故象云得當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處罰之極惡積不改者也罪非所懲故刑及其首至于滅耳及首非誡滅耳非懲凶莫甚焉疏象曰至滅耳凶正義曰何校滅耳凶者何謂檐何處罰之極惡積不改故罪及其首何檐枷械滅沒於耳以至誅殺以其聰之不明積惡致此故象云聰不明也○注處罰之極至凶莫甚焉○正義曰罪非所懲者言其惡積既深尋常刑罪非能懲誡故云罪非所懲也及首非誡滅耳非懲者若罪未及首猶可誡懼歸善也罪已及首性命將盡非復可誡故云及首非誡也校既滅耳將欲刑殺非可懲改故云滅耳非懲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聰不明故不慮惡積至于不可解也

䷕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疏正義曰賁飾也以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也賁亨者以柔來文剛而得亨通故曰賁亨也小利有攸往者以剛上文柔不得中正故不能大有所往故云小利有攸往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疏彖曰至有攸往○正義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者此釋賁亨之義不直言賁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若大哉乾元以元連乾者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剛以文相飾是賁義也相飾即有爲亨故云賁亨亨之下不重以賁字結之者以亨之與賁相連而釋所以亨下不得重結賁字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釋小利有攸往義乾體在下今分乾之九二上向文飾坤之上六是分剛上而文柔也棄此九二之中往居无位之地棄善從惡往无大利故小利有攸往也○注剛柔不分至小利有攸往○正義曰坤之上六何以來居二位不居於初三乾之九二何以分居上位不居於五者乾性剛亢故以已九二居坤極坤性柔順不爲剛首故以已上六下居乾之二位也且若柔不分居乾二剛不分居坤極則不得文明以止故也又陽本在上陰本在下應分剛而下分柔而上何因分剛向上分柔向下者今謂此本泰卦故也若天地交泰則剛柔得交若乾上坤下則是天地否閉剛柔不得交故分剛而上分柔而下也

剛柔交錯天文也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疏正義曰天之爲體二象剛柔剛柔交錯成文是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疏正義曰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賁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廣美天文人文之義聖人用之以治於物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疏正義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言聖人當觀視天文剛柔交錯相飾成文以察四時變化若四月純陽用事陰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純陰用事陽在其中齊麥生也是觀剛柔而察時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疏正義曰山下有火賁者欲見火上照山有光明文飾也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有火賁也以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也无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

徒。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故飾其趾，舍車而徒，義弗乘之謂也。【疏】正義曰：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之地，乃棄於不義之車而從有義之徒步，故云舍車而徒。以其志行高絜，不苟就輿乘，是以義不肯乘，故象云義弗乘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爲物，上附者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故曰賁其須也。【疏】正義曰：賁其須者，須是上須於面，六二常上附於三，若似賁飾其須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與上同爲興起，故象云與上興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處下體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比，俱履其正，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飾，又得其潤，故曰賁如濡如也。永保其貞，物莫之陵，故曰永貞吉也。【疏】正義曰：賁如濡如者，賁如，華飾之貌；濡如，潤澤之理。居得其位，與二相比，和合文飾，而有潤澤，故曰賁如濡如。其美如此，長保貞吉，物莫之陵，故象云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爲己寇難，二志相感，不獲通亨，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也。鮮絜其馬，翰如以待，雖履正位，未敢果其志也。三爲剛猛，未可輕犯，匪寇乃婚，終无尤也。【疏】正義曰：賁如皤如者，皤是素白之色。六四有應在初，欲往從之，三爲己難，故己猶豫，或以文絜，故賁如，或守質素，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者，但鮮絜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輒進也。匪寇婚媾者，若非九三爲己寇害，乃得與初爲婚媾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疏】正義曰：六四當位疑者，以其當位，得與初爲應，但礙於三，故遲疑也。若不當位，則與初非應，何須欲往而致其遲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者，釋匪寇婚媾之義，若待匪寇終爲婚媾，則終无尤過。若犯寇難而爲婚媾，則終有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處得尊位，爲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賁於束帛，丘園乃落；賁於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疏】正義曰：賁于丘園者，六五處得尊位，爲飾之主，若能施飾在於質素之處，不華侈費用，則所束之帛戔戔衆多也。吝終吉者，初時儉約，故是其吝也；必儉約之吝，乃得終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六五之吉有喜也。○注「施飾」至「終吉」。○正義曰：施飾丘園盛莫大焉者，丘謂丘墟，園謂園圃，唯草木所生，是質素之處，非華美之所。若能施飾，每事質素，與丘園相似，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者，束帛，財物也，舉束帛言之，則金銀珠玉之等皆是也。若賁飾於此束帛，則丘園之道乃隕落，故云丘園乃落也。賁于丘園帛乃戔戔者，謂賁飾丘園質素之所，則不費財物，束帛乃戔戔衆多也。諸儒以爲若賁飾束帛，不用聘士，則丘園之士乃落也；若賁飾丘園之士，與之束帛以聘之，則束帛乃戔戔衆多也。今案輔嗣之注，全无聘賢之意，且爻之與象亦无待士之文。輔嗣云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此則普論爲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也。若從先儒所解，如此則用之物更無所以，故此注全无聘士之意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也。以白爲飾而无患憂，得志者也。【疏】正義曰：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飾終則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故曰白賁无咎也。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疏】正義曰：剝者，剝落也。今陰長變剛，剛陽剝落，故稱剝也。小人既長，故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坤順而艮止也。所以順而止之，不敢以剛止者，以觀其形象也。强亢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疏】正義曰：剝剝也者，釋剝卦名爲剝，不知何以稱剝，故釋云剝者解剝之義，是陽剝落也。柔變剛者，釋所以此卦名剝之意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者，此釋不利有攸往之義，小人道長，世既闇亂，何由可進，往則遇災，故不利有攸往也。順而止之觀象也者，明在剝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可以剛止，以柔順止之，在上唯望而止之，觀其形象，量其顏色而止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解所以在剝之時，順而止之，觀其顏色形象者，須量時制變，隨物而動。君子通達物理，貴尚消息盈虛，道消之時，行消道也，道息之時，行盈道也，在盈之時，行盈道，在虛之時，行虛道。若值消虛之時，存身避害，危行言遜也。若值盈息之時，極言正諫，建事立功也。天行謂逐時消息盈虛，乃天之所行也。春夏始生之時，天氣盛大，秋冬嚴殺之時，天氣消滅，故云消息盈虛天行也。○注「坤順」至「所尚也」。○正義曰：非君子之所尚者，不逆時以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牀不見剝也。安宅者，物不失處也。厚下安宅，治剝之道也。【疏】正義曰：山附於地剝者，山本高峻，今附於地，即是剝落之象，故云山附於地剝也。上以厚下安宅者，剝之爲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剝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牀者，人之所以安也。剝牀以足，猶云剝牀之足也。蔑猶削也。剝牀之足，滅下之道也。下道始滅，剛隕柔長，則正削而凶來也。【疏】正義曰：剝牀以足者，牀者人之所以安處也。在剝之初，剝道從下而起，剝牀之足，言牀足已剝也。下道既蔑，則以侵牀，故云剝牀以足也。蔑貞凶者，蔑謂削也，貞正也，下道既蔑，則以侵削其貞正，所以凶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疏】正義曰：牀在人下，足又在牀下，今剝牀之足，是盡滅於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蔑猶甚極之辭也。辨者，足之上也。剝道浸長，故剝其辨也。稍近於牀，轉欲滅物之所處，長柔而削正，以斯爲德，物所棄也。【疏】正義曰：剝牀以辨者，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今剝落侵上，乃至於辨，是漸近人身，故云剝牀以辨也。蔑貞凶者，長此陰柔，削其正道，以此爲德，則物之所棄，故蔑貞凶也。○注「蔑猶」至「棄也」。○正義曰：蔑猶甚極之辭者，初既稱蔑，二又稱蔑，蔑上復蔑，此爲蔑甚極，故云蔑猶甚極之辭也。蔑謂微蔑，物之見削，則微蔑也。云稍近於牀，轉欲滅物之所處者，物之所處謂牀也，今剝道既至於辨，在牀體下畔之間，是將欲滅牀，故云轉欲滅物之所處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三：剝之，无咎。與上爲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疏】正義曰：六三與上九爲應，雖在剝陽之時，獨能與陽相應，雖失位處剝，而无咎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疏】正義曰：釋所以无咎之義，上下羣陰皆悉剝陽也，己獨能違失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所以无咎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初二剝牀，民所以安，未剝其身也。至四剝道浸長，牀既剝盡，以及人身，小人遂盛，物將失身，豈唯削正，靡所不凶。【疏】正義曰：四道浸長，剝牀已盡，乃至人之膚體，物皆失身，所以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疏】正義曰：切近災者，其災已至，故云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處剝之時，居得尊位，爲剝之主者也。剝之爲害，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者也。若能施寵小人於宮人而已，不害於正，則所寵雖衆，終无尤也。貫魚，謂此衆陰也，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疏】正義曰：貫魚者，處得尊位，爲剝之主，若能施寵小人於宮人而已，不害正事，則終无尤過，是以无不利也。駢頭相次，似若貫魚，以宮人之寵，故云貫魚以宮人寵。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于碩而不見食也。

食也君子居之則爲民覆蔭小人用之則剝下所庇也【疏】正義曰碩果不食者處卦之終獨得完全不被剝落猶如碩大之果不爲人食也君子得輿者若君子而居此位能覆蔭於下使得全安是君子居之則得車輿也若小人居之下無庇蔭在下之人被剝徹廬舍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疏】正義曰君子得輿民所載者釋得輿之義若君子居處此位養育其民民所仰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者言小人處此位爲君剝徹民之廬舍此小人終不可用爲君也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疏】正義曰復亨者陽氣反復而得亨通故云復亨也出入无疾者出則剛長入則陽反理會其時故无疾病也朋來无咎者朋謂陽也反復衆陽朋聚而來則无咎也若非陽衆來則有咎以其衆陽之來故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欲速反之與復而得其道不可過遠唯七日則來復乃合於道也利有攸往者以陽氣方長往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入則爲反出則剛長故无疾疾猶病也朋來无咎朋謂陽也【疏】象曰至无咎○正義曰復亨者以陽復則亨故以亨連復而釋之也剛反動而以順行者既上釋復亨之義又下釋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理故云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疏】正義曰陽氣始剝盡謂陽氣始於剝盡之後至陽氣來復時凡經七日觀注之意陽氣從剝盡之後至於反復凡經七日其注分明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復經七日也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又臨卦亦是陽長而言八月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而稱七日觀注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但於文省略不復具言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反復者則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之後復而向上也

天行也以天之行反覆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疏】正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者以天行釋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義言反之與復得合其道唯七日而來復不可久遠也此是天之所行也天之陽氣絕滅之後不過七日陽氣復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故曰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往則小人道消也【疏】正義曰以剛長釋利有攸往之義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疏】復見天地之心乎○正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此贊明復卦之義天地養萬物以靜爲心不爲而物自爲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動此天地之心也此復卦之象動息地中雷在地下息而不動靜寂之義與天地之心相似觀此復象乃見天地之心也天地非有主宰何得有心以人事之心託天地以示法爾○注復者反本之謂也至未獲具存矣○正義曰復者反本之謂也者往前離本處而去今更反於本處是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本謂靜也言天地寂然不動是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天地之動靜爲其本動爲其末言靜時多也動時少也若暫時而動止息則歸靜是靜非對動言靜之爲本自然而有非對動而生靜故曰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語則聲之動默則口之靜是不語之時恒常默也非是對語有默以動靜語默而无別體故云非對也云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者此言天地之動也言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者凡有二義一者萬物雖運動於外而天地寂然至无於其內也外是其末內是其本言天地无心也二者雖雷動風行千化萬變若其雷風止息運化停住之後亦寂然至无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者凡以无爲心則物我齊致親疏一等則不害異類彼此獲寧若其以有爲心則我之自我不能普及於物物之自物不能普賴於我物則被害故未獲具存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方事也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爲復則至於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无事也【疏】象曰至后不省方○正義曰雷在地中復者雷是動物復卦以動息爲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者先王象此復卦以二至之日閉塞其關也商旅不行於道路也后不省方者方事也后不省視其方事也以地掩閉於雷故閉門掩閉商旅不行君后掩閉於事皆取動息之義○注方事也至事復則无事也○正義曰方事者恐方是因方境域故以方爲事也言至日不但不可出行亦不可省視事也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者復謂反本靜爲動本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靜也夏至一陰生是陰動用而陽復於靜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无事者動而反復則歸靜行而反復則歸止事而反復則歸于无事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最處復初始復者也復之不速遂至迷凶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脩身患難遠矣錯之於事其殆庶幾乎故元吉也【疏】正義曰不遠復者最處復初是始復者也既在陽復即能從而復之是迷而不遠即能復也无祇悔元吉者韓氏云祇大也既能速復是无大悔所以大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疏】正義曰釋不遠之復也所以不遠速復者以能脩正其身有過則改故也

六二休復吉得位處中最比於初上无陽爻以疑其親陽爲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鄰復之休也【疏】正義曰得位處中最比於初陽爲仁行已在其上附而順之是降下於仁是休美之復故云休復吉也以其下仁所以吉也故象云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頻頻蹙之貌也處下體之終雖愈於上六之迷已失復遠矣是以蹙也蹙而求復未至於迷故雖危无咎也復道宜速蹙而乃復義雖无咎它來難保【疏】象曰休復之吉至无咎○正義曰頻復者頻謂頻蹙六三處下體之上去復猶遠雖勝於上六迷復猶頻蹙而復復道宜速謂蹙而求復也去復猶近雖有危厲於義无咎故象云義无咎也注頻蹙之貌至它來難保○正義曰義雖无咎它來難保者去復未甚大遠於義雖復无咎謂以道自守得无咎也若自守之外更有他事而來則難可保此无咎之吉也所以象云義无咎守常之義得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獨復也【疏】象曰至中行獨復○正義曰中行獨復者處於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陰己獨應初居在衆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從道而隨故象云以從道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居厚而履中居厚則无怨履中則可以自考雖不足以及休復之吉守厚以復悔可免也【疏】正義曰敦復无悔者處坤之中是敦厚於復故云敦復既能履中又能自考成其行既居敦厚物无所怨雖不及六二之休復猶得免於悔吝故云无悔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疏】正義曰釋无悔之義以其處中能自考其身故无悔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最處復後是迷者也以迷求復故曰迷復也用之行師難用有克也終必大敗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也大敗乃復量斯勢也雖復十年脩之猶未能征也【疏】上六迷復凶至不克征○正義曰迷復凶者最處復後是迷闇於復以迷求復所以凶也有災眚者闕於復道必无福慶唯有災眚也用行師終有大敗者所爲既凶故用之行師必无克勝唯終有大敗也以其國君凶者以用也用此迷復於其國內則反違君道所以凶也至于十年

不克征者師敗國凶量斯形勢處至十年猶不能征伐以其迷闇不復而反違於君道故象云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疏】正義曰无妄者以剛為內主動而能健以此臨下物皆无敢詐偽虛妄俱行實理所以大得亨通利於貞正故曰元亨利貞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物既无妄當以正道行之若其匪依正道則有眚災不利有所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謂震也 動而健 震動而乾健也 剛中而應 謂五也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愈健剛中而應威剛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妄使有妄之道滅无妄之道成非大亨利貞而何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則柔邪之道消矣動而愈健則剛直之道通矣剛中而應則齊明之德著矣故大亨以正也天之教命何可犯乎何可妄乎是以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疏】正義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者以此卦象釋能致无妄之義以震之剛從外而來為主於內震動而乾健故能使物无妄也動而健者此釋无妄而能健之義剛中而應者明爻義能致无妄九五以剛處中六二應之是剛中而應剛中則能制斷虛實有應則物所順從不敢虛妄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者釋元亨利貞之義威剛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妄此天之教命也○注云使有妄之道滅无妄之道成者此釋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大亨利貞而何者言既是无妄之道則大亨利貞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匪正有眚不求改以從正而欲有所往居不可以妄之時而欲以不正有所往將欲何之天命之所不祐竟矣哉 【疏】正義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者此釋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之義也天命不祐行矣哉者身既非正在无妄之世欲有所往行而犯何所之適乎天命不祐故云行矣哉○注竟矣哉正義曰竟矣哉者言此非正之行事終竟不可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與辭也猶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 【疏】正義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者雷是威恐之聲今天下雷行震動萬物物皆驚肅无敢虛妄故云天下雷行物皆无妄也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盛也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對時育物莫盛於斯也 【疏】正義曰茂盛也對當也言先王以此无妄盛事當其无妄之時育養萬物也此唯王者其德乃耳非諸侯已下所能故不云君子而言先王也案諸卦之象直言兩象即以卦名結之若雷在地中復今无妄應云天下雷行无妄今云物與无妄者欲見萬物皆无妄故加物與二字也其餘諸卦未必萬物皆與卦名同義故直顯象以卦結之至如復卦唯陽氣復非是萬物皆復舉復一卦餘可知矣

初九无妄往吉 體剛處下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 【疏】正義曰不耕穫不菑畬者六二處中得位盡於臣道不敢創首唯守其終猶若田農不敢發首而耕唯在後穫刈而已不敢菑發新田唯治其畬熟之地皆是不為其始而成其末猶若為臣之道不為事始而代君有終也則利有攸往者為臣如此則往而无咎故利有攸往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疏】正義曰不耕穫未富也者釋不耕而穫之義不敢前耕但守後穫者以耕非己事所以不敢前耕唯為後穫不擅其美故云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以陰居陽行違謙順是无妄之所以為災也牛者稼穡之資也二以不耕而穫利有攸往而三為不順之行故或繫之牛是有司之所以為獲彼人之所以為災也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 【疏】正義曰无妄之世邪道不行六三陰居陽位失其正道行違謙順而乘陵於五不臣之事王故无妄之行所以為災矣牛者稼穡之資六三僭為耕事有司或繫其牛制之使不妄造故曰或繫之牛也行人者有司之義也有司繫得其牛是行人制得之也三以不順之故為邑人災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疏】正義曰釋行人之得牛則得牛行人以為災故云行人所得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處无妄之時以陽居陰以剛乘柔履於謙順比近至尊故可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也 【疏】正義曰以陽居陰以剛乘柔履於謙順上近至尊可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故曰可貞无咎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疏】正義曰固有之也者釋可貞无咎之義所以可執貞正言堅固有所執守故曰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居得尊位為无妄之主者也下皆无妄害非所致而取藥焉疾之甚也非妄之災勿治自復非妄而藥之則凶故曰勿藥有喜 【疏】正義曰九五居得尊位為无妄之主下皆无妄而偶然有此疾害故云无妄之疾也勿藥有喜者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己所致疾當自損勿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猶若人主而剛正自修身无虛妄下亦无虛妄而遇逢凶禍若堯湯之厄災非己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勞煩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治之者雖知災未可息必須順民之心鯀之不成以災未息也禹能治救災欲盡也是亦自然之災勿須藥療有喜之義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藥攻有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試也 【疏】正義曰解勿藥有喜之義若有妄致疾其藥可用若其自然无妄之疾不可試也若其試之恐更益疾也言非妄有災不可治也若必欲治之則勞煩於下害更甚也此非直施於人主至於凡人之事亦皆然也若己之无罪忽逢禍患此乃自然之理不須憂勞救護亦恐反傷其性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處不可妄之極唯宜靜保其身而已故不可以行也 【疏】正義曰處不可妄之極唯宜靜保其身若動行必有災眚无攸利也位處窮極動則致災故象云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疏】正義曰謂之大畜者乾健上進艮止在上止而畜之能畜止剛健故曰大畜彖云能止健大正也是能止健故為大畜也小畜則巽在乾上以其巽順不能畜止乾之剛故云小畜也此則艮能止之故為大畜也利貞者人能止健非正不可故利貞也不家食吉者己有大畜之資當須養順賢人不使賢人在家自食如此乃吉也利涉大川者豐財養賢應於天道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 【疏】正義曰言大畜剛健篤實者此釋大畜之義剛健謂乾也乾體剛性健故言剛健也篤實謂艮也艮體靜止故稱篤實也輝光日新其德者以其剛健篤實之故故能輝耀光榮日日增新其德若无剛健則劣弱也必既厭而退若无篤實則虛薄也必既榮而隕何能久有輝光日新其德乎○注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者釋經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義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釋經剛健若不剛健則見厭被退能剛健則所為日進不被厭退也既榮而隕者薄也者釋經篤實也凡物暫時榮華而即損落者由體質虛薄也若能篤厚充實則恆保榮美不有損落也

剛上而尚賢 謂上九也處上而大通剛來而不距尚賢之謂也 【疏】正義曰剛上而尚賢者剛上謂上九也乾剛向上上九不距是貴尚賢也○注謂上九至尚賢也正義曰謂上九也者言上九之剛向上九不距上九之賢是尚賢也

乾之上進而不距逆是貴尚賢也處上而大通者謂上九何天之衢亨是處上通也既處於上下應於天有大通之德也剛來而不距者以有大通既見乾來而不距逆是尚賢之義也

能止健大正也

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未之能也【疏】正義曰釋利貞義所以艮能止乾之健者德能大正故能止健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有大畜之實以之養賢令賢者不家食乃吉也尚賢制健大正應天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也【疏】不家食吉至應乎天也○正義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者釋不家食吉所以不使賢者在家自食而獲吉也以在上有大畜之實養此賢人故不使賢者在家自食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以貴尚賢人大正應天可踰越險難故利涉大川也○注有大畜之實至利涉大川○正義曰尚賢制健者謂上九剛來不距尚賢之謂也艮能畜剛制健之謂也故上經云剛上而尚賢王注云謂上九也又云能止健大正也王注云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未之能也則是全論艮體明知尚賢謂上九也制健謂艮也大正應天者謂艮也故前文云能止健大正也止健是艮也應天者上體之艮應下體之乾故稱應天也此取上卦下卦而相應非謂一陰一陽而相應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物之可畜於懷令德不散盡於此也【疏】象曰至以畜其德○正義曰天在山中者欲取德積於身中故云天在山中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則此大畜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己德故云以畜其德也○注物之可畜至盡於此也○正義曰物之可畜於懷令其道德不有散者唯貯蓄前言往行於懷可以令德不散也唯此而已故云盡於此也

初九有厲利己。

四乃畜己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己則利也【疏】正義曰初九雖有應於四四乃抑畜於己己今若往則有危厲唯利休己不須前進則不犯禍凶也故象云不犯災也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處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利己

九二輿說輹。

五處畜盛未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說輹也居得其中能以其中不爲馮河死而无悔遇難能止故无尤也【疏】正義曰九二雖與六五相應五處畜盛未可犯也若遇斯而進則輿說其輹車破敗也以其居中能遇難而止則无尤也故象云中无尤也以其居中能自止息故无尤也此輿說輹亦假象以明人事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凡物極則反故畜極則通初二之進值於畜盛故不可以升至於九三升于上九而上九處天衢之亨塗徑大通進无違距可以馳騁故曰良馬逐也履當其位進得其時在乎通路不憂險厄故利艱貞也閑閑也衛護也進得其時雖涉艱難而无患也輿雖遇閑而故衛也與上合志故利有攸往也【疏】正義曰九三良馬逐者初二之進值於畜盛不可以升至於九三升于上九而上九處天衢之亨塗徑大通進无違距故九三可以良馬馳逐也利艱貞者履當其位進得其時在乎通路不憂險厄故宜利艱難而貞正也若不值此時雖平易守正而尚不可況艱難而欲行正乎曰閑輿衛者進得其時涉難无患雖曰有人欲閑閡車輿乃是防衛見護也故云曰閑輿衛也利有攸往者與上合志利有所往故象曰上合志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強爭豈唯獨利乃將有喜也【疏】正義曰童牛之牿者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抑止剛健之初距此初九不須用角故用童牛牿止其初也元吉者柔以止剛剛不敢犯以息強爭所以大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元吉有喜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豕之牙吉

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能豶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豈唯能固其位乃將有慶也【疏】象曰至豶豕之牙吉○正義曰豶豕之牙者豕牙謂九二也二既剛陽似豕牙之橫猾九二欲進此六五處得尊位能豶損其牙故云豶豕之牙柔能制剛禁暴抑盛所以吉也非唯獨吉乃終久有慶故象云六五之吉有慶也○注豕牙橫猾至將有慶○正義曰能豶其牙者觀注意則豶是禁制損去之名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然豶之爲除爾雅无訓案爾雅云墳大防則豶是隄防之義此豶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雖豕傍土邊之異其義亦通豶其牙謂止其牙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

處畜之極畜極則通大畜以至於大亨之時何辭也猶云何畜乃天之衢亨也【疏】正義曰何天之衢亨者何謂語辭猶云何畜也處畜極之時更何所畜乃天之衢亨无所不通也故象云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何氏云天衢既通道乃大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疏】正義曰頤貞吉者於頤養之世養此貞正則得吉也觀頤者頤養也觀此聖人所養物也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求其口中之實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疏】象曰至大矣哉○正義曰頤貞吉養正則吉者釋頤貞吉之義頤養也貞正也所養得正則有吉也其養正之言乃兼二義一者養此賢人是其養正故下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者謂養身得正故象云慎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養賢及自養之義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者釋觀頤之義也言在下觀視在上頤養所養何人故云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者釋自求口實之義也謂在下觀此在上自求口中之實是觀其自養則是在下觀上乃有二義若所養是賢及自養有節則是其德盛也若所養非賢及自養乖度則其德惡也此卦之意欲使所養得所不欲所養失也天地養萬物者自此已下廣言頤卦所養事大故云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者先須養賢乃得養民故云養賢以及萬民也聖人但養賢人使治衆衆皆獲安有如虞舜五人周武十人漢帝張良齊君管仲此皆養得賢人以爲輔佐致治世康兆庶咸說此則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養也頤之時大矣哉者以象釋頤義於理既盡更无餘意故不云義所以直言頤之時大矣哉以所養得廣故云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飲食猶慎而節之而況其餘乎【疏】正義曰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爲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於頤養而慎節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朵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觀我朵頤而躁求離其致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疏】初九至觀我朵頤凶○正義曰靈龜謂神靈明鑒之兆以喻己之明德也朵頤謂朵動之頤以嚼物喻貪惏以求食也初九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使物賴己而養而更自動求養是舍其靈龜之明兆觀我朵頤而躁求是損己廉靜之德行其貪之情所以凶也不足可貴是故象云亦不足貴也○注朵頤者嚼也至凶莫甚焉○正義曰朵頤者嚼也者朵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朵也今動其頤故知嚼也不能令物由己養者若道德弘大則己能養物是物由己養今身處无位之地又居震動之始是動而自求養也離其致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者若能自守廉靜保其明德則能致君上所養今不能守廉靜是離其致養之至道反以求其寵祿而競進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養下曰顛拂違也經猶義也丘所履之常也處下體之中无應於上反而養初居下不奉上而反養下故曰顛頤拂經于丘也以此而養未見其福也以此而行未見有與故曰頤征凶【疏】正義曰顛倒也拂違也經義也丘所履之常處也六二處下體之中无應於上反倒下養初故曰顛頤下當奉上是義之常處也今不奉於上而反養於下是違此經義於常之處故云拂經于丘也頤征凶者征行也若以此而養所行皆凶故曰頤征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類皆上養而二處下養初【疏】正義曰頤養之體類皆養上也

今此獨養下是所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以諂者也拂養正之義故曰拂頤貞凶也處頤而為此行十年見棄者也立行於斯无施而利【疏】正義曰拂頤貞凶者拂違也履夫不正以養上九是自納於上以諂媚者也違養正之義故曰拂頤貞而有凶也為行如此雖至十年猶勿用而見棄也故曰十年勿用立行於此故无所利也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疏】正義曰釋十年勿用之義以其養上以諂媚則於正道大悖亂解之十年勿用見棄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體屬上體居得其位而應於初以上養下得頤之義故曰顛頤吉也下交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實也修此二者然後乃得全其吉而无咎觀其自養則履正察其所養則養陽頤爻之貴斯為盛矣【疏】六四顛頤吉至无咎○正義曰顛頤吉者體屬上體居得其位而應於初以上養下得養之宜所以吉也虎視眈眈者以上養下不可褻瀆恒如虎視眈眈然威而不猛也其欲逐逐者既養於下不可有求其情之所欲逐逐然尚於敦實也无咎者若能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雖復顛頤養下則得吉而无咎也○注體屬上體至斯為盛矣○正義曰觀其自養則履正者以陰處陰四自處其身是觀其自養則能履正道也察其所養則養陽者四下養於初是觀其所養則是養陽也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疏】正義曰釋顛頤吉之義上謂四也下養於初是上施也能威而不猛如虎視眈眈又寡欲少求其欲逐逐能為此二者是上之所施有光明也然六二顛頤則凶六四顛頤得吉者六二身處下體而又下養所以凶也六四身處上體又應於初陰而應陽又能威嚴寡欲所以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以陰居陽拂頤之義也行則失類故宜居貞也无應於下而比於上故可守貞從上得頤之吉雖得居貞之吉處頤違謙難未可涉也【疏】正義曰拂經者拂違也經義也以陰居陽不有謙退乖違於頤養之義故云拂經也居貞吉者行則失類居貞吉也不可涉大川者處頤違謙患難未解故不可涉大川故居貞吉也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疏】正義曰釋居貞之義以五近上九以陰順陽親從於上故得居貞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為衆陰之主不可瀆也故厲乃吉有似家人悔厲之義貴而无位是以厲也高而有民是以吉也為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也【疏】正義曰由頤者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其主必宗事於陽也衆陰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也厲吉者為衆陰之主不可褻瀆嚴厲乃吉故曰厲吉也利涉大川者為養之主无所不為故利涉大川而有慶也故象云大有慶也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巽下兌上大過【疏】大過○正義曰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過之過此衰難之世唯陽爻乃大能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故曰大過以人事言之猶若聖人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注音相過之過○正義曰相過者謂相過越之甚也非謂相過從之過故象云澤滅木是過越之甚也四陽在中二陰在外以陽之過越之甚也

棟橈利有攸往亨【疏】正義曰棟橈者謂屋棟也本末俱弱以言衰亂之世始終皆弱也利有攸往亨者既遭衰難聖人利有攸往以拯患難乃得亨通故云利有攸往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大者乃能過也【疏】正義曰釋大過之義也大者過謂盛大者乃能過其分理以拯難也故二爻陽處陰位乃能拯難也亦是過甚之義棟橈本末弱也初為本而上為末也【疏】正義曰釋棟橈之義以大過之本末俱弱故棟橈弱也似若衰難之時始終俱弱剛過而中謂二也居陰過也處二中也拯弱興衰不失其中也巽而說行巽而說行以此救難難乃濟也利有攸往乃亨危而弗持則將安用故往乃亨【疏】正義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者此釋利有攸往乃亨之義剛過而中謂二也以陽處陰是剛之過極之甚則陽來拯此陰難是過極之甚也巽而說行者既以巽順和說而行難乃得濟故利有攸往得亨故云乃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是君子有為之時也【疏】正義曰此廣說大過之美言當此大過之時唯君子有為拯難其功甚大故曰大矣哉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所以為大過非凡所及也【疏】正義曰澤滅木者澤體處下木體處上澤无滅木之理今云澤滅木者乃是澤之甚極而至滅木是極大過越之義其大過之卦有二義也一者物之自然大相越常分即此澤滅木是也二者大人大過越常分以拯患難則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明君子於衰難之時卓爾獨立不有畏懼隱遯於世而无憂悶欲有遯難之心其操不改凡人遇此則不能然唯君子獨能如此是其過越之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以柔處下過而可以无咎其唯慎乎【疏】正義曰以柔處下心能謹慎薦藉於物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无咎者既能謹慎如此雖遇大過之難而无咎也以柔道在下所以免害故象云柔在下也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者楊之秀也以陽處陰能過其本而救其弱者也上无其應心无特吝處過以此无衰不濟也故能令枯楊更生稊老夫更得少妻拯弱興衰莫盛斯爻故无不利也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過以相與之謂也大過至衰而已至壯以至壯輔至衰應斯義也【疏】象曰藉用白茅至无不利○正義曰枯楊生稊者枯謂枯槁稊謂楊之秀者九二以陽處陰能過其本分而救其衰弱上无其應心无特吝處大過之時能行此道无有衰者不被拯濟故衰者更盛猶若枯楊更生少壯之稊枯老之夫得其少女為妻也无不利者謂拯弱興衰莫盛於此以斯而行无有不利也○注稊者楊之秀也至應斯義也○正義曰稊者楊柳之穢故云楊之秀也以陽處陰能過其本而救其弱者也以陽處陽是依其本分今以陽處陰是過越本分拯救陰弱也老過則枯少過則稚者老之太過則枯槁少之太過則幼稚也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也謂老夫減老而與女妻女妻得之而更益長故云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減少而與老夫老夫得之似若少者而更得生稊故云則枯者榮也云大過至衰而已至壯以至壯輔至衰應斯義者此大過之卦本明至壯輔至衰不論衰減至已至壯故輔嗣此注特云以至壯輔至衰也象曰過以相與者因至壯輔至衰似女妻而助老夫遂因云老夫減老而與少壯若至衰而減老而與壯也其實不然也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疏】正義曰釋老夫女妻之義若老夫而有老妻是依分相對今老夫而得女妻是過分相與也老夫得女妻是女以少而與老夫老夫得少而更壯與夫也女妻而得少夫是依分相對今女妻而得老夫是老夫減老而與少女既得其老則益長是老夫過分而與少女也故云過以相與象直云老夫女妻不云枯楊生稊者枯楊則是老夫也生稊則女妻也其意相似故象略而不言

九三棟橈凶居大過之時處下體之極不能救危拯弱以隆其棟而以陽處陽自守所居又應於上係心在一宜其淹弱而凶衰也【疏】正義曰居大過之時處下體之極以陽居陽不能救危拯弱唯自守而已獨應於上係心在一所以凶也心既褊狹不可以輔救衰難故象云不可以有輔也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體屬上體以陽處陰能拯其弱不為下所橈者也故棟隆吉也而應在初用心不弘故有它吝也【疏】正義曰棟隆吉者體居上體以陽處陰能拯其弱不為下所橈故得棟隆起而不橈吉也有它吝者以有應在初心不弘闊故有它吝也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疏】正義曰釋棟隆之吉以其能拯於難不被橈乎在下故得棟隆吉九四應初行又謙順能拯於難然唯只拯初初謂下也下得其拯猶若所居屋棟隆起下必不橈若何得之不被橈乎在下但以文云棟橈彖釋棟橈者本末弱也以屋棟不弱而偏則屋下棟柱亦先弱柱為本棟為末觀此校者是足見其義故子產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以屋棟橈折則榱柱亦同崩此則義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處得尊位而以陽處陽未能拯危處得尊位亦未有橈故能生華不能生稊能得夫不能得妻處棟橈之世而為无咎无譽何可長也故生華不可久士夫誠可醜也

疏 九五枯楊生華至无咎无譽○正義曰枯楊生華者處得尊位而以陽居陽未能拯危不如九二枯楊生稊但以處在尊位唯得枯楊生華而已言其衰老雖被拯救其益少也又似年老之婦得其彊壯士夫已衰老夫又彊大亦是其益少也所拯難處少婦得无咎而已何有譽之美故无咎无譽也○注處得尊位至可醜也○正義曰處得尊位亦未有橈者以九三不得尊位故有棟橈今九五雖與九三同以陽居陽但九五處得尊位功雖未廣亦未有橈弱若其橈弱則不能拯難不能使枯楊生華也以在尊位其功未廣但使枯楊生華而已不能生稊也能得夫不能得妻者若拯難功闊則老夫得其女妻是得少之甚也今既拯難功狹但能使老婦得士夫而已不能使女妻言老婦所得利益薄少皆為拯難功薄故所益少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疏 正義曰枯楊生華何可久者枯槁之楊被拯纔得生華何可長久尋當衰落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者婦當少稚於夫今年老之婦而得彊壯士夫亦可醜辱也此言九五不能廣拯衰難但使枯楊生華而已但使老婦得其士夫而已拯難狹劣故不得長久誠可醜辱言不如九二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疏 正義曰處大過之極是過越之甚也以此涉危難乃至於滅頂言涉難深也既滅其頂所以凶也无咎者所以涉難滅頂至于凶亡本欲濟時拯難意善功惡无可咎責此猶龍逢比干憂時危亂不懼誅殺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復有何咎責此亦過涉滅頂凶无咎之象故云不可咎言不可害於義理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雖凶无咎不害義也

☵☵ 坎下坎上 習坎 坎險陷之名也習謂便習之

疏 正義曰坎是險陷之名習者便習之義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須便習於坎事乃得用故云習坎也案諸卦之名皆於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習有二義一者習重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二者人之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習也

有孚維心亨 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也

疏 有孚維心亨○正義曰有孚者亨信也由剛正在內故有信也維心亨者陽不發外而在於內是維心亨言心得通也○注剛正在內至心亨者也○正義曰剛正在內者謂陽在中也因心剛正則能有誠信故云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也若外陽內陰則內心柔弱故不得亨通今以陽在於內陽能開通故維其心之亨也

行有尚 內亨外闇內剛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也

疏 行有尚○正義曰內亨外闇內剛外柔以此行險事可尊尚故云行有尚也○注內亨外闇至行有尚也○正義曰內亨外闇者內陽故內亨外陰故外闇以亨通之性而往謂險闇之所能通於險故行可貴尚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 坎以險為用故特名曰重險言習坎者習乎重險也

疏 彖曰習坎重險也○正義曰釋習坎之義言習坎者習行重險險難也若險難不重不為至險不須便習亦可濟也今險難既重是險之甚者若不便習不可濟也故注云習坎者習重險也注坎以險為用至習乎重險也○正義曰言習坎者習乎重險也者言人便習於坎止是便習重險便習之稱以釋習名兩坎相重謂之重險又當習義是一習之名有此兩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險陗之極故水流而不能盈也處至險而不失剛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習坎之謂也

疏 水流而不盈至不失其信○正義曰此釋重險習坎之義水流而不盈謂水雖流注坑穽特深不能盈滿言險之甚也釋重險之義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謂行此至險能守其剛中不失其信也此釋習坎及有孚之義也以能便習於險故守剛中不失其信也○注險陗之極至習坎之謂也○正義曰險陗之極故水流而不能盈者若淺岸平谷則水流有可盈滿若其壁岸險峻澗谷泄漏是水流不可盈滿是險難之極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便習於坎而之坎地盡坎之宜故往必有功也

疏 正義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者釋維心亨義也以剛在於中故維得心亨也行有尚往有功也者此釋行有尚也既便習於坎而往之險地必有其功故云行有尚往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 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

疏 正義曰此已下廣明險之用也言天之為險懸邈高遠不可升上此天之險也若其可升不得保其威尊故以不可升為險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 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

疏 正義曰言地以山川丘陵而為險也故使地之所載之物保守其全若无山川丘陵則地之所載之物失其性也故地以山川丘陵而為險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國之為衛恃於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

疏 正義曰言王公法象天地固其城池嚴其法令以保其國也

險之時用大矣哉 非用之常用有時也

疏 正義曰言天地已下莫不須險險雖有時而用故其功盛大矣哉○注非用之常用有時也○正義曰若天險地險不可暫无此謂人之設險用有時也若化洽平治內外輯睦非用險也若家國有虞須設險防難是用有時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 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也

疏 正義曰重險懸絕其水不以險之懸絕水亦相仍而至故謂為習坎也以人之便習于坎猶若水之洊至水不以險為難也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至險未夷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於坎然後乃能不以險難為困而德行不失常也故則夫習坎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

疏 正義曰言君子當法此便習於坎不以險難為困當守常德行而習其政教之事若能習其教事則可便習於險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者習為險難之事也最處坎底入坎窞者也處重險而復入坎底其道凶也行險而不能自濟習坎而入坎窞失道而窮在坎底上无應援可以自濟是以凶也

疏 正義曰既處坎底上无應援是習為險難之事无人應援故入於坎窞而至凶也以其失道不能自濟故象云失道凶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履失其位故曰坎上无應援故曰有險坎而有險未能出險之中也處中而與初三相得故可以求小得也初三未足以為援故曰小得也

疏 正義曰坎有險者履失其位故曰坎也上无應援故曰有險既在坎難而又遇險未得出險之中故象云未出中也求小得者以陽處中初三來附故可以求小得也初三柔弱未足以為大援故云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用之徒勞而已

疏 正義曰來之坎坎者履非其位而處兩坎之閑出之與居皆在於坎故云來之坎坎也險且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所之入則无所安故且枕也入于坎窞者出入皆難故入於坎窞也勿用者不出行若其出行終必无功徒勞而已故象云終无功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處重險而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故終无咎也

疏 象曰至自牖終无咎○正義曰樽酒簋貳者處重險而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一樽之酒二簋之食故云樽酒簋貳也用缶者既有樽酒二簋又用瓦缶之器故云用缶也納約自牖終无咎者納此儉約之物從牖而薦之可羞於王公可薦於宗廟故云終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剛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

疏 正義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所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得進者以六四之柔與九五之剛兩相交際而相親故得以此儉約而為禮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為坎之主而无應輔可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坎之不盈則險不盡矣祗辭也為坎之主

盡平乃无咎故曰祗既平无咎也說既平乃无咎明九五未免於咎也。疏正義曰坎不盈者爲坎之主而无應輔可以自佐險難未能盈坎猶險難未盡也故云坎不盈也祗既平无咎者祗辭也謂險難既得盈滿而平乃得无咎若坎未盈平仍有咎也。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疏正義曰釋坎不盈之義雖復居中而无其應未得光大所以坎不盈滿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險陗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囚執寘于思過之地三歲險道之夷也險終乃反故三歲不得自修三歲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歲不得凶也。疏正義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險陗之極不可升上嚴法峻整難可犯觸上六居此險陗之處犯其峻整之威所以被繫用其徽纆之繩置於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此鞫之而禁之也三歲不得凶者謂險道未終三歲已來不得其吉而有凶也險終乃反若能自修三歲後可以求復自新故象云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言失道之凶唯三歲之後可以免也。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故曰利貞亨也。疏離利貞亨○正義曰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萬物各得其所附著處故謂之離也利貞亨者離卦之體陰柔為主柔則近於不正不正則不亨通故利在行正乃得亨通以此故亨在利貞之下故云利貞亨○注離之為卦至利貞亨也○正義曰離之為卦以柔為正者二與五俱是陰爻處於上下兩卦之中是以柔為正。畜牝牛吉。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於畜牝牛也。疏畜牝牛吉者正義曰柔處內而履正中是牝之善者也外強而內順是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故畜養牝牛乃得其吉若畜養剛健則不可也此云畜牝牛假象以明人事也言離之為德須內順外強而行此德則得吉也若內剛外順則反離之道也○注柔處于內至畜牝牛也○正義曰柔處於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者若柔不處於內似婦人而預外事若柔而不履正中則邪僻之行皆非牝之善也若柔能處中行能履正是為牝之善也云外強而內順牛之善者若內外俱強則失於猛害若外內俱順則失於劣弱唯外強內順於用為善故云外強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者既以柔順為主若畜剛猛之物則反其德故不可畜剛猛而畜牝牛也。

象曰離麗也。麗猶著也各得所著之宜。疏正義曰釋離卦之名麗謂附著也以陰柔之質附著中正之位得所著之宜故云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柔著于中正乃得通也柔通之吉極於畜牝牛不能及剛猛也。疏日月麗乎天至是以畜牝牛吉也○正義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者此廣明附著之義以柔附著中正是附得宜故廣言所附得宜之事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此以卦象說離之功德也并明利貞之義也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然陰居二位可謂為正若陰居五位非其正位而云重明麗乎正者以五處於中正又居尊位雖非陰陽之正乃是事理之正故總云麗於正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者釋經亨義也又總以中正為德故云柔麗於中正謂六二之爻柔麗於中中則不偏故云中正釋亨牝牛吉也以柔麗於中正得通故畜牝牛而得吉也以牝牛有中正而柔順故離之彖釋卦名之下乃釋卦下之義於後乃歎美此卦此彖所釋卦名即廣歎為卦之美乃釋卦之義與諸卦不例者此乃夫子隨義則言因文之便也比既釋離名麗因廣說日月草木所麗之事然後却明卦下之義更無義例。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曠也○。疏正義曰明兩作離者離為日日為明今有上下二體故云明兩作離也案八純之卦論象不同各因卦體事義隨義而發乾坤不論上下之體直總云天行健地勢坤以天地之大故總稱上下二體也若雷是連續之至水為流注不已義皆取連續相因故震云洊雷坎云洊至也風是搖動相隨之物故云隨風巽也山澤各自為體非相入之物故云兼山艮也麗澤兌是兩物各行也今明之為體前後各照故云明兩作離是積聚兩明乃作於離若一明暫絕其離未久必取兩明前後相續乃得作離卦之美故云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是繼續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為照臨所以特云明兩作離取不絕之義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錯然者警慎之貌也處離之始將進而盛未在既濟故宜慎其所履以敬為務辟其咎也。疏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正義曰履錯然者身處離初將欲進其道未濟故其所履踐恆錯然敬慎不敢自寧故云履錯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則得避其禍而无咎故象云履錯之敬以避咎也○注錯然者警慎之貌至辟其咎也○正義曰錯然者警慎之貌者是警懼之狀其心未寧故錯然也處離之始將進而盛未在既濟者將進而盛謂將欲前進而向盛也若位在於三則得既濟今位在於初是未在既濟謂功業未大故宜慎其所履須錯然辟咎也○。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元吉也。疏正義曰黃者中色離者文明居中得位而處於文明故元吉也故象云得中道以其得中央黃色之道也。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嗟憂歎之辭也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曰日昃之離也明在將終若不委之於人養志无為則至於耋老有嗟凶矣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也。疏正義曰日昃之離者處下離之終其明將沒故云日昃之離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者時既老耄當須委事任人自取逸樂若不委之於人則是不鼓擊其缶而為歌則至於大耋老耋而咨嗟何可久長所以凶也故象云日昃之離何可久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處於明道始變之際昏而始曉沒而始出故曰突如其來如其明始進其炎始盛故曰焚如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終故曰死如違離之義无應无承衆所不容故曰棄如也。疏九四突如其來如至棄如○正義曰突如其來如者四處始變之際三為始昏四為始曉三為已沒四為始出突然而至忽然而來故曰突如其來如也焚如者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焚炎其上故云焚如也死如者既焚其上命必不全故云死如也棄如者違於離道无應无承衆所不容故云棄如是以象云无所容也。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履非其位不勝所履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己憂傷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麗在尊四為逆首憂傷至深衆之所助故乃沱嗟而獲吉也。疏正義曰出涕沱若者履非其位不勝所任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己憂傷之深所以出涕滂沱憂傷而咨嗟也若是語辭也吉者以所居在尊位四為逆首已能憂傷悲嗟衆之所助所以吉也。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疏正義曰此釋六五吉義也所以終得吉者以其所居在五離附於王公之位被衆所助故得吉也五為王位而言公者此連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會韻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處離之極離道已成則除其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故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王用出征者處離之極離道既成物皆親附當除去其非類以去民害故王用出征也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者以出征除害必有嘉美之功所斷罪人之首獲得匪其醜類乃得无咎也若不出征除害居在終極之地則有咎也。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疏正義曰釋出征之義言所以出征者除去民害以正邦國故也。

周易兼義卷第三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此行十一字无咎已下七字磨改釋文大亨貞本又作大亨利貞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隨之古本貞上有利字

隨時之義大矣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隨之時義

隨時之義大矣哉若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若誤若

釋隨時之義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釋字

嚮來恆往今須隨從 十行本嚮字空闕監毛本如此○補嚮字今依校補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嚮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按嚮俗字鄉者今之向字

晦宴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錢本宴作冥

官有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官有蜀才作館有

體於柔弱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閩監毛本於作附是也

四居无應者 補案居當俱字之譌此述注四俱无應之文毛本正作俱

位正中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中正

王用亨于西山也 岳本錢本宋本閩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也作者古本亨作通

今有不從 閩監毛本同錢本今作令是也

蠱

又如此宣令之後三日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如作於

使令治而後乃誅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治作洽○按正義序引注亦作洽

而後乃專誅 補毛本專作誅下誅字屬下讀

非尊謂誅殺也 補毛本尊作專案專字是也

君子以振民育德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育王肅作毓

象曰幹父用譽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父下有之蠱二字

臨

陽轉進長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進作浸

至于八月不久也 補案不當作至正義標起止例如此

其得咸臨吉 補案咸當作感此注正述經文也無改字之例

居剛長之世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世作前

乃得无咎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乃作則一本無乃字

位當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當位實非也

剛所以不害 盧文弨云以字衍

觀

盥而不薦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又作灌同館練反王肅本作而觀薦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道下旁添日月不過四字

聖人以神道設教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神道設教云一本作以神道設教按據此則釋文本無以字

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之上衍下字而四時作而時

正義曰順而和巽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上有又字案此疏本與上疏相連割裂分屬故衍又字

此盛名觀卦之美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名作明

處於觀盥而最遠德美 岳本閩監毛本盥作時德作朝是也釋文出處於觀時最遠朝美又集解載此節注作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爲之无可咎責君子爲之鄙吝之道與此文句多不同

巽順而已 岳本閩監毛本巽作趣釋文出趣字疏云趣在順從而已作巽非

闚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闚本亦作窺

六二以柔弱 補毛本以作雖

則爲有闚竊不爲全蒙 補毛本上爲字作微竊作發蒙作是

象曰闚觀女貞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有利字古本足利本女上有利字

正義曰○處進退之時以觀進退之幾未失道也 閩監毛本○作三監毛本脫以字處進至道也十五字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作注文十行本以下誤爲正義因衍正義曰三字非也

以察己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之作道○按正義本作道

在于一人 閩本同岳本足利本于作乎宋本古本作余監毛本作於按乎是

故則民以察我道 閩監毛本則作觀是也

自觀其道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孫志祖云困學紀聞引道下亦有者字

故於卦主主 補毛本主主作末卦

將處異地爲衆觀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將作特觀上有所字
噬嗑石經岳本此卦前題周易上經噬嗑傳第三釋文古本足利本同
有間與過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與過一本作有過
不齧不合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不合本又作而合古本齧下有而字一本下不作而
故事得彰著閩毛本彰作彰案彰字是也
故謂云上行不止也十行本闕故字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止下有五字
是滅下云益上卦閩監毛本作是滅三而益上卦案滅字是也三而兩字猶誤當作是滅下卦益上卦此云字與次行卦字正相並互易而譌
及晉卦彖卦案下卦字當作云以與前行云字正相並互易而譌也
先王以明罰勑法石經岳本閩監本同釋文出勑法毛本勑作敕
屨校滅趾石經岳本閩監本同釋文滅止本亦作趾毛本校誤作拔下同○案止趾古今字
桎其小過閩監毛本同補鐙云桎當梏字誤
不行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或本作止不行也
柔脆之物也閩監毛本同岳本脆作脃釋文出脃字按脆俗脃字
失政刑人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政作正
噬乾胏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胏子夏作脯荀董同○按胏說文作𦙶
利艱貞吉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貞下旁添大字
而居其非位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其非作非其孫志祖云據疏疑作居非其位
居其非位以斯治物錢本宋本其非作非其閩監毛本斯下衍道字
未光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未光大也云本亦無大字
何校滅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何作荷衆同釋文何校本亦作荷下同
聰不明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脫也字

賁

小利有攸往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利字旁添貞字
故小利有攸住住當作往閩監毛本不誤錢本宋本下有者字
居坤極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上字

不爲順首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物
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二爲字作解古本爲作知釋文出解天音蟹下同
齋麥主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齋作齊是也
君子以明庶政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明蜀才本作命
故云山有火賁也閩毛本作山下有火賁也案所加是也
賁其趾舍車而徒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趾一本作止車鄭張本作輿
須是上須於面閩毛本下須字作附案附字是也
賁如皤如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皤鄭陸作燔荀作波
欲靜則疑初之應閩監毛本同集解疑作失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作欸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黄本賁作世戔戔子夏傳作殘殘
賁于丘園帛乃戔戔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園作束古本足利本帛上有束字
用不士費財物宋本用不士作則不靡閩本作則不糜監毛本作則不靡
不困聘上則丘園之上乃落也閩毛本不困作不用二上字並作士字
故在其質素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在作任是也疏引亦當依宋本作任

剝

道消之時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道作在下道息之時同
行盈道也閩本同監毛本上有行息道也在盈之時八字
蔑貞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蔑荀作滅
猶削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削或作消此從荀本也下皆然
轉欲蔑物之處者閩監毛本同宋本蔑作滅處上有所字
剝之无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剝无咎云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剝牀以膚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膚京作簠
君子得輿石經輿字漫漶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得輿京作德輿董作德車
養育其民閩監毛本同宋本其民閒闕一字
復此卦前錢本題周易註疏卷第五宋本同

朋來无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朋來京作崩

反復其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反復本又作覆劇幷注反復皆同

欲速反之與復 閩監毛本同宋本速作使

正義曰陽氣始剝盡 閩監毛本同案此疏係釋注在釋經後錢本上標注陽氣至凡七日是也

反覆不過七日 錢本同岳本閩監毛本覆作復

復見天地之心乎 閩本同監毛本復下有其字

閉塞其關也商旅不行於道路也 盧文弨云上也字當作使屬下句

无祇悔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祇作祗釋文王肅作禔九家本作敍

頻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嚬鄭作顰○按鄭作顰呂東萊引作鄭作卑是也

遠至迷凶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迷作遠

頻蹙之貌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頻戚于寂反下同

已失復遠矣 閩監毛本同岳本失作去

能自考其身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考下有成字

有災眚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有灾云本又作災鄭作裁

无妄

无妄之道成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道作德

天命不祐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不佑本又作祐馬作右

天下雷行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行誤往

其德乃耳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耳作爾○按監毛本是也爾作如此解耳作而已解其德乃爾猶云其德乃如此爾在古音十五部耳在一部二字音義絕不相同也

不耕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云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

不敢菑發新田 宋本閩本同錢本監毛本菑作葘○按盧文弨云菑發新田正謂菑也錢本是

唯治其菑熟之地皆是不爲其始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菑作畬始作初○按盧文弨云菑熟之地正謂畬也錢本是

不耕穫未富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穫上有而字石經初刻亦有而字後改刪去故此行止九字

未敢以耕耕之與穫 補案兩耕字當誤疊宜衍一字

六二陰居陽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二作三是也

行唱始之道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唱改創

大畜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蓄

當須養順賢人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積

豐則養賢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財

剛健篤實煇光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煇作輝釋文煇音輝石經煇旁火係磨改當是初刻煇後改煇○按煇煇正俗字

既見乾來而不距逆 宋本同閩監毛本見作是

而卽損落者 補案損當作隕上既縈而隕者可證下不有損落同

未之能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未作末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識劉作志石經以多字漫漶惟字存下半

有厲利已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利已夷止反或音紀姚同案音紀則字當作己石經作已

故能利己 岳本閩監毛本同案釋文利已下云注能已同此文作能利己與釋文不合古本下有也字下逸無違距下大畜以至於大亨之時下並同

輿說輹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輿本或作轝輹蜀才本同或作輻○按作輹是也輹者伏兎也可言脫輻貫於牙轂不可言脫

良馬逐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本作逐逐

曰閑輿衞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曰音越鄭人實反○按人實反則當爲日月字

不憂險厄 閩監毛本同岳本厄作阨釋文出險阨云本亦作厄

童牛之牿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牿九家作告

剛暴難制之物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剛暴一本作剛突

爾雅云積大防則積是隄防之義 補案此兩積字當依爾雅作墳下所謂冢旁土邊之墳也

頤

自求口實 補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實作食非也

言飲食猶愼而節之 補案言下當有語字

觀我朶頤 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朶鄭同京作揣

顚我寵祿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而顚則其本上有而字

拂經于丘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拂子夏傳作弗

未見有與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有作其下有也字
其欲逐逐石經下二字漫漶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逐逐子夏傳作攸攸荀作悠悠劉作跾
觀其自養則履正察其所養則養陽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養陽作養賢案疏云初是陽爻則能養陽也是正義本自作陽
故可守貞從上得頤之吉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得頤一本作得順集解作故宜居貞順而從上則吉古本下有也字
大過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此下有注文音相過之過五字古本之下有也字釋文出相過之過十行本閩監毛本並脫去
棟橈利有攸往閩本橈各本皆作橈是橈字誤也正義同○案九三爻辭以下經文正義亦並作棟則此特寫者誤耳
唯陽爻宋本同閩本陽作易監毛本作易
拯弱興衰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弱本亦作溺下救其弱拯弱皆同
遯世无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遯本又作遁
枯楊生稊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稊鄭作荑
心无持吝岳本閩監毛本持作特釋文特或作持
拯救陰弱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陰弱作弱陰
宜其淹弱而凶衰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弱作溺釋文出淹溺乃歷反
若何得之不被橈乎在下閩本若作弱監毛本若何得之作弱何得云宋本作之
柱為本盧文弨云當作棟爲本
棟爲末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棟作標盧文弨云標是也
不能生稊也閩監毛本同宋本能下有使之二字
不能使女妻閩本同宋本使作得監毛本使下有老夫得三字
習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坎本亦作埳京劉作欿
案諸卦之名案自此至故云習也錢本在行有尚也下
一者人之行險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二是也
因心剛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因作內
故云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閩監本同毛本也作內
而往謂險闇之所閩毛本謂作諳案諳字是也形近之譌
習重乎險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重乎作乎重

險陗之釋岳本閩監毛本釋作極是也古本下有也字
習坎之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坎作險古一本作其信習險謂也一本作信習險之謂也
故物得以保全也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以作其
險雖有時而用閩監毛本同宋本雖作難是也
水洊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洊京作臻干作荐
當守德行閩監毛本同宋本德作悳
最處坎底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處坎底云亦作坎字
而復入坎底其道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坎作埳其上有失字足利本亦有失字
初三未足以爲援故曰小得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援上有大字小上有求字
險且枕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險古文及鄭向本作檢枕九家作玷古文作沈
出則之坎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則之坎一本作出則亦坎誤
居則亦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二本亦作之一本亦下有之字足利本與一本同
枕枝而不安之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枕字
勿用者不出行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不下有可字
納約自牖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牖陸作誘
象曰樽酒簋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象曰樽酒簋五字云一本更有貳字案此則釋文與石經不合
祇既平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祇作祗是也釋文祇京作禔
說既平乃无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說作謂
中未大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大上有光字案疏亦云未得光大
寘于叢棘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寘劉作示子夏傳作湜姚作寔張作置
險陗之極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陗作峭

離

似婦人而預外事閩本下衍也字監毛本亦有也字似作以宋本作似錢本作以
百穀草木麗乎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乎土王肅本作地
故云柔麗乎中正閩案云柔麗乎四字毛本作萬事事以是也
有中正而柔順故離之象也閩案而柔順故離五字毛本作故也案諸卦是

麗乎正也者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也當衍字

是以牝牛吉者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者誤吉

此彖既釋卦名十行本此彖既釋卦五字闕閩監毛本如此下倒者此三字闕因廣說日月草木所麗十字殘更无義倒五字並同
○補今並依挍補栞

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曠也此注十行本止有也明照也四字餘並闕岳本如此閩監毛本同釋文明照相繼一
本無明照二字○補今依挍補栞

今有上下二體故云明兩作離也錢本宋本體作離案十行本此文有上至故云七字缺閩監毛本如此下體事
按讀文而發七字總辨二字取連續兩明四字並同○補今並依挍補栞相因五字隨風巽三字兩牧二字積聚

警愼之貌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警作儆

是警懼之狀閩監毛本同宋本上有錯字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閩監毛本同石經昃作吳耋作耋岳本同釋文日昃王嗣宗本作仄鼓鄭本作
槃大耋京作絰蜀才作咥之嗟荀作差下嗟若亦爾凶古文及鄭無凶字

有嗟凶矣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作而有嗟凶

大耋之嗟凶者閩監毛本大上有則字

時既老耋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時誤將

棄如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作弃如

出涕沱若戚嗟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沱荀作池一本作沲義古文若皆如此戚子夏傳作嘁

四爲逆首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逆首本又作逆道兩得

離王公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離鄭作麗

此釋六五吉義也閩監毛本同錢本上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者十字

事必剋獲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剋作克

所斷罪人之首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所作折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三

周易兼義下經咸傳卷第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王弼注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疏】咸亨至取女吉○正義曰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此以上三十卦爲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爲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案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繫辭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恆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因而擬之何爲不可天地各卦夫婦共卦者鄭氏云尊天地之道略於人事猶如三才天地爲二人止爲一也此必不然竊謂乾坤明天地初闢至屯乃剛柔始交故以純陽象天純陰象地則咸以明人事人物既生共相感應若二氣不交則不成於相感自然天地各一夫婦共卦此不言可悉豈宜矣爲異地咸亨利貞取女吉者咸感也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姻之善故云咸亨利貞取女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是以亨也【疏】正義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者此因上下二體釋咸亨之義也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无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而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授與所以爲咸亨也　止而說故利貞也【疏】正義曰此因二卦之義釋利貞也艮止而兌說也能自靜止則不隨動欲以上行之說則不爲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也　男下女取女吉也【疏】正義曰此因二卦之象釋取女吉之義艮爲少男而居於下兌爲少女而處於上是男下於女也婚姻之義男先求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取女得吉者也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二氣相與乃化生也【疏】是以至化生○正義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者次第釋此總舉繫辭以結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者以下廣明咸之義也天地二氣若不感應相與則萬物无由得應化而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感也凡感之爲道不能感非類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類之義也同類而不相感應以其各亢所感也故女雖應男之物必下之而後取女乃吉也○【疏】聖人至可見矣○正義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聖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者結歎咸道之廣大則包天地小則該萬物感物而動謂之情也天地萬物皆以氣類共相感應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物乃咸應【疏】象曰至虛受人○正義曰山上有澤咸澤性下流能潤於下山體上承能受其潤以山感澤所以爲咸君子以虛受人者君子法此咸卦下山上澤故能空虛其懷不自有實受納於物无所棄遺以此感人莫不皆應

初六咸其拇處咸之初爲感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其本實未至傷靜【疏】初六咸其拇○正義曰咸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體之最末初應在四俱處卦始爲感淺末取譬一身在於足指而已故曰咸其拇也○注處咸至傷靜○正義曰六二咸道轉進所感在腓腓體動躁則成往而行今初六所感淺末則譬如拇指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凡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以其本實未傷於靜故无吉凶悔吝之辭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四屬外也【疏】正義曰志在外者外謂四也與四相應所感在外處於感初有志而已故云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疏】六二至居吉○正義曰腓足之腓腸也六二應在九五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以相感凶之道也由躁故凶靜居則吉故曰咸其腓凶居吉以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注腓體動躁○正義曰王廙云動於腓腸斯則行矣故言腓體動躁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陰而爲居順之道也不躁而居順不害也【疏】正義曰雖者與奪之辭若既凶矣何由得居而獲吉良由陰性本靜今能不躁而居順其本性則不有災害免凶而獲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疏】正義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者非但進不能制動退亦不能靜處也所執下者既志在隨人是其志意所執下賤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於正則至於害故必貞然後乃吉吉然後乃得亡其悔也始在於感未盡感極不能至於无思以得其黨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朋從其思也○【疏】正義曰貞吉悔亡者九四居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於正則害之將及矣故必貞然後乃吉吉然後乃得亡其悔也故曰貞吉悔亡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始在於感未盡感極惟欲思運動以求相應未能忘懷息照任夫自然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朋從爾之所思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未感於害故可正之得悔亡也【疏】正義曰未感害者心神始感未至於害故不可不正正而故得悔亡也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疏】正義曰未光大者非感之極不能无思无欲故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能无志志在淺末故无悔而已【疏】九五至无悔○正義曰咸其脢无悔者脢者心之上口之下也四已居體之中爲心神所感五進在於四上故所感在脢脢已過心故進不能大感由在心上退亦不能无志志在淺末故无悔而已故曰咸其脢无悔也○注脢者心之上口之下○正義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者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王廙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也雖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爲心神上爲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也明其淺於心神厚於言語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疏】正義曰志末也者末猶淺也感以心爲深過心則謂之淺末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語而已【疏】正義曰咸其輔頰舌者馬融云輔上頷也輔頰舌者言語之具咸道轉末在於口舌言語而已故云咸其輔頰舌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輔頰舌者所以爲語之具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在滕口說可知也【疏】正義曰滕口說也者舊說字作滕徒登反滕競與也所競者口无復心實故云滕口說也鄭玄又作媵媵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閒王注義得兩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恆而亨以濟三事也恆之爲道亨乃无咎也恆通无咎乃利正也【疏】恆亨至利貞○正義曰恆久也恆久之道所貴變通必須變通隨時方可長久能久能通乃无咎也恆通无咎然後利以行正故曰恆亨无咎利貞也○注三事○正義曰褚氏云三事謂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莊氏云三事者无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亨也二无咎也三利貞也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說竊謂注云恆而亨以濟三事者明用此恆亨濟彼三事无疑亨字在三事之中而此注云恆之爲道亨乃无咎恆通无咎乃利正也又注彖曰道得所久則常通无咎而利正也此解皆以利正相將爲一事分以爲二恐非注旨驗此注云恆之爲道亨乃无咎此以恆亨濟无咎也又云恆通无咎乃利正也此以恆亨濟利貞也下注利有攸

往三各得所恆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无違故利攸往此以恆事濟利有攸往也韓文驗注猶氏爲長有利有攸往各得所恆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无違故利有攸往也【疏】正義曰得其常道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剛尊柔卑得其序也【疏】彖曰至柔下○正義曰恆久也者釋訓卦名也恆之爲名以長久爲義剛上而柔下者既訓恆爲久因名此卦得其恆名所以釋可久之意此就二體以釋恆也震剛而巽柔震則剛尊在上巽則柔卑在下得其順序所以爲恆也○注剛尊柔卑得其序也○正義曰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恆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雷風相與長陽長陰能相成也【疏】雷風相與○正義曰此就二象釋恆也雷之與風陰陽交感二氣相與更互而相成故得恆久也○注長陽長陰能相成也○正義曰震爲長男故曰長陽巽爲長女故曰長陰彖曰雷風相與雷之與風共相助成之義故褚氏云雷資風而益遠風假雷而增威是也今言長陽長陰能相成者因震爲長男巽爲長女遂以長陽長陰而名之作文之體也又此卦明夫婦可久之道故以二長相成如雷風之義也巽而動動无違也【疏】正義曰此就二卦之義因釋恆名震動而巽順无有違逆所以可恆也剛柔皆應不孤媲也【疏】剛柔皆應○正義曰此就六爻釋恆此卦六爻剛柔皆相應和无孤媲者故可長久也○注不孤媲也○正義曰媲配也恆皆可久之道【疏】正義曰歷就四義釋恆名故更舉卦名以結之也明上四事皆可久之道故名此卦爲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道得所久則常通无咎而利正也【疏】正義曰此就名釋卦之德言所以得亨无咎利貞更无別義正以得其恆久之道故言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得其所久故不已也【疏】正義曰將釋利有攸往先舉天地以爲証喻言天地得其恆久之道故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得其常道故終則復始往无窮極○【疏】正義曰舉經以結成也人用恆久之道會於變通故終則復始往无窮極同於天地之不已所以爲利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其所恆故皆能長久【疏】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至天下化成○正義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者以下廣明恆義上言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故日月得天所以亦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者四時更代寒暑相變所以久生成萬物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聖人應變隨時得其長久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萬物從化而成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恆也○【疏】正義曰總結恆義也象曰雷風恆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疏】正義曰雷風相與爲恆已如彖釋君子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疏】正義曰君子立身得其恆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處恆之初最處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窮底令物无餘蘊漸以至此物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爲恆凶正害德无施而利也【疏】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正義曰浚深也最處卦底故曰深也深恆者以深爲恆是也施之於仁義卽不厭深施之於正卽求物之情過深是凶正害德无施而利故曰浚恆貞凶无攸利也○注此恆之初至寄深无施而利也○正義曰處卦之初故言始也最在於下故言深也所以致凶在於始而求深者也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雖失其位恆居於中可以消悔也【疏】正義曰失位故稱悔居中故悔亡也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疏】正義曰能久中者處恆故久位在於中所以消悔也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至尊下不至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恆而分无所定无恆者也德行无恆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施德於斯物莫之納鄙賤甚矣故曰貞吝也【疏】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正義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者九三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雖處三陽之中又在不中之

位上不全尊下不全卑執心不定德行无恆故曰不恆其德德既无恆自相違錯則爲羞辱承之所羞非一故曰或承之羞也處久如恆斯其正之德所賤故曰貞吝也○注處三陽之中至故曰貞吝也○正義曰雖在三陽之中非一體之中也不可致詰者詰問也違錯處多不足問其事理所以明其羞辱之深如論語云於予與何誅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疏】正義曰无所容者謂不恆之人所往之處皆不納之故无所容也九四田无禽恆於非位雖勞无獲也【疏】正義曰田者田獵也以譬有事也无禽者田獵不獲以喻有事无功也恆於非位故勞而无功也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疏】正義曰有恆而失位是久非其位田獵而无所獲是安得禽也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居得尊位爲恆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疏】正義曰恆其德貞者六五係應在二不能傍及他人是恆常貞一其德故曰恆其德貞也婦人吉者用心專貞從唱而已是人之吉也夫子凶者夫子須制斷事宜不可專貞從唱故曰夫子凶也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疏】正義曰從一而終者謂用心貞一從其貞一而自終也從婦凶者五與二相應五居尊位在震爲夫二處下體在巽爲婦五係於二故曰從婦凶也上六振恆凶夫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恆无施而得也【疏】正義曰振恆凶者振動也凡處於上者當守靜以制動今上六居恆之上處動之極以振爲恆所以凶也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疏】正義曰大无功者居上而以振動爲恆无施而得故曰大无功也

䷠艮下乾上遯亨小利貞【疏】正義曰遯亨者遯者隱退逃避之名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此之時若不隱遯避世卽受其害須遯而後得通故曰遯亨小利貞者陰道初始浸長正道亦未全滅故曰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遯之爲義遯乃通也【疏】正義曰遯而亨者此釋遯之所以得亨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謂五也剛當位而應非否亢也遯不否亢能與時行也○【疏】正義曰舉九五之爻釋所以能遯而致亨之由良由九五以剛而當其位有應於二非爲否亢遯不否亢卽是相時而動所以遯而得亨故云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陰道欲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故小利貞也○【疏】正義曰釋小利貞之義浸者漸進之名若陰德暴進卽消正道良由二陰漸長而正道亦未卽全滅故云小利貞也遯之時義大矣哉【疏】正義曰歎美遯德相時度宜避世而遯自非大人照幾不能如此其義甚大故云大矣哉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陰長之象【疏】象曰天下有山遯○正義曰天下有山遯者山者陰類進在天下卽是山勢欲上逼於天天性高遠不受於逼是遯避之象故曰天下有山遯○注天下有山至之象○正義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者地之高峻今上逼於天是陰長之象○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疏】正義曰君子當此遯避之時小人進長理須遠避力不能討故不可爲惡復不可與之褻瀆故曰不惡而嚴○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遯之爲義辟內而之外者也尾之爲物最在體後者也處遯之時不往何災而爲遯尾禍所及也危至而後求行難可免乎厲則勿用有攸往也○【疏】正義曰遯尾厲者爲遯之尾最在後遯者也小人長於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後也逃遯之世宜速遠而居先而爲遯尾禍所及也故曰遯尾厲也勿用有攸往者危厲旣至則當固窮危行言遯勿用更有所往故曰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疏】正義曰不往何災者象釋當遯之時宜須出避而勿用有攸往者旣爲遯尾出必見執如不往不往卽无災害何災者无災也與何傷何咎之義同也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居內處中爲遯之主物皆遯已何以固之若能執乎理中厚順之道以固之也則莫之勝解○【疏】正義曰執之用黃牛之革

莫之勝說者逃遯之世避內出外二既處中居內卽非遯之人也既非遯之人便爲所遯之主物皆棄己而遯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不能勝己解脫而去也黃中之色以譬中和牛性順從皮體堅厚牛革以譬厚順也六二居中得位亦是能用中和厚順之道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疏】正義曰固志者堅固遯者之志使不去己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繫故曰係遯遯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繫於所在不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係於所在畜臣妾可也施於大事凶之道也【疏】正義曰係遯者九三无應於上與二相比以陽附陰係意在二處遯之世而意有所係故曰係遯遯之爲義宜遠小人既係於陰卽是有疾憊而致危厲故曰有疾厲畜臣妾吉者親於所近係在於下施之於人畜養臣妾則可矣大事則凶故曰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疏】正義曰不可大事者釋此係遯之人以畜臣妾吉明其不可爲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處於外而有應於內君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繫戀是以否也【疏】正義曰九四處在於外而有應於內處外卽意欲遠遯應內則未能棄捨若好遯君子超然不顧所以得吉小人有所係戀卽不能遯故曰小人否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音臧否之否【疏】正義曰嫌讀爲否塞之否故音之也

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制於內小人應命率正其志不惡而嚴得正之吉遯之嘉也【疏】正義曰嘉遯貞吉者嘉美也五居於外得位居中是遯而得正二爲己應不敢違拒從五之命率正其志反制於內不惡而嚴得正之吉爲遯之美故曰嘉遯貞吉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疏】正義曰以正志者小人應命不敢爲邪是五能正二之志故成遯之美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疏】上九肥遯无不利○正義曰子夏傳曰肥饒裕也四五雖在於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極无應於內心无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遯而得肥无所不利故云无不利也注最處外極至无不利也○正義曰矰矢名也鄭注周禮結繳於矢謂之矰繳字林及說文云繳生絲縷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乾下震上大壯利貞【疏】正義曰大壯卦名也壯者強盛之名以陽稱大陽長既多是大者盛壯故曰大壯利貞者卦德也羣陽盛大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曰利貞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大者謂陽爻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利貞也【疏】彖曰至壯也○正義曰大者壯也者就爻釋卦名陽爻浸長已至於四是大者盛壯故曰大者壯也○注大者謂陽爻至利貞也○正義曰釋名之下剩解利貞成大者之義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疏】正義曰剛以動故壯者就二體釋卦名乾剛而震動柔而動卽有退弱剛強以動所以成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者就爻釋利貞大者獲正故得利貞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者因大獲正遂廣美正大之義天地之道弘正極大故正大則見天地之情不言萬物者壯大之名義歸天地故不與咸恒同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剛以動也【疏】正義曰震雷爲威動乾天主剛健雷在天上是剛以動所以爲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也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疏】正義曰盛極之時好生驕溢故於大壯誡以非禮勿履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夫得大壯者必能自終成也未有陵犯於物而得終其壯者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疏】正義曰壯于趾征凶有孚者趾足也初在體下有如趾足之象故曰壯于趾也施之於人卽是在下而用壯也在下用壯陵犯於物以斯而行凶其信矣故曰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言其信窮【疏】正義曰其孚窮者釋壯于趾者其人信其窮凶也

九二貞吉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疏】正義曰以其居中履謙行不違禮故得正而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處健之極以陽處陽用其壯者也故小人用之以爲壯君子用之以爲羅己者也貞厲以壯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无羸乎【疏】九三小人用至羸其角○正義曰罔羅罔也羝羊羖羊也藩藩籬也羸拘纍纏繞也九三處乾之上是健之極也又以陽居陽是健而不謙也健而不謙必用其壯也小人當此不知恐懼卽用以爲壯盛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當此卽慮危難用之以爲羅罔於己故曰君子用罔以壯爲正其正必危故云貞厲也以此爲正狀似羝羊觸藩也必拘羸其角矣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疏】正義曰言小人用以爲壯者卽是君子所以爲羅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下剛而進將有憂虞而以陽處陰行不違謙不失其壯故得貞吉而悔亡也已得其壯而上陰不罔己路故藩決不羸也壯于大輿之輹无有能說其輹者可以往也【疏】正義曰大輿者大車也下剛而進將有憂虞而九四以陽處陰行不違謙居謙卽不失其壯故得正吉而悔亡也故云貞吉悔亡九三以壯健不謙卽被羸其角九四以謙而進謂之上行陰爻不罔己路故藩決不羸也壯于大輿之輹者言四乘車而進其輹壯大无有能脫之者故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疏】正義曰尚往者尚庶幾也言己不失其壯庶幾可以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居於大壯以陽處陽猶不免咎而況以陰處陽以柔乘剛者乎羊壯也必喪其羊失其所居也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故得无悔二履貞吉能幹其任而己委焉則得无悔委之則難不至居之則敵寇來故曰喪羊于易【疏】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正義曰喪羊于易无悔者羊壯也居大壯之時以陽處陽猶不免咎而況以陰處陽以柔乘剛者乎違謙越禮必喪其壯羣陽方進勢不可止若於平易之時逆捨其壯委身任二不爲違拒亦剛所不害不害卽无悔矣故曰喪羊于易无悔也○注居於大壯至喪羊于易○正義曰羊剛狠之物故以譬壯云必喪其羊失其所居者言違謙越禮理勢必然云能喪壯于易不於險難者二雖應己剛長則侵陰爲己寇難必喪其壯當在於平易寇難未來之時勿於險難敵寇既來之日良由居之有必喪之理故戒其預防而莊氏云經止一言喪羊而注爲兩處分用初云必喪其羊失其所居是自然應失後云能喪壯於易不於險難故得无咎自能喪其羊二理自爲矛盾竊謂莊氏此言全不譏注意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正由處不當位故須捨其壯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持疑猶豫志无所定以斯決事未見所利雖處剛長剛不害正苟定其分固志在三以斯自處則憂患消亡故曰艱則吉也○【疏】上六羝羊觸藩至艱則吉○正義曰退謂退避遂謂進往有應於三疑之不已故不能退避然懼於剛長故不能遂往故云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也无攸利者持疑猶豫不能自決以此處事未見其利故曰无攸利也艱則吉者雖處剛長剛不害正但艱固其志不捨於三卽得吉故曰艱則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疏】正義曰不祥也者祥者善也進退不定非爲善也故云不祥也咎不長也者能艱固其志卽憂患消亡其咎不長釋所以得吉也

䷢坤下離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疏】正義曰晉者卦名也晉之爲義進長之名此卦明臣之昇進故謂之晉康者美之名也侯謂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衆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凡言上行者所以在貴也【疏】

彖曰晉進也至進而上行○正義曰晉進也者以今釋古古之晉字即以進長為義恐後世不曉故以進釋之明出地上者此就二體釋得晉名離上坤下故言明出地上明既出地漸就進長所以為晉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者此就二體之義及六五之爻釋康侯用錫馬已下也坤順也離麗也又為明坤能順從而麗著於大明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順而著明臣之美道也柔進而上行物所與也故得厚賜而被親寵也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康美之名也順以著明臣之道也柔進而上行物所與也故得錫馬而蕃庶以訟受服則終朝三褫柔進而上行受寵則一晝三接也【疏】是以康侯至三接也○正義曰釋訖舉經以結君寵之意也○注以訟受服則終朝三褫○正義曰此訟卦上九爻辭以訟受服則終朝三褫之晝日三接言一晝之間三度接見所以示懲勸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以順著明自顯之道【疏】象曰明出地至昭明德○正義曰自昭明德者昭亦明也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為照以自照己身老子曰自知者明用明以自照為明德案王注此云以順著明自顯之道又此卦與明夷正反明夷象云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王注云莅眾顯明蔽偽百姓者也此云自顯明其德與明夷莅眾顯明得二注以明王之意以此為自顯明德昭字宜為昭明之昭之遙反照之召反非周氏等注旨也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處順之初應明之始明順之德於斯將隆進明退順不失其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也處卦之始功業未著物未之信故曰罔孚方踐卦始未至履位以此為足自喪其長者也故必裕之然後无咎【疏】初六晉如至无咎○正義曰晉如摧如貞吉者何氏云摧退也裕寬也如辭也初六處順之初應明之始明順之德於斯將隆進則之明退則居順進之與退不失其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也罔孚者處卦之始功業未著未為人所信服故曰罔孚裕无咎者方踐卦始未至履位不可自以為足也若以此為足是自喪其長也故必宜寬裕其德使功業弘廣然後无咎故曰裕无咎也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未得履位未受命也【疏】象曰至未受命也○正義曰獨行正者獨猶專也言進與退專行其正也裕无咎未受命者進之初未得履位未受錫命故宜寬裕進德乃得无咎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進而无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无應而回其志處晦能致其誠者也修德以斯闇之所不昭故曰貞吉母者處內而成德者也鳴鶴在陰則其子和之立誠於闇闇亦應之故其初愁如履貞不回則乃受茲大福于其王母也【疏】六二晉如至王母○正義曰晉如愁如者六二進而无應於上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貞吉者然履順居於中正不以无應而不修其德正而獲吉故曰貞吉也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介者大也母者處內而成德者也初雖愁如但守正不改終能受此大福於其王母也○注鳴鶴在陰則其子和之○正義曰此中孚九二爻辭故其初愁如履貞不回乃受茲介福也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六三眾允悔亡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與眾同信順而麗明故得其悔亡也【疏】正義曰六三處非其位有悔也志在上行與眾同信順而麗明故得其悔亡也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疏】正義曰居晉之時眾皆欲進己應於上志在上行故能與眾同信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履非其位上承於五下據三陰履非其位又負且乘无業可安志无所據以斯為進正之危也【疏】九四晉如鼫鼠貞厲○正義曰晉如鼫鼠者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之蟲也九四履非其位上承於五下據三陰上不許其承下不許其據以斯為進无業可安无據可守事同鼫鼠无所成功也以斯為進正之危也故曰晉如鼫鼠貞厲也○注鼫鼠五能○正義曰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經云螻蛄一名鼫鼠謂此也鄭引詩云碩鼠碩鼠无食我黍謂大鼠也陸機以為雀鼠案王以鼫鼠為无所守蓋五伎者當之象曰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柔得尊位陰為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故雖不當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術斯以往无不利也【疏】象曰鼫鼠至吉无不利○正義曰悔亡者居不當位悔也柔得尊位陰為明主能不自用其明以事委任於下故得悔亡失得勿恤者既以事任下委物責成失之與得不須憂恤故曰失得勿恤也往吉无不利者能用此道所往皆吉而无不利故曰往吉无不利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疏】正義曰有慶者委任得人非惟自得无憂亦將人所慶說故曰有慶也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處進之極過明之中明將夷焉已在乎角而猶進之非亢如何失夫道化无為之事必須攻伐然後服邑危乃得吉吉乃无咎用斯為正亦以賤矣【疏】上九晉其角至貞吝○正義曰晉其角者西南隅也上九處晉之極過明之中其猶日過於中已在於角而猶進之故曰晉其角也維用伐邑者在角猶進過亢不已不能端拱无為使物自服必須攻伐其邑然後服之故云維用伐邑也厲吉无咎貞吝者兵者凶器伐而服之是危乃得吉吉乃无咎故曰厲吉无咎以此為正亦以賤矣故曰貞吝也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疏】正義曰道未光也者用伐乃服雖得之其道未光大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疏】正義曰明夷卦名夷者傷也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於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疏】彖曰明入地中至箕子以之○正義曰此就二象以釋卦名故此及晉卦皆象同辭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者既釋明夷之義又須出能用明夷之人內懷文明之德撫教六州外執柔順之能三分事紂以此蒙犯大難身得保全惟文王能用之故云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者此又就二體釋卦之德明在地中是晦其明也既處明夷之世外晦其明恐陷於邪道故利在艱固其貞不失其正言所以利艱貞者用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者既云艱貞之人內有險難殷祚將傾而能自正其志不為邪干惟箕子能用之故云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莅眾顯明蔽偽百姓者也故以蒙養正以明夷莅眾【疏】象曰至莅眾○正義曰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者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无為清靜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網姦詐愈生豈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故曰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用晦而明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辟也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明夷之主在於上六上六為至闇者也初處卦之始最遠於難也遠難過甚明夷遠遯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故曰明夷于飛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尚義而行故曰君子于行志急於行飢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心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疏】初九明夷至有言○正義曰明夷于飛者明夷是至闇之卦上六既居上極為明夷之主云飛者借飛鳥為喻如鳥飛翔也初九處於卦始去上六最遠是最遠於難也遠難過甚明夷遠遯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者飛不敢顯故曰垂其翼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者尚義而行故云君子于行志急於行飢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者殊類過甚以此適人人必疑怪而有言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疏】正義曰義不食也者君子逃難惟速故義不求食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于左股是行不能壯也以柔居中用夷其明進不殊類退不近難不見疑憚順以則也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

馬而壯吉也不垂其翼然後乃免也【疏】正義曰明夷夷于左股者左股被傷行不能壯六二以柔居中用夷其明不行剛壯之事者也故曰明夷夷于左股莊氏云言左者取其傷小則比夷右未為切也夷于左股明避難不壯不為闇主所疑猶得處位不至懷懼而行然後徐徐用馬以自拯濟而獲其壯吉也故曰用拯馬壯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順之以則故不見疑【疏】正義曰順以則也者言順闇主之則不同初九殊類過甚故不為闇主所疑故得拯馬之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處下體之上居文明之極上為至晦入地之物也故夷其明以獲南狩得大首也南狩者發其明也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漸不可速正故曰不可疾貞【疏】九三明夷于南狩至不可疾貞〇正義曰南方文明之所狩者征伐之類大首謂闇君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者初藏明而往託狩而行至南方而發其明也九三應於上六是明夷之臣發明以征闇君而得其大首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不可疾貞者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迷日久不可卒正宜化之以漸故曰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得大也去闇主也【疏】正義曰志欲除闇乃得大首是其志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者取其順也入于左腹得其心意故雖近不危隨時辟難門庭而已能不逆忤也【疏】正義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者凡右為用事也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腹者事情之地六四體柔處坤與上六相近是能執卑順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意也于出門庭者既得其意雖近不危隨時辟難門庭而已故曰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疏】正義曰獲心意者心有所存既不逆忤能順其旨故曰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最近於晦與難為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猶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疏】正義曰箕子之明夷者六五最比闇君似箕子之近殷紂故曰箕子之明夷也利貞者箕子執志不回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曰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疏】正義曰明不可息也息滅也象釋明不可滅者明箕子能保其貞卒以全身為武王師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處明夷之極是至晦者也本其初也在乎光照轉至於晦遂入于地【疏】正義曰不明晦者上六居明夷之極是至闇之主故曰不明而晦本其初也其意在於光照四國其後由乎不明遂入於地謂見誅滅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疏】正義曰失則者由失法則故誅滅也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家人之義各自脩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統而論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貞故利女貞其正在家內而已【疏】正義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內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謂之家人利女貞者既脩家內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統而論之非君子丈夫之正故但言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二也〇男正位乎外謂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說女也【疏】彖曰至男正位乎外〇正義曰此因二五得正以釋家人之義并明女貞之旨家人之道必須女主於內男主於外然後家道乃立今此卦六二柔而得位是女正位乎內也九五剛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也家人以內為本故先說女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疏】男女正至天下定矣〇正義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者因正位之吉廣明家人之義乃道均二儀非唯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於內男正於外二儀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於男女正位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者上明義均天地此又言道齊於國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於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者此歎美正家之功可以定於天下申成道齊邦國既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以相成熾也〇【疏】正義曰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熾則還復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故曰風自火出家人也〇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家人之道脩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擇言行必有恆而身无擇行【疏】正義曰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擇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擇行正家之義脩於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邇化遠故舉言行以為之誡言既稱物而行稱恆者發言立行皆須合於可常之事互而相足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疏】正義曰治家之道在初即須嚴正立法防閑若黷亂之後方始治之即有悔矣初九處家人之初能防閑有家乃得悔亡故曰閑有家悔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疏】正義曰志未變也者釋在初防閑之義所以在初防閑其家者家人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疏】正義曰六二履中居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義也婦人之道巽順為常无所必遂其所職主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得婦人之正吉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疏】正義曰舉爻位也言吉者明以柔居中得正位故能順以巽而獲其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也寧過乎恭家與其瀆也寧過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疏】正義曰嗃嗃嚴酷之意也嘻嘻喜笑之貌也九三處下體之上為一家之主以陽處陽行剛嚴之政故家人嗃嗃雖復嗃嗃傷猛悔其酷厲猶保其吉故曰悔厲吉若縱其婦子慢黷嘻嘻喜笑而无節則終有恨辱故曰婦子嘻嘻終吝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疏】正義曰未失也者初雖悔厲似失於猛終無慢黷故曰未失也失家節者若縱其嘻嘻初雖歡樂終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為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近至尊能富其家也【疏】正義曰富謂祿位昌盛也六四體柔處巽得位承五能富其家者也由其體巽承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也故曰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疏】正義曰順在位者所以致大吉由順承於君而在臣位故不見疑奪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疏】正義曰王假有家者假至也九五履正而應處尊體巽是能以尊貴巽接於物王至此道以有其家故曰王假有家也勿恤吉者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在下莫不化之矣不須憂恤而得吉也故曰勿恤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疏】正義曰交相愛也者王既明於家道天下化之六親和睦交相愛樂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於人也【疏】正義曰上九處家人之終家道大成刑于寡妻以著於外信行天下故曰有孚也威被海內故曰威如威信並立上得終於家道而吉從之故曰有孚威如終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疏】正義曰反身之謂者身得人敬則必於人明知身敬於人人亦敬己反之於身則知施之於人故曰反身之謂也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疏】正義曰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興役動眾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為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

待衆力雖乘而可故曰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事皆相違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疏彖曰睽火動而上至小事吉○正義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者此就二體釋卦名爲睽之義同而異者也水火二物共成烹飪理應相濟今火在上而炎上澤居下而潤下无相成之道所以爲乖中少二女共居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適志不同行所以爲異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此就二體及六五之爻釋所以小事得吉說而麗乎明不爲邪僻柔進而上行所之在貴得中而應乎剛非爲全弱雖在乖違之時卦爻有此三德故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疏天地睽而其事同也至時用大矣哉○正義曰天地睽而其事同者此以下歷就天地男女萬物廣明睽義體乖而用合也天高地卑其體懸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也男外女內分位有別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爲象是萬物睽也而均於生長其事即類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者既明睽理合同之大又歎能用睽之人其德不小睽離之時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非大德之人則不能可用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也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疏正義曰上火下澤睽者動而相背所以爲睽也君子以同而異者佐王治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處睽之初居下體之下无應獨立悔也與四合志故得悔亡馬者必顯之物處物之始乖而喪其馬物莫能同其私必相顯也故勿逐而自復也時方乖離而位乎窮下上无應可援下无權可恃顯德自異爲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也疏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正義曰悔亡者初九處睽離之初居下體之下无應獨立所以悔也四亦處下无應獨立不乖於己與己合志故得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者時方睽離觸目乖阻馬之爲物難可隱藏時或失之不相容隱不須尋求勢必自復故曰喪馬勿逐自復也見惡人无咎者處於窮下上无其應无應則无以爲援无權則无以爲恃若標顯自異不能和光同塵則必爲惡人所害故曰見惡人无咎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疏正義曰以辟咎也者惡人不與之相見以辟惡人之患○與正之義不相違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處睽失位將无所安然五亦失位俱求其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疏正義曰九二處睽之時而失其位將无所安五亦失位與己同黨同趣相求不假遠涉而自相遇適在於巷言遇之不在正道而得援悔亡可也故曰遇主于巷无咎也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疏正義曰未失道也者既遇其主雖失其位亦未失道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凡物近而不相得則凶處睽之時履非其位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二應於五則近而不相比故見輿曳輿曳者履非其位失所載也其牛掣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其人天且劓者四從上取二從下取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疏六三見輿曳至无初有終○正義曰見輿曳其牛掣者處睽之時履非其位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二應於五則近而不相比故見輿曳其牛掣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其人天且劓者黥額爲天截鼻爲劓既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其爲人也四從上刑之故黥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者四從上取二從下取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故曰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疏象曰至有

終遇剛也○正義曰位不當者由位不當故輿曳也遇剛者由遇上九之剛所以有終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己睽故曰睽孤也初亦无應特立處睽之時俱在獨立同處體下同志者也而己失位比於三五皆與己乖處无所安故求其疇而自託焉故曰遇元夫也同志相得而无疑焉故曰交孚也雖在乖隔志故得行故雖危无咎疏正義曰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云元也初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非位悔也有應故悔亡厥宗謂二也噬膚者齧柔也三雖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己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疏六五悔亡至往何咎○正義曰悔亡者失位所以悔也有應故悔亡厥宗噬膚者宗主也謂二也噬膚謂噬三也三是陰爻故以膚爲譬言柔脆也二既噬三即五可以往而无咎矣故曰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疏正義曰往有慶也者有慶之言善功被物爲物所賴也五雖居尊而不當位與二合德乃爲物所賴故曰往有慶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處睽之極睽道未通故曰睽孤己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穢之物睽之甚也豕而負塗穢莫過焉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恢詭譎怪道將爲一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故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四剠其應故爲寇也睽志將通匪寇婚媾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疏正義曰上九處睽之極睽道未通故曰睽孤己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離爲文明澤是卑穢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穢之物睽之甚也豕而負塗泥穢莫斯甚矣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鬼魅盈車怪異之甚也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故又見鬼盈車載鬼一車也先張之弧後說之弧者初睽則見鬼故先張之弧將攻害也物極則反睽極則通故後說之弧不復攻也匪寇婚媾者四剠其應故爲寇也睽志既通匪能爲寇乃得與三爲婚媾矣往遇雨則吉者雨者陰陽交和之道也衆異併消无復疑阻往得和合則吉從之故曰往遇雨則吉○注恢詭譎怪道將爲一○正義曰莊子內篇齊物論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爲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爲一郭象注云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詭譎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本得同故曰道通爲一也莊子所言以明齊物故舉恢詭譎怪至異之物道通爲一得性則同王輔嗣用此文而改通爲將字者明物極則反睽極則通有似引詩斷章不必與本義同也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疏正義曰羣疑亡也者往與三合如雨之和向之見豕見鬼張弧之疑併消釋矣故曰羣疑亡也

☶艮下
☵坎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山則道窮疏正義曰蹇難也有險在前畏而不進故稱爲蹇利西南不利東北者西南地位平易之方東北險位阻礙之所世道多難率物以適平易則蹇難可解若入於險阻則彌加擁塞去就之宜理須如此故曰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利見大人往則濟也疏正義曰能濟衆難惟有大人故曰利見大人貞吉爻皆當位各履其正居難履正正邦之道也正道未否難由正濟故貞吉也遇難失正吉可得乎疏正義曰居難之時若不守正而行其邪道雖見大人亦不得吉故曰貞吉也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蹇難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疏

彖曰至大矣哉○正義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者釋卦名也蹇者有難而不進能止而不犯故就二體有險有止以釋蹇名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有險在前所以為難若冒險而行或罹其害艮居其內止而不往相時而動非知不能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者之於平易救難之理故云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之於險阻更益其難其道彌窮故曰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者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者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故曰當位貞吉也以正邦也者居難守正正邦之道故曰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者能於蹇難之時建立其功用以濟世者非小人之所能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 山上有水蹇難之象 疏正義曰山者是巖險水是阻難水積山上彌益危難故曰山上有水蹇

君子以反身修德 除難莫若反身脩德 疏正義曰蹇難之時未可以進惟宜反求諸身自脩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濟險故曰君子以反身脩德也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通水流下今在山上不得下流蹇之象陸績又曰水本應山下今在山上終應反下故曰反身處難之世不可以行只可反自省察脩己德用乃除難君子通達道暢之時並濟天下處窮之時則獨善其身也

初六往蹇來譽 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 疏正義曰初六處蹇之初往則遇難來則得譽初居艮始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則是來而得譽故曰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疏正義曰宜待者既往則遇蹇宜止以待時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 疏正義曰王謂五也臣謂二也九五居於王位而在難中六二是五之臣往應於五履正居中志匡王室能涉蹇難而往濟蹇故曰王臣蹇蹇也盡忠於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疏正義曰終无尤者處難以斯豈有過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進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為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也 疏正義曰九三與坎為鄰進則入險故曰往蹇來則得位故曰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疏正義曰內喜之者內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雖遇於難非妄所招也 疏正義曰馬云連亦難也鄭云遲久之意六四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疏正義曰當位實者明六四當位履正當其本實而往來遇難者乃數之所招非邪妄之所致也故曰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處難之時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居不失正履不失中執德之長不改其節如此則同志者集而至矣故曰朋來也 疏九五大蹇朋來○正義曰九五處難之時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得位履正不改其節如此則同志者自遠而來故曰朋來○注處難之時至朋來也○正義曰同志者集而至者此以同志釋朋來之義鄭注論語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此對文也通而言之同志亦是朋黨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疏正義曰以中節者得位居中不易其節故致朋來故云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往則長難來則難終難終則眾難皆濟志大得矣故曰往蹇來碩吉險夷難解大道可興故曰利見大人也 疏正義曰碩大也上六難終之地不宜更有所往往則長難故曰往蹇也來則難終難終則眾難皆濟志大得矣故曰碩吉也險夷難解大道可興宜見大人以弘道化故曰利見大人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 有應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志獲志在內也 疏正義曰志在內者有應在三是志在內也應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得之所以往則有蹇來則碩吉也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疏正義曰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 西南眾也解難濟險利施於眾遇難不困于東北故不言不利東北也 疏正義曰解者卦名也然解有兩音一音古買反一音胡買反解謂解難之初解謂既解之後彖稱動而免乎險明解眾難之時故先儒皆讀為解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然則解者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為解也解利西南者西南坤位坤是眾也施解於眾則所濟者弘故曰解利西南也

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未有善於解難而遷於安也解之為義解難而濟厄者也无難可往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為吉者无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 疏正義曰无所往者上言解難濟險利施於眾此下明救難之時誡其可否若无難可往則以來復為吉若有難可往則以速赴為吉故云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設此誡者褚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誡以无難宜靜亦有待風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動乎險外故謂之免免險則解故謂之解 疏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遇險不動无由解難動在險中亦未能免咎今動於險外即見免脫於險所以為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 疏解利西南至百果草木皆甲坼○正義曰解利西南往得眾者解之為義兼濟為美往之西南得施解於眾所以為利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者无難可解退守靜默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者解難能速則不失其幾故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者此因震坎有雷雨之象以廣明解義天地解緩雷雨乃作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孚甲開坼莫不解散也

解之時大矣哉 无所而不釋也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 疏正義曰結歎解之大也自天地至於草木无不有解豈非大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疏正義曰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

初六无咎 解者解也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處蹇難始解之初在剛柔始散之際將赦罪厄以夷其險處此之時不煩於位而无咎也 疏正義曰夫險難未夷則賤弱者受害然則蹇難未解之時柔弱者不能无咎否結既釋之後剛強者不復陵暴初六處蹇難始解之初在剛柔始散之際雖以柔弱處无位之地逢此之時不慮有咎故曰初六无咎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或有過咎非其理也義猶理也 疏正義曰義无咎者義猶理也剛柔既散理必无咎或有過咎非理之當也故曰義无咎也○注有過咎至義猶理也○正義曰或有過咎非其理也者或本无此八字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狐者隱伏之物也剛中而應為五所任處於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故曰田獲三狐也黃理中之稱也矢直也田而獲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實能全其正者也故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也 疏正義曰田獲三狐者狐是隱伏之物三為成數舉三言之搜獲備盡九二以剛居中而應於五為五所任處於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險无險不濟能獲隱伏如似田獵而獲窟中之狐故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者黃中之稱矢直也田而獲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實能全其正者也故曰得黃矢貞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疏正義曰得中道也者明九二位既不當所以得貞吉者由處於中得乎理中之道故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雖幸而免正之所賤也 疏正義曰負且乘致寇至者六三失正无應下乘於二上附於四即用夫邪佞以自說媚者也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於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己所有於是競欲奪之故曰負且乘致寇至也貞吝者負乘之人正其所鄰故曰貞之吝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

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疏】正義曰：亦可醜也者，天下之醜多矣，此是其一，故曰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者，言此寇雖由己之招，非是他人致此過咎，故曰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失位不正，而比於三，故三得附之，為其拇也。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矣。【疏】正義曰：而，汝也；拇，足大指也。履於不正，與三相比，三從下來附之，如指之附足，四有應在初，若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疏】正義曰：未當位者，四若當位履正，即三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也。既三不得附四，則无所解。今須解拇，由不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居尊履中而應乎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以君子之道解難釋險，小人雖闇，猶知服之而无怨矣，故曰有孚于小人也。【疏】正義曰：君子維有解吉者，六五居尊履中而應於剛，是有君子之德。君子當此之時，可以解於險難。維，辭也。有解於難，所以獲吉，故曰君子維有解吉也。有孚于小人者，以君子之道解難，則小人皆信服之，故曰有孚于小人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疏】正義曰：小人謂作難者，信君子之德，故退而畏服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初為四應，二為五應，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處，高非三之所履，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故用射之，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也。【疏】上六至无不利○正義曰：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墉，牆也。六三失位負乘，不應於上，即是罪釁之人，故以譬於隼。此借飛鳥為喻，而居下體之上，其猶隼處高墉。隼之為鳥，宜在山林，集於人家高墉，必為人所繳射，以譬六三處於高位，必當被人所誅討。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之荒悖而除穢亂，故用射之也。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疏】正義曰：解悖也者，悖，逆也。六三失位負乘，不應於上，是悖逆之人也。上六居動之上，能除解六三之荒悖，故云以解悖也。

䷨ 艮上兌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疏】損有孚至可用享○正義曰：損者，減損之名，此卦明損下益上，故謂之損。損之為義，損下益上，損剛益柔。損下益上，非補不足者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者也。若不以誠信，則涉諂諛而有過咎，故必有孚，然後大吉，无咎可正，而利有攸往矣，故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先儒皆以无咎可貞各自為義，言既吉而无咎，則可以為正。準下王注彖辭云：損下而不為邪，益上而不為諂，則何咎而可正。然則王意以无咎可正共成一義，故莊氏云：若行損有咎，則須補過以正其失。今行損用信，則是无咎可正，故云无咎可貞。竊謂莊氏之言得正旨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明行損之禮，貴夫誠信，不在於豐。既行損以信，何用豐為？二簋至約，可用享祭矣，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艮為陽，兌為陰。凡陰順於陽者也。陽止於上，陰說而順，損下益上，上行之義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釋卦名之義。艮，陽卦，為止；兌，陰卦，為說。陽止於上，陰說而順之，是下自減損以奉於上，上行之謂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也。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也。為損而可以獲吉，其唯有孚乎？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而可正，利有攸往矣。損剛益柔，不以消剛；損柔益上，不以盈上；損剛而不為邪，益上而不為諂，則何咎而可正？雖不能拯濟大難，以斯有往，物无距也。【疏】正義曰：卦有元吉已下等事，由於有孚，故加一而字，則其義可見矣。

曷之用？曷，辭也。曷之用，言何以豐為也。二簋可用享。二簋，質薄之器也。行損以信，雖二簋而可用享。【疏】正義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舉經明之，皆為損而有孚，故得如此。

二簋應有時，至約之道，不可常也。【疏】正義曰：申明二簋之禮，不可為常。二簋至約，惟在損時應時行之，非時不可也。

損剛益柔有時。下不敢剛，貴於上行，損剛益柔之謂也。剛為德長，損之不可以為常也。【疏】正義曰：明損下益上之道，亦不可為常。損之所以能損下益上者，以下不敢剛亢，貴於奉上，則是損於剛亢而益柔順也。損剛者，謂損兌之陽爻也；益柔者，謂益艮之陰爻也。人之為德，須備剛柔，就剛柔之中，剛為德長，既為德長，不可恆減，故損之有時。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與時偕行也。【疏】正義曰：盈虛者，鳧足短而任性，鶴脛長而自然。此又云與時偕行者，上既言損剛益柔，不可常用，此又汎明損益之事，體非恆理，自然之質，各定其分。鳧足非短，鶴脛非長，何須損我以益人，虛此以盈彼？但有時宜用，故應時而行，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山下有澤，損之象也。【疏】正義曰：澤在山下，澤卑山高，似澤之自損以崇山之象也。

君子以懲忿窒欲。可損之善，莫善忿欲也。【疏】正義曰：君子以法此損道，以懲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以應其時者也。居於下極，損剛奉柔，則不可以逸；處損之始，則不可以盈，事已則往，不敢宴安，乃獲无咎也。以剛奉柔，雖免乎咎，猶未親也，故既獲无咎，復自酌損，乃得合志也。遄，速也。【疏】正義曰：已事遄往无咎者，已，竟也；遄，速也。損之為道，損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損己奉上。然各有所掌，若廢事而往，咎莫大焉；若事已不往，則為傲慢。竟事速往，乃得无咎，故曰已事遄往无咎也。酌損之者，剛勝則柔危，以剛奉柔，初未見親也，故須酌而減損之，乃得合志，故曰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合於志，欲速往也。【疏】正義曰：尚合志者，尚，庶幾也。所以竟事速往，庶幾與上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柔不可全益，剛不可全削，下不可以无正。初九已損剛以順柔，九二履中而復損己以益柔，則剝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貞也。進之於柔則凶矣，故曰征凶也。故九二不損而務益，以中為志也。【疏】正義曰：柔不可以全益，剛不可以全削，下不可以无正。初九已損剛以益柔，為順六四為初六，九二復損己以益六五為六二，則成剝卦矣。故九二利以居而守正，進之於柔則凶，故曰利貞征凶也。既征凶，故九二不損己而務益，故曰弗損益之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疏】正義曰：中以為志者，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貞不損益之，由居中以中為志，故損益得其節適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之為道，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三人謂自六三已上三陰也。三陰並行以承於上，則上失其友，內无其主，名之曰益，其實乃損。故天地相應，乃得化醇；男女匹配，乃得化生。陰陽不對，生可得乎？故六三獨行，乃得其友，二陰俱行，則必疑矣。【疏】六三至得其友○正義曰：六三處損之時，居於下體。損之為義，其道上行，三人俱自六三已上，三陰上一人謂上九也，下一人謂六三也。夫陰陽相應，萬物化醇；男女匹配，故能生育。六三應於上九，上有二陰，六四、六五也。損道上行，有相從之義，若與二陰并己俱行，雖欲益上九一人，更使上九懷疑，疑則失其適匹之義也。名之曰益，即不是減，其實損之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若六三一人獨行，則上九納己无疑，則得其友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疏】正義曰：三則疑者，言一人則可，三人疑加疑或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遄乃有喜。損疾以離其咎，有喜乃免，故使遄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疏】六四至无咎○正義曰：疾者，相思之疾也。初九自損己遄往，己以正道速納，陰陽相會，同志斯來，无復企予之疾，故曰損其疾。疾何可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故曰使遄有喜无咎。○注履得其位至有喜乃无咎也○正義曰：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者，相感而久不相會，則有勤望之憂，故速乃有喜。初九自損以益四，四不速納，則有失益之咎也，故曰有喜乃无咎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疏】正義曰：亦可喜者，詩曰：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不亦有喜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以柔居尊

而為損道江海處下百谷歸之履尊以損則或益之矣朋黨也龜者決疑之物也陰非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損以守之故人用其力事順其功智者慮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則衆才之用事矣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足以盡天人之助也〔疏〕六五至元吉○正義曰六五居尊以柔而在乎損而能自抑損者也居尊而能自抑損則天下莫不歸而益之故曰或益之也或者言有也言其不自益之有人來益之也朋者黨也龜者決疑之物也陰不先唱柔不自任尊以自居損以守之則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慮能明者慮策而不能違也朋至不違則衆才之用盡矣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也衆才畢用自尊委人天人並助故曰元吉○注以柔居尊至天人之助也○正義曰朋黨也者馬鄭皆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疏〕正義曰自上祐者上謂天也故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義同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處損之終上无所奉損終反益剛德不損乃反益之而不憂於咎用正而吉不制於柔剛德遂長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也居上乘柔處損之極尚夫剛德為物所歸故曰得臣得臣則天下為一故无家也〔疏〕上九至得臣无家○正義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者損之為義損下益上上九處損之極上无所奉損終反益故曰弗損益之也既剛德不損乃反益之則不憂於咎用正而吉故曰无咎貞吉也利有攸往者不利於柔不使三陰俱進不疑其志剛德遂長故曰利有攸往也又能自守剛陽不為柔之所制豈惟无咎貞吉而已所往亦无不利故曰利有攸往義兩存也得臣无家者居上乘柔處損之極尊夫剛德為物所歸故曰得臣得臣則以天下為一故曰无家无家者光宅天下无適一家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疏〕正義曰大得志者剛德不損為物所歸故大得志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疏〕正義曰益者增足之名損上益下故謂之益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明聖人利物之无已也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震陽也巽陰也巽非違震者也處上而巽不違於下損上益下之謂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釋卦名之義柔損在上剛動在下上巽不違於下損上益下之義也既居上者能自損以益下則下民歡說无復疆限益卦所以名益者正以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也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處中正自上下下故有慶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有攸往也何適而不利哉〔疏〕正義曰此就九五之爻釋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也五處中正能自上下下則其道光大為天下之所慶順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故所往无不利為益之所以利有攸往者正謂中正有慶故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木者以涉大川為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難同乎木也〔疏〕正義曰此取譬以釋利涉大川也木體輕浮以涉大川為常而不溺也以益涉難如木道之涉川涉大川无害方見益之發利故云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指下益上〔疏〕正義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者自此已下釋明益之義則就二體明損上益下以釋卦名以下有動求上能巽接上損上益下之義今執二體更明得益之方也若動而驕益則彼損无已若動而卑巽則進益无疆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此就天地廣明益之大義也天施氣於地地受氣而化生亦是損上益下義也其施化之益无有方所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益之為用施未足也滿而益之害之道也故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也〔疏〕正義曰凡益之道與方不可恃用當時行之故率凡益總結之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改過益莫大焉〔疏〕正義曰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孟[illegible]傳亦與此同其意言必須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後萬物皆益如二月啓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雷之益其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遷善改過益莫大故君子求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六子之中並有益物猶取益風者何曼云取其最長可久之義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處益之初居動之始體夫剛德以莅其事而之乎巽以斯大作必獲大功夫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而任重之處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大作謂興作大事也初九處益之初居動之始有興作大事之端又處剛能幹惠巽不違有堪建大功之德故曰利用為大作也然有其才而无其位得其時而无其功人不與也時人不與則咎過生焉故必元吉乃得无咎故曰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時可以大作而下不可以厚事得其時而无其處故元吉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下不厚事者厚事猶大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以柔居中而得其位處內履中居益以中益自外來不召自至不先不為則朋龜獻策同於損卦六五之位不當尊故吉在永貞也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六二居益之中體柔當位而應於巽享帝之美在此時也〔疏〕六二至王用享于帝吉○正義曰六二體柔居中當位巽是居益而能用謙沖者也居益用謙則物自外來朋獻策弗能違也同於損卦六五之位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然位不當尊故永貞乃吉故曰永貞吉帝天也王用此時以享祭於帝明靈降福故曰王用享於帝吉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疏〕正義曰自外來者明益之者從外自來不召而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以陰居陽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益不外來己自為之物所不與故在謙則戮救凶則免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也用救衰危物所恃也故用凶事乃得无咎也若能益不為私志在救難壯不至亢不失中行以此告公國主所任也用圭之禮備此道矣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也公者臣之極也凡事足以施天下則稱王次天下之大者則稱公六三之才不足以告王足以告公而得用圭也故曰中行告公用圭也〔疏〕六三至用圭○正義曰六三以陰居陽不能謙退是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益不外來己自為之物所不與若以謙道責之則理合誅戮以救凶則原之則情在可恕為此六三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也用此以救衰危則物之所恃所以用凶事而得免咎故曰益之用凶事无咎不為私己志在救難為壯不至亢極能適於時是有信實而得中行故曰有孚中行也用此有孚中行之德執圭以告於公公必任之以救衰危之事故曰告公用圭○注以陰居陽至告公用圭也○正義曰告王者宜以文謙譽理使天下人事不當恒以救凶用志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用施凶事乃得固有之也〔疏〕正義曰固有之者明其為救凶則不可求益施之凶事乃得固有其功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以斯告公何有不從以斯依遷誰有不納也〔疏〕正義曰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以此中行之德有事以告於公公必從之故曰告公從也用此道以依人而遷國者人无不納遷國國之大事明以中行雖有大事而遷无不利如[illegible]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志得益也〔疏〕正義曰以益志者既公所從其志得益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得位處尊為益之主者也為益之大莫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有孚惠我德也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疏〕正義曰九五得位處尊為益之主兼張德義以益物者也為益之大莫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惠心者也有信盡物之願必獲元吉不待疑問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我既以信惠被物

於物物亦以信來歸於我故曰有孚惠我德也**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疏】正義曰大得志者天下皆以信惠歸我則可以得志於天下故曰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无已心无恆者也无厭之求人弗與也獨唱莫和是偏辭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曰或擊之也【疏】正義曰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无厭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也勿猶无也求益无已是立心无恆者也无恆之人必凶咎之所集故曰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疏】正義曰偏辭者此有求而彼不應是偏辭也自外來者怨者非一不待召也故曰自外來也

周易兼義卷第四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咸此卦前石經題周易下經咸傳第四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題周易注疏卷第六宋本同

取女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取本亦作娶○按娶正字取假借字

則萬物无由得應化而生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應作變

以其各亢所處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亢本或作有

咸其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拇子夏作䀿荀作母

四屬外也岳本閩監毛本也作卦古本上有卦字

咸其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腓荀作肥

退不能靜處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靜處作處靜案疏云靜守其處作處靜非

吝其宜也此下十行本閩監毛本並脫去正義一段今據錢本宋本錄之於下正義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九三處二之上轉高至股股之爲體動靜隨足進不能制足之動退不能靜守其處股是可動之物足動則隨不能自處常執其隨足之志故云咸其股執其隨施之於人自无操持志在隨人所執卑下以斯而往鄙吝之道故言往吝

憧憧往來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憧憧京作憧

正而故得悔亡也閩監毛本同補鏜云而下當脫吉字

咸其輔頰舌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輔虞作䫇頰孟作俠

滕口說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滕九家作乘虞作媵

鄭玄又作媵口送也閩毛本作騰騰送也案經滕字虞本作媵是滕口二字當騰媵之譌

恆

无疑亨字在三事之中浦鏜云中當作外

釋訓卦名也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釋訓作訓釋

因名此卦得其恆名閩監毛本同宋本名作明

往无窮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也作極

浚恆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浚鄭作濬

令物无餘縕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縕作蘊釋文出餘縕

或承之羞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或承鄭本作咸承

振恆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振張作震

遯

危至而後未行 補毛本未作求案求字宜衍正義是遯之爲後也可證

雖可免乎 閩本同監毛本雖作離不誤釋文出離可

物皆遯已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已音以或音紀案音紀則當作人己字疏云物皆棄己而遯則正義本作己與或音合

係遯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繫○按凡相連屬謂之係此係遯是

宜遯而繫 錢本宋本古本同岳本閩監毛本繫作係下繫遯繫於所在不能遯害同

有疾憊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憊王肅作毙荀作備

增繳不能及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繒繳○按增正字繒假借字

大壯

一者謂陽爻 岳本閩監毛本一作大古本下有也字○補案大字是也正義標起止可證

遂廣美正人之義 補案人當作大

義歸天極 補毛本極作大

故正大則見天地之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卽

而順體也 岳本錢本閩監毛本體作禮釋文而愼禮也愼或作順

其人信其窮凶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其作有

羸其角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羸王肅作縲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

用之以爲羅罔於己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以字

君子罔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罔上有用字非

壯于大輿之輹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輹本又作輻

能幹其任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任上有所字

二理自爲矛楯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楯作盾

持疑猶豫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猶與一本作預○按與豫之假借字預又豫之俗字

固志在一 岳本錢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一作三

疑之不已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疑作欵

不詳也 石經岳本宋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詳作祥釋文不詳鄭王肅作祥案此則王弼本自作詳古本足利本非也

不詳也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詳作祥○補案下並同

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孟作齊

所以在貴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以作之案嘐嘐注皆所之在貴也足證此文以字爲之字之誤

以顯著明自顯之道 閩本同岳本監毛本上顯作順古本下有也字○補案順字是也正義可證

之適反 十行本此三字雙行夾注閩本作單行側注監毛本誤與正義字同

之召反 十行本此三字亦雙行夾注錢本宋本召作少閩監毛本與十行本同

進之初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處字

而回其志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回作迴曲下履貞不回同

處晦能致其誠者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晦作悔

闇乎曲昧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闇作闇釋文出闇乎

故曰進如愁如 閩監本同毛本進作晉是也

故得其悔亡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其字

晉如鼫鼠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鼫子夏傳作碩

正之厄也 補案厄當危字之誤正義正之危也可證毛本作危

不成一伎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王作術○按盧文弨云顏氏家訓作不成伎術知王字誤也

能游不能度谷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度作渡○按詩疏亦作渡

能穴不能掩身 詩疏掩作覆

陸機以爲雀鼠 閩監本同毛本機改璣非

失得勿恤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失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

能不用柔 補毛本柔作察

有廢者委任得人 盧文弨云疏讀失得勿恤往爲句故此上無往字

明夷

文王以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荀向作似之下亦然

不爲邪干 補毛本干作諂

蔽僞百姓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蔽僞本或作弊僞

巧所辟也 補岳本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巧作乃閩本監本辟作避

初處卦之始最遠於難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初下有九字也上有者字

夷于左股用拯馬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股用拯三字漫漶釋文夷子夏作睇京作暎左股姚作右槃拯子夏作抍

是行不能壯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是作示釋文出示行

然後乃免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然後而免也一本作然後乃徵免也古本乃作徵

明夷于南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狩本亦作守

乃得大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作乃大得也疏亦云是其志大得也○補案大得是也誤倒耳

事情之地 補毛本事作懷

隨時辟難 錢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隨作雖

獲心意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作者

箕子之明夷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

家人

即入不失父道 補毛本入作父

發邇化遠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化作見

則悔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則悔成矣足利本作則悔生矣

志未變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衍之字

家人嗃嗃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嗃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

婦子嘻嘻終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終下衍之字釋文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

猶得其道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作猶得吉也古本無猶字

上得終於家道 補毛本上作乃

睽

睽動而上 補案動上當有火字

佐王治民 補毛本王作主

與人合志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人作四

馬者必顯之物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釋文必顯一本作必類下相顯亦然

見謂遜接之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見字

以辟咎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辟作避

正義曰未失道者既遇其主雖失其位亦未失道也 此疏錢本宋本在九二疏末十行本在末失道也下閩本與十行本同監毛本脫去

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掣鄭作㸷子夏作挈荀作觭劓本從說文作劓劓王肅作臲

有應故亡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亡上有悔字○按集解有悔字正義本同是古本之所據也

後說之弧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弧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翟子元作壺

豕失負塗 閩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失作而監毛本作之足利本作也字而是

恢詭譎怪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譎本亦作決

未至於治先見殊怪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治作洽古本治先作合志一本洽作合志二字

故見豕負塗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曰字

四剌其應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剌作刺釋文出四剌

未至於治 閩監毛本同宋本治作洽

乃得與二爲婚媾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二作三

故爲舉莛與楹 孫志祖云今本莊子故爲下有是字

蹇

利西南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利下衍也字

西南險位 閩本同宋本險作地監毛本作順

吉可得乎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吉下有何字一本作吉何可得也足利本上有何字

以正邦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正邦荀陸本作正國爲漢朝諱

宜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待也二字漫漶釋文張本作宜時也鄭本宜待時也

處難之時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之作窮

處蹇以比 補毛本比作此

而在難中 錢本閩監本同毛本而作倘

往則失之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作往之則失

以從陽 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下有陰字

解

利施於衆遇難不困于東北 岳本閩監毛本遇難作也亦宋本難不困于東北作亦不困于東北

一音古買反一音胡買反 錢本宋本同閩本胡作故監毛本作蟹又錢本宋本古買反胡買反六字小注

解難而濟厄者也 十行本難字闕岳本如此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厄作危下放此釋文厄或作危○補難字今依校補案
則以速爲吉者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者作也
即見免說於險 宋本同閩監毛本見作是說作脫
而百果草木皆甲圻 石經岳本錢本圻作坼是也下注及正義並同閩監毛本作拆非宋本注疏皆作甲坼經文坼字不明當亦作坼釋文坼馬陸作宅
无圻而不釋也 補案圻當作坼毛本作所非也
君子以赦過宥罪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宥京作尤
或有過咎非其理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過或作禍一本無此八字古本亦無此八字
非理之當也 補毛本當作常
搜獲備盡 補毛本備作備
乘二負四以容其爲寇之來也 補毛本爲作身
自我致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致寇
言此寇難由己之招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難作雖○補案所改是也
解而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拇荀作母
極則後動 閩本同岳本監毛本則作而○補案而字是也正義可證
隼於人家高墉 補案隼當作集因上隼之譌爲隼字而誤也
損 此卦前錢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七
二簋可用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二簋蜀才作軌
雖下王注 閩監毛本同錢本雖作准
損下而不爲邪 按下注作損剛
則是无咎可正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咎作過
得正吉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正作王盧文弨云王謂王弼也
君子以懲忿窒欲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懲劉作澂蜀才作澄窒鄭劉作懫孟作恎陸作晉欲孟作浴
莫善忿欲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善下有損字
巳事遄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巳本亦作以虞作祀遄荀作顓
不敢宴安 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敢作可

利貞征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征作往注同
柔下可全益剛不可全削 下不之誤岳本閩監毛本不誤古本全上並有以字
謂自六三已上三陰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以上按以已古多通用
乃得化醇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足利本醇作淳疏同釋文出化淳
三人疑加疑惑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疑作益
無復企子之疑 錢本宋本子作予閩監毛本無作无
智者慮能 閩監毛本同岳本智作知釋文出知者
則衆才之用事矣 補案正義衆當作衆毛本不誤
自上祐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祐本亦作佑
吉無不利義同也 閩監毛本無作无錢本無也字
不制於柔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不制一本作下制
不利於柔 補案此本不利作下制閩監毛本作不制案不制正與注同然不字亦疑是下字之譌
益
損下益上 岳本閩監毛本作損上益下是也古本下有也字下必係大坊下謂益之宗下放此閩監毛本同下並同
君子以見善則遷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遷字磨改
又應剛能幹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幹作榦○補案榦字是也正脫也字能幹可證
王用享于帝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于下有字磨滅釋文出用享帝云釋文同宋本補于字毛本作享
出震而齊巽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齊誤濟
居益以中 補案中當作沖下正義皆以謙沖能用謙沖者也可證
不外不爲 補案爲當作違
告公用圭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用圭王肅作用桓圭
不失中行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故字
誰有不納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誰作何
固不待問而元吉有孚惠我德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固作故補鏜云下六字疑衍文
兼張德義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張作宏
无厭之求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無厭

偏僻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偏孟作徧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王弼注

☱☰兌上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與剝反者也剝以柔變剛至於剛幾盡夬以剛決柔如剝之消剛剛隕則君子道消柔消則小人道隕君子道消則剛正之德不可得直道而用刑罰之威不可得坦然而行揚于王庭其道公也【疏】夬揚于王庭至利有攸往〇正義曰夬決也此陰消陽息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為夬也揚于王庭者明行決斷之法夬以剛決柔施之於人則是君子決小人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故曰揚于王庭也孚號有厲者號號令也行決之法先須號令夬以剛決柔則是用明信之法而宣其號令如此即柔邪者危故曰孚號有厲也以剛制斷行令於邑可也若用剛即戎尚力取勝為物所疾以此用師必有不利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雖不利即戎然剛德不長則柔邪不消故陽爻宜有所往夬道乃成故曰利有攸往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健而說則決而和矣【疏】彖曰至決而和〇正義曰夬決也剛決柔也者此就爻釋卦名也健而說決而和者此就二體之義明決而能和乾健而兌說健則能決說則能和故曰決而和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剛德齊長一柔為逆眾所同誅而无忌者也故可揚于王庭〇【疏】正義曰此因一陰而居五陽之上釋行決之法以剛德齊長一柔為逆眾所同誅誅而无忌也故曰揚于王庭言所以得顯然揚于王庭者只謂柔乘五剛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剛正明信以宣其令則柔邪者危故曰其危乃光也【疏】正義曰以明信而宣號令即柔邪者危厲危厲之理分明可見故曰其危乃光也〇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以剛斷制告令可也告自邑謂行令於邑也用剛即戎尚力取勝也尚力取勝物所同疾也【疏】正義曰剛克之道不可常行若專用威猛以此即戎則便為尚力取勝即是決而不和其道窮矣行決所以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只謂所尚乃窮故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剛德愈長柔邪愈消故利有攸往道乃成也【疏】正義曰終成也剛長柔消夬道乃成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澤上於天夬之象也澤上於天必來下潤施祿及下之義也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止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嚴嚴而能施健而能說決而能和美之道也【疏】象曰至居德則忌〇正義曰澤上於天夬者澤性潤下雖復澤上於天決來下潤此事必然故是夬之象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者忌禁也決有二義象則澤來潤下象則明法決斷所以君子法此夬義威惠兼施雖復施祿及下其在身居德復須明其禁令合於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故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宜其咎也【疏】正義曰初九居夬之初當須審其籌策然後乃往而體健處下徒欲果決壯健前進其趾以此而往必不克勝非決之謀所以為咎故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不勝之理在往前也【疏】正義曰經稱往不勝為咎象云不勝而往咎翻其文者蓋暴虎馮河孔子所忌謬於用壯必無勝理孰知不勝果決而往所以致於咎過故注云不勝之理在往前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居健體中以斯決事能審己度而不疑者也故雖有惕懼號呼莫夜有戎不憂不惑故勿恤也【疏】正義曰九二體健居中能決其事而无疑惑者也雖復有人惕懼號呼語之云莫夜必有戎卒來害己能審己度不惑不憂故勿恤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疏】正義曰得中道者決事而得中道故不以有戎為憂故云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頄面權也謂上六也最處體上故曰權也剛長則君子道興陰盛則小人道長然則處陰長而助陽則善處剛長而助柔則凶矣夬為剛長而三獨應上六助於小人是以凶也君子處之必能棄夫情累決之不疑故曰夬夬也若不與眾陽為群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无所咎也【疏】九三壯于頄至无咎〇正義曰壯于頄有凶者頄面權也謂上六也言九三處夬之時獨應上六助於小人是以凶也君子之人若於此時能棄其情累不受於應在於決斷而无滯是夬夬也若不能決斷殊於眾陽應於小人則受濡濕其衣自為怨恨无咎責於人故曰有慍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疏】正義曰眾陽決陰獨與上六相應是有咎也若能夬夬決之不疑則終无咎矣然則象云无咎若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下剛而進非己所據必見侵傷失其所安故臀无膚其行次且也羊者牴狠難移之物謂五也五為夬主非下所侵若牽於五則可得悔亡而已剛亢不能納言自任所處聞言不信以斯而行凶可知矣【疏】正義曰臀无膚其行次且者九四據下三陽位又不正下剛而進必見侵傷侵傷則居不得安若臀无膚矣次且行不前進也臀之无膚居既失安行亦不進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者羊者牴狠難移之物謂五也居尊當位為夬之主下不敢侵若牽於五則可得悔亡故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者九四剛亢不能納言自任所處聞言不信故曰聞言不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同於噬嗑滅耳之凶【疏】正義曰聰不明也者聰聽也良由聽之不明故聞言不信也〇注同於噬嗑滅耳之凶〇正義曰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凶象云聰不明也此九四亦言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故云同於噬嗑滅耳之凶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也夬之為義以剛決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而五處尊位最比小人躬自決者也以至尊而敵至賤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未足光也【疏】九五至无咎〇正義曰莧陸草之柔脆者夬之為義以剛決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五處尊位為夬之主親決上六決之至易也如決莧草然故曰莧陸夬夬也但以至尊而敵至賤雖其克勝不足貴也特以中行之故纔得无咎故曰中行无咎〇注莧陸草之柔脆者〇正義曰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以莧陸為一黃遇等以莧為莧菜陸為商陸下注直云草之柔脆者亦以為一同於子夏等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疏】正義曰中未光也者雖復居中而行以其親決上六以尊敵卑未足以為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處夬之極小人在上君子道長眾所共棄故非號咷所能延也【疏】正義曰上六居夬之極以小人而居群陽之上眾共棄之君子道長小人必凶非號咷所免故禁其號咷曰无號終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疏】正義曰終不可長者長延也凶危若此非號咷所能延故曰終不可長也

☰☴乾上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施之於人即女遇男也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不可取也【疏】正義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疏】正義曰此就爻釋卦名以初六一柔而上遇五剛所以名遇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正乃功成也【疏】勿用取女至品物咸章也〇正義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者女之為體以婉娩貞順為常

可與之長久故勿用取女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已下廣明遇義卦得遇名本由一柔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美執卦而取遂言遇不可用是勿用取女也故
孔子更就天地歎美遇之義不可廢也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庶物无由彰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
中正天下大行也化乃大行也疏正義曰莊氏云一女而遇五男既不可取天地匹配則能成品物由是言之若剛遇中正之柔男得
幽貞之女則天下人倫之化乃得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凡言義者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者也疏姤之時義大矣哉正義曰上既
博美此又結歎欲就卦而取義但是一女而遇五男不足稱美誦博論天地相遇乃致品物咸章然後姤之時義大矣哉○注凡言義者至有意謂者也○正義
曰注總爲發例故曰凡言也卦以驗名義只是女遇於男博尋遇之深旨乃至道該天地故云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者也象曰天下有
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疏正義曰風行天下則无物不遇故爲遇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者風行草偃天之威令故人君法此以施教
命誥於四方也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
處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體夫躁質得遇而通散而无主自縱者也柔之爲物不可以不牽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必繫于正應乃得貞吉也若不牽于
一而有攸往行則唯凶是見矣羸豕謂牝豕也群豕之中豭強而牝弱故謂之羸豕也孚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所牽
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疏初六繫于金柅至羸豕孚蹢躅○正義曰繫于金柅貞吉者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陰質若
繫於正應以從於四則貞而吉矣故曰繫于金柅貞吉也有攸往見凶者若不牽於一而有所行往則惟凶是見矣故曰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者初六處
遇之初以一柔而承五剛是不繫金柅有所往者也不繫而往則如羸豕之務躁而蹢躅然也故曰羸豕孚蹢躅羸豕謂牝豕也群豕之中豭強而牝弱也故
謂牝豕爲羸豕陰質而躁恣牝豕特甚焉故取以爲喻○注柅者制動之主○正義曰柅者制動之主者柅之爲物衆說不同王肅之徒皆爲織績之器婦
人所用惟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王注云柅者制動之主蓋與馬同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疏正義曰柔
道牽者陰柔之道必須有所牽繫也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初陰而窮下故稱魚不正之陰處遇之始不能逆近者也初自樂來
應己之廚非爲犯奪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爲己惠義所不爲故不利賓也疏正義曰包有魚无咎者初六以陰而處下故稱魚也以不正之陰處遇之
始不能逆於所近故捨九四之正應樂充九二之庖廚故曰九二庖有魚初自樂來爲己之廚非爲犯奪故得无咎也不利賓者夫擅人之物以爲己惠義所
不爲故不利賓也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疏正義曰義不及賓者言有他人之物於義不可及賓也九三臀无
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處下體之極而二據於初不爲己乘居不獲安行无其應不能牽據以固所處故曰臀無膚其行次且也然履
得其位非爲妄處不遇其時故使危厲災非己招是以无大咎也疏正義曰陽之所據者陰也九三處下體之上爲內卦之主以乘於二无陰可據居不
獲安上又无應不能牽據以固所處同於夬卦九四之失據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也然復得其位非爲妄處特以不遇其時故致此危厲災非己招故无大
咎故曰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疏正義曰行未牽者未能牽據故其行次且是行未牽也九四包无
魚起凶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疏正義曰庖无魚者二擅其應故曰庖无魚也應之无魚則是无民之義也起凶者起
動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疏正義曰遠民者陰爲陽之民爲二所據故曰遠民也九五以
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九五履得尊位而不遇其應得地而不食含章而未發不

遇其應命未流行然處得其所體剛居中志不舍命不可傾隕故曰有隕自天也疏九五以杞包瓜至有隕自天○正義曰以杞匏瓜者杞之爲物生於
肥地匏瓜爲物繫而不食九五處得尊位而不遇其應是得地而不食故曰以杞匏瓜也含章有隕自天者不遇其應命未流行无物發起其美故曰含章然
體剛居中雖復當位命未流行而不能改其操无能傾隕之者故曰有隕自天蓋言惟天能隕之耳○注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正義曰杞之爲物生於
肥地者也先儒說杞亦有不同馬云杞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則爲杞梓之杞子夏傳曰作杞匏瓜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刃宜屈橈似匏瓜
又爲杞柳之杞案王氏云生於肥地蓋以杞爲今之枸杞也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疏正義曰中正者中正故有美无應故含章而不發若非九五中正則无美可含故舉爻位而言中正也志不舍命者雖命未流行而居尊當位志不舍命
故曰不可傾隕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進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進而无遇獨恨而已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
凶咎也疏正義曰姤其角者角者最處體上上九進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吝无咎者角非所安與无遇等故獨恨而鄙吝也然不
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故曰无咎也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疏正義曰上窮吝者處於上窮所以遇角而吝也
䷬坤下兌上萃亨聚乃通也疏正義曰萃卦名也又萃聚也聚集之義也能招民聚物使物歸而聚己故名爲萃也亨者通也擁隔不通无由
得聚聚之爲事其道必通故云萃亨王假有廟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疏正義曰假至也天下崩離則民怨神怒雖復享祀與无廟同王至大
聚之時孝德乃昭洽可謂之有廟矣故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聚得大人乃得通而利正也疏正義曰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
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也用大牲吉全乎聚道用大牲乃吉也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疏正義
曰大人爲王聚道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故曰用大牲吉也利有攸往疏正義曰人聚神祐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象曰萃
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但順而說則邪佞之道也剛而違於中應則強亢之德也何由得聚順說而以剛爲主主剛而
履中履中以應故得聚也疏彖曰至故聚也○正義曰萃聚者訓萃名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者此就二體及九五之爻釋所以能聚也若全用順說則
邪佞之道全用剛則違於中應則強亢之德何由得聚今以順說以剛爲主則非邪佞也剛不失中則非偏亢也如此方能聚物故曰聚也順以說剛中而
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疏正義曰享獻也聚道既全可以至於有廟設祭祀而致孝享也利見
大人亨聚以正也大人體中正者也通聚以正聚乃得全也疏正義曰釋聚所以利見大人乃得通而利正者良由大人有中正之德能
以正道通而化之然後聚道得全故曰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順以說而不損剛順天命者也天德剛而
不違中順天則說而以剛爲主也疏正義曰天之爲德剛不違中今順以說而以剛爲主是順天命也動順天命可以享於神明无往不利所以得用大
牲吉利有攸往者只爲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
乃聚疏正義曰此廣明萃義而歎美之也凡物所以得聚者由情同也情志若乖无由得聚故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也象曰澤上
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聚而无防則衆心生疏正義曰澤上於地則水潦聚故曰澤上於地萃也除者治也人既聚
會不可无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脩治戎器以戒備不虞也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
往无咎有應在四而三承之心懷嫌疑故有孚不終也不能守道以結至好迷務競爭故乃亂乃萃也一握者小之貌也爲笑者懦劣之貌也己爲正

配三以近觀若安夫卑退謙以自牧則勿恤而往无咎也【疏】初六有孚至往无咎○正義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初六有應在四而三承之萃聚之時貴
於近合見三承四疑四與三始以中應相信不以他意相阻故曰有孚不終也既心懷嫌疑則情意迷亂奔競而行萃不以禮故曰乃亂乃萃一握者小之貌
也自比一握之間言至小也爲笑者非嚴毅之容言懦劣也己爲正配三以近體著自號比爲一握之小執其謙退之容不與物爭則不憂於三往必得合而
无外矣故曰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疏】正義曰其志亂者只爲疑四與三故其志意迷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己獨處正與衆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
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也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致之以省薄薦於鬼神也【疏】六二至利用禴○正
義曰引吉无咎者萃之爲體貴相從就聚道乃成今六二以陰居陰復在坤體志於靜退則是行中未變不欲相從者也乖衆違時則致危害故須牽引乃得
吉而无咎也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者禴殷春祭之名也四時之祭最薄者也雖乖於衆志須牽引然居中得正忠信而行故可以省薄祭於鬼神也故
曰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疏】正義曰中未變也者釋其所以須引乃吉貞由居中未變 六三萃如嗟
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履非其位以比於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于人之患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
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而憂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與其萃於不正不若之於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至故有小吝
也【疏】六三萃如嗟如至小吝○正義曰居萃之時體非其位以比於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于人之患害所起也故曰萃如嗟如无
攸利也往无咎小吝者上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而憂危思援求朋巽以待物者也與其萃於不正不若之於同志故可往而无咎以上六是陰已又
陰以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應故有小吝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疏】正義曰以上體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處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失其所處處聚之時不正而據故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疏】正義曰以陽處陰明
體非其位又下據三陰得其所據失其所處處聚之時不正而據是其凶也若以萃之時立夫大功復其大吉乃得无咎故曰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
无咎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謂以陽居陰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處聚之時
居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四專而據己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夫脩仁守正久必悔消故曰元永貞悔亡【疏】九五至悔亡○正義曰九五處聚之
時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既得盛位所以无咎匪孚者良由四專而據己德化不行信不孚物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若能脩夫大德久行其正則其悔
可消故曰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疏】正義曰志未光也者雖有盛位然德未行久乃悔亡今時志意未光大也 上
六齎咨涕洟无咎 處聚之時居於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齎咨嗟歎之辭也若能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
病之甚至于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疏】正義曰齎咨者居萃之時最處上極五非所乘內又无應處上獨立无其援助危亡之甚居不
獲安故齎咨而嗟歎也若能知有危亡懼害之深憂危之甚至於涕洟如此居不獲安方得衆所不害故无咎矣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疏】正義曰未安上者未敢安居其上所乘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 巽順可以升陽爻不當尊位无嚴剛之正則未免於憂故用見大人乃勿恤也【疏】正義
曰升元亨者升卦名也升者登上之義升而得大通故曰升元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升者登也陽爻不當尊位无剛嚴之正則未免於憂故用見大德之人

然後乃得无憂恤故曰用見大人勿恤 南征吉 以柔之南則離乎大明也【疏】正義曰非直須見大德之人復宜適明陽之地若以陰之陰彌足其
闇也南是明陽之方故云南征吉也 象曰柔以時升 柔以其時乃得升也【疏】正義曰升之爲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釋名升之意六
五以陰柔之質超升貴位若不得時則不能升耳故曰柔以時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純柔則不能自升剛亢則物不
從既以時升又巽而順剛中而應以此而升故得大亨【疏】正義曰此就二體及九二之爻釋元亨之德也純柔則不能自升剛亢則物所不從卦體與巽
且順爻又剛中而應於五有此衆德故得元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巽順以升至于大明志行之謂
也【疏】正義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者以大通之德用見大人不憂否塞必致大慶故曰有慶也南征吉志行者之於闇昧則非其本志今以柔順而升大
明其志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疏】正義曰地中生木升者地中生木始於細微以
至高大故爲升象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是也 初六允升大吉 允當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雖无其應處升之初與九二九三合志俱升當升之時升必大得是以大吉也【疏】正義
曰允當也巽卦三爻皆應升上而二三自應於五六升之不疑惟初无應於上恐不得升當二三升時與之俱升必大得矣故曰允升大吉也 象曰允
升大吉上合志也【疏】正義曰上謂二三也與之合志俱升乃得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與五爲應往必
見任體夫剛德進不求寵閑邪存誠志在大業故乃利用納約于神明矣【疏】正義曰九二與五爲應往升於五必見信任故曰孚二體剛德而進乎中進不
求寵志在大業用心如此乃可薦其省約于神明而无咎也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疏】正義曰有喜也者上
升則爲君所任薦約則爲神所享斯之爲喜不亦宜乎 九三升虛邑 履得其位以陽升陰以斯而舉莫之違距故若升虛邑也【疏】正義曰九
三履得其位升於上六上六體是陰柔不距於己若升空虛之邑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往必得邑【疏】正義曰无所疑者往必得
邑何所疑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處升之際下升而進可納而不可距也下之進權來自專則殃咎至若能不距
而納順物之情以通庶志則得吉而无咎矣岐山之會順事之情无不納也【疏】正義曰王用亨于岐山者六四處升之際下體二爻皆來上升可納而不
可距事同文王岐山之會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也吉无咎者若能納而不距順物之情則得吉而无咎故曰吉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
山順事也【疏】正義曰順事者順物之情而立功立事故曰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升得尊位體柔而應納而不距任而不專故得
貞吉升階而尊也【疏】正義曰貞吉升階者六五以柔居尊位納於九二不自專而故得貞吉升階保是尊貴而踐阼矣故曰貞吉升階也 象曰貞
吉升階大得志也【疏】正義曰大得志者居中而得其貞吉處尊而保其升階志大得矣故曰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
不息之貞 處升之極進而不息者也進而不息故雖冥猶升也故施於不息之正則可用於爲物之主則喪矣終於不息消之道也【疏】正義曰冥
升者冥猶暗也處升之上進而不已則是雖冥猶升也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者若冥升在上陵物爲主則喪亡斯及若潔己脩身施於爲政則以不息爲
美故曰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勞不可久也【疏】正義曰消不富者雖爲政不息交免危咎然勞不可久終
致消衰故曰消不富也
䷮坎下兌上 困亨 困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疏】正義曰困者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爲困亨者卦德也小人

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改其操君子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也

貞大人吉无咎 處困而得无咎吉乃免也【疏】正義曰處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體大之人能濟於困然後得吉而无咎故曰貞大人吉无咎也

有言不信【疏】正義曰處困求濟在於正身脩德若巧言能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誡之以有言不信也

彖曰困剛揜也 剛見揜於柔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為柔坎陽卦為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為小人所蔽以為困窮矣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 處險而不改其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也【疏】正義曰此又就二體名訓以釋亨德也坎險而兌說所以困而能亨者良由君子遇困安其所遇雖居險困之世不失暢說之心故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也

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處困而用剛不失其中履正而能體大者也能正而不能大則未能濟困者也故曰貞大人吉也【疏】正義曰其唯君子乎者結歎處困能通非小人之事唯君子能然也貞大人吉以剛中者此就二五之爻釋貞大人之義剛則正直所以為貞中而不偏所以能大若正而不大未能濟困處困能濟濟乃得吉而无咎也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處困而言不見信之時也非行言之時而欲用言以免必窮者也其吉在於貞大人口何為乎【疏】正義曰處困求通在於修德非用言以免困徒尚口說更致困窮故曰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則水在澤下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疏】正義曰澤无水困者謂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故曰澤无水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之人守道而死雖遭困厄之世期於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最處底下沈滯卑困居无所安故曰臀困于株木也欲之其應二隔其路居則困于株木進不獲拯必隱遯者也故曰入于幽谷也困之為道不過數歲者也以困而藏困解乃出故曰三歲不覿也【疏】初六臀困于株至三歲不覿○正義曰臀困于株木者初六處困之時以陰爻最居窮下沈滯卑困居不獲安若臀之困于株木故曰臀困于株木也入于幽谷者有應在四而二隔之居則困株進不獲拯勢必隱遯者也故曰入于幽谷也三歲不覿者困之為道不過數歲困窮乃出故曰三歲不覿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言幽者不明之辭也入于不明以自藏也【疏】正義曰幽不明者象辭惟釋幽字言幽者正是不明之辭所以入不明以自藏而避困也釋株者初不謂之株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以陽居陰尚謙者也居困之時處得其中體夫剛質而用中履謙應不在一心无所私盛莫先焉夫謙以待物物之所歸剛以處險難之所濟履中則不失其宜无應則心无私特以斯處困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美之至矣坎北方之卦也朱紱南方之物也處困以斯能招異方者也故曰朱紱方來也豐衍盈盛故利用享祀盈而又進傾之道也以此而征凶誰咎乎故曰征凶无咎也【疏】九二困于酒食至无咎○正義曰困于酒食者九二體剛居陰處中无應體剛則健能濟險也居陰則謙物所歸也處中則不失其宜无應則心无私黨處困以斯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者紱祭服也坎北方之卦也紱南方之物處困用謙能招異方者也故曰朱紱方來也舉異方者明物无不至酒食豐盈異方歸向祭則受福故曰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者盈而又進傾敗之道以征必凶故曰征凶自進致凶无所怨咎故曰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疏】正義曰中有慶者言二以中德被物物之所賴故曰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石之為物堅而不納者也謂四也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四自納初不受己者也二非所據剛非所乘上比困石下據蒺蔾无應而入焉得配偶在困處斯凶其宜也【疏】六三困于石至不見其妻凶○正義曰困于石據于蒺蔾者石之為物堅剛而不可入也蒺蔾之草有刺而不可踐也六三以陰居陽志懷剛武己又无應欲上附於四四自納於初不受己者也故曰困于石也下欲比二二又剛陽非己所據故曰據于蒺蔾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者无應而入難得配偶譬於入宮不見其妻處困以斯凶其宜也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也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疏】正義曰乘剛者明二為蒺蔾也不祥也者祥善也吉也不吉必有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金車謂二也二剛以載者也故謂之金車徐徐者疑懼之辭也志在於初而隔於二履不當位威令不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吝也然以陽居陰履謙之道量力而處不與二爭雖不當位物與之故曰有終也【疏】九四來徐徐至有終○正義曰何氏云九二以剛德勝故曰金車也徐徐者疑懼之辭九四有應於初而礙於九三故曰困于金車欲棄之惜其配偶疑懼而行不敢疾速故來徐徐也有應而不敢往可恥可恨故曰吝也以陽居陰不失謙道為物之所與故曰有終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下謂初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疏】正義曰有與者位雖不當執謙之故物所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以陽居陽任其壯者也不能以謙致物物則不附忿物不附而用其壯猛行其威刑異方愈乖遐邇愈叛刑之欲以得乃益所以失也故曰劓刖困于赤紱也二以謙得之五以剛失之體在中直能不遂迷困而徐能用其道者也致物之功不在於暴故曰徐也困而後乃徐徐則有說矣故曰困于赤紱乃徐有說也祭祀所以受福也履夫尊位困而能改不遂其迷以斯祭祀必得福焉故曰利用祭祀也【疏】九五至利用祭祀○正義曰九五以陽居陽用其壯則物不歸己見物不歸而用威刑行其劓刖之事既行其威刑則異方愈乖遐邇愈叛兌為西方之卦赤紱南方之物故曰劓刖困於赤紱也此卦九二以陽居陰用其謙遜能招異方之物也此言九五剛猛不能感異方之物也若但用其中正之德招致於物不在速暴而徐徐則物歸之而有說矣故曰乃徐有說也居得尊位困而能反不執其迷用其祭祀則受福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疏】正義曰志未得也者由物不附己己德未得故曰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者居中得直不貪不暴然得其應乃寬緩修其道德則得喜說故云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者若能不遂迷志用其中正則得異方所歸祭則受福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居困之極而乘於剛下无其應行則愈繞者也行則纏繞居不獲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下句无困因於上也處困之極行无所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用謀之時也曰者思謀之辭也謀之所行有隙則獲吉將何以通至困乎曰動悔令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故曰動悔有悔征吉也【疏】上六困于葛藟至征吉○正義曰葛藟引蔓纏繞之草臲卼動搖不安之辭上六處困之極極困者也而乘於剛下又无應行則纏繞者不得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惠亦言困於臲卼困因於上省文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是用謀之時也曰者思謀之辭也謀之所行有隙則獲吉將何以通至困乎必須發動其可悔之事令其有悔可知然後處困求通可以行之而獲吉故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 所處未當故致此困也【疏】正義曰未當也者處於困極而又乘剛所處不當故致此困也

動悔有悔吉行也【疏】正義曰吉行者知悔而征行必獲吉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 井以不變為德者也【疏】正義曰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謂之為井此卦明君子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无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為改邑不改井者以下明井有常德此明井體有常邑雖遷移而井體无改故云改邑不改井也

无喪无得 德有常也【疏】正義曰此明井用有常德終日引汲未嘗有損終日泉注未嘗有益故曰无喪无得也 言

往來

井井不渝變也【疏】正義曰此明性常井井絜靜之貌也往者來者皆使絜靜不以人有往來改其洗濯之性故曰往來井井也汔至亦未繘井已來至而未出井也羸其瓶凶井道以已出爲功也幾至而覆與未汲同也【疏】正義曰此下明井功難成也汔幾也幾近也繘綆也言汲水已至井上然綆出猶未離井口而鉤羸其瓶而覆之也棄其方成之功雖有出井之勞而與未汲不異喻今人行常德須善始令終若有初无終則必致凶咎故曰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言亦者不必之辭言不必有如此不克終者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喻人之修德不成又云但取喻人之德行不恒不能慎終如始故就人言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音舉上之上【疏】彖曰巽乎至水井○正義曰此就二體釋井之名義此卦坎爲水在上巽爲木在下又巽爲入以木入於水而又上水井之象也○注音舉上之上○正義曰嫌讀爲去聲故音之也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以剛處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變也【疏】正義曰井養而不窮者歎美井德愈汲愈生給養於人无有窮已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者此釋井體有常由於二五也二五以剛居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改變也不釋往來二井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由以剛居中更无他義故不具舉經文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井以已成爲功【疏】正義曰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其猶人德事被物亦是功德未就也羸其瓶是以凶也【疏】正義曰汲水未出而覆喻修德未成而止所以致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木上有水井之象也上水以養養而不窮者也【疏】正義曰木上有水則是上水之象所以爲井君子以勞民勸相相猶助也可以勞民勸助莫若養而不窮也【疏】正義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者勞謂勞賚相猶助也井之爲義汲養而不窮君子以勞來之恩勤恤民隱勸助百姓使有成功則此養而不窮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則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一時所共棄舍也井者不變之物居德之地恒德至賤物无取也【疏】初六井泥至无禽○正義曰初六最處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即是井之下泥汙不堪食也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即是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故曰舊井无禽也○注井者不變之物○正義曰井者不變之物又云井之德居德之地故曰居德之地也注言此者明井既有不變即是有恒德之居地也今居穢下即是恒德至賤故物无取也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疏】正義曰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爲井泥時舍也者以既非食禽又不嚮即是一時共棄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甕敝漏也夫處上宜下處下宜上井已下矣而復下注其道不交則莫之與也【疏】正義曰九二上无其應反下比初施之於事正似谷中之水下注敝鮒井而似谷故曰井谷射鮒也子夏傳云井中蝦蟇呼爲鮒魚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甕敝漏也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疏】正義曰井既處下宜應汲上今反下注則不與上交物莫之與故曰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不停污之謂也處下卦之上復得其位而應於上得井之義也當井之義而不見食修己全潔而不見用故爲我心惻也爲猶使也不下注而應上故可用汲也王明則見照明既嘉其行又欽其用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疏】正義曰井渫不食者渫治去穢污之名也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九三處下卦之上異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於上非射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爲用猶在下體未有成功功既未成井雖渫治未食也故曰井渫不食也爲我心惻者

人修己全潔而不見用使我心中惻愴故曰爲我心惻也可用汲者不同九二下注而不可汲也有應於上是可汲也井之可用猶人可用王明並受其福者不遇明王則滯其才用若遭遇賢主則申其行能賢主既嘉其行又欽其用故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也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疏】行感於誠故曰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得位而无應自守而不能給上可以修井之壞補過而已【疏】正義曰案子夏傳曰甃亦治也以塼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爲甃六四得位而无應自守而不能給上可以修井崩壞施之於人可以修德補過故曰井甃无咎也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疏】正義曰修井者但可修井之壞未可上給養人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冽潔也居中得正體剛不撓不食不義中正高潔故井冽寒泉然後乃食也【疏】正義曰餘爻不當貴位但修德以待用九五爲卦之主擇人而用之冽絜也井者必須絜之寒泉然後乃用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絜才高而後乃用故曰井冽寒泉食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疏】正義曰以中正者若非居中得正則任用非賢不能要待寒泉然後乃食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故言寒泉以表絜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也羣下仰之以濟淵泉由之以通者也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往无窮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疏】正義曰收式胄反凡物可收成者則謂之收如五穀之有收也上六處井之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者也故曰井收也勿幕有孚元吉者幕覆也井功已成若能不擅其美不專其利不自掩覆與衆共之則爲物所歸信能致其大功而獲元吉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疏】正義曰上六所以能獲元吉者只爲居井之上井功大成者也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亡也【疏】正義曰革者改變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夫民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命之初人未信服所以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元亨利貞悔亡也信之然後乃得大通而利正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革之爲義變動者也革若不當則悔吝交及如能大通利貞則革道當矣爲革而當乃得亡其悔吝故曰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凡不合然後乃變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者也故取不合之象以爲革也息者生變之謂也火欲上而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生變者也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釋卦名也水火相息先就二象明革息生也火本乾燥澤本潤濕燥濕殊性不可共處若其共處必相侵剋既相侵剋其變乃生也生變則本性改矣水熱而成湯火滅而氣冷是謂革也二女同居而志不相得者此就二體明革也中少二女而成一卦此離兌二女相感雖復同居其志終不相得則變必生矣所以爲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夫所以得革而信者文明以說也文明以說履正而行以斯爲革應天順民大亨以正者也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疏】已日乃孚至其悔乃亡○正義曰此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二體上下釋四德也能思文明之德以說於人所以革命而爲民所信也大亨以正者民既說文明之德而從之所以大通而利正也革而當其悔乃亡者理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疏】天地

革而四時成至大矣哉○正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者以下廣明革義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陰陽升降溫暑涼寒迭相變革然後四時之序皆有成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紂凶狂無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鳴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革也革之時大矣哉者備論革道之廣訖總結歎其大故曰大矣哉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歷數時會存乎變也【疏】正義曰澤中有火革者火在澤中二性相違必相改變故為革象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者天時變改故須歷數所以君子觀茲革象修治歷數以明天時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在革之始革道未成固夫常中未能應變者也此可以守成不可以有為也鞏固也黃中也牛之革堅仞不可變也固之所用常中堅仞不肯變也【疏】正義曰鞏固也黃中也牛革牛皮也革之為義變改之名而名皮為革者以禽獸之皮皆可從革故以喻焉皮雖從革之物然牛皮堅仞難變初九在革之始革道未成守夫常中未能應變施之於事有似用牛皮以自固未肯逾次以從變者也故曰鞏用黃牛之革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疏】正義曰不可以有為者有為謂適時之變有所云為也既堅忍自固可以守常不可以有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陰之為物不能先唱順從者也不能自革革巳乃能從之故曰巳日乃革之也二與五雖有水火殊體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疏】六二巳日至无咎○正義曰巳日乃革之者陰道柔弱每事順從不能自革革巳日乃能從之故曰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者與五相應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故曰征吉无咎二五雖是相應而水火殊體嫌有相射之過故曰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疏】正義曰行有嘉者往應見納故行有嘉慶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巳處火極上卦三爻雖體水性皆從革者也自四至上從命而變不敢自違故曰革言三就其言實誠故曰有孚革言三就有孚而猶征之凶其宜也【疏】正義曰九三陽爻剛壯又居火極火性炎上處革之時欲征之使革征之非道則正之危也故曰征凶貞厲所以征凶致危者正以水火相息之物既處於火極上之三爻水在火上皆從革者也自四至上從命而變不敢有違則從革之言三爻並成就不虛故曰革言三就其言實誠故曰有孚既言三就有孚從革巳矣而猶征之則凶所以征凶而貞厲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疏】正義曰又何之矣者征之本為不從既革言三就更又何往征役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初九處下卦之下九四處上卦之下故能變也无應悔也與水火相比能變者也是以悔亡處水火之際居會變之始能不固吝不疑於下信志改命不失時願是以吉也有孚則見信矣見信以改命則物安而无違故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處上體之下始宣命也【疏】正義曰九四與初同處卦下初九處下卦之下革道未成故未能變九四處上卦之下所以能變也无應悔也能變故悔亡也處水火之際居會變之始能不固吝不疑於下信彼改命之志而能從之合於時願所以得吉故曰有孚改命吉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信志而行【疏】正義曰信志者信下之志而行其命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未占而孚合時心也【疏】正義曰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為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則是湯武革命廣大應人不勞占決信德自著故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疏】正義曰其文炳者義取文章炳著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面以順上也【疏】正義曰上六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者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容色順上而已故曰小人革面

征凶居貞吉改命創制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无為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擾擾而凶也【疏】正義曰革道已成宜安靜守正更有所征則凶居而守正則吉故曰征凶居貞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疏】正義曰其文蔚者明其不能大變故文細而相映蔚也順以從君者明其不能潤色立制但順而從君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當其人易故而法制齊明吉然後乃亨故先元吉而後亨也鼎者成變之卦也革既變矣則制器立法以成之焉變而无制亂可待也法制應時然後乃吉賢愚有別尊卑有序然後乃亨故先元吉而後乃亨【疏】正義曰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為此器以供亨飪之用謂之為鼎亨飪成新能成新法然則鼎之為器且有二義一有亨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雜卦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其亨飪有成新之用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惟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巽火有鼎之象故名為鼎焉變故成新必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乃亨故曰鼎元吉亨也

彖曰鼎象也法象也【疏】正義曰明鼎有亨飪成新之法象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亨飪鼎之用也【疏】正義曰此明上下二象有亨飪之用此就用釋卦名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孰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大亨養聖賢也【疏】正義曰此明鼎用之美亨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為大賓客則聖賢為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享帝直言亨養人則言大亨者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飽飫故亨上加大字也

巽而耳目聰明聖賢獲養則已不為而成矣故巽而耳目聰明也【疏】正義曰此明鼎用之益言聖人既能謙巽大養聖賢聖賢獲養則憂其事而助於己明目達聰不勞己之聰明則不為而成矣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謂五也有斯二德故能成新而獲大亨也【疏】正義曰此就六五釋元吉亨以柔進上行體已獲通得中應剛所通者大故能制法成新而獲大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凝者嚴整之貌也鼎者取新成變者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嚴也【疏】正義曰木上有火即是以木巽火有亨飪之象所以為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者凝者嚴整之貌也鼎既成新即須制法制法之美莫若上下有序正尊卑之位輕而難犯布嚴凝之命故君子象此以正位凝命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凡陽為實而陰為虛鼎之為物下實而上虛而今陰在下則是為覆鼎也鼎覆則趾倒矣否謂不善之物也取妾以為室主亦顛趾之義也處鼎之初將在納新施顛以出穢得妾以為子故无咎也【疏】正義曰鼎顛趾趾足也凡陽為實而陰為虛鼎之為物下實而上虛初六居鼎之始以陰處下則是下虛上實而鼎足倒矣故曰鼎顛趾也利出否者否者不善之物鼎之倒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在於寫出否穢之物也故曰利出否也得妾以其子无咎者妾者側媵非正室也施之於人正室雖亡妾猶不得為室主妾為室主亦猶鼎之顛趾而有咎過妾若有賢子則母以子貴以之繼室則得无咎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倒以寫否故未悖也【疏】正義曰未悖也者倒趾以出否未為悖逆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棄穢以納新也【疏】正義曰以從貴者舊穢也新貴也棄穢納新所以從貴也然是去妾之賤名而為室主亦從子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以陽之實處鼎之中有實者也有實之物不可復加益之則溢反傷其實我仇謂五也困於乘剛之疾不能就我則我不溢全其吉也【疏】正義曰實謂陽也仇是匹也即就也九二以陽之實居鼎之中有實者也故曰鼎有實也有實之物不可復加益則溢而傷其實矣六五我之仇匹欲來應我困於乘剛之疾不能就我則我不溢而全其吉也故曰我仇有

疾不我能卽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取；才任已極，不可復有所加。【疏】正義曰：愼所之者，之，往也。自此已往，所宜愼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疏】正義曰：終无尤也者，五既有乘剛之疾，不能加我，則我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鼎之爲義，虛中以待物者也。而三處下體之上，以陽居陽，守實无應，无所納受。耳宜空以待物，而反全其實塞，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雖有雉膏，而終不能食也。雨者，陰陽交和，不偏亢者也。雖體陽爻，而統屬陰卦，若不全任剛亢，務在和通，方雨則悔虧，終則吉也。【疏】九三鼎耳至終吉。○正義曰：鼎耳革其行塞者，鼎之爲義，下實上虛，是空以待物者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今九三處下體之上，當此鼎之耳，宜居空之地，而以陽居陽，是以實處實者也。既實而不虛，則變革鼎耳之常義也。鼎耳常所以納物受鉉之處，今則塞矣，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者，非有體實不受，又上九不應於己，亦无所納，雖有其器而无所用，雖有雉膏而不能見食也，故曰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者，雨者陰陽交和，不偏亢者也。雖體陽爻，而統屬陰卦，若不全任剛亢，務在和通，方雨則悔虧，終則獲吉，故曰方雨虧悔終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疏】正義曰：失其義也者，失其虛中納受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曰鼎折足也。初已出否，至四所盛，則已絜矣，故曰覆公餗也。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體爲渥沾，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疏】九四鼎折足至其形渥凶。○正義曰：鼎折足覆公餗者，餗，糝也，八珍之膳，鼎之實也。初以出否，至四所盛，故當馨絜矣，故以餗言之。初處下體之下，九四處上體之下，上有所承，而又應初，下有所施，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曰鼎折足。鼎足既折，則覆公餗也。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體則渥沾也。施之於人，知小而謀大，力薄而任重，如此必受其至辱，災及其身也，故曰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不量其力，果致凶災，信如之何。【疏】正義曰：信如何也者，言不能治之於未亂，既敗之後，乃責之云不量其力，果致凶災，災既及矣，信如之何也。言信有此不可如何之事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居中以柔，能以通理，納乎剛正，故曰黃耳金鉉，利貞也。耳黃則能納剛正以自舉也。【疏】正義曰：黃，中也。金，剛也。鉉所以貫鼎而舉之也。五爲中位，故曰黃耳。應在九二，以柔納剛，故曰金鉉。所納剛正，故曰利貞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以中爲實，所受不妄。【疏】正義曰：中以爲實也者，言六五以中爲實，所受不妄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處鼎之終，鼎道之成也。居鼎之成，體剛履柔，用勁施鉉，以斯處上，高不誠亢，得夫剛柔之節，能舉其任者也。應不在一，則靡所不舉，故曰大吉，无不利也。【疏】正義曰：鼎玉鉉者，玉者堅剛而有潤者也。上九居鼎之終，鼎道之成，體剛履柔，則是用玉鉉以自舉者也，故曰鼎玉鉉也。大吉无不利者，應不在一，卽靡所不舉，故得大吉而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疏】正義曰：剛柔節者，以剛履柔，雖復在上，不爲乾之亢龍，故曰剛柔節也。

☳☳ 震下震上

震：亨。懼以成則，是以亨。【疏】正義曰：震，動也。此象雷之卦，天之威動，故以震爲名。震既威動，莫不驚懼，驚懼以威，則物皆整齊，由懼而獲通，所以震有亨德，故曰震亨也。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之爲義，威至而後乃懼也，故曰震來虩虩，恐懼之貌也。震者，驚駭怠惰以肅解慢者也，故震來則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疏】正義曰：虩虩，恐懼之貌也。啞啞，笑語之聲也。震之爲用，天之威怒，所以肅整怠慢，故迅雷風烈，君子爲之變容。施之於人事，則是威嚴之教行於天下也。故震之來也，莫不恐懼，故曰震來虩虩也。物既恐懼，不敢爲非，保安其福，遂至笑語之盛，故曰笑言啞啞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威震驚乎百里，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奉宗廟之盛也。【疏】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正義曰：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也，奉宗廟之盛者也。震卦施之於人，又爲長子，長子則正體於上，爲所傳重，出則撫軍，守則監國，威震驚於百里，可以奉承宗廟彝器粢盛，守而不失也，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威震驚乎百里至宗廟之盛也。○正義曰：先儒皆云雷之發聲，聞乎百里，故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竊謂天之震雷，不應止聞百里，蓋以古之啓土，百里爲極，文王作邑於豐，時明長子威震於一國，故以百里言之也。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者，陸績云：匕者，棘匕，橈鼎之器。先儒皆云匕形似畢，但不兩岐耳，以棘木爲之，長三尺，刊柄與末。詩云有捄棘匕是也。用棘者，取其赤心之義。祭祀之禮，先烹牢於鑊，既納諸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故曰匕所以載鼎實也。鬯者，鄭玄之義，則爲秬黍之酒，其氣調暢，故謂之鬯。詩傳則爲鬯是香草，案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以例而言之，則鬯是草明矣。今特言匕鬯者，鄭玄云：人君於祭祀之禮，尙牲薦鬯而已，其餘不足觀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威震驚乎百里，則惰者懼於近也。【疏】彖曰震亨至懼邇也。○正義曰：震亨者，卦之名德，但舉經而不釋名德所由者，正明由懼得通，故曰震亨，更无他義。或本无此二字。震來虩虩，恐致福也者，威震之來，初雖恐懼，能因懼自脩，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者，因前恐懼自脩，未敢寬逸，致福之後，方有笑言，以曾經戒懼，不敢失則，必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者，言威震驚於百里之遠，則惰者恐懼於近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疏】出可以守宗廟至爲祭主也。○正義曰：釋不喪匕鬯之義也。出謂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也。○注已出。○正義曰：已出謂君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疏】正義曰：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爲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曰洊雷震也。君子以恐懼脩省者，君子恆自戰戰兢兢，不敢懈惰，今見天之怒，畏雷之威，彌自脩身，省察己過，故曰君子以恐懼脩省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體夫剛德，爲卦之先，能以恐懼脩其德也。【疏】正義曰：初九剛陽之德，爲一卦之先，剛則不闇於幾，先則能有前識，故處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自脩而獲其吉，故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此爻辭兩句既與卦同，象辭釋之又與彖不異者，蓋卦舉威震之功，令物恐懼致福；爻論遇震而懼，脩省致福之人。卦則自震言人，爻則據人威震，所被雖殊，其事一也。所以爻卦二辭，本末俱等，其猶屯卦初九與卦俱得利建侯，然卦則汎舉屯時，宜其有所封建；爻則以貴下賤，則是堪建之人。此震之初九，亦其類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之爲義，威駭怠懈，肅整惰慢者也。初幹其任，而二乘之，震來則危，喪其資貨，亡其所處矣，故曰震來厲，億喪貝。億，辭也。貝，資貨糧用之屬也。犯逆受戮，无應而行，行无所舍，威嚴大行，物莫之納，无糧而走，雖復超越陵險，必困于窮匱，不過七日，故曰勿逐，七日得也。【疏】六二震來厲至勿逐七日得。○正義曰：震來厲億喪貝者，億，辭也。貝，資貨糧用之屬。震之爲用，本威惰慢者也。初九以剛處下，聞震而懼，恐而致福，卽是有德之人。六二以陰賤之體，不能敬於剛陽尊德之人，而反乘之，是傲尊陵貴，爲天所誅，震來則有危亡之禍，喪其資貨，故曰震來厲，億喪貝也。勿逐七日得者，犯逆受戮，无應而行，行无所舍，威嚴大行，物莫之納，喪資无糧而走，雖復超越陵險，必困於窮匱，不過七日，故曰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疏】正義曰：乘剛者，只爲乘於剛陽，所以犯逆受戮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不當其位，位非所處，故懼蘇蘇也。而无乘剛之逆，故可以懼行而无眚也。【疏】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正義曰：蘇蘇，畏懼不安之貌。六三居不當位，故震懼而蘇蘇然也。雖不當位，而无乘剛之逆，故可以懼行而无眚也，故曰震蘇蘇，震行无眚也。○注故懼。○正義曰：驗註以訓震爲懼，蓋懼不自安，爲懼由己，故懼也。自下爻辭，皆以震言懼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其猶竊位者，遇威嚴之世，不能自安也。

九四，震遂泥。處四陰之中，居恐懼之時，爲衆陰之主，宜勇其身以安於衆。若其懼也，遂困難矣。履夫不正，不能除恐，使物安己，德未光也。【疏】正義曰：九四處四陰之中，爲衆陰之主，當恐懼之時，宜勇其身以安於衆。若其自懼，遂滯溺而困難矣，故曰「震遂泥」也。然四失位違中，則是有罪自懼，遂沈泥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疏】正義曰：「未光也」者，身既不正，不能除恐，使物安己，是道德未能光大也。

六五，震往來厲，意无喪，有事。往則无應，來則乘剛，恐而往來，不免於危。夫處震之時，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機也，而懼往來，將喪其事，故曰「意无喪，有事」也。【疏】正義曰：「震往來厲」者，六五往則无應，來則乘剛，恐而往來，不免於危，故曰「震往來厲」也。「億无喪，有事」者，夫處震懼之時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機也，而懼以往來，將喪其事，故戒之曰「億无喪，有事」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大則无喪，往來乃危。【疏】正義曰：「危行也」者，懼而往來，是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者，六五居尊，有事在中，若能守中建大事，則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處震之極，極震者也。居震之極，求中未得，故懼而索索，視而矍矍，无所安親也。已處動極而復征焉，凶其宜也。若恐非己造，彼動故懼，懼鄰而戒，合於備豫，故无咎也。極懼相疑，故雖婚媾而有言也。【疏】正義曰：「震索索，視矍矍」者，索索，心不安之貌；矍矍，視不專之容。○上六處震之極，極震者也。既居震極，其震索索而矍矍，以征則凶，故曰「征凶」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者，若恐非己造，彼動故懼，懼鄰而戒，合於備豫，故无咎也。「婚媾有言」者，極懼相疑，故雖婚媾而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畏鄰之動，懼而自戒，乃得无咎。【疏】正義曰：「中未得也」者，猶言未得中也。「畏鄰戒也」者，畏鄰之動而懼，自戒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目无患也。【疏】正義曰：目者能見之物，施止於面，則抑割所見，强隔其欲，是目見之所患。今施止於背，則目无患也。不獲其身，所止在後，故不得其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相背故也。无咎。凡物對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各止而不相與，何得无咎？唯不相見乃可也。施止於背，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背者，无見之物也。无見則自然靜止，靜止而无見，則不獲其身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夫施止不於无見，令物自然而止，而强止之，則姦邪並興，近而不相得則凶。其得无咎，「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也。【疏】正義曰：艮，止也，靜止之義。此是象山之卦，故以艮爲名。施之於人，則是止物之情，防其動欲，故謂之止。艮其背者，此明施止之所也。施止得其所，則其功易成；施止不得其所，則其功難成，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背者，无見之物也。夫欲防止之法，宜防其未兆；既兆而止，則傷物情，故施止於无見之所，則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若施止於面，而對面而止，則有相見之情，欲有私乎己，既止在後，則是无見之物也。无見則自然靜止，靜止而无見，則不獲其身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以行，適於其時，道乃光明也。【疏】正義曰：「艮，止也」者，訓其名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者，此釋艮名之義也。止之爲義，各有其時，時當止而止，時當行而行，所以動靜不失其時，其道乃光明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易背曰止，以明背即止也。施止不可於面，施背乃可也。施止於止，不施止於行，得其所矣，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疏】正義曰：此釋施止之所也。艮既訓止，今言艮其止，是止其所止也。「艮其止」者，經文「艮其背」也。易背曰止，以明背即止也。「止其所也」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所止之所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疏】正義曰：此就六爻皆不相應，釋艮卦之名，又釋不獲其身以下之義。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雖有相應而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之卦皆六爻不應，何獨於此言之者，謂此卦既止而不加交，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也。「是以不獲其身」以下，不相與，故不見其人而止，則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各止其所，不侵官也。【疏】正義曰：「兼山，艮」者，兩山重疊，謂之兼山。直置一山，已能鎮止；今兩山重疊，止義彌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止之爲義，各止其所，故君子於此之時，思慮所及，不出其己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處止之初，行无所適，止其趾乃得无咎。至靜而定，故利永貞。【疏】正義曰：「艮其趾，无咎」者，趾，足也，初處體下，故謂之足。居止之初，行无所之，故止其足，乃得无咎，故曰「艮其趾，无咎」也。「利永貞」者，靜止之初，不可以躁動，故利在永貞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疏】正義曰：「未失正也」者，行則有咎，止則不失其正，釋所以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隨謂趾也。止其腓，故其趾不拯也。腓體躁而處止，而不得拯其隨，又不能退聽安靜，故其心不快也。【疏】正義曰：「艮其腓，不拯其隨」者，腓，腸也，在足之上。腓體或屈或伸，躁動之物，腓動則足隨之，故謂足爲隨。拯，舉也。今既施止於腓，腓不得動，則足无由舉，故曰「艮其腓，不拯其隨」也。「其心不快」者，腓是躁動之物，而强止之，貪進而不得動，則情與質乖也，故曰「其心不快」。此爻明施止不得其所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正義曰：「未退聽也」者，聽，從也。既不能拯動，又不能靜退聽從其見止之命，所以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故曰「艮其限」。夤，當中脊之肉也。止加其身，中體而分，故「列其夤」而憂危薰心也。艮之爲義，各止於其所，上下不相與，至中則列矣。列加其夤，危亡之憂，乃薰灼其心矣。施止體中，其體分焉。體分兩主，大器喪矣。【疏】正義曰：「艮其限」者，限，身之中，人繫帶之處，言三當兩象之中，故謂之限。施止於限，故曰「艮其限」也。「列其夤」者，夤，當中脊之肉也。限既止，則上下不通之義也，是分列其夤。夤既分列，身將喪亡，故憂危之切，薰灼其心矣。然則君臣共治，大體若身，大體不通則君臣不接，君臣不接則上下離心，列夤則身亡，離心則國喪，故曰「列其夤，厲薰心」。○注「體分兩主，大器喪矣」。正義曰：大器，謂國與身也。此爻亦明施止不得其所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中上稱身。履得其位，止求諸身，得其所處，故不陷於咎也。【疏】正義曰：中上稱身，六四居止之時，已入上體，履得其位，止求諸身，不陷於咎，故曰「艮其身，无咎」也。○注「中上稱身」。正義曰：艮卦總其六爻，不論象也。云「中上稱身」者，六四已入上體，故稱身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自止其躬，不分全體。【疏】正義曰：「止諸躬也」者，躬猶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爲躁動也。○注「自止其躬，不分全體」。正義曰：身不可分，分則非全體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施止於輔，以處於中，故口无擇言，能亡其悔也。【疏】正義曰：「艮其輔，言有序」者，輔，頰車也，能止於輔頰也。以處其中，故口无擇言，言有倫序，能亡其悔，故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也。

亡序悔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能用中正，故言有序也。【疏】正義曰：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

上九，敦艮，吉。居止之極，極止者也。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疏】正義曰：敦，厚也。上九居艮之極，極止者也。在上能用敦厚以自止，不陷非妄，宜其吉也，故曰敦艮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疏】正義曰：以厚終者，上九能以敦厚自終，所以獲吉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漸者，漸進之卦也。止而巽，以斯適進，漸進者也。以止巽為進，故女歸吉也。進而用正，故利貞也。【疏】正義曰：漸者，不速之名也。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之漸也。女生有外成之義，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也。婦人之嫁，備禮乃動，故漸之所施，吉在女嫁，故曰女歸吉也。女歸有漸，得禮之正，故曰利貞也。

彖曰：漸之進也，之於進也。【疏】正義曰：漸之進也者，釋卦名也。漸是徐動之名，不當進退，但卦所名漸，是之於進也。

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以漸進得位也。【疏】女歸吉也至得中也。○正義曰：女歸吉也者，漸漸而進之，施於人事，是女歸之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者，此就九五得位剛中，釋利貞也。言進而得於貴位，是往而有功也。以六二適九五，是進而以正，身既得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者，此卦爻皆得位，上言進得位，嫌是兼二三四等，故特言剛得中，以明得位之言唯是九五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廣明漸進之美也。止不為暴，巽能用謙，以斯適進，物无違拒，故能漸而以進，不有困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疏】正義曰：山上有木漸者，木生山上，因山而高，非是從下忽高，故是漸義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者，夫止而巽者，漸之美也。君子求賢得使居位，化風俗使清善，皆須文德謙下，漸以進之。若以卒暴威刑，物不從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鴻，水鳥也。適進之義，始於下而升者也，故以鴻為喻。之皆以進而履之為義焉。始進而位乎窮下，又无其應，若履于干，不可以安也。始進而未得其位，則困於小子，窮於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也。困於小子讒諛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无咎也。【疏】初六鴻漸至无咎。○正義曰：鴻漸于干者，鴻，水鳥也。干，水涯也。漸進之道，自下升高，故取譬鴻飛，自下而上也。初之始進，未得祿位，上无應援，體又窮下，若鴻之進于河之干，不得安寧也，故曰鴻漸于干也。小子厲有言无咎者，始進未得顯位，易致陵辱，則是危於小子，而被毀於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小人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疏】正義曰：義无咎者，備如經釋。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磐，山石之安者。少進而得位，居中而應，本无祿養，進而得之，其為歡樂，願莫先焉。【疏】六二鴻漸至衎衎吉。○正義曰：六二進而得位，居中而應，得可安之地，所以飲食衎衎然，樂而獲吉福也，故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也。○注磐山石之安者。○正義曰：馬季長云：山中石磐紆，故稱磐也。鴻是水鳥，非是集於山石陵陸之禽，而爻辭以此言鴻漸者，蓋漸之為義，漸之於高，故取山石陵陸以憑漸高之義，不復係水鳥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疏】正義曰：不素飽者，素，故也。故无祿養，今日得之，故願莫先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陸，高之頂也。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亦不能執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體，而棄乎羣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至使婦孕不育，見利忘義，貪進忘舊，凶之道也。異體合好，順而相保，物莫能間，故利禦寇也。【疏】九三鴻漸于陸至利禦寇。○正義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者，陸，高之頂也。九三居下體之上，是進而得高之象，故曰鴻漸于陸也。進而之陸，无應於上，與四相比，四亦无應，近而相得。三本是艮體，與初二相同一家，棄其羣類而與四合好，即是夫征而不反復也。夫既樂於邪配，妻亦不能保其貞，非夫而孕，故不育也。見利忘義，貪進忘舊，凶之道也，故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也。利禦寇者，異體合好，恐有寇難離間之者，然和比相順，其相保安，物莫能間，故曰利用禦寇也。○注陸高之頂也。○正義曰：陸高之頂也者，爾雅云：高平曰陸，故曰高之頂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疏】正義曰：離羣醜者，醜，類也。三與初二雖有陰陽之殊，同體艮卦，故謂之羣醜也。失其道也者，非夫而孕，不育失道故也。順相保也者，謂四以陰乘陽，嫌其非順，然好合相得，和比相安，故曰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鳥而之木，得其宜也。或得其桷，遇安棲也。雖乘于剛，志相得也。【疏】正義曰：鴻漸于木者，鳥而之木，得其宜也。六四進而得位，故曰鴻漸于木也。或得其桷无咎者，桷，椽也。之木而遇堪為桷之枝，取其易直可安也。六四與三相得，順而相保，故曰或得其桷。既與相得，无乘剛之咎，故曰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疏】正義曰：順以巽也者，言四雖乘三，體巽而下附三，上順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栖，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陵，次陸者也。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故婦三歲不孕也。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塗者也。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進以正邦，三年有成，成則道濟，故不過三歲也。【疏】九五鴻漸于陵至終莫之勝吉。○正義曰：鴻漸于陵者，陵，次陸者也。九五進于中位，處於尊高，故曰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者，有應在二，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是二五情意徒相感說，而隔礙不交，故曰婦三歲不孕也。終莫之勝吉者，然二與五合，各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路，終得遂其所懷，故曰終莫之勝吉也。○注進以正邦至不過三歲。○正義曰：進以正邦，三年有成者，九五居尊得位，故曰以正邦也。三年有成，則三四不敢塞其路，故曰不過三歲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疏】正義曰：得所願也者，所願在於與三合好，既各履中正，无能勝之，故終得其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故曰其羽可用為儀吉。【疏】正義曰：鴻漸于陸者，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上九最居上極，是進處高潔，故曰鴻漸于陸也。其羽可用為儀吉者，然居无位之地，是不累於位者也。處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故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也。必言羽者，既以鴻明漸，故用羽表儀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疏】正義曰：不可亂也者，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亂其志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妹者，少女之稱也。兌為少陰，震為長陽，少陰而乘長陽，說以動，嫁妹之象也。【疏】正義曰：歸妹者，卦名也。婦人謂嫁曰歸，歸妹猶言嫁妹也。然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從娣而嫁，謂之歸妹。故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上咸卦明二少相感，恆卦明二長相承，今此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故以此卦當之矣。不言歸姪者，女娣是兄之行，亦舉尊以包之也。征凶无攸利者，歸妹之戒也。征謂進有所往也。妹從娣嫁，本非正匹，唯須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妾進求寵，則有並后凶咎之敗，故曰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陰陽既合，長少又交，天地之大義，人倫之終始。【疏】正義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者，此舉天地交合，然後萬物蕃興，證美歸妹之義。所以未及釋卦名，先引證者，以歸妹之義，非人情所欲，且違於匹對之理。蓋以聖人制禮，令姪娣從其姑姊而充妾媵者，所以廣其繼嗣，以象天地以少陰少陽、長陰長陽之氣共相交接，所以蕃興萬物也。歸妹人之終始也者，上既引天地交合為證，此又舉人事歸妹結合其義也。天地以陰陽相合而得生物不已，人倫以長少相交而得繼嗣不絶，歸妹豈非天地之大義、人倫之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

妹也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也而今說以動所歸必妹也雖與長男交嫁而係娣是以說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釋歸妹之義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也而今說以動所歸必妹也雖與長男交嫁而係於娣是以說也係娣所以說者既係娣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更有動望之憂故係娣而行合禮說以動也征凶位不當也履於不正說動以進妖邪之道也【疏】正義曰此因二三四五皆不當位釋征凶之義位既不當明非正嫡因說動而更求進妖邪之道也所以戒其征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逆【疏】无攸利柔乘剛也○正義曰此因六三六五乘剛釋无攸利之義夫陽貴而陰賤以妾媵之賤進求躁寵即是以賤陵貴故无施而利也○注以征則至有乘剛之逆也○正義曰象以失位釋征凶乘剛釋无攸利而往違引言之者略例云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何得不謂之陽三四各在一卦之下何得不謂之陰然則二四陰位也三五陽位也陽應在上陰應在下今二三四五並皆失位其勢自然柔皆乘剛其體妾履求寵其勢自然以賤陵貴以明柔之乘剛處於失正而進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以永終知敝【疏】正義曰澤上有雷說以動也故曰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者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君子象此以永長其終知應有不終之敝故也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少女而與長男爲耦非敵之謂是娣從之義也妹少女之稱也少女之行善莫若娣夫承嗣以君之子雖幼而不妄行少女以娣雖跛能履斯乃恆久之義吉而相承之道也以斯而進吉其宜也【疏】初九至貞吉○正義曰歸妹以娣者少女謂之妹從娣而行謂之歸初九以兌適震非夫婦匹敵是從娣之義也故曰歸妹以娣也跛能履者妹而繼娣爲娣雖非正配不失常道譬猶跛人之足然雖跛而能履故曰跛能履也征吉者少長非偶爲妻而行則凶焉爲娣而行則吉故曰征吉也注夫承嗣以君之子至吉其宜也○正義曰夫承嗣以君之子雖幼而不妄行者此爲少女作此例也言君之子宜爲嗣承以嫡妃之妹娣爲嫡也立嗣宜取長然君之子雖幼而立之不爲妾也以言行娣宜匹敵然妃之妹雖至少而爲娣則可行也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疏】正義曰以恆也者娣而爲娣恆久之道吉相承也者行得其宜是相承之道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雖失其位而居內處中眇猶能視足以保常也在內履中而能守其常故利幽人之貞也【疏】正義曰九二不云歸妹者既在歸妹之卦歸妹可知故略不言也然九二雖失其位不廢居內處中以言歸妹雖非正配不失交合之道猶如眇目之人視雖不正不廢能視耳故曰眇能視也利幽人之貞者居內處中能守其常施之於人是處幽而不失其貞正也故曰利幽人之貞也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疏】正義曰未變常也者貞正者人之常也九二失位嫌其變常不貞也能以履中不偏故云未變常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疏】正義曰歸妹以須者六三在歸妹之時處下體之上有欲求爲室主之象而居不當位則是室主猶存室主既存而欲求進爲未值其時也未當其時則宜有待故曰歸妹以須也反歸以娣者既而有須不可以進宜反歸待時以娣乃行故曰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疏】正義曰未當也者未當其時故宜有待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夫以不正无應而適人也必須彼道窮盡无所與交然後乃可以往故愆期遲歸以待時也【疏】正義曰九四居下得位又无其應以斯適人必待彼道窮盡无所與交然後乃可以往故曰愆期遲歸有時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疏】正義曰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遲歸者此嫁者之志正欲有所待而後乃行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故謂之帝乙歸妹也袂衣袖所以爲禮容者也其君之袂爲帝乙所寵也即五也爲帝乙所崇飾故謂之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兌少震長以長從少不若以少從長之爲美也故曰不若其娣之袂良也位在乎中以貴而行極陰之盛以斯適配雖不若少往亦必合故曰月幾望吉也【疏】六五帝乙至幾望吉○正義曰帝乙歸妹者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是帝王之所嫁妹也故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六五雖處貴位卦是長陽之卦若以爻爲人即是婦人之道故爲帝乙之妹既居長卦乃是長女之象其君即五也袂衣袖也所以爲禮容故爲帝王嫁妹歸之崇飾故曰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兌少震長以長從少者可以從少雖有其君崇飾之袂猶不若以少從長之爲美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月幾望吉者陰而貴盛如月之近望以斯適配雖不如以少從長然以貴而行往必合志故得吉也故曰月幾望吉也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疏】象曰至以貴行也○正義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者釋其六五雖所居貴位言長不如少也言不必少女而從於長男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者釋月幾望吉也以長適少非歸妹之美而得吉者其位在五之中以貴盛而行所往必得合而獲吉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羊謂三也處卦之窮仰无所承下又无應爲女而承命則筐虛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刲羊而无血刲羊而无血不應所命也進退莫與故曰无攸利也【疏】上六至无攸利○正義曰女之爲行以上有承順爲美士之爲功以下育專命爲貴上六處卦之窮仰則无所承受故爲女承筐則虛而无實又下无其應下命則无應之者故爲士刲羊則乾而无和故曰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則進退莫與故无所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疏】正義曰承虛筐者筐本盛幣以幣爲實今之无實正是承捧虛筐空无所有也

周易兼義卷第五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阮元栞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夬此卦前石經岳本釋文古本足利本題周易下經夬傳第五

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 孫志祖云上之字當作其

剛夬柔者 閩案夬當作決

則柔邪者危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則邪是其本無柔字

道成也 閩本同錢本宋本道作終是也監毛本作道成者尤誤

壯于前趾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趾荀作止按說文有止無趾古經多用止字止者足也

惕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惕荀翟作錫

能審己度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能字

莫夜必有戎卒來害己 閩監毛本同宋本莫作暮卒作猝

壯于頄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頄鄭作頯蜀才作仇

必能棄夫情累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棄夫本亦作去

若於此時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若作居

其行次且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次本亦作趑或作跌鄭作趀且本亦作趄或作跙下卦放此

必見侵傷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足利本傷作食按正義本作傷

抵狠難移之物 閩監毛本同岳本抵狠作羝很古本亦作羝釋文出羝很羝本又作抵或作牴

莧陸夬夬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莧一本作莞陸蜀才作睦

正義曰莧陸草之柔脆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錢校本無下七字案此複上文下皆放此○按脆俗脃字

草之柔脆者亦以為一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者作似

姤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古文作遘鄭同

勿用取女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娶女云本亦作取注及下同古本作娶果音義

為壯至甚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爲作逕

象曰姤遇也 石經岳本宋本閩監本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象誤彖

正乃功成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正作匹釋文正亦作匹

誥四方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誥鄭作詰王肅同

繫于金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柅王肅作抳从手子夏作鑈蜀才作尼

羸豕孚蹢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蹢一本作擲古文作蹢躅本亦作䠱古文作䠱

注柅者制動之主者 閩案下者字當衍毛本不誤

包有魚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包本亦作庖下同荀作胞按正義作庖

不為己乘 閩監本同毛本乘作弃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乘作乘

行為其應 閩監毛本無作失岳本作无古本作無案無乃無之誤失乃无之誤

然復得其位 閩案復當作履上注文可證毛本不誤

以杞包瓜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包子夏作苞

而不能改其操 閩監毛本同宋本不能作能不

自遊注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注作往

杞性柔刃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刃作韌○按盧文弨云禮記月令命澤人納材葦注此時柔刃可取又毛詩抑篆柔忍之木釋文云本亦作刃知刃非誤字

萃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無亨字

假至聚 閩案聚當也字之譌毛本正作也

全乎聚道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乎作夫

故聚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聚以正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聚以正荀作取以正

通衆以正 閩毛本衆作聚

順天則說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則作而

君子以除戎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除本亦作儲又作治荀作慮

則衆心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作則衆生心古本作則衆生心也孫志祖云據困學紀聞當作則衆生心

一握為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握傅氏作渥

懦劣之貌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懦作懊釋文同○按釋文乃亂反則當從耎古音耎聲需聲劃然不同說文云懊駑也從人從耎作懦者俊出字

己為正配 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配作妃釋文出正妃○按釋文正云本亦作匹

則情意迷亂 閩監毛本同宋本意作志

始以中應相信不以他意相阻 閩毛本中作正不作末案末字是也

比爲一握之小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爲作於
爭乃利用禴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禴蜀才作躍劉作爚
揚正者危矣　〔補〕毛本矣作未屬下句
故必見引　集解作故必待五引
禴殷者祭名也　〔補〕毛本者作春下正義同
致之以省薄　〔補〕毛本致之作故可
无攸利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攸下有往字
猶不若一陽一陰之至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至作應○按正義作應
志未光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未光也一本作志未光也
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本作昇
用見大人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利見
升者登也　宋本者下空一字十行本閩監毛本不空
彖曰柔以時升　〔補〕毛本同石經岳本宋本閩監本古本足利本彖作彖案彖字誤也
起升貴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起作趨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順本又作愼姚本德作得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古本足利本有成字
允升大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衍也字
往必得邑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邑作也
保是尊貴而踐阼矣　閩監毛本同宋本是作其錢本阼作祚
處貞之極　錢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貞作升按正義當作升
冥猶暗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暗作昧
困
若巧言能辭　〔補〕毛本能作飾
剛揜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掩虞作弇
剛則揜於柔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則作見案見是
未能說困者也　〔補〕案正義說當作濟毛本是濟字
其唯君子乎者　閩監毛本同宋本唯作惟下唯君子能然也同

君子固窮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固窮或作困窮非
居則困于株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于木二字
不過數歲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數歲本亦作三歲
幽不明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無幽字
初不謂之株也　錢本宋本初不作杌木閩監毛本作杌木
利用享祀　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享誤亨釋文出享祀
據于蒺藜　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據誤據
蕩得配偶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偶作耦宋本疏亦作耦○按耦字是也俗多借偶字爲之
來徐徐困于金車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徐徐子夏作荼荼翟同王肅作余余金車本亦作金輿
而據於九三　〔補〕案三當作二
欲棄之　閩監本同毛本棄作弃宋本誤棄
劓刖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臲鼿陸同京作劓劊
利用祭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祭祀本亦作享祀
遐邇愈叛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遐邇云本亦作遐邇
己德未得　〔補〕案德當作志毛本正作志
困于葛藟于臲卼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藟本又作虆臲說文作劓薛同卼說文作黜薛又作杌字同
動搖不安之辭　〔補〕毛本辭作說
行則纏繞者不得安　〔補〕毛本者作居
井
羸其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羸蜀才作纍
計覆一瓶之水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覆作覆○按盧文弨云此句下多衍文當以集解正之云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但此喻
人德行不恆不能善始令終故就人言之凶也
汔至亦未繘井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脫亦字
其猶人德事被物　〔補〕毛本事作未案未字是也
木上有水井之象也　集解云木上有水上水之象也○按正義作則是上水之象
使有成功　閩監毛本同宋本作使有功成

井谷射鮒甕敝漏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射鮒作耶甕鄭作甕案釋文二甕字當有一誤
則莫之與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无與之也云一本作則莫之與也
不停汚之謂也 岳本閩監毛同釋文出停汚
王明則見照明 岳本錢本閩本同監毛本照作曜
行惻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其字
脩井也 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脩誤修
井渫寒泉 石經岳本閩本同監毛本渫誤洩釋文出渫字
井收勿幕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收荀作甃干本勿作罔
正義曰收式胄反 凡物可收成者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刪三小字正義曰上加收式胄反四字一〇大謬

革

凡不合然後乃變生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然作而
火欲上而澤欲下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故字
彖曰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閩毛本居作至
革而信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之字
革而當其悔乃亡名爲革 閩毛本名作者
其悔乃亡消也 補案此本消字缺毛本如此今補
人亦叛主 閩毛本主作亡
以明人革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大
堅忉 岳本閩本同監毛本忉作韌〇補下並同
既不言三就有孚 閩監本同毛本不作革
故文炳而相暎蔚也 閩毛本炳作昞

鼎

此卦前錢本錢校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八
吉然後乃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元字
賢愚有別尊卑有序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賢愚別尊卑序本亦作有別有序
以供烹飪之用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烹作亨〇按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古多作亨
能成新法 盧文弨云句有誤字

亨飪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亨本又作烹下及注聖人亨大亨亨飪亨者並同古本作烹聖人亨大亨同注放此
飪孰也 岳本同閩監毛本孰作熟〇按孰熟古今字
故實其牲大 閩毛本實作牽牲作重案所改是也
特性而已 閩監毛本作特牲不誤宋本性作牲亦非
君子以正位凝命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凝翟作擬
則是爲覆鼎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是覆則其本無爲字
倒以寫否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倒下有趾字
不我能卽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不能我卽吉
我仇謂九也 補案九當作五正義云六五我之仇匹是也毛本是五字
雖陰陽爻 閩毛本陰作體案所改是也
非有體實不受 閩本同監毛本有作其錢本宋本作直
其形渥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渥鄭作剭
信之如何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之如作如之

震

懼以成則是以亨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成亦作威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震來厲億喪貝下同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虩荀作愬言亦作言下同石經初刻磨改言下增象傳句漫漶不可辨餘並改語焉
吉
威至而後乃懼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一本無乃字下來威震之威也能以恐懼修其德也也上並有者字
驚駭怠惰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怠本又作殆
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是作足
長三尺 宋本同閩監毛本三作二〇按二字誤禮記雜記云枇以桑長三尺可證也
則惰者懼於近也 閩監毛本同古本惰下有慢字也作矣岳本宋本足利本並作矣
則己出可以守宗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則作卽
君子以恐懼脩省 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脩誤修
餘卦則凡舉屯時 錢本宋本凡作汎閩監毛本作況
億喪貝躋于九陵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億本又作噫六五同鄭本又作譩

威駭怠懈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懈作解

亡其所處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其字

是懈尊陵貴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懈作懈按懈懈古今字

正義曰驗注以訓震爲懼　盧文弨云當作以震訓爲懼

象曰震蘇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衍也字

震遂泥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荀本遂作隊

居恐懼之時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上有以字

意无喪有事　補毛本意作億

當有其事　閩監毛本同宋本作當其有事

視矍矍征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征作往

彼動故懼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故或作而

疑婚媾有言者　補毛本疑作也屬上讀

亦不能无相疑之言　補毛本疑作疑案疑字是也

艮

其道光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脫其字下行其庭同

謂此卦既止而不加交又峙而不應　補毛本加交作交爻

艮其趾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趾荀作止○按說見前

釋所以在承貞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在作利

艮其腓不拯其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腓本又作肥不承音拯救之拯是陸所據本作承

故曰无擇言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作曰

漸

女歸吉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遂作女歸吉利貞

以明得位言吉唯是九五也　補閩監毛本上言字作之案之字是也宋本唯作惟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足利本與王肅本同善案音饍

則困於小子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則困健於小子

面獲吉福也　補毛本面作而

婦孕不育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孕荀作乘

而棄乎羣醜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醜作配下經維羣醜也同

故曰婦漸于陸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漸字

志相得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與字

巽而附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巽而下附

九五進于中位　閩監毛本于作乎宋本作得

進以正邦三年有成者　閩監毛本同宋本年作歲錢本無者字以此爲標注在正義曰上

峨峨清遠　閩監毛本同岳本峨峨作儀儀釋文出儀儀

歸妹

少陰而乘長陽　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足利本乘作承岳本作承亦承之誤

以妹從娣而嫁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娣作姊下明是妹從娣嫁又妹從娣嫁又嫁而係於娣又係娣所以說者既係娣爲媵又故

係娣而行合禮又從娣而行又是從娣之義也並同

本非正四　補各本四作匹案匹字是也

若妾進求寵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妾作妄是也

令姪娣從其姑姊　補各本下姊字作娣案娣字是也

所歸妹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所以歸妹

嫁而係娣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娣作妹

更有勤望之憂　閩監毛本同宋本勤作勸○按盧文弨云詩摽有梅迨其謂之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正

義本此

緣於失正而進也　錢本正作位

君子以永終知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知弊

娣少女之稱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娣作妹是也考文引毛本娣下誤衍者字

雖幼而不妄行　補案妄當作妾形近之譌下正義可證毛本正作妾

歸妹以須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須荀陸作嬬

則是室主獨存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獨作猶

夫以不正无應而適人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不正不應云本亦作无應

有待而行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待作時

月幾望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荀作旣

以長從少者可以從少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以長從少者也以長從少

雖所居貴位閩監毛本同宋本無貴字

言不必少女閩監毛本同宋本必作如

女承筐无實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承鄭作𢂆是其本作匡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正義

王弼注

䷶離下震上豐亨王假之大而亨者王之所至[redacted]正義曰豐亨者豐卦名也彖及序卦皆以大訓豐也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為豐德大則无所不容財多則无所不濟无所擁礙謂之為亨故曰豐亨王假之者假至也豐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也勿憂宜日中豐之為義闡弘微細通夫隱滯者也為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不亨憂未已也故至豐亨乃得勿憂也用夫豐亨不憂之德宜處天中以偏照者也故曰宜日中也[redacted]正義曰勿无也王能至於豐亨乃得无復憂虞故曰勿憂也用夫豐亨无憂之德然後可以君臨萬國偏照四方如日中之時偏照天下故曰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音闡大之大也[redacted]彖曰豐大也○正義曰豐大也者釋卦名正是弘大之義也○注音闡大之大也○正義曰闡者弘廣之言凡物之大其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一者由人之闡弘使大豐之為義既闡弘微細則豐之稱大乃闡大之大非自然之大故音之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大者王之所尚故至之也[redacted]正義曰動故豐者此就二體釋卦得名為豐之義動而不明未能光大審明以動乃能致豐故曰明以動故豐也王假之尚大也者豐大之道王所崇尚所以王能至之以能尚大故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以勿憂之德故宜照天下也[redacted]正義曰日中之時偏照天下王无憂慮德乃光被同於日中之盈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豐之為用困於昃食者也施於未足則尚豐施於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為常故具陳消息之道者也[redacted]正義曰此孔子因豐設戒以上言王者以豐大之德照臨天下同於日中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過中則昃月滿則盈過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遷貿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況於人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勉令及時脩德仍戒居存慮亡也此辭先陳天地後言人鬼神者欲以輕重亦先尊後卑也而日月先天地者承上宜日中之下遂言其昃食因舉日月以對之然後并陳天地作文之體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redacted]正義曰雷電皆至豐者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折獄斷決也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故君子象於此卦而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旬均也雖均无咎往有尚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redacted]正義曰遇其配主者豐者文明必動尚乎光大者也初配在四俱是陽爻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故曰遇其配主也雖旬无咎往有尚者旬均也俱是陽爻謂之為均非是陰陽相應嫌其有咎以其能相光大故雖均可以无咎而往有嘉尚也故曰雖均无咎往有尚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過均則爭交斯叛也[redacted]象曰至災也○正義曰過旬災也者言勢若不均則相傾奪既相傾奪則爭鬥乃興而相違背災咎至焉故曰過旬災也○往過均至叛也○正義曰初四應配相之為交爭者不均則初四之相交於斯乖叛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處明動之時不能自豐以光大之德既處乎內而又以陰居陰所豐在蔀幽而无覩者也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也日中者明之盛也斗見者闇之極也處盛明而豐其蔀故曰日中見斗不能自發故往得疑疾然履中當位處闇不邪有孚者也若辭也有孚可以發其志不困於闇故獲吉也[redacted]六二豐其蔀至有孚發若吉○正義曰豐其蔀者二以陰居陰又處於內幽闇无所覩見所豐在於覆蔽故曰豐其蔀也蔀者覆曖障光明之物也日中見斗者二居離卦之中如日正中則至極盛者也處日中盛明之時而斗星顯見是二之至闇使斗星見明者也處光大之世而為極闇之行譬日中而斗星見故曰日中見斗也二五俱陰二已見斗之闇不能自發以自求於五往則得見疑之疾故曰往得疑疾也然居中履正處闇不邪是有信者也有信以自發其志不困於闇故獲吉也故曰有孚發若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redacted]正義曰信以發志者雖處幽闇而不為邪是有信以發其豐大之志故得吉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沬微昧之明也應在上六志在乎陰雖愈乎以陰處陰亦未足以免於闇也所豐在沛日中則見沬之謂也施明則見沬而已施用則折其右肱故可以自守而已未足用也[redacted]正義曰豐其沛日中見沬者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沬微昧之明也以九三應在上六志在乎陰雖愈於六二以陰處陰亦未免於闇也是所以豐在沛日中見沬夫處光大之時而豐沛見沬雖愈於豐蔀見斗然施於大事終不可用假如折其右肱自守而已乃得无咎故曰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明不足也[redacted]正義曰不可大事者當光大之時可為大事明不足故不可為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雖有左在不足用也[redacted]正義曰終不可用者凡用事在右肱右肱既折雖有左在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以陽居陰豐其蔀也得初以發夷主吉也[redacted]正義曰豐其蔀者九四以陽居陰闇同於六二故曰豐其蔀也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者夷平也四應在初而同是陽爻能相顯發而得其吉故曰遇其夷主吉也言四之與初交相為主者若實主之義也若據初則以四為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初為主故曰遇其夷主也二陽體敵兩主均平故初謂四為旬而四謂初為夷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redacted]正義曰位不當者止謂以陽居陰而位不當所以豐蔀而闇者也幽不明也者日中盛則昃而見斗以譬當光大而居陰是應明而幽闇不明也吉行也者處於陰位然闇已甚更應於陰无由獲吉猶與陽相過故得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以陰之質來適尊陽之位能自光大章顯其德獲慶譽也[redacted]正義曰六五處豐大之世以陰柔之質來適尊陽之位能自光大章顯其德而獲慶善也故曰來章有慶譽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redacted]正義曰有慶也者言六五以柔處尊履得其中故致慶譽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屋藏蔭之物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既豐其屋又蔀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雖闚其戶闃其无人棄其所處而自深藏也處於明動尚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不見隱不為賢更為反道凶其宜也三年豐道之成治道未濟隱猶可也既濟而隱是以治為亂者也[redacted]上六豐其屋至不覿○正義曰屋者藏蔭隱蔽之物也上六以陰處極以處外不履於位是深自幽隱絕跡深藏也事同豐厚於屋者也既豐厚其屋而又覆鄣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雖闚視其戶而闃寂无人棄其所處而自深藏也處於豐大之世隱不為賢治道未濟隱猶可也三年豐道已成而猶不見所以為凶故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翳光最甚者也[redacted]正義曰天際翔也者如鳥之飛翔於天際言隱翳之深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可以出而不出自藏之謂也非有為而藏不出戶庭失時致凶況自藏乎凶其宜也[redacted]正義曰自藏也者言非有為而當自藏可以出而不出无事自為隱藏也

䷷艮下離上旅小亨旅貞吉不足全夫貞吉之道唯足以為旅之貞吉故特重曰旅貞吉也[redacted]正義曰旅者客寄之名羈旅之稱失

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為旅既為羈旅苟求僅存雖得自通非甚光大故旅之為義小亨而已故曰旅小亨羈旅而獲小亨是旅之正吉故曰旅貞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夫物失其主則散柔乘於剛則乖既乖且散物皆羈旅何由得小亨而貞吉乎夫陽為物長而陰皆順陽唯六五乘剛而復得中乎外以承于上陰凶順陽不為乖逆止而麗明動不履妄雖不及剛得尊位恢弘大通是以小亨令附旅者不失其正得其所安也【疏】彖曰至貞吉也○正義曰旅小亨者舉經文也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者此就六五及二體釋旅得亨貞之義柔處於外羈而為客之象若所託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得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於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於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旅者大散物皆失其所居之時也咸失其居物願所附豈非知者有為之時【疏】正義曰此歎美寄旅之時物皆失其所居若能與物為附使旅者獲安非小才可濟惟大智能然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止以明之刑戮詳也【疏】正義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為斯賤之役所取致災志窮且困【疏】正義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者瑣瑣者細小卑賤之貌也初六當旅之時最處下極是寄旅不得所安而為斯卑賤之役然則為斯卑賤勞役由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疏】正義曰志窮災志意窮困自取此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懷來也得位居中體柔奉上以此寄旅必獲次舍懷來資貨得童僕之所正也旅不可以處盛故其美盡於童僕之正也過斯以往則見害矣童僕之正義足而已【疏】正義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者得位居中體柔承上以此而為寄旅必為主君所安旅得次舍懷來資貨又得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故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疏】正義曰終无尤者旅不可以處盛盛則為物所害今惟正於童僕則終保无咎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為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也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疏】九三旅焚其次至貞厲○正義曰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者九三居下體之上下據於二上无其應與二相得欲自尊而惠施於下也以羈旅之身而為惠下之道是與萌侵權為主君之所疑也為君主所疑則被黜而見害故焚其次舍喪其童僕之正而身危也○注與萌至所疑也○正義曰與萌侵權者言與事之萌漸侵奪主君之權勢若齊之田氏故為主所疑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疏】正義曰亦以傷矣者言失其所安亦可悲傷也其義喪者言以旅與下理是喪亡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也雖處上體之下不先於物然而不得其位不獲平坦之地客于所處不得其次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也【疏】正義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者九四處上體之下不同九三之自尊然不得其位猶寄旅之人求其次舍不獲平坦之所而得用斧之地言用斧除荊棘然後乃處故曰旅于處得其資斧也求安處而得資斧之地所以其心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雉以一矢而復亡之明雖有雉終不可得矣寄旅而進雖處于文明之中居于貴位此位終不可有也以其能知禍福之萌不安其處以乘其下而上承於上故終以譽而見命也【疏】六五射雉至以譽命○正義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者羈旅不可以處盛位六五以羈旅之身進居貴位其位終不可保譬之以射雉惟有一矢射之而復亡失其矢其雉終不可得故曰射雉一矢亡也然處文明之內能照禍福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故得終以美譽而見爵命故曰終以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疏】正義曰上逮者逮及也以能承及於上故得終以譽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居高危而以為宅巢之謂也客旅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于上極眾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被害之地必凶之道也故曰後號咷牛者稼穡之資以旅處上眾所同嫉故喪牛于易不在於難物莫之與危而不扶喪牛于易終莫之聞莫之聞則傷之者至矣【疏】正義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者最居於上如鳥之巢以旅處上必見傾奪如鳥巢之被焚故曰鳥焚其巢也客得上位所以先笑凶害必至故後號咷眾所同嫉喪其稼穡之資理在不難故曰喪牛于易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故曰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疏】正義曰終莫之聞也者眾所同疾危而不扶至于喪牛于易終无以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

䷸巽下巽上

巽小亨全以巽為德是以小亨也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故申命行事之時上下不可以不巽也【疏】正義曰巽者卑順之名說卦云巽入也蓋以巽是象風之卦風行無所不入故以入為訓若之於人事能自卑巽者亦無所不容然巽之為義以卑順為體以容入為用故受巽名矣上下皆巽不為違逆君唱臣和教令乃行故於重巽之卦以明申命之理雖上下皆巽命令可行然全用卑巽則所通非大故曰小亨

利有攸往巽悌以行物无距也【疏】正義曰巽悌以行物无違距故曰利有攸往

利見大人大人用之道愈隆【疏】正義曰但能用巽者皆无往不利然大人用巽其道愈隆故曰利見大人明上下皆須用巽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未有不巽而命行也【疏】正義曰此卦以卑巽為名以申命為義故就二體上下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於下下巽能奉於上上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重巽以申命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以剛而能用巽處乎中正物所與也【疏】正義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雖上下皆巽命不可從則物所不與也故又因二五之爻剛而能巽不失其中所以志意得行申其命令也

柔皆順乎剛明无違逆故得小亨【疏】柔皆順乎剛○正義曰柔皆順乎剛者剛雖巽為中正柔若不順乎剛何所申其命乎故又就初四各處卦下柔皆順剛无有違逆所以教命得申成小亨以下之義也○注明无違至得小亨○正義曰案彖辭舉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以結之則柔皆順剛之意不專釋小亨二字而注獨言明无違逆故得小亨者褚氏云夫獻可替否其道乃弘柔皆順剛非大通之道所以文王係小亨之辭孔子致皆順之釋案王注上下卦之體皆以巽言之柔不違剛正是巽義故知皆順之言通釋諸辭也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疏】正義曰是以小亨以下釋經結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疏】正義曰隨風巽者兩風相隨故曰隨風風既相隨物无不順故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風之隨至非是令初故君子誥之以申命行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處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進退也成命齊邪莫若武人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疏】正義曰初六處令之初法未宜著體於柔巽不能自決心懷進退未能從令者也成命齊邪莫善武威既未能從令則宜用武人之正以整齊之故曰進退利武人之貞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巽順之志進退疑懼【疏】正義曰志疑者欲從之則未明其令欲不從則懼罪及己志意懷疑所以進退也

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疏】正義曰志治也者武非行令所宜而言利武人者志在使人從治故曰利武人其猶蒙卦初六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處巽之中既在下位而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故曰巽在牀下也卑甚失正則入于咎過矣能以居中而施至卑於神祇而不用之於威勢則乃至于紛若之吉而亡其過矣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也【疏】正義曰巽在牀下者九二處巽下體而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

故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者史謂祝史巫謂巫覡並是接事鬼神之人也紛若者盛多之貌卑甚失正則入於過咎人有威勢易為行恭神道无形多生怠慢若能用居中之德行至卑之道用之於神祇不行之於威勢則能致之於盛多之吉而无咎過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疏】正義曰得中者用卑巽於神祇是行得其中故能致紛若之吉也

九三頻巽吝 頻頻蹙不樂而窮不得已之謂也以其剛正而為四所乘志窮而巽是以吝也【疏】正義曰頻巽者頻者頻蹙憂戚之容也九三體剛居正為四所乘是志意窮屈不得申遂也既處巽時只得受其屈辱也頻蹙而巽鄙吝之道故曰頻巽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疏】正義曰志窮者志意窮屈所以為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乘剛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柔乘剛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強暴遠不仁者也獲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獲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疏】正義曰悔亡田獲三品者六四有乘剛之悔然得位承尊得其所奉雖以柔乘剛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有功取譬田獵能獲而有益莫善三品所以得悔亡故曰悔亡田獲三品也三品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廚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疏】正義曰有功者田獵有功以喻行命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以陽居陽損於謙巽然秉乎中正以宣其令物莫之違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也化不以漸卒以剛直用加於物故初皆不說也終於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終也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疏】正義曰九五以陽居陽違於謙巽是悔也然執乎中正以宣其令物莫之違是由貞正獲吉故得悔亡而无不利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者若卒用剛直化不以漸物皆不說故曰无初也終於中正物服其化故曰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申命令謂之庚民迷固久申不可卒故先申之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之三日然後誅之民服其罪无怨而後吉矣故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疏】正義曰位正中者若不以九居五位則不能以中正齊物物之不齊无由致吉致吉是由九五居五位故舉爻位言之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斧所以斷者也巽過則失正喪所以斷故曰喪其資斧貞凶也【疏】正義曰巽在牀下者上九處巽之極巽之過甚故曰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者斧能斷決以喻威斷也巽過則不能行威命命之不行是喪其所用之斧故曰喪其資斧也貞凶者失其威斷是正之凶故曰貞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疏】正義曰上窮者處上窮巽故過在牀下也正乎凶者正理須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疏】正義曰兌說也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為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无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其利在於貞正故曰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疏】正義曰兌說也者訓卦名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者此就二五以剛居中上六六三以柔處外釋兌亨利貞之義也外雖柔說而內德剛正則不畏邪諂內雖剛正而外迹柔說則不憂侵暴只為剛中而柔外中外相濟故得說亨而利貞也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天剛而不失說者也【疏】正義曰廣明說義合於天人天為剛德而有柔克是剛而不失其說也今說以利貞是上順乎天也人心說於惠澤能以惠澤說人是下應乎人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疏】正義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以下數句說之所致亦申明說人之法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故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施說於人所致如此豈非說之義大能使民勸勉矣哉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猶連也施說之盛莫盛於此【疏】正義曰麗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潤說之盛故曰麗澤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

初九和兌吉 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黨係和兌之謂也說不在諂履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疏】正義曰初九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私說之和也說物以和何往不吉故曰和兌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疏】正義曰行未疑者說不為諂履斯而行未見疑之者也所以得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說不失中有孚者也失位而說孚吉乃悔亡也【疏】正義曰九二說不失中有信者也說而有信則吉從之故曰孚兌吉也然履失其位有信而吉乃得亡悔故曰孚兌吉悔亡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其志信也【疏】正義曰信志也者失位而得吉是其志信也

六三來兌凶 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疏】正義曰三為陽位陰來居之是進來求說故言來兌而以不正來說佞邪之道故曰來兌凶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由位不當所以致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商商量裁制之謂也介隔也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也處於幾近閑邪介疾宜其有喜也【疏】正義曰商兌未寧者商量裁制之謂也夫佞邪之人國之疾也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使三不得進匡內制外未遑寧處故曰商兌未寧居近至尊防邪隔疾宜其有喜故曰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疏】正義曰有慶者四能匡內制外介疾除邪此之為喜乃為至尊所譽天下蒙賴故言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比於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為義小人道長之謂【疏】正義曰剝者小人道長消君子之正故謂小人為剝也九五處尊正之位下无其應比於上六與之相得是說信於小人故曰孚于剝信而成剝危之道也故曰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以正當之位信於小人而疏君子故曰位正當也【疏】正義曰位正當者以正當之位宜任君子而信小人故以當位責之也

上六引兌 以夫陰質最處說後靜退者也故必見引然後乃說也【疏】正義曰上六以陰柔之質最在兌後是自靜退不同六三自進求說必須他人見引然後乃說故曰引兌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疏】正義曰未光也者雖免躁求之凶亦有後時之失所以經无吉文以其道未光故也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疏】正義曰渙亨者渙卦名也序卦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然則渙者散釋之名雜卦曰渙離也此又渙是離散之號也蓋渙之為義小人遭難離散奔迸而逃避也大德之人能於此時建功立德散難釋險故謂之渙能釋險難所以為亨故曰渙亨王假有廟者王能渙難而亨可以至於建立宗廟故曰王假有廟也利涉大川者德洽神人可濟大難故曰利涉大川利貞者大難既散之宜以正道而柔集之故曰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於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剛而无險困之難外順而无違逆之乖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凡剛得暢而无忌回之累柔履正而同志乎剛則皆亨利涉大川利貞也【疏】彖曰渙亨至上同○正義曰渙亨者疊經文略舉名德也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此就九二剛德居險六四得位從上釋所以能散釋險難而致亨通乃至利涉大川利貞也二以剛德來居險中而不窮於險四以柔順得位於外而上與五同內剛无險困之難外柔无違逆之乖所以

得散險難而通亨建立宗廟而祭事利涉大川而克濟利以正道而鳩民也○注凡剛得暢至利貞也○正義曰凡剛得暢而无忌回之累者此遇言九二也居險不害是剛得暢遠剛既得暢无復畏忌回邪之累也柔履正而同志乎剛者此遇言六四得位履正同志乎五也剛德不暢柔不同剛何由得亨通而濟難利貞而不邪乎故言則皆亨利涉大川利貞也注於此言皆者凡有二意一則彖辭疊渙亨二字即以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釋之下別言王假有廟王乃在中利涉大川乘木有功恐剛來之言惟釋亨德不通在下二則先儒有以剛來不窮釋亨德柔得位乎外釋利貞故言皆以通之明剛柔皆釋亨以下至于利貞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乃在乎渙然之中故至有廟也 疏正義曰此重明渙時可以有廟之義險難未夷方勞經略今在渙然之中故至於有廟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乘木即涉難也木者專所以涉川也涉難而常用渙道必有功也 疏利涉至有功也○正義曰重明用渙可以濟難之事乘木涉川必不沈溺以渙濟難必有成功故曰乘木有功也○注乘木有功也○正義曰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況喻之義故言此以序之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疏正義曰風行水上渙者風行水上激動波濤散釋之象故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者先王以渙然无難之時享于上帝以告太平建立宗廟以祭祖考故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渙散也處散之初乘散未甚故可以遊行得其志而違於難也不在危劇而後乃逃竄故曰用拯馬壯吉 疏正義曰初六處散之初乘散未甚可用馬以自拯拔而得壯吉也故曰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觀難而行不與險爭故曰順也 疏正義曰觀難而行不與險爭故曰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机承物者也謂初也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散道離散而奔得其所安故悔亡也 疏正義曰渙奔其机者机承物者也初承於二謂初為机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遠難之道今二散奔歸初故曰渙奔其机悔亡者初得散道而二往歸之得其所安故悔亡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疏正義曰得願者違難散奔俱願得所安奔初得安是得其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渙之為義內險而外安者也散躬志外不固所守與剛合志故得无悔也 疏正義曰渙其躬无悔者渙之為義內險外安六三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是不固所守能散其躬故得无悔故曰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疏正義曰志在外者釋六三所以能渙其躬者正為身在於內而應在上九是志意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踰乎險難得位體巽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故能散羣之險以光其道然處於卑順不可自專而為散之任猶有丘虛匪夷之慮雖得元吉所思不可忘也 疏正義曰渙其羣者六四出在坎上已踰於險得位體巽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能為羣物散其險害故曰渙其羣也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者能散羣險則有大功故曰元吉然處上體之下不可自專而得位承尊憂責復重雖獲元吉猶宜於散難之中有丘墟未平之慮為其所思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疏正義曰光大也者能散羣險而獲元吉是其道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蕩險阨者也為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也 疏正義曰渙汗其大號者人遇險阨驚怖而勞則汗從體出故以汗喻險阨也九五處尊履正在號令之中能行號令以散險阨者也故曰渙汗其大號也渙王居无咎者為渙之主名位不可假人惟王居之乃得无咎故曰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位不可以假人 疏正義曰正位者釋王居无咎之義以九五是王之正位若非王居之則有咎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逖遠也最遠於害不近侵害散其憂傷遠出者也散患於遠害之地誰將咎之哉 疏正義曰渙其血去逖出者血傷也逖遠也上九處於卦上最遠於險不近侵害是能散其憂傷去而逖出者也故曰渙其血去逖出也无咎者散其患於遠害之地誰將咎之矣故曰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疏正義曰遠害者釋渙其血也是居遠害之地故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疏正義曰節卦名也象曰節以制度雜卦云節止也然則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故曰節亨節須得中為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坎陽而兌陰也陽上而陰下剛柔分也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為制主節之義也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也 疏正義曰此就上下二體居二五剛中釋所以為節得亨之義也坎剛居上兌柔處下是剛柔分也剛柔分男女別節之大義也二五以剛居中為制之主所以得節節不違中所以得亨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為節過苦則物所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則不可復正也 疏正義曰為節過苦不可為正若以苦節為正則其道困窮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然後及事也无說而行險過中而為節則道窮也 疏正義曰上言苦節不可貞其道窮者正由為節不中則物所不能不可復正其道困窮故更就二體及四五當位重釋行節得亨之義以明苦節之窮也行險以說則為節得中當位以節則可以為正貞由中而能正所以得通故曰中正以通此其所以為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疏正義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者此下就天地與人實明節義天地以氣序為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之也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疏正義曰澤上有水節者水在澤中乃得其節故曰澤上有水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為節之初將整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故明於通塞慮於險偽不出戶庭慎密不失然後事濟而无咎也 疏初九至无咎○正義曰初九處節之初將立制度宜其慎密不出戶庭若不慎而泄則民情姦險應之以偽故慎密不失然後事濟而无咎故曰不出戶庭无咎○注將整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正義曰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此卦承渙之後初九居節之初故曰將整離散而立法度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疏正義曰知通塞者識時通塞所以不出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初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故匿之失時之極則遂廢矣故不出門庭則凶也 疏正義曰初已制法至二宜實若猶匿之則失時之極可施之事則遂廢矣不出門庭所以致凶故曰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疏正義曰失時極者極中也應出不出失時之中所以為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无所怨咎故曰无咎也 疏正義曰節者制度之卦處節之時位不可以失六三以陰處陽以柔乘剛失位驕逆違節之道禍將及己以至哀嗟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也禍自己致无所怨咎故曰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疏正義曰又誰咎者由己不節自致禍災又欲怨咎誰乎

六四安節亨 得位而順不改其節而能亨者也承上以斷得其道也 疏正義曰六四得位而上順於五是得節之道但能安行此節而不改變則何往不通故曰安節亨明六三以失位乘剛則失節而招咎六四以得位承陽故安節而致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疏正義曰承上道者以能承於上故不失其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節之不若非甘而何術斯以往往有尚也 疏正義曰甘者不苦之名也九五居於尊位得正履中能以中正為節之主則當甘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之謂

也為節而无傷害則是不苦而甘所以得吉故曰甘節吉以此而行所往皆有嘉尚故曰往有尚也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疏正義曰居位中者以居尊位而得中故致甘節之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過節之中以致亢極苦節者也以斯施人物所不堪正之凶也以斯脩身行在无妄故得悔亡疏正義曰上六處節之極過節之中節不能甘以至於苦故曰苦節也為節過苦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正之凶也故曰貞凶以苦節施人則是正道之凶若以苦節修身則儉約无妄可得亡悔故曰悔亡也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兌下巽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疏正義曰中孚豚魚吉者中孚卦名也信發於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隱者豚者獸之微賤者人主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莫不得所而獲吉故曰豚魚吉也利涉大川利貞者微隱獲吉顯者可知既有誠信光被萬物萬物得宜以斯涉難何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有上四德然後乃孚疏正義曰此就三四陰柔并在兩體之內二五剛德各處一卦之中及上下二體說而以巽釋此卦名為中孚之義也柔內剛中各當其所說而以巽則乖爭不作所以信發於內謂之中孚故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也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靜而順說而以巽則乖爭不作如此則物无巧競敦實之行著而篤信發乎其中矣疏正義曰誠信發於內則邦國化於外故曰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疏正義曰釋所以得吉由信及豚魚故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乘木於川舟之虛則終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疏正義曰釋此涉川所以得利以信而濟難若乘虛舟以涉川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盛之至也疏正義曰釋中孚所以利貞者天德剛正而氣序不差是正而信也今信不失正乃得應於天是中孚之盛故須濟以利貞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發於中雖過可亮疏正義曰澤上有風中孚者風行澤上无所不周其猶信之被物无所不至故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者中信之世必非故犯過失為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議其過失之獄緩捨當死之刑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虞猶專也為信之始而應在四得乎專吉者也志未能變繫心於一故有它不燕也疏正義曰虞猶專也初為信始應在於四得其專一之吉故曰虞吉既係心於一故更有他來不能與之共相燕安也故曰有它不燕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疏正義曰志未變者所以得專一之吉以志未改變不更親於他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處內而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不徇於外任其真者也立誠篤至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不私權利唯德是與誠之至也故曰我有好爵與物散之疏正義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者九二體剛處於卦內又在三四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是不徇於外自任其真者也處於幽昧而行不失信則聲聞于外為同類之所應焉如鶴之鳴於幽遠則為其子所和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者靡散也又无偏應是不私權利惟德是與若我有好爵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疏正義曰中心願者誠信之人願與同類相應得誠信而應之是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以陰居陽欲進者也欲進而閡敵故或鼓也四履正而承五非己所克故或罷也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也四履乎順不與物校退而不見害故或歌也不量其力進退无恆憊可知也疏正義曰六三與四俱是陰爻相與為類然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各自有應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故曰得

敵也欲進礙四恐其害己故或鼓而攻之而四履正承尊非己所勝故或罷而退敗也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而憂悲也四履正承尊不與物校退不見害故或歌而歡樂也故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所以或鼓或罷進退无恒者止為不當其位妄進故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居中孚之時處巽之始應說之初居正履順以承於五內毅外宣德化者也充乎陰德之盛故曰月幾望馬匹亡者棄群類也若夫居盛德之位而與物校其競爭則失其所盛矣故曰絕類而上履正承尊不與三爭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月幾望者六四居中孚之時處巽之始應說之初居正履順上承於五內毅外宣德化充乎陰德之盛如月之近望故曰月幾望也馬匹亡者三與己敵進來攻己己若與三校戰則失其所盛故絕三之類如馬之亡匹上承其五不與三爭乃得无咎故曰馬匹亡无咎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類謂三俱陰爻故曰類也疏正義曰絕類上者絕三之類不與三爭而上承於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攣如者繫其信之辭也處中誠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為群物之主信何可舍故有孚攣如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攣如者相牽繫不絕之名也五在信時處於尊位為群物之主恆以中誠交物信何可舍故曰有孚攣如繫信不絕乃得无咎故曰有孚攣如无咎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疏正義曰位正當者以其正當尊位故戒以繫信乃得无咎者真以居得正位而无有繫信則招有咎之嫌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天正亦滅矣疏正義曰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上九處信之終信終則衰也信衰則詐起而忠篤內喪華美外揚若鳥之翰音登于天虛聲遠聞也故曰翰音登于天虛聲无實正之凶也故曰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疏正義曰何可長也者虛聲无實何可久長也

䷽艮下震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上愈无所適下則得安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也疏小過亨至大吉○正義曰小過亨者小過卦名也王於大過卦下注云音相過之過恐人作罪過之過故以音之然則小過之義亦與彼同也過之小事謂之小過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褚氏云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君子為過厚之行以矯之也如晏子狐裘之比也此因小人有過差故君子為過厚之行即以過差釋卦名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言因過得亨明非罪過故王於大過音之明矣雖義兼罪過得名上在君子為過行也而周氏等不悟此理兼以罪過釋卦名失之遠矣過為小事道乃可通故曰小過亨也利貞者矯世勵俗利在歸正故曰利貞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時也小有過差惟可矯以小事不可正以大事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借喻以明過厚之行有吉有凶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過上則愈无所適過下則不失其安以譬君子處過差之時為過厚之行順而立之則吉逆而忤鱗則凶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順則執卑守下逆則犯君陵上故以臣之逆順類鳥之上下也○注飛鳥至求處○正義曰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者遺失也鳥之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故知遺音即哀聲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者謂凡諸小事也過於小事而通者也疏正義曰此釋小過之名也并明小過有亨德之義過行小事謂之小過順時矯俗雖過而通故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過而得以利貞應時宜也施過於恭儉利貞者也疏正義曰此釋利貞之德由為過行而得利貞然矯枉過正應時所宜不可常也故曰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成大事者必在剛也柔而浸大剛之道也疏正義曰此就六二六五以柔居中九四失位不中九三得位而不中釋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義柔順之人惟能行小事柔而得中是行

小中時故曰小事吉也剛健之人乃能行大事失位不中是行大不中時故曰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不宜上宜下即飛鳥之象【疏】正義曰釋不取餘物為況唯取飛鳥者以不宜上宜下有飛鳥之象故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上則乘剛逆也下則承陽順也施過於不順凶莫大焉施過於順過更變而為吉也【疏】正義曰此就六五乘九四之剛六二承九三之陽釋所以不宜上宜下大吉之義也上則乘剛而逆下則承陽而順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以上逆而下順也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疏】正義曰雷之所出不出於地今出山上過其本所故曰小過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初六飛鳥以凶小過上逆下順而應在上卦進而之逆无所錯足飛鳥之凶也【疏】正義曰小過之義上逆下順而初應在上卦進而之逆同於飛鳥无所錯足故曰飛鳥以凶也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疏】正義曰不可如何也者進而之逆孰知不可自取凶咎欲如何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過而得之謂之遇在小過而當位過而得之之謂也祖始也謂初也妣者居內履中而正者也過初而履二位故曰過其祖而遇其妣過而不至於僭盡於臣位而已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疏】正義曰過而得之謂之遇六二在小過而當位是過而得之也祖始也謂初也妣者母之稱六二居內履中而正固謂之妣已過於初故曰過其祖也履得中正故曰遇其妣也過不至於僭盡於臣位而已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疏】正義曰臣不可過者臣不可自過其位也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小過之世大者不立故令小者得過也居下體之上以陽當位而不能先過防之至令小者或過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戕之凶至矣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也【疏】正義曰弗過防之者小過之世大者不能立德故令小者得過九三居下體之上以陽當位不能先過為防至令小者或過上六小人最居高顯而復應而從之其從之也則有殘害之凶至矣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者春秋傳曰在內曰弒在外曰戕然則戕者皆殺害之謂也言或者不必之辭也謂為此行者有幸而免也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疏】正義曰凶如何者從於小人果致凶禍將如何乎言不可如何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雖體陽爻而不居其位不為責主故得无咎也失位在下不能過者也以其不能過故得合於免咎之宜故曰弗過遇之夫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處於小過不寧之時而以陽居陰不能有所為者也以此自守免咎可也以斯攸往危之道也不交於物物亦弗與无援之助故危則必戒而已无所告救也沈沒怯弱自守而已以斯而處於羣小之中未足任者也故曰勿用永貞言不足用之於永貞【疏】九四无咎至永貞〇正義曰居小過之世小人有過差之行須大德之人防使无過今九四雖體陽爻而不居其位不防之責責不在己故得无咎所以无其咎者以其失位在下不能為過厚之行故得遇於无咎之宜故曰无咎弗過遇之也既能无為自守則无咎有往則危厲故曰往厲不交於物物亦不與无援之助故危則必自戒慎而已无所告救故曰必戒以斯而處於羣小之中未足委任不可用之以長行其正也故曰勿用永貞也〇注夫宴安至懷也〇正義曰夫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者此春秋狄伐邢管仲勸齊侯救邢為此辭言宴安不救邢即酖毒之類不可懷而安之也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釋所以弗過而遇得免於咎者以其位不當故也終不可長者自身有危无所告救豈可任之長以為正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小過小者過於大也六得五位陰之盛也故密雲不雨至于西郊也夫雨者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烝而為雨今艮止於下而不交焉故不雨也是故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雖

陰盛于上未能行其施也公者臣之極也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弋射也在穴者隱伏之物也小過者過小而難未大作猶在隱伏者也以陰質治小過能獲小過者也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也除過之道不在取之是乃密雲未能雨也【疏】六五密雲至在穴〇正義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小過者小者過於大也六得五位是小過於大陰之盛也陰盛於上而艮止之九三陽止於下是陰陽不交雖復至盛密雲至于西郊而不能為雨也施之於人是柔得過而處尊未能行其恩施廣其風化也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公弋取彼在穴者公者臣之極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小過之時為過猶小而難未大作猶在隱伏以小過之才治小過之失能獲小過在隱伏者有如公之弋獵取得在穴隱伏之獸也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也〇注小過至能雨也〇正義曰除過之道至能雨也者以喻德之惠化也除過差之道在於文德懷之使其自服弋而取之是尚威武尚威武即密雲不雨之義也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陽已上故止也【疏】正義曰已上者釋所以密雲不雨也以艮之陽爻已上於一卦之上而成止故不上交而為雨也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於亢也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災自己致復何言哉【疏】正義曰上六處小過之極是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者也過至於亢无所復遇故曰弗遇過之也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必遭羅網其猶飛鳥飛而无託必離矰繳故曰飛鳥離之凶也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復何言哉故曰是謂災眚也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疏】正義曰已亢者釋所以弗遇過之以其已在亢極之地故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疏】正義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者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稱萬事皆濟故以既濟為名既萬事皆濟若小者不通則有所未濟故曰既濟亨小也小者尚亨何況於大則大小剛柔各當其位皆得其所當此之時非正不利故曰利貞也但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於終極則危亂及之故曰初吉終亂也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既濟者以皆濟為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為皆濟故舉小者以明既濟也【疏】正義曰此釋卦名德既濟之亨必小者皆亨也但舉小者則大者可知所以為既濟也具足為文當更有一小字但既舉經文略足以見故從省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貞也【疏】正義曰此就二三四五並皆得正以釋利貞也剛柔皆正則邪不可行故惟正乃利貞也初吉柔得中也柔得中則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為未既濟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濟為安者道極无進終唯有亂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為自亂由止故亂故曰終止則亂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疏】正義曰初吉柔得中者此就六二以柔居中釋初吉也以柔小猶得其中則剛大之理皆獲其濟物无不濟所以為吉故曰初吉也終止則亂其道窮者此正釋戒若能進脩不止則既濟无終既濟終亂由止故亂終止而亂則既濟之道窮矣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疏】正義曰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曰水在火上既濟也但既濟之道初吉終亂故君子思其後患而豫防之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最處既濟之初始濟者也始濟未涉於燥故輪曳而尾濡也雖未造易心无顧戀志棄難者也其為義也无所咎也【疏】正義曰初九處既濟之初體剛居中是始欲濟渡也始濟未涉於燥故輪曳而尾濡故云曳其輪濡其尾也但志在棄難雖復曳輪濡尾其義不有咎故云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居中履正處文明之盛而應乎五陰之光盛者也然居初三之間而近不相得上不承三下不比初夫以光盛之陰處於二陽之間近而不相得能无見侵乎故曰喪其茀也稱婦者以明自有夫

而他人侵之也茀首飾也夫以中道執乎貞正而見侵者衆之所助也處既濟之時不容邪道者也時既明峻衆又助之竊之者逃竄而莫之歸矣量斯勢也不過七日不須已逐而自得也【疏】六二至七日得○正義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者茀者婦人之首飾也六二居中履正處文明之盛而應乎五陰之光盛者也然居初三之間而近不相得夫以光盛之陰處於二陽之間近而不相得能无見侵乎故曰婦喪其茀稱婦者以明自有夫而他人侵之也夫以中道執乎貞正而見侵者物之所助也處既濟之時不容邪道者也時既明峻衆又助之竊之者逃竄而莫之歸矣量斯勢也不過七日不須已逐而自得故曰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疏】正義曰以中道者釋不須追逐而自得者以執守中道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處既濟之時居文明之終履得其位是居衰末而能濟者也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也君子處之故能興也小人居之遂喪邦也【疏】正義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高宗者殷王武丁之號也九三處既濟之時居文明之終履得其位是居衰末而能濟者也高宗伐鬼方以中興殷道事同此爻故取譬焉高宗德實文明而勢甚衰憊不能即誅三年乃克故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也小人勿用者勢既衰弱君子處之能建功立德故興而復之小人居之日就危亂必喪邦也故曰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疏】正義曰憊也者以衰憊之故故三年乃克之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履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有衣袽也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戒也【疏】正義曰繻有衣袽終日戒者王注云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者也六四處既濟之時履得其位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如在舟而漏矣而舟漏則濡濕所以得濟者有衣袽也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戒也故曰繻有衣袽終日戒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疏】正義曰有所疑者釋所以終日戒以不與三五相得懼其侵克有所疑故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盛矣將何爲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脩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疏】九五東鄰至受其福○正義曰牛祭之盛者也禴殷春祭之名祭之薄者也九五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既盛矣將何爲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脩德九五履正居中動不爲妄脩德者也苟能脩德雖薄可饗假有東鄰不能脩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爲鬼神歆饗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脩其德故神明降福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注沼沚之毛至鬼神○正義曰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者並略左傳之文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在於合時不在於豐也【疏】正義曰不如西鄰之時者神明饗德能脩德致敬合於祭祀之時雖降福故曰時也○注在於合時○正義曰在於合時者詩云威儀孔時言周王廟中群臣助祭並皆威儀肅敬甚得其時此合時之義亦當如彼也

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疏】正義曰吉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

上六濡其首厲 處既濟之極既濟道窮則之於未濟之於未濟則首先犯焉過而不已則遇於難故濡其首也將沒不久危莫先焉【疏】正義曰上六處既濟之極則反於未濟若反於未濟則首先犯焉若進而不已必遇於難故濡其首也既被濡首將沒不久危莫先焉故曰濡其首厲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疏】正義曰何可久者首既被濡身將陷沒何可久長者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疏】正義曰未濟亨者未濟者未能濟渡之名也未濟之時小才居位不能建功立德拔難濟險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所以得通故曰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者汔者將盡之名小才不能濟難事同小狐雖能渡水而无餘力必須水汔方可涉川未及登岸而濡其尾濟不免濡豈有所利故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以柔處中不違剛也能納剛健故得亨也【疏】正義曰此就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釋未濟所以得亨柔而得中不違剛也與二相應納剛自輔故於未濟之世終得亨通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小狐不能涉大川須汔然後乃能濟處未濟之時必剛健拔難然後乃能濟汔乃能濟未能出險之中【疏】正義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者釋小狐涉川所以必須水汔乃濟以其力薄未能出險之中故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小狐雖能渡而无餘力將濟而濡其尾力竭於斯不能續終險難猶未足以濟也濟未濟者必有餘力也【疏】正義曰濡尾力竭不能相續而終至於登岸所以无攸利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疏】正義曰雖不當位剛柔應者重釋未濟之義凡言未者今日雖未濟復有可濟之理以其不當其位故即時未濟剛柔皆應是得相拯是有可濟之理故稱未濟不言不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疏】正義曰火在水上未濟者火在水上不成烹飪未能濟物故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者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慎爲德辨別衆物各居其方使皆得安其所所以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 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不可以濟者也而欲之其應進則溺身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於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然以陰處下非爲進亢遂其志者也困則能反故不曰凶事在己豫而必困乃反頑亦甚矣故曰吝也【疏】初六至吝○正義曰初六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而欲上之其應進則溺身如小狐之渡川濡其尾也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也既濟上六但云濡其首言始入於難未沒其身此言濡其尾者進不知極已沒其身也然以陰處下非爲進亢遂其志者也困則能反故不曰凶不能豫昭事之幾萌困而後反頑亦甚矣故曰吝也○注不知紀極○正義曰不知紀極者春秋傳曰聚歛積實不知紀極謂之饕餮言无休已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疏】正義曰亦不知極者未濟之初始於既濟之上六濡首而不知遂濡其尾故曰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體剛履中而應於五五體陰柔應與而不自任者也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中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救危難經綸屯蹇者也用健拯難靖難在正而不違中故曳其輪貞吉也【疏】正義曰曳其輪貞吉者九二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內體剛中之質以應於五五體陰柔委任於二令其濟難者也經綸屯蹇任重憂深故曰曳其輪曳其輪者言其勞也靖難在正然後得吉故曰曳其輪貞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位雖不正中以行正也【疏】正義曰中以行正者釋九二失位而稱貞吉者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以陰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濟而求進焉喪其身也故曰征凶也二能拯難而己比之棄己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故曰利涉大川【疏】正義曰未濟征凶者六三以陰柔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身既不能自濟而欲自進求濟必喪其身故曰未濟征凶也利涉大川者二能拯難而己比之若能棄己委二則沒溺可免故曰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以不當其位故有征則凶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處未濟之時而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體乎剛質以近至尊雖履非其位志在乎正則吉而悔亡矣其志得行靡禁其威故曰震用伐鬼方也伐鬼方者興衰之征也故每至興衰而取義焉處文明之初始出於難其德未盛故曰三年也五居尊以柔體乎文明之盛不奪物功者也故以大國賞之也【疏】正義曰居未濟之時履失其位所以爲悔但出險難之外居文明之初以剛健之質接近至尊志行其正正則貞吉而悔亡故曰貞吉悔亡正志既行靡禁其威故震發威怒用伐鬼方也然處文明之初始出於險其德未盛不能即勝故曰三年也五以順柔文明而居尊位不奪物功九四既克而還必得百里大國之賞故曰有賞於大國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疏】正義曰志行者釋九四失位而得貞吉悔亡者

也以其正志得行而終吉故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為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乃得无悔也夫以柔順文明之質居於尊位付與於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則竭力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疏】正義曰貞吉无悔者六五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為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乃得无悔故曰貞吉无悔也君子之光者以柔順文明之質居於尊位有應於二是能付物以能而不自役有君子之光華矣故曰君子之光也有孚吉者付物以能而无疑焉則物竭其誠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也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疏】正義曰其暉吉者言君子之德光暉著見然後乃得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既濟之道所任者當也所任者當則可信之无疑而已逸焉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也以其能信於物故得逸豫而不憂於事之廢苟不憂於事之廢而耽於樂之甚則至于失節矣由於有孚失於是矣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也【疏】正義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者上九居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既濟之道則所任者當也所任者當則信之无疑故得自逸飲酒而已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者既得自逸飲酒而不知其節則濡首之難還復及之故曰濡其首也有孚失是者言所以濡首之難及之者良由信任得人不憂事廢故失於是矣故曰有孚失是也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疏】正義曰亦不知節者釋飲酒所以致濡首之難以其不知止節故也

周易兼義卷第六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六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豐 此卦前石經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題周易下經豐傳第六

財多則无所不齊 閩監毛本齊作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昃作昃釋文昃孟作稷食或作蝕非

施於已盈則方溢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則溢本或作則方溢者非

柔上宜日中之下 宋本同閩監毛本下作文

過其配主雖旬无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配鄭作妃旬荀作均劉昞作鈞

過旬災光者 閩監毛本光作也案所改是也

災咎至焉 十行本至字筆畫舛誤今改正閩監毛本如此宋本作生

豐其蔀日中見斗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蔀鄭薛作菩見斗孟作見主

又處於內 閩監毛本同宋本上更有陰字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若下衍吉字脫也字

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沛本或作旆子夏作芾鄭干作韋沬鄭作昧肱姚作股

日中則見沬之謂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則字

日中盛則反而見斗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日中盛明而反見斗

闃其无人 石經閩監毛本同岳本作闃其釋文闃姚作闚孟作窒並通按說文門部無闃門部有闃

三年豐道之成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成作盛下有也字宋本亦作盛

治遺未濟 閩監毛本同錢本濟作際

天際翔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翔鄭王肅作祥

自藏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藏眾家作戕

旅 此卦前錢本錢校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九

是以小亨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錢本古本足利本是作足

咸失其居物願所附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其作所集解作物失所居則咸願有附

止以明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以作而

懷其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懷其資斧非

則終保无咎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咎作尤

而爲惠下之道　閩監毛本同錢本惠作施

爲君主所疑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君主作主君

得其資斧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

客于所處　集解作客子所處

故其心不快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故其二字

寄旅而進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寄作羈

旅人先笑後號咷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後上衍而字

客旅得上位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旅作而

衆之所嫉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嫉本亦作疾下同

終莫之聞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終作故古本下有也字

如鳥巢之被焚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巢之倒

衆所同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嫉作疾下同

其義焚也喪牛于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其義焚也一本作宜其焚也喪牛之凶本亦作喪牛于易

巽

巽悌以行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悌本亦作惕

雖上下皆巽　宋本同閩監毛本雖作須

故又就初九各處卦下　補毛本九作四

則柔皆順剛之意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明

係小亨之辭　閩監毛本同宋本係作繫

釋經結也　補毛本釋作舉

故君子訓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訓作則

頻巽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頻作嚬注同

頻蹙不樂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頻顣

三曰充君之庖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庖作包古本同下有也字

故初皆不說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初作物

夫以正齊物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正作令

民迷固久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固作故

故先申三日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申音身或作甲字

復申三日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　補毛本日字不重案此誤衍也

兌

麗澤兌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麗鄭作離

施說之盛　岳本閩本同錢本監毛本盛作道

无所黨係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黨繫云本亦作係

孚兌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兌作說

而以不正來說　閩監毛本同宋本來作求

此之爲喜　宋本此上更有除邪二字十行本閩監毛本無

宜在君子　閩監毛本同宋本在作任

故以當位責之也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責誤貴

渙

注乘木有功也　補毛本木下有至字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享于以下八字磨改初刻于下衍有一字古本于下有上字

用拯馬壯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拯子夏作拼古本下有悔亡二字

故可以避行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以辟云辟又作避

不在危劇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戹劇云本又作危劇又作厄劇

故得无悔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悔作咎下同

渙有丘匪夷所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有丘姚作有近匪夷荀作匪弟

猶有丘虛匪夷之慮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虛作墟正義同釋文出丘墟○按虛墟正俗字

去而遯出者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遯作遁

節

則物所不能堪也　十行本所字壘丁閩監毛本如此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此字

然後及亨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及作乃

正由爲節不中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正作止

澤上有水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上或作中今不用

處於險爲閩本下正義爲當作僞毛本是僞字

不出門庭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凶上有之字

故不出門庭則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曰字

爲節之不苦非甘而何閩監毛本同岳本之作而古本同而作如

以斯施正岳本定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正作人使正義當作人

中孚

豚魚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豚黄作遯

顯者可知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者作著

蟲之隱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隱上有潛字

獸之微賤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審之云本或作獸

若乘木舟虛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若乘木於舟虛者也

而應在四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在下有乎字

繫心於一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於作專

故更有它求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求作來

九二鳴鶴在陰閩案十行本初刻鳴鶴補本同正德補板鳴鶴誤作鶴鳴今訂正

吾與爾靡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靡本又作縻陸作縻京作劘

立誠篤志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監毛本至作志

月幾望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京作近荀作既

若眞以陽得正位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眞作直

忠篤內喪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內作日釋文出內喪

若鳥於翰音登於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於作之

小過

過之小事閩監毛本同宋本之作於

得名上在君子爲過行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作止

時也小有過差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也作世

爲過厚之行順而立之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厚作矯立作止

无所錯足飛鳥之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錯本又作措又作厝古本作无所錯手足飛鳥凶也〇按錯與措厝詁訓皆別而古多通用

過而不至於僭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于僭古本過作遇

履得中正閩監毛本同宋本正作位

小過之世錢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閩監毛本世作時

至令小者或過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或作咸疏中錢本亦作咸

然則戕者皆殺害之謂也盧文弨云皆衍文否則者字當作積

不爲責主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責作貴

夫宴安酖毒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晏安鴆本亦作酖〇按鴆正字酖假借字

以斯攸往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以斯有攸往

即酖鳥之毒閩監毛本同宋本即作比

小過小者過於大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小過作小過者

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烝而爲雨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在作布烝作蒸宋本亦作布古本同陽下有上字錢本亦作蒸釋文出則蒸

是故小畜尙往而亨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畜本又作蓄

雖陰盛於上未能行其施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陰下有復字也上有者字

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弋射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極字射作獵

是乃密雲未能雨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足利本是乃作足叒古本同也上有者字

已上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上鄭作尙

陽已上故止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陽已上故少陰止

已上於一卦之上閩監毛本同宋本已上作已止

至於亢也過至于亢閩監毛本同岳本於作于于作於古本于作於也上有者字

過至於亢宋本同閩監毛本於作于

既濟

故惟正乃利貞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無貞也二字

以既濟爲安者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古本足利本安作象宋本作家案家即象之誤

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爲自亂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不重終亂二字古本同初吉終亂下有也字

體剛居中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中作下

婦喪其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茀子夏作髴荀作紱董作髢

量斯勢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斯作其

而能濟者高宗伐鬼方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高宗作此故古本同一本高宗上有也故二字

憊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憊陸作備

繻有衣袽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繻子夏作襦王廙同薛云古文作繻袽子夏作茹京作絮石經袽字漫漶

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有郤

過惟不已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惟作進古本同一本作過進惟不已閩監毛本惟作而

未濟

小狐雖能渡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濟字

令物各當其所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各得其所一本得作當古本作得采音捨

使皆得安其所閩監毛本同宋本安作求

濡其首猶不反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首下有而字

經綸屯蹇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綸本又作論

用健拯難靖難在正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足利本拯作拯靖作循古本同一本靖作將錢本亦作循釋文出循難

靖難在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靖作循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六

周易兼義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韓康伯注

周易繫辭上第七

【疏】正義曰謂之繫辭者凡有二義論字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故此篇第六章云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第十二章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是繫屬其辭於爻卦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文取繫屬之義故字體從毄又音為係者取剛係之義卦之與爻各有其辭以釋其義則卦之與爻各有剛係所以音謂之係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為卷總曰繫辭分為上下二篇者何氏云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即无也又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无也下篇明幾從无入有故云知幾其神乎今謂分為上下更无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者事必不通何則案上繫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又云藉用白茅无咎皆人言語小事及小慎之行豈為易之大理又下繫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豈復易之小事乎明以大小分之義必不可故知聖人既无其意若欲強釋理必不通諸儒所釋上篇所以分段次下凡有一十二章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彖者言乎象者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為別章成十三章案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負且乘以為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并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案大衍一章總明揲蓍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連其知變化之道已下別明知神及唯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為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為定

【疏】正義曰天尊地卑至其中矣此第一章明天尊地卑及貴賤之位剛柔動靜寒暑往來廣明乾坤簡易之德聖人法之能見天下之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乾坤其易之門戶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

【疏】天尊至定矣○正義曰天以剛陽而尊地以柔陰而卑則乾坤之體安定矣乾健與天陽同坤順與地陰同故得乾坤定矣若天不剛陽地不柔陰是乾坤之體不得安定也此經明天地之德也○注先明至之體○正義曰云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者易含萬象天地最大若天尊地卑各得其所則乾坤之義得定矣若天之不尊降在滯溺地之不卑進在剛盛則乾坤之體何由定矣案乾坤是天地之用非天地之體今云乾坤之體者是所用之體乾以健為體坤以順為體故云乾坤之體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

【疏】卑高至位矣○正義曰卑謂地體卑下高謂天體高上卑高既以陳列則物之貴賤得其位矣若卑不處卑謂地在上高不處高謂天在下上下既亂則萬物貴賤則不得其位矣此經明天地之體此雖明天地之體亦涉乎萬物之形此貴賤總兼萬物不唯天地而已先云卑者便文於此案前經云天尊地卑天地別陳此卑高以陳不更別陳總云卑高者上文詳於此略也○注天尊至明矣○正義曰天尊地卑之義既列解經卑高以陳也云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解經貴賤位矣上經既云天尊地卑此經又云貴賤者則貴非唯天地是兼萬物之貴賤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

【疏】正義曰天陽為動地陰為靜各有常度則剛柔斷定矣動而有常則成剛靜而有常則成柔所以剛柔可斷定矣若動而无常則剛道不成靜而无常則柔道不立是剛柔雜亂動靜无常則剛柔不可斷定也此經論天地之性也此雖天地動靜亦總兼萬物也萬物稟於陽氣多而為動也稟於陰氣多而為靜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

【疏】方以類聚至生矣○正義曰方謂法術性行以類共聚固方者則同聚也物謂物色羣黨共在一處而與他物相分別若順其所同則吉也若乖其所趣則凶故曰吉凶生矣此經雖因天地之性亦廣包萬物之情也○注方有類○正義曰云方有類者方謂法術情性趣舍故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云方道也是方謂性行法術也言方雖以類而聚亦有非類而聚者若陰之所求者陽陽之所求者陰是非類聚也若以人比禽獸即是非類雖男女不同俱是人例亦是以類聚也故云順所同則吉乖所趣則凶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

【疏】正義曰象謂懸象日月星辰也形謂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而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也

是故剛柔相摩

相切摩也言陰陽之交感也

【疏】正義曰以變化形見即陽極變為陰陰極變為陽陽剛而陰柔故剛柔共相切摩更遞變化也

八卦相盪

相推盪也言運化之推移

【疏】正義曰剛則陽爻也柔則陰爻也剛柔兩體是陰陽二爻相雜而成八卦遞相推盪若十一月一陽生而推去一陰五月一陰生而推去一陽雖諸卦遞相推移本從八卦而來故云八卦相盪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

【疏】鼓之以雷霆至簡能○正義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者重明上經變化見矣及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事八卦既相推盪各有功之所用也又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為寒一節為暑直云震巽離坎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焉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道謂自然而生故乾得自然而為男坤得自然而成女必云成者有故以乾因陰而得成男坤因陽而得成女故云成也乾知大始者以乾是天陽之氣萬物皆始在於氣故云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陰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為故云作也乾以易知者易謂易略无所造為以此為知故曰乾以易知也坤以簡能者簡謂簡省凝靜不須繁勞以此為能故曰坤以簡能若於物艱難則不可以知故以易而得知也若於事繁勞則不可能也必簡省而後可能也○注天地之道至易簡○正義曰云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者釋經之乾以易知不勞而善成者釋經坤以簡能也案經乾易坤簡各自別言而注合云天地者若以坤對乾乾為易也坤為簡經之所云者是也若據乾坤相合皆无為自然養物之始也是自然成物之終也是乾亦有簡坤亦有易故注合而言之也用使聖人俱行易簡法无為之化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

【疏】正義曰易則易知者此覆說上乾以易知也乾德既能說易若求而行之則易可知也簡則易從者此覆說上坤以簡能也於事簡省若求而行之則易可從也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論乾坤之體性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者此論乾坤既有此性人則易可倣效也易知則有親者性意易知心无險難則相和親故云易知則有親也易從則有功者於事易從不有繁勞其功易就故曰易從則有功此二句論聖人法此乾坤易簡則有所益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

【疏】正義曰有親則可久者物既和親无相殘害故可久也有功則可大者事業有功則積漸可大此二句論人法乾坤久而益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天地易簡萬物各載其形聖人不為羣方各遂其業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

【疏】可久至之業○正義曰可久則賢人之德者使物長久是賢人之德能養萬物故云可久則賢人之德也可大則賢人之業者功勞既大則是賢人事業行天地之道總天地之功唯聖人能然今云賢人者聖人則隱跡藏用事在无境今云可久可大則是離

无入有實人則事在有境故可久可大以賢人目之也○注聖人至其業○正義曰云聖人不爲羣方各遂其業者聖人顯仁藏用唯見生養之功不見其何以生養猶若日月見其照臨之力不知何以照臨是聖人之用无爲以及天下是聖人不爲也云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者初行德業未成之時不見其所爲是在於虛无若德業既成復被於物在於有境是入於形器也賢人之分則見其所爲見其成功始末皆有德之與業是所有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然則本其虛无玄象謂之聖據其成功事業謂之賢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各得順其分位也

【疏】易簡至得矣○正義曰此則贊明聖人能行天地易簡之化則天下萬事之理並得其宜矣○注易簡○正義曰若能行說易簡靜任物自生則物得其性矣故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若不行易簡法令滋章則物失其性也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云馬翦剔羈絆所傷多矣是天下之理未得也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至立象也極易簡則能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故能成象並乎天地言其中則並明天地也

【疏】正義曰成位況立象言聖人極易簡之善則能通天下之理故能成立卦象於天地之中言並天地也

【疏】正義曰聖人設卦至不利此第二章也前章言天地成象成形簡易之德明乾坤之大旨此章明聖人設卦觀象爻辭吉凶悔吝之細別

聖人設卦觀象

此總言也

【疏】聖人至觀象○正義曰言聖人設畫其卦之時莫不瞻觀物象法其物象然後設之卦象則有吉有凶故下文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施設其卦有此諸象也○注此總言也○正義曰此設卦觀象總爲下而言故云此總言也

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繫辭所以明吉凶剛柔相推所以明變化也吉凶者存乎人事也變化者存乎運行也

【疏】正義曰繫辭焉而明吉凶者卦象爻象有吉有凶若不繫辭其理未顯故繫屬吉凶之文辭於卦爻之下而顯明此卦爻吉凶也案吉凶之外猶有悔吝憂虞直云而明吉凶者悔吝憂虞是凶中之小別舉吉凶則包之可知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八純之卦卦之與爻其象既定變化猶少若剛柔二氣相推陰爻陽爻交變分爲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委曲變化事非一體是而生變化也繫辭而明吉凶明繫辭之意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明其推引而生雜卦之意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由有失得故吉凶生

【疏】正義曰此下四句經總明諸象不同之事辭之吉者是得之象辭之凶者是失之象故曰吉凶者是失得之象也初時於事有失有得積漸成著乃爲吉凶也然易之諸卦及爻不言吉凶者義有數等或吉凶據文可知不須明言吉凶者若乾元亨利貞及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爲事文者義是吉可知故不須云吉也若其剝不利有攸往離之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屬據其文辭其凶可見故不言凶也亦有爻處吉凶之際吉凶未定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吉凶未定亦不言吉凶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若屯之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吉凶未定亦不言吉凶也又諸稱无咎者若不有善應則有咎若有善應則无咎此亦不定言吉凶也諸稱吉凶者皆嫌其吉凶不明故言吉凶以正之若坤之六五黃裳元吉以陰居尊位嫌其不吉故言吉以明之推此餘可知也亦有於事无嫌吉凶灼然可知而更明言吉凶者若剝之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者此皆凶狀灼然而言凶也或有一卦之內或一爻之中得失相形須言吉凶若大過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是一卦相形也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是一爻相形也亦有一事相形終始有異若訟卦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之類是也大略如此原夫易之爲書曲明萬象苟在釋辭明其意達其理不可以一爻爲例義有變通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失得之微者足以致憂虞而已故曰悔吝

【疏】正義曰經稱悔吝者是得失微小初時憂念虞度之形象也以憂虞不已未是大凶終致悔吝悔者其事已過意有追悔之也吝者當事之時可輕鄙恥故云吝也吝既是小凶則易之爲書亦有小吉則无咎之屬善補過是也此亦小吉而不言者下經備陳之也故於此不言其餘元亨利貞則是吉象之境有四德別言故於此不言也其以祉有慶有福之屬各於爻卦別言故不在此而說且易者戒人爲惡故於惡事備言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往復相推迭進退也

【疏】正義曰萬物之象皆有陰陽之爻或從始而上進或居終而倒退以其往復相推或漸變而頓化故云進退之象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晝則陽剛夜則陰柔始總言吉凶變化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悔吝則吉凶之類晝夜亦變化之道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變化之道則俱由剛柔而著故始總言之下則明失得之輕重辨變化之小大故別序其義也

【疏】剛柔至象也○正義曰晝則陽日照臨萬物生而堅剛是晝之象也夜則陰潤浸被萬物而皆柔弱是夜之象也○注始總至變化○正義曰云始總言吉凶變化者謂上文云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於總言吉凶變化也云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謂次文云悔吝者憂虞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別明悔吝晝夜也言悔吝則吉凶之類者案上文繫辭而明吉凶次又別序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是吉凶之外別生悔吝是悔吝亦吉凶之類大略總言吉凶是細別之吉凶之外別有悔吝也故云悔吝則吉凶之類云晝夜亦變化之道者案上文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次文別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變化之外別云晝夜總言之則變化晝夜是一分之則變化晝夜是殊故云晝夜亦變化之道也云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者案上文云繫辭焉而明吉凶次文別序云吉凶悔吝兩事同因上繫辭而明之也故云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也云變化之道則俱由剛柔而著者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次文別序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上文則變化剛柔合爲一次文則別序變化剛柔分爲二合之則同分之則異是變化從剛柔而生故云變化之道俱由剛柔而著也云故始總言之也上文繫辭焉而明吉凶不云悔吝是總言之也又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不云晝夜是總變化言之也云下則明失得之輕重辨變化之小大故別序其義者案次文別序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是失得重也悔吝者憂虞之象是失得輕也又次經云變化者進退之象是變化大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小也兩事並言失得別明輕重變化別明小大是別序其義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三極三材也兼三材之道故能見吉凶成變化也

【疏】正義曰此覆明變化進退之義言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以其事兼三才故能見吉凶而成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序易象之次序

【疏】正義曰以其在上吉凶顯其得失變化明其進退以此之故君子觀象知其所處故可居治之位而安靜居之是易位之次序也若居在乾之初九而安在勿用若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以所居而安者由觀易之位次序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疏】所樂至无不利○正義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者言君子愛樂而習玩者是六爻之辭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善則思齊其事見惡則懼而自改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之與爻皆有其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故君子尤所愛樂所以特云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者以易象則明其善惡辭則示其吉凶故君子自居處其身觀看其象以知身之善惡而習玩其辭以曉事之吉凶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言君子出行興動之時則觀其爻之變化而習玩其占之吉凶若乾之九四或躍在淵是動則觀其變也春秋傳云先王卜征五年又云卜以決疑是動玩其占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君子既能奉遵易象以居處其身无有凶害是以從天以下悉皆祐之吉无不利此大有上九爻辭

【疏】正義曰彖者言乎至生之說此第三章也上章明吉凶悔吝繫辭之義而細意未盡故此章更委曲說卦爻吉凶之事是以義理深奧能彌綸天地之道仰觀俯察知死生之說

彖者言乎象者也彖總一卦之義也【疏】正義曰彖謂卦下之辭言說乎一卦之象也

爻者言乎變者也爻各言其變也【疏】正義曰謂爻下之辭言說此爻之象改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爻之所處曰位六位有貴賤也【疏】正義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者謂爻卦下辭也著其吉凶者言論其卦爻失之與得之義也前章言據其卦爻之象故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此章據其卦爻之辭故云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者辭著悔吝者言論其卦爻有小疵病也有小疵病必預有憂虞故前章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但前章據其象此章論其辭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者辭稱无咎者卽此卦爻能補其過若不能補過則有咎也案略例无咎有二一者善能補過故无咎二者其禍自己招无所怨咎故節之六三不節之嗟又无咎也但如此者少此據多者言之故云善補過也前章舉其大略故不細言无咎之事此章備論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者以爻者言乎變以此之故陳列物之貴賤者在存乎六爻之位皆上貴而下賤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卦有小大也齊猶言辯也卽彖者言乎象也【疏】正義曰以彖者言乎象象有小大故齊辯物之小大者存乎卦也體若泰則小往大來吉亨否則大往小來之類是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辭爻辭也卽爻者言乎變也言象所以明小大言變所以明吉凶故小大之義存乎卦吉凶之狀見乎爻至於悔吝无咎其例一也吉凶悔吝小疵无咎皆生乎變事有小大故下歷言五者之差也【疏】辯吉至乎辭○正義曰謂辯明卦之與爻之吉凶存乎卦爻下之言辭是也○注辭爻至差也○正義曰云辭爻辭也者其實卦之與爻各有其辭知是爻辭者但卦辭變化少爻辭變化多此經辯吉凶者存乎辭與齊小大者存乎卦二文相對上既云卦故此辭爲爻辭也云言象所以明小大者卽齊小大者存乎卦是也云言變所以明吉凶者則辯吉凶者存乎辭是也云故小大之義存乎卦者覆說言象所以明小大也云吉凶之狀見乎爻者覆說言變所以明吉凶也云至於悔吝无咎其例一也者謂悔吝无咎體例與吉凶一也皆是存乎辭云悔吝小疵无咎皆生乎變者謂皆生於爻也言乎變者從爻變而來云事有小大者大則爲吉凶小則爲悔吝无咎也云故下歷言五者之差者謂於吉凶下歷次言五者之差別數五者謂吉一凶二悔三吝四无咎五然諸儒以爲五者皆數列貴賤者存乎位是其一也齊小大者存乎卦是其二也辯吉凶者存乎辭是其三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是其四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是其五也於經數之爲便但於注理則乖今並存將任後賢所釋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卽悔吝者言乎小疵也【疏】正義曰介謂纖介謂小小疵病能預憂虞悔吝者存於細小之疵病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无咎者善補過也震動也故動而无咎存乎悔過也【疏】正義曰震動也故動而无咎者存乎能自悔過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疏】正義曰其道光明謂之大其道消散謂之小若之適通泰其辭則說易若之適否塞其辭則險難也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辭各指其所之【疏】正義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者謂爻卦之辭各斥其爻卦之適也若之適於善則其辭善若之適於惡則其辭惡也

易與天地準作易以準天地【疏】易與天地準者自此已上論卦爻辭理之義自此已下廣明易道之美言聖人作易與天地相準謂準擬天地則乾健以法天坤順以法地之類是也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者終始之數也【疏】正義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者以易與天地相準爲此之故聖人用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彌謂彌縫補合綸謂經綸牽引能補合牽引天地之道用此易道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者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是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謂事也故以用易道仰觀俯察知无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言用易理原窮事物之初始反復事物之終末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知死生之數也正謂用易道參其逆順則禍福可知用蓍策求其吉凶則死生可識也

【疏】正義曰精氣爲物至鮮矣此第四章也上章明卦爻之義其事類稍盡但卦爻未明鬼神情狀此章說物之改變而爲鬼神易能通鬼神之變化故於此章明之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氣烟熅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遊魂爲變也遊魂言其遊散也【疏】正義曰云精氣爲物者謂陰陽精靈之氣氤氳積聚而爲萬物也遊魂爲變者物既積聚極則分散將散之時浮游精魂去離物形而爲改變則生變爲死成變爲敗或未死之間變爲異類也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盡聚散之理則能知變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疏】是故至情狀○正義曰能窮易理盡生死變化以此之故能知鬼神之內外情狀也物既以聚而生以散而死皆是鬼神所爲但極聚散之理則知鬼神之情狀也言聖人以易之理而能然也○注知變化之道○正義曰案下云神无方韓氏云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爲則此經情狀是虛无之神聖人極虛无之神知變化之道幽冥悉通故能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德合天地故曰相似【疏】正義曰天地能知鬼神任其變化聖人亦窮神盡性能知鬼神是與天地相似所爲所作故不違於天地能與天地合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知周萬物則能以道濟天下也【疏】正義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者聖人无物不知是知周萬物天下皆養是道濟天下也故不過者所爲皆得其宜不有愆過使物失分也

旁行而不流應變旁通而不流淫也【疏】正義曰旁行而不流者言聖人之德應變旁行无不被及而不有流移淫過若不應變化非理而動則爲流淫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順天之化故曰樂也【疏】正義曰順天施化是歡樂於天識物始終自知性命順天道之數知性命之始終任自然之理故不憂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安土敦仁者萬物之情也物順其情則仁功贍矣【疏】正義曰言萬物之性皆欲安靜於土敦厚於仁聖人能行此安土敦仁之化故能愛養萬物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疏】正義曰範謂模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爲所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養言法則天地以施化而不有過失違天地者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者乘變以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宜得矣【疏】正義曰言聖人隨變而應屈曲委細成就萬物而不有遺棄細小而不成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幽明之故則无不知也【疏】正義曰言聖人通曉於晝夜之道晝則明也夜則幽也言通曉於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自此以上皆神之所爲聖人能極神之幽隱之德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爲也方體者皆係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疏】故神至无體○正義曰神則寂然虛无陰陽深遠不可求測是无一方可明也易則隨物改變應變而往无一體可定也○注自此以上○正義曰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爲者謂從神无方以上至精氣爲物以下經之所云皆言神所施爲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測故能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知周萬物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聖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雖是神之所爲亦是聖人所爲云方體者皆係於形器者方是處所之名體是形質之稱凡處所形質非是虛无皆係著於物故云皆係於形器也云神則陰陽不測者既幽微不可測度不可測則何有處所是神无方也云易則唯變所適者既是變易唯變之適不有定往何可有體是易无體也云不可以一方一體明者解无方无體也凡无方无體各有二義一者神則不見其處所云爲是无方也二則周遊運動不常在一處亦是无方也无體者一是自然而變而不知變之所由是无形體也二則隨變而往无定在一體

亦是无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爲象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體而道可見矣故窮變以盡神因神以明道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在陰爲无陰陰以之生在陽爲无陽陽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

【疏】一陰是謂道○正義曰一謂无也无陰无陽乃謂之道一得爲无者无是虛无虛无是大虛不可分別唯一而已故以一爲无也若其有境則彼此相形有二有不得爲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爲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爲陽之力自然而有陰陽自然无所營爲此則道之謂也故以言之爲道以數言之謂之一以體言之謂之无以物得開通謂之道以微妙不測謂之神以應機變化謂之易總而言之皆虛无之謂也聖人以人事名之隨其義理立其稱號○注道者至一陽也○正義曰云道者何无之稱者此韓氏自問其道而釋之也道是虛无之稱以虛无能開通於物故稱之曰道云无不通无不由者若處於有有則爲物礙難不可常通道既虛无爲體則不爲礙難故曰无不通也无不由者言萬物皆因之而通由之而有云況之曰道者比況道路以爲稱也寂然无體不可爲象者謂寂然幽靜而无體不可以形象求是不可爲象至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物運動皆由道而然豈見其所營知其所爲是寂然无體不可爲象也云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者猶若風雨是有之所用當用之時以无爲心風雨既極之後萬物賴此風雨而得生育是生育之功由風雨无心而成是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是神之發作動用以生萬物其功成就乃在於无形應機變化雖有功用本其用之所以亦在於无也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體自然无爲之道可顯見矣當其有用之時道未見也云故窮變以盡神者神則杳然不測千變萬化聖人則窮此千變萬化以盡神之妙理故云窮變以盡神云因神以明道者謂盡神之理唯在虛无因此虛无之神以明道之所在道亦虛无故云因神以明道也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者言陰之與陽雖有兩氣恆用虛无之一以擬待之言在陽之時亦以爲虛无无此陽也在陰之時亦以爲虛无无此陰也云在陰爲无陰陰以之生者謂道雖在於陰而无於陰言道所生皆无陰也雖无於陰陰終由道而生故言陰以之生也在陽爲无陽陽以之成者謂道雖在陽陽中必无道也雖无於陽陽必由道而成故言陽以之成也道雖无於陰陽然亦不離於陰陽陰陽雖由道成即陰陽亦非道故曰一陰一陽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仁者資道以見其仁知者資道以見其知各盡其分

【疏】正義曰繼之者善也者道是生物開通善是順理養物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也成之者性也者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若性仁者成就此道爲仁性知者成就此道爲知也故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仁之與知皆資道而得成仁知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君子體道以爲用也仁知則滯於所見百姓則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矣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

【疏】百姓至鮮矣○正義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言萬方百姓恆日日賴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言道冥昧不以功爲功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故君子之道鮮矣者君子謂聖人也仁知則各滯於所見百姓則日用不知明體道君子不亦少乎○注君子體道至極也○正義曰君子體道以爲用者謂聖人爲君子體履於至道法道而施敎則老子云爲而不宰功成不居是也云仁知則滯於所見者言仁知雖賢猶有偏見仁者觀道謂道爲仁知者觀道謂道爲知不能遍曉是滯於所見也是道既以爲用若以仁以知則滯所見也至於百姓但日用通生之道又不知通生由道而來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云體斯道者不亦鮮矣者是聖人君子獨能悟道故云不亦鮮矣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引老子道經之文以結成此義無欲謂無心若能寂然無心無欲觀其道之妙趣謂不爲所爲得道之妙理也云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者若能無欲觀此道之妙理無事無爲如此可以語觀其至理而言其極趣也若不如此不可語至而言極也

【疏】正義曰顯諸仁至之門此第五章也上章論神之所爲此章廣明易道之大與神功不異也

顯諸仁藏諸用

衣被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

【疏】正義曰顯諸仁者言道之爲體顯見仁功衣被萬物是顯諸仁也藏諸用者謂潛藏功用不使物知是藏諸用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萬物由之以化故曰鼓萬物也聖人雖體道以爲用未能至无以爲體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跡也

【疏】鼓萬物至同憂○正義曰言道之功用能鼓動萬物使之化育故云鼓萬物聖人化物不能全无以爲體猶有經營之憂道則虛无爲用无事无爲不與聖人同用有經營之憂也○注聖人雖體以爲用○正義曰云聖人雖體道以爲用者言聖人不能无憂之事道則无心无跡聖人則亦无心有跡聖人能體附於道其跡以有爲用云不能全无以爲體者道則心跡俱无是其全无以爲體聖人則无心有跡是跡有而心无是不能全无以爲體云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跡者言聖人順通天下之理內則雖是无心外則有經營之跡則有憂也道則心跡俱无无憂无患故云不與聖人同憂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

夫物之所以通事之所以理莫不由乎道也聖人功用之母體同乎道盛德大業所以能至

【疏】正義曰聖人爲功用之母體同於道萬物由之而通衆事以之而理是聖人極盛之德廣大之業至矣哉於行謂之德於事謂之業

富有之謂大業

廣大悉備故曰富有

【疏】正義曰自此已下廣說大業盛德因廣明易與乾坤及其占之與事幷明神之體以廣大悉備萬事富有所以謂之大業

日新之謂盛德

體化合變故曰日新

【疏】正義曰聖人以能變通體化合變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極故謂之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陰陽轉易以成化生

【疏】正義曰生生不絕之辭陰陽變轉後生次於前生是萬物恆生謂之易也前後之生變化改易生必有死易主勸戒獎人爲善故云生不云死也

成象之謂乾

擬乾之象

【疏】正義曰謂畫卦成乾之象擬乾之健故謂卦爲乾也

效法之謂坤

效坤之法

【疏】正義曰謂畫卦效坤之法擬坤之順故謂之坤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物窮則變變而通之事之所由生也

【疏】正義曰極數知來之謂占者謂窮極蓍策之數豫知來事占問吉凶故云謂之占也通變之謂事者物之窮極欲使開通須知其變化乃得通也凡天下之事窮則須變萬事乃生故云通變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大虛欻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无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爲始言變化而稱極乎神也夫唯知天之所爲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爲名蓋資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於神也

【疏】陰陽至謂神○正義曰天下萬物皆由陰陽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測量之謂神也故云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也者至神也○正義曰云神也者變化之極者言神之施爲自將變化之極以爲名也云妙萬物而爲言者妙謂微妙也萬物之體有變象可尋神則微妙於萬物而爲言也謂不可尋求也云不可以形詰者言寂不測无形无體不可以物之形容所求而窮索也云造之非我理自玄應者此言神力也我謂宰主之名也言物之造作非由我之宰主所爲其造化之理自然玄空相應而自然造作也云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爲始者言欲明兩儀天地之體必以太極虛无爲初始不知所以然將何爲始也云言變化而稱極乎神者欲言論變化之理不知涯際唯稱極乎神神則不可知也云夫唯知天之所爲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者言若能知天之所造爲者會能窮其物理體其變化靜坐而忘其事及遺棄所照之物任其自然之理不以他事係心端然玄寂如此者乃能知天之所爲也言天之道亦如此也坐忘遺照之言事出莊子大宗師篇也云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者此解道之目也言至極空虛而善應於物則乃目之爲道故云則以道爲稱云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爲名者謂不可思量而玄遠覽見者乃目之爲神故云則以神爲名也云蓋資道而同乎道者此謂聖人設教資取乎道行无爲之化積久而遂同於道內外皆无也云由神而冥於神也者言聖人設教法此神之不測无體无方以垂於教久能積漸而冥合於神不可測也此皆謂聖人初

時雖法道法神以爲无體未能全无但行之不已遂至全无不測故云資道而同於道由神而冥於神也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窮幽極深无所止也【疏】正義曰夫易廣矣大矣者此贊明易理之大易之變化極於四遠是廣矣窮於上天是大矣故下云廣大配天地也以言乎遠則不禦者言乎易之變化窮極幽深之遠則不有禦止也謂无所止息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則近而當【疏】正義曰邇近也言易之變化在於邇近之處則寧靜而得正謂變化之道於其近處物各靜而得正不煩亂邪僻也遠尚不禦近則不禦可知近既靜正則遠亦靜正互文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專專一也直剛正也【疏】正義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者變通之道遍滿天地之內是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者上經既論易道資陰陽而成故此經明乾復兼明坤也乾是純陽德能普備无所偏主唯專一而已若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轉則四時不忒寒暑无差剛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以其動靜如此故能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翕斂也止則翕斂其氣動則闢開以生物也乾統天首物爲變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己用止乎形者也故乾以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疏】正義曰此經明坤之德也坤是陰柔閉藏翕斂故其靜也翕動則開生萬物故云其動也闢以其如此故能廣生於物焉天體高遠故乾云大生地體廣博故坤云廣生對則乾爲物始坤爲物生散則始亦爲生故總云生也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所載配此四義【疏】正義曰廣大配天地者此經申明易之德以易道廣大配合天地大以配天廣以配地變通配四時者四時變通易理亦能變通故云變通配四時也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者案初章論乾坤易簡可久可大配至極微妙之德也然易初章易爲賢人之德簡爲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散則業由德而來俱爲德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窮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濟萬物其業廣也【疏】正義曰子曰易其至矣乎者更美易之至極是語之別端故言子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言易道至極聖人用之增崇其德廣大其業故云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疏】正義曰易兼知之與禮故此明知禮之用知者通利萬物象天陽无不覆以崇爲貴也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在下故以卑爲用也崇效天卑法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疏】正義曰知既崇高故效天禮以卑退故法地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易之門戶而易之爲義兼周萬物故曰行乎其中矣【疏】正義曰天地陳設於位謂知之與禮而效法天地也而易行乎其中者變易之道行乎知禮之中言知禮與易而並行也若以實象言之天在上地在下是天地設位天地之閒萬物變化是易行乎天地之中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物之存成由乎道義也【疏】正義曰此明易道既在天地之中能成其萬物之性使物生不失其性存其萬物之存使物得其存成也性謂稟其始也存謂保其終也道謂開通也義謂得其宜也既能成性存存則物之開通物之得宜從此易而來故云道義之門謂易與道義爲門戶也【疏】正義曰聖人有以至如蘭此第六章也上章既明易道變化神理不測聖人法之所以配於天地道義從易而生此又明聖人擬議易象以贊成變化又明人擬議之事先慎其身在於慎言語同心行動舉措守謙退勿驕盈保靜密勿貪非位凡有七事是行之於急者故引七卦之議以證成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形容【疏】正義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賾謂幽深難見聖人有其神妙以能見天下深賾之至理也而擬諸其形容者以此深賾之理擬度諸物形容也見此剛理則擬諸乾之形容見此柔理則擬諸坤之形容也象其物宜者聖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若象陽物宜於剛也若象陰物宜於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六十四卦皆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也若泰卦比擬泰之形容象其泰之物宜若否卦則比擬其否之形容象其否之物宜也舉此而言諸卦可知也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典禮適時之所用【疏】正義曰是故謂之象者以是之故謂之象也謂六十四卦是也故前章云卦者言乎象者也此以上結成卦象之義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謂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之動也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既知萬物以此變動觀看其物之會通合變通當此會通之時以施行其典法禮儀也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易之爲書不可遠也惡之則逆於順錯之則乖於理【疏】正義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既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以定爻之通變而有三百八十四爻於此爻下繫屬文辭以斷定其吉凶若會通典禮得則爲吉若會通典禮失則爲凶也是故謂之爻者以是之故繫此會通之事而爲爻也夫爻者效也效諸物之通變故上章云爻者言乎變者也自此已上結爻義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者此覆說前文見天下之賾卦象義也謂聖人於天下至賾之理必重慎明之不可鄙賤輕惡也若鄙賤輕惡不存意明之則逆於順道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者覆說上聖人見天下之至動爻之義也謂天下至賾變動之理論說之時明不可錯亂也若錯亂則乖違正理也若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動則盡變化之道【疏】正義曰擬之而後言者覆說上天下之至賾不可惡也聖人欲言之時必擬度之而後言也議之而後動者覆說上天下之至動不可亂也謂議動之時必議論之而後動也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言則先擬也動則先議也則能成盡其變化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鳴則子和修誠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物亦以善應也明擬議之道繼以斯義者誠以吉凶失得存乎所動同乎道者道亦得之同乎失者失亦違之莫不以同相順以類相應動之斯來緩之斯至鶴鳴于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或應出言猶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失得者慎於樞機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疏】正義曰鳴鶴在陰者上既明擬議而動若擬議於善則善來應之若擬議於惡則惡亦隨之故引鳴鶴在陰取同類相應以擬之此引中孚九二爻辭也鳴鶴在幽陰之處雖在幽陰而鳴其子則在遠而和之以其同類相感召故也我有好爵者言我有美好之爵而在我身吾與爾靡之者言我雖有好爵不自獨有吾與汝外物共靡散之謂我既有好爵能靡散以施於物物則有感我之恩亦來歸從於我是善往則善者來皆證明擬議之事我擬議於善以及物物亦以善而應我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之主【疏】子曰君子至樞機○正義曰子曰君子居其室者既引易辭前語已絕故言子曰況其邇者乎者出其言善遠尚應之則近應可知故曰況其邇者乎此經明擬議而動之事言身有善惡无問遠近皆應之也言行君子之樞機者樞謂戶樞機謂弩牙言戶樞之轉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猶言行之動從身而發以及於物或是或非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人終獲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者豈係乎一方哉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其跡雖異道同則應【疏】正義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言行雖初在於身其善惡積而不已所感動天地豈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證擬議而動則同類相應以同人初未和同故先號咷後得同類故後笑也子曰君子之道者各引易之後其文勢已絕故言子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言君子之道本在於心不必共同一事或此物而出或彼物而處或此物而默或彼物而語出處默語其時雖異其感應之事其意則同或處應於出或默應於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二人若同齊其心其纖利能斷截於金金是堅剛之物能斷而截之盛言利之甚也此謂二人心行同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疏】正義曰言二人同齊其心吐發言語氤氳臭氣香馥如蘭也此謂二人言同也

【疏】正義曰初六藉用至盜之招也此第七章也此章欲求外物來應必須擬議謹慎則外物來應之故引藉用白茅无咎之事以證謹慎之理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疏】正義曰此藉用白茅大過初六爻辭也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者苟且也錯置也凡薦獻之物且置於地其理可矣言今乃謹慎薦藉此物而用絜白之茅可置於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者何愆咎之有是謹慎之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疏】正義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者欲求外物來應非唯謹慎又須謙以下人故引謙卦九三爻辭以證之也子曰勞而不伐者以引卦之後故言子曰勞而不伐者雖謙退疲勞而不自伐其善也有功而不德厚之至者雖有其功而不自以為恩德是篤厚之至極語以其功下人者言易之所言者語說其謙卦九三能以其有功卑下於人者也

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疏】正義曰德言盛禮言恭者謂德以盛為本禮以恭為主德貴盛新禮尚恭敬故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言謙退致其恭敬以存其位者也言由恭德保其位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疏】正義曰亢龍有悔者上既以謙德保位此明无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疏】正義曰不出戶庭无咎者又明擬議之道非但謙而不驕又當謹慎周密故引節之初九周密之事以明之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者階謂梯也言亂之所生則由言語以為亂之階梯也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疏】正義曰君不密則失臣者臣既盡忠不避危難為君謀事君不慎密乃彰露臣之所為使在下聞之眾共嫉怒害此臣而殺之是失臣也臣不密則失身者言臣之言行既有虧失則失身也幾事不密則害成者幾謂幾微之事當須密慎預防禍害若其不密而漏泄禍害交起是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者於易言之是身慎密不出戶庭於此義言之亦謂不妄出言語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言盜亦乘釁而至也【疏】正義曰此結上不密失身之事事若不密人則乘此機危而害之猶若財之不密盜則乘此機而竊之易者愛惡相攻遠近相取盛衰相變若此爻有釁隙弱則彼爻乘釁而奪之故云作易者其知盜乎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疏】易曰至誨淫○正義曰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者此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可以小處大以賤貪貴故引解卦六三以明之也負也者小人之事也負者擔負於物合是小人所為也乘車者君子之器者言乘車者君子之器物言君子合乘車今應負之人而乘車是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則盜竊之人思欲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者小人居上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虐為政如此大盜思欲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者若慢藏財物守掌不謹則教誨於盜者使來取此物女子妖冶其容身不精愨是教誨淫者使來淫己也以此小人而居貴位驕矜而不謹慎而致寇至也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疏】正義曰又引易之所云是盜之招來也言自招來於盜以慎重其事故首尾皆稱易曰而載易之爻辭也

【疏】正義曰大衍之數至祐神矣此第八章明占筮之法揲蓍之體顯天地之數定乾坤之策以為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疏】大衍至有九○正義曰京房云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但五十之數義有多家各有其說未知孰是今案王弼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據王弼此說其意皆與諸儒不同萬物之策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其用此策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也一謂自然所須策者唯用五十就五十策中其所用揲蓍者唯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虛无非所用也故不數之顧懽同王弼此說故顧懽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只如此意則五別无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也今依用之○注王弼至宗也○正義曰王弼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者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證成其義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餘萬物籌策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之推演天地之數所賴者唯賴五十其餘不賴也但賴五十者自然如此不知其所以然云則其一不用者經既云五十又云其用四十九也既稱其用明知五十之內其一是不用者也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若全不用理應不賴此既當論用所以并言不用以為用五十者雖是不用其有用從不用而來以不用得用也故云不用而用以之通所用者則是四十九蓍也所以堪用者從造化虛无而生也若无造化之生此蓍何由得用也言非數而數以之成者太一虛无无形无數是非可數也然有形之數由非數而得成也即四十九是有形之數原從非數而來故將非數之一總為五十故云非數而數以之成也言斯易之太極者斯此也言此其一不用者是易之太極之虛无也无形即无數也凡有皆從无而來故易從太一為始也言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者言虛无之體處處皆虛何可以无說之明其虛无也若欲明虛无之理必因於有物之境可以却本虛无猶若春生秋殺之事於虛无之時不見生殺之象是不可以无明也就有境之中見其生殺卻推於无始知无中有生殺之理是明无必因於有也言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者言欲明於无常須因有物至極之處而明其所由宗若易由太有由於无變化由於神明皆是所由之宗也言有且何因如此皆由於虛无自然而來也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奇況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為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十九年七閏為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略舉其凡也【疏】正義曰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五十之內去其一餘有四十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

今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為數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

天數五五奇也【疏】正義曰謂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五耦也【疏】正義曰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數各五五數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疏】正義曰若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為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為火天三與地八相得合為木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為金天五與地十相得合為土也天數二十有五五奇合為二十五【疏】正義曰總合五奇之數地數三十五耦合為三十【疏】正義曰總合五耦之數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變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疏】正義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是天地二數相合為五十五此乃天地陰陽奇耦之數非是上文演天地之策也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化言變化以此陰陽而成故云成變化也而宣行鬼神之用言鬼神以此陰陽而得宣行故云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疏】正義曰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疏】正義曰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疏】正義曰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則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疏】正義曰營謂經營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伸之六十四卦【疏】正義曰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為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象略盡是易道小成引而伸之者引長八卦而伸盡之謂引之為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疏】正義曰觸類而長之者謂觸逢事類而增長之若觸剛之事類以次增長於剛若觸柔之事類以次增長於柔天下之能事畢矣者天下萬事皆如此例各以類增長則天下所能之事法象皆盡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也

顯道顯明也神德行由神以成其用【疏】正義曰言易理備盡天下之能事故可以顯明无為之道而神靈其德行之事言大虛以變萬物為德行今易道以其神助太虛而養物是神其德行也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猶應對也【疏】正義曰是故可與酬酢者酬酢謂應對報答言易道如此若萬物有所求為此易道可與應答萬物有求則報故曰可與酬酢也可與祐神矣者祐助也易道弘大可與助成神化之功也【疏】正義曰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此第九章也上章既明大衍之數極盡蓍策之名數可與助成神化之功此又廣明易道深遠聖人之道有四又明易之深遠窮極幾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變化之道不為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所為【疏】正義曰言易既知變化之道理不為而自然也則能知神化之所為言神化亦不為而自然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四者存乎器象可得而用也【疏】易有至其占○正義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言易之為書有聖人所用之道者凡有四事焉以言者尚其辭者謂聖人發言而施政教者貴尚其爻卦之辭發其言辭出言而施政教也以動者尚其變者謂聖人有所興動營為故法其陰陽變化變有吉凶聖人之動取吉不取凶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謂造制形器法其爻卦之象若造弧矢法睽之象若造杵臼法小過之象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者策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雖龜之見兆亦有陰陽三行變動之狀故卜之與筮尚其爻卦變動之占也○注器象○正義曰辭是爻辭爻辭是器象也變是變化見其來去亦是器象也象是形象占是占其形狀並是有體之物有體則是物之可用故云可得而用者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疏】正義曰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者既易道有四是以君子將欲有所施為將欲有所行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蓍也其受命也如響者謂蓍受人命報人吉凶如響之應聲也无有遠近幽深者言易之告人吉凶无問遠之與近及幽邃深遠之處悉皆告之也遂知來物者物事也然易以萬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將來之事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易之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內至極精妙誰能參與於此與易道同也此已上論易道功深告人吉凶使豫知來事故以此結之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疏】正義曰參伍以變者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略舉三五諸數皆然也錯綜其數者錯謂交錯綜謂總聚交錯總聚其陰陽之數也通其變者由交錯總聚通極其陰陽相變也遂成天地之文者以其相變故能遂成就天地之文若青赤相雜故稱文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謂窮極其陰陽之數以定天下萬物之象猶若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之老陽之象窮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舉此餘可知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此易之理若非天下萬事至極之變化誰能與於此者言皆不能也此結成易之變化之道故更言與於此也前經論易理深故云非天下之至精此經論極數變通故云非天下之至變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與於斯也【疏】易无思至於此○正義曰易无思也无為也者任運自然不關心慮是无思也任運自動不須營造是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既无思无為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謂事故言通天下萬事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易理神功不測非天下萬事之中至極神妙其孰能與於此也

此經明易理神妙不測故云非天下之至神若非天下之至神誰能與於此也○注非忘象○正義曰云夫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者凡自有形象者不可以
制他物之形象猶若海不能制山之形象山不能制海之形象遺忘己象者乃能制衆物之形象也若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者若以數數物則不能極其物數猶
若以萬而數則不能苞億以一億而數則不能苞千億萬億遺去數名者則无所不苞是非遺去其數无以極盡於數也言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者以其
心之至精理在玄通无不記億雖无籌策而不可亂也言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者言至極曉達變理者能精於淳一之理其變通无不周徧言雖萬類之變
同歸於一變也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者言至精至變至神三者是物之功用之母物之功用象之與數由此至精至變至神所由來故云象數所由立
也言象之所以立有象者豈由象而來由太虛自然而有象也數之所以有數者豈由數而來由太虛自然而有數也是太虛之象太虛之數是其至精至變
也由其至精故能制數由其至變故能制象若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參與妙極之玄理也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
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疏】
正義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者言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覈幾微也極深者則前經初一節云君子將有為將有行問焉而以
以言其受命如響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也研幾者上經次節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是研幾也唯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者言聖人用易道以極深故聖人德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意易前經上之節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遂知來物是通天下之志也唯幾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者聖人用易道以研幾故聖人知事之幾微是前經次節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幾者離无入有是有初之微以能
知自初之微則能興行其事故能成天下之事務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者此之謂也四者由聖人之道以成故曰聖人之道【疏】正義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此覆說上經下節易之神功也以无
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不須急疾而事速成不須行動而理自至也案下節云唯深也言通天下之志唯幾也言成天下之務今唯神也直云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不言通天下者神則至理微妙不可測知无象无功於天下之事理絶名言不可論也故不云成天下之功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
道也者章首論聖人之道四焉章中歷陳其三事章末結而成之故曰聖人之謂四焉是此之謂也章首聖人之道有四者韓氏注云此四者存乎器象可得
而用者則辭也變也象也占也是有形之物形器可知也若章中所陳則有三事一是至精精則唯深也二是至變變則唯幾也三是至神神則微妙无形是
其无也神无形則章中三事不得配章首四事韓氏云四者存乎器象故知章中三事不得配章首四事者也但行此四者即能致章中三事故章中歷陳
三事下總以聖人之道四焉結之也
【疏】正義曰天一地二至謂之神此第十章也前章論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尚其占此章明卜筮蓍龜所用能通神知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易以極數通神明之德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
也【疏】天一至地十○正義曰此言天地陰陽自然奇偶之數也○注易以極至數也○正義曰易以極數通神明之德者謂易之為道先由窮極其數乃
以通神明之德也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者此章欲明神之德先由天地之數而成故云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也子曰夫易何為
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
下【疏】正義曰子曰夫易何為者言易之功用其體何為是問其功用之意夫易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此夫子還自釋易之體用之狀言易

能開通萬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務有覆冒天下之道斯此也易之體用如此而已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
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圓
象神卦以方象知也唯變所適无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也【疏】是故聖人至以知正義曰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者言易道如此
是故聖人以其易道通達天下之志極其幽深也以定天下之業者以此易道定天下之業由能研幾成務故定天下之業也以斷天下之疑者以此易道決
斷天下之疑用其蓍龜占卜定天下疑危也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者神以知來是來无方也知以藏往是往有常也物既有常猶方之有止數
无恒體猶圓之不窮故蓍之變通則无窮神之象也卦列爻分有定體知之象也知可以識前言往行神可以逆知將來之事故蓍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
注圓者至方也○正義曰圓者運而不窮者謂團圓之物運轉无窮已猶阪上走丸也蓍亦運動不已故稱圓也言方者止而有分者方謂處所既有處所則
是止而有分且物方者著地則安其位既成更不移動亦是止而有分故卦稱方也六爻之義易以貢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疏】
正義曰貢告也六爻有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聖人以此洗心洗濯萬物之心【疏】正義曰聖人以此易之卜筮洗蕩萬物之心萬物有
疑則卜之是蕩其疑心行善得吉行惡遇凶是遷其惡心也退藏於密言其道深微萬物日用而不能知其原故曰退藏於密猶藏諸用也【疏】
正義曰言易道進則洗除萬物之心退則不知其所以然萬物日用而不知有功用藏於密也吉凶與民同患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
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也【疏】正義曰易道以示人吉凶民則亦憂患其吉凶是與民同其所憂患也凶者民之所憂也上並言吉凶此獨言同患者凶雖民
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寵辱若驚也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明蓍卦之用同神知也蓍定數於始於卦
為來卦成象於終於蓍為往往來之用相成猶神知也【疏】正義曰此明蓍卦德同神知知來藏往也蓍定數於始於卦為來卦成象於終於蓍為往以蓍
卦則是知卦象將來之事故言神以知來以卦望蓍則是聚於蓍象往去之事故言知以藏往也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
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服萬物而不以威形也【疏】正義曰其孰能與此哉者言誰能同此也蓋是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易
道深遠以吉凶禍福威服萬物故古之聰明叡知神武之君謂伏犧等用此易道能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殺而畏服之也是以明於天之道
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定吉凶於始也【疏】正義曰是以明於天之道者言聖人能明天道也而察於民之
故者故事也易窮變化而察知民之事也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者謂易道興起神理事物豫為法象以示於人以前民之所用定吉凶於前民乃法之所用故
云以前民用也聖人以此齋戒洗心曰齋防患曰戒【疏】正義曰聖人以易道自齋自戒謂照了吉凶齋戒其身洗心曰齋防患曰戒以
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坤道包物【疏】正義曰以神明其德夫者言聖人既以易道自齋戒又以易道神明其己之德
化也是故闔戶謂之坤者聖人既用此易道以化天下此以下又廣明易道之大易從乾坤而來故更明乾坤也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闔戶
謂閉藏萬物若室之閉闔其戶故云闔戶謂之坤也闢戶謂之乾乾道施生【疏】正義曰闢戶謂吐生萬物也若室之開闢其戶故云闢戶謂之
乾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兆見曰象【疏】正義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者開閉相
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為陰或開而更閉或陰變為陽或閉而還開是謂之變也往來不窮謂之通者須往則變來為往須來則變往為來隨須改變不有窮已
恆得通流是謂之通也見乃謂之象者前往來不窮據其氣也氣漸積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體尚微也形乃謂之器成形曰器【疏】正義

曰體質成器是謂器物故曰形乃謂之器言其著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疏】正義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者言聖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為模範故云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者言聖人以利而用或出或入使民咸用之是聖德微妙故云謂之神

【疏】正義曰是故易有至无不利也此第十一章也前章既明蓍卦有神明之用聖人則而象之成其神化此又明易道之大法於天地明象日月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疏】正義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兩儀者指其物體下與四象相對故曰兩儀謂兩體容儀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以象之【疏】正義曰兩儀生四象者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故云兩儀生四象土則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別故唯云四象也四象生八卦者若謂震木離火兌金坎水各主一時又巽同震木乾同兌金加以坤艮之土為八卦也八卦定吉凶八卦既立則吉凶可定【疏】正義曰八卦既立爻象變而相推有吉有凶故八卦定吉凶也吉凶生大業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疏】正義曰萬事各有吉凶廣大悉備故能王天下大事業也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疏】正義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者言天地最大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者謂四時以變得通是變中最大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謂日月中時偏照天下无幽不燭故云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者以王者居九五富貴之位力能齊一天下之動而道濟萬物是崇高之極故云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疏】正義曰謂備天下之物招致天下所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為天下之利唯聖人能然故云莫大乎聖人也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疏】正義曰探謂闚探求取賾謂幽深難見卜筮則能闚探幽昧之理故云探賾也索謂求索隱謂隱藏卜筮能求索隱藏之處故云索隱也物在深處能鉤取之物在遠方能招致之卜筮能然故云鉤深致遠也以此諸事正定天下之吉凶成就天下之亹亹者唯卜筮能然故云莫大乎蓍龜也案釋詁云亹亹勉也言天下萬事悉動而好生皆勉勉營為此蓍龜知其好惡得失人則棄其惡而取其好背其失而求其得是成天下之亹亹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疏】正義曰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者謂天生蓍龜聖人法則之以為卜筮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者行四時生殺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者若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聖人象之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如鄭康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輔嗣之義未知何從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疏】正義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莊氏云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為四象也今於釋卦之處已破之矣何氏以為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今謂此等四事乃是聖人易外別有其功非專易內之物何得稱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然則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則象為爻卦之象也則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故諸儒有為七八九六今則從以為義繫辭焉所以告者繫辭於象卦下所以告其得失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者謂於繫辭之中定其行事吉凶所以斷其行事得失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疏】正義曰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言人於此易之四象所以示繫辭所以告吉凶所以斷而行之行則鬼神无不祐助无所不利故引易之大有上九爻辭以證之子曰祐者助也天上既引易文下又釋其易理故云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者人之所助唯在於信此上九能履踐於信也天之所助唯在於順此上九恆思於順既有信思順又能尊尚賢人是以從天已下皆祐助之而得其吉无所不利也【疏】正義曰子曰書不盡言至乎德行此第十二章也此章言立象盡意繫辭盡言易之興廢存乎其人事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疏】正義曰此一節夫子自發其問謂聖人之意難見也所以難見者書所以紀言言有煩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雖欲書錄不可盡竭於其言故云書不盡言也言不盡意者意有深邃委曲非言可寫是言不盡意也聖人之意又深遠若言之不能盡聖人之意書之又不能盡聖人之言是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也故云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極變通之數則盡利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疏】正義曰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已下至幾乎息矣此一節是夫子還自釋聖人之意有可見之理也聖人立象以盡意者雖言不盡意立象可以盡之也設卦以盡情偽者非唯立象以盡聖人之意又設卦以盡百姓之情偽也繫辭焉以盡其言者雖書不盡言繫辭可以盡其言也變而通之以盡利者變謂化而裁之通謂推而行之故能盡物之利也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緼淵奧也【疏】正義曰鼓之舞之以盡神者此一句總結立象盡意繫辭盡言之美聖人立象以盡其意繫辭則盡其言可以說化百姓之心百姓之心自然樂順若鼓舞然而天下從之非盡神其孰能與於此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乾坤其易之緼邪者上明盡言盡意皆由於易道此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若乾坤不存則易道无由興起故乾坤是易道之所緼積之根源也是與易為川府奧藏故云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疏】正義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者夫易者陰陽變化之謂陰陽變化立爻以效之皆從乾坤而來故乾生三男坤生三女而為八卦變而相重而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之根源從乾坤而來故乾坤既成列位而易道變化建立乎乾坤之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者易既從乾坤而來乾坤若缺毀則易道損壞故云无以見易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者若易道毀壞不可見其變化之理則乾坤亦壞或其近乎止息矣幾近也猶若樹之枝幹生乎根株根株毀則枝條不茂若枝幹已枯死其根株雖未全死僅有微生將死不久根株譬乾坤也枝幹譬易也故云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因而制其會通適變之道也【疏】正義曰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者道是无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稱凡有從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後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謂之道也自形內而下者謂之器也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化而裁之謂之變者陰陽變化而相裁

節之謂之變也是得以理之變也猶若陽氣之化不可久長而裁節之以陰雨也是得理之變也陰陽之化自然相裁聖人亦法此而裁節也推而行之謂之通乘變而往者无不通也【疏】正義曰因推此以可變而施行之謂之通也猶若亢陽之後變為陰雨因陰雨而行之物得開通聖人亦當然也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事業所以濟物故舉而錯之於民【疏】正義曰謂舉此理以為變化而錯置於天下之民凡民得以營為事業故云謂之事業也此乃自然以變化錯置於民也聖人亦當法此錯置變化於萬民使成其事業也凡繫辭之說皆說易道以為聖人德化欲使聖人法易道以化成天下是故易與聖人恒相將也以作易者本為立教故也非是空說易道不關人事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疏】正義曰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是故謂之爻者於第六章已具其文今於此更復言何也為下云極天下之賾存乎卦鼓天下之動存乎辭為此故更引其文也且已下又云存乎變存乎通存乎其人廣陳所存之事所以須重論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爻辭也爻以鼓動效天下之動也【疏】正義曰極天下之賾存乎卦者言窮極天下深賾之處存乎卦言觀卦以知賾也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者鼓謂發揚天下之動動有得失存乎爻卦之辭謂觀辭以知得失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體神而明之不假於象故存乎其人【疏】正義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者謂覆說上文化而裁之謂之變也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謂覆說上文推而行之謂之通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言人能神此易道而顯明之者存在於其人若其人聖則能神而明之若其人愚則不能神而明之故存於其人不在於易象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賢人之德行也順足於內故默而成之也體與理會故不言而信也【疏】正義曰若能順理足於內默然而成就之闇與理會不須言而自信也存乎德行者若有德行則得默而成就之不言而信也若无德行則不能然此言德行據賢人之德行也前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謂聖人也

周易兼義卷第七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易兼義卷第七　錢本錢校本宋本作周易注疏卷第十

韓康伯注　石經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釋文作韓伯注云本亦作韓康伯注閩監毛本上加晉字

周易繫辭上第七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錢校本宋本無第七二字釋文周易繫辭本亦作繫上第七本亦作繫辭上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盧於繫卦皆有傳字本亦有無上字者又十行本此行頂格與石經合閩監毛本並上空一字

故字體從繫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繫作毄○按毄字是也

取剛係之義　閩毛本剛作綱下同

有以關編重大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有作宜

正義曰天尊地卑至其中矣此第一章　錢本錢校本正義總在每章之後亦釋經畢乃釋注考文所據宋本正義在每段之末如此章第一段注文以定乾坤之體下接疏與錢本異十行本閩監毛本以釋一章大義者分列每章之前低一字為以下逐段繫疏尤屬非是又錢本錢校本宋本此第一章此第二章之上不標經文起止如此章作正義曰此第一章云云無天尊地卑至其中矣八字下皆放此

天尊地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卑本又作埤

其易之門戶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其易之門本亦作其易之門戶是其本無戶字

以定乾坤之體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古通化之推移下故曰易簡下故曰有功下並乎天地下並同

則不得其位矣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無則字

則貴非唯天地　閩毛本貴下有賤字案所補是也

乖其所趣則凶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趣作趨

固方者則同聚也　閩毛本固作同

象況日月星辰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況作貺

縣象運轉以成昏明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縣象古本轉下有而字

剛柔相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摩本又作磨按摩字是

八卦相盪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盪衆家作蕩

日月運行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運行姚作違行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化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大王肅作泰坤作虞姚作坤

其實亦一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壹

乾知太始者 宋本同閩監毛本太作大下知其大始宋本亦作太

人則易可做傚也 補毛本做作倣案倣字是也

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德業二字

目其德業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目作名古本下有也字

賢人則事在有境 閩監毛本同宋本則作亦

法令茲章 補毛本茲作滋

又莊云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又莊子云

而成位乎其中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而成位乎其中馬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

成位至立象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至作況

言其中則並明天地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明作明並

簡易之德 閩監毛本同錢本簡易作易簡

繫辭焉而明吉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虞本更有悔吝二字

是故吉凶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故作以

其以祉有慶有福之屬 宋本同閩監毛本以作有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剛柔者晝夜之象虞作晝夜者剛柔之象

夜則陰柔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夜則柔陰也

次文別云變化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別下有序字

易之序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序虞本作象

故可居治之位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可居作居可

所樂而玩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所樂虞本作所變玩鄭作翫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君子二字

吉无不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象者言乎象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象下有曰字

正義曰象謂卦下之辭言說乎一卦之象也 閩本同監毛本脫卦下之辭言五字錢本宋本並有

言乎其小疵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言作存案正義云言說此卦爻有小疵病也則正義所據本是言字

存乎悔過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過作道

辭有險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而字

其道消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消作銷

其辭則難險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難作艱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彌本又作弥天下之道一本作天地

俯以察於地理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察於一本作觀於

原始反終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反終鄭虞作及終

知死生之數也止謂用易道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止作正毛本同死生作生死

精氣烟熅 岳本同閩監毛本烟熅作絪縕釋文出烟熅

而遊魂為變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無而字

旁行而不流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流京作留

應變考通 補案考當作旁形近之譌毛本正作旁

樂天知命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樂天虞作變天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

則物宜得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宜得作得宜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于

寂然天體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天作无按正義作无

一陰是謂道 補案是當作至毛本不誤

有二有不得為一 補毛本作有二有三不得為一

故曰不通也 錢本曰作无閩監毛本曰下增无字

班无於陰 補案班當作雖與下雖无於陽對舉而言毛本不誤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知下有也字釋文鮮鄭作尟

恆日日賴用此道而得生 閩監毛本同宋本而作以

藏諸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藏鄭作臧○按臧藏古今字

未能至无以為體 閩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至作全監本未作不毛本亦作不至作全古本亦作全無无字○補案下正義未字不誤至當作全

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跡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跡作迹宋本營作縈釋文則有經營之功也本亦无功字一本功作迹

聖人功用之母體同乎道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母作無古本同作周

成象之謂乾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成象蜀才作盛象

效法之謂坤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爻法蜀才作效

故兩而自造矣　岳本閩監毛本故兩作欻爾釋文出欻爾古本欻作歘采集解

言變化而稱極乎神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而作之

以言乎遠則不禦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于下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而易行乎其中矣並同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邇本又作迩

其靜也專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專陸作摶

遍滿天地之內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遍作徧○按徧正字遍俗字

則而得正　補毛本則作剛

動則關闢以生物也　補毛本關作開

易其至矣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誤于

知崇禮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禮蜀才作體卑本亦作埤

此第六章也　自此章已下錢本錢校本宋本爲周易注疏卷第十一

是行之於急者故引七卦之議　閩監毛本同錢本急作尤宋本同議作義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賾九家作冊京作嘖

以行其典禮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典禮京作等禮姚作典體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惡荀作亞言

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衆家本並然鄭本作至賾云賾當作動九家亦作冊

○按至動王本亦作至賾正義云謂天下至賾變動之理又云以文勢上下言

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云宜云至動則不作賾可知

議此會通之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議作儀

議之而後動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議之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之

吾與爾靡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靡本又作縻

緩之斯至　補案緩當作綏形近之譌毛本正作綏

千里或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或誤作惑之

況其邇者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誤于下出乎加乎發乎見乎愼乎並同

言行雖初在於身　宋本同閩監毛本初作切

其鐵利能斷截於金　盧文弨云鐵當作鐵是也

苟錯諸地而可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錯本亦作措○按措置之措經傳假錯字爲之

愼斯術也以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愼一本作順

有功而不德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

則言語以爲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階姚作機

作易者其知盜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爲易者本又云作易者

致寇至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寇徐或作戎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誨虞作悔冶鄭陸虞姚王肅作野

以此小人而居貴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此作比

易曰負且乘致　補案此六字各本皆有不譌惟此本六字空白今補正

故□尾皆稱易曰　補閩本故下重故字明監本毛本剷一故字錢本宋本故下有首字案首字是也今補正

而載易之爻辭也　盧文弨校本而作爾

明占筮之法揲蓍之體　補本蓍上原闕法揲兩字各本皆有今補正

所賴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所須賴者

若易由太　閩監毛本同宋本下有一字

故再扐而後掛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掛京作卦○按乾鑿度說文解字引此句皆作卦張惠言云作卦義長

奇況四揲之餘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況誤凡

天數二十有五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二十作廿下同又下三十作卅衆經並同

當期之日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期本又作朞

引而伸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伸本又作信○按古經傳信多作伸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酢京作醋祐荀作佑

謂應對報答　閩監毛本同宋本對報作報對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聖人之道明僧紹作君子之道以言者下三句無以字

一本四句皆有

發其言辭出言而施政教也　浦鏜云發當作法

故法其陰陽變化補鏜云故當作效
其受命也如響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響作嚮釋文嚮又作響
及幽遂深遠之處閩毛本遂作邃
遂成天地之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虞陸本作之文
前經論易理深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深上有功字
此經論極數變通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變通作通變
无不記億閩監毛本記誤既宋本億作憶○盧案憶字是也
能體於淳一之理閩監毛本同宋本於作其
以定天下之象宋本閩監本同毛本以作遂
乃以通神明之德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下有數字
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研蜀才作揅幾本或作機
夫易開物成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開王肅作闓一本無夫易二字
蓍之德圓而神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圓本又作員
六爻之義易以貢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
聖人以此洗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洗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
寵辱若驚也閩監毛本同錢本若作皆
知以藏往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瀎滅不可識釋文藏劉作臧
其孰能與此哉石經同岳本閩監毛本與下有於字案正義云其孰能與此哉者言誰能同此也是正義本無於字
以神明其德夫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夫字
故云謂之法錢本閩監本同毛本云作曰
言聖人以利而用宋本同閩監毛本而作為
易有太極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太作大釋文大音泰注同
取有之所極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取下有其字
探賾索隱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賾九家作冊
莫大乎蓍龜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莫善乎蓍龜本亦作莫大
故云莫善乎蓍龜也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善改大○按正義作善與釋文本同
出洛書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洛王肅作雒
又以尚賢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又以尚賢也鄭本作有以
告所斷而行之宋本同閩監毛本告所作所以○盧案所改是也
乾坤其易之縕邪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縕作蘊後去卄釋文出之縕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或誤成
其根株雖未全死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全作至
是得以理之變也盧文弨云以當作其
舉而錯之天下之民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錯本又作措
有以見天下之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之賾本亦作之至賾古本有至字采音義
化而裁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裁本又作財
默而成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默而成本或作默而成之
闇與理會此本與上原缺闇字閩監毛本有今補正
則得默而成就之此本而下原缺成就二字閩監毛本有今補正
據賢人之德行也此本行上原缺德字閩監毛本有今補正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七

周易兼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正義

韓康伯注

周易繫辭下第八

【疏】正義曰此篇章數諸儒不同劉瓛爲十二章以對上繫十二章也周氏莊氏並爲九章今從九章爲說也第一起八卦成列至非曰義第二起古者包犧至蓋取諸夬第三起易者象也至德之盛第四起困于石至勿恤凶第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失得之報第六起易之興至巽以行權第七起易之爲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二與四至謂易之道第九起夫乾天下至其辭屈

【疏】正義曰八卦成列至非曰義此第一章覆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詳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備天下之象也【疏】正義曰言八卦各成列位萬物之象在其八卦之中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擬諸形容以明治亂之宜觀其所應以著適時之功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矣【疏】因而至中矣○正義曰謂因此八卦之象而更重之萬物之爻在其所重之中矣然象亦有爻爻亦有象所以象獨在卦爻獨在重者卦則爻少而象多重則爻多而象少故在卦舉象在重論爻也○注夫八卦至其中矣○正義曰夫八卦備天下之理者前注云備天下之象據其體此云備天下之理據其用也言八卦大略有八以備天下大象大理大者既以備則小者亦備矣直是不變之備未是變之備也故云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也云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者謂爻之所存存乎已變之義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也卦之所存存於未變之義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疏】正義曰則上繫第二章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道在剛柔相推之中剛柔即陰陽也論其氣即謂之陰陽語其體即謂之剛柔也**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剛柔相推況八卦相盪或否或泰繫辭焉而斷其吉凶況之六爻動以適時者也立卦之義則見於彖象適時之功則存之爻辭王氏之例詳矣○【疏】繫辭至中矣○正義曰謂繫辭於爻卦之下而呼命其卦爻得失吉凶則適時變動好惡故在其繫辭之中矣○注立卦至詳矣○正義曰云立卦之義則見於彖象者彖謂卦下之辭說其卦之義也適時之功則存於爻辭者卦者時也六爻在一卦之中各以適當時之所宜以立功也欲知適時之功用觀於爻辭也云王氏之例詳矣者案略例論彖云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彖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論卦體皆以一爲主是卦之大略也又論爻云爻者何也言乎其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是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此是爻之大略也其義既廣不能備載是王氏之例詳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有變動而後有吉凶【疏】正義曰上既云動在繫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悔吝在乎所動之中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立本況卦趣時況爻【疏】正義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言剛柔之象立在其卦之根本者也言卦之根本皆由剛柔陰陽往來變通者趣時者也其剛柔之氣所以改變會通趣向於時也若乾之初九趣向勿用之時乾之上九趣向亢極之時是諸爻之變皆臻趣於時也其剛柔立本者若剛定體爲乾若柔定體爲坤陽卦兩陰而一陽陰卦兩陽而一陰是立其卦本而不易也則上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卦既與爻爲本又是總主其時故略例云卦者時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則上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卦既總主一時爻則就一時之中各趣其所宜之時故略例云爻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殉吉則未離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唯貞者乎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疏】吉凶至者也○正義曰貞正也言吉之與凶皆由所動不能守一而生吉凶唯守一貞正而能克勝此吉凶謂但能貞正則免此吉凶之累也○注貞者至御也○正義曰貞者正也一也者言貞之爲訓訓正訓一正者體无傾邪一者情无差二寂然无慮任運而行者也凡吉凶者由動而來若守貞靜寂何吉何凶之有是貞正能勝其吉凶也云夫有動則未能免乎累者寂然不動則无所可累若動有營求則有累將來故云動則未免於累也云殉吉則未離乎凶者殉求也若不求其吉則无慮无思凶何因而至由其求吉有所貪欲則凶亦將來故云殉吉未離乎凶也云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唯貞者乎若能窮盡萬物會通改變之理而不繫累於吉凶之事者唯貞一者乃能然也猶若少必有老老必有死能知此理是盡會通之變既知老必將死是運之自然何須憂累於死是不累乎吉凶唯守貞一任其自然故云其唯貞者乎云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者王侯若不得一二三其德則不能治正天下若得純粹无二无邪則能爲天下貞也謂可以貞正天下也云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者若寒變爲暑暑變爲寒少變爲壯壯變爲老老變爲死禍變爲福盛變爲衰變改不同是萬變殊也其變雖異皆自然而有若能知其自然不違不爲无害无感而乘御於此是可以執一御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疏】正義曰謂天覆地載之道以貞正得一故其功可爲物之所觀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確剛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恆一其德物由以成故簡易也【疏】正義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言日月照臨之道以貞正得一而爲明也若天覆地載不以貞正而有二心則天不能普覆地不能兼載則不可以觀由貞乃得觀見也日月照臨若不以貞正有二之心則照不普及不爲明也故以貞而爲明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言天地日月之外天下萬事之動皆正乎純一也若得於純一則所動遂其性若失於純一則所動乖其理是天下之動得正在一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者此明天之得一之道剛質確然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无爲物由以生是示人易也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者此明地之得一以其得一故坤隤然而柔自然无爲以成萬物是示人簡矣若乾不得一或有隤然則不能示人易矣若坤不隤然或有確然則不能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兆數見於卦也【疏】正義曰爻也者效此者也此釋爻之名也言爻者效此物之變動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言象此物之形狀也爻象動乎內者言爻之與象動於卦之內也發**吉凶見乎外**失得驗於事也【疏】正義曰其爻象之吉凶見於卦外在事物之上也**功業見乎變**功業由變以興故見乎變也○【疏】正義曰言功勞之事由變乃興故功業見於變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疏】正義曰辭則言其聖人所用之情故觀其辭而知其情也是聖人之情見乎爻象之辭也若乾之初九其辭云潛龍勿用則聖人勿用之情見於初九爻辭也佗皆放此**天地之大德曰生**施生而不爲故能常生故曰大德也【疏】正義曰自此已下欲明聖人同天地之德廣生萬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則德之不大以其常生萬物故云大德也**聖人之大寶曰位**夫无用則无所寶有用則有所寶也无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疏】正義曰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位是有用之地寶是有用之物若以居盛位能廣用无疆故稱大寶也**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物生也【疏】正義曰何以守位曰仁者言聖人何以保守其位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何以聚人曰財者言何以聚集人衆必須財物故言曰財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疏】正義曰言聖人治理其財用之有節正定號令之辭出之以理禁約其民爲非僻之事勿使行惡是謂之義義宜也言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

【疏】正義曰古者包犧至取諸夬此第二章明聖人法自然之理而作易象易以制器而利天下此一章其義既廣今各隨文釋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取諸離此一節明包犧法天地造作八卦法離卦而爲罔罟也云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者言取象大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言取象細也大之與細則无所不包也地之宜者若周禮五土動物植物各有所宜是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離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于水獸麗于山也

【疏】正義曰近取諸身者若耳目鼻口之屬是也遠取諸物者若雷風山澤之類是也遠近則萬事在其中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者言萬事云爲皆是神明之德若不作八卦此神明之德閉塞幽隱既作八卦則而象之是通達神明之德也以類萬物之情者若不作易物之情僞難知今作八卦以類象萬物之情皆可見也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者用此罔罟或陸畋以羅鳥獸或水澤以罔魚鼈也蓋取諸離者離麗也謂附著也言罔罟之用必審知鳥獸魚鼈所附著之處故。稱離卦之名爲罔罟也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今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矣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制器致豐以益萬物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也

【疏】正義曰包犧氏至取諸噬嗑此一節明神農取卦造器之義一者制耒耜取於益卦以利益民也二者日中爲市聚合天下之貨設法以合物取於噬嗑象物噬齧乃得通也包犧者案帝王世紀云大皡帝包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於雷澤華胥履之而生包犧長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取犧牲以充包廚故號曰包犧氏後世音謬故或謂之伏犧或謂之虙犧一號皇雄氏在位一百一十年包犧氏沒女媧氏代立爲女皇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凡十五世皆。習包犧氏之號也神農者案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己有蟜氏女名曰女登爲少典正妃遊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繼无懷之後本起烈山或稱烈山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納奔水氏女曰聽詙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軒轅氏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通物之變故樂其器用不。解倦也

【疏】正義曰神農氏沒至吉无不利此一節明神農氏沒後乃至。黃帝堯舜通其易之變理於是廣制器物此節與下制器物爲引諸之勢爲下起文。黃帝堯舜氏作者案世紀云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於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長於姬水龍顏有聖德戰蚩尤於涿鹿擒之在位一百年崩子青陽代立是爲少皡少皡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大星如。斗下臨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少皡在位八十四年而崩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蜀山氏之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在位七十八年而崩少皡之孫蟜極之子代立是爲帝嚳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見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在位七十年而崩子帝摯立在位九年摯立不肖而崩弟放勛代立是爲帝堯帝堯陶唐氏伊祁姓母曰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爲帝嚳妃出以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而感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即位九十八年而崩帝舜代立帝舜姚姓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之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此歷序三皇之後至堯舜之前所爲事也此既云黃帝即云堯舜者略舉五帝之終始則少皡顓頊帝嚳在其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事久不變則民倦而變今。黃帝堯舜之等以其事久或窮故開通其變量時制器使民用之日以新不有懈倦也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通變則无窮故可久也

【疏】正義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言所以通其變者欲使神理微妙而變化之使民各得其宜若黃帝已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制衣裳是神而變化使民得宜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此覆說上文通。則變之事所以通其變者言易道若窮則須隨時改變所以須變者變則開通得久長故云通則久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疏】正義曰此明若能通變則无所不利故引易文證結變通之善上繫引此文者證明人事之信順此乃明易道。道之變通俱得天之祐故各引其文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

【疏】正義曰自此已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此於九事之第一也何以連云黃帝堯舜者黃帝存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也案皇甫謐帝王世紀載此九事皆爲黃帝之功若如所論則堯舜无事易繫何須連云堯舜則皇甫之言未可用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取諸乾坤者衣辨貴賤乾坤則上下殊體故云取諸乾坤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渙者乘理以散。通也

【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二也舟必用大木刳鑿其中故云刳木也剡木爲楫者楫必須纖長理當剡削故曰剡木也取諸渙者渙散也渙卦之義取乘理以散。動也舟楫以乘水以載運故取諸渙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隨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

【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三也隨者謂隨時之所宜也今服用其牛乘駕其馬服牛以引重乘馬以致遠是以人之所用各得其宜故取諸隨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取其豫。備

【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四也豫者取其豫有防備韓氏以此九事皆以卦名而爲義者特以此象文取備豫之義其事相合故其餘八事皆以卦名解義量爲此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以小用而濟物也

【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五也杵須短木故斷木爲杵臼須掘地故掘地爲臼取諸小過以此小事之用過而濟物杵臼亦小事過越而用以利民故取諸小過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乖也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

【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六也案爾雅弧木弓也故云弦木爲弧取諸睽者睽謂乖離弧矢所以服此乖離之人故取諸睽也案弧矢杵臼服牛乘馬舟楫皆云之利此皆器物益人故稱利也重門擊柝非如舟楫杵臼故不云利也以禦暴客是以利也垂衣裳不言利者此亦隨便立稱故云天下治亦利也此皆一義便而言不可以一例取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宮室壯大於穴居故制爲宮室取諸大壯也

【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七也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上古或言古上不同者已前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不云古也此已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云上明前用所有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案未有衣裳之前則衣鳥獸之皮亦是已前有用不云上古者雖云上古者衣皮必不事衣皮也或衣草衣木事无定體故不得稱上古衣皮也若此穴居野處及結繩以治唯事一事故可稱上古由後物代之也取諸大壯者以造制宮室壯大於穴居野處故取大壯之名也

古

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取其過厚【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八也不云上古直云古之葬者若極遠者則云上古其次遠者則直云古則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猶在穴居結繩之後故直云古也不封不樹者不積土爲墳是不封也不種之以樹以標其處是不樹也喪期无數者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者若禮記云有虞氏瓦棺未必用木爲椁也則禮記又云殷人之棺椁以前云椁者无文也取諸大過者送終追遠欲其甚大過厚故取諸大過也案書稱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喪期无數在堯已前而棺椁自殷已後則夏已前棺椁未具也所以其文參差前後不齊者但此文舉大略明前後相代之義不必確在一時故九事上從黃帝下禪堯舜遠延不絕更相增脩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疏】正義曰此明九事之終也夬者決也造立書契所以決斷萬事故取諸夬也結繩者鄭康成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義或然也【疏】正義曰是故易者至德之盛也此第三章明陰陽二卦之體及日月相推而成歲聖人用之安身崇德德之盛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疏】正義曰是故易者象也者但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謂卦爲萬物象者法像萬物猶若乾卦之象法像於天也彖者材也者謂卦下彖辭者論此卦之材德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疏】正義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謂每卦六爻皆倣效天下之物而發動也吉凶生而悔吝著者動有得失故吉凶生也動有細小疵病故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者此夫子將釋陰陽二卦不同之意故先發其問云其故何也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也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陽卦奇陰卦耦者陽卦則以奇爲君故一陽而二陰陽爲君陰爲臣也陰卦則以耦爲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爲君陽爲臣也故注云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其德行何也辨陰陽二卦之德行也【疏】正義曰前釋陰陽之體未知陰陽之德行之故故夫子將釋德行先自問之故云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陰卦曰小人之道也【疏】陽一至道也○正義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者夫君以无爲統衆无爲者爲每事因循委任臣下不司其事故稱一也臣則有事代終各司其職有職則有對故稱二也今陽卦以一爲君以二爲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故爲君子之道者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者陰卦則以二爲君是失其正以一爲臣是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注陽君至道也○正義曰陽君道者陽是虛无爲一體純一不二君德亦然故云陽君道也陰臣道者陰是形器各有實分不能純一臣職亦然故云陰臣道也案經云民而注云臣者臣則民也經中對君故稱民注意解陰故稱臣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疏】正義曰此明不能无心感物使物來應乃憧憧然役用思慮或來或往然後朋從爾之所思若能虛寂以純一感物則不須憧憧往來朋自歸也此一之爲道得歸可以結成前文陽爻以一爲君是君子之道也注云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矣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疏】正義曰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言得一之道心既寂靜何假思慮也天下同歸而殊塗者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但初時殊異其塗路也一致而百慮者所致雖一慮必有百言慮雖百種必歸於一致也塗雖殊異亦同歸於至眞也言多則不如少動則不如寂則天下之事何須思也何須慮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疏】正義曰日往則月來至相推而歲成者此言不須憂慮任運往來自然明生自然歲成也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此覆明上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自然相感而生利之事也往是去藏故爲屈也來是施用故爲信也屈一信誠相感動而利生則上云明生歲成是利生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能乘天下之微會而通其用也【疏】正義曰尺蠖之屈以求信者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言信必須屈往以求信是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蛇初蟄是靜以此存身是先靜而後動也言動必因靜也靜而得動亦動以靜相須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亦言先靜而後動此言人事之用言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寂然不動乃能致其所用精義入神是先靜也以致用是後動也是動因靜而來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若役其思慮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則僞彌多而理愈失名彌美而累彌彰矣○【疏】利用至德也○正義曰此亦言人事也言欲利己之用先須安靜其身不須役其思慮可以增崇其德言利用安身是靜也言崇德是動也此亦先靜而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注利用之道至崇其德也○正義曰云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者言欲利益所用先須自安其身身既得安然後舉動德乃尊崇若不先安身身有患害何能利益所用以崇德也云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者言精粹微妙之義由入神寂然不動乃能致其用云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德者言欲利益所用先須自安其身乃可以增崇其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疏】正義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者言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故云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者此言過此二者以往之事若能過此以往則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疏】正義曰易曰困于石至勿恒凶此第四章凡有九節以上章先利用安身可以崇德若身自危辱何崇德之有故此章第一節引困之六三危辱之事以證之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疏】正義曰困之六三履非其地欲上干於四四自應初不納於己是困於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陽非己所乘是下向據於九二之蒺蔾也六三又无應是入其宮不見其妻死期將至所以凶也子曰非所困而困焉者夫子既引易文又釋其義故云子曰非所困而九四若六三不往犯之非六三之所困而六三彊往干之而取困焉名必辱者以向上而進取故以擊言之云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者謂九二也若六三能卑下九二則九二不爲其害是非所據也今六三彊往陵之是非所據而據

爲身必危者下向安身也之故以身言之云身必危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也【疏】易曰至動者也○正義曰此上章先須安身可以崇德故此第二節論明先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而有利也故引解之上六以證之三不應上又以陰居陽此上六處解之極欲除其悖亂而去其三也故公用射此六三之隼於下體高墉之上上云自上攻下合於順道故猶之无不利也子曰隼者禽也者既引易文於上下以解之故言子曰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者若射人持弓矢於身此君子若包藏其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似此射隼之人也動而不括者言射隼之人既持弓矢待隼可射之動而射之則不括結而有礙也猶若君子之藏器道於身待可動之時而動亦不滯礙而括結也語成器而後動者謂易之所說此者語論有見成之器而後興動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疏】正義曰此章第三節也明小人之道不能恒善若因懲誡而得福也此亦證前章安身之事故引易噬嗑初九以證之以初九居无位之地是受刑者以處卦初其過未深故屨校滅趾而无咎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疏】正義曰此章第四節也明惡人爲惡之極以致凶也此結成前章不能安身之事故引噬嗑上九之辭以證之上九處斷獄之極是罪之深極者故有何校滅耳之凶案第一第二節皆先引易文於上其後乃釋之此第三已下皆先豫釋其義於後引易於下以結之體例不同者蓋夫子隨義而言不爲例也上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疏】正義曰此第五節以上章有安身之事故此節恒須懼慎可以安身故引否之九五以證之危者安其位者也言所以今有傾危者由往前安樂於其位自以爲安不有畏慎故致今日危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往前保有其存恒以爲存不有憂懼故今致滅亡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所以今有禍亂者由往前自恃有其治理也謂恒以爲治不有憂慮故今致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復安心恒不忘傾危之事國之雖存心恒不忘滅亡之事政之雖治心恒不忘禍亂之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言心恒畏慎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于苞桑之固也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疏】子曰至其任也○正義曰此第六節言不能安其身知小謀大而遇禍故引易鼎卦九四以證之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者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有折足之凶既覆敗其美道災及其形以致渥凶也言不勝其任者此夫子之言引易後以此結之其文少故不云子曰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形而上者況之道形而下者況之器於道不冥而有求焉未離乎諂也於器不絕而有交焉未免乎瀆也能无諂瀆窮理者乎【疏】正義曰子曰知幾其神乎至萬夫之望此第七節前章云精義入神故此章明知幾入神之事故引豫之六二以證之云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知幾其神乎者神道微妙寂然不測人若能豫知事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上謂

道也下謂器也若聖人知幾窮理冥於道絕於器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若於道不冥而有求焉未能離於諂也於器不絕而有交焉未免於瀆也不能无諂瀆知幾窮理者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照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於毫末吉凶之彰始於微兆故爲吉之先見也【疏】正義曰此釋幾之義也幾微也是已動之微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纖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後則心事顯著不得爲幾若未動之前又寂然頓无不得稱幾也既離无入有在有无之際故稱幾云動之微也若事著之後乃成爲吉此幾在吉之先豫前已見故云吉之先見者也此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无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定之於始故不待終日也【疏】正義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言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爲之不得待終其日言赴幾之速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者此豫之六二辭也得位居中故守介如石見幾則動不待終其一日也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者此夫子解釋此爻之時既守志耿介如石不動纔見幾微即知禍福何用終竟其日當時則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乎【疏】正義曰君子知微知彰者初見是幾是知其微既見其幾逆知事之禍福是知其彰著也知柔知剛者剛柔是變化之道既知初時之柔則逆知在後之剛言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故爲萬夫所瞻望也萬夫之望者大略而言若知幾合神則爲天下之主何直只云萬夫而已此知幾其神乎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疏】正義曰子曰顏氏之子至元吉者此第八節上節明其知幾是聖人之德此節論賢人唯庶於幾雖未能知幾故引顏氏之子以明之也其殆庶幾乎者言聖人知幾顏子亞聖未能知幾但殆近庶幾而已故云其殆庶幾乎又以殆爲辭有不善未嘗不知者若知幾之人本无不善以顏子未能知幾故有不善不近於幾之人既有不善不能自知於惡此顏子以其近幾若有不善未嘗不自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者以顏子通幾既知不善之事見過則改未嘗復更行之但顏子於幾理闇昧故有不善之事於形器顯著乃自覺悟所有不善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得一者於理不盡未至成形故不遠而復會凶之吉免夫祇悔而終獲元吉祇大也得【疏】正義曰以去幾既近事能改悔故引復卦初九以明之也以復卦初九既在卦初則能復於陽道是遠而不遠則能復也所以无大悔而有元吉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疏】正義曰天地絪縕至勿恒凶此第九節也以前章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安身之道在於得一若已能得一則可以安身故此節明得一之事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者絪縕相附著之義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氣之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天地若有心爲二則不能使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構合也言男女陰陽相感任其自然得一之性故合其精則萬物化生也若男女无自然之性而各懷差二則萬物不化生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致一而後化成也【疏】正義曰此損卦六三辭也言六三若更與二人同往承上則上所不納是三人俱行并六三不相納是則損一人也若六三獨行則上所容受故云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言衆不如寡三不及一也言致一也者此夫子釋此爻之意謂此爻所論致其醇一也故一人獨行乃得其友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

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疏】正義曰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者此明致一之道致一者在身之謂若己之爲得則萬事得若己之爲失則萬事失也欲行於天下先在其身之一故先須安靜其身而後動和易其心而後語先以心選定其交而後求若其不然則傷之者至矣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夫虛己存誠則衆之所不迮也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與也【疏】正義曰此益之上九爻辭在无位高亢獨唱无和是莫益之也衆怒難犯是或擊之也勿无也由己建立其心无能有恒故凶危也易之此言若虛己存誠則衆之所與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與也【疏】正義曰子曰乾坤其易至失得之報此第五章也前章明安身崇德之道在於知幾得一也此明易之體用辭理遠大可以濟民之行以明失得之報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 撰數也【疏】正義曰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者易之變化從乾坤而起猶人之興動從門而出故乾坤是易之門邪乾是陽物也坤是陰物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若陰陽不合則剛柔之體无從而生以陰陽相合乃生萬物或剛或柔各有其體陽多爲剛陰多爲柔也以體天地之撰者撰數也天地之內萬物之象非剛則柔或以剛柔體象天地之數也

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備物極變故其名雜也各得其序不相踰越況爻繇之辭也【疏】正義曰以通神明之德者萬物變化或生或成是神明之德易則象其變化之理是其易能通達神明之德也是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者易之其稱萬物之名萬事論說故辭理雜碎各有倫敘而不相乖越易之爻辭多載細小之物若見豕負塗之屬是雜碎也辭雖雜碎各依爻卦所宜而言之不相踰越也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有憂患而後作易世衰則失得彰爻繇之辭所以明失得故知衰世之意邪稽猶考也【疏】正義曰稽考也類謂事類然考校易辭事類多有悔吝憂虞故云衰亂之世所陳情意也若盛德之時物皆遂性人悉懽娛无累是吉凶不憂於禍害今易所論則有亢龍有悔或稱龍戰于野或稱其子明夷或稱不如西鄰之禴祭此皆論戰爭盛衰之理故云衰世之意也凡云邪者是疑而不定之辭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易无往不彰无來不察而微以之顯幽以之闡闡明也【疏】正義曰夫易彰往而察來者往事必載是彰往也來事豫占是察來也而微顯闡幽者闡明也謂微而之顯幽而闡明也言易之所說論其初微之事以至其終末顯著也論其初時幽闇以至終末闡明也皆從微以至顯從幽以至明觀其易辭是微而幽闇也其義以理則顯見著明也以體言之則云微顯也以理言之則云闡幽其義一也但以體以理故別言之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開釋爻卦使各當其名也理類辨明故曰斷辭也【疏】正義曰開而當名者謂開釋爻卦之義使各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也辨物正言者謂辨天下之物各以類正定言之若辨健物正言其龍若辨順物正言其馬是辨物正言也斷辭則備矣者言開而當名及辨物正言凡此二事決斷於爻卦之辭則備具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疏】正義曰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若見豕負塗噬腊肉之屬是其辭碎小也其取類也大者言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而廣大也

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 變化无恒不可爲典要故其言曲而中也【疏】正義曰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後事是其旨意深遠若龍戰于野近言龍戰乃遠明陰陽鬪爭戰人變事是其旨遠也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文飾也若黃裳元吉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黃裳是其辭文也其言曲而中者變化无恒不可爲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

其事肆而隱 事顯而理微也【疏】正義曰其易之所載之事其辭放肆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貳則失得也因失得以通濟民行故明失得之報也失得之報者得其會則吉乖其理則凶【疏】正義曰因貳以濟民行者貳二也謂吉凶二理言易因自然吉凶二理以濟民之行也欲令趨吉而避凶行善而不行惡也以明失得之報者言易明人行失之與得所報應也失則報之以凶得則報之以吉是明失得之報也【疏】正義曰易之興也至巽以行權此第六章明所以作易爲其憂患故作易既有憂患須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爲德之所用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无憂患則不爲而足也【疏】正義曰其於中古乎者謂易之爻卦之辭起於中古若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犧之時但其時理尚質素聖道凝寂直觀其象足以垂教矣但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爲教又須繫以文辭示其變動吉凶故爻卦之辭起於中古則連山起於神農歸藏起於黃帝周易起於文王及周公也此之所論謂周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者若无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故知有憂患也身既患憂須垂法以示於后以防憂患之事故繫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其作易憂患已於初卷詳之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 基所蹈也【疏】正義曰以爲憂患行德爲本也六十四卦悉爲修德防患之事但於此九卦最是修德之甚故特舉以言以防憂患之事故履卦爲德之初基故爲德之時先須履踐其禮敬事於上故履爲德之初基也

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 夫動本於靜語始於默復者各反其所始故爲德之本也【疏】正義曰謙德之柄也者言爲德之時以謙爲用若行德不用謙則德不施用是謙爲德之柄猶斧刃以柯柄爲用也復德之本者言爲德之時先從靜默而來復是靜默故爲德之根本也

恒德之固也 固不傾移也【疏】正義曰言爲德之時恒能執守始終不變則德之堅固故爲德之固也

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 能益物者其德寬大也【疏】正義曰損德之脩者行德之時恒自降損則其德自益而增新故云損德之脩也謙者論其退下於人損者能自減損於己故謙損別言也益德之裕者裕寬大也能以利益於物則德更寬大也

困德之辨也 困而益明【疏】正義曰若遭困之時守操不移德乃可分辨也

井德之地也 所處不移象居得其所也【疏】正義曰改邑不改井井是所居之常處能守處不移是德之地也言德亦不移動也

巽德之制也 巽所以申命明制也【疏】正義曰巽申明號令以示法制故能與德爲制度也自此已上明九卦各與德爲用也

履和而至 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疏】正義曰自此已下明九卦之德也言履卦與物和諧而守其能至故可履踐也

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 微而辨之不遠復也【疏】正義曰謙尊而光者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也復小而辨於物者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時即能辨於物之吉凶不遠速復也

恒雜而不厭 雜而不厭是以能恆【疏】正義曰言恒卦雖與物雜碎並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不正也

損先難而後易 刻損以脩身故先難也身脩而无患故后易也【疏】正義曰先自減損是先難也后乃无患是后易也

益長裕而不設 有所興爲以益於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疏】正義曰益是增益於物能長養寬裕於物皆因物性自然而長養不空虛妄設其法而无益也

困窮而通 處窮而不屈其道也【疏】正義曰言困卦於困窮之時而能守節使道通行而不屈也

井居其所而遷 改邑不改井井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也【疏】正義曰言井卦居得其所恒住不移而能遷其潤澤施惠於外也

巽稱而隱 稱揚命令而百姓不知其由也【疏】正義曰言巽稱揚號令而不自彰伐而幽隱也自此已上辨九卦性德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 求諸己也【疏】正義曰履以和行者自此以下論九卦各有施用而有利益也言履

者以禮。敬事於人是調和性行也謙以制禮者性能謙順可以裁制於禮復以自知者既能返復求身則自知得失也

恆以一德 以一為德也

【疏】正義曰恆能終始不移是純一其德也

損以遠害 止於脩身故可以遠害而已

【疏】正義曰自降損脩身无物害己故遠害也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 困而不濫无怨於物

【疏】正義曰益以興利者既能益物物亦益己故興利也困以寡怨者遇困守節不移不怨天不尤人是无怨於物故寡怨也

井以辯義 施而无私義之方也

【疏】正義曰井能施而无私則是義之方所故辯明於義也

巽以行權 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后可以行權也

【疏】正義曰巽順以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權行也若不順時制變不可以行權也

【疏】正義曰易之為書至思過半矣此第七章明易書體用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擬議而動不可遠也

【疏】正義曰不可遠者言易書之體皆倣法陰陽擬議而動不可遠離陰陽物象而妄為也

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六虛六位也

【疏】正義曰其為道也屢遷者屢數也言易之為道皆法象陰陽數數遷改若乾之初九則潛龍九二則見龍是屢遷也變動不居者言陰陽六爻更互變動不恆居一體也若一陽生為復二陽生為臨之屬是也周流六虛者言陰陽周遍流動在六位之虛六位言虛者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 不可立定準也

【疏】正義曰上下无常者初居一位又居二位是上无常定也既窮上位之極又下來居於初是上下无常定也若九月剝卦一陽上極也十一月一陽下來歸初也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者言陰陽六爻兩相交易或以陰易陽或以陽易陰或在初位相易在二位相易六位錯綜上下所易皆不同是不可為典常要會也

唯變所適 變動貴於適時趣舍存乎會也

【疏】正義曰言剛柔相易之時既无定準唯隨應變之時所之適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尤行藏外內尤隱顯遯以遠時為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為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

【疏】正義曰其出入以度者出入尤行藏也言行藏各有其度不可違失於時故韓氏云豐以幽隱致凶明夷以處昧利貞是出入有度也外內使知懼者外內尤隱顯言欲隱顯之人使知畏懼於易也若不應隱而隱不應顯而顯必有凶咎使知畏懼凶咎而不為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 故事故也

【疏】正義曰故事故也非但使人隱顯知懼又使人明曉於憂患并與萬事也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終日乾乾不可以怠也

【疏】正義曰言使人畏懼此易歸行善道不須有師保教訓恆常恭敬如父母臨之故云如臨父母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能循其辭以度其義原其初以要其終則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明其變者存其要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疏】正義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者率循也揆度也方義也言人君若能初始依循其易之文辭而揆度其易之義理則能知易有典常也故云既有典常易雖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其初之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言惟變是常既以變為常其就變之中剛之與柔相易仍不常也故上云不可為典要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疏】正義曰言若聖人則能循其文辭揆其義理知其典常是易道得行也若苟非通聖之人則不曉達易之道理則易之道不虛空得行也言有人則易道行若无人則易道不行无人而行是虛行也必不如此故云道不虛行也

易之為書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質體也卦兼終始之義也

【疏】正義曰此以下亦明易辭體用尋其辭則吉凶可以知也原始要終以為質者質體也言易之為書原窮其事之初始乾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終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言易以原始要終以為體質也此潛龍亢龍是一卦之始終也諸卦亦然若大畜初畜而后通皆是也亦有一爻之中原始要終也故坤卦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履霜是原始也堅冰至是要終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爻各存乎其時物事也

【疏】正義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雜錯唯各會其時唯各主其事若屯卦初九磐桓利居貞是居貞之時有居貞之事六二屯如邅如乘陽屯邅之時是有屯邅之事也略舉一爻餘爻倣此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夫事始於微而后至於著初者數之始擬議其端故難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故易知也

【疏】正義曰其初難知者謂卦之初始起於微細始擬議其端緒事未顯著故難知也其上易知者其上謂卦之上爻事已終極成敗已見故易知也上云其上則其初宜云下也初既言初則上應稱末互文也以易經爻辭言初言上故此從經文也本末也者其初難知是本也其上易知是末也以事本故難知以事末故易知故云本末也初辭擬之者覆釋其初難知也以初時以辭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覆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夫彖者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彖之為義存乎一也一之為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

【疏】若夫至過半矣正義曰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者言雜聚天下之物撰數衆人之德辯定是之與非則非其中之一爻不能備具也謂一卦之內而有六爻各主其物各數其德欲辯定此六爻之是非則總歸於中爻言中爻統攝一卦之義多也若非中爻則各守一爻不能盡統卦義以中爻居一无偏故能統卦之義也尤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總攝乾卦之義也乾是陽長是行利見大人之時二之與五統攝乾德又坤之六二云直方大攝坤卦地道之義六五黃裳元吉亦統攝坤之臣道之義也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者噫者發聲之辭卦爻雖衆意義必在其中爻噫乎發數要定或此卦存之與亡吉之與凶但觀其中爻則居然可知矣謂平居自知不須營為也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者彖辭謂文王卦下之辭言聰明知達之士觀此卦下彖辭則能思慮有益以過半矣○注夫彖者至近乎道○正義曰夫彖者舉立象之統者謂文王卦下彖辭舉明立此卦象之綱統也云論中爻之義者言彖辭論量此卦中爻義意也舉立象之統者若屯卦彖云利貞夫子釋云動於險中大亨貞者是舉立象之統也論中爻之義者若蒙卦云蒙亨初筮告注云能為初筮其唯二乎是彖云初筮其在九二是論中爻之義也云約以存博簡以兼衆者唯舉中爻是約是簡存備六爻之義是存博衆也云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者一卦六爻雜聚諸物撰數衆德而用一道以貫穿之一謂中爻也以其居中於上於下无有偏二故能一也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者愈益也滯謂陷滯也若事務更繁多則轉轉益滯陷於形體以言處妨礙也云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者若理能簡約則轉轉附近於道道以約少无為之辯故少則近於道也

【疏】正義曰二與四至易之道也此第八章也明諸卦二三四五爻之功用又明三才之道并明易與之時變贊明易道之大也各隨文釋之

二與四同功 同陰功也 而異位 有內外也 其善不同二多譽 二處中和故多譽也 四多懼近也 位逼於君故多懼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四之多懼以近君也柔之為道須援而濟故有不利遠者二之能无咎柔而處中也

【疏】正義曰柔之為道不利遠者此覆釋上四多懼之意凡陰柔為道當須親附於人以得濟今乃遠其親援而欲上逼於君所以多懼其不宜利於疎遠也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者覆釋上二多譽也言二所多譽者言二所以要會无咎而多譽也所以然者以其用柔而居中也

三與五同功 同陽功也 而異位 有貴賤也 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五

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勝其任也夫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所貴柔者含弘居中順而不失其貞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

疏正義曰貴賤之等其柔危其剛勝邪者此釋三與五同功之義五爲貴三爲賤是貴賤之等也此並陽位若陰柔處之則傾危陽剛處之則剋勝其任故云其柔危其剛勝也諸本三多凶五多功之下皆有注今定本无也三居下卦之極故多凶五居中處尊故多功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此卦備矣

疏正義曰易之爲書至吉凶生焉此節明三材之義六爻相雜之理也六者非他三材之道也者言六爻所效法者非更別有他道唯三材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等類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爻有陰陽之類而后有剛柔之用故曰爻有等故曰物

疏正義曰道有變動故曰爻者言三材之道既有變化移動故重畫以象之而曰爻也爻有等故曰物者物類也言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故謂之物也

物相雜故曰文剛柔交錯玄黃錯雜

疏正義曰言萬物遞相錯雜若玄黃相間故謂之文也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疏正義曰若相與聚居間雜成文不相妨害則吉凶不生也由文之不當相與聚居不當於理故吉凶生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

是故其辭危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

疏正義曰易之興也至易之道也此一節明易之興起在紂之末世故其辭者憂其傾危也以當紂世憂畏滅亡故作易辭多述憂危之事亦以垂法於后使保身危懼避其患難也周氏云謂當紂時不敢指斥紂惡故其辭微危而不正也今案康伯之注云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則似以爲辭得也下復云危者使平則似危謂憂危是非既未可明所以兩存其釋也案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慢易也

疏正義曰危者使平者若有傾危以懼大難文王有天下是危者使平也易者使傾者若其慢易不循易道者則使之傾覆若紂爲凶惡以至誅滅也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文不當而吉凶以生則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於无咎安危之所由也此易之本體也

疏正義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言易道功用甚大百物賴之不有休廢也懼以終始者言恒能憂懼於終始能於始思終於終思始也其要无咎者若能始終皆懼要會歸於无咎也此之謂易之道者言易之爲道若能終始之懼則无凶咎此謂易之所用之道其大體如此也

疏正義曰夫乾天下至其辭屈此第九章自此已下終篇末總明易道之美更明易道愛惡相攻情偽相感吉凶悔吝由此而生人情不等制辭各異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能說萬物之心能精爲者之務

疏正義曰德行恒易以知險者謂乾之德行恒易略不有艱難以此之故能知險之所興若不有易略則爲險難故行易以知險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者言坤之德行恒爲簡靜不有煩亂以此之故知阻之所興也若不簡則爲阻難故行簡以知阻也大難曰險乾以剛健故知其大難小難曰阻坤以柔順故知其小難大難曰險者案坎卦彖云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言險不云阻故知險爲大難險既爲大阻爲小也能說諸心者萬物之心皆患險阻今以阻險逆告於人則萬物之心无不喜說故曰能說諸心也能研諸侯之慮者研精也諸侯既有爲於萬物育養萬物使令得所易既能說諸物之心則能精妙諸侯之慮謂諸侯以此易之道思慮諸物轉益精妙故云研諸侯之慮也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夫變化云爲者行其吉事則獲嘉祥之應觀其象事則知制器之方玩其占事則觀方來之驗也

疏正義曰定天下之吉凶者言易道備載諸物得失依之則吉逆之則凶是易能定天下之吉凶也成天下之亹亹者亹亹勉勉也天下有所營爲皆勉勉不息若依此易道則所爲得成故云成天下之亹亹也是故變化云爲者易既備含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或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吉事有祥者若行吉事則有嘉祥之應也象事知器者觀其所象之事則知作器物之方也占事知來者言卜占之事則知未來之驗也是易之爲道有此諸德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乘天地之正萬物各成其能

疏正義曰天地設位者言聖人乘天地之正設貴賤之位也聖人成能者聖人因天地所生之性各成其能令得所也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人謀況議於眾以定失得也鬼謀況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

疏正義曰謂聖人欲舉事之時先與人眾謀圖以定得失又卜筮於鬼神以考其吉凶是與鬼爲謀也聖人既先與人謀鬼神謀不煩思慮與探討自然能類萬物之情能通幽深之理是其能也則天下百姓親與能人樂推爲王也自此已上論易道之大聖人法之而行

八卦以象告以象告人

爻彖以情言辭有險易而各得其情也

疏正義曰自此已下又明卦爻剛柔變動情偽相感之事也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變而通之以盡利也

疏正義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者剛柔二爻相雜而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變動以利言者若不變不動則於物有損有害今變而動之使利益於物是變動以利而言說也

吉凶以情遷吉凶无定唯人所動情順乘理以之吉情逆違道以陷凶故曰吉凶以情遷也

疏正義曰遷謂遷移凡得吉者由情遷移於善也所得凶者由情遷於惡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況然同順何吉何凶愛惡相攻然后逆順者殊故吉凶生

疏正義曰若泯然无心事无得失何吉凶之有由有所貪愛有所憎惡兩相攻擊或愛攻於惡或惡攻於愛或兩相攻擊事有得失故吉凶生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相取尤相責也遠近之爻互相責取而后有悔吝也

疏正義曰遠謂兩卦上下相應之類近謂比爻共聚迭相責取取之不以理故悔吝生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情以感物則得利偽以感物則致害也

疏正義曰情謂實也偽謂虛偽虛實相感若以情實相感則利生若以虛偽相感則害生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況比爻也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須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違之患或有相違而无患者得其應也相須而偕凶者乖於時也存事以考之則義可見矣

疏正義曰近謂兩爻相近而不相得以各无外應則致凶咎若各有應雖近不相得不必皆凶也

或害之悔且吝夫无對於物而後盡全順之道豈可有欲害之者乎雖能免濟必有悔吝也或欲害之辭也

疏正義曰若能弘通不偏對於物盡順物之宜今既有心於物情意二三其外物則或欲害之則有凶禍假令自能免濟猶有悔及吝也故云或害之悔且吝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疏正義曰將叛者其辭慙者此已下說人情不同故其辭各異將欲違叛己者雖相親辭不以實故其辭慙也中心疑者其辭枝者枝謂樹枝也中心於事疑惑則其心不定其辭分散若閒枝也吉人之辭寡者以其吉辭直故辭寡也躁人之辭多者以其煩躁故其辭多也誣善之人其辭游者游謂浮游誣罔善人其辭虛漫故言其辭游也失其守者其辭屈者居不値時失其所守之志故其辭屈橈不能申也凡此辭者皆論易經之中有此六種之辭作易之人述此六人之意各準望其意而制其辭也

周易兼義卷第八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八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易兼義卷第八 錢本錢校本宋本作周易注疏卷第十二

周易繫辭下第八 石經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宋本無第八二字

繫辭焉而命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命孟作明古本無焉字

況之六爻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更有六爻二字

見存之爻辭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見作則○按案則字是也正義可證

立在其卦之根本者也 錢本閩監本同毛本立在作在立

貞勝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貞勝姚本作貞稱

夫有動則未免乎累 正義末下有能字

貞夫一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夫作於釋文出貞夫

隤然示人簡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隤孟作退陸董姚作安

像此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象後加人旁下第三章同釋文出像此

則德之不大 孫志祖云之字疑衍

聖人之大寶曰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寶孟作保

何以守位曰仁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曰人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

財所以資物生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必信仁愛 閩監毛本同宋本信作須○按案須字是也

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包本又作庖孟京作伏犧孟京作戲

无微不究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微作細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爲罟黃本作爲网罟佃本亦作田漁本亦作魚

或水澤以罔魚鼈也 補鏜云澤當作漁

故稱離卦之名 補鏜云稱當作取

揉木爲耒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爲耒本或作揉木爲之耒非

在位一百一十年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下一作二案帝王世紀正作一

皆習包犧氏之號也 補鏜云習當作襲

納奔水氏女曰聽談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談作該

不解倦也字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解作懈○按懈正字解假借

大星如斗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斗作虹

生顓頊於弱水 盧文弨云當作若水

葛天氏 補案葛當作葛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葛今改正

乃至皇帝堯舜 補各本皇皆作黃案黃字是也下並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

通則變之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其○補案其字是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祐本亦作佑石經利下有也字古本同

此明若能通變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通變作變通

此乃明易道道之變通 補案道字不當重毛本刪一道字

以辨貴賤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以辨一本作辯

此於九事之第一也 浦鏜云於字衍是也

何以連云 浦鏜云當作所以連云是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挎本又作刳挾本亦作剡楫本又作檝

致遠以利天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此句

秉理以散通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通作動古本同也上有者字下各得其宜也同

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以利天下一句

以待暴客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暴鄭作虣

取其豫備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作取其備豫

特以此象 閩監毛本同宋本象作豫

易之以棺椁 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椁作槨非釋文出棺椁

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決上有夬字

象也者像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象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象

故易者象也 浦鏜云故下有云字

象也者像也○謂卦爲萬物象者 補案○當者字之譌毛本正作者

无爲者爲每事因循 孫志祖云下爲字當作備

憧憧往來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憧本又作憧

心既寂靜 閩監毛本同宋本寂靜倒

來者信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信本又作伸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虵後改蛇釋文出龍蛇云本又作虵全身本亦作存身

蛟蛇初蟄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蛟改龍

由安其身而後動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由作皆○補案皆字是也正義可證

過此以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此下有而字

以上章先利用安身 集解先下有言字

何崇德之有 集解無德字

據于蒺蔾 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蔾作藜釋文出蒺蔾

死期將至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死字損滅餘同釋文出死其云其亦作期

履非其地 閩監毛本同宋本地作位集解同

故云不曰 補閩監毛本不作子案子字是也

則九三不爲其害 補案三當二字之譌毛本正作二

是以出而有獲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何字

此君子若包藏其器於身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此作比

待隼可射之動而射之 盧文弨云上之字下當有時字嚴杰云動疑時字之譌

小懲而大誡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戒後改誡

屨校滅趾 補古本同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屨作屢釋文止本亦作趾案屢字是也噬嗑爻辭及下正義可證

故惡積而不可揜 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揜作掩

何校滅耳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何作荷釋文出何校

繫于苞桑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包後加艹

力小而任重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小作少錢大昕云當從唐石經爲正後漢書朱浮虞詡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又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鮮不及矣 釋文尠本亦作鮮

理而无形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无作未集解同孫志祖云據乾文言可與幾也疏當作有理而未形

故能朗然元昭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昭作照集解同
故爲吉之先見也集解故爲作故言
介于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介衆家作砎
未嘗不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以顏子通幾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通作近
得一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一作二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絪縕本又作氤氳石經構字木旁摩改初刻似从女古本精下衍而字
君子脩此三者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脩誤修
則物之所不欲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欲作與按正義作與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岳本監毛本同閩本陽誤坤釋文其易之門邪本又作門戶邪
況爻繇之辭也閩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監本繇作繇毛本誤卦釋文出爻繇
易之其稱萬物之名浦鏜云之其當作辭所
所以明失得閩監毛本同岳本明作辨宋本古本足利本作辯
故云衰意也浦鏜云衰下脫世之二字
辨物正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辯物錢本亦作辯
欲令趣吉而避凶閩監本同毛本趣作趨錢本宋本作取
身旣患憂監毛本患憂作憂患
故爲德之時閩監毛本同宋本故作欲
謙德之柄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損德之脩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脩馬作循
能以利益於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以字
困德之辨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辨作辯釋文出之辯
象居得其所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象字
恆雜而不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雜上有先字
不被物之不正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不正作厭薄

而百姓不知其由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由作曲
以禮敬事於人閩監毛本同錢本疊敬事二字
物亦益已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益作盈
井以辯義石經同岳本閩監毛本辯作辨
巽順以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也
故可以權行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權行倒
不可立定準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立作以
在二位相易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貳字
趣舍存乎會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會上有其字
出入尤行藏外內尤隱顯監毛本尤作猶下正義並同
初九盤桓閩監毛本同錢本盤作磐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辯作辨釋文撰鄭作算
知者觀其彖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知作智彖作象釋文出知者彖辭
尤乾之九二監毛本尤作猶
其用柔中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中上有得字
須援而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援作扶
其剛勝邪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陽剛處之則剋勝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剋作克
兼三材而兩之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材作才石經初刻作才後改材下同
故曰爻有等故曰物閩監毛本同岳本疊爻字足利本爻上有交字古本下有也字
物相雜故曰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無相字
玄黃錯雜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錯作相古本同下有也字
今以阻險宋本同閩監毛本阻險倒
則覩方來之驗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覩作觀
不勞探討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討作射釋文出探射疏探討宋本亦作射
情逆違道以陷凶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陷作陥案陥字是

然后逆順者殊　閩本同岳本監毛本后作後古本下有功字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此八字及注文

情謂情實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情實作實情

近況比爻也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況譌凡

以各无外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又

失其守者其辭屈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故言其辭游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辭上有浮字盧文弨云言字疑衍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八

周易兼義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韓康伯注

周易說卦第九。【疏】正義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爲也孔子以伏犧畫八卦後重爲六十四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之本前繫辭中略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爲未見故孔子於此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故謂之說卦焉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后說卦之前以彖象附上下二經爲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之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爲第九

【疏】正義曰昔者聖人至以至於命此一節將明聖人引伸因重之意故先敘聖人本制蓍數卦爻備明天道人事妙極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幽深也贊明也蓍受命如嚮不知所以然而然也【疏】昔者至生蓍○正義曰據今而稱上世謂之昔者也聰明叡知謂之聖人此聖人即伏犧也不言伏犧而云聖人者明以聖知而制作也且下繫已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今言作易言是伏犧非文王等凡言作者皆本其事之所由故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聖人作易其作如何以此聖知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注幽深至然也○正義曰幽者隱而難見故訓爲深也贊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訓爲明也蓍受命如嚮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聖人所以深明神明之道便能生用蓍之意以神道與用蓍相協之故也神之爲道陰陽不測妙而无方生成變化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蓍則受人命令告人吉凶應人如嚮亦不知所以然而然與神道爲一故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其受命如嚮亦繫辭文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疏】參天至倚數○正義曰倚立也既用蓍求卦其揲蓍所得取奇數於天取耦數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注七九陽數○正義曰先儒馬融王肅等解此皆依繫辭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爲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鄭玄亦云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演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其意皆以繫辭所云大演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明用蓍之數下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爲大演即天地之數又此上言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便云參天兩地而倚數驗文準義故知如此韓康伯注繫辭云大演之數五十用王輔嗣意云易之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用與不用本末合數故五十也以大衍五十非即天地之數故不用馬融鄭玄等說然此倚數生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明用蓍得數而布以爲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七九爲奇天數也六八爲耦地數也故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也何以參兩爲目奇耦者蓋古之奇耦亦以三兩言之且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疏】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象也蓍數也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體蓍則錯綜天地參兩之數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故蓍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卦曰觀變於陰陽也【疏】觀變至立卦○正義曰言其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於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注卦則雷風○正義曰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體○此言六十四卦非小成之八卦也伏犧初畫八卦以震象雷以巽象風以艮象山以兌象澤八卦未重則雷風各異山澤不通於陰陽變化之理未爲周備於則下云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注云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是以[illegible]八卦者先儒皆以繫辭論用蓍之法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諸用蓍三扐而布一爻則十有八變爲六爻也然則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蓋伏犧之初直仰觀俯察用陰陽兩爻而畫八卦後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然後天地變化人事吉凶莫不周備縕在爻中矣文王又於爻卦之下繫之以辭明其爻卦之中吉凶之義是數也傳稱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數從象生故可用數求象於是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之法求取卦爻以定吉凶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也繫辭言伏犧作易之初不假用蓍成卦故直言仰觀俯察此則論其既重之后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后言立卦非是聖人幽贊元在觀變之前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剛柔發散變動相和【疏】正義曰既觀象立卦又就卦發動揮散於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疏】和順至於命○正義曰蓍數既生爻卦又立易道周備无理不盡聖人用之上以和協順成聖人之道德下以治理斷人倫之正義又能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又盡至於一期所賦之命莫不窮其短長定其吉凶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注命者至極也○正義曰命者人所稟受有其定分從生至終有長短之極故曰命者生之極也此所賦命乃自然之至理故窮理則盡其極也

【疏】正義曰昔者至成章此節就爻位明重卦之意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者言其氣剛柔者言其形變化始於氣象而后成形萬物資始乎天成形乎地故天曰陰陽地曰柔剛也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柔剛者要其終也【疏】昔者至柔與剛○正義曰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之道陰陽未備所以重三爲六然后周盡故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者本意將此易卦以順從天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也其天地生成萬物之理須在陰陽必備是以造化闢設之時其立天之道有二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生物之陽也其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承之柔與持載之剛也○注在形而言陰陽者○正義曰在形而言陰陽者即坤象辭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是在氣而言柔剛者即尚書云高明柔克左傳云天爲剛德是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設六爻以效三才之動故六畫而成卦也六位爻所處之位也二四爲陰三五爲陽故曰分陰分陽六爻升降或柔或剛故曰迭用柔剛也【疏】立人之道至成章○正義曰天地既立人生其間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割之義也既備三才之道而皆兩之作易本順此道理須六畫成卦故作易者因而重之使六畫而成卦也六畫所處有其六位分二四爲陰位三五爲陽位迭用六八之柔爻七九之剛爻而來居之故作易者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注二四至爲陽者○正義曰二四爲陰三五爲陽者王輔嗣以爲初上无陰陽定位此注用王之說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

是故易逆數也。作易以逆覩來以前民用【疏】天地定位至數也○正義曰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

而重之今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令八卦相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爻卦之中矣故易之爲用人欲數知既往之事者易則順后而知之人欲數知將來之事者易則逆前而數之是故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注作易至民用○正義曰易雖備知來往之事莫不假象知之故聖人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者易占事在其民用之前此不繫辭文引之以覩逆數來事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烜乾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明雷風與震巽同用乾坤與天地通功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疏】正義曰帝出乎震至故曰成言乎艮者康伯於此无注然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王輔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王之注意正引此文則王輔嗣之意以此帝爲天帝也帝若出萬物則在乎震絜齊萬物則在乎巽令萬物相見則在乎離致役以養萬物則在乎坤說萬物而可言者則在乎兌陰陽相戰則在乎乾受納萬物勤勞則在乎坎能成萬物而可定則在乎艮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疏】正義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者解上帝出乎震以震是東方之卦斗柄指東爲春春時萬物出生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解上齊乎巽以巽是東南之卦斗柄指東南之時萬物皆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者解上相見乎離因明聖人法離之事以離爲象日之卦故爲明也日出而萬物皆相見也又位在南方故聖人法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故云蓋取諸此也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疏】坤也者至乎艮○正義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者解上致役乎坤以坤是象地之卦地能生養萬物是有其勞役故云致役乎坤鄭云坤不言方者所言地之養物不專一也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者解上說言乎兌以兌是象澤之卦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又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立秋而萬物皆說成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者解上戰乎乾以乾是西北方之卦西北是陰地乾是純陽而居之是陰陽相薄之象也故曰戰乎乾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者解上勞乎坎以坎是象水之卦水行不舍晝夜所以爲勞卦又是正北方之卦斗柄指北於時爲冬冬時萬物閉藏納受爲勞是坎爲勞卦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者解上成言乎艮也以艮是東北方之卦也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爲言也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疏】正義曰神也者至成萬物也此一節別明八卦生成之用八卦運動萬物變化應時不失无所不成莫有使之然者而求其真宰无有遠近了无晦跡不知所以然而然況之曰神也然則神也者非物妙萬物而爲言者神既微妙天地故此之下不復別言乾坤直舉六子以明神之功用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疏】正義曰鼓動萬物者莫疾乎震震象雷也橈散萬物者莫疾乎巽巽象風也乾燥萬物者莫熯乎離離象火也光說萬物者莫說乎兌兌象澤也潤萬物者莫潤乎坎坎象水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東北方之卦也故水火雖不相入而相逮及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雖相懸而能通氣然後能行變化而盡成萬物也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橈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爲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象俱動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害亦無成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說八卦名訓乾象天天體運轉不息故爲健也坤順也坤象地地順承於天故爲順也震動也震象雷雷奮動萬物故爲動也巽入也巽象風風行无所不入故爲入也坎陷也坎象水水處險陷故爲陷也離麗也離象火火必著於物故爲麗也艮止也艮象山山體靜止故爲止也兌說也兌象澤澤潤萬物故爲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疏】正義曰此一節說八卦畜獸之象略明遠取諸物也乾象天天行健故爲馬也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震動象龍龍動物故爲龍也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爲雞也坎爲豕坎主水瀆豕處汙濕故爲豕也離爲雉離爲文明雉有文章故爲雉也艮爲狗艮爲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也兌爲羊兌說也王廙云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疏】正義曰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略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爲首也坤爲腹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也震爲足足能動用故爲足也巽爲股股隨於足則巽順之謂故爲股也坎爲耳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爲耳也離爲目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也艮爲手艮既爲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爲手也兌爲口兌西方之卦主言語故爲口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疏】正義曰此一節說乾坤六子明父子之道王氏云索求也以乾坤爲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坤初求得乾氣爲震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爲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坤氣爲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乾三求得坤氣爲兌故曰少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疏】正義曰此下歷說八卦廣明卦象者也此一節廣明乾象乾既爲天天動運轉故爲圜也爲君爲父取其尊道而爲萬物之始也爲玉爲金取其剛之清明也爲寒爲冰取其西北

寒冰之地也爲大赤取其盛陽之色也爲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爲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爲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爲駁馬言此馬有牙如倨能食虎豹爾雅云倨牙食虎豹此之謂也王廙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爲木果取其果實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坤象坤既爲地地受任生育故謂之爲母也爲布取其地廣載也爲釜取其化生成熟也爲吝嗇取其地生物不轉移也爲均以其地道平均也爲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順之也爲大輿取其能載萬物也爲文取其萬物之色雜也爲衆取其地載物非一也爲柄取其生物之本也其於地也爲黑取其極陰之色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震象爲玄黃取其相雜而成蒼色也爲旉取其春時氣至草木皆吐旉布而生也爲大塗取其萬物之所生也爲長子如上文釋震爲長子也爲決躁取其剛動也爲蒼筤竹竹初生之時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也爲萑葦萑葦竹之類也爲善鳴取其雷聲之遠聞也爲馵足馬後足白爲馵取其動而見也爲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爲的顙白額爲的顙亦取動而見也其於稼也爲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其究爲健究極也極於震動則爲健也爲蕃鮮鮮明也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巽象巽爲木木可以輮曲直即巽順之謂也爲風取其陽在上搖木也爲長女如上釋巽爲長女也爲繩直取其號令齊物如繩之直木也爲工亦正取繩直之類爲白取其風吹去塵故潔白也爲長取其風行之遠也爲高取其風性高遠又木生而上也爲進退取其風性前卻其物進退之義也爲不果取其風性前卻不能果敢決斷亦皆進退之義也爲臭王肅作爲香臭也取其風所發也又取下風之遠聞爲寡髮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亦類於此故爲寡髮也爲廣顙額闊髮寡少之義故爲廣顙也爲多白眼取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爲近利取躁人之情多近於利也爲市三倍取其木生蕃盛於市則三倍之宜利也其究爲躁卦取其風之勢極於躁急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坎象坎爲水取其北方之行也爲溝瀆取其水行無所不通也爲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爲矯輮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輮水流曲直故爲矯輮也爲弓輪弓者激矢取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爲加憂取其憂險難也爲心病憂其險難故心病也爲耳痛坎爲勞卦又主聽聽勞則耳痛也爲血卦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爲赤亦取血之色其於馬也爲美脊取其陽在中也爲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爲薄蹄取水流迫地而行也爲曳取其水磨地而行也其於輿也爲多眚取其表裏有陰力弱不能重載常憂災眚也爲通取其行有孔穴也爲月月是水之精也爲盜取水行潛竊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取其剛在內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離象離爲火取南方之行也爲日取其日是火精也爲電取其有明似火之類也爲中女如上釋離爲中女也爲甲冑取其剛在外也爲戈兵取其以剛自捍也其於人也爲大腹取其懷陰氣也爲乾卦取其日所烜也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皆取剛在外也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科空也陰在內爲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艮象艮爲山取陰在下爲止陽在於上爲高故艮象山也爲徑路取其山雖高有澗道也爲小石取其艮爲山又爲陽卦之小者也爲門闕取其有徑路又崇高也爲果蓏木實爲果草實爲蓏取其出於山谷之中也爲閽寺取其禁止人也爲指取其執止物也爲狗爲鼠取其皆止人家也爲黔喙之屬取其山居之獸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取其山之所生其堅勁故多節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兌象兌爲澤取其陰卦之小地類卑也爲少女如上釋兌爲少女也爲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爲口舌取西方於五事爲言取口舌爲言語之具也爲毀折爲附決兌西方之卦又兌主秋也取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其於地也爲剛鹵取水澤所停則鹹鹵也爲妾取少女從姊爲娣也爲羊如上釋羊取其羊性順也

周易序卦第十【疏】正義曰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其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之次坤泰之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稚待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韓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縕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不取深縕之義故云非易之縕故以取其人理也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且聖人本定先後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即變然則康伯所云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蓋不虛矣故不用周氏之義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屯剛柔始交故爲物之始生也【疏】正義曰王肅云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爲物之始生也盧氏云物之始生故屯難皆以物之始生釋屯難之義案上言屯者盈也釋屯次乾坤其言已畢更言屯者物之始生者開釋下物生必蒙直取始生之意非重釋屯之名也故韓康伯直引剛柔始交以釋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此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物畜。

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禮所以適用也故既畜則宜用有用則須禮也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順以動者衆之所隨疏正義曰鄭玄云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王肅云歡豫人必有隨者皆以為人君喜樂歡豫則以為人所隨豫卦彖云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此上云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其意以聖人順動能謙為物所說所以為豫人既說豫自然隨之則謙順在君說豫在人也若以人君喜樂遊豫人則隨之紂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何為天下離叛乎故韓康伯云順以動者衆之所隨在於人君取致豫之義然後為物所隨所以非斥先儒也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可觀則異方合會也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相合則須飾以脩外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極飾則實喪也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不養則不可動養過則厚疏正義曰鄭玄云以養賢者宜過於厚王輔嗣注此卦云音相過之過韓氏云養過則厚與鄭玄輔嗣義同唯王肅云過莫大於不養則以為過失之過此序卦以大過次頤也明所過在養子雍以為過在不養違經反義莫此之尤而周氏等不悟其非兼以過失之名已具論之於經也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而不已則陷沒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物窮則變極陷則反所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言咸卦之義也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縕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於離也先儒以乾至離為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為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材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疏正義曰韓於此一節注破先儒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於咸卦之初已論之矣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婦之道以恆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恆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物不可以終遯遯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亨何可終邪則小人遂陵君子日消也故受之以大壯陽盛陰消君子道勝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以柔而進也晉者進也雖以柔而進要是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傷於外必反脩諸內家道窮必乖室家至親過在失節故家人之義唯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家人尚嚴其敝必乖也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以正決邪必有喜遇也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旅而无所容以巽則得入也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不可偏係故宜散也渙者離也渙者發暢而无所壅滯則殊趣各肆而不反則遂乖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孚信也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故曰小過也有過物者必濟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有為而能濟者以已窮物者也物窮則乖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也

周易雜卦第十一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疏正義曰上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雜卦孔子更以意錯雜而對辨其次第不與序卦同故韓康伯云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虞氏云雜卦者雜六十四卦以為義其於序卦之外別言也此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時宜不必皆相因襲當有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於時王道踳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故次序卦以其雜也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親比則樂動衆則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屯見而不失其居屯利建侯君子經綸之時雖見而磐桓利貞不失其居也蒙雜而著雜而未知所定也求發其蒙則終得所定著也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極損則益極益則損大畜時也因時而畜故能大也无妄災也无妄之世妄則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來還也方在上升故不還也謙輕而豫怠也謙者不自重大噬嗑食也賁无色也飾貴合衆无定色也兌見而巽伏也兌貴顯說巽貴卑退隨无故也隨時之宜不繫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飭整治也蠱所以整治其事也蠱則飭也剝爛也物熟則剝落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誅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井物所通用而不吝也，困安於所遇而不濫也。)咸速也。(物之相應莫速乎咸。)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相疏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正則小人止，小人亨則君子退。)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高者懼危，滿者戒盈，豐大者多憂故也。)親寡旅也。(親寡故寄旅也。)離上而坎下也。(火炎上，水潤下。)小畜寡也。(不足以兼濟也。)履不處也。(王弼云：履卦陽爻皆以不處其位爲吉也。)需不進也。(畏險而止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本末弱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女從男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女終於出嫁也。)未濟男之窮也。(剛柔失位，其道未濟，故曰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周易兼義卷第九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易兼義卷第九 錢本錢校本宋本作周易注疏卷第十三

周易說卦第九 石經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宋本無第九二字

輔嗣之文言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之作以

將明聖人引伸因重之意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重下有卦字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贊或作讚

蓍受命如嚮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嚮作響釋文嚮本又作響

㫖是伏犧非文王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㫖作明○按集解作明是伏犧非謂文王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天或作大者非倚蜀才作奇通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觀變一本作觀變化

擬象陰陽變化之體○補案○當者字之譌毛本正作者

變動相和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和作生○補案生字是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此下古本有易所以和天道順地德理行義十二字注足利本同惟理行義作理仁義也

斷人倫之正義 閩監毛本同宋本斷下有斷字

此節就爻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此下有一字

將以順性命之理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有字

與特載之剛也 補毛本特作持

故易六位而成章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六位而成章本又作六畫

與斷刮之義也 補閩監毛本刮作劌宋本同案劌字是也

既備三才之道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備上有兼字

注二四至爲陽者 補案注文無者字此誤衍也毛本不誤

今八卦相錯 閩監毛本同宋本今作令○補案令字是也

日以烜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晅本又作暅

巽東南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南下有方字

故曰致役乎坤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坎者水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萬物之所歸也補各本如此十行本原脫所字案經萬物之所說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並有所字正義述此句亦作萬物之所歸也是當有所字今補正
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下所字
立秋而萬物皆說成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立作正
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妙王肅作眇
則雷疾風行盧文弨云則當作明集解作明則衍則字
莫熯乎火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熯徐本作暵
故水火相逮字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水火不相逮鄭宋陸王肅王廙無不字
正義曰鼓動萬物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與上疏相連故無正義二字但作故曰二字
坎爲豕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正義亦作豕釋文云京作彘
羊者順之畜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下有從字
爲瘠馬爲駮馬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駮字係摩改初刻當是駁字釋文瘠京荀作柴駁邦角反
取其尊道閩監毛本同宋本道作首
取其剛之清明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之作而
此馬有牙如倨宋本同閩監毛本倨作鋸下同
爲吝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吝京作遴
以其地道平均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作取是也
爲龍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龍虞干作駹
爲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尃本又作專
爲蒼筤竹爲萑葦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蒼筤或作琅邅石經萑作藿釋文出萑葦〇按依說文當作雈从艸隹聲省作萑俗作萑
爲馵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馵京作朱荀同
其於稼也爲反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反虞作阪
取其萬物之所生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生下有出字
馬後足白爲馵盧文弨云依爾雅足上當有左字
白額爲的顙閩監毛本同宋本額作頟〇按頟額古今字

爲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作爲香臭
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寡本又作宣廣鄭作黃
取躁人之眼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躁上有其字
爲矯輮爲弓輪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矯一本作撟輮馬鄭陸王肅本作此宋衷王廙作揉京作柔荀作撓輪姚作倫
爲亟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亟荀作極
取其行有孔穴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行上有水字
爲乾卦爲鼈閩監本同岳本毛本鼈作鱉石經鼈字下半漫滅釋文乾董作幹鱉本又作鼈〇按鼈鱉正俗字
爲蠃爲蚌蜯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蚌字漫滅釋文蠃京作螺姚作蠡蚌本又作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槁作稿釋文科虞作折槁鄭作槀干作熇
爲果蓏爲閽寺字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果蓏京本作果墮之字寺亦作閽
爲黔喙之屬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黔鄭作黚
爲堅多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堅字古本多上有爲字
取陰在下爲止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在下有於字
爲羊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虞作羔此六子從求索而爲次序也本亦有以三男居前三女後從乾健也章至此韓無注或有注非也
周易序卦第十石經釋文岳本錢本宋本同古本序上有經字又案石經篇題在每卷首者皆八分大書此及雜卦與繫辭下同卷故獨楷書
以六門往攝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往作主
泰之次否等第閩監毛本同宋本無第字
是人事門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無門字
故以取其人理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人作義盧文弨云按句上疑有脫字
屯者物之始生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故爲物之始交也補案交當作生正義可證毛本是生字
物之穉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穉本或作稚
比必有所畜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畜本亦作蓄下及雜卦同
此非大通之道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此作比〇補案比字是
物不可以終通補各本如此十行本原脫以字案序卦物不可以終否物不可以終盡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遯物不可以終壯物不可

以終離物不可以終動止之物不可以終止物不可以終離句法凡九見終上並有以字今依各本補正

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 孫志祖云今孟子二君字俱作王

嘉樂游豫 閩監毛本同宋本游作遊

物大然後可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剝窮上反下下有无妄然後可畜下物畜然後可養下不養則不可動下並同案无

妄然後可畜下石經初刻有也字後改刪去

故受之以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坎上有習字

然後禮義有所錯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矣字

言咸卦之義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咸作感

非易之緼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緼本又作蘊

託以明義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託作說

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 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殷勤作慇懃

而不係之於離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離作雜○補案雜字是也

三材必備 岳本閩本古本同監毛本材作才

君子日消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作矣

日盈則食 閩本同岳本監毛本日作月是也古本下有也字下宜革易其故下而以信爲遇下並同

必反於家 石經岳本同閩本反下空一字監毛本於作其錢大昕云周易本義咸淳本亦作於字

乖必有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難上有所字釋文出有難

故受之以解 補各本如此十行本原脫以字案序卦故受之下並有以字今補正

決必有遇 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有下衍所字

必有喜遇也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喜作嘉閩監毛本脫也字

井道不可不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 石經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止上有動必二字

必失其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居作君

則得出入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出作所

則殊越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越作趣

節而信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而下有後字

周易雜卦第十一 石經釋文岳本錢本錢校本同古本卦下有傳字○按監本此節注文全脫當依此補

別言也此者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此作皆

君子經綸之時 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經上有以字釋文綸本又作論

雜而未知所定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而作者

萃聚而升不來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聚下有也字下謙輕下飾上下漸女歸下並同

謙輕而豫怠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怠京作治虞作怡

謙者不自重大 集解作不自任也

蠱則飭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飭作飾釋文則飭鄭本王肅作飾

復反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下親寡旅也履不處也並同石經此三字漫滅以字數計之當有也字

大正則小人也 補案也當作止形近之譌

小人享則君子退也 閩監毛本古本享作亨岳本宋本足利本同無也字

大有衆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衆荀作終

豐多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豐多故衆家以此絕句親寡旅也荀本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爲句是其本無也字

畏駭而止也 補案駭當作險毛本是險字

姤遇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姤作遘非

小人道憂也 足利本此下有君子以決小人長其道小人見決云深憂也十八字注

周易注疏校勘記九

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

宮保阮制軍前撫江西時出所藏宋本十行本以嘉惠[illegible]士林屬南[illegible]
開雕閱十有九月至丁[illegible]刻成爲[illegible]
八百有奇董其事者武寧明經盧君宣[illegible]　宮保陞任兩[illegible]制軍
[illegible]以創始者樂於觀成故董其事者急思印本呈　制軍以慰其遺澤西江之
意局中襄事者未及細校故書一出頗有淆訛覽者憾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遊幕湘南以板移置府學明倫堂遠近購書者皆就印焉時余初蒞[illegible]
披覽所及心知有舛誤之處而自揣見聞寡陋又苦未敢輕[illegible]
夏　制軍自粵郵書以倪君模所校本一冊寄示適奉新余君成教亦以
所校本寄省倪君所校計共九十三條余君所校計共三十八條予取合
二君所校之本詳加斟酌録爲檢查督工逐條更正是書[illegible]
想見　宮保尊經教士之心歷十餘年而不倦隔數千里而不忘而宇內
好古之士旁搜博採相與正訛糾繆豈非經學昌明之盛事哉倘四方君
子更有考訂所及補目前所未備者隨其所得郵寄省垣俾得彙梓更正
亦皆有補於後學云
道光丙戌歲仲冬月南昌府學教授盱江朱華臨謹識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周代名也周至也徧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　易盈隻反此經名也虞翻注參同契云字從日下月　上經者對下立名也經者常也法也徑也
由也　乾卦名　傳直戀反以傳述為義夫子十翼也解見發題　第一亦作弟　王弼注本亦作注王輔嗣注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
非
䷀乾竭然反依字作乾下乾上說卦云乾健也此八純卦象天　元亨許庚反訓通也卦德放此　潛捷廉反　龍
氣及見賢遍反下同　聖人又如字注皆同　利見如字下同　大人王肅云聖人在位之目　離隱力智反　處於昌慮反
經不音者皆施始豉反　不偏音篇　則過古臥反經內皆同　夕惕他歷反鄭玄云懼也廣雅同　若厲力世反危也
也　无音無易內皆作此字說文云奇字無也通於无者虛无道也王述說天屈西北為无　咎其久反　重剛直龍反下同　竭知音智
或躍羊灼反上音淫下同　所處一本作所處可　近乎附近之近　猶以救反　與音預　不謬靡幼反本或作繆音同
夫位音符下同　亢苦浪反子夏傳云極也廣雅云高也　則佞乃定反　邪似嗟反又作耶　象吐亂反斷也　資始
鄭云資取也　乃統本或作綂　雲行　雨施始豉反內皆同　卦之象　偶者邪或作耶下同
象象辭文象反　自強其丈反　反復芳服反本亦作覆注同　大人造鄭徂早反至也劉歆父子作聚
文言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　之長丁丈反　之幹古旦反　體仁京房荀爽董遇本作信
利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　不成名一本作不成乎名　遯世徒頓反　无悶門遜反　樂則音洛　確乎苦學反鄭云堅
文云之義可拔蒲八反廣雅云出也　庸行下孟反　閑邪下以嗟反　幾音機　非離力智反　理能全
能一本作令　克　休反　解怠佳賣反　上下上時掌反　相應
不出　流濕申入反　就燥蘇早反　聖人作鄭云起也　而當都浪反　有累者
出別　故　當其上治　放遠　見而賢遍反　粹雖遂反　揮音輝
作　為行下孟反下同　曰可　未見賢遍反　以辯　重剛直龍反下
同　夫大人　之先天悉薦反　後天胡豆反　知喪息浪反　其唯聖人乎王肅本作愚人後結
聖人作　始
䷁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同困魂反說卦云順也八純卦象地　利牝頻忍反又扶死反　有攸　喪朋息浪反馬
云失也注並同　必離力智反　无疆居良反或作壃下及注同　必爭爭之爭　履霜　積著張慮反
經不音者皆同　始凝魚冰反　馴似遵反徐音訓向秀云從也鄭義依此　任其而鴆反經皆同　知光音智注同　不擅市戰反
也　括古活反結也方言云閉也廣雅云塞也　囊乃剛反　无譽音餘又音預　不造七到反又曹早反　否皮鄙反　閉必計反

云林方結反閉也　旄慎並如字慎誠也本或作順非　之飾作飾俗字　坤至柔本或作坤至柔言曰者　為邪似嗟反
臣弒式志反本或作殺下同　由辯如字馬云別也荀作變　言順　直方
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无木蕃反　而暢勑亮反　陰疑荀作凝
其嫌戶謙反注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嗛　未離力智反
則否備鄙反　得主則定　而難乃旦反注難可並同　
天造徂早反注同　草昧音妹廣雅云草造也　而不寧　經論音倫
盤桓　晏安
下賤　邅如張連反馬云難行不進之貌　乘馬繩證反
班如　婚媾古后反馬云重婚本作冓非　相近附近之近
即鹿王肅作麓云山足　君子幾徐音祈辭也注同又音機　如舍式夜反注下同
往吝　雖比之易以豉反　不揆葵癸反　以從　含好
恢弘　博施式豉反　亨于許庚反　他間之間　漣如
應援于眷反　閩　阨於革反　委仰　長也
䷃蒙莫公反　童蒙　童
告古毒反　再三瀆音讀　則復扶又反　能斷丁亂反　夫疑
閩山　時中　童蒙求我一本作求我蒙　不諧　果行
三五　用說吐活反徐又音稅注同　桎音質　梏古毒反　所惡
苞蒙　用取七住反本又作　獨遠于萬反　能比毗志反　以巽
鄭云　擊蒙　擊去起呂反　為之于偽反　扞胡旦反　禦魚呂反
䷄需音須　有孚
絕句　貞吉　不陷　位乎　雲上時掌反　於天
宴鄭云安也　樂　最遠　於難乃旦反　利用恆
未失常也　于沙　轉近附近之近　後時胡豆反　衍在　致寇
則辟音避　已得音紀　所復扶又反　不速
䷅訟才用反　窒張栗反　惕他歷反
湯歷反在下　中丁仲反　吉　句　捗難乃旦反　猶復扶又反

不枉紆往反 而令力呈反 正夫音符下注同 斷丁亂反下並同 契之苦計反下同 其分符問反 相濫
力鬭反 爭何爭鬭之爭 陰和胡臥反 而逋補吳反徐方吳反 眚生領反子夏傳云妖祥曰眚馬云災也鄭云過也 下物遐嫁
反 竄七亂反徐又七外反鴻也 掇都活反說文云拾取也鄭本作惙陟劣反憂也 忤五故反 復音服後同即者更不音 渝以朱
反變也馬同鄭云然也 不邪似嗟反 錫星歷反又星自反賜也 鞶步干反馬云大也徐云王肅作槃 帶音帶作帶 亦 終朝馬云
旦至食時為終朝 三息暫反注同或如字 褫徐敕紙反又直是反本又作褫音同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拕徒何反
䷆師彖云眾也馬云二千五百人為師坎宮歸魂卦 貞丈人絶句丈人嚴莊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 之稱尺證反 以王
如字物歸往也徐又往況反 毒徒篤反役也馬云治也 畜眾敕六反聚也王許六反養也 否音鄙惡也注同王肅方有反 馬 臧作郎
反音也 三錫星歷反徐音賜鄭本作賜 天寵如字鄭云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 背高音佩 有禽徐本作擒 長子丁丈反注及下
同 軍師色類反
䷇比毗志反卦內並同彖云輔也序卦云比比也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徐又甫履反坤宮歸魂卦 凶邪似嗟反 求
有求本亦作得 其炎于廉反 缶方有反瓦器也鄭云汲器爾雅云盎謂之缶 有它敕多反本亦作他 匪人非鬼反馬云匪非也
王肅本作匪人凶 三驅匡愚反徐云鄭作敺馬云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 徠矣戶來反 則舍音捨又音赦 背己
音佩 則射食亦反 惡而烏路反 舍逆音捨
䷈小畜本又作蓄同敕六反積也聚也卦內皆同鄭許六反養也巽宮一世卦 施未始豉反注皆同 陽上時掌反 蒸職膺
車說吐活反下文注並同旋云解也 輻也音福 難復扶又反下同 上輿音餘 輻音福本亦作輹音服車下縛也鄭云伏菟
陸 長丁丈反下同 血如字馬云當作恤憂也 去起呂反注同 亦惡烏路反履卦同 攣力專反馬云連也徐又力轉反子夏傳作戀云
思也 幾音祈又音機同子夏傳作近 注 唯泰也則然一本作然則鄭以也字絶句 有難乃旦反 可盡津忍反
䷉履利恥反禮也艮宮五世卦 咥直結反齕也馬云齕 說而音悅注及後同 行夫音符下同 佞邪似嗟反 疚久又反馬云病
也徐作疚本 坦坦吐但反說文云也廣雅云平也明也著顯寫云著也 不惠虛備反又音喜 險厄於革反又作戹 眇妙小反字書云
盲也說文云小目 跛波我反依字作跛足 不倚本又作循 行未下孟反 愬愬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皃何休注公羊傳云驚愕也
馬本作虩音許逆反云恐懼也 逼近附近之近 夬古快反 考祥本亦作詳
周易上經泰傳第二
䷊泰如字大通也鄭云通也馬云大也坤宮三世卦 道長丁丈反 財成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 輔相息亮反注同 以左
音佐注同 右民音佑注同左右助也 拔蒲八反 茅卯交反鄭音苗 茹汝據反王肅音如 鄭 彙音胃類也李于鬼反傅氏注云
古字彙也古文作彙作出也鄭云勤也 苞本又作包必交反下卦同音薄交反 荒本亦作巟音同鄭注禮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
為康云虛也 用馮音憑注同 荒穢於廢反 不陂彼偽反徐甫寄反頗也注同又破何反偏也 象曰无平不陂一本作无
往復 不 翩翩如字子夏傳作翩翩向本同云輕舉皃古文作偏偏 以祉音恥一音勅子反又音止 女庭本亦作處 盡夫音符後皆
放此以意求之 隍音皇城塹也子夏作堭姚作湟 所應如字對之應 上承時掌反 下施始豉反 否道備鄙反
䷋否備鄙反卦內同閉也塞也乾宮三世卦 道長丁丈反 辟難上音避下乃旦反 入邪似嗟反 不諂勅檢反 否
亨許庚反 疇直留反鄭作古𠃬字 休否虛虯反美也又許求反息也注同
䷌同人和同也離宮歸魂卦 以邪似嗟反 炎上時掌反 辯物如字王肅卜免反 繫吝繫或作係本作繫係 則否
方自反備鄭反 又 褊必淺反 狹戶夾反 于莽莫蕩反王肅冥黨鄭云叢木也 物黨物或作朋 所比毗志反 所當如字
量斯音良又音亮 其墉音容徐鄭作庸 而效下教反 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一本作反則得得則言也 號戶羔
反 咷道刀反號咷啼呼也 而遠袁萬反 內爭爭鬭之爭 異災一本作他災
䷍大有包容豐富之象乾宮歸魂卦 遏於葛反止也徐又音謁 休命虛虯反美也徐又許求反 大車王肅剛除反蜀才作輿
不泥乃計反 用亨許庚反通也下同眾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干云享宴也姚云享祀也 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干寶云彭亨驕滿皃王肅
云壯也虞作尪姚云彭旁徐音同 上近如字亦附近之近 下比毗志反 至知音智 可舍音捨 斯數色助反 晢章舌反王
虞作斷同音徐李之世反又作晣字鄭本作逝云讀如明星晢晢陸本作逝虞作折 何難依乘宜如字一音乃旦反 易而以豉反 祐之音又
不累劣偽反下同 盡夫津忍反 繫辭音係
䷎謙卑退為義屈己下物也兌宮五世卦子夏作嗛云二謙也 下濟節細反 而上時掌反下注上承上行同 虧盈馬本作毀盈
而福京本作富 惡盈烏路反卦末注同 而好呼報反 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捊廣雅云捊減 稱物尺證
反 平施始豉反注同 大難乃旦反 自牧徐音目一音茂 名者聲名聞之謂也一讀名者絶句 聞音問
匪解佳賣反 撝毀皮反指撝也義與麾同書云右秉白撝以是也馬云撝猶離也鄭讀為宣 下下上遐嫁反下如字下句同 用侵王廙
作寢 征國本或作征邑國者非 不與音預 為爭爭鬭之爭
䷏豫餘慮反悅豫也備豫也馬云豫樂震宮一世卦 不忒他得反鄭云差也京作貸 他奮方問反 殷於勤反馬云盛也說文云作樂
之盛殷京作殷 薦將電反本又作廌同本或作薦獻名耳非 介于音界纖介古文作砎鄭古八反觸磨砎也馬作扴云觸小石聲 云 苟說
音悅 盱香于反睢盱也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皃王肅云盱大也鄭云誇也說文云張目也字林火孤反又火于反子夏作紆京作汙姚作旴云日始出引
詩旴日始旦 睢香維反說文云仰目也字林火佳反 由豫由從也鄭云用也馬作猶云猶豫疑也 盍胡臘反合也 簪徐側林反子夏傳同
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王肅又祖感反古文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蜀才本依京義從鄭 冥覓經反馬云冥昧耽於樂也王廙云
深也又亡定反鄭讀為鳴 有渝羊朱反 盡津忍反 樂音洛
䷐隨從也震宮歸魂卦 而下遐嫁反注下柔同 而說音悅注下皆同 大亨貞本又作亨利貞 大 而天下隨時
王肅本作隨之 隨時之義王肅本作隨之時義 而令力呈反 否之備鄙反 以嚮本又作向許亮反王肅本作鄉音同 入宴

徐爲讀反晝爲顧反王 官有 蜀本作館有 故舍 音捨下文同 以擅 市戰反 盡隨 津忍反卷宋同 盡 未正中也 本一

正作中 拘 句于反 用亨 許庚反通也陸許兩反云祭也 之瀆 音實

䷑蠱 音古事也或也亂也左傳云皿蟲爲蠱又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徐又姬祖反一音故巽宮歸魂卦 先甲 息薦反并注同 象

後甲 胡豆反并注同 象 以斷 丁亂反 施令 力政反下同 競爭 爭闘之爭 治也 直吏反注同 說隨 音悅 創制 初亮

反此俗字也依字作刱 復始 扶又反 以振 之慎反濟也師讀音真振仁厚也 育德 王肅作毓古育字 有子考无咎

絕句馬依王以考絕句 王 當事 丁浪反 盡承 津忍反下皆同 裕父 羊樹反寬也 不累 力僞反

䷒臨 如字序卦云大也坤宮二世卦 剛浸 子鴆反 而長 丁丈反下不長皆同一音除丈反六三注末及象 說而 音悅下同

教思 息吏反注同 无疆 居良反注同 剛勝 升證反下同 使邪 似嗟反下同 媚 密備反 位當也 本或作位實當非也

知臨 音智注同又如字

䷓觀 官喚反示也乾宮四世卦 盥 音管 而不薦 本又作𧫴同牋練反王肅本作而觀薦 顒 魚恭反 足復 扶又反 既灌

官喚反 不忒 他得反 神道設教 一本作以神道設教 省方 悉井反 童觀 馬云猶童稚也鄭云稚也 最遠 袁萬反 朝

美反直遙 所鑒 古暫反下同 趣 促俗反 闚 苦規反本亦作窺 者狹 戶夾反 象曰闚觀女貞 一本有利字 不

比 毗志反 觀國之光 如字或官喚反 最近 附近之近 居近 如字 德見 賢遍反 平易 以豉反 盡夫觀感

故觀至大觀在上 王肅音官 以觀天下 徐唯此一字作官音 觀盥而不薦觀之爲道而以觀感

風行地上觀處於觀時君子處大觀之時處大觀之時大觀廣鑒 亦音官 居觀之

時爲觀之主觀之盛也 從盡夫觀以下並音官喚反餘不出者並音官

周易上經噬嗑傳第三

䷔噬 市利反 嗑 胡臘反合也巽宮五世卦 齧 研節反 有閒 如字下同又音閒廁之閒 與過 一本作頤以之

不合 本又作不合而 不閡 胡困反溷也雜也亂也 上行 時掌反注同 勑法 恥力反此俗字也字林作敕鄭云勑猶理也

趾也一云 屨 紀具反 校 爻教反下同馬音教 滅止 本亦作趾足也 桎 章實反 足懲 直升反 木絞 交卯反 誡

戶反 戒 不行也 本或作止不行也 噬膚 方于反馬云柔脆肥美曰膚 未盡 津忍反下同 其分 符問反 腊

肉 音昔馬云晞於陽而煬於火曰腊肉鄭注周禮小物全乾曰腊 乾 音干 胏 緇美反馬云有骨謂之胏字林云含食所遺也一曰脯也子夏作脯徐音甫

作脯荀董同 未光大也 本亦作無大字 何校 何可反下同又音河王肅云荷本亦作擔 荷 聽不明也 馬云耳無所聞

鄭云目不明耳不聰王肅云其聽之不明 可解 佳買反

䷕賁 彼僞反徐甫寄反李軌府奔反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王肅符文反云有文飾黃白色艮宮一世卦 剛上 時

掌反注同 剛 解天下 音蟹 以明 蜀才作命 本 折 之舌反注同斷也 斷 丁亂反 其趾 鄭云一本作止足 舍 音捨注同

車 音居鄭張本作輿從漢時始有居音 安夫 音扶 其須 如字水邊作非 從彡而比 毗志反下同 上附 時掌反 循 以遵反

濡 如兪反 皤 白波反說文云老人貌董音槃鄭陸作蹯音煩荀作波 翰 戶旦反董云高也馬云馬舉頭高卬也鄭云白

也亦作寒 媾 古豆反 而閡 五代反 寇難 乃旦反下同 賁于丘園 黃本作世 束帛 子夏傳云五匹爲束三玄二纁

戔戔 在干反馬云委積貌薛虞云禮之多也子夏傳作殘殘黃云猶 有喜 如字徐許意反 无

䷖剝 邦角反說文云裂也馬云剝落也乾宮五世卦 人長 丁丈反注同 激 經歷反 拂 芳弗反 耦 忤 五故反

以殖 失處 昌呂反 蔑 莫結反馬云無也鄭云輕慢荀作滅 猶削 息略反或從刀

辨 徐音辦具之辦足上也馬鄭同黃云牀簀也薛虞云膝下也鄭符勉反王肅否勉反 道浸 子鴆反下同 稍近 附近之近 六三

剝无咎 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以膚 方于反京作簠謂祭器 切近 如字徐巨斬反鄭云切急也 貫魚 古亂反徐音官穿也 騈頭

得輿 音餘京作德輿董作德車 廬 力居反 覆蔭 於鴆反 所芘 必利反本又作庇

䷗復 音服坤宮一世卦反也還也 朋來 如字京作崩 反復 芳服反本又作覆同劉本同 剛反 句絕 剛長

丁丈反注同下文皆同 心見 賢遍反 具存 本亦作其存 商旅 鄭云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 無祇 音支辭也馬同音是 反韓伯祁支反

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禔時支反陸云禔安也九家本作多字音支 幾悔 音機下同 患難 乃旦反 遠矣 袁萬反 錯之

反七故 休復 虛虯反 最比 毗志反 仁行 下孟反 下仁 遐嫁反 以下仁也 如字王肅云下附

復 如字本又作嚬馬云憂頻也 頻 戚 子寂反下同 自考也 鄭云考成也 有災 本又

作災 鄭云異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 眚 生領反 量斯

音亮 難復 扶又反

䷘无妄 亡亮反无妄无虛妄也說文云妄亂也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巽宮四世卦 柔邪 似嗟反 不佑 音右鄭云

助也本又作祐 天命不右 茂對時 馬云茂勉也對配也 下賤 遐嫁反 不耕穫 不耕而穫或依注作句

亦然 不菑 側其反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 畬 音餘說文云二歲治田也馬曰二歲也字林弋恕反 不擅 市戰反 行

遠 之下 行遠 稼穡 音嫁色 爲穫 如字或作穫非 比 毗志反 近 附近之近 可試 云試用驗也一

䷙大畜 本又作蓄勑六反義與小畜同艮宮二世卦 大畜剛健 句絕 篤實輝 音揮 光 句絕 日新其德 鄭以日新絕句

絕句其德 厲而 於豔反 夫能 然 令賢 力呈反 險難 乃旦反下同 多識 如字又音志

試 往行 下孟反 利己 音紀 輿說 音餘 吐活反馬云解也 輹 音服

音服又蒲北反蜀才本同一云車旁作复音服曰伏兔上縛也

伏上於 馮河 皮冰反 良馬逐 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姚云逐逐疾並驅之貌 曰 閑 音越 曰猶習車也

徒 閑 如字馬鄭云習也 險阨 於革反本亦作厄 童牛 無角牛也 牿 古毒反劉云牿之言角也陸云當作角

九家作告說文同云牛觸角著橫木所以告人 抑銳 於力反下同本又作挫子臥反 強 其丈反 爭 爭鬭之爭 豶 符云反劉云豕去勢曰豶 之
牙 徐五加反鄭讀為互 剛暴 一本作剛突 禁暴 音金 何天 音河梁武帝音賀 衢 其俱反馬云四達謂之衢 亨 許庚反
☶☳頤 以之反養也此巽宮遊魂卦 篆文 舍爾 音捨注同 朵 多果反動也鄭同京作揣 噱 群略反 令物 力呈反 離其
力智反 而闚 苦規反 顛頤 丁田反 拂 符弗反違也薛同注下皆同一音敷弗反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 此行 下孟反下立行同
悖也 布內反 逆也 虎視 徐市志反又常止反 眈眈 丁南反威而不猛也馬云虎下視貌一音大南反 逐逐 如字敷實也薛云速也子
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為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攸說文作跾音式六反 施實 始豉反下文同又如字 而比 毗志反 得頤
一本作得順 難未 乃旦反 厲吉 王肅云厲嚴厲也馬云危
☱☴大過 徐古臥反罪過也超過也王肅音戈震宮遊魂卦 相過之過 並古臥反 棟 徐丁貢反 橈 乃教反曲折也下同 拯 救拯
之 弱 本亦作溺並依字讀下救其二拯弱皆同 而說 音悅注同 救難 乃旦反並上六注同 遯 本又作遁同徒遜反 藉 在夜反下
同馬云在下曰藉 唯慎 辰震反 枯楊 如字鄭音姑謂無姑山榆榆羊朱反 稊 徒稽反楊之秀也鄭作荑荑木更生音夷謂山榆之實 老
夫 如字下同 特吝 特或作持 能令 力呈反 得少 詩照反下同 則稱 直吏反 者長 丁丈反 淹溺 乃歷反 生華
如字徐音花 无譽 音餘又音預 滅頂 徐都冷反
☵☵習 便習也重也劉云水流行不休故曰習 坎 徐苦感反險也陷也本亦作埳京劉作欿險陷 陷沒之陷 謂便 婢面
反下 重險 直龍反注下並同 陗 七妙反 洊 在薦反徐在悶反又才本反爾雅云再也劉云仍也京作臻干作荐 德行 下孟反注同
同 險難 乃旦反下同 則夫 音符 窞 徒坎反說文云坎中更有坎王肅又作陷感云坎底也字林云坎中小坎一曰旁入 欿
亦作坎字 而復 扶又反下難復同 險且 如字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 枕 徐針鴆反王肅針甚反鄭玄云木在首曰枕陸云閑
衡險害之兒九家作玷古文作沈沈直林反 出則之坎 一本作出則亦坎坎 樽酒 音尊絕句 簋貳 音軌絕句 用缶 方有反絕句
淺樽酒簋絕句貳用缶句 自牖 音酉陸作誘 承比 毗志反下同 之食 音嗣飯也 象曰樽酒簋 一本更有貳字 祇 音支又祁
支反鄭云當為坻小丘也京作禔說文同音支又上支反安也 盈平 津忍反 徽 許韋反 纆 音墨劉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 寘 之豉
反寘也注同劉作示言衆議於九棘之下也子夏傳作湜姚作寔寔置也張作置 叢 才公反 法棘 紀力反
☲☲離 列池反麗也麗著也八純卦象日象火 畜 許六反注同 牝 頻忍反徐又扶死反 外強 其丈反 猶著 直略反卦內同 草
木麗 如字說文作䕻 乎土 王肅本作地 重明 直龍反 明兩作 鄭云作起也荀云用也 明照相繼 一本无明二字
履錯 鄭徐七各反馬七路反 警 京領反 辟其 音避 日昃 王嗣宗本作仄音同 鼓 鄭本作擊 大耋 田節反馬云七十曰耋王
肅又他結反云八十曰耋京作絰蜀才作咥 之嗟 如字王肅又遭哥反荀作差下嗟若亦爾 凶 古文及鄭无凶字 突 徒忽反王肅唐忽反舊又
湯骨反字林同云暫出 遁近 附近之近 出 如字徐尺遂反王嗣宗勑類反 涕 徐他米反又音弟 沱 徒河反荀作池一本作沲 若 古文若皆
如此 戚 千寂反子夏傳作嘁子六反咨慼也 不勝 音升 逆首 本又作道兩得逆 離王公也 音麗鄭作麗王肅云麗王者之後爲

公梁武力智反王肅本同 折首 徐之舌反注同 以去 羌呂反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周易下經傳第四

☱☶咸 如字象云感也兌宮三世卦 取 七具反本亦作娶音同 相與 如字鄭云與猶親也 而說 音悅 男下 遐嫁反下注必下同
見 賢遍反 各亢 口浪反本或作有 拇 茂后反馬鄭薛云足大指也子夏作𢇁荀作母云陰位之尊 腓 房非反鄭云膊腸也膊音市兗
反王廙云腓腓動也荀作肥云腓謂五也薛作肥 離拇 力智反 動躁 早報反 股 音古 憧憧 昌容反馬云行兒王肅云往來不絕兒廣
雅云往來也劉云意未定也徐又音童又音鍾京作憧字林云憧遲也丈冢反 脢 武杯反又音每心之上口之下也子夏作脄云脊肉也說文同王肅又音灰廣
雅云胂謂之脢胂音以人反 輔 如字馬云上頷也虞作酺云耳目之間 頰 古協反孟作俠 滕 徒登反九家作乘虞作媵鄭云送也 口說
如字注同徐音說又始銳反
☳☴恆 如字久也震宮三世卦 長陽長陰 並丁丈反大象注同 嫓 普計反配也 復始 扶又反 見於 賢遍反 浚 荀潤
反深也鄭作濬 令物 力呈反 紛縕 芳粉反廣雅云積也 或承 或有也一云常也鄭本作咸承 德行 下孟反 詰 去吉反 而分
扶運反 振恆 之刃反馬云動也鄭云搖落也張作震
☶☰遯 徒巽反字又作遂又作遁同隱退也匿跡避時奉身退隱之謂也鄭云逃去之名序卦云遯者退也乾宮二世卦 夫 音扶 靜 非否
備鄙反下同 亢 苦浪反 浸 子鴆反注同 而長 丁丈反或如字 以遠 袁萬反注並同 辟內 音避 難可 乃旦反 何
災 音河稽河可反今不用 勝 音升注同 又說 王肅如字解說也師同徐吐活反又始銳反 遯已 音以或音紀 係遯 古詣反本
或作 近二 附近之近 憊 蒲拜反鄭云困也廣雅云極也王肅作備荀作備 云 好遯 呼報反注下同 小人否 音鄙注下同惡也徐方有
反鄭王肅備鄭反云繫也 能舍 音捨 肥遯 如字子夏傳云肥饒裕 能累 劣偽反 繒 則能反 繳 章略
☳☰大壯 莊亮反威盛強猛之名鄭云氣力浸強之名王肅云壯盛也廣雅云健也馬云傷也郭璞云今淮南人呼壯爲傷坤宮四世卦 而慎
禮也 慎或作順亦通 用罔 罔羅也馬王肅云无也 羝羊 音低張云羖羊也廣雅云吳羊曰羝 觸 徐處六反 藩 方袁反下同徐甫言反
云籬落也 羸 律悲反又力追反下同馬云大索也徐力皮反王肅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 羸復 扶又反 藩決 音穴下同
大輿 音餘 之輹 音福本又作輻 行不 下孟反 能說 吐活反 喪羊 息浪反注下同 于易 以豉反注下同鄭音亦謂佼易也陸
作場謂埸場也 險難 乃旦反 則難 乃旦反 剛長 丁丈反下剛長同 猶與 音預本作預 其分 扶問反 不詳 審詳
也鄭王肅作祥善也
☲☷晉 象云進也孟作齊齊子西反義同乾宮遊魂卦 康 美之名也馬云安也鄭云尊也廣也陸云安也樂也 蕃 音煩多也鄭發袁反 庶 如字
衆也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 晝日 竹又反 三 徐息暫反下及注同 接 如字鄭云勝也 上行 時掌反並同 以著 直略反下
同 著明 三褫 粉紙反直紙反又 摧如 如罪反鄭讀如南山崔崔之崔 未著 張慮反 自喪 息浪反 愁 子小反鄭云狀由
變色 介 音戒大也馬同 閑乎 閑亦作閒文又作閒並通 和之 胡臥反 鼫 音石子夏傳作碩鼫鼠五技鼠也本草螻蛄一名鼫鼠 五得
兌

如字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馬王云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 失 夫音符

䷣明夷 傷也坎宮遊魂卦 以蒙大難 乃旦反一卦內同鄭云蒙猶遭也一云蒙冒也 文王以之 王肅云唯文王能用之鄭

荀向作似之下亦然 莅 履二反又律秘反 蔽僞 鄭本或作偽 所辟 音避下同 最遠 袁萬反下遠同 遁 徒困反 匿形

女力反 不遑 音皇 夷于 如字子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京作胰 左股 音古馬王肅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姚作右槃云自辰右

旋入丑 用拯 拯救之拯子夏作抍字林云抍上舉也音承鄭云承也 示行 示或作示亦作 近難 附近之近下最近同 疑懼

但曰 然後而免也 一本作免然後乃免也 南狩 手又反本亦作守同 去闇 羌呂反 逆忤 五故反 箕子之明夷

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 爲比 毗志反

䷤家人 說文云家居也人所居稱家是巽宮二世卦 稚 熾也 尺志反 而行 下孟反注同 閑 馬云闌也防也鄭

云習也 中饋 巨愧反食也 嗃嗃 呼落反又呼學反馬云悅樂自得貌鄭云苦熱之意荀作確確劉作熇熇 嘻嘻 喜悲反馬云笑聲鄭云驕

佚喜笑之意張作嬉嬉陸作喜喜 之長 丁丈反 以近 附近之近 王假 更白反注同馬云大也徐古雅反鄭云登也 樂 音洛

以著 張慮反

䷥睽 苦圭反馬鄭王肅徐呂忱並音圭序卦云乖也說文云目不相視也艮宮四世卦 而上 時掌反上行同 同行 如字

下孟反 說而 音悅 輿 馬注同 息 自復 音服注同 必顯 一本作必然亦作顯 可援 于眷反又音袁 下得以

辟 音避 于巷 戶絳反廣雅云巷居也說文云里中道也字書作衖 曳 以制反 掣 昌逝反鄭作挈徐市制反說文作觢云牛角皆踊曰觢子夏作契

云一角仰也荀作觭劉本從說文解依鄭 其人天 剠也馬云剠鑿其額曰天 劓 魚器反王肅作臲

一反 相比 毗志反下同 元夫 如字 噬 市制反 之弧 音胡 後說 吐活反注同 之弧 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翟子玄作壺

子玄作 字作驪 媾 古豆反 恢 苦回反大也 詭 九委反變也 譎 古穴反本亦作決詐也 吁 況于反 四剠 其京反

䷦蹇 紀免反王肅徐紀偃反兌宮四世卦序卦云蹇難也 以難 乃旦反下及注解卦皆同 難解 音蟹六二注同 未否 備鄙反

知矣 音智初六注同 得中 如字王肅云中和也又張仲 正邦 荀陸本作正國爲漢朝諱 宜待也 張本作宜時也

鄭本作待時也 遠害 袁萬反 內喜 如字徐許意反 來連 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如字遲久之意 之長 丁丈反 長難

丁丈反

䷧解 音蟹序卦云緩也震宮二世卦 解之爲義 音蟹下同 以濟厄 厄或作危 象曰解 音蟹初六注自此盡坼

勑宅反說文云裂也廣雅云分也馬陸作宅云根也 否結 備鄙反 者亨 許庚反 宥罪 音又京作尤 磐結 步丹反 或有遇

遇或作過 咎非其理也 一本无此八字 所任 而鴆反 斯解 佳買反 之稱 尺證反 失枉 紆往反 且乘 如字王肅

繩證反 柔邪 似嗟反 自我致戎 本又作寇 解而 佳買反注同 拇 茂后反陸云足大指也荀作母 而比

毗志反 維有解 音蟹注有解及象同 升 解難 佳買反 用射 食亦反注下同 隼 荀尹反毛詩草木疏云鷂 高

墉 音容馬云城也 將解 佳買反 荒悖 布內反象同 以解 佳買反

䷨損 孫本反損之爲義損下益上又訓失序卦云緩必有所失艮宮三世卦 曷 何葛反 二簋 音軌蜀才作軌 用享 香兩反下同蜀才許庚反

上行 時掌反凡上行皆同 陰說 音悅 非長 丁丈反下德長同 爲邪 似嗟反 能拯 拯救之拯 大難 乃旦反 二簋

應 如字又應對之應 偕行 音皆 其分 扶問反 懲 直升反劉云止也鄭云猶清也蜀才作澄 忿 芳粉反 窒 珍悉反徐得悉反

反鄭劉作懫懫止也孟作恎陸作㤢 欲 如字孟作谷 已事 音以本亦作以虞作祀 遄 市專反荀作顓 復自 扶又反注同 以 九

上 時掌反 化淳 常倫反 以離 力智反 知者 音智 以盡 津忍反 上祐 音又本亦作佑 不制 一本作不制下 遂長

丁丈反 尚夫 音符

䷩益 增長之名又以弘裕爲義巽宮三世卦 民說 音悅 無疆 居良反下同 下下 遐嫁反注及下上如字 不爲

同 涉難 乃旦反下同 天施 始豉反 之處 昌慮反下同 用享 香兩反王廙許庚反注同 用圭 王肅作用桓圭 不爲

于偽反 不處 本或作不居 用賁 芳云反 盡物 津忍反 無厭 於豔反 莫和 胡臥反 惡盈 烏路反 偏辭 音篇

孟作徧云周帀也

周易下經夬傳第五

䷪夬 古快反決也坤宮五世卦 剛幾 音祈 坦然 徒但反 夬決 徐古穴反 而說 音悅注皆同 齊長 丁丈反上六象並同

同 則邪 似嗟反 斷制 丁亂反注同 澤上 時掌反注同 以施 始豉反注同 壯于 側亮反 前趾 荀作止 惕

勑歷反荀翟云 號 戶羔反又戶報反注及下同 莫夜 音暮注同鄭如字非一夜也 號呼 火故反 頄 求龜反又求龜反

音求又丘倫反王肅音龜翟云面顴頰間骨也鄭作頯頯夾面也蜀才作仇 若濡 而朱反 有慍 紆運反 面

權 如字又作顴 莧夫 亦作 去 情累 劣偽反 臀 徒敦反 次 本亦作趑或作䞘 七私反 且 本亦作趄七餘反 牽羊 苦年反子夏作掔

不前也說文云倉卒也 且 語助也王肅云 趑趄行止之礙也 下同此卦 蓋馬云 羊 苦年反子夏作掔

牴 丁禮反又作抵 很 胡懇反 莧 閑辯反 一本作莧 陸 如字 蜀才作睦 宋衷 鄭云 莧陸 商陸也

也陸云當才作陸也 柔脆 七歲反 至易 以豉反 最比 毗志反 號咷 徒刀反

䷫姤 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遘鄭同序卦云遇也乾宮一世卦 用取 七喻反 正 乃 本亦作

四方 一本 王肅作語 誥 起 柅 乃履反 說文作檷云 絡絲趺也 若又反 女紀反 王肅作抳云止也 從手

羸 力追反 豕 蹢 直戟反 躅 直錄反 本亦作躅 不靜也

牝 頻忍反 豭 音加 包有 本亦作庖下同 利賓 如字 擅人 市戰反 遠民

以杞 音起 張云 柳也 薛云 杞柳 馬云大木也 包瓜 百交反 瓜子 匠作 不舍 音捨

下同 所復 扶又反 物爭 爭鬬之爭，下卦同

䷬萃 在季反，序卦云聚也，兌宮二世卦 亨 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无此字 王假 更白反 以說 音悅，下注皆同 則邪

似嗟反 孝享 香兩反 聚以正 荀作取以正 澤上 時掌反 除戎器 如字，本亦作儲，又作治，王肅 姚陸云除猶脩治，同鄭云

除去也，蜀才云除去戎器，脩行文德也，荀作慮 若號 絕句，戶報反，馬鄭 王肅王戶羔反 一握 為學反，傅氏作渥，鄭云握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蜀

才同 至好 呼報反 傾 乃亂反 正 本亦作匹 妃 音配 禴 羊略反，殷春祭名，馬王肅同，鄭云夏祭名，蜀才作躍，劉作禴 多僻 匹亦反

以遠 于萬反 之眚 生領反，下同 以比 毗志反 未光也 一本作未光也 齎 徐將池反，王肅將啼反 王 咨 音諮，又將利反

齎咨 嗟歎之辭也，鄭同，馬云悲聲怨聲 涕 徐音體 洟 他麗反，又音夷，鄭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升 式陵反，序卦云上也，上音時掌反，鄭本作昇，馬云高也，巽宮四世卦 用見大人 本或作利見 以順德 如字，王肅同，本又作

慎，師同，姚本德作得 以高大 本或作以成高大 允當 如字，下同 閑邪 似嗟反 升虛 如字，空也，徐去餘反，馬云丘也 用亨 許庚

反，通也，馬鄭陸王肅許兩反，馬云祭也，鄭云獻也 岐山 其宜反，或祁支反 攘來 如羊反 冥 覓經反，闕昧之義也，注同，又云日冥也 則

喪 息浪反

䷮困 窮也，窮悴掩蔽之義，故彖云剛掩也，廣雅云困悴也，兌宮一世卦 剛揜 本又作掩，於檢反，李於儉反，虞作弇 以說 音悅，卦內同

困窮 如字，或作窮 臀 徒敦反 株木 張俱反。 幽谷 徐古木反 不覿 大歷反，見也，注同 覆拯 拯救之拯 隱遯 徒困

反 數歲 色柱反，本亦作三歲 困 解音蟹 朱紱 音弗，下同 享祀 許兩反，注同 難之 乃旦反 不勝 音升 豐衍 延善反

蒺 音疾 藜 音梨，蒺藜草 上比 毗志反 焉得 於虔反 來徐徐 徐音舒，荼荼，音同，馬云安行貌，子夏作荼荼，翟云內不定之意

王肅作余余 金車 本亦作金輿 劓 徐魚器反，荀王肅本劓刖作臲𠢇，陸同，鄭云劓刖當為倪㐳，京作劓劊 刖 音月，荀王肅作𠢇

文也，鄭作 祭祀 本亦作享祀 遲遲 本或作遲遲 葛藟 力軌反，一名巨荒，似葛之草，本又作藟，蔓生，毛州人謂之藟

藟 臲 五結反，王肅妍喆反，說文作𡰩 卼 五骨反，又音月，說文作𡰩，云不安也，薛又作杌，字同 曰動悔 云

然 令生 力呈反

䷯井 精領反，雜卦云通也，彖云巽乎水而上水，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堯臣，廣雅云井，深也，周書云黃帝穿井，世本云化益作井

挺反，周云井以不變更為義，說井以清絜為義，震宮五世卦 无喪 息浪反 汔 許訖反，徐許乞反，下同 繘 音橘，徐居密反，又居

云也，方言云關西謂綆為繘，汲水索也，又其律反 羸 律悲反，蜀才作累，鄭讀曰虆 瓶 白經反 幾至 音機 或

而覆 芳福反 而上水 時掌反，注上水皆同，及下 井養 以尚反，如字 木上 如字，又時掌反 以勸 二力反 勸

相 息亮反，注同，王肅如字 井泥 乃計反，下同，注 滓穢 側里反 不饗 許亮反 棄舍 音捨，下同 井谷 古木反，又音浴

射 食亦反，注同，徐食夜反，鄭王肅皆音亦，云厭也，荀作耶 鮒 音付，魚名也，子夏傳謂蝦蟆 甕 屋送反，字林一弄反，鄭作甕，說文作罋，汲瓶也

缺也 敝 婢世反，徐扶滅反，王肅 谿谷 口兮反 注下 下孝反 而復 扶又反 无與之也 本亦作无與之，其則 渫 息列反

反，徐又食列反，黃云治也 心惻 初力反，文云痛也 汲 音急 傳汙 音烏 其行 下孟反，注象皆同 甃 側舊反，馬云為瓦裹下達上也，子夏

傳云甃，治也，本云以甎壘井曰甃，字林云井壁也 洌 音列，說文云水清也，王肅音例 不撓 乃孝反 不食 如字，又音嗣 井收 詩救

反，又如字，馬云汲也，陸云井幹也，荀作甃 勿幕 音莫，覆也，干作网

䷰革 馬鄭云改也，坎宮四世卦 樂成 音洛，注同上 相息 如字，馬云滅也，李軌云漢書同，說文作熄 欲上 時掌反 革而信

之 一本无之字 以說 音悅，注同 鞏 九勇反，固也，馬同 堅仞 仁震反 行有 如字，又下孟反 相比 毗志反 文炳 兵領反

文蔚 音尉，又紆弗反，廣雅云茂也，數也，說文作斐

䷱鼎 丁冷反，法象也，鼎器也，離宮二世卦 革去 羌呂反，下皆同 賢愚別 彼列反 尊卑序 本亦作有序 以木

巽火亨 本又作亨，同，普庚反，煑也，下及注亨飪並同 飪 而甚反，熟也 以享 香兩反，注上帝同 上行 時掌

反 凝 魚承反，鄭作擬，云度也 顛 丁田反，倒也 趾 音止 利出 如字，徐尺遂反，注及下同 否 悲已反，注及下同，又如字，惡也

是覆 芳目反，下皆同 趾倒 丁老反，下同 以為 于偽反，下同 體 未悖 必內反，逆也 我仇 音求，匹也，鄭云怨耦曰仇 可復

扶又反，下同 其行 下孟反，注同 塞 悉則反 雉膏 如字，鄭云雉膏，食之美者 折足 之舌反，注同 餗 送鹿反，虞云八珍之具也，馬云

饘也，鄭音之然反 形渥 於角反，鄭作剭，音屋 沾 且施 始豉反 所感 音戚 知小 音智 金鉉 玄典反，徐又古玄反，又古

云實反，一音古螢反，馬云扛鼎而舉之也 用勁 吉政反

䷲震 止慎反，動也，象雷，八純卦 以成 亦作成也 虩虩 許逆反，馬云恐懼貌，鄭同，荀作愬愬 笑言 音亦作，下同 啞啞 烏客反，馬

云笑聲，鄭云樂也 怠 本又作殆 惰 徒臥反，下同 解慢 佳賣反，下同 恐致 曲勇反，注皆同，下同 不喪 息浪反，內皆同 匕 必以

反 鬯 勑亮反，香酒 堪長 丁丈反 已出 音紀 洊 在薦反，又在悶反，徐 億 本又作噫，同，於其反，六十萬曰億，鄭云十萬曰億 喪

息浪反，注同，荀如字 貝 如字，音數 躋 子西反，本又作隮，升也 雖復 扶又反，注同 上 蘇蘇 疑懼貌，王肅云躁動貌，鄭云不安也，馬云

尸祿 覓 无眚 生領反 遂泥 乃計反，荀本作隊，泥，乃低反，下同 困難 乃旦反 索索 桑落反，懼也，馬云內不安貌，注及下同 安

覓 鄭云猶縮縮，足不正也 視 如字，徐市至反 矍矍 俱縛反，徐許縛反，鄭云目不正，馬云中未得之貌 婚媾 古豆反 被動 故懼 故或

而作

䷳艮 根恨反，止也，八純卦，象山，鄭云艮之言很也 其背 必內反，徐甫載反 相背 音佩，下同 否之 備鄙反 令物 力呈

反 而強 其兩反 姦邪 似嗟反 敵應 應對之應，又音膺 其趾 如字，荀作止 腓 符非反，本又作肥，下同 不承 拯音

救之拯，馬云舉也 不快 苦夬反 其限 馬云限要也，鄭荀虞同 夤 引真反，又音胤，馬云夾脊肉也，鄭本作䏰，荀作腎，云互體有坎，坎為腎

膂 薰 許云反，荀作動，云互體有震，震為動 厲閽 息浪反

䷴漸 捷檢反，以漸進之義，艮宮歸魂卦 女歸吉也 王肅本作女歸吉，利貞 為俗 王肅本作為善俗 于 如字

鄭云于，水傍，故停水處，陸云水畔稱干，荀王肅云山間澗水也，翟云涯也，毛詩傳云干，澗也 則困於小子 本又作則困于小子 困於

謗博浪反 讒諛音臾 磐畔干反山石之安也馬云山中磐紆 衎衎苦旦反馬云饒衍 祿養羊尚反 歡樂音洛 于陸高陸
之頂也馬云山上高平曰陸 孕以證反說文云懷子曰孕鄭云猶娠也荀作乘 弋 復扶又反 邪配似嗟反 合好呼報反
能閑閑之閑 離羣力智反鄭云猶去也 桷音角馬陸云桷榱也說文云秦曰榱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 安棲音西
字亦作栖 不累劣偽反 義義五何反
䷵歸妹婦人謂嫁曰歸妹者少女之稱兌宮歸魂卦 少女詩照反下皆同 之稱尺證反下同 為長丁丈反下皆同 說以
音悅並同 後 所歸妹也本或作以歸妹 所 不樂音洛 妖邪似嗟反 知弊婢世反 也 以娣大計反 跛波我反 娣
從才用反又如字 眇彌小反 以須如字待也鄭云有才智之稱荀陸作嬬陸云妾也 之愆期起虔反馬云過也 遲直疑反晚也陸
云待也一音直疑反 不正不應本亦作无應 有待而行也一本作有時而行也 之袂彌世反 月幾音機又音祈荀作既 承
筐曲方反鄭作匡 刲苦圭反馬云刺也一音工惠反

周易下經豐傳第六

䷶豐芳忠反字林匹忠反依字作豐今並三直畫猶是豐若曲下作者禮字耳非也世人亂之久矣案字書及序卦皆云大也案豐是腆厚光大之義
鄭云豐之言腆充滿意也坎宮五世卦 王假庚白反至也下同馬古雅反大也 闃 而令力呈反 以徧音遍 則昃如字
孟作 則食如字或作蝕非 則溢本或作溢者非方益反 以折之舌反下及注同斷也 其配如字鄭作妃云嘉耦曰妃 雖旬如字
均也王肅作均劉昞作鈞荀作或音 則爭爭鬭之爭下皆同 蔀音部略例云大暗之謂蔀馬云蔀小也鄭薛作菩云小席
作菩小席 云 見斗孟作見主 腹音覆鄭音章又作障止尚反 斗見者 見賢遍反下同 不邪似嗟反 沛本或作旆
謂幡幔也又普貝反王廙豐蓋反又補賴反徐普蓋反子夏傳作芾云小也鄭干作韋云蔽膝 沬徐武蓋反又亡對反字
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薛云輔星也 肱古弘反姚作股 幡方袁反 幔
反 末半 以禦魚呂反 從昧音昧 豐其屋說文作寷云大屋 闚苦規反李小視 闃苦鶪反徐苦鶪反馬鄭云无人貌
火作闃 見孟作室字林云靜也 姚並通 覿徒歷反 藏如字 戕 其行下孟反 治道直吏反下同 天際如字鄭云當為瘵
病也瘵 翔鄭王肅作祥 醬光鳥細反 自藏如字王肅云衆家作戕殘也鄭云傷也戕才羊反馬 有為于偽反 不出戶庭
此引節卦九二爻辭戶庭誤也或云門庭戶通門
䷷旅力舉反羈旅也序卦云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離宮一世卦 旅而无所容雜卦云親寡旅也王肅云 特重直用反 物長丁丈反 而復
扶又反五注同 六 令附力呈反 非知音智 瑣瑣悉果反小也馬云疲弊貌鄭云瑣瑣猶小小又作璅字書非王肅云細小兒 懷其資
本或作懷其資或作齊斧非 斯息移反下卦同 卦內 為施始豉反 與萌音預 得其資斧如字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張軌
云齊斧蓋黃鉞斧也張晏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應劭云下卦同 也 不快苦夬反 所若 平坦吐但
反 射雉食亦反注同 而上時掌反 上逮音代大計反一音 號戶羔反 咷道羔反 于易以豉反王肅音亦注同 所

嫉音疾字林音自本亦作疾下同 其義焚也馬云義宜也一本作宜其焚也 喪牛之凶本亦作喪牛于易
䷸巽孫問反八純卦象風入也廣雅云順也 巽弟大計反本亦作悌 重巽直龍反 齎邪似嗟反下卦同 志治下同
直吏反 紛芳云反廣雅云衆也一云盛也 而復扶又反下同 神祇祁支反 頻顣千寂反此同鄭又子六反憂意 不樂音洛
遠不袁万反 之庖步交反 先庚西薦反注同 後庚胡豆反 卒以寸忽反下同 不說音悅字又作 先申音身
或作字甲非 以斷丁亂反下同
䷹兌徒外反說也八純卦象澤 兌說音悅內卦並同 以先西薦反又如字 犯難乃旦反 麗澤如字鄭云麗猶連也作離云猶併也
黨本亦作繫係 商兌如字鄭云商隱度也商量也 介疾音界馬云大也 將近附近之近 比於毗志反 道長丁丈反
䷺渙呼亂反散也離宮五世卦序卦云離也 王假庚白反梁武帝音賈下同 而上時掌反又如字 之難乃旦反卦內同 之累
劣偽反 享于香兩反 用拯拯救之拯王肅云拯拔也馬云舉也伏曼容云濟也子夏作抍抍取也 以逝本又作遞逝又作 厄劇危本又作處
作處阨 逃竄七亂反 險爭爭鬭之爭 机音几 有丘姚作近 匪夷荀作弟 丘墟去魚反 渙汗下旦反 以遏
徒黨反 險阨於隔反 以假古雅反 逖湯歷反 血去羌呂反 最遠袁萬反象遠害並同下 遠于萬反 不近附近之近
䷻節鄭云節止也明禮有制度之名坎宮一世卦 分段支節之義 一男女別彼列反 復正扶又反 說以音悅注同 澤
上有水上或作今 不中用 德行下孟反下注同 故匿女力反 所怨紆萬反紆元反又
䷼中孚芳夫反信也艮宮遊魂卦 豚徒尊反黃作遯 說而音悅注下皆同 乖爭爭鬭之爭 之行下孟反下 畜之許六反本
或作 涉難乃旦反 有它音他 燕音 鶴戶各反 和之胡臥反下注同 好爵如字孟云好小也呼報反王肅 靡
本又作縻同亡池反散也干寶云縻同徐又武寄反又亡彼反陸作京縻韓詩云共也孟同埤蒼作 重陰直龍反 不狗似俊反 或
罷如字王肅音皮徐扶彼反 少陰詩照反 長陰丁丈反 相比毗志反 而闕五代反 憊備拜反 幾望音機又音祈京
作近荀作既 而上時掌反象同 攣力圓反廣雅云攣拘也 可舍音捨 翰胡旦反高飛 內塞息暫反
䷽小過古臥反義與大過同王肅云音戈兌宮遊魂卦 遺之如字 不宜上上時掌反注上亦同下及注不宜上宜下鄭如字謂君上也大六
也 而浸子鴆反 以行下孟反 所錯七故反本又作措又作厝同 其妣必履反 于僭子念反 盡於津忍反 或
戕在良反徐注 故令力呈反注同 先過西薦反 而復扶又反卦末同 晏安於諫反又烏晏反亦作燕陰本作陰 没怯
去棄反 公弋餘職反 則蒸之承反或作勝字又作非 小畜本又作勅六反 其施始豉反 而難乃旦反 已上
也並如字上又時掌反注同鄭作尚云庶幾也 陽已上故止也 陰本又作陽上少作音陽已多上故少之少 上六 弗遇本付反
多鮮之禍 故災眚生領反
䷾既濟節計反盡也濟度也下卦同鄭云既已也坎宮三世卦 亨小絕句以小利貞者非 則邪似嗟反下同 曳以制反
濡其音儒注同 於燥西皋反 未造七報反 易以豉反 棄難乃旦反下卦同 婦喪息浪反注皆同 其茀方拂

反有飾也馬同干云馬鬆也鄭云京敵也子夏作鬆荀作紋董作鬆不比毗志反鬼方蒼頡篇云鬼遠也憊備拜反陸作備鄭云劣弱也王肅云

當爲德德繻而朱反王廙同鄭王肅云音須子夏作襦薛云古文作繻衣袽女居反絲袽也王肅音如說文作絮云緼也廣雅云絮塞也

約也子夏作京作有卻去逆反禴羊略反之薄者沼之紹反沚音止蘋音頻蘩音煩非馨呼庭反

☲☵未濟離宮三世卦小狐音胡汔許訖反鄭云幾也說文云水涸也令物力呈反各得其所一本作各當其所

經綸本又作論同音倫又魯門反屯張倫反蹇紀偃反勉循難以遵反也思其息嗣反須已比上音紀下以毗志反

近附近之近暉許歸反又作輝而耽丁南反於樂音洛

周易繫徐胡詣反本系也又音係續也字從毄若直作系下者音口奚反非辭本亦作詞依字應作詞說文云詞者意內而言外也辭說也不說

受辛者辭字也上第七本亦作繫辭上第七王肅本皆有上字本亦有作无上字者韓伯注韓康伯作

注王輔嗣止注上下經繫辭以下韓康伯續之者

地卑如字又音婢本又作埤同其易之門本亦作其易之門戶斷矣丁亂反之分扶問反注同著矣張慮反見賢遍反

矣徒備反縣象音玄兩施始豉反相摩本又作磨末何反京云相磑切也鄭注禮記云迫也磑音古代反

相盪王肅音唐黨反馬云除也京作蕩王肅音易相推湯雷反鼓之陸作鼓鼓動也霆王肅音庭徐又音定呂忱云

也說文云運行如字姚作違行大始音泰王肅作泰坤作云化當爲坤姚作化易知以豉反

反下同荀爽作簡能如字姚云能當爲從而成位乎其中馬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繫辭音系

而明吉凶虞本更有悔吝二字迭田節反剛柔者晝夜之象虞作剛柔者晝夜之象三極馬陸云三極三才也

韓云三才也王肅云陽剛柔仁義爲三極能見賢遍反易之序也陸云序象也京云次也虞本作象所樂音岳

而玩五亂反鄭作翫研也玩食也云馬祐之音又後同

爻者戶交反說文云交也小疵徐才斯反馬云瑕也辯吉凶如字京云明也蜀才並云別也姚陸作辯見乎賢遍反

介音界注同王肅云纖介也纖息廉反震无咎馬云震驚也鄭云懼也王肅云動也險易以豉反京云險惡也

易下同馬之否備鄙反天地準如字京云準等也中平也彌如字本又作彌綸音倫王肅云綸纏裹也荀知也

天下之道一本作天地之道俯以音甫察於一本作觀於反終如字鄭虞作及終之說如字京云宋衷云始也

烟因音媼紆云反盡津忍反衆注同知周音智注同道濟如字鄭云當作導不流如字京作留樂天音洛注同

天地功膽先亂反範圍鄭云法也馬王肅張云犯違也張作犯違而知之明字京作知以上時掌反之

稱尺證反注同下知者音智下同其分扶問反鮮矣息淺反鄭作尟師說云少也

藏諸才浪反鄭云藏也衣於既反被皮寄反則有經營之功也一本作无功成象蜀本作盛象

爻法效也胡孝反馬韓作效形詁去吉反大虛音泰下同數爾所角反況自造下音早又七到反稱極尺證反

反爲稱尺證反不禦魚呂反禁止也乎邇本又作邇音爾也專如字陸作塼音同也翕虛級反斂也也闢婢亦反開也

也易簡以豉反知崇如字注同禮卑蜀才作體必彌反本亦作庳音卑下同賾仕責反九家作冊京作嘖云情也典禮

京作典禮以斷丁亂反注同惡也烏路反荀作亞亞次也馬鄭烏洛反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亂也本並然家本亦作一本作亂可遠之惡烏路反錯之七各反議之鄭姚桓玄荀柔之作

則盡津忍反注同摩之本又作靡亡彼反京作摩行發下孟反見乎賢遍反樞

尺朱反王廙云戶樞也先號戶羔反咷道羔反或默亡北反利斷丁亂反

其臭昌又反

初六藉在夜反下同用白茅卯交反无咎或以此爲別苟錯七故反本亦作措可重直勇反慎斯

術也時橘反鄭干同一本作術道不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下人遐嫁反爲階姚作爲易

者本又云乘易者致寇至徐云或作戎宋衷云乘也者如字一讀慢藏才浪反誨如字教也

虞作悔陸作悔冶容音也鄭陸虞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大衍延善反又注同衍演也王肅云合也歸奇

蜀才云大極音泰掛卦一時設反王肅音卦揲思頰反徐音息列反說文云閱持也鄭云取也

紀宜反下同於扐郎得反荀柔之云別也後掛京作卦而後掛再扐而後卦之策初革反亦作筴字當期

本又作伸音同而伸本又作信音身而長丁丈反下德行孟反酬市由反又音壽酢才各反京作酢與祐音又助也

馬云荀作配也

聖人之道明僧紹作以言者一本作四句无以字如嚮許兩反又作響能與音預及注同下參伍七南反

反錯七各反綜宗宋反統天地之文陸本作天下之文虞本作之文无籌直留反研本作揅蜀才作幾也如字本或作機鄭云

幾當作機也夫易開王肅云闡作物成務一本作易无字夫冒天莫報反注同以斷丁亂反下同書

以知闡而音本又作同方以知音智注同下知以有分扶問反易以以豉反下同亦以韓音貢如字告也

京陸虞作功洗心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王肅韓悉禮反洗濯直角反藏往如字劉作能

與音預不殺所戒反王肅韓如字下同者夫音扶齊戒側皆反注同以神明其德夫虞作

下句一皆本以夫字爲一本无字屬闔戶胡臘反鄭云闔戶亦反施生始豉反見乃賢遍反是故易有大

極大音泰注同大極无稱之稱尺證反縣象音玄探吐南反賾九家

作索隱色白反聲聲亡偉反莫善乎一本作見吉賢遍反河出如字又遂反下同洛出王肅

作經作家以火又以尚賢也鄭本作子曰書不盡如字又津忍反下同之縕紆粉反王肅徐又於

反於問之奧烏報反而上時掌反而錯七故反注同之賾本亦作而裁才又音作才本默而成

本或作嘿而成之 德行下孟反

周易繫辭下第八

而重直龍反注同 明治直吏反 繫辭音係卷內皆同 而命孟作明 或否備鄙反 而斷丁亂反 則見賢遍反下

及注同 趣時七樹反 貞勝姚本作貞稱 平累劣偽反 殉吉使同 未離力智反 盡會丁擿反下同 貞

觀官喚反又音官 貞夫音符 確然苦角反馬韓云剛貌說文云高至 人易以豉反下注同 隤然大回反孟作退陸董云柔

姚作委 像此音象 施生始豉反 大寶孟作保 曰人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 禁民音金又金鴆反 包本又作庖白交反

反孟京作伏鄭云取也 犧許宜反字又作羲鄭云鳥獸全具曰犧孟京作戲云伏服也戲化也 氏三皇之最先包犧取大 之王于況反 不

究九又反 為罟音古馬云取獸曰網取魚曰罟 以佃音田本亦作田 以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

取獸曰佃取魚曰漁 斲木陟角反 為耜音似京云耒下耓也陸云廣五寸 耓音勑丁反 為耒力對反京云耜上句木也說文云耒曲木垂所

作字林同力佳反 揉木 耒耨奴豆反孟云耘除草 之利 為市世本云祝融作市宋衷云祝融顓頊臣

也說文云市買賣所之也 噬嗑市制反 不解佳賣反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

祐之音又本亦作佑 下治直吏反注同 以剝本作剝使劉反 一挎本又作刳口孤反 楫本又作檝

將輒反下同徐音集又子入反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也 致遠以利天下 此一句本无 諸渙音喚 以利天

下蓋取諸隨 一本无以利天下一句 重門直龍反 擊柝他洛反馬云兩木相擊以行夜說文作㯤字林作柝各反同 以待暴客鄭作虣

作斷木丁緩反又徒管反斷丁亂反 為杵昌呂反 掘地其月反又其勿反 為臼求九反 為弧音胡說文云木弓 剡木

以冉反字林云因冉反 諸睽苦圭反又音圭 則爭爭鬪之爭下同 厚衣於既反 葬期字並如字 无數色具反 棺槨

上音官下音郭 而治直吏反下同 書契苦計反 決斷都亂反 象也者像也京孟虞董姚並云像擬也 孟 卦

奇紀宜反注同 德行下孟反下同 耦奇下音同 憧憧昌容反本又作憧 以貫古亂反 屈也丘勿反下同 信也

本又作伸同音申下同 尺蠖紆縛反又烏郭反蟲名也 龍蛇本又作虵同 之蟄直立反 全身本亦

作存 思慮息吏反 而累劣偽反 蒺音疾 蔾音梨 死其期亦作其 射食亦反注同 隼恤尹反 高墉音容 不括

古活反 結閡五代反 不懲直升反 屨俱遇反 校下胡孝反下同 滅趾本亦作止 弗去起呂反 何校河可反又

音其 治下直吏反 知小音智 尟不本亦作鮮少也仙善反 折足之設反 覆公芳六反 餗音速馬作粥 形渥

於鴆反 不勝音升 而上時掌反 未離力智反 先見賢遍反 介于徐音戒王肅古黠反衆家作介 斷可丁亂反注同

同 復行扶又反復行同 造形七報反 之分扶問反 无祇韓音祁王肅音支辭支反 舍凶音捨 絪本又作氤

因同音 縕紆云反本又作氳 化醇音純 易其以豉反 不近附近之近亦作忤 其易之門邪本又作門戶之邪 撰

仕勉反下章同 數也色柱反廣雅云定也王肅士眷反 爻王肅云交錯也京作 吉凶由也所由出而出也 於

稽古兮反考也 闡幽昌善反明也 辯物如字徐扶免反別也 斷辭丁亂反注同 辭文如字音問 而中丁仲反注同 因

貳音二鄭云當為式 民行下孟反注同 所蹈徒報反 之柄兵病反 之脩如字鄭云治也馬作循 之辯如字王肅卜免反

反 不厭於豔反注同 徐易以豉反注同 長裕丁丈反注同 其施始豉反下同 巽稱尺證反下同又尺升反 和行下孟

反 以遠于萬反注同 不濫力暫反 可遠馬王肅韓袁萬反 上下時掌反 趣舍音捨 處昧昌呂反

而揆度揆度也 反 其方馬云方道 能循似倫反 以度待洛反 以要一遙反 下要同 其要於妙反 易知以豉反

反 撰德鄭作算云數也 噫於其反王肅同 亦要一遙反 絕句 至吉凶一 則居馬如字鄭王肅音基 則思息吏反

基 知者音智 彖辭吐亂反馬云彖辭卦辭也鄭云爻辭也一云夫子彖辭 則思息吏反

反 貫之古亂反 輔近附近之近 以近之近同 而上時掌反 須援于眷反 剛勝音升 其 閑邪

似嗟 其當如字下同 文王 紂直又反 憂難乃旦反 能享許庚反 易者以豉反注同 其治直吏反 德行

下孟反下同 易以以豉反下同 險易 知阻莊呂反 能說音悅注同 亹亹亡偉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勉也 役思息吏反

反 探吐南反 射食亦反 不厭於豔反 以盡津忍反下同 愛惡烏路反 泯然亡忍反 比爻毗志反

反 辭枝音支 繁蕪音無

周易說卦第九

幽贊本或作讚 贊明也 蓍音尸說文云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

蓍生十莖科生一本百莖其下必有神龜守之 蓍百年一本生百莖 五行傳云蓍之言耆也史記云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 淮南子云上有藂蓍下有伏龜 如字又音兩又作兩 參七南反又如字三 天 而倚於綺反馬王肅云依也

幽 其氣 觀變本作變一作化 參奇紀宜反 數色具反 發揮音輝鄭云揚也王肅韓云散也 盡性津忍反

反 要其一遙反 迭用田節反 六位而成章 本又作六畫而成章 相薄旁各反陸云相附薄也馬鄭云入也 相射食亦

反 虞董姚王云陸云厭也 數往色主反 又而數色主反下文同 逆數 兌說 音悅 又乾 本又作乾 京云乾也 又作 以說

音悅下同 嚮明許亮反 而治直吏反 妙萬物如字王肅作眇 撓乃飽反又乃教反 王肅呼勞反 燥王廣作稾

王肅云呼但反火氣也說文云熯乾也 莫盛本亦作成是鄭云盛也 水火不相逮音代陸一音七計反

无不悖必內反逆也 為豕 京作為狗 音苟 一索色白反王肅云求也 長男丁丈反下長女長子皆同 中

男丁仲反下同 少男詩照反下皆同 為圜音圓 齊亦在計反 為寡鄭云亦作寡 為蹞 甚者為 離邦 為

釜扶甫反 為吝京作鄰 嗇音色 為柄彼病反 為龍如字虞千云 為專 為專王肅音字子云

花同 虞翻云之數也 一本又作專市專如字 蒼筤音即郎反 為萑音丸廣雅云葦也 為鬼 鬼主樹反 作朱 同京

下 在的 文丁曆反 作䪼 䪼䪼 蕃曰鮮 的 反生 作麻 豆云之 陸 反生 蕃云華 反甲 而出也 蕃 音煩 鮮

反專遂　爲臭[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反王[illegible]　褻如字本又作[illegible]　爲虞如字作虞　爲近之附近近　三倍步罪反

其究九又反　矯紀表反[illegible]作同[illegible]　一　果[illegible]如九反王肅本作[illegible]此王宋衷[illegible]王又[illegible]虞作又[illegible]女九宋[illegible]云反使又曲如者又直反直爲者鄭曲陸爲王

揉[illegible]作[illegible]荀作橈[illegible]作柔　弓輪[illegible]　美脊反精亦　爲亟紀力反荀作極王[illegible]云中去也記　爲蹢反字博　蹢反徒低　爲曳

以制反　眚生領反云病也王　甲胄直又反　乾卦古在免反以龍[illegible]正云[illegible]也[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同本[illegible]戶[illegible]

反　爲嬴力禾反京作[illegible]　蚌步項反又作[illegible]同本　科苦禾反[illegible]也[illegible]作[illegible]析空　槁苦老反[illegible]干作[illegible]作　爲徑古定反　果蓏力火反

在反木馬云[illegible]曰[illegible]在地李[illegible]曰之[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有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无云[illegible]木曰實[illegible]曰[illegible]果木草作實果曰[illegible]之字文云　闇音寺

如字亦作陽徐音[illegible]　黔其[illegible]作[illegible]反虎徐音[illegible]之[illegible]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反　喙丁況[illegible]反[illegible]徐　爲堅多節本无堅字　爲

巫亡反　符　附決如字音穴　徐　剛鹵力杜反土也　爲羊亦有作[illegible]以[illegible]三此六子[illegible]求三女而爲[illegible]從乾次[illegible]也也[illegible]本章

至此[illegible]无[illegible]八[illegible]爲[illegible]作[illegible]爲[illegible]

[illegible]

常西方之神也此不同故記之於此

周易序卦第十

之[illegible]本　爭興[illegible]之　所比[illegible]　所畜[illegible]六反本亦作[illegible]　以否[illegible]反　以

飄[illegible]　事則[illegible]　賁[illegible]　所錯[illegible]七[illegible]　之縕[illegible]又作[illegible]　本遠小

人[illegible]　有難乃旦反下同　以解[illegible]　決邪似嗟反　而上時掌反　去故起呂反下同　以和[illegible]又如字

齊[illegible]如字　若長丁丈反　說[illegible]注同下　行過下孟反

周易雜卦第十一

雜糅如又反　比[illegible]志反下同　樂音洛注同　臨觀古亂反　屯見[illegible]　經綸本又作論音倫又力門反

上升時掌反下同　豫怠[illegible]如字姚作[illegible]　則飭音[illegible]鄭本王肅作飾[illegible]治也　剝爛[illegible]老反又竹且反　畜也

反　誅也[illegible]云誅傷也　解音蟹　難也乃旦反　衆荀作[illegible]　去故起呂反　豐多故此絕句衆家以親寡旅

也荀本[illegible]多故親[illegible]絕句寡旅也別爲句　道長丁丈反

周易釋文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字從日下月　閩監本同宋本下有正从日勿四字盧本下从作從

第一　宋本此二字另提行

〔乾〕

乾　俗字作乾下乙乾從旦㫃㫃音偃○閩本同監本脫此十三字宋本乾並作㫃盧本同是也

无　通於无者王述說○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无作元述作育

无悶　門遜反○宋本盧本同閩監本遜作遯○按盧本多半出於宋本

閑邪　以嗟反○補通志堂本盧本以作似案似字是也

怵　敕律反○宋本閩監本同案敕字是也盧本作勅俟集韻改

就燥　蘇早先早二反○補通志堂本盧本先早作先阜案阜字是也宋本阜作皂俗字閩本亦誤早監本作告

以辯　徐便免反○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便作扶案便免卽集韻之平免扶字非也

〔坤〕○閩監本同盧本改巛

坤　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宋本閩監本同盧本巛並改坤案坤正字巛假借字詳王引之經義述聞

利牝　又扶死反○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死作允

括　方書云閉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閉作閇是也

閉　必計反字林方結反○補舊本必作心閩本亦作必監本盧本同又方作兵宋本方作力案必字兵字是也

之飭　本或作飾○補閩本同宋本作飭監本盧本作飾案飭字是也

嫌　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嗛○閩監本同宋本嗛作兼盧本據改嫌

〔屯〕

得主則定　本亦作寧寧○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寧作則寧按則寧是也

經綸　經綸匡濟也本亦作倫○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綸作論倫作綸是也

邅如　○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作亶如○按亶邅正俗字

乘馬　馬牡牡曰乘○補閩本同宋本盧本上牡字作牝監本作四

相近　下近五同○補盧本同閩監本五作王十行本模糊今改五宋本作並誤

如會　式夜反○補通志堂本盧本式作武

〔蒙〕

梏 小爾雅云○宋本同閩監本梏作膺盧本亦作膺無小字○按作膺是也

繫去 起呂反○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作縶去宋本起作紀○按當作起

（需）

需 字從雨重而者非○宋本閩監本同盧本雨改爾

雲上 干寶云外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外作升閩本干誤于按升字是也

宴 徐烏殄反安也下同鄭云享宴也李晉爲衎反○補閩監本同宋本下作干宴作宜並誤盧本晉作軌是也

於難 下及文皆同○閩監本同宋本作及下文盧本作下文及注皆同

于沙 鄭作沚○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沚改沙

（訟）

褫 徐敕紙反本又作褫鄭本作拕徒何反○補宋本敕作致褫作補閩監本褫作褫盧本褫作褫何作可云褫或體舊本褫虒下作𧦝今改正

（師）

天寵 光耀也○宋本閩監本同盧本耀作燿

（比）

比 徐又甫履反○補宋本閩本盧本同盧文弨云舊本作補今據錢本正案作甫非舊本是也

（小畜）

車說 說云解也○補通志堂本盧本說下有文字是也盧文弨云今說文作說釋也

（履）

坦坦 吐但反說文云文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但作旦下文字作安案安字是也

（泰）

跛 依字作跛○補宋本閩監本跛作破盧本破改跛云舊本作破譌今從雅雨本正案所改是也跛正字隸變而爲破十行本模糊今正

荒 本亦作巟○補盧本荒作巟巟作㠩云舊譌作㠩案巟㠩並从亾下巟㠩同

（否）

（同人）

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作反則得則得則則吉也

（大有）

大車 本剛徐反蜀才作輿○補閩本同宋本盧本徐作除監本剛除誤荆余才誤

用享 干云享宴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享作亨

（謙）

謙 云二謙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二作嗛案嗛字是也

名者聲名聞之謂也○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上名改鳴○按監本是也

（豫）

他奮○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他作地案地字是也

薦 本又作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廌作薦

（隨）

（蠱）

以振 振仁厚也○補通志堂盧本作振振仁厚也

不累 力僞反○補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力作劣

（臨）

無疆○補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無作无

（觀）

而不薦 本又作薦同牋練反王肅本作而觀薦○補宋本盧本本作王薦作薦而觀薦作而不觀薦案王字非也據說薦○釋文云本又作薦此當與彼同閩監本亦是本字唯此觀薦上當有不字誤脫耳

者狹 戶夾反○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戶作下

（噬嗑）

噬 市利反○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利作制案制字是也

腊肉 而煬於日○補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同日作火

胏 字林云含食所遺也○補宋本閩監本同盧本含作盦○按盦依說文改也

何校 又音何○宋本閩監本同盧本何改河

（賁）

賁 鄭云變也○閩監本盧本同宋本變作有

其須 水邊作非○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非上有須字誤

皤 鄭陸作燔音煩○補宋本皤作燔閩本作膰監本盧本作蹯

翰鄭云白也○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白作幹○按盧作幹是也

〔剝〕

貫魚徐音官○補閩本同宋本盧本官作官監本作館案官字是也

〔復〕

復音服○宋本盧本同閩本服作復監本作覆

無祇九家本作多案盧校是也○補宋本閩監本同祇宋本作秖盧本無祇作无祇多作𡥿

頻復本又作𩕲馬云憂頻也○補宋本閩監本同盧本頻顰互易

〔大畜〕

篤實輝音揮○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輝作煇宋本音揮作音輝

輹輹似人屐又曰伏菟上軸上似之○補閩監本同宋本輹作屐非盧本上軸作在軸案在字是也

良馬逐鄭本作逐逐云兩馬疋也姚云逐逐疾並驅之皃○補閩本同宋本上逐逐下有衍字疾作姚非監本疋作是亦非盧本疋作走案走字是也

險阨於厄反○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厄作革案革字是也

〔頤〕

朵京作揣○補閩監本同盧本揣作揣盧文弨云舊本從木譌今從宋本錢本正

虎視又常止反○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常作市○按常是也

逐逐志林云○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志作字

施賁○閩監本盧本同宋本賁作贇

得頤一本作得順○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得誤德

〔大過〕

弱下教其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二作竭案二字誤也

〔習坎〕

窞王肅又作陵感反○補盧本同宋本陵作徒

枕徐舒鴆反○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舒作針按針字是也

祇又上支反○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上作止○按監本是也

寘姚作寔寔置也○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寔並作寘非是

〔離〕

牝又扶死反○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死作允

涕徐他木反○補閩本同監本木誤李宋本盧本木作米案米字是也

若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作𢿱是也

〔恆〕

而分○此條各本俱在皓去吉反下盧本移在德行條上○按盧本是也

〔遯〕

遯匿亦避時○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亦作迹案迹字是也

夫靜○此條各本俱在非否條上盧本移在恆卦末按盧本是也

〔大壯〕

于易謂佼易也謂壃埸也○宋本閩監本盧本同壃埸閩監本作疆埸

〔晉〕

接鄭云捷○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云作音按音字是也

鼫一名鼫○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鼫下有鼠字案有者是也今正

得○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得上有失字案有者是也

〔明夷〕

最遠下袁離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袁作遠案遠字是也

夷于京作睇○補宋本盧本同盧文弨云舊本京作亦今正閩監本作京作睇

左股日隨天左音也姚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補盧本音作旋是也閩監本旋誤行槃誤樂宋本下右字誤在

南狩手又反本亦作守同○宋本盧本同此十行本缺又作二字閩監本又誤教作誤與案此教與二字乃閩本以意補十行本之缺故誤○補又作二字今正

〔家人〕

樂樂○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上樂字作愛案愛字是也

〔睽〕

睽目不相視也○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視作睹○按睹字是也

〔解〕

用射食亦反注下同○補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注下作下注

〔損〕

損 孫本反省減之義也又訓失序卦云損必有所失○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孫作遜省作省損作緩是也

徵 劉作懲云清也蜀才作澄○補閩本同監本徵作懲劉懲云作劉云懲蜀才作蜀本盧本澄作澂云舊本澄據訓云清也則當作澂

〔益〕

無疆○補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無作无

用圭 王肅作用恒圭○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恒作桓案桓字是也

用費○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用改不○按注云惠而不費作不是也

無厭○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無改无

〔夬〕

夬 決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決作决案決字是也

眘長 丁丈反徐上六象並同○補盧本徐作除案除字是也

莫夜 鄭如字云無也無夜非一夜○補案此不辭無夜非一夜正是鄭訓莫爲無之義盧本無夜作莫夜非

次 本亦作趑或作跌說文及鄭作趀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上趑作趑趀文作趑下趑作趍案趍字是也

陸 莧陸也虞云莧莧也陸商也○補閩監本同盧本莧作莧商作和云舊作陸莧陸也則莧馬鄭同非又說也作莧也或作莧也和也作商也皆譌今據宋本正莧通莞故訓說陸通睦故訓和案張惠言周易虞氏義作莧說也睦和睦也虞盧本合

〔姤〕

誥四方 正也○補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正作止

蹢 一本作蹢古文作蹢○補宋本盧本鄭作蹢下蹢字作躅案蹢字躅字是也閩監本亦作蹢非

以杞 馬云大木也鄭云柔韌木也○補閩監本同宋本馬誤爲脆作韌盧本大本作大木脆作韌

〔萃〕

除戎器 本亦作儲○補宋本盧本儲作儲閩監本儲誤儲案儲字是也

〔升〕

冥 見經反○補盧本見作覓

〔困〕

株木 張一反○補閩本同宋本一作悉監本一作于盧本一作虜案宋本是也

數歲 色柱反○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柱改主

刖 方刮反○補閩本同宋本方作王監本方作於盧本方作五案五字是也

藟 幽州人謂之推藟○補盧本推作㨫

〔井〕

無喪○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無作无

以勞 力報反二同○補宋本盧本二作注是也閩監本作下

甕 說文作罋○宋本閩本同盧本甕改罋非監本罋作甕俗字○按依說文當作罋从缶雝聲

甃 本云以甎壘井曰甃○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本作干案干字是也

冽 潔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潔作絜按絜正字潔俗字

〔革〕

〔鼎〕

以爲○宋本閩監本同盧本下增子字是也

雉膏 食之美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也作者案者字是也

〔震〕

以成 成亦作威○補閩監本盧本同宋本威作戚

漸

衎衎 馬云饒衍○補盧本饒衍作饒行

〔歸妹〕

知弊 婢也反○補盧本作婢世反

以須 荀陸作孺○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孺作嬬

承筐 鄭作匡○補宋本承筐作承匡鄭作筐閩監本盧本筐作匡案宋本是也

〔豐〕

則溢 本或作則方益者非○補宋本閩本盧本益作溢監本方誤云

沬 鄭干作芾○補盧本芾作韍云舊本鄭干作芾之芾作韍字乃後人所臆改不知說小之芾乃蔽芾之芾鄭干作芾乃朱芾之芾二字義本不同今從宋本正錢本同

豐其屋 說文作寷○閩監本同宋本作豐盧本作寷是也

〔旅〕

不快苦夬反○宋本盧本同閩監本苦作革○按革字誤

（渙）

血去○此條各本在逖陽歷反下盧本移在上是也

（中孚）

爾靡本又作縻又亡彼反京作劘○宋本盧本縻作縻亡彼宋本作亡波閩監本靡作劘

（小過）

不宜上上六注上亦同○宋本閩監本同盧本亦作極○按盧是也

故令力呈反注同○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注作下○按盧是也

陽已上故止也故少陰上○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上作止案止字是也字

（既濟）

衣袽說文作絮○閩監本同宋本盧本絮作絮下絮塞同

（繫辭上）

周易繫徐胡詣反字從毄若直作毄下系者○補閩本同監本詣作計盧本詣作詣從毄下有下系二字系者系字作糸案詣字是也古用毄爲系字陸氏輯字作毄不誤若作繫則音口奚反說文所謂繫纁也繫纁惡絮也上音溪下音題陸氏大字當云周易毄小字字從毄當云本作毄

繫擬爲電○補閩監本盧本同盧文弨云舊本疑作擬非

震无咎馬云咸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咸作救

盡聚○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聚作聚案聚字是也

功贍先豔反○補閩本同監本先作失宋本盧本先作涉案涉字是也

而知明僧知音智○補盧本僧知作僧紹是也十行本原闕僧字今正

成象蜀本作盛象○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作蜀才案才字是也

卑本亦作俾○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俾作埤

嘖云債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債作情案情字是也

典禮姚作典禮○補盧本作姚作典體

之惡○補盧本作惡之云舊誤倒今從官本改正

議之鄭姚○補盧本鄭作陸

予和胡臥反○補盧本胡作和

慎斯術也師明敎○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明作用

不德蜀本作置○補盧本作蜀才作置案才字是也

期音朞○補盧本朞作基

以斷下二章同○補十行本二字缺宋本盧本有今正閩監本誤作一

洛出故從各○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各下有隹字

之奧○補盧本作燠奧云燠舊本作之奧避唐諱因致譌今依毛本正

（繫辭下）

盡會丁邇反○補盧本丁邇作津忍

貞觀官換反○補盧本換作喚云舊本作換譌今依前例作喚宋本錢本作喚

隤然人回反○補盧本人作大

氏包犧取大皞○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取作氏案氏字是也

下治草木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草木作章末是也

暴客鄭作虣○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虣作虣是也

介于衆家作介○宋本作介作砎

數也色柱反作主○補盧本柱作主云主舊作柱譌宋本作拄亦非仍據前後例改

（說卦）

發揮音輝○補宋本盧本同閩監本音輝作音揮十行本輝字模糊今正

撓○補盧本撓作橈案橈正字撓俗字

水火不相逮一音七計反○補盧本七作大

少男許黨反下必之皆同○補盧本許黨作詩照必之作少女

駮○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作駁是也

爲旉鋪爲花貌謂之敷也監本作朱亦非○補閩本同宋本旉作尃盧本作旉敷作藪案旉字是

蒼筤○補盧本筤作筤

顙的顙曰顚○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曰作白

反生麻豆之屬陸云反當爲阪○補十行本麻字缺今正閩監本麻作蜿宋本盧本作麻陸云反作陸云阪監本作坂案阪字是也

蕃一本作蕃○補盧本蕃作藩

乾卦古免反陽在以能幹正也〇補宋本盧本免作丹以作外監本免作宪在作性閩本亦作性

蕃本又作蕃〇補盧本作本又作蕃

蟹戶賣反〇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賣作買是也

果蓏在地曰蓏〇補盧本蓏作蓏

黔鄭作黚〇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黚作黔

爲堅多節本無堅字〇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作一本无堅字

爲羊爲首爲作爲楊爲可爲羨爲此字〇補盧本首作直作作牝此字作牝牛是也閩監本亦誤爲首爲作宋本爲楊作爲揚監本爲可作爲河宋本爲羨楩作爲羨楩閩監本此字二字缺

周易釋文校勘記

尚書注疏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敕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正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愼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愼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

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敕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

尚書注疏校勘記序

自梅頤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為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為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為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為斁云之為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覯殆為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甯非倡始為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閒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即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三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為贋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元於尚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元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顛末書於簡首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　用衛包所改之今文後來注疏本俱出於此

宋臨安石經　今所存者起禹貢之半至允征之半又起大誥末至酒誥之半

古本　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觀序以為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閒參俗體多不足信

岳本　宋岳珂用廖氏世綵堂本重加校勘所謂相臺本也世甚重之今考其書多詳於音讀句逗而略於字句異同又往往據疏以改注不知疏中所述經傳不必盡依元文也然合二十三家參訂用力甚勤固當優於諸家元本未見今所據者武英殿翻刻本也

葛本　即永懷堂本與閩刻注疏本相類而譌字較多○已上三種皆單注本

宋板　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載黃唐禮記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經三經編彙精加讎正蓋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閒而易書周禮先刻當在北宋之末也此本或即黃跋所稱者自盤庚以下為九卷泰誓以下為十卷洪範以下為十一卷旅獒以下為十二卷康誥以下為十三卷召誥以下為十四卷多士以下為十五卷君奭以下為十六卷立政以下為十七卷顧命以下為十八卷君牙以下為十九卷文侯之命以下為二十卷其中缺葉為後人所補者則謂之補

宋十行本　案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故世謂之十行本溯其源蓋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是也修板至明正德閒止亦即山井鼎所謂正德本是也記中稱正德本據考文而言其中譌字雖多無臆改之失考文所引宋板多與之合

閩本　明嘉靖時李元陽刻於閩中即考文所謂嘉靖本也記中亦與考文所引並載以見此鋟使略云

明監本　神廟時所刊毛本從此出

毛本　汲古閣刻今校正義以此為據○已上七種皆注疏合刻本

釋文　陸德明本據古文作音義自陳鄂改用今文流傳至今已非其舊矣其注中所載別本或尚屬元文今仍歸之陸氏

六經正誤　宋毛居正撰多辨偏旁之疑似惟所載監本與蜀本建本可以考宋本之異同自不可廢

尚書纂傳　元王天與撰注語略有刪節疏則僅載十之一二其中有臆改處不足盡憑

石經考文提要　乾隆五十六年命刊立石經工部尚書彭元瑞因著此書其所據自通行各本外有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宋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宋本纂圖互注尚書岳珂本元本尚書注疏至善堂九經本

九經誤字　顧炎武撰以唐石經正監本之誤又金石文字記摹唐石經誤字

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以古本宋板校明刻之訛閒有辨論別為古文考一卷列尚書之前殊屬肊說

十三經正字　嘉善浦鏜撰

羣書拾補　餘姚盧文弨輯

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辨至

國朝閻若璩作尙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尙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尙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尙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尙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甝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甝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殆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

奉勅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redacted]正義曰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紀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讖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存亡注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己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氏伏古作虙犧本又作犧亦作戲許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犧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犧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者書[redacted]古者至生焉○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致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致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庖氏禮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言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指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以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著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儒者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說信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椁則鄉自設易而然非是使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必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閒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撰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撰以為自開闢而殷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能亦不可以年斷其況說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翼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覩而不識又參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蓋者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蓋皆六爻伏犧有蓍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少詩照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己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玉反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illegible]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illegible]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姚姓氏圖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redacted]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于閔並見發題[redacted]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是號或是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為毅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

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孕生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是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illegible]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與典名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墳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卽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緯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爲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條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揖讓實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皇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共五自相乘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紀無云祝融爲皇者祝融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轅相類倘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事食所謂自帝之言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黃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幷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爲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源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爲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榮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禪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時之爲體不雅則風餘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

○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奧烏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

【疏】至于至一揆○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帝典書所設之教與皇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誥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誥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遺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闕於其闕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之外物欲先說尚書事皆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卽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與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爲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淺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隨篇不同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卽爲典之類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號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辭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兩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誥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知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郎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使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使注亦然也使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衛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餘音素本或作素

【疏】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譬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爲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揆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號八卦而求其理則義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總卽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卽其動物植物大事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左史史官左右倚於綺反[illegible]翠綺反相息亮反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疏】春秋至遺書也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而主記左事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爲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以所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卽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論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

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丘○刪色姦反[redacted]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
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
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傳秦滅道以辨與於此言史書
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
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滅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納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
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
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
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
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修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
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秘府而見爲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壞典
書內之正術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數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
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討論墳典斷自
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者據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
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
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redacted]討論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
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爲整理孔君既取彼文據亦常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
除之者蓋歷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薀崇子之又曰俘誥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
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
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
綱者網之索衆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機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爲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淳讓之
首至周五代一篇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皋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
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幷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
者可以衆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
大僕正乎此事緯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

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
由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爲舜典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爲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
之耳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redacted]所以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總而結之故爲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
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
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幷六國自號始皇帝焚書詩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難乃旦反解音
蟹[redacted]及秦至屋壁○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爲皇帝不復立諡以爲初
幷天下故號始皇爲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有敢偶
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
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懼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
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終命也我先
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慎慎爲魏
相慎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
家書是安國祖藏之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
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校
戶教反時云鄭國謂學爲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鄭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redacted]漢室至得聞○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
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
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
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
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篇少之文勢何者以數之法皆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書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
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
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
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幷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

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黄
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
泰誓以並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實為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
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
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傳遂泰誓以為壁中故後得而或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
刪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旣言
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旣據伏生此義於下更
無異非明鄭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
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一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
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書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
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旣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書記之辭謂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
所為也此其不若前代之說審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遷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
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為義不同
巽禮以者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也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
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數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redacted]

至魯至壞宅○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
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聲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
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傳書而頗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
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
正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蒼與其太師箴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
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
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
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闕又如字下同皋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
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
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時掌反

[redacted]

悉以至能者○正義曰旣云王不壞宅以
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書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
名古文形多頭粗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
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書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
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使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
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書體周世所用之文字秦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
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
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與蒼頡二體而已衞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
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
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卽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
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卽秦隸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幷八體亦用書之六
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大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
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卽蒼頡之體故鄭玄云古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
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存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卽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以古文爲大篆
非也何者八體大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奇字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
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據指六書象形之文言不是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
寸○舜典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此緣與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
之故錄其耳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幷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歷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又以王若曰庶邦亦候與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
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篇云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

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
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
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
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閒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
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
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爲于偽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數芳夫
反暢丑亮反[redacted]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
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
後儒者以其傳多或言故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諸傳於後皆稱注緩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
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摭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違
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事繁雜復廣釋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顯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
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數布也厭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釋羣言書
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
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爲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書序序所以爲作
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
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
亦所不隱也○爲于偽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古貽以之反
[redacted]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己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序不是總隙書意況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
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繼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篇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宜各
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
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
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間志願雅正如此之君子篤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傳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
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爲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
云戒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舉審審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令人蠱惑天年傳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
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
殺之而帝不知太子責心謂江充言爲實卽詔丞相劉屈釐發三輔兵討之太子晉長安因與鬥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卽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

隱蔽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隱其曲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彰微耳易曰顯微君子仁者好隱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
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荷隱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一　　阮元　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 按七經孟子考文所據宋板此行在尚書正義卷第一之下蓋唐時孔宋時單疏別行序文當列正義第一卷之首今序文既別為篇遂移此行於序題下耳閩本達下有等字按此行若如宋板則達下宜有等字以正義非一人所作故也若在序題下則不當有等字序云先君宣父此孔氏之言非他人所得通用

古之正者 案正當作王

怙釋注文 補鏜云怙疑詁字誤〇按怙疑帖字誤

雖共銓敘 按銓疑作詮

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宋本首有尚書正義卷第一七字達下無等字正義下或作注疏參差不一勅字亦類凡三行紀之下同此

尚書序 足利古本作古文尚書序

書序述尚書起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起下有記字補鏜云記疑訖字誤按訖字是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罔作網

易繫辭上 按上當作云

脩飛七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飛作蜚

流乾十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流乾改作流坎案此本流乾下誤作流乾山井鼎曰史記三皇本紀載此及上條與宋本同但脩作脩

背文曰義翼文曰順 補鏜云翼貫字互誤禮順〇按順字不誤補云非也毛詩左傳正義及周禮疏引並可證惟埤雅引作翼文曰禮王念孫云順字與下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為韻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與孔子同 按子當作君

言及便稱 宋本同案便稱二字當倒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 宋本上作止是也

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 補鏜云外誤小是也下同

又云五帝坐 案坐當作座

何疑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 補鏜云何疑又字誤

儒極子 補鏜云傳誤儒

舜非三王 皇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王

曰非帝如 宋本閩本明監本如下俱有何字案有者是也

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 宋本下索字作索按索字是也

入索 陸氏曰索所白反徐音素本或作索

懼覽之者不一 岳本之者作者之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使之易曉史籍繁者以其煩文不能事一將生異說故刪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為易曉然後之學者輒改之字居上云覽之者不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為妄矣今有書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

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補鏜云十月誤十一月許宗彥曰公羊穀梁文云一本作十一月則穀梁亦有作十一月者

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 補鏜云有序字當誤倒〇按當云序下脫者字

全者三百五篇 補鏜云全當今字誤下當脫存字〇按全謂辭義俱存也非誤

於秘府而見為 閩本明監本同案為當作焉

別云述之以為除九印 補鏜云之疑者字誤

更有書以述之 補鏜云更上疑脫非字

足以垂世立教 文選李善注本無立字

使小史掌之 補鏜云外誤小是也

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吉 補鏜云吉誤言從後堯典下疏校許宗彥曰事乃自字之誤言禹所言皆在受禪以前入於虞書自受禪後更無入夏書之言也下堯典下疏同此誤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文選李善本無主字

反遭秦始皇滅除之 補鏜云反當及字誤〇按當又字誤

悉詣守尉雜燒之 宋本監本襍作雜是也

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 段玉裁云師古注儒林傳引此作衛宏詔定古文官書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 監本無臣字補鏜云臣字衍是也

其後兵火起流 案流下當有亡字

使讀說之 按文選注讀作讀

但伏生雖無此一篇 宋本一作三按一字非也

宣帝泰和元年 宋本閩本同毛本泰和作本始案所改是也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匡謬正俗曰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卽是隸古字然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爲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益稷合於皋陶謨 陸氏曰皋本作咎陶本作繇

盤庚三篇合爲一 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其餘錯亂摩滅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摩作磨按磨字說文所無

弗可復知 弗文選李善本作不

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 閩本同毛本曾作增案增字是也

及以王者曰庶邦亦誤矣 浦鏜云及當乃字誤

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者 毛本下者字作也

傳子孫孫 諸本俱作傳之子孫

宣各以其本篇相從附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宣上有此序二字案有者是也

郎詔丞相劉屈氂 閩本明監本毛本氂作犛按氂字非也

太子奢長安因與閼 毛本奢作舍因作困案所改是也監本因作困閼作關並誤

奔湖關自殺 宋本明監本閩本同毛本關作迷山井鼎曰作迷似是○按湖地名也作湖關者殆因舊闕而誤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

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書與衆篇相次第既篇次也於次第之內而成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窮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准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章斷以誓而錄但致言有本名體其事錄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命也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書亦命也因其人而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製序達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在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

疏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夏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夏字之子意以為虞夏以同為夏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之別題也以上之下虞書則十六又會殷扶陽征汝鳩汝方於夏陽玄之篇商書而孔并虞馬在上之云以下為篇伯數案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當以上帝告以下五篇亡注於夏書不數商書乎則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孔曰無幷言虞夏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皆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故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

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篇為十六卷以九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異也馬融書序云逸篇傳所引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匪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與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賢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寧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初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傳訓注也以傳述為義曾說漢已前備傳

疏 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衆家言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言聖德之遠著○昔古也堯唐帝名馬融云諡也翼善傳聖曰堯聰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明者侯虞反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遜本作遜反遜也遯也遂禪音時戰反讓于授也

作堯典

疏 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不虞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以同序者同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

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篇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篇形勢自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微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者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盛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稱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時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稱先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跡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遜同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同天三皇無為而同天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之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稱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稱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舜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以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書為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紀意必有義者盡運命相待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號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為者字必不復已以為非名升字可也微周以堯為號是甫鯀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諡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諡也故馬融亦云諡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蓋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諡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諡法故疑之將由諡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諡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書諡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諡諡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諡備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諡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諡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蓋術緯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聰聽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其其數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謂事而變文下錄與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傳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雖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

○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傳老使至釋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遜釋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己年老故遜之使攝之使功成而釋釋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釋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為釋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真言為禪故云遜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

疏 堯典○正義曰序己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傳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放方往反注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問本亦作聞遜音遜

疏 曰若至上下○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釋一也孔所以於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稽也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篇論也○傳勳功至安者○正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稱古之事故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言放其化者據其施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為此次者鄭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傳也○傳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惟實衛恭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言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己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溢解故言其饒務致溢故被及之也表猶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

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擧名宜先及於人使被四表遠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
官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聖人爲感能使天之際譯地出體東是名聞遠使天地效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

以風俗大和○黎力兮反[疏]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以此賢

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

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

然則俊德謂有德之人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

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祖當皆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

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

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大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

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何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

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爲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

化也○傳旣已至章明○正義曰旣已釋詁文訓旣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

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族親以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

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

和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非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

之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爲光光明是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爲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爲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稱

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稱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卽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

互立文以親言旣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驗卽親也章卽明也雍卽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

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驗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和協各因所宜爲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

上化則九族旣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

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擧其目下別序

之○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

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嵎音隅馬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尙書考靈曜及史

記作爲鐵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甘出於暘谷暘衍字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

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以眞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尺

遂反又如字下同平如字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

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

厥民析鳥獸孳尾。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析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

獸曰産

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擧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重直用反

平秩南訛敬致。訛化

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擧一隅○訛五和反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

龍之中星擧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革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

政也○昧武內反冥莫定反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餞賤衍

反馬云滅也減猶沒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

厥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毛毨下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也

申命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

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別音彼列反下同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

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

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而毳細毛以自溫焉○隩

於六反馬云煖也氄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馬云溫柔毳辟音避爽如充反本或作溫音備毳尺銳反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

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

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暨其器反朞居其反下同旬似遵反十日爲旬匝子合反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釐力之反熙許其

反也[疏]乃命至咸熙○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致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

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晝明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曆乃依此曆而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

晚其總爲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旣擧總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

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旣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勸種植於日晝夜中

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爲

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叔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

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

老弱因一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易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
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敬下民審勤於收斂於晝夜中分之刻正等天晏之虛北方七宿合昴
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事夷齊平猶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稱整治又當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
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易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昴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和叔所掌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乃述
而數之曰咨汝羲暨和仲叔與和仲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
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數也又以此能曆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眾功皆廣也此美羲和能敬天之節以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序之
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
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此文則自堯及顓頊能修之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
之皆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不皆而和天羲夾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之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
羲雖也羲顓和也羲和雖別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玄云鄭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黎為正司
天地世本之文用是為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
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昭二十九年左傳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一
羲之異傳官乃史記之兩人以為一人此是也左重為句若黎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是是顓
顓之子其說也必在之世重黎少昊之子而命使重為南亦昊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可為南正且木不主
天火不主地而外之命正火正司地者使木官掌天火官掌掌地南為職位故掌天之南正黎未官故掌地地者火正南云
先師以來云火地云正孔明說木必也祝融年左傳鄭子少昊氏以為各自重已乃命以民事句芒說皆以人事名官
明此之時少昊氏有四代子孫子也何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年代世復工氏至
時乎明如少昊命四亦非異子高辛所命重是重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命後當是人何有昇而不容列在祀典是之後
世以重所重是有重之子孫也呂刑和之事但分命之重況使近重何故不得之以此如世重同人別重
天司地和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和天地相之此云乃命和欽若異天是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天地成立施化者天生
成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之可以天也乎東作之是地掌地春分掌其時非別矣云天以言地以人
天地人神又而云命掌之者外傳之文呂刑文以為少昊之天地相人神頊乃重分而之以地天之言故云各育所
掌天地通人神見其掌天地明異人又非節掌之下文序所掌則羲主春和主秋冬掌時明共職使言至于夏商皆掌始
鳳任云和時日不日食和例明其世天地共可知頊命掌天地二人命和時仲叔四人者以二氏者注
後代文分其事四人各一時方以四故用四人之重司天地主以不可知令亦主方二人分主

西北之屬融玄冥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
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為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
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卿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
四時之人國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卿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
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羲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曆益卑職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
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衛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堯時重之故特有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
性此竟之任實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
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釋稱四時異
名時傳鄭事文稱玄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殿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
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敕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
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者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皆且冀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
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
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
說非其言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
時也集會有時故舉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謂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解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致故令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
謹敬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
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祭禮為一祭故鄭隨事而分之以此星與日月時無取五緯之轉故鄭於此法亦以星辰為一故文為說然則五星與日月皆
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不與也○傳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表之地謂暘谷也陰陽
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
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鄭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
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
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實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典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
天地之敘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地東方舉爾實之名明分三方皆官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
官居在京治於首統領之王官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祿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故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
官掌然天之政明此掌天之敬孔以經事故就下文而互勝之○傳寅敬丑務異○正義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以秩為常常

鄭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勸於耕稼是導引之勸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以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秩朔易亦是送日之事被此春秋而共爲言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上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幷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者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宜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方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賓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傳日中至可知○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益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閒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耀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術未覺悟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漸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謬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鄭爲也武謂龜甲押黿故參文玄武爲星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猶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體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爲報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宜取暴見稱爲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讀便言之○傳申重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羲叔所掌與羲仲相交

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訛化至一隅○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稼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敎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敎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正義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義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於西地卽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傳因謂至革改○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爲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官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事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爲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致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釋納○傳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卽以日言之秋云納日鄭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偵調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卽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恆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敎致然卽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嘉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謂歲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爲察之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爲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類常道也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卽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宣是曆象日月辨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隩室至溫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發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經言耎毛謂附內細毛故以耎毳解之○傳咨嗟至曆象○正義曰咨嗟聲與皆釋詁文也理四時曰恭

莽郎運也故王意云若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概之言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緯曁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蕃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
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
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期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
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一月二十九日過半日
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
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
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歸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
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一其小月雖爲歲日減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
衍無六日輒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幷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
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
幷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
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
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
不忒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置閏謂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閒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傳允信至
其功○正義曰釋詁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詁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
咸皆釋詁文熙廣也釋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大之言定曆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言帝歎載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時
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疇直由反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
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放方往反注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巾
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下註同爭鬭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復求誰能咸我事者○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在反馬云官
也復扶又反　讙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讙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讙呼端反
兜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
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滔吐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很恨懇反　帝曰咨
四岳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湯音傷洪音戶工
反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浩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
反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閒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俾必爾反故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劍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凡言吁者
皆非帝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咈扶弗反咈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圮音皮美反戾音力計
反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　帝曰往欽哉勑鯀
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　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疏】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誰人之難得也
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數之曰
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郎欲用之也有臣讙兜者
對帝曰都呼歎有人之大實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
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滔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
之意故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
水災有能治者將使治之衆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好比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
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散言不厭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者謙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
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欽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
水害求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求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實爲求舜發本故也○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用近用故爲用也馬融
以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帝號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
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致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統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
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謂位求代百官之職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雖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
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卽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實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發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
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成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
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
○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多者辯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
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爲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
謬必不然矣啓之爲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發故以爲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是言不
忠信爲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言堯聖明之主聽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舉爲
氣容不知釋詁訟以爲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戒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輒其
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舉共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

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實非是苟為阿比雖先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僻其言心反於讒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實凡予故也○傳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不順是為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賢士之任也疇義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疇誰至其功○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鳴字歎之辭也於言共工之發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舉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僝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皆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讒說心復取人之功以為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實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稱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漫必漫其上故滔謂僞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稱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審求賢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明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難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寔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為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為之成功見此徒之為舜勸堯既謝賢讓自生為聖所勝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顏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閱諸先達虞傳說舜與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為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割害為斷故割為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謂其瀰漫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蕩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事在其上故襄為上也包山謂繞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懷山上陵故為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乂治也正義曰俾使乂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眾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普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圮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眾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眾用己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异已已退也○正義曰异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任之意故為退也○傳勑鯀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

夫管氏之好奢猶借罪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猶借帝舉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蓋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始求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務不遂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其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績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載績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蓋然鯀既無功早應黜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怪鯀能治水受遂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為之大功顯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使退之耳若然災以很求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使黜之鯀以為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黜罷免有伯未之所懸復不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加不殊父者舜主以為舜之懸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為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致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也

汝能庸命巽朕位

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巽音遜馬云讀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久反又音鄙忝音他簟反

曰明明揚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釋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賢聖不己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鰥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諡也舜死後賢臣諱之子為諱故變名言諡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瞽音古傲五報反瞍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戶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顏反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迹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女音而據反妻音于計反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嬀音居危反汭音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音毗人反

帝曰欽哉

歎舜能脩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疏

帝曰咨四至欽哉○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巳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巳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巳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曰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

又對帝曰其人是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者皆進遠於姦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和惡人是爲實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卽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數其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舜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卽位之年孔氏傳考尋書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據求之知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猶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歷年八十孔云八十六者史記緯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討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己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己所能故求人代己令代者自治是虞史咸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冀舜能消大災咸堯憂也○傳巽順至之事○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己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爲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己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爲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爲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篤餘岳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上無帝以人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許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爲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側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舜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愛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汙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特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卽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謂鰥室家傳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尙少爲之說耳虞氏舜名言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號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蓋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彼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實而恥己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復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己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卽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詢羣吏詢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聞舉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猶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爲對帝也○傳僉然至如何○正義曰僉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事舜釋之則下人不廉故鄭玄六藝論云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瞽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瞍爲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卽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稱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嚚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傳諧和至于姦惡○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遷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穿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銜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刑網非舜養之久象被刑戮猶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爲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傳言欲至行迹○正義曰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堯此試歎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旣以女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傳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恐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數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卽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降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謹降未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帝女下嬪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嬀與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貴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于虞○傳歎舜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敎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己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二　古本作尚書卷第一古文尚書堯典第一虞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按釋文題曰堯典第一卷之一虞書孔氏傳唐石經二典爲安國序同卷無尚書卷第一五字自第二卷以後乃始有之每篇篇名上俱無古文尚書四字岳本亦無古文尚書四字餘俱與古本同按卷數當依釋文記於篇數之下其篇名上當依正義及足利古本加古文尚書四字首行題尚書卷第幾係後人所增可删安國序當依唐石經與二典同卷

堯典第一

秦誓八篇書也　秦當作泰

取其徒而立功　徒當作徙

與畢命之類　宋本同毛本命誤作公

本無尚書之題也　浦鏜云尚當夏字誤按浦校是也

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毛本云作引案引字是也

肆命二十　宋本肆命作伊陟○按鄭注本無伊陟宋板非是

泰誓並無此文　宋本無泰誓二字按無泰誓二字則謂漢之大誓經傳未有引之者也若有泰誓二字則謂經傳所引泰誓皆不見於漢之泰誓也二義並通據泰誓疏引馬序云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則此處宜有泰誓二字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按子字衍文

宅嵎夷爲宅嵎鐵　宋本鐵作銕○按段玉裁云嵎鐵即禹銕者古文銕字鐵者銕之譌體也廣韻六脂云峓嵎峓山名書作嵎夷集韻云嵎銕東表之地又十二齊亦有銕字引字林云銕名然則夷銕峓三字通用

心腹腎腸曰憂腎陽　孫志祖云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譌優賢揚歷語見魏志管寧傳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亦有優賢颺歷之文

購慕遺典　宋本閩本明監本慕作募

言聖德之遠著　古本下有也字案古本句末有也字者甚多不可勝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河北經傳悉略此字有不可無者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之類傳削此文頗成廢闕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是此字已經後人任意增損今不悉校

但遂同天之名　宋本同毛本遂作逐閩本初亦作遂後改逐案逐是也

三皇無爲而同天　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王

堯典

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古本能上有言字堯下有也字

惟賢尚善曰讓　岳本惟作推案推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向不向上　岳本宋本不作下案下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皆變化化上　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下化字作從又古本化下有今字按今或是令字之誤

是以風俗大和　纂傳大作太按大學釋文不作音當讀如字纂傳恐非

昭然而明顯矣　岳本宋本昭作照閩本以下同

然則俊德謂有德又　宋本又作人是也

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　宋本閩本同毛本化作從山井鼎曰作化與注合○按疏釋經云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唯此句從字諸本皆同無作化者

敬授人時　古本人作民注同按唐以前引此句未有不作民者疏云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下人猶下民也知孔疏所據之本猶作民字後人因疏作人幷經傳改之自開成石經以後沿譌至今舜典食貨志惟時傳曰惟當敬授民時此未經改竄者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史記集解無四時二字按疏意似亦無此二字

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陸氏曰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按史記集解有暘字

平秩南訛　按史記便程南譌集解引孔安國曰譌化也索隱曰譌依字讀孔安國強讀爲訛字正義亦云爲音于僞反然則史文及注皆當作譌今作譌非也至孔本經傳亦皆當作爲若經文本是訛字可得云安國強讀耶又羣經音辨人部云僞化也音訛書平秩南僞蓋古文僞爲通用漢書王莽傳亦作南僞○按今本史記爲作譌者妄依衛包所改尚書說詳段玉裁撰異

四時同之　纂傳時作方

寅餞納日　按餞納纂傳經音辨作淺內○補釋文校勘記段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爲餞餞安得訓爲滅也案羣經音義水部云淺送也滅也書寅淺內日

西方萬物成　成上古本有咸字

助成物　古本作助成萬物也宋本岳本作助成物也

毛更生整理　古本毛下有羽字

北稱幽則南稱明　宋本則作都按則字非也

鳥獸皆生而毳細毛以自温焉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耎陸氏曰耎如兗反本或作濡音儒是作而字誤也又宋板無焉字與疏標題不合

帝曰咨汝羲暨和　汝古本作女下皆同

朞三百有六旬 唐石經纂傳朞俱作期纂傳注同

匝四時曰朞 古本宋本匝俱作迊按迊匝並俗帀字

釐治 古本治作理下治百官同

於時苗稼已殖 宋板已作以按已以古多通用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 宋本閩本同毛本惡作德按作惡與國語楚語異

揚子法言云 監本同閩本揚从木作楊按楊子雲之楊從木不從才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閩本亦從木是也

據世掌之文 宋本據作是

火掌爲地 按詩檜風正義引鄭志作火常爲地

何有罪而誅 浦鏜云何疑既字誤許宗彥云何字絕句

黎言地以屬人 閩本同毛本言作司案所改是也

推舉一星之中 宋本推作惟

而日從谷之出也 宋本閩本纂傳並同毛本之作以

特言東作 宋本同岳本閩本毛本特作時案作特非也

以此而從送入日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入日作日入案入日誤倒也

互者明也 岳本者作著案著字是也閩本亦誤作者

斗牛在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女

故重明之 浦鏜云此下當脫日短至三節傳疏內有西方七宿則昴爲中故昴爲白虎之中星計仲冬日在斗入於中西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四十五字餘無攷

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宋本二作三三字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

有日分三百四十八 宋本同毛本日作餘按餘字是也

雖爲歲日殘分所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

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 按以字下疑脫并字

蕩蕩言之奔突 閩本同毛本之作水是也

有能治者將使之 古本作有能治者將使治也

方命圮族 按纂經音辨匚部云匚放也甫妄切書匚命圮族

好此方名 毛氏曰比作此誤○按纂傳作比與毛說合又爾雅釋詁剫壞圮垝毀也疏引此傳正作比孫志祖云疏兩言好比方直之名亦皆當改爲比岳本亦誤作此

异已也退也 古本作异已也已退也宋板岳本史記正義俱作异已已退也纂傳與今本同按今本之誤甚明纂傳疑後人妄改

無成乃退 古本作無成功乃退也

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 宋板作帝曰疇咨至弗成

鯀治水九載 九下宋板空一字

其常聞諸先達 宋板常作當

蕩然惟有水耳 宋板蕩然作蕩蕩然是也

年取禾穀一熟也 宋本閩本同毛本禾作米按說文年字從禾千聲故穀取禾熟也

願亦因鯀 宋板願作顧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古本則作側岳本此句下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九字按前嚚訟傳云言不忠信爲嚚傳例一訓不重出岳本恐非

否古今不字 浦鏜云當作否不古今字盧文弨云當作否古文不字○按浦說爲長此釋傳否不也又前疏云擧字古今同耳亦此例

令其在側陋者 宋板令作今

人可使由之 宋板同毛本人作民

此經光指舜身 宋本光作先是也

孔據古今別卷 按今字當作文

故傳倒文以曉民 浦鏜云民恐明誤當屬下句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虞舜側微 爲庶人故微賤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難乃旦反 作舜典

舜典 典之義與堯同

[疏]虞舜至舜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己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爲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爲庶人故微賤○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爲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當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曰若稽古帝舜 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 曰重華協于帝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疏]曰若至以位○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爲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聞於天朝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濬深至上下○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深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爲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傳玄謂至徵用○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閒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爲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徽許歸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揆音葵癸反凱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朝直遙反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起虔反 帝曰格

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詢音荀厎音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壐非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疏]愼徽至弗嗣○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而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愼美篤行五常之教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皆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總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故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汝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傳格來至帝位○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天敘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爲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名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爲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周禮散在諸官故虞百事爲總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爲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爲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爲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爲之但言百揆時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舜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擧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于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擯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爲錄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機總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舜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惡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變人

此爲勳天故嚴後言之以爲功成之驗王肅云[illegible]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illegible]升釋詁文底致也[illegible]所爲之事皆副汝所謀[illegible]必三年考績[illegible]者[illegible]考[illegible]其事有不成無可以成功[illegible]定州[illegible]盡平至明年乃用[illegible]已予一州[illegible]足以爲成功也[illegible]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正音政又音征上時掌反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璿音旋

肆類于上帝

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禋于六宗

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墳扶云反衍音演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瑞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之於諸侯與之正始○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瑞垂偽反信也牧牧徐音目

疏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禪是也乃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己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日至祖廟○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爲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舜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之○傳在察至璵否○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名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故左傳云璿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

此以璣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illegible]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illegible]以星辰懸璣以象天而以衡[illegible]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illegible]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illegible]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illegible]爲七政得失由政故[illegible]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illegible]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帝璣上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illegible]師說[illegible]天文志云[illegible]者驗天[illegible]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illegible]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法[illegible]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illegible]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學[illegible]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法也○傳堯不至五帝○正義曰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事天子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繼緩之言此承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illegible]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是禮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illegible]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祭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然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攝告○正義曰周語云精意以享禋也[illegible]禋祭也孫炎曰禋絜祀也[illegible]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闡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illegible]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此傳之文此類多矣非[illegible]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有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

禜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州至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總之辭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桷也桷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岱者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岳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云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傳輯斂至正始○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是既爲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爲散布故爲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以其受終於文祖又乃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時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袁反又扶云反

望秩于山川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徒木反

肆覲東后

遂見東方之國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衡稱也

修五禮五玉

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贄音至本又作摯纁許云反

如五器卒乃復

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扶又反下同還音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華戶化反華山在弘農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北岳恆山○有如字徐于救反如西禮方與本同馬本作如初

歸格于藝祖用特

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遙反注同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敷音孚

疏 歲二月至以庸正義曰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大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之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贄上修文總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其禮之內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恆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傳諸侯至告至○正義曰王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故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爲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爲四岳之宗稱岱宗也如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傳東岳至于男○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吉禮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者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傳合四至均同○正義曰上已釋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例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

盡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長明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傳脩吉至王○正義曰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旣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此五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傳諸侯至一贄○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尙書其言參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傳卿執至執雉○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書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謂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羔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又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傳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卽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朝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己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恆北岳恆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恆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恆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稱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

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舉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歲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卽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去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行禮二月卽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事巡之下卽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偏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至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處在澤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鄭巡守○正義曰釋詁云朔北方也故釋與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偏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如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爲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偏告餘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正義曰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數奏之事數奏因朝而爲故中言之中岳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攝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己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禮同於堯是以爲美故史錄之○傳數奏至能用○正義曰數者布數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義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己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以如其言卽功賁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并幽營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濬荀俊反 **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宥音又馬云宥三宥也 **鞭作官刑，** 以作爲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檟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扑普卜反徐敷卜反檟古雅反 **金作贖刑。** 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贖石欲反徐音樹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眚所景反怙音戶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欲其得中○恤峻律反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州○共音恭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僭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卽共工竊以制反 **放驩兜于崇山，**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卽驩兜也帝鴻黃帝也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饕土刀反餮他節反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也羽山東裔在海中○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

頑云卽解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號

四罪而天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

【疏】肇十至咸服○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愼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一大山爲鎭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爲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愼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推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愼刑罪初於堯用之日卽用刑當其罪流放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州幷州者以王者殿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幷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幷營方幽幷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有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爲齊並營不同縱是數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是居攝之時始置十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宜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通利○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會人曰冢封之大也是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鎭曰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嶽山冀州霍山幷州恆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鎭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傳象法至越法○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做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宥寬至五刑○正義曰宥寬釋詁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殺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卽大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者之遠方遷刑不刑是寬緩之也上云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用之則五刑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流緩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刑之文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比刑刑可本也之二文相通之意也與刑爲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爲輕此較爲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贖刑輕重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鞭刑扑刑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刑疾者衆扑官有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與刑也○傳以鞭至之刑○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於官府之中用鞭之其或加之心有宜數比○傳扑榎楚至之刑○正義曰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云被榆則此刑而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罰遺槃則誅之益傳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作者輕刑之者以扑撻之○傳金黃至罪而已○正義曰此傳黃金贖罪扑者以教之俱用之扑鐵傳云黃鐵俱爲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則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劍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駮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四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卽律過失殺傳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出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卽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用言疑而轉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錄而入罪以解此贖緣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傳眚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公羊傳云眚物曰災是爲眚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麑賊之是滅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總言用刑之罪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敗閭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誡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謂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違失欲使得中也○傳象恭至曰洲○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而心很傲滔天足以爲下人世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投諸四裔爾雅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殺之四裔謂在邊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州在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崇山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傳三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侯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卽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言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書典有說鯀狠則天比以天知是鯀之行云左傳說檮杌之行云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舉鯀之行云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不見於經文鄭玄引左傳之文乃云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爲傳者知三苗是饕餮也鄭云雖州言三危宅三苗不敘知而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正義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續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誅亦云殛謂誅也傳稱四凶族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之故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竄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

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之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〇傳皆服至見之〇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illegible]肆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〇殂才枯反

百姓如喪考妣　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〇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〇遏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匏白交反

【疏】二十至八音〇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〇傳殂落至七歲〇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〇傳考妣至思慕〇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以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〇傳遏絕至者遠〇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為絕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斬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〇復扶又反

詢于四岳闢四門　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〇闢婢亦反徐甫亦反

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柔安邇近惇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〇惇音敦長張丈反近下同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〇難音乃旦反任音壬又音而鴆反〇

【疏】月正至率服〇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授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illegible]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己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illegible]之宜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眾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己[illegible]為己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為己悉[illegible]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illegible]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illegible]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illegible]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illegible]相率而來服也〇傳月正至廟告〇正義曰正月[illegible]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始上元日[illegible]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illegible]之始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illegible]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illegible]徵於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illegible]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illegible]欲即政[illegible]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以後舜當[illegible]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還於丹朱之國也〇傳詢[illegible]正義曰謂[illegible]詁文闢訓開闢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陳集者皆不[illegible]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illegible]更言開門[illegible]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眾賢也〇[illegible]塞〇正義[illegible]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總四耳者目視苦[illegible]其及遠[illegible]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據申其於四方使天[illegible]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事也〇傳咨[illegible]民時〇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遠帝[illegible]此則上有[illegible]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illegible]年穀也[illegible]收斂及時乃糧故民時〇傳柔安至長善〇正義曰柔安邇近惇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illegible]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其[illegible]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言皆安也[illegible]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教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惇德者令人[illegible]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效之為善而行也〇傳任佞至來服〇正義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拒佞人為斥遠之令不干朝政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群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〇奮弗運反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　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〇僉七廉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〇稽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

帝曰俞汝往哉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敕使往宅百揆

【疏】舜曰至往哉〇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群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勑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皋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實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〇傳奮起至別堯〇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

於此一別以下辨帝也○傳亮信至難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
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綜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正義曰會訓爲皆故云四岳皆同辭
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實遂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禹治洪水自
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住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釋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正義
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爲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帝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皇
共文言暨皋陶爲文勢耳三人爲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爲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故爲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爲拜乃稽首
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
功以勉之○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疏 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
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爲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亦知汝功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布散之義故爲布也汝王
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美其功以勸勉
之上文讀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居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歸名爲稷時而君之稱爲后稷故特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五品謂五常遜順也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
前功 疏 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敷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
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厚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典耳傳
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爲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爲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
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
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嚴法以繩之而責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慈其人乎然
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言無教所致○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 汝作士五刑有服 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劓魚器反截
鼻也剕扶味反刖足也大辟婢亦反死刑也 五服三就 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處昌慮反朝直遙反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
之外 惟明克允 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疏 帝曰皋陶至克允○正義曰帝呼皋陶
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爲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
怨恨也五刑之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加刑者則流放之流放之五刑各有所居於三處五居之差所以輕重得其宜官受
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犯者見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猾亂至之致○正義曰猾者相亂之名故訓猾爲
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寇者衆聚爲之賊者殺害之名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

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侵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
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禮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
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未有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正義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
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士理官也準呂刑之文知五刑謂皋陶所定大辟也
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皋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
傳既訓服爲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處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
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
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笮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
三觀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罪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處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
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外○正義曰此五流有
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之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若不忍
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流置有處
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不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爲一
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此與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
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
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傳言皋至述之○正義曰惟明謂皋陶之明允
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皋陶有信致傳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
見其皋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睡 疏 傳疇
誰至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宜言帝曰無所讓汝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 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 共謂供其職事○共音恭 疏 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云疇若予工舉
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爲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爲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垂拜稽首讓
于殳斨暨伯與 殳斨伯與二臣名斨七良反與音餘 ○ 帝曰俞往哉汝諧 汝能諧和此官 帝曰疇若予上
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益皋陶子也 疏 傳上謂至能之○正
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
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致誤耳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疏 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爲
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虞爲獸草木漢書舜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舜謂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王 益拜稽首

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羆彼皮反【疏】傳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卽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矣新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卽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讓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夫斯伯與亦雖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疏】傳三禮至姜姓○正義曰此時秩宗卽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爲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云夔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疏】傳秩序至之官○正義曰堯典傳已訓秩爲序此復訓者此爲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爲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爲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卽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致教使正直而淸明○寅如字徐音夷【疏】傳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致教使正直而淸明○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思其職謂早已起深夜乃臥謂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淸明正直不枉曲也淸明不暗昧也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夔求龜反

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冑直又反王云冑子國子也馬云冑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直而溫，寬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栗毅栗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永徐音詠又如字

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淸者拊亦擊也舉淸者和則其餘皆從夫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拊如字或音爲而絕句者非拊音撫徐音府【疏】帝曰夔至率舞○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以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爲節律呂和此長歌爲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音聲諧和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傳冑長至孝友○正義曰說文云冑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冑爲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大夫也不言元士庶士故略之鄭玄云至子王之庶子也此傳言下至者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鄭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舞主故言冑子也命與樂之官使教冑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栗○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冑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頓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正義曰剛強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擬之使擬栗也直寬剛簡卽皋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傳謂詩至其言○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冑子之志使開悟作詩者重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使聲長歌之作定本經作永字明謂永爲長也○傳聲謂至和樂○正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淸濁有五品分之爲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爲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來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傳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爲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傳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淸故知磬是音之磬淸者聲必磬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磬音磬淸者精粗淸者精則和則淸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音聲磬淸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卽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諧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堲疾殄絕師衆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堲徐在力反讒仕咸反說如字注同又始銳反殄徒典反行下孟反注同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喉音侯【疏】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帝呼龍曰我憎疾人爲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堲疾至絕之○正義曰堲聲近疾故爲疾也絕異動皆辭結文讒人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長其讒口故爲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爲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

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疏】帝曰咨至天功○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總戒勑之曰咨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王在於汝可不敬之哉○傳禹六人至之功○正義曰以此文總結上事謂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皐陶分新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勑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勑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求必一日之內卽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祖歷日命授乃勑之

求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之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勑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黜丑律反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

疏三載至三苗○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絕其祀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舜留惡去使分背也○傳三年至明者○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明○正義曰考績之法明人皆自勸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之分背流之下令相從俱從之則善從惡者俱不從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爲惡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鄭以爲流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鄭言

舜生三十徵庸

言其始見試用

三十在位

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

疏傳歷試至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受終居攝御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耳

五十載陟方乃死

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疏傳方道至十二歲○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爲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爲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喪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推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讀至方字絕句

別生分類

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別彼列反分方云反緣扶間反

作汨作

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亡○汨音骨

九共九篇槀飫

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共音恭王已勇反法也馬同槀苦報反飫於據反槀飫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盡此唯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本

疏帝釐至槀飫○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爲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槀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言舜至其方○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闕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做此○傳汨治至篇亡○正義曰汨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槀勞至飫賜也○正義曰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槀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三 宋板同古本作古文尚書舜典第二虞書孔氏傳山井鼎曰古本分爲十三卷卷內有數篇每篇篇題同此宋板卷數同今本其所分少有不同今詳記之見其一斑耳但宋板篇題虞書孔氏傳之類或有或無注疏或作正義之等參差不一又舜典以下無古文尚書四字恐以古本爲正也〇按十行本堯典上亦無古文尚書四字每篇題孔氏傳下各有孔穎達疏四字未知宋板如是否

似其繼世相傳 宋板似作以

舜典第二 虞書 按舜典傳乃姚方興所上梅賾本無詳見正義及釋文此亦有闕古本異同故識之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陸氏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〇按方興奏上孔傳不容遽有異本疑經文增也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六字又後人所加明鄭曉謂舜典孔傳乃劉光伯偽撰托名姚方興出按方興之事見釋文序錄不可輕也惟濬哲以下十六字或劉氏所增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已知世有劉光伯乎曰濬文帝得舜典在開皇二年壬寅陸氏著書在癸卯較後一年時南北雖未混一陸氏或遂聞其說而筆之於書也

信允塞上下 古本作充塞四表至于上下也岳本作信充塞上下按古本四表與疏說不合允字作充則是也纂傳亦誤作允

豫章內史梅賾 纂傳賾作頤

聞天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聞上有升字

詩毛傳訓塞爲實 實監本誤作貴

叔豹 閩本案釋文豹下有季貍二字此誤脫也

格汝舜 汝古本作女

不能嗣成帝位 纂傳成作承

是五者司爲一事 岳本司作同

自我五典五惇哉 宋板同毛本自作勑按勑字是也

搆戲 毛本搆改作構非也

傳麓錄至於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天作大非也

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 閩本同毛本常作裳案說文常是裳之正字詩小雅蓼蕭周頌譜及臣工三正義皆引作常

玉者正天文之器 岳本閩本纂傳玉作王是也

以審己當天心與否 古本作以致察己當天心與否也

王云上帝天也 山井鼎曰此以下二十二字釋文混入于注

星也 古本星下有辰字

輯五瑞 按輯古文作揖見漢書倪寬傳注

班瑞于羣后 古本瑞上有班字

是爲主者正天文之器也 閩本亦作王按作王是也毛本作玉尤誤

乃日月見四岳及羣牧 岳本日月作日日按日日是也毛本不誤

今史所用候臺銅儀 宋板今作令

猶卵之裏黃 毛本裏作裹按陳師凱曰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裹取包裹之義是裏字誤也

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 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二作三

恥中丞象之 毛本恥作耿是也

王藩 毛本藩作蕃是也

江南宋元嘉年 浦鏜云中誤年〇按玉海卷四引亦作年

今在太史書矣 盧文弨云書當作署〇按當作臺

衡長八尺 此下纂傳有孔徑一寸四字按正義前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蔡氏纂傳因錢樂銅儀亦衡長八尺遂妄增此四字

而纂傳承其誤

有而下者祭百神 岳本而作天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

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盧文弨云之當作云是也

禋之言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禋字作烟是也

幽禜 纂傳禜作宗與記合下同〇按依說文當作禜

司馬彪又上表云 盧文弨云云字疑衍〇按疏中往往有小注下文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九字疑是小注否則云字當在己意下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 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竟作境按竟境正俗字

二生 按儀禮士昏記疏引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贄宋單疏本生作牲考風俗通山澤篇及劉昭注補後漢書祭祀志上引此經俱作二牲是漢世經文如此孔傳古本蓋亦作牲賈疏所引尚存其舊今經及賈疏俱作生古本遂湮失〇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牲

各使陳進治禮之言 古本閩本明監本同葛本禮作理毛本亦作理案正義各使自陳進其治化之言是作禮者誤也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 盧文弨浦鏜皆云也當作何是也

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 毛本幣作帛

兩銖之爲兩 宋板閩本同毛本無銖字山井鼎曰漢元文無銖

以覲禮同邦國 宋板同毛本作圖按作同是也
上去歲二月東巡守 毛本去作云去字誤也
此事不必然也 盧文弨云不必疑倒○按下云非謂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語勢正同
肇十有二州 唐石經作肇後並同不悉校
每州之名山殊大者 古本者作之按疏云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則作之爲是
以作爲治官事之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作籤案籤字是也
惟刑之恤哉 匡謬正俗曰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惟字今文尚書易爲維音義並同
流共工于幽洲 按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洲孔疏直以十二州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據之經作州與孟子同若作洲則似別有一地名爲幽洲矣孔傳云水中可居者曰州此蓋汎釋州字之義顧不於肇十有二州釋之而釋之於此亦不可解
水中可居者曰州 閩本同岳本州作洲當是岳本誤下幽州同
每州以一大山爲鎭 宋板州上亦有一字閩本明監本並無毛本州上有一字大上無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 補鏜云宥寬字誤倒
此鞭爲 毛本此作比爲下有鞭字是也
周禮滌狼氏 閩本同毛本滌作條案周禮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爲滌器之滌因改而爲滌此正義倒也作條誤
大隨造律 山井鼎曰隨恐隋誤○按此說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隨歐陽詢書皇甫誕碑可證
治氏爲殺矢 案治當作冶閩本亦誤
臯氏爲量 岳本臯作㮚案㮚字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呂刑已用言 岳本用作明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是肆爰緩也曾爰遍也 岳本爰並作爲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總言用刑之罪 岳本罪作要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共在一洲之上 宋板同毛本洲作州
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 古本岳本宋板死作凡岳本宋板無上一字纂傳歲作載
若其不能安近 按若疑當作者
欲令遠言皆安也 案言當作近與下據遠言之互易而譌也
故據遠近之 宋板纂傳近作言按言字是也與上互誤

禹代鯀爲宗伯 岳本宗作崇是也閩本亦誤
爲拜乃稽首 纂傳爲作焉是也
帝曰棄 棄唐石經作弃後並同
言無教所致 古本作无敎之致也岳本作言無教之致
有士師鄉士等 浦鏜云卿誤鄉
讓能讓貴 閩本讓能下有讓功二字案所補是也
孜傳言皐陶能明信五刑 宋板孜作故按孜非也
知垂所讓四人 按垂下脫益字
深夜乃臥 宋板深夜作夜深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 古本謂上有子字元作天弟下有也字按釋文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如馬氏說則敎胄二字連文子字單出謂敎長此子也如王氏說則敎字單出胄子二字連文謂敎此國子也孔傳云敎長國子國子二字取諸王敎長二字取之馬則孔意亦敎胄連文子字單出也上文所謂胄長也者乃長養之長非長幼之長當從古本謂上加子字爲是然以疏考之則孔穎達時已譌脫矣又按胄無長義馬本未必作胄說文𠫓部育字注云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敎育子然則古書作育馬本亦必作育故訓作長長卽養也陸氏未經注明偶失檢耳偶孔於文則從王於義則從馬殊爲牽率後人誤解長字妄刪子字職此之由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 剛之字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入岳本考證曰正義云剛強之失入於苛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傾過於剛簡則入虐傲知元本剛入字最得解若如諸本作失之則似剛簡卽虐傲矣於義未洽
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纂傳咏作永按永則與長其言意複矣孔疏申傳意云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正恐人誤認傳之咏字爲釋經之永也
聲依永 永古本作詠按古本此句作詠上句不作詠蓋字有虛實動靜之別定本當皆作永耳
我令命女典掌樂事 岳本令作今是也
各生其數厚薄均者 按各字疑衍或谷字之誤
述十二月之音氣也 宋板無述字
卽疾 毛本卽作蟄是也
汝各當敬其職事哉 汝宋板作等屬上句
成王在於汝 宋板王作主毛本作之
九歲 歲古本作載

分北流之古本分上有並字北作背按疏意似亦作背

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毛本十作十有是也閩本亦誤

槀飫唐石經槀从木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注疏同○按槀卽枯槁字也今注疏本作稾从禾非也

各爲其官盧文弨云爲依注是被字

左傳言橋師者閩本同毛本橋作橋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〇釋文餘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爲十三卷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皐陶矢厥謨矢陳也〇皐音高陶音遙禹成厥功陳其成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〇重直用反作大禹
皐陶謨大禹謀九功皐陶九德〇謨亦作暮益稷篇凡三【疏】皐陶至益稷〇正義曰皐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己成所治水之
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皐陶二篇之謀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皐陶者皐陶之篇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
之皐陶言在禹先故先言皐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皐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皐陶謨後故後其篇〇傳矢陳也〇
正義曰矢陳釋詁文〇傳陳其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疊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
文故到也〇傳申重至之言〇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兪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
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〇傳大禹至九德〇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總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謀以其序有謀文故云謨也
〇傳凡三篇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謀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謀也其篇雖有禹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謀
大禹謨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疏】傳禹稱至謀也〇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皐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皐陶不
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皐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皐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禪得人故包
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
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
年卽征苗民也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
堯舜〇文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疏】曰若至于帝〇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
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〇傳順考至言之〇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
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〇傳言其至堯舜〇正義曰敷於四海卽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敬敷也禹承堯
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〇易以豉反治直吏反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
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〇兪羊朱反攸音由餘以帝反稽于衆舍己從人不
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〇舍音
捨告故虐反矜居陵反【疏】曰后至時克〇正義曰禹爲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爲臣之職則上之致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
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故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當於衆言觀
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憐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事不

易也〇傳敏疾至修德〇正義曰許愼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愼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
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樂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爲事以可知而略之〇傳攸所至下安〇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
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眞賢之異其文也如此明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〇傳帝謂
至所重〇正義曰舜[illegible]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
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
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總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
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〇眷居倦反奄於檢反【疏】益曰
至下君〇正義曰益承帝言而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
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爲天下之君〇傳益因至禍亂〇正義曰廣者[illegible]之爲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
故爲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諡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
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〇傳眷視至勉舜〇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顧眷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感
稱堯善者亦勸勉舜翼之必及堯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
虞〇迪徒力反響許丈反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驚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
備愼深秉法守度言有恒〇吁況俱反度徒布反度徒洛反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
〇樂音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〇去
起呂反熙火其反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
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〇咈扶弗反戾連計反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愼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〇怠音待惰徒臥
反【疏】禹曰至來王〇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義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
吁誡哉如此言宜誡愼之哉所誡者當儆誡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誡愼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恆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肆無過耽於戲樂當
誡愼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志意惟益廣也無違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戾百姓以從
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〇傳論道也〇正義曰釋詁文〇傳先吁至有恆〇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
怪之辭此無可怪閑驚而爲戒耳先吁後戒者事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毋使聽者精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
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於無形見之事有備愼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愼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恆也〇傳淫
過至爲戒〇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爲過也遊謂遊蕩逸謂縱體樂謂適心樂體在於逸遊逸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爲文二者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
戒〇傳干求至賤之〇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賤之〇傳咈戾至戒之〇正義曰堯典已訓咈爲戾傳謂戾人使此謂民

在下故詳其文耳事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政以
德則民懷之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
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樂音洛　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俾必爾反壞
乎怪反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
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疏】禹曰至乃功○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
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之
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勸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
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為
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歎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
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
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貨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養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
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剋為次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
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為靡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為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
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實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
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正
義曰上六三即是六府三事此經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和為次序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
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勸
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
也其誰來之盡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
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皆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傳水土至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
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陻洪
水汩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
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己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
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眷反頤以之反厭於豔反懈古賣反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

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種章勇反降
江巷反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皐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疏】帝曰格至念功○正義曰此帝
言將讓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
不依我言己不堪總衆也皐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皐陶就讓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
廢此人在此罪覺知有罪乃廢之言過人遇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讓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己名言其
口出見其心以舉皐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歸其功以釋之言皐陶堪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
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竝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邁行至
服之○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為布也○傳茲此至可誣○正義曰茲此釋詁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
欲令帝念皐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舉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經罔也○傳名言至念之○正義曰名言謂己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謂
欲舉皐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實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己對帝讓皐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為主者言己讓皐陶事非
虛妄以義為僞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治音稚當丁浪反又如字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命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懋音茂　皐陶曰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愆音牽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
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宥音又　罪疑惟輕功疑
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有司事非經常可主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辜音孤好呼報反　帝曰俾
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疏】帝曰皐陶至之
休○正義曰帝以禹讓皐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皐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
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無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皐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
簡易御衆寬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
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
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己知其有功也○傳弼輔至治體○正
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皐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至勉之○正義曰言
皐陶或行刑刑乃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而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

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卽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愆過至之義○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是善則歸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
上不寬君何以觀之故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父世謂後胤故俱稱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傳辜罪至之道○
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罪常小罪也枉殺
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猶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
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事失有罪下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
洽也治謂沾漬優渥於民心言潤澤多也治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儆居領反重直用反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爲于僞反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丕普悲反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聽徐天定反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

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出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

疏帝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
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
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矣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嘉汝大功天之曆運之數帝位當在汝
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
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
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
之敬也愼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
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
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
禹錫玄圭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矣其賢者其性爲

羣其功爲實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爲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己無所不
知是爲自滿言己無所不能是爲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爲實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
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人○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
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卽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正義曰丕大釋詁文歷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
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卽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爲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
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經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惟萬
慮之主道心爲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
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爲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
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爲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爲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而立○正義曰百人
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
知其愼汝有位愼天子位也道德之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
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爲天子當愼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
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爲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
故謂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
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枚音梅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然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僉七潛反

禹拜稽首固辭再辭曰固

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禁今鳩反又音金

疏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
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
卜也禹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
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動也○傳帝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
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
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卜
○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定言己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

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作更請卜也○傳言毋至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正音政徐音征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疏】正月至之初○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世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義曰若不得為如也舜與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盡行之其率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涉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率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數音朔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濟子禮反

蠢茲有苗，昬迷不恭，蠢動昬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蠢春允反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侮亡甫反慢亡諫反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災之○咎其九反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疏】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之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衆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從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又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鄭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戇之為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為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乃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竄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將禹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皆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之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傳會諸至曰誓○正義曰軍衆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笑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日入為昏是為闇也動為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怨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故禮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違言之慢先王與教自謂已實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傳廢仁實任姦佞○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依從其欲以賢為愚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民逆之猷也○傳肆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誥古報反憚徒旦反一音丹末反○脅許業反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屆音戒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畋號戶高反旻武巾反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慝他得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瞍素后反齋側皆反

至諴感神，矧茲有苗。諴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諴音咸矧失忍反易以鼓反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

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誕音但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楯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善反

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洞徒弄反蠡音禮【疏】三旬至苗格○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曾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也禹拜受益之當言而曰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還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是正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使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威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傳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為佐也屆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

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傳自滿至常道○正義曰自以爲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爲天之常道也益言此者欲令禹脩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人○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己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故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爲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則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傳慝惡至頑父○正義曰慝之爲惡常訓耳舜與已[illegible]爲事以非常訓故舜其文夔夔與齋慄共文故爲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皆同耳丁寧深旁之敬以事見於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然說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警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徽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偕與象欲誅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傳諴和至易感○正義曰諴亦成也[illegible]詁爲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將況禪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難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聖瞽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暨以瞽難感猶是人頑天神事與人爲感天雖於感瞽故舉難者以見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拜衆○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爲然拜受而已即還兵不許者數我寡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然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命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論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傳遠人至之○正義曰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從贊於禹旅德帝自誕數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傳干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扞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羽翳也釋言云翳舞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illegible]

皐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皐陶謨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爲于僞反[疏]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辨其文曰若稽古皐陶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大音泰治直吏反下同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蹈徒報反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身修絶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惇都昆反禹拜昌言曰俞以皐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當丁浪反下同[疏]曰若至曰俞○正義曰史將言皐陶之能謀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皐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皐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illegible]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己身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而行之於近可推而至之於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illegible]道以言也典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大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帝舉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讚者禹作舜日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皐陶亦然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顯目但禹能數于四海祗承于帝皐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云迪道[illegible]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諧其政[illegible]禹爲謀曰上不言數歎之云以皐陶下屬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illegible]不類甚矣○傳數美至之道○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屬民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illegible]云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象賢明爲羽翼[illegible]孔不同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疏]皐陶曰都至孔壬○正義曰皐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數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illegible]人君皆如能任人能安民[illegible]智能用官則得其人[illegible]何憂畏[illegible]之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甚佞之人[illegible]○傳哲智至之難○正義曰哲智釋言文[illegible]甚爲[illegible]能官人惠愛[illegible]巧言令色[illegible]皆其解佞之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illegible]有苗驩兜[illegible]之遷放四凶[illegible]隱故不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疏]皐陶至采采○正義曰皐陶[illegible]禹既言知人爲難

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
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爲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僞則人之善惡
皆可知矣然則皋陶之實不及帝堯遠矣皋陶知有此術帝堯豈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爲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時流以舉爲言惟帝難之說使
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此皋陶之意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顏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驩兜今云驩兜者皆同號俗之稱也○傳載行
至爲驗○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此德所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
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曰何 問九德品例 皋陶曰寬而栗 性寬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和柔而能立事 愿而恭 愨愿而恭恪○愿音願愨苦角反恪苦各反 亂而敬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 擾而
毅 擾順也致果爲毅○擾小反徐音饒毅五既反 直而溫 行正直而氣溫和 簡而廉 性簡大而有廉隅 剛而塞 剛斷而實
塞○斷丁亂反 彊而義 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彊女孝反 彰厥有常吉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疏]
禹曰至吉哉○正義曰皋陶既言其九德之目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皋陶曰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愨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
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彊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
則爲政之善○傳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
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其下有其下者不
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
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愿愨而恭恪○正義曰愿者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乃爲德○傳亂治至謹敬○正
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爲德也上言恭此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
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爲毅○正義曰擾順大宰云以擾萬民鄭
玄云擾馴也司徒文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
爲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傳性簡至廉隅○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略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
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傳剛斷至實塞○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疏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傳無所至合義○正義曰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
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
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
也惟擾而毅在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吉善常[illegible]也此句言人用事之後所言九德謂彼人常
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
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恆也其寔亦言使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其爽其寔謂使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
夫○浚息俊反馬云大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嚴如字馬
魚檢反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
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翕許及反俊乂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僚本又作寮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撫方武反凝魚陵反馬云定也 [疏] 日宣至其凝○
正義曰皋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
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侯使有國也然後據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
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
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德至大夫○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分有其三也釋詁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以布
義故爲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爲待之意故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
實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爲士也鄭以三德六
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至諸侯○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事爲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祗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
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
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總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官○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
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既
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爲大夫用爲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
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乂訓爲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
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
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
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 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
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兢居陵反幾如字徐五答反幾徐音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
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敘使合于五厚
厚天下○有典馬本作五典分扶問反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以接之使有常○有庸馬本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衷音中 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五罪用五
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罰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疏] 無教至懋哉○正義曰皋陶既

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己無得空廢眾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敘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勑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敘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不為至之常○正義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兢兢至之微○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為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官乃治之官不得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傳天次至天下○正義曰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為天次敘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五教偏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敘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錫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敘此云天秩者敘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勑我此言自我者五等以教下民須勑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故其恩厚五禮施于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為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可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息吏反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爾雅作儴因也如羊反

業【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以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聽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畏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皋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皋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己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言天至聽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聽聞明謂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聽明直是見聞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聽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歸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敬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傳言我至之序○正義曰皋陶自言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略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己從襄讚而傳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謝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辭當如王說皋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四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二古文尚書大禹謨第三虞書孔氏傳○案宋板標題皆低二字與十行本不同又或題注疏或題正義參差互見以後惟出題正義者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皋陶矢厥謨 陸氏曰矢本又作夫盧文弨云隋天文志枉矢舊本並作枉夫

天下安寧 古本寧下有也字岳本無寧字按岳本與疏合

傳攸所至下安 安下宋板有寧字山井鼎曰當作攸所至安寧○按今本正與岳本傳合

惟影響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曰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儆戒無虞 按朱子曰儆與書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

言天子常我愼 毛本我作戒是也

或寡令終 或下宋板空一字

厥倦萬機 機岳本作幾

信出謂始發於心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信作言下言出同○案毛本下言出言字似挖去人傍

民皆命於大中之道 毛本命作合是也

俾予從欲以治 諸本同毛本欲誤作歎

刑無所用 補鏜云四字疑在下與前經期義別之下○按下云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而始語所謂譬譏去殺矣三句當是疏內小注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洚水沿蔡沈集傳○按蔡傳云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而纂傳引朱子則曰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洚與蔡傳相反蓋蔡氏用師說而誤倒其文也薛氏古文訓正作洚

民叛之 古本叛作畔監本誤作判

百人無主 宋板同毛本人作姓

惟先蔽志 孫志祖云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官占惟能蔽志釋文云尚書能作克亦能也孔疏則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惟彼能作先耳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頗疑釋文近得其眞先字後人以意改也○按既言昆則不必言先故知陸氏爲得也但孔疏云惟能先斷人志先字上仍有能字則孔氏所見本未必不作克左傳疏先字疑本是克字後人反据誤本尚書改之

然請卜不請筮者 宋板然下空一字

故言順帝之初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上脫故字

奉行帝之事故 補鏜云故事誤倒

數于王誅 纂傳誅作法是也

不循帝道 纂傳帝作常是也

命禹討之 纂傳禹作汝

民棄不保 岳本棄作弃

言民叛天災之 古本叛下有之字

奉辭罰罪 宋板岳本閩本纂傳本同唐石經罰作伐明監本毛本因之古本及蔡傳並作伐案伐字是也又辭古本作詞罪古本作辠皆古今字

此則氏迷之狀也 案氏當昏之譌毛本正作昏

夔夔齋慄 唐石經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明監本毛本齋作齊葛本注亦作齊按釋文云齋側皆反明不作齊蓋陸氏据古文而石經則從今文也

往至于田 宋板往下空一字

恭敬以事見父瞽瞍 宋板事下空一字

何爲然也 宋板然上有其字是也

事瞽同耳 宋本事作勢是也

覆動上天 許宗彥云當作覆上動天

神覆動天 許宗彥曰神字衍○按神疑作祇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夫典謨 岳本無夫字按釋文云夫音扶明有夫字岳本誤脫也

佞人亂眞 古本眞作德按德古作悳形近之譌

亦言其人有德 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按石經元刻本有人字唐元度覆定乃删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襲別本也唐石經摩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此獨異於今本也

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史記集解作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爲驗

彼言剛失之虐 宋板之作入與疏與傳古本合下之儆放此

是爲強貌也 毛本貌作毅是也閩本亦誤

翕和也 毛本和作合是也閩本亦誤

百僚師師 陸氏曰僚本又作寮○按依說文當作𡩋俗省作寮假借作僚

庶績其凝 按群經音辨冰尚書古文凝字然則此經其凝古文作其冰

故稱家　宋上纂傳有有字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浦鏜云也疑各字譌之疑其字譌是也

堯典敬授民時　宋板堯上有鄭字是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古本有作五按疏云上言五惇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與馬本同○按古本多竊取釋文正義爲之此其證也

五服五章哉　章古本作彰

尊卑彩章各異　岳本纂傳彩作采○按采彩古今字

鄭玄以爲并上之禮　浦鏜云之當典字譌

自我民明威　威古本作畏山井鼎曰古字通用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按王所云古文卽宋次道家本也多不足據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宋板無而字

非己知思而所自能　宋板閩本同毛本思作天

襄之言暢　盧文弨云王伯厚鄭注尙書言暢作言揚注一作暢下暢亦作揚毛本作揚似與王所見本合○按鄭注尙書乃惠棟所輯託名王伯厚者

暢我忠言而已　宋板同毛本暢作揚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禹稱其人因以名篇【疏】傳禹稱至名篇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暨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己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〇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音茲

皋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〇浩戶老反墊丁念反瞀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〇乘音繩刊苦安反輴丑倫反漢書作橇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欙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毳毳音子絕反樏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橇九足反行下孟反橇士雅反下同說文云橇所又莊下反

暨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〇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〇畎工犬反澮故外反濬光潤深尸蟲反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〇艱工閒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鮮息淺反

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〇懋音茂鄭余涉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〇烝之承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〇當丁浪反【疏】帝曰來至汝昌言〇正義曰皋陶既為帝謨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乎帝皋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瞀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欙樏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為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鱉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致我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〇傳因皋至當言〇正義曰上篇皋陶謨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皋陶也明上為皋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皋陶為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〇傳拜而至而已〇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笑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己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皋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己思惟日孜孜不怠奉脩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〇傳言天下至水災〇正義曰昏眩惑之意故言昏昏墊是下民之名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昏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毀陷之害〇傳所載至治水〇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義山行即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輂几玉反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讀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孟康云梮或作欙為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蓋與毳為一欙與梮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為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為治水治水論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與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〇傳奏至進食正義曰蒸民阻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鱉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鱉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為人以進食〇傳距至入海〇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是畎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澮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使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〇傳艱難至鮮食之〇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艱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難危之厄故艱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難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鱉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作於穫穀不主傳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紀未有此言也〇傳化易至居積〇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者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鬻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〇傳米食至治本〇正義曰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為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戒言己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並如字

惟動丕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〇應應對之應徯胡啓反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〇施始豉反重直用反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疏】禹曰都至曰俞〇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己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命施於天下其重命用其美道也帝以禹言已當乃驚而言曰吁臣哉鄰哉臣當親近君也帝哉臣哉帝若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成政道也禹帝曰然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〇傳言慎至直人〇正義曰此禹重戒帝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以刑好戒也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率耳〇傳徯待至帝志〇正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〇傳昭明至用美〇正義

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人許之所長遠是天之報
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之應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爲言君當
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女云臣故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爲帝曰臣作
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股音古肱古弘反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汝眾臣當爲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觀著音官又官喚反○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蟲直弓反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
此畫於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會胡對反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爲
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黺黺徐米作絲黼音甫白與黑謂之
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鄭涉里反制也繡音秀背音佩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袞工本反僭子念反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
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而退後有言我不可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
職眾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書使記識其過
○撻他末反又他逮反笞勑疑反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過與共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舉
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颺音揚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
威之○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鳩反疏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己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己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
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
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
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總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眾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
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其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以識所以撻之書之者欲其改悔欲
與並生活敬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總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過用之當任以官
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傳言大體若身○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
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左右至成我○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
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之教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

人事重當須異成故言汝翼大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大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大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傳
布力至爲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謂輸力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傳欲觀至服制○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
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著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異彩章彝言己欲觀古知在彝
謂前耳○傳日月至旂旗○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之此日月星也故日月爲三辰辰鄭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三辰
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一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爲
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大亦當祭之故月令辰與星別此云常掌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鄭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
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禮天子傳稱天子畫日月星蓋畫北斗也畫木雖皆有華而篆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
句鷩冕鷩則雉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是鳥獸之總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
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冶華後因於前故知畫時三辰亦畫之於旌祺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同服
云享先王則袞冕袞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爲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袞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郊
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此記文袞冕之服亦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衣冕非魯事也或
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
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爲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繡繡五色備謂之
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謂畫之於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
施於物周禮有山罍龍勺雖以鳥獸之形爲樽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明禮器所云犧象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
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孔以義易所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蒼者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
玄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鄭也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日
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以繡爲文如斧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
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相背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
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以巾以絺國君者華之巾以絺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爲之精者曰絺五色
備謂之繪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衣以畫後代無用者於時仍實爲月染絺爲繡而繡之以爲服凡以華蟲畫草華蟲則合華蟲
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
備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雲雨龍取變化華蟲取文章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秋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
取能斷黻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尊也故虞夏以上蓋取兒彝雖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繪宗謂詩缺也自日月至
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
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成雖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爲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

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以鷩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總為消帖但解宗彝為虎蜼取理太迥未知所說雖得經旨〇傳天子至制之〇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其尊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樸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尊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袞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故首舉黼以言其卑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士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采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法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推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然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被服以明尊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〇傳言欲至審之〇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為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怠慢而怠情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感之知其怨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怨怠人君所納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云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謀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下民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為我聽審之也六律者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則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怨而升言怨者韶樂自美取樂採人歌為曲若其怨怒則音辭亦有為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近至察之○正義曰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輔左右前後有位之士臣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敎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

勅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將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者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實以賓衆揚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答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鵠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豹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實射之侯也鄭以實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射以三侯三耦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卿侯射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總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紀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揚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擧也擧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禮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應應對之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反字又作奡好呼報反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傲五羔反又五報反注同頟五客反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殄徒見反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娶促住反復扶又反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呱音孤予如字鄭將吏反度徒洛反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為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薄旁各反長丁丈反五長衆官之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別彼列反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疏】禹曰至惟敘○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擧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實之內擧而用之其擧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雖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憂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宜試驗不知賊否則事臣適近德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成帝擇人又勸帝自勸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變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虐是其所為為此惡事不間晝夜而額額然恆為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事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追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迪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勸之故得使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勸也帝答禹曰天下之人皆路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傳光天至廣遠○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為充即此亦為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即四隅為處至于海隅擧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傳獻實至用之○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實是聖之次臣據不宜言聖故為實也萬國衆賢共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擧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視己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擧實用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使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下衆○傳帝用至流故○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偏布同心日日進於无功之人由其實懸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數是布之義使言遠近布同同心妄擧也○傳丹朱堯子○正義曰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傳傲戲至休息○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令不為虐令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為害也額額是不休息之意肆謔恣也晝夜常額額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傳朋羣至得嗣○正義曰朋羣與羣聚義同故朋為羣也聖人作事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事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頗頗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勸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術未除非効洪水之時人衆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傳創懲至害公○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勸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婚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書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為鄭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究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違言之○傳五服至萬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王畿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倒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萬嵩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各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量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准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畿禹貢之法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擧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柔民曰探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當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進此籍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探合二事亦為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薄迫也傳者邊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傳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州牧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為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為方伯畫是五國之長耳負彼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持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歸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重直用反【疏】皐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為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皐陶言禹既成五服故皐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正義曰皐陶為帝所任偏及天下故為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皐陶法無所施若無皐陶以刑人亦未能皐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並記皐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皐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皐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繫言也鄭云歸美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為史因記之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求龜反戛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擽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柷尺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樂音洛歆許金反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鐘籥各自互見○鼗音桃合如字餘音閑簫余若反互音護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

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鏞大鐘閒迭也吹笙擊鏞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鏞音庸閒閒側之閒鳥獸孔以為自錯也禹云鳥獸蹌蹌也蹌七羊反舞貌說文作鎗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反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韶時昭反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於予並如字

[redacted]夔曰至允諧○正義曰皋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群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其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鏞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致太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戛擊至明之○正義曰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夔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解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傳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體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神上有美光也此經文大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堂上樂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聲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堂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樂耳四器不樂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舜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群后故殊言在位群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擊亦允若擊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戛之柷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當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樂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敔鐘鏞上下之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所謂琴瑟鐘鏞也簫管也琴瑟在堂鐘簫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鄭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儀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鏞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爲迭也吹笙擊鏞更迭而作爲歌化相率而舞鏘鏘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鏘鏘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鏘鏘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傳韶舜至率舞○正義曰韶是舜樂經傳作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舉皆體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稱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使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治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樂音洛盡津忍反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颺音揚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

屢省乃成欽哉

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屢力具反省悉井反數色角反懈佳賣反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叢才公反脞倉果反徐音鎖馬云叢總也脞小也惰徒臥反墮許規反

帝拜曰俞往欽哉

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redacted]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得皋陶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爲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哉其事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致由臣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言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事率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致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顧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安不忘危也勑物是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鄭玄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先也○傳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首謂頭也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首君也股肱之臣事樂盡忠之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變事衆元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樂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職○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爲戒○傳賡續至其義○正義曰釋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爲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

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猶義同耳文變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益稷第五　虞書

又合此篇於皋陶謨　岳本謨作謩毛本同案謩字誤

因皋陶謨九德　宋板岳本謨作謩毛本作謨纂傳亦是謨字

使亦陳當言　古本當上有其字陸氏曰當本亦作讜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古本也上有之字山井鼎曰崇禎本也字細書與釋文混非也○案監本誤同毛本亦然

澮畎深之　纂傳澮畎作畎澮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　古本木上有竹字盧文弨云依疏當以林木徙川澤爲句不必增竹字

精神昏瞀迷惑　毛本惑作惑

意在救人離危之厄　宋板離作難是也

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　宋板同嘉靖本閩本食之作之食

順命以待帝志　古本宋板命上有天字

言懸以刑好也　閩本同毛本刑作形刑字誤也

藻火粉米　陸氏曰藻本又作薻米徐本作𥻨音米

汝當聽審之　纂傳聽審作審聽之古本作也

侯以明之　石經侯字偏寫于右

當誦詩以納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當作掌按當字非也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也　古本纂傳道作導按釋文無音作導爲是之古本作

否則威之　威古本作畏

書其過者以識　宋板識下有哉字毛本作以識之

易辭云　宋板易下有繫字是也

彼鄭以偏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無也次二字○山井鼎曰似非

宋板與崇禎本同

或當二代天子　宋板二作三

若樂云合度　岳本云作音是也閩本亦誤

若其怠忽　宋板閩本同毛本其作有

古之射侯之士 宋板士作事

熊侯已下同五十弓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熊作能

明庶以功 庶古本作試按正義作庶又傳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疏云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古文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〇按王符潛夫論引亦作試正與左氏合

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古本之作也

無若丹朱傲 釋文云傲五報反字又作奡說文亦部奡嫚也讀若傲則奡傲古字通徐備曰今文尚書作傲則作奡者古文也

傲虐是作 岳本傲作敖按傲倨也五報反敖遊也五羔反傳釋傲虐云傲戲而爲虐釋文音五羔反則當作敖明矣釋文又云徐五報反則與上文傲字無別唐石經及近刻皆沿其誤薛氏古文訓兩句俱作奡亦非也惟岳本得之

得使天災消沒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災上有天字

禹朝羣臣於會稽 浦鏜云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杵宗彥曰鄭答張逸云欲明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蓋稱諸侯爲羣神明其守土之祀也今書疏禮疏引鄭注均作羣臣當是淺人所改

直謂五國之長耳 宋板謂作是

班爵同 古本岳本宋板班作年與疏合〇按纂傳作班與此同

言神人治 古本岳本宋板治作洽

戛敔之木名爲籈 閩本同毛本木作本

鄭元以戛擊鳴球三者 按球衍文

丹朱亦以德讓矣 宋板纂傳矣作也

言九成致搴 案鳳誤作搴

言其始用任賢 宋板用作始

帝拜曰俞 古本無帝拜二字

天合奉正天命 宋板閩本同山井鼎曰不可解也〇按天合當作人君明監本得之毛本正誤政

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 案忍當作忽各本皆不誤

元頁首也 毛本元頁作元首案元頁與釋詁合

傳憲法至其識 毛本識作職是也

令數顧省之 宋板同毛本令作令

西有長賡 孫志祖云詩作長庚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五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鄭子云中國為赤縣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濬思俊反刊苦安反**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任而鴆反貢字或作贛王于況反

【疏】禹別至作貢○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是堯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不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敘略為文直云隨山不云刊木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所謂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之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言作貢者取下之供上之義也其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禹為首句末言作貢篇名足以顯之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禹制九州貢法

【疏】禹貢○正義曰此篇史述為文發首言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嶓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諭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洪水汎溢禹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敷芳無反馬云分也汎敷劍反行下孟反**奠高山大川**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奠田遍反瀆音獨下同

【疏】禹敷至大川○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屬佐禹奏禹必身行九州規模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蓋為佐禹鮮有陰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傳奠定至所視○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恆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敘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洪水滔天山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冀居器反州九州名義見爾雅音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

【疏】冀州○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導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荊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恆衛既從史以大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堯所至書○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之役載於書然後用之以治水也意言書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方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書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

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壺音胡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山名其宜反循似遵反雍於用反後同

【疏】傳壺口至而西○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驗之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治梁及岐者蓋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界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者從東循山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城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下向西言之也逕於壺口之下言治梁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高平曰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

【疏】傳高平至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地理志云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東有雷首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曰故山南曰陽此銳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覃徙南反厎之履反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音章近附近之近

【疏】傳覃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名故云近河地名衡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覃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也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阜城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壤若丈反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苦對反

【疏】傳無塊至而壤○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為白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

〇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音總〔疏〕傳賦謂至之賦〇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税斂之名任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税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税謂税藏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卽大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彊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據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是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錯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料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讀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卽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恆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參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〇中丁仲反又如字中馬云土地有高下肥符非反瘠在亦反〔疏〕傳田之至第五〇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數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〇從才容反〔疏〕傳二水至耕作〇正義曰二水汎溢浸流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會州雝沮其道與此恆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荊州雲土夢作乂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遠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據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滱池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寧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也寧卽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爲然此一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島夷皮服

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〇島當老反馬云島夷北夷國〔疏〕傳海曲至害除〇正義曰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爲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〇夾音協注同碣其列反韋昭其浙反上時掌反鏈方尾反〔疏〕傳碣石至餘州〇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勃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

南爲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而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爲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市並作還都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荊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還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當雖不言還都自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禹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各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圖必有貢篚畢大略而言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〇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疏〕傳東南至距河〇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閒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閒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體性信謹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閒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

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〇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兗陸〔疏〕傳河水至北是〇正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數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東境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盤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隔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郭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堤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入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入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入校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灉徐音邕王於用反沮七餘反○【疏】傳雷夏至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夏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蠶在南反【疏】桑土至宅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土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土○正義曰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除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憤反起也馬云有膏肥也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繇音遙馬云抽也【疏】傳繇茂條長也○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濕故也厥田惟中下田第六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州相當【疏】傳貞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載馬鄭本作年【疏】傳治水至州同○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而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三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漆音七盛音成【疏】傳地宜至貢焉○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筐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檿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爲也纖貝鄭玄以爲纖如貝文傳謂纖爲細紵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浮于濟漯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漯天荅反篇韻作他合反【疏】傳順流至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爲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則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岱音代泰山也【疏】青州○傳東北至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閒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宋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嵎音隅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疏】傳嵎夷至故道○正義曰嵎夷地名卽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嵎夷爲狄名皆載文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濱必人反斥徐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鄭云斥謂地鹹鹵涯魚佳反【疏】傳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鹽餘占反絺勑其反種章勇反岱畎絲枲鈆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鈆寅專反字從台台音以遇反怪如字怪石賦畎之屬【疏】傳畎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閒流水之道畎言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鈆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萊夷作牧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萊音來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豉同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弦○檿烏覃反山桑也【疏】傳檿桑至琴瑟○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浮于汶達于濟【疏】浮于汶○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汶音問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沂魚依反水名藝魚世反【疏】徐州○傳二水至種藝○正義曰乂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害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蓺之荏菽故藝爲種也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劉東胡反【疏】傳大野至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卽大也檀弓云汙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卽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丈反叢才公反【疏】傳土黏至叢生○正義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爲者爲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賦第五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燾徒報反覆也苴子餘反包裹也【疏】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爲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土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夏行雅反翟徒歷反嶧音亦一音夕【疏】傳夏翟至琴瑟○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卽此山也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蠙音薄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玭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賓

還反【疏】傳泗水至水中○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蚌出珠遂以蠙爲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卽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云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繒似陵反【疏】傳玄黑至當細○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繒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淮海惟揚州北據淮南距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蠡音禮發動吳餘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疏】揚州○傳彭蠡至此澤○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陽鳥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故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唐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震澤吳郡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記作致大湖音太湖【疏】傳震澤至致定○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此澤故致定爲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鄭云具區五湖在吳南若如志云具區卽震澤則浸藪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篠簜既敷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或作蕩他莽反【疏】傳篠竹箭簜大竹○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爲小竹簜爲大竹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夭於驕反馬云長也喬其驕反徐音驕少詩照反長丁丈反【疏】傳少長曰夭喬高也○正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土惟塗泥地泉濕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疏】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爲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鄭玄以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瑤琨篠簜瑤琨皆美玉○瑤音遙琨音昆美石也馬本作瑻韋昭音貫【疏】傳瑤琨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實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犀細兮反旄音毛氂音貍又音來楩婢緜反【疏】傳齒象至豫章○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其通於革知革是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惟止於此

島夷卉服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卉徐許貴反【疏】傳南海至葛越○正義曰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作牧並在貢篚之閒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疏】傳織細至水物○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云貝居陸贆在水者蜬此州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橘均必反柚由究反裹音果【疏】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橘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過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錫荊州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疏】傳順流至入泗○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疏】荊州○傳北據至之陽○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也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朝直遙反【疏】傳二水至宗尊也○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毛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疏】傳江於至之中○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故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從江分出或從江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沱潛既道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沱徒河反潛捷廉反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疏】傳沱江至故道○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此爲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釋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者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南郡枝江縣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縣有郡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漾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潛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荊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據武帝時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作乂

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〇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治直吏反【疏】傳雲夢至之治〇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土所出與揚州同【疏】傳土所至州同〇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州貢物多種其大者皆以當州貢者為先也

杶幹栝柏

幹柘也柏葉松身曰栝〇杶勑倫反徐勑荀反木名又作櫄幹本又作榦故旦反栝古活反馬云白栝也柏葉夜反【疏】傳幹柘至曰栝〇正義曰幹為弓幹考工記云弓人取幹之道也以柘為上知此幹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杶櫄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漆也杶栝皆木名也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為弓幹弓幹莫著柘木故舉其用也以

礪砥砮丹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〇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韋昭音旨砮音奴韋昭乃固反磨末佐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疏】傳砥細至朱類〇正義曰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為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玄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采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〇箘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簵音路楛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云楛如荊而赤莖似蓍近附近之近【疏】傳箘簵至稱善〇正義曰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也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包

橘柚【疏】傳橘柚〇正義曰包下言匭者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匭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匭菁茅

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〇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匭胡甲反又音甲菹切賴側魚反縮所六反【疏】傳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〇正義曰匭是匣之別名匣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匭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茅也實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鄭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孰同孔旨時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覩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權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厥篚玄纁璣組

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〇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馬云組文也【疏】傳此州至綬類〇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為珠類玉藻說佩玉所繫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〇馬云納入也【疏】傳尺二至納之〇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〇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疏】浮于江沱潛漢〇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漢耳

荊河惟豫州

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〇瀍直然反澗古晏反渾音魂又胡困反尾二反沔亡淺反又亡忍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疏】豫州〇傳伊出至入河〇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錯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滎波既豬

滎澤波水已成遏豬〇滎戶扃反滎澤也波如字馬本又播滎播澤名遏烏葛反【疏】傳滎澤至遏豬〇正義曰沇水入河而溢為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時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〇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土可反桂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桂同豬張魚反又音豬左傳及爾雅皆作孟諸宋藪澤也【疏】傳菏澤至被之〇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轉字之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墳壚疏〇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

纊細綿〇絺勑其反紵直呂反纊音曠綿切賴武延反【疏】傳纊細綿〇正義曰禮喪大記候死者屬纊以俟絕氣即纊是新綿耳纊是細故言細綿

錫貢磬錯

治玉石曰錯治磬錯【疏】傳治玉至磬錯〇正義曰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〇華胡化反又胡瓜反【疏】梁州〇傳東據至黑水〇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

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疏】傳岷山至荊州○正義曰漢制縣有蠻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
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江沱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蔡蒙二山
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蒙音盧和如字又作戶鄭云和讀曰桓治直吏反下同【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志云
蒙山在蜀郡青衣縣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
藝與乂互音耳平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黎力私反馬云小疏也【疏】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曰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
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傳田
第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是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
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錯小異孔異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虯徐又居糾反又閑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
紫磨金鏤盧豆反砮乃路反【疏】傳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
鐵也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熊音雄羆彼宜反如熊而黃白狸力疑反罽紀例反【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貢四獸之皮毛文必
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者言毛織也舍人曰罽胡人績毛作衣服孫炎曰毛毳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
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傾窺井反【疏】傳西傾至曰沔○正
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
南行羌中入南海則桓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東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
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渭音謂【疏】傳越沔至曰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
而北入渭浮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所以知帝都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
炎曰橫渡也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雍於用反【疏】傳西距至州西○正義曰禹治雍州乃
次梁州自東而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屋云西
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傳據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禹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
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是東河相對而爲東西也弱水既西導之西流至于合黎【疏】傳導之至合黎○正義曰下文導弱水至于合黎言既西由地勢
皆東流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鄭云衆水不同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涇屬渭汭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汭如銳反屬音燭
入也鄭云汭之言內也【疏】傳屬逮至於渭○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以屬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毛傳云汭水北也鄭云汭之言內蓋以人皆南面望水
則北爲內故汭爲水北謂涇水入渭之處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開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是涇水入渭亦從北也
入渭行千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於渭○沮七余反灃芳弓反【疏】傳漆沮至入渭○正
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北入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西入洛十三州志云漆水出岐山東北入渭地理志則不云漆沮所出

從東入渭時已與漆沮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故上云涇屬渭汭灃亦同於渭以渭爲主上也地理志云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
苑入渭也荊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治直吏反【疏】傳已旅至之荊○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
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荊在岐東故云非荊州之荊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是荊州之荊也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終南山名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山秦紀云又名地肺惇物
山名云垂山也【疏】傳三山至相望○正義曰地理志云太一山在扶風武功縣東南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功故言相望
上既以旅言治功此三山亦治功畢古文以爲終南惇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下濕曰隰
地名言皆致功【疏】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釋地云下濕曰隰土地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爲休屠澤鄭玄云豬野
此原隰之地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丕普悲反
【疏】傳西裔至之功○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
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
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南之界不得在積石之西三苗之族所以能安居者以禹治水功畢故三危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此其一事以美禹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
人功少【疏】傳田第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
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居有定地量人功修少地邑相準新
遭洪水存亡不同後雖地少人多或地多人少必有得其所處者若久立其人功有此多少非永定之也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
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球音求琳音林琅音郎玕音干【疏】傳球琳至似玉○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郭璞云璆琳美玉名
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
河所經也【疏】傳積石至河會○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此千里而東從西來至此而北流
千里而南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而東流故河從西河東北而流至于龍門故河從積石山至龍門而言之
地理志云禹導河在雍州之北故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龍門之山爲河所經治此道河以通水故禹鑿行以通之會于
西界也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涉河○汭如銳反【疏】傳逆流至涉河○正義曰會者合也於渭北人行逆流故逆水而西上曰會水相逆向故言會渭汭正從河入渭而逆流而上也
西上言逆流曰帝都自此從上流而西發都更入雍州界此雍州之西言上言帝都而西逆流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崐音昆崘音論
析支在河關西又有渠搜國名戎有皮毛之衣者【疏】傳織皮至戎狄○正義曰織皮謂皮衣之四國也崐崘山名故正義曰
以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故知崐崘析支渠搜三國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皆是西戎以國名以山名
民之居此崐崘山之野也析支與渠搜三國之名也羌髳皆西戎之屬三山之野者皆在戎地王肅云崐崘之國在西荒之西南在之

河關西西戎西城也王肅不言渠搜也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載亦以渠搜為一國西戎為四也鄭以崑崙為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為載是地名國不以為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牽字又作汧山名一名吳岳馬本作開【疏】導岍及岐○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皆治之也以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更理至雍州○正義曰荊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已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為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逾于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疏】傳此謂至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過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疏】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厎之履反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反厎柱山名在河水中【疏】傳此三至東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厎柱厎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厎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行戶剛反又如字滄音倉勝音升【疏】傳此二至言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大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大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汾涑在壺口雷首大行經厎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大行恆衛漳滹沱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傾窺井反圉魚呂反【疏】傳西傾至南山○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華如字又戶化反【疏】傳相首尾而東○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疏】傳四山至相備○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漾羊尚反【疏】傳漾水至荊州○正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荊州以荊山為名知荊山在荊州

內方至于大別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疏】傳內方至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疏】傳岷山至荊州○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荊州是江所經山在荊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疏】傳言衡至章界○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衡東行連延而過九江之水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起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傅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馬云地名【疏】導弱水○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在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於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不出於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舉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發源上自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皆至積石然後成流而云導河也○傳合黎至沙○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此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東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黎東經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溢音逸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傳黑水至南海○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治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言黑水出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於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疏】傳施功至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厎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東至于厎柱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見賢遍反虢寡白反

又東至于孟津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孟津如字洛北地名湊七豆反【疏】傳孟津至為津○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昭音鄙郭撫梅反字或作岯[redacted]傳洛汭至北行○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坯傳云再成曰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坯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降如字鄭戶江反[redacted]傳降水至澤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郡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關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又北播爲九河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殺所界反溢字又作隘於賣反同爲逆河入于海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渤蒲兀反[redacted]傳同合至敘之○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redacted]傳泉始至漢水○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爲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甄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於江也又東爲滄浪之水別流在荊州○浪音郎[redacted]傳別流在荊州○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又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澨市制反南入于江觸山迴南入江○觸尺玉反東匯澤爲彭蠡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匯胡罪反徐空爲反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redacted]傳自彭至入海○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以爲三江既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入震澤出震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紀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間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江東南流沱東行○沱徒河反[redacted]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又東至于澧澧水名○澧音禮[redacted]傳澧水名○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澧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鄭時曰灌余傾令澧浦是澧亦爲水名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redacted]傳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東迆北會于匯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迆以爾反馬云靡也[redacted]傳迆溢至彭蠡○正義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其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東爲中江入于海有北有中南可知[redacted]傳有北有中南可知○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

從會稽毗陵縣北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沇音兗又以轉反[redacted]傳泉源至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還是古之溫縣故計溫言之入于河溢爲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滎烏主反下同一本作十所[redacted]傳濟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爲說也濟水既入于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清南出過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丘再成○陶音桃[redacted]傳陶丘丘再成○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菏菏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折之設反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redacted]傳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redacted]傳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redacted]傳鳥鼠至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衛書孔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然此牡牝並載此言未知所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灃音豐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翊與職反[redacted]傳漆沮至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鞏恭勇反縣名屬河南鄭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已可居○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滌待歷反陂彼宜反槎仕雅反障章尚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貢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工喚反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較音角[redacted]九州至中邦○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慎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矣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爲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宅居爲隩

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皆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宅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乾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旋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於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滌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陂任前遣澄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禮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陂也○傳四海至化和○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致化和也由致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生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過度○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徐州之土貢黎是色陰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愼者財貨貢賦鑑愼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地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疏錫土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相與共治之故有德之人賜以所生之土爲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稱之使然故敘而美之○傳台我至行者○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蓋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而五百里○甸田遍反爲于僞反疏五百里甸服○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爲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差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爲役差參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藁音稿近附近之近藁故老反供音恭飼音嗣疏傳甸服至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藁也禾藁皆送之故云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禾穗○銍珍栗反穗亦作穟音遂疏傳銍刈謂禾穗○正義曰刈謂穫名云銍穫禾穗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艾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

秸藁也服藁役○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穎疏傳秸藁也服藁役○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穎送稾易於送致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藁粟皆送則特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藁服藁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納粟此當藁粟別納非是徒納藁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疏傳所納至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藁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疏傳甸服至服事○正義曰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各名侯也因見諸侯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里采

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疏傳侯服至主一○正義曰采訓爲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

男任也任王者事○任而針反又而鴆反下同疏傳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曰男聲近任故訓爲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賦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諸侯

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爲于僞反疏傳三百至一名○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爲王者斥候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爲一名言諸侯以示義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綏息遺反疏傳綏安至政教○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於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王者役教以示不待要束言安服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故云先王之制則此服有二名

三百里揆文教

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疏傳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詁訓揆爲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是安服王者之義

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奮方問反疏傳文教至以安○正義曰數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爲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

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要一遙反束如字一音來疏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言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爲要其疎遠之義也

三百里夷

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馬云夷易也

二百里蔡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差初佳反又初賣反疏傳蔡法至差簡○正義曰蔡之之爲法法無正制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爲蔡義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稍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

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疏傳要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蠻也

三百里蠻

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疏傳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緡也言蠻者以緡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

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illegible]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爲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書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書武衛者以要服邊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illegible]傳流移至千里〇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服[illegible]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之[illegible]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言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驗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使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〇漸子廉反被皮寄反朔[illegible]北也與音預朝直遙反見賢遍反

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〇[illegible]斤密反

[illegible]東漸至成功〇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爲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〇傳漸入至朝見〇正義曰漸是沾漸故爲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爲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太遠矣志言非也〇傳玄天至功成〇正義曰[illegible]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之[illegible]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六 古本作尚書卷第三古文尚書禹貢第一夏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任土作貢 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定其貢賦之差 古本定上有以字賦下無之字按有以字與疏合無之字恐非

深大其川 宋板作深其大川

取下供上之義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供作貢案供貢古通用字

浸壞民居 宋板閩本同毛本浸作浸

故言分布治之之 宋板不重之字毛本次之字作也

冀州 唐石經別起一行每州皆然

傳堯所至至書 案至當作於毛本不誤

山南見曰 毛本曰作日是也

從單懷致功至橫漳 纂傳橫作衡諸本皆作橫案衡橫古今字

錯雜 古本史記集解下俱有也字按此與海物惟錯傳錯雜小異此以雜訓錯故則二字平讀

此州入穀不貢 宋板州作則盧文弨云則字非

豫州與冀州等一同 案等當作第閩本明監本並誤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纂傳河作阿是也下廣河同

相去其遠 毛本其作甚是也

鳥夷皮服 臧琳曰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鳥爲島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鄭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孔傳雖讀爲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揚州作島夷蓋因集解采孔傳使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鳥夷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尙作鳥字○按唐石經已作島

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 浦鏜云碣石山漢志作大揭石山北平上有右字按疏引漢志多脫誤諸本皆然未可擅改姑不悉校

還都白帝所知 案知當作治閩本亦誤知毛本不誤

濟河閒其氣專體性信謙 宋板體上有質字毛本體作質

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 宋板閩本同毛本作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在濟陰城縣縣西北 案上縣字當作陽毛本不誤

民居邱土 案土當作上閩本亦作土毛本不誤

而夾川兩大流之閒 纂傳川作於按川字非也

與徐揚三州 纂傳三作二是也

賦正與九相當 古本九下有州字

是十三年而八州平 案三當作二閩本亦作三毛本不誤

盛之篚篚而貢焉 案篚篚當作筐篚疏同

得乘舟經達也 宋板同毛本經作徑

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纂傳海作泲與漢志合

岱畎絲枲 陸氏曰畎徐本作畎谷○按徐本書畎上無岱字畎下有谷字也傳曰畎谷也則徐本誤明矣○補釋文校勘記段玉裁云此處釋文不可通不當一字爲二字也當云徐本作𤰝谷也說文曰𤰝古文也畎小篆文也谷下衍一也字

言可耕 宋板此下有作也二字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陸氏曰漸本又作蔪○按說文蔪下云艸相蔪包也从艸斬聲引書草木蔪包者積㮣之貌傳孔以進長釋蔪而或改蔪爲漸唐已前已如是

漸進長 進長二字史記集解倒按疏亦倒

謂之摶埴之工 監本同毛本摶作搏盧文弨云釋文元有兩音

出蠙珠及美魚 岳本無及字毛氏曰出蠙珠及美魚下多一字

達於河 諸本作河非也案說文菏字下水經濟水篇引並作達於菏古文尚書疏說云菏者澤名爲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菏者是在豫之東北卽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於河此徐之貢道也

北揚淮 案揚當作據毛本不誤

錢塘江也 岳本也上有浦陽江三字此誤脫也

今江入此澤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今案所改是也

地泉濕 古本濕作溼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閩本上錯上更有上字按所補是也

牙牡齒也 宋板牡作壯○按壯字不誤說文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謂齒大者

凡爲織者 纂傳織作錦

當雝荊州乏無也 宋板同毛本乏作之

是沱爲江之別名也 按當作是沱爲江別之名也

亶云水名 宋板亶上有故字

在今蜀郡郫縣 岳本郫作郫案郫字誤也

潛蓋漢西出嶓冢 漢西二字纂傳倒是也

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 纂傳自作出浦鏜云湔誤揃

入太穴中 纂傳太作大是也

雲土夢作乂 陸氏曰雲徐本作云沈括筆談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按筆談所謂太宗乃宋太宗也胡渭禹貢錐指乃以爲唐太宗殆誤矣疏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開成石經亦作雲土夢作乂則古本即唐世通行本耳至宋初監本始倒土夢二字蓋據漢書地理志不知史記夏本紀夢字亦在土下

此澤既大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大作土

水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閩本同毛本水下有去字案有者是也

杶榦栝柏 陸氏曰榦本又作幹

弓人取榦之道也 浦鏜云七誤也○按作七與攷工記合

陸璣毛詩義疏云 璣閩本作機後並同○按作璣是也說詳爾雅校勘記

菁實菁也 浦鏜云簬誤實下同按補校是也

江淮之間三茅脊以爲藉 宋板閩本茅脊二字倒不誤

鄭云纁者 宋板纁上有染字

浮于江沱潛漢 陸氏曰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出宏農盧氏縣冢熊耳山 岳本冢作東冢字非也閩本亦誤

多而得名耳 浦鏜云多上脫但在河內四字從詩疏校

下者壚壚疏 岳本宋本纂傳同古本下有也毛本作下者墳壚許宗彥云傳末疏字今本誤爲黑賁白文○按史記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

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十行本不誤按下九字乃陸氏音義非孔疏也今本既誤以傳末疏字爲黑賁白文遂於音義之首妄加傳字閩本疏字雖已誤倘無傳字祇於壚上作圈蓋猶知其爲音義也

沱山之石 案沱當作佗毛本不誤

浮于洛達于河 唐石經脫達于二字

隴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 宋板縣下有嶓字閩本纂傳無嶓字亦有縣字毛本縣作嶓案所改是也

是二者皆山名于江 閩本同毛本于上有沱出二字案所補是也

差復益小 宋板小作少

織金罽 古本作織皮金罽也○按史記集解金作今

胡人續羊毛作衣 盧文弨云續當本是績字

桓水自西傾山南行 各本皆同毛本自誤是○按段玉裁校本作桓水自西傾山南行

皆云西距黑水 宋板同毛本距作據

涇屬渭汭 陸氏曰汭本又作內同

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 纂傳岍作笄案漢志作开師古注云开音苦見反

同之於渭 盧文弨云史記集解作同于渭也是

杜林以爲燉煌郡 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燉作敦○按作敦煌與漢書地理志合唐人乃作燉見元和郡縣志

禹治水未已竄三苗 浦鏜云未下疑脫平字許宗彥云未字當在禹下治上

石而似玉 閩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玉作珠毛氏本與古本宋板同按作玉誤也作珠與疏標目合初學記地部上琅玕石似珠也注云出尚書注此作珠之證古本珠下有者也二字史記集解作石名而似珠者

太岳上黨西 古本史記集解岳下有在字與疏合

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 陸氏曰列本或作剟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 浦鏜云博陽漢志作傅易師古曰傅讀曰敷易古陽字朱長孺曰讀曰敷古敷作傅史世家傳錫庶氏漢文傳納以言是也博陽山字當作敷敷轉爲傅傅轉爲博耳○按此或刊本之誤傳中博字疑亦當作傅但陸氏不爲音未可遽改

導弱水 陸氏曰弱本或作溺

傳合黎至沙 毛本沙下有東字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 古本史記集解華下有陰字

北至東行 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纂傳至作而

山見水中若柱然 纂傳柱上有底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陸氏曰伾本又作岯○按段玉裁云東京賦底柱輟流鐔以大岯薛注引東過大岯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

一成岯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岯作伾

北過降水 陸氏作洚按此與大禹謨洚水字同義異說文洚水不遵道一曰下也然則禹謨洚字可作降此降字必不可作洚也唐石經宋臨安

石經亦俱作降知自古無作洚者

在大陸之內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內作南

北近降水也宋板北作此

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古本岳本流作行○按纂傳亦作流

分爲三史記集解三下有道字

遂爲北江而入海岳本入上有南字古本入海作入于海也按史記集解纂傳俱與今本同

山水同今變易許宗彥曰同蓋古字誤案宗彥說得之下云是古今同之驗也同上亦疑脫不字

又東至于澧案澧史記漢書俱作醴鄭氏以醴爲陵名亦不從水史記索隱曰騷人所歌澧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據此則以醴爲澧始於虞喜志林安國本作醴與馬鄭同耳

東池北會于匯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爲匯非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爲匯沿葛鼎書傳

都其北會爲彭蠡葛本正嘉本監本同毛本其作共案其字誤也又古本無爲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按經文于作爲傳中加爲字其誤一也

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宋板在作出

菏澤之水古本菏作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葛本泗誤作四岳本合入海作合入于海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作合而入海按史記集解與今本同

鳥鼠共爲雌雄古本岳本宋板雌雄二字倒與史記集解合纂傳與今本同

漆沮二水名按二當作一洛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祖云詩緜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今作二水名誤也

沮水出北池直路縣宋板同毛本池作地○按水經作地不作池

會同于京師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于字

相與共治之宋板無相字

祚四岳毛本祚作胙案胙祚正俗字

去王城面五百里古本里下有內字依史記集解增集解面作近閩本王誤至

百里賦納總陸氏曰納本又作內音同

銍刈謂禾穗古本作所銍刈謂禾穗也按所字依史記集解增

安服王者之政教古本岳本宋板俱無之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

役賓服當此綏服毛本役作彼役字誤也

以文武侯衛爲安閩本明監本侯作候

稅徵差簡毛本徵作微案微字是也

不服讋來之也宋板同毛本服作復案復字是也

至減太半毛本太作大大字非也

使各有賨字浦鏜云賨國語作寶按詩頌殷武正義亦作寶當據本作寶字也

別有九里毛本里作服案服字是也閩本亦誤

正義義曰考工記案義曰二字複衍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道者案京兆鄠縣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illegible]○啓與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之位史記夏本紀亦云然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嗣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illegible]甘誓○正義曰此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士衆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illegible]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使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在郊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illegible]則扶風人戒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illegible]誓故別為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匠反

王曰嗟六事之人 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臥反

天用勦絕其命 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同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illegible]絕之○罰音伐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據反

用命賞于祖 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用命戮于社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

予則孥戮汝 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孥音奴[illegible]大戰至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言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劣傳反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誓告汝以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illegible]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是總呼之辭○傳五行至[illegible]○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illegible]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illegible]為大焉大於天地此[illegible]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恣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孔[illegible]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王恃親而不恭也[illegible]○傳天用至截也[illegible]○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illegible]致師者左射以菆[illegible]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將故言之互相明也此經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illegible]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illegible]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御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總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戮之○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故賞祖殺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實賞其罰其[illegible]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孥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

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〇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其一也〇須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疏】太康至之歌〇正義曰啓

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

不得反國其弟五人與其母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〇傳太康至作歌〇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然是太康之弟故

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繫之五子因以名篇【疏】五子之歌〇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

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

也〇傳啓之至名篇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誰之子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欲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逸本又作佚豫本又作忬音同〇 滅厥德黎民咸貳 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〇黎力兮反喪息浪反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無法度〇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如字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〇畋音田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〇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音巨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御侍也言從畋〇從如字或作才用反非 徯于洛之汭 五子咸怨 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〇徯胡啓反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述循也歌以敘怨【疏】太康至作歌〇正義曰天

子之在天位職當憂勤其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盤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

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

反致使羿距於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己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卽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

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〇傳尸主也〇正義曰釋詁文〇傳有窮至康之〇正義曰

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

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

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

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〇傳述循至敘怨〇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

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卽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總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〇近附近之近分扶問反 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 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 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〇三如字又息暫反見賢遍反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〇懍力甚反朽許久反馭音御腐扶甫反 爲人上者

奈何不敬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疏】其一至不敬〇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

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

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患致大過故於不見微將之時當於是謀圖之使人不怨也我聞先民之

上常畏人怨懍懍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言危則爲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民上者奈何不敬懼乎懼太康之不恤下民也〇傳皇君至失分〇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爲有訓也民可近者謂君爲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言其畏時勞以役使是失分也故下

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〇傳言能至衆心〇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使令是

得衆心也〇傳三失至其微〇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患豫以自防備之是備慎其微也〇傳十萬至懼甚〇正義

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懍心懼之意故爲危貌朽舊常常壞也當家六爲億然爲萬爲億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爲常世此

不傳餘書多言爲四者牽駕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宗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據

王之常云皆布衆世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大非常法也然則此言爲馬其非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疏】傳作爲至鳥獸〇正義曰作爲釋言文云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疾以爲喪志老子云

馳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也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禽則爲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〇甘一音戶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反牆慈羊反厭於豔反又於鹽反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疏】

傳陶唐至四方〇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

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其方爲都其州統天下四方也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

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〇底之履反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〇貽以之反遺唯季反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〇覆芳服反供音恭【疏】其四至絕祀〇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以有明德爲萬邦之君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之法以遺其後

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失典宗國言宜以爲致今太康荒墜鑑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

與法所以滅宗祀也〇傳君萬至後世〇正義曰萬邦之君謂爲統萬國爲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

謂書時所制其事不爲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及後世〇傳金鐵至取亡〇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

耳律曆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麻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

而言之則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量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衡石則度量之

物總[illegible]有無[illegible]關通夫[illegible]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

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

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爲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貴類之義亦得通也之

其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曷何也言思而悲〇曷戶割反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慚慚愧於仁人賢士〇鬱音蔚陶音桃鬱陶憂思也忸女六反怩女夷
反餘乃私反思息嗣反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illegible]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〇雖如字或作雖[illegible]
其五至可追〇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爲惡事偏天下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
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慚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難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皆慚怨至此爲深皆是羿距時事也
〇傳仇怨至國乎〇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爲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〇傳鬱陶至賢士〇正義曰
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爲色愧忸怩羞不
能言心慚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數慚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〇湎緜
音緬面善反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〇胤國名 胤征 奉辭罰[illegible]羲和至罪曰征[illegible]胤征〇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爲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胤征〇傳羲氏至甲
乙〇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和是重黎之後使掌時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
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職情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此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
不言好色故謂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〇傳奉辭罰罪〇正義曰奉
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 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〇肇音兆 胤侯
命掌六師 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〇舍音捨
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illegible]惟仲康至徂征〇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王
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〇傳羿廢至天子〇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
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
而立其弟仲康爲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
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
之說疏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誓勑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
安家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 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修職輔君
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〇遒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 官

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〇藝本又作埶更音庚技其綺反 其或不
恭邦有常刑 言百官廢職服大刑[illegible]告于至常刑〇正義曰胤侯將征羲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
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
權慎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鐸徇於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
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〇傳徵證至安家〇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
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
安家〇傳言君至常法〇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
此謂大臣之下云百官修輔之謂衆臣〇傳遒人至文教〇正義曰以木鐸徇于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〇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
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訓遒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
周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
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〇傳官衆至失常〇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乎等有闕已術
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違作器工有奢偷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
職猶令遂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〇傳言百至大刑〇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當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
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〇覆芳服反倒丁老反 沈亂于酒畔
官離次 沈謂醉冥失次位也〇離如字又力智反冥莫定反又亡丁反 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
也〇俶本又作俶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瞽
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
也〇嗇音色馳車馬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 昏迷于天
象以干先王之誅 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
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〇先悉薦反又如字注先時先天同赦亦作赦治直吏反 不及時者殺無赦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〇後胡豆反[illegible]惟時至無赦〇正義曰言不諫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爲大罪惟是羲和顛
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
舍不得合辰而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是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
官促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羲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爲曆之法節氣
先天時者殺無殺不及時者殺無赦先前失後術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己所以征也〇傳顛覆至之誅〇正義曰顛覆言反
倒謂人反倒也人當竪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官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

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為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傳俶始至所主○正義曰俶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亂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會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舍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會今言日月不合於會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鄭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責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時云奏鼓則聞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矣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嗇夫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弓矢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矢其數則盡用祭天之弓數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致與至無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書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大宰之治典曰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望月二十九日強半也以月初為朔月望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強者言其月先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晦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天是不及時也其氣蓋得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

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以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用命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崑音昆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殲子廉反魁苦回反脅虛業反帥色類反

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濁泥著物也一音烏臥反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

愛克厥威，允罔功。

以愛勝威無以濟眾信無功

其爾眾士懋戒哉！

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懋音茂辟音避

[redacted]

今予至戒哉○正義曰羲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奉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欽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崐山之岡玉石俱被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宣誅惡存善不得羣濫誅其為惡大帥罪止羲和之身其被追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赦其罪久染汙俗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鳴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夫言殺戮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勿違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弟○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釋殺婚湎之身羲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繼緣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羲惡害甚也○傳逸過至於火○正義曰逸過伏也佚是逸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虐害眾貪勢而違害心或賊居而害其故為過惡之傳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甚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眾之盡也眾皆死盡殲殲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稱厥渠魁帥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渠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反數之始祖八遷之書史唯見四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湯故曰從先王居○亳旁各反徐扶各反嚳苦毒反

作帝告、釐沃。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釐力之反沃餘為酷反此五亡篇書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並通

[redacted]

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題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錄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云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以都錄數遷商名不改今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篇商書之首文在湯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則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禮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

遷湯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從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遷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十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但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雖序言從先王居或書告帝嚳也

湯征諸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祇巨支反【疏】傳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也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者必黜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疏】傳伊至於桀○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閒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言使之為反閒也與此說殊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復扶又反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疏】傳鳩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甘誓第二　夏書

夏啓嗣禹位古本宋本位作立與疏同

故伐之補鏜云啓誤啟

甘誓

明堂云毛本同宋本云作位案位字是也

未知何故改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時案時字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古本威作畏

怠棄三正唐石經棄作弃後並同

用其失道故古本故下有也字

絕之也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絕之作攻治

執戈矛以退敵古本以上有爲字

御以正馬爲政古本政下有者也二字

有功則賞祖主前史記集解則作即

親祖嚴社之義纂傳義作意

言恥累也史記集解也作之

傳五行至亂帝案帝當作常形近之譌傳文可證

如此者葢禹未賜姓之前閩本同毛本如作知案知字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五子之歌

以其迷祖之訓閩本明監本毛本迷作述案述字是也

盤樂遊逸無法度古本重樂字

有窮后羿古本后上有之字

御待也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待作侍正義同案侍字是也

一出十旬不反宋本十上有而字

言雖不經以取信補鏜云以字上當有難字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宋[illegible]岳石經彫作雕翟志祖云玉篇口部引作酣酒嗜音

則止稱之物宋本閩本同毛本止作所案所字是也

則官民皆定閩本明監本毛本定作足案足字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古文尚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爲嗚呼字段玉裁云古今二字互譌以蔡邕石經殘字皆作於戲知之石經系今文也

雖悔可追陸氏曰雖如字或作雖○按雖雖古蓋通用

姓皆其仇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姓上有萬字案有者是也

允征第四　夏書

允征

奉辭罰罪曰征岳本葛本宋本閩本同按大禹謨奉辭伐罪宋本亦作罰

惟仲康肇位四海古本仲作中注同

掌王六師爲大司馬岳本宋本王作主古本作掌主也主六師爲大司馬也按當從之纂傳亦作掌王六師則其誤久矣

而立其弟仲康爲太子宋本太作天與注合

政由羿耳宋本政上有故字

官衆衆官古本岳本宋本上衆字作師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亦作官衆

百工之職宋本職作賤按職字非也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古本謂上有時字

殺無赦閩本明監本毛本下赦字作赦案赦字是也

謂此聚會爲辰閩本明監本同宋本無謂字毛本此作之

則是日月可知也宋本閩本同毛本月作食

君南嚮北墉下毛本墉作牖按北牖之牖諸經正義多誤作墉或又誤爲牖

山脊曰岡宋本無曰字山井鼎曰無曰字爲是

或眺睡而害夏書宋本眺睡二字倒按宋本是也

告來居洽沃土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洽作治案治字是也

湯使亳往爲之耕閩本同毛本亳下有衆字案有者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七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 經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〇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爲諡或爲號之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爲當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陑音而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 【疏】伊尹至湯誓〇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志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〇傳桀都至之南〇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牧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鄭玄云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鳴條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書爲桀臣願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聖德著聞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〇傳地在至拒湯〇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已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謐言是也

湯誓 戒誓湯士衆 【疏】湯誓〇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illegible]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〇格庚白反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〇台以之反下同殛紀力反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〇恤辛律反舍音捨[illegible] 予惟聞汝衆言 不憂我衆之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〇復扶又反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絶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〇遏於葛反徐音烏馬云割止也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〇喪息浪反惰徒臥反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〇賚力代反徐音來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食盡其言僞不實 爾不從誓言 不用命 予則孥戮汝 汝罔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疏】王曰至攸赦〇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敢輒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所有之衆即汝曹皇皇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穡稼之事奪我農功之衆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我正我貴財我惟聞汝衆之言夏氏有罪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絶衆力使不得事興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君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事以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盡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幷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離也〇傳契始至一夫〇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號亦然惟王書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不名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鄭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商契名士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之封郤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宣以商爲號后稷之後國遷易名公劉爲商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既同於一夫二代不可同稱理然矣湯不稱王則王是言湯誓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〇書本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應也〇傳稱舉至順天〇正義曰稱紂爲獨夫者法以臣伐君則爲凡逆故宰凡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實三年左傳文以有爵鄉天之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人守常之意也〇傳今汝至之言〇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稱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所言述也〇傳言桀至賦重〇正義曰此經與上合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絶衆力謂廢農功劇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家〇傳衆下至喪桀〇正義曰上既駁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爲急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辭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日以徵以脅恐下民也〇傳食盡至不實〇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〇傳古之至勿犯〇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猶寬不應以孥戮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稾鄭玄之意以爲實戮其子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稾人之官引此證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隸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〇社后土之神稷時職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在又音致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爲后土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〇扈音戶

疏 湯既至臣扈〇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〇傳湯承至而止〇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參於柱欲令勝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歸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桀之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湯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〇傳言夏至皆亡〇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爲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〇從子容反從才容反

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〇朡子公反俘音孚行戶剛反一音如字

疏 傳三朡至寶之〇正義曰湯伐三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事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蔭嘉穀故取而寶之

誼伯仲伯作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〇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〇坰古熒反坰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

仲虺作誥 爲湯左相奚仲之後〇虺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

疏 湯歸至作誥〇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使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〇傳爲湯至之後〇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疏 仲虺之誥〇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擇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慙〇誥召誥之類一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喪而冕亦足句也〇傳仲虺至曰誥〇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稱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〇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盛也

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

仲虺乃作誥 陳義誥湯可無慙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

惟天生聰明時乂 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 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〇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慚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〇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緩追之不迫故得奔也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書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幷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〇矯居表反誣音無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〇臧作郎反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〇繁音煩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〇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里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彼我反颺音揚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〇惡烏路反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〇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

疏 夏王至厥師〇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苟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〇傳式用爽明也〇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

疏 德懋至不吝〇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悋惜美擇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遷就事之難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尚爲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仇音求餉式亮反曰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徯胡啟反蘇字亦作穌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遂之明王之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推土雷反

【疏】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卻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須孟子違者渠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殺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為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之道○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為治之與輔顯遂隨便而言之○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人力少為弱不明為昧致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己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人來服則制為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末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滅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履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懈工賣反

【疏】德日至乃離○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於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雖傾甚父子之閒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中或作忠非裕徐以樹反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徐于況反又如字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報反嗚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鮮息淺反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覆芳服反暴蒲報反字或作虣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疏】湯既至湯誥○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誕音但誥工報反

【疏】王歸自克夏○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

【疏】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

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荼音徒

【疏】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冤紆元反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譴遣戰反寤五故反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之○台音怡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牡茂后反

【疏】敢用玄牡○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牡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孔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者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聿允律反述也戮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

【疏】傳聿遂也至請命○正義曰聿遹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僭子念反式也劉創林反賁彼義反煥火云反徐音奐華戶洛

【疏】天命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修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卦文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戾力計反

【疏】傳此伐至衆心○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

罪以否者諫以求衆心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栗隕于敏反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彝餘音夷慆他刀反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疏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忱市林反

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單音善卷末同疏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其二亡疏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疏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祠音辭祭也疏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是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者后於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祭言伊尹祠湯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事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為奠耳○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厥奉嗣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見賢遍反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甸徒遍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總音總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傳湯有至稱焉○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湯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羊反疏傳先君至災○正義曰有夏先君總指禹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盡以其德衰諱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暨其器反鼈必滅反疏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亳旁各反徐扶各反疏于其子孫至自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於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誅桀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長丁丈反疏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敬天下據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疏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今此親以及疏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咈扶弗反疏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言理恕疏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為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疏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喆俾必爾反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領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殉辭俊反徐辭荀反畋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于萬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直利反嚚魚巾反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爭爭諫之爭鑿在洛反額魚白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疏】曰敢有至蒙士○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爲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事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爲遊畋是所好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疏遠耆年有德親此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爲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爲風俗也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湯制至無政○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爲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爲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酣歌乃爲愆耳若不恆舞不酣歌非爲愆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事爲歌舞似巫事鬼神淫言其無政也○傳殉求至風俗○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爲遊戲畋獵爲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傳狎侮至風俗○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侮而言之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顏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洋音羊徐音翔【疏】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數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賴慶○賴力代反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疏】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曰爾惟修德而爲善無小善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爲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爲至之訓○正義曰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無始爲禍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誡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爲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言惡人有類以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朝直遙反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疏】太甲至三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爲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故者使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稟諸冢宰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太甲戒太甲故以名篇【疏】傳戒太甲故以名篇○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所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以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倚於綺反【疏】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傳阿倚至之訓○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平也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毛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故諟音是說文理也祇巨支反【疏】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遠于萬反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監工暫反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辟必亦反徐甫亦反【疏】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丕普悲反徐甫眉反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如字注同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相息亮反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昧音妹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俊本亦作畯迪大歷反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度以思井反括故括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懌音亦【疏】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使今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其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當若以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而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末機發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輕遣政反【疏】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難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為之不止冀其終從己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翫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反俊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伊尹至世迷○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之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己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旁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遇必當改悔為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疏】傳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闋苦穴反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冕音免【疏】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期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以十二月朔奉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冕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衛賓弁飾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喪冕耳此以冕服盡以喪冕之服也鄭氏云祥禪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禪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禪祭服備寬而變禮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禪徙月樂禪云是祥之月而禪禪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禪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胥息餘反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疆居良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之辭也於德故自致不善○底之履反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敗必邁反餘南邁反縱子用反戾郎計反【疏】傳速召至其身○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禮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孽魚列反逭胡亂反【疏】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違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違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己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其於善悔過之辭○背音佩傳扶代反

伊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疏】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拜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稽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手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首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稽首拜手稽首雖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振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謂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稽顙者謂拜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喪拜賓所拜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衆下惟乃明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徯胡啓反【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樂甚湯德忻戴之也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懋音茂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疏】傳言

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聽明以視聽爲主視者不見故言惟明明謂書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聽謂識知善惡也視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舉其事相配爲文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斁音亦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疏】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誡王大一篇皆誡辭也天親克敬民懷克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於善也王奉天宜其敬謹奉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與事相配而爲文也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注及下同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疏】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實與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則稱道聖指所行則言事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與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實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疏】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爲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慎終于始○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情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疏】傳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爲善弗慮弗爲必是善事人君之道有所致教言不虛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爲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爲善致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疏】傳成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以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擢其讎必生猜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抗龍大禮亦見已有退心也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疏】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己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咸有一德歸致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疏】咸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欲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與愚者敗之則二三其德不爲始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伊尹至于德○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奉致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諫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致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於內以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歸祖甲卽太甲也殺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緒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老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書伊尹乃緩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卽位六年與此經相違焉還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釐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諶市林反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疏】九有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凡號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顯下文比桀爲此言之辭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桀之而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疏】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告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鄭玄云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與其事也讖緯自哀平之閒讖緯始起假託鬼神安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受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〇王于況反下同或如字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僭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〇僭子念反惟吉至在德〇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善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任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言在德精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〇行下孟反殺色界反衰徵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〇為上于偽反下為民同為如字下為下同徐皆于偽反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〇易以豉反今嗣王至惟一〇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郎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善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〇傳其命至勿怠〇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意也〇傳言德至之義〇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〇傳官賢至其人〇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時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附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〇傳言臣至其人〇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離解經為下也訓民者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順民亦同此解〇傳其下至乃善〇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率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

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〇烝之丞反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〇長丁丈反嗚呼至觀政〇正義曰此又觀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觀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猶爾況天子乎觀王使為善政也〇傳天子至觀德〇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也謂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諸儒多矣其文見於記傳禮記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也故鄭玄王制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夏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說與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惟周人始有七廟也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祖己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〇狹戶夾反盡津忍反注同無自至厥功〇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曰慮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侮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賤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〇亳薄各反徐扶各反

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

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沃丁至作沃丁〇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實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受業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〇傳沃丁至禮葬〇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〇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太甲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〇桑穀二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〇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伊陟至四篇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乂四篇者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臣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使告太戊〇傳伊陟至之子〇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〇傳太戊至之嗣〇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

木之變怪是謂不肅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與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殷君賢臣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

告以改過自新

作伊陟原命

原臣名原命伊[redacted]陟三篇皆亡

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者如冏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囂

太戊子去亳囂地名○囂五熱反[redacted]仲丁遷于囂○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篇民也發其言都謂之遷到使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是不言于其實亦是俱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爲數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數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

作仲丁

陳遷都之義亡

河亶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

作河亶甲

亡

祖乙圮于耿

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redacted]傳亶甲至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圮○圮備美反餘扶反鄭爲云毀也[redacted]居相祖乙郇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違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壽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來于耿以文相續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術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今人曉解著圮於相遷居於耿經書圮於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徙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爲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餘此篇者書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從如鄭所言錯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書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作祖乙

亡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臣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尙書注疏卷第八傳宋板同古本作尙書卷第四古文尙書湯誓第一商書孔氏

湯誓第一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商書湯誓曰予則孥𢧵汝蓋古文尙書𢧵作戮也　商書

伊尹以夏政醜惡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醜作配誤

爲出不意故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出下有其字

戒誓湯士衆古本岳本宋本湯作其纂傳亦作湯

而割正夏按段玉裁云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衍也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集解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古文尙書皆無夏字後人據正義妄增之非也

正改也葛本同閩本初亦作改後改作政案政字是也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按史記集解引此桀下有之字罪下有而字文義較明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按史記集解引此作桀之君臣相率遏止衆力使不得事農畝蓋隱括傳意非原文也

予則孥戮汝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戮作𢧵蓋亦古文尙書也

多有夏罪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夏作大案大字是也

君其可喪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君作若案若字是也

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閩本同毛本非作罪

所以比於日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宋本比下有桀字案有者是也

變置社稷按史記集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浦鏜校從之似可不必蓋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其事相因疏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端之詞又據疏說湯已變稷唯社未遷明不得有欲字

然而旱乾水溢閩本溢初作益後加水毛本作溢

故更致社稷宋本同毛本致作置盧文弨云可通用

大崩曰敗績古本崩下有壞字

從謂遂討之古本岳本宋本遂作逐纂傳亦作逐岳本攷證云逐字正顯從字之義即春秋左氏傳晉師從齊師意也

誼伯仲伯作典寶陸氏曰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使錄其言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史字是也

自附寶輔勢閩本明監本毛本輔作附案附字是也

康誥召誥之類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康作湯

一字足以爲文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一作二

謂於會之所浦鏜云會下當脫同字

肇我邦予有夏各本予作于案予字誤也

惟王不邇聲色按篇題疏引此句不作弗與古本合

曰徯予后古本予作我

湯誥第三　商書

皇天閩本葛本同毛本天作大

則惟爲君之道按前疏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古本威作畏下明威同

罹其凶害古本害作虐

而桀不改古本作而桀不改政也纂傳作而桀終不改

不敢赦唐石經不作弗

用元壯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壯作牡案牡字是也

浮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浮作孚案浮字誤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古本無並作亡下無以爾萬方同

承大奚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大字誤也

朕弗敢蔽古本蔽作弊

乃亦有終本古亦作亓山井鼎曰亓古其字○按亦與亓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是特毀祀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祀作祠下特毀祀禮同

杼能師禹者也盧文弨云師閩本作帥

朕哉自亳石經補缺哉誤作載

終洽四海葛本同各本洽作治案治字是也疏乃治于四海同

今緣親以及疎閩本明監本毛本今作令按令字是也

敢有殉于貨色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云尚書殉于貨色注云殉求也凡元應所引尚書注不出姓名者皆孔傳也其經文當亦據孔本此經殉字古文當作徇今文則作殉當以徇爲正傳云殉求也宜改作徇于求也

昧求財貨美色岳本纂傳昧作敢按敢字固與經相應然疏云昧求謂貪昧以求之則疏自作昧

覩此頑愚幼童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但有一於身宋本同各本身下有者字

謂食昧以求之按六經正誤引此文食作貪攷疏上云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此云貪昧以求與上貪求相乘貪者必昧故曰

食昧似不當作貪

則天下賚慶按釋文云賚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賚也疏云傳雖小變萬邦賴慶是孔氏本作賴也似當以賴爲正賴慶謂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若作賚慶則費解矣

太甲上第五　商書

此至放桐之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爲一節下文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兩句爲一節以傳攷之此節傳云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專釋止字之義至下傳乃云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似當以欽厥止一句爲一節率乃祖攸行合下兩句爲一節然疏云王又當歎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節蓋已同今本矣

萬世有辭古本辭作𨐨

使此近先王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必當改悔爲善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悔作過

太甲中第六　商書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烈祖亦沿蔡沈集傳案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訓厥也○按纂傳已從蔡傳作烈矣

則我承王之災無斁各本災作烖案烖字是也古本岳本宋本纂傳斁作厭釋文有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磨改祇作惟明明

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閩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惟案惟字是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宋本湯下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古本厥作其下常厥德同按古本多以其爲厥亦有以厥爲其者後亦不悉校

此至沃丁始卒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

伊尹乃迎而受之政閩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厥德匪常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按唐柳宗元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提要云亦沿蔡沈集傳因上命靡常而誤

九有諸侯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字亦可傳意九有猶言諸侯也疏云謂九州所有之諸侯此又申釋傳義耳

任官惟賢材浦鏜云材今本作才

謂卑順以爲臣下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下作下下

訓以善道訓助下民宋本上訓字作順按訓字非也

此又觀王修德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字是也下觀王德使爲善政也同

論七廟諸多矣閩本明監本毛本諸作者案諸字誤也

其文見於記傳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傳下有者字

無得爲廣大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得下有自字

晉文請遂閩本同毛本遂作隧案隧字是也

使錄其事各本使作史

兩手搤之曰揚閩本明監本毛本揚作拱案拱字是也

時則有青眚之祥宋本之作青下同案作青與五行志合

而遺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浦鏜云者誤七書傳重譯而朝者六國說苑作七國家語作十有六國疑六與七近之○按恐仍當以七十六國爲是書傳脫七十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然者字似不可省姑存浦說俟考

三篇皆亡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盤本又作般步干反亳治直吏反殷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從乃
咨嗟憂愁相與怨上○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作盤庚三篇盤庚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語
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
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殷○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
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幷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幷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
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皙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
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束皙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
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妄
爲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
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爲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
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時今則行晚喩之易故無
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爲民怨上故勸誘之辭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
山川嘗圮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
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
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
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
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爲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玄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
得專輒繆妄也

盤庚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盤庚殷王名馬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盤庚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將遷民之心故其辭尤切
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既遷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
故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但○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諡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
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錄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
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繫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玄孫七世也

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沃甲立崩弟祖丁立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
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曾孫　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　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　率籲衆戚出矢
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籲音喩戚千歷反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　重
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盡子忍反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
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稽工兮反台音怡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
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恪苦各反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馬云
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斷丁管反　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　若顛木之有由櫱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
有用生櫱哉○櫱五葛反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仆音赴又步北反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
不徙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底之履反　盤庚至四方○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
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爲
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可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從以從爲吾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
欲從之古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
將絕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櫱哉人獲更求盛猶木死生櫱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
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
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亳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
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
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兼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也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
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殷地別有新邑居也○
傳籲和至之言○正義曰籲鄭裕也是寬裕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戚謂憂也故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
○正義曰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欲遷于殷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義曰劉殺釋詁云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
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正義曰不從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
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大卜大遷考龜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輒遷○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總謂成湯至祖乙
也先王有所服行謂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
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爲五邦鄭注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
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櫱哉○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遠槍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閒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

生櫱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顚仆枯死之木用生櫱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斆敎也敎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斆戶敎反下如字度如字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故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遙反【疏】盤庚至攸箴○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敎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從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卿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斆至朝臣○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大胥贊之籥師斆戈籥師丞贊之彼並是敎釋干戈知斆爲敎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從汝臣下勿抑塞伏絶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以下【疏】傳衆羣臣以下○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法敎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傲五報反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任而鴆反【疏】傳先王○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罔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餓反匿女力反【疏】傳王布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脩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以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敎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爲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聒古活反馬云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疏】傳聒聒至何謂○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說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僞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惕他歷反○【疏】傳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敬其敎民用大變我命敎汝汝不肯從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拙之劣反【疏】傳逸過至汝過○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慢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勸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紊音問徐音文【疏】傳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爲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是秋收之名得爲耕穫總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昬强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昬馬同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昬暋皆訓强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

曰于也强其丈反【疏】傳戎大至所有○正義曰戎大昬强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昬夙夜之强也書曰不昬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昬也鄭玄讀昬爲敃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爲禍患也遠近謂禍至有早晚也不强於作勞則黍稷無所傳以喩不遷於新邑則禍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昬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喩百官是自生毒害【疏】傳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喩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爲禍是公卿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宄音軌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奉孚勇反注同恫勑動反又音通痛也【疏】傳羣臣至所及○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敎從我是不若小民○相息亮反馬云視王徐息羊反憸息廉反馬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不從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恐丘勇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得遏絶之○燎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音卜反近附近之近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疏】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敎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憸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戒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敎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稱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以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滅之使滅以喩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絶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咎何至禍害○正義曰咎何同音故咎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從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從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馬云古老成人○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於檢反數色主反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食音嗣烝之承反享許丈反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疏】遲任至非德○正義曰可遷則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從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人子孫宜汝祖父勤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

善惡而報之耳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違命必有罰也○傳遲至賞善○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汝○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己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己之忠實臣之不忠也○傳古者至汝善○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祿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己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事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爲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爲善○射食夜反準音准中丁仲反 疏 傳予告至有志○正義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艱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爲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之得其道爲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侮亡甫反易以豉反 疏 傳不用至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從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從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長丁丈反 疏 傳盤庚至之謀○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數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爲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爲善○去起呂反 疏 傳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爲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傳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邦之臧惟汝衆 有善則羣臣之功○臧子郎反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佚失也是己失政之罰罪己之義○佚音逸 凡爾衆其惟致告 致我誡告汝衆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度徐如字亦作度 疏 度乃口○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從我誡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話善言民不循教大告用誠於衆○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亶徐音但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 咸造勿褻在王庭 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造七報反注同馬在早反云爲也褻息列反 盤庚乃登進厥民 升進命使前 疏 盤庚至厥民○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爲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衆告之史敘其事以爲盤庚發誥之目○傳爲此至民徙○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爲之法也○傳話善至於衆○正義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若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爲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 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鮮息淺反 疏 傳民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實時事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爲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爲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 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 疏 傳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爲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爲災懷爲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也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困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

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曷何末反下同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注及下同共樂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 疏 傳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爲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籲羊戍反 疏 傳予若至厥志○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爲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爲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從不有疑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用試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所困不順上命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忱市林反 爾惟自鞠自苦 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鞠居六反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言不從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徐舊反如字又在代反 疏 臭厥載○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舟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稽至自怒何瘳差乎○屬音燭注同

馬云獨也沈直林反瘳勑留反【疏】爾忱至曷瘳○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從
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瘳差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疏】汝誕勸憂○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
勸勵以憂愁之道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疏】今其至在上○正義曰顧
氏云責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他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穢於廢反【疏】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以今我命汝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穢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
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汝身迂僻汝心○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疏】恐人至乃心○
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從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從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
言汝既不欲遷從又爲他人所誤盤庚疑其必誤故言此也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迂行必僻故迂爲僻也以予迓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迓五嫁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
【疏】迓迎至汝衆○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從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
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
勞汝先人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疏】予念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
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我至先人○正義曰湯稱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
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
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憂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此言湯勞汝先則此
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
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龍反汝萬民乃
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從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
能道言無辭【疏】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順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后
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從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
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從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在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崇重
重至從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陳塵同也故陳爲久之義○傳不進至心從○正義曰物之久生則必衰
進故以生生爲進進王肅云亦然進進是同心樂之意也此實責臣而言汝畜民者民心亦然因傳爲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聞言爲明言其見下
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
死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戕在良反又士良反行下孟反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斷丁
亂反【疏】古者至乃死○正義曰又責臣云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
之心非我今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我惟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之違我乃斷絕棄汝命
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人○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後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
民也○傳戕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爲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
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爲也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從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
與祖連言之耳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治直吏
反盡子忍反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
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
之義以督之【疏】茲予至弗祥○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與父祖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
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
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之徙乎○傳亂治至其食○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
也者所貴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此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是
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其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句言成
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己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
○傳汝言至督之○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父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嗚
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易以豉反注同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
廢之○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群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分
扶問反又如字注同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
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暫才淡反隕于敏反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育長也言
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劓魚器反徐香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長丁丈反下遺長同往哉生生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遷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疏】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言事
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我之必須存心奉行汝事臣臣分輩相與
計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遇人即爲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
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顛隕至於內○正義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頹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
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毒之謂逢人卽劫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劫奪
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傳劓割至新邑○正義曰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
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長常法而言于此新
邑言己若至新都當整齊使絜清○傳自今至稱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
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奠田練反朝直遙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
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
官以告志○腎時忍反腸餘持亮反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
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比毗志反讒仕減反[redacted]盤庚至一人○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
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怨盤
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赦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爲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
訓攸爲所定其所居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
居奠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鄭是先定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
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
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己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言也○傳布心至告志○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
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主腹爲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擧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
之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
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降工巷反去羌呂反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沈溺故蕩
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redacted]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欲將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遷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
善功於我新國我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
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
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美○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使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爲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
遷平地不謂善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爲之徙卽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邑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
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
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爲民失中故徙以爲之中也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己本
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治直吏反朕及篤敬恭承
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沖童童人
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字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
遷都大業○賁扶云反[redacted]爾謂至茲賁○正義曰言我徙以爲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
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
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傳以徙至我家○正義曰民害不
從違失湯德以從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從故天福之也○傳沖童至其善○正義曰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
言己幼小無知故爲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己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
者○傳宏賁至大業○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爲君臣用謀不敢
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謀及於衆又決於蓍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新嗚呼邦伯師
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長丁丈反括同予其懋簡
相爾念敬我衆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相息亮反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
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好呼報反任而林反[redacted]嗚呼至敘欽○
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勑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
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國伯至善政○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
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故也師訓爲
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勑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尙也反覆
相訓故俯爲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
懋勗爲○傳簡大至衆民○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
○傳肩任至敬之○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强之勝也强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也以恭人爲
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懈也鞠訓爲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
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今我既

歷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告故報反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己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疏〕今我至一心○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九　宋板同古本[illegible]尚書卷第五古文尚書盤庚上第九商書孔氏傳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疏云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蓋古文尚書也孔氏正義本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間存古字此亂字亦其一也羣經音辨云亂古文尚書治字也舉學亂古文亂字也賈昌朝好宋次道家古文尚書故其言如此

而治於亳之殷治　宋板殷治作殷地

傳自湯至亳愬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愬作[illegible]案愬字譌也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　宋板作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　閩本同宋本河有作河南案南字是也明監本毛本作河自亦誤

大序注云　宋板大作又是也

耿在河北　宋板耿下空一字

殷質以名篇　古本重名字按疏標目不重

中上二篇　纂傳中上二字倒

題篇不自盤庚諸者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正

皆以王名篇　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名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依宋板而傳文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諸本不重誤也

子門甲立　諸本門皆作開門字誤也

重我民無殺盡殺故　諸本無殺作無欲殺字誤也

則當卜稽於龜以從　毛本稽作考

于今五邦　于上古本有至字

天將斷絕命　古本命上有汝字

若顛木之有由蘗　陸氏曰蘗本又作枿○按枿本作櫱傳寫者從俗作枿耳

有用生蘗哉　古本哉作栽山井鼎曰考疏古文似是

先正其號名　宋板名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

亳是殷也大名　案也當作地

或稱殷　宋板句上有或稱商三字

不欲往彼殷也 毛本也作地是也

言爲正直之言 宋板作故以矢言爲正直之言

今盤庚自欲遷于殷 毛本欲作耿是也

劉殺釋詁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文是也

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決欲作去彼

大遷考自龜 毛本考自作則貞案所改是也

謂有典法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謂下有行字

即是有所服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服下有行字

鄭注皆云 毛本注作王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 古本由上有曰字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古本人作民注同

王命衆悉至于庭 古本庭上有朝字

告汝以法教 古本法下有度字

下句王播告之 纂傳之下有修字

衆上之先 纂傳先作文

民用丕變 古本用作由注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經王用亦當作由

起信險爲膚受之言 閩本葛本同明監本膚作僞

善自用之意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 葛本含誤作舍注同

予亦拙謀 疏正義曰下缺今補葉

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 毛本去傲作汝違

不昬作勞 陸氏曰昬本或作暋○按正義引鄭注昬讀爲敃敃勉也然則古文作昬鄭讀爲敃釋文所謂本或作暋者指鄭讀也

暴爲禍患也 宋板爲作謂

遠近謂賒促 山井鼎曰賒字毛本與宋板同其餘注疏本皆作餘

從奉持所痛而悔之 閩本同毛本從作徒是也

馬云視王 案王當作也

責其不請告上 閩本葛本明監本請作情毛本情上又有以字按諸本皆因疏而誤不知疏亦誤也見後

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 古本恐上有我字害下有也之二字

尙可得遏之絶之 毛本得遏之作刑戮二字

櫛竹亮反 案竹當作許盧文弨云櫛當作𢢞是也

滅恩甚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滅作威

何以不情告我 宋板以不作不以按觀宋板知諸本傳文無以字者爲誤

傳曷何至怨害 閩本同毛本怨作禍是也今改正

遷任古賢 古本下有人字

言我世世選汝功勤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選作數

捲本文作弆 毛本同案文當作又

作福作災 古本作俵福俵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古本我下有豈字之下有乎字山井鼎曰古本不成文理作我豈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則爲穩今本不字亦似不穩姑記以俟再考○按浦鏜改乎爲各云從疏校是亦一說或疑非德上有缺文

可遷則遷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並作郎

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 岳本閩本明監本而言汝作告臣言案而言汝誤也

違命必有罰也 毛本命作我

故禘祫爲小也 宋板禘祫作礿祠

祫嘗禘烝 閩本同毛本禘作礿案禘字誤也

志之主欲得中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上有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 古本無作亡無弱無有遠邇同古本侮上有老字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按今本脫上老字石經脫下老字傳及疏內侮老疑亦倶當作老侮○按段玉裁云唐石經是也今板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熟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

是侮老之 閩本之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校本作老侮

雖侮可外乎 古本可上有何字外作及案及字是也

盤庚中第十 衎齋

造士報反 毛本同案士當作七

欲用民徙　閩本明監本毛本徙作徒

延之使前而衆告之　宋板衆作敎

王若民不從敎　宋板若作詰

行天時也　孫志祖云也當者字之譌

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徙作都

則先不思故居而行徙者　者字十行本未刻今補正

盤庚凝其被誤　毛本凝作疑是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迓作御徐氏音訝詳見敎督

予豈汝威　古本威作畏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　按下云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疑此句后字亦當作明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　宋板無德字

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　案后下十一字複衍

此言湯勞汝先　毛本此作進

汝無能道　古本汝上有罰字

言神將罪汝　宋板同毛本神下有后字

故言下見汝　宋板言下倒是也

勞之共治人　古本人作民下殘人同

是反父祖之行　纂傳父祖倒與疏合

又士貝反　案士當作七

古者至乃死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者作我與岳本合

但念貝玉而已　古本念下有具字與疏合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唐石經纂傳同毛本先父作乃父陸氏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按段玉裁云別本是也當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絶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句絶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句絶曰丕偷書撰異

作丕刑于朕孫　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子字○按顧炎武謂有子字誤王鳴盛以纂傳當有子字段玉裁云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纂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依以增經不足爲據也

亂治至其食　案亂上當有傳字

[illegible]汝至聽之　閩本同毛本言汝倒是也

[illegible]皆不易之事　古本凡下有我字

[illegible]古本宋板[illegible]作[illegible]

言不吉之人　岳本吉作善

我乃以汝徙　古本宋板乃作用

汝羣臣臣分肇相與計謀念　閩本同毛本下臣字作當是也

長立汝　宋板下有家字

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　宋板爲上有亦以不易四字

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　宋本落下墜下俱有也字浦鏜云越也二字疑衍○按釋詁云隕礩湮下降墜摽蘦落也又云狀湮隕墜也當從宋板增兩也字而刪去越下也字以顛越兩字屬下句

恐越於下　閩本同毛本恐下有隕字

不使得子孫　宋板子上有生字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宋板其里二字闕空一字

弔至靈善皆釋詁文　孫志祖云按釋詁無靈善之文

宏賁皆大也　孫志祖云賁爾雅作墳

𢘊任滅反　案毛本作仕咸是也

相助慮也俱訓爲慮　兩慮字浦鏜云皆勴之誤

無總貨寶以已位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已作求案求字是也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求之於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命說為相使攝政【疏】高宗至三篇○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傳盤庚至曰說○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書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傳使百至之谿○正義曰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傳命說至攝政○正義曰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總百官是使攝位也說命。始求得而命之【疏】說命○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屬說以伊尹之功相勸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疏】王宅憂亮陰三祀○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陰默至不言○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為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哲本又作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誥故報反台音怡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賚力代反徐音來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俾必爾反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肖音笑虢寡白反壞音怪供音恭【疏】傳傅氏至之形○正義曰傳以傅為氏此巖以傅為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書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得褐之衣蒙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書言初夢鄭云傳名說非又言傳之傅巖傳之傳說其言自不相副然後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為相使在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朝張遙反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礪力世反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待舟楫○楫音接徐音集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疏】傳霖三日雨○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疏】啓乃至弗瘳○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己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憒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傳開汝至自警○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憒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懿卽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為自誓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己視聽○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為于偽反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辟必亦反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路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總音摠【疏】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傅說受王命總百官之時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率順此道以立國設都○宿音秀【疏】傳天有至設都○正義曰昏語云天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於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王于方反長丁丈反治直史反下同【疏】樹后至師長○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人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殷官故辭不辭備為治之本惟天聽明已下皆是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豫羊慮反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

從乂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順其所施納之於上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也奉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從才容反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甲鎧胄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胄直又反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易以豉反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笥息嗣反省息井反一本作省悉井反[redacted]惟口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賞罰皆不可輕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胄起戎伐非其罪止以起兵不可任非然兵者爲戎之府庫用兵不可任非其才○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非其人則不堪其事故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相類文句正相足也衣裳言在笥干戈言省其躬其人身不堪則使人得之其上二句稱起此下二句稱事以此相見人下二令其文互不相足也○傳甲鎧至用兵○正義曰經傳之云甲者皆言甲胄古之甲以皮爲之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之名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古之甲謂之鎧兜鍪之名出於後世也此經傳言教令易用兵則亦以教令至用兵戎是起兵之危也言不慎則起兵伐至人其罪則非其則至人起兵之是非其才○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言不可加非其人亦非其才則可謂用人之非其才則不可輕○正義曰受服之命始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云一命受職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也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則上士三命下士亦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此言衣服始受在再命然則王之中士再命已上始受衣裳在笥此言衣裳者重之官服可賜者亦在官之衣服未可賜人而不衰者賜之時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安委人雖文干戈俱是軍器而意異也上

惟治亂在庶官官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能明其政乃無不善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昵女乙反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redacted]正義曰王制云官不至其實然後爵之○正義曰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守其爵之守位謂之爵官爵之所從官之異耳賢也爵之命之謂之能也才能也然則官治其事必能治之才用謂其才能之任官也故官受云爵謂其有德行者也能賢故爵其賢者能者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也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異耳非而私昵謂知其不可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之私昵之惡也謂好私昵不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

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喪息浪反[redacted]有其善至厥功○正義曰人之生有其善則人不以爲善而自負其能則喪其功自矜其能則人不敢與汝爭功故人不有其善則善自歸之而不自有其善也詩云不伐善則人以爲善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redacted]無啓寵納侮○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開小人寵則必納侮則慢主必特寵則必納侮也開寵

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redacted]○傳恥過至大非○正義曰仲虺之誥云改過不吝言湯之有過而改文飾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故恥過遂成大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政事醇粹○醇音純又如字下醇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傳祭不至事神○正義曰祭祀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則難故云事神則難以此戒之禮煩則亂而祭之不戒○正義曰祭不欲數祭義文也故禮煩則亂戒之○禮記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高宗之祭者此高宗肜日言祖已訓諸王○正義曰言祭不欲數祭之禮煩則不敬祭祀不欲數王蓋近廟祭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此而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

可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艱則信合於先王成德○忱市林反

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之賢臣有道德者○台音怡[redacted]王曰至甘盤○正義曰高宗云我小子舊學於甘盤○正義曰君奭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爲大臣小乙將死受遺輔政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高宗初得傳說是在甘盤後矣高宗之初有大功之臣故高宗問甘盤既爲大臣後乃遯于荒野是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遯徒頓反[redacted]傳既學至民間○正義曰河是水名水內可居者曰洲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知河洲其父小乙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初遭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是時高宗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得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之無顯明之德

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糵魚列反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羹音庚又音衡醋七故反

爾交修予罔予棄交非一之義○傳交非至我一○正義曰爾交修予令其交更修治己也故以交爲非一之義

予惟克邁乃訓言我能行汝教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王者求多聞以立事

學于古訓乃有獲學於古訓乃有所得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所聞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惟學之修乃來[redacted]惟學至乃來○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學則疾是人本志學於其修乃來之修乃自來言務之疾則修自來歸己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斅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斅戶孝反[redacted]惟斅至罔覺○正義曰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益學之半言其功半也終始常在於學則其修漸進無能自覺也所以益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憲法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眾官○俊本又作俊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仰五亮反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長丁丈反下同[redacted]傳保衡至之臣○正義曰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云阿衡保衡皆伊尹之號

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得結文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則傳必爾反撻他達反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阿烏何反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治直吏反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辟必亦反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耳不聰之異雊鳴○雊工豆反

祖己訓諸王 賢臣也以訓道諫王○己音紀

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所以訓也○肜音融 亡

疏 高宗至之訓○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修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雊鳴○正義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鼎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illegible]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聽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聽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雌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傳所以訓也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為名下篇總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祖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字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事同因解文使作傳不為例也

王 高宗肜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繹音亦字書作肜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疏 傳祭之至曰繹○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祭之明日又祭也繹非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儒說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繹祖明也繹天之云冀曰復胙鄭據云求尸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繹非所須或亦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廟成湯諸祭皆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於肜日有雊雉異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疏 高宗至雊雉○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大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為道不至而致此災且此勸戒之修不可縱文以言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為鄭云謂其黨王鄭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中丁仲反又如字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疏 乃訓至厥德○正義曰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illegible]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罪有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德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不言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彌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遺宜為用故彌義可以總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大[illegible]壽故引以諫王也不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書愚是人之所貪故引此以諫王也○傳不順至不聽○正義曰傳亦顯上經故不順言無義也聽禮以從故以不順為不聽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illegible]

乃曰其如台 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其所言○台音怡復扶又反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胤嗣昵近也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昵女乙反又乃禮反尸子云不避[illegible]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

疏 嗚呼至于昵○正義曰祖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數[illegible]戒之曰嗚呼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以為常道者也[illegible]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於近廟者特豐於近廟是失[illegible]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修之○正義曰釋詁[illegible]俱訓為繼是胤嗣為繼亦謂繼之義也釋詁云胤繼也孫炎曰[illegible]尼者近也[illegible]悅[illegible]遠者來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illegible]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illegible]

[illegible]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illegible]周 [illegible]紂為周所惡○咎其九反

周人乘黎 乘勝也所以見[illegible]國名[illegible]

祖伊恐 [illegible]

奔告于受 受紂也[illegible]

作西伯戡黎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者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

戡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爲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其見惡之

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黎陵也乘爲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

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

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崩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祖己後賢臣○正義曰此無

所出正以同爲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傳受紂至無道○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爲受

自外書傳皆呼爲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爲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爲號曰受

儁時人傳釋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使人見其惡爲作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正義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近附近之近圻巨依反【疏】西伯戡黎○正義曰

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

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稱文王也然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

州牧乎且言西北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州諸侯之說○傳近王至東北○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

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率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

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王心

宜王者于況反下同【疏】傳文王至爲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事諸侯共事紂也統謂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

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爲周也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疏】傳至人至知吉○正義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

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殷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逸用自絕於先王○相息亮反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度待洛反【疏】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

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

雖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事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

之性命當遵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摯音至本又作摯【疏】傳摯至也至所

言○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爲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何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稱

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於天拒天誅乎○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我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錯七各反馬云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少詩照反【疏】殷既至少師○正義

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

可知而省文也○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爲亂也不指言紂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

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疏】傳微圻至無道○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爲微與箕

俱在圻內孔雖不言圻外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

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微子之弟稱微子以微爲氏故稱微錯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

假曼封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爲卿士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治直吏反

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湎酗醬敗亂湯德於後世○沈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爲凶曰酗說文云酗醉醬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內外○好呼報反宄音軌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常得中者○度如字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爲敵讎不和同○讎常周反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津涯無所依就○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佳反又宜佳反

殷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疏】微子至于今○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

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之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醬敗亂湯德於後

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野竊盜姦宄在朝卿士相師爲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在外小人

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將沒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無所依方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父師至比干

○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

太師是箕子也僞孔書不見父師之名鄭司馬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

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

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
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傳或有至必亡○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害然則是有此二事故以或之爲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
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傳我紂至使世○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
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
云酗醟也然則酗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爲後世也○傳六卿至
中者○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illegible]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
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爲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事爲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少師我其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出尺遂反耄字又作旄莫報反注同遯徒困反徐
徒頓反一音都困反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隮墜如之何其救之○隮子細反玉篇子兮反
切韻祖稽反隕于敏反[redacted]曰父師至何其○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
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悲亂欲遯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救之也○傳我念
至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爲生狂悲懷詩云積念發狂疾此其事也在家愚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憂
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留
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王肅云隕隮爲墜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 父師
若曰王子 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見賢遍反省所景反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
酒 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 乃罔畏畏咈其耈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
違戾耈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咈扶勿反耈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
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攘如羊反因來
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曰神地曰祇犧許宜反牷音全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
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讎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驗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劍
反治直吏反亟欺冀反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解佳賣反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
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瘠在益反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商其淪喪
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臣僕一本無臣字 我舊云
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
宗廟乃隕墜無主○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旦反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
○靖馬本作潰謂潔也 我不顧行遯 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顧音故徐音鼓[redacted]父師至行

耄○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
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耈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
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爲
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
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
乃病傷子不得立爲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動之出鄉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
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比干至王子○正義曰此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
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呼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令有其文也父師言微
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亂本之於天天
毒下災也以紂子云若之何此答微子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傳言起至紂故○正義曰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長者謂舊時四方之民
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耈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
傳自來至政亂○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
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牲爲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既爲俎實
則用者寶器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黍稷也禮天曰神地曰祇釋天地則人鬼在其閒矣故鄭云監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
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傳
下視至解怠○正義曰微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己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者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
爲讎聚斂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勸行虐政是不懈怠也
○傳商其至於道○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己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豫言
殷滅之後言己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値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
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事祀不絕是合於道也○傳刻病至無主○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
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實子蓋請立啓而帝
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傳言將至一途○正義曰不肯遷以求生言將與紂
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稱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
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宋板與上合爲一卷

高宗夢得說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引此得作夢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

經求之於野　閩本明監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經下有營字野上有外字毛本同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　纂傳厲作勵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陸氏曰亮本又作諒

陰默也　此句上古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晉書杜預奏議中引尚書傳亮信也陰默也臣聞之久矣今得古本乃知注疏諸本脫三字也○按傳例已釋者不再見亮之爲信已於舜典釋之矣此處不得有亮信也三字杜預在梅頤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井鼎之說殊謬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陸氏曰哲本又作喆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古本罔作亡罔不同心同令石經補缺誤作命

惟恐德弗類　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唐石經岳本毛本惟作台

遂令傳險姓之　宋板令作以○按史記殷本紀作以宋本是也

曰云我徒也　宋板曰作且

若藥弗瞑眩　唐石經補缺誤

先使人瞑眩憤亂　補鏜云憤當憒字誤○按上云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此因彼而誤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正義曰晉語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言

猶王官之伯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之作宗

師長之言亦通有　宋板有下有士字

憲法也　按此節今本疏混入注又脫上截四十二字山井鼎據古本宋板正誤補闕今條于下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疏傳憲法至爲治正義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聽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卽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按岳本纂傳俱與古本同

經傳之無鍪與兜鍪　宋板之下有文字是也

則人爲背之　宋板爲作違是也

官不全其實　案全當作至今改

是言推而不有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推作惟

謂言出恩以寵臣　毛本言作君是也

謂臣入慢以輕王　補鏜云王當主字誤

事神禮煩亂而難行　宋板煩下有則字正與注合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古本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難　古本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毛本難作艱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陸氏曰梅亦作楳

鹽鹹梅醋　古本醋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言曰有所益　毛本曰作日是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陸氏曰俊本又作畯

故此爲解　補鏜云此爲二字當誤倒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古本辜作辠

功至大天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大作于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以訓道諫王　補鏜云訓道二字疑誤倒或以訓二字倒○按下傳云遂以道訓諫王則此訓道二字誤倒明矣纂傳道作導亦誤

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以字作之是也

文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又

傳言至自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字重是也

謂有永有不永　史記集解謂下有其字

天遺其如其所言　葛本閩本明監本俱同毛本次其字作我

祀無豐于昵　按羣經音辨尸部云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亐尼又女乙切考疏引爾疋亦是尼字疏又云尼與昵音義同此但明尼昵同字非經文作昵

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按史記注固非今本亦疑有誤

是尤德爲嗣　諸本德皆作得德字誤也

卽兄也 諸本兄作尼尼字是也形近之譌

自立君以主之 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亦無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古本始初作乿後改作始按乿當作𤔲古治字

作西伯戡黎 陸氏曰伯亦作柏盧文弨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柏二字本可通用

且言西北對東為名 諸本北作伯閩本明監本同誤

以王淫過戲逸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逸作𨓜毛本作逸

以紂自絕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王字正與岳本同

動昔違法 宋板昔作昔岳本作㫺案㫺字是也毛本不誤

大命不摯 命下唐石經旁添胡字陸氏曰摯本又作鷙○按說文作鷙引書云大命不鷙據說文則胡字不應有也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增入也

反報紂也 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

參列於上天 古本天上有在字

微子第十七 商書

錯亂天命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亂作亂

交錯是渾亂以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作之案以字誤也

以去見其為鄉士也 浦鏜云鄉士當無道誤許宗彥云鄉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為鄉士也八字因末句而誤衍

我祖厎遂陳于上 古本厎作致

又為姦宄於內外 閩本葛本監本纂傳同毛本內外二字倒

其為敵讎 閩本葛本同岳本其作共其字誤也

無涯際 古本涯際作津涯

傳父師至而言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而言作言之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兩云順其去事而言則作疏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 浦鏜改作比干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 宋板欲作或

不解怠 岳本葛本宋板正嘉本閩本纂傳解作懈毛本作解與此同按釋文云解佳賣反是解讀為懈非字作懈也通志堂本解作懈亦誤

我罔為臣僕 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作𦢊恐此是古本作𦢊後析為二字釋文所云一本是也

我乃顛隮 古本隮作躋

我久知子實 古本我上有言字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 宋板閩本同毛本者民二字倒盧文弨云民字衍文是也

安得默而不呼 毛本呼作言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

作泰誓三篇 渡津乃作

疏 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至嗣位至卒非徙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一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予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正月至伐紂○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知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卽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書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解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然則改正治曆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實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王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而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劭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渡津乃作○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衛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為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偕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尙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顧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尙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卽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泰誓 大會以誓衆

疏 傳大會以示衆○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示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偽文故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疏 惟十至孟津○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猶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事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卽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疏 傳冢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謂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總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御大夫及士諸事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誓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

疏 傳生之至為貴○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是神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亶丁但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

○湎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市志反切瀨常利反酷苦毒反【疏】傳沈湎至無辜○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之嚴烈同故謂之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疏】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泰致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故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言受寵于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跳其姚反【疏】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墇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陂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傳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不服象飾過於制度言匱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顯民亦云華侈服飾二者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鄭謂人之服飾二物之餘非宮殿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刳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餘書證反【疏】傳忠良至暴虐○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剝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刳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敢諫爭者刳剔孕婦不知其誰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為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illegible]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鄭引此為剖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之政之善謂十一年惡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悛七全反【疏】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輕慢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餘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者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言吾所以有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紂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侮亡甫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為于偽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相息亮反○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否方有反【疏】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罪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違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正義曰眾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與民之也○師君當能治之又天作之師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之非謂別置師也○傳君師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可違天之意故非理刑殺是助天誅惡民也○傳紂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違其志言己本志欲伐何敢違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反下注同【疏】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自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教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今士眾勳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億十萬曰億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欲同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貫古亂反【疏】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則惡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惟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厎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受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厎之履反【疏】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佑也是祭社曰宜冢謂大社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毛詩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鄭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上帝社後言廟此以己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眾致天罰於紂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從才容反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疏】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誓師而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此之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渡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徇似俊反字詁云徇巡也【疏】傳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總戒眾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

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苦蓋反今商
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犂老昵比罪人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
逃之小人○犂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鮐他來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疏】傳鮐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
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梨故鮐背之耇稱梨老傳以播爲布布者遍也言遍棄之不禮
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酗況付反【疏】傳過酗至罪同○正義曰酗是酒怒浮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誥過言欲
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罪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
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斷呼也民枯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
業反籲音喻穢於廢反【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爭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怨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朋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
無罪之人怨遂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罪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黷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
命以相誅滅之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
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黜桀命惟受罪浮于桀
浮過【疏】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稱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覩其湯桀之狀桀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桀
侯叛桀驕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德
烙之刑又有殺諫斮脛之事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而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
之○喪息浪反長丁丈反【疏】傳剝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
言文良之爲善害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變其文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
此言以殺害之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也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己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事言必誅之【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事者罪不
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
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
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前戒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蓍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
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
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稱太公非實事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疏】傳平人至不同○正
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卽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族若林卽會無罪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
智慮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

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疏】傳我治至德同○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
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能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能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
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傳周至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於紂但對有衆務吉有於揚欲明多惡不如少爲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惡烏路反一音如字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己能無惡於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疏】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誅之己今有善不爲民之少惡天必佑我今欲化百姓者不教百姓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疆居良反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此於湯又有光明【疏】
今我至有光○正義曰既以天下爲任則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紂之伐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
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擧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擧賢之法云或以事擧或以言揚○擧義同故揚爲
擧也於時紂在河朔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
無鐘鼓也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將子匠反下
同爲法【疏】勗哉至非敵○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嚮事而懾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
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强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勗勉至克矣○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
輕敵故今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今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率執非敵
之志恐彼强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懍力甚反
【疏】傳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爲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
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穀梁傳曰高曰崩厥角之言蹶崩體之高也年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令力政反重直用反
長丁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疏】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爲文猶群故言以篇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亦
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遠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大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會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
師以法卽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愼鄭離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教誓王所呼者

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疏】傳言天至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其前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怠惰不敬天地神明○惰徒臥反

【疏】傳輕狎至神明○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違行之是違天顯也輕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斮側略反又士略反朝陟遙反脛戶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反

【疏】傳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觀文云斮斷也斮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斷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痡病也言害所及遠○痡徐音敷又普吳反

【疏】傳痡病至及遠○正義曰痡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偏及夷狄而云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邪似嗟反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技其綺反褻息列反

【疏】郊社至婦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喪息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

【疏】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孜孜勤勉不怠○孜音茲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紂惡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殄徒典反殲子廉反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毅牛既反

【疏】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釋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

【疏】傳若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賁音奔稱尺證反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至牧地而誓衆○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疏】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于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實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於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賁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疏】傳是克至早旦○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鄭玄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為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陳直刃反朝

【疏】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衆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後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者之○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戉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麾許危反

他屋反【疏】傳鉞以至著之○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傳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御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師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帥色類反下同○【疏】傳師帥卒帥○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傳八國至之南○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八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比徐扶志毗志二反楯食準反又音允【疏】傳稱舉至干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閒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戟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頻引反徐扶忍反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反【疏】傳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書隸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惑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事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與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妲己惑紂紂信用之○妲丹達反己音紀紂妻也【疏】傳妲己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於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譽貴之妲己所憎誅之妲己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懟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事鬼神○復扶又反【疏】傳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爲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對合相當之事故荅爲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事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事亦一也不事神祇恐之大者故舉宗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傳王父至以道○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疏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紂皆首言此者神怨民怨紂所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逋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俾必爾反使也【疏】傳使四至都邑○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疏】傳今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布陳然使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紀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勗許六反刺七亦反【疏】傳夫子至爲例○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擧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擊刺然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疏】傳桓桓武貌○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貔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疏】傳貔執夷○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豰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豰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疏】傳商衆至之義○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於彼令彼知降我有義也王肅云御禦衆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衆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管反本或作畜許救反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疏】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曰此序於經于任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畜於寄于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紀識至爲法○正義曰紂以昏亂

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疏武成○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以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衛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爾傳辭而已欲征則叔誓衆既克則空話讚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稱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闕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錯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審誠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取其文爲之作傳恐云有所失爲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時之文也使言武功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恭者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死魄○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貌近附近之近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哉徐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

乃偃武修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恆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梪籩音邊上時掌反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疏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其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亡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遂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言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舋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庠夏序殷瞽宗周辟廱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之則云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散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殺祭明其屬告事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據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大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丁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與候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致命於周明一統○暨其器反

疏傳魄生至一統○正義曰月以望爲大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謂生魄之後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事先言告武成既得然後卻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服周者今皆受致命於周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爲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此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

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

惟先王建邦啓土

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疏傳謂后至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但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

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

疏傳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稱毀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焉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從而歸保稱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繼統其業乃勤立王業○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

疏傳大王至王家○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繼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

疏大邦至其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兼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

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

疏傳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改

得稱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予小子其承厥志
言承文王本意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底之履反

【疏】傳致商至川河○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謂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二年左傳蒯聵自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己承藉上祖其事之意

今商王受無道
無道德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烝之承反

【疏】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反

【疏】傳逋亡至大姦○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爲亡罪人逃亡而紂爲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禽獸爲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爲物室言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爲大姦也據傳意主宇下隨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大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遏烏末反召上照反本又作邵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貊亡白反俾必爾反

【疏】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也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己使率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篚音匪爲于僞反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應應對之應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相息亮反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作踰陳直刃反下同徐音塵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

【疏】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絕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敍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敍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紂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瀆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之言○正義曰因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是杵爲臼器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禮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疏】傳皆武至禮賢○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是紂囚之又爲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爲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徵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徵名號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散西旦反

【疏】傳紂所至貧民○正義曰藏財爲府藏粟爲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債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

【疏】傳施舍至服德○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於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爲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
郎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

【疏】傳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

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旣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建官惟賢**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居位理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redacted]重五常之教民五教○正義曰以重總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總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鄭是此事而使無五教餘論歸者自略之耳**惟食喪祭**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養羊亮反**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言顯忠義**崇德報功**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任而鳩反治直吏反[redacted]垂拱而天下治○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垂拱而天下治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古本作尚書卷第六古文尚書泰誓上第一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卷第十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渡津乃作　古本津上有孟字

至嗣位至卒正　正嘉本閩本同宋本上至字作則明監本毛本作自山井鼎曰宋板爲愈

正言一月　宋板正作止

武成所以解一月者　宋板解作辨按解字非也

王無二王　宋板上王字作主毛本作民案民字是也

於孟地置津　宋板於上有是字

又云八百諸侯　按又字疑當作文

至五以穀俱來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五二字倒

古文泰誓伐紂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事上有時字

泰誓　王應麟困學紀聞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衞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也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按疏云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夫太子太宰古通作大無作泰者則泰誓當作太誓明矣字雖爲大音則爲泰後人遂讀爲泰據唐石經作泰則其誤固在開成之前

惟十有三年春　陸氏曰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依序文輒改

惟宮室臺榭　陸氏曰榭本又作謝按古无榭字

使不流溢　宋板溢作濫按溢字非也

謂不服采飾　閩本同毛本不作彼按所改是也

是則亦封之義也　宋板封作剝是也

父業未就之故　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父作功

故我與諸侯　古本無故字

討當恐怖　宋板同毛本討作紂

是我與討同罪矣　毛本討作紂是也

底天之罰　古本底作致

與民同　古本下有欲也二字

王乃徇師而誓　石經補缺徇誤作循說文云侚疾也按依說文當作侚

我聞吉人爲善　古本聞作䎽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　岳本竭作渴與釋文合下竝同按說文㵣欲歠也渴盡也竭負舉也今人多亂之此渴字本當作㵣從俗作渴盧文弨校釋文以爲當讀如渴葬之渴是也非取渴盡之義尤不當作負舉之竭俗本既誤作竭并釋文渴苦曷反改作竭巨列反誤甚

故曰力行　古本下有無度也三字

播棄犂老　古本犂作棃注同

物在水上謂水浮　閩本同毛本水作之纂所改是也

日亡吾乃亡　纂乃亡下脫矣是紂亦賊虐諫輔謂己有有天命而云過於耆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凡三十字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補入與宋本岳本合

以殺害人爲惡之大　閩本同毛本害作害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夢精二字互誤

予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臣字旁添石經考文提要云此文諸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公二十有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公二十有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泰誓左傳昭公二十有四年論語皆旁增臣字襄公二十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

太公召公　纂傳召公在太公上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纂傳少作多按纂傳蓋據朱子論語集注孫志祖云論語集注作多仁人蓋沿邢疏之誤孔氏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則爲少字無疑人下古本岳本俱有也字按岳本讀不如周家之少爲一句仁人也爲一句文義甚明益知少字不當改作多

此於湯　毛本此作比所改是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斮朝涉之脛　古本斮作斱

剖賢人之心　古本剖作㓟注同

作威殺戮　古本威作畏下作威同

二者大同　纂傳大作本按本字是也

乃汝世讎　顧炎武曰石經誤世作替○按今本唐石經乃汝讎三字皆係補缺惟世字作廿尚係原刻顧以爲誤作替非也

明著岐周　古本宋板周作𡙡盧文弨云𡙡即衆字從三人後人不識妄改爲周○按从音吟非衆字也後人誤會人三爲衆之說遂以众爲衆然相沿已久此𡙡字當如盧說山井鼎校古文尚書從字作㐺其例正同

牧誓第四　周書

若虎賁獸　史記集解無獸字

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　毛本師作帥所改是也

欲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三作此

乃復到過　閩本同毛本到作倒按倒古通作到

王左杖黃鉞　陸氏曰鉞本又作戉○按作戉是也說文云戉大斧也

鉞以黃金飾斧　浦鏜云鉞上脫黃字從公劉詩疏校○按史記集解亦無黃字

示有事於教　古本史記集解教下有令字

傳越以至苦之　案越當作鉞轉寫之譌

治事三卿　古本治作理

此御事之文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大

旅衆也衆大夫　古本無下衆字按史記集解作旅衆大夫也視今本少一衆字而也字在夫下文義較順

使其屬師四夷之隸　閩本同毛本飾作師所改是也

師帥卒帥　史記集解帥並作率

亦可以稱師　宋板師作帥是也

巴在蜀之東偏　補本東作南

是庸濮西江漢之南　閩本同毛本西作在所改是也

戟楚謂之孑　纂傳同毛本孑作干○按纂傳引在說命中篇下同

或謂之楯　浦鏜云楯方言作瞂音代誤作楯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唐石經是字旁注按漢書五行志引此經無是字

日義曰晉語云　按日是正字之譌諸本俱不誤

妲己所舉言者貴之　閩本明監本舉言作與言按與言乃譽字誤分爲二也當據列女傳元文正之毛本亦誤

弗迓克奔　按匡謬正俗引此經迓作御又稱徐仙民音御是徐本亦作御疏云王肅讀御爲禦則孔氏所據本亦作御蓋作御者古文也作迓者今文也釋文云馬作禦史記同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陸氏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匡謬正俗曰徐仙民音嘼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

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六畜之字本作嘼嘼从疋齝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騶虞虎豹即在釋獸若武王歸虞放虎可言歸獸所放既是為牛當依嘼字本音嘼之不得謂古文省借即呼為獸豈與為獸華風為獸毛詩旅獒珍禽奇獸皆作獸字何偁武城一篇以嘼為獸斯不然矣〇按作嘼者古文也作獸者今文也餘證二本皆用古文今本釋文開寶所改非陸氏元本故錄顧氏說以存古文之遺

月二日死魄 正嘉本葛本閩本葛本同毛本死魄上有近字與岳本合案此誤脫也

七世之祖 纂傳祖作廟

而魄死明生 浦鏜云而疑衍字

由字積與謨 浦鏜云與謨二字疑倒孫志祖云字積者即積畫之說與謨者或誤寫四為三也非倒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古本唐石經臨安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並同毛本成誤作伐

以撫綏四方中夏 古本補本綏作安

故大統未就 葛本正德本嘉靖本閩本纂傳同岳本統作業與疏合毛本依之

厎商之罪 古本厎作致

用祭事告行也 纂傳事作祀

告天社山川之辭 岳本社作地

臨祭祀 纂傳祀作事

暴殄天物 古本殄作絕

則天物之言 纂傳言作皆

普謂天下百物 閩本明監本普作皆

寇衆 葛本閩本明監本寇誤作㓂疏同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古本補本作此謂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古本無厥字

篚篚盛其絲帛 古本作上篚篚其絲帛補本作篚篚其絲帛按當作篚篚其絲帛古本之上今本之盛衍字也古本之篚篚倒字也補本之錄誤字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 顧炎武云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

流血漂舂杵 宋板流血二字倒是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唐石經干下旁增之字按下同

施舍已債 古本岳本宋板同毛本債作責按釋文作責責債古今字

列地封國 古本列作裂

褒禮篤親愛 宋板篤親間空一字

使天下厚行 葛本閩本同纂傳言作信

欲垂拱而天下治 閩本同毛本欲作故案欲字誤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勝詩證反父音甫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子作之○範音犯鎬胡老反本又作鄗武王所都也〔疏〕武王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計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殺受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湯放桀也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遠其里數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疏〕洪範○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陰默也馬云騭升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彝以之反〔疏〕惟十至攸敘○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稱箕子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騭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騭即質也質謂爲成成亦定援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稟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生道則生合道則死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乃者以天道居之大使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問箕答以陰言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勸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鯀工本反陻音因汨工忽反行戶更反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注同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殛紀力反本或作極音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錫星歷反〔疏〕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答王曰我聞在昔鯀陻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傳陻塞至五行○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陻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陻爲塞也汨是亂之意欲爲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其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亂五行也○傳畀與至以敗○正義曰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爲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章類之名故爲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禹獨得言天怒鯀者以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之道○正義曰傳鯀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故云殛父與子殺舜之道實刑各從其實舜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敘○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於人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與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疏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斁由洛書耳以

初一曰五行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用之政乃成○農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沮在汝反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疏〕

至六極○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紀次五曰立治用大中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農厚至乃成○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者是治民但政是故物之名德是在己之得故分爲二疇也○傳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暦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皇大至之道○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傳皇人至篤敬之○正義曰貴福者六者皆人所慕也惡故日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慕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訓勸勉也之爲筆沮止也止其爲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禹並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擢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數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也欲求大中人賴德是任故三德爲六也政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身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嚮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歸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爲始其數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數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敘用等亦禹所第敘其數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象筮不得象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生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疇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禍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禹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以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爲第之總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稱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猶以故爲六極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爲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下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揉如九反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水鹵所生○鹹音咸鹵音魯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酸木實之性從革作辛金之氣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謂此也又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卦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者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鎔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曰穡○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斂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於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氣之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容儀○貌本亦作貇二曰言詞章三曰視觀正○視常止反徐市止反四曰聽察是非五曰思心慮所行○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貌曰恭儼恪○儼魚檢反言曰從是則可從視曰明必清審○聽曰聰必微諦○諦音帝思曰睿必通於微○睿悅歲反馬云通也恭作肅心敬從作乂可以治明作哲照了○哲之舌反徐丁列反又之世反聰作謀所謀必成當○當丁浪反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疏二五至作聖○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擧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

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其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雊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斷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事之義也○傳貌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辭有辯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微○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情容故恭為儀恪曲禮曰儀若思儀是言正之義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非必從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則人違妙而審詩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顯玄云此蓋明聽審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衆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脩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之事說令云接下思恭視惟明聽徹惟聽鄭此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蓋在貌而徹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後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也致照晳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謀必當故聰聽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作叡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纖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晳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徹之意休徵咎徵皆書又所致若書又明聽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皆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睿智也定本作睿則讀為皆

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三曰祀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卒子忽反

疏三八政至曰師○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實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二也所以衣食貨乃是明禮諸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也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二者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殺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鄭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會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施之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貨故云得而實貨之本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實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實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三曰日紀一日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宿音秀迭田節反見賢遍反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為曆數授民時

疏五紀至曆數○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為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歷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節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總曆四者故歲[illegible]為終也○傳[illegible]至所會○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昏[illegible]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室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illegible]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紀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illegible]以日而與日會[illegible]會歲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illegible]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illegible]會以為十二辰[illegible]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斷[illegible]至五星也然五[illegible]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傳曆數[illegible]○正義曰天[illegible]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一[illegible]五度有餘日[illegible]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illegible]月一周度日[illegible]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illegible]天未周故置[illegible]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illegible]有節氣[illegible]之所會其度家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illegible]在月朔[illegible]傳在月半故曆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曆所以數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illegible]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使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為天下皆大為中正○比毗志反下同

疏五皇極至作極○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

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為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等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傳斂是至盡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敬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協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中正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民戢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錄敘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罹力馳反又來多反行下孟反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好呼報反下遐嫁反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無虐馬本作亡侮煢其營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

疏 凡厥至高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為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卽為大中矣○傳民戢至敘之○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敬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為官也有所為謂動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為善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其瑕錄用也上文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卽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為不相妨害○傳汝當至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人之皆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治受以此言與爵祿之謂用為官○傳不合至勉進○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勸時求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為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斯鄭王皆本皆無偏字此傳不以偏為義定本無偏無黨字也○傳煢單至畏之○正義曰詩云獨行煢煢是為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是才高知寵貴之人位益高也不枉法畏之卽詩所謂不侮矜寡是也此經皆謂據天子無陂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其行如字徐下孟反○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善○其為于偽反○

疏 人之至用咎○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正義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勢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之○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使人正直必當接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傳不能至而去○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己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疏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傳於其至汝善○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從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曉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為惡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闢○闢婢亦反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治○平平婢緣反治直吏反○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疏 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傳偏不至治民○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辭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其[illegible]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矣○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近附近之近○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之

疏 曰皇至下王○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

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爲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爲
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
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爲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爲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 能正
人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立事○克馬云勝也 三曰柔克 和柔能治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 世平安用正直治之 彊弗友
剛克 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禦魚呂反能治直吏反 燮友柔克 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燮息協反 沈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 高明柔克 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惟辟
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辟徐補亦反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 【疏】六三德至僭忒○正義曰此三德者
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
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
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
臣之分貴賤有恆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爲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
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僭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
行僭忒○傳和柔至皆德○正義曰剛不恆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爲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
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爲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兄弟爲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傳云燮和也釋
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
世有彊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爲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
治之使不失其中而已國之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正義曰
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
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
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亦不得僭君而濫言食者人之所貪食最爲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
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爲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
之權勇略爲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
下民皆不信恆爲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
建立卜筮人 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普音戶 乃命卜筮 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雨曰霽

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霽子細反 曰蒙 蒙陰闇○蒙武工反徐亡鉤反 曰驛 氣洛驛不連屬○驛音亦作圛同屬音燭 曰克 兆相
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 曰貞曰悔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 卜筮之數 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占用二馬
云占筮也衍以淺反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
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人心和順
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逢馬云逢大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士逆庶民逆吉 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
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冠古喚反 龜筮共違于人
皆逆 用靜吉用作凶 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 【疏】七稽至之言○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爲卜筮
人謂立爲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蒙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
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
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
龜曰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爲二言爲考疑事選擇可立者
立爲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正義曰此上五者灼龜爲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驛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
如雨止者雲在上也蒙驛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蒙爲兆蒙是陰闇也圛卽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霧驛希疏之意也雨霽既相對
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爲氣違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霧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
也蒙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
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
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至曰悔○正義曰傳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
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
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餘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爲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
是至三人○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
也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歸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
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
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帝三兆三

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以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主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敍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從事臣與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持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爲一又總羣臣爲一也○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逆龜筮於上者龜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書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錯問之處吉凶龜占兆告以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逆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一從三逆龜筮相違飲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重不至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與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賤者貴者雖貴者末必謀慮長故適以民爲一今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正義曰凡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則與時衆同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徹於聖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但從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以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違有一從則亦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總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爲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猶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晉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使禮故也

八庶徵

【疏】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爲大中行稽疑以上爲善致則衆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一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燠音育暘音陽乾音干燠乃管反長丁丈反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杜反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疏】曰雨至無凶○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各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雨以至衆驗○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溫燠也是燠溫爲一故傳以燠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其始成物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寒冬須當寒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成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恆若爲咎也○傳言五至廡豐○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鄭玄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

敘美行之

驗○行下孟反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直吏反下致治治其職皆同曰晢
時燠若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晢之舌反燠於六反又音奧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
風順之【疏】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爲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致治則暘以
時而順之曰人君照晢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廡也曰咎
徵敘惡行之驗○咎其九反曰狂恆雨若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僭恆暘若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恆燠
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豫羊汝反徐又音舒曰急恆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恆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
曰咎徵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
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則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
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
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晢也心無謀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聰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
以狂爲倨慢以對不敬故爲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晢皆故爲逸情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用已也鄭
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變故蒙爲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總羣
吏如歲兼四時○省息井反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別彼列反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
歲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
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
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疏】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
王之省職兼總羣吏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
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
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致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
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爲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正義曰
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喩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喩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爲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
無喩時者但卿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者之言其衆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
官爲長屬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大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爲卿如日之有歲月官其有樂爲也詩卜錫長師乃謂三公之官此以
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長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
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失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傷如彼非使風雨寒燠而已是也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好呼報反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
亂【疏】庶民至風雨○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喩民有好亦有好惡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爲政小大各有常法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爲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喩
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常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星民至所好○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爲民象以其象民故因
以星喩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其於下傳○傳日月至常法○正義曰日
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若冬夏之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喩人君爲政小大各有常法案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強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
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
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
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
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月經至以亂○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
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離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
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
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尙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鄭氏所解亦同
於鄭首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喩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二曰富財豐備三曰康寧無疾病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
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橫華孟反又如字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凶爲
云[illegible]也折時設反音之舌反二曰疾常抱疾苦三曰憂多所憂四曰貧困於財五曰惡醜陋六曰弱尪劣○尪
烏黃反【疏】九五福至曰弱○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
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
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危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爲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爲善致福爲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
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傳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
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
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爲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爲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
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夭○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爲福也○傳

勤不至辛苦。○正義曰：勤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爲殃厄勞役之事爲辛苦也。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尪劣○正義曰：尪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爲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事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班，本又作般，音同。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分，扶問反，注同。

【疏】武王至分器○正義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紀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謂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正義曰：釋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社稷。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七古文尚書洪範第六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十一

立武庚　古本庚作康注同非也

歸鎬京　陸氏曰鎬本又作鄗

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　宋板閩本同毛本紂作殺

洪範

問天意何由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問誤問

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　宋板復作得

亂陳其五行　史記集解何首有是字按疏云是乃亂陳其五行似宜有是字

井堙木刊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木作水按作木與襄十五年左傳合

欲爲亂也　纂欲當作故形近之譌閩本同毛本不誤

水失其道　纂傳道作性按性字是也

畀與釋詁文　孫志祖云與疑當作于

劉歆以爲伏羲繼天而王　浦鏜云繼誤繫

通人討覈　宋板同毛本討作計

初一曰五行　唐石經别起一行九疇皆然

○皇大王之道　纂○下誤脫傳字

木可以揉曲直　史記集解作木可揉使曲直

金之氣　葛本嘉靖本閩本同毛本氣下有味字史記集解作金氣之味按金氣之味從上言其氣之味也鹹苦酸辛甘皆以味言不以氣言金之氣乃譌也古本味下衍之也二字

名爲人之用　閩本同毛本名作各案所改是也

百姓之求飲食也　閩本同毛本求作所與岳本合求字誤也

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纂傳亦作或

臭之曰氣　宋板臭作嗅

二五事一曰貌　陸氏曰貌本亦作額

明作哲　古本作作哲誤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書傳會選哲之列反字與斷同下當從日從日從口非〇按疏云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爲哲段玉裁云說文日部晢昭晰明也从日折聲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心部悊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

所謀必成當　史記集解當作審

言乃可從　宋板乃作必按宋板是也

不乖倒也　宋板閩本同毛本倒作剌盧文弨云宋板非

哲智也　宋板嘉本閩本同毛本哲作悊

故教爲先也　宋板教作食按教字非也

若以一字爲名　纂傳字作事是也

日驚中　盧文弨云驚下宋板有鷸字而對文獨未載未知盧所據〇按有鷸字是也月令云仲秋之月日驚鷸中

何謂也對曰　宋板閩本同明監本也作辰毛本也下有辰字

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　纂季秋下十字誤衍

民戢有道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戢字止是一處字傳寫誤作戢爾雅注釋作戢戢之戢此不敢改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孫志祖云煢周官大司寇疏引作惸

皆人言曰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皆作此案浦鏜云此人言三字疑衍

謂治受以　閩本同明監本治作始毛本以改作取

于其無好德　按疏云無好對有好又云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疑孔氏所見之本經無德字至傳乃有之耳又云定本作無好德無惡者疑誤耳蓋師經文無好定本作無惡也

無偏無陂　陸氏曰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唐書藝文志開元十四年玄宗以洪範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國學紀聞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顧炎武曰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而下文有人用側頗僻之語況以古音求之作頗爲協〇按頗陂皆以皮爲聲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陂與荷爲韻是陂頗同音也開元之改非但不知之古音幷不知有陂字之古音乃大和石經恪遵開元之詔而與石經不違義宜字和之昭何也今惟足利古本尙作頗字又按疏云無偏私無頗曲又云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此在孔疏元本必皆作頗後人據今本經文改之而所改又復不盡耳又按匡謬正俗卷六引無偏無陂遵王之誼誼字有音此亦本作頗而後人改之也蓋顏氏亦知古讀部分與今不同宜字可以韻頗特未明乎仄通協之例故有此迂論耳其注漢書亦多類此

言當循王之正義以治民　史記循集解作修

不失其常　岳本宋板其作是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按漢書翟方進傳注師古引尚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

凶于爾國害于厥躬若非亹乎石經即唐初孔傳本如是

在位不敎乎 史記集解敎作端與疏異

燮和也釋詁 案下詁字當作文

曰圛曰驛 孫志祖云案經文本作圛濁而傳讀爲驛耳孔疏始作驛且云圛驛聲近圛即驛也可證經文之作圛矣不知何時經改經驛爲圛驛洛誤至今李疏中字多不及全改後之學者猶可尋求是正也○按改作圛驛在唐天寶開寶時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氣洛驛不連屬 案洛當作落各本皆不誤此紙寫者脫廿頁耳

卜五 毛本脫卜字按上傳卜筮之數卽本數下有七字卽此經卜字之誤也

則濛是闇之義 宋板同毛本濛作蒙

因兆而細曲者爲水 宋板細作紐

王肅云卜五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周禮太卜掌一兆之法 閩本同毛本一作三是也

次及卿主衆民 案主當作士形近之譌

傳動不至違吉 案違當作遇毛本不誤

以下傳云一從三逆 宋板一作二是也

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 宋本同毛本故作人屬上讀

課有一從 宋板同毛本課作謀

若三占之俱主凶 宋板無主字

正義曰 按疏首疑脫八庶徵三字

煖以長物 古本岳本宋板煖作燠按史記集解亦作燠疏云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是疏亦作煖

五者來備 王應麟云五者史記作五是而今本史記仍作者蓋元明以來刊本之誤也七經孟子考文云古本者下有是字蓋或據史漢箋是字於者字之旁而轉寫者因增諸者字之下致不可通說詳尚書撰異○

則衆草蕃滋廡豐也 古本草下有物字史記集解有木字按疏釋經云衆草木蕃滋而豐茂則當有木字又釋注云衆草百物蕃滋廡豐則當有百物二字滋廡二字史記集解倒

謂不時失敘 史記集解作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似誤

惟木沴火 浦鏜云水誤木按浦校是也

釋詁文廡豐茂也 浦鏜云文當云字誤是也

有無相刑 按刑疑形字誤

君行政治 史記集解無行字與疏合

君行狂疾 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疾作妄與疏合

君行蒙闇 按蒙疑字之蒙與此蒙之蒙史記但作霧集解引此傳蒙闇卽作闇則孔本此經亦作蒙明矣或疑疏引王肅云蒙聲似此經不當作蒙然古字音同相假借前疏以蒙爲蒙此何妨以蒙釋蒙李宣書古文訓洪範兩蒙字俱作蒙非也

此故咎皆言者者 毛本故作休故字誤也

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浦鏜云按疏云不言畢星好雨者於下傳此有者當是後人增入

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 毛本南北二字互易

交路而過 宋本路作絡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折未三十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三作二

任其所好而觀之 而上宋板有從字

能者養之以福 盧文弨云當作養以之福○按養以之福見漢書五行志杜預注左傳云養威儀以致福疏云養此威儀禮法乖往適於福是杜孔所見左傳並與漢志同不知何時誤倒以之二字并改此疏失之遠矣

賦宗廟彝器酒罇 按罇俗字也疏作尊傳文誤刊

曹爲尊之法正 浦鏜云也誤正

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案亡字似因傳文而誤衍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旅獒第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西旅獻獒 西戎遠國貢大犬○獒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 太保作旅獒 召公陳戒○召時照反後召公皆倣此 旅獒 因獒而陳道義

【疏】西旅至旅獒○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傳西戎至大犬○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傳召公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遒豪國人遣其遒豪來獻見於周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賄呼罪反 西旅底貢厥獒 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底之履反長丁丈反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

【疏】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傳四夷至不服○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備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幷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書序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貢之是王家遣使通使使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為異○正義曰西戎之長猶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犬為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供音恭為于偽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曰嗚呼至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己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己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天下至寶玉○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蠻夷之貢總之辭釋詁云展誠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所陳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寶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傳德之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是感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傳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己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疏則賜以遠方之物撫彼心同姓親則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易羊豉反 德盛不狎侮 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易以豉反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津忍反下同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疏】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人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己賜人不自修德言此者戒人主使修德也又說修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慢輕狎侮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故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反喪息浪反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游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觀官喚反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竹反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皆非所用有損害故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不役至人安○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志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事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當自合○傳言不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而昬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警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傳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傳喪耳○傳在心至勸道○正義曰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所有所向也蘊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游觀至生民○正義曰游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游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備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物遺之辭為作育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費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

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爲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爲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說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爲？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行，下孟反。累，劣瘁反。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虧，曲爲反。簣，其簣反。向，許亮反。乾，其遷反。昃，音側。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世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

【疏】嗚呼至世王○正義曰：聽戒以終，故勤以結之。嗚呼！爲人君所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爲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衛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正義曰：矜是矜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爲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當慎微也。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傳八尺至如始○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爲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可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不受人言，敘深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巢，仕交反，徐呂交反。芮伯作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芮，如銳反。圻，音祈。

【疏】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義而來朝。鄭玄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未明，故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金縢，遂以所藏爲篇名。

【疏】武王至金縢○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爲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秦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爲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叁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緘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鐷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縢○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豫，本又作忬。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爲，于僞反。戚，千歷反。

公乃自以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爲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善。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植，時職反，徐音置。贄，音至。祝，如字，或之救反，下同。

【疏】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爲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爲己事。除地爲墠，墠內築壇，爲三壇同墠。又爲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對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鄭玄云元年克紂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詁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有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己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己之事，猶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己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說戚卜之不不可使外人知，恐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三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書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對王耳。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

王之璧也周禮云公執桓圭如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爲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
疾史爲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〇遘工豆反過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
旦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〇丕普悲反爲同除前反鄭音不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
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
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
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惟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
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
疾瘳待命當以事神〇瘳勑留反下同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redacted]史乃至璧〇正義
曰史乃爲冊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遭遇暴疾也一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
身命且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備事鬼神汝元孫不如且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且也然人各
有能發賤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之以此
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實命謂使爲天子善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
周歸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違用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使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爲不許我請之許我使卜得吉兆
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且生我乃屏去璧與吉不得事神爲發死無言〇傳史
爲至虐暴〇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爲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故之於祖稱
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遇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爲危也虐訓爲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秦誓牧誓皆不諱發而云
此傳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嗣匱得書王自信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遂成王
所讀故諱之上篇秦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與故不須諱之〇傳太子至世教〇正義曰實讀如左傳施舍己責之責謂負人物也太子之責於
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
爲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慮不爲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歎歎得其命於天中心
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者在衛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
古不過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求必周公稱爲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
體異〇傳我周至之意〇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祖考考父
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己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己能順父祖
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己是父祖所欲令請之於天也〇傳汝元至以死〇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

是受命天庭也以人說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乃
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〇見書
于著反餘以喻反爲云藏卜兆書管并必致反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王其無害言必愈體予小子新命于
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
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〇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〇瘥初賣反[redacted]卜乃
至乃瘳〇正義曰祝告已畢歸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術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啟籥以見其占書亦與
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意者上天所以須待武
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〇傳習因至而吉〇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
之故以習爲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王之龜三人占之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襲之三王之耳每龜一人占其後君
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龜可繼故知吉也〇傳三兆至是吉〇正義曰鄭玄云書開藏之管也開兆
書籥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在於籥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
二百占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同吉開籥以書見彼占之書乃指亦并是吉言其兆須待同爲大吉也〇傳公視至必愈〇正義曰知此兆之體
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拆兆舋也體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大詳其
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故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約龜坼省兆錄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書占體
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〇傳言武至周道〇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
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予一人故言以一人言天子也〇傳從壇至瘳差〇正義曰壇所卸卜故從壇歸也翼明也言
文瘳訓差亦爲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緘之既告神鄭是國書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此于金縢之匱耳家武王既喪管叔
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〇喪蘇浪反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〇孺如樹反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〇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壁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
謂避居東都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爲詩以
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
欲讓公而未敢〇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致反鴟尺夷反鴞于驕反誚在笑反以遺唯季反反[redacted]武王至誚公〇正義曰成王之世爲管蔡所誣王開於
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爲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
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放流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

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辟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此成王猶疑周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使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為王意欲責而未敢也鴟鴞○傳武王死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於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禮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管蔡為二人而言羣者并霍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謗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王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辟之也退居東共叛為罪重耳○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會葬淮奄共叛故東征誅此之淮驗其事二年之閒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猶未悟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致在罰公故畏威未敢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穫戶郭反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拔皮八反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弁皮彥反徐扶變反應應對之應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說如字徐始銳反○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倡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言己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沖直忠反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新逆馬本作親迎○使所吏反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築音竹本亦作築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見賢遍反

【疏】秋大至大熟○正義曰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歎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故若此也○傳二年至之異○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恆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常風而有雷者以威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故有雷風之異○傳風災至大恐○正義曰書有邦人者則以天威唯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為質服[illegible]天[illegible]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也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王服亦如國家未遣王○傳二公至請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開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開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遣還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要求名譽不用宣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之今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為恨辭○傳周公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為救亂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心疑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新逆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illegible]之禮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illegible]豆是也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天於郊故謂之郊是祭天之器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昊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大郎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郊禮以感天天不旋日故云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大木斯拔亦偃故云大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迂碎當非經旨案字謂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監古銜反視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黜絕也將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相息亮反注同

【疏】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將欲東征誅黜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字毀百從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之為異耳[illegible]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之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須不必備土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謂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此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

多方篇數此誥篇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篇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周至天下○正

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已為天子自知致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王政者由

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illegible]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祚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者伐諸叛猶言黜殷命者

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啟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顯[illegible]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黜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

以名篇○誥本亦作[illegible] 疏 大誥○正義曰此陳伐叛之意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順重其自殷勤身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

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言己當勤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勤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

代君天下未集其志難弟欲衛致太平何況賊者乎周公處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辭云皋陶之謀略而種周公之謀誥頌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為共謀

順公負扆下矣猶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臣庚祿乃負召公處叔也其辭亦甚委悉於亦當時設言自好須復也嘗恭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嘗恭者猶繁

以伐叛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

及之○猷音由道也[illegible]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盡津忍反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

淮夷並作難○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為讀弗少延為句難乃旦反

延洪惟我幼沖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

不誅之意○冥劣儒反

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

叛先自實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失忍反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步渡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反徐音憤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安天

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遺唯季反 疏 王若至即命○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

成王為辭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於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

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寄及己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孫承繼無窮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為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言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

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吾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曰我今承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己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

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

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卜而卜之以天明命今我所以就其命言己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己得吉也○傳周公至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

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自有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

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依此作大誥其書言亦道在誥下此本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為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

時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為王則

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傳凶害至之累○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是大數亂國家艱言惟我幼童人輔措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

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實○正

義曰釋訓云也言子孫承繼祖境界則長無窮大數長遠大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

至重至重乃知天命言己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實而謙○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為文武也以涉水為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

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大平之功也言己所任

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在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

閉不用則閉絕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然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正義曰紂為無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

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龜神龜疑則卜之以天明繼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識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

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越茲蠢 曰言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且反父音甫後同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天下威謂三叔流言

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疵在斯反馬云瑕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祿父言我殷當復欲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

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今力星反易以鼓反下其易同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敉亡婢反應應對之應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 疏 曰有至并吉○正義曰上言為害不少陳欲往之意未睹武庚之罪

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難於西土言作亂於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

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復之此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天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欲以微感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其人

曰我殷復冀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何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

舉事不當得實者叛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聽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衆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佳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

知也○傳曰辭至錄勤○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正而復言別加一曰辭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難故有作大難

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寮耳○傳言殷至復之

○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小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腆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

○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直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

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殺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善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

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亂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

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西國民內實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育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屬周公事其來降舉以告衆稱之

錄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爲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卽來言人事先聽也○傳大事至爲矣○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矣卽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言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
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龜其休也與孔異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
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逋布吳反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
伐四國爲大難敘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
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redacted]肆子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redacted]告至
違卜○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爲美之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之臣謂伐祿父
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卿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
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遂事在我難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
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正義曰肆誥故也攝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卿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
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卿官也稱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之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
此及下文蕩逃二者謂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正義曰謂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叛逃亡故云用
汝衆國往伐殷逋播臣之意家遺殷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衆至戒之○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
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教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卿云汝國君及下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是
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遠之不行亦
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身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至從卜○正義曰翼訓教也於我小
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
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
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鰥故頑反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
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予遣爲也爲云遺也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
四國於我盡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卬五剛反我也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
寧考圖功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redacted]肆予沖至闡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憂言之○不毖音秘[redacted]功○正義曰
以汝等有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故我周家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
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
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事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辭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爲天子者當役

[illegible]爲天於我事爲天下役事遺言周家當爲天下此事遺我故爲甚大以人役遺我以爲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己之時有四國叛
[illegible]己職當靜亂不得以己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曰卬我也[illegible]四國[illegible]寄以衆國君得靜亂則爲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
[illegible]將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衆至之助○正義曰綏安也毖[illegible]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勸勉勸我曰無勞於憂
今我經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卽文王考卽武王故言[illegible]所望考也王以衆國反己乃復設爲此言責其無辭言助己已予惟小子不
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
命[illegible]美文王觀明者以文王惟卜[illegible]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
[illegible]知安亦亦[illegible]○相息亮反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illegible]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丕如字[illegible]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久老之人知[illegible]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
[illegible]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省息井反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閟慎也言天慎
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閟音祕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
我友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棐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予曷其
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謂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
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己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
之[redacted]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衆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redacted]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
[illegible]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勤況亦如文王惟卜之
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之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正義曰畏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
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
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
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爲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自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章既
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己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愛我何敢不於前安人
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帰之故故當勞除逆亂安天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閟慎至太平○正義曰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
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正義
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
民之疾也對民共爲一體大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矣欲己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毖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
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異同義不甚異[illegible]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誠周公重兵慎戒丁寧以勸民耳王曰若
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反難乃旦反下爲難同若考作

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底之履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菑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菑穫戶郭反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基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正是棄之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惡烏路反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redacted]王曰若至弗救○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父作室既營建基趾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業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故為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難故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卬為惟但卬之為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卬為惟義也○傳又以至穫乎○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當猶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種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穫矧亦肯穫有弗字喻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書先備見下有上而上無顧其說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傳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王

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易以豉反
[redacted]王曰嗚至不易○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學易天法君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佐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必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效也王肅云我求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以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壟力勇反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redacted]予永至若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穡稼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我草盡須除去殷餘當盡殄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以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誠也循使寧人所有指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天亦至必從○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能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矣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傳循文至不從○正義曰文王之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吉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意以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以卜至不勉○正義曰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誓而伐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一名祿父
命微子啟代殷後
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
作微子之命
封命之書[redacted]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啟代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啟知至湯後○正義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遺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歸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傳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內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周遷之書時多錯謬面縛手於後故口衞其體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御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尚時未為殺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書宋命之為公今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以名篇[redacted]微子之命○正義曰今為命書之辭以為此篇君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
惟稽古崇德象賢
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正音政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

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赦其桀邪虐之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

惟爾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令聞如字又音問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篤本又作竺東谷反【疏】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正義曰殷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子告之以下辭也如大誥言以道詰之○傳微子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與仲衍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微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至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上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爲郊祭天以其祖正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皆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禮使正朔不改與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正義曰傳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書爲正贖謂正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事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歆許今反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疏】慎乃服命○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服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之書慎之無使乖禮制也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毗房脂反世世享德萬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汝世世事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俾必爾反斁音亦好呼報反厭於艷反嗚呼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穎役頃反穗似醉反本亦作遂獻諸天子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禾亡【疏】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時述后稷種禾於實之秀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穗重而穗是穎爲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德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貫孔不用書傳爲說也○傳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書禾藉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猶未解必不肯歸周公書是啓金縢之後書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慶故以歸周公也唐叔使封於晉經史無夾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爲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之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疏】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爲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以爲既得命禾歸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下亡○正義曰嘉謂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爲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爲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宋板作十二

旅獒第七　周書

太保作旅獒 唐石經岳本纂傳同毛本太改作大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不發音知保太字下同

雖大有政者爲遺獒 岳本遺作貽遺字誤也

西旅之長 閩本葛本纂傳同毛本旅作戎與疏標目正合

故銘其栝曰 浦鏜云栝誤楛按魯語作楛

賤用物 按疏傳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謂此句賤上俗本有弗字也疏不釋經故因釋傳而并及之

所以化洽生民 古本岳本宋板洽作俗

寶賢生能 毛本生作任案所改是也

不役至人安 宋板人安作道接按疏釋經實至道接而止宋板是也自不作無益以後祗釋傳不釋經以前從各章例之疑有脫誤

惟皆正矣 毛本惟皆二字倒

遊觀從費時日 岳本從作徒從字非也形近之譌

終累大德 羣經音辨糸部云累違也書終累大德○按累累古今字

金縢第八　周書

不欲人開之 古本人下有之字按史記集解作不欲人開也與疏合

有金人參緘其口 閩本同毛本參作三按儀禮經傳通解續作參此殆首其誤

弗豫 陸氏曰豫本又作忬按說文引作有疾不悆釋文別本作忬蓋即悆字也

問王疾瘳否 宋本瘳上有當字通解同

但不知以何方爲王耳 閩本同毛本王作上

時說禱旱至圭璧既卒 宋板至作云通解同

史爲冊書祝辭也 史記集解辭作祠

太子之責 各本太作大太字誤也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古本有下有所字

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 古本救上有命字非也有依歸古本作有所依歸也案此依史記集解改

謂負天太子責 岳本太作大太字非也下並同

凶則爲不許我 宋板通解俱無爲字

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 通解遂作逐纂傳故作而

令請之於天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令上有欲字

卽於壇所 閩本明監本通解同毛本卽作既

亦與兆體乃并是吉 宋板與作以盧文弨云非

乃流言於國 葛本於作于下於羣子同按語助之於尚書皆作于惟堯典於變時雍此篇爲壇於南方及此兩句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各本並作於薛氏古文訓亦然蓋傳寫舛錯初無義例葛本獨於此兩句仍作于又葛本之誤也

公於成王之世 宋板公上有周字

傳王叔至成王 各本王叔作三叔王字誤也

赦其屬臣 宋板赦作敕

禾盡偃 古本禾下有則字以意增

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 葛本皆誤作者命下古本史記集解俱有者字

言己童幼 岳本童幼二字倒

發雷風之威 纂傳雷風二字倒

周公以成王未寤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寤作悟○按史記集解亦作寤

改過自新 史記正義句首有成王二字

盡起而築之 陸氏曰築本亦作筑字按馬鄭王皆訓築爲拾釋言云筑拾也訓拾者宜作筑孔不訓拾而別本亦作筑是築筑古蓋通用○按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築筑皆非正字且馬鄭王並訓築字爲拾或漢魏時爾雅亦作築未可知也

桑果無虧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桑果作禾本按桑果言木百穀言禾若作禾木則下百穀複矣所改非是後正義同○案正義釋經禾木無虧是總承上文故各本皆同皆不誤毛本此傳此疏因之誤改不知上下文各別也

亦如國家未道焉 宋板同岳本未作失盧文弨云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宋板是也

大誥第九　周書

大誥 陸氏曰誥本亦作𢍜案依汗簡古文四聲韻其字當作𢍜不作𢍜

陳大道以誥天下 岳本纂傳誥作告下傳順大道以誥天下岳本作告纂傳作誥

惟我幼沖人 古本惟下有累字按疏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是孔穎達所見經文無累字

就其命而言之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言作行與疏合岳本考證云案文義行字爲長

當誅叛逆　宋板同毛本當作將

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　宋板者下空一字

六世三十　宋本六作卜是也毛本作傳亦誤

以于敉寧武圖功　古本敉作撫下敉寧王大命同○按撫即敉字說文敉撫也从攴亾聲讀與撫同段玉裁云

四國人賢者有十夫　古本四國人作四國之民

正而復言　毛本正作止是也

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　宋板有作友按疏意似當以有爲是

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　宋板無綏字是也

義爾邦君　古本義作誼

責其以善言之助　古本宋板之助二字倒按疏云責其無善言助己則傳當云責其無善言之助責乃責讓之義非責任之責也

哉我童子成王　案哉各本皆作故哉字誤也

何謂違我不欲征也　浦鏜云謂疑爲字誤

言得我之力　宋板同毛本力作功

言天美文王與周者　纂傳文作寧後並同按王氏據蘇氏說以寧王爲武王凡孔傳武王字寧改爲寧王不可爲訓

人獻十夫　古本人作民

亦文王　岳本亦作言

天閟毖我成功所　錢大昕曰天閟毖我成功所傳訓毖爲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閟慎釋詁文考釋詁本云毖慎也經旣以閟爲毖不當重出毖字據莽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毖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後人傳寫致誤僞孔傳尙未誤也○按下經勸毖傳解作勞慎此傳云慎勞則經當作毖勸莽誥於下云天亦惟勞我民是訓勸爲勞也

閟慎釋詁文　孫志祖云閟爾雅作毖

亦民之義也　閩本明監本同作民是也盧文弨云毛作同是上言國家此方說民不應言亦民○按國家如此民亦如此故曰亦民之義

矧肯構　疏云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按孔傳所解弗爲衍字○按矧況也況益也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益弗肯構益弗肯穫也段玉裁云

今不正是棄之　閩本正初亦作正後加彳毛本因改作征

民養其勸不救者　古岳宋板勸下有心字

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　浦鏜云此當比字誤

亦以不卭爲惟義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不二字倒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古本作王曰嗚呼肆告我爾庶邦冢君按哉字與漢書翟方進傳合古本分爲我二字殆非也

爽邦由哲　古本由作用

所以知必克者　按者字疑之字之誤宜連下故字爲句

君不早誅之　毛本君作者案所改是也

微子之命第十三　案三字誤衍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古本庚作康非也

微子作告　閩本同毛本告作誥是也

右抱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抱作把○案下右把茅也仍作把史記元文作把

縛手於復　岳本復作後復字誤也

正朔服色　毛本服誤物與疏不合各本皆不誤

與時皆美　纂傳皆作偕

放桀邪淫湯之德　古本岳本俱作放桀邪虐湯之德也宋板無也字與古本岳本同岳本考證云傳釋經不當改邪作淫又諸本湯之德下無也字辭義似未足

言湯立功加流當時　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案流當作於毛本不誤

言能踐湯德　纂傳無言字按傳上云汝微子謂經所謂汝者指微子也此五字自爲一句纂傳與上三字連讀故删去言字耳

曰篤不忘　陸氏曰篤本又作竺

是二王後爲郊祭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爲作得按纂傳作是二王後皆郊天

以蕃王室　陸氏曰蕃本亦作藩

以輔我一人　古本輔下有成字

傳唐叔至一德　案德當作穗

以善禾名篇　岳本宋板纂傳善作嘉

告天下亡　古本作布告天下亡也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三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數

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作康誥酒誥梓材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梓音子圻具依反【疏】成王至康誥○正義

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

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顯爲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

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畿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爲

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

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

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能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總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

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西也又曰襄君未嘗侯衛君且言千里亦大事言之耳何者邪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歸諸侯西山即有豐鎬

河濟之西以皆地紂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幷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孔與同否

未明也既三年誡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

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邶鄘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爲諡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爲號益而康

叔之康爲國國而號諡不見耳惟三月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魄字又作霸普白反馬云魄朏也謂月

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

洛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洛如銳反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

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周公

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陸云乃洪治同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勞力報反【疏】惟三

至誥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

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爲衛侯大誥以治道○

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

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又云六

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

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土

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編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

男下謂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爲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每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

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險非土中者自出當時之宜

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爲君行必有臣從即鄉大夫及士見亦上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

以上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月庚

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此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三日乙卯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書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

也爲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乎之曰孟侯爲不辭矣王若曰孟侯朕其弟

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書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長丁丈

反下同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同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

聞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怙音戶冒莫報反冒也聞如字徐又音問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殪於計反越

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

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勗許玉反【疏】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

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況貴彊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

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脩以脩治也上政既脩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

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

次序以文王之德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

以爲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

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

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

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

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乖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

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慎小官敬可敬謂

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天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

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實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
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爲致敎○遹音聿又音述爲紹述也衣如字餘於既反以往敷求于殷
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
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常居心則知訓民○耇音苟以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
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疏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
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綱武王能行之汝既得爲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
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敎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居
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聞大於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寬容
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敎○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
言以爲致敎也○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數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耆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徧求之○傳又當至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遹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乃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
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于至王命○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先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三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
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爲順德也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恫音通又勑動反瘝古頑反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往當
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
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懋音茂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
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應應對之應注同餘於甑反亦惟助王宅天
命作新民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疏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
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敬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事可見所
以可見者以小人難保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緩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難由
小事而起亦不恆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
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傳恫痛至我言○正義曰恫聲類於
痛故恫爲痛也瘝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己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己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己
病也○傳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
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怨不恆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

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致教日日益新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數而勑之凡行
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爲不常用犯汝
○眚所領反本亦作省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宥于救反疏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正義曰以上既
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愼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
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以此故汝不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
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數致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
服惟民其勑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
盡棄惡修善○咎其九反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孩亥才反非汝封刑
人殺人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劓截鼻刵截耳
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劓魚器反刵如志反無或劓刵人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行之疏王曰嗚呼封有至刵人○正義曰以刑者政之
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遣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敍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
正勉力而平和然致之化惡爲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爲善其皆安治爲政保民之如此不
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无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刵人之無罪者也○傳
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安治○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人爲上養則化所行
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傳劓截至得行○正義曰以國君故得事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卽墨劓剕宮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
官五刑所无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
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
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臬魚列反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
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丁亂反下及爲末同
覆芳服反疏王曰外事至要囚○正義曰言不德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去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
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
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率土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歸之既衛
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傳
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其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王曰
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臬刑故事○彝以支反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
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
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款心○款苦管反【疏】王曰汝至乃知○正
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
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
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傳陳是至故事○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
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正義曰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己若汝
不善我王家心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傳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為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
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攘如羊反宄音
軌暋不畏死罔弗憝暋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強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
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音同【疏】凡民至弗憝○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
強為之而不畏死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傳凡民至貨利○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
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稱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傳暋強至絕之○正義曰暋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釋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王
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
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
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鞠居六反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弔音的天惟與我
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泯徐武軫反曰乃其速由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疏】王曰封元至無赦○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
曰封非於背內之人為大惡猶倫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
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
可哀哉大不友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致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
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
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
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為人至不孝○正義曰孝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

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害曰我有傷不棄甚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述也則子不述父事害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
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
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睦爭鬭於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
乃逆命以毆屬殺害互相殘起而可知也○傳於為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罪為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
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親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為至不恭○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恩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
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敬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
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婭
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自之道○傳為人至不友○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
及於父之罪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
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鄰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不率大戛矧惟
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戛古八反惟厥正人越小
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
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譽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之
惡惟我亦惡汝○別彼列反注同汝長丁丈反下同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
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
用乂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
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懌音亦【疏】不率至以懌○正義曰言滅五
常之審當驗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
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譽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
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
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為威暴則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
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勸之○傳戛常至犯乎○正義曰戛猶楷也言為楷模之
常故戛為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
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掌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
最為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為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

非凡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飾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
科在軍者存旗節亦得爲有特飾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律教謂分遣所大夫爲之教民使皆而已有皆譽是立民以大皆之譽○傳
汝乃至正道○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爲長數則人君爲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爲一孝經對側以長爲大夫
耳○傳爲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封亦喪亡同也不行五教爲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
不眾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爲臣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事常不爲異
汝輕之而以爲戒文王所敬忌即敬總忌刑斷云祇祇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故德○正義曰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
之致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忌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憂之以此我一人說惵汝德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
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矧今民罔
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疏】王曰
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慎刑事終而總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書王命所以言曰封爲人君當明惟爲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
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
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德刑爲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爲善富而不爆爲安也鄭以迪爲下讀各爲一通也○傳治民
至其國○正義曰以己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爲
無吉膺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
欲其勤德慎刑○說如字餘始銳反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
和同設事之言○令力呈反數所角反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
汝亦不可怨○殛紀力反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
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疏】王曰封予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爲政以慎德刑爲教故王又命之曰封
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
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爲君不慎德刑其上明聞於天是
爲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正義曰以數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爲己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詰上
故云德也○傳假令至之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爲總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以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
惟至怨我○正義曰顯民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總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爲主
不嫌不明致失由於遺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爲罪大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
言當修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丕則敏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爲敏則有功用康乃心
顧乃德遠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

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疏】王曰嗚呼至瑕殄○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己以敬哉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
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爲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
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行著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得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正
義曰上文有忱有數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數者數在識下亦用之可知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
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
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高汝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疏】王曰嗚呼肆至乂民○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
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事有國土當明汝服
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傳刑也王若曰
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
世享國福流後世【疏】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故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
汝乃得以殷民世世殷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嗜市志反【疏】傳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節以爲連屬之監
則爲教而言然康叔時實爲教而所戒爲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教下篇云監監亦指爲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
宰之建牧立監也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
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戎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
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事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欲令力呈反下始令
勿令同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稱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文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爲始
祖后稷生不窋爲昭鞠陶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差弗爲穆毀揄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諸盩爲昭大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
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音竹律反揄音投盩音張流反大並音
太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
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毖音秘少時服反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爲于僞反
下同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
○惟行下孟反及下注之行同往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疏】王若
至惟辜○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以穆考文王始國在西上岐周爲

致也其饒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
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衆
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〇傳周公至北是〇正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沬一也故沬為地名紂
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邶東鄘北為鄉也妹邶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
不方平儀在靜尋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〇傳父昭至之致〇正義曰以穆
逢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於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
生皇僕為昭皇僕生差弗為穆差弗生毀隃為昭毀隃生公非為穆公非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
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世次王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
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證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
據今本先故言始為物始為致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毖庶邦以下之致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〇傳文王至常飲〇正義曰告勅使之
敬慎故曰告慎其衆國節衆奏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勑之丁寧慎之至也〇傳惟天至祭
祀〇正義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令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
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辜大祭祀大劇以元為始謂也〇傳天下至亂行〇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
成戒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於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〇傳
於小至為邦也〇正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邦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總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
身故也惟行用酒惟邦身得邦亦互相通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
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文王至惟一〇正義曰前文王戒酒以為所供當重飲之則有
誡亡之當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事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
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
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物故也既父祖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聽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
但民之小子為德然其於小大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
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〇傳小子至飲酒〇正義曰知小子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二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民之子孫也知有
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〇傳於所至至醉〇正義曰以述上文內外變舉此故為小子及
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為國之有事故總言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

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隔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〇傳文王至
心善〇正義曰以惟曰為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黍稷奔走事其父兄〇長丁丈反下往長官諸侯之長同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〇賈音古養羊亮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
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〇省悉井反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
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
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〇任音壬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
長不見忘在王家【疏】妹土至王家〇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
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腆
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
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
惟堪為君能考中德用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
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〇傳今往至父兄〇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
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〇傳農功至父母〇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
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〇傳其父至酒養〇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
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害則父母所不喜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喜子之行也〇傳衆伯至違犯〇正義曰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
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〇傳汝大至君義〇正義曰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
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難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傳民事可乎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
叔以君義亦有羞教明為互矣〇傳我大至成矣〇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耇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
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〇傳能考至之道〇正義曰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
人愛神助可以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即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
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

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疏】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總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
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
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義曰衆輔也但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傳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卽無
彝酒也故云不常飲總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
蹈道畏天明著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闇之王猶保成其王道
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相息亮反下同 惟御事厥棐有恭 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
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暇遑豫反 矧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
工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 越百姓里居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 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 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湎面善反 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 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辟扶亦反【疏】王曰封我聞至祗辟○正
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殷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喪亡得失而爲戒王命之曰封我聞之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
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卽能常德持智以爲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旣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
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
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
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爲法也○傳聞之至小民○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
民皆由蹈行於爲畏天之罰己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者小民○傳能常至爲非○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卽上迪畏天顯小民爲自
湯後皆賢○傳惟殷至逸豫○正義曰此事嘗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爲君長相故輔之君寬暇眞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爲也○傳崇聚至
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尙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正義曰以公卿與
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羣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僞在外爲君故言化
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自逸○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爲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
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爲亞衆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
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
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於者謂上君與御事爲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鄉故云鄉大
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我聞亦
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 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酣戶甘反樂音洛 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

易 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馬以豉反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
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縱子用反注同泆音逸又作逸亦作佚
盡許力反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差初佳反又初賣反 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 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很胡懇反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
憂懼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 庶羣
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 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
殷惟以紂奢逸故○聞音問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疏】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旣言帝
乙以上愼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
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畏不
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樂聚用酒荒淫
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傳言紂至變易○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
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
心○正義曰釋詁爲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衆至逸故○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傳言
凡至召罪○正義曰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皆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 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 古
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監工陷反下及注
同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是【疏】
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旣陳殷之戒酒喪嗜酒以致喪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
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己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爲戒
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愼殷之善臣信用之○劼苦八反 侯甸男衛矧
太史友內史友 侯甸男衛之國當愼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
服采 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愼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
敬愼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回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 若保宏父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愼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辟必
亦反斷丁亂反【疏】予惟至於酒○正義曰殷之存亡旣可以爲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愼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尙然況已下太
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愼乎此之卑官猶尙固愼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愼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愼況
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回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國愼則可定其爲君之道固愼大臣難非急要術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

斷於酒乎善所冀大不可加也○傳劼固至用之○正義曰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爲重故飾文以相況設訓爲愼言誠堅固謹愼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同愼○傳侯甸至實友乎○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御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實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卿上經殿獻臣也百尊官卿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卿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服采爲朝祭之圻臣非孔意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圖外所事故隨實而嗜咨之言君所順嗜也追近遏總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乎酒○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警遣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總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今愼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爲甚之義也其定肆總上自詁毖嚴戲己下續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總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爲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爲重司空直指警遣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爲追遏者事務爲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爲治民而君所順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盡子忍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惡烏各反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三息暫反又如字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疏厥或至于殺○正義曰以爲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愼○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發施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事聚飲酒恐增長暴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總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事惟緣惡不復教之使絜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汝當常聽念我所愼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疏王曰封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愼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疏傳告康至治材○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杍字今文作梓杼木名木之爲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喩田在於外室總於家物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宄音軌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使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見如字徐賢遍反戕敗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殘也折之舌反疏王曰至人宥○正義曰王曰封汝爲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賢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使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爲國君之道汝爲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爲善矣爲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故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當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實與賢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卿君所達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致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卿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卿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達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鄰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卿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正義曰卿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亂常也故總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卿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達上蒙若恆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來之○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卿諭語云先之勞之是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上厥君給詰相臣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監工暫反劉工衛反下同爲于僞反注同治直吏反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敎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屬婦上音燭妾之事妻也令力呈反篇末同冤紆元反

一本作以寬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

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恬田廉反辟扶亦反疏王養至敘辟○

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教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爲害也何但不可爲害民之相於當至

於教養羣臣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寬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

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爲監无所復罪汝當務之○傳書教至寬枉○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

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鰥寡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賤者不至寬枉故也

○傳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爲非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惟曰若稽

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畎然後功成

以喻教化○菑側其反畎工犬反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墉惟其當塗塈茨蓋之○垣

音袁墉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塈許既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堊色一曰音故塈反茨徐在私反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

斲丁角反雘烏郭反馬云善丹也說文云雘與雘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疏惟曰至丹雘○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至效實國君爲政之事故

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爲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畎以至收穫然後功已成又若人爲室家已

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塗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乃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

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爲政至後治○正義曰此三者事喻而喻同也先遠而觀陳者乃斷斲以事近而切者次之

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終求明爲政敷因前基而修使善垣牆故也而後言之室器皆云其事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

其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塗塈古塗字明其塗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塈茨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屋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

之名釋器云雘以朱之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今王惟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夾音協近也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

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朝直遙反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

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

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懌音亦字又作繹下同先悉薦反注同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

年惟王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陳直覲反爲于僞反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

累世長居國以安民疏今王至保民○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總結因其致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實以成治故辭今者王命惟告

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以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爲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事於王又相親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

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有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事亦須同先王

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着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

王須大先王之致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致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

周王今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數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

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今其子子孫孫累世長而居國以安民○傳文至法之○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夾之故言近也○傳衆國

至明德○正義曰事施於王而兄弟爲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爲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實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

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誨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

遂大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尙書注疏卷第十四 古本作尙書卷第八古文尙書康誥第十一周書孔氏傳宋板十四作十三

康誥第十一　周書

以殷餘民封康叔 古本封上有邦字山井鼎曰邦封古或通用案注及疏意當作邦康叔封字衍文

故使實母弟主之 古本作故使其實母弟主也與疏異

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纂傳此注在序封康叔下諸本皆誤

周禮上公五百 宋板百下有里字是也

而康叔之康鄭爲國 案鄭當作猶各本皆不誤轉寫之譌耳

乃洪大誥治 陸氏曰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大誥以治道 古本誥作告

七年制禮作樂 宋板七作六○案當作六

卽云頒度量而天下大順 宋板順作服○案明堂位作服宋本是也

目出當時之宜 毛本出作由

見亦上其勢 毛本上作三

其且猶至 宋板同毛本且作民

故於我一二邦 葛本閩監本俱脫我字

不侮鰥夫寡婦 宋板侮下有慢字

漸以修治也 毛本漸作皆

用兵除害于殷 宋板害作惡

以文王之德故也 宋板德作教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 古本民上有治字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古本汝作女篇內皆同

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綱 岳本綱作訓案綱形近之譌

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 毛本缺事字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案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注尙書曰恫矜乃身孔安國注曰恫痛也矜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音古頑反蓋章懷所見孔氏尙書作矜可證瘝爲矜之俗字矣

人情大可見 古本纂傳人作民

起於小 古本起上有大字

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 盧文弨云所疑當作此而云二字疑衍○案而云疑當作上云

以小人難保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保作安

我聞名遺言曰 毛本名作古案所改是也

非嘗 陸氏曰嘗本亦作當○案潛夫論作當

乃惟終自行之 岳本自作身與疏合案纂傳已誤作自

惟民其畢棄咎 古本無惟字

言得刑殺罪 岳本罪上有人字

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又作文

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案或以爲此經文似本作又曰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有兩又曰無朱子疑又曰字當在非汝封之上也且謂正義文理拙澀周公述已下十八字爲一句而下文又申明之不當疑經文有兩又曰脫其一也又曰要囚正義又重言曰

重刑之至也 案疏標目及纂傳文俱無也字

爲牽土事 閩本同宋板土作王毛本作上案上字是也

用其義刑義殺 古文義作誼

勿庸以次汝封 古本庸作用

我心我心 閩本葛本同毛本下心作德是也○案葛本誤以上二字屬上句下二字屬下句故有此誤

乃使汝所行盡順曰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盡作而

惟汝所委知也 宋本同毛本委作悉案作委是

述康叔爲言故云亦 宋板亦作已案經文有已字無亦字今本誤以此已字屬下句故有此誤

盤庚已訓 宋板盤上有於字是也

當須絕之 閩本明監本無須字浦鏜云案傳當作消字

王曰封元惡大憝 諸本同毛本誤作憞

不友兄弟者乎 古本友作善

爲人兄 古本爲上有於字

弗友不恭　古本岳本纂傳弗作不

不能自愛其子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字是也

釋親云　孫志祖云親當作訓

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　宋板同毛本若作者案山井鼎云若字似屬下句然為未穩浦鏜云者當也字誤

及外庶子　案此四字於本節經意無當疏亦無釋疑衍文

越厥小臣外正　古本無厥字

當惟念文王之所敬思而法之　閩本葛古同毛本思作忌句末古本有矣字○案思字誤也

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猶作猶

則為酷虐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惟

是不明為臣德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作非案所改是也

即敬德忌刑　宋板即下空三字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　古本時作是

爽惟天其罰殛我　古本我上有於字

我罰汝　古本罰下有誅字

其上明聞於天　宋板同毛本其作有

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　盧文弨云之字疑衍

故曰德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德下有刑字

無令有非　古本非作罪

敏為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見下有事之速三字是也許宗彥曰浦鏜以毛本為衍殊非

則不絕亡汝　古本作則不汝絕亡

而不念　古本作而不思念也

聽朕告汝　古本唐石經告作誥

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　古本即作則是也

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殷國　閩本明監本世世作世享毛本世世同殷國作享國與纂傳合

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　浦鏜云言字當在不絕下

酒誥第十二　周書

文王弟稱穆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弟俱作第案說文有弟無第後世次弟之弟既別從竹則此當作第

將言始國在西土　宋板在作於

亦為亂行　古本作而亦為亂行也正義曰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

以此案事少正　盧文弨云事當作士

此妹與沫一也　齊召南云疏此段脫誤不一此妹與沫一也沫字上脫鄘風桑中之五字沫字下脫鄉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應作為殷紂之所都也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鄉字應是北字之誤

臺僕生羌弗為穆　宋板閩本同毛本羌作差下同

羌弗生毀榆為昭　閩本同毛本榆從寺下同

毀榆生公飛為穆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飛作非下同

亞圉生組紺為昭　陳浩云組應作祖各本俱誤

為初始為政　宋板上為字作謂

言天下教命者　纂傳作今言天除命者

謂下羣吏　古本吏作事

惟曰我民迪小子　古本我上有化字

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　毛本父母二字重是也

所為考行中正之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考作進

乃及庶士衆百君子　宋板百作伯

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　宋板無有字盧文弨云疑有字當在民字上○案有疑當作其

以下然並亦惟天據人事　宋本同毛本並作茲浦鏜云然疑云字誤○案浦說是宋板十行本以茲為並恐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古本徂作往

能受殷王之命　古本王之二字倒與疏合

惟服事尊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惟作雖

惟亞雖不為官首　毛本亞下有尊字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陸氏曰泆又作逸亦作佚○案泆逸佚古並通用

庶羣自酒　正義曰自酒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古本兩民字俱作人行上有所字

人無於水監 古本監作鑒下文民監大監同

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 古文此作之

薄違農父 案羣經音辨車部云車違行也音回書薄車農父

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 宋板道字在事字下山井鼎曰不可解盧文弨云服行美事依注行美二字衍

總上自劼毖殷獻已下 宋板獻下有臣字

惟工乃湎於酒 盧文弨云惟工俗本誤作百工

乃使也 閩本葛本同毛本乃作辦是也

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 宋板命作念是也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 案傳云亦如梓人治材疏云此古杍字今文作梓讀傳中杍字乃古文若今字僞書本則作梓也孔疏本之劉炫其所据者古文也傳既作杍則經亦作杍可知今本經傳俱作梓與疏不合陸氏亦据古文而今本釋文大書梓字注云本亦作杍葢爲後人竄改亦非陸氏元文也

此古杍字 宋板杍作杍案杍乃古文李字借爲梓匠之梓取音同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 民古本作人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 古本無故字

聽訟折獄 古本折作斷

傳用小臣與庶人 浦鏜云疑而脫誤案傳用二字未誤與下節以爲對

與上厥君始終相承 毛本始終二字倒

王啓監 古本監作鑒下皆同

至于屬婦 孫志祖云玉篇女部孎婦人妊身也引書至於孎婦

無令見冤枉 陸氏曰冤一本作以冤○案陸氏此語未詳俟考

惟其塗塈茨 案塗疏作斁下同此亦古文之見於疏者又見羣經音辨支部○案衞包改斁爲塗幸正義猶存斁字

亦須禮義然後治 古岳宋板治作治與宋本疏同

乃後成 毛本乃作然

然後治 宋板治作治下後治同

乃會修治於未 閩本明監本未作末案末字是

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 盧文弨云斁乃斁之訛趙佑云說文斁字下引周書曰惟其斁丹雘孔疏葢本此即古塗字四字當爲疏中之注○案斁當作斁固爲有據但孔疏自据梅氏所上之本非本說文也

不是以物塗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不作總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 傳首纂傳有夾近也三字案傳例不重訓或訓于前或訓于後初無義例夾近也乃多方傳王氏移置於此不足据

萬方皆來賓服 古本岳本宋板萬作方案方孔傳屢見後人誤以上方字爲万字之訛遂改作萬纂傳已誤夏氏曰如兄弟之密方方而來即用孔傳語也

惟欲使至於萬年 古本欲上有敬字無於字

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古本居作君監本亦作君與疏不合

萬方皆來賓服 宋板萬作方是也

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 宋板於作欲山井鼎曰似不可解但非行下之所欲則稍可通○案鼎說亦不可通据疏意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是謂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也先王既然凡爲君者亦如先王用常法是謂今亦奉用爲亦先王也似當從今本作於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四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〇召詩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

作召誥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以作誥【疏】成王至召誥〇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敘其事作召誥〇傳武王至居焉〇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鑄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辯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河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〇傳相所至陳戒〇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爲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敍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〇傳召公至作誥〇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卽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卽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卽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懷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卽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卽政後事故傳言新卽政也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〇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發往〇先息薦反又如字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〇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憤反

厥既得卜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〇度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〇汭如銳反【疏】惟二月至位成〇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爲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卽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爲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卽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卽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〇傳周公至紀之〇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鄉相當猶人之相望故謂之望也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舊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卽爲望是己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〇傳於已至見考〇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爲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〇傳朏明至所居〇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滅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卽卜也〇傳其已至位處〇正義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與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書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聽政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市后既主陰故立市也〇傳於戊至由來〇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而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市里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

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〇共音恭句古侯反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〇復扶又反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錫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疏】若翼至若公〇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勸樂勸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錫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〇傳周公至洛汭〇正義曰周公以順立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三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

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
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聽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書牲以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
牛言用牲於郊牛二者以之稷其牲牛體雜取用不在樣神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
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惟羊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封須稷牲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
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
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
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
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皆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時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
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
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
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
經謂賦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鄭州牧也周公命州
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觀君王其時書
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觀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
觀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
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
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蓋鄭往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事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
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御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
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
作周公儀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
公自言己與冢君等致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召公指戒成王而以
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歎皇天改其大子此
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
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何其奈何不敬[redacted]誥告至弗敬○正敬之欲其行敬[redacted]勑曰召公所陳戒
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雖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

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謂惟其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
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
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鄭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共言天子雖大尤改
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
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王之後繼世君自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
○瘝工頑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
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徒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
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redacted]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下有傳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redacted]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
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
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賢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
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遷擇實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
天既遐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積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
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繼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祖父祖也
○傳其終至賢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顛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爲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
傳言困至以窮○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拘子攜妻欲去之夫尤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王
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次復觀有殷天
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墜其王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
耉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
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redacted]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redacted]用勉敬者爲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
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
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
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耆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
所謀以順從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
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尤廻向也則面爲向義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與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

爲也既墜厥命者是殷也今殷殷爲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天至知爲○正義曰此殷二代與亡其意同也於爲言能而子安之則天於爲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嗚文王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言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能致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言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壽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節下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

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

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咸今之美勉之○諴音咸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賢使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碞五咸反徐又音吟【疏】嗚呼至民碞○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爲大爲天所子愛敬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爲先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爲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爲政任使有能有用不宜先任之故王者爲致當數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也賢即爲也參差不害之遷故爲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長其禮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其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治直吏反下爲治致治皆同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

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疏】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致於王故召公述其攝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爲治爲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且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今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爲治爲治之道當事神制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旦自服行則不自也王皆以自爲○傳周至爲治○正義曰王書云且周公名也禮胥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王者爲天所子天欲使配天必宜成治居之中上故帝謂也周公之教言其道是爲配皇天也天子爲天欲使天必使成治○傳稱周至大邑○正義曰王者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代天治民故王者居土中是配天之事也○傳爲治至大合○正義曰土中上天必使配天故王者必居土中上天之化法配上天而正日影以求地中天之所合土圭之法周公土中以正日景求地中之大邑是以天故天地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至天地之中故王者以土中爲治○傳用是至致治○正義曰當慎祀於天地則用是土中致治也○傳稱王至之大○正義曰五短寸多謂晷之日地中則天影長之多所合日也東四則時影之夕所多交風也日西風雨則之影所朝會多也陰日陽至之所影和尺也有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成王太平命之降福自與且之日使至多此歷述年周公治之民意今也獲

既述周公所言之又臣自必陳和己協意乃以可終一其○戒比言戒當志先反服治扶殷志家反御近事附之近臣之使近比

節性惟日其邁

中和則比道殷化周惟之日臣其時行節○其令性力令呈不反失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當敬爲所不可不敬德之中王爲先至服教殷正家義御曰事召之公臣既使述比周近公於之我言有又周自御陳事己之意臣戒王令其王先當至教服殷殷家御之事臣之則臣其使志比節近其於性我下周令家不御失事其之中臣則令王其上敬下之化命道則所敬之可以爲不敬德一所和不比可殷不周敬之德臣時節其性令惟日其行其

化必行在下者常知命是之不行公故以此爲一戒句○傳召公至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上文化下相連皆召公之言也此是召公自陳已意

己意以土新其來戒殷家治事之臣朝事之臣人功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或治事以殷故周臣家殷之臣則先使周臣比殷公自戒王當先使殷臣和協周臣比而令殷臣之比近周臣和比周公至王比也○傳殷臣和比至之殷正義曰文承周之下其性知和比之殷周臣不和各有所欲必或反道以其王命化故王之道日惟行其行○命正義曰禮周官分職共治中道則各使王化其性之命勿使惟日行其日至行命之

失○正義曰聖王爲政當易從之令使使易從刑而不可故若犯必從則民不順其化若以易從之令則民從之

敬敬爲之不可不敬德其下民化行無不也之能用故王當敬德以化民王當不可不法其言王當視夏殷王年歷不長以爲法戒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言桀不能敬德故早失其王命我亦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言殷之賢王受命而歷年長久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王命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言桀紂不敬德故早墜其命今王繼受其命亦惟當以夏殷之長短爲監惟以此法則夏殷之長

【疏】我不至若功○正義曰言王當視夏殷所以有長年數須慎敬德者其所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以其一長一短不可以不敬故也由此敬與不敬者以我不敢獨知曰有夏服行天命其法以歷年數之長故也惟其不敬德乃早墜其命亦我所不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其長亦不可不監視夏殷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我以不知者不是我所不知以其長短之故曰我所知王亦知是所以須視之其故曰夏殷有長短我所知亦王所知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言夏服行天命以有歷年數其德故多歷年數乃明其紂父已前其王命亦末是亦所知者王所知者敬不敬長短所知以曰我不知

不可以敬監夏殷之長短久惟有不多歷年數其德乃早紂父王也其命亦是亦所我不敢知亦王所知也

是長之短命可以不監殷爲戒也夏殷之順其功德此者矣今而王法之則受其命爲我亦惟當用此二國長短夏殷王至不長

○正義曰天相與則觀視上天相與則有不相知則殷歷年夏命長亦惟敬德則嗣其功夏殷則殷短以視其命故下云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保乃子面稽天若其上

歷年以其能敬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夏殷歷年以能敬德所上下所知上下相望上下雖知命天不適從子保面稽天若

言數上天以歷年道則安人賢君勸人主亦天之能順如此所創業之君非不能爲如湯是而已故下傳云殷當之賢

王者以夏殷之賢王召公此則指此多以歷年告王數故者知夏言則我不能敢知之前王者其則言其意紂之前亦是賢王所不知也位失

王乃初服

王其當初服之時知今王始生新邑用行化教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之初服政教猶如生子無不在其初生之時必自遺以智命○無不唯在其初生爲之反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

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知此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王今其初服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用治民敢絕以刑戮之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則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

其順行禹湯所以成功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

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疏】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稱身有實智命由己求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惡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德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此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實智之命是此實智之命由己行善而求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言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致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遺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多年惟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勸人之辭不可以實智天枉為難也○傳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當役○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其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慎罰○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寬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彝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戮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或作酬。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疏】上下至永命○正義曰上既勤王敬德又言臣當勤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勤之○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勤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請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盡言之稽首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讎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讎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事吏是非一人也嫌為寶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至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鄭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吏反，注「遣使」同。作《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疏】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所欲營之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因請之教時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卜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先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此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語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辟，必亦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己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疏】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與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

王居之爲民明君之治言欲爲民明君必書治土中故爲王者洛邑也○傳周公至過老○正義曰周公遇致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致者其
意欲今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致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遇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歸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
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
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
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己攝○正義曰如往歸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意求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己攝也天命周家安
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爲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
在安定天下天下來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爲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爲民明君其意當在
此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觀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朔黎北也
瀍直連反附近之近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王○伻普耕反徐敖耕反又甫耕反下同疏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
卯之日朝至于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洛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先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
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傳致致至之意○
正義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此事是冬故辯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辯
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正義曰經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
卜龜并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合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
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
基址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龜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拆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
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
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處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
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
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伻來
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爲云當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成王
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忍反疏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成王前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誨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
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其宅其書用

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虞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此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誨使小事大衛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敬不敬天之美來
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於成王復疑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
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己共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
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居洛爲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己作胤久遠矣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
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
萬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爲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
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
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
幾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
則烈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
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
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燄音豔敘絕句馬讀敘句字屬下令力呈反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
裕汝永有辭往行致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儀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嚮許亮反注同惇都混反
疏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羣殷家祭祀以爲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
而祀之我雖致政爲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
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爲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致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
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於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審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
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今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
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長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致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
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上周公各王之言也○傳言王至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
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
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爲此祭顯氏云舉行殷家蒸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
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

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致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卽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難卽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實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己私爲此言其王爲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爲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慕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令此功大者居上位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致享廟廷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實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獨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我殷勤乃者緣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持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愼其朋黨今無絶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卽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喩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燄燄衛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絶也以喩朋黨若起漸漸之盛大事業既成不可復業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起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成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稱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實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數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卽數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如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爲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官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紀之者百官諸侯爲下民之君惟爲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承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爲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謂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玄享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爲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謂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我爲政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頒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棐音匪又芳鬼反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汝命當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被皮寄反又被義反

【疏】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已居攝之時我政當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爲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故必須勉力爲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汝命汝必當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爲至用之○正義曰爲政業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懼意之不盡故謙言己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己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我王之才周公信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彝勉復志有繆譽不能獨自成敎須之耆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己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蘉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傳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又令法制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制公則天下不敢廢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近皆來也上文使之厚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襲講讓反切輯博毛反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治○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予沖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疏】王若至毖祀○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敬之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治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

以周公歸己爲善順亂公之意示己欲行善致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己政闕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曰文武受命功德威隆成王自量己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歸成王令舉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歸己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卽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治○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爲敎之速民皆敎德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敎化欲以敎訓利民懷公化織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敎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治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己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致事委公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寗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寗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疏】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爲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敉亡婢反治直吏反下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敎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監工銜反注同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疏】王曰公予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難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敎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己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今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爲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須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己當依倚公也維者爲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音洛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斁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斁音亦厭於豔反

【疏】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安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數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續文以公定爲句王稱定者言定己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己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己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懷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敎之成王留己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疏】周公至孚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爲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成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禮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小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致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當謂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令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己乃爲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己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我恭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今王更修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爲善政令後王業重之○傳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傳我旦至推先○正義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事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事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實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

謂典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民乃見命而安之○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殷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句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秬音巨鬯勑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illegible]禋音因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
疾萬年厭乃德殷乃引考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爲周○遘
工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厭飫也徐於廉反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
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redacted]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孝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
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己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
卽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之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卽述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
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爲致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爲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害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
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謂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責聖人前聖後
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所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己來居
此地周公自非己意也文武今我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
也○傳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卽太平之驗是周公攝致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樽也以黑
黍爲酒實鬱金之草鬱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
敬也是明禋爲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
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時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
王一告武王使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威酒於鑄乃爲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
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致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盡周公營
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卽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卽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爲明堂曰明
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爲至爲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爲
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害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爲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
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爲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殷爲王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
下有次序則王德業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勤勉王使終之戊辰王在新
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王在新邑爲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
特加文武各牛告曰也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

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逮咸格絕句祼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祼官喚反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
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
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
受命及周公[redacted]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居攝皆七年受言誥之王卽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
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
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爲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事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大室行祼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
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
○傳成王至晦到○正義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
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
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書侯○正義曰下云在
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
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
齋不得以朔日卽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
宗廟用大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是此時也王
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
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朔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
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嫌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
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禮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
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
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御奠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其封
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贈尸
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傳王爲至拜後○正義曰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
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鄭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
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使此逸誥以他
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魯周公死以爲
周公主○傳言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

誤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宋板作十四

召誥第十四　周書

烝鼎之上　纂鼎上疑有一字

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　古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告作至非也作告正與疏合許宗彥曰曲禮正義引亦作告

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顧炎武曰攻石經誤作公○案今石經作攻顧說非也

月當日衝光照　宋板光上有日字案宋本是也

必先正望朔　纂傳望朔二字倒是也

周祀后稷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案皆誤也祀當作祖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古本拜上有數字案數字依孔傳增也

衆殷皆勸樂勸事　宋板勸樂作歡樂閩本勸並作歡毛本上勸改歡下歡改勸案所改是也

周公以順立成之明日而朝至　毛本立作位是也

則是三月十三日也　毛本十三作十二是也

是帝稷各用一牛　宋本一牛二字倒

賦斂謂賦功諸侯之功　毛本賦下斂功二字互易

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　宋板卽上復有方伯二字案宋本是也

數皇天改其大子　岳本纂傳大改作太下同葛本此句誤作天下亦作太閩監此亦誤作天下作大毛氏曰改厥元子注皇天改其大子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正義曰釋詁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今監本作太子而顧命注將正大子之尊猶作小大之大則知作太者傳寫誤爾與閩及建本皆作太誤

言紂雖爲天所大子　案下文元子故傳云大爲天所子與此不同疑皆有誤疏亦無所發明

無道尤改之　毛本尤作猶是也閩本葛本並誤下同

故以爲言也　宋板故作託是也

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　宋板及作乃

殘暴在下　纂傳在下作其民

夫尤人人　毛本尤作猶是也

面稽天若　古本面上有禽字案禽乃禼字之譌卽古文禹字也與傳合

則德化立美道成也岳本美道成也作而美道成宋板亦無也字與疏標目合

而爲大爲天所子愛哉宋板而下無爲字

配大天而爲治宋板大作上案大字誤

則不訓自也浦鏜云自疑用字之誤

王先服殷御事古本殷上有ナ字山井鼎曰古文有字作ナ○案古文有字作又ナ乃左字也此古本傳寫之誤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古本介作迩山井鼎曰迩即邇字考傳文比介解比近然則經文作比迩爲是○案作迩者古文尙書也今字尙書當作邇後誤爲介則因迩字而譌也開成石經已然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古本下監字作鑒案下句作鑒見後漢書崔駰傳即古本之所據

言桀不謀長久古本謀作其與合

長不與長毛本不與二字倒

雖說之其實在人岳本之下有於天二字沿革例曰雖說之三字不可曉考諸石經則曰雖說之於天添於天二字意始明○今案此所謂石經是成都石經然岳氏自述所據書本無成都石經未知其審說之於天即疏所云說天說之也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古岳本宋板以作有與疏合

其命者智與愚也岳本者作有是也閩本亦誤作者

惟勤修敬德宋板勤作勸是也

王者當疾行敬德宋板者作其是也

相夏相殷禹湯之功宋板禹上有謂字案宋本是

王未有成命古本唐石經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未作末誤

是上勤恤也宋本勤上有下字

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公案此皆誤浦鏜校改作家是也

洛誥第十五　周書毛本同古本作尙書卷第九古文尙書洛誥第十五周書孔氏傳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古本營上有經字

周公先相宅宋板周作召案周字誤

及周公將欲歸於成王宋板於上有政字毛本於改作政案所改是也

雖與相俱行宋板與相作相與是也

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古本宋板知作如

伻來以圖案羣經音辨兮部伻使也補耕切普耕二切書伻來以圖

來告成王古本作來告於成王之案疏標起訖無之字古本妄加

來教誨之言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來作求與疏合

荅言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毛本荅言作敬荅案荅言非是此篇疏文十行本多誤此其一也

於成王復述公言毛本於作故案所改是也

言公欲令己作允久遠宋板作作祚案作字非也

咸秩無文古本無作罔下無若火同案此句無字不可作罔

今王即命曰陸氏曰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案古人書曰日二字其形正同但以上缺者爲曰不缺者爲日此云一音人實反則是別本不缺也蓋經師傳讀不同致經文有異孔疏音越

有大功則列大祀古本列下有爲字與疏合

其往古本其上有慎字案段玉裁云後漢書爰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注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敦今本多一慎字疑妄增足利古本蓋本諸此

少子慎朋黨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慎下有其字

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毛本上功字改作祀所改是也

於於初即教之宋本於於作宜於是也毛本作於其亦誤

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案此事浦鏜據下疏改作所爲

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成作文誤

公曰已古本已下有乎字

務在知人宋板知作化是也

言欲已長久也宋板已作以盧文弨云作以疑非

無間遠近者用來歸王案者字疑當作皆

不可去之據疏似無之字或當作不可去也

而奉順天古本下有地字

言化治閩本葛本同毛本治作洽是也古本治下有之字非

舉大明德以佐助我宋板同毛本佐作佑下我小至佐我同
使就君於周毛本使作便案使字誤也
命正公後毛本正作立案正字誤也
亦未克敉公功古本敉作撫
言四方雖道治古本道譌作過後改作道
周洛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周下有謂字
公當留佑我宋板佑作佐與宋本注合
是顧無事案是疑當作自
文武受民之於天下宋板民作人浦鏜云當作文武受民受之於天
我意欲置太平宋板置作致案宋本是也
今我繼文祖大業宋板今作令是也
彼人恭敬推先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已盧文弨云毛本是
所以君上中古本岳本宋板閩本君上中作居土中是也毛本作居王中尤誤
本說之岳本作故本而說之沿革例曰本說之三字不可曉依疏云故本而說之意始明○案傳文多闕疏中述傳往往增加數字以顯其意似未可據疏以改傳
萬年猒乃德唐石經古本岳本纂傳猒下有于字毛本猒作厭案有于字是也厭飫之厭說文本作猒今通作厭別作饜猒字不誤
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宋板予作子王下有言用文王之道制為典法以明成王行之為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
二十八年
周公自非己意也宋板自下有言字是
謂之秬鬯酒二器宋板酒上復有鬯字
釋詁云宋板詁作詁案詁字誤
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宋板潔作絜下皆同○案絜正字潔俗字
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案此事者三字疑有誤
得還鎬京即文武宋板即下有告字是也
當行不息浦鏜云當疑常字誤
特加文武各牛閩本葛本同毛本各下有一字

告曰尊周公古本葛本曰作白與疏合
既受言誥之浦鏜據儀禮續通解校云言之二字衍
特以二牛告文武宋板牛作年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五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不則如字或作德非近附近之近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多士

疏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多適爾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稱經稱殷遺多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傳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經頑民之意經云殷爾遺遠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頑故孔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疏惟三月至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遷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致政此篇猶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天上閔巾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殞反喪息浪反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周於帝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弋餘職反馬本作翼義同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如字一音威

疏王若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己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傳稱王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終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稱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者猶舜受終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佑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則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絶句馬以時字絶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甸徒遍反

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效驗法惡與善更迭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遠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爲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己惡而反大爲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絶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警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爲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事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既著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齊側皆反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浪反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暴亂之辭

疏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實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爲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

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義曰下篇號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
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
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荒淫恭敬故言憂念齊敬率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傳澤○正
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
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爲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爲
過言紂大過其惡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爲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爲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
祗共敬上罔文故傳用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卻虞言天意凡四方小大
邦國諸侯有土之君其爲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爲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事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
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爲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
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
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佗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
變○復扶又反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
言自召稱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illegible]王若至不正○正義
曰周公又稱王言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誠殷告天惟我天下
之事不有二適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適觀物役紂之事我其爲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
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起汝紂自召稱耳我亦念天所以致於殷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我王至恤祀○
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爲神而勤率事之躬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傳士○正義曰以周
王率天之故敬天有命命我周使制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剛殷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爲
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煩備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
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以遷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從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
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備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
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惟率肆矜
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illegible]王曰猷至天命○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

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耳令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
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
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
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稽天命也○傳以遵至誨汝○正義曰猷訓
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使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
適洛南行而西適故爲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惟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殺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猶戒之使汝
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
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致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書雖異皆以
天邑商爲殷之舊都首未遷之時當求任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
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經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
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逖他力反比毗志反往同于
蕩反[illegible]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
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遠移當遠教之爲善故徙汝居於遠今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不爲惡也○傳昔我至國君
○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皆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踐奄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
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事而誅四國衆言來自奄故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實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爲命者謂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
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王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
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逖俱訓爲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所以
教汝之性命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
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卻
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爾乃尚有爾
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歸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汝能
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
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啻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
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教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illegible]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遷從汝者今我惟不

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敬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汝
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畀汝矜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當不得還汝
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皆日所居爲我當遷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
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遷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爲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
汝當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
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歸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疏】王曰又至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
又復爾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然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
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今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此亦實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辭王之言曰以
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好呼報反

無逸 成王卽政恐其逸豫本以所戒名篇 【疏】傳中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
不肯爲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務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爲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
人以上其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義曰致政之次篇第以先後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卽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卽政時公恐其逸豫故
戒之使無逸卽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
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諺魚戰反 【疏】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所在其無逸
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爲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豫遊
戲乃叛諺不恭既爲叛諺之事久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意重
其事故歎而爲言鄭玄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以之深成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減賓王
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者日有萬幾猶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然處也況君子者處位爲王
致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艱苦不得不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
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可謀之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是不爲不逸勤勞也上句言

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勞形可以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
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稼數富以羸之而其子謂己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
○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解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卽上所視之小人也此
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己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
深也論語曰由也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前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爲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度如字又徒洛反注同馬作儀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寧自安○治直吏反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 【疏】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爲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
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壽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
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
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閒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行下孟反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疏】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
後爲太子起其卽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致其不得所其時之
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久也在卽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
使之久居民閒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
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不言久於外爲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
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
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此經不言之意
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
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乃發言也高宗不敢
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寧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爲善事計慮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
○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爲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
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作其卽位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

順於眾民不敢侮慢惸獨○惸求營反字又作煢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

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實所言行不義惟亦為王久為小人之行伊尹

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鰥寡惸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

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

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殷本紀

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

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安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惸獨

○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

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眾民不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

祖○正義曰傳以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

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

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自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

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自時厥後

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

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疏】自時至三年○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

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長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

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本作俾俾使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

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昃音側本亦作仄昳田節反○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

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周公至七年○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夫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

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

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周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且至于日中及昃猶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

遊戲畋獵以己為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王至父祖○

正義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

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

人安人之功稱有美政皆是也靖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正義曰徽懿皆訓為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

之卑以此柔懿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

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

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昳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

十位食時為辰日昳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

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故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

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

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為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

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

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

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

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

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付反【疏】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數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

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

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於酒德殷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

實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

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

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

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惟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

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憲法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

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為聲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飲酒為政心

以酗酒爲德亡殷以戒無如殷王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誑九況反幻音患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己有以數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祝之又反 疏周公至詛祝○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聞人之言曰古之人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于時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君臣之所爲如此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也○傳歎古至義方○正義曰以下句云乃變亂先王之正刑知此言古之人者君明臣良相與教誨者也教誨之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是以義方教誨也○傳譸張至惑也○正義曰釋訓云侜張誑也孫炎曰侜張幻惑欺誑人者也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傳此其至變亂○正義曰中正之君乃以法治民而有人以非法教之是也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君所任用皆邪佞之人故邪佞之人必言己身有以致此君臣上下皆亂則國亡滅矣此言君明而任賢臣由己之所致也○傳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必起怨心故傳言民以君怨其上心違怨口詛祝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四人皆蹈明智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啻始豉反 疏周公至含怒○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從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以答之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常和悅也○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此四人皆能自敬德以其民有過則曰我之過下有言小人怨汝詈汝者此四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也○傳其人至和悅○正義曰王肅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己之過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之得失○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以罪之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詈汝則信受之○憾胡闇反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 亂罰無罪殺

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叢才公反 疏此厥至厥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爲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屏其本情則信受之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令是怨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之欲以止怨乃令王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無事使民怨○傳則如至含怒○正義曰不寬緩其心言含怒者謂不審察虛實然後加罪必審其虛實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亦其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審其辟不審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之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保太保也師太師也周禮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說音悅奭始亦反 疏召公至君奭○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篇云保此言太保太師者以太保爲太公之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此時太公已薨故周公代之不言師者周官三公爲之太保此傳言周公爲師史記燕世家云周公旦召公奭皆王之所重周之宗臣也書序言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召公不悅周公之留故以言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者蓋舉其職也不說之意鄭王皆以周公攝政之時召公不說者以成王既長周公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悅此者周公當時人皆怪之故無所辭焉王肅云召公不悅周公之留周公陳己留意以解之不知召公爲保周公之官謂非不知之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云云作此篇是周公作也○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禮有師氏保氏大夫之官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呼爲君者尊之也實是其名國語云周之富辰言文王之子十六國無召公之名史記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皇甫謐云召公爲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蓋當以爲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厥豐爲一公當召公是其一也是爲十六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厥豐爲一公當召公是其一也 周公若曰君奭 順古道而呼告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墜直類反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 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之輔誠所以國也○棐音匪忱市林反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疏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爲師順古道而呼之曰君奭今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矣今君雖受殷命道以在不能至終之若天下與殷亡無於異故我不敢知曰殷道其能終安與亡亦殷紂其終起其上天所以不敢知殷家之所初知我之時亦不能數其言我不敢知王所不知至以此國言我不敢知曰亦是周公云言我不敢知君奭同是知君殷其所知以爲此戒及下句亦爲然也殷與亡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

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已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
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勸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
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遏於葛反天命
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易以豉反注同諶
氏壬反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
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正於我童子童子成王疏嗚呼至沖子○正義曰周
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
當勸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
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得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
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己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
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致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譬之辭既呼君
奭歎而引譬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又曰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疏又曰至受命○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
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棄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傳無德至
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
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重王者鄭文王也鄭王亦同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爲
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摯音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
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太甲之孫
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敏反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說音悅疏公曰
君奭至甘盤○正義曰言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爲天子也以
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爲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
而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也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
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尹摯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
名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

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
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
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紀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
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太甲之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
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
之功亦不隕墜也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
兩字一揆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家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
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
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實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爲巫知巫爲氏也○傳高宗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高
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
其故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
知禮節疏率惟至百姓○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爲臣之道有陳烈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
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爲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爲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循循也說賢臣佐君云
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爲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烈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
升爲天之子是配天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
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
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屏必領反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辟必亦反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
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疏王人至是孚○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爲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
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僞以爲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勸勞奔走
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之如卜筮之驗無不是而
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
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何恩
得其人輔朝廷之思必矣王肅云小臣之徵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先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
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人至信之○正

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皆求有德宣言得其人從上至下謂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
皆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傳天
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
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公曰君奭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言天賦命壽
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實當長念天
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
至也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服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
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事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
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賢臣也鄭注以爲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
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令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
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爲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爲平
至之君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
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傳以受命○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
夭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虢寡白反餘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餘於驕
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疏】公曰君奭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
天之意勸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
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天命於其身王謂勸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
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己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
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是氏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正義曰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
通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
王爲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致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又曰無能往來茲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致令於國人言雖聖人
亦須賢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
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
命○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懋勉也閟音閟或如字【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

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致令於國人德致既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
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散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
有五至賢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
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
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
四人○相息亮反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
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疏】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
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謂皆與共殺其强敵謂其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
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賢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得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
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
不知誰死往云至武王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
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
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方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勖不及耇造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
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
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濟而已譬如游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
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
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正義曰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
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佑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教輔而已詩云泳之游
之左傳稱閻敖游湧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
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
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耇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己年老寵遇而留因卽傳言己類言
己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致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爲嘉瑞鳳孔子稱
鳳鳥不至是鳳鳥鳴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
多在周公攝致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
如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

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爲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
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我不
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redacted]公曰嗚呼至人迷○正義曰周公[redacted]數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
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
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歎訓爲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爲法我留與汝
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教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
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成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redacted]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命[redacted]汝爲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
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善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爲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勉
○傳前人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爲汝○傳汝以至而已○正義曰爲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
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爲行盡以乘車必行故謂乘爲行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也保奭其汝克敬以
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
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
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
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
將於此道大且是[redacted]公曰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redacted]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
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愼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
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益益至矣其言既多惟在是文
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後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當合文武也發
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
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
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redacted]嗚呼至率俾○正義曰周公言而嘆曰嗚呼我厚輔[redacted]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致美言今
日致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
法文王之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
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redacted]公曰君予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彊於天
道行化於民順民云我亦自用勉獨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
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其終○鮮息淺反祇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
以往敬用治民職事[redacted]公曰嗚呼至用治○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redacted]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
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汝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
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六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宋本作十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周公以王命誥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誥作告

所告者 纂傳告作誥

皆非在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在官作民事段玉裁校本又改民作序是也

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 古本與上有右字毛本言作信案言字非閩本明監本並誤

天有多名 毛本名作言誤

殺無道之王 宋板王作主

大淫泆有辭 陸氏曰泆又作佾注同○按失聲佾聲古音同部

大爲過逸之行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並同毛本大作天誤

既言天之効驗法懸與誓 閩本同毛本法作去

誕淫厥泆 古本泆作洪誤

罔顧于天顯民祗 唐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祗作祇

天乃與之 宋板與作興

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 毛本有作其

不能使民安之 古本作不能使民安安之也山井鼎曰恐衍一安字按疏云不能使民安而安之即古本之所本

朕不敢有後 唐石經後下本有誅字後磨改

今爾又曰 纂傳武曰又今本作其

言我周亦法殷家 古本宋板法作涉非

今往又有言曰 毛本往作汝

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 補鏜云者當人字誤○按補云非也

言未還之時當求往 補鏜云當疑尚字誤

爾不啻不有爾土 陸氏曰啻徐本作翅下篇倣此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 唐石經或下本有誨字後磨改

無逸第十七　周書

成王即政 葛本閩本政作位誤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宋板乃作亦葛本脫穡字

力爲逸豫遊戲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力作乃是也

武丁其父小乙 古本其作也

言孝行者 毛本者作著

起其即王之位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土按土字是也

伊尹放之桐 史記集解桐下有宮字

惟樂之從 古本樂上有耽字

長敬天命 各本長皆作長形近之譌

自朝至于日中昃 陸氏曰昃本亦作仄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按後漢書郅惲傳注引此經云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

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 按善字疑當作皆

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 宋板同毛本身作心

釋詁云盤樂也 孫志祖云盤爾雅作般

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爲樂耳 岳本畋作田

惟今日樂後日止 古本作惟今日樂樂後日止也

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下有供待之也以身六字與宋板合宋板供作供

侵淫不止 補鏜云侵當作浸

田謂田獵 宋板田作畋

酗從酉 閩本明監本酉誤酒毛本酉不誤補鏜以毛本爲誤非也

飲酒爲政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政改作文非也按山井鼎云正嘉與宋板同考神廟監本亦作政

古人之雖君明臣良 宋板古人之作古之人按宋本不誤

譸張誑也 孫志祖云爾雅作侜張

知此則訓之者 宋板則作乃按則字非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古本殷王下有及字高宗下有下字按古本無義不可從

罰無殺無辜 毛本無下有罪字此誤脫也

君奭第十八　周書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十古文尚書君奭第十八周書孔氏傳宋本首題尚書注疏卷第十六下與此本同

同姓也古本同上有周字

歟而言曰君也古本岳本纂傳也作已與疏合

越我民罔尤違纂傳本越作曰盧文弨云宋元以來本無不作越字纂傳亦以於爲訓似亦本作越字○按唐石經亦作越

而勸化於我民而下古本有尤違二字似誤毛本勸作勤

乃其墜命唐石經本墜下有厥字後磨改

正在我今小子旦毛本我今作今我山井鼎曰古本我今作今我宋板同○纂按纂本閩本明監本俱作我今毛本却不誤鼎失撿耳

傳亦作今我

尹摯佐湯尹史記集解尹作伊山井鼎曰尹摯古本作伊尹後改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正與史記集解合亦與宋板疏標目合

功至大夫毛本夫作天是也

言時有若者宋板時下有則字是也

傳尹摯至太平宋板尹作伊山井鼎曰傳文作尹摯此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恐有据也○按宋板於傳雖作尹於疏則作伊是也

有陳烈之功毛本烈作列案烈字誤下同

是配也宋板配下有天字

臣能舉賢閩本同毛本能作皆

信天壽有平至之君毛本信作言案信字誤

加之有威毛本有作以案有字誤

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盧文弨浦鏜並云則身二字俱衍知當作如

鄭注以爲傳言臣事宋板傳作事按傳字誤

閎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夭名纂傳閎氏二字在夭名上按王氏蘇諸家說往往竄易字句多不足据然此處孔傳原文實不可解故存以俟考

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陸氏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

公曰君奭至厥躬宋板厥躬作宮括按宋本不誤

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毛本之作大案之字誤

故閎散泰南宮皆是毛本是作氏案所改是也

相通前後曰先後毛本通作道案通字誤

文王德如此者宋板德作得

誕將天威古本作誕將天畏

我則鳴鳥不聞陸氏曰本或作鳴鳳者非

因即傳言己類宋板傳作博

固以喻焉宋板同毛本固作故

故以鳴鳳如之格天毛本如作況案如字誤

故今謀於寬裕也宋本今作令案宋本是也

爲汝民立中正矣古本正下有之數二字

言其大不可不戒古本下有之字山井鼎曰此下漱積本有數字空闕撿諸本經傳連接非有缺誤但當有賓否二字釋文耳

予不允惟若茲誥古本茲作此

天休滋至毛本滋作茲按茲滋古多通用

明我俊民在讓俊古本作畯

嗚呼篤棐時二人古本首有公曰二字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六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蔡仲

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疏 蔡叔至之命○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

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

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罪若父有大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

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實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

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

名○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為眾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

所滅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圻巨

依反下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疏

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為冢宰之職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

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

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禮有

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也任

其自生此則從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霍叔流

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有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

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

爵祿蓋復其舊封得封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許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

知之○傳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

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

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為還

饒之[illegible]罪○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

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

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仲名順其事而告之胡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數其賞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

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脩己以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當庶幾脩德尚蓋前人之過

子能蓋父所以為惟忠惟孝 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

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

為世戒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之於上無有常主

惟愛己者則歸之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

殊宜慎其微○治直吏反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

機微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

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蕃音方元反注同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

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注同斷丁亂反 王曰嗚呼

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疏 侯于東土

○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

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為忠者父以不忠懷罪若能改父之行善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籍也數色角反覆芳服

反 作成王政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政如字馬本作征云正 疏 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

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之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

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為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

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

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

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鄭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

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鄭玄謂踐為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

孔以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從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

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姑近附近之近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 疏 成王既至作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

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寘也○傳言將至之士○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費音秘[redacted]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威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殷之亡戒欲令其無二心也篇總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傳周公至京師○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體以成以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蓋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言成王恐此不能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東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爲主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誓至洛邑還歸鎬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周公曰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别王自告○别彼列反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王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redacted]周公至不知○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實成王之意也歎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别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一諸侯王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基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棄殷而慕周也洪惟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譴弃淺反惟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迪徒歷反反爲戒此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redacted]洪惟至攸聞○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爲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其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謂下災異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脩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實人主冀自脩政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馳反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重直用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於是桀民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懫勤二反劓魚器反[redacted]厥罰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傳甲於二者之內爲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惰於治民桀既舒惰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懫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爲惡政無以懷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督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稱亂辭云習爲亂狀之行於內爲淫亂與孔異也○傳言桀至治民○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貴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奉民謂毁笑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備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致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爲貪饕忿懫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即叨也叨饕謂貪財貪食也忿懫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畀必二反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皆惡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redacted]天惟至克開○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於其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善人亂主所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

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猶受而有之此言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不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用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羌呂反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妙反注同殄事遇反上時掌反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辟必亦反 疏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政作天下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爲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爲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爲善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爲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殺此○傳乃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傳湯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罰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罰民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故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傳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非天用棄紂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 疏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言曰以言告人謂之語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爲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紂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德天無親佑有德○間間廁之間 疏乃惟至之閒○正義曰更說桀亡之事乃惟有夏謀其政不能成於事國所謀皆是惡之故天下其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天無親惟佑德故以聖人代之閒國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圖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紂逸豫其過言縱恣無度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蠲古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絜絶句烝之承反馬云升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紂非實愚以不念善故滅亡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疏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故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爲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紂雖下愚其念迷也計紂爲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猶五年須待閒暇湯之子孫誕善多年數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滅忽故誅滅之○傳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能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

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實其改悔能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爲聖事肯無念於善己名爲狂世 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從任聖極善惡者直之○傳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是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誅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閒暇湯之子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所爲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卽位之故從武王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喪三年還師觀兵於孟津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久合誅滅違文王崩未暇行其後之示凡經五年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開其實非天不知紂狂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任音壬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天以紂惡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天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疏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遷人代之惟求實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代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王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教我使用美道伐殷與我王之命命我代殷爲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世也○傳天惟至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遣賢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天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時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卽此意也但謂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之言人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天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天之王謂曰周以能行天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於東非由爲美道爲天所顧以美得人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國欲和協成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事天之命而爲不安乎○夾音協介音界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數色各反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要一遙反訊音信倡音唱 至于再至于三 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卽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殛紀力反本又作極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乃惟汝自召罪以自取誅 疏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

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樂和協言汝眾方諸侯何不樂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
之諸侯衛得居汝常居臣民衛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事豐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服
覺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覺我周家播以廣上天之命而自懷願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
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棄天命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為背違之心
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使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察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
罪也此章反覆殺勸者恐其更宥叛逆故丁寧戒之〇傳今我至之君〇正義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宥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
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曰今我何敢多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逆受誅故
乎〇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諸國諫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責後四方之國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〇傳夾近至安
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〇傳今汝至疑乎〇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之觀氏云汝眾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事上天
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汝諸侯之國應識殷勝黜今汝殷之諸侯皆衛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
謂之畋佃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鄭此畋亦田之義也〇傳長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畫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
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〇傳我惟至朋黨〇汝未至正道〇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
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飭是將誠之時於法當宥文辭告前數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
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紂其倡亂之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數告之謂詳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
至之事〇正義曰以[illegible]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人囚執其朋黨也此[illegible]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〇傳再謂
上迪屢不靜之事王鄙政又叛也言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 **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奔走來從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 **越惟有胥**
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〇臬魚列反馬作制長丁丈反 **自作**
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
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
位 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 **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〇閱音悅 **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夫賜汝言受多福之作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
服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疏】王曰嗚呼歎至大僚〇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
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謂使諸侯知之此意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
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

為不和汝衆官等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敎之使然汝能庶
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者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墮退也汝若能善相敎誨使我爾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
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謀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賚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
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〇傳王歎至多士〇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
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〇傳監謂至本土〇正義曰下云自
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殺期以誘之
〇傳於惟至用法〇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顯民以相長事勸小大衆正官之人也〇傳汝庶至汝位〇正義曰和順為善德怨惡為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
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詁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〇傳汝能至邑里〇正義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
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為大善其治理雖遷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
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
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事於汝祚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
之罰離逖爾土 若爾乃為逸豫頗僻大遠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逖汝土將遠徙之〇頗破多反探吐南反肆匹亦反
【疏】王曰嗚呼至爾土〇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殷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事於汝祚矣汝乃
惟為逸豫惟為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〇傳王歎至祚矣〇正義曰勤信我命勸
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事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〇傳若爾至從之〇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
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幷使諸侯知之離逖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寒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
祇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誥汝是
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疏】王曰我至我怨〇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為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
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〇傳又誥至之
意〇正義曰又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又稱王曰者是
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
首告嗣天子王矣 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

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鴆反準之允反綴丁衛又丁劣反賁音奔長丁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宜貫反綴餘並同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鮮息淺反【疏】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意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敬拜手稽首告嗣天子成王今已爲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牧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數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自言拜手稽首示己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己拜手稽首與此周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王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成王爲嗣天不可不慎也王政以繼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傳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戒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謂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達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掌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歎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懷才易務皆爲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爲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人者少也得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籲音預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皐陶所謀○忱市林反恂音荀謨行如字餘下孟反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一居無義民大罪寄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疏】古之人至罔後○正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遺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皆是賢人能室家大強猶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拜手稽首后矣今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卽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爲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遺其國乃爲治矣及其末年桀乃爲天子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任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道當賢人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須官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以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爲家室猶家也籲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外

實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傳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者言其實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皐陶謀九德皐陶所謀者卽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傳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遵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旣文以相避當宅須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事官失職則不成爲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正義曰凡人爲主皆欲臣實但大佞似忠實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實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實必用邪佞必遇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罪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有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最外也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三處與孔不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力之反耿工迴反緣工穎反又工丞反下同王往況反○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後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疏】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旣爲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又言湯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後人能使各就其後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爲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傳湯乃至明德○正義曰舉陶謨之九德卽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爲九德爾以此知三俊卽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後也能就其後事言明德者用以後又居官是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言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又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爲德也暋眉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強其丈反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疏】嗚呼至萬姓○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

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强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逸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欽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欽有德故得爲天子○傳受德至暋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畢復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蓋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暋强也暋即昬也故訓爲强言紂自强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訓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爲威虐○傳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逸惡爲德習效爲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爲逸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敎皆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數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奄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欽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疏

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卽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善官之事錄惡所以與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紂之至之心○正義曰錄之者敬關成湯紂之不善關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興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子述之言其相成賢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度知惡人眞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實人難知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國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其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雖武王時爵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口反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旅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阪音反

疏

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其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攝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亳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爲之也○傳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末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卽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正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貝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大僕也虎賁大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大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參矣趣馬卿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至擇人○正義曰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幹植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遣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illegible]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鄉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賞○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皆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傳因言亳民歸文王爾鄭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據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

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又如字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疏文王至于茲○正義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業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毀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敉亡婢反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傳直專反

疏亦越至丕基○正義曰亦於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率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爲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爲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爲天子臣爲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爲王矣可不勤法祖考之德不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俾必爾反下同治直吏反下同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勸相同間以間廁之間復扶又反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話戶怪反

疏嗚呼孺子至受民○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爲王矣既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實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辟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此臣或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慮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致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一言者言人君爲政之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雜以貳欲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詁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稚直吏反本亦作穉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繹音亦

疏嗚呼至俾乂○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穉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傳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訓於德是其君無顯名在其世○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思馬云憸利佞人也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勱音邁

疏國則至國家○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詰起一反馬云實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乎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疏今文至常人○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則政爲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當得賢也治獄之吏獲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不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備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爲言也戒亦兵也以其並言戒兵故儀以爲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傳方四至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蠻書渾及四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賓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幷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爲武王司

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比必二反又如字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行如字〔疏〕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此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忿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冊書之命　古本冊作策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古本聽下有於字

故退爲衆人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衆作庶

謗毀周公　宋板周公下復有周公二字屬下句

謂流之遠也　毛本也作地案也字誤

乃更爵祿　宋板爵作齒是也盧文弨云祿亦當作錄

不云其爵　宋板同毛本云作闕

留佑成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佑作佐案佐字是

世家云蔡叔居上蔡　盧文弨云世家當作世本據史記集解○按疏下文引宋仲子云云宋仲子乃注世本者也

子能蓋父　古本下有愆字

使可蹤跡而法循之　岳本纂傳跡作迹按說文有迹無跡此處經文及傳上句俱作迹此句不當歧出

言當循文武之常教　古本纂傳武作王按岳本已作武

無荒棄朕命　石經補缺棄誤作失

使作冊書告令之　古本作使爲此冊書告令也之也宋板作使此冊書告令之山井鼎云二本紛亂混淆似有謬誤古本上也字誤寫灼然○按岳本纂傳俱作使此冊書告令之與考文所引之宋板同僞古本衍二也字疏標起訖可證

成王既至作蒲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改將是也

古人居此地者　纂傳人作之○按依昭二十年左氏傳當作始

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　齊召南云周本紀注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疑此疏地字訛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誥以禍福　古本誥作告

衆方天下諸侯　史記集解衆上有告字按傳意以衆方釋多方以天下諸侯釋衆方也不必加告字

以成以政之序　毛本下以字改作成案以字誤

王親征之奄滅其國　宋板同毛本無之字案之字衍

殷之諸侯王民者　毛本王作正案王字誤

我大降汝命　古岳宋本纂傳降作下

洪惟天之命　諸本天上有圖字此誤脫也

桀乃大下罰於民　古本罰下有誅字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　古本衆下有民字○按以疏攷之人衆當作民衆衆下不得復有民字

謂殘賊臣　古本臣上有之字

民當奉主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

天所不與之者　按所下疑有以字

亂主所好用同己者　宋本重好字按宋本是也

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古本享上有其字非也

作天下民主　此句下宋板有湯既爲民主五字

非天用棄有殷　古本作天用棄有殷紂也非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古本下逸字作佾下爾乃惟逸同後皆改作逸

故天惟下其喪亡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其作是

武正喪服三年　案正當作王形近之譌

聖君上智之名　毛本君作者案君字誤

任天王　毛氏曰任作王誤輿國本作天下○按疏云任作天子也則王當作子

惟用教我用美遺伐殷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伐當作代按疏則作代字是

開其有德能顯天之者　宋板之作道案宋本是也

欲以伐紂　宋板伐作代按作代與宋本注合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古本無惟字

我乃其大罰殛之　古本殛作極釋文云殛字本又作極郇古本之所本按作極是說詳段玉裁尙書撰異

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浦鏜云畋誤亦按浦校是也

董之以武帥　宋板帥作師○按作師與昭十三年傳合

與衆多士　古岳宋板纂傳衆作殷按衆字非也

監謂成周之監　古本同宋板正德本同山井鼎曰嘉靖本誤衍一之字辨覈本彊改之作三樂欄本據之正德以上諸本皆作成周之監今當從之齊召南云文經應云成周之監不當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按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監字衍文也○按疏云

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明無三字岳本纂傳俱不誤葛本與嘉靖本同非也

臣我我監岳本葛本同毛本臣我作臣服案古本無服字山井鼎曰宋板正嘉三本作臣我我監衍一我字神廟本改上我字作服崇禎本據之

則是遺本土古本岳本宋板是作得案是字非

我有周惟其大夫賜汝毛本大夫作大大大夫誤也

言受多福之作閩本葛本同明監本作作胙是也毛本誤作祚

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案二句誤複衍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宋板大字不重

汝無我怨岳本同毛本我怨二字誤倒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宋本首題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按此篇序題下俱無疏疑有脫誤

今已爲王矣古本今下有以字宋板已作以山井鼎曰以下文注推之古本衍已字也按岳本與宋本同纂傳與毛本同

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宋板置作宜

茲乃三宅無義民古本義作誼下義德同

臯陶所謀者宋板臯上有故言九德四字

但大佞以忠案以當作似毛本不誤

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諸本同毛本官誤宮山井鼎攷文以毛本爲據宜書作宮誤也官上宋板有善字

曰三有俊古本俊作畯下三俊三有俊同

言遠近化岳本遠作邇是也

亦於成湯之道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於作從

呼之有單復爾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復作複

異言之爾纂傳作異其文耳

亦曰至長伯宋板曰作越按曰字非也

雖武王時爾宋板雖作惟纂傳作謂

及衆掌常事之善士古本無常字

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岳本纂傳特作時屬上句與疏合宋板亦作時下更有也字

蠻夷微盧之衆師閩本葛本同毛本師作帥案師字誤

乃至左右攜持舉物之僕毛本舉作器案舉字誤

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盧文弨云而言牧者以五字疑衍○按此疏自前已備文至自詳廿四字皆疑衍下句故字亦衍

兩謂兩卿長謂公卿纂傳二句倒是也

其作立政之篇宋板其下空一字

故言師言監宋板師作帥

亳人之歸文王按疏上下文俱作亳民此人字亦當是民之誤

陶蠻蠻毛本陶作南案陶字誤

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古本擇上有惟字非也

知此能居心者宋板能上有言字

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力閩本葛本同毛本力作功是也

然後莫不盡其力古本岳本宋板其作心與疏合

及衆當所慎之事按當所二字宜倒

皆以告稚子王矣陸氏曰稚直吏反本亦作穉○按前章傳已有稚字至此始作音并存別本未詳其故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陸氏曰憸本又作憸同也按說文憸疾利口也引詩曰相時憸民今詩無此句蓋引盤庚也是漢世古文尚書憸皆作憸孔氏元本亦與之同陸氏於盤庚不言至此乃言之未詳其故○按集韻引說文作商書相時憸民丁度時所見說文尚不誤也

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宋板之作小

無不服化者乎古本無下有有字者下無乎字宋本同毛本有字乎字並無山井鼎曰正德嘉靖二本共無有字者下有乎字爲誤○按岳本纂傳亦俱作無有不服化者與疏合閩葛俱與正德本同

孺子今已則政爲王矣毛本則作即案則字誤

王其勿設於衆治獄之官毛本設作誤案設字誤

不可任不其才毛本下不字作非案非字是

如禹之跡方宋板禹作舜○按宋本是也

周公言然之時案然字恐此字之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七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疏成王至周官〇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〇傳黜殷至之後〇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連言之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六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〇傳成王至西周〇正義曰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解者以宗周與鎬京文無豐字故於此解之武王既以還歸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者都鎬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〇傳言周至之法〇正義曰周禮每官言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立官之大旨既設官分職使三公知之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人各得其才堪乃得所居之是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以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〇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下至冢宰經注同疏惟周至治官〇正義曰惟周王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眾國諸侯之君無有不承奉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還歸於宗周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〇傳言周至甸服〇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此言巡侯甸者舉其近者以言之亦遍巡六服也王者巡守是行天下之大事因滅淮夷即遂大行巡守也〇傳四征至兆民〇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云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不直者謂此也言王者征伐是非以言征之也〇傳六服至百官〇正義曰四征為六服之四方至於六服各有所方面故言四征以言四方之也言六服承德者不直者皆得其所安也其諸侯言六服之內皆奉承周之德教故言協服也下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不得其所者云十日不直也〇傳言六服至百官〇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此言六服不言九服者周禮九服此惟六者夷狄之地王者不以追政故不數也〇傳釋言至百官〇正義曰周禮六官各有所屬天官之屬六十官地官之屬六十官春官之屬六十官夏官之屬六十官秋官之屬六十官冬官之屬六十官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所不治故云六服也周禮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是也〇傳釋言至宗周〇正義曰言宗周者是王都所在故言宗周也言既歸宗周而知在豐者以洛誥之序是還歸在豐故知宗周豐鎬也史記周本紀云百官言董督正者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督正也言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〇治直吏反下同疏王曰至未危〇正義曰王曰順古大道制治未亂則國家不亂保安未危則邦國不危言為政教恐其亂則設官以監察之其危則謀其安之使安則不亂危則不失其國故其政務以禁其未亂之前治之於未危之前是使國安於未危制其治於未亂之前是聖人思患豫防之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於未亂未危之前所謂易既濟卦象辭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四時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〇長丁丈反下同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疏曰唐至其人〇正義曰既言唐虞稽古須立官以為政乃追述前代之法言唐虞之時聖帝考行古道立官惟百人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百揆者主總為百官四岳者主四方之事立四時之官也州牧者各監一州立一長侯伯者五國立一長人也內有百揆四岳總統內外之政其官各有所掌以助天子共治眾政是以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協和萬邦惟和能以其治安也夏商之時官倍於唐虞亦能以治國也言明王之立政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得其人則官不必多也〇傳道堯至有法〇正義曰惟自古以來皆有君臣之義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人主不能獨治必須輔佐故設官以佐人主則有君臣之法皆有官明王之興必須官佐也〇傳言聖至其人〇正義曰王者立官皆為天下象天故內置百揆象天之五行也有五行則有四時四時者天之五行也五行以五常為本王者象天以百揆與四岳各掌所主象天行五行以為之言五行者謂五官之長也又其數以五為五故以五官者謂之職太史也上下既言內外之職有數故知外置州牧十二州有十二牧及五國之長謂侯伯也長益於外者內事諸侯也此言舜所以考古建官也侯伯者非一人百官猶言百揆四岳象天地以內外百官相維持也言唐虞之內外相維言有法也此言唐虞官惟百者言其大數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與此不同者鄭玄云唐虞之官蓋百有餘上云建官惟百則百數是大數也後世之言有虞氏官五十者不與經合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今我小子敬勤於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前代時法惟是順蹈其官〇逮音代又徒戴反佳音僕又音木自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傅相天子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〇相息亮反燮素協反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〇處昌呂反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〇少詩照反下同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〇大音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小大皆協睦〇擾而小反睦音木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〇慝他得反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〇倡尺亮反下同阜音負治直吏反

疏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意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踏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之官實若與訓俱訓爲順也○傳師天至堪之○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俱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教信義亦同實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究之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書曰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卽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民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別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强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鄭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疏六年至黜陟○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稍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禮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同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敢以從命乎旦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音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違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頒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衞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愼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洛反**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疏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愼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須行之不惟反之而不行是去而後反也爲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己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議論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傳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愼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豈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傳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爲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勑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艱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反下注同

疏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群臣使勉於斷斷勸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決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者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

爾偽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厖武江反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勝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

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

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斁音亦長直良反厭於豔反【疏】○傳為德至可為○正義曰為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謀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偽不可為也申說無載爾偽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俱付反又如字驪力支反馯戶旦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疏】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來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掌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驪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而叛淮夷近者俱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書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淮夷之滅於中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傳榮國至之夷○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

公薨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近附近之近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所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亡○柩其久反

【疏】周公至亳姑○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老於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己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戀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遂供養死則奔喪為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

○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陳其意而為之說上篇葬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作書命之

君陳臣名也因以名篇○鄭注禮記云周公之子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惟

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數勑之○監工衛反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放治同

【疏】周公至君陳○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一策書為君陳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之下都監之成周者正是一邑宗周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為周之東郊也○傳臣名至名篇○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己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傳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以推兄弟親之甚孝於極尊乃能推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疏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馨

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之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孜音茲

【疏】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至美治之書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實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

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案其事○繹音亦度待洛反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言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

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依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
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從七容反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
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
或丁仲反斷丁亂反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
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狃
女九反疏王曰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爲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敘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率周公之訓無得依
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疎而不褊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爲褊急此成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
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刑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旨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
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瀆
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傳汝爲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所令闡大周公訓者
理行其法使寬被於民即是闡揚大之非遣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其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
削之政故禁之也○傳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傳習於至惡源○正義曰傳言云狃復
也狃炎曰狃忕前復爲也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此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
惡源也此謂所犯小罪言三者再猶可赦爾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人有頑闇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
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
○長丁丈反垢工口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以勸能惡以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否
方九反又音鄙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更爲善疏爾無至不良○正義曰民者冥也當以寬
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闇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于一人當取其所能任爲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
乃能大欲其寬大不繫縱也汝之爲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其賢良以率勸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爲善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好呼報反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
人能敬常在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訓信升於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
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長如字朽許久反疏惟民至永世○
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爲惡者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
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常從於常在於道以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學從汝化則皆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
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譽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相息亮反
顧工戶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疏成王至顧命○正義曰成王疾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
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二公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
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
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公所分亦當然
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
同也王親其中委任實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
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顧顧命實命羣臣敘以要言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
懌○懌音亦馬本作不懌云不懌疾不解也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
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頮音洮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類面也被皮義反
徐扶僞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
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
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顧命至御事○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
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還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
言○正義曰王之所命實皆命羣臣序以要約之言實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
非是總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總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懌○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
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以爲鄭玄云此成王二十
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魄結云釋樂也
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滿病已多日矣於此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發本耳○傳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育
敬事皆當澡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煇潘請頮
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盥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朝服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曾也加朝服以服加
王冕也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爲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付後之重不懸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

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畢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餘伯相次知六卿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待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爲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同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似姓之國其餘五國雖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欲世本史紀爲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淳先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於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幾音機餘音機下同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獲留勑反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以至反又以制反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詷云共也斥昌亦反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疏「王曰」至「非幾」○正義曰王召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死不得結信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於是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己也言己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當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己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汝羣臣皆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人不爲威惡也○傳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益至彌留猶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者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發令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使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忽略○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既受命還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衞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於納又下同

牖音容本亦作牖音毛又反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俾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

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度徒洛反恐鎮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

疏「茲既」至「冊度」○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繼羣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爵卿東方西面諸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是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寢而還治事之處○傳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設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寢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嫌下寢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也○傳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禮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衞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倍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衞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則謂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說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翼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憂主爲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嚌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反供音恭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黼音甫徐音補扆於豈反屏步經反畫胡卦反斧音甫復扶又反

疏「越七日」至「癸酉」○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西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實者東幹王之所衆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得立于

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象非是國相不得大命故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禮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讀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士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須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槨及明器此既殯鄭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耜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喪用之材○傳狄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疑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賤事使狄設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扆上因名為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為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幹事各有所司皆是相命士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篾桃枝竹白黑雜綵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嚮許亮反篾眠結反馬云纖蒻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蒻音弱苹音平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筍箬也徐云竹子竹為席子貨反紛芳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綬音受

越玉五重陳寶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重直容反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削音笑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三玉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雝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鼖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尺遮反渠車輞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阼才故反向許亮反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redacted]牖間至漆仍几○正義曰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繡之緣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席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篾桃至之坐○正義曰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韜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畫以白黼黑繡緣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刺為黼又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為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因結文周禮云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言變言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坐○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蒻苹孔以底席為蒻苹蒲謂蒲為席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蚳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王亦以為然牖間是見羣臣觀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諸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傳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萑蒹莞蒲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傳西廂至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叢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生之謂之筍是竹筍也竹筍取竹之皮以為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綴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為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案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之物○正義曰此經為下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鐶拒也然則刀施鐵削用把削似小刀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刀削異鐮鐮異人豪白虎聚象反遠弟猶治孫策策引白削斫虎猶體動曰我見刃為然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

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爾雅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胤國至坐東○正義曰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網爲渠大小如車網其貝形曲如車網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鼓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室東也○傳兌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知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實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玉輅金輅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木輅革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雖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此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

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弁皮彥反徐扶變反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廉力占反棱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衢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銳以稅反

【疏】二人至側階○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下書亦未有明文蓋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士衛至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赤黑曰爵言如爵頭色也爵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鈗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戺相傳爲然廉者棱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棱○傳冕皆至前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著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雖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戣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銳矛至階上○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綺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瑁莫報反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疏】王麻至冊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卽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卽位旣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卽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卽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

故別言衣服各自所職不得卿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故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上麻冕者爲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以酒祭王曰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蓋各以命服服卿助祭之冕矣裳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特采黻之爲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實之故獨之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至玄色○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眾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爲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吉服此亦衆中之有也吉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蠙裳今云蠙者裳之名也蠙者蚌也此蟲色然知蠙裳色玄以色玄如蠙故以蠙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之惟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宮者皆說卑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也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所爲嫌害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傳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冒康王所以明王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之圭者以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則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之寘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以寘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其身無名者同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冒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主得不得瑁豐亦稱瑁不知所以齊信來而闕之作階者來也階也瑁之所主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其一人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史至西階○正義曰此御王冊命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進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賓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亦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王之憲爲言亦是顧命之事誥傳云策書顧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

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爲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冰反

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卞皮彥反徐扶變反

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小反

疏曰皇至光訓○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冊書也語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是謂爲道命汝嗣其道繼父道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之戒也○傳用是至大法○正義曰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法之道令率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王道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

上宗曰饗

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

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酢才各反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

太保受同祭嚌

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嚌才細反互音戶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同徐始故反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直列反又徐直列反

疏乃受至降收○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王西南東面讀冊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奠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秉璋升自東階酌酒以酢祭至所東西報祭之乃欲祭之時授宗人同又拜白王云已傳顧命訖王則答拜禮畢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如王禮但一祭而已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王以事畢王又答拜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爲進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爵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禮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上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鄭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傳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滅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瓚也報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謂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爲太宗伯知於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己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

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其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嚌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釋故傳辨其事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發篇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事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殿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呂反

【疏】諸侯出廟門俟○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鄭作發篇發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鄭止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八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宋板題在顧命前周官君陳二篇屬卷第十七古本作尚書卷第十一周官二十二周書孔氏傳山井鼎曰周官以下諸篇無古文尚書四字爲非盧文弨云周官下亦少第字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反其即位之後　宋板位作致

六服承德　岳本六服作冏不案六服非也

巡行天下　宋板巡下空一字

家不安則危　纂傳家作邦按漢儒亦謂家宜作邦

安其國於未危之前　纂傳前作始按上句作前則此句當作始

所以爲正治　古本岳本宋板正作至治下古本有之字

外主太岳之事　閩本同毛本太作方

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　古本岳本宋板訓作順按疏云若與訓俱訓爲順也明傳中兩順字一釋若一釋訓耳

使小大皆協睦　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無皆字古本睦下有之字毛本小大二字倒下疏同

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　纂傳天地神祇作天神地祇

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　纂傳賓軍二字倒疏同

夏司馬討惡　古本夏下有官字

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古本作秋官司寇刑姦惡順時氣殺之

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　閩本明監本同案諸本傳順作訓疏仍作順獨毛本作訓宋板傳疏作順則疏亦必作順

不與毛本同山井鼎失校

吉禮之別十有二　閩本作十有三非也

其職主戎馬之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其誤以

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　宋板禁下空一字

恆由是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由作繇下所由下傳由志由勤並同

是去而後反也　宋板後作復按後字非也

令聲出口　毛本聲作既案聲字誤

無所覩見　宋板覩作都盧文弨云疑是都無所見

戒汝卿之有事者　宋板之作士按之字非也

而名且美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纂傳且作日

弗畏入畏　古本入下衍可字

當思危懼　古本當下有常字懼宋板作惟按當从宋本以惟字下屬

駒麗扶餘馯貌之屬　岳本貌作貊貌字誤也

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　古本來賀作來也亡岳本宋板纂傳作來亡疏標起訖亦作來亡史記集解引孔傳云賄賜也孔疏述傳云以幣賄賜肅慎氏之來也疏又云王賜以財賄蓋以財賄賜人因訓賄爲賜財賄即幣也言幣言賄即不必更言賄矣竊疑孔傳此句上當有賜賄也三字此句衍賄字

北方曰貉　宋板同毛本作白誤

斥及奄君已定亳姑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斥作拜

恐天下迴心趣向之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迴作刃按刃字誤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惟孝友于兄弟　古本孝下有于孝二字山井鼎曰足利所藏古本論語及皇侃義疏本作惟孝于孝足利本論語作孝于惟孝潘岳閑居賦作孝乎惟孝乎于通用固無意義也所引之文少有異耳據斯數者今本尚書脫孝乎二字明矣〇按今皇疏本亦作孝于惟孝山井鼎於論語考文亦祇言古本乎作于不言作惟孝于孝與此不合要之閑居賦最爲近之孝乎惟孝者猶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故曰美大孝之辭以乎爲于已不可通若作惟孝于孝更無是理古本之謬往往類此

卽畢命所去　毛本去作云案去字誤

所聞之古聖賢之言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上古本言下有也字

亦不能用之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亦誤作而

無乘勢位作威人上　古本人作民下殺人有罪同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古本唐石經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夫誤大

民者眞也　宋板眞作冥案嚴杰云宋本是也鄭注論語泰伯可證鄭注呂刑亦可證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　古本人作民下傳人之於上汝治人能敬同

終有辭於永世　古本辭作詞

非但我受多福而已　古本宋板但作恒非也

見稱誦於長世　古本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見作凡

因見所習之物 按傳見上有所字

常在於道德教之 許宗彥云教之二字因下句誤衍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宋本下行題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曲禮下文云 宋板無文字

迴顧而爲語也 纂傳爲語作發命

王乃洮頮水 宋板無王字

王大發大命 岳本大作敷按疏述注作敷其標目仍作大又云顧命羣臣大發大命恐俱因注之誤而誤也續通解及纂傳載此注俱直云王發大命無敷字

下至御治事 古本無治字按疏作下及御事殆因下傳而誤

顧命至御事 此下兩段疏一本在篇題下浦鏜云至御事三字誤衍

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 宋板閩本同毛本二誤作三

傳成王至悅謂 案謂當作懌形近之譌

故待言公 毛本待作特案特字誤也

其餘五國姚姓 案姚當作姬形近之譌

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宋板無士字按續通解亦無士字

故能適殷 毛本適作通通字誤也

大度於艱難 古本岳本宋板度作渡按續通解亦作渡纂傳作度疏內同

不得結誓出言語 宋板得下空二字盧文弨云此無脫文但結誓疑當作結信誓

昔先君文王武王 毛本君誤作公

代殷爲主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代作伐

言己常敬迎天之威命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威作成非也

言當戰慄畏懼 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恐死不得結信出言 宋板不上空一字

則不得續志 宋板同毛本得作能

故我詩誓出言教命汝 毛本詩誓作詳審案詩誓無解是形近之譌

言必死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死作殆

此羣臣已受賜命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賜作顧是也

王寢於北墉下 陸氏曰墉本亦作牖○按墉牖字相似鄭注喪大記兩存之續通解纂傳引此注俱作牖

還復本位 宋板閩本同毛本還復二字倒

下云狄設黼扆綴衣 纂傳云作文

帝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 宋板居作若與周禮注本文合

埶干戈以往 毛本埶作執按續通解作埶

君大夫卒於路寢 宋板及續通解大夫作夫人按作大夫非也

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 續通解作延使之居憂爲天下喪主也按兩本疑俱有脫誤

將崩雖口有遺命 宋板無上有王之二字

故以此日作之 宋板以作於按宋本是也

置戶牖間 齊召南云周禮司几筵賈疏引此注曰其置實戶牖間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實字

越七日至癸酉 各本癸酉皆作綴衣癸酉誤也

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士作事是也下皆稱喪士同

不言命者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不誤下

敷重篾席 孫志祖云玉篇首部蔑字下引書曰布重蔑席

白黑雜繒緣之 陸氏曰緣本或作純

有文之貝飾几 岳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貝作具非

元紛黑綬 古本岳本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紛作粉非

赤刀削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刀作刃案刀字非也毛本纂傳並誤

大璧琬玉之珪 古本纂傳珪作圭

球雍州所貢 陸氏曰雍本亦作邕○按說文有雝無雍雝鳥名也雍州字當以邕爲正今皆作雍此乃僅見

伏犧王天下 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犧作羲續通解纂傳亦作羲古本葢作犧犧下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俱有氏字

此言篾席黼純 宋板此下空一字

敷三重之席 宋板重作種是也下一重同

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 宋板坐作重按坐字非也

纖蒻苹席 監本苹誤作萃

彼在朝 宋板朝作廟

莞苻籬 宋板纂傳籬作蘺與爾雅釋艸合

故名赤刀削也 宋板刀作刃下篇赤刀削同按監本初似亦作刃後刊去一點下赤刀白刃同

遺弟與治孫策 宋板閩本同毛本治作諸治字誤

箙引白削斫虎 宋板閩本同毛本虎誤作席虎字形近之誤也

我見刃爲然 宋板閩本同毛本刃作刀

曲刃刀也 閩本同宋板曲刃作白刃毛本作曲刀盧文弨云鄭注考工記但云今之書刀疏云馬氏諸家亦爲偃曲却刃也疑曲字是

東北之珣玗琪也 纂傳北作方是也玗毛本作玕案所改亦是閩本纂傳誤下同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閩本同毛本包犧作伏羲

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 按亦字疑所字之誤當讀至寶字絕句

亦古人之巧人也 宋板無上人字

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 監本寶誤作實幾何世纂傳作何時

有左右旁也 閩本同毛本旁作房是也

王輅金飾次象 閩本明監本同宋板纂傳王作五是也毛本作玉亦誤

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 宋板輓作鞔是也

先輅是金輅也 此句上纂傳有大輅是玉輅五字按大輅爲玉輅孔鄭所同故賈氏不言王氏蓋以意增之也

故以此面言之 毛本此作北案此字誤

亦士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士作仕非也

一人冕執瞿 葛本脫執字

一人冕執銳 岳珂沿革例曰銳實鈗字也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鈗爾疏中亦皆作銳案玉篇無銳字廣韻十七準亦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定也

故二人 宋板二作三

南面三 宋板閩本明監本三作二〇按攷工記注作三宋板非也

士衛主殯 宋板續通解主作王按主字非也

赤黑白雀 宋板續通解纂傳白作曰是也

雀弁同如冕 宋板續通解同作制按制字不誤

阮諶二禮圖云 宋板纂傳二作三是

戈卽今之句子戟 宋板子作孑按諸本作子形近之誤他正義中孑字訛作子者十之八九

劉蓋今鑱斧 宋板鑱作鑴非是

知在堂上之遠地 纂傳知作蓋此句下宋板續通解俱有堂之遠地四字

皆騃者先置 纂傳置作至是也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冒作瑁案冒與攷工記合

鄭玄云冠禮注云 宋板上云字作士是也

率循大卞 古本作帥修大辨

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告下古本有以字盧文弨云已受當作己受〇按疏云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下已字宜作己上已字古通作以今本孔傳既以以爲已遂脫己字疏內又疊出兩已並誤

太保以盥手先異同 閩本葛本同毛本先作洗案先字誤

太宗供主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作王案主字誤

拜曰已傳顧命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曰作白按白字是也

太宗既拜而祭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宋作保與疏合

則王亦可知 古岳宋板續通解亦作下是也纂傳毛本並誤

至殯東西報祭之 宋板西下有面字

傳記無文 纂傳文作聞

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 宋板人作大是也許宗彥曰之福字蓋誤倒

祭祀以變爲敬 纂傳祀作禮

於上祭後 宋板上作王

受前所受之同 宋板纂傳下受字作授是也

故曰廟待王後命 古本廟下有門皆二字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有皆字無門字

二伯率諸侯入應門 纂傳伯作公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redacted]康王既至之誥○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乘音繩證反鬣力輒反○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遙反喪息浪反贄音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盡子忍反

[redacted]王出至荅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遂之爲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釋知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鄭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朱是馬色黃矣貢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卽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饗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變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奠贄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莫辭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事天子其物甚衆非使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使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繼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覲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聘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荅其拜受其辭自許與諸侯爲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羑羊久反馬云道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注及下同施以豉反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壞音怪[redacted]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卽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强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衆也○傳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揖太保故言相揖勸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曰羑聲近誘故訓爲道王肅云羑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曰張謂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强兵故令發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馬絕句讀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治○底之履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熊音雄羆彼皮反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畀必利反餘甫至反王于況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土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難羆之士勸朝臣此督諸侯○督丁木反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惟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redacted]王若至子羞○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須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矣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爲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實之命於

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爲諸侯者樹之以爲蕃屛
令屛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勤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遺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
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
輔謂戒令匡輔已也〇傳順其至見內〇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自己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
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要者略舉其事見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〇予一人釗〇正義曰儐天子自
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〇傳言先至咎惡〇正義曰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爲云
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〇傳致行至德洽〇正義曰孔以齊爲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〇傳天子至循之〇正義曰覲禮
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
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〇傳言雖至諸侯〇正義曰王之此語並語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
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勤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〇去羌呂反　【疏】羣公至喪服〇正義曰羣公總謂朝
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命作冊畢　命爲冊書以命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〇別彼列反　作
畢命　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康王至畢命〇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
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〇傳命爲至畢公〇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
命畢公〇傳分別至保護〇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
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慝善非分別其慝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
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經中畫郊圻愼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
月三日庚午〇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
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〇朝直遙反鎬戶老反　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
東郊令得所〇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　【疏】惟十至東郊〇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
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〇傳康王至庚午〇正義曰漢
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此篇作
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遺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
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惟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曰嗚呼
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數告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
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祐之用能受殷王之命〇大音泰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毖殷頑
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〇毖音祕近如字又附近之近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安
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〇度待洛反舊作待洛反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天道有上
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〇上時掌反更古衡反　惟公懋德
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
無不敬仰師法〇懋音茂　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
顧父兄下施子孫〇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　【疏】王若至仰成〇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數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
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使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世
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虞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爲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
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其身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書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
衣拱手仰公成理欲任之故稱其德也〇傳王順至王命〇正義曰使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王呼爲父師事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
君陳也〇傳言周至其家〇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〇傳言殷至曰世
〇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蓋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
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爲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〇傳天道至勸慕〇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而有寒暑生殺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
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今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
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爲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〇傳言公至師法〇正
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〇傳公之至子孫〇正
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故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
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非周公所爲不敢枉公往治〇治直吏反　言　旌別淑慝表厥宅
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〇別音彼列反癉音丁但反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〇俾必爾反沮

辭汝反悉呂反又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
師安則四海安矣○守始救反重直用反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
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好呼報反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
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服反[illegible]王曰至念哉○正義曰王更數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敕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
公往至使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
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分其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使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
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教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舉○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
故傳以旌為識別善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所
善當表異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傚之揚其善聲告之遐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
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雖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
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責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
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恥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雖舊所
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畿四郊以為
京師屏障須備不虞又當懼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圻之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
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
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反悖布內反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敝步祭反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
滅義服美于人此殷眾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音戶驕淫矜侉將由惡終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眾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
侉音苦瓜反壓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豔反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
何其訓言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
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
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
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
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備○治直吏反施始豉反浸子鴆反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

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又而鳩反公其惟時
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
俯反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無曰不能
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少詩照反欽若先王成烈
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illegible]我聞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有言世有祿位之家特富驕恣少能用禮以
放蕩之心陵德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眾士習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
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侉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令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恆防閑之惟大難雖貴財富不足能順
遵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富至天道○
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豪勢重驕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
以放蕩之心陵德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事惡今乃以下僭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
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久怙恃己之奢侈自謂奢侈為實德義厭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笑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
人言僭上服勝人也○傳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侉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
之矣雖令順從止制思感自止故戀猶在心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禮防閑禁止也○傳撤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先前人之政
所以勉勵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作君牙君牙臣名君牙命以其名遂以
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
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畫胡卦反惟予
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
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己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
之甚○蹈徒報反陷市制反陷陷之反[illegible]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
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
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
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膂音旅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
勤無辱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忝他點反令力呈反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

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
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
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易以豉反[redacted]今命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
故今命汝為大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
民今有法則凡欲事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
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猶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
傳今命至委任○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
獨膂為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
怨嗟○正義曰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嗚呼丕
顯哉文王謨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缺苦穴反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
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redacted]嗚呼至前
人○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
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實也○傳言文武至承奉○
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
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
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闕缺失見其闕備故傳言無邪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
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治直吏反下注同率乃祖考之攸
行昭乃辟之有乂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辟必亦反[redacted]王若至有乂○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為大司徒
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籍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冏九永反字亦作臩長餘文反作冏命冏命以冏見命
名篇[redacted]穆王至冏命○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傳伯冏至大夫○正義曰正長也周禮太僕
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足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
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飭御正于羣僕故以為大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illegible]僕寵
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寵呢故此經云汝無呢於儉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御中大夫以
戎事為重叙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
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勑律反惕他歷反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
視聽遠審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濟五代反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
人○御如字一音訝從才用反注及下注侍從同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
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
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redacted]王若至咸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
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
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
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傳○正義曰禮記祭義云霜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
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聽明至忠良○正義曰聽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惟予一
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實事
臣正己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俾
必爾反[redacted]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實藉臣使正己也卻言正己之事
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有妄作則格之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侍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
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繆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在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己無能實臣
使如此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疏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更古衡反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
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皆吉良正士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之人其惟吉士○使御齡反陸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
反媚徐以朱反[redacted]今予至吉士○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勵勉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所不及之事
汝為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今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
欲其至佞僞○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大正長官正於羣僕令教之正義不同也羣僕侍御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教其正
羣僕明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事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
此也○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臨擬可者然
使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云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使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

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實也便辟者前卻俯仰以是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
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諂諛求愛於子知此爲側媚者爲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僕臣正厥后
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
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昵女乙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導也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
病其官職○瘝故頑反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訓暢贖音蜀及下同作
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疏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
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爲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
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書說謂書緯刑德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爲三公卿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王
刑也○傳呂侯至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
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
孔子錄之以爲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獄申贖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
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
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
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取稍重自湯已後世漸
訢臨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厲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
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周公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爲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
教遵時制宜刑罰所以爲世輕世重此後也○傳後爲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
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
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

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傳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惟
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耄本亦作薹毛反切翻其報反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度待洛反詰同馬如字云法度也詰
起一反疏惟呂至四方○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爲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
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
耄年老精神荒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矣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
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終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矣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
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
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
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罔不
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甚○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
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
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始淫爲
劓刵椓黥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椓丁角反
黥其京反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民興胥漸
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泯面
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數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徐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
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
惟乃聞腥臭○聞音問又如字注同腥音星行下孟反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
下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遏於葛反疏王曰至在下正
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制記法古人之事帝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君號曰蚩尤惟始
造始作亂惡化相染易延及於平民之人平民化之亦爲惡無有不相寇賊盜相賊爲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相
取人財若己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
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劓截人鼻椓人陰黥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
斷獄並皆罪之無差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泯爲亂棼棼同惡小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
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

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書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知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者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衍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攘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謂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illegible]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皋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長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辜爰始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椓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則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爲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傳三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致習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棼棼擾攘之狀泯泯爲亂習爲亂也棼棼同惡共爲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爲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正義曰方方各告無辜於上天言其被虐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重直龍反黎力兮反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清問馬云清訊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言堯重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爲[redacted]乃命至惟明○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民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擾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爲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實能得其所也○傳重即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呂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失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謂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禮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鄭以爲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來允不知二者能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各禹○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傳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爲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教德以威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爲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爲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盡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音哲馬云智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祗止而反[redacted]乃命至祗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典禮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維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爲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典禮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歸與伯夷主典教民而斷以法鄭論歸所謂審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恩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誠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爲民於此餅餘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爲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總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

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敎德○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直吏反

[illegible]穆穆至棐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事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矣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賂來故反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illegible]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illegible]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實也○傳言堯至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

言任重是汝○為于僞反任而[illegible]反[illegible]輕重之重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麗力馳反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蠲吉玄反咎其九反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中言之為至戒

[illegible]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使苗民之為致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皋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皋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傳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

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一音曰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

[illegible]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既今念此法之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壽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令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己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我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勸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其之心鑒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為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己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己有可畏敬被人畏必自謂己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

交辭謂善則心善故云善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洛反注同馬云造謀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反注同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核幸革反○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不應應對之應下同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辟婢亦反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閱音悅顙桑黨反涅乃結反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賢遍反

疏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所用刑輕重所宜乎善人以斷獄非法凡斷獄者必令內之與囚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入五刑之辭不如眾所斷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皆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簡核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輕難用刑也○傳在今至宜乎○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謂凡處刑獄必度世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獄也凡斷獄事必有兩人為節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將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

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眾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人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剕故云其入五刑之辭也○傳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核覈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情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獄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緣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緣五者錄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惡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構審王道於致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嘗其憲而曲奉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謂使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出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不約將以齊禁大眾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眾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眾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正義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皆以為可刑或以為可赦未得節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合眾心復同乃從之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顙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為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耳○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其罪

不定恐受疑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刖足至百鍰○正義曰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絕也是刖者斷足絕
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剕倍差剕應倍剕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刖足
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剕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
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使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
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
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
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疏各自入罰不涉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捐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
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
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
上刑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
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皆不可行○僭子念反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罪審能之
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
諸刑罰各有權宜○并必政反數色住反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疏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
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爲不
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以重罪而
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要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
理有要善戒令審罰之○傳上下至可行○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
致雖同獄官不可盡實其聞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四等以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
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人至權宜○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
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一罪者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重是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一人
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從上科輕贓亦備是爲而輕幷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服而已何得爲輕贓亦
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刑遺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
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
國用中典刑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
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
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
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丁浪反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
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斷刑文辭○上時掌反下註同約九六反勅亥代反玉篇胡得反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疏罰懲至兩刑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
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因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
僞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
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疏漏其因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
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聽濫故戒之○傳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
之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之斷獄於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
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
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輸刑書以實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
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使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
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聽其虛辭之不實者也曲必應情虛其劾今計不應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
其謂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尙書者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
王知其事或時以上下之刑爲雖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
長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我多可戒懼以儆之○儆音景言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
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相如字馬息亮反助也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治直吏反無或
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
家實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
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
之○令疏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力呈反疏故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者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
有傳者惟與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
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
違則不中惡言惡行爲天之所罰非天道不中天報以衆人見而惡之罰實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

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濁之○傳教之至徵之○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雖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徵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懲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為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據辭以詭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傳當長至罰之○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音燭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redacted]王曰至祥刑○正義曰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redacted]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雖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王天子之正號　古本正作政

羣臣陳戒　纂傳陳作進

太保率西方諸侯　古本率作帥下同

若使東伯任重　纂傳伯作方

圭是文馬之物　宋板纂傳同齊召南云監本作文馬非也据覲禮賈疏當以璧帛致之監本作致字是下文命同

馬卓上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卓作皁按皁字誤覲禮作匹馬卓上

史言王荅拜之意也　宋板言作原按纂傳已作言

自許與諸侯爲王也　纂傳同毛本王作主

皆再拜稽首　古本皆作並

誕受羑若　古本受下有厥字

務崇先人之美　纂傳美作業

文武所憂　宋板閩本同毛本武作王

言聖德治　毛本治作洽案治字誤

用端命于上帝　石經補缺于誤作予

乃命建侯樹屛　侯上古本有諸字

樹以爲蕃屛　岳本纂傳同毛本蕃作藩疏同

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古本公作君循作修

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士與疏合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古本首題尙書卷第十二畢命第二十六周書孔氏傳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　與此序相應浦鏜從埤傳作與此不應○按不同謂異於豐刑也漢志豐刑本異於序逸篇冊命霍侯又與漢志不同亦不與序相應故知其非也與字上宜更有不字或衍同字亦通埤傳不似不可從

用能受殷王之命　岳本宋板纂傳王之二字倒與疏標目合

惟殷頑民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惟作愼是也岳本考正云愼字正釋毖字義孔疏云愼彼殷之頑民諸本作惟字非

令之北近王室　毛本北作比案北字誤

彰善癉惡　孫志祖云此彰字亦開元中所改也古彰字彰字皆作章字畢字不加彡禮記章義癉惡可證

辭以理實爲要　按正義當作以體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　古本惟下有爲字纂傳有爲無惟按作爲是也若惟爲疊見則惟字當在紂字下

心未厭服　古本岳本宋板厭作壓按釋文有壓字音纂傳作厭疏同

惟公克成厥終　古本公上有畢字誤

不可不尙　古本下有道字

亦有無窮之聞　古本亦作其

以閒於後世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以字

傳敬順至畢公　浦鏜云自邦之安危以下凡九節僅存一條當有脫誤

所以勉勸畢公　宋板勸作勵按宋本是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宋板下行題尙書注疏卷第十九

作君牙　陸氏曰君牙或作君雅○按禮記緇衣作君雅注云書序作牙假借字也然則記自作雅經自作牙陸言或作君雅自指記言非謂經之別本或作雅也但無顯證或僞孔本有作雅者姑存以俟攷

王若曰嗚呼君牙　毛本嗚呼作嗚呼誤

亦惟先正之臣　正唐石經古岳宋板蔡本俱作王按本篇下文及說命文侯之命言先正皆無之臣二字則此正字當屬王字之譌先王之臣猶言先正爾

小民惟曰怨咨　古本曰作日下同

民猶怨咨　古本岳本宋板咨作嗟與疏標目合

厥惟艱哉　古本艱作難

以謀其易民乃寧　古本岳本宋板寧作安○按安字正釋經文寧字

故今命汝爲大司徒　宋板大司徒作我輔翼

汝當正身心以率之　宋板正身心作爲中正

啓佑我後人　古本佑作佐

文武之謀業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武誤作王○按疏標目各本俱誤作王毛本遂併改傳非

傳文王至邪缺　按王當作武各本皆誤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山井鼎曰正永懷堂本作王古本作生並非

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 盧文弨云經當作先正傳當作先王之臣先王之臣乃解先正二字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 陸氏曰冏字亦作臩○今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衛書序云穆王令伯臩爲大僕正蓋此字自魏晉以前俱作臩僞孔亦必作臩後人始改爲冏耳集解引孔安國曰伯冏名也冏字疑亦後人所改非裴氏原文

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 浦鏜云者字疑在太僕下

則此云太僕是矣 纂傳是作足按足是也

故以太御爲長 宋板同毛本御作僕

齊訓通也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通上有中也聖訓四字案此誤脫

言侍左右之臣 毛本侍作待按侍字不誤

今予命汝作大正 古本正上有僕字按疏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則大字作如字讀不讀爲太古本非也

今選其在下屬官 毛本今作令案令字誤

襄三十年左傳云 宋板十下有一字按有者是也

非是愛前人也 宋板同毛本前作側

爾無昵于憸人 昵古本作暱陸氏曰憸本亦作思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 盧文弨云刑將得放當作刑德放是也

何以得專王刑也 宋板同毛本王作主

刖罪五百 宋板纂傳同毛本刖作剕○按周禮司刑是刖字

令穆王改易之者 毛本令作今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陸氏曰耄本亦作薹○按說文當作薹此耄字正說文薹字之譌也

言百年大期 古本大期作大其屬下讀按疏云美大其事則作其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詰譌誥

北至命呂侯之年 宋板北作比是也毛本作此亦非

罔不寇賊鴟義 陸氏曰義本亦作誼

殺戮無辜 古本辜作辠

越茲麗刑并制 古本刑作戮

罔差有辭 古本辭作詞按山井鼎校下誤衍有辭于苗云古文辭作詞下師聽五辭五辭簡孚無僭亂辭察辭于差獄之兩辭無疆之辭並同傳中辭字皆同今本

民興胥漸 古本胥作疋

上帝監民 古本民作人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陸氏曰皇宜作君字○按陸氏因傳有君帝之語遂謂經之皇字宜作君不知經自作皇傳自作君傳以君帝釋經皇帝以別於秦之所謂皇帝也皇之爲君自是常訓故傳不特釋之下經官伯傳作官長亦將謂經之伯字當作長乎考宋本釋文乃大書君帝二字注云君宜作皇字尤爲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也

皇帝帝堯也 岳本葛本同毛本皇作君山井鼎曰宋板君作皇正嘉同古本萬歷崇禎本俱作君今按岳葛十行閩本纂傳亦俱作皇疏引釋詁以解傳則傳宜作君明矣陸德明所據之本蓋亦作君也

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 古本絕下有滅字按如古本則誅字宜屬下讀

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 閩本同毛本君作名按君字誤

皇帝所伐者 毛本皇作黃案所改是也

擧蚩尤爲此者 浦鏜云鳳誤此是也

三生凶德 孫志祖云禮緇衣疏引鄭注作凶惡

必皆違之 宋板皆作背按宋本是也

傳君帝至下國 山井鼎曰注文古本萬歷崇禎本作君帝其餘注疏本皆作皇帝而疏所引諸本皆作君帝未知所適從耳○按十行本亦作君帝益知傳文宜作君帝

使人神不擾 古本人作祇按祇乃民之訛

地民不至於天 疏云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繆耳毛居正曰祇作民誤○按此傳全本楚語楚語民神對言故傳亦以神民對言疏說甚明毛氏不從何也岳本纂傳及明刻注疏諸本俱作祇蓋爲毛氏所誤惟此本不誤

禹治洪水 宋板治下空一字按治上疑有平字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 按段玉裁云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人實反一音曰音曰當作音越正義作子曰字云言曰我當勤之王鳴盛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按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念戒而不勤也孔本本作曰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日非也

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 閩本同毛本取作恃

或當曰欲勤行 宋板閩本同毛本曰作日

當何所度史記集解度作居按度與宅古字通用宅訓居故史記作居若孔意則當與王肅同訓度爲謀故疏云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書重所宜乎是也裴氏所引殆有意避亂非孔氏本文

其罪惟均岳本均作鈞

使與罰各相當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各作名與疏合按纂傳亦誤作各

刖足曰剕古本剕下有刑字按以上兩節傳例之當有刑字

必令內之與證毛本內作囚按內字誤

其當清證審察盧文弨云證當作澄並辭不清澈其然否下同

或記可刑宋板閩本同毛本記作皆盧文弨云作記非

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毛本天威二字不重此誤重也閩本誤同

覲其犯狀閩本同毛本覲作觀案覲字誤

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閩本同毛本非作涉

無服疑似之狀宋板服作復是也

捐害王道閩本同毛本捐作損是也

囚有親戒在官吏閩本同毛本戒作戚

而此是也宋板而作卽

今律和合御藥宋板倒和合二字山井鼎曰見于唐律十惡之條作合和爲是

或可以爲赦閩本同毛本作或以爲可赦案所改是也

正義曰釋詁云宋板詁作言按言字不誤

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山井鼎曰正嘉二本同閩本同宋本三百作二百毛本二百作一百案宋本二百似複衍毛本一百亦疑誤

有要誓岳本纂傳誓作誓與疏不合俟考

輕重應居官當者毛本重作罪案重字誤

謂上其鞫劾文辭古本岳本宋板鞫作鞫岳本考證云說文鞫窮理罪人曰鞫中鞫從言爲是

當哀矜之下民之犯法宋板矜下無之字

故云臨事時宜宋板時作制按時字非也

言汝身多違則不違虛言戒行急懸疏非虛論矣浦鏜云一十九字當誤衍盧文弨云刪此十九字義無不足定是衍文無疑○按此數句疑是他節疏文誤入于此而又身誤字遂不可解

惟最聚近罪之事爾宋板最作是

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宋板之作也是也

尚明聽之哉葛本聽誤作德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平王爲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勑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

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文侯之命平王命爲侯伯

〔疏〕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黄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黄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龍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得命○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戲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爲○傳平王命爲侯伯○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傳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與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爲大國功故平王命爲侯伯

重王若曰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父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儀別彼列反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明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王于況反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辟必亦反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臣賢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懷在王位

〔疏〕王若至在位○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肆順顯用有德之人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也○傳觀己無實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由禮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者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令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懷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隕○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隤杜回反隕于敏反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殄大見反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疏〕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我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害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自恨已騎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迪敘先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責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責用惠澤於下民也鄭王之滅由亂致犬戎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者言國家者皆謂國爲國家傳言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爲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怒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運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由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廢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責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伊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重稱字義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從之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辟扶亦反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旦反下同

〔疏〕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爲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己無能惟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爲多甚修矣乃能扞我於艱難○謂教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己未得文侯之時常憂同姓助己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同己王之間有憂己者以恩謂未得更歎而爲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己恃賴諸侯恩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能告文侯以此言己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親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爲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

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爲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使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殺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汝乃扞救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嘉也王肅云如汝之功我所善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遂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爲上下○令力呈反

用賚爾秬鬯一卣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樽也當以錫令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釀女亮反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彤徒冬反

馬四匹

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供音恭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父往歸國故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致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戶革反治直吏反

疏 王曰至顯德○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使汝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教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言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鬱鬯金香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供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鬱黑黍之米釀酒鬱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以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即禮彝盎著大山尊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偏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彤赤至子孫○正義曰彤字從丹玈字從玄故彤赤玈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玈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玈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爲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一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傳父往至相安○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簡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賢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人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

治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開書稱皆作開馬本作闢

作費誓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音秘

費誓

費魯東郊之地名

疏 魯侯至費誓○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譁戶瓜反監工銜反

徂玆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敹了彫反敿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鍛丁亂反礪力世反鍊來見反

疏 公曰至不善○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當簡擇汝之甲胄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有罪也○傳伯禽至誓命○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鄭以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猶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盡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爲有善有惡故今敹簡取其善者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敿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

攻堅使可用鄭云至尤善也○傳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矧矢利害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鍛礪俱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牿工毒反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敜之無敢令傷所以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敷擭華化反徐戶覆反敜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檻戶減反窒珍粟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疏】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令軍至放牧○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為牿牛馬而知牿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牿為梏為梏施梏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傳擭捕至常刑○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為名擭以得獸為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窒敜之皆閑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所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則王書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敜塞也穽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劉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逋布吳反佚音逸

祗復之我商賚爾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路反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

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垣音袁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糧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峙直里反爾雅云臭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糒音備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楨徐音貞榦工翰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堙音因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無有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供音恭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芻初俱反茭音交【疏】馬牛至大刑○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

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傳皆當至大刑○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糧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熱又擣之以為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與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傳總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則更有他過之人總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為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峙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備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謂無餘類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罪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茭○正義曰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春傳公三十三年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下注同三

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因三帥○崤戶交反塞悉代反假工下反其

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疏】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己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遣三至伐之○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嚮崤關而東適鄭僅征

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
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因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爲文非倣倒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侯及
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
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言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使
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
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悔過作誓作者序言還歸謂三師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
誓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誓其羣臣通稱士也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衆言之本要 古
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言民之行己盡用順道是多樂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樂音洛 責人斯無難惟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己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俾必爾反下同 我心
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傳扶又反[redacted]
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召羣臣而告之曰公曰咨嗟我之鞠廷之士鞠我告汝羣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語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
有言曰民之行己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道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己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
哉言己已往之前不可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日新但日月益爲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己老死不得改悔也○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
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爲士誓其羣臣下及萬民謂云士者擧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
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對曰爲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
○傳言我至所益○正義曰逾益過行也員鄭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長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己年老前途稍近難欲改
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爲于僞反下爲我謀同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redacted]惟古至爲親○正義
曰此穆公自悔己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備忌之惟指今事爲我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
己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雖則
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番番良士
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番音婆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 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仡許乞反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
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反諞云辭語截削

省要也諞音辯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辯佞之人易以豉反昧音妹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介音
界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愨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redacted]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技其綺反本亦作伎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
雖則至不欲○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
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佗佗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正義曰
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
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意能辯
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己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譬在我側也
○傳如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脩一介心耿介斷斷然守
善傳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猶若足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
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愨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
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好呼報反啻失豉反 以
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redacted]人之至利哉○正義曰此觀大寶之
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己有之見人之有美聖者其心愛之不啻如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
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莫報反惡烏路
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
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殆徒在反[redacted]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者見人之有技藏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人而
違背壅塞之使不通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之人使之上不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見聖人至上通不能
○正義曰傳以冒爲覆冒之謂蔽障掩蔽之也疾謂憎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
之行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語折反 邦之
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誅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redacted]邦之至之
慶○正義曰既言實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實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
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十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十三文侯之命第三十周書孔氏傳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所以名篇 古本篇下有也字按纂傳移此四字於篇題傳末文義較妥但未必孔氏元文爾

謀之瓚 宋板纂傳謀作謂毛本作謀○案作謂山井鼎曰與周禮注合

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 宋板者作晉按者字非也

王若曰父義和 義古本作誼注同今本按陸氏曰義本亦作誼與古本合作誼者蓋古文也作義者今文也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本作誼鄭氏讀義爲儀則鄭本作義古文與馬本同今文與鄭本同

而布聞在下居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居作民

曰姓大國 毛本曰作同是也○按宋板上句之末有曰字此遂誤同爲曰耳

在令王之先祖 毛本令作今案所改是也

而遺天大罪過 按而字上疑有缺文傳依經釋訓無所遺漏此經有闕字傳未釋

卽我御事 唐石經古本岳本閩本葛本毛本卽作旣○按作卽是也王鳴盛曰傳及疏亦皆言卽及按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文穎注云卽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

無有耆宿壽考俊德 古本俊作儁

非平王所知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王誤作生大謬

其惟當憂念我 纂傳惟作維

嗚呼能有成功 古本嗚呼作於乎

汝克紹乃顯祖 唐石經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紹作昭紹字非也毛本亦誤石經考文提要云孔安國傳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明訓昭也○按疏云昭乃顯祖不知所斥是宜作昭明矣此殆因下紹乃辟而誤

汝功我所善之 古本汝下有之字岳本善下無之字與疏標目合

以忠謂未得 浦鏜云謂當惟字誤按浦云是也

更歎而爲言 宋板更下有復字是也

不於上文作傳 宋板不字闕

王肅云云 古本云字不重按云云疑當作亦云

盧弓一盧矢百 古本盧並作玈傳同○按正義中玈字凡六見且曰彤字從丹玈字從玄故彤赤玈黑也據此則可知尚書經文傳文皆本作玈今經傳皆作盧者未知正義本與陸氏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氏本亦作玈天寶三載改作盧音義中玈字爲宋開寶中所刪周禮司弓矢疏云文侯之命賜之彤弓玈弓此段玉裁說也其詳在尚書撰異

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 浦鏜云者誤也

是諸侯有大功 浦鏜云是當衍文

傳父往至相安 宋板相作自與注合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 史繩祖學齋佔畢云今文尚書費誓首句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魯侯卽伯禽也如何更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古文尚書元無命字止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按注疏及諸家本俱無命字匡謬正俗引此序亦無命字惟薛氏書古文訓有之史氏謂惟古文無命字殊不可解

東郊不開 唐石經初作闢後磨改匡謬正俗曰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開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開古開字闢古闢字但闢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爲開○按古文作闢則今文自宜作開先儒以闢開相似故誤讀闢爲開而今文尚書又徑改爲開失之遠矣

竝起爲寇於魯 古本竝上有以字似誤魯下古本有東字按疏云此戎夷在魯之東似釋傳魯東之義匡謬正俗引此有東字無魯字

作費誓 按史記魯世家云作肸誓集解駰案尚書作粊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亦云尚書作粊蓋並據古文尚書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古本命上有予字

善敹乃甲冑 山井鼎曰宋板敹作𢿙疏同考字書宋板爲是○按毛本作敹不作𢿙也唐石經岳本俱作敹考說文宜作𢿙諸本並誤

在往征此淮浦之夷 宋板作今在

其以爲飾 浦鏜云且誤其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注牢一作穽下注牿牢古本作牿穽旁注穽一作牢

杜乃擭 陸氏曰杜本又作𢾾○按說文𢾾閉也讀若杜孫志祖云唐官雍氏注引作𢾾

然則養牛馬之處 宋板同毛本養作掌

檻以捕虎豹 纂傳檻作擭按經文擭穽相對疏下云穽以捕小獸則此當作擭明矣浦鏜未見纂傳亦云檻當作擭

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 浦鏜云槍誤搶是也

王肅云杜閉也 宋板閉作閑按閑字非也

擭作㸕也 浦鏜云柞鄂誤作㸕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石經考文提要云勿敢坊本作無敢

峙乃楨榦　唐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榦作幹不誤

總諸國之兵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與宋本注合毛本國誤作候疏同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毛本是誤作有與僖四年傳不合

謂餱糧少　宋板同毛餱糧誤倒

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宋板纂傳同毛本家作人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悔而自誓　宋板悔下有過字

若弗云來　古本云作員下雖則云然同山井鼎曰傳文共同今本盧文弨云疏云員鄭云也則本是員字○按傳以云釋員作云來故正義曰員鄭云也衛包依之改員爲云下文雖則員然同

無所及益　孫志祖云益疑當作蓋屬下讀

自用改過遲晚　宋板用作悔是也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按漢書李尋傳注師古引此經云雖則員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僭云爲員猷爲猶愆爲僭又韋賢傳注亦引此經唯僭作愆餘同

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古本欲上有敬字似誤

俾君子易辭　辭古本作詞

使君子迴心易辭　岳本纂傳迴作回是也

我前多有之　按疏前下當有大字

斷斷猗無他伎　斷古本作㫁注同按說文斷古文作𢇍引此句爲證然則古本㫁字殆𢇍字之譌歟陸氏曰他古本亦作它技本亦作伎按唐石經宋板葛本伎俱作技與釋文合至監本始從人其所載釋文亦誤倒下文人之有技仍從手舛錯之甚此節傳中伎字葛本亦從人宋板從手○按它他古今字技正字伎假借字

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　宋板勇壯二字倒按宋本是也否則與注不合與上文亦異

惟截截至有容　宋板截字不重

明辯便巧之意　宋板同毛本意作善

以束脩爲束帶脩節　毛本節作飾案節字誤

禮記太學引此　毛本太作大案太字誤

河水清且漣漪　許宗彥曰此引詩以證猗字作漪者蓋誤○按毛詩釋文猗本亦作漪同蓋六朝以後有以漣猗爲漣漪者猶繄斯之爲繄醫也在此疏則不可耳

用此好技聖之人　古本技下有美字

安我子孫衆人　古本人作民下是不能容人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十

毛詩注疏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
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
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
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
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
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
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
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
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
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
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
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
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
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
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
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
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
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
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
陽修引其釋衞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
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晉孫毓作毛
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袒分左右
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
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
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稾
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
錫聽施士匄講毛詩所說惟鶻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
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
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
戸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
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
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
箋鬨然佐鬭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
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
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玆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絶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絶今奉

勑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
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
知爾時未有詩詠〇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正義曰鄭注中候勑省圖以伏犧女
媧神農三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有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
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
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
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興大庭爲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尙有雲門明其音聲和樂既能和集必不空設鼓
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爲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
大庭爲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
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
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
詩乃爲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爲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喩之聲也自書契
之興朴略尙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
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爲限此言有詩之
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
之初也〇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正義曰虞書者
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尙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注在堯典之末彼注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
之聲中律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
機通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樞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
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
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誡勗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荅爲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
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
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爲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
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詩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
故一名而三訓也〇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疏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餘此夏

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錄不得逮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爲天子商頌成
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〇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
彰顯為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己之
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時徹先代故錄之〇周自后稷播種百穀
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時之正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
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使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皋陶謨稱
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疏正義
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爲諸侯以后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
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〇至於
大王王季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周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使言文王武王
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爲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〇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
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息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
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幷言之〇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總言文武之詩皆述
文武之致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〇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幷舉周公爲文制禮作樂大平無爲故與大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
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〇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
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幷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
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
之後乃成王卽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不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
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緜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者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
故詩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尙幼
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
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眾國紛然刺怨相尋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璇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唯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閒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鄭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備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懸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荅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顧其終始於鄭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嫌炳故特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己為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正義曰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眾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緜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則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縣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畢驚說大王王季之事云賢使王季賞號在中首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傳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畢驚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

諸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畢簀之塞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猶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殷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殷以諭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殷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荊二州故商書註云南兼梁荊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荊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集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事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嘗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謂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樂雅諸侯納樂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以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樂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己政得失耳非能別發聖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偏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言使分所職之為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述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

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禮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為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之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實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所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王後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偏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已具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錄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實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睨實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實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唯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為興喻非龍鳳之與麒麟其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則致其瑞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篇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皆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隆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之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之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己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

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亦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詩土命其行化遂分陝之非由二公有土之時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襛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聞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字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篇其事是以云然而鄭此荅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時繫於召召爲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鄭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之事與相類又王姬實女召南實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家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哀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焉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傷妒之心夫人德如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篇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當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篇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饗樂采蘩節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爲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使注亦以爲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會文也○今無貍首篇義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時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逸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爲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貍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注云貍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貍首總文也使雖引詩無貍首之字鄭知是貍首者以使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爲射節知是貍首之辭無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爲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爲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蓋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稱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

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致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時今無其事故闕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時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尊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幷蓼然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致教狄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皆春秋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詩譜序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毛詩正義序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下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案十行本題於卷第一之首移在序下者非其舊也凡序經注疏之文十行本皆平行接寫唯章句低三字閩本以下分高低數等又多提行皆非其舊

日下之無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下當有所字錯入下句

於其所作疏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其於作疏內其於二字誤倒所字上句錯在此

非有心於愛增 閩本明監本毛本增作憎案憎字是也古或用增爲憎字如墨子帝式是增之屬唐時則不應爾矣〇按此因上文有憎其所親而誤耳

讙與朝散大夫 明監本讙誤讓與閩本毛本不誤

詩譜序 毛本此序文并正義悉脫閩本明監本有案毛本即據明監本重刻乃其本偶失此序更不知補誤甚

稱農始作耒耜 明監本稱下衍神字閩本不誤

藝論所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上當脫六字非也藝論與六藝論互見鄭其省耳於同此詳考浦書失多而得寡茲所采外不勝駁正以後所列用爲舉例推類求之大略可知矣

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放傳作昉非也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字作放版本作昉鄭考工記注引亦作放可證也凡正義所引經典有所見本如此不容執今本以相比較者此類是矣

格則乘之庸之 閩本同明監本乘作乗案所改是也

詩緯含神務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霧誤務非也後漢書樊英傳注載七緯之名字正作務困學紀聞亦然其又作霧者霧務聲同得相通借不當以霧改務也餘同此

蓋周室之初也 閩本明監本同案也當作世形近之譌

距此六十二歲 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鏜云一誤二以春秋考之浦校是也

鄭語註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鏜云註衍字以國語考之浦校是也

魯真公之十四年 閩本同明監本真誤貞物觀考文補遺載此無之字誤脫

周南召南譜 閩本明監本毛本移此譜入卷第一中鄭氏箋正義之後案十行本與諸序接連考書錄解題云正義備鄭譜於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爲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復總聚於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此一譜與譜序接連正其跡之未經盡泯者閩本以下所移非是且鄭氏箋正義之後屬入此一譜於正義之次序尤屬紊亂失之甚矣又正義所載鄭譜是其原第檜在鄭前王城在豳後兩正義屢有明文而鄭譜正義云對上檜風已作故云又作尤爲鄭證可見散入各處之失也

周文王所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文以漢書考之浦校是也

此詩既繼二公 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繼當繫字誤是也

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此字當作比形近之譌

凡以庶士小人 閩本毛本人作大案大字是也

楚滅六蓼 閩本明監本毛本蓼誤廖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執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盡一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元舊挍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挍之元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 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南宋石經殘本 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存十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周南召南小雅大雅下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章幾句及風雅頌後總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秦檜跋語第一石周南起至報我不述止第二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三石悠悠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豹止第四石褎自我人究究起至輾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蘩祁祁起至我有嘉賓中心止第六石好之鐘鼓既設起至我獨居憂止第七石毛取其血膋起至經營四方何草止第八石不玄何人不矜起至于時言言于止第九石入覲以其介圭起至薄言駉者有驈有止第十石皇有驪有黃起至末字體小楷書凡遇避諱字皆本字缺筆如匡作匡貞作貞殷作殷桓作桓竟作竟恒作恒信作仕慇作慇又作慇徵作徵植作植朗作朗姑作姑敬作敬禎作禎是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鴟鴞予尾脩脩竹竽遠兄弟父母圖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椒聊碩大且篤鶴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來饗皆與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來猶爲善本攷古者宜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 自召南鵲巢箋爵位故以興焉爵字起至邶風之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黃松石廣仁義學印章每行大字計廿四注夾行每行字二十及廿一二三不等宋晁公武云毛詩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又云昔纘者以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淵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寀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兮谷風篇不以我能慉非誤倒即誤衍又昔育恐育鞫脫下育字毛傳育鞫之育訓長鄭箋昔育之育訓稺云昔幼穉時恐至長老窮覆無下育字則與傳箋正義不合此經文之誤也傳文如草蟲篇阜螽蠜螽也今所傳各本無下螽字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亦引定本云作螽螽者衍字采蘩篇藻聚藻也下有沈曰蘋浮曰藻六字與物理不合是據釋文所引韓詩增入也羔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誤不辨自明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采蘋篇蘋之言賓也賓乃賓之誤行露篇不以角乃以味味乃味之誤野有死麕篇勤其佩飾下衍挩音挩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爲可取今此紀僞不錄入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錄考之鄭箋元第如此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皆二十四字第一卷第一行題毛詩卷第一第二行題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附第三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玉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 分經注本第一卷爲五第二卷爲三第三卷爲三第四卷爲四第五卷爲三第六卷爲四第七卷爲三第八卷爲三第九卷爲四第十卷爲三第十一卷爲二第十二卷爲三第十三卷爲二第十四卷爲三第十五卷爲三第十六卷爲五第十七卷爲四第十八卷爲五第十九卷爲四第二十卷爲四共七十卷以正義序及唐志考之非孔疏四十卷之舊也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三字經作大字注釋文正義皆小字雙行在其下釋文首加○隔之正義首加疏字圍其外隔之首列毛詩正義序次鄭譜序次周南召南譜第一卷第一行題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其下側注一之一行末題云一餘卷皆然第二行第三行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餘卷無第四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鄭以釋文正義各繫其下第二卷第二行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共爲一行每空二字以後各卷大略同前日本山井鼎所云宋版即此書其源出於沿革例所云建本有音釋注疏還加脩改至明正德時山井鼎云與正德刊本略似不知其似二而實一也是爲各本注疏之祖

閩本注疏七十卷 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明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明監本注疏七十卷 用閩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歷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 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山井鼎考文毛詩陸冊

浦鏜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校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一）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胥反依字且邊隹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疏】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爲首遂以關雎爲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爲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綿蠻之貌草蟲棄喓喓之聲瓜瓞取綿綿之形瓠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蹖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注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也字從竹從弟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毛詩國風

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閒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疏】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閒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衞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衞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衞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衞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衞國爲首邶鄘則衞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衞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衞鄭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衞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眾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賢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詩有怨刺而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離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眾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雅後者退就雅頌幷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鄭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弟十五秦弟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弟皆孔子之削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算樂注云燕樂亦無算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算也以其偏歌謂之無數不以數次爲無算也

鄭氏箋

鄭氏箋本亦作牋同薦年反字林云箋表也識也案鄭六藝論文注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敢爲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疏】也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閒各專門命氏以題其家之學故諸爲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爲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何知毛爲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注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

○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媲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疏】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之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媲也言媲匹於夫也天子之妾唯后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也正經側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爲惡者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在民義猶始見憂國之心仰矣天方知求兩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疏】風之至國焉○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之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既言化及於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疏】風風至化之正義曰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疏】詩者至為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遮斜反咨嗟也歎本亦作嘆湯贊反歎息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疏】情動至蹈之○正義曰上云發言為詩辯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身為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為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其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為其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者謂說前事言出於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為一事也樂記注云一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為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云嗟歎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之長歌又復嗟歎後言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皆始末之異名耳情

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見賢遍反徵陟里反上時掌反應應對之應【疏】情發至之音○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聲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雖在人之身皆得為音下云治世之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托樂器以寫人是人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謨摩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後人制作則人之作詩先須成之音文乃成為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桀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以得汝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並陳成王之善行葦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楚茨為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發猶至相應○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大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為義漢書律曆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為君為君是陽之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註云方猶文章也以樂器其宮則眾聲皆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昭二十年左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註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三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什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者以文侯所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為樂謂其樂音同也子夏以古樂順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為樂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為一句下放此思息吏反【疏】治世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樂以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患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是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怨之甚也十月云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遺困厄哀傷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

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爲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實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爲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爲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爲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之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既衆賢愚不等以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爲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人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正得失周云正實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近厚音后本或作序非■故正至於詩○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爲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至俗○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矣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驟緩則失於慢王者爲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爲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爲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爲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嗜欲異制王者就而擬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爲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詩爲曲倣詩爲音曲有淸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比必履反興虛應反沈許甑反頌音訟■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大義故言六詩各自爲文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爲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也賦言實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爲名故云以爲後世法鄭之所註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爲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爲政名也周頌諸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爲政名也人君以致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爲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爲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爲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事爲雅者以諸侯列土撫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爲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爲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致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闕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爲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詩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是齊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

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以歸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强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譎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疏】上以至曰風○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譏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爲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頌德其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之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爲詩歌樂逐詩爲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爲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爲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疏】至于至雅作矣○正義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間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爲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爲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尙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尙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嫌今反動聲曰吟風其上福鳳反告古毒反【疏】國史至上○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强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爲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累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駉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疏】達於至之澤○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誠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蟋蟀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時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變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爲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

之治也用心鋭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篤有終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靈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己儀規必不幾改且復[illegible]己之[illegible]而已不[illegible]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者矣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illegible]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誡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疏】是以至之雅○正義曰序既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解三者之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爲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發言周舊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一國之事作者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婦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人刺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其夫婦離絶則知風俗敗矣言己德之從事則知政教傷矣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光之人羞見殷鷙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王率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有一人獨稱其善如設如之美王葬祭畏之情不事天下之害不畏之也必是言當秦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輸在樂事不然則國史不作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致出諸侯而變雅亦謂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舉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爲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爲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先於頌見積漸之義故先小後大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故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所謂先王之詩頌各是以道之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其國之音季札歌小雅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之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音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小政之事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

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頌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疏】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鄭說風雅之體故言形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謂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德[illegible]也故頌者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其業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德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其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之美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也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詩之至也詩緯泛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雎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鄒音側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召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

【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至繫之召公○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說周南召南然者上錯則風者化之下事因而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述言南大王王周南言化自北而南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盡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遵也謂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成文王之化爲周南咸先王之化而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詩者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發迹聞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實爲風迹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周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

作雅之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為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兩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減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德知終必為王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以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疏】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繫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序意出於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逑音求

【疏】是以至之義也○正義曰上既總言二南文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在進舉賢之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妒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為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性能然所以歎美之也毛以為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己則能配君子彼獨處未升得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本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為異其經亦哀毛同○箋哀蓋至好逑○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也所易字多矣皆註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己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緣衆妾有逑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逑也論語云關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鄭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此以哀為衷使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炎云論語註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哀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應人好賢則志有懷傷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能道必全無傷善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雖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雎七胥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許甑反案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本亦作鷙音至別彼列反下同說音悅樂音洛諧戶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好毛如字鄭呼報反下宜詩放此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為于偽反嫉音疾餘音自後皆同妬丁路反以色曰妬

【疏】關關至好逑○正義曰毛以為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傳關關至王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雎雎音聲和也是關關為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山邊中亦食魚陸機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鶚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為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沚皆依爾雅為說也采蘩傳曰沚渚鳧鷖傳曰沚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為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雎鳩之有別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為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窈窕至好匹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者非也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總言宜求為君子好匹則總謂百二十人矣○箋不嫉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總謂衆妾三夫人以下唯樂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總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婦女御也周禮註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為諸侯早矣世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後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為十二

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況文王爲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猛反本亦作莕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荼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荇菜並同菹阻魚反字又作葅嬪毗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寐寢也箋云言后妃之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

【疏】參差至求之○毛以爲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閑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爲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又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窈閑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寤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己職事故得之也○傳荇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荇接余其葉符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此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荇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葅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箋左右至之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荇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荇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荇菜之事也事爲勞務能樂之況於其德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剩二字也

【疏】求之至反側○毛以爲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懷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爲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爲己職事故易之也○箋臥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反側既爲一則輾轉亦爲一俱爲臥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爲不周者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爲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疏】參差至友之○毛以爲后妃本己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閑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爲后妃化感羣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荇菜求之既得諸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爲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正義曰此解后妃之意后妃言己思此淑女若來己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鍾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音先言之見其和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此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如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箋同志爲友○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爲友琴瑟與鍾鼓同爲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爲友以韻之卒章云芼故以鍾鼓爲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爲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鍾鼓也下箋琴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爲友下云鍾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爲鍾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芼毛報反

【疏】傳芼擇也○正義曰釋言云芼摯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摯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摯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搴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爲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樂音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

【疏】箋琴瑟至其禮○正義曰知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者皋陶謨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鍾鼓在下大射禮頌鐘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作樂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

【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屬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偏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

顯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商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之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有優劣采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者首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變或篇有數章章句眾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恆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盡於[illegible]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本者對始也始篇本章則賚初篇篇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武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篇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一)閩本明監本毛本無附釋音三字又一之下無一字案閩本以下仍附刻釋文一備之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刪其題非也十行本於每卷之下自一之一至二十之四凡七十卷皆標其數考正義原書分四十卷自正義序及唐書新舊志宋著錄各家悉同其分二十卷者經注本也合併時取正義散入經注本之中而四十卷之舊遂不復存亦無由知其七十卷之何所本也閩本以下輒刪一二等字其刪之未盡者僅閩本無一二處而已非也餘同此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閩本明監本毛本移此在前正義序下而於此題云毛詩國風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非也案毛詩國風鄭氏箋具題在關雎詁訓傳第一之下不容複出於上也其一之二以後十行本每卷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小雅大雅周頌商頌魯頌亦然閩本衍漢字唐字明監本毛本又誤倒其次序唯此孔穎達下脫等字當補

詁訓傳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作故釋文本作故云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考漢書藝文志作故與釋文引舊本及樂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合當以釋文本定本爲長正義原書與經注別行後來合併實始於南宋紹興閒三山黃唐所刻此本又在其後事載左傳考文其所用經注本非正義之經注也故經注與正義時有相牴牾者而考以集注本定本俗本釋文本唐石經本亦未有全然相合者也乃後時行世別有此本取考條列其同異所自出俾各有考焉

瓠葉捨番番之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補鏜云幡幡誤番番非正義引詩或不盡據本文如出其東門引白華英英以說英字而本詩作央可證

趙人毛長傳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補鏜云萇誤長非也釋文序錄云一云名長通志堂本作萇者誤併後考證困學紀聞引作長云今從漢書作萇亦其證也

不以數次爲無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數作不案不字是也

典籍出於人滅各專聞命氏也[illegible]毛本人滅作人閒專聞作專門案所改是

詁訓毛自題之明監本毛本誤下有傳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關雎

后妃之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節及後節用之邦國焉下皆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皆釋文混入於注是也十行本本附釋音與注文疏文皆雙行小字唯釋文加圍爲別耳故重刻者致誤也又明監本注單行小字側書閩本毛本別爲中等字圍皆非其舊

所以風天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考顏師古爲太宗定五經謂之定本非孔穎達等作正義之本也俗本謂當時通行之本亦非鄭作正義者兼不專指一本故禮義疏下云俗本有作儀者野有死麕序下云或有作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是也由此推之則正義本之大槩可見矣定本出於顏師古見舊新二唐書太宗紀顏籀傳封氏聞見記貞觀政要等書段玉裁所考得也

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重諸侯二字案所補非也此謂鄉大夫亦天子教之

風風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illegible]如[illegible]閩[illegible]案注本下即作諷字考正義標起止云風風[illegible]正義本不[illegible]義下文又云風諷也古今字凡經注古字正義每易爲今字[illegible]其爲例如此也今往往有合併時依經注誤改者矣

發猶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箋云二字案[illegible]本相臺本無考[illegible]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申毛傳[illegible]以別之也毛不注[illegible]無可辨據故序注本無箋字後世諸本不知而妄[illegible]亦其[illegible]見於[illegible]正義釋文是也凡序注之首十行本悉無箋字閩本[illegible]乃誤如耳餘同此

謂宮商角徵羽也小字本相臺本徵作[illegible]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正義釋文皆作徵此徵字當是[illegible]宋經注本轉寫時據字耳

譏摩舊法[illegible]毛本譏摩作譏諍

而民思憂閩本明監本毛本思憂誤剛教案補鏜校此下用樂記補數十字皆非也考正義引書籍有引其書不全用其文不可依本書改寬者此類是矣

故正得失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正本又作政正義云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正義本之同於定本者此類是也凡正義既著其所從又載異本或與定本同或與俗本同也

莫近於詩[illegible]案此節釋音序音后本或作序非八字當在下節

史記稱微子過殷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補鏜云衍書大傳云微子史記世家作箕子非也此正義自涉大傳耳非由字誤黍離正義引作箕子如鄭志問甘棠正義所引補鏜下作趙商本篇下作殷墟也

聞之者足以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文選載此序有自字即俗本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皆用此上六義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至之字剜添者一字○補上字宜衍文

人君不怒其作主明監本作誤非閩本毛本不誤案作主謂作詩之主也使正義引鄭答張逸云其作主皆國史主之此用彼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illegible]案此節釋音告古毒反四字當在下第四節告於神明者也下

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補鏜云厄誤危以唐詩考之補校是也

要所言一人心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案所補是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是有之字者出於俗本凡序云誤者意所不從其於定本亦然

代殷繼伐明監本毛本誤作伐殷繼代閩本不誤案代殷用皇矣序文繼伐用文王有聲序文

所以報神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以至也剜添者一字○補神字宜衍

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之緻添者三字是此四者三字衍也

則春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春秋下當脫左氏傳三字非也凡引其書之支屬卽稱其大名如易緯稱易書序稱書古人之通例不可枚舉者也

愛在進賢　【補】毛本愛作憂案憂字是也

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傳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後人加也是也十行本悉無此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若關雎之有別焉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關雎作雎鳩案關雎是也下傳云有關雎之德可證相臺本因正義云若雎鳩之有別因改此傳考正義凡自爲文每不必盡與注相應不當據改也考文古本作雎鳩采正義而誤

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箋字外以黑圍之小字本相臺本所無也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氏之舊所以別毛氏傳也而後世諸本加黑圍者亦失古意矣是也十行本凡箋字及正義中傳箋字悉不如此閩本以下誤耳考其致誤之由乃因正義標起止有傳字箋字遂於注首加傳字復割裂注中箋字配之不知此正義自爲文以作別識耳非注如此也明刻單注別本更有幷箋下云字去之者尤爲誤甚餘同此

怨耦曰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好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是釋文本經傳作逑箋作仇也正義本箋字未有明文當亦與釋文本同臧琳經義雜記云箋既不云逑當爲仇則說異而字同其說非也凡箋於經字以爲假借者多不言讀爲而顯其爲假借有二例其一則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如容兮遂兮箋遂瑞也以遂爲璲之假借价人維藩箋价甲也以价爲介之假借是其類也一則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如此經之逑箋則曰怨耦曰仇以逑爲仇之假借及湜湜其沚箋之小渚曰沚山有橋松箋之橋松在山上可以樂飢箋之可飲以療飢皆其類也二者皆不言讀爲也於訓詁中竟改其字者人每不得其例今隨條說之以去其癥結其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人所易曉不悉說焉臧琳說又以爲徧考毛詩兔罝無衣皇矣等逑匹之逑皆作仇此經作逑出後人私改亦非也凡毛氏詩經中之字例不畫一如或用害或用曷而同訓何或用斁或用射而同訓厭三歲其類衆矣他經用仇此經用逑不嫌同訓未可據彼改此說文逑下云又曰怨匹曰逑正說逑爲怨匹字之假借其釋文所載本亦作仇者是依箋改經出之於下意所不從章懷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雖經引用要卽所謂以破經引之實非毛氏詩舊文也

后妃雖說樂君子　明監本毛本雖誤能閩本不誤案說當作悅下文作悅可證也注作說正義作悅說悅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郭璞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璞當作樸樸字最純取純樸相應字當從木正義多作璞或改作朴朴卽樸之俗字〇案段玉裁云樸素字古作樸樸者素也胎也是以金玉之礦古皆作樸而璞乃俗字郭名當本作樸或鐫璞非或鐫朴亦非朴者木皮也非命名之意此條舊在曹風候人篇今依先見例錄此

陸機疏云　毛本機誤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隋書經籍志作機釋文序錄同唯資暇集有當從玉旁之說宋代著錄元恪書者多采之釋文亦或誤今正毛本因此改作璣其實與士衡同姓名耳古人所有不當改也餘同此

而揚雄許愼　閩本明監本揚作楊毛本作揚案子雲姓本從木宋以來或誤從扌閩本明監本是也餘同此

其葉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苻誤符以爾雅考之浦校是也

蘬其白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蘬誤蘬者凡陸疏蘬字皆當作蘬乃形近之譌浦校是也

臥而不周曰輾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剩二字也案釋文與正義迥非一本茲著其文字之異其但偏旁不同而正義本已載釋文亦作又作或作者不復悉出

鐘鼓樂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鐘作鍾案鍾字是也五經文字云今經典或通用鐘爲樂器是其證餘同此

一章章四句　【補】案一章下衍不重章字次章字誤衍

與詩禮俱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形近之譌

婁豐年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婁誤屢

摯虞流外論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外當作別是也

詩禮本無九言者　【補】毛本禮作體案體字是也

仲洽之言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洽作治案山井鼎云治當作洽是也

乎者俟我于著乎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乎者當作著此句稱著與下句稱俟權對文也誤分爲二字又改乊爲乎

其篇詠有優劣采　【補】毛本采作乎

采采若苢　【補】若當作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二）〔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覃本亦作蕈徒南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傅夫附反見賢遍反【疏】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正義曰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備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爲本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葛以爲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汙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爲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者卒章下一句言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汙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忘孝○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經汙私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氏難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歸安父母言其可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萬浸子鴆反長丁丈反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灌古亂反喈音皆摶黍徒端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疏】葛之至喈喈○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喈喈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爲絺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爲興欲見此章因事爲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以興爲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爲絺綌之故不爲興亦言之者彼對藟爲祭祀艾爲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拈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爲成就貌也○箋葛延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爲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傳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爲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爲叢木也○箋葛延至遠方○正義曰知葛延蔓之時摶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長是爲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摶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鳴恆喈喈然其鳴喈喈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總上于飛至集於終始恆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遠於遠方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木爲實往嫁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閨才美之稱得達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莫莫博反

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夫命婦成祭服士之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濩胡郭反韓詩云濩瀹也音羊灼反絺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斁本亦作斁音亦厭於鹽反本亦作厭紞都覽反紘織五采如韜狀用縿素也紘獲耕反纓之無緌者從下仰屬於冠綖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庶人衣於既反【疏】葛之至無斁○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濩煮之治已乾之后妃乃緝績之爲絺爲綌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爲絺綌之時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濩煮至其夫○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孫炎曰煮葛以爲絺綌以煮之於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斁厭釋詁文彼斁作射音亦同自王后織玄紞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紞縣瑱之物織五采爲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紞五色備言玄者以玄爲尊故舉以言紘紞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爲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註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是也綖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續麻三十升以爲冕夏官弁師注云綖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帶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皁韋昭云下上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爲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則爲紞又爲紘綖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爲少賤者所爲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爲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紞綖大帶上有織字皆衍也○箋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爲作王后爲作士妻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謂嫁曰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言直用反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

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汙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褘音暉王后六服一曰褘衣接見賢遍反下見於君子同撋諸詮之音而[illegible]反何胤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捼莎也捼音奴禾反莎素禾反褖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

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害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疏】言告至父母○毛以爲上下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曰薄欲煩撋我之私服潔欲澣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鮮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節以受師教擠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爲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己今穢欲穢澣其私服澣欲澣澣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鄭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是澣之由己當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業既潔自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曰歸○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備禮之又褻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聞女在夫家若其無子而出犯其七出之過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師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爲公不宜任舅之教則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之女子大夫之妻書從夫氏不當圍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娩爲婦容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娩也謂容貌也分婉娩爲二者欲以內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爲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婉謂婉順得爲言語之婉順亦爲容貌之婉娩故分之也既有其祭禮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事人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其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君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禮別爲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嫁則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爲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婦嫁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后妃莘國之長女而引旋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字○傳汙煩至則私○正義曰汙澣相對則汙亦澣名以衣汙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爲澣私服之名耳言汙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故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唯澣私衣故一事分爲二句上句言汙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爲澣又上句言私見其燕褻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爲衣故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撋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褘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褘盛飾既舉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褘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褘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褘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則以褘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褘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褖衣何爲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殷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據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褘衣也進見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褖衣二者同名爲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褘以上爲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適見君子文承副褘之下則皆以副褘也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翟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則褕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爲燕服之六服以此知毛言適見于君子非副褘也上舉褘衣之名下言展褖之事明六服皆爲公衣其餘則爲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以○箋煩煩撋至褖衣○正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褖衣以下至褖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公對私爲深淺耳若擯澣澣又有深淺澣深於澣故內則注云手曰澣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澣衣裳言中故澣又淺於澣衛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汙序總之云澣撋之衣此六服明手撋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澣裳乃褻服宜煩撋之而言澣是皆通稱也○傳父母至歸寧○正義曰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夫人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箋我之至君子○正義曰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爲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繒爲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以鞠展褖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謁請也○卷耳卷勉反苓耳也廣雅云枲耳也郭云亦曰胡枲江南呼常枲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詖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苓音零【疏】卷耳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賢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無險詖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憂勤此不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爲亞次也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爲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請其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處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故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爲勞心憂深不已至於勞勤后妃之爲志也至於憂勤卽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審官卽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敘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爲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頃音傾[illegible]反韓詩云頃筐欹筐也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易以豉反[illegible]下同○憂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寘之豉反行戶郎反注下同朝直遙反【疏】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

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之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為何事言后妃嚮呼而歎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使者后妃主求賢人為此故以周行為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卽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芣苢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為興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菜皆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為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正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美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瘣隤徒回反徐徒隤反爾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頹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夃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夃罍盧回反酒罇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勢力對反不復扶富反

疏 陟彼至永懷○正義曰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傳崔嵬至隤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上戴石為砠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詁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我我至其然○正義曰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言勤勞故知兵役之事莫勞於兵役故樂其尤苦而言之其實勞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君子加其賞也○傳人君黃金罍○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謂夏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所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侯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我我至於此○正義曰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反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事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傳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岡古康反兕字又作兕徐履反爾雅云兕似牛觵古橫反以兕角為之字又作觥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為意于僞反殷勤並如字俗本下並加心非也樂音洛

疏 傳山脊至角爵○正義曰釋山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為之觥者爵稱也爵總名故云角爵也○箋此章至為樂○正義曰詩本為志發憤情身之辭故有意不盡重言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願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觵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醻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后妃志使君勞臣宜是實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耳不謂卽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寧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醻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醻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饗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人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當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砠本亦作岨同七餘反瘏音塗本又作屠非痡音敷又普為反本又作鋪同吁香于反痡病也一本作痡亦病也者非

疏 傳瘏病痡亦病也○正義曰釋詁云痡瘏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樛居蚪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糾反馬融韓詩本並作朻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朻為木高逮徒帝反之心焉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

疏 樛木三章章四句至之心焉○正義曰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義接及其下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周意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既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由於逮下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

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眾妾使得其次序則眾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
南土謂荊揚之域○藟力軌反似葛之草也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燕薁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追反纍也本又作虆上附時掌反
【疏】傳南土至茂盛○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
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
美是也○箋木枝至之域○正義曰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者后妃與眾妾則此經非直興下逮而已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
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眾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眾妾上親附而事之以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盛謂荊州揚
州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荊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土
草木大同又荊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為荊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荊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方之木美
蔓而上纍則非葛藟所能延言樛木者木纍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上纍也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履祿綏安也箋云妃妾以禮義
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只之氏反猶是也綏之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
本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相與即有禮義又以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
四方感德樂事文王所以為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備也大順之顯名孝經
援神契云祿者錄也上所以歡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謂與曰天祿家故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得天保云降爾遐福天下音業則下民謂者
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成就也○縈本又作縈烏營反說文作藥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

忌有所諱惡於人○螽音終爾雅作蜙音
同惡烏路反○【疏】螽斯三章章四句至眾多○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眾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眾多也思齊云大姒嗣
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妬忌子孫眾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笑言仁厚戒慎和樂耳○箋忌有至於人○正義曰
忌者人有勝己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己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僻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傳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
忌是忌不謂色也無嫉者妬色之行俱有又取憎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此云不妬忌是為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
行樛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為心使表衷一也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妬實嫉能○

螽斯羽詵詵兮

螽斯蚣蝑也詵詵眾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眾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
然○詵所巾反說文作䛧音同蚣粟容反字林作蜙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蝑粟居反許慎呂沈並先呂反郭璞才與反螽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
螽動股是也揚雄許慎皆云舂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舂箕舂箕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為虴蜢蜢音竹帛反蜢音猛蜙音欲緒莊之
音綸不耳或作不然本

宜爾子孫振振兮

振振仁厚也箋云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振音真女音汝
【疏】螽斯至振振兮○正義曰螽斯之蟲不妬忌故蚣蝑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故螽斯之羽詵詵然眾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今眾妾皆共進
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眾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令無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
以言多也○傳螽斯蚣蝑○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鍾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蜤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
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有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鄭志答
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眾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其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
興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或鄭不為興若厥漢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綠衣之類或同興箋
略不言喻者若邶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也然有興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
四月箋云興人為惡有懷是也或興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懷懷無定鄭云喻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為喻也○箋凡物至
宜然○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序云若螽斯不妬忌則知唯蚣蝑不耳○傳振振仁厚○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
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為仁厚鄭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靁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靁其妻勸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
故皆以為信厚也○箋后妃至仁厚○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眾妾得生子眾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斯生生子眾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
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眾多也繩繩戒慎也○薨呼弘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揖子入側立二反蟄尺十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老而無妻曰鰥○桃夭於
驕反桃木名說文作枖云木少盛貌本亦作枖古頑反【疏】桃夭三章章四句至鰥民○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
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逾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
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
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無所當也○箋老而至曰鰥○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鰥者愁悒不寐目恆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
曰不閑也無夫曰寡寡踝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經注云丈夫
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如此為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
士昏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為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
不閒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閒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鳩傳偶喪曰寡此其對例
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釐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霜
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稱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舉年三十不娶晉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傳

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苛不貴云何人不矜尚從單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催行為寡則有子亦歸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鰥而無所告者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了著摽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猶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少詩照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當丁浪反

【疏】桃之至室家○毛以為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為異○傳桃有華之盛者○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傳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行○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箋宜者至俱當○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蕡浮雲反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家室猶室家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

【疏】箋家人猶室家○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為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葛覃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本章句在篇前故標起止如此唯關雎獨不然於全書相反當是南宋合併時所移也合併所用經注本章句在後釋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然與關雎正義所云定本合與正義本不合餘同此

覩其容色美盛也　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閩本明監本毛本有此也字當衍

灌木藂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藂作叢案正義作叢釋文叢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外反段玉裁云當作最最積也從冖從取才句反古書最字多誤為㝡字從曰是以顏黃門云周氏劉氏讀徂會祖會二反釋文亦云一本作㝡作外反也今考皇矣傳云叢木叢生也當以釋文正義本為長

謂之黃鸎　毛本鸎誤鶯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段玉裁云廣韻鶯鳥羽文也鶯黃鸎二字有別爾雅疏郭取此字正作鸎

看我麥黃甚熟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不與上句留字韻○按艸木蟲魚疏正作不

濩煑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濩下云煑也無之字考釋文之例無毛云鄭云者或用己意增損注文如下傳精曰絺釋文絺下云葛之精者曰絺皆其類也但此傳毛用爾雅文之字不當去考文古本無采釋文

以煑之於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當作鑊非也考爾雅作是刈是鑊鑊煑之也皆用正字此皆用假借爾雅釋文鑊又作濩同

纓之無綏　閩本明監本毛本綏作緌案緌字是也考鄭周禮注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是冠緌字誤為綏久矣鄭定用緌字唐時不應更用綏也

婦人謂嫁曰歸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歸上無曰字釋文云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又考此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之類毛傳文古故其語亦如此當以定本為長其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

害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害誤曷案段玉裁云此謂害為曷之假借傳例如此

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娶與姪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下浦鏜云誤衍○娶上浦鏜云脫文字是也

此后妃華國之長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華誤幷

故王肅述毛合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合誤答

若如傳言私服宜否　閩本明監本毛本服下有宜澣公服四字案所補是也

○卷耳

言后妃嗟呼而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呼作吁案所改是也

君賞功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君誤若案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若

衛侯饗苦成成叔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成字案此蓋以苦成爲邑成爲謚前人亦多言郤犨不謚成者其左氏傳以苦解與

云何吁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雅注詩曰云何盱矣邪璞云盱耳及文也郭所稱宋必爲毛氏詩邪氏不辨此經作吁而引之非也考釋文石經此作吁而都人士及何人斯作盱者盱爲正字吁爲假借經中用字例不畫一也例見前

痡亦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痡病也一本作痡亦病也者非正義本標起止有亦字考傳文不言痡病也之下更云痡病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樛木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恆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二十二字非鄭注也釋文云箋云衆妾云云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無是此文本無此注也序注云言能逮下正義云箋注本此序以有鄭注接衆本並無是而釋此文本以無此注序中言字箋言於正義無文是正義本亦無此注且以言爲善言斷不出於經亦不更見義中必非鄭注審矣各本乃沿此注之誤當據釋文正義正之

謂荆楊之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亦作揚案正義引作揚者春秋元命包以爲地多赤楊見於建康實錄是字本皆從木也其字從才者釋文正義本作揚字釋文注云二字名皆以楊與揚俱作揚字爲義同此人遂但用從才字然則鄭箋本作揚字

似葛之草木疏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類案釋文云似葛之草也是草字宜屬毛本亦非

一名巨瓜　閩本明監本毛本瓜作苽案皆誤也當作荒易釋文齊民要術可證

令之次敘進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序正義作敘序敘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亦作敘是用正義以改注由不悉正義之例故也

○螽斯

降還遝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還作爾案爾字是也

德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補鏜云德是二字當衍文非也德者對色而言與下文以行曰忌意同讀當三字爲一句也

雖蚣蝑不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耳本或作不然正義云則知唯蚣蝑不耳是正義本作耳不字當上屬讀考文古本耳作爾考他處所用耳字皆爲爾而正義中仍有未誤者考文古本遂不知耳爾二字有別混而一之

則又宜汝之子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女正義作汝女汝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女亦作汝非餘同此

股鳴者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股作股案股字是也鄭考工記梓人注云股鳴蚣蝑動股屬

其股似瑇瑁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文形近之譌

若椮衣之類　閩本明監本椮誤綠毛本誤綠案椮衣見鄭駁衣序注正義用彼文

則知唯蚣蝑不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雖正義作唯雖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考文古本注雖亦作唯采正義而誤東山序其唯東山乎用唯字者序字亦不與經注同也

○桃夭

婚姻以時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昬作婚案昬字是也正義易爲婚字而說之今正義此序用昬字唐石經相臺本是也正義易爲婚字而說之今正義此作昬者亦後改也餘同此其引士昬禮及行露箋有昏者時得仍用昏者非此例

故爾雅云無夫無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小雅者今在孔叢第十一此其篇名也　凡人所引小爾雅如李善文選注之類雅廣訓文是其證補鏜云一篇是上本脫小字乃作小爾雅耳多稱小雅也

蓋二十八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補鏜云七誤八以左傳考之補校是

无咎无譽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无字誤無案引易文書多作无其非易文亦作无則當時寫書人以无爲無之別體也餘同此

雖七十無主婦　閩本明監大毛本同案補鏜云脫一無字以禮記考之補校是也

與者喻時婦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喻作喻考文古本同案喻字是也山井鼎云諸本皆誤但據注疏本而言耳

謂年時俱善爲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善當作當考正義上下文可證

家猶夫也猶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婦上當脫人字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罝音子又作罝他故反罝音子斜反悅文子余反好呼報反【疏】兔罝三章章四句至衆多○正義曰作兔罝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兔罝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罝之人賢而云衆多者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衆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以皆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後螽斯以前皆言后妃身之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爲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此兔罝又承其已在致後故變言之化則后妃化之使然也不言所以后妃致事也故兔罝言之美其後實三者皆通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妬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說婚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芣苢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總上五篇致此三篇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椓陟角反丁陟耕反罟音古罔也杙本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反爾雅云橛謂之杙李巡云橛也杙音特橛音其月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赳居黝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音戶旦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難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婦反使不音者放此守手又反折之役反衝昌容反【疏】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至干城○毛以爲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爲兔作罝身自椓杙其椓杙之聲丁丁然雖爲鄙賤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赳赳然威武之夫可以爲公侯之扞城言可以公侯屏公侯爲之防圍也○鄭唯干城爲異言此兔罝之人有赳赳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襄民作扞城也○傳肅肅至杙○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爲數小壘云肅肅肯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鴇羽鴻雁肅肅其羽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云肅肅謝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傳干扞也○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干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箋干也至未然○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爲扞城其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爲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民易傳者以其赳赳武夫能有武任明爲民扞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逵九達之道○施如字逵求龜反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疏】傳逵九達之道○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郭氏云歧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炎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炎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云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疏】赳赳至好仇○毛以爲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爲匹鄭唯好仇爲異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中林林中○施如字沈以豉反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罝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謀丁聶反【疏】公侯腹心○毛以爲兔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爲此罝兔之人賓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可以至腹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爲攻伐之慮由能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己之腹心臣之倫用如己腹心○箋此至言賓○正義曰箋以言爲策謀事謀未至而預策之二章爲和好此章已故使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宜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慮之事也今所以不慮有此卸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和好兩軍與二章異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天下和政教平也○芣音浮苢本亦作苡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澤瀉云江東呼爲蝦蟆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舄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疏】芣苢三章章四句至有子○正義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衍也○箋天下和政教平○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歸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故得矣序曰天下納於文王之化是也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錄事至故曰太平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王盡美矣未盡善也注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時未太平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稱太平故魚麗傳云太平皆云武王太平此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盛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臨故嘉魚既醉天之命序及得諸皆言太平惟再起隆往云隆平已至中儀序云帝錫隆平此要致洽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頻見其采之采見其采者始六章互而相類首章言采之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歸總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授或拾藏待取之卒章言所成之或始之之或微之首章采之擷物往至則擷之捋之既得則禕之總之歸則有總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爲對所以終其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其次耳採捋事殊袺襭用别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薄辭也采取也箋云薄言我薄也【疏】傳芣苢至車前○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機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産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傳宜懷任焉○正義曰以此陸機云治難產也是宜懷任之我薄也○正義曰毛傳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薄謂我薄采之爲辭也此言我薄者言我薄欲采之也言成也有是客之前以云薄以爲薄始其言者薄以欲時留遇微下句子下云云其薄不言實追疊之明是上時句將薄行言王實始之言爲詩始述之以持之薄言參矣唯此二者以傳爲始餘皆爲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藏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拾也○掇都奪反一音知劣反拾音十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取也○捋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袺執衽也○袺音結

衽人鴆反又而鴆反衣際也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扱衽曰襭○襭戶結反一本作擷同扱初洽反【疏】傳袺執至曰襭○正義曰釋器云執衽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袺謂手執之而不扱襭則扱於帶中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之被皮義反紂直九反殷王也徧邊見反【疏】漢廣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其所處爲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敘於此既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言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義也○箋紂時至化○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漢之域爲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本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喬木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絜犯禮而往將不至也○泳音詠泭芳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泭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䈟䈟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栰也郭璞云水中䈟筏也又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簰音皮佳反桴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泭【疏】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遊女以貞絜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猶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絜者自然尤絜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濟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絜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終不至是爲女皆貞絜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遊○傳思辭至思者○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辭皆在漢下故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之內則言閑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恆不可則不總應發不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不總解經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犯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絜此云絜者本求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陰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游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絜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衛有彊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泭○正義曰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曰桴小曰泭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漢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終不肯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翹祁遙反沈其堯反尤高絜者一本無絜字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謂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時掌反下文同餼虛氣反牲腥曰餼【疏】翹翹至其馬○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絜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絜我欲取其尤貞絜者又言是其尤絜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禮致餼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薪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鄭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卽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絜者○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荊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釋詁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爲嫁者之子此則貞絜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己云往嫁若斥適己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爲謙者不自言己悅他女嫁故不爲謙也言致禮餼者聘禮下記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蔞草中之翹翹然○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疏】傳蔞草中之翹翹然○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蘺蔞舍人曰購一名蘺蔞郭云蘺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蔞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五尺以上曰駒【疏】傳五尺以上曰駒○正義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校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廋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汝墳符云反常武傳云墳涯也閔密謹反傳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義反【疏】汝墳三章章四句至以正○正義曰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爲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敘言道者皆爲言不爲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

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枚妹迴反幹也

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惄本又作愵乃歷反韓詩作溺音同調張留反又作朝音同

【疏】遵彼至朝飢○正義曰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枚幹之薪以為己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惄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汝水至曰枚○正義曰釋水云汝為墳傳曰濆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為灉江為沱別為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為濆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濆箋傳不然者以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濆汝之間故也枝曰條榦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弱是枝榦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榦取條而已枝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槄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為餘也如今斬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餘○箋伐薪至其事○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閔其君子則閔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固門紡績織紝之謂也不實而勞是其常故以實者處勤為非其事也○傳惄飢意箋惄思○正義曰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惄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為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弁云惄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為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肄以自反沈云餘音以世反非復扶富反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己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而勉之○思如字又息嗣反

【疏】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正義曰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覩君子事乾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卽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箋已見至勉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己不復得見為遠棄我今不死亡己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己而去知為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為棄己而憂也下章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己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己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魴符方反魚名赬勑貞反說文作䞓又作赬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㶴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苦毒反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辟此一本作辟此處昌慮反為于僞反疏亦作踈

【疏】魴魚至孔邇○正義曰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卽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赬赤至燬火○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也鄭以為彼言彷徉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為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為燬也○箋君子至紂存○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焉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昔在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為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靁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靁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為殷紂所役若辭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末之時野有死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有詳略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關雎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呂辛反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本亦作趾兩通之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禮同

【疏】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至之時○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今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為此次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為有關雎而應之大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麟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為示法耳○箋關雎至以過○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為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為瑞後世雖衰猶有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者案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實帝堯舜致麟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之為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麟運文王之時殷紂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麟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為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麟比也三章皆以麟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疏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為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今公子

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振音真相應音應當也麟

于嗟麟兮 于嗟歎辭【疏】麟之至麟兮○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爲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子信厚似於麟歎也即數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令言似古致麟之時令麟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傳麟信至信厚○正義曰傳解四靈麟多矣獨以麟爲信應以麟於五常屬信爲獨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脩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駁異義以麟西方毛蟲更爲別說○傳于嗟歎辭○正義曰此承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

麟之定振振公姓 定題也公姓公同姓○定都佞反字書作顁音同題徒令反郭璞注爾雅顛也本作顛

于嗟麟兮【疏】傳定題○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題額也傳或作題釋畜云的顙白顛亦額也故因此而顁定本作顁○傳公姓公同姓○正義曰言同姓謂於同祖上云公子爲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袒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爲庶姓是同高祖爲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爲族案杜云不如我同父又云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爲異彼爲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義故爲一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爲親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爲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爲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爲疎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 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示有武一本示作象

于嗟麟兮【疏】傳麟角箋至不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鵲七略反字林作䧿行下孟反下注同尸鳩本又作鳲音同爾雅云鳲鳩鴶鵴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鳲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楊雄云戴勝也【疏】鵲巢三章章四句至配焉○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有之由其德如鳲鳩乃可以配國君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夫人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爲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爲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秸古八反又音吉爾雅作鴶鞠音菊爾雅作鵴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王肅魚據反云待也乘繩證反下同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迓【疏】維鵲至御之○正義曰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鳲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夫人往處之今鳲鳩居鵲之巢有均壹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鳲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傳鳲鳩秸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鳲鳩也釋鳥云鳲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舊名云鵲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鵴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箋鵲之至燕寢○正義曰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事記國中之侯不能不有早晚詩維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爲此以巢比君位則鳲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此巢燕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旂歸謂反燕寢亦是也○傳百兩至百乘○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採解下章將之數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此夫人所大姒也大明云纘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箋家人至盛○正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有大似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瞷良人之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詩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 方有之也○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將送也○將如字沈七羊反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 盈滿也箋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媵音孕又繩證反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姪待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疏】箋滿者至之多○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能成百兩之禮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鳲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迎夫人將之送夫人成之謂成穴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謂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蘩音煩本亦作繁緣侯云白蒿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沼之紹反沚音止渚之與反皤白也蒿好刀反荇衡猛反杜預云潤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之事祭事也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疏】于以至之事○正義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蘩菜乎於沼於沚之中采之也既采之爲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傳蘩皤至荇菜○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傳公侯至荇菜○正義曰言執蘩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爲祭用既言公侯夫人執蘩菜以王后尊不可則觀事故因明王后則荇菜也言不求備者據時事荇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爾雖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使言毛此傳言皆采也○箋于以至蘩菹正義曰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爲於上于爲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有言往以者嫌于以共爲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蘩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主婦亦被矣知薦不爲饋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饋饋云籩后薦饋籩豆鄭王后夫人以豆爲饋故關唯籩云后饋供荇蘩之菹亦不爲薦采籃知爲禮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腊之以豆籩故知爲饋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蘩事爲薦與此異也○傳之事祭事○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山夾水曰澗○澗古晏反夾古洽反音古協反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視饎○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蚤音早本亦作早下同濯直角反溉古愛反饎昌志反酒食也爨七亂反髲皮寄反鄭音髲鬄本亦作髢徒帝反紒昌宗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爲呂姜髢是也紒音計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夫臣私反罷音皮本或作疲

【疏】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服被髲之飾僮僮然甚竦敬乎何時爲此竦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溉饎爨之時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之飾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爲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釋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傳被首飾○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被錫衣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錫注云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纚笄少牢云被錫纚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髲當之文同故知是少牢之髲當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禮故錫爲髲鬄者以副是首髲之名實云被錫於用髲之經末見故禮爲髲鬄當剔髲以被首也少牢號正其禮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髲當也定本作髲鬄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侈服與之間其衣鄭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異衣以見君緣衣御序於君此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綃衣士視纚爵弁弁則此夫人視纚宵蓋展衣否則緣衣也知非祭服者鄭特牲曰王皮弁以日祭緇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笄故所當冕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牲侈綃衣之袂追師牲引少牢衣侈袂以爲侈袂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妻異故爲侈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爲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御妻衣大夫妻異衣不得侈衣之袂此主婦被錫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欲也○傳僮僮竦敬○正義曰知僮僮不爲被服者以下祁祁爲夫人之安舒故此爲僮僮而甚敬也○箋早夜至之事○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在事謂朝視饎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溉饎爨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爲視濯者以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爲祭前矣若爲自夙至夜則文在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少牢與被爲一非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溉饎爨者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鄭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爨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故約之以爲濯溉饎爨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溉云濯溉也鄭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王夫人故約使夙夜所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夙人濯鼎饌人溉鼎無主婦所視無饎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傳祁祁至有儀○正義曰言去事有儀者謂祭事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是髲事無去字髲其成儀祁祁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鬄也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卽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我還至燕寢○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人常居之燕

采蘩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兔罝

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釋文無可字非也釋文上出任爲下出可任其任爲上有可字與否不能知也考文古本乃無可字耳

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　小字本相臺本兔罝作罝兔案罝兔是也箋三章皆云此罝兔之人不應一章獨倒序正義云箋云罝兔之人首章正義云言此罝兔之人卒章正義云鄭以爲此罝兔之人皆順箋文也其云故兔罝之人又經直陳兔罝之人實又毛以爲兔罝之人者不主說箋故順經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正義中盡改爲兔罝之人失之甚矣考文古本首章箋作此兔罝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此章及下章箋作此兔罝之人皆誤

使之處事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無明監本毛本亦作無考文古本同山井鼎云一本作事考疏作無爲是是也

〇芣苢

卒章言所成之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當威字誤是也

宜懷任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任誤妊案妊身字作任者假借也又見閟宮箋漢書外戚傳云任身十四月迺生亦可證不知者改之耳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妊

可鬻作茹　補案陸疏鬻皆作鬻下凡引陸疏作鬻皆誤

袺執衽也　毛本誤以釋文衣際也三字入注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薄言襭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擷一本作襭同正義標起止云傳袺執至曰襭即一作本也考文古本作擷案釋文考說文衣部襭擷文重實一字耳考文古本采釋文擷及字畫之異如兄作況亦作纈之類幷取諸一作又作或作本如亨本又作烹之類此皆非有異字故亦不復悉出

〇漢廣

先受文王之教化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作先被考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當以正義本爲長

不可休息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休息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正義之說是也此爲字之誤惠棟九經古義以爲思息通非

漢有游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游字從汓案此正義本也定本游作遊以出遊字從水汓游字從汓爲區別也考游古文作逞隸變作遊說文云旗流者正訓也出游汓游皆假借經出游之字多作遊或亦作游非有區別當以正義本爲長

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流水本或作漢水正義本今無可考

方泭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泭或作柎樊光爾雅本作柎考文古本作柎采釋文或作本〇按依說文作泭是

定本遊女作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遊至游剜添者一字是女字衍也此當云定本遊作游正義說經傳箋字皆作游是其本作游特著定本作遊之不同上游下遊誤互易其字

編竹木曰桴　明監本毛本曰上有大字閩本剜入是也

方之舟者　明監本毛本舟下有之字閩本剜入是也

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絜字正義標起止云至絜者是正義本有考此箋尤高者說以楚爲喻之意也不應有絜字當以一本爲長

至意焉釋訓云　明監本毛本焉下有〇又有正義曰三字閩本剜入是也

〇汝墳

釋水云汝爲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墳當依爾雅作濆下詩云遵彼汝墳同是也〇按說文曰濆水厓墳者墓也

〇漸而復生曰肄　補毛本漸作斬案斬字是也

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己反得見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于作於案於字是也正義作於此箋皆定本也正義云俗本多不然今無可考

故下章而勉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剜去而字毛本無案因正義云故下章勉之遂誤删不知正義自爲文每不盡與注相應也考文古本亦無而字采正義而誤

辟此勤勞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辟此一本作辭此正義本是辟字

無得逃避若其避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辟正義作避辟避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憂思昔在於情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昔作皆案皆字是也

〇麟之趾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序本或直云麟止無之字考正義云此麟趾處末者是正義本無之字標起止云麟之趾三章衍也〇補案或直云麟止止字此誤作趾

故于嗟乎歎今公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吁于吁古今字注作于正義作吁易字之例如此不知者乃改之騶虞權輿正義亦誤吁正義不誤

言從乂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乂作叉案皆誤也當作義此句說倚義母下句則神龜在沼說致智子與洪範從作乂初不相涉但當時俗字或以乂爲義耳禮運正義亦誤作乂

貌恭躰仁　閩本明監本躰作體毛本誤作禮案體字是也躰即當時俗字

爾雅類也　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類作顆案所改是也

此皆君新　補毛本新作親案親字是也上下文皆可證

○鵲巢

冬至架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架之音嫁俗本或作加功考正義本當作加功正義云故知冬至加功也是其證定本當亦作加功故正義不言有異也定本出於顏師古其匡謬正俗有論此一條云始起冬至加功力爲巢也是其證顏又引劉昌宗周禮等音加爲架而歎其不察言架功其說誤也劉周二本皆作加之故音架而以横架爲義與釋文作架之耆實一本也自不作功字不得以架功駁之當以釋文本爲長

而有均壹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壹作一案壹字是也均壹字當作壹一二字乃作一經中所用有互通者假借也注及正義自爲文則皆用本字矣序下注及正義皆不作一可證也此正義中又有作一字者乃寫書取省所亂餘同此

送御皆百乘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迓正義本是御字考經御之釋文云王肅魚據反云待也其述毛此傳自不當仍云送御則一本或出於王肅也

婦車亦如之有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襆誤供以士昏禮考之浦校是也

言迓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及經傳皆作御此作迓御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至御之可證也釋文御之本亦作訝又作迓同非正義本

方有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正義本今無可者段玉裁云一本誤傳當云方之方有之也下傳當云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皆引經附傳時所刪

○采蘩

荷有明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德是也采蘋正義引作信

彼言芼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芼作毛案毛字是也

于葅南西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俎誤葅以特牲者之浦校是

主婦髲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髲作髮釋文云髲本亦作鬄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段玉裁云考此字當作鬄五經文字云鬄聽亦反見詩風注謂此也劉音吐歷反可見其字作鬄說文鬄髲也鄭少牢注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剔解劉所謂詁訓之法也其徒帝反者鬄與髲爲一字說文五經文字與鄭字皆別見鄭鬄也不得謂注作髲下定本正義本釋文本皆誤所當正也鄭少牢及追師二注本皆與此注同作鬄今少牢亦一誤而爲鬄追師亦再誤而爲髢也

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去字正義於去字斷句定本於髲鬄斷句也惠棟云當依定本刪去字

又首服被鬄之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釋當飾字誤是也

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裼當作錫形近之譌

少牢云被錫纚笄 閩本明監本毛本錫誤裼案少牢作錫正義所引正作錫字明監本毛本因上文譌作裼并盡改其未譌者誤

甚下同

文王夫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當主字誤是也

而髲鬄無去字 明監本毛本鬄誤鬀閩本不誤案此述定本當用鬄不用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〇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疏】草蟲三章章七句至自防〇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〇喓於遙反趯他歷反阜音婦螽音終蠜音煩李巡云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躍音藥種章勇反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〇忡敕中反當丁浪反下同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〇覯古豆反降戶江反【疏】喓喓至則降〇正義曰言喓喓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此阜螽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以興大夫之妻必待大夫呼己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己恐其見棄己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臥息於時知其待己以禮庶可以安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〇傳草蟲至蠜也〇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蠜依爾雅則俗本云蠜螽者衍字也〇箋草蟲至求呼〇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鳴類大同故聞其聲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為仲春之月也以此時相求呼不為草蟲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〇傳婦人至之義〇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為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〇箋未見至塗時〇正義曰知者以上文覯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章箋云皆為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今為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婿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〇箋憂不至之情〇正義曰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憂心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詒罹明父母以見棄為憂己嫁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恐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〇箋既見至化生〇正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覯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奧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說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為禮節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為禮也言既覯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見既覯並言乃云我心即降者以同牢初見君子待己顏色之和己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猶得夫意其可以事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並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覯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氣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為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〇蕨居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鼈卑滅反本又作蟞俗云其初生似鼈腳故名焉【疏】陟彼至其蕨〇毛以為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蕨葉然此采蕨者欲得此蕨以興己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得夫待己以禮也己嫁之欲禮似采蕨之人欲得蕨〇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蕨為異耳毛以秋冬為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〇傳南山至蕨鼈〇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兼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明畿百里雖召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蕨鼈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〇箋言我至采蕨〇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蕨故以在塗見之因興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惙惙憂也〇惙張劣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說服也〇說音悅注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薇菜也〇薇音微草也亦可食【疏】傳薇菜〇正義曰陸機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維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〇離力智反【疏】傳嫁女至相離〇正義曰解所以傷悲之意由父母思己故己悲耳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注云親骨肉是為思與女相離也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〇蘋符申反韓詩云沉者曰蘋浮者曰藻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云女師也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姆道教人者今時乳母也婉紆遠反娩音晚紃似遵反顧古顧反本亦作紝女金反何如嫁反絲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紃音旬絛也觀古亂反觀音海相息亮反笄古兮反【疏】采蘋三章章四句至祭祀矣〇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謂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之以為法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即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之祭祀矣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〇箋女子至法度〇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傅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婉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娩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絲繭之事枲麻也釋草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繰之絲則絡之織紝組紃者紝也組也紃也三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績紝治緝帛者則紝謂緝帛也內則注云紃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繭嫁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菹醢之禮酒漿及籩豆皆連上納文謂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納以教成鄭云謂薦獻時引此納酒漿以下纏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以教成文同菹醢菹醢在豆為盛醢蓋皆薦所用也則不言所盛文不備耳少牢特牲皆先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時也獻無籩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薦獻又獻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皆為婦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薦後獻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酒後菹醢者便文言之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於夫家也鄭引此者序言能循法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有法度之事乃言所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傅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

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爲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爲教成祭也定本云姆教婉娩聽禮本亦然今俗云傅姆教之緣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

蘋大蓱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爲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濱音賓涯也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蓱本又作萍薄經反一本作苹音平涯本亦作厓五佳反先蘇遍反芼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淨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其綺反三足釜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普庚反煑也湆去急反汁也鉶本或作鈃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也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禮音衛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倣此與音餘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者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敬反俎側所反粢音咨本或[redacted]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作寀[redacted]欲爲養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藻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而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藻而還往何器烹煑之維錡及釜之中煑之也既煑之爲羹往何處設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嘗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蘋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江東謂之薸音瓢其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藻聚藻也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箋古者至爲教成○正義曰成婦順於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爲教成之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言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爲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次皆爲教成之祭故具引之必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教之在宮祭乃存廟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會祖祭會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會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爲牲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實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以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爲戒明矣得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陸璣者義得兩通○傳方曰筐至曰釜○正義曰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定本自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箋亨蘋至之芼○正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於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羊鉶豕鉶云皆芼實於所事之滑始盛之鉶器也故特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湆之中矣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鉶中爲鉶羹之芼知非大羹鉶羹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爲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胾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湆於醢北注云大羹湆煑肉汁則湆汁也○傳宗室至牖下○正義曰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箋牖下至爲之○正義曰箋知牖下戶牖閒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宜淺在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閒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不正祭在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爲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在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昏義者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爲之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爲之○傳少女至蘋藻○正義曰以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爲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爲說教成之祭事終故於此總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成之祭故謂禮女與爲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禮用醴酒禮之實作儀禮之禮定本作禮○箋主設至黍稷○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雖毛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案昏禮女將行嫁父禮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贊醴婦姑薦鄭注云舅醴婦姑薦焉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云昏禮記父醴女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禮之於房中者以醴母之在房外故知父禮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禮主婦設羹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其羹也以三月已來教以法度今爲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祭禮主婦設羹謂之特牲云主婦設兩鉶鉶芼設於豆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爲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又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耳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不見故因約之其粢盛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言之王肅蓋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奧奧即牖下又解毛傳以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徽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則魚與蘋藻爲禮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祭魚爲所用之若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之牲非

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皆為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夫傳何為據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求有以奠為薦下者其據毛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箋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其孫毓以王為長禮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甘棠草木疏云今棠棃召時照反實音釋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據燕烏賢反名在周禮雍州之域今扶風郿縣是也[疏]甘棠三章章三句至南國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小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正義曰燕世家云召伯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為二伯故云召伯與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為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並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官獨謂召伯者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陝周公左召公右為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時召伯自明雖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為陳巡民決訟於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為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為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南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其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言之在召南論國則總歸文王指為即專美召伯也為伯之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為在召南為正耳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箋云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蔽必袂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芾非貴反徐方蓋反翦子踐反韓詩作箋初備反茇蒲曷反徐又扶蓋反說文作废去羌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稅[疏]蔽芾至所茇○正義曰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翦去勿得伐擊由此樹召伯所舍於其下故也○傳蔽芾至草舍○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為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樗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甘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杜秋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在草中止舍之名故云茇舍也以其對涉水是行之法故以為草舍且茇字從草故云○載箋召伯至其樹○正義曰定本無於棠下注內並無箋云知聽男女之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之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事能無男女之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憩息也○敗必邁反又如字憩本又作愒起例反徐許罽反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說舍也箋云拜之言拔也○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疏]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至貞女○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不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箋衰亂至之時○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此其文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強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於葉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沈又於占反浥音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會反莫本又作暮同於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唾吐賀反彊其丈反下豫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武反後不音者放此暮昕許巾反至禮用昕親迎用昏[疏]厭浥至多露○毛以為厭浥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今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為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是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為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為室家之道所以不為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不為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為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傳豈不言有是○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道中至昏昕○正義曰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是草既成露為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為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為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汝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謂彊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但今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幷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是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對有義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幷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得夫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室家是也此引周禮者欲女今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謂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昏昕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昏壻也昕也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中禮迎用昏明是壻也經言夙即所夜即昏也經所以夙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以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則是中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矜其常以昕婿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時也禮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旦受爾禮又受爾禮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箋云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

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
審也○穿本亦作穿音川女音汝下同獄音玉埆音角又戶角反咮張救反何都豆反
鳥口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者以女之辭言此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士師所當審也大司寇云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是獄之事也周禮大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之職掌其獄訟之事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是禮以正男女之道故云昏禮純帛不過五兩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云女也言不和者以六禮之來彊委之謂媒妁之言不和也不和則不可以成昏故女雖見訟猶不從也

以方納徵昏禮必女行爲六禮父母所以爲之媒妁之言和否其不由媒妁之言而自求昏者則爲非禮故云不由媒妁之言
之納采至納徵之禮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六禮不備貞女不行禮不備則不得成昏故不棄禮而從彊暴之男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爲之辭耳
傳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 傳墉牆○正義曰釋宮云牆謂之墉
李巡曰謂垣牆也鄭注特牲曰宮南北牆也此亦爲墉下注云小墉曰墉義矣以我牆下墉得兩通也 **雖速我訟亦**
不女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行下孟反
羔羊三章章四句至羔羊之○正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卿大夫皆正直節儉德如羔羊故經陳其衣服有常居處有節是其德如羔羊也序云召南之國者以其經言大夫由化文王之政故致此羔羊之人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紽本亦作他又作佗同大何反數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委於危反蛇本亦作虵又作佗同音移委蛇自得之貌正直節儉退食自公委蛇

以為素絲五紽之英飾其皮以為裘服而於公門退食之時委蛇然可從而有法則也言其德如羔羊正直節儉亦內有其心外見其容

二章解其數故其二章解其人以爲言總自數也且總解之文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之

緎數亦五緎言紽則紽總亦緎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緎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組組紃耳若為之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紃矣旣云素絲謂云五紽五緎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為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箋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案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亦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傳公公至從迹○正義曰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從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徼效也○箋退食至之義○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藻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遜下之義祿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知禮者苦人之奢制其中法若事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過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己食容得減退故趨居食飲嫌公徐也說羔之飯前史以為美謙經云自公節訓自為從公為事故云從於公謂正自謂於事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旣定為無不中神之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

革猶皮也緎縫也○緎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緎縫之界域緎縫爾雅云緎羔裘之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紱猶縫也則讀音符龍反

疏

傳革猶皮○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羔裘明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天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裘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衣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為裼故也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唯麛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麛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麛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為裼若兵事旣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韠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九年傳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裘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為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裘冕與衣玄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縫符龍反注同注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公反殺所界反徐所例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殷音隱下同靁亦作雷力回反勸以義也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遑本或作偟音黃暇也使所吏反

疏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至勸以義○正義曰作殷其靁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為臣之義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遑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閔念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為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室家閔其勤勞次二句是也時本美其勸以義卽異陳所勸之由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為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召南至之屬○正義曰此解大夫卽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故言召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者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為王者之卿士周禮六鄉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靁靁以喻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靁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閔念言遠行從政無期以反室家閔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未為伯箋因行釋之序從後言之耳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

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復扶又反閒音閑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為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振音真為君于偽反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

疏

殷其至歸哉○正義曰言殷殷然靁聲在南山之陽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故因而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遑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閒暇之時何為勤勞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為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傳殷靁至天下○正義曰此靁比號令則兩靁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雨靁也箋云雨之靁聲尚殷殷然是也靁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靁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彖辭也注云震為靁靁動物之氣也靁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故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靁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靁事義相接故并引之以證靁喻號令之義也靁之發聲止聞百里文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山出雲雨之事○傳何此君子至箋復去此○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集注有箋云定本於此無箋云誤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

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疏

傳亦在至左右○正義曰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為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何斯違斯莫敢遑息

息止也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

或在其下箋云下謂山足

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處居也○處尺貴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草蟲

還來歸宗謂被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上衍有此之義故己所以憂歸宗十一字

蕨鼈也　相臺本鼈作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作鼈案釋文蟞本又作鼈小字本依釋文又作也釋文舊或誤今正

言我也我采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雄雉箋爾女也女衆君子之辭爲一例與卷耳箋我我君也我我使臣也之屬不相同正義上句不煩更出也考文古本作言我也我采者也仍更出我字非箋例也其雄雉箋作爾女也女女衆君子亦非餘同此

在塗而見采鼈采者得其所欲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采字作菜案菜字非也考文古本亦作菜山井鼎云屬上讀考正義標起止云言我至采鼈是正義本作采讀以采者得其所欲得七字爲一句采譌爲菜并改其讀失之矣

○采蘋

此祭女所出祖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祭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云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可證

無足曰釜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方曰至曰釜又云定本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有無足曰釜是正義本與俗本同也此傳錡釜屬有足曰錡互文見意不更言無足曰釜矣當以定本爲長

大夫士祭於宗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大夫士祭於宗室又云定本集注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考下傳云必先禮之於宗室是大宗之廟但稱宗室不稱宗廟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則非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標於禮下添女字非也箋說傳必先禮之之禮不更言禮女其爲禮女自明矣正義云則非禮女也乃正義自爲文不可據以改箋凡正義自爲文其於注有足成亦有櫽括皆取詞旨通暢不必盡與注相應

祭事主婦設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禮考文古本同案禮字是也正義可證

江東謂之薻音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瓢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如此也○今按音瓢二字亦是郭注郭注不特經內字爲音郎自注內難識之字亦多爲音凡古本注內云音某者俗本多刪之或刪之而僅有存者詳見爾雅校勘記舊於此云正義自作音非也

主婦人及兩鉶鉶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人字以特牲考之補校是也

○甘棠

今棠黎　補黎當作梨

何所慭據　補慭當作憖

箋云茇草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箋云在茇草舍也下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蔽芾至草舍箋召伯至其樹明監本毛本依此所改也考文古本同亦采正義又正義云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是其本自茇草舍也至蔽其樹凡四十一字皆爲傳也段玉裁以定本集

注爲是

召伯所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說文無憩字當作愒今考釋文云憩本又作愒小雅菀柳大雅民勞經皆作愒憩作愒之俗字耳釋文憩字誤今訂正

○行露

箋云夙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此箋有夜莫二字云小星箋同今考此及小星箋各本皆無夜莫二字與釋文本不同也下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小星箋云或早或夜皆不言莫當以無者爲長我將昊天有成命箋亦但云早夜陟岵烝民箋有夜莫者皆釋文本耳盧文弨欲依石經補此非也考文古本有夜莫也采釋文〇按舊校非也依說文夕莫也莫者日且冥也夜者舍也天下休舍也古夕與莫不同義夜與莫不同義莫謂日冥夜則該日冥至將旦言之是以穀梁經秋辛卯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即夕字此夕與夜分別之證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莫亦爲夜然云夜莫也者散文之義也別之也曷爲別之嫌讀者謂此夜爲終夜也箋有夜莫二字者是

禮不足而彊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禮不足而來彊暴是正義本此彊來及下彊委皆當與序彊字同讀作巨良反釋文而強來其丈反下強委同五經文字云彊強並巨良反云云又其兩反則皆用下字釋文與正義不同也考下箋強委之強乃左昭元年傳文當以釋文本爲長

考文古本下彊委之作强采釋文

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文古本下有者字云宋板同誤以傳文似有角者爲箋文也

純帛不過五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此媒氏文也又云媒氏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文云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紂字言合其字者媒氏作純傳亦作純於字爲合也考媒氏純字至鄭始正其讀是此傳舊但作純當以正義本爲長釋文紂側基反依字系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定本同也考文古本作純采正義釋文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紂亦依定本改耳

天子以娉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娉誤聘下同

○羔羊

羔取其贄之不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執誤贄以公羊注考之浦校是也

退食謂減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考文古本膳下有食字采正義

孫炎曰緎之爲界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緎字當作域釋文引作域下界緎同

因名裘縫云緎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爲

維組紃耳 補維當作唯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行可蹤迹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從正義作蹤從蹤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從從迹可證也釋文從字亦作蹤非是義本

唯麑裘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麑誤麛案山井鼎云上麑字同今本考此上依下麑字下依論語字故不同也鄭玉藻注引論語亦作麛麑是正字麛是假借與禮傳不誤本或作麛同

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朔誤朝以下衆衣麑裘諸侯視朔之服同是也終南正義可證

然食麑與衣元知不用狐青裘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衣至青剜添者一字是知字衍也

○殷其靁

勸以義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考正義本云勸夫以爲臣之義下句正義云而勸以爲臣之義是其本此句當亦有以字

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室家當王家誤非也勤勞句絕室家之事別爲句與下連文

非兩靁也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云二字當在非兩靁也之上不知者誤移於下耳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〇摽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觀被皮寄反

【疏】摽有梅三章章四句至及時〇正義曰作摽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為蕃育法二章為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喩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謂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為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為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明女十五為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禮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然則男自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鄭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為實論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據其並期盡者迨關禮文為正鄭據周禮仲春為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為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喩時之盛衰不以喩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喩時未有衰鄭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既以仲春之月為正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則衰少衰少則梅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為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兮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喩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為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頃筐塈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喩去春光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接遠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為晚此篇三章宜一章與一月故以首章為初夏二章為向晚此得以及時宜然未以言之故不以為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為昏至六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未一時故可嫁嫁故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為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仲春也鄭以仲春為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為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傳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即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五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過二十而嫁甚晚欲速為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難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為期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正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象歸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冠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禮可嫁者鄭志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為育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之喩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使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嘉異故笑刺有殊

摽有梅其實七兮

興也摽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喩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〇墮唐果反又徒火反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〇迨音待韓詩云願也

【疏】摽有至吉兮〇毛以為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為昏比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與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〇鄭以梅落與時衰為異言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斯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〇箋梅實至始衰〇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喩一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塈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為喩也〇箋我我當嫁者〇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己鄭恐有女自我之嫁故辨之言我者時人我此女之言嫁者亦非女自我

摽有梅其實三兮

在者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墮落差多在者餘三耳〇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

塈取也箋云頃筐取之謂夏已晚筐取之於地〇頃音傾塈許器反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〇蕃音煩禁居鴆反一音金

【疏】摽有至謂之〇毛以為墮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〇鄭以墮落者是梅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興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意宜及此時取之〇傳不待至民人〇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之之所以傳謂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民人也謂多得成昏令其有子所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衆多〇箋不待至不禁〇正義曰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即不待禮會而行之故鄭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如不待禮會之也又稱不待禮會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〇行下孟反注同盡津忍反後放此

【疏】小星二章章五句至其心矣〇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恩惠

及其下賤妾命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賤妾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總指衆妾以與姪娣皆爲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著內司服女御往媵衣服進者彼留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命謂禮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傳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喪者夫人姪娣也卽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纘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之子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卑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嘒呼惠反噣張救反又都豆反鄭稚云噣謂之柳更音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寔時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

【疏】嘒彼至不同○正義曰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噣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興禮雖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宵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嘒彼至更見○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小星衆星皆在也嘒爲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知三爲星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剌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爲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昏皆爲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爲心以其心爲三爲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爲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爲天王公羊又云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君之箋皆云心也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噣則噣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噣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違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衆無至更見○正義曰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爲義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綢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人方爲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義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噣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噣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正義曰難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箋諸妾至當夕○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爲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時言夙夜者皆記昏爲夜晨初爲早來有以初昏爲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往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據亦斷章之義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伐也昴留也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參所林反星名也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留如字又音柳下同

【疏】傳參伐昴留○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旋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爲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衾起金反裯直留反徐云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

【疏】傳衾被裯襌被○正義曰葛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爲臥物故知爲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裯亦宜爲臥物故爲襌被也○箋裯牀帳○正義曰鄭以衾既爲被不宜復云襌被也漢世名帳爲裯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事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侍於君有須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卑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爲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汜音祀江水名媵音孕又繩證反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水之別也爲內同

【疏】江有汜三章章五句至自悔○正義曰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爲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爲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爲名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媵備數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爲下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

江有汜，與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與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決古穴反又音穴徐扶福反並白猛反又步頂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疏】江有至也悔○正義曰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並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以我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決復入爲汜○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同知毛不以與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江有渚，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渚諸呂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之子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箋云嫡悔過自止江有沱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岷本又作嶓武巾反山名在蜀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注同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過音戈下文同嘯蕭叫反沈肅妙反蹙子六反本亦作蹴解華買反又閑買反說始銳反又音悅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爲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麕本亦作麏又作麏俱倫反麕獸名也草木疏云麏麞也青州人謂之麏惡烏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脅上居業反下許業反

【疏】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至惡無禮○正義曰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無禮至紂之世○正義曰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麕肉爲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令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爲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包逋茅反裹音果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清如字沈音淨令力呈反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誘音酉

【疏】野有至誘之○毛以爲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爲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爲異言思仲春之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故吉士誘之爲乃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爲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爲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裹束麕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麕肉爲禮而來是也○傳凶荒至絜清○正義曰解以死麕之意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行之故欲得用麕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麕肉當屬幣也故有凶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傳文解野中所以有死麕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備而分得其肉讀人注云齊人謂麕爲獐則麕是獐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絜清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絜清○傳春不暇待秋正義曰傳以秋冬爲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麕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爲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爲導也○箋有貞至言然正義曰箋以仲春爲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也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故以吉士言之士如歸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懿德故稱吉士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樸蒲木反又音僕樕音速純徒本反沈云鄭徒尊反屯舊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有女如玉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絜白

【疏】林有至如玉○正義曰言凶荒殺禮非直麕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麕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爲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絜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傳樸樕小木○正義曰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爲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樕謂林中有樸樕之木也故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麕不言林者林則與樸樕爲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樕木各若一木不得有死麕若木衆即是林矣不得林與樸樕竝言也且下云有死麕言有足得樕林林下之有不爲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樕之處也樸樕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大木之處此小木得爲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爲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箋純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猶包之○箋如玉至絜白○正義曰此皆比白玉故言堅而絜白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絜白不可汙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絜白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絜故也

舒而脫脫兮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脫勑外反注同無感我帨兮感動也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感如字又胡坎反帨始銳反沈始悅反無使尨也吠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尨美邦反吠符廢反

【疏】舒而至也吠○正義曰此貞女思以禮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以禮而來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尨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傳脫脫舒遲○正義曰脫脫舒遲之貌不言帨者略之采蘩傳曰僮僮竦敬祁祁舒遲亦略而不言脫定本脫脫舒帨有帨字與俗本異○傳帨佩巾○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帨於門右然則帨者是巾爲拭物名之曰帨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傳尨狗至狗吠○正義曰尨狗釋畜文李巡曰尨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顧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襛如容反韓詩作茙茙音戎說文云衣厚貌王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爲尊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雖下王遐嫁反注同厭於葉反翟庭歷反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繪本又作繢戶妹反畫文也總作孔反褕翟音遙翟亦作狄王后六服之第二也

【疏】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至之德正義曰作何彼襛矣詩者美王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爲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雝和之德不以己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即經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無則字此詩主美肅雝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著道相求之事敘者本其作意略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爲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今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亦謂諸侯主也然士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爲屈尊之辭言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喪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後通天

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爲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行禮樂唯祭爲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子未爲諸侯若爲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爲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箋下王后至禮襲○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轅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績總其施之如繫總車衡轄亦宜有焉績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夫巾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挽有翣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據者各爲其見僅豐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乘實朝見各使從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諸侯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逕王后故也鄭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乘墨社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皆氏妻歸與鄭注同疏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威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威也二王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始嫁其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衻絢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衻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禮節之車服耳若其在王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 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箋云何乎彼戎戎者乃栘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棣徒帝反字林大內反華如字栘音移一音是今反郭璞云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肅敬雝和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

何彼至之車○正義曰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之乎顏色之矣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華而適車之有儀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襛猶戎戎○正義曰以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舟以汎爲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傳唐棣栘○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璞曰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箋何不至敬和○正義曰詩美王姬肅雝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車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從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何彼至之子○正義曰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興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雖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爲興○傳平正也箋正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義曰此文王也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爲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者君實云劉申勤事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毖殷乃命寧鄭云予以稱寧二南曰明理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號文王爲寧王成王亦稱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撰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緡亡貧反綸音倫繩也

其釣至之孫○正義曰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綸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禮爲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己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緡綸○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皆繩名也故云緡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之絲傳曰緡被者以絲染素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緡被謂被絲爲弦也綸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嗇夫所佩與此別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騶側留反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騶虞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蒐所留反春獵爲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鵲巢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騶虞二章章三句至道成○正義曰以騶虞爲末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騶虞既於末以爲鵲巢之應以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此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鄭說騶是也國君蒐田以時節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蕃其漸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箋應者至而至○正義曰敘解傳爲應之意故箋解應者應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

彼茁者葭 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茁側劣反又側刷反葭音加蘆也蘆音盧草也後不音者放此

壹發五豝 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發如字豝百加反豵類忍反殪扶死反射食亦反

于嗟乎騶虞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彼茁茁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傳茁出葭蘆○正義曰謂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茁也非訓爲出葭蘆釋草文李巡曰葦初生○傳豕牝至之發○正義曰豕牝曰豝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聚敢命注云驅騶也則此翼亦爲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騶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

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騶獸翼云事是時牡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翼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爲驅也○箋君射至之至正義曰解云君止一發必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傳騶虞至應之○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注及答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心故序云仁如騶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爲瑞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彼茁者蓬 蓬草名也○蓬蒲東反 ○壹發五豵 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豵子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縱同 于嗟乎騶虞

疏 傳一歲曰豵○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豜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於公明其大故彼與此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豕生三曰豵○正義曰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一解也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麋鹿皆云絕有力者麋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獸豜從兩肩爲豜麕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豜字雖異音實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摽有梅

男女及時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正義云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亦謂此句非謂下句也

冰泮殺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內誤止非也考周禮疏載王肅引此亦作止又云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鄭本作止楊傳所注作內而讀下文十日一御爲解其說非是不當據以改正義所引也東門之楊正義引亦作止

冰泮農業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桑誤業非也考東門之楊正義引正作業又周禮疏載王肅引亦作業與今本合不同不當據改也

然則男自二十九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然則男下剜添作自二十以及二十九案所補是也此二十複出而說之浦鏜云至誤及是也

衰少則梅落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下有似字案所補是也

喻去春光遠 閩毛本光作尤

故季夏去春遠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娶至字衍是也

二月嫁多女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女士誤士女案山井鼎云檢夏小正宋板爲是是也士冠禮媒氏兩疏引皆作士女所見本不同

否

禮文王世子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大字衍從禮記改非也禮記疏引之不備耳段玉裁所據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也盧辯注大明正義皆有明文可證

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illegible]正義引標起止云興者喻乃隱括此箋而非箋成文也考文古本者下有喻字采此正義而誤

所以蕃育民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民人誤人民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民人又云所以蕃育民人也皆可證其序下箋正義有作人民者鄭自爲文故不與注相應

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也 明監本毛本落下有盡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

如不待禮 閩毛本如作始案始字是也

○小星

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貴妾誤賤妾是也

以與禮雖卑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雖作命案所改是也

知三爲星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心誤星是也

前息燭後舉燭 閩本明監本毛本燭作爥案所改是也

抱衾與裯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禂後改裯案初刻誤也

抱衾與牀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衾作被考文古本同案被字是也箋承傳衾被也之文非取經衾字

次夫人連夜 〔疏〕毛本連作專案專字是也下以後夜夫人所專可證

○江有汜

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言若或無娣猶先姪媵用鄭士昏禮注也

然而並流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而誤得案正義云言江之有汜得並流此正義自爲文不當據改

渚小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此注考關雎正義云江有汜傳曰渚小洲也是正義本有

水岐成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岐當作枝釋文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秖考此讀如字者是也水枝謂水之分流如木之分枝耳穆天子傳所謂枝持讀爲其宜反又音秖義亦無大異不當逐作岐字○按江賦曰因岐成渚字作岐亦同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苞逋茆反段玉裁詩經小學云苞苴字皆從艸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厥苞橘柚今書作包譌今考木瓜正義引此經作苞是正義本當亦是苞字與釋文本同此正義作包者南宋合併時依經注本改之也

先使媒人導成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導誤道案注作道正義作導道導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譸下云導也亦是改用今字非釋文本毛傳作導也考文古本傳作導采正義釋文而誤

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包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玉有五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玉有五剜添者一字

脫脫舒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脫脫舒遲是其證正義又云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釋文脫脫舒遲下亦云舒貌皆不與正義本同考文古本作舒遲貌也采正義釋文合而一之也又云宋板同者誤

○何彼襛矣

雖則王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雖王姬無則字釋文云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釋文本與定本同○按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十字爲一句或以王姬句絕則語病矣

謂以如玉龍勒之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以巾車注考之補校是也

始嫁其嫁之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其始嫁之衣案所改是也十行本此行剜添者一字因行末衍下嫁字故也其字錯在下亦誤

箋正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正下當脫王字

又洛誥云平來毖殷乃命寧 〔疏〕各本注疏及尚書平皆作伻案羣經音辨引洛誥平來以圖正作平字唐石經作伻衞包所改今本釋文作伻譌郭所改集韻拼使也或作伻古作平萃尚書平秩馬融本作萃曰使也周禮序官車僕萃車故書作平十行本蓋出于舊本故此猶存其古

以絲之爲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爲作爲之考文古本同案爲之是也

○騶虞

虞人翼五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翼字後人旁記異本作驅不知據何本今考此采正義云則此翼亦爲驅也之解而爲之耳非有本也

故云茁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茁字浦鏜云出誤是也

多士云敢翼殷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翼今書作弋非也考尚書馬本作翼見釋文鄭王本作翼見正義即此正義所引也

射法 〔疏〕毛本射下有義字

尾長於軀 〔疏〕毛本軀作驅案軀字是也

應信而至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德誤信非也陸機即用毛說謂信爲毋義爲子也應者脩而致之

獻豣從兩肩爲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麔當作豣下云肩豣字雖異音實同也可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一）〔六〕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陸曰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于衛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王肅同從此訖豳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鄁字林方代反柏音百字又作栢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之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衡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横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為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為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肅以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為殷民難化[illegible]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鄘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縣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為邶在北三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鄉作為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為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歌不出于此鄭義為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居攝之○正義曰知者準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歲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書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為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序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當然或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王肅康者康諡也言為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得擅相殺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謂鄘之城北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衛幷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illegible]以為說[illegible]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illegible]公非誥衛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illegible]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捷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幷數有詩之君此[illegible]數[illegible]公共公又[illegible]數及曹則幷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為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illegible]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為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傷為作詩者盡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歟此皆載馳一篇之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illegible]夫人所觀作或邶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時鄘地故彼其詩屬鄘說木瓜矣齊有嫌刺者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illegible]夫人之詩得在衛[illegible]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知已歸宋非衛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illegible]幷邶鄘分為三國鄭作[illegible]分之者以鄘作西都十邑之中無鄘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稱人故衛同又先衛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皆屬實是[illegible]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佐皆以字配國當謚號之稱於為國名而施於[illegible]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謚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illegible]管莊公之事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先後為次為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以此公二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攻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為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為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illegible]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

卒立弟微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諡或終始備害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著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諡諡參則文有詳略鄭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姜傷己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鮮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閒皆宣公詩也鄭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方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閒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矣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illegible]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文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諡在河廣木瓜之閒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宜宣公詩也伯兮既爲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歎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宣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擧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諡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載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准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弑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雖慶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爲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敎之所及所以爲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故衛宣公先蒸於夷姜後納伋妻鄭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爲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閒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讒者見侵害○柏木名頃音傾近附近之近【疏】柏舟五章章六句○不遇至侵害○正義曰箋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也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云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

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汎敷劍反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耿古幸反儆音景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敖本亦作遨五羔反【疏】汎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己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汎流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皆有者我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爲舟言柏木所以宜爲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爲舟猶仁人所以宜爲官非謂餘木不宜也○以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鑒甲暫反鏡也茹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彼彼兄弟○愬蘇路反怒協韻乃路反○【疏】我心至之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己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眞僞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鑒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今己德則喻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己志也○箋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正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己爲兄弟也故達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之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爲兄弟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卷眷勉反注同○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息兗反選也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色主反○【疏】我心至可選○正義曰仁人既不遇故又陳己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儀如此今不見用故己所以怨○傳君子至可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習爲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禮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悄七小反慍憂運反○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閔病也○覯古豆反本或作遘侮音武徐又音茂○

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箋云言我也○辟本又作擘避亦反摽符小反拊音撫【疏】憂心至有摽○正義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怒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怒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摽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覯自彼加我之辭言受侮己受彼之稱耳○傳辟拊心貌○正義曰辟既爲拊心即云有摽故知摽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摽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迭待結反韓詩作戴音同云戴常也○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澣戶管反憒古對反○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日居至奮飛○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爲與月更迭而微虧傷乎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不澣憒辱無照察似己之憂煩憒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日居至月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讖曰兄日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以尊卑爲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

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箋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親者有云箋言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褖吐亂反篇內各同妾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況于反嬖補計反協注云驕而得憂曰嬖嬖卑也嫌也○疏綠衣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己也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傷己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漢廣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作之各因文類言之非一端不得稱例也○箋綠當至吁之○正義曰必知綠誤而褖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褖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褖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綠衣而禮記有之則褖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爲褖衣故此綠衣亦爲褖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褖也○傳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是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鮮矣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次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裏音里間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鞠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襢音同王后之服五曰展衣毛氏云黝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疏綠兮至其已○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爲衣兮間色之綠今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爲裏而隱以興不正之妾今嬖寵兮乃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爲婦人之服有褖衣今見妾上僭因以褖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褖兮衣兮褖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爲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爲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故賤妾上僭乎餘同○傳綠閒色黃正色○正義曰綠蒼黃之閒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閒色黃正色言閒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閒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夫人正嫡而黜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箋褖兮至上僭○正義曰褖衣黃裏爲非制明褖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爲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褖衣黑者解以褖衣爲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褖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祀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爲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爲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下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爲此次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娣鞠衣二媵展衣其餘褖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以褖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褖衣亦黑也故內司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則知婦人之褖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纁袡用纁則衣用黑明矣褖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爲裏獨舉褖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嫡本亦作適同丁歷反疏綠衣黃裳○毛以爲閒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褖衣當以黑爲裳今反以黃爲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今反上僭爲事亦非其宜○箋婦人至同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以謂衣裳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婦人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婦人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稱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反衣於既反下音志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俾使訧過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俾必爾反沈必履反訧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疏綠兮至訧兮○毛以爲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卽綠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公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己故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爲綠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今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爲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綠末至絲本○正義曰綠因絲而爲綠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亂顯此章責上僭公亂尊卑○箋妾至於絲○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上僭己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纖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爲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先染絲爲本後製衣爲末大夫與毛同但以染絲爲末之以本末之行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本末之行又以解本絲之意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明大夫以上得衣織也染人掌染絲帛謂衣織者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箋云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淒七西反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云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疏絺兮至我心○毛以爲絺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時非其宜也以喻嫡妾當以禮節故莊姜云我之綌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

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之心○鄭以絺言絺兮綌兮不當暑今以待涼然寒風失其所以喻賤妾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傳淒寒風○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得風故云寒風也○傳古之君子○正義曰傳以章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為思古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箋古之聖人制禮者○正義曰箋以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為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僭故思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燕於見反戴嬀居危反戴謚也嬀陳姓也又作鷰俗字○完音丸即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疏】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正義曰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事也○箋莊姜至己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弒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挾禮遣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大歸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則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其得勝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鳦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之子去者也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野如字協韻羊汝反沈云協句宜音時預反後放此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瞻視也○涕他禮反徐又音弟【疏】燕燕至如雨○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其尾翼以興戴嬀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服既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己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周其將行次二句言己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鳦○正義曰釋鳥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燕燕一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箋差池至衣服○正義曰是也軋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者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之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類之頡之頏之喻出入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箋婦人送迎不出門○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左傳文○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箋云頡頏興戴嬀將歸出入前卻○頡戶結反頏戶郎反上時掌反下內皆同【疏】傳飛而至曰頏○正義曰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頏之明頡頏非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頏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下耳知飛而上為音曰上音飛而下為音曰下音也○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立久立也○佇直呂反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激經歷反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實是也本亦作寔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戴嬀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鴆反塞悉則反注本作實行下孟反下篇同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惠順也○箋云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勉也○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勗凶玉反徐又況目反【疏】仲氏至寡人○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鄭唯任字為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仲戴至大○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云男女異長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詁文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云塞實也○箋任者至任恤○正義曰以此二句皆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箋戴嬀至禮義○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疏】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逝逮古故也○箋云之人是謂莊公也其所以接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處昌呂反又昌慮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顧本又作頤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疏】日居至我顧○正義曰言日乎以照晝月乎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以與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眾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遹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己無能有所定也○傳逝逮○正義曰釋言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為及也顧下耳○箋是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傳君不答於己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衆貴傳亦宜續云不及我以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為己子不言為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非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冒覆也箋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恩情甚於己薄也○好呼報反注同王申毛如字胡能有定寧不我報盡婦道而不得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

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語魚據反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疏】日居至可忘○正義曰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之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德語夫人是疏遠己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傳日始至東方○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恆明月則有盛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恆伸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箋無善至于我○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己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畜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述循也箋云不循不循禮也○述本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正猶止也【疏】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終風韓詩云西風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謔許約反浪力葬反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咲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中心是悼箋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己不能得而止之○【疏】終風至是悼○正義曰言天既終日風且其間有暴疾以興州吁既不善而甚間又有甚惡在莊姜之傍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己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悼傷其不能止之○傳暴疾○正義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為風之暴疾故云疾也○傳言戲謔不敬○正義曰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明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淇奧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

終風且霾霾雨土也○霾亡皆反徐又莫戒反雨于付反風而雨土為霾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箋云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肯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放此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我思如字【疏】終風至我思○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為不善又有甚惡患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傲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己是莫來也由此己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為異以上云願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為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傳霾雨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正義曰以本由子不事己己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陰而風曰曀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曀於計反復扶富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嚏本又作嚏又作疐劫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疐為跲今俗人云欠欠欬欬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欬欬音丘據反玉篇云欬欠張口也咳開愛反○【疏】終風至則嚏○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曀不見日光矣而又曀以興州吁既常不善且復怒而甚不見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為異具在箋○傳陰而風曰曀○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雲風曀日光○箋既竟至亂甚○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衛也言且曀者且陰往曀日其陰衛薄不見日則曰曀也復云曀則陰雲益甚天氣渾濁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曀已喻其闇又曀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傳嚏跲○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跲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箋嚏讀至遺語○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嚏咳嚏咳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也言我則嚏解經言則嚏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

曀曀其陰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更出虺虛鬼反【疏】曀曀至則懷○毛以為天既曀曀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靁聲也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常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鄭唯下句為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我則安○傳如常陰曀曀然○正義曰上終風且曀且其間有曀時不常陰此重言曀曀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曀曀復曀則陰曀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為曀則此曀亦有風但前有不陰故曀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有陰可知也○傳暴若至虺然○正義曰雨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為震雷聲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爗爗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子亮反注將者同殤音傷馮本亦作凴同皮冰反蔡從才用反下陳蔡從同【疏】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正義曰作擊鼓詩者怨州吁也由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為將而興兵伐鄭又欲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過惡大同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為兵左傳曰鄭伯納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箋將者至隱四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弒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為成也告陳與宋成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宋之事也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辨之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為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簒弒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

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則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為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乎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鏜然擊鼓聲也使眾皆踊躍用兵也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鏜吐當反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漕衛邑也箋云此言眾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漕音曹

【疏】擊鼓至南行○正義曰言州吁於治兵出國命士眾將行則擊此鼓其鏜然使士眾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為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脩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傳鏜然至用兵○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闐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眾皆踊躍用兵也○箋此用兵謂治兵時○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請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漕衛邑○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箋此言至之甚○正義曰州吁虛用其民此言眾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為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杜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為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慮故劣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除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免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箋云子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憂心忡忡然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忡勅忠反

【疏】從孫至有忡○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傳孫子至文仲○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諡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諡序從後言之故以諡亂字也○傳憂心忡忡然○正義曰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為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是也○箋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喪息浪反往同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山木曰林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處昌慮反近附近之近

【疏】爰居至之下○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傳有不至馬者○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箋不還至馬乎○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獸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箋軍行至得之正義曰以軍行為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於山川注云蔭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主反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偕俱也箋云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偕音皆與之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一本作與之約誓難乃旦反

【疏】死生至偕老○毛以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詞也○鄭唯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親愛故欲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能同○傳契闊勤苦○正義曰此敘士眾之辭遠云死生明為從軍勤苦之辭則契闊勤苦之狀○箋從軍至伍約○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從彌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

不與我生活也箋云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遠于萬反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

【疏】于嗟至信兮○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闊兮不與我相存救生活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闊遼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既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為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己相救活親相援成也○箋州吁至傷之○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眾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眾叛親離其約家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役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數亦有離心故有闊兮洵兮之歎也○傳信極○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邶鄘衛譜

在上黨沾縣大黽谷閩本明監本毛本沾誤沽案盧文弨云在當作出是也

則禄父也外補毛本也作巳案巳字是也

頓丘今爲郡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郡名當縣名引譜唐志是也

成王尚幼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成原文作今非也考段玉裁謂成王生時之稱乃今文家之說見酒誥釋文然則書傳當本是成字破斧正義引書傳成王幼亦可證

子孝伯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孝誤考是也

則身已歸宋補宋當作衛

鄘爲國名而施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鄘作非案所改是也

五十年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下浦鏜云脫五字是也鄘柏舟正義所引有

迎桓公子晉於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弟誤子是也

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三字浦鏜云一誤考史記是也

二十一年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年表當作二十三年是也

故鄭於左方中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定案山井鼎云諸疏比比有之恐鄭所著書名也其說非是左方者卽譜之篇名君世也以旁行斜上而列於左方故正義謂之爲左方非鄭別有所著書以左方爲名也考正義原書備鄭譜於卷首其篇名君世在左方恐如鄭之舊故得指而言之今左方無之者南宋合併時所去耳

先蒸於夷姜閩本同明監本同毛本蒸作烝案所改是也

○柏舟

汎汎流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衍一汎字正義云言汎然而流者標起止云汎流是正義本不重汎字釋文云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各本皆誤當依正義釋文正之

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下衍衆字小字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相臺本有衆字無而字案箋上云舟載渡物者下云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二物字相承不應有衆字正義云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乃正義自爲文不可據添岳氏沿革例云閒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儳足其義謂此類也然其所足要未有當者

各有威儀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威儀二字當作宜考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是正義本作各有宜耳也傳以畏解威以宜解儀所謂點訓之法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既威儀二字分解者而威儀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毛氏以宜解儀之詁訓遂不復可見失之甚者也當依正義所述毛傳改正之○按舊挍非也左傳威儀有分解處而大書不分毛傳皆有威儀正用左傳北宮文子言君臣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之文正義改作各有宜必非也上文儼然可畏非專釋威說文義字下曰己之威儀也不專以儀釋義逮威言之凡有似分而合者如規矩亦不可分說文巨下云規巨也可證

慍怒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慍下云怒也是釋文本此傳作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慍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慍字傳云慍恚正義云說文慍怨也恚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慍恚也亦其一證

孝經讖曰兄曰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姊下當有月字

日月又喻兄姊明監本毛本無日字閩本剜去案此六字當一句剜去日字改讀月字屬上誤也

○綠衣

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鄭定本也正義云是公子州吁之母母嬖也又云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唯多一也字耳正義本當不重母字以嬖上屬讀爲句與定本不同考文一本有也字采正義

故內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內下浦鏜云脫司字是也

不殊衣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本無衣字考不殊裳鄭喪服注文此正義引以爲說然喪服注意但說裳此箋意兼說衣裳故其文不同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先染絲後製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製作制案制字是也正義云當先染絲而後製衣以下盡作製字者制製古今字正義易制爲製而說之其例見前非正義本箋作製字也當由不知者以正義改箋耳

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明監本毛本不下衍以字閩本剜入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耳補以字者非

○燕燕

陳女女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姊誤娣非也正義所引世家字如此耳

箋云差池其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差池其羽上有于往也三字考正義經三于字上二于爲往下一于爲於傳但在遠送過禮下者于於也一訓因之子于歸于往也桃夭巳有傳而于飛所以與于歸其同爲往自可知也箋意亦如此正義上本桃夭傳而訓爲往耳非箋有于往也一訓也考文古本采正義而誤

此燕卽今之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燕下浦鏜云脫一燕字是也爾雅疏卽取此正義重燕字

尾涏涏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涏當作涎形近之譌○按漢書及諸韻書皆作涏以韻音則霆電亦音之轉

往飛之之貌明監本毛本不重之字閩本剜去案上之字乃時字之誤正義上下文可證輒剜者非也

聲有小大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小大作大小誤也案上正義云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者以自爲文故與經下上箋小大

皆倒也不當據改又維姓箋亦作小大可證

實勞我心也相臺本下有實是也乃釋文誤違○耳餘本皆不誤考文古本有非

塞淵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正義本從俗本故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不更說塞字釋文云塞遊集注本作實考定之方中塞字無傳而箋云塞充實也常武箋云自實滿本此傳也當以集注正義本爲長定本釋文本作塞者卽說文之塞字○段玉裁云塞者與瘞也與充實義正同非有二訓也謂卽心部塞字非是塞者都也誤同

孝友睦姻任恤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姻作婣毛本同案姻字是也此箋用漢時今字與周禮經古字不同也相臺本毛本所改皆非是

記古書義又且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旣誤記考南陔正義是也且當作宜南陔正義引作當

○日月

以至困窮之詩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釋文云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本標起止云至困窮與各本不同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至困窮之故作是詩也采釋文或作本而有誤

旨日乎以照晝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下有日字案所補是也

不循不循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循字作述案山井鼎云箋中毛傳作循似是考凡鄭箋皆某傳而非箋經循字是矣

○終風

在我莊姜之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旁正義作傍旁傍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中心是以悼傷閩本明監本毛本悼作悼案所改是也

湞意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明誤萌案閩本賴疏卽取此正作明○按此當作萌爲是舍人意湞讀爲蓍萌竹之萌易正義曰竹初生之時色蒼萌取其春生之美也凡言萌芽心初生時似此故舍人曰湞意萌也作明者誤韓詩云起也正是意萌之訓猶如彼之起也

願言則嚏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疐本又作嚏又作疐舊作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段玉裁云毛作疐跲也鄭云疐讀爲不敢嚏咳之嚏此鄭改字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是用鄭箋毛嚏不得訓跲明矣今考正義本傳是跲也則其經當是疐字釋文疐是卽嚏之變體猶跋釋文疐本又作疐可證也與說文止部之疐字迥不相涉若經字作止部之疐鄭不得讀爲嚏釋文亦不當作竹利等反矣經義雜記云案卽釋文知崔靈恩集注作疐陸氏從之正義則從王肅作疐釋文云一作疐者卽王本也其說非是由誤作疐釋文爲從止之疐所致也

嚏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嚏當作疐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釋文云劫也本又作跲孫毓同崔云毛訓疐爲跲今俗人云欠欠欵欵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欠考此傳本與鄭異王肅孫毓作劫欵崔靈恩作欵皆非是當以正義本爲長

終風至則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標起止及下云我則嚏跲而不行又標起止云傳嚏跲又云嚏劫而不行凡四嚏字皆當作疐正義皆是疐字不知者以箋嚏字亂之耳

寤言不寐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寐言不寐後改同今本案初刻非也

則吁爲首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州案州字是也

兵車十乘補案下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十乘是一乘之誤

故吁嗟歎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吁當作于聯處現兩箋皆作于是其證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〇凱開在反【疏】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爾〇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此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與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故云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己以下自責耳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〇箋不安至之意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己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己無令人不得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〇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夭夭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〇夭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疏】凱風至劬勞〇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〇傳南風至長養〇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己難長養似棘之故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薪其成就者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叡也箋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〇叡悅歲反下同知音智本亦作智【疏】凱風至令人〇正義曰言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喻寬仁之母能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棘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〇傳棘薪其成就者〇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夭夭是棘之初生[illegible]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〇傳聖叡〇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叡也箋中說所以得爲叡之意故引洪範以釋之由叡作聖故得爲叡也洪範云思曰叡注云叡通於政事又曰叡作聖注云君思叡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叡謂君也聖謂臣也所以得爲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叡而致臣聖則叡聖義同此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〇浚音峻浸子鴆反樂音洛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疏】爰有至勞苦〇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勞也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母言母淫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〇傳浚衛邑〇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〇箋爰曰至不能如〇正義曰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興母之長養己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爲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睍睆好貌箋云睍睆以興顏色悅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〇睍胡顯反睆華板反說音悅下篇註同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慰安也【疏】睍睆至母心〇正義曰言黃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實爲之不如也〇箋睍睆至令順〇正義曰興必以類睆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爲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〇刺俗作刾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作卹數色角反烝之升反【疏】雄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〇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〇箋淫亂至君子〇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妻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爲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故言淫耳若非其匹配與之淫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者故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故有淫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爲類亦爲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雉鳴求其牡夫人爲夷姜則此亦爲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云男女怨曠者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爲曠女爲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苦其事毒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室家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爲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則總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被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幷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〇泄移世反訊音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〇詒本亦作貽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旦反下同緊爲今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遙反【疏】雄雉至伊阻〇正義曰毛以爲雄雉往飛向雌之時則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有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傳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婦人之時卽患之去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爲維毛爲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爲異義勢同也〇箋伊當至患難〇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譏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小明云自詒伊感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繫者故此没叢蔵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爲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實子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 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上時掌反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疏】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心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女怨如字下女怨同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箋云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疏】瞻彼至能來○正義曰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遠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箋云爾女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爲○行下孟反下注皆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忮之䜴反字書云很也韋昭音洎臧子郎反【疏】百爾至不臧○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己君子從征故閒之云汝爲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爲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夫人謂夷姜【疏】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正義曰並爲淫亂亦謂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爲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夫人謂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匏音薄交反瓠戶故反上時掌反下皆同處昌慮反

深則厲淺則揭 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揭衣並苦例反砅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揭褰衣長張丈反爲之于僞反求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疏】匏有至則揭○毛以爲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則褰衣遇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隨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尙不可廢禮君何爲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爲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爲昏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深淺之宜以與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傳匏謂至可食○正義曰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八月中堅强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爲一與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所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渚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爲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箋匏葉至問名○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温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處深爲紀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雖鳴雁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致命降出賓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爲昏禮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冰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爲之以吉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尙得親迎何爲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傳遭時至自濟○正義曰此以貴賤尊賢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謂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況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難無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妃耦○正義曰箋解上爲記時此爲喻意上唯以深涉記時此因以深淺爲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者若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妃聖人得禮之宜言長幼者禮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 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瀰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瀰彌爾反鷕以小反沈耀皎反雌雉鷕或一音戶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林子水反雌乃旦反下同涘音逸行下孟反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雌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濡而朱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轍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軌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轍所謂軌也相亂故其輪之牡茂后反輈竹留反車轅也【疏】有瀰至其牡○正義曰言有瀰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僞然禮義者人所防

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雌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鷕雉鳴也有鷕然求其妃媾之聲者雉雉之鳴以興有求爲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與夷姜母也乃媚悅爲子之公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傳鷕深至之行○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雄雉故知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雄雉之鳴曰雊也言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解有鷕雉鳴也不顧禮義之難解有禮濟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卽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令人昏發其心使有淫佚之志雉雉之鳴以假人以辭並言授人以色者以爲辭必怡悅顏色故違之言之○箋有瀰至禮深○正義曰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以喻犯禮深○傳由帶至牝牡○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轍前也然則軌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擊九軌擊凡於文易爲興喜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範乃飲注云同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軌於車同謂轄頭也與範擊同謂軾前也謂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軾前也或作範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轄軾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軾軌乃飲注云古書軌爲軒軌爲軌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軒當作軌軌謂輢範當爲軌軌車軾前鄭不易之是彼杜子春軌爲正也然則轄言軾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揜軌也箋揜軌在軾前垂轄上文亦作軌非軌也軌自車轄耳中膚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軌謂轄是也說文又云軌輪小穿也轄車軸端也者功記注鄭司農云軌轄也又云軌小穿也玄謂軌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軌轄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與軌於車同謂轄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範當大馭之軌軌當大馭之軌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軌也此經皆上句實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舉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卽濟盈也不由其道者猶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麐牝麐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雄求走牡爲喻傳所以幷解之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昕許巾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迨音殆泮普半反

【疏】雝雝至未泮○毛以爲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雝雝然聲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爲異○傳雝雝至之時○正義曰傳生執之以行禮故言爲擊舜典云二生注云謂羔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昕時則此傳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故爲日出所以言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所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寧禮浴於川若非朔日恆日出皆可無爲時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同○箋鴈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注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恆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木隨陽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所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鴈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日用昕者昏于行禮實其始親

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卽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盡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卽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箋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兩雪載塗謂陰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漸消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

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招照遠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卬五郎反我也本或作仰音同號戶羔反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疏】招招至我友○正義曰言招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號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興招招然欲會合當嫁者是爲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人何以不由禮而與公淫乎○傳招招號召之貌○正義曰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號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谷古木反

【疏】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夫婦失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己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黽勉本亦作僶莫尹反黽勉猶勉勉也譴遣戰反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葑孚容反徐音豐字書作豐孚容反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嵩菲妃鬼反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息菜郭以菲芴爲土瓜解息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莖可耕反蕢音万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反葍音福本又作葍音富爾雅蕢蕾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幷傳或反又如字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箋云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

【疏】習習至同死○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興夫婦和而室家成鄭繼嗣生矣言己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爲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幷棄其葉以興爲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幷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卽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傳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卽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宣云潤澤行思愛成而已○傳葑須菲芴箋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蘴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卽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文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

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蒠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機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
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機之言又蒠菜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
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箋皆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者
君子不盡利於人故注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於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違如字韓詩云違很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荼苦菜也箋云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荼音徒薺音齊禮反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宴安也○宴本又作燕徐於顯反又烟見反
疏　行道至如弟○毛以為婦人既已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己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己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虐遇己之苦言人雖謂荼苦乎以君子惡我之苦毒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君子苦己猶得新昏故又言安樂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為異以傳訓為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徘徊也○傳畿門內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韶反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屑絜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當家事○屑素節反復扶富反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毋者諭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為室家之道○笱古口反捕魚器韓詩云發亂也捕音步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閱容也箋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閱音悅
疏　涇以至我後○正義曰婦人既言君子苦己又本己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矣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己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己為惡君子益憎惡於己己難為君子所惡猶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沚然不動搖可用為室家矣君子何為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絜飾用我已不被絜用事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竊之過然難禁新昏夫卒惡己至於見出心念所生己去必困又追傷遇己之甚即自扶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己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傳涇渭至濁異○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箋涇水至喻濁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己箋新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也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由與清渭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己志鄭人為詩得古者盡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娶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得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東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竟娶明矣○傳屑絜○正義曰絜者飾也謂不絜飾而用己也○傳梁魚至捕魚○正義曰此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笱者捕魚之器即梁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己所自專之辭鄭亦為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鶖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為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鄭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為食者也鶖之性食惡今在梁表記注云鵜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其別㩁人掌以時㩁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故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為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為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箋毋者諭禁新昏○正義曰以毋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毋禁辭說文云毋從女象有奸之者禁令勿奸故毋為禁辭○箋我身至子孫○正義曰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大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禍故文同而義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舟船也箋云方泭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泳音詠泭音孚易夷豉反下同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
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為于偽反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匍音蒲又音扶匐蒲北反一音服
疏　就其至救之○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己反追說己本勤勞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與己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謂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己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況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己所以盡力也而君子棄己故怨之○鄭唯何有何亡為小異○傳舟船○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亡謂貧○正義曰以有謂有財故云富亡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有求多亡求有○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為有亡故易傳○箋匍匐言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為盡力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匍匐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蹷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驚護凶事若有賻贈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
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慉許六反毛興也鄭文起也樂音洛惡烏路反下皆同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阻難也箋云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之卻其不己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賈音古市也售市救反難乃旦反下難卻同一音如字[illegible]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
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眾事難易無所辟○鞫本亦作鞠居六反覆芳服反注同長張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穉直吏反匱求位反乏也辟音避本亦作避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己甚也○螫失石反惡烏洛反
疏　不我至于

毒○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讎乎敢不被恩又爲善不報故言既離却我而踰敬我之善德謂免育善德己被隱藏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覘其事己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通說己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遜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汝何爲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己至甚不我能慉養側之云不能慉我鄭唯不我能慉爲異○傳慉養養慉驕至恩我○正義曰傳慉養皆云傳養孫毓引傳云慉興也爾雅不訓慉爲驕由審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驕者至恩之辭僞者至怨之辭君子遇己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愕以駁至惡○箋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說故釋言爲惟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歷勉勸訓鞫之故鞫爲窮盡力若季睢云顛覆厥德之類覆謂拘云顛覆厥德各種其義不須此同○箋生謂財業○正義曰以上云昔之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爲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蓄本亦作畜勅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餘魚舉反一本下句御作禦字

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箋云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洸音光潰戶對反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徐以自反爾雅作勩以世反遺唯季反下同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塈息也箋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塈許器反

疏我有至來塈○正義曰婦人怨其惡己得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以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己故有洸洸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亦己之禦窮伊肄也○箋君子至旨蓄○正義曰上經塡此互相見以蓄至比旨蓄新昏以比新菜此云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己又言己爲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爲致富耳言責者協句也○傳肄勞○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寓音遇于又作乎

疏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義曰此經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箋黎侯至勸之○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知爲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寄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疏式微至中露○毛以爲黎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爲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爲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爲用此勸君歸國以爲君用中國之道微求若君用在此微爲害也○箋式微至發聲○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爲義故云發聲也○傳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於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箋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國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此自言己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旄音毛丘或作古北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堥云堥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𡵓字亦云堥丘亡付反又音毛率所類反禮記云十國以爲連連有率州有牧

疏旄丘四章章四句至於衛○正義曰作旄丘詩者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爲州伯當脩連率之職以救於己今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己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卽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帥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之諸侯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爲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事公公請諸侯是周亦有連屬此國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者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宜公爲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不使連率救己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敍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不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爲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伯也○箋衛康至爲牧○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宣公爲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伯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秦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恆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以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之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爲方伯而以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爲二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爲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往云使伯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爲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禮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義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

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爲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大伯上公爲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爲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侯禮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實公卿德謂任伯故爲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爲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鄭侯亦爲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爲伯伯爲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爲牧也是以雖間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實侯伯之實者以爲牧是也二伯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疏廢也○箋誕以職反又音延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旄丘至多日也○毛以爲言旄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illegible]丘之葛兮何爲闊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今何爲使之連屬今亦當憂患相及今衛伯何爲不使連屬救己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己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闊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所由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傳前高至云叔令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闕○正義曰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實衛不修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闕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爲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闊也謂葛節之間長闊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箋土氣至疏廢○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故以此土氣和緩生物是能殖故葛生闊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凡興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也○傳日月至我憂○正義曰傳以黎臣一實衛相稱己來之久以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箋叔伯至以齒○正義曰鄭以呼爲叔伯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卿求復矣衛且處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必以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以責衛今不務功德也[illegible]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己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爲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以有功德○正義曰此言必有與下言必有以二者別其文故分爲仁義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己復國是有仁恩且爲義事己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爲仁義據其事爲功德心先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必盡彼以事與己唯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己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云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來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而容反蒙戎亂貌說蒙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尨茸而行下孟反下同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無救患恤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illegible]狐裘至與同○毛以爲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唯下二句爲實迎己故又責之豈非有戎車乎何爲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異○傳大夫至來東○正義曰以責衛諸臣與此不當一及士故傳云大夫之服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以青蒼色同此大夫惠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爲狐蒼裘之厚以居所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禮與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厚以居所在家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無明說以蓋大夫士之裘也大夫士玄端雖異以衣皆玄色故皆用狐青是說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爲亂貌者以此之說以言不亂也左傳曰士蔿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爲說不東者以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瑣素果反流音留本又作鶹如字爾雅云鶹少美而長醜爲鶹鷅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照反下同長張丈反愉以朱反樂音洛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褎本亦作褎由救反又在秀反鄭[illegible]瑣兮至充耳○毛以爲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笑貌稱尺證反又尺證反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笑好長醜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無德自將無能常爲樂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褎然盛服有充耳之飾而不能稱德以稱之也○鄭以爲衛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不能終而無成功故責之言之子少而笑好長醜以喻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言故責之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兮伯兮汝顏色褎然如塞耳似無所聞知也恨其不納己故深責之○傳瑣尾至流離○正義曰瑣者小貌尾者好貌言小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流離鶹鷅也陸機疏云鶹鷅少好長醜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鶹蓋古今之字爾雅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己之辭故以此章爲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怡樂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愉樂作愉樂

旄丘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二）

○凱風

而成其志爾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考文古本作以采正義

樂夏之長養者　案長養下當更有棘難長養四字下正義云又言棘難長養者可證又段玉裁云棘難下長當有心字棘心棘之初生者故難長養長養下章云棘薪則其成就者矣歸功正相對也

有叡智之善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知正義作智知智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知本亦作智非正義本餘同此

○雄雉

而作是詩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此四字後改有案有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是詩可證○按據標起止爲證乃是正義所據本耳他本之有不同者不必皆正義取據也全書以此例之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伊當作緊正義引此傳之下及小明之伊以明鄭所以易伊爲緊也作伊則與下小明無別不知者所改耳

箋云日月之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日上有視字案有者是正義云言我視彼日月之行即本箋爲說也考文古本有我視二字采正義而有誤

事君或有所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而案而字是也

伎之鼓反　案釋文鼓作跂通志堂本盧本跂作鼓案鼓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鼓字○釋文校勘記案釋文凡伎字皆云之鼓反作跂亦是譌字雖實讀有跂字去智切而不爲伎之反語

○匏有苦葉

由膝以上爲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今無可考釋文以上標時掌反下皆同謂由帶以上由膝以上也其與定本同異亦無可考

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定本出於小顏恐是爲改當作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不爲一訓毛並存之

賓者出請　閩本毛本賓者作擯者案擯字是也

行禮乃可度世難無禮將無以自濟　閩本難無二字明監本毛本無字下屬不行案此讀難當於難字斷句無字下屬明監本毛本以屬補非也

傳曰賢女妃聖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箋誤傳是也此自正義誤以箋爲傳耳非字誤也

濟盈不濡軌　小字本同相臺本軌作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軌案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轍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是釋文本字作軌但以爲宜作音犯字正義云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是正義本字亦作軌但以爲寫者亂之故不從軌而從軌以爲說由此考之審石經以前經字未有直作軌者也戴震毛鄭詩考正依說定從軌字段玉裁同詳見下相臺本依釋文小字本及此十行本皆然其作軌者即軌字非軌字乃當時俗體也釋文軌字舊誤今訂正詳後考證

由輈以上爲軌　小字本同相臺本作軌是上餘同案段玉裁云古者輿之下兩輪之閒方空處謂之軌見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兩輪閒曰軌下此以廣狹言之凡言度餘以軌轍此毛傳曰由輈以下爲軌此以高下言之凡言濡軌滅軌之謂此穀梁傳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中庸車同軌亦謂車制高廣不差軌亦云轍轍者通也其中通也近人事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古經不可解矣不云由輿以下者水深至於輿下軸上之轍則必入與矣故以輿下之軼爲高下之節喻不禮義之不可過也自下爲上乃識改軌爲軌釋文舊龜美反則唐以前本不誤也今考釋文本已誤作上轍時掌反見前由膝句以上字音中

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軌字作軌案此二字皆當作軌正義從軌字以爲說故自爲文直改云軌也

今雌雉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鳴當鷕誤是也

以假人以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以字作似案似是也

軌車軾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軌案所改是也以下軌字同者不更出

祭左右軌范乃飲　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軌案所改非也下軌與軌又少儀注云軌與軹又軌當作大馭之軹及此凡四字皆當作軌閩本以下一例改爲軌失之又下其實少儀軌字一處閩本明監本作軌是毛本作軌非

書或爲軌元謂軌是軌法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三字皆作軌案此當作書或爲軌元謂軌是軌法也各本皆誤今周禮注下軌字亦作軌依段玉裁漢讀考訂

謂與下三面之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與誤輿以周禮注考之是也

考功記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工誤功是也

厲者隨陽而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厲隨陽無陰字是正義本有陰字作厲者陰隨陽而處考箋下云似婦人之從夫正義云此皆陰陽並言謂下句並言婦人與夫上句宜並言陰隨陽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故爲爲日出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故誤大爲誤所案此當作故爲日始出

日未出已名爲昕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矣形近之譌

定本木厲隨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木當作云形近之譌

○谷風

趙魏之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郊誤部考方言是也

箋云徘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云下有違字考文古本違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言君子與己訣別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訣作決案釋文云訣本或作決相臺本依改以爲決正訣俗也考決字說文在新附而文選注引通俗文已有之可不煩改相臺本非也

送我裁於門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正義本今無可考山井鼎云古本一本於上補至字不知據何本者即采釋文

宴爾新昏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宴爾本又作燕考文一本作燕下同采釋文又作本

湜湜其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沚者止正義本未有明文說文水部湜下引詩曰湜湜其止段玉裁云毛作止鄭作沚今考鄭箋但義從沚耳其經字不作沚也釋文唐石經及各本皆誤見下

小渚曰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鄭以經止字爲沚字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重改其字以顯之也例見關雎惡字之曰仇下此實漢代注經之常例而後來往往有依注改經者此經釋文本已誤矣經義雜記云以止爲沚起於北宋又云此因經誤作沚又於箋首增小渚曰沚四字於釋文加其沚音止四字其說皆非也關正乎因不得箋改字之例而誤也今訂雖正義引此箋小渚曰沚安得以爲增

故見渭濁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考此箋云故見謂渭濁下云故謂己惡也二謂一字義同正義云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也見謂濁言人見謂己涇之濁是正義本亦作謂當以一本爲長又云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此定本之誤正義所不從而毛居正六經正誤反以爲是失之矣考文古本作其采正義一本作見其清濁則更誤正義見謂字凡四下二謂字僞作渭今改而正之見下

毋發我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無發我筍作音考正義引鉤弓箋及說文毋字爲說是正義本作毋也考唐石經小弁經作無乃是經中用字不畫一當以正義本爲長○按以儀禮古文作無今文作毋例之毛詩多古文則作無是也正義本作毋未是

諭禁新昏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諭作喻毛本同案喻字是也正義云是喻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上文又云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家喻即與也諭字形近之譌耳考文一本采此而改上文喻皆作諭其餘亦二字不別誤

言人無之我魚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毋注同正義作無毋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按謂無毋古今字可也謂毋無古今字不可

東南至京兆陵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陽陵字誤倒考漢志是也

此以涇濁喻舊至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作室案室字是也六經正誤引作室

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並誤渭是也六經正誤引作謂

象有姧之者禁令勿姧 明監本毛本姧誤姦閩本不誤案說文姧下作姧是也五經文字毋下作姦非姧犯也○按段玉裁云依說文厶者姦也姦者厶也毋下云从女有姦之者大禹謨正義引不誤若姧訓犯經也與姦義有別

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家之作之家案所改是也考文古本作家事之一本亦作家之事

何所貧無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箋皆作亡正義作無亡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自當作船易注本如此故正義引以說今日船也王應麟鄭易鄭采此其誤亦同

慉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偏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釋文云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據此則養也是王肅本也段玉裁云說文起即興正義從養非

賈用不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售字磨改案錢大昕唐石經考異云蓋本作讎段玉裁云讎正字售俗字史記漢書尚多用讎今考釋文售布救反是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

昔育恐育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詩經小學云顧寧人曰唐石經自采芑節南山蓼莪之外並作鞫今但公劉鞫卬二詩從之餘多俗作鞠段玉裁案采芑節南山蓼莪其字皆當作鞫今考經中用字例不畫一其用鞠鞫字者假借也仍以唐石經爲正又案此經鞠石經無下育字誤也以傳箋正義考之皆當有鞫石經之不可信每類此

又盡道我以勞苦之事 【補】道字上箋文作遺形近之譌也

以舊至比肯蓄 【補】至當作室此與上以涇濁喻舊至誤同

○式微

齊以邾寄衛侯 【補】案左傳邾當作郲

○旄丘

或作古北字 【補】案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北作丠案六經正誤云丘或作古北字作北誤是也集韻十八尤載丠𠀉丘是四形可證盧文弨所改者誤

州牧之牧 【補】毛本作州牧之佐案佐字是也

宣公以魯桓二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上浦鏜云脫十字是也

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何字誤是也

則東西大伯 【補】監本毛本大伯作二伯案二字是也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小字本延作莚案釋文蔓莚以戰反又音延小字本依釋文也考毛覃野有蔓艸葛生傳延字皆不從艸此傳當同鄭葛覃箋及旱麓箋亦然釋文延字皆無音唯此有是其本此延字誤加艸也此正義有三延字皆不從艸是正義本作延延字是矣考文古本作莚采釋文又蔓字亦當云衍延蔓覃傳云蔓延也葛生傳云葛生延而蔓於本皆作莚言延野有蔓草傳釋蔓云延也

是蔓即延故不重言也鄭箋有延蔓而蔓在延下尤關箋今本有蔓蓮依釋文是後人輒加然則此傳亦後人輒加也正義三言延蔓乃自爲文凡單注言延及單言蔓者正義皆得重言延蔓而説之

以當蔓延相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延蔓誤倒之耳下文二延蔓可證

讀作尨若而 釁案尨若而當尨茸字之誤

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傳作尨茸非也凡正義引羣籍有順經注爲文不與本書同者此類是矣當各仍其舊

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明監本毛本壺作壷案壺字是也

始而愉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偷樂作愉樂上文云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以苟且訓偷其正義本作偷也又上文云以與衛之諸臣始而偷樂今作愉者誤釋文愉以朱反與定本同此傳愉樂與衛弱對文愉樂主言好不取苟且爲義正義本非是

本亦作褎 釋案釋文校勘褎當作褎六經正誤云亦作褎中从由或作褎从臼誤羣經音辨衣部云褎盛服也集韻四十九宥載褎字二形云或从由皆可證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簡居限反字從竹或作蕑是草名非也伶音零字從水亦作伶疏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正義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王臣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知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舞師也旄人師掌教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舞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言公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鞮師皆教奏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奏狄之樂諸侯所無非實者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蓋禮注云樂正于天子為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樂者樂史之龍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賢云樂人舞則爵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列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賢所舉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方驗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有舞師人舞子皆在位則為舞人也若周官為人舞者衆寡無數故舞師舞者十六人教國子也周官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解閽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也王二章見頎人德大堪為王臣而衞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言可以承事是王者二章見頎人多才藝堪為王臣堪為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伶官至為伶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鑄成伶人告龢是語云伶宣館歌及庭嘯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古樂篇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閒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將且也令舞令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千羽也○為于偽反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處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胥思餘反版音板合音閤下篇合教同采音菜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在宗廟公庭○俁疑矩反韓詩作扆扆云美貌疏簡兮至萬舞○毛以為言衞不用賢有大德之人令教國子弟之人令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在宗廟公庭舞事以教國子此賢者既有大德俟然而君又使之在上頭為樂師之長失其所也○大德之人容貌俁俁然舞於公庭以此碩人之大德而使之為樂師之長舞事以教國子且祭祀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舞此賢者之時失所用賢不用此侯之人容貌俁俁然在公庭而萬舞是不用賢也○者於祭祀之時至四方在宗廟公庭而舞萬舞曰萬舞名也言天下之大万者之何人也云萬舞以象武王是以萬人定天下休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亦以武始自武定天下以萬象為之總名也何休云樂萬舞以萬以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言萬舞有奕者公羊傳以千舞為萬舞者所以武象千羽皆在宗廟由山川是故外云故以云千羽為萬舞所以言山川方宗之意宜也周禮舞師云凡祭祀四方之祭祀則舞羽舞者以周禮言山川四方之祭祀故四方則教羽舞云四方之祭祀者謂四望也此言山川也大川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轡音秘組音祖御亂御衆之御王者任之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六孔翟翟羽也○籥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翟亭歷反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赫許百反渥於角反赭音者畀必寐反煇音運胞步交反翟音狄閽音昏散息但反○箋云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疏有力至錫爵○毛以為碩人既有御亂之德又有文章能治民○正義曰此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用其力也言多才藝能御衆有文章故可以御亂○正義曰賢人德能如此又有多才藝執籥秉翟亦能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君既不用賢徒賜其一爵而已

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山川之與樂往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以外乃祭是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為四方也此傳千羽為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千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為之節文則祀則舞衛侯唯有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也○箋以干至萬舞○正義曰以下云公言錫爵謂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掃人為萬舞故為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為祭也知萬舞為千舞不象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則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千舞言千則有威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万也以千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籥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舞象文也是千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明此言千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千舞無羽也左傳云萬舞干戚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為傳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國子弟者以言舞在前上處千羽為萬舞也○傳教國至為期○正義曰知教也羽籥舞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則上頭唯教者然祭祀之禮且明而行事非夫士之禮天子諸侯之也此天子為樂官明其所教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群后之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既為遷官故謂王者子世子王子后大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一日之中為期非春秋日夜中也有麻子在國不弟也傳言日中為期則謂一日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不當故為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以日中為四期欲使其遍至是也○箋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為四列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己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往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鄉飾秦月令仲春之月令樂正習舞入學者必舞菜以禮先師謂讀藻之屬也此實者非為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日之方中與彼同也入學至公日夜中也非謂云日中晉也左傳曰日中而出旦亦與此同也○傳是頎人至二公月庭日○夜正義曰傳頎美之大則亦稱大言也故王者云頎人謂大德唯白刺不用實則不能叔亦以頎人為大德故其俟俟則容貌大也此言實則不用故云頎人此亦四方大德之人非但在四方國子此章頎人文武有力言能於治衆可以御亂也文教國故子據萬以在前上也近成於遠也○箋云碩人謂任為王臣也○箋云以碩人反有組御音亂御任衆音之壬德才藝又能注禮云三孔言郭文璞武云謂籥云形○似笛而小廣以雅竹云為七之孔長三寸尺執之反

用之升散■有文德至能治民○正義曰言馬之有力能錫爵治民如御之執轡人使之有文章比如組可以能御衆於此施化於己而使有組文章在於民亦此動而成於近成於遠皆實能碩人能化使於近成於遠御衆以御其亂碩人之德又有其多才藝之能色赫然而厚漬丹者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且唯有一散爵之賜言賢如組而非直是實人力也○此傳虎組故可以御亂也○正義曰以有取侵動近成之遠武力可以治衆之動定於本近作成於近遠又言又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之事以治文章以及組似如組織云執轡如組經皆以喻於御近衆成於遠文章也此大治民似田執轡又執轡如組謂織組之能相與御故

以御車似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彼轡敝殺之巳轡之使故知爲實衡此碩人堪爲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之比其文之傳不宜但爲御矣○傳籥六孔翟翟羽○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箋碩人至道備○正義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舊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傳渥厚至一散○正義曰渥者浹漬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澤是以赭○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漬字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於下也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閽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煇周禮作韗韗謂韗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爲鼓也然人爲甲禮記是諸侯禁官故釋爲甲吏也胞鄭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釋人周禮釋人士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數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總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是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上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尊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觚名也

山有榛隰有苓

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榛本亦作蓁同側巾反子可食苓音零本草云甘草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與音預或如字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乃宜在王室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疏

山有至人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賢人既不見用故今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爲此碩人實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爲西方之人兮但無人爲之耳○傳榛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機云榛栗屬其子小似柹子表皮黑味如栗也榛字或作蓁蓋一木也釋草云蘦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箋彼美人謂碩人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宜爲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爲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見賢遍反上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

疏

泉水四章章六句至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爲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衛女至之至○正義曰以之衛女思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毖悲位反韓詩作祕說文作䛟云直視也淇音其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箋云懷至也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

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孌力轉反下篇同

疏

毖彼至之謀○毛以爲毖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淇水以與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故我自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孌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爲且欲略與之謀爲異餘同○傳泉水始出毖然流○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爲始出毖然流泌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本敘衛女之情故言亦亦己也○箋懷至伯姊○正義曰以下云靡日不思此懷不宜復爲思故以爲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知至念者諸姑伯姊○箋聊且至之恩○正義曰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衛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便文互見以諸姬總辭又卑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姊尊故云聞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姬而己思與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泲子禮反餞音踐餘又才箭反送行飲酒也禰乃禮反地名韓詩作坭音同軷蒲末反道祭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遠于萬反注同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疏

出宿至伯姊○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泲先飲餞於禰而出宿以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我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爲不聽我乎我之衛衛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爲犯禮也哉而止我也○傳泲地名至禰地名○正義曰言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者謂爲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軷舍軷即釋軷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爲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社云祖始也既受聘事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禮於軷爲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所告御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祈郊奏其牲犬羊可也太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注云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爲之者以聘禮記云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爲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特卿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卿卑得禮也以大馭云犯軷即云遂驅之故知禮畢乘車轢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轢之而遂行舍於郊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軷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數宗蹟行出子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軷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馭云犯軷詩云取羝以軷聘禮云釋軷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軷祭道路之神爲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軷而飲餞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餞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于禰從後行舍於郊則此出宿當在郊而傳云泲地名不言郊者與下薄互也下干云所適國郊則此泲亦在郊也此泲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

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餞明亦在郊也于泲而思宿傳以為在如則言思幾將差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已而此云泲禰以下云于言別則者下箋云于言猶諸禰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所思之耳下傳或繁云干言所適闕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于所適國如○箋婦人至歸寧○正義曰此與竹竿字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為由遠親而歸寧其從禮故為禮自得嫁何故為淫奔竹竿以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常不可違禮詩者各本其意何故為義不同○傳父之至曰姊○正義曰傳問之者謂諸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見之○箋父母卒則至尊姑○正義以曰姑之言古老之名也然則姑姊長則稱已之嫁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故言也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又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干言所適國郊也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舝胡瞎反車軸頭金也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

遄臻于衛，不瑕有害。遄疾臻至瑕遠也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遄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行下孟反差初解反又初加反卷末注同【疏】出宿至有害○毛以為我思欲出宿於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國耳則為我脂車何則為我設舝而還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為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為遠王肅云言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為異○傳脂舝至我行○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舝故車舝云閒關車之舝兮傳曰閒關設舝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故云脂舝其車云還車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肥符非反或作淝音同【疏】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正義曰釋水云歸異出同曰肥

箋自衛至渡水○正義曰以下思須與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流肥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衛邑也箋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漕音曹【疏】傳須漕衛邑○正義曰以下云須與漕連云亦衛邑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除也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疏】箋既不至我憂○正義曰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故以出遊為歸寧是以彼箋云適出遊不遇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雖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疏】北門三章章七句至其志爾○正義曰經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興者喻己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殷然○殷本又作慇同於巾反沈於文反又音隱雅云憂也背音佩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為于偽反

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云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窶其矩反

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疏】出自至何哉○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鄉陰而行猶己仕於闇君而仕由君不得其志則為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己仕於闇君猶而行於己仕祿薄實困無財又為禮又且貧困無可以守此貧雖祿薄已又不得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知我貧窶之困苦天實為之

使我遭此闇君似己止仕勸以事之知復奈何為喻○傳北門背明鄉陰○正義曰取人我僭陰行似己仕闇君故以出自北門為喻○傳以北門背陰明耳不取背本○明為我何者於此人○傳仕祿曰君雖去不貧也以則本不得實為一故也知傳不以經云終窶且也可以為二事之辭故為實與貧別以窶云無禮可終以不為禮以故言窶者無禮無財貧也又云近無財困於財者貧與之言近故言窶雅以為之實者為禮己為實也窶終自也而無財是既然之矣此二財是且貧也言近者故己所貧實給之於己者以為禮是諸臣亦如之至以經○箋由故貧實也諸○正義曰此臣人知我艱之己無也○之知人己無也已故而不去由君言無天二實志為也之己是困苦之以思於去天而不去也君臣是義終合富貴不困故謂言己時人事君不知己此而實無二志為之是以歸之於天也不得去今云我何君於己去無心矣是忠之至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事則不以政事使之以益我○埤避支反徧音遍使己必來其苦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人使己偏厚之讁音責我知己志也○箋云古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正義曰此仕者言君既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政事使己去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責也○讁直革反更音庚迭待結反【疏】又王事至讁我○正義曰此仕者言君既以王命役使之事則偏以來困我之非直使己勞苦又若王事國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人而厚偏我使己困苦於君既勞己此其苦而行役者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人更迭而偏來責我己困於君財既偏其苦而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一更迭而偏來責我己困言君政偏己何不去此宮○臣不忍去而室人不知故不得不止○箋王國至國有王命○正義曰直使人曰不責以外反賦稅之事是以賦稅○箋國云言國君也故下又云天子之事是故減一人之益使我則勞而賦稅己一則王事其苦役○箋正義曰政事一埤益我而有可減使我勞而賦稅之事是減彼一則

己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敦毛如字鄭都回反投擲也韓詩云敦迫○遺唯季反擿本或作擲持益反【疏】傳敦厚○正義曰王事敦我以益也上云適我此亦宜為役之事己○箋敦猶投擲○正義曰箋以敦為厚無所為厚也且投擲云適我此亦宜為役之事己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沮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摧徂回反或作催音同韓詩作誰音千隹反沮在呂反【疏】傳摧沮○正義曰毛以為上章摧我為讁而此章為摧也故己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為室人摧己者是室人刺譏己也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攜戶圭反【疏】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國君臣並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上二句皆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言君臣並為威虐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攜持去之辭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涼音良雱普康反酷苦毒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衡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虛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疏北風至只且○正義曰言天既為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以雨雪其雱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其物以興君政暴虐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為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為急刻之行故己所以去之既盡也只且語助也○箋寒涼至散亂○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興君政暴虐也而雪害物不言可知○性仁至而去○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則貞此寒而好我者相攜手也○傳虛虛○箋邪讀如徐○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貌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喈疾貌霏甚貌○喈音皆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

疏莫赤至匪烏○正義曰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為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為非烏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興今君臣為惡如一似狐烏相似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臣又同之己所以擕持而去之○傳狐赤至能別○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為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為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遺唯季反下同

疏靜女三章章四句至無德○正義曰道德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非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貽我皆非陳古之辭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之○姝赤朱反說文作㛍云好也說音悅篇末注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正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搔蘇刀反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疏靜女至踟躕○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為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傳女德至可踰○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我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女德如是乃可說愛故下云愛而不見是也姝變皆違靜女靜既為德故姝為美色也東方之日傳曰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姝姝然美好之子干旄傳曰姝順貌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為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女德至可愛○正義曰箋解本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保畜也有美色然後可安安以為匹也故備色俱言之據女為悅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為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貽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筆管著知略反又直略反下同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煒于鬼反說本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

疏靜女至女美○毛以為言有貞靜之女其色孌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為人君之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彤管之煒然喜以樂其成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為異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法故說釋彤管有法由女史執之以箋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法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法也○傳既有至人君○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女也又有美色謂其孌也遺我以古人之法即貽我彤管也○傳古者至成法○正義曰傳以經云貽我彤管是女史之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總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為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書戒不復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為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乃著於右手金環不言著略之此妃妾進御頻倅之事而令女史之書者事無大小記以成法也此是女史之法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法使妃妾德美也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女史彤作女史○傳彤管以赤心正人○正義曰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說懌至美之○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為書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絜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牧州牧之牧徐音目荑徒兮反洵本亦作詢音荀音恭窈烏了反窕徒了反處昌慮反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非為荑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為于偽反注同或如字

疏自牧至之貽○毛以為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茅荑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為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與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為人君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為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法故欲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為異言若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為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貴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荑茅至有終○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荑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荑者欲取與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為荑終為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為女能貞靜終為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箋茅絜至人君○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箋遺我至賢妃○正義曰箋以上自牧歸荑欲人貽己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貽己之人也故易之以為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伋宣

公之世子〇新臺[illegible]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之高曰臺伋音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遙反惡烏路反疏新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〇正義曰此詩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〇泚音此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瀰莫爾反徐又莫禮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汙音烏行下孟反篇注同

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〇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安也婉迂阮反徐於管反籧音渠篨音儲鮮斯踐反王少也依鄭又音仙〇疏新臺至不鮮〇毛以爲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必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瀰瀰之處而要齊女以爲淫昏也水者所以絜汙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爲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說伋乃今爲所要反得行籧篨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〇鄭唯不鮮爲異〇傳泚鮮至之行〇正義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瀰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妻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絜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爲淫昏故惡之也〇傳籧篨不能俯者〇正義曰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爲口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〇洒七罪反韓詩作漼音同云鮮貌浼每罪反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殄絕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〇殄毛徒典反鄭改作腆吐典反疏傳殄絕〇正義曰釋詁文言齊女反得籧篨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爲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爲少也〇殄當作腆腆善〇正義曰箋云籧篨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爲善此殄爲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言所得非所求也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〇戚千歷反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〇爲于僞反疏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至是詩〇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伋與壽爭相爲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爲死即首章二句是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瘉也〇汎芳劍反景如字或音影愬蘇路反令力征反隘於賣反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疏二子至養養〇毛以爲二子伋壽爭相爲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得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〇鄭唯以願言思子爲念我思此二子爲異〇傳二子至不礙〇正義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戴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爲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爲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受其死如乘舟無所薄猶涉危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逝往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其形往影形可見故言往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逝往也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〇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遠于萬反疏二子至有害〇正義曰下二句毛鄭別〇箋我念至不去〇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爲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三）

毛詩注疏挍勘記二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簡兮

仕於伶官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伶作泠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泠官音零字從水樂官也字亦作伶正義標起止云箋伶官至伶官其上下文伶字盡同此箋言泠氏世掌樂官正義引伶倫氏伶州鳩以為證考左昭二十年泠州鳩釋文云泠字亦作伶漢書志泠綸及人表泠淪又呂覽同考皆用從水字廣韻泠又姓此序及箋當本作泠其作伶者俗字耳正義亦當本是泠字或後人改之也五經文字云泠樂官或作伶說亦其證

伶人告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和誤縣考國語是也

萬舞干羽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羽作舞考文古本同案羽字誤也以干羽為萬舞是毛義萬舞為干舞籥舞為羽舞鄭所易也正義有明文又標起止云箋簡擇至干舞亦可證不知者乃順上傳改此箋耳

可以御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御治也謂有僭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定本御非禦

渥厚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云定本渥厚也無漬字考釋文渥下云厚也亦無漬字故下不為漬字作音釋文本與定本同也

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煇誤燀案序下正義所釋字可證依此正義本毛傳當作輝字釋文云煇字亦作輝者是也其引祭統乃順彼文作煇耳

其子小似柹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橡誤柹是也○按一本作似杼子杼即狙公賦芧字之或體非機杼也杼誤而為柹耳芧即橡也

○泉水

思之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釋文云一本思作恩或定本如此但未有明文明監本毛本作定本作恩字用釋文改耳

以之衛女思歸　補毛本之作此

無日不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上衍一我字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考正義云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是箋本無我字剜添者非也

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道衍字以聘禮注考之是也

士喪禮有毀宗躐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衍字以聘禮記注考之是也

我還車疾於衛而返　小字本同相臺本疾下有至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案無者是也此箋而返二字即申傳至字之意若疾下有至字則而返二字無所施矣相臺本非也

○北門

刺仕不得志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不知士有才能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是正義本仕當作士字

出自至何出哉　補案經文出哉出字衍

摧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乖沮己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標起止云傳摧沮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定本集注作摧阻也

故以為摧為刺譏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為摧當摧我誤是也

○北風

虛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正義云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是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釋文一本同標起止云傳虛虛或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段玉裁云經文作邪鄭始易為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丘虛字卽空虛字也正義本非○按古之訓詁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蒙者蒙也說文亦云已者已也經傳不可枚數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要之襋之傳曰要襋也毛公時安得有襋字襋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丘虛因之訓空虛嫌其義之不可定也故釋之曰此丘虛字其義則空虛也如易蒙者蒙也猶此等艸名之字其義則訓蒙之覆也

○靜女

言志往而行正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正作止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終風箋云正猶止也言正足包止義不必與往字對文相臺本非也

定本集注云女吏皆作女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云字當衍

其信美而異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說箋云信美而異於衆草又云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是正義本不與定本集注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一本美作善未見所出

非為美徒說美色而已　小字本相臺本美作其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其者其經女字也唯十行本作美是誤字

○新臺

之高曰臺　補毛本之作上非也當是土字之譌

○二子乘舟

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釋文云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正義本與一本同

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景正義作影景影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不瑕有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遐後改瑕案初刻非也此經瑕字毛讀也以瑕為遐之假借鄭則如字讀之故易為過也泉水經同其釋文可證也汝墳天保南山有臺等經用遐字卽不畫一之例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共伯僖侯之世子○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曾大家音僖

[疏]柏舟二章章七句至以絕之○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己之意此誓云己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據為來事之約鄭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蚤死者謂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則未必育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是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為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鄭云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己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己之意○箋共伯僖侯之世子○正義曰史記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曾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汎芳劍反處昌慮反髧彼兩髦實維我儀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髧本又作紞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髳音同禮子生三月翦髮為鬌長大作髦以象之鬌丁果反昧莫背反朝直遙反櫛側乙反纚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緌汝誰反之死矢靡它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言無它心○它音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只音紙本亦作諒力尚反

[疏]汎彼至人只○正義曰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其常處以興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髧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他心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己志故與之誓言己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我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傳髧兩至之飾○正義曰既夕記云既殯主人說髦注云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髦以鬌之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問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說之髻櫛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箋兩髦至纚總○正義曰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朝亦如是也髦乃著纚笄內則注云纚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纚乃以纓約之又著緌又拂髦也著之故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緌纓然後朝父母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即昧爽也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為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文王之為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為朝也異宮者則數參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為世子加隆異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纚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不端夫不弁引端韠紳搢笏者以經之兩髦故盡皆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紘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然則此冠言纓纓則無笄矣上言纚笄者為纚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為笄纚是著纚必須笄也○傳天謂父○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特匹也○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之死矢靡慝。慝邪也○慝他得反邪似嗟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鰥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戴晚序注同[疏]牆有茨三章章六句至不可道○正義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箋宣公至夫人○正義曰左傳閔二年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君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疾藜音梨去丘呂反下同行下孟反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冓本又作冓古候反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於君醜也

[疏]牆有茨至醜也○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冓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今有此淫昏之○傳中冓內冓箋內冓至之語○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陰以其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是其聽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詳審也○詳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疏]傳讀抽箋抽猶出○正義曰上云不可詳○此為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為抽者以讀則非宣露之義傳訓為抽箋申抽為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偕音皆[疏]君子偕老三章章七句二章六句卒章八句

至偕老○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偕老者謂能守義貞潔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飾言偕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老以為一篇之總目序則反之見內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為勢所以倒也鄭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儀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為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箋夫人至誤作人○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為小君以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纏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為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副芳富反珈音加編步典反或必仙反別彼列反搖餘昭反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委於危反注同佗待何反注同韓詩云德之美貌行下孟反善如字委曲如字易以豉反

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為飾箋云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揄音遙字又作褕狄本亦作翟王后第二服曰褕狄觀古亂反又音官○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行下孟反又下同

疏 君子至之何○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六珈玉為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服飾服而著之是為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為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為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褕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為著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為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髲鬄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己髮相合為紒故云所謂髲髢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衛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縣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傳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歎宣姜則以為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璞曰皆佳麗美豔之貌傳意陳善以歎宣姜則以為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則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為宣姜自佳麗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傳象服至為飾○正義曰以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褕明以象骨飾服唯尊者為然故云尊者所以為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為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為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翟之皋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皆為象獨言日月星辰者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言象以刺惡故反其言以激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玼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居沈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絜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鮮音仙

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箋云髢髲也不絜者不用髲為善○鬒真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註左傳云髮美為鬒屑蘇節反髢徒帝反髲皮寄反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瑱吐殿反充耳也揥勑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亦作擿音同本又作擿又作諦並非音丁革反音直戟反擿

揚且之晳也。揚眉上廣晳白晳○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晳星歷反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為淫昏之行○諦音帝莊如字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

疏 玼兮至如帝○毛以為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玼兮玼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鬒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髲而自絜美也又以玉為之瑱也又以象骨為之揥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白晳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乎由其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壞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為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為淫昏之行乎○傳褕翟至飾衣○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則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為長○傳鬒黑至美長○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為鬒詩云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鬒為黑髮也○箋髢髲至為善○正義曰髢一名髲故云髢髲也說文云髲益髮也言己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是也不絜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髢而自絜故以為善○傳瑱塞耳至擿髮○正義曰既夕記云瑱塞耳是也或曰充耳淇奧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揥故云所以擿髮葛屨云佩其象揥是也○傳尊之至如帝○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包云天之言鎮則此蓋亦為鎮取其鎮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傳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歎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箋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別設其文為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鉤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實夫人之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是覆上以實之此云反為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

瑳兮瑳

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展張彥反說文云玉色鮮白襢陟戰反注展衣皆同沈張輦反縐側救反靡也絺勑之反細息列反袢符袁反數戶木反延以戰反又如字襢子六反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子一本無子字襢陟戰反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展誠也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媛于眷反韓詩作援援取也倚於綺反疏瑳兮至媛也○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瑳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爲縐絺是當暑袢延柔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今令夫人倚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爲援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禮有至之服○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縠爲之以文與縐絺相連以縐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縐絺者以葛爲之精曰絺蹙曰縐其精尤細靡者也言細而爲縐故其中之云縐絺縐絺之蹙蹙者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者謂縐絺是此之服服展衣則非是也經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縠絲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權之以爲禮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鞠各與鞠同雖毛亦當色黃褖衣與男子之褖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鞠所言以鞠人偷華鄭以赤爲色之者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褕衣赤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緣色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褕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褕衣亦羽飾衣襌衣以畫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褕翟則亦用搖之次但飾之有闕少耳○箋后妃至禮衣○正義曰鞠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厲禮之注差之以緣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臺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褖者實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大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褖衣中矣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當玄端玄端當展則褖亦黑矣以男子之褖衣黑知婦人之褖衣亦黑褖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鞠塵故取名爲是鞠衣黃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遷逆而爲次唯三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恆以絺而云蒙彼縐絺者衣裏則衣裏之以絺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纚袢也定本云絺展衣夏謂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襍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襢衣襃衣大記曰世婦以襢衣是禮記作襢衣也定本云禮記作襢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襢從禮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傳清視至廣揚○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故此云清視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明因顏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上目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上之爲清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爲目上則知目有清爲目下○傳美女爲媛○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則由清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爲媛箋以爲實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爲義故云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因顏色依爲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爲援助是舉其外實其爲內之不辯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衞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竊千節反弋羊職反疏桑中三章章七句至不可止○正義曰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泆而相奔也由衞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爲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則政敎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位者謂今舊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爲夫婦也此經三章上二句惡衞之淫亂之主下五句言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是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衞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衞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總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民庶相奔明矣經言妻妾之等爲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尙竊之況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微其夫而私相奸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箋衞之至之野○正義曰此惠公之時敎云宣公者以其言由公惑淫亂至於致散民流則由化者遠矣此宜言公室淫亂不指其人而宣公亦淫亂故幷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姜之與世族爲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衞邑箋云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衞之都惡衞爲淫亂之主○沬音妹惡爲路反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箋云淫亂之人雖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行下孟反箋同列國之女一本作列國之長女長音丁丈反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要於遙反注下同淇音其衞水也疏爰采至上矣○正義曰人欲采唐者於何采唐葉乎必之沬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衞之都言沬鄉唐所生衞都淫所主故也又言衞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姜與之爲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愛厚於我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地又送我於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衞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辭以刺之○傳唐蒙菜名○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幷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頍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爲六名○傳沬衞邑○正義曰酒誥注云沬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然則沬爲紂都故言沬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諸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幷於衞故言衞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沬也○箋於何至之主○正義曰殷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沬之鄉以爲沬之所矣沬邑名則采唐不於邑中但據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云之北之東則指其所在采之處矣言衞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衞之淫風流行徧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爲主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主者僻左傳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然言淫在其都而君不禁似若爲之主然故言惡衞爲淫亂之主○箋淫亂至惡行○正義曰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衞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爲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

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禮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傳桑中至之地○正義曰經一桑中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箋云葑蔓菁○葑孚容反菁音精又子形反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禽鳥○鶉音純[illegible]為南反行下孟反下皆同【疏】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至不若○正義曰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為此惡而獨為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為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亦是惡頑之亂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偶○彊音姜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君謂惠公【疏】鶉之至為兄○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又惡頑言其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公之辭○箋奔奔至常匹○正義曰序云鶉鵲之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為相匹之善故為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箋也表記引此詩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註云彊彊奔奔爭鬭惡貌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疏】傳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定丁佞反下同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為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為狄所滅非也漕音曹攘如羊反說音悅熒迴丁反廬力居反【疏】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至富焉○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為狄人所滅君為狄人所殺城為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為故百姓所以美之官封者衛國已滅非賴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從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焉是也而營宮室者而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成市經無其事因從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為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為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為豫備雨止而命駕辭說于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騋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為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制乃進本終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騋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為之○箋春秋至國滅○正義曰此序總說衛事故直云城衛不必斥懿公載馳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為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有兄故言滅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為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者實建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沈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其在縣東春秋書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戰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為滎則沇水所溢故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亡滅且會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唯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傳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諡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諡而為之諡者與繫世者異也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為狄所滅民衛異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註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為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之事也滅衛者狄也攘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自攘戎狄而封之以上總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為狄所滅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下同廄字又作厩音同廄居又反○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榛側巾反椅於宜反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也梓音子漆音七長丁丈反○【疏】定之至琴瑟○毛以為言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為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為楚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正方乃為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既為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

以爲琴瑟言公非宜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爲豫備故美之○鄭以爲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爲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爲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餘同○傳楚宮至立楚宮○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今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閒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辰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箋定星至四方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爲記時亦以定爲營室方中爲昏正四方而箋以爲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爲營室及其方中之意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北宮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爲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營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曆校之傳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魯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傳度日至南北○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乖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傳室猶宮○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室猶宮也○箋楚室至爲後○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爲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鄭義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椅梓屬○正義曰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虛起居反本或作墟夾居洽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

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使所吏反能說如字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述讄本又作讄又作誄皆力水反說文云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誄謚也爲鄉大夫一本無鄉字○

【疏】升彼至允臧正義曰此追本欲遷之由言文公將從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所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卜又吉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國焉○傳虛漕至高丘○正義曰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曰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爲之京與此一也阜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爲大阜○箋自河至濟水○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又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龜曰卜至大夫○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緜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傳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興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使而遷何害終然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卜之述言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孟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賜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獨言可以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爲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者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于桑

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倌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見賢遍反爲于僞反○

匪直也人 非徒庸君 秉心塞淵 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淵深也○操七刀反 騋牝三千 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騋牝上音來馬六尺已上也下頻忍反徐扶死反上時掌反種章勇反下同過禮一本作過禮制復扶富反○

疏靈雨至三千○正義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倌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斯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騋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倌人主駕者○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爲何官也○傳馬七尺至牝馬○正義曰七尺曰騋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騋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牝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校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馬者舉中言之○箋國馬至美之○正義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註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爲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繫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廄鄭是十二閑故鄭又云每廄爲一閑明廄別一廄各有閑衛故又變廄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皁則十二匹三皁爲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廄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爲揲蓍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爲四百三十二爲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爲馬數言三良亦以三爲之數共廄爲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因爲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二閑亦分駑馬爲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皆分爲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載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廄爲一閑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二廄鄭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駑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建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騋牝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柏舟

故作是詩以絕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案古本非據唐石經但其本每多也字而偶合

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它正義作他他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此不誤浦鏜云它之誤至非也傳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正義取此

蓋亦衣不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不當元誤是也

之死矢靡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唐石經初刻慝作匿誤後改從今本考傳慝邪也釋文慝他得反皆可證也

○牆有茨

此注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注作註案皆誤也浦鏜云註當主字誤是也

茨蒺蔾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蔾作藜案藜字是也釋文蒺音疾案正義今上有蒺藜之草皆可證

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 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奈

○君子偕老

行可委曲蹤迹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蹤誤縱案此傳當作從與羔羊傳字同釋文委委下云行可委曲蹤迹也乃易為今字耳非釋文本此傳作蹤也羔羊傳釋文云從字亦作蹤可證

何謂不善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何作可案可字是也正義云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又云可謂不善言其善也是其證

唯祭服有衡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衍笄字非也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云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笄為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是衡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乃云唯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云云於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者是以釋衡者釋笄矣今考陳此說是也陳又云案大雅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無笄字安知此疏非傳寫之誤其說非也此笄字是正義增之故不備引笄卷髮者所以傳合傳文也下云編次則無衡笄亦可證不得以大雅正義例之

以玉珈於笄為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珈當作加下云珈之以言加者是也

李巡曰寬容之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皆誤寬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皆

玼兮玼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玼音此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段玉裁云玼一作瑳後人乃分別二章三章今考陸氏之意不以沈為然但舊本皆爾故不定為一字正義本標起止玼兮至如帝後章瑳兮至媛也與釋文本同周禮內司服釋文云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此玼瑳一字之證

其之翟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揄字又作褕狄本亦作翟狄在揄下明是傳字非經字也經字無作狄者考文古本經傳皆作狄采釋文而有誤

揚且之皙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皙誤晳唐石經相臺本作晳案晳字是也五經文字云晳相承多從日非說文晳人色白也从白析聲皆在白部可證釋文晳亦本作皙今誤

由其填實如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填誤瑱案填字是也下填實及音填為瑱凡四字並同

其以類根配 閩本明監本毛本根作相案所改是也

此以禮見於君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於君子一本無子字正義云又解異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是正義本無子字也考鄭內司服注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此諸侯夫人故變文言君與葛覃傳進見於君子對朝事舅姑者不同或因經首君子字而誤衍當以一本為長考文古本有子字采釋文

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當本作揚且之顏者廣揚而顏角豐滿自引經附傳而傳之複舉經文者往往刪去故此傳刪而不可通今考正義標起止云傳清視至廣揚是其本已如此讀以揚字逗廣揚句絕也卷首鄭氏箋下正義云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可知毛為詁訓與經別行者正義所不見也

以為媛助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媛作援考文古本同案援字是也正義引爾雅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然是其證也以援解媛所謂詁訓之法亦見說文媛字下

褖者實褖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褖者當作綠衣者見綠衣序下正義今周禮注作褖亦誤也

中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誤中是也

因名眉目曰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目疑衍字是也

既名眉為揚目為清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明疑衍字是也

此及猗嗟傳云揚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廣下浦鏜云脫揚字是也

因顏色依為美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當作巳此說箋意謂鄭使不言媛而顏色巳為美女故媛當為援助也

○桑中

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誤怨是也

期我於桑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期我於剜添者一字是我字衍也此但說期不取我字

以其會由公戚淫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室誤戚是也

釋草又云蒙王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誤文王誤玉下二王女同案今爾雅作玉者亦誤

下孟□□孟弋孟庸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下孟弋孟庸案此十行闕二字閩本以下輒改者非

○鶉之奔奔

言其居有常匹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脫其字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誤也此與定本集注同

刺宣姜與頑非匹偶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偶作耦案所改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匹耦凡籤匹耦字皆從耦求正義亦然偶字誤餘同此

○定之方中

衛為狄所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衛為狄所滅本或作狄人一本作衛懿公為狄所滅非也正義云是為狄所滅之事又云故為狄所滅懿公時也皆指序而言是正義本與釋文同其自為文則多言狄人非其本有人字也考序於此及載馳木瓜凡三言狄人文例宜同當以有者為長考文古本作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采釋文而合兩本為一

戰于熒澤而敗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熒作滎案釋文熒迥丁反考周禮左傳與此同字皆作熒唯尚書釋文作滎滎字誤也此正義當本亦是熒字今作滎者或合併以後改之耳餘同此

建成市 [補]案成當作城

故直云城衛 [補]案城當作滅卽序衛為狄所滅也形近之譌

其在縣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其誤倒是也

宋桓公逆諸河霄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宵誤霄是也考沿革例載杜昭二十年注霄從公故字與此同皆形近之譌

作于楚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作為楚丘之宮也下句同考此乃正義說經之義耳非其本經字作為也序下正義云而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可證詩經小學云案喪大記注云為或作于聲之誤也李善文選注引作為楚宮作為楚室所謂以破引之考文古本作為采正義

其體與東壁連 相臺本同小字本壁作辟閩本明監本毛本壁誤璧案辟字是也釋文辟音壁正義云辟由其體與東壁相成辟壁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如此耳非正義本作壁也考壁字古作辟左傳辟司徒是其證爾雅釋文云辟本又作壁此星有人居之象宜為壁其說非也考文古本作壁采正義而誤閩本以下正義中壁皆誤璧○按周禮注辟宿字亦作辟古多用辟

而作楚丘之居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下脫為字上文可證

疑在今東郡界今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今字作中案所改是也

北言定星 [補]案北當作此形近之譌

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鄭當作數因別體俗字數作鄭數作數而譌左襄卅年正義引作娵觜之數脫口字非也孫炎曰娵觜之口四字複舉經文也下云人數則口開方當室東辟四方似人之開口故名娵觜之口

水昏正而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裁當作栽形近之譌

終然允臧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然誤焉案正義云終然信善又云何害終然允臧也皆可證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下然字亦誤焉

可謂有德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云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為九德乃可以列為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依此則正義本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可為九德

先升彼漕邑之墟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皆作虛正義作墟虛墟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云傳虛漕可證釋文虛本或作墟非正義本

又出於陶丘北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作東案所改是也曹譜正義引作東

可謂有德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言作音案所改是也

馬七尺以上曰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上時掌反沿革例云諸本皆是馬七尺曰騋唯余仁仲本有以上二字以釋文考之舊有是也考正義云七尺曰騋廋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隱栝傳及周禮耳諸本乃誤從之刪

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誤令案當作異見周禮校人疏山井鼎云覺恐較誤非也盧文弨云覺即較字是也詳見其鍾山札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二）　（十）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不齒者不與相長稚○蝃蝀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螮蝀音同長丁丈反【疏】蝃蝀三章章四句至不齒○正義曰作蝃蝀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為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為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虹音洪一音絳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反下惡之皆同○【疏】蝃蝀至兄弟○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言虹氣見於東方為夫婦過禮之戒君子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況今淫奔之女見為過惡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惡乎○傳蝃蝀至敢指○正義曰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名為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為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為淫戒故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見而懼諱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者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為懼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 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隮子西反徐又子細反鄭注周禮云隮虹應應對之應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疏】朝隮至父母○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必有雨有隮氣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淫奔乎○傳從旦至終朝○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朝有至自然○正義曰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隮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上蝃蝀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微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注云煇謂日光氣也則隮亦日之光氣矣蝃蝀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注周禮見隮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為妖祥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 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昏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大音泰注同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息亮反篇內同【疏】相鼠三章章四句至禮儀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亂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行下孟反之處昌慮反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箋云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疏】相鼠至何為○正義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猶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為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為若死則無害也○箋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為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貌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為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 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韓詩止節無禮節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體支體也【疏】傳體支體○正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偏體也故為支體○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遄速也○遄市專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賢者時處士也○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疏】干旄三章章六句至善道○正義曰作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為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以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士○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為官鄉飲酒註云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旄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孑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反旃之然反通帛為旃○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故也○紕毛符至反鄭蒲移反組音祖旒音留縿所銜以行沈沮沾反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姝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注予同說音悅【疏】孑孑至畀之○毛以為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孑孑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己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既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以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為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孑孑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己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惜○傳孑孑至曰野○正義曰謂之干旄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郭璞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旄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旃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旃縿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旃也周禮孤卿建旃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旃之者干首皆注旄獨以為卿之建旃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為言故知是卿旃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

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爲卿故擧族言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旟傳曰鳥隼曰旟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建旟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旟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衞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旟出軍則建旗是卿有建旗之時旗亦有旐二章互文也言旐則有旐纓言旟則亦有旐矣卒章言干旌傳曰析羽爲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旐纓有旟旟之稱未設旐纓空有析羽須之旌卿建旌者設旐纓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旐纓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郊爲都邑其實一也〇箋周禮至好善〇正義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爲旃雜帛爲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爲飾緣之側也知首皆注旄者以夏采王崩以綏復緇綏有旄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旗異於此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之干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旄矣建徒旄安此亦云干旄是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旗物首皆注旄爲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〇傳紕所至四馬〇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言紕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願以也言縛紕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〇箋素絲至之數〇正義曰以前云干旄旟旌旗而此云素絲紕之故知以素絲爲縷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縿也縿謂繫於旗旗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纁帛縿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爲旒于縿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世數非一故以纓相綴連之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纓王旒十二旒兩兩以纏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旂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纏孫炎曰維持以纏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旗數少而且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縛辭前經言干旟是浚示之賢者識御大夫建旟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衆善馬也四之者四見之數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

傳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箋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〇旟音餘隼荀尹反長張丈反【疏】箋周禮至之屬〇正義曰箋以爲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旟而來此爲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兵乃建旟非賢者所當見也明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録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爵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知鄉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下有州州爲第二黨爲第三族爲第四閭爲第五比爲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爲第二鄙爲第三酇爲第四里爲第五鄰爲第六今云州里建旟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酇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旟也又云縣鄙建旐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旐故鄭云互約言也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爲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此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爲士鄙族以下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名亦有大夫兼鄉遂與州縣也卿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卑皆聞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旗　閭旗　比旗　遂旗　縣旗　鄙旗　酇旗　里旗　鄰旗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旄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爲五見之也〇總子孔反驂七南反【疏】傳驂馬五轡〇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衛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故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騑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訓之驂總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御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國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〇箋以素至之飾〇正義曰前云孑孑干旟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爲旟之飾可知周禮九旗之旒皆以組爲飾故郭璞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鄉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旒皆以組爲飾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以組之邊是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析羽爲旌城都城也〇析星歷反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〇祝毛之六反鄭之屬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〇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衞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逆衞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〇閔一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彥弔失國曰唁〇【疏】載馳五章首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〇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之戴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衞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舍於漕邑宗國敗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衞國之亡傷己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定本集注本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衞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嘗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鄭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爲次第者也服氏此自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爲此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〇滅者至曰滅〇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

者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温温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云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驅字亦作駈如字協韻亦音丘○

驅馬悠悠，言至于漕。

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云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跋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難乃旦反【疏】載馳至則憂○正義曰夫人言己欲馳驅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唯載之言則爲異餘同○傳弔失國曰唁○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傳草行曰跋○正義曰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謂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茇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不能旋反我思也箋云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

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不能遠衛也箋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臧子郎反遠于萬反注同協句如字【疏】既不至不遠○正義曰夫人既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不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赴衛恆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何以止我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

濟止也○

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閟閉也○閟悲位反徐又方饋反○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蝱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行道也箋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

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尤本亦作訧音同穉本又作稚直吏反槩古愛反【疏】陟彼至且狂○正義曰夫人既爲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悅己歸意以非之言有人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蝱者欲得其蝱以療疾猶婦人遭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蝱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歸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過者是乃衆穉無知且狂須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敗滅不與常同何爲以常禮止我也○傳偏高至貝母○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蝱貝母釋草文陸機疏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箋善猶至采蝱○正義曰夫人思衛爲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蝱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蝱與己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蝱療疾猶己欲力助宗國此言己思有理則采蝱亦有理矣○傳是乃至之義○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注云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爲防不聽歸唁是顓蒙而狂也○箋許人許大夫○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爲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衆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者此傳云大夫者以言衆穉且狂是責大夫之辭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己情怨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大夫故兼言賢者稱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芃薄紅反徐又符雄反長張丈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控引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控苦貢反引寅忍反又寬刃反援于眷反又音袁沈于萬反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箋云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箋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疏】我行至所之○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悅己往意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之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間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聞責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誰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己故不聽我去耳○箋欲求至誰至乎○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閒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閒所世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妨閒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衛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感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荅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奧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烏報反淇水名奧隈也草木疏云奧亦水名相息亮反【疏】淇奧三章章九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淇奧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爲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淇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繩禮之義者德之則正國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于也于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爲卿士也實之初筮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爲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爲公而云卿士而卿爲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敘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爲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之德故敘者異其文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綠竹並如字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竹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烏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側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腳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菉蓐草也蓐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四善反又音篇郭四沙反一音蘇典反竹音如字又勅六反韓詩作薄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

作鄭笑貌也磋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作摩莫何反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僩遐板反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況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諼忘也○諼音況元反又音況遠反

【疏】瞻彼至諼兮○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萹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萹竹所以猗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僩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傳奧隈至餘烈○正義曰奧隈釋丘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為隩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也陸機云淇奧二水名以毛云隩隈為誤此非也爾雅所以釋此而云隩限明非毛誤釋草云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蓐也又曰竹萹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萹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隩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萹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簀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為美盛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隩內比衛朝以綠竹美盛比武公美德盛也○傳匪文章至琢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為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脩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喻可知○傳瑟矜至宣著○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僩寬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以瑟僩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青青茂盛貌○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璪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瑩磨之瑩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鬠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符用反璪本又作璪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

【疏】有匪至如星○毛以為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為之會髮之弁文駮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鄭說在箋○傳天子至會髮○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箋會謂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則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璂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璂飾六大夫璂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璂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入相於周故為在王朝之服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 簀積也簀音責○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寬能容眾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綽昌若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注同較古岳反車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豉反又式氏反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兮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謔香略反弛本亦作弛同式氏反

【疏】有匪至虐兮○正義曰言有匪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練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為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傳金錫至有質○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精堅圭璧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鍊之故淬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傳重較卿士之車○正義曰上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猗重較兮故云卿士之車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畢較之文○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窮猶終也○槃薄寒反

【疏】考槃三章章四句至窮處○正義曰作考槃詩者刺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使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謂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則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窮猶終○正義曰不以澗阿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猶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為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

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覺交孝反又如字

【疏】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邁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皆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樂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吉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為君用飢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以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飢困故刺之○傳山夾水曰澗○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莊為窮處下文阿陸亦為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陸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為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箋成樂至之色○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以寬邁及軸言碩人之飢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為德者以卒章言軸為病反以類此故知為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以怨君不用實有傳可知故不以

言也○箋在澗至云然○正義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

曲陵曰阿薖寬大貌箋云薖飢意○薖苦禾反韓詩作過過美貌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過古禾反注同崔古臥反復扶又反下同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軸進也箋云軸病也○軸毛音迪鄭直六反【疏】傳軸進箋軸病正義曰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語魚據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嬖補惠反上時掌反僭作念反○【疏】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答偶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不親幸是爲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頎頎然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頎其機反衣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褧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檾枲屬也襜昌占反佼本又作絞古卯反下同禪音丹爲于僞反大音泰下大子同譖音勑貫反○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邢音形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疏】碩人至維私○毛以爲有大德之人其貌頎頎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褧襜之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爲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爲不答之也○鄭以碩人爲形貌大爲異○傳頎長至褧襜○正義曰猗嗟云頎而長兮孔子世家云頎頎然而長故爲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王制云錦文殊玉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以碩爲大德錦衣爲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褧衣上衣褧衣著下衣爲衣服丰云衣錦褧衣對褧錦褧褧襜非著名故箋云褧用錦與此異也襜亦禪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褧襜○箋莊姜至大著○正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佼壯美好頎頎然也玉藻云禪爲絅故知褧禪衣也又解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衣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褧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大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爲在塗之服丰云錦衣錦褧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在塗與夫人異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東宮至曰私○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太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手如柔荑

如荑之新生○荑徒兮反【疏】傳如荑之新生○正義曰以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也

膚如凝脂

如脂之凝【疏】傳如脂之凝○正義曰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卽內則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

領如蝤蠐

領頸也蝤蠐蝎蟲也○蝤似脩反徐音曹齊本亦作蠐又作齊同音齊沈又音茨爾雅云蟦蠐螬蠐蝎郭云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桑蠹是也蟦音肥分反蠹音妬蝎也音曷或音葛【疏】傳領頸蝤蠐蝎蟲○正義曰領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類項是也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關東謂之蠐螬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蝠孫炎曰蝎木蠹也又曰蝎桑蠹孫炎曰卽蝤蠐也然則蠐螬也蝤蠐也蝎也蛣蝠也桑蠹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蝤蠐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

齒如瓠犀

瓠犀瓠瓣○瓠戶故反犀音西瓣補遍反又蒲莫反沈又蒲閑反○【疏】傳瓠犀瓠瓣○正義曰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

螓首蛾眉

螓首顙廣而方箋云螓謂蜻蜻也○螓音秦蛾我波反顙蘇黨反蜻郭徐子登反沈又慈性反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疏】箋螓謂蜻○正義曰釋蟲云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蟄蟄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皆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螓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

巧笑倩兮

倩好口輔○倩本亦作蒨七薦反韓詩云蒼白色【疏】傳倩好口輔○正義曰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

美目盼兮

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盼敷莧反徐又膚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目也匹間反又匹莧反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

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稅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郊○敖五刀反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襚音遂

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

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翟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也○驕起橋反幩孚云反又符云反鑣表驕反說文云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钀魚列反沫音末茀音弗朝直遙反注皆同適丁歷反本亦作嫡○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夙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疏】碩人至君勞○毛以爲言有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爲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爲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爲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夫人之正禮君何爲不答之乎○鄭以爲形貌大人而佼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乘車馬以入國餘同○傳農郊近郊○正義曰以下云翟茀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時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箋說當至近郊○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褧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爲襚不言擧之襚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襚也於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之襚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服爲襚雖遺古之衣服亦謂爲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云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正而服之服所不爲衾也故云服總名也前衣錦褧衣在塗之服則此爲夫人嫁之服所不必服衾褕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爲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爲正其所著之正服也○傳翟翟至爲蔽○正義曰以言朱幘爲飾之物故幘爲飾又解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因以爲馬之飾此鑣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清人云駟介旄旄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

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之飾巾車注引詩乃云此翟茀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〇傳大夫至然後罷〇正義曰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敘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則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旦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若晚朝畢晚故云卿大夫旦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大夫〇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箋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〇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闊反又如字罛音孤濊呼活反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鮪于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云江淮閒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鮥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鱍葭音加菼他覽反玉篇通敵反揭其竭反徐居謁反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钀牛謁反長貌朅丘列反徐起竭反韓詩作桀云健也罛音孤罟音古鮥音洛蘆音盧薍五患反江東呼之為蓲蓲音丘

【疏】傳罛魚罟至送女者〇正義曰釋器云魚罟謂之罛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鱣鯉鮪鮥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鱧鮎孫炎曰鱧一名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鰋江東通呼鮎為鮧舍人以鱧鯉為一魚孫以鱧鮎為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陸機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物是郭謂毛傳為誤也葭蘆菼薍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薍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大車傳曰菼騅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薍菼為一草也陸機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〇箋庶姜至廣饒〇正義曰此為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為姪娣二者非一故衛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相鼠

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承上有不字案唐石經誤也正義云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又云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不當有不字

孝經曰容止可觀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於注者也考十行本下脫圍圍山井鼎所云宋版上下相連者即此故閩本以下致誤也

韓詩止節　閩毛本作則誤居韓

〇干旄

有虞氏以為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綏當作緌又綏以旄牛尾為之同下文皆不誤可證

天子以下建旂之者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之誤旂案此之字當在建字上誤錯於此下又獨以為卿之建旃者可證

去其旒異於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生案所改是也

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大常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服上浦鏜云脫鄭字是也

則此名亦有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各形近之譌

亦為五見之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為作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是也考文一本為謂複出者誤

互之間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元誤互是也

〇載馳

又義不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為有字者非也上文云有義不得歸正義本當是有字也下文云又義不得二章以下者既從定本集注即改而誤之也

爾女女許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作爾汝也汝許人也考此與葦蟲雄雉等箋同例不當增加其字鮮見上又注女字正義作汝乃易古字為今字之例不當并注而改為汝是其采正義之誤也以後盡同

猶升丘采其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其字案無者是也

今人敗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之形近之譌

二章四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二章章四句案重者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不重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別起為卷題毛詩注疏卷第三云云誤也案山井鼎云宋板不分卷是也

〇淇奧

冏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規當作諫上引沔水箋已說規引此說諫也

而云卿士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而字作者案所改是也

竹篇竹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篇作萹案萹字是也正義不誤釋文萹竹下云竹萹竹也又萹竹本又作萹考爾雅說文及其餘字書無作篇者閩本以下正義中盡誤篇釋文亦有誤者今訂正

如切如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磋作瑳案此正義中字皆作瑳釋文瑳七何反爾雅釋文同考五經文字瑳治也在石部瑳玉色鮮在玉部是唐人有以此字從石與瑳兮瑳兮字別者說文有瑳無磋磋本瑳之俗字耳此經及傳幷小雅谷風大雅卷阿桑柔箋皆當本是瑳字周禮禮記二釋文亦作瑳

又重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經傳作匪正義作斐匪斐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匪本又作斐同幷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匪文章可證

陸機云淇奧二水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奧作澳案澳字非也陸機不與傳意同無取爾雅隩字釋文云草木疏云奧亦水名可證也正義又引今淇奧傍生此亦當作奧誤作澳耳

會弁如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鱠文鱠下引詩鱠弁如星許君稱詩當是毛氏而今毛詩不作鱠者鄭箋之本不與許同也凡說文與鄭箋本異者多矣見於此釋文者如悉說文作膾鄭箋姑說文作爲所據說文作鱠嫁說文作嫁之類皆與此同例悉不更出

弁皮弁所以會髮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疑有錯誤釋弁不當先於會一疑也據正義鄭箋乃有皮弁字毛不言皮弁二疑也云皮弁可以會髮以經釋文會弁似涉皮傳三疑也當云鱠所以會髮無弁皮弁三字爲許叔重所本今考段說是也但釋文正義皆不作鱠以鄭箋本毛詩或亦用會字傳云所以會髮是毛以爲骨之擿之可會髮者與說文所解合而會爲鱠之假借鄭則仍如字讀之而以弁之縫中易傳也然則此傳作會所以會髮義可通

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事當仕字誤也

又相於閒閩本又當作入形近之譌

金錫練而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練字是也此借練爲鍊練正義亦皆作練可證其不易爲鍊而說之者卽以練爲正字不以練鍊爲古今字也考文古本作鍊采正義閩本以下正義中練字盡改爲鍊誤也

倚重較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此倚作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倚字是也釋文倚於綺反正義云而此云倚重較兮序下正義云倚重較兮是也皆其證此經倚倚假借作倚傳倚依也在作倚傳倚也因人共通曉故不更說車攻兩驂不倚同此南山有實其經倚傳倚漸也猗也倚也易傳故說之亦是謂倚攻倚假借也其同此節正義云倚此重較之車令者易倚字爲倚而說之正義而誤於古今字例如此與上下文直引經重文較者不同例也考文古本作倚采正義而誤於經義雜記引曲禮正義荀子楊注文選注皆作倚嫌多引從犬者旁爲其記從弁犬也又尤據釋文而正義可信石經說文繫傳筆經音辨以爲注者人誰多引作人旁未若從犬者又尤據釋倚文而正可徵石得

之矣凡昔人引書或改或不改非有成例用之書籍則可若以爲典要則其失多矣

○考槃

使賢者退而窮處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處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亦偶合

遠飢意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飢誤饑案五經文字云饑飢上饑不熟下餓也經典或借用下字依此則飢餓字從未有借爲饑者明監本毛本誤甚餘同此

○碩人

國人閔而憂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唐石經下有故作是詩也五字闕缺難可辨今考正義標起止云至憂之是正義本當無此五字

不被荅偶閩本明監本毛本偶誤遇案此荅偶二字出白華箋彼文偶作耦耦偶字同偶者人意相存偶也見儀禮禮記注鄭匪風箋之人偶爲箋之提耦不知者改爲遇誤甚

碩人其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玉篇頁部引作碩人頎頎據鄭箋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其說非也考經文一字傳頎箋疊字者多矣如明星有爛之箋云明星尚爛爛然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疊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碩人頎頎之本也釋文云頎其機反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其頎頎然長美皆經文作其字之證

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翟衣當作衣翟釋文經衣錦下云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是釋文本作衣翟也正義云當翟衣而嫁今衣錦衣非翟衣乃正義自爲文但說注意耳不取與注相應也其箋當亦是衣翟不知者用正義文改注文考文古本夫人下衣錦下共有衣字采正義釋文又誤合之也

孔世家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孔下浦鏜云脫子字是也

女次材衣纁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材當作純因改純帛字遂幷此而誤

蜻蜻蝎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螓蜻音蝎當以又云今定本云蜻蜻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釋文蝎也音爲蟲以定本釋文本爲長

故禮記云其頸五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投壺文當七寸誤是也

瓠犀瓠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誤無下瓠字也釋文瓠瓣補遍反亦有當以定本爲長

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蜻蜻誤青青非也以青青釋蜻蜻所謂結訓之法

美目盼兮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唐石經盼作盼毛本同案盼字是也

朱幩鑣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考傳云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

且以爲飾貌鑣文盛貌以正義云此係鑣鑣之下自解鑣飾之所施弁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釋文誤以傳鑣解此條鑣下段玉裁云玉篇引詩朱幩鑣鑣也載經

作儦傳考廣雅云儦儦威也說文引詩朱讀儦儦然則此經假借儦爲儦也

麃麃傳曰威貌與此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威傳作武是也與此同者謂清人之麃麃與此儦儦字同非謂傳同訓威也不知者改之耳

旦罷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且誤旦下同是也

要事畢否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大夫上有在字案所補是也

鱣鮪發發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撥後改發案初刻非也考釋文云發發補末反盛貌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是初刻依馬義而改用撥字也舊唐書譏石經字體乖師法此類是也

則非曰國中之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目字誤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氓莫耕反民也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耦五口反泆音逸【疏】氓六章章十句至淫泆○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是有別也今女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把婦色衰乃相棄此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事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誘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蓋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蚩尺之反貿莫豆反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箋云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丘一成爲頓丘箋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頓都寸反稱尺證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愆起虔反字又作諐

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將七羊反語魚據反【疏】氓之至爲期○毛以爲此婦人言己本見誘之時有一民之蚩蚩然顏色之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道以貿絲爲辭以來爲己我時爲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爲會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爲期己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爲請爲異其故以時對面與之言宜爲請○傳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時猶情情無知說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誘己是也論語及釁塗註皆云民者質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己之時己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己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說之以詮復關是也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己云爾卜爾筮己亦答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實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實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己所以悅之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云貿幣者幣帛錢是也○箋季春至賣絲○王肅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齊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以分謂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朗男子既欲爲近期女子情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丘一成爲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箋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送我期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謀期也故知且爲會期言且者兼二事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云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垝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近之近鄉許亮反本又作嚮【疏】傳復關君子所近○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爲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爲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爲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云用心專者愛必深○漣音連泣貌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言喜之甚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體也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蓍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辭也【疏】傳體兆卦之體箋兆卦至定之○正義曰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財遷徙也箋云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賄呼罪反徑經定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沃如字徐於縛反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耽都南反[illegible]音耆樂音洛下同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行下孟反【疏】桑之至不可說○毛以爲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己色未衰之時其說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己己與之耽樂時實者見己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己言吁嗟鳩兮無食桑椹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椹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己時爲夫所寵不戀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爲男子既秋來見己己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己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椹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己時不用其言至季秋棄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傳桑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與未落以興己色之盛衰毛氏之說時未有爲記時者明此以爲興也言鳩鶻鳩者釋鳥云鶻鳩鶻鵰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椹過時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椹而云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椹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爲傷禮義則至時之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己爲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爲耽也○箋桑之至之賢○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衛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落爲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椹實者桑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爲非時以非時之食椹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然樂嘉賓過厚實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樂女爲之小雅論

總曰樂士言有作大過功過禮以小見厚薄故云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箋士有至罪說而○立正世終是能以建功立除高過動也於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隕墮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己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己專心於女○隕韻敏反湯音傷漸子廉反注同幃本又作帷位悲反童容本亦作僮容又作幢容同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爽差也箋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爽所丈反行下孟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極中也

【疏】桑之至其德○毛以爲桑之未落以比婦人年少之時色美今桑之落矣其葉黃而隕墜以興婦人年老其色衰矣○鄭以爲桑之落矣是季秋之時自我往之汝家三歲皆食貧矣言己不以汝今貧故而見棄又言我乃渡深水至漸車帷裳冒此難而往故我女也心無差貳而士乃貳其行士也行無中正二三其德以棄我○傳帷裳婦人之車○正義曰以言漸車帷裳明是婦人之車故巾車云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幨故雜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緣是也○箋桑之至帷裳○正義曰以上章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與此落相對故知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己也此言婦人見棄時也以言我往汝家三歲食貧矣者先述始往之時三歲食貧也已三年來迎於此始至女家故言自我徂爾也言己此者言己所以見困者非由女今之貧故也鄭以三歲食貧是己至女家之時三歲之中女家乏穀食也故下章三歲爲婦言己爲婦三歲今乃見棄也童容之名爲車之容飾故司農云幨車容也巾車注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是也言漸車帷裳者水深至於漸車帷裳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

靡室家之勞○箋云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室家之事爲勞一云無所勞○靡無也有朝早起夜臥無有一朝如此之勤也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解佳賣反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箋云言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於暴虐也○久遂也言我始見爾之時其甚有恩愛浸久而暴虐也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咥咥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遇如是則咥咥然笑我○咥許意反又大結反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悼傷也箋云靜安也言安靜思之自傷於身也○【疏】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言己三歲之時爲夫之婦婦之事常勤勞無以爲勞矣又早起夜臥無有一朝如此久也不以勤勞自安而夫家乃至於暴矣我見困如是兄弟不知我之見困咥然其笑我矣我乃安靜而思之身自傷悼矣○傳咥咥然笑○正義曰此言己三歲之時見困於夫本爲夫所棄而兄弟不知我見困但見其笑而已由兄弟不知己之見困故笑也○箋三歲至其情○正義曰此自言於夫家三年爲婦故以言三年也始至云三歲食貧以喻其貧言鄭文以三歲爲婦曰婦舅姑以及賓禮見婦於舅姑亦是婦也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是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泮坡也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泮音判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宴如字本或作卯者非晏旦旦然而

不思其反。

箋云反覆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復音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柰何死生自決之辭○【疏】及爾至焉哉○正義曰言我本謂及汝皆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也言初我與汝爲總角之宴時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與汝信誓旦旦然何謂今乃不思其往時之反覆乎曾不思念其前言之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及與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則此及爾偕老則老者謂己老矣言我欲與汝俱至於老今老反使我怨也○正義曰云泮讀爲畔者以傳訓泮坡也故易之云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也故易傳以泮爲坡得讀其義也○傳總角至旦旦○正義曰總角結髮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是也以未冠笄故總角也言童女者以其總角故知未笄也此婦人以總角之宴爲童女之時故知總角結髮也○正義曰以未笄故云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我與女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此總角言之明男女之非本也○傳旦旦恒恒因我鄭箋此經正義曰定本此解旦旦猶懇惻也○正義曰定本云旦旦猶懇惻也言其懇惻款誠信誓旦旦然而不念其前言也○正義曰經言信誓旦旦今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故箋云已焉哉者謂此不可柰何死生自決之辭言誓約之言今乃違之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不可柰何死生自決之辭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籊他歷反殺色界反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己己無由致此道○【疏】籊籊至致之○正義曰言籊籊然長而殺者竹竿也以此竹竿釣於淇水之中乃得魚以喻婦人以禮而成爲室家猶竹竿之得魚也言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今君子遠於己己不以禮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己不見荅○正義曰小水之源入大水故云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正義曰以泉源之流入大水猶婦人之嫁于君子之家也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不相入以喻己之不見荅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箋云行道也婦人有適人之道當自遠於兄弟父母不以不見荅而違禮○遠于萬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箋云已雖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瑳七可反

難不惡君子異其容貌閒禮儀也○瑳七可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貌文云行有節也瑳爲儺反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

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今不得夫歸之禮○滺音由本亦作攸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檝

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櫂櫂直孝反【疏】傳檜柏至而備○正義曰釋木云檜柏葉松身云楫櫂也櫂水行舟疾也櫂音濯直教反

作楫字異實云楫櫂舟楫注云楫櫂舟曰楫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櫂舟女所以配男此不答之楫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

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箋云出遊思鄉衛之道而不見答其除此憂思鄉有歸耳○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疏】箋出遊思鄉衛之道○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芄音丸本亦作丸蘭芄蘭草名【疏】芄蘭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毛以爲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爲驕慢無禮故二章章首一句及下四句是也

二句言有成是無禮也大二句言驕慢不當明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節以爲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爲之亦下二

句是也○箋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辭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服虔云蓋年十

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爲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魯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娶齊

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立則年十五六也故爲十五六也且此自言而有才能則弁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

才能刺之以威儀而不言容知瑳之致以其禮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芄蘭之支

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

蔓延者喻幼稚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起則於地蔓音萬本或作蔓延於地者人加耳○恆

童子佩觿

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

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觿許規反依字從人或作玉者非解結之器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不自謂無知以

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稚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與音餘下佩與同

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

其觿不服○悸其季反【疏】芄蘭至悸兮○毛以爲言芄蘭之性柔作苯垂紳紳音身尺證反河傳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君之德

何以不强柔而爲驕慢以君今童子而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强柔何爲今雖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又當不須

知爲致當以禮而徒着其外飾使容儀可觀今佩玉乃垂其帶令而內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爲芄蘭之支以柔延蔓於地有所依

則起以賢幼稚之君以幼時恆於致有所任用乃能成其教君令幼經何以不任用大臣君當子佩成人之則當成人之事君則佩欲

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知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爲夫不知爲致以禮徒着其威儀佩容刀與玉及使行止有節度令而內

白汁以喉○疏云一名州人謂之無德可以之傳芄蘭蘿摩○正義曰釋草云以此芄蘭之文柔序刺

而下云能不我知則刺其事故取其有所○以任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自○鄭以芄蘭至其依正義曰此大夫刺之

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曰內則注云爲之是用大臣也○傳觿所以至其德○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

可以其佩觿也又言子而得佩成人之冠由成人則成人之事故使人得佩以畢成其故又注云人十二而冠佩者由成人始成十二以上要使人

末二十乃冠亦服也下成人之冠亦不必至之正君子也以此言人之佩故不以成人自帶以爲之佩母在正義曰以此言大夫刺之言能不知則不必自知至之佩

刺○正義曰以此宣大夫自由言云能才不於我知則不大大夫自知○以此

○所正義曰傳其知因以見此刺者也自由言有才能其而欲知則不大臣自以至容者

詩之記也容本所以佩然之有節節度者言三尺是也容止有節度者亦容度之節三刀者之刀容者言也○唯正

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

芄蘭之葉

童子佩韘

【疏】傳韘玦至佩韘○正義曰以言韘之言詩云決拾既佽傳曰決用以闓體者人君則以象骨爲之韘之與玦

用正玉以士用著大射禮云朱極三以大射正贊決拾也小用骨用棘若以天子用象骨之一大射故著之以射

以體章射不以章玦爲生者則用射大射正韘三者決之韘之拾極以朱極三者所以決拾也射時著之

此韘朱極是指而射者云云以大射正贊決拾極三在手之三指故謂之韘也

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甲如字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不可以往故作自止【疏】河廣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之母歸于衛思宋而不止故作是詩也以宋襄公即位思宋不得往故作詩以自止

可往故作自止廣之詩以自止○正義曰言左傳閔二年云宋桓公禦夫人於曹立戴公宋桓公夫人衛宣公之女襄公母

文公之妹知公之母出歸于衛也序云宋桓公母公之子所以思之之恩以不可往者以其襄公母者宋桓公之夫人其出其子得位以至則不得止

母之道故知宣公之子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之今母歸衛之所由以宋出以公禮義不得往

子襄公母來思宋公與宋位一夫人出母爲之出則宋不得私往故以不可往者義以夫人出母得以義

出會爲其云婦有七出去之有所不出出爲不可逆出絕人世嫡後出爲其公族之有疾

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前貧後富賤後貴出不爲其國無子不出

云凡出天子諸侯之后夫人不出故出妻以春秋以出夫人雖無子不出者

六后出則去故記有出出則故而已不出天子

還之事其後而已無所以出天子下

爲後之宗而已天子后不出

我之不能渡者以其宗不渡故也非河廣使我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杭戶郎反渡音度狹音洽○正義曰河廣宋遠非也

水上一葦而已河亦狹也此詩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渡河而之宋不喻渡夫人何者此於衛渡之宋

誰謂宋遠跂

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跂丘豉反疏箋誰謂至亦喻近○正義曰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疏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為于偽反又如字注下為王並同從王伐鄭之讀者或連下伯也為句者非疏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敘言為王前驅雖辭出於經總於四章非指一句也○箋衛宣至思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韓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己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朅丘列反桀其列反疏傳伯州伯至特立○正義曰言為王前驅則非職者今言伯兮故知為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傑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特立○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朅為武貌則謀為[illegible]偽故云英傑傑亦然[illegible]反傳一也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殳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軫本亦作轄之忍反酋在由反發擊矛音謀疏傳殳長丈二而無刃○正義曰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以尺長丈二也冶氏為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箋兵車至為差○正義曰因殳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轄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人[illegible]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矛間為矛稱故自軫至矛為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為明為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為地材人殳為人材矛戟為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必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殳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戈殳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建險人鄭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權弓注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歇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疏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鄭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首如飛蓬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為容適主也○適都歷反註同為于偽反或如字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杲古老反出如字沈推類反復扶又反下同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厭也箋云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厭於鹽反下同嗜市志反憂思息嗣反疏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為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傳甘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如人至不能絕○正義曰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諸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焉於虔反諼本又作萱況袁反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藼背音佩況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病也○痗音每又音悔疏焉得至心痗○毛以為君子既遺時不反己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害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為憂念之甚○傳諼草至北堂○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鄉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適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閒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背名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育生長也○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妃音配下注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蕃育者非長張丈反疏有狐三章章四句至人民○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而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

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爲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爲妃而相棄也與娶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爲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以此時爲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爲夫婦之辭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綏音雖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無爲于僞反【疏】有狐至無裳○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己思欲與之爲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己欲與爲作裳以喻己欲與之爲室家○傳綏綏匹行貌○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知綏綏是匹行之貌○傳之子至配衣○正義曰以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爲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己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者○厲力滯反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瓜古花反遺唯季反下注同【疏】木瓜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有狄之敗戴公時也至戴公爲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死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廄之馬言遺其畜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畜其畫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琚音居徐又音渠楙音茂字亦作茂爾雅云楙木瓜也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箋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也○爲好呼報反爲內同【疏】投我至爲好○正義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恩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如何以報之○傳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楙木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瑤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瓊瑤美玉○瑤音遙說文云美石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玖音久書云玉黑色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苴子餘反橘均聿反柚餘救反【疏】傳孔子至禮行○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嘆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无悶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箋以果至橘柚○正義曰箋解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略之此苞之所通曲禮注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氓

氓刺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氓作甿案釋文云氓莫耕反民也正義云氓六章唐石經作甿者避民字諱而改之耳猶避世字諱改泄作洩也傳氓民也說文氓下同是毛詩此經作氓之證甿字取諸周禮遂人耳周禮釋文致甿亡耕反又五經文字田部甿莫鄧反又音盲者亦周禮字○按周禮亦本作氓唐人改甿

刺淫泆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佚音逸正義標起止云至淫泆是釋文本正義本皆作佚唐石經改作泆者非也閩本以下正義中亦皆誤泆餘同此

蚩蚩者敦厚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有者衍也

非我以欲過子之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以作心案以字誤也考文古本以心複出亦誤

變民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甿載芟正義引作甿可證

甿猶懵　閩本明監本毛本甿誤氓案正義引懵懵可依其本書之字不煩經注者此類是也或於下音字異音義同或不言者省耳皆不可據經注及正義上下文改之○按白帖引周禮作氓凡詩禮作甿者唐時最俗本耳孔沖遠所據周禮故作氓也

郭璞云敦孟也音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頓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如此○按音頓二字亦景純語今俗本爾雅刪之

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遷作賄案賄字是也

無食桑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葚本又作椹音甚考正義本是椹字見下五經文字云椹詩或體以爲桑葚字亦其證泮水經作黮鄭用字不畫一之例

吁嗟鳩兮無食桑椹　明監本毛本椹誤葚案正義椹字凡八見十行本皆從木閩本亦然是正義本作椹字也此傳椹爲葚而正義下易爲葚而說之者鄭以椹爲正字不以椹葚爲古今字也考文及補遺皆不載亦如郭忠恕佩觿以爲桑葚字不當用鈇椹字耳凡山井鼎物類以爲誤者則不載其例如是

而女思於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思當畏字誤是也

隕惰也　小字本相臺本惰作隋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惰是誤字考文古本隋作墜采正義其實賁而隕墜而誤也賁而隕墜正義取王肅述毛語爲說耳非傳作墜

幃裳童容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幃作帷考文古本同案帷字是也經傳皆是帷字箋當同小字本傳亦是幃皆誤正義於箋引周禮注而說之則用幃字順彼文耳不當據改其說經傳自作帷標起止云傳帷裳

泮坡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坡作陂案釋文云坡本亦作陂考正義云故以泮爲陂傳云陂漯陂障是陂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是其本作陂標起止云傳泮陂當誤也

總角之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宴如字本或作丱者非正義云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考羔裘傳宴鮮盛貌此義當與彼同釋文正義皆不從或本是也○按鄭羔裘作晏鮮盛貌非宴字也宴不得訓鮮盛

信誓旦旦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旦旦然又云定本云旦旦猶怛怛考釋文云旦旦說文作悬悬說文心部怛下重文云悬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悬悬是許本毛詩經字作悬也鄭箋之本字與許異經字作旦傳同而旦鄭悬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款誠字爲旦義乃爲悬實與許未嘗不合也定本改悬用怛又以爲傳始有此字乃去傳然一字而以猶怛怛附益之皆誤之甚者也考文古本作信誓旦旦然猶怛怛也本作旦旦猶怛怛然無信誓二字皆采正義而又皆誤

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耳當作爾其說是也傳云旦旦然箋云旦旦爾然爾一也考文古本作爾因二字不別而偶合

曾不念復其前言　相臺本同小字本念復作復念案正義標起止箋曾不復念其前言云今定本曾不念復其前皆俗本多誤

則我而已焉哉　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亦案所改是也

注云故髮結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收案收字是也

變本言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忘形近之譌

○竹竿

遠兄弟父母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作遠父母兄弟毛本初刻遠兄弟父母後改從相臺本案相臺本誤也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段玉裁云從唐石經今本誤則非韻見六書音均表

○芄蘭

合爲二之道　[illegible]毛本二作一案一字是也

無之亦下二句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禮誤非也此無字是刺之誤

刺之而言容璲之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遂傳箋同正義作璲遂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君子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以案以字非也正義云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又云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皆其證

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延字衍也釋文云恆蔓於地本或作恆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考正義云恆延蔓於地乃自爲文以延蔓說蔓非其本有延字也延在蔓上亦其證矣各本皆誤當正之

然其德不稱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正義說傳云而內德不稱說箋云而內無德以稱之是與定本不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而內德不稱考文古本服作副下有也字未見所出

玦用正玉棘若擇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檡誤擇以儀禮考之浦校是也

○河廣

前貧後富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貧下浦鏜云脫賤字以大戴禮及家語考之浦校是也

杞伯姬來婦 案婦當作歸

亦喻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亦字義亦通考下箋云行不終朝亦喻近乃亦此箋非此箋亦上喻狹當以定本爲長

○伯兮

至不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反下當有爲字唐石經以下各本皆有此字也

則傑爲有德故云英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桀注同正義作傑傑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戈柲六尺有六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柲誤秘是也

諼草令人忘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作諼草令人善忘故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若傳已云忘憂則生疾危身人所共曉何煩更箋乎釋文云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諼草毛傳云諼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正義說此傳云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此正義本忘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忘憂者以鄭說爲毛說凡正義以爲毛鄭不異者其自爲文每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諼下云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皆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幷取正義自爲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各本皆誤當正之考文古本作善忘憂采釋文正義仍誤存憂字

洗南北直室東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隔誤西以士昏禮記注考之是也

背名爲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背作皆案所改是也

○有狐

所以育人民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人民又云所以蕃育人民釋文云所以育民人也本或作蕃育者非正義云所以以蕃育人民其本當有蕃字但未有明文耳人民以作民人爲是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爲蓼莪序云民人勞苦摽有梅傳亦作民人此序當同釋文有誤作人民者今正誤後考證考文古本作民人采摽有梅傳

厲深可厲之者 小字本相臺本者作旁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旁字是也者是誤字考文一本作傍此誤采他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木瓜

其畜散而死三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死作無案今當作其畜散而無育浦鏜云育誤分爲三月二字是也

瓊玉之美者瑤佩玉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瑤下云佩玉名正義云瑤是玉名又云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瑤故知瑤佩玉名段玉裁云此傳石誤爲名久矣佩玉石者佩玉納閒之石也雜佩釋之佩玉有琚瑀以納閒琚瑀皆美石也鄭風正義釋文皆引說文瑤佩玉名名亦石之誤瓊爲玉之美者故引伸凡石之美者皆謂之瓊

結己國之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結己國以爲恩也一本作結己國之恩也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爲采釋文

酸可食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酸誤酢案此依今爾雅注改耳

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石考正義下文云瑤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石瑱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則玖非全玉也據此則正義本唯瑤佩玉名作名其瓊瑤美石瓊玖玉石皆作石故云三者互也互謂玉名美石玉石相互也若是瓊玖玉名則與瓊瑤佩玉名同與瓊瑤美石別而三者不復互矣亦不當引傳玖石次玉而說之也今正正義瓊瑤美石不誤而瓊玖玉石及玖言玉石二石字皆誤爲名所當正也

瓊瑤美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瑤下云美玉也說文云美石正義作美石見上段玉裁云正義是也說文瓊琨瑤皆石之美者玉爵瑤爵爲等差在周禮禮記

瓊玖玉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玖下云玉名字書云玉黑色段玉裁云此玉石之誤王風傳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次玉黑色者玉石見楊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今考正義本作玉石見上

二百四句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四作三案四字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一）〔十二〕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illegible]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illegible]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illegible]七[illegible]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爲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illegible][illegible]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之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正義曰禹貢云荊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荊山而至于河[illegible]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城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illegible]南境[illegible]○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爲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尙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爲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序文彼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殷頑民於成周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湦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國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晉語[illegible]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驪山國語言於戲則是戲山[illegible]下有地名戲亭韋昭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云[illegible]之處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遂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爲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爲雅[illegible]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紛以實惠故[illegible]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卽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崩唯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illegible]離言鎬京致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居中從可知兎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錯亂換處失其次耳兎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序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爲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兎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爲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離如字說文作稷過古臥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蒲皇反徨音皇鎬胡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

【疏】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爲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爲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顚墜覆致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周室顚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爲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敍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爲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顚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敍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爲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鄭知王城謂之東周者以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
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
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
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國語註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
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猶下之辭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成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政
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爲國風焉○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彼彼宗廟宮室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
無所愬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搖音遙愬蘇路反知我者謂我心憂箋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箋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
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云遠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蒼本亦作倉采郎反爾
雅云春爲蒼天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昊胡老反夏爲昊天旻密巾反閔也秋爲旻天○[redacted]彼黍至人哉○正義曰鎬京宮室毀壞其地盡爲禾黍大
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速去遲遲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
無所告訴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歸乃訴之於天
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丘墟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傳彼彼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爲
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彼稷正謂黍稷爲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箋宗廟至尚
苗○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鄭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
云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謂禾未秀出事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遲故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
時也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
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傳邁行至所愬○正義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遲遲也釋訓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
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故爲憂思無所愬也○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
以爲行箋又訓經之行以爲道也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道也○傳悠悠至蒼天○正義曰釋詁云悠遠也故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
詩人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
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也
有成文不知出何書稱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
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
所宜無所謂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

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昊天不弔非秋也玄之閔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
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
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
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昊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
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愼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
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箋此亡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
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
亦傷於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爲雅耳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爲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時
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穗音遂更音庚○行邁靡靡中心如醉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
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redacted]傳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狀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難乃旦反下注同風福鳳反
[redacted]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
句是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箋云曷何也君子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曷何末反雞
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鑿牆而棲曰塒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
者乃反不也○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塒音同爾同玉篇時理反鑿以棲雞鑿在各反音許又反雅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箋云
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redacted]傳鑿牆而棲曰塒○正義曰釋宮文也又云雞棲於杙爲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爲雞作棲曰塒君子于
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佸會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佸戶括反說文口括反韓詩至也雞棲于桀日
之夕矣羊牛下括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括古括反弋本亦作杙羊職反或音羊特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箋云
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遠于萬
反[redacted]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爲祿仕苟安全己身遠離禍害已不
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之此敘其相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箋祿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爲祿食而仕今言祿

仕則是止爲求祿故如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此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云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簧音黃

其樂只且

箋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事閒且子餘反又作且七也反

【疏】君子至只且○毛以爲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己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由爲從爲異餘同○傳陽陽至之樂○正義曰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覆下傳云陽陽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知樂也簧者笙中之金薄簧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竾簧則簧似別器者使於竽笙竾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知此非竽竾而必以爲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處禮云大笙笙簧言大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笙鄭非竽[illegible]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樂國君以明天子諸侯略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箋由從至官職○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俱是謂爲自是由得爲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己故易傳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招己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趙商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爲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嘗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官實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能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夾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箋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

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箋云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音遙翿徒刀反敖五刀反遊也纛徒報反沈徒老反俗作纛翳於計反燕本又作宴於見反

其樂只且

【疏】傳翿纛也翳也○正義曰釋言云翿纛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又云纛翳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然則翿訓爲纛纛所以爲翳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屯徒門反戍東遇反守也韓詩云舍也思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朔○

【疏】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思焉○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思配而歸之○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此刺平王不撫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別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小雅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爲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見爲楚所滅故知迫近彊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

興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於下民○薪音新激經歷反湍吐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己亦同○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箋云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懷安不得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

【疏】揚之水至歸哉○毛以爲激揚之水豈不能流漂一束之薪乎言能流漂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王旣不撫下民又使致敎顧辭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儀當勞者自我之來日月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微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爲怨鄭唯上二句爲異餘同○傳興也揚激揚○正義曰激揚湍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文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子則此亦不與傳同以荆與家○箋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俱欲歸止是欲得歸安此意不與我戍申之下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思者思其家但無怨王政不均使其在家處者逸己獨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

楚木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甫諸姜也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疏】傳甫諸姜○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故傳言甫諸姜許諸姜皆爲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亦猶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

蒲草也箋云蒲蒲柳○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成許相協蒲柳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許諸姜也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疏】箋蒲蒲柳○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陸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罐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蓷吐雷反韓詩云茺蔚也廣雅又名益母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穀不熟饉音覲饑不熟

【疏】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谷有蓷詩者言閔周也平王之時民人夫婦之恩日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遂室家相棄耳夫婦之重遭遇凶年薄而相棄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喻夫恩薄厚蓷之傷於水始則濕中則脩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夫之遇己用凶年深淺爲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初而嘆次而嘯後而泣既嘆而後乃嘯嘯亦輕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辭故以爲篇終離或逆或順各有次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興也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箋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鵻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鵻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暵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illegible]又作灘皆他安反鵻音隹爾雅又作萑音同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云鬱也廣雅云暵也

有女

仳離嘅其嘆矣仳別也箋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嘅然而歎傷己見棄其恩薄○仳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反字林父几反罪二反嘅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艱亦難也箋云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疏中谷至難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蓷草爲水浸之然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疏薄矣蓷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爲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爲其夫薄之故情疏而絕恩既疏薄棄至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己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傳蓷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萑蓷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說文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蓷蓷也然則由其死而至於乾燥以暵爲其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蓷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傳水爲喻○傳仳別○正義曰以仳與離共文故知當爲別離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脩且乾也○脩如字本或作蓨音同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條然歗也○歗本又作嘯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箋云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中谷有蓷暵其濕矣蓷遇水則濕箋云蓷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爲厚薄○徒如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泣貌○啜張劣反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復扶又反

疏箋離之薄厚○正義曰以水之浸草當先濕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濕故知喻君子於己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己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爲薄厚也言其薄自淺己空假凶年爲辭也○箋及與至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爲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自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謂也○背音佩樂沈音活又音洛注同覺古孝反又如字下同

疏兔爰三章章七句至生焉○正義曰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結連禍乃興師出伐諸侯諸侯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爲魚麗之陳以當蔡衛陳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中肩自是師矢傷王身此言師敗止謂王師敗耳據鄭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敗則知此云傷敗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生之事章有二句言王政有緩有其子亦爲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躁七刀反本亦作操沈七感反今作躁與箋義合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

我生之初尚無爲尚無成人爲也箋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罹憂吪動也箋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罹本又作離力知反吪本亦作訛五戈反長張丈反大音代賀反

疏有兔至無吪○正義曰言有兔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雉離於羅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爲政有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蹙者則急此言王爲政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言其賞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傳爰爰至不均○正義曰釋詁云罹憂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曰爲飛鳥張羅以爰之此經兔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幾並得通○箋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尚得爲庶幾也易云庶幸也幾覬也是庶幾者幸覬之意也以傳云尚無成人者爲成人之所爲正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傳吪動○正義曰皆釋詁文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罦覆車也○罦音浮郭云今之翻車大網也覆芳服反車赤奢反我生之初尚無造造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疏傳罦覆車○正義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罬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孫炎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罿罬也○罿昌鍾反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字林上凶反罬張劣反郭徐姜雪反穴反爾雅云罬謂之罦罦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庸用也箋云庸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聰聞也箋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藟力軌反似葛廣雅云藟藤也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疏葛藟三章章六句至族焉○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親之故王族之人作此詩以刺王也此敘其刺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箋九族至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歐陽說取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爲同姓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閒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當自異姓其姓其服皆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則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者非棄高祖之身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崖曰滸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厓五隹反滸呼五反長張丈反下同涯本亦作厓同魚佳反施始豉反下同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辭○遠

子萬反又如字注下皆同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疏】緜緜至我顧○正義曰緜緜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在河之滸得河之潤故也以與子孫長而益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九族之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恩施於我是我謂他人爲己父也謂他人爲己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己與他人無異同實王無父之恩也○傳水厓曰滸○正義曰釋水云滸水厓李巡曰滸水邊地名厓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涘厓也○涘音俟涯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王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箋云有識有也【疏】傳涘厓○正義曰釋丘云涘爲厓李巡曰涘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也○箋王又無母恩○正義曰又者亟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恩也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漘水隒也○漘順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不漘旁從水郭云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漘不發聲也隒魚檢反何音檢爾雅云重甗隒郭云形似累兩重甗上大下小李巡云隒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呂恬理炎二反廣雅云溓清也與此義乖○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箋云不與我相聞命也【疏】傳漘水隒○正義曰釋丘云夷上洒下不漘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漘孫炎曰平上陗下故名曰漘不行者蓋衍字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漘卽使漘也釋山云重甗隒孫炎曰山基有重岸也隒是山岸漘是水岸故云水隒○傳昆兄○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使所吏反下竝同【疏】采葛三章章三句至讒也○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旣以葛蕭艾爲喻因以月秋歲爲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爲次也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箋云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疏】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采葛草以爲絺綌以興臣有使出而爲小事令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令日久情疎爲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傳葛所至讒矣○正義曰言所以爲絺綌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多過小事當無怨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唯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憂懼於讒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祭祀箋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共音恭○【疏】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蒿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旣奠然後爇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喻大事使出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所以療疾箋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艾五蓋反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大車三章章四句至訟焉○正義曰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陵陁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實大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菼薍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檻胡覽反毳尺銳反冕名菼吐敢反鵻本亦作騅音隹蘆力吳反薍五患反行下孟反繢胡妹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云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禮與音餘○【疏】大車至不敢○正義曰言古者大夫乘大車而行其聲檻檻然身服毳冕之衣其有青色者如菼草之色○然乘大車服毳冕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傳大車至決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車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體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之狀故爲車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菼草釋言文郭璞曰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菼以衣冠比菼色故先解菼色又解草言菼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菼薍孫炎郭璞皆以蘆薍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薍爲一草此傳亦以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徒以蘆菼爲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爲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卿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還其使出於封畿則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刺之耳○箋菼薍至如騅○正義曰菼薍釋草文以傳解菼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封謂爲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爲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宜以入仕爲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爲卿子男入爲大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爲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爲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故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諸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菼者以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爲之裳則刺繡爲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騅故傳如菼色言毳衣之畫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繢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繡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繢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繢之事則繢繡畫之也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繢明畫爲繢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爲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爲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

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繡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績絺冕則衣亦絺也如繡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以是繡繢皆五色其有者如雜其赤者如顏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黃為雜繡以黃為繡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雖復似從傳發其疑而問之鄭答云雖為青非草名薍亦青故其青者如雖〇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啍啍重遲之貌璊赬也〇啍他敦反徐又徒孫反璊音門說文作璊云以毳為罽也解此璊云玉赬色也木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赬勑貞反赤也〇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疏】傳啍啍至璊赬〇正義曰啍啍行之貌故為重遲上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郭璞云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為赬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闕於古禮〇皦本又作皎古了反壙苦晃反別彼列反

【疏】穀則至皦日〇正義曰言古之大夫聽訟也非徒不敢淫奔又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聞我此言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闇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〇傳穀生至為一〇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貌故為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入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穴者死則神合同而為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為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

【疏】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至是詩〇正義曰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為去治賤事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〇箋思之至見之〇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復見己之來食謂己得食之故以思之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食為施子國復來我乃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思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嘗先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實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弈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之子亦謂子嗟耳〇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賢〇墝本亦作磽苦交反埆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遶此從孫義而稱耳

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〇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〇施如字伺音司閒音閑又如字〇

【疏】丘中至施施〇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親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墝埆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留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其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遠述其行使留氏之子嗟將來之時施施然甚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〇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墝埆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留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留氏之子嗟其將欲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己閔其放逐賢其修義冀來見己與之盡情〇傳留大至所治〇正義曰賢人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使留之子與易辯顏氏之子其文相顯故知劉氏大夫氏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辯丘云非人力為之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墝埆之處墝埆謂地之嗟傳者也傳據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箋下章李也箋言墝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來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草木實俗本不同也〇箋子嗟至為實〇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即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賤職之處故易傳以為去治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致賢卑則能使墝埆生物所在則治理是其所以為實也〇傳施施難進之意〇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為舒行由實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為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〇箋施施至之貌〇正義曰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實其復來故易傳以為伺候閒暇獨來見己之貌此章欲其難來見己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〇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〇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己得厚待之〇食如字一云鄭音嗣復扶又反〇

【疏】傳子國子嗟父〇正義曰毛時書傳記無文有所據來耳毛氏何以知之〇箋言子至世賢〇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〇傳子國至得食〇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〇箋言其至待之〇正義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己言其得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己來至己家己得厚禮以待之思實之至欲飲食之也〇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己而遺己也〇貽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〇

【疏】傳玖石至美寶〇正義曰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〇箋留氏至遺己〇正義曰箋亦以佩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實望其來敬己而遺己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己己得食之言己之待留氏此章留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留氏之子敬己是思者與留氏子情親故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非與其父為朋友孔子謂子路臧武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王城譜

是殷頑民於成周也 明監本毛本是下有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至於夷厲 案至上當有闕

遂殺幽王厲山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驪誤厲非也考漢書匈奴傳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亦作麗正義所引周本紀當如此大小雅譜正義引同采菽正義引作驪當是後改

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咎 案毛本其作共

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體字句絕猶字當在貶之而作風上卽由字也浦鏜校移猶字入而云句中改作猶非也又山井鼎考文云宋板此作也屬上其實不然當是剜也凡十行本俗改非一考文所載不誤者俱從之唯誤者出焉

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言當爲作雅猶貶之而作風譜所謂其詩不能復雅也黍離箋同又正義云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云云亦其證與頌全不相涉衍也猶字錯在上皆當正之

○黍離

而同於國風焉 各本此下更無注案釋文云崔集注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正義標起止云至風焉是正義本亦無詩譜稱之王城譜則王字謂東周之國崔集注妄增九字非鄭意

故爲憂思無所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愬當作訴正義作訴上文可證傳作愬標起止可證愬訴古今字正義所易也此一字不知者改耳餘同此

古詩人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當作時桑柔正義引作時可證今爾雅疏亦誤爲詩

○君子于役

君子于往行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于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衍

羊牛從下牧地而來 閩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羊牛倒案倒者誤也二章經文別本亦或倒但唐石經以下至毛本皆不誤故不更出凡各本皆不誤唯別本乃誤者如何彼穠矣不可畏也求爾新特家伯維宰如彼泉流愛其適歸以篤于周祜降予卿士及此羊牛下括幷胡然厲矣假樂君子天降滔德彼徂矣既右饗之等皆不更出因經注本及注疏本固未嘗誤不煩正也

○君子陽陽

翿纛也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標起止如此考文古本翳上有纛字考正義引爾雅翿纛也又引纛翳也然後說之云故傳幷引之正說傳用爾雅而去其一纛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按纛从毎正字也纛从毒俗字也說見五經文字爾雅釋文

○中谷有蓷

葉似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萑誤萑考爾雅注是也

華注節間 案注當作生

皆云蓷䕡是也 明監本毛本䕡誤藺案藺見司馬相如賦漢書作藺閩史記作藺閩

說文云蔉緌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緌作綏案皆誤也浦鏜云䅖是也

徒用凶年深淺爲厚薄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厚薄作薄厚案薄厚是也正義中薄厚字凡四見又標起止云至薄厚皆其證閩本以下幷標起止亦改而倒之誤甚

箋離之薄厚 案離之下當有至字

○兔爰

國危役賦不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危當作內以六字爲一句

秋又取成周之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粟傳作禾

是諸侯背也 明監本毛本同背下有叛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言形近之譌

有急者有所躁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義並得通釋文云操七刀反本亦作懆沈七感反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此箋取莊三十年公羊傳文今彼文作操蹙鄭考工記注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操之爲己戚矣此箋當亦本是操戚其或作躁蹙者卽操戚之別體皆上讀七刀反下讀子六反正義所謂義並得通也若本又作懆讀爲七感反下讀爲七歷反則誤作慘慽二字之音失之矣沈重非也又見江漢箋

庶幾服釋而無勤耳 案毛本服作於

易云庶幸也幾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注形近之譌

造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僞作爲考文古本同案爲字是也○按古爲僞通用如人之爲言亦作人之僞言左傳爲多訓僞

○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釋文云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謐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考此是集注定本釋文本皆誤以皇甫謐所改入毛鄭詩

亦無顧眷我之意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顧眷作眷顧案眷顧是也又見碩鼠箋

王又無母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王又無母恩也一本作王后正義云定本及諸本又作后釋義亦通考此文當屬箋今脫去句首箋

云二字遂屬之傳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箋王又無母恩是其證且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文安得云又哉各本皆誤當依正義正之定本及諸本作王后者尤誤此但刺王不刺后若分首章父爲王二章母爲后則三章昆之所指不應不見於傳箋也正義云亦通非是

滸水厓也　小字本相臺本滸作滸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此非釋文所云詩本又作水旁厓者也乃釋文滸爲滸也誤涉耳正義標起止以下及各本皆作滸可證

不行者盡衍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行衍字是也爾雅疏郭取此正無行字

○采葛

釋草云蕭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萩誤荻下同考爾雅釋文蒲萩是也餘同此

王氏云取蕭祭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氏當作生民形近之譌蕭正義可證

○大車

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蘆力吳反正義云此傳菼爲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說以蘆亂爲一也案實云當字訛當爲萑菼蘆乃萑葦二物未秀之名混爲一者非說文菼之初生可證毛傳轉寫之失見毛鄭詩考正

如菼草之色○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衍

毳衣虎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蜼誤雉是也

周禮雖今彝　閩毛本今作合案合字是也

○丘中有麻

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云丘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釋文云埆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是定本遠字亦從孫義但又埆遠複出無之處爲異

將其來施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施施如字正義標起止云丘中至施施考顏氏家訓引傳及箋云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然則今毛詩釋文正義及各本皆作施施者或由顏說定之也經義雜記以爲經文一字傳箋重文引鄭谷風有光有潰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二）

（十三）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〇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鄶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〇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實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既譜鄶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鄶之事又云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〇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己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〇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鄶爲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〇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鄶爲鄰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修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鄶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鄭邑者皆公侯之國而備邑也〇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〇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閒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驗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虢鄶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鄶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鄶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鄶然寄帑賄於虢鄶亦從而爲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比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鄶爲大故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奇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效鄭伯在邢侯之上晉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華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語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爲則鄭都在鄶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鄶譜亦云則鄶鄭同地而云鄭非鄶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鄶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鄶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鄭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鄶都也鄶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實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鄶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故數雖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書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虢鄶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鄭鄭舊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之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均然在畿外故繆衣傳曰鄭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鄭人也鄭雖非畿內不通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實與周畿之內武公又作土國人官之鄭之變風又作〇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鄭代爲司徒故得稱平王以東遷是先爲鄭土後并十邑但鄭先號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鄭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襄公卒子文公踐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爲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忽所美非實權臣擅命忽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篡之時國人欲以鄭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要業宜是初田事也于東門之墠風雨之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人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嘗突前篡詩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前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緣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叢錯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〇緇側基反　【疏】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〇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

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為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害也○箋父謂至其宜○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為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美言父子所以咸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鬭陰禮謂男女之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民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勑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勸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隩國人美君有德能任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為風蘇公之刺暴公召南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為雅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 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敝本又作弊世反朝直遙反下同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適之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箋云卿士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館古亂反粲七旦反飧也飧蘇尊反廬力於反飲於鴆反食音嗣【疏】緇衣至粲兮○毛以為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為之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令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令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子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改受之也○鄭以為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敝我願為君改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為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為之也○傳緇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為黑色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稱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緇衣之宜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敝則更願王為之令常衣此服以武公繼世為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緇衣至弁服○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為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對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彝與云闕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稱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傳適之至采祿○正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為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為舍也粲餐釋言文鄭覆曰今河北人呼食為餐謂餐食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故其授粲之粲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粲也○箋卿士至飲食○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使言諸曹治事處也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粲則還有所至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粲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還選所至國人授粲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卿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至人以之為禮伐柯言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好猶宜也箋云造為也【疏】箋造為○正義曰釋言文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蓆大也箋云作為也○蓆音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疏】傳蓆大○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皆同勝音升祭側界反使放此為吐丁反好呼報反【疏】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末亂之前失為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者謂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為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而數愛之甚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與師伐之是致大亂大也○箋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驟仕救反狠度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箋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段將此一將字如字與音餘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箋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仲

子至可畏○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令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數諫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傳里居至木名○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爲居也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無踰我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檵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箋祭仲驟諫之○正義曰以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王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諫出於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爲其諫非一故言初諫曰以爲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諸之切箋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公子呂之言故此言引之以爲祭仲諫○箋懷私至得從○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有妻氏之行云懷與安實敗名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爲懷私之義故以懷爲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遺言尙存與母連言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牆垣也桑木之衆也○垣音袁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諸兄公族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檀徒丹反木名彊其良反一音居良反韌本亦作刃同而振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刃爲是案系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紉秋蘭以爲佩是也【疏】傳園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檕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檕迷檕迷尙可得駁馬檕迷一名挈檻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檻先殫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繕之言善也甲鎧也○繕市戰反善也說音悅鎧苦愛反【疏】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箋繕之至甲鎧○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

叔于田巷無居人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巷學降反大音泰後大叔皆放此

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箋云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洵息遵反【疏】叔于至且仁○正義曰此皆悅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傳叔大至里塗○正義曰左傳段下篇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私過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故云田取禽也丰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之途道也○箋洵信至又仁○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仁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是

叔于狩巷無飲酒

冬獵曰狩箋云飲酒謂燕飲也○狩手又反獵力輒反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疏】傳冬獵曰狩○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

箋云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箋云武有武節【疏】箋郊外至乘馬○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乘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也夾輈兩馬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旣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箋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使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爲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爲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而勇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疏】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衆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爲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襢裼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擧是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

叔之從公田也○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乘乘上如字下繩證反後倣例爾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在旁曰驂○組音祖中作仲反

叔在藪火烈具擧

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列人持火俱擧言衆同心○藪素口反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

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也○襢本又作袒音但素歷反搏音博

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狃習也箋云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將七羊反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狃女九反復符又反下同【疏】大叔至傷女○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馬叔馬旣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之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擧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擧火叔於是襢去裼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猶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愼之若復爲之其必傷汝美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鄭唯以狃爲復餘同○傳叔之從公田○正義曰下云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傳驂之至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御轡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言旣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之言象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有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傳藪澤至具俱○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禽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貴之所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藪故云禽之府傳烈釋之烈火烈擧爲火猛此無所取爆義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熖之具備即偕俱之義故爲俱也○傳襢裼至搏之○正義曰襢裼肉袒釋訓文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傳狃習○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爲復

叔于田乘乘黃

四馬皆黃

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上襄如字行戶郎反夾古洽反

叔在藪火烈具揚

揚揚光也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

忌辭也箋云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忌注作己同音記下皆同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磬苦定反控口貢反騁敕領反【疏】叔于至送忌○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旣善射矣又善御矣

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住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
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illegible]亂而公不禁故刺之○箋兩服至次序○正義曰小戎云騧是中騧驪是驂驂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
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驂驂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驂故知上驂者言衰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驂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驂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
服馬驤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斬○傳揚揚光○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傳騁馬至曰送○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
之下中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止馬謂之控是古遺籍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如從禽

今叔于田乘乘鴇驪白雜毛曰鴇○鴇音保依字作鴇驪力馳反兩服齊首馬首齊也兩驂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慢遲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數本又作慢莫晏反抑釋掤忌抑鬯弓忌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箋云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掤音冰所以覆矢也馬云蓋丸弢也

杜預云櫝丸箭筩也鬯敕亮反弢吐刀反【疏】叔于至弓忌○毛以爲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鴇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
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掤以覆矢矣抑者叔鬯以叔發弓矣
既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爲異餘同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傳纏自雜毛曰鄭○正義曰鄭音文郭璞曰今呼之爲鳥
驤○傳慢遲罕希○正義曰以慎慢者必遲緩故慢爲遲也罕訪云罕希也是罕爲希也○罕希所至弢弓○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
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或說犢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掤爲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掤所以覆矢
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弢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弢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克一本作魁好呼報反注同惡烏路反下同遠于萬反將子亮反禦魚呂反注同翱五羔反【疏】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清
人詩者刺文公也文公之時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爲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遠值有狄使衛鄭與
衞鄭國[illegible]以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竟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翱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不召軍衆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
有臣公子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逐臣不以道退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爲
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三章唯言其師旅翱翔河上之事國序則具說翱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箋
好利至使衛○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
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

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也○介音界旁補彭反王云彊也駟四馬也一本[illegible]介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酋矛夷矛各有畫飾○矛英侯反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
楚五湖之間謂之鍦鍦音蛇或謂之鋋鋋音蟬或謂之鏦鏦音錯江反其柄謂之矜矜鄭音巨巾反重直龍反往下同英如字沈於耕反音在由反【疏】清人
至翱翔○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以去無所防禦克乃使四馬被甲駕駐遨遊旁旁然不息其事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
之上於是翔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刺之○傳清邑至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棄欲
[illegible]明在鄭衛境上言翱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頑梟云遠彼築郊亦謂境爲之河上
下言消軸傳皆以爲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
亦英飾○正義曰重英有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有爲不得已之義下與爲武貌陶陶爲驅戎互相見也○傳重英
朱染爲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箋二矛至重長○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
名也曾夷長也是矛長有二等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黨狄于境是守國之兵宜有長矛也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矛與重弓共
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曾柔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
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鷸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荷音何謂刻矛頭爲荷鷸相重累也沈胡
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科字又作矜同巨巾反沈又居陵反近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劒削各也方言云劒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閒謂之室此言室
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疏】傳重喬累荷○正義曰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
綴故謂之重喬傳解釋高之意故言累荷侯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喬矛至毛羽○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鞞孔裹
十年左傳云旃以旌夏杜預云析羽爲旌栽於表識其行列然則表識者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爲矛之柄近於上頭及室之題當之下有物以
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鵝毛
精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軸音逐地各陶徒報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講兵
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謂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
巳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抽勑由反說文作陷他牢反云抽刃以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疏】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毛以爲
高克閑暇無爲逍遙河上乃左迴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爲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
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傳左旋至容好○正義曰毛以左右中總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
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爲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爲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陽也陽主生將軍有
廟勝之策左將軍以上貴不敗績之言則此亦以左爲陽故右左旋在左○正義曰箋以左右爲相敵之言傳以左爲軍之左旋爲右人之右手於

事不類故易傳以爲一事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運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閟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籍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閒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鄭譜

又云爲幽王大司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衍云字非也譜以上說京兆鄭縣以下說河南新鄭故以又云爲更端之辭山井鼎考文載宋版又云作桓公出於臆改其板自是俗書無足論者盧文弨亦取改此文失之矣

桓公臣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史記臣作曰是也

斬之蓬蒿藜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藋誤翟是也

子文公踶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踶傳作捷是也此據世家

是突前簒之箋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作初案皆非也當作事上下文可證

宜是初田事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田作年案皆非也田當作日形近之譌

○緇衣

粲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飧蘇尊反在粲字後館字前是釋文本餐作飧正義云粲餐釋言文考爾雅與此傳意同皆謂粲爲餐假借釋文本誤

在天子宮小字本相臺本宮上有之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剜入考文一本同案有者是也

而言予爲子授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予誤子是也

非民所能改受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授誤受是也

又再染以黑乃成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上浦鏜云脫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九字考周禮注是也此以黑複出而脫去

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卿誤鄉是也

周緇衣卿士所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周作則案所改非也周當作明形近之譌

○將仲子

是致大亂大也閩毛本下大字作國案國字是也

君將與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正義本今無可考

四牡傳云杞枸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考彼傳及爾雅皆是檵字此繼字當誤

矣則祭仲之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矣或然字之誤屬下是也

實敗名病大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敗名二字當衍此引晉語實病大事或記左傳敗名於傳遂誤入患處者華正義引實病大事不誤

圍所以樹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樹誤種案正義云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是自爲文不當據以改傳

檀彊韌之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韌作忍案釋文云忍本亦作刃同而愼反依字韋旁刃此今假借也考采薇箋堅忍白華抑箋柔忍皇皇者華傳韌忍字皆作忍周禮土訓考工記二釋文亦可證是此傳本作忍字因正義自用韌字不知者乃取以改也又考文古本作紉采釋文所載沈重說及采薇改作紉白華采所易今字作韌皆非也舊釋文韋字誤今正見後考證

木旁作刃閩本木當作韋

故云彊韌之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忍正義作韌忍韌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駁馬梓檎閩本明監本毛本檎作榆案榆字是也晨風正義引作榆

○大叔于田

叔多才而好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正義云襢裼暴虎是好勇也下文云好勇如此是與或作本同

大叔于田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傳女下文云毛以爲田大叔往田獵之時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援序入經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將叔無狃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毋本亦作無正義本今無可考

然則藪非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當作澤上下文可證

孫炎曰狃伏前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忕誤伏是也

欲止則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住誤往是也

乘一乘之騧馬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乘字誤乘騧誤鴇案經傳皆作鴇正義作騧鴇騧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

○清人

禦狄于竟閩本明監本毛本竟作境下言禦狄于境同案所改是也序作竟正義作境下文皆可證竟境古今字易而說之也考文古本序亦作境誤采正義所易之今字

駟四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駟介四馬也考文古本有介字采釋文一本此箋但說駟耳其介甲也已在傳矣一本誤○按毛傳文茵虎皮也謂文茵之文乃是虎皮也荷華扶渠也謂荷華之荷乃是扶渠也傳之例本如此後人有刪改遂至不畫一

使四馬被馳駈敖遊明監本毛本被下有甲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中軍爲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作謂考文古本同案謂字是也釋文以謂將作音可證

注云右陽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左誤右是也

（十四）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字或作求朝直遙反下及注同風福鳳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所謂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朝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之○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爲道說此一篇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子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長之○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峻侯如字韓詩云侯美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疏】羔裘至不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朝廷之上服羔皮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正義曰如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裘○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彩素尊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傳渝變○正義曰釋言文○箋舍猶至之等○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緣悅絹反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主也【疏】羔裘至司直○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以使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晏於諫反粲采諫反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彥尺證反【疏】羔裘至彥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皮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此人○箋三德至衆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能以剛能柔能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等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無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敎國子至德敏德孝德使乃德之大者敎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衆意○傳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士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摻所覽反擥所斬反袪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擥音覽袂面世反

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惡烏路反注同寁市坎反故也一本作故令使好也亦朝【疏】遵大至故也○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己循大路之上令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袪令君子若怨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令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傳遵循至袪袂○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虞袂之異數則道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摻字山音反譬訓爲數也擭字彙此遙反譬訓爲摩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注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祛爲袂之末喪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袂袪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晦人唐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傳寁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寁意之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

無我魗兮不寁好也魗棄也箋云魗亦惡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魗本亦作䰢又作𩴾市由反於善道音使魗好如字鄭云善也或作呼報反反【疏】傳魗棄○正義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魗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疏】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閒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未必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言不留色也○昧音妹警音景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尙爛爛然早於別色時○爛力旦反見賢遍反又如字蚤音早本亦作早別彼列反

將翱將翔弋鳧與鴈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弋羊職反鳧音符閒音閑繳音灼本亦作繳【疏】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成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卿子也此成子於是同與而將視夜之早晚明星尙有爛然早於別色時又弋射鳧鴈之屬爲賓客爲燕之具古之士好德閑暇無事而將翱翔之以習射事弋射早朝飲酒羣之客古士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爲之士者男子之大貌下傳言閒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雖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恆性使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節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也○箋明星至色時○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箋弋繳至燕具○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茀之言矰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矰畢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繳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繳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殺音又本亦作肴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

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偕音皆樂音洛下同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疏】弋言至靜好○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鴈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為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飯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禮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鳧鴈為加豆也陳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自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縣而唯言琴瑟者輕經之琴瑟有樂縣者亦有琴瑟故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琚音居佩玉名瑀音禹石次玉也衝昌容反獻如字儲直居反使所吏反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問遺也箋云順謂與己和順○遺尹季反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箋云好謂與己同好○好呼報反注同【疏】知子至報之○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正為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雜佩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玫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淋下云佩玉瓊琚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瑤玖與瑀皆是石次玉致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衡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玫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玖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箋贈送至之歡○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卿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書諸侯燕聘問之實與己之黨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古士備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非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愉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傳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鄭出己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太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同【疏】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為文故言鄭人既嫌敘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稱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為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後請妻者非文姜故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惑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字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指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為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者其身有實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實實長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實其大國長女為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歲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實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為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媯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為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為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為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讀之善自為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為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襛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槿音謹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佩有琚玖所以納間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洵恤旬反【疏】有女至且都○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翱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至木槿○正義曰士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婿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舜木槿云木槿櫬木槿榮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閑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亦以都爲閑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壻音細字書作婿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將將鳴玉而後行○將將七羊反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傳直專反

【疏】箋女始至代壻○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壻卽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行○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翱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蘇如字徐又音疏

【疏】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然○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踈又相如反菡本作歛又作莟戶感反萏本又作歛又作萏度感反菡萏荷華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傎本亦作顛都田反倒都老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覲子都乃反往覲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子餘反往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睹都杜反本亦作覩

【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實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矣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蕖其華菡萏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爲不宜也○箋興者至其所○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爲義故云且辭○箋人之至意同○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言則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觀美乃往觀惡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好色者同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往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狡古卯反

【疏】山有至狡童○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暴虐故刺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喻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被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文嫌爲一木故云松木以明喬非木名也釋草云紅蘢古其大者蘢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蘢是龍紅一草而列名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遊爲義○箋遊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言名龍耳而言遊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遊也今松言橋而龍云遊明取橋遊爲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橋松喻無恩於大臣遊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養臣非一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厚於大臣薄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觀子充而觀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蘀他路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臥反注下同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槁苦老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長張丈反稱尺證反

【疏】蘀兮至和女○毛以爲落葉謂之蘀詩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箋○傳蘀槁至後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傳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辭故以爲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君難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漂匹遙反本亦作飄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成也○要於遙反注同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權臣擅命祭仲專也〇擅善戰反【疏】狡童二章章四句〇箋權臣至仲專〇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事突之致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憂懼不遑餐也〇餐七丹反遑音皇暇也【疏】彼狡至餐兮〇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謀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己憂之甚也〇傳昭公至之志〇正義曰解呼昭公爲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〇褰起連反本或作騫非說文云騫衿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往下同更音庚【疏】褰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己〇正義曰作褰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己之辭以國內有狂悖之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稱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己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己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己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〇箋狂童至正之〇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于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義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己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〇溱側巾反褰初虔反揭欺例反又起列反難乃旦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〇鄉香亮反本亦作向狂童之狂也且狂行童昏所化也箋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〇且子餘反下同【疏】子惠至也且〇正義曰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益爲此狂行也是爲在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〇傳惠愛至水名〇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書涉之也〇箋子者至告難〇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己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鄭之長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旄丘云子之爲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曾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鄭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爲人爲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恒弒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使述孔子之意以爲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溱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〇箋言他至荊楚〇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是諸夏大國與鄭壤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有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荊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褎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爲諸國不思正己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任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己耳〇傳狂行童昏所化〇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爲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衆漸多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蓋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〇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事也箋云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疏】箋他士至上士〇正義曰傳言士事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案下行當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此卷誤脫

○丰

如濡潤澤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釋文以如濡作音亦有如字此傳潤澤正謂裘之潤澤也所以得如濡非訓濡為潤澤也正義所說是矣定本失之也皇皇者華箋云如濡鮮澤也亦其證○按裘不得云潤乃如潤耳潤澤正是濡訓定本是也

亦謂朝夕賢臣 案夕當作多

○遵大路

不寁故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考正義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標起止云遵大至故也是正義本作也

寁市坎反 案釋文校勘市當作币

說文摻字山音反擥 閩本明監本毛本字下有參字案所補是也山音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為參字作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山誤此

操字喿此遙反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遙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為喿字作音也此喿擥與上參擥皆二字連文

○女曰雞鳴

陳古意以刺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又云定本云古義無士字是正義本有士字也

箋德謂至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璜圭璧也 案說文圭作半按半字是也

佩玉有衡牙 案禮記衡作珩

諸侯佩山元玉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諸作公案此公字用禮記文改也

此章非是異國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作必案所改非也非當作自

○有女同車

而忽不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取正義作娶取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序作娶誤采此添忽字亦誤采此也下

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皆不誤閩本以下亦誤為娶餘同此

曰雍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姑誤始考左傳是也

佩有琚瑀所以納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女曰雞鳴正義引此傳作玖見上考女曰雞鳴傳云雜佩珩璜琚瑀衡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證其為佩則衡牙及珩引玉藻璜引列女傳琚引此經唯瑀獨無所據故先引說文瑀玖石次玉後引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琚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有明證不當合之而傳玖為瑀況夫作玖者是也

字書作玖之 案釋文校勘舉作瑀是瑀之誤小字本作瑀乃字有壞而改

後世傳其道德也 小字本相臺本其道作道其考文古本同案道字在其上者是也釋文以傳其道作音可證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在下又脫也字

此解鏘鏘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及經皆作將將正義作鏘鏘不易古字為今字而說之也例見前庭燎作正義將將作鏘鏘當是鏘知者依經注改之耳

○山有扶蘇

所美非美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是正義本然字當是人字標起止云至美然後改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山有扶蘇下云扶胥木也今考正義本亦然無小字也正義云毛以為山上有扶蘇之木又云毛以下章云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又云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皆不言小木至說鄭乃始云小木又云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散然有別可證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有一小字乃使人用經往本之有小字者誤添之耳段玉裁云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扶疏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疏為大木許氏扶作扶古疏胥蘇通用

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荷下華字衍也傳分說經荷華二字用爾雅文不應華字又錯見荷字解中正義云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文正無荷下華字是其本不誤○按非誤衍也說見鄭風清人

菡本又作欿又作萏 案釋文校勘云盧本欿作歛下萏字作萏云歛據渼陂音義改萏作萏據爾雅音義改案所改是也集韻四十八感欿菡萏歛四形可證

所美非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美作矣案所改是也下文云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是其證

扶蕖其其華菡萏 案衍一其字

醜人之至意同 案毛本醜作魗案魗字是也

山有喬松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喬作橋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橋字是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橋苦老反枯槁也考正義本是橋字此經毛作橋以為喬之假借鄭亦作橋與毛字同但以為槁之假借是其異耳釋文云毛作某鄭作某者所謂某者指傳箋之義不以指經字之形經字之形毛鄭不容有異也箋云槁松在山上以為假借不云讀為直槁詁釋中改其字也箋例每如此其釋文本亦作喬者乃依毛義改為正字耳非毛鄭詩皆文也考文古本作喬采釋文亦作本

傳以喬松共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喬作橋下以明喬非木也不取喬游為義同案喬字是也凡喬正義說傳者例用喬十行本皆未誤

此用毛義易字非正義本經作喬也

此章直名龍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草誤章是也

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槁作橋下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明監本毛本皆作橋案槁字是也凡正義說箋者例用槁十行本多失誤唯不應言槁游也一字誤作橋耳

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狂當作壯形近之譌

○蘀兮

和者當汝臣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是字案所補是也

○褰裳

復思於鄭閩思當作歸

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齊晉本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下文云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荊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也義亦通是正義本當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

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何字誤是

齊晉宋是諸夏大國上閩本明監本毛本是作衛案此非也宋當作本詳見

見子與他人之異有閩毛本有作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十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婚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妦缺丘悅反倡昌亮反和胡臥反【疏】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己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己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婿黨相對為稱則爾雅所云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婿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為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辭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謂婿家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親迎魚敬反下親迎同

悔予不送兮　時有違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稱而思之○為于偽反【疏】子之至送兮○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此時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為留者亦不得為耦由此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為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也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　昌盛壯貌箋云堂當為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堂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直庚反梱本作閫苦本反近附近之近

悔予不將兮　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疏】子之至將兮○毛以為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為棖將為送為異餘同○傳昌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於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如其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所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為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為毛說○箋堂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為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正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文次故轉堂為棖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棖謂之闕棖謂之楔孫炎曰棖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兩旁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之為棖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褧禪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衣錦如字或一音於既反下章放此褧苦迥反下如字禪音丹穀戶木反為其于偽反大音泰著陟略反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並同纁許云反袡如鹽反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叔伯迎己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豉反【疏】衣錦至與行○正義曰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己衣則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己衣服備足可以行嫁乃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彼○傳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行以嫁之事云己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箋褧禪至纁袡○正義曰玉藻云禪為絅絅與褧音義同是褧為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穀為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為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紂衣纁袡士昏禮云女次紂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袡也○傳叔伯迎己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己者也迎己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為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配耦之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墠音善依字當作壇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疏】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至奔者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猶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為刺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　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茹音如後篇同藘力於反茹藘茅蒐蒨草也後篇阪音反又符板反町吐鼎反又徒冷反茅蒐交反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不來則為遠【疏】東門至甚遠○毛以為東門之墠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藘在阪則為險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墠則易登茹藘在阪則難越以與為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為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近其人甚遠不可為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敘之以刺當時之淫風也○鄭以為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墠墠之邊有阪茹藘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墠茹藘在於阪上其為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為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己己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也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不為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偏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壇茹藘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謂婚姻之際會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姻之際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為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近草而生焉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下句言則甚遠故傳顯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與此傳文相通為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

○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藘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與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己家雖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藘可爲小難壇乃除地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傳邇近至則遠○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爲送近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嗜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行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噉徒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啗並同嗜常志反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疏】東門至我即○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難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與禮婦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乎男迎己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閒室家室之內生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己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喻者栗有美味人所嗜食而甘之言己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卽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閒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悅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淒七西反喈音皆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何夷說也箋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說音悅下同

【疏】風雨至不夷○正義曰言風雨且雨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至喈喈然○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傳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瀟音蕭膠音交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瘳勑留反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不爲于僞反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標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注傳云鄭人遊於鄉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教

【疏】子衿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鄭國至道藝○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鄉人游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學於學間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己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或作襟音非純章允反又之閏反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思責其忘己○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傳聲實寄反

【疏】青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子寧不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己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眥謂之襟李巡曰衣眥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嗣續至忘己○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己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思責其忘己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瓀本又作璠如兗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疏】傳佩至組綬○正義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爲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來見己耳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挑他羔反又勑彫反說文作叏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疏】挑兮至月兮○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習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爲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己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箋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疏】揚之水二章章

大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弒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殺意亦與此同

揚之水不流束楚

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漂匹妙反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猶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

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迋誑也○迋求往反徐又居況反許九況反

【疏】揚之水至迋女○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所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故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又多被殺故又誑之汝無信他人之言被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與箋○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之[illegible]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illegible]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違接間爲閡無臣之事毛興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說故爲此解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爭爭鬬之爭注同亹亡匪反又音尾[illegible]公子

【疏】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爲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者散則逃民人分散亦能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育其妻以妻爲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數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illegible]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耳故唯數後爲五爭也亦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思如字注[illegible]下皆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絶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同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illegible]于傑反難乃旦反

【疏】出其至我員○毛以爲鄭國之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illegible]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昔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爲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願忍絶昔樂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己之妻故心不存爾彼被棄女之中有謂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所多困急者衆非己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存乎相救急○傳縞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如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縞衣綦巾之男女也○箋縞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己謂詩人自己既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絶也毛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巾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闉音因闍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餘止奢反又音蛇荼音徒本或作奢音同劉昌宗周禮音奢音酉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且音徂爾雅云存也[illegible]子徐反○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娛本亦作虞

【疏】出其至與娛○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著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藘之女人是其舊夫妻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閔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己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藘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閔之○傳闉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亦言出其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闉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鄭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曾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箋闍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藘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色如荼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蔓音萬[redacted]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仲春之月也毛以爲君之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下經無所當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漙本亦作團徒端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婉於阮反邂戶懈反逅本亦作遘胡豆反[redacted]野有至願兮○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露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蓄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令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傳野四至盛多○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傳唯解文不言興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零落至夫家○正義曰禮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自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媒月故引以禮此爲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瀼瀼盛貌○瀼如羊反徐又乃郎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巾反下于軌反說文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士與女方秉蕑兮蕑蘭也箋云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蕑古顏反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泆音逸行下孟反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閒音閑處昌慮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訏況于反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樂音洛注下同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redacted]溱與洧至勺藥○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蕑蘭○正義曰陸機疏云蕑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傳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洧信至則往○正義曰洧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指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香草○正義曰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伊因○正義曰因觀寬閒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深貌○瀏音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箋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

○丰

謂之婚姻 閩本明監本毛本婚誤昏下同案此正義十行本唯昏時士昏禮昏字不從女是也其序注標起止皆作婚則婚者正義所易字

之黨爲姻兄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上有壻字案所補是也

悔予不將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予字唐石經磨改其初刻字不可知矣

士妻材衣纁袡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考士昏禮釋文本誤也唯本或作純不誤經云女大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純如字讀者則爲紂鄭未嘗破爲紂也儀禮緇字甚多皆作緇無作紂者經爲純字更審矣紂字在周禮媒氏注非此經之字也正義引士昏禮并注是其本當不誤今亦盡作紂用釋文改注又云注改正義也考文古本作緇采釋文又作本

○東門之墠

而相奔者也 各本此序無注釋文云此序舊無注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考正義當亦無此注實非鄭注也集注誤耳

故名曰爲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曰當作各自形近之譌

東門之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偏檢諸本字皆作壇又云禮音曰墠書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釋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墠考此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依定本作墠

男女之際近而易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是傳本無而易二字釋文於下易越越云以豉反下同當是亦無此二字也各本皆衍

則茹藘在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則下有如字考文古本同小字本作以案有如字者是也

壇坂可以喻難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難下有易字案所補是也

故知以禮爲送近 閩毛本送作遠案遠字是也

女乎男迎己之辭 閩乎當作呼

○風雨

胡何夷說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無胡何二字考文古本無采正義

言風雨且雨 閩毛本作風而且雨

○子衿

言可以校正道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上云學校戶孝反下云以校正音教是學校字當從木校正字當從才五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及釋文或以爲比校字案字書無文此校字即張參所云也各本校正字從木誤毛本學校字亦從才更誤正義中字同此釋文有誤云校作校者

今正詳後考證

鄭國衰亂不脩校 閩本明監本毛本校上有學字案所補是也

衣皆謂之襟 李巡曰衣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皆誤皆考爾雅衣是也段玉裁云作皆不誤皆猶文也衣皆謂衣領衣之交處也此當是李巡本獨得之他本作皆不可解乃字之誤耳

士佩瓘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作瓘云本又作瓘如充反考玉篇釋文云瓘而充反餘又作瓘同說文五經文字瓘字皆在石部其作瓘者後變而從玉耳凡瓘聲之字多誤從需聲見廣韻廿八獮瓘字下故又作本如此

○揚之水

誣他人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誣作詑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

而皚高渠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皚誤皚是也

如其從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要案要字是也

聊樂我員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員音云本亦作云正義云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下文云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是正義本作員以員爲古字云爲今字故易員爲云而說之自著其例如此也凡易字者依是求之而例可得矣又商頌景員維河箋員古文云亦可證

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所字上當有己字正義當本云故言縞衣綦巾己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己謂詩人自己今正義脫去所上己字耳不然此箋更無己字其己謂詩人自己者安所指乎考文古本有己字采正義而得之者也

有藥其妻 閩本明監本妻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荼茅秀 小字本相臺本同岳本秀作莠釋文云秀或作莠音同劉昌宗用茅音莠音酉者正義本是秀字鳴鵲正義引此箋作秀既夕禮文用荼下云茅莠地官釋文茅莠下云毛詩注作秀是字本不从艸二禮注同或作本正作莠二禮改耳考文古本作莠采釋文○按段玉裁云从艸者魏晉以下俗字也鄭依二禮改是非

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曲說文作內非也說文本作曲今說文誤耳九經字樣云闉城曲重門也可證

即委葉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葉作蘂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二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其字後改同今本案初刻誤也序有可證

○野有蔓草

下章首二句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下是也

零露漙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零作靈字故爲落也詩經小學云案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

爲假考文古本漙作團采釋文也釋文云漙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盛多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文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團之團者即謂此

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揚釋目之美以揚釋眉上之美以婉兮釋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美此以經合傳時所删

有蔓延之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蔓延當倒下文可證

露潤之兮閩毛本潤作霑

鄭以仲春爲媒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媒誤媒是也

野有蔓草三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三作二案二字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作三今正

○溱洧

士與合會溱洧之上小字本相臺本與下有女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剜入案此脫也

士曰已觀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矣字誤是也

鄭國二十一篇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篇作廿一篇其初刻上爲二十其下不能知矣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荝蒲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氏嗣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謀計居多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勳明知太公封齊為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爾雅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淄水謂之臨淄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臨淄水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鄭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繆也營丘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為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夷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彘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皐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為畿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故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界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難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之外此周為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為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為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為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服為制故鄭解為事而已周禮職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以大功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蒲姑至周公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蒲姑之地者然則淄蒲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蒲姑因之者以齊之界廣并得蒲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其共處齊地蒲姑者是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為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當蒲姑商奄則奄外更有蒲姑非奄君之名而術書傳云奄君蒲姑故注云或云蒲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之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閒濰淄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閒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齊鄭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也伋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於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為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伋為天子虎賁氏猶當時為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餘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書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為王世不長而齊君以此考故得一書當三王也諡法曰保民書女曰胡則知胡公以為君世歷年久矣以此參明非是一哀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子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此其世之次也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諡則舉上明下亦為哀公詩矣南山甫田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敝笱刺文姜猗嗟刺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之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閒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為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晏朝政晏起內朝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使夜失節之意而當早起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閒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諡未亡者有別實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之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擊蟲飛氏感其所掌實以類也人之隨物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風則莫昭誓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詩信公愿而無立志則怨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衛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

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〇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居領反本又作儆音同疏雞鳴三章章四句至道焉〇正義曰
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
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人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婦與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
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卽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爲賢妃指
其行事則爲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爲稱義在文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事專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
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〇朝直遙反注下皆同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〇蠅餘仍反

疏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〇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
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己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己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夫之時
非是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〇傳雞鳴至君作〇
正義曰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
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幷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
之後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〇箋夫人至禮敬〇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恆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雞
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
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幷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
述傳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傳聽不假言之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〇纚色買反又所綺反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箋云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

疏東方至之光〇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
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己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
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〇傳東方至聽
朝〇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己以雞鳴而起卽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
朝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幷言此二句也士冠禮注纚緇纚廣充幅長六尺鄭今時箋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
云纚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纚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纚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御注是次服之所用鞠
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
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
褖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褖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爲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
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
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纚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
政乎宮內之政盡廢寢耳君於外政待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朝起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卽
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纚笄而朝君夫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事臣
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〇薨呼弘反妃音配本亦作配樂音岳又五教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
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〇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字音直遙反惡烏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

疏蟲飛至子憎〇正義
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臥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
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者與我同臥不早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
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予之刺則作與者非也〇傳古之至其敬〇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
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
忘敬曉興也以蠅而猶敬故言亦亦蟲也〇箋蟲飛至無已〇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則鳥亦得蟲稱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
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卽上雞鳴時也〇傳會會至夫人〇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
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
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〇箋云庶衆〇正義曰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荒謂政事廢亂〇還音旋韓詩作嫙嫙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饜音同止也好呼報反

疏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〇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
獵之事者則謂之爲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爲好君上以善田獵爲賢好則下之民皆慕之致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
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〇峱乃刀反說文云峱山在齊崔集注本作猱便捷本亦作便旋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箋云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〇並本又作併驅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豜音同又音牽揖一入反譽音餘下同韓詩作嬛音權好貌併步頂反下文同儇許全反

疏子之至儇兮〇正義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爾之便捷然今嘗爾之時遭值我於峱山之閒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而逐兩肩獸兮

子又揖稱我謂我甚儇利兮稱說田事以爲戲樂而荒廢致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閒則是山之南山則故知峱山名○箋子也至相譽○正義曰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則事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至假利○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假利言其便利馳逐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茂，美也。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牡茂后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昌盛也箋云昌姣好貌○

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狼獸名臧善也【疏】傳狼獸名臧善○正義曰釋獸云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時內協句宜音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疏】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稱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門屏之閒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之瓊華石色似瓊也【疏】俟我至乎而○毛以爲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充耳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爲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傳俟待至象瑱○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宁孫炎曰門內之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白公子張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則士以象爲瑱也○箋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知揖之者言引待我明其往待之明下婚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之家者入之時門而揖也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時也云我視君子則以素充耳所謂懸瑱之紞懸之繩用素知非爲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瑱之懸故云或名爲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爲之今之絛繩必用綖爲之故言懸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以兩且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女於當從堂而使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受謂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次之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絛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玄紞者謂夫色華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瓊華至之服○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爲佩也玉藻云士佩瓀玟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素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共爲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辨傳以此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縁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尚猶至似瓊也○正義曰尚猶飾者以此物爲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此言尚用此言飾之瓊華是就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用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石色似瓊二章箋云瓊瑩石色似瑩者皆非用瓊則鄭意也箋既言人君以玉三章同說人臣以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之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總述人臣親迎之法以孫毓云素之禮名充耳是塞耳纊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瑱懸之者別就不得謂之充耳猶填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懸以爲冠者不謂之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猶以瑱爲紞之繆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以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以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之物不得以瓊華之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故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若云於瓊華石謂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紞瓊華也爲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青青玉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飾

尚之以瓊瑩乎而。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疏】傳青青玉○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爲瑱故云青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上公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黃黃玉箋云黃紞之黃

尚之以瓊英乎而。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疏】箋瓊英猶瓊華○正義曰英猶華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時【疏】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衰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事以刺當時之衰亂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易意異皆以章首一之

句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猶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姝赤朱反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

【疏】東方至即兮○毛以爲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察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亂言婚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淫亂有女以男淫己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己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日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淫以明故照察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臨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爲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東方至不明○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宜爲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韓不以南方之日爲喻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箋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服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暴明其無所告折終亦共爲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傳履禮○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

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者月也闥門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闥他達反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

【疏】傳月盛至門○正義曰以序言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

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發行也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

【疏】傳發行○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爲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朝直遙反注皆同挈苦結反又音結壺音胡○挈壺氏掌漏刻之官

【疏】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總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節經上二章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箋號令至刻者○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倒都老反遽其據反別彼列反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箋云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疏】東方至召之○正義曰言刺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者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著此故刺之○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緒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爲衣今上者在下是爲顛倒也○箋挈壺至始入○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爲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書起也別色始入玉藻文○箋羣臣至早興○正義曰羣臣顛倒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與又早於臣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

晞明之始升

【疏】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爲一事也

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令告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圃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折之舌反圃音布又音補樊藩菜曰圃瞿俱具反燒七餘反藩方元反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辰時夙早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恆失節數也○莫音暮

【疏】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爲藩圃果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爲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恆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柳柔至藩朝○正義曰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圃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藩籬以爲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爲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瞿瞿爲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爲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爲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依漏不下又言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尙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尙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尙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擧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歷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

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日減又減晝則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傳晨時夙早莫晚○正義曰釋詁云不晨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夙早釋詁文暮與早對故為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五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齊譜

季蒯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蒯當作萴物觀云宋板下季蒯作季萴是也

其先祖世爲四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嘗誤世是也崧高正義引作嘗是其證

師尚父堪君多難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堪作甚案皆誤也考文王正義引作諶討居多此當與彼同

止自胡公之所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止自當作上距是也

故云數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當作定此說諸數定九畿

甸服此周爲王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成王周公封東至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非竟名也疑在下成王節疏內錯誤在此是也當以此成王起接管仲之言也下凡移百九十三字

在禹貢青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在禹上當有圖是也

與呂伋王孫牟 閩本明監本毛本伋作汲案此誤改也十行本此字作伋以下引顧命齊世家則作汲各順其文耳

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皆形近之譌諸序正義無身字于國作惡彼文多不與此同也

詩人作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到當作刺是也

昭響若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響恐嚮誤

○雞鳴

故夫人與戒君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無

故陳人君早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君當作夫人見第二章正義

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當作是以上正義各本譌誤不可讀今訂正

當復禒衣 閩毛本復作服

○還

併驅而逐禽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禽作二案二字是也禽字誤

則是山之南山則 閩毛本下則字作側

○著

牡名驩牝狼 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下有名字案所補是也

謂所以懸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懸作縣案縣字是也釋文云以縣音元下文正義本當亦是縣字其自爲文乃引懸字縣懸古今易字而說之也不知者乃以正義所易改箋

人君以玉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楚語稱曰公子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形近之譌

其又以縕爲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規誤縕非也縕當訓爲戒今韋昭注作規不與正義所引本同也

士婚禮壻親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婚作昏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至於女嫁 閩毛本嫁作家

而云玉之瑱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孫毓引同浦鏜云也誤兮非也說文瑱下引玉之瑱兮可證案段玉裁云古尚書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各書所用也字本兮字之假借是也

天子用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全誤金是也

○東方之日

有姝姝美好之子 小字本同相臺本亦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姝姝作姝然案此當是有姝姝然美好之子靜女正義所引可證也今此正義兩言姝然其毛以爲下一姝然不誤以傳本不重此字也其鄭以爲下本是與箋文同作姝姝然因上有姝然遂誤脫之也閩本以下用以改箋非也各本亦脫去然字

傳月盛至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門下當有內字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三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未明二字

挈讀如挈髮之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挈字浦鏜云絜誤挈考周禮注是也

東方未明當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上脫去一未字

不能辰夜 各本皆同案考文古本辰作晨誤也考此可見古本之多誤

瞿爲貝士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瞿當作因

夙早釋注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注當作詁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搤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烏節反拉音郎答反復扶又反下皆同禚音灼地名行惡下孟反下之行皆同

【疏】南山四章章六句至去之○正義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襄公為鳥獸之行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己之親妹人之行惡莫甚於此齊國大夫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猶與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此詩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箋襄公至去之○正義曰以弊笱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搤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對淫之事生於案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為公諱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搤其脇公死於車搤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搤殺者說文云搤捉也何休云幹脅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脅而折拉然為變此措言殺狀故言搤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經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傳無文莊元年齊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為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云去之者疊序去之文錯棄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崔子雖反又音佳別彼列反泆音逸下同惡烏路反又如字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云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蕩徒黨反徐勑黨反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

【疏】南山至懷止○毛以為南山雄狐各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匹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匹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故舉淫獸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曰有夫矣襄公何為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為此淫泆○鄭以為狐在山上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配偶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往箋既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會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為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傳南山至之匹○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崔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生山上之意則各自為喻異於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是飛得稱牝明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與此同也○箋雄狐至如狐○正義曰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為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為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傳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為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為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傳懷思○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箋懷來至其來○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以為非責文姜之來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緌如誰反傅姆上音付下音茂處昌慮反下同奇居宜反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也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從而從之為淫泆之行

【疏】葛屨至從止○正義曰屨以兩雙為具五為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緌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為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為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為淫泆之行○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賤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緌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賤賤尊卑互相見也○箋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屨必兩雙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緌必屬之於冠故冠緌共為一同葛屨言五冠緌言雙由是五為奇故欲雙之使婦也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也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

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妾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謂是姆婦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姆傳求有云爲目大夫之妾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勸氣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緌貴處不宜同處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爲夫婦之道又襄公止復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傅姆老人非襄公儔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從嫁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之爲入其中不宜與妹相根作者恰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箋此言至之行○正義曰上言曷又懷止箋謂實文姜之家此言曷又從止以爲實襄公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姜歸是文姜歸魯故知實是文姜來齊此與齊止文姜齊是用道而止往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實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爲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蓺魚世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鄭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子容反注同韓詩作古云南北耕曰由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取七喻反注下皆同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鞠窮也箋云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鞠居六反令力呈反下同

【疏】蓺麻至鞠止○毛以爲蓺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取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鞠唯以鞠爲盈爲異餘同○傳蓺樹至得麻○正義曰此云蓺麻旨樓生民云蓺之荏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蓺則樹蓺皆種之別名故云蓺能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謂獵之謂耕既耕而東西獵之獵之也古者推宋耕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言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禮字也○箋取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謀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取妻又謀其唯者於廟故云緝於告生者卜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卒卜告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往云主人女父也疑爲神布席也然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使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觀矣女家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寫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箋鞠盈至魯桓○正義曰盈詁文箋以此實魯桓之罪不宜性言文婁之鞠極邪意故易傳以爲實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克能也箋云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析星歷反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箋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極至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

【疏】析薪至極止○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析之以興取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極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疏】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己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己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盛大從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莫故曰霸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是卿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孫桓公郤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求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興也甫大也大田謂度而無人功終不能遂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莠羊九反無田音佃下同治直吏反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忉音刀

【疏】無田至忉忉○正義曰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者思使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德田求霸必準功治田勤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傳甫田至能功○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相佃食古之遺語也業人音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爲喻則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傳忉忉憂勞○正義曰釋訓云忉忉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

桀桀猶驕驕也○桀居竭反徐又居謁反

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怛怛猶切切也○怛旦末反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於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婉於阮反孌力轉反總本又作揔子孔反丱古患反幾居豈反下同見兮一本作見之突吐活反下同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鶻反弁皮彥反髦音毛少詩照反

【疏】婉兮至弁兮○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孌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兮言童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修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修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傳婉孌至弁冠○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孌好貌此弁冠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也丱兮與總角共文故爲幼稚兩角之貌總者其髮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爲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猶謂順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畢噣也弋繳射也○令音零下同好呼報反風福鳳反噣宜角反本亦作獵畢星名何音猗繳音灼

【疏】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正義曰作盧令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鳥好此田獵而荒廢不修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而焉經三章皆首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箋畢噣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噣謂之畢李巡曰噣陸氣猶趣陽氣必止故曰噣畢噣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

謂之噣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為噣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畢形似畢畢掩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出繳繫矢而射鳥獲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纓於盈反又於戲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 疏 盧令至且仁○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古者盧犬其獵環鈴鈴然為聲又美其君言其君其為人也美好且有仁愛之言古者賢者田犬其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善之○傳盧田至令令然○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逡環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是環鈴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下言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今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盧重環

重環子母環也重直龍反下同

其人美且鬈

鬈好貌箋云鬈讀當為權權勇壯也○鬈音權說文云鬈好貌 疏 箋鬈讀至勇壯○正義曰以鬈為好貌則與美是一以言且者皆鬈樂二章卷言權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矣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為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違是鬈為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鬈以言鬈於射御有才能故美其且偲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故云叔善射御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盧重鋂

鋂一環貫二也○鋂音梅

其人美且偲

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偲七才反說文云強也 疏 傳鋂一環貫二○正義曰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鋂與重環別則與一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鋂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婢世反徐符滅反本又作弊敗也笱音古口反取魚器也惡烏路反 疏 敝笱三章章四句至患焉○正義曰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為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梐枑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衛有外內列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然是為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魯故歸之為襄公時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興也鰥大魚箋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魴音房鰥毛古頑反鄭古魂反易夷豉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從才用反注下皆同 疏 敝笱至如雲○毛以為敝笱者捕魚之易笱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大魚非弊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為其夫惰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徒羈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為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小魚魴鰥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其君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言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婦皆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傳鰥大魚○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歎曰魚食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為大魚也傳以鰥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弊笱之不能制大魚也○箋鰥魚至婉順○正義曰鯤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illegible]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為魚子也毛以鰥為大魚鄭以鰥為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為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可以為小陸璣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彊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為喻且魴鰥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不喻文姜不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本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驗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如桓公微弱從後更為淫耳○傳如雲言盛○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彊盛而從姜孫毓云齊為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事公未為君言寵妹則非也○箋其從至為惡○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有待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為從者亦隨文姜為惡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魴鱮大魚箋云鱮似魴而弱鱗○鱮象呂反廣雅云鰱也音連 疏 箋鱮似魴而弱鱗○正義曰陸機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鱮幽州人謂之鰱鱮或謂之胡鱅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如雨言多也箋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 疏 箋如雨至使止○正義曰姪娣之善惡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疏 傳唯唯出入不制○正義曰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貌耳傳以弊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為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為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唯唯維癸反沈養水反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水喻衆也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故猶端也○驅豈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駈播波佐反 疏 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與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止號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文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驅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車其車服飾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道大都為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為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嫁端謂耶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探有悔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謂無嫁之頭緒

此亦謂無禮義之非禮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云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簟徒點反又徒念反茀音弗鞹苦郭反革也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慚恥之色○發驅時云發且也其乘繩證反或音繩竟音境本亦作境易以豉反下樂易同

【疏】載驅至發夕○正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爲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爲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會無慚色故刺之○傳薄簟至羽飾○正義曰薄薄車聲就序言疾驅故云疾驅聲與驅音義同皆所以馬疾行也斯于說鋪淌蔽樂之事云下宪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車說蔽曰蔽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鞹是革之別名此之宮君之車而云朱鞹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爲本簡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以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鞎茀以後戶名也郭璞曰以韋鞎車軾也竹革茀以革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蔽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爲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彼推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竹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故此傳茀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言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傳發夕至至旦○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旦至明之間發未嘗夜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汶○箋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會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側是魯地故知齊公乘車入魯境也於會道之下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揚傳淡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爲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慚恥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 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之垂者濔濔衆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濔本亦作瀰同乃禮反徒一本作從兩通行下孟反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豈開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待禮反樂音洛闓音開圛音亦

【疏】四驪至豈弟○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乘之馬皆是純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濔濔然而衆爲此盛飾往則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慚色故刺之○鄭唯以此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騁齊其力言四書驪道其物色但盛也○箋此豈至明也○正義曰箋以爲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爲闓悌爲圛開物成務說文云開闓也古文尚書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古法今色深光明詒古文作悌今文作圛圛達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此初夜鄭行此言闓明謂便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奏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邑襄公與文姜時所會○汶音問水名湯失章反彭必勞反

【疏】箋汶水至所會○正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傍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邑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垣尚存不應公然如此竊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爲何邑故經不言之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翱翔猶彷徉也○彷蒲光反徉音羊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 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滔吐刀反儦表驕反說文云行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於宜反字或作敎技其綺反

【疏】猗嗟三章章六句至子焉○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爲齊侯之胤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閑其母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皆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其展我甥兮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棄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 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箋云昌佼好貌○頎音祈佼古卯反本又作狡

抑若揚兮 抑美色揚廣揚○抑於力反

美目揚兮 好目揚眉

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蹌巧趨貌箋云臧善也○趨本又作趍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疏】猗嗟至臧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兮其巧爲趨步其形蹌蹌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可嗟傷也○傳猗嗟至長貌○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唯咨嗟歎之聲故爲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若文王之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之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並通也○箋昌佼好貌○正義曰傳昌爲盛不言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說故知抑爲美色賓閑故言揚廣揚○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美目揚兮目揚以眉毛揚起故名爲揚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爲眉俱美傳故知揚是眉○傳蹌巧趨貌○正義曰曲禮云士蹌蹌今與趨連文故知蹌巧趨貌出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吏步則趨疾行也傳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故美其巧趨蹌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

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射食亦反注所射每射同正音征注同畫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

【疏】名兮至甥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兮目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爲射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是甘可嗟傷也○傳目上至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閒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傳二尺至曰甥○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注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狹大如鵠三分侯廣而鵠居一焉則侯身長一丈八尺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絲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局起正鵠之畢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揚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惠穎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稱甥孫韓云姊妹之子曰甥稱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學者之所

及嘗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遠識而當亂於此義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禮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諱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時人爲絶其相名之倫孫穢之言非也○箋正所至之子○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侯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豻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既然則賓射亦當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者无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儁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爲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上觀容貌技藝下言是故甥兮儀兮无故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兼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甥甥爲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猗嗟孌兮孌壯好貌清揚婉兮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選雪戀反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中丁仲反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魚呂反孌變變反處昌慮反

【疏】猗嗟至亂兮○毛以爲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孌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閒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每者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爲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則貫習爲之兮餘同○傳選齊貫中○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穿侯故爲中也○箋選者至貫習○正義曰箋以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傳四矢乘矢○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因謂四馬爲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爲乘矢故傳依之○箋禮射至之亂○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以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爲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矣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卽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於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禦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五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南山

公謫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謫作讁相臺本作適案讁字是也釋文云謫直革反是舊字作讁也左傳作謫正義引作適同案依文耳十行本因改餘字皆作謫誤也相臺本作適更誤適是古假借字非箋所用五經文字云謫讁與或從適又借適字爲之乃包舉左傳詩禮記等而言之者也○按漢人不必不用假借字讀爲漢書及漢人所著可證書校非也

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彭生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則依字讀正義本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左傳古本當是使公子彭生乘公爲句公薨于車爲句俗本增一公字耳乘謂同車也

下章責魯桓 明監本毛本章上有二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以姧淫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姧作姦下同案五經文字云姦俗作姧訛正義多有之當是傳寫作俗體耳

於會防之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誤正是也

五人爲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音居宜反是其本無爲字也正義本今無可考但無者是也正義本當亦無其各本是淺人誤添耳

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大形近之譌也奇大數矣者謂奇之數不止於五也

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六形近之譌也六其數奇者謂從五人而六之則五人失其數奇也此正義各本譌舛不可讀今訂正○按此必有脫誤或作耦其奇數

又襄公止復文姜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誤復是也

又非魯桓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又字衍也下章箋始云又非魯桓又者又此箋也正義於此章云責魯桓於下章云又責魯桓一無一有極爲明晰

○甫田

言無德而求諸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上有箋云考文古本有亦同案有者是也

總角丱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丱作卝案各本皆誤唐石經是也見五經文字卝部

未幾見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兮一本作見之考釋文一本是誤本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者其韻下助句之字必同此章四句句末悉是兮字不得此句獨爲之字也所以致誤之由當以箋云見之無幾何故耳其實此箋之字不出於經也正義云未經幾時而更見之末亦當有兮字見之字取於箋兮字順經文正義每如此今脫去耳未可鄭錯正義本作之字也韻下助字之同由漢廣思字推之則作正義者必知之矣不容誤也誤正義引作兮考文古本作之采釋文

突而弁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猶云順若言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也○釋文以突而作音與定本同猗嗟正義云義並通故撰正義引作而依定本也○按釋文作突而猶突然也俗本作耳乃大誤凡云當者猶言如此也

○盧令

孟子謂梁惠王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當衍

恔恔然有喜色 閩本明監本毛本恔恔作欣欣案所改非也當是本作恔恔不與今孟子同故誤如此

拳讀當爲權權勇壯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古拳握字可知鄭箋從手不從木與說文引國語權勇小雅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字僅存於毛詩參之書吳都賦覽衿飾之權勇善曰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權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讀

○敝笱

弊敗之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敝正義作弊敝弊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此如緇衣正義敝字亦皆本是弊字今但存緇衣若弊一弊字餘字作敝後人依經注改之而未盡也

鰥魚子釋魚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鰥當作鯤下引李巡注可證又下云鯤鰥字異亦可證

或鄭本作鯤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鯤當作鰥謂或鄭之爾雅作鰥字也此與上鯤魚子鯤鰥互易而作鰥如此

魚禁鯤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鱬當作鮞鱬鮞之別體字今國語作鮞此從需而者亦如臑作胹濡作洏也

亦文姜所使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標起止云至使止此箋當是定本有止字正義本無耳出是止字之譌標起止當是後改也

今其上下相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當令字誤是也

義亦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尚有十九字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在疏中當改正也是也

○載驅

疾驅於通道大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正義云序言疾驅故云疾驅驅與驅音義同考釋文云載驅本亦作驅韓詩下云疾驅聲也又鄭載馳釋文云驅一字亦作驅如字協韻亦音丘是唐時凡經字驅皆有作驅之本而正義本此一字作驅故特說之也五經文字云驅作驅說依字書言之正義自爲文亦用驅十行本閒或作驅乃寫書人以爲別體取其省非正義所用

簟茀朱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五經文字云鞹此說文字論語及釋文並作鞹今此釋文正作鞹正義引說文或其本作鞹而唐石經以下所從出也韓奕釋文亦作鞹

簟方文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席作蓆案席字是也蓆大也在緇衣非此之用但俗體有加草者耳

輿革前謂之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鞎誤艱下同是也

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當云革飾後戶謂之茀竹飾後戶謂之蔽脫七字是也上文可證複出而誤耳

與上古文相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古當作句形近之譌

○猗嗟

頎而長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若猗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又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竝通也釋文以頎而作音與定本同

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上浦鏜云脫抑字是也

嗟是口之唶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咀當作啞形近之譌唶啞見史記淮陰侯列傳索隱亦作噫見集解

趨今之吏步閩本明監本毛本吏作捷是也

尾於正鵠之事閩毛本尾作毛

未學者之所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未當末字誤也

以射法治射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儀誤義是也

司衣掌大射之禮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裘誤衣是也

有正者無鵠者無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鵠下當脫有鵠二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二）（十八）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陸曰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城地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嘗都或云蒲坂即河東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序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故言周以封同姓○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illegible]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葉於汾明其境臨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河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或舜禹之化則惡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猶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illegible]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晉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或儉約之化晉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遺同而滅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滅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明晉亦僖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數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有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閒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寔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屨俱具反褊必淺反陿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陜隘於懈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嗇音色【疏】葛屨二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陿隘故其民機心巧偽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今[illegible]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陿隘者若地寬民稀則儉不趨利地陿民稠[illegible]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皆不知其非反履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

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褊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illegible]末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嗇利之士也○箋儉嗇至侵刺○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儉小而迫日以侵削故褊[illegible]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酉反繚音了沈音遼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摻所銜反又所咸反徐又息廉反說文作攕山廉反云好手貌纖息廉反見賢遍反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要褸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要襋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要於遙反襋紀力反屬音燭著直略反【疏】糾糾至服之○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士新來嫁[illegible]之可以縫衣裳又[illegible]纖魏俗言要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執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傳糾糾至履霜○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繚繚之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註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行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寒而言冬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illegible]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職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素屨葛屨皆有葛屨[illegible]用皮屨於周禮[illegible]解祭服異各從其裳之色明[illegible]不用葛也○傳摻摻至婦功○正義曰摻摻女手之狀則爲縫緣細之貌故云猶纖纖也○箋云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士昏禮爲此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未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者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詩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日則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也成婦雖入三月其媾則當夕成妻士昏禮云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婦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庶相違是其當今成昏也○箋言女至其事○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漱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illegible]賤○傳要褸至之人○正義曰士昏禮云被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褸者以褸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婦爲褸無絮雖復與褌同有裳乃成衣然則褸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褸也要是裳禮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屨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變亦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佩其象揥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箋云婦新至愼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提徒令反宛於阮反辟音避注同一音婢亦反揥勅帝反褅音帝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疏】好人至爲刺○正義曰言好人初至夫家安舒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揥之揥以爲飾敬愼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傳提提至爲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自安[illegible]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

客位○箋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陿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汾沮洳汾音扶云反沮音子預反洳音如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疏】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至得禮○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箋云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是儉以能勤○莫音暮漸如字又接廉反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軞車之族是也○軞本作旄音毛盾徒本反【疏】彼汾至公路○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為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士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為之君何故親采其乎刺其不得禮也○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潤澤之處故為漸洳其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繰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其集往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儉亦得通○箋之子至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尊卑文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為美無節度故為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箋是子至是也○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軞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嫌公族而為公行言為軞車之族明公行掌軞車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異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宗族是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事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闕禮之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行戶郎反注同【疏】傳萬人為英○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為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為英異人之稱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藚水舄也○藚音續一名牛脣音蕢說文音其臧反舄音昔【疏】傳藚水舄○正義曰釋草云藚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舄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屬昭遙反說文作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疏】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是十句是也由無德教數被攻役故迫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鄰無所富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殽本又作肴音交省色領反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謠音遙行下孟反下文行國同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為于偽反下所為同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為乎○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儆子於此憂之何乎○何其音基下章同夫人音符何為如字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箋云知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為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疏】園有至勿思○毛以為園有桃得其實為之殽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為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使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徹子之歌謠欲何其為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憂欲亦自止勿復思念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為辭○鄭以為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為之殽不儉為異又以彼人為君曰為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同○箋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什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不得薄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什一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為美以當時其不厚我故美其稱薄斂耳書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殽明食桃為殽即是儉嗇之事○傳曲合至曰謠○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頹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傳夫人謂我欲何為乎○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為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為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為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為更斥彼人故以為彼人斥君也曰於釋詁文

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力反從兩束俗作棘同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无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岵音戶此傳及解屺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朔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疏】陟岵三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教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无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己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箋云役乎至徵發○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為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為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為大國所役猶司寇亡役諸司空則為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山无草木曰岵箋云

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遠瞻望其父所在之處○處昌慮反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箋云予我夙早夜莫也無已無解倦○莫音暮解音懈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旃之然反 疏 陟彼至無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己登彼岵山之上今時望我父所在之處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予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傳山無草木曰岵○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箋旃之至衛義○正義曰此旃與采苓舍旃皆爲之足句故訓爲之猶可傳言父尚義者解以父戒己之言由父之於子衛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衛恩卒章傳曰兄衛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恩卽慈也親則友也○箋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箋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山有草木曰屺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屺音起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也○少詩照反耆常志反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母尚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也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畝莫后反古作晦俗作畝皆同 疏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至居焉○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爲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閑音閑本亦作閑別彼列反 行與子還兮或行來者或來還者○還本亦作旋 疏 十畝至還兮○正義曰以地陿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閒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閒往來無別也又勸其往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之兮謂難則與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傳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還則一家之人共采桑於其閒地陿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爲多人往來之貌○箋此章之閒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爲多人之貌○箋古者既至言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十畝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便其地而廬其民此得民地隘民獨者以民有異邑而內入故地陿隘也○傳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雖削小未必卽然擧十畝以喩其陿耳○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泄多人之貌○泄以世反 行與子逝兮箋云逝逮也○逮徒愛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檀徒丹反木名 疏 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食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食而臣効之難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坎苦感反寘之豉反漣力纏反猗於宜反本亦作漪同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廛本亦作纏又作廛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貆本亦作貆音桓郭音暄貉子也貆音宵夜也貉戶各反依字作貈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餐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從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 疏 坎坎至餐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爲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稼不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縣之胡爲無所聽者無是而今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猶不肯而空餐今汝何爲無功受祿使實者不進也○傳坎坎至且漣○正義曰以下云河側則是厓畔之處故云干厓也易漸卦鴻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下云直猗淪猗波淪之異皆也釋水云河水淸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渙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涏也言漣者取異義同詩傳淪舉波名直波不言瀾而言淪者取淪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淸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卽言河水淸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爲器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淸且漣猗然也河水性淸則待猶似明主常身明君待出既云置檀河厓因卽以河爲喩者年左傳云俟河之淸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淸是河水將淸故以喩明君之出也○傳種之至獸名○正義曰以稼穡相對皆先豫後積故知檀之曰豫歛之曰穡若歛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廛一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此傳言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地官同遂人地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夫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爲民之邑居不爲一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爲廛但周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廛爲居宅鄭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遠市言之故傳遂人以廛爲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穀云貆貉子貆貉曰其雄者名貆乃刀反今江東通呼爲快鈌○易是轉至貆曰○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爲狩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曰狩宵田之獵爲獠故宵田名獵者夜獵則屬狩也管子曰獠獵取禽之名也今云不夜獵不載獵則與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田此對文耳散則通於晝夜狩云秦伯四時出狩若車類則百姓田獵不散必皆得晝中夜獵云從公于狩王制云佐車止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也守其下風是狩弊冬獵之名也燒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輻音福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疏 傳萬萬至曰特○正義曰萬萬曰億○

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數三歲曰時毛氏當言所據不知出何書○箋十萬至之數○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
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鄭轉云百姓
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推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億三百囷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
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
檀可以為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輪音淪漪順倫反本亦作脣淪音倫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圓者為囷鶉鳥也○囷丘淪反囷倉鶉音純【疏】傳圓者為囷鶉鳥○正義
曰月令修囷倉方者為倉故圓者為囷考工記匠人注云圓曰倉是也鶉為云鶉鶉其雌鶉牝庫李巡曰別雌雄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屬之鳥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疏】傳熟食曰飧○正義曰傳意以飧為飧饔
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
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為熟食也○箋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
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為飯之別名易
傳者鄭志荅張逸云檀飧棄大多非可棄不得褒不棄飧相配故易之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
音石斂呂驗反下同【疏】碩鼠三章章八句至大鼠○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
解本以碩鼠為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脩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
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又反稅始銳反比毗志反逝將
去女適彼樂土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訣古穴反樂土
樂土爰得我所箋云爰曰也【疏】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
斂我財君非直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以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
國我所以之他國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若去汝國也○傳貫事○正義曰釋詁文○箋碩大至是說○正
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
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
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
鼫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為斥君亦是與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至魏蓋思久

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大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
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
之際民得徙矣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箋云不肯施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
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苗嘉穀也【疏】傳苗嘉穀○正義曰
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三歲貫女莫我肯勞箋云不肯
勞來我○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徠本亦作來同力代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箋云郭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號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永本亦作永同音詠號戶毛反注同呼火故反說音悅【疏】誰之永號○正
義曰言彼有德之樂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者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箋之往永歌○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文傳云號
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矣皆云永歌之號典云釋故永故以永為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二）

魏譜

故言周以封同姓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子當作云形近之譌

其封域　閩案其上當○

實諸河之干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與今地理志同

昔舜陶於河濱　閩案昔上當○

不可知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凡當作也字誤是也

止此詩並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止作也案皆誤也止當作但字之壞耳

○葛屨

而無德以將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

反覆儉嗇褊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覆當作復字誤是也

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首形近之譌

亦是趨利之士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士作事案所改是也篇內同

故箋探下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採當探字誤是也

要襋也　段玉裁云古本當作要要也謂此要字即衣之要也衣之要見於喪服士喪禮玉藻深衣諸篇字無作襋者以本字爲訓如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制者制也說文已已也北風傳虛虛也之例淺人不能通故北風與此二傳皆妄改

襋領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領上當有衣字釋文襋下云衣領也正義云要是裳襋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考此可見釋文正義二本此傳皆有衣字正義亦者鄭亦傳也說文襋下引詩云此句是正用傳文上云要襋也以上經已見裳字故不復言裳襋也此傳云襋衣領也以經更無衣字故須言衣以顯之也各本脫衣字失傳者矣當正之○案襋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襋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襋爲裳襋此語陋甚是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

國家靡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弊當作獘形近之譌

雖復與襋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複誤復考儀禮釋文補挍是

則襋爲衣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襋當作襋

○汾沮洳

雖然其采莫之士　小字本相臺本士作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字是也士乃誤字其誤與葛屨正義內同當時寫書人往往以士代事此絕不可通閩本以下剛仍之亦誤

○園有桃

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殽作食案食字是也此傳以食解殽非複舉經文正義說箋云明食桃爲殽正用傳

不我知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不知我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

箋云知是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知作如考文古本同案如字是也

以自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止誤正十行本初刻止後剜改作正案止字是也正義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可證

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當彼字誤是也

是稅三不得薄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一

非徒薄於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當作一

○陟岵

國迫而數侵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下云箋以文承數見侵削是正義本數下有見字考釋文云國迫而數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本當即或作本也葛屨序正義云以下國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乃引此箋國有桃序耳考文古本作國小迫而數見侵削采釋文但誤倒而迫二字

猶司寇亡役諸司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云形近之譌

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止作上案上字是也正義云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又說箋云此變言上又云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標起止云箋上者皆可證山井鼎云按疏作上爲是

○十畝之間

桑者閑閑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閑閑音閑本亦作閒正義標起止云傳閑閑正義本與釋文亦作本同

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萊誤菜是也

○伐檀

徑音徑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挺當作侹形近之譌爾雅釋文可證

楊子云有田一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揚誤楊是也此語出揚子自序

其雌者名貔貔乃刀反　毛本貔誤貔閩本明監本不誤案爾雅釋文云貔字又作貔同是作貔者誤

今江東通呼貉爲狹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貁誤狹貁引證爾雅釋文貁爲郎反貉山吏反是也

獸三歲曰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盧文弨云齊傳曰三歲曰肩魯傳曰三歲曰特則此

傳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段玉裁云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毛互異爾雅所同字耳今考爾雅正義引此傳亦作三歲云書異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

故今古數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當作合形近之譌

入其門則無人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公羊本作則無人門焉者何休注可證正義所引亦然不知者誤去下門者二字耳今公羊焉字誤在門字下更非

鄭以爲魚食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食當作燴之二字

不得與不素燴相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燴當餐字誤是也

○碩鼠

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依正義當作眷顧各本皆誤顧也

關西呼鼫音碩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至鼠十行本剜添者一字必音碩二字初刻旁行細書而兩字相並後改入正文故如此耳山井鼎云鼫字當在鼠下非也爾雅釋文作鼫時亦反引沈旋作鼫音求于反此同沈也○按音碩二字郭語也非陸家語

及卿大夫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卿誤鄉是也

誰之永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永本亦作羕同音樣歌也正義本是羕字此箋云羕歌也乃讀羕爲咏不改其字者以爲假借也正義本爲長釋文本作咏當是因箋幷改經字考文古本作詠采釋文耳

言往釋皆歌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釋字剜案此誤也釋當作矣首章正義云言往矣將去汝往矣二字本箋此亦同誤考文補遺所載作者誤依所見本而言也

樂記及關雎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矣字剜案此誤也矣當作序十行本欲剜上文往矣之矣誤入於此山井鼎云宋板譌誠誤依所見本而言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十行本脫此一行各本皆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一）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十九）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為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為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為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為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為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唐國為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曰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為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何須改為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縣○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寧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飢厄其流乃被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皋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飢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宜臼生釐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侯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侯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絳者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傳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為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為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為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無衣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為厲公之詩鴇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未鴇羽不為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蘖為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為難傳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但序本為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鴇羽杕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說文蟀作𧒒僖公許其反史記作釐侯中丁仲反樂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

疏　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太儉偪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閑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盛又恐過禮欲今節之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為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篇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箋憂深至之類○正義曰此二文計及死後之事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頗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詩篇皆有深遠之志兼哀舊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箋云我我僖公也蓋在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聿允橘反莫音暮除直慮反注同蛬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蛚復扶又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已甚康樂職主也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大音泰徐勑佐反下同居義如字協韻音據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箋云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好呼報反下同瞿俱具反

疏　蟋蟀至瞿瞿○毛以為僖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今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為之君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為節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為異餘同○傳蟋蟀至除去○正義曰蟋蟀蛬釋蟲文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

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七月之一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當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爲堂禮運曰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樂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爲去也○箋我我至將事○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傳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暮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爲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謂國君無故不憖懃必須農功之畢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難不廢鍾鼓有時饗宴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滌場開於致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也○傳已甚康樂職主○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爲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君雖至致令○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故知欲其用禮爲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强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勸力行之惟恐懈怠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外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傳荒大至禮義○正義曰荒爲廢亂之言故爲大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此傳云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道禮也○箋荒廢至禮義○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弊亂逸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貫釋詁文

箋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外禮樂之外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禮樂此一樂字音岳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蹶動而敏於事○蹶俱衛反[redacted]傳蹶蹶至於事○正義曰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箋云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redacted]箋庶人至無事○正義曰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事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過也○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樞本或作蘆烏侯反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樂音洛下及注同鄉[redacted]直遍反廷徒佞反洒所懈反洗所寄反下同埽蘇報反本又作埽下同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總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鍾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鍾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鍾鼓者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鍾鼓者娛樂己身之事小經先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鍾鼓亦貨財之事故因鄭實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則言鍾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使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鄉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樞荎也榆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財○樞以朱反荎田節反沈又直黎反其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婁亦曳也○曳以世反婁力俱反馬云驅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宛死貌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宛於阮反本亦作苑愉毛以朱反[redacted]鄭作偷他侯反[redacted]山有至是愉○毛以愉爲樂○鄭以愉爲取言他人將取之餘同○傳樞荎○正義曰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傳婁亦曳○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俱是著衣之事則同爲一事走馬謂之馳驅馬謂之驅馳驅俱是乘車之事故云婁亦曳也○傳愉樂○正義曰釋詁文○箋愉讀至以取○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爲偷言盜取之

山有栲隰有杻栲山樗杻檍也○栲音考杻女九反[redacted]樗勅書反又億胡反檍於力反[redacted]傳栲山樗杻檍○正義曰皆釋木文會人曰栲名山樗杻名檍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櫰樗相似如一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櫰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櫰爲類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洒灑也考擊也○廷音庭又徒佞反鼓如字本或作攷非灑色懈反又所綺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安也箋云保居也[redacted]傳洒灑至之考○正義曰洒謂以水灑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傳保安箋保居○正義曰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之上云他人是愉謂得己之樂以爲樂此云他人是保謂得己之安以爲安故傳訓保爲安也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保爲居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漆音七木名離力智反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redacted]子有至永日○正義曰言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日日鼓瑟有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傳君子至於側○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總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redacted]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至沃焉曲沃晉之邑也○沃烏毒反○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

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彊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爲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衆歸桓叔有德而盛彊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箋封沃至之邑○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稱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白石鑿鑿。

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箋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鑿子洛反激經歷反湍吐端反洗蘇禮反又蘇典反去羌呂反垢古口反惡烏路反又如字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襮音博字林方沃反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下文同鄭改爲宵黼音甫宵音消本作綃純眞允反又眞順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箋云君子謂桓叔○樂音洛

【疏】揚之水至不樂○正義曰言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益日以盛彊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綃黼爲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進制此素衣朱襮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詣于沃惟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傳襮領至曲沃○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以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綵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爲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謚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箋繡當至桓叔○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綃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綃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爲綃者以其繡之與綃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屬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綃綃是繡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綃屬然則綃是繡綃別名於此綃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鄭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皙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俚作獻羔爲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謂是畫繡是刺之繡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黼於繡之上繡刺以爲黼非刺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即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爲之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

皓皓潔白也○皓胡老反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繡黼也鵠曲沃邑也○鵠戶毒反

【疏】傳鵠曲沃邑○正義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傳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

粼粼清澈也○粼力新反本又作磷澈直列反或作澈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己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延善反

【疏】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彊桓叔能脩其政繁知其後世將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說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捄音求又其菊反何音拘沈居局反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使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猶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眺至反使古卯反

椒聊且，遠條且。

條長也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且子餘反下同

【疏】椒聊至條且○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捄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之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己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得美廣大無朋黨可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叔之然猶云廣博椒叔子孫餘多然碩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助語也○傳椒聊椒○正義曰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陸機疏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箋椒之性至以盛○正義曰言性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是取香氣爲喻也言一捄之實者捄謂椒之房裹實者也釋木云椒椒醜菉李巡曰椒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捄捄實也郭璞曰菉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裹名爲捄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捄之實者若論一捄則不啻一升縱椒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爲喻不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捄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裹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捄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傳朋比○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也○箋之子至朋黨○正義曰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爲大故以碩爲壯使貌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擊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矣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偏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爲能修其政乎自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實其不臣○傳條長

○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兩手曰匊○匊本又作掬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篤厚也疏傳篤厚○正義曰釋詁文椒聊且遠條且言聲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唐譜

以此封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若誤君是也

是也南有晉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地壞去土旁耳

恆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縣當作郡

湯湯洪水方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割誤害非也此不與今尙書同耳古害割同字思文正義引作割或後人改之○按此以詁訓字代其本字非所見尙書有異本也

既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艱誤既是也

王命虢父伐曲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左氏父作公是也據正義引正作公此誤

頃父之子嘉父 閩本明監本毛本頃誤須

○蟋蟀

以禮自娛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虞正義作娛虞娛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於出其東門經改娛爲虞采此

君之好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義作樂考文古本同案樂字是也

黑語曰 閩毛本黑作里案里字是也

○山有樞

山有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樞本或作藲烏侯反荎也爾雅釋木藲荎釋文藲烏侯反詩云山有樞是也本或作蓲同考漢石經魯詩殘碑作蓲說文艸部蓲下云草也不以爲藲荎字是毛氏詩作樞也爾雅加艸於首所以別戶樞字耳漢書地理志山樞亦然其實毛詩不作藲釋文或作本非也亦不作藲故說文艸部木部皆無藲字也

華如練而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楝誤練非也練即楝字耳○按疏家不用假借字作楝是

蘽正白蓋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蓋下脫此字非也蓋樹二字爲一句言華之盛多掩蓋其樹也

弗洒弗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埽作掃案埽字是也

弗鼓弗考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釋文云弗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本與或作本同

考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考下有亦字亦者亦經弗擊也見上標起止云傳洒灑考擊當脫亦字或後人誤去之也

何不日日鼓瑟有飲食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而案所改非也有當作自形近之譌

○揚之水

沃盛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強作彊案彊字是也彊雖可通用強而正義本用彊字今正義中閒有彊字者寫書人省而亂之耳餘同此

激流湍疾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激作波考文古本同案波字是也正義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是其證

於此綃上刺爲繡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繡當作黼

白石皓皓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作晧案晧字是也說文白部無皓字晧字本從日也廣韻三十二晧亦無皓字釋文當本作晧今誤見後考證

白石粼粼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粼誤鄰案今釋文亦有誤者詳後考證

○椒聊

碩謂壯貌佼好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段玉裁云正義云故以碩爲壯佼貌是正義本作壯佼貌壯佼二字疑倒本用月令文而後人亂之壯佼又見蟋蟀箋

條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尙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其說非也此傳以長訓條乃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相通如漢書脩侯之比考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之不以枝言之也下章同考文古本改經二條字皆作脩乃依長也之訓誤爲之耳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及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條也

彼已是子謂桓叔 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其案此正義以已說其耳故與經字不同考文古本經其作已采此而誤又謂衍字也彼已是子桓叔六字爲一句正義文例如此猶日月正義云今乃如是人莊公之類

得美廣大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得作德案所改是也

郭璞曰茱萸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茱誤茱案浦鏜云萸誤萸從爾雅音義校萸所留反是也

碩大且篤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碩誤實

言聲之遠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聲當作馨此欲以馨說條也今考此章條與上章同皆訓長爲脩字之假借非有異說不宜更爲之訓此傳言聲之遠聞也乃篇末總發一篇之傳謂此椒聊詩乃言桓叔聲之遠聞也篇末總發傳毛氏每篇有此例如采葛木瓜之屬是矣此傳毛當有所案據自作正義時已無文以言之後遂專繫諸第二章遠條且一句而疑其有所不可通也○按說文云馨香之遠聞也正與此合蓋上章作脩此章作條後人亂之耳條取芬芳條暢之義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〇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綢繆上直留反下亡侯反疏綢繆三章章六句至時焉〇正義曰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婚之時此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以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日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〇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下不見見於東同芻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宿音秀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疏綢繆至良人〇毛以為綢繆猶纏綿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為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為室家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為婚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妻之男思為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言不可奈何矣〇鄭以為嫁娶者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己纏綿束薪於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為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為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為禮之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也由晉國之亂令失正時故舉其事而刺之〇傳綢繆至嫁娶矣〇正義曰以綢繆自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為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事先舉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冬為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〇箋三星至其時也〇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為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有大小大者為天王小者為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稱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綢繆束薪為賢者自束其薪不為興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在天未必束薪之時已在天也因以束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時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昏旦中為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且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夏官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內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內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下亦見為候彼取已伏為候其意同也此篇三章與摽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衛使行嫁所以善育人民故歎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有異也〇傳良人美室〇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為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為美室良訓為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為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〇箋今夕至其時〇正義曰箋以仲春為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為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子兮者嗟茲也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〇後戶豆反疏傳子兮者嗟茲也〇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為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己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嫁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己無奈此良人何〇箋子兮至人何〇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為斥娶者以其良人為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 隅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邂逅解說之貌〇邂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覯本又作逅同胡豆反一音戶韓反邂覯解說也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解音蟹說音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〇直音值又如字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〇粲采旦反字林作粲疏傳三女至二妾〇正義曰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為粲粲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粲者衆女之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為辭者此時責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〇杕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幷必政反疏杕杜二章章九句至幷爾〇正義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今輔君為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興也杕特兒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〇湑私敘反比毗志反下文及注同

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踽踽無所親也箋云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

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踽俱甫反遠于萬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

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佽助也箋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佽七利反

【疏】有杕至佽焉○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興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杕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於國內睘睘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爲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汝何不輔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佽而助之爲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得輔君猶異他人輔之得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傳杕特至相比○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強不相親暱也箋以比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者以葉密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菁菁爲義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湑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箋君所至政令○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釋詁文佽輔作備亦是輔之義也○傳佽助○正義曰佽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

菁菁葉盛也箋云菁菁希少之貌○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

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睘本亦作熒又作煢求營反

【疏】傳睘睘至同祖○正義曰睘睘踽踽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故知同姓爲同祖也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恤憂也○卹本亦作恤荀律反

【疏】羔裘二章章四句至其民○正義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爲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或其下有君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

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袪起居反又丘據反袂末也居如字又音據比毗志反悖補對反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疏】羔裘至之故○正義曰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袪晉人因其服舉以爲喻言以羔皮爲裘豹皮爲袪裘袪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己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己與在位故舊恩好○傳袪袂至之貌○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袪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袪別此以袪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袪皆爲袂故以爲袪袂也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爲本末也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末與禮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與韓相訓是自爲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羔裘至困苦○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羔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羔裘之羔裘也傳亦解與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與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與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鄭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箋此民至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故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彌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御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鄉同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

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褎徐救反本又作袖同究九又反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好呼報反注同

【疏】○箋我不至遺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鴇音保似鴈而大無後指政役音征篇內注同養羊亮反鄂五各反

【疏】鴇羽二章章七句至是詩○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在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箋大亂至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苞補交反栩況羽反稹本又作縝之忍反何之人反沈音田又音概廣雅云概也杼食汝反餘始與反處昌慮反迮側百反梱口本反致直置反下同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盬不攻緻也怙恃也箋云藝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盬音古蓺魚世反怙音戶罷音皮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

【疏】肅肅至有所○正義曰言肅肅之鴇羽者是鴇鳥之羽飛而集于苞栩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之事然鴇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爲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爲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爲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藝黍稷既

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爲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乎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愬也○傳鴇鴇至樹止○正義曰苞稹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緻貌亦謂叢生也栩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機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傳盬不至怙恃○正義曰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蠱名曰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盬不攻緻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盬皆作致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箋藏樹至怙乎○正義曰何知不爲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既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肅

肅肅鴇翼　集于苞棘　王事靡盬　不能蓺黍稷　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　曷其有極　箋云極已也

肅肅鴇行　集于苞桑　行翮也○行戶郎反注同翮戶革反爾雅云羽本謂之翮　疏　傳行翮也○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爲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王事靡盬　不能蓺稻粱　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　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并卑政反下注同爲于僞反使所吏反注同　疏　無衣二章章三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箋天子至來者○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即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齎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奉使適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故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別求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命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鄭

豈曰無衣七兮　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

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　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疏　豈曰至吉兮○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爲之請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子之衣則心安而且又吉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國君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傳侯伯至七章○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據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衣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傳諸侯至爲君○正義曰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孽專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矣之者其臣之意矣之耳

豈曰無衣六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也　疏　傳天至爲節○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大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繡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繡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繡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侯命數也○箋變七至愈乎不○正義曰傳正解六兮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據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己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襲父事衆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菼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

不如子之衣　安且燠兮　燠煖也○奧本又作燠於六反煖奴緩反　疏　傳燠煖也○正義曰釋言文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宗族本亦作宗矣　疏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至輔焉○正義曰言寡特者言武公專任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爲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杕之杜　生于道左　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陰於鴆反又如字本亦作蔭同

彼君子兮　噬肯適我　噬逮也箋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噬市世反韓詩作逝逝及也比毗志反

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好呼報反下同飲於鴆反下文同食音嗣下同　疏　有杕至食之○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

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與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為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令但能來適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求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中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箋道左至杜然○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鄉西鄉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為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以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傳噬逮○正義曰釋言文逮又訓為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於此國謂之逮至也○箋噬曾可逮之○正義曰曾可釋詁云之逮往也故逮得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周曲也○周韓詩作右【疏】傳周曲○正義曰言道周遶之故為曲也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 遊觀也○觀古亂反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好呼報反攻音貢又如字喪息浪反注同又如字思息嗣反或如字【疏】葛生五章章四句至喪矣○正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戰其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男之辭以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傳獨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傳曰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傳者獨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 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蘞音廉又力恬反又力儉反徐又力劍反草名木疏云似括樓葉盛而細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箋云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疏】葛生至獨處○正義曰此二句互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蘞亦生蘞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蘞亦蒙蘞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於此延蔓而蔓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於夫家既外成於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傳葛生至他家○正義曰此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蔓延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陸機疏云蘞似括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 域塋域也 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篋口牒反韣本亦作獨又作櫝徒木反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箋云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絜明【疏】角枕至獨旦○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枕觀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絜明耳○傳齊則至藏之○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悅獨且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在非常之時服用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枕衾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服故觀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己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之衾枕明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illegible]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為衾順經文○箋夫雖至行事○正義曰[illegible]云庶人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共其事今夫不在[illegible]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使人攝代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宗婦[illegible]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其夫之衾枕非用夫之衾枕以自齊也故[illegible]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夏之日冬之夜 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之以盡情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箋云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墳扶云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冢壙○壙音曠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苓力丁反郎甘反草葉似地黃好呼報反【疏】采苓三章章八句至讒焉○正義曰以獻公好聽用讒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辟匹亦反下同行下孟反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苟誠也箋云苟且也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為為言于偽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欲本或作見貶退字非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為言音謂並于偽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為字亦依字訕所諫反 人之為言胡得焉 箋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疏】采苓至得焉○毛以為言人采苓采苓於何處采苓之於首陽之巔以采喻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者亦無得苟然君但能如此不誠受偽言則人之偽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偽言與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偽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偽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云人之偽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之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言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以苟為且餘同○傳苓大至無徵○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為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為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在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聽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箋易之者鄭答張逸云篤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苦苦菜也【疏】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荼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人之為言苟亦無與 無與勿用也 人之為言苟亦無與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 葑菜名也○葑孚容反 人之為言苟亦無從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綢繆

季夏之日 閩日當作月

若薪芻待人事 小字本相臺本芻作蒭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蒭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唯十行本作芻乃沿經注本俗體字耳

斥嫁取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嫁衍字也此但刺取者不刺嫁者故下文云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也正義亦可證

謂之五月之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謂下無之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杕杜

有杕之杜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杕本或作夷狄字非也考此六朝時河北本也其江南本木傍施大不誤見顏氏家訓

杕特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特下有生字案此十行本無者是也釋文杕杕注云特貌顏氏家訓引江南本毛傳亦無生字正義云言有杕然特生之杜者是自解文取下有杕之杜篇文為說耳非此傳有生字也考彼箋乃本彼經生于道左而言之與此傳不當有明矣考文古本有采正義○按貌文杕木特貌正本毛傳

湑湑枝葉不相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比下當有次字此傳比次即取經胡不比焉胡不佽焉之文也釋文湑湑下云不相比次也是其本有次字正義述傳起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標起止云至相比或因經注本無次字而誤刪之耳其餘仍多言比次也考文古本次字采釋文

以菁菁為稀少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稀作希此正義作稀希稀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羔裘

袪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袪下云袂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末與禮合釋文本與定本同下傳云本末不同正義云以褏身為本褏袂為末是也無取於袂為本袪為袂末當以正義本為長見段玉裁毛詩詁訓傳注

又曰袂尺二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補鏜云袪誤袂是也又下袂口也不誤補并改之則非

傳亦解與喻之義 閩案亦當作已

不應得有故亂舊恩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疑衍字是也上文兩言故舊恩好可證

○鴇羽

君子下從征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下從征役者又云定本作下從征役如其所言不為有異當有誤也釋文云致役音征本篇內注同或定本作致字也考周禮小宰聽政役以比居注云致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宜從征如孟子文征利云此序字與彼同考文古本作致采釋文

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梱作捆案正梱字非也梱者稛字之借又釋文云致直置反下同

義云定本緻皆作致是正義本此箋及下傳箋攻致皆作緻也考說文糸部本無緻字徐氏新附字有之鄭考工記注云緻致也亦不從糸當以釋文定本為長下傳攻致閩本以下作緻依正義改耳以後致字同此

其殽為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斗與汁是也下多言枓汁誤同

曷其有常 唐石經以下各本同唯相臺原刻各有其誤

〇無衣

刺晉武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刺作美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又云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又云美其能幷晉國作美者是也上文譜正義云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者誤

豈號奉使適晉 閩本明監本毛本號下有公字案所補是也

心未自安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同毛本未作不案心未自安者承上箋謂七章之衣晉舊有之矣但未自安耳正義云心不自安乃自為之不當依以改箋

安且燠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奧本又作燠正義標起止云傳燠燠也是正義本作燠小明經作奧經中用字不畫一之例考文古本作奧采釋文

〇有杕之杜

皆可求之我君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求作來案來字是也正義云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此來之之義也

君當忠心誠實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忠作中案所改是也

〇葛生

域營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營作塋案此十行本營字是也營卽塋之借字耳

故極之以盡情 小字本相臺本極下有言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無極字案此十行本無言字者是也小大雅譜云要於極賢聖之情是其證

〇采苓

人之為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人之詐譌之言又下文盡作偽言是其證又云王肅諸本作為言定本作偽言此引定本以證其同也釋文云為言于偽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偽字非考沔水民之訛言箋云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正月人之訛言箋云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其訛言卽此經之為言也古為偽訛三字皆聲類所近用作假借用作詁訓其理一也作為則當讀作偽耳箋不云讀作者其於假借例有如此者也正義本定本乃依正字釋文讀于偽反及如字又云本或作偽字非其說皆未諦考文古本作偽下文注同皆采正義〇按鄭箋云謂為人為善言上為字去聲下為字平聲讀之然則經文為字不當作偽為者作也造也王風傳云造為也

為言謂為人為善言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為言謂為人並于偽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為字亦依字正義本經作偽言此箋當亦作偽言下二為字雖無明文但以經推之當是作為人偽善言其為人讀于偽反偽善言卽讀與經字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三）（廿二）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陸曰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封為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崔云秦在虞夏商為諸侯至周為附庸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〇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為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為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〇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〇正義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為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皋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為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皋陶者以舜賜伯翳為嬴姓不賜皋陶秦為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為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〇正義曰本紀又云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太戊使為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〇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〇正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之妻生子成為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駱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為大駱之嗣則從中潏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為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為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傳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〇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〇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鄭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寬廣未得爵命而大於鄭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幷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封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為大國以秦仲有傳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〇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〇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〇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〇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〇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〇正義曰迆謂廣迆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迆山鄭據時山之名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便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〇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〇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駱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駱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幷得大駱之地為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駱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為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幷得大駱之地則就大駱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閒郿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為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觀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為傳公徙雍非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為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則車鄰美秦仲為秦仲詩也駟驖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繆公是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之詩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敬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驖小戎為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〇鄰本亦作隣又作轔栗人反〇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　[疏]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至好焉〇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侍御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

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其禮樂異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經又作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適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為句者以駟驖序云始命謂始命為諸侯也鄭如此始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為文鄭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為附庸世處西戎秦仲脩德為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荅云秦仲齊侯妾嬴之為且大其將與乎車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為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顛都田反的丁歷反顙桑黨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寺人內小臣也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力呈反注同又力政反沈力丁反韓詩作伶云使伶傳直專反

疏有車至之令○正義曰此美秦仲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衆多其聲鄰鄰然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傳鄰鄰至的顙○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為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傳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卑及所掌之意官寺人自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雖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內小臣巷治卿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概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不以寺人為內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鄭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鄭是內小臣之官也○箋欲見至此臣○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內共掌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書君命是禮之常也

阪有漆隰有栗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箋云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阪音反又扶板反陂彼寄反又普羅反又彼皮反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箋云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閑暇燕飲相安樂也○閑音閑樂音洛下文並同

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耋田結反一音天節反朝直遙反後胡豆反又如字

疏阪有至其耋○正義曰言阪有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閑暇無為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無有得樂之時矣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傳陂者至曰耋○正義曰釋地云下濕曰隰李巡曰下濕謂土地下常沮洳名為隰也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下者謂下濕之地也○箋既見至安樂○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閑故皆並坐而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禮弓鄉二尹商湯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使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猶之而顏仕也○傳耋老也八十曰耋○正義曰耋老釋言文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封云大耋之嗟杜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致事仕者處己之耋欲得早致事故以為八十也○箋今者至寵祿○正義曰作者美其閒暇欲得自樂故知樂者謂仕焉斷謂為仕故知逝者謂去仕他國今得明君之朝不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謂年歲於莫不堪仕進在寵祿之後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簧笙也○簧音黃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亡喪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驖田結反又吐結反驪馬也始命絕句囿音又沈又尤菊反樂音洛

疏駟驖三章章四句至樂焉○正義曰作駟驖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為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始兵習武取禽祭禰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為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園於囿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經則載於園中上二章園中事也獵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牆曰園有牆曰囿云王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三靈囿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是云郊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陳習事焉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箋始命至附庸○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為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始為附庸稱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為附庸今始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字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驖驪阜大也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阜特有反驪力知反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媚眉備反

疏駟驖至于狩○正義曰言襄公乘駟驖之馬甚肥大也公既乘肥大而又有善御之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能也公則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傳驖驪至大也○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驪為大黑也其色黑如驖故為驪馬說馬之壯大云大而孔阜○箋四馬至之言見○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八轡而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繫於軾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覲禮云實觀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輪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見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為馬之見也○傳能以至曰狩○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使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佗人則其為實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御大夫稱子冬獵曰狩釋言文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奉亡悲反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拔矢末也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舍音捨拔蒲末反左射食亦反括古活反射音社

疏奉時至則獲○正義曰言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拔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傳時是至獸人○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

者彼言獸物此言辰牡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獸及狐貍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〇箋奉是至其所〇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象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獵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會拔則獲此是獵時之奉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獻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〇傳拔矢末〇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為矢末以鏃為首故拔為末〇箋左之至善射〇正義曰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彼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為矢末不辨為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為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謂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閑習也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〇種章勇反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習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為也〇輶由九反又音由鸞盧官反鑣彼驕反獫力驗反說文音力劍反歇本又作猲許竭反說文又音火遏反驕本又作獢同許喬反輕遣政反又如字下同喙況廢反驅丘遇反或丘于反乘繩證反搏音博普音付

疏遊于至歇驕〇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輔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於囿中多所獲得也〇傳閑習〇正義曰釋詁文〇箋公所至之馬〇正義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閑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〇傳輶輕至之獫〇正義曰輶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曰獫短喙歇驕音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〇箋輕車至所為〇正義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鄭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為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破須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解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襄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〇小戎[illegible]云[illegible]附[illegible]者矜居陵反夸苦花反樂音洛又音岳

疏小戎三章章十句至君子〇正義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具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威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患苦其勞婦人應多怨積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則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〇箋矜夸大〇正義曰傳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為夸大之義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〇俴錢淺反收如字楘音木本又作鞪革歷錄也曲輈上束也輈陟留反軫之忍反歷錄一本作歷祿句古侯反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軌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〇驂本亦作驂起俱反靷音胤鋈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餘辭屋反靳居覲反本又作靷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覲反無取於靷也禦魚呂反慎或作順義亦兩通揜於檢反處昌慮反著直略反又丁略反軾音式本亦作式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箋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〇茵音因文茵以虎皮為茵茵車席也暢勑亮反轂音谷騏音其馵之樹反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箋云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西戎板屋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

疏小戎至心曲〇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盛云我襄公羣臣之小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輈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靷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馵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我終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〇傳小戎至歷錄〇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小大與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傳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為然無正訓也軫者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為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輈者轅也言五楘梁輈五楘是輈上之飾故以五為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楘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為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輈輈上句衡衡者輈也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㮣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幷此輈深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是輈在衡上故鄭以七寸也又解五是五道束之楘則歷錄之稱而謂之五楘者以一輈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楘也此言俴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為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樽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三寸也考工記又說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其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為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隧八尺入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故謂之淺軫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邃宇之邃是軫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軫也〇傳游環至續靷〇正義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

故謂之靷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靷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焉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揜此軌故云揜軌也靷者以皮爲之繫於陰版之上今驂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軥而還服虔云軥車軛出兩軛叉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己之御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鋈此白金以沃灌靷環非謂鋈爲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笭也靷所以引車也鋈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箋游環至之環○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故箋申明毛繫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驂馬也靷在軾前橫木映軾故知垂靷上謂陰板垂靷上也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靷之環○傳文茵至長轂○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蓐用皮爲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爲長故爲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馵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馵意亦同也○箋言我至五德○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鄭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有五德也此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傳西戎板屋○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黃馬黑喙曰騧箋云赤身黑鬣曰駵中中服也驂兩騑也○駵音留騧古花反鬣本又作䰕力輒反騑芳非反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箋云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盾順允反徐又音允觼古穴反軜音納內也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

在敵邑也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疏四牡至念之○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賢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駵馬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爲觼軜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傳黃馬黑喙曰騧○正義曰釋畜云馬黑喙騧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箋赤身至兩騑○正義曰釋畜有駵白駁駵馬白腹駵則駵是色名說者皆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騂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駵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傳龍盾至內轡○正義曰盾以木爲之而畫之龍盾明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言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焉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脅驂馬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

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尨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illegible]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厹音求錞徒對反[illegible]徒猥反一音敦說文[illegible]下銅鐏伐如字本或作瞂音同中干也介音界甲也鐏徂寸反又子[illegible]札[illegible]八阮[illegible]江反反

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韔勅亮反下同本亦作暢鏤魯豆反膺於澄反[illegible]反鄭注周禮云弊曰柲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閉音悲[illegible]反一音必結反緄[illegible]縢直登反紲息列反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箋云此既閔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illegible]○厭於鹽反秩陳乙反知音智本亦作智

疏俴駟至德音○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言[illegible]謂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以白金爲其鐏矣繪畫雜羽[illegible]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illegible]備其折壞交韔二弓於韔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裏然後以繩約之[illegible]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illegible]君子則宵寢[illegible]與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秩[illegible]音讀聞如字吾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閔念之○傳俴駟至文貌○[illegible]俴訓爲淺駟其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illegible]左傳說晉侯御戎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披甲也孔甚釋言[illegible]三隅矛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illegible]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鐏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illegible]則錞鐏異物宜繁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illegible]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爲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illegible]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是大盾[illegible]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箋俴淺至尨[illegible]○正義曰箋申明俴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俴駟正謂以淺[illegible]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則馬苦其不和故美其能[illegible]爲和調也物不和調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illegible]司[illegible]禮甲輕用下言尨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爲尨明尨是雜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傳以蒙爲討箋轉討爲尨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傳虎虎至[illegible]○正義曰下句云交韔二弓則虎韔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揲則膺是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illegible]知膺是馬帶若今之當胷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illegible]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illegible]之旣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言閉緄者說文云紲繫也[illegible]弓韔裹以繩紲之因名韔爲紲考工記弓人注云紲弓韔也約長則送矢疾若見紲於韔矣是紲爲繫名也所紲之事則紲縢是也故云緄繩縢約謂緄約弓然後內之韔中也○箋鏤膺有刻金飾○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鏤故知鏤膺有刻金之飾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illegible]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名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傳厭厭至有知○正義曰釋訓云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秦譜

僉曰益哉　毛本益誤盆閩本明監本不誤段玉裁云益乃嗌之誤古文尚書作嗌詳見尚書撰異

賓鳥谷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俗誤谷非也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如此

有子曰女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防誤妨非也漢書人表作女妨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亦如此

大几生大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駱誤維非也人表作大維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亦如此

驂之變風始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秦誤驂非也案譜於其餘每稱國於此易秦言驂者以其言秦則嫌似秦之政衰而變風始作也衛譜云衛國政衰變風始作餘國從上而同可知也唯鄭首緇衣亦不易其文者對上檜而言又作故耳

平王討襄公爲諸侯　案毛本討作封案封字是也

不須便言其西　閩本明監本毛本便作復案皆非也此更字之誤

○車鄰

車鄰駟驖小戎之歌　閩本明監本毛本驖作鐵案鐵字是也餘同此群本篇山井鼎云上文駟鐵同今本非也者誤

此美秦初有車馬侍御之好　閩本明監本毛本秦下有仲字案所補是也

○駟驖

駟驖美襄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驖後改鐵經驖孔阜同案釋文云駟驖田結反又吐結反驖驪馬也考說文驖馬赤黑色从馬鐵聲詩曰四驖孔阜是毛氏詩作驖釋文本與許合也正義本當是鐵字鐵爲驖之借如揚爲揚之借而石經初刻依之上譜正義及騶虞車攻吉日等正義多引作鐵是其證此篇經注正義十行本盡作驖必合併時人以經注改正義字故即正義所云鐵者言其色黑如鐵者亦盡改爲驖而不可通矣閩本明監本與十行本同毛本依譜正義改爲鐵

秦始附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考文一本作秦仲始爲附庸也采正義而又有誤

於園於囿皆有此樂　毛本二於字誤于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凡正義所有于字或順經順注及引他書而順彼文也其自爲文則例用於字互相錯亂者皆非餘同此

冬獵曰狩釋言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天誤言是也

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上戴字當載字之誤是也

國狗之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瘈誤齧是也

○小戎

本又作楘革　閩本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楘作鞪小字本所附同是鞪當作鞪楘革二字又鞪字之譌

游環靷環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釋文云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靷沈云靷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覲反無取於靷也臧庸段玉裁皆以釋文本爲長正義本誤與下箋靷之環字相亂非也又云定本作靷環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是定本作靳環

陰揜軓也小字本同相臺本軓作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軌案軓字是也

騏騏文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騏綦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考此則正義本作騏綦文也以綦解騏詁訓之法也釋文云騏馬騏文也以曹鳲鳩釋文訂之當亦綦之誤○段玉裁云騏文也尸鳩傳同騏傳亦曰綦騏曰騏此皆以騏釋騏下騏即綦字綦者蒼艾色見出其東門傳矣說文所本也而此等字皆不作綦者毛時習用騏字謂蒼艾色爲綦色故尙書騏弁曹風其弁伊騏皆謂蒼艾色也此等傳以騏釋騏正如北風傳以虛釋虛葛屨傳以要釋要正是一例謂此馬名騏者以其騏文也詁訓之學必於古今字求之以縞衣綦巾周人古字騏文騏弁漢人今字鄭風作綦曹風作騏字不必盡一也

五楘是轅上之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之飾剜添者一字是誤衍之字也

今驂馬之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令驂馬引之此正義以引說靷

兩靷又馬頸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邊又誤靷又以左傳釋文正義所引考之浦校是也

所以蔭荃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軫誤荃以釋名考之浦校是

鋈沃也治白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治作冶案所改是也

左足白曰馵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右案十行本足白曰剜添者一字是誤衍足字也

沈文又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沈當作彼形近之譌

何以然了不來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然了二字倒案倒者非也讀當於何以然斷句正義云何爲了然不來乃誤耳明監本毛本又依之改也段玉裁云明馬應龍刊經注本亦作然了

騂馬白腹騵閩本明監本毛本騵上衍曰字案此無曰字亦與爾雅合也而山井鼎未載

蒙厖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厖作尨案尨字誤改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厖伐釋文厖伐莫江反○按依說文則尨者正字厖者假借字相臺本不誤

取其鐏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取其鐏地同浦鏜云也字並誤地非也正義所引曲禮注自如此今本作也誤耳山井鼎禮記考文可證

弟子職曰執箕膺揭明監本毛本箕誤其閩本不誤案山井鼎云揭恐揲誤當與曲禮疏併考是也今考當作揲鄭注曲禮引此文正義本作揲釋文本作葉又少儀云執箕膺揲士冠禮面葉注古文葉爲揲士昏禮同是揲葉揲三字古通用也揭字誤儀禮注亦有誤作揭者○按段玉裁云揭乃擖之誤擖乃擸之誤擸乃㩉之誤凡箕之底猶之盛物者皆曰葉或作揲謁作揲葉亦謂之㩉古字蓋㩉與葉聲相互亦虆或作蘽臘或作臈之類也

讀如盤帶之鞶閩本案盤當作鞶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蒹葭上古恬反下音加被皮寄反○【疏】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教之禮者爲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薕音廉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繄於奚反

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蘇路反洄音回上時掌反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宛紆阮反本亦作苑易以豉反【疏】蒹葭至中央○毛以爲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己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爲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雖似不可彫傷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矣以興衆民之彊者不從襄公之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爲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傳蒹薕至則興○正義曰蒹薕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霜露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爲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爲霜然則露凝爲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爲霜探下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傳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爲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互言其未爲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未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箋蒹葭至則服○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則當謂民未服從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傳伊維至難至○正義曰伊維釋詁文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內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樂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道也○箋伊當至言遠○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之知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皆述求賢之事一邊水傍下云在湄在涘是其居水傍也○傳逆流至以至○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人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人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道自來水內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爲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爲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爲求賢之事○傳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箋云未晞未爲霜○淒本亦作萋七西反晞音希【疏】傳晞乾○正義曰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爲乾也彼言露晞謂露盛乾此爲上章言白露爲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爲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爲霜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湄水隒也○湄音眉隒魚檢反又音檢【疏】傳湄水隒○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爲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甗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隒

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躋升也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躋本又作隮子西反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坻小渚也○坻直尸反【疏】傳坻小渚○正義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舉渚言之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涘厓也○涘音俟

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迂音于【疏】傳右出其○正義曰此觀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與右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沚爲韻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小渚曰沚○沚音止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疏】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者戒令餝傷無傳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爲政故戒之而美之勸之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爲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爲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槄梅柟也宜以戒不宜也箋云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條本又作樤音同槄吐刀反山櫰也柟如梅沈云孫炎注爾雅云荊州曰梅曰梅重實揚州人不閑名楠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朝直遙反裼星歷反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渥於角反淳漬丹如字韓詩作沰音託各反沰赭也淳之純反又如字本亦作渥字漬辭賜反【疏】終南至也哉○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故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顯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脩德又陳其美之勸勵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哉○傳終南至不宜也○正義曰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槄山榎李巡曰山榎一名槄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槄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

梅柟釋木云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柟郭璞曰似杏實酢陸機疏云槄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

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藂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

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傳錦衣至之服○正義曰錦者雜采爲文故云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

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

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

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

文故言錦爲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方記注

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

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

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賓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

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矣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

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紀如字本亦作杞沈音起【疏】傳紀基至如堂○正義曰案集注本作紀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

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畢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如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

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　君子至

止黻衣繡裳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黻音弗【疏】傳黑與至之繡○正義曰考工記繢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

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佩玉將將壽考不亡　○將七羊反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

死○行戶郎反下皆同鍼其廉反徐又音針從死上才容反【疏】黃鳥三章章十二句○箋三良至從死○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

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有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

箋辯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　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

己也此臣從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子車氏奄息名

箋云言誰從穆公者傷之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　惴惴懼也

箋云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惴之瑞反慄音栗壙苦晃反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殲盡良善也箋

云言彼蒼者天愬之○殲子廉反徐又息廉反愬蘇路反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箋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

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贖食燭反又音樹【疏】交交至其身○毛以爲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

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人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

今從穆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

贖代之今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以爲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求行道

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傳交交至其所○正義曰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桑扈

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翄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爲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箋黃鳥至本意

○正義曰箋以爲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爲止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爲止之意知

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傳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

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傳乃特百夫之德○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

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傳惴惴懼○正義曰釋訓文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箋云仲行字也

此仲行百夫之防　防比也箋云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防徐云毛音方鄭音房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

鍼虎百夫之禦　禦當也○禦魚呂反注同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

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鴥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鴥說文作鴥尹橘反疾飛貌字林于叔反鸇字又作鸇之然

反草木疏云似鷂青色說文仙反字林尸先反鷙所吏反　止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云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

思望而憂之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今則忘之矣箋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疏】鴥彼至實多○正義

曰鴥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然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疾飛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

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

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傳鴥疾至北林○正義曰鴥者爲飛之狀故爲疾貌晨風鸇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鸇

鸇摯鳥也郭璞曰鷂屬陸機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

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　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

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櫟盧狄反駮邦角反獸名草木疏云駮馬木名梓楡也倨音據【疏】傳櫟木至虎豹○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孫

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樧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櫟

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釋畜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而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樂音洛○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棣唐棣也檖赤羅也○棣音悌檖音遂或作遂○【疏】傳棣唐至赤羅○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檖赤羅郭璞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好呼報反下注同攻古弄反又如字下注同亟欺冀反【疏】無衣三章章五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其好攻戰也甚人生刺好攻戰序云刺康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好攻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康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爲次所以倒也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袍抱毛反襺古顯反本亦作繭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仇音求長直亮反又如字下同【疏】豈曰至同仇○毛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脩我戈矛與子同爲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鄭以爲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脩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讎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傳袍襺至其死○正義曰袍襺釋言文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襺謂今之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傳既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箋此責至共袍○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我是述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爲我然則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己共袍者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爲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傳戈長至仇匹○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三尋則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又解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也王霸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匹釋詁文○箋于至攻戰○正義曰于於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爲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發令之辭刺其好攻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與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猶北門言王事鴇羽云王事靡盬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汙垢○澤如字說文作襗云絝也褻仙列反近附近之近汙音烏又反垢古口反【疏】傳澤潤澤○正義曰衣服之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襗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

與子偕作作起也箋云戟車戟常也【疏】箋戟車戟常○正義曰車戟常者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渭陽音謂水名水北曰陽麗本又作驪同力馳反難乃旦反大音泰【疏】渭陽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驪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避此驪姬之難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爲晉君於是康公爲太子贈送文公至于渭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卽位爲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己送舅念母之事也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秦康公之母爲文公姊也僖四年傳稱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驪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而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秦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秦晉之婚必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人不以名行以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以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以見舅得反懷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文公爲舅氏者以舅氏之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卽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母之晜弟曰舅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雍於用反縣名今屬扶風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四馬也○乘繩證反注同【疏】傳母之至曰舅○正義曰釋親文○箋渭水至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瑰石而次玉○思息嗣反瑰古回反【疏】傳瓊瑰至次玉○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而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選

突續數含用玉璧伯惡見食之故惡之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〇權輿音餘權輿始也【疏】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〇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〇夏胡雅反屋如字具也食我音嗣注篇內同今也每食無餘箋云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疏】於我至權輿〇正義曰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於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嗟歎之〇傳夏大〇正義曰釋詁文〇箋屋具至勤勤然〇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為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得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為此故知謂禮物大具〇傳承繼權輿始〇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為繼權輿始釋詁文

於我乎每食四簋四簋黍稷稻粱〇簋音軌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疏】傳四簋至稻粱〇正義曰考工記云旊人為簋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為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為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注云膳猶進也云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〇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稱以黍稷二物分為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蒹葭

順禮求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標起止云傳順禮未濟又上文皆可證

可以爲曲薄毛本同閩本明監本薄作簿案簿字是也簿見廣韻宋時或用此字其說文方言廣雅等皆用薄字今廣雅亦誤簿此當與同

使之周禮明監本毛本之誤知閩本不誤案周當作用形近之譌

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明監本毛本順下更有不敬順三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此鄭括箋意故略去不敬順耳不必加三字以分配逆流也

蒹葭萋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萋萋作淒淒案釋文云萋本亦作淒正義本今無可考

未已猶未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此猶字衍

○終南

以戒勸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閩本明監本毛本亦無

錦衣采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錦者雜采爲文故云采衣也是正義本色當作衣考文古本作衣乃采正義耳

渥厚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赫然如厚漬之丹釋文渥丹下云厚漬也又云淳之純反又如字本或作厚是正義本與或作同考文古本作淳采釋文

孫炎稱荊州曰梅揚州曰梅■釋文校勘云影宋本缺通志堂本盧本如此案段玉裁云疏引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柟當依之乃是也爾雅疏亦可證

人君以威德之故有顯服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下有宜字案所補是也

又陳其美之■毛本之作以案所改是也

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下浦鏜云脫壹字是也

梅枏釋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豫樟不應複爾雅疏無其說誤也陸疏自此下皆說豫樟因毛詩更無豫樟故說梅下說之至枏葉大可三四葉一叢以下乃更說梅也爾雅疏誤

鄭於方記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坊誤方是也

有紀有堂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紀字云本亦作杞正義云集注本作杞定本作紀標起止云傳紀基是正義本與定本同杞是山有杞木字集注當誤

堂畢道平如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下文云因解傳畢道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段玉裁云定本非也此自爾雅言之故爾雅云畢堂牆若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

箋云畢也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畢也當作基也考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云云是正義本已誤遂爲之遷就其說也

○黃鳥

當是後有爲之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有作主案所改非也有當作君形近之譌

慄慄懼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慄慄作惴惴考文古本同案惴惴是也

以求行道者不行閩本明監本毛本重道字案所補是也

○晨風

鴥彼晨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鴥作鴥唐石經作鴥案鴥字是也釋文尹橘反采芑經同沔水經不誤

鴥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鴥作鴥小字本作鴥案鴥字是也考此字說文在新附中而廣雅已有之皆作鴥玉篇廣韻皆作鴥釋文此及二子乘舟同乃失去一畫耳

○無衣

我與女共袍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共作同考文古本同案同字是也

以與明君能與百姓樂致其死閩本明監本毛本百姓下更有同欲故百姓五字案所補是也

襗褻衣近汙垢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襗作澤案澤字是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云袴也可作毛鄭義異而經字則同之證正義云故易傳爲襗乃依鄭義易字以曉人非謂經傳字作澤箋字作襗也相臺本依之改箋者誤

○渭陽

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外國者三字疑衍是也

摯伯惡晁食之■毛本惡作夢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一）（廿三）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媯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宓犧之墟在古陳州之界宛丘之側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陳譜 陳者大皞虙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虙戲故連言之虙戲即伏犧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於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是胡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媯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媯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稱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與杞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音孟○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檜鄭居檜地在外方東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衛書作盟豬鄭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稱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枌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繆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為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為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宛丘怨阮反爾雅云宛中宛丘郭云中央隆高【疏】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翺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總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 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湯他郎反舊他浪反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效○洵音荀效戶教反【疏】子之至望兮○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為子者斥幽公為異其義則同○傳子大至宛丘○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為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為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為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為說○箋子者至不為○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為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皆為也○傳洵信○正義曰釋詁文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坎擊鼓聲○坎苦感反 無冬無夏

值其鷺羽 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疏】坎其至鷺羽○毛以為坎坎然為擊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佾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為異其文義同○傳值持至鳥翳○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為持鷺鳥之羽可以為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機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毵毵然與衆毛異好欲取為睫則舞之今吳人亦贅璐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

則為名白鷺赤者少耳此鷺所持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盎謂之缶○缶方有反盎本亦作瓫烏浪反

疏 傳盎謂之缶○正義曰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盎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為缶也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也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汲水盛酒即今之瓦盎也

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翿翳也○翿音導又音陶

疏 傳翿翳○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彼翿作纛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枌符云反亟欺冀反

疏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下績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言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數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到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謂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婆娑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上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枌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栩況甫反杼常與反說文丈與反

疏 傳枌白至所聚○正義曰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枌為白榆也栩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箋云之子男子也○婆步波反說文作嫛音同娑桑何反

疏 傳子仲至舞也○正義曰知子仲是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箋之子男子○正義曰序云男子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男子也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

穀善也原大夫氏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旦鄭音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荀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曰相音越下曰往往矣同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箋云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

疏 穀旦至婆娑○正義曰言陳國男女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共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穀善也原大夫氏○正義曰穀善釋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箋旦明至上處○正義曰旦謂早朝故為明也釋詁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為曰差擇釋詁文佚遊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刺其以美景廢業故樂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逝往鬷數邁行也箋云越於鬷總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鬷子公反處昌呂反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荍芘芣也椒芬香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由○荍祁饒反郭云荊葵也芘音毗又芳耳反芣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反好呼報反

疏 穀旦至握椒○毛以為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績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汝顏色之美如荍之華然見我說汝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唯以鬷為總言於是男女總集合行為此淫亂餘同○傳逝往至鬷數○正義曰逝往釋詁文邁行釋言文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緵紀之故鬷為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箋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鬷假無言為總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為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逝謂女往從男故云往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也故知女往男期也○傳荍芘芣至芬香○正義曰荍芘芣釋草文舍人曰荍一名蚍衃郭璞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顏色美女遺之以椒交情相愛故言相說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以言我視爾顏色美如芘芣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誘音酉愿音願擾也掖音亦

疏 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愨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御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傳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持之故以掖為扶持也定本作扶持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以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愨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作療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療下注放此愨苦角反

疏 衡門至樂飢○毛以為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游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泌泉至忘飢○正義曰邶國有毖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樂樂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

紆曷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于以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爲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箋飢者至猶是○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爲療且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爲喻任用賢臣以政教成也飲水可以療渴耳而云飢者飢久則爲渴得水則亦小療故言飢以爲喻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女必齊之姜（箋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取七住反下文同）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箋云宋子姓○[疏]箋齊姜至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國語稱四岳賜姓曰姜宋者契之後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宋姓子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淫昏本又作婚○[疏]東門之池三章皆以至君子○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淫昏故言刺時以配君子欲以配君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爲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字其思賢女之意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柔也緝七入反西州人謂績爲緝）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晤五故反本亦作寤[疏]正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興貞賢女能柔順君子使可以成其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賢女之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歌相切化使君改過從善以配君子此刺君淫昏故思得賢女以配之欲使諸詩言偶配之則此池之與池近在東門之外故言此也○傳池城池也○正義曰以經言東門之池故爲城池也○箋云晤猶對也○正義曰以晤爲對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以偶歌者以歌相和之事故以歌言之○正義曰釋言云晤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箋以晤爲對其意亦同鄭以晤對者以晤爲偶對歌相切化之意○傳漚柔也○正義曰考工記云㡛氏以涗水漚其絲是漚爲柔也○箋晤猶對也○正義曰箋以晤爲對者以歌樂之事善惡之辭室家之事相悅而以歌相戒故以晤爲對歌○正義曰以爲善惡之事而以歌相成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故以晤爲對也左傳引此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此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以是姬姜爲婦人之美稱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紵亦麻也○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疏]傳紵亦麻也○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菅草也○菅古顏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言道也○[疏]傳菅草也○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詩云白華菅兮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迎魚敬反下注同○[疏]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至者○正義曰毛以爲昏姻失時者謂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經二章皆言昏姻失時之事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以時則實以舉昏時之失男亦違女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也經二章上二句言昏姻失之時下二句是言男親迎之而女猶不至耳非謂東）

門之楊其葉牂牂（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牂子桑反）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疏]毛以爲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然已盛以興男女之年已大男以東門之楊葉初生與期之時於正時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晚於正歲之時言月已至於春夏矣喻昏姻失時已過秋冬之時不及用秋冬之時以配合故女留他色而後行違時不從男子親迎者○鄭以爲親迎之禮當以昏時而女猶不肯及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後至又留他色深不從男子至親迎禮○箋以爲男女相逢如是故刺昏姻失時也○正義曰傳以經言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則是期以昏時而女留他色深而不從也○箋楊葉至之月○正義曰鄭以此時刺男女失時故以楊葉喻之楊葉初生秋冬正時楊葉已盛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毛以秋冬爲昏姻之正時也○故箋云毛以秋冬爲昏姻之正時故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以楊葉初生二月之時也楊葉牂牂然則三月也言此時刺男女失時不及仲春之月○正義曰知者以三月中自九月至於正月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生行閒禮記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是由大哀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家語孔子之言也毛氏云秋冬爲昏期是其事也故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以昏者言人民自仲春以至仲春之月曰正義曰箋以仲春會男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未盛者至晚失仲春也故用秋冬不得言女時○箋以楊葉中者自三月中數天道行者以仲春爲昏姻正時以三月喻時晚也楊葉爲夏以楊葉爲盛而陰氣去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姻之月唯令在仲春之月也○鄭以仲春爲昏期說男女失時故以晚失仲春也）爲昏月所以爲期者云自謂及冰泮耳行請期之禮其家非以冰之未泮至已○親迎正義曰毛以爲期者期定婦家許之辭云詩內諸言昏月皆謂各從其禮耳非○傳以冰期之而不至正義曰以昏爲親迎之期婦人之禮云親迎之期至者有事不得至也故是作者舉其至而不至待女不至始言罷之時非謂明星之至乃至之也○傳言非其時不至○正義曰此女之時其至有故然後至以是故辭其至耳必是期以昏時女不至至此時女留他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而至以昏爲期之時猶不至也取○箋親迎至之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晳之世反）

昏以爲期明星晳晳（晳晳猶煌煌也○晳之世反本又作晳）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猶牂牂也○肺普貝反又音貝）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佗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爲佗同公殺音試本又作弒同[疏]墓門二章章六句至萬民○正義曰作墓門詩者刺陳佗也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定本云萬民焉無焉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不義乃用其言必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傅立師也經二章皆陳佗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正義曰不義謂弒君而自立○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言書曰大子免爲之君陳佗殺之免爲君取國故以弒君言之書曰陳佗則弒君之事也但佗之惡前已有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弒君之前已有此惡師之經云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言已知而不已至於不義雖昔不然矣則欲令佗誅退惡師則有此惡之事也經云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言國人知之而不已至於不義雖昔然矣則欲令佗誅退惡師是刺佗之始惡公子佗令身去惡師明詩者民所恨惡於民刺自陳佗之未立也戒君之則是止惡大師夫）

未去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閑，音閑。覩，都魯反，又作覩。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傅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相，息亮反。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昔，久也。箋云：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去，羌呂反。難，乃旦反。

疏　墓門至然矣○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閑，由希覩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覩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傅就良師也。○傳墓門至析之○正義曰：春官冢人職注云：墓，冢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墓城謂之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箋興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解興意，故述興意以申傳也。弒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夫傅相○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傅，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傅不良也。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傳言或為傅者，正謂此訓夫為傅也。師傅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傅相。○傳昔久○正義曰：傳釋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箋已猶至常然○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為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為雖，疑辭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梅，楳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樹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而陳佗從之而惡。○鴞，戶驕反。萃，徂醉反。楳，毋灰反。惡之，烏路反。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箋云：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疏　墓門至思予○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鴞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鴞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傅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楳至萃集○正義曰：梅楳，釋木文。鴞，惡聲之鳥，一名鴟鴞，一名梟，一名鵩。仰云為梟為鴞是也，俗說以為鴟，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傳訊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疏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讒○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己憂讒之事。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多信讒言之人，故致此讒人。○邛，其恭反。苕，徒彫反。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侜張，誑也。箋云：誰，誰侜張誑女衆讒人，誰侜張誑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侜，陟留反。說文云：有壅蔽也。予美，韓詩作娓，音尾，美也。忉，都勞反，憂也。誑，九況反。

疏　防有至忉忉○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邛丘之上有美苕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得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己得罪，告語衆人：汝等是誰侜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侜我心忉忉然而憂之。○傳防邑邛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為鳥，長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以草生尤美，故邛為丘。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宜云苕草。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侜張誑○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箋誰侜至宣公○正義曰：言誰侜予美者，是讒人欲誑亂，是誰為之，故云誰侜張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為人所美。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草也。○甓，蒲歷反。瓴，音零。甋，都歷反。鷊，五歷反。綬，音受。

疏　傳中中至綬草○正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之中。唐，堂塗。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塗也。釋宮又云：瓴甋謂之甓。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甓，今江東呼為瓴甓。有甓，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廟庭之與堂陳，一名之異耳，其實一也，故云。綬草，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陸機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說，音悅。澤陂詩同。○好，呼報反。序同。

疏　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皎，古了反。本又作皦。皙，星歷反。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嫽，同音了。窈，烏了反，又於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一音其了反。說文音己小反，又居酉反。勞心悄兮。悄，憂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悄，七小反。

疏　月出至悄兮○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非徒面色之白，既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皎月光○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傳僚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傳悄憂○正義曰：釋訓云：悄悄，慍也。故為憂。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皓，胡老反。懰，本又作劉，力久反，好貌。埤蒼作懰，懰，妖也。懮，於久反，舒貌。慅，七老反，憂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燎，力召反，又力弔反。夭，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株林，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下同。御，魚呂反，又如字。

疏　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暮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

之女子蠻之妹也子蠻早死而夭殺矣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泆音逸行下孟反

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觝都禮反【疏】胡為至夏南○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兮靈公為人所責觝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本無兮字○傳株林至徵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說責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者似對答前人故假為觝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駕我至于株○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實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寧儀行父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沱○陂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曰泗滂普光反沱徒何反下文同【疏】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為此淫泆毛以為男女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而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為惡行傷也而經不先已感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蕑者蕑是芬香之草喻女有聲聞此淫泆之女必無聲譽聞但悅者之意言其聲耳鄭以為皆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蕑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荷音何障章亮反夫音扶本亦作芙下同蕖其居反本亦作渠莖幸耕反佼古卯反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

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覺音教【疏】彼澤至滂沱○毛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為草甚柔弱荷之為華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風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甚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為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傳陂澤障荷芙蕖○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為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箋蒲柔至姓生○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箋傷思至見之○正義曰傷思釋言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思自見其女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正義曰經傳言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蕑蘭也箋云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蕑毛古顏反鄭改作蓮練田反【疏】傳蕑蘭○正義曰以溱洧秉蕑為執蘭則知此蕑亦為蘭也蕑是芬香之草喻女有聲聞○箋蕑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荷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蕑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卷好貌○卷本又作婘同其員反

寤寐無為中心悁悁。悁悁猶悒悒也○悁烏玄反【疏】傳悁悁猶悒悒○正義曰俗本多無之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萏荷華也箋云華以喻女之顏色○菡本又作莟又作歛戶感反萏本又作歛大感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儼矜莊貌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輾張輦反本又作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七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陳譜

東不及明音孟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正義自爲音傍行細書之末誤入正文者以此推之而例可知矣○按未可以一例百且在句中者容或有此例如此音孟及遵大路之山音反是也在句末者則文理可讀亦不盡同此例

在外方鄢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在外方之北外方鄢鄭因外方複出而脫去四字下引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其證也

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卒至下公剜添者二字

弟平公燮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燮誤燮非也正義所引世家自如此

○宛丘

中英隆高 閩毛本英作央案央字是也

狀如一丘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爾雅注一上當有負字

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攡誤攡非也爾雅注本作攡今釋文誤爲攡耳廣韻十一暮攡字下引亦作睫攡可證又五支接攡白帽接攡即睫攡

注云艮爻也位近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改位近丑作爻辰在丑非也王伯厚輯鄭易即采此正同

主國尊於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簋誤於從玉海校非也禮器正義引亦作於玉海作於者當是誤涉禮器下文

○東門之枌

應劭通俗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通俗浦鏜云當作風俗通是也

序云男子棄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女誤子是也

下曰往往矣同 閩案往字不當重

釋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 閩案○當衍

朝旦善明曰往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旦作日考文一本同案日字是也上章箋及正義中皆可證

貽我握椒 明監本握誤摳各本皆不誤

交情好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情作博案小字本誤也釋文以情好作音可證○按交博好猶云互相討好博字必古本之留遺者舊校非

○衡門

棲扶持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棲扶持下云故以夜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其所言不爲異本當有誤今無可考釋文棲下云持扶也與正義本同

云棲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鏜云脫說文又棲下浦鏜云脫持是也

持以赴外殺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棲誤持考左傳是也

可以樂飢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加广作療案唐石經考異云用鄭義也考釋文云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广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广下樂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本止作樂鄭本作療注放此正義云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是正義本鄭作療也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沈云舊皆作樂字是也陸意不從沈而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飢者夫釋文又作本正義唐石經後刻作療皆沈所謂晚本也沈但當如正義所云觀此傳亦作樂以證毛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歎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療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輔傳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療采正義釋文也釋文晚字或誤今正

可飲以療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療作療考文古本同案正義本作療療一字見上此箋不云樂讀爲療者以樂爲療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唯傳中樂道字不容改近盧文弨遂以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譏刪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處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故也

取其口美而已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口美倒案美口是也

周語作四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祚誤作是也

○東門之池

以配君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無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注也是也

彼美淑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叔姬音叔本亦作淑善也正義云言彼美善之賢姬是正義本作淑釋文音叔或誤今正

考工記慌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㡃誤慌案山井鼎云作㡃爲是是也凡巾傍之字寫者多以小旁亂之

齊人曰委爲禾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爲禾反三字當傍行細書正義於自爲音者例如此也○按不然

可以漚菅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漚後改以案初刻誤也

○東門之楊

羣生閉藏爲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誤爲考家語補校是也

歎天道攢秋冬而陰氣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歎當作觀形近之譌浦鏜云歎字衍文見繁露循天之道篇非也爲校繁露者所去耳

與陰俱近而陽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原文作內與陰居近而陽遠也非也居即俱字誤上文云冰泮而殺止故傍記內字爲止字之異耳後遂誤入正文也當依此正之

○墓門

陳佗乃用其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乃作仍案所改是也

昔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段玉裁云夕誤作久誰今猶今人言不記是何日也紀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

誰昔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訓文又云今定本爲誰昔昔也合爾雅舊爲誰疑辭也正義本定本同是也俗誤

善惡自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有作耳案有字誤也正義云此悔習惡自耳可證但與下此性善惡自然爲對文依義當作爾考文古本作爾一本作耳二字混也

性因惡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性作惟考文古本同案惟字是也正義云惟亦從而惡矣可證

歌以訊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訊告也釋文云訊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詩經小學云誶訊義別誶告也多譌作訊如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本作訊音信說文引國語誶申胥今國語作訊詩歌以誶止誶予不顧傳誶告也莫肯用誶箋誶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音信爲正王逸楚詞注引誶予不顧廣韻六至誶下引歌以誶止可正其誤毛鄭詩考正云止譌作之

訊諫也　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六經正誤云訊諫也作諫誤說文諫數諫也从言从束七賜反諫促也从言从約束之束音速依此是宋監本釋文作訊諫也从言从束中有一小畫即束字唐人例如此毛居正以爲束字非是小字本所附作諫誤參一一畫當由不識諫者誤改耳

與梟一名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與梟異一梟一名鵋因複出梟字而脫也爾雅梟鵋疏即取此誤改爲一名梟一名鵋當是所見本已脫而未察此正義之旨也

唯鶉冬夏尙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當誤尙考爾雅疏是也

○防有鵲巢

箋誰譸至宣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譸當作侜

甓瓴甋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瓴甋作令適案小字本是也釋文云令字書作瓴適字書作甋又甓下云令適也爾雅釋文云詩傳作令適是其證也正義本當亦作令適引爾雅乃順彼文作瓴甋耳相臺本及此依以改傳者誤

○月出

月出皓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皓作皎案皎字是也

勞心慘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慘七感反此無正義其本未有明文以白華例之當亦作懆毛鄭詩考正云蓋懆字轉寫譌爲慘耳毛與陳第顧炎武諸人論之詳矣

埤蒼作嬼嬼妖也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同小字本所附亦是嬼字考原本作嬼嬼妖二字連文相如賦所謂妖冶嫺都也

○株林

公謂行父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行父曰剜添者一字是本無曰字後依左傳加而衍也

從夏南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南下有旁添兮字下句同案惠棟云南與林協韻不容闌入兮字依疏當云從夏南兮今考正義云定本無兮字

乘我乘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又標起止云傳大夫乘駒釋文云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毛詩者皆篇內同考按傳云五尺以上曰駒正義云五尺以上曰駒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也毛於此及皇皇者華皆更不爲駒字作傳當皆是駒字未必後人改之說文驕下引我馬維驕凡說文所引不同多不可強合○按沈重說是也其詳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澤陂

男悅女之形體　閩本明監本毛本悅下有女言二字案所補是也

傷思釋言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詁誤言是也

孫毓以箋義爲長○正義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浦鏜云當脫傳自目至曰涵六字及○是也

卷本又作睠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睠作婘小字本所附亦是婘字考睠字非也博雅云婘好也本此詩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陸曰檜本又作鄶古外反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妘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為鄭武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檜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為文則為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卽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適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妘姓之中又有鄔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鄶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弟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黎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且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鄶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國北鄰於虢○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理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為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滅之先諸檜而接說鄭故特言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虢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好呼報反下注同治直吏反下注同玦古穴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去君也由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好絜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己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汝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己去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為之憂悼是以道去君之事也以詩為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也○箋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會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鄉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卽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裘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遙反注同下篇注亦同蜡仕詐反祭名也見賢遍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忉音刀【疏】羔裘至忉忉○正義曰言檜君好絜衣服不循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逍遙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絜變易常服也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遙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箋諸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就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饗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

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翱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衣服也逍遙翱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箋爾女至切切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辭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堂公堂也箋云翱翔猶逍遙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疏】傳堂公堂○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爲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服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膏古報反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

【疏】羔裘至是悼○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悼動○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爲于僞反下同

【疏】素冠三章章三句○箋喪禮至能行○正義曰喪服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爲父母父母尙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韠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經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喪未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於韠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欒欒然瘦瘠也○欒力端反瘠情昔反縞古老反紕婢移反解佳賣反懈音膄本亦作瘦所救反勞心慱慱兮慱慱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慱徒端反

【疏】庶見至慱慱兮○毛以爲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己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祭冠今用情急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欒欒然瘦瘠者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慱慱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爲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庶幸至瘠貌○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祭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縞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葬而練至祥乃除練後當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悈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必瘦故以欒欒爲瘦瘠之貌定本毛無瘦字○箋喪禮至瘦瘠○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使是棄即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閒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惰紓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覬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瘦瘠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傳慱慱憂勞○正義曰釋訓文

庶見素衣兮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疏】庶見至歸兮○毛以爲作者言己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己家○鄭以爲幸得見祥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以其身既能得以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傳素冠故素衣○正義曰禮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亦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衣也○箋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故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爲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爲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同歸○正義曰傳訓聊爲願同歸謂同歸己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爲行如一亦與鄭異○箋聊猶至居處○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己家故易傳以爲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

庶見素韠兮箋云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韠音畢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蘊紆粉反夏戶雅反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援音袁下同衎苦旦反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

【疏】庶見至一兮○毛以爲作者言己幸望見祥祭之素韠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子夏至所勉○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爲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則之肖似也不有所似謂賢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皆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

愍據故不正其是非〇箋聊與至其行〇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其非賢者不須僥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爲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恣謂狡快淫戲不以禮也〇萇楚丈羊反萇楚銚弋也本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恣姿利反狡古卯反快古快反本亦作猗古外反【疏】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至慾者〇正義曰作隰有萇楚詩者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慾而不爲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人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小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〇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銚音遙長張丈反下同蔓音萬少詩照反下同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〇夭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洛注下皆同妃音配【疏】隰有至無知〇正義曰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言隰中有萇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之無配匹之意若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〇傳萇楚銚弋〇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〇箋銚弋至情慾〇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類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雖則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慤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雖至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皆正直人性皆同之無可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〇傳夭少沃沃壯佼〇正義曰桃之夭夭謂桃之少則知此夭謂人之少故云夭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〇箋知匹至之意〇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疏】箋無家至之道〇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爲家家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疏】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〇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寇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〇偈起竭反疾也翩丘謁反又如字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曰顧〇怛都達反【疏】匪風至怛兮〇正義曰此詩周道既滅風爲之變俗爲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驅疾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爲之而作此詩耳〇傳發發至之車〇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飄兮知發發爲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爲疾驅傷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驅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順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爲無道之變者時無決驟皆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擣埋之氣亦爲不善之變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〇傳怛傷至道滅〇正義曰怛者驚懼之言故爲傷也自顧將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恐道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爲下國周道之致令喪而不行是騷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誥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迴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〇飄符遙反嘌又必遙反本又作嘌匹遙反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弔傷也【疏】傳迴風至節度〇正義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風飄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溉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〇亨普耕反注同煑也溉本又作摡古愛反釜將甫反鬵音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音才今反滌徒歷反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疏】誰能至好音〇正義曰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溉而與之釜鬵以喻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雖於治民故以亨魚爲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釜鬵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〇傳溉滌至治民〇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甗是溉滌皆是器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甗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鬵爨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〇箋誰能至亨者〇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〇箋周道至於時〇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懷歸檜在榮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歸也〇箋誰將至政令〇正義曰上以亨魚爲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使不知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七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檜譜

檜國在禹貢豫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檜衍字非也鄭國是沇豫國故檀擧檜而言之○補案檜上當有○

在汴縣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誤汴是也

昆吾蘇顧溫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國語甚作董

妘姓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鄔國語作鄶非也今國語鄭耳潛夫論亦作鄔可證

地理志毛本理誤里閩本明監本不誤下同

皆不言北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當作其形近之譌

○羔裘

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聽下浦鏜云當有則去之是三諫不聽是也此不聽複出而脫

復士以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問誤復是荀子大略篇非也此不與楊倞注本同耳

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麑當作麛

○素冠

素冠於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冠於疑黨與誤是也

形貌欒欒然臞瘠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臞瘠作瘠瘦案小字本誤倒也釋文臞本亦作癯正義作臞

此冠練往使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布誤往是也

我心蘊結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薀後改蘊案說文薀積也从艸溫聲正義釋文作蘊者即薀之俗字耳

○隰有萇楚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淫字唐石經計其字亦當有

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壯字衍沃沃下脫然字此讀於少字略逗

隰有萇楚三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隰有二字案有者是也序可證

○匪風

怛傷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怛傷之訓考釋文怛兮下云慘怛也是釋文本亦無此傳

偈偈然大慓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當作兮上文發發兮大暴疾貌此對文皆經中兮字也

亦歸與之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亦備具之而同浦鏜云爾而字當衍文非也讀以而字斷句而訓也浦誤於之字斷句耳

謂以人思尊偶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思當作意聘禮疏以人意相存偶也尊偶存偶與中庸正義之相人偶表記正義之相人偶禮人正義之答偶皆一也下文云尊賓之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三）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爲伯封域在兗州陶丘之北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其（廿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釋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治是曹之封域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舜漁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曹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懾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閒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一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宮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彊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石甫不成爲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閒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上音浮下音由渠略也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寡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辭其正也【疏】蜉蝣三章章四句至依焉○正義曰作蜉蝣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閒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爲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又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互以爲興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楚楚如字說文作髗髗云會五綵鮮色也渠本或作蠷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蠐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朝直遙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遙反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箋云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難乃旦反【疏】蜉蝣至歸處○正義曰言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興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己之性命死亡在近有此羽翼以自脩飾以興昭公之朝廷皆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翼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實者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蜉蝣至明貌○正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閒曰渠略陸璣疏云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隨疏云蜉蝣方土中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叢中甲蟲聞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蠰者蠰也○箋興者至渠略○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衣裳亦有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采采衆多也【傳】采采衆多○正義曰以卷耳采采言采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爲多楚楚於衣裳之下是以爲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裳之貌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夕則深衣也○掘求勿反閱音悅解音蟹下同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箋云說猶舍息也說音稅協韻如字○【疏】蜉蝣至歸說○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興昭公羣臣皆麻衣鮮絜如雪也蜉蝣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爲此脩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爲侈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以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依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特也○傳掘閱至鮮絜○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絜也○箋掘地至深衣○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其始生之時以喻朝夕而容色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卸布而色白如雪者謂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己意所以知麻衣是深衣者以諸侯之朝服夕深衣也故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夕服深衣也深衣布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以深衣之布爲十五升也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爲之而麻衣注云爲小功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言公之庶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總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候人官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下篇同遠于萬反下注同好呼報反【疏】候人四章章四句至人焉○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宜疏而

刺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候人道路送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何何可反又音河祋都外反又都律反揭音竭又其謁反殳市朱反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云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其音記下皆同芾音弗韠音畢之芾沈又甫味反朝直遙反下在朝同縕音溫赤黃之色黝於糾反黑色珩音衡以上時掌反

【疏】彼候至赤芾○正義曰言曹共公遠棄君子其君子正爲彼候人迎賓客之人今荷揭戈與祋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觀此小人在曹朝之上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是小人也○傳候人至候人○正義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候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亦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為上士不宜身荷戈祋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為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於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為名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及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為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奸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祋須人擔揭故以荷為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祋字從殳故知祋為殳也說文云祋殳也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為大官今在官任使惟為候人故以官言之○傳彼彼至乘軒○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傳更不見芾之形制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韠芾以通號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數之言藏也縕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蔥祭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之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

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鵜徒低反洿音烏一音火故反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稱尺證反注同

【疏】維鵜至其服○毛以為維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服言其終必亂也鄭上二句別義同○傳鵜洿至入水○正義曰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朴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陸機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箋鵜在至其常○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

咮喙也○咮陟救反又都豆反喙許穢反又尺稅反又丁角反鳥口也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媾古豆反

【疏】傳媾厚○正義曰重昏媾者以情必深厚故媾為厚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

【疏】薈兮至斯飢○正義曰言薈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之上朝升升勢不能興為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喻天無大雨則歲穀不熟婉兮而少孌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薈蔚至升雲○正義曰言南山朝隮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薈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釋詁文定本及箋注皆云隮升雲也○箋薈蔚至德教○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薈蔚雲興若是小雲之興也○傳婉少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稚故以婉為少貌孌為好貌齊甫田云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是幼稚故傳以婉孌並為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為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為少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言季女者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此故以季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取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以少為稱也故不同也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箋天無至困病○正義曰箋以此經不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因不雨而興故知此言歲不熟則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音尸本亦作尸

【疏】鳲鳩四章章六句至不壹○正義曰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在位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此經四章皆美君子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戒時惡之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鳲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成也他木生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秸古八反鞠居六反又巨六反莫音暮下遐嫁反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疏】鳲鳩至結兮○正義曰言鳲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其子有七兮鳲鳩養之朝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平均如一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如一兮其執義如一則用心堅固亦不壹之人君用心不均故舉善者以刺之○箋淑善至如一○正義曰淑善釋詁文儀義釋詁云儀善也善人君子執義均一正是執義之事故以儀為義理通故為善人君子執義之儀亦如一也○傳言執至心固○正義曰執義如一則用心堅固如物之結也又言如結者謂不散也

如異結與此同鳲鳩在桑其子在梅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為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弁皮彥反騏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璂云弁飾也往往冒玉也或亦作璂音其稱尺證反疏鳲鳩至伊騏○毛以為言鳲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與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為之其弁維作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君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弁為之綦以玉為之餘同○傳騏騏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則弁絰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釐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箋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綦以玉為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綦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為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為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綦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非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綦說善人君子而言此綦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疑也○忒他得反疏傳忒疑○正義曰釋言文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長張丈反下同任音壬疏箋執義至侯伯○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詁文非為州牧不得為四國之長故任為侯伯也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箋云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壯巾反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思治直吏反刻音克疏下泉四章章四句至賢伯○正義曰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言思古賢伯上三章說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云興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冽音列本作浸子鴆反稂音郎徐又音良溉古愛反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周京箋云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愾苦愛反嘆息也說文云大息也音火既反覺音教疏冽彼至周京○正義曰冽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稂非灌溉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刻遺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寢寤之中覺而嘆息念彼周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冽寒至而病○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水是遇寒之意故為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根本故以苞為本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樸曰莠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箋興者至之屬○正義曰以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為禾中之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為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獨何所據○箋愾嘆至明者○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嘆息之聲是愾為嘆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為京師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也○蒿好刀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蓍草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芃芃美貌○芃薄工反又薄雄反膏古報反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疏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潰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為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郇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為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為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之事也○箋有王至之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illegible]以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傳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為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大公畢公為之無郇侯者知為牧下二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七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曹譜

被孟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孟當作盟陳譜作明豬正義云明豬衞書作盟豬鄭左傳稱孟豬之事爾雅云宋有孟豬是也但聲訛字變
耳是正義所引衞書作盟之證

曹之後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曹上誤衍一○案毛鄭詩考正亦誤以此下共廿一字爲鄭詩語

十一世當周惠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上脫○是也

子官伯侯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宮誤官是也

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前陳譜疏云除相公一人及此人字亦當作又父子曰世兄弟曰及
是也考邶鄘衞譜正義云又不數及商頌譜正義云除二及皆可證

○蜉蝣

昭公國小而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國小而迫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
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今考集注是也譜正義云蜉蝣
序云昭公昭公時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澗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
文所見乃誤本因是而去此序昭公字耳

掘閱掘地解　小字本相臺本解下有閱字閩本明監本毛本亦有案十行本脫也又此定本也正義云初掘地而出皆解閱又云定本云掘
地解閱釋文解閱音蟹下同與定本同也

掘地而出皆鮮閱　〔補〕毛本同案鮮當作解下鮮閱並同

蜉蝣三章章四句　〔補〕各本皆另提一行此誤在疏下

○候人

而好近小人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好字後改有案釋文以而好作音是其本有好字正義云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
小人當是其本無好字初刻出於此

候人道路送賓客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一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送下有迎字案正義云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依
正義當有此字

荷揭戈與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何正義作荷何荷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經作荷誤采所易之今字釋文
何戈何可反又音河

不刺遠君子而欒候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

知用享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利誤知祭誤享非也正義所引易自如此祭祀本或作享祀見易釋文

所謂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韍誤𣪊以玉藻注考之浦挍是也

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二其字一譌下一譌上非也盧文弨云不必拘本文是也

遺衞夫人以魚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遺誤遣是也

傳十八年左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上浦鏜云脫二字是也

形如鷄而極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鷄誤雞案此因十行本別體俗字作鷄而然

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正義云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又標起止云至弱者其自爲文者不可據意必求之當云季少子女弱者又季少子見陟岵傳也

則下民困病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矣字案無者是也標起止云至困病可證

天者無大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若因剜改而與下互譌也

故知蒼蔚雲興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若當作者因剜改而與上互譌

○鳲鳩

其儀一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一字是壹之假借騶虞經壹發五豝又以壹字爲一之假借此序中不壹字凡二見唐石經以下各本同
用正字也序用字不與經同如采蘩之昆甍漢之裁皆可見傳箋亦作一標起止可證正義易而說之乃皆用壹字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上箋儀義也一者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
承上當脫箋云二字今考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

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用心至其心剜添者三字此當作用心既
如壹兮其堅固不變剜添如壹及心字皆誤

刺曹君用心不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刺誤既知二字案此十行本始剜者譌一字爲二字山井鼎云宋板作刺最是彼所見
刺字重剜而又正之也十行本屢經剜改者如此

謂如不以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謂固不可散

騏騏文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騏綦文也釋文伊騏下云騏綦文也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
此與小戎正義略互見耳如者如騏馬之綦文也又正義下引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綦而無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是此傳釋文正義孫
毓評皆是騏綦文也今各本皆誤標起止傳騏騏文亦當是後改釋文綦字譽或誤纂今正詳後考證○按說詳小戎

騏當作綦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作綦音其是釋文本字如此段玉裁云周禮作璂鄭易爲綦鄭箋詩孔疏詩皆依綦字今考正義本箋
亦是綦字見下與釋文本同當是用此字以別於傳綦文也其引周禮而說之用彼注作綦

言皮爲之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爲當作弁

會逢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縫誤逢下同是也

玉用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下浦鏜云脫三字是也

綦常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綦上當有玉字因上句末王字形近而脫去也

故知騏當作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綦當作𤧚上文云鄭唯其綦伊騏言皮弁之𤧚又云知騏當作𤧚此二𤧚字據箋言之可證也

正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傳言正長釋訓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訓當作詁

其非禮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封誤其非是也𤕤屬正義引作封非魯頌譜正義引同

○下泉

冽彼下泉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冽作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冽音列寒也唐石經本此正義云字從冰相臺本所據改也東京賦李善注引此作冽詩經小學云字從仌列聲又見大東

稂童粱小字本相臺本粱作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梁字誤也爾雅作粱此釋文及大田亦或誤見六經正誤

冽彼至周京閩本明監本毛本冽作洌下同案所改是也

浸彼苞稂之草明監本毛本草下衍也字閩本剜入

字從水閩本明監本毛本水作冰案所改是也大東正義可證

必浸其稂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稂當作根形近之譌

甫田云不稂不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甫是也爾雅正義節取此正作大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栒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為豳公憂勞民事以此敘己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邰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邰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豳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之閒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栒邑也言自邰而出者杜預云邰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閒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邰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大康為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公劉遭豳不當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豳憂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舉鴟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洛邑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正義曰此解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難而出或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農桑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己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以比己身序己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己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之曰豳則其豳矣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大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然大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綿篇說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大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為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使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大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為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大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政也常守一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大王之所為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豳國之變風為此乃遂論豳公為諸侯之事故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遭遇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若所陳本非豳事無由得繫於豳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為宜也春官籥章云吹豳詩以歌豳詩則周禮之前已繫豳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豳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謂之變風公劉亦陳豳事不繫豳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雖召穆公陳文王以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也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為豳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鴟鴞周公使事一國故并為豳風鄭志致之閒亦七月矣以公之傳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事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故言據周公之德者據鴟鴞以下發聞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為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其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雅為使周公事有此善也此豳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鄭致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文王九十七而崩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武王時受命七年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泰誓上篇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始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武王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也文王崩至武王有疾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有疾瘳後二年崩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書序云百官總己而聽於冢宰三年四年左氏云周公為大宰以右王室周公既為大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惑流言成王不惑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接周者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葬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則三年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

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註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既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按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比序己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審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金縢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盡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往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東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歸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昬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昬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昬也非是六軍之事皆新昬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昬猶是新昬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昬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破斧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大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發亂以為說札錯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能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為鴟鴞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傳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讖不見古文以[illegible]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之說大戴禮武王[illegible]年[illegible]王十[illegible]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之年武王八十[illegible][illegible]至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illegible]作洪範[illegible]年往為一[illegible]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伐紂後六年而崩[illegible]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illegible]武[illegible]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illegible]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illegible][illegible]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書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己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為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繼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遭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以否其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又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王業于況反又如字下同

【疏】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為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己今遺難亦欲勸修傳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此序己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難亦變也但古人之語字寡耳無遠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鄭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處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冢宰服喪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

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譬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樂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勸事樂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饁我婦子曰爲改饁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禮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置月餘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凄否在此一月傷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爲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輕食爲急故陳人耕稼之事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懿筐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桑繁祁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帛麻春既養蠶秋當績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畢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菽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教民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己志言己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蠶繅絲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始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則畢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藏衣言禦難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歛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爲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爲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穀黍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薁及棗稻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棗稻之事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爲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爲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一冬之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蠶桑時節易過恐失其時故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蠶桑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葵稼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猶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總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有異文意則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箋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觱音必說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颲颲褐音曷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同猶俱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饋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爲言勸其事又音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耜音似饁炎輒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畯音俊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饎尺志反下同夏戶雅反下染夏夏小正同晚寒如字饟晚鄭而氣寒也饟其饟反饟式亮反又爲于饟反【疏】七月至至喜○毛以爲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者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觱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豳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俱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饁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先公憂念民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己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爲設酒食爲異餘同○傳火大火至冬衣矣○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爲流故云流下言大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箋大火至所在○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火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大月之昏火星始中季與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鄭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衡參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爲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蘗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盡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巳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實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爲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數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三月爲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爲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故以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褐毛至當績○正義曰毛布用毛爲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正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績衣絲麻爲蠶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時蠶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事當此○傳三之日至大夫○正義曰于耜於三之日於是始

脩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豳人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爲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爲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餉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畯農事以田畯職田正田畯故直云田畯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所年之祭知其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爲酒食當饋田畯來至見勸勞故喜樂耳○箋喜饋至成之○正義曰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喜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饁彼之下而說田畯喜乎饁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爲饎饎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炎云小民耕畯妻子相饁雖有簞缺如賓之數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舉身就耕民田嬉農歡草閒共飲食乎鄭亦甚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饗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殺食也夫而改易經字始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夫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說其爲殺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閒食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箋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離本又作鶬作鸝同力知反穉直吏反本亦作稚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男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祁巨之反一音上之反殆音待

[redacted]七月至同歸○毛以爲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矣又本其[illegible]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異言始與豳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牆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縣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之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蘩云皤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云皤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爲生始然則胎殆義同故爲始也及與釋詁文備俟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豳公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豳君既脩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箋春女至豳風○正義曰箋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爲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爲陽秋物傷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感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爲歸於傷悲之下鄭言與公子同歸是悅女之思嫁不得歸公子率民故爲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豳國之風詩也此言是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則言豳雅豳頌則豳詩者是豳頌可知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有豳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豳詩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豳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朔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豳頌也言籥章之注云[illegible]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illegible]之類是也又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以其[illegible]頌皆與此異者[illegible]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寒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本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伐事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難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遺治故爲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致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致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致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萑音丸葦韋鬼反薍五患反葭音加本又作葮同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斨方銎也遠枝遠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箋云條桑枝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illegible]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鵙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許云反暴蒲卜反染如豔反

[redacted]七月至子裳○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蠶事既成豫蓄之以擬蠶用於蠶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桑之不枝落者以繩橋束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也蠶事既畢又須續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是將寒之候也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績則染爲玄則染爲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爲公子之裳也言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傳薍爲至爲曲○正義曰釋草云[illegible]樊光云[illegible][illegible]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薍爲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illegible]猶名[illegible]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蠶事云具曲植籧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爲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

也○箋將言至於此○正義曰蠶爲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爲業故云自始至成也○傳斨方至黃桑○正義曰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卽斧也唯銎孔異耳故云斨方銎也此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者也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遠載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掎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稚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新生者○傳鵙伯至纁裳○正義曰鵙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緝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爲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制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爲明謂朱爲光明也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託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染五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故也○箋伯勞至者說○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豳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調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耜舉趾下云載纘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豳處西北邊於諸華寒氣之來大寒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審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鶪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字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豳地大寒晚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校之豳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後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事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種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練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溽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四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蠶事續麻是進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業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言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狐貍云爲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

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熱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葽於遙反蜩徒彫反穫戶郭反下同隕于敏反蘀音託螗音唐墜直類反萯音婦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

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貉戶各反獸名貍力之反獸名搏音博舊音付自爲于僞反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豵○纘子管反豵子公反豜古審反又音章[redacted]四月至于公○正義曰四月秀者葽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就熟則將寒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爲裘以助女功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爲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爲公子之裘緜麻不足以禦寒故須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豵獻大豜於公戰闘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竟特以閑習之故因兵而俱出田獵也是先公禮教備矣○傳不榮至蘀落○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故以英爲不實秀爲不榮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葽是草也蜩蟲云蜩蟬蜩蜩蟬合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云蜺寒蜩郭璞曰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良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穫者唯有禾耳故知其穫謂禾可穫也隕墜釋詁文○箋小正至葽始○正義曰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也葽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與葽爲一言葽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月令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以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葽草故云物成自秀葽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傳于貉至始裘○正義曰于謂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貍皮并明取之意也狐貉之厚以居論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爲裘之義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王時服用頒賜故也○箋于貉至女功○正義曰以經狐貍以下爲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爲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服虔云貍製狐貍裘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貍以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爲正女功皮裘爲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傳纘至私之○正義曰纘繼功事皆釋詁文豵獸入私豜入公則豜大豵小言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言獸也○箋其同至曰豵○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卽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三曰豵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麕皆云絕有力豜箋意蓋以豜爲鹿麕有力者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螽音終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字林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蟋音悉蟀

所律反蚣相容反又相工反蝑相魚反又相呂反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卒寸忽反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

也庶人蓽戶箋云為此四者以備寒〇穹起弓反窒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窗也墐音覲牖音酉蓽音必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箋云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

功止〇曰為上音越下音于偽反讀上而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為【疏】五月至室處〇正義曰首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

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漸故三蟲

歷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牖墐塗荊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鼠人又告妻子言己穹窒墐

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為此者曰為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為此也〇傳斯螽至訊之〇正義曰斯螽蚣蝑釋

蟲文又云翰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機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

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〇箋七月至卒來〇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

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總其文也宇戶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令

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〇傳穹窮至蓽戶〇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穹為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聲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

也明堂位注云鄉牖屬此為塞之備不塞南留故云北出牖也備塞而云墐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墐為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蓽戶儒行注云蓽戶以荊竹

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〇箋曰為至功止〇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

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者總言一歲

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

云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既以鬱

下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〇薁於六反亨普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剝普卜反注同介音界棣大計反蘡於盈反或於

耕反凍丁貢反醪老刀反釀女亮反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壺瓠也叔拾也

宜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葉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〇瓜古花反字或加艸非宜七餘反荼音徒樗勑書反又他胡

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糝桑感反【疏】六月至農夫〇正義曰此鬱薁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煮乃食棗

當剝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薁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荼樗云食

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〇傳鬱棣至眉〇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

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薁蘡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

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棗須樹擊之所以剝為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

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

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也〇箋介助至穫稻〇正義曰釋詁云介右也右助也異轉相訓是介

下及棗總助男功穫稻為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故黍為正男為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〇箋壺瓠至惡木〇正義曰以壺與食

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之甘瓠可食則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為叔苴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

堪為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荼以為菜樗以為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

初熟拾取以供農業其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九月築場圃春夏為圃秋冬為場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

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〇場直羊反下同本又作嘗失陽反今亦宜直羊反圃布古反一音布茹如豫反

十月納禾稼黍稷

重穋禾麻菽麥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〇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

字禾邊作重是穜穜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穋音同說文云穜或從翏後種先熟曰穋囷丘倫反

嗟我農夫我稼既

同上入執宮功入為上出為下箋云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〇上時掌反注同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〇索素各反綯徒刀反絞古卯反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〇亟紀力反定都佞反【疏】九月

至百穀〇毛以為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十月之中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囷倉之

穀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矣野中無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鄉相謂云晝日

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蓋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脩治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農公又其始為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

穫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矣農人趨時也〇鄭唯以乘為治謂急治野廬餘同〇傳春夏至為場〇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

蓏之屬季秋於圃中為場樊圃謂之圃然則圃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則謂之圃圃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東山云町疃鹿場

是謂野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蒸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為菜之別疑故書傳稱菜為茹〇傳後熟至曰穋〇正義曰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

之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是相傳為然無正文也〇箋納內至囷倉〇正義曰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

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稼穡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斡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倉之事故

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

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〇箋既同至功事〇正義曰既納囷倉已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謂功為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

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為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〇傳綯絞〇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綯繩之絞也〇傳乘升〇正義曰

乘車是升其上乘屋亦升其上故為升也〇箋亟急至公社〇正義曰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其始播

則乘屋亦為田事且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為

始與穀為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始之祭社者則公為之祭非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

公家祭社為所求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為來年勸耘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

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爲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豳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鑿在洛反沖直弓反擊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勝音凌蚤音早韭音九字或加艸非複音福觀徒歷反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遙反刷所劣反爾雅云清也三蒼云埽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滌直歷反埽也曰音越或人實反非縮所六反閒音閑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眾也疆竟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躋子兮反升也兕徐履反本或作兕觥號彭反本亦作觵疆居良反或音注爲境非校戶教反樂音洛

【疏】二之日至無疆○毛以爲豳公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冰沖沖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韭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者是肅爲縮也十月之中滌其場上眾麥盡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禮其牲用犬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饗大夫故特爲殺羊乃使升彼公堂序學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眾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豳公使得萬年之壽無有彊境之時美先公禮教明備爲民所慶賀也鄭以爲朋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閒暇設朋壺之尊酒斯饗勞羣臣作大歡之禮曰殺羔羊以爲殺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君使君萬壽無疆餘同○傳冰盛至冰室○正義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耳此箋言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藏故知爲冰室也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爲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爲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參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illegible]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蔟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大蔟爲律夾鍾爲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大蔟用事○蔟古者於物備○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illegible]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也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覿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爲昴雅正文西陸朝覿當爲昴星朝見不得爲婁星見也故知出之爲四月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句云以享司寒下句直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鄉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爲此頒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到者以其不隨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爲獻此已破引之讀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秋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文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刷淸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淸除其室也案傳以營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爲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緣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火出爲之上章蠶績業是備寒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傳肅縮至羔羊○正義曰肅音近縮故爲縮也霜降收縮萬物畜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栗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朋者眾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場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禮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此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止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箋十月至羣臣○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斯饗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牲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烝謂特牲體爲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爲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樽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凡大夫尊兩圓壺是尊者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傳公堂至疆竟○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爲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故知舉之以誓戒眾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箋於饗至齒位○正義曰箋以斯饗爲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爲之教孝悌之道黨之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

爲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一）〔廿六〕

毛詩注疏校勘記（八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豳譜

以此敘己志 補 案此當作比正義以比序己志又以比己身序己志皆可證

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誤也是也

由其積德勤民 閩本明監本勤誤憂毛本作直誤山井鼎云乃改之互換其處是也

俱是先公之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後誤俊下明是念其後者同閩本監本毛本俱改則

後成王迎之反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之字浦鏜云而誤是也正義云是成王迎而反之可證

主意於豳公之事 毛本主誤王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山井鼎云王當作主物觀補遺不載據宋板皆失之

主意於豳公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擠以字計之應少一字改刻補擠而誤也

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閩本明監本毛本一作三案文王正義作一可證此改刻補擠而誤

於四方諸來朝 明監本毛本諸下有侯字閩本無案有者是也采鼓正義引有

故迎周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欲誤故是也

非是六軍之事 補 毛本事作士按士字是也

必然以否 明監本毛本以誤與閩本不誤案以否正義中常語而不知乃改之

○七月

無怨於我先王 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怨於當作以告

古者避辟扶亦反譬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扶亦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倒如此考此正義所言知采本正義必當易辟爲僻今盡作辟者後人依注改也此類多矣○按自爲音未必雙行小字

故毛讀辟爲辟 明監本毛本下辟字誤避閩本不誤案此卽上扶亦反字

諸衣言裳避寒之事 補 案衣言二字當倒

其助在成一冬之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其助在成冬一之日冬一字誤倒日誤月

二之日栗烈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栗烈並如字下栗大東正義皆引作二之日栗冽云字從冰此正義云有栗冽之寒氣以下皆作烈猶引白旆英英而本詩作央央也又如五經文字仌部有凓字是栗亦有從仌者今考毛氏詩多假借字當以釋文云如字者爲長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亦其證○按詩經小學全書考栗烈當爲凓冽其說甚詳今坊間所行乃副本耳

觱發風寒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有觱發之寒風又云故以觱發爲寒風考說文云𩙪風寒也用此傳正義之下云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則作風寒者是也有觱發之寒風自爲文而倒之也其故以觱發爲風寒不當倒乃後來所改也釋文觱發下云寒也有誤辭後考證考文古本作風寒

風采正義而誤

正中在南方大寒 明監本毛本寒下有退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吳志孫晧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吳當作鄭困學紀聞嘗正其誤是當時本已作吳矣

前受東方之體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體當作禮形近之譌禮即謂月令

又復指斥其一之日 閩本明監本毛本日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此篇說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說當設字誤是也

衣絲蠶爲重 閩本明監本毛本衣下有事字案十行本損今以字計之應少一字改刻補損而誤也

當季冬之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以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當以孟春之月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衍字是也

自三百以外 閩本明監本毛本百下有里字毛本三作二案所補所改皆是也

故宜云田畯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畯下有田字案所補是也釋文畯下云田大夫也

故又本作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作作於考文古本於字亦同案於字是也

鹿鳴陳燕勞伐事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事作事臣案此誤改也伐事當作戍士伐戍形近之譌十行本士事不別也通鹿鳴以下言之不事指鹿鳴一篇下文王亦然

八月萑葦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萑後改雚案萑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萑戶官反從廿下萑今經典相承隸省作萑萑正字謂此也釋文萑戶官反○按說文有萑有雚萑者葦之類也从艸萑聲雚者鳥名从丫从隹今人萑葦字盡用萑雀字爲段借非用萑艸字也萑艸字从艸佳聲音遠

猗彼女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猗於綺反徐於宜反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遶戴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掎考此是說傳角字之義又以爲猗之言掎也故弁說之非正義本經傳皆作掎也考末曰掎仍當作曰猗乃不知者改之耳或因正義中字譌遂并疑此經當作掎者非也正義上文云猗束女桑而采之又云以繩猗束而采之也皆作猗不作掎猗字在小弁經正義不引亦其證

條桑枝落采其葉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落下剜添之字小字本相臺本有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釋文條下云枝落也不備取耳與葛覃覆責也正同

七月鳴鵙 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鵙作鶪案唐石經是也五經文字云鶪伯勞也與說文合可證也

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華字皆當作葦今爾雅自石經以下各本皆作華字之誤也此正義所引本不誤故下文云成則名爲葦也不知者乃改之文選注引亦不誤

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白露爲霜當重非也讀以霜字斷句之時二字下屬之時者是時也

具曲植籧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筥筐字誤倒是也

傳斨方至荑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荑當作柔

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柔當作荑

言如爵弁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弁當作頭

土記位於南方 閩本明監本記作寄毛本剜改記案皆誤也當作託周禮染人疏可證

其餘後可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後當從字誤是也

當及盛暑熱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熱誤熱是也

四八月染也 補案四當作非

十月隕蘀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殰後改隕案初刻誤也

于貉往搏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舊音付車攻篤公劉釋文同又無羊釋文云搏音博亦作捕音步考正義云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又云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是正義本作捕字都人士正義引于貉往捕貉亦其證如周禮小司徒注伺捕小司寇注司搏也○按搏捕古今字此正箋作搏正義易字而說之也

釋蟲又云蜆寒蜩 閩本明監本蜩作蜩毛本誤作蟬案山井鼎云爾雅作蜺是也

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久誤冬考事皮注浦校是也

箋七月至卒來 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下有自字案所補是也

既以鬱下及棗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作薁案下者謂薁蘡薁也改作薁者誤正義云鬱下及棗總助男功可證

劉稹毛詩義問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惠棟云劉公幹毛詩義問十卷稹當作楨

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園作圃案所改非也園即圃字當是正義依彼文引之也不得以字書不載而改去

棗須樹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樹上有就字案此誤補也樹當作擣擣即擣字見集韻又列女傳手自擣即漢書之手自擣也今本亦有誤爲樹者皆因不識此字○按此無附會剩義即今之攈字也剩讀若攈觳釋文自明攈者扑之俗扑者攴之變正義樹字當是攈之誤

必有豪毛秀出者 毛本豪誤毫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文古本因此幷改箋作毫失之甚矣

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自作耳考文古本同案耳字是也上屬斷句

上入執宮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執下有傍添於字案旁添誤也又此定本也正義云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作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考此傳箋皆無公字之訓箋云執宮中之事與上載績武功傳功事也相承當以定本爲長正義於字是自箋爲文傍添者誤取之上

七月定星將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七作十考文古本同案十字是也

埸圃在圃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在是也

東山云町疃鹿場明監本毛本疃誤曈閩本不誤案彼經唐石經以下皆作疃

則是訓功爲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功當作公下故入之執於宮功同

祭非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下有民字案皆誤也當作非民祭也十行本衍上祭字說民字閩本以下補仍衍上祭字

冰盛水腹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腹作複案釋文云複音福正義云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腹厚也爾雅文鄭彼注用之正義本當是腹字月令釋文云腹本又作複此釋文或作腹詳後考證考文一本作複采自月令釋文耳

祭司寒而藏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正義云加司字以足之其所說最得左傳及此箋之意或作本誤依傳刪失之矣

滌場功畢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滌下有場也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饗者鄉人以狗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饗者下脫鄉人飲酒正義有說文同今考正義中所云飲酒皆推傳意如此非正義本傳中有鄉人飲酒四字而今脫去也正義云傳以朋酒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禮又云箋以斯饗爲國君大飲之禮二者皆推其意傳之無饗飲酒猶箋之無大飲其明證矣說文自解饗字從鄉之義非取此傳成文也不當補〇按段玉裁云細繹正義知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奪落數字古書類然且如上文傳場也既依正義補入矣何此正義確可據者獨不可依乎若云箋中無大飲字豈正義文不得略有參差乎段云是也

疆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疆下云竟也或音境注爲境非正義云疆境之別名卽釋文所云音竟爲境者故上文易爲境字而說之云無有疆境之時也又云定本竟作境考楚茨及甫田箋意當以正義爲長考文古本作境采正義

此亦得爲陵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而

賓客食喪有祭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賓客食享喪浛祭祀每二字爲一句所以解賓食喪祭四事也

給賓客喪祭之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客當作食此字之誤耳考文古本因此改箋食亦作客失之矣

此引之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到作倒案所改是也正義俱用倒字此壞耳

鄉人雖爲鄉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鄉當作卿是也

其禮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作亡形近之譌也今月令注不誤山井鼎依彼文是也

烝謂特牲體謂爲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烝謂折牲體升爲俎折字升字譌而不可讀今月令注烝作蒸特作有無體下闕亦皆誤耳山井鼎依彼文非也又云宋板特作有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燕禮當重是也

公尊瓦大夫尊兩圜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誤夫以儀禮考之是也大字斷句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鴟鴞上尺之反下吁嬌反鴟鴞鳥也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俗書本也[疏]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者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箋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取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敢風鴟鴞也鄭讀辟為避以居東為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政故以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為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為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為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為貽悅王心當訓貽為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辭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大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諸公此之由然○鸋乃丁反郭音寧鴂音決鸋鴂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用反大平音泰雋本又作鴩如注反鵲在笑反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鬻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賣也[疏]鴟鴞至閔斯○毛以為周公既誅管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鴟鴞其意如何乎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己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為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為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為故詩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為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為辭耳○傳鴟鴞至周室○正義曰鴟鴞鸋鴂釋鳥文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陸機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紩之如刺韈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能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為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時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箋重言至由然○正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竟武王之喪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鴟為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時也金縢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遇親故未敢欲誚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怨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將精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篡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誚公既悟自當喜悅篡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與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遺此言其非一也殺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詭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育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猶之無及故但言稍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傳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意猶豫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衰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傳恩愛至成王○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為愛釋言云鬻稚也郭璞曰鬻一作鞠是鬻為稚也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閔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勞惜○箋鴟鴞至也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興恩之言殷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惜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縢注云鬻子斥成王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迨音待徐又勑改反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殺桑皮也音同綢繆上直留反下莫侯反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箋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恚於季反[疏]迨天至侮予○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己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艱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鄭以為鴟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意欲患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王何得絕之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意欲怨恨之言鴟鴞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鴟鴞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欲怨恨之於成王王勿得取彼桑之○傳迨及至桑根○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為剝也取彼桑土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土下之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為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此

意或然〇箋我至至謗毒〇正義曰箋以此為諸臣殺情故亦為損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覺欲恚鄉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憤耳非恚怒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

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為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〇拮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捋力活反荼音徒蓄勅六反本亦作畜租子胡反又作祁如字韓詩云積也屠本又作瘏音徒撠京劇反本亦作穀挶俱局反說文云持也萑音丸苕音條難乃旦反

曰予未有室家

謂我未有室家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redacted]予手至室家〇毛以為鴟鴞言己作巢之苦予手撠挶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蓄為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我先王為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室乃為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〇鄭以為鴟鴞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己所以勤勞為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為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為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〇傳拮据至之韓〇正義曰說文云撠持撠挶謂以手爪撫持草也七月傳云亂為萑此為萑者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秀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稍鄙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為之故云租為也瘏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瘏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言手予所捋荼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病之上無言手而口文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瘏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瘏謂盡病若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鴟鴞小鳥為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〇傳謂我未有室家〇正義曰傳以曰者稱宅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巢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遭周公自我也王箋云我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

譙譙殺也翛敝也箋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己勞苦甚〇譙本或作燋同在消反翛素彫反注同殺色界反又所例反下同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翹翹危也曉曉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意〇翹祁消反漂匹遙反曉呼堯反愬音素[redacted]予羽至曉曉〇毛以為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予尾消消而敝手口既病羽尾殺敝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勞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難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曉曉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難成今成王幼弱而為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己亦曉曉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〇鄭殺弊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為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曉曉曉曉喻告訴之意也〇傳譙譙殺消消敝〇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敝也定本消消作翛翛也〇傳翹翹危曉曉懼〇正義曰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音曉曉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為凶人所振蕩則己亦曉曉而懼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〇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說音悅下同縢徒登反別彼列反伸音身[redacted]東山四章章十二句至東山乎〇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其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難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贏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灑掃穹室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歸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民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役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樂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事同苦以士卒豫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者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彖辭文古之舊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〇箋成王至鮮之〇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往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道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爨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也攝政元年鄭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歡已解矣意以成王敵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總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慆慆言久也濛雨貌箋云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〇慆徒刀反又吐刀反濛莫紅反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〇為于偽反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用兵者不陳〇士行毛音銜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鄭注周禮云枚如箸銜橫銜之於口為繣繫於項中無行戶剛反陳直覲反又下同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蜎蜎蠋貌桑蟲也烝寊也箋云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寊塡塵同也〇蜎烏玄反蠋音蜀烝之承反寘音田又音珍又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究下寊塡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〇敦都回反注同[redacted]我徂至車下〇毛以為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慆慆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勞苦之甚周公既序其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慚

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歸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
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蜎蜎然者桑中之蠋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數數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閔
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
吉歸士思家而悲餘同○箋此四至尤苦○正義曰此篇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
為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不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傳公族至之喪○正義曰幾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
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野之官隸而縊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為吉
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髃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己心自悲先
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箋我在至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
山業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毀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使始悲箋說
為長○傳枚徵○正義曰枚徵者其物徵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逐數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是枚為細
物也○箋勿猶至不陳○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備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陣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義鬭而服之也
若前敵自定當惠遠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鬭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
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為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以義言之○傳蠋蠋至烝實○正義曰釋蟲云蚅烏蠋蠋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
韓子云虫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實釋言文彼作塵○箋蠋至塵同○正義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
苦故下箋云蠋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詁烝實也故蠋實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實塵塵三
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

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疃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
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則然令人感思○臝力果反施羊豉反伊威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蠨也蠨音蕭說文作蟰音夙蛸所交反郭音
蠨町他典反或他頂反字又作圩音同疃本又作疃他短反字又作墥熠以執反熠以照反括古活反沈委音於為反黍蠜鼠婦也本或並作虫邊踦起宜反
今詩義長踦長腳蠅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居綺反蟒洛刃反字又作蟒螢惠丁反令力呈反思息嗣反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此物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中於委反又作繄

【疏】傳果臝至螢火○正義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括樓李
巡曰括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延實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耕是也伊威委黍蠨蛸長踦釋蟲文會人曰伊
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
蟦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踦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
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疃是鹿之跡也熠燿者燐火之貌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云燐螢火也蟲云螢火即炤也人云燐火即夜
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燐然則案舊文皆不言螢火為燐崔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

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鬼火草木得之而光亦有明驗說並
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

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
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塞洒灑拚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鸛本又作雚古玩反垤田節反洒所懈反沈
所寄反埽素報反蛭本亦作蟻又作蟻魚綺反好呼報反拚甫閒反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敦猶專專也烝眾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
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為物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敦
徒丹反注同專毛如字鄭音團韓詩作蓼力竹反眾也新也事徒端反下同綴張衛反辨盧遍反又白寬反說文云瓜中實也沈蘆閑反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疏】鸛鳴至三年○毛以為上四句說歸士之情次四句說其妻思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事事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歸
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辨又苦以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也又苦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乘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
己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為為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傳垤螘至而喜○正義曰釋蟲云蚍蜉大螘小
者螘舍人曰蚍蜉郭大螘也小者螘名螘冢然則螘是小蟲好也此蟲穴處蓄土為冢以避溼鸛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螘冢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
者先知之是鸛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
杯墨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旁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
災○傳敦猶至又苦○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為專言瓜繫於蔓於事然也烝眾釋詁文又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事於蔓又似苦以喻君子繫於
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鄭析薪是也○箋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家故易傳以烝為塵釋之為久析薪
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為于偽反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
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樂音洛下同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箋云之子
子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駁邦角反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云女
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褘許韋反衿其鴆反帨始銳反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言久長之道也
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疏】倉庚至之何○毛以為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
數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甚其馬駁其馬事服盛也
母親自結其衣之縭九十其儀威儀多也何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化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
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為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
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箋倉庚至樂之○正義曰鄭以仲春為昏月月令仲春倉庚以序云樂男女
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為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為昏禮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為興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

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傳黃白至曰駁○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騂赤色名曰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騂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騂白曰駁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舍人言騂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騂赤色也○傳縭婦至多儀○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褘緌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褘為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巾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縭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縭為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縭為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女嫁至之多○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撰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傳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戒之○箋嘉善至戒之○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為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八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鴟鴞

公乃為詩以遺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正義云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考正義引金縢注怡悅也是鄭讀尚書貽為怡也此序注義既與彼同則貽字亦不為有異當以正義本為長

而不取正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取作敢案所改是也首章正義云但不敢正言其事可證

不得復名為貽悅王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貽當作怡上文可證

無絕其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位上有官字案無者是也當是蒙上而省

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言作指案指字是也

或謂之過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改贏為贏依方言廣雅耳非也贏即贏字爾雅疏即取此正作贏

欲諭公之意作此詩　明監本毛本欲上有是字閩本剜入案此誤補也欲諭當作鄉謂

罪猶未加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罪當作實

釋言云鬻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鞠誤鬻是也

箋云言取鴟鴞子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此

惜稚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惜當作指

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意當作竟與下互誤也

故竟欲恚怒之　毛本竟誤以閩本明監本作意案意是也此作竟乃與上互誤也

予所蓄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為也正義云祖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為之故云祖為也段玉裁云正義正同又作本也今釋文正義祖皆譌租當正釋文見後考證

予尾翛翛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翛翛作脩脩案釋文翛翛素彫反注同考此經相傳有作翛作脩二本也沿革例云監蜀越本皆作脩脩以疏為據興國本及建寧諸本皆作翛翛以釋文為據也又引疏云定本作脩脩今正義誤見下又正義云予尾消消而微乃正義所易之字如易今令為鈴鈴易遂遂為璲璲非其本經傳作消消也以定本作翛翛推之正義本當作翛翛矣標起止當是後改段玉裁云彙韻光堯石經作翛翛

鄭殺弊盡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弊作斃案此誤改也正義是弊字與繒衣微衍正同此唯一字尚存其舊而上下多作微矣閩本以下又并改之凡正義所易之字往往改去今有不可追而正之者

作翛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翛翛當作脩脩見沿革例

○東山

說其成婦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婦作昏案婦當作婚

惟辟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毛本上新字誤敎閩本明監本不誤案二迎字皆當作逆諸正義引作逆可證

爲武夷盛於殷國者也補案夷當作庚形近之譌

此言商奄者耳明監本毛本此下衍不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言當作無

勿士行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勿士行毛音銜鄭音銜王戶剛反正義云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考釋文云鄭音銜者謂箋之銜枚即經之行枚鄭以行爲銜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箋之箋例每如此釋文得之其箋之行陳是說銜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殷其靁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皆銜者我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其此也故釋文云無行戶郎反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本讀經讀箋皆釋經無異字正義以云定本勿士行枚無銜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一枚之訓更有銜字枚也若但爲行銜二字互異止得云不作銜字不得云無銜字箋云以下乃正義自引箋以證謂箋中銜枚即經中行枚其閒更無銜字如雖鳴正義在定本下自引箋以證予字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維記欲改此經作銜又去箋行陳字皆於釋文正義未深其理又釋文云云王戶剛反乃難箋銜字於箋行陳則迥不相涉也大平御覽引作銜以破引之也○按據校本既誤知箋行陳銜枚之事以釋經之行枚衡傳以樂道忘飢釋經之樂飢也此何容疑或而必云銜讀行爲衡乎行古音如杭衡从行金聲絕不住古人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之例蓋必古音相近而後得有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也此釋文云鄭音銜者自是陸氏之誤

枚如著補案周禮著作箸此著字誤也明監本毛本不誤

爲繣絜於項中補明監本毛本絜作結按周禮亦是結字絜字誤也

蜎蜎蠋貌桑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桑上有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烝寘也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一本同小字本寘作窴明監本毛本同案窴字是也釋文云從穴下眞餘同此

道上乃遇零落之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挍勘云宋板乃作又其實不然當是誤舉下一行字也

正義曰幾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幾恐辟字是也

韓子云虫似蠋閩本明監本毛本虫作蟲案虫當作蠶因別體俗字蠶作蚕蟲作虫而轉寫致誤也

果臝栝樓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栝作括案括字是也釋文果臝本下云括樓又括樓古活反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括樓可證閩本以下正義中亦誤爾雅作栝樓說文作苦蔞皆不與此同考文古本作栝樓采說文而幷改樓從才非

燐螢火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螢火惠丁反正義云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又云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段玉裁云螢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氾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皆合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卽炤當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其說是也陳思王螢火論載正義此不更具錄

故知町疃是鹿之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疃作畽案畽字是也見上

瓜之辨有苦者小字本相臺本辨作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瓣字是也釋文瓣下引說文云瓜中實也可證十行本正義中亦作辨明監本毛本作瓣所改是也

又尼其巢一傍爲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尼當作穴形近之譌山井鼎云尼宋板作泥其實不然當是剜也○按巢中何得作穴作泥是也

月令仲春倉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庚下浦鏜云脫鳴字是也

騂赤色名曰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舍人讀爾雅以騂字斷句也

舍人言騂馬名白馬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白馬當作白駁舍人讀爾雅白駁二字爲一句也此正義譌舛不可讀今訂正

以申解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戒誤解以爾雅疏考之浦校是

且未冠笄者佩容臭明監本毛本者下衍未冠笄者四字閩本不誤案此上脫下衍乃寫書人自覺其誤而未及改正者山井鼎物觀不載失之矣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惡烏路反注同[redacted]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四國焉○正義曰三章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齊地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銎斧也隋徒禾反何竭果反孔形狹而長也銎曲容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將大也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redacted]既破至之將○毛以為斧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為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鄭以為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二者是為大罪以喻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隋銎至之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箋四國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無實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為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傳四國至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以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豐故稱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等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為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事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箋又轉為正○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依人不可復故欲從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鑿屬曰錡○錡巨宜反字或作奇音同鑿屬也韓詩云木屬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吪化也○吪五戈反又作訛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箋云嘉善也[redacted]傳鑿屬曰錡○正義曰此與下傳云木屬曰錡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傳吪化也正義曰釋言文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木屬曰銶○銶音求徐又音蚪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遒固也箋云遒斂也○遒在羞反徐又在由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美也○休虛蚪反[redacted]傳遒固○正義曰遒斂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固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為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柯古何反朝直遙反注及下篇同[redacted]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鄭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聖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書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刺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便便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驗經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有不知者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公耳須啟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嘗亦刺成王不知王書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事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易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鴟鴞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悟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意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如毛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柄彼病反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取七喻反本亦作娶[redacted]伐柯至不得○毛以為柯者為家之器用禮者治國之所用言欲伐柯以為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興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為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以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為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闌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

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須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管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明公又能執禮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喻周公乎是喻公能執禮也○箋克能至先往○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覯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美實者先注也○傳媒所至不安○正義曰傳以下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爲與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而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箋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爲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豫議云周公之思歸意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則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雷骸衡相阻疑何須聞人量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衛感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違反衛使實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遷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遠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踐行列貌箋云覯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數樂以說之○覯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郎反饌士戀反樂音洛說音悅【疏】伐柯至有踐○毛以爲伐柯之法其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猶柯短則如其短猶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以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須遠求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禮以治國則復善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偏舉言其籩豆有列見禮法大行也○鄭以爲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猶柯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衆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欲不知者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己故解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於上接己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己下者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己則以所願之事於己之上者此皆近取諸己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身恕物言周公能爲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箋柯至知之○正義曰箋以爲勸迎周公之辭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爲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睨遠之意故言猶以爲遠○傳踐行列貌○正義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爲行列貌毛以爲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爲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箋覯見至貌之○正義曰覯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爲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罭本亦作緎于逼反【疏】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爲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疑周流言不悅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於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早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使朝廷无容不知之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喻言言耳

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使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鱒才損反沈又音撰魴音房緵子弄反又子公反字又作緵罟音古今江南呼緵罟爲百囊網也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袞古本反六冕之弟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卷音同卷卷冕也【疏】九罭至繡裳○毛以爲九罭之中魚乃是鱒魴也鱒魴之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之服見之刺王不知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爲設九罭之網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禮重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謂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傳九罭至大魚○正義曰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朴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朴曰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陸機注云罭似罾而緵細於罾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鱒非九罭密網此魚亦然不過故言大耳非大於鱒魴也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喻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設九至其禮○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以下句袞衣繡袞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傳所以至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袞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畫龍於衣謂之袞故云袞衣卷龍

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鳧音符鷖烏兮反又作鷖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疏】鴻飛至信處○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往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誅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鄭以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聖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之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卿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傳鴻不宜循渚○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往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爲喻亦同但以爲辟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傳周公至曰信○正義曰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也○箋信誠至得留○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以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遠信故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己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處東因諭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鴻飛遵陸陸非鴻所宜止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宿猶處也【疏】公歸不復○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當謂復爲反王箋云未得所以之謂傳意或然反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也箋云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

之爲君故云是以有衮衣謂成王所齎來衮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

無使我心悲兮

箋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傷之[redacted]是以至心悲兮○毛以爲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衮衣見之此衣愛至深也[redacted]言王以有衮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王之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心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爲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王今齎來願卽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無與公歸之道○正義曰周公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箋是東至西歸○正義曰箋以爲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周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爲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卽顧以此衮封周公也○箋周公至至深○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己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爲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意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己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狼跋音郞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徧末反字或作拔同王功于况反大平音泰下大師大平同怨起然反[redacted]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正義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數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己位周公進退有難如此卒能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怨懟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爲大師令輔弼左右是退有難也知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怨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而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以擊之矣○箋不失至著焉○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經者美周公之言故箋述周公進退有難經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是過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難也既恐而留爲大師是以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難退有難爲終始無怨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興也跋則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遜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疐本又作疐丁四反又陟値反躐力輒反跲其劫反又居業反韓乃旦反玷丁簟反

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舃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絢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履赤舃几几然○孫毛[redacted]狼跋至几几○毛以爲如字鄭音遜舃音昔碩俱其反絢其俱反遁徒遜反[redacted]狼之老者則頷下垂胡狼進前則躐其胡卻退則跲其尾是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有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

能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猶此致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舃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政也○鄭以爲老狼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遭四國流言周公歸致成王復留爲大師進退有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大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在王朝爲大師之官履其赤舃爲其人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傳跋躐至其猛○正義曰跋躐疐跲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也說文云跋丁千反跲躓竹二反躓卻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爲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躓耳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疐尾亦是其跲也文不可重故以疐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箋興者至玷缺○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躐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跲尾喻成王留之耳周公人臣以臣攝爲進致政爲退取象爲安故易傳也○傳公孫至絢貌○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豳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舃黑舃注云王吉服有九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黑舃然則赤舃是舃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舃禪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然則舃屨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法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云几几絇貌則絇爲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繢次屨色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屨爲必如繢次爲之赤則絇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箋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爲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書公孫于齊春秋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遜讀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衛書路謂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之爲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言赤舃孫毓云詩書各別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義爲長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疵才斯反[redacted]

傳瑕過○正義曰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故以瑕爲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爲無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八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破斧

隋銎曰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下有方銎曰斨四字非也此與七月傳斨方銎也互文見義七月正義云彼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鄭斧也各本皆同其實誤也當作然則方銎曰斨斨鄭斧也因方銎曰斨與所引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有似對文乃誤羼然則二字於斨鄭斧也之首耳此經又缺我斨釋文斨下云說文云方銎斧也浦鏜校依正義以為斨之音義則傳本無此四字非脫也其說當矣特未悟彼正義亦本不引此傳方銎曰斨也考文古本正采彼正義而致誤

傳吪化也正義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上有○案所補非也也當作○耳

箋以為之不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疑衍是也

○伐柯

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又者又上箋先往也正義云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乃檃括箋文非箋如此明刻單注別本有改又為以者誤甚

見能未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見能字當誤倒是也

何須問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問當作用形近之譌

則復籩禮器　閩本明監本毛本籩下有豆字案復籩當作籩豆

以其所願於上接己　補案下文接己上當有之字

箋柯至知之　補柯上當有伐字

○九罭

鱒魴大魚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鱒下云大魚也正義云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與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今考此傳當本無大字或加之以毀鄭與敵荀同魴亦衍字也釋文獨於鱒下云大魚也是其本無魴字

六罭之第二者也　補釋文校勘盧本者作章案云今改正所改是也

釋魚有鱒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鱒魴盧文弨云當作鮅鱒是也

陸機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疏誤注是也

欲周公留之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為作為之考文一本同案為之是也

無使我心悲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箋是東至西歸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東作以案皆誤也當作是

九罭四章　明監本毛本章誤句唐石經以下各本不誤

○狼跋

乃避遯避此成功之大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孫正義作遜孫遜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云古之遜字借孫為之則固自言其例矣考文古本箋作遯誤采正義也遯亦易字見汝墳

說文云跋蹎丁千反跆躓竹二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丁千反竹二反六字當旁行細書正義於自為音者例如此○按郎自為音不定有此例況丁千反竹二反乃引說文音隱乎唐人所引說文反語皆本音隱

故以棗代之　補案棗當作載下文明跋上宜有載可證

爵弁纁黑絇繶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纁下浦鏜云脫屨字考士冠禮浦校是也

狀如刃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刀誤刃考士冠禮注浦校是也

則絇赤黑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赤當作亦是也

故屨赤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履誤屨是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九（九之一）（廿九）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〇陸曰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〇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〇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鄠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鄰宮在焉懿王雖居之猶邇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幷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鄭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後使在岐周不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為雅興周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〇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〇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太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閒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實後者故歷言之所以進說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〇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〇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以道同故鄭達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綿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又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言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德及爲歌故次靈臺也既舉後祖父取繼篇之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之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樂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業大明文王之詩而經兼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緝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周而詩主相夫者由作者之盛文也文王經云王之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繼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綿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上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總則皆文王繼後作之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囿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畢猶不言以又不言王或求稱王之前作也但總無幽者或當其生宰之時或在其崩使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總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〇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〇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次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以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群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下則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燕賓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群臣嘉賓之事為首也群臣在國則燕之使遣則勞之故大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遣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使臣之也使臣之時出郊還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使者遣之勞役昔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懸有勞而見知則遣勞而不懸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治鄭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燕朋能勞故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事戎狄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遣則勸其貴歸先出事以勞將率使杕杜以勞遣役也文王之時既詩可王之事已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恩惠之說文王之教先兄弟使家邦此時之次先臺臣後兄弟者後親施法之事先賓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親此郊為國之致國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事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為致之大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詩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為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出車杕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鄭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前蹟繼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時閒鄭國也若稱王之後其詩使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亦弟不可得而知也據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達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據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雖有王者之事在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為小雅後作大雅者以大雅其之作各有其體雖由歌致而興體亦因致而異王致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御不以作之先後為次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篇異乎且小檢其事亦不然矣綿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綿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樂述大致為大雅之體述小致為小雅之體分以致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詩審其所述樂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舉紫起而樂亡去詩要遠無所傳授雖勞雜其大較不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久見事南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禰〇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實聖之情者天道之勤如此而已矣〇正義曰由祖考之善之美致今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爲致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實遠之情者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實也鄭綠與畢竟善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鄭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鄭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盡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〇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詩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云詩書制公劉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

皆是可知也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之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以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平盛著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矣序考盡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謚爲由庚既爲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故統於成王故繼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撲則在而言之數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在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爲成王詩言則華黍不得爲武王錄之故上歸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之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爲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序會其事以爲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矣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泂酌卷阿成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涖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泂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釁禮之君綱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事於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蕭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燕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賞賞唯才是用爲天下之所致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爲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爲行葦言成王爲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守成可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也公劉泂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鷖也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爲武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爲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還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篇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爲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處缺異文祀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時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爲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爲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illegible]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被二雅爲之正經因首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鄉於燕禮下不言所用何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采蘩諸侯之禮謂周

南召南爲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爲鄉樂矣左傳晉爲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則定爲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己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己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醉明歌大雅爲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閒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爲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鄉分別觀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如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晉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雅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爲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爲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爲元侯則其餘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爲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爲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四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嘗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四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

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己羣臣爲文而樂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
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實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四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
於鄉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之王者皆謂饗文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四夏諸侯相於敘文王皆爲上取饗多言之故
鄭屬上取於饗其賓饗中以報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鄉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
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己樂非下就故亦言或實儀禮注云頌爲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爲天子上
取者詩爲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爲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四夏爲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爲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爲已
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饗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爲諸侯所
用矣豈得皆謂之爲諸侯之樂乎明爲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爲
樂章之意既以風爲鄉樂小雅爲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爲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
以此篇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鄉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鄉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爲下就明天子於
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爲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四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云饗或
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爲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爲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實客之禮因此
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爲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
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饗云飲之而有醻酬卻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爲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
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
公饗之燕禮燕己之臣子是諸侯自於饗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鄉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爲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
也由尊卑爲差不由饗燕爲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鄉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
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
諸侯於鄰國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爲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者
可以逮下似爲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鄉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
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
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
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
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賓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爲由
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納諸侯起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

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
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故○箋[illegible]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
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illegible]刺所以[illegible]後代變所異惡不純[illegible]采之者爲善則顯之令自強[illegible]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亦足以勸戒[illegible]
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illegible]民勞小[illegible]後則大雅盡[illegible]草不黃皆爲變也其中則有[illegible]王之詩[illegible]
[illegible]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illegible]則大雅民勞至[illegible]雅十月之文閔無正小旻小宛[illegible]常武[illegible]
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illegible]宣王則宣[illegible]詩也又大雅[illegible]召旻[illegible]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將四篇餘四十篇[illegible]
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illegible]厲王詩中[illegible]幽王者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厲王不[illegible]卒以流
公爲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
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illegible]
有斬三十年所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illegible]人載尸饗云厲王虐而[illegible]饗云厲王[illegible]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
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兩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皆厲云衞
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儆[illegible]昭云[illegible]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illegible]皆指刺王荒耽乃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明[illegible]
時也泉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今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illegible]黨事權有權可事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海[illegible]
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爲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illegible]則屬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辯矣厲王大雅事[illegible]所次之[illegible]以王者
所以教民今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紊次故次[illegible]鴻王惡甚篇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貪人敗善皆爲惡之次故又次蕩小雅
十月之交以讒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爲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兩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望小
故爲次爲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兩無正爲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illegible]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生兩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難[illegible]
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爲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
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illegible]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彼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illegible]
於千畝爲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illegible]云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刺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illegible]
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鶴鳴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illegible]
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illegible]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illegible]
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爲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推此則
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正傑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
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役爲後而小雅爲之反以攘荊蠻
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大月見便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

征伐之類故使次爲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威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爲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貴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爲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知禮數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然者難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觀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還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之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事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讒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國百里王道衰驕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事章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感褒姒讒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略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威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實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鄭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繼於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篇大義既屬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謂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大所以爲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爲大雅致治爲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著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群龢其歡笑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安遠而疏明弘大體以明實小雅則緣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邪及其刊述壞與辭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離矣徵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據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據者譏之則皆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要小怨正責厲王謀猶問道不用善道其惡國小於極云下民卒瘅善人戴尸禱云歛怨以爲幽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留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慝固當大於數擬作樂不與傷比求嫁婦人思夫怨懷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任傑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覲之韓侯敝此顯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譽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歌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閔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詩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故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時中則學者之

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之王之相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以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閒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皆謂於其閒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爲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詩觀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毛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戒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號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閒則於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爲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時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爲幽此既厲王之時錄而序厲而處不依次明爲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鄭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據輒得移改也毛旣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實王北伐之詩當承者者者義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甚爲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篇亂甚雅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爲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有意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生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先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群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便實王備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會存於政興廢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錄小雅正經之後離爲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著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時則六月自承正經之後無爲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遜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云而厲爲○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篇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篇卷鄭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積名之是鹿鳴之什者統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僕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皆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篇云毛公推改什首遂移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篇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第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篇第二彤弓爲第三鴻鴈爲第四節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以下遞十篇適及大雅與頌皆其首也篇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爲卷一篇不足爲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麗十四篇亦嗣篇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鴈之什乃仍孔子之皆首非者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篇數志在推改而鴻鴈傳與皆合非毛意故存之也

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存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為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為卷固當以十為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自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況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九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大雅譜

而別世載其功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別當作列形近之譌

大雅以盛爲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疑主字誤是也

不言武王之諡成王時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成當作武形近之譌

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比誤此下比篇尙不以作之先後爲次同

可王之事繼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武字誤是也

又大雅生民及卷阿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及上剜添下字案所補是也

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與下當脫實與二字

小雅十六爲正經　閩本明監本毛本六下有篇字案所補非也

譬如爲室　毛本譬作譬

天子食元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食當饗字誤是也

言金奏者始作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未當樂字誤是也

小國於次國於小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讀小國上屬其下改小國相於次國非也此當八字一句謂小國之於次國及小國之於小國也小國在次國下故不得言相於若倒小國相於在上則無以睨次國矣

則元侯相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於上下文可證

燕羣臣乃聘問之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乃恐及誤是也

於元侯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譬讀四字一句

文與天子燕羣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文是也

自由尊用之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卑誤用是也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卻饗所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酬下浦鏜依彼箋添十二字非也彼事係就彼正義有明文不得兼引食

禮者可以逮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禮下有經字案所補是也

鄉飲酒大夫之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鄉至大剜添者一字

作懿以自警　閩本明監本毛本警作警案山井鼎云警誤作儆作警爲非是也抑正義引作儆

事在大雅之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雅當作說義上下文可證

綱紀廢欠　毛本欠作缺按缺字是也形近之譌

論怨嗟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怨嗟當惡差之誤是也

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　閩本明監本毛本羌作姜案所改是也下羌戎爲敗亦當作姜

是序此篇之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何也獨無刺厲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誤也是也

今先王起衰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當作宣下文可證

興廢於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廢下有存字案所補是也

杏者無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杏恐昔字非也杏當作古出車正義云古者無紙可證

皆用簡札　閩本明監本毛本札誤禮案因十行本以札爲禮之別體而誤改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二）〔三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飲於鴆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丘房反篚音匪侑音又【疏】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將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爲致之矣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舊云燕羣臣則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爲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爲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爲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爲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爲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禮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予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時主於忻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言饗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起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飲之至侑幣○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舉此亦爲安賓而酬之爲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爲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爲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爲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饗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爲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乃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將幣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以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於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爲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蓱也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箋云苹藾蕭○呦音幽苹音平蓱本又作萍蒲丁反江東謂之薸薸音瓢扶遙反懇苦很反樂音岳又音洛藾音賴○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簧音黃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賓是用○好呼報反注同示毛如字鄭作寘之豉反行毛如字鄭胡郎反【疏】呦呦至周行○毛以爲呦呦然爲聲者乃是鹿鳴所以爲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苹草言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賓之善則爲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事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教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己所以召臣燕食琴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己臣下之實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己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雖賓是與故臣下皆實己由是嘗享食之○傳鹿得至成禮也○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羣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爲興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總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殺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其賓客而爲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爲以鹿呼同殽饌君呼臣子也定本成禮作威儀也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謂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己費何懇誠之有故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是君召臣明矣○箋苹藾蕭○正義曰釋草文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蓱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謂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筐篚至幣帛○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爲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鄭主人行厚意於賓之意也○箋書曰厥篚玄黃○正義曰箋以筐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胤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爲胤征文鄭謂也書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偽書故不同耳○傳周至行道○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箋示當至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賓是用不聞其親疏朝無不賓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歌其垂法於後明深非直燕曰詁音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實傳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繼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實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故易傳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蒿菣也○蒿呼毛反菣去刃反字又作藍同本或作牡菣牡衍字耳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視音示恌他彫反傚胡教反愉他侯反又音踰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敖遊也【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殽以召臣下臣下既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實之傳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傚傚之嘉賓之實如是故我有旨酒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傳蒿菣○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陸機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本或云牡菣者牡衍字牡菣乃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

而觀耳○箋視古至甚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作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亂此云視民不恌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以視古示字也言古作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之禮儀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儀使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惑人以爲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爲此示字因改視爲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成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調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稱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偷薄禮義偷音臾文爲尊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偷薄是也定本作偷者然鄉飲燕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以德音自實之明傳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負上章同者以往禮時未爲詩燕故同曾說以周行爲至道至往詩使更爲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宣爲鹿時爲古也故爲先王道德之音其實能爲先王之德音即是實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爲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苓草也○苓其今反說文云蒿也又其蒸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樂之久○和樂音洛注下皆同湛都南反字又作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夫音符○【疏】傳苓草○正義曰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所吏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疏】四牡三章章五句至說矣○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爲西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而來歸王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己功耳今臣使反有功而爲王所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爲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經以述勞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騑芳非反倭本又作委於危反遲韓詩作倭夷朝直遙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盬音古思息嗣反○【疏】四牡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歸我心念父母而傷悲言我知汝之如是也○傳靡盬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使臣之辭明慰其勞苦故以辭爲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騑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驟貌騑騑駸駸皆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嘽息是也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事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事紂使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事紂使朝聘之事也文王事紂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紂經云王事謂此使

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事諸侯而朝聘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遣朝言之勞使臣之聘而言朝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遣天子之事也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即非謂王役也故鴇羽杕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事之文使謂天子者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者謂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使世常歌是爲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燕禮於此言本中以明上下○傳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爲公義故以思歸爲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卽私恩主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將父是也以其傳言未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因以贊之以往君子皆云承其勸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禮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恩之義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恩恩作私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嘽他丹反駱音洛喘川兗反鬣本又作鬛力輒反本又作髦音毛○**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辭于禰乃行○跪求毀反郭巨几反沈羌彼反舍音釋禰乃禮反【疏】傳臣受至乃行○正義曰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將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引曲禮曰凡爲君使己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會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禰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于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釋辭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釋受君言諸聘使之事與此臣受命者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遑啓處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愨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翩音篇鵻音隹本又作隹栩況甫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鳺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鳺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愨起角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養也○養以尚反下注同一音如字○【疏】翩翩至將父○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歸慰之言翩翩然者鵻之鳥也此鳥其性愨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而使汝下臣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集以喻人亦當以先勞而後逸則得所安使汝臣雖勞苦猶得成功名揚身安逸亦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意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鵻夫不○正義曰釋鳥云鵻其夫不舍人曰鵻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鵻其夫不孝故爲司徒郭璞曰今鵓鳩○箋夫不至栩木○正義曰言可愛之鳥宜不爲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爲勞苦固是其常怒鵻之鳥宜不爲勞之則飛而乃有所集是鵻猶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鵻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遷耳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杞枸檵也○杞音起枸音枸本亦作苟同檵音計○**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翩彼四駱載驟駸駸駸駸驟貌○驟助救反又仕救反駸楚金反字林云驟行疾也七林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云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時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恆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諗音審○【疏】豈不至來諗○毛以爲汝使在堂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載有恩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養備○傳諗念至不至○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親之者父也敬爲尊愛爲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備矣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備身故再言

之○箋詩告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恒公故知諗爲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使述爲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爲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爲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使爲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箋觀之意言人之恩恆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勞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言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爲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爲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使所吏反注下並同不辱命一本作不辱君命【疏】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爲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爲禮耳而幷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敎遣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爲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爲此大也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爲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故知遣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臺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箋云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煌音皇又音晃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駪所巾反【疏】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文王勅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濕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駪駪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傳皇皇猶煌煌○正義曰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爲宜故猶之○傳每雖懷和○正義曰本皆如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履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箋春秋至所及○正義曰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晉語所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攣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絲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駪駪爲衆多征夫爲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慶一失命後於事稽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據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勅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請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勅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害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勅難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爲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箋云如濡言鮮澤也○駒音俱本亦作驕濡如朱反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咨本亦作諮諏子須反爾雅云謀也說文云聚謀也【疏】我馬至咨諏○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濡物之被洗濯濡澤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實人咨訪其謀事爲○傳忠信至爲諏○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爲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爲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爲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爲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爲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爲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爲患難毛爲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謀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爲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諏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爲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爲先後耳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言調忍也○騏音其忍音刃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爲謀○易以豉反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咨禮義所宜爲度○沃烏毒反沈又於鐸反度待洛反注同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駰音因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詢音荀咨親爲詢【疏】傳兼此至六德○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箋中和至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諏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爲己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鄭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爲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兼心寔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爲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爲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爲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爲故云得之咨出於己非出於彼周云得者由過彼實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己無所及於事則成大德言愼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使實之實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愼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鄭志發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己有五德而復問忠信之實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爲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

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毛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發說亦不知此義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答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偏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〇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召上照反爲作于僞反【疏】常棣八章章四句至常棣焉〇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使己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宜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飲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爲隱也此經八章上四句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飲卽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飲禮異飲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樂飲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〇箋周公至親之〇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賦古召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鮮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未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之末不得爲管蔡故閔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卽傳言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〇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韋鬼反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棣音以支反又是兮反按爾雅云唐棣栘常棣棣作棣者非不拊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斷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疏】常棣至兄弟〇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與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彊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彊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〇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〇傳常棣至光明〇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衆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文與彤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强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〇箋承華至拊同〇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爲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爲鄂足故知當作拊拊爲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爲義未若取相承覆爲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〇傳聞常棣之言爲今〇正義曰傳以凡今者多對古之辭故辭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棣之言爲今僣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以次而爲常棣之歌爲來今是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威畏懷思也箋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〇怖普布反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〇裒薄侯反【疏】死喪至求矣〇正義曰言兄弟人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就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榮顯之譽所以相半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〇脊井亦反亦作鶺又作䳭皆同令音零本亦作鴒同雝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昌慮反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況茲永長也箋云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〇況或作兄非也歎吐丹反又吐旦反以協上韻【疏】脊令至永歎〇正義曰脊令者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歎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〇傳脊令至急難〇正義曰脊令雝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

章孔懷下章言傳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號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號不可言故重云相教耳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鬩很也箋云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鬩許歷反很本或作狠鬨在更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很戶懇反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烝填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己者古聲填寘塵同○烝之承反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烝久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填寘塵同相如字又息亮反下同【疏】兄弟至無戎○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鬩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侮於此他人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且之雖久也然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直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則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傳鬩很○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求勝是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琢陟角反【疏】傳兄弟至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飭以立身榮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勸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勸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為公○儐必刃反飫於慮反朝直遙反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樂音洛下皆同孺本亦作孺如具反【疏】儐爾至且孺○正義曰上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illegible]王之籩豆為飲酒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孺為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安九族會聚和而甚忻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傳飫私至之飫○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飫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說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私者至為公○正義曰此解飫為私之意也以私在露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義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飫禮飫其大則獨與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篇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飫下二句為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傳孺屬至尚毛○正義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所以毛髮年齒爵次第也司儀曰王燕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為坐則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云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好呼報反應應對之應和胡臥反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翕合也○翕許急反湛答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疏】妻子至且湛○正義曰上章並陳飫燕之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道徹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箋王與至房中○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為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己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宗婦人在房也宗婦得與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謂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后燕及妻而連言子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房言耳

宜爾家室，樂爾妻帑。帑子也箋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孥字今讀音孥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究深圖謀亶信也箋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亶都但反【疏】宜爾至然乎○正義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深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鬩言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禍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為王所以燕之也○傳孥子○正義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九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鹿鳴

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政誤德以儀禮注考之是也

故敘以燕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因疑目是也

饗謂享大牢以飲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享誤享考儀禮注是也伐木正義引作享

吹笙而鼓簧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宋書樂志引吹笙則簧鼓矣君子陽陽疏言吹笙則鼓簧今考此引者以意言之耳傳本是而字考文古本無而字誤

書曰篚厥元黃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篚厥二字當倒毛居正六經正誤云篚厥元黃作厥篚元黃誤興國及建本皆作篚厥其說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篚書曰篚厥元黃是正義本如此也故下文云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允征文正因此篚作厥篚與禹貢相涉故言今止有以明篚字之非彼文也若作篚厥但當引彼注不煩言此矣

示當作寘　小字本相臺本寘作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示下云鄭作寘大經正誤所載作寘十行本正義中皆作寘考此寘字從宀者在說文新附者耳伐檀經各本皆作寘段玉裁曰卽寘之譌文是也而自唐時卽有分別從宀者訓置從穴者爲東山常據篆字訓久者矣

瑟琴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笙案所改是也此正義用王肅述毛也見下

琴瑟笙幣帛愛厚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琴字案所删是也

琴笙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瑟案所改是也

恌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愉他侯反又音喻正義云愉音臾說文訓爲薄也又云定本作愉如其所言不爲有異恐是定本作偷依爾雅改耳當以釋文正義本爲長

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下爲字衍也今爾雅注無此據以上十二字爲一句

目視物與示傍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與當作爲因別體俗字與作与而致譌也

說文酬爲醻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酬誤醻是也

定本作愉者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愉當作偷見上者當作若屬然字別爲句

○四牡

箋云無私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是自此盡靡王事並屬傳也段玉裁云是也

又定本恩作私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又定本私恩作恩恩誤互易其字也正義本作私恩上文可證

字又作鳩　閩毛本鳩作鵻

鵻名其夫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無其字今考彼疏引云鵻一名夫不

祝鳩鵻夫不者故爲司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孝爾雅疏郭采此正作孝而今本亦誤者

今鵓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鵓誤鵻是也釋文引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浮鳩卽鵓字也

述時其情　小字本相臺本時作序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敘案序字是也

僕爲詩人歌故云歌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形近之譌

○皇皇者華

每雖懷和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皆如此又云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雖有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云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之無理云云經義雜記以爲王肅私加是也○按舊校非也毛於此云每雖懷和也傳末章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也卽箋此傳而言以釋經文每懷靡及也傳自作和乃易和爲私字未可牽合句云每雖二字以爲後人所加非也鄭云中和謂忠信也是鄭謂中和卽經之用絕非毛意毛以爲用也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爲六德皆在雖有中和之外

懷私爲每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引國語私當如彼文作和韋昭云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鄭據下箋也正義云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和誤也考此則正其誤在下此當仍作和矣正義中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末章正義中箋云懷私爲每懷皆和字之誤亦見經義雜記

明當爲所亦當爲懷私　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云字案所補是也

我馬維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駒音俱本亦作驕正義云然是駒矣是其本作駒與株林同已見彼下

則於是訪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是作之案之字是也

箋以破和爲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疑已字誤是也

○常棣

上四句言兄弟光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章誤句是也

以爲二叔宜爲夏之末　明監本毛本之上有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卽傳言云二叔可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衍

鄂不韡韡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鄂五各反詩經小學云鄂字從卪今考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皆從阝作地名之鄂疑此經乃依韡此事也說文卪部無鄂字韡下引此詩作萼出後人所改艸部亦無蕚字李善長笛賦注引字林鄂直言也鄂字當始於漢而周禮禮記注用之○按古或有从卪之鄂說文或有遺漏之字

不當作柎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不下云鄭改作柎又不柎同下云柎本亦作跗前注同考說文木部云柎闌足也山海經員葉而白柎集韻十虞亦作柎皆從木而羣經音辨載此字在手部則當時鄭文字已從手也

與此唐棣異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與此當誤倒是也

管蔡之事以次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次誤是案皆非也以次當作已缺以已多相亂者次缺形近之譌序下正義云以管蔡已缺卽用此述毛語也當據彼正之

言兄弟人恩至厚注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之案所改非也人恩見鄭表記

則當求以相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耽當作助形近之譌

況也永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歎作嘆唐石經亦作嘆案釋文作歎十行本依之改也又唐石經況字後改案釋文云況也或作兄非也段玉裁云此采菽召旻及今文尚書毋兄曰則兄曰正同作兄是作況非

每有難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有字案相臺本誤也每有難也箋用釋訓文皇皇者華正義云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乃釋詁文此箋不當據之訓也下箋云雖有同門來難卽每有也雖下之有非經中之有亦不取其當傳箋此字之比考文古本作每有難有也更誤〇按當校非也無有字爲是箋正用皇皇者華傳

茲對也唯長嘆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之誤也非也凡正義於說經必順其文此順經云況也耳下經添也正義云雖久也亦順經可證〇按對字非經中所有則首說亦非浦云也當作之爲是正義用箋語耳

外禦其務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釋文外禦魚呂反與定本同正義云定本經御作禦本訓爲禁禦注亦然是正義本經作御字

箋云禦禁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禦禁定本也見上正義云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此正義當有誤辭下段玉裁云此傳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本國語爾雅各本誤衍箋云非也定本改御禦爲禦禁不知御禦見於谷風傳矣正義疑爾雅有禦禁而無御禦不知爾雅御禦禁三字互訓

亦有朋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朋者當作同志形近之譌耳

俗本以傳禦爲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俗本以傳爲御禦誤倒禦字於爲字上也

兄弟尙恩怡怡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兄弟之多則尙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正義本作熙熙也詳下

朋友以義切切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正義云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又云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考此當是毛所據論語自作熙熙節節耳定本乃改之以合於其時行世之論語非也切切節節然又見伐木正義

飫非公朝私飫飲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飫字衍從爾雅疏校是也此誤衍耳見下

周語有王公立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語至立剜添者一字考此當是因上句衍飫而脫去一字後就而補之仍未去其衍字也

至意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至作志案志字是也

族人者入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皆形近之譌

族人皆侍終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曰以特牲注考之是

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已上浦鏜云脫祭字又云衍下也字從儀禮經傳通解校非也通解多以意增刪不可據也

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宗誤室是也

宜爾家室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家室作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室家者是也禮記引同以家室爲韻唐石經可據也正義云然後宜汝之室家亦其證

今讀音孥也閩釋文校勘記云通志堂本盧本奴子二字幷作孥云孥字舊誤分爲奴子兩字今改正案所改甚誤音奴者對上吐蕩反而言也子也者截傳也奴字句絕子也別爲句今注疏本幷作孥尤誤小字本相臺本所附皆但云帑音奴二本之例傳箋文不複出然則其讀釋文衍未失句逗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疏】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惇厚不遺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爲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舊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剛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遠故舊爲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先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鄭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爲實事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燕所以朋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爲燕食說王不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釋陳食禮而序不言亦事其歡心足以樂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爲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內之於治內之篇故爲此次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丁陟耕反嚶於耕反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幽深喬高也箋云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喬其驕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尙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復扶又反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矧況也箋云相視也鳥尙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相息亮反矧尸忍反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

【疏】伐木至且平○毛以爲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爲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磋嚴言詳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嚶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尙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爲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生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爲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爲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爲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然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爲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求其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爲異耳○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嚶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時經之文耳爾雅徑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意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與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箋丁丁至遠言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具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箋云嚶嚶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嚶嚶爲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麓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釀酒文連伐木是酒爲伐木而設即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避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勞使爲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還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爲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爲興亦此類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

許許柹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箋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許沈呼古反釃餘所宜反又所餘反萬洪所寄反謂以醴滰酒盎音嶼莫音敘又羊汝反樽乎庾反又側几反藪素口反湑思敘反

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賓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箋云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之飲酒○羜直呂反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微無也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

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云粲然已灑埽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於如字洒音爲粲采旦反洒所懈反餘所寄反掃素報反饋其位反簋居偉反饋所暨反又所懈反埽本又作拚甫問反食音嗣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咎過也

【疏】伐木至有咎○毛以爲伐木其柹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勵故傳進而業修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釃其酒有美然而美與之燕飲燕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旣有肥羜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樂然酒掃其室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旣有肥牡之牲以召諸舅而食之事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爲設燕食養育之○鄭以爲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許許至曰湑○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爲柹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于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爲聲而有柹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者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爲說因釃湑言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傳羜未至仁者○正義曰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原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節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

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卑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稱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爲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晉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晉爲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稱晉爲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衞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衞爲叔父也是晉與魯衞王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稱晉侯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衞爲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晉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周公之國故擊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衞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爲遠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燮父王孫牟或各燮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爲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尙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稱之稱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爲天子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友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實臣幷及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云仁實者明得卑之交非實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箋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羜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稱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箋陳其至食禮○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皆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特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饋饗饌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太牢者六簋上肥羜釀酒爲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殺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釀酒幷爲一事亦不得爲饗禮何者饗亨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羜也但於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粲灑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又爲一禮上句爲燕下句爲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衍羨貌箋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

籩豆有踐，兄弟無遠。箋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餱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謗怨也民尙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餱音侯爾雅云餥餱食也愆起虔反衍於餞反踐士淺反遠于萬反亦如字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湑莤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湑本又作醑思敘反酤毛音戶下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艸泲子禮反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蹲蹲舞貌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舞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己○坎如字說文作竷音同云舞曲也蹲七旬反本或作墫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爲于僞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箋云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閑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迨音待閑音閑

【疏】伐木至湑矣○毛以爲伐木於阪以爲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篋饌其酒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己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尙以獲愆況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今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莤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爲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閑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已卒有閑暇而爲此飲其意欲令族人以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爲異餘同○箋兄弟父至母之黨○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爲父黨則諸舅爲母黨此言兄弟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姻上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所親有舅賜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稱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是母黨爲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稱親又曰妻之父爲婦兄弟婿之父爲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爲幷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婚姻而下箋稱言族人陳王之周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爲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爲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箋反可以恨兄弟乎○正義曰定恨作限恐非也○傳酤一宿酒○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沽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箋爲我至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己使人爲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己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尊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爲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下下俱戶嫁反注下及下臣同

【疏】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正義曰作天保詩者皆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饋君雖實然由臣所歸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逮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爲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幾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堅也箋云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

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必以反單毛都但反鄭音丹除始慮反注同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庶衆也箋云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

【疏】天保至不庶○毛於單字自作

兩解以爲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生樂日隆歡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優厚天下臣民卿如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爲盡厚天下爲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謂辭猶不亦宜乎○箋云使至予之○正義日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使厚下民衆當天意然使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開藏書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戩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羣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戩子淺反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箋云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溥汲已及反

【疏】天保至不足○正義日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羣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箋云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

言廣厚也高平日陸大陸日阜大阜日陵箋云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箋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縱足用反長張丈反

【疏】傳高平至日陸○正義日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土地獨高釋地文李巡大名日阜最大名爲陵○箋此言至高○正義日言所委聚所聚積而高大也地官遺人注云少日委多日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有顧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倒故爲少多耳此則無倒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

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箋云頌將祭祀也○蠲古玄反舊音圭饎尺志反享許丈反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春日祠夏日禴秋日嘗冬日烝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禴本又作礿餘若反祠嗣反烝之烝反盩直留反周大王父名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云君日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疆居良反嘏古雅反傳直專反

【疏】吉蠲至無疆○毛以王既爲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爲酒食之饎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者將以爲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福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爲先公首爲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饎同○箋謂將祭祀○正義日以下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傳春日至日烝○正義日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礿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禘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禘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時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事與世而運事雖制禮大定要以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殷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鄰祜文○箋公先至諸盩○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經先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尙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苑句也先公諱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當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天作箋云諸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春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盩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卽諸盩大王父也一上一下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盩天作箋諸盩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爲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倒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傳先君至象神○正義曰以經陳祭事故君爲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辭辭故如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嘏卽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以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弔至詒遺也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數鬼神著矣此之謂也○弔都歷反詒以之反遺唯季反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質成也箋云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燕樂音洛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百姓百官族姓也箋云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徧音遍

【疏】神之至爾德○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遣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爲樂其羣衆百姓之臣德皆爲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既人定事洽羣下樂德是爲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得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

恆弦升出也言俱進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恆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恆反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騫虧也○騫起虔反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疏】如月至或承○正義曰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恆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代常無彫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恆無衰也○箋月上至就明○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大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弦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使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姮字作恆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薇音微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玁本或作獫音險狁音允率亦作杕難乃旦反注皆同將率子亮反下所類反本亦作帥同險音及使篇將本皆同勞力報反後篇勞還皆同勞大計反

【疏】采薇六章章六句至守衛中國○正義曰文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遣守勤歸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玁狁之難將犯中國故文王乃以天子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率遣之戍役人北玁狁來侵伐西戎以防守衛中國故王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患也歌出車以勞遣之歌杕杜以勤歸之役者中國故作此三篇時也昆夷患言出事以將帥一也變其文耳戍役謂歸是爲此非獨之也故鄭一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以被其患不獨爲守衛之國故而已此之出車大五百玁狁唯一云西戎序中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獨爲患之切故先言與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戎勅戍役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爲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召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愧之情深殷勤於

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爲之作遣戍役爲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爲事領成役而言也卒章總序往反六章皆爲遣戍役也以主遣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勸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勸者陳其勤苦但勞文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鄉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勸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杕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箋文王至患之○正義曰西方曰戎夷是總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謂役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文王之命命其屬爲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伐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卻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卽命之但往克毅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薇爲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爲二章則半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久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節節脆脆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爲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薇菜作生也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下重敘同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箋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莫音暮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啟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葉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處以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疏】采薇至之故○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戒戍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得閒暇而跪處者亦由玁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怨寇也○箋西伯至行期○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遣敵彊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慮難既備不暇待秋故也○箋莫晚至其心○正義曰集本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彊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著以爲法然若出車曰春日遲遲歸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爲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爲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後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暫費永久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違期患役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爲可更延期約復至使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鼓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籌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柔始生也箋云柔謂脆脆之時○脆七歲反脆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箋云憂止者其歸期將晚

憂心烈烈，載飢載渴。箋云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箋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靡使如字本又作靡所【疏】采薇至歸聘○正義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箋柔謂至脆脆之時○正義曰定本作脆脆之時○傳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聘禮云小聘問以鄉大夫味其文故爲大小耳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少而剛也箋云剛謂少堅忍時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坤本亦作巛困魂反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箋云盬不堅固處猶居也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疚病來至也箋云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疚久又反【疏】傳陽歷陽月○正義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難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箋十月至爲陽○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爲知爲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陰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陽鄭云嫌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溓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巳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溓於無陽爲心邊兼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爲陽是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箋云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爾乃禮反注同說文作薾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云斯此也君子謂將率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業業然壯也○業如字又魚及反或五盍反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捷勝也箋云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三息暫反又如字【疏】彼爾至三捷○正義曰戎役之行隨從將帥故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雖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矣以喻君子車飾盛也彌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爲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矣盛之戎車爲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爲大夫是鄭以此時將帥爲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箋三有至戰也○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殺

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傳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其侵爲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傳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無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惟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騤騤彊也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騤求龜反腓符非反鄭寐反倚其綺反舊於畿反必四牡翼翼象弭魚服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魚皮也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服矢服也○弭彌氏反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髻紛芳云反說文方立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箋云戒警勑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日戒音越又人栗反警音景

疏駕彼至孔棘○毛以爲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騤騤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所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之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爲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爲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玁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鄭唯以戎事戍役之所庇倚爲異餘同○傳腓辟○正義曰傳文實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難故易之爲庇言戍役之所庇倚釋依廕也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傳象弭至魚皮○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璣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箋弭弓至矢服○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彆方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彆戾之處以象骨爲之也傳云解紒不知解何轡之紒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紒也兵事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事其事尚書左不攻于左汝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角不事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非事爲代御者解紒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人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箋云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昔韓詩云昔始也雨于付反霏芳非反說音悅行道遲遲載渴載飢遲遲長遠也箋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疏昔我至我哀○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總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時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箋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九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伐木

而後言父舅先兄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先誤及案此當重父舅二字別以父舅先兄弟五字爲一句

是此篇皆有義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傳意以此伐木爲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當作使使者使爾雅也

具解丁丁嚶嚶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具當作其形近之譌

伐木許許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滸滸後去水旁案正義云其柿許許然下文同釋文云許許呼古反是其本皆作許許不從水後漢書朱穆傳顏氏家訓書證引作滸滸鄭沈所云呼古反是也讀許爲滸遂破爲滸而引之凡釋書引詩文多不同者往往類此非毛氏詩別有作滸之本唐石經初刻誤所謂字體乖師法也

許許柿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柿作柿案柿字是也五經文字云柿芳吠反見詩注訓此也說文作削木札樸也從木朮聲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柿不誤閩本以下皆誤爲柿釋文云柿手廢反又側几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卽宜從朿非也因又并誤大字爲柿耳後考證

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言下許字作前考文古本同案前字是也正義云鄭以稱詩興文王伐木許許之人以稱詩解前者也

今以召族之飲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考文一本同案人字是也

以許許非聲之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非七月正義云沖沖非貌非聲是其比也

東西二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非記文疑衍非也正義說以上記文是東西二伯以下記文乃州牧之伯所以曉人也

但伯下當脫是也二字因此脫而下文乃衍禮記二字矣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記二字當衍是也

昔伯舅大公佐我先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佐當作佑左傳作右

而周公之國故舉纍伯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上當脫不字舉衍字也凡一脫一衍多是寫書人自覺其誤而如此後遂忘更正耳山井鼎云舉作事當是剩也

王曰父義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羲誤義是也

上大夫大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大是也

欲令族人以不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無字誤是也

此言兄弟父舅二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兄弟下當脫舅上二字是也

同姓總上王之同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總上二字當衍文是也

正義曰定恨作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定下當有本字

伐木六章章六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卽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卽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幷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天保

此鹿鳴至伐木於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生業曰隆　閩本明監本毛本生誤王

卽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予正義作與予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又云故云皆開出予之此云開出予之仍作予複舉箋而順其文不同此例考文古本改箋亦作與誤采此所易之今字

大陵曰阜　小字本相臺本陵作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陸字是也

多曰積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積字當作委謂此箋以委積皆爲多似與彼注分委積爲多少者異盧文弨云其上當有脫文浦鏜云積及下當粟米者有限凡七字疑衍皆非

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予誤子

要以所改有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亦誤以是也盧文弨云爾雅疏作亦

故省文以宛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宛當作婉

言法效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效誤効案効卽效俗字也餘同此

如月之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恆作縆是正義本作縆字也釋文云恆本亦作縆恆字同考工記恆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恆讀爲縆之縆緪縆亦同見廣韻考此經字說文二部引詩曰如月之恆當以集注定本爲長

如日月之上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當衍字是也

如日之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出上當有始字因上文衍日而此脫也

月去日已當二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當作一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爲一次月去日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三日去合朔二日月去日二十四度十四分近一次故曰已當一次

集本定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集本當集注之誤後並同是也

○采薇

章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六是也

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率正義作帥率帥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釋文云率本亦

作帥非正義本也正義上文複舉序云命其屬爲將率仍作率是其證○案書校非也

文王爲愧之情深 閩本明監本毛本愧作恤案所改是也

後人歌因謂本所遺之辭爲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

故知以文王之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命誤倒案十行本知以文剜添者一字是文字衍也序云以天子之命可證言王者順上云事殷王也

周正月丙子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慼當朔字誤是也餘正義引無此字

歲亦莫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釋文云莫本或作暮依此載東方未明蟋蟀小明雲漢經諸莫字正義本皆作暮但未有明文不可意必求之也

今薇菜生而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菜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歲亦莫止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莫當作暮下標起止箋莫晚同

然若出車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若二字當倒

璽贊永久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久字當衍是也

謂脕脕之時 毛本脕誤晚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釋文云脕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毛本偶合其誤五經文字肉部云脕見詩注謂此也內則注作㝃又作免皆同正義云定本作脕脕之時當以正義釋文本爲長

靡使歸聘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靡所考正義云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是正義本作使字又作本因箋無所使歸問而誤耳

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始得歸三字

故綿箋云小聘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綿誤歸案聞上浦鏜云當脫曰字是也

故以名此月爲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爲當以定本爲長

實陰陽而得陽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陽字當作月

爲其嫌於無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慊下正義云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可證又無字當衍

故稱陽焉 閩本明監本同案陽當作龍

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慊二慊字皆當作嫌下正義云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可證○按羣公溓卽今公羊傳之羣公廩也作溓者非古本

讀者失之故作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濂當作慊

且文言慊於無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字當衍

故將帥之車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在將字上錯在車下

賊賢害仁則伐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民誤仁是也祈父正義引作民

仍有故取讎克國滅入之名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入誤人案山井鼎云故恐攻誤是也

腓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作避釋文腓下云毛云避也皆易字之例

所以解紒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紒與結義同釋文云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段玉裁云說文弭下作紒以紒爲長

宜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滑作骨十行本初刻滑剜改骨案滑字是也

豈不日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初刻曰後改日案釋文云曰音越又人栗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字鄭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曰字

豈不日相警戒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日當作曰正義中同

左傳云公室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室作族爲是是也

今以爲可弓鞬步叉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衍字是也

說文云彎方結反云弓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反云弓剜添者一字是云字衍也方結反三字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不知者以之入正文乃誤加云字○按此引說文音隱語非自爲音

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以弓必須滑故用象骨誤倒錯之也

夏官司弓人職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矢誤人是也

戍止而謂始反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作戍役止云定本無役字於理是也

事得還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反此正義作返亦是易而說之以反返爲古今字也上正義多作反當是爲後人依注改耳

則渴則有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渴上有有字案所補是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出車勞還率也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出車如字沈

尺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redacted]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作出車詩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

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箋遣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爲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

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難三章三章別行每行將帥同發也三章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爲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

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論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物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

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爲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旌旄既已受命將事而僅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城朔方築壘

壘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經略五月猶尚傳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

從西戎而反於朔方處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勞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

定乃始還帥卒章言其還歸其事大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卿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爲小到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任伐○牧音目

自天子所謂我

來矣箋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將使爲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王也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

王事多難維其棘矣僕夫御夫也箋云棘急也王命召己己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

也○難乃旦反往及下皆同裝側亮反本又作莊[redacted]我出至棘矣○正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今既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

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己謂我來爲將帥矣我得王命卿自召彼僕御之夫謂之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卿使裝載者以

王家之士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也以王命不辭卸召僕夫忠也知自急難欲疾趨之徹也序其忠徹以慰勞之○傳出車至牧地

○正義曰以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

仍有在廐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爲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卸以在廐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

力衛强在廐不必征馬故不用驕○箋上我至自謂○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爲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召己故

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爲我殷王也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本爲將帥出車纔乾王卿命己爲將則將帥之車爲己所乘從後本之故云車

我車也○傳僕夫御夫也○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式車從車注云式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

判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事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

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御兼官其長者爲戎僕小者爲御夫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龜蛇曰旐旄干旄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

焉牧地在遠郊○旐音兆旄音毛屬音燭致也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旟音餘旆蒲貝反隼息允反旒音留

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箋云況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悄七小反瘁似醉反本亦作萃徐

作悴音同憔悲遙反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憂其馬之致[redacted]我出至況瘁○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

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爲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之於郊牧之車設此之而屬之於旄之上干矣以旄旐建立於戎車之上矣旐在地已

屬之於干旄言建旐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旟旐斯旟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沴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

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茲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旐使旐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皆歎皆此類也○傳龜蛇

曰旐○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旟交龍爲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雖互陳之則軍之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

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

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注云凡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旟郊

野載旐百官載旟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將卒百官鄉大夫以其屬衛王從據因田敎戰王親在焉

今南仲爲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餘入稚當爲天子法則南仲一

人或建旐下云旂旐央央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載旐或載旗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旗三物而已軍吏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傳

旆旆旐垂貌○正義曰定本云旆旆旐垂貌多一旆字又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

車彭彭旂旐央央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箋云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

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貝反近附近之近下近西戎同壘力軌反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

南仲玁狁于襄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云此我我戍役也戍役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如字本或作攘如羊反[redacted]

王命至于襄○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其往築之時出爲其車四馬彭彭然

其所建之旂旐鮮明央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爲將得人歡心故稱戍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任

玁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戍役所美所以可嘉也○傳朔方近玁狁之國○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

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箋云往築至軍壘○正義曰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

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城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

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

居塗凍釋也箋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雨于付反又如字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redacted]昔我至簡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

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玁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爲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

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閒暇跪處也難則到此衛不得還皆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汝既

如此誠爲勞苦○箋黍稷至休息○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爲朔方之地發言耳非

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玁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玁狁于襄此卽云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玁狁也旣伐玁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
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霏而歸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
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違春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簡書至敎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敎急故云戒命知鄰
國有急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使告則奔赴其命敎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
奔命是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旣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
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喓於遙反趯吐歷反螽音終躍音藥鄉許亮反或作嚮音同嚮許亮反　未見
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忡勅中反降戶江反又如字注下皆同　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疏】喓喓至西戎○正義曰南仲以平玁狁將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
因興之謂言喓喓然爲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趯趯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喻諸侯然有憂而感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趯然並躍而美之者
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爲患逼王師不至故憂也旣
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鄭從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箋草蟲鳴晚秋之時○正義曰知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
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爲諸侯所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玁狁明以秋日平之旣平玁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爲興耳冬則蟲
死不得還於晚秋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卉草也訊
辭也箋云訊言執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戎役至此時而歸京師辭美時物以發其事書而辭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
○卉許貴反萋七西反喈音皆蘩音煩祁巨移反訊音信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
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疏】春日至于夷○正義曰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
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蘩菜之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囚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
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辭歸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傳訊辭箋訊言至辭之○正義曰訊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
所知識可與之爲言此言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戎役此辭與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
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辭美時物及其事喜而辭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蘩事也并以四者記時是戍役書其得歸而辭之時物也故言事
而辭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車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據上下爲三月采蘩爲蠶生
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役戍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王事
靡盬，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
止。箋云十月爲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尙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
時云歲亦莫止○閑音閑說音悅莫音暮本亦作暮【疏】有杕至遑止○正義曰文王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家皆思汝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睆然
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杕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
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于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爲征夫而今已閑暇且應歸矣而尙不歸所以憂傷　有杕之杜，
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箋云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
止。室家踰時則思○思息嗣反又如字【疏】傳室家踰時則思○正義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實箋猶憂感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
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
君子○杞音起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箋云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檀徒丹反幝
尺善反又勅丹反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𨍏音同痯古緩反敝婢世反罷音皮【疏】陟彼至不遠○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北
山之上我采其杞木之葉杞木本非食葉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盬固以君子勞苦盬故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
實夫也謂之父母也已幝之又敝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之役車今幝幝然辭所乘四牡之爲今痯痯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歸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
己念之○箋杞非至君子○正義曰此斷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爲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頻則憂我父母謂
夫爲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此同也○傳檀車役車○正義曰此戍役之妻稱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爲車伐檀曰坎
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爲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
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箋云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我念之憂心甚病○疚居
又反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
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言近也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繇直又反【疏】匪載至邇止○毛以爲文王勞
戍役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載載乎其意非爲來乎何爲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由不來
至由是而使我念之甚爲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旣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旣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或到不遠矣汝室家念
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異餘同○傳會人占之○正義曰傳以會之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日士賓禮筮宅族占同故
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旣爲占則會書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精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偕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麗力馳反
下同上時掌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疏】魚麗六章上三章章四句下三章章二句至神明矣○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鱉皆得所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爲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
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

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有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盛欲見文

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於神明矣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內謂至歌之○正義曰以采薇等三

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謂夷狄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此時已太平可以作頌者告

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歌之故云可以

魚麗于罶鱨鯊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楊也鯊鮀也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

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

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罶音柳鱨音常草木䟽云今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音沙亦作魦今吹沙小

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鯊石鮀也鮀待何反大平音泰暴蒲卜反不操七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擔豺仕皆反獺勑鎋反又他末反漁音魚

一本作數同取魚也罻音畏羅亡兮反本或作麗同卵魯短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又新勤反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罟音古

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疏】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

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罶者是鱨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眾多魚酒多矣如是

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傳麗歷至所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罶是罶曲梁也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罶曲

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罶也釋器注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簿也以簿為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楊者

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鯊鮀釋魚文郭

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鱨鯊之大魚是也然魚所以眾多傳因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眾多見此

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眾多況其著者微物所以眾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夭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

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鄭北風謂之涼風北風也王制云涼風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風之總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

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鄭云謂建亥之月今俗放火發蟲其遺殺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

折芟謂寒露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折葉隕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穫又云斧斤入山

林無不槎字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宋芟折可伐之也財祭獸然後殺者言財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

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殺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豺伏豺食禽皆爐十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

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祭魚其以先然後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

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鷹隼擊然後罻羅設及仲秋威擊殺鳥然後殺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

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歲也仲春化為鳩其變從五始至八月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往云此羽物小月

為鶉雀之屬鷹所擊者此仲秋鳩化為鷹順其始殺而得在大班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鼎設故擄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爵羅設則非八

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羅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速共材獺相對為十月事也言爵羅設者說文云爵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

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驅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蒐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盡耳

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得言云獸長麛夭鳥麑卵王制直言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示人禁取

麛卵是草皆業也但急於春夏之緩於秋冬然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鷹韭卵秋膳禱鬻之屬不得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

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不自諸侯而下各為等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業其所能耳國君言春田不被

國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亦得自然不得也士不禁者為梁止可為防於雨邊不得當中皆為盡之物也然庶人不捉

數罟謂罟目不得數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通也集本數作不不定義俱通也罟目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依澤當本作

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草木之屬不妄斬伐則山不童也菑備之類取之以遺則澤不竭也如是則為獸魚鼈各得其所然也是象物

眾多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與彼文亡不知其出耳○箋酒美至又多○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多也而以為魚多者以此篇下三

章遂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云多且旨五章云物其言矣三章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蒙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為物

若酒則人之所為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魚麗于罶魴鱧鱧鯇也○鱧音禮鯇家反

君子有酒多且旨箋云酒多而此魚又美也【疏】傳鱧鯇○正義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也諸本或作鱧鯉或作鱧鯇若作鱧鯉似與郭璞正同

若作鱧鯇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鯉者定本作鱧鯉與鱧音同

魚麗于罶鰋鯉鰋鮎也○鰋音偃郭云今鮎類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鰋

為鱧鯇音喻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為鯇體為鯇為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疏】傳鰋鮎○正義曰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鰋鮎為一魚鰋鮎一魚郭璞

以為鱧鮎鰋鯉四者各為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古哀反養餘尚反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疏】南陔至黍稷○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時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

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此三篇蓋武

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

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縣音玄編必先反見賢遍反【疏】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

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篇○箋云三篇至之禮○正義曰鄉飲三篇亡其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篇皆用為何者是用之

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禮用為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歌南陔白

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錄詩得其時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序為立序今則時未亡以六月

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衛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幷之始皇之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又解爲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以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序也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亡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爲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後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九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出車

作出車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下浦鏜云脫者字是也

乃始還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帥當作師形近之譌

爲小到耳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到作別案當作倒正義例用倒也

戎僕掌御戎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戎當作貳因別體字貳作式形近而譌也

以此云維其載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之誤維其是也

或卿兼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卿當作鄉形近之譌

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帥作率馬作焉案率字焉字是也

旆旆旐垂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旆旆旐垂貌是其證正義下云定本旆旆旐垂貌如其所言了爲旆旆異當作定本云旆旆旆旐垂貌上旆旆經文也下旆旐垂貌謂繼旐曰旆者也故下云多一旆字也釋文以旐垂作音或與正義本同與定本不同各本正義皆誤

僕夫況瘁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況瘁釋文云況瘁本亦作萃依注作悴考此當是經本作萃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箋之本例也釋文云依注作悴似乎未晰也四月釋文盡瘁本又作萃下篇同亦其證

憂其馬之不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釋文云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考憂其馬之政謂憂非其馬之政也段玉裁云用甘誓文是也當以定本爲長

滋益憔悴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滋當作茲正義作滋茲滋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傳龜蛇曰旐〇　明監本毛本脫〇閩本缺

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城案此築於者經之城于

其所建於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旆誤於是也

欲今赫赫　閩毛本今作令案令字是也

○杕杜

有睆其實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睆作皖案釋文云字從目或作日邊又見大東經睆彼牽牛字同

女心傷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女誤汝毛本初刻同後改女

有睍然其實　閩本明監本毛本睍作睆案所改是也

謂之父母也己尊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由讀下屬

○魚麗

終於逸樂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終於逸樂釋文云逸本或作佚考文古本作佚采釋文

文武並有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言字之譌

鱨揚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揚作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小字本十行本是也正義中同釋文鱨下云楊也

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各本皆誤正義云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下云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釋文云一本作草木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考此則今誤合兩本為一當是經注本始依定本作不操斧斤斤下無不字後不知者以正義本不字寘入遂不可通定本以不操下屬正義本以不芟上屬相臺本每四字為一句亦非此當從正義本正義以定本為誤者最得之也

士不隱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正義云士不隱塞者為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正義本作隱其本又作偃者即今之堰字周禮䱷人注水偃谷風正義引作水堰

庶人不數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庶人不總罟者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又云集注總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釋文以不數作音與定本同考九罭傳作緵罟釋文云字又作總是總緵同字緵又總之別體當以正義本為長

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薄字皆作簿案上引爾雅注作簿簿字是也

無不誤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誤字二字當倒是也

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 閩本明監本毛本斤斧誤倒案正義本傳作斤斧十行本不誤不知者以定本改之非也

不得圍之使迊 閩本作迊俗字也明監本毛本作匝正字也

但不聾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聾當作匝

獸長麑夭 閩本明監本毛本夭誤麑案夭即麑字之假借不知者以今國語改之○按改麑是也

鳥翼殼卵 閩本明監本毛本殼誤鷇案殼當是鷇之假借

三章則似酒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似下衍酒矣二字案三章二字亦衍涉下文而誤也

鱧鮦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鮦直冢反鱧下云鮦也正義云偈檢諸本或作鱧鱯或作鱧鯇又云或有本作鱧鯇者定本鱧鮦鮦與鱧音同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鱧名鯇下正義引孫炎鱧鯇一魚釋文鮎下云毛及前儒鱧為鯇是傳正取爾雅為解注爾雅者皆無異說作鯇為是作鮦者乃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鱧鯇各為一魚也作鱯者依說文鱯鱧也所改皆非傳意

又與舍人不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誤有案爾雅疏即取此正作不

郭璞以為鱧鮎鱧鮦四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鮦當作鯇

○南陔白華華黍

鼓南北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磬誤鼓考鄉飲酒禮是也

又解為亡而義得存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為當作篇形近之譌

各置於其篇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端即複舉注文也

則止鹿鳴一篇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什

而鄉飲酒之禮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燕字誤是也

禮樂之書稍廢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稍下浦鏜云脫一稍字以鄉飲酒燕禮二注考之浦校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一）

〔三三〕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陸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爲正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樂與音洛又音樂徐五教反注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皆同朝直遙反下註同燕樂音洛下註皆同【疏】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罩罩篧也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烝之承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又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罩又音讀說其形非罩也遲直吏反下同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樂音洛協句五數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疏】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閒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之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置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實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篧也○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閒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閒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喻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樂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雜皆興也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篧重云罩罩者非一也○箋烝塵至至誠○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不言烝爲衆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爲思遲之極者以爲家上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願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不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也○箋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鳧鷖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妒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能任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以公所樂之賢或是已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汕樔也箋云樔者今之撩罟也○汕所諫反樔也說文云魚遊水貌汕樔側交反字或作罺同撩力弔反又力條反沈旋力到反【疏】傳汕汕樔○正義曰釋器云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罩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衎樂也○衎苦旦反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興也纍蔓也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樛居虯反瓠音護纍力追反本亦作藟同下遐嫁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箋云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疏】南有至綏之○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蔓纍之以興在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之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燕兩引故略去燕禮爲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　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翩音篇鵻音佳本亦作佳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復扶又反下同【疏】翩翩至又思○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鵻鳥也此鳥由壹宿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爲辭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箋云壹宿至遲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鵻木之鳥隨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鵻爲一喻以爲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賓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爲如字又于僞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萊音來夫音符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樂樂上音岳下音洛【疏】南山至無期○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賢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臺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暑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舝箋云析其柞薪爲蔽岡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爲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言不一端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箋云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南山有

栲北山有杻栲山樗杻檍也○栲音考杻女九反樗勑居反檍音憶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眉壽秀眉也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枳枸楰鼠梓○枸俱甫反楰音庾枳諸氏反【疏】傳枸枳至鼠梓○正義曰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黃黃髮也耇老也艾養也○耇音苟艾五蓋反音【疏】傳黃黃髮耇老○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之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閒古莧反【疏】由庚萬物至其辭○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紀之○箋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所用者亦南陔等也之其事之用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閒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之而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世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之篇名也以對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篇也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而知故云意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閒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所當在成王禮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亡諸侯以禮首為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諸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為作序鍾經俱亡者子夏爲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弁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餘而不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所遺不知不得以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閒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自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傅注音芳夫反四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禀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疏】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使四海無侵伐之患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為總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浸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澤覲其朝見光龍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九夷至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雖師蠻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爾雅之四海之下更三

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子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五正何詩也此及中侯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數六蠻五位六狄與此同於爾雅職方爲周禮之下故與此同於雅上下不同餘則文相似八蠻故六戎五狄之數而四海目以明……之下故同於雅職方為周禮之數或五或六或七或八數與四海之名異驗其故據雅之難明……陳周公制禮致太平六服之外爲蕃國其數或五或六明於周公之時其名不定……王者不甚……之名……耳……其數……而同……九州之外……在其……於九州之外謂之四海……九州之外……

大夷之州……州之謂州……九州之外……州曰之領故則得謂有之荊四州海之之蠻國及其邊境州所爲居北不爲幼也在曲九州曰之其内夷東也……九州……男蠻是雞也大者曰殷子爵是三雞等有無大子者男爵則不過夷子之也君大爲者伯曰爵子也小而者書曰字男曰武已王左賜傳……曰來州朝有法十云二嵬師伯外南薄方四諸海保咸世建一五夏長者明以四武海王是郎九位州來之朝外是也九何州者外夷爲言伯州又十嵬……二者師是皋陶九州之文也内立檢鄉師所也法又衛曰書外經傳作四外海薄咸今建定五本長作是外四數海總在非九州也外彼之注外云矣九州者師……州下州曲立禮十二所謂人子爲諸侯故諸侯法云子以謂侯九其州牧之外則長五也國天立子長使各其守諸其侯賦……爲之方千里子以七千里也内爲九州云九州上土……十里五十里爲……國内四百五十八里八之州國分八得……一方……百……里一……國之地四百有……内以國子男百國其立……數一……國之又四百……

國之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箋云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零落也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湑息敘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爲于僞反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輸寫其心也箋云既見君子者謂當朝見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疏】蓼彼至處兮○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蕭斯也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上露湑湑然此然威以令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所以然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得所耳……今君子之長大者正由天以善露潤之使以至得長大○正義曰……見既今來朝見則得與王燕……王者……

不忘也恩澤之被及己○被皮寄反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疏】之箋既見君子……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瀼瀼露蕃貌○瀼如羊反又乃郎反蕃音煩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寵丑勇反……

見君子之王者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泥泥霑濡也○泥乃禮反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豈樂弟易也箋云孔甚燕安也○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於此弟如字本亦作悌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同易以豉反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爲兄亦宜爲弟亦宜【疏】既見至壽豈○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爲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爲人之能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體其所爲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凱樂之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濃濃厚貌○濃奴同反又女龍反

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鞗轡也革轡首也忡忡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敘所也○鞗徒彫反忡直弓反徐音同又音勒弓反軾音式鑣彼苗反【疏】既見至攸同○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又饗燕垂意於己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鞗皮以爲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與衡鑣之八鸞其聲雝雝然乘是車服韜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王爲主得所故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傳鞗轡也至曰鸞○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飾言沖沖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連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箋云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此說至然○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鞗革沖沖和鸞雝雝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見天子之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爲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車故蒙上與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從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從六服諸侯衛有車迎則同迎之法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之是燕時車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爲節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軫又飾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觀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湛直減反【疏】湛露至諸侯○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而歌此以燕之貌分別同姓同姓二王之後於異天子燕諸侯之事也燕飲序云天子燕諸侯之形獨言天子者此及引弓燕賜諸侯之身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義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章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閒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則之則止二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指德盟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爲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杞棘子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箋云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有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晞音希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群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義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厭於鹽反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渫息列反【疏】湛湛至無歸○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燕飲而嵬峨然威儀擾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厭厭也是王燕諸侯受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術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湛湛至陽日○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與王燕厚於諸侯故以盛爲喻以陽爲乾物故知日也○箋露之至而晞○正義曰露之所潤必在草木以下文柯故低箋亦言順黎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此露在於葉則令柯亦故低垂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之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而侯族醉則然以舉行族醉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夜飲至渫宗○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瀆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飲族人雖醉術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醉出不得盡宗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酬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但大儀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箋天子至大燭焉○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之燕爲說以天子比宗子族人之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辭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王得其辭則以同姓則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當以晝所以至夜但酒云不甚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則天子與諸侯爲主雖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是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於者因彼有大燭總而言之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飲於鴆反【疏】湛湛至載考○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在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同姓諸侯受王燕飲則威儀寬緩而王與不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得其宗室之故則留之也成飲顧許其讓以崇親厚睦○箋夜飲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夜飲則成者對有不成者既言成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者耳故以庶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也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醒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

之醉與諸侯之饗同故得爲饗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儀言飲酒不至於醉【疏】湛湛至令德○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之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與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椅於宜反木名也陔古亥反字亦作誡音同戒也【疏】其桐至令儀○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籩俎衆多而於王爲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箋其實至陔節○正義曰以此經言生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籩俎酒則醉不屬實實所事者唯籩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籩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辭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賓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詢陔節嘗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笑人必以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愾苦愛反很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作鎮火既反云怒戰也玈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亦【疏】彤弓三章章六句至諸侯○正義曰作彤弓者天子賜有功諸侯也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醴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寵之○箋諸侯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玈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寧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故引之傳者解有功之賜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爲戰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獻王所愾者獻者當也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之恨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王爲鏃獻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之於是賜之王三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又外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於[illegible]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illegible]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illegible]也經先言受功後言飫享鄭先言享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衛加叙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illegible]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賜篇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傳二十八年[illegible]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宥晉侯下乃言策命晉侯爲[illegible]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illegible]饗侑己酉設享是先饗禮以勞其功宅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則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饗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傳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宥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醴而於左傳寧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寧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彤少玈多舉重

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玈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字矣俗本有者娛也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櫜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之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以之爲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饗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鄭亦首章爲總俱藏載於事卽是受時之事爲異耳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貺賜也箋云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受出藏之乃反入也○弨尺昭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林充小反弛式氏反於賓之故歆序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飲於鴆反【疏】彤弓至饗之○毛以爲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弨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號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鐘鼓爲之設一旦早朝大饗禮而賜之鄭以而敘王之意我形赤之弓弨然以既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饗之弓出以藏之乃反言之入也餘同○傳彤弓至言我○正義曰彤赤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騂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適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玈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得之彼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而騂名此彤玈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後羅廡漆之者爲色赤之形既是赤則知玈者爲黑色也以赤者周之所以衛故賜彤弓赤而黑十以赤爲重耳爲其體同異未閼正以有功者受彤弓之賜周禮唐一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玈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玈弓以射甲革椹質則以玈弓當周禮之弧安得賜玈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玈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劇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每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增恆而恆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玈矢當周禮恆矢也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弨弛而賜之至於凡平獻體自出隱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謂言爲我不解藏義王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不得○箋言者至反入○正義曰鄭以此歌本叙王意故云有嘉賓既叙王意也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王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故知之○箋王意至之序○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貺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嬉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箋大飲至早朝○正義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卽行禮故云一朝饗之猶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不終日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

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

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喜樂也○樂音洛

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右毛音又鄭如字篇右也卒遵傳反本或作啐者誤也啐音七內反【疏】傳右勸○正義曰下章言醻醻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末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享禮勸其功也

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醻酒傳醻報言爲享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饗

右之至之饌○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

坐絶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嚌啐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卽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卽此卒爵卽酒也卽

以下言醻之爲醻賓故此右之爲當獻賓既獻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奉以表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

櫜韜也○櫜古刀反韜本又作弢吐刀反弓衣也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好說也○好呼報反說音悅 鐘鼓既設一朝

醻之 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醻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洛反 疏 箋飲酒至厚勸○正

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

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

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醻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勸酒與此厚勸一也醻義傳曰醻導飲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

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後士進士進士業之以漸至於官之○菁者莪上子丁反下五何反長張丈反下往並同樂音洛下並往同䓫音樂反 疏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至樂之

矣○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爲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詩

以樂之經四章言長育成就之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

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亦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得

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箋樂育至官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俊立小學大學乃

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鄉大夫論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

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

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爲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之任官

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論倫章

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棄是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任役也 既

見君子樂且有儀 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疏 菁菁至有儀○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

也此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微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儀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儀盛

人爵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

義者以祉則有水之洲阿陵有所居之養草得於中而長也今故言長也○傳蘿蒿○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

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箋官爵至接之○正義曰以下云賜我百

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爲得官而樂也既樂爲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樂事之辭故爲君子以禮儀接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中沚

沚中也○沚音止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中陵陵中也 既見君子錫

我百朋 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 疏 箋古者至得意○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己之辭故爲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

者實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

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爲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

朋么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

莽時事王莽貪寶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爲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 楊木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

喻人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汎汎方劍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箋云休者休休然○休虛虯反美也 疏 汎汎至則

休○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喻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子於人喻才是用故既見君子

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載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

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南有嘉魚

大平君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平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下正義云幾嚮與此序皆云大平之君子可證

欲置之於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置作致案所改是也

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久下當脫如塵爲久凡四字以久字複出而誤也

上見求魚之多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止案所改是也

彼注云君子謂成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斥誤謂是也正義下云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是本引此作斥也

升家臣以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

李巡曰汕以薄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魚也作汕魚案爾雅疏引作汕以薄汕魚也此當汕也並有各脫其一

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此文當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爲今本猶有言燕禮者此正義據當時或本猶有鄉飲酒燕禮連言者而定其誤如此也今無其本矣

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五字當衍文是也此寫者涉上文而誤

有專壹之意我君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我上當有於字

○南山有臺

夫擇木之鳥懸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謹夫不之爲懸謹用四杜傳箋之文也

保艾爾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依傳艾養保安也似經文當作艾保今考釋文以保艾作音是釋文本與唐石經以下正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由庚崇丘由儀

各得其宜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宜東皆補亡詩引作儀李善注云毛萇詩傳儀宜也此當作儀非也此序以宜說儀與由庚序以道說庚崇丘序以高說崇以大說丘爲倒此正同不審皆改作此儀失序意矣不當反據之也凡他書援引之異不可信者視諸此毛不東注序無此傳明甚李善取烝民我儀圖之之傳破而引之耳

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各本作處者皆誤段玉裁云正義作意是也

故鄭於譜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譜當作此

○蓼蕭

外薄四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外薄音博諸本作外數注音芳夫反正義云檢鄭所注尙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數恐非也

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作裳案所改非也周頌譜及臣工正義引皆作常依說文常是裳之正字

雒師謀我應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雒誤維案文王正義引皆作雒

州有十二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十當作十有正義下云既言州十有二師可證下引注云州立十二人又云故州有十二師者皆非經成文也山井鼎云宋板作十有誤擧下行耳

舒其情意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舒誤輸

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至四十行本剜添者一字

我心則舒寫盡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舒作輸案所改非也此用箋

言爲天子所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子疑下字誤是也

雖香而是物之微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至微十行本剜添者一字

豈樂弟易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樂也作音當是其本較今各本皆無多也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鞗革忡忡　相臺本同唐石經小字本作沖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沖沖是也十行本正義中字仍作沖沖釋文同皆可證

鞗轡也革轡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鞗轡首飾也革轡首也此謂革即勒字古文省攸革古金石文字皆作攸勒或作鋚勒說文鋚轡首銅也然則鋚以飾轡首傳云垂飾貌正謂鋚也韓奕鞗以爲鞗淺以爲帶鋚以飾勒金以飾鞗四事一例戴見云攸革有鞗鞗謂金飾采芑箋云攸革轡首垂也皆可證各本作轡也係淺人刪首飾二字攸作鞗亦淺人爲之又鮮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鞗皮以爲轡標起止云傳鞗轡也釋文鞗下云轡也五經文字革部云鞗轡也見詩是唐時本已與今各本同

立當前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疾誤侯非也周禮本是侯字唐石經以下皆譌爲疾唯此及論語鄉黨疏所引不誤鮮見禮說九經古義周禮漢讀考

○湛露

蓼蕭序云天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浦鏜云脫不字是也

其義有似醉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義作儀案儀字是也正義云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可證

夜飲私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言燕私也引楚茨偁書大傳燕私以說之是此誤倒常據正義正義引此亦誤

猶諸侯之儀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儀當作義即正義所云族人之義也下箋此天子於諸侯之儀亦當作義即正義所謂宗子之義也皆無取於威儀又正義屢云天子於諸侯之義亦可證

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上當有已字當據正義引有

於是乃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於是止是其本無乃字

以此變言在其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在二字盧文弨云當乙是也

○彤弓

自諸侯敵王所愾毛本愾誤餼閩本明監本不誤○按餼或鎎之誤說文引左傳作鎎

後說享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所改是也下同

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下彤字當作旅

安得賜旅弓多彤弓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得當作案傳形近之譌

坐絶祭嚌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嚌誤齊是也

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右字誤是

○菁菁者莪

升之司徒曰選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當作士是也物觀補遺云宋板官作士當是剜也

蘿蒿也此蘿蒿也此蘿蒿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也此蘿蒿四字案所改是也此複衍

菜似邪蒿而細閩本明監本毛本似誤以毛本菜作葉案葉字是也

不成貝寸二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貝下當依漢志補不盈二字

載沈亦沈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沈字當作浮正義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又云傳言載沈亦浮皆可證也考文古本作浮采正義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六月宣王北伐也。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音洛篇末注同缺苦悅反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蓄勑六反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隊直類反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雅反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疏】六月六章章八句盡中國微矣○正義曰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廢王小雅盡廢以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辭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王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為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屬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於己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毛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言不然不得載常閒關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王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鄭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進歸將士獨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敵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可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帥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事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棲音西飭音勑字從力脩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力以為脩飾之字借作勑音非騤求龜反閱音悅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熾尺志反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疏】六月至王國毛以為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攝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又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為吉甫受命六月北征簡閱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熾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傳棲棲至戎服○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為簡閱貌也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鄭以韋弁服也但分為二事故與鄭異○箋六月至戎服○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韓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賓為赤韎若不淺則韎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韐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不韎皮為衣者以卿之歸饗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為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祭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箋于曰至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其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為於為往所以為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比毗志反齊同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師行三十里箋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箋云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疏】比物至天子○毛以為宣王之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於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成己為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曰為異餘同○傳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言物則雜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

獫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騤騤是中騤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毛傳曰征伐必因驚
將以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傳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曆志
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脩長廣大也顒大貌○玉容反說文云大頭也○薄伐獫狁以奏膚
公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嚴威嚴也翼敬也箋云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
武之人備○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徐音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王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箋云定安也【疏】四牡至王
國○毛以為王所將戎車所以駕之四牡之形容脩長而又博大其大之貌則有顒然以此之強薄伐獫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
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兵武之事其嚴威者敬者和上下既有此之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嚴吉甫為異
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
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茹如豫反度待洛反穫胡郭反鎬胡老反王云北京師其度大
徒洛反同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
著為○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茷本又作旆蒲貝反旐曰旆左傳云下旆是也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暉徐子亮反下大茷
將同後篇將帥放此者知略反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鈎鞶行曲
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鈎古侯反殷音古今經注作驚
無服字以先蘇薦反陳直覲反【疏】獫狁至啓行○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獫狁之罪故陳其放恣之言獫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焦穫
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為大甚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象以帛為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
死之以備行也又有戎車十乘在軍先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獫狁之恣而用之伐之鄭唯據吉甫為異○傳焦穫獫狁○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
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瀘數在鄭中而數外猶焦穫所以掠于玁狁也孫炎曰周岐岡也以焦穫瀘岐陽言之則然鎬京為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為
北方○箋所非至大之○正義曰以此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
穫乃侵鎬方據北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為長遠也水北曰故言涇水之北以近王京師故言大甚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
方據近獫狁之國鎬方之遠則傳急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曰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
方從晉楚歸來也故知鄰曰千邪之鎬鎬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侯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徐錄亦以箋役
為長○傳鳥章至旆者○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緣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
章正知伸者以司常云鳥隼為旟繼旐曰旆云白旆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旆旌旐亦旆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為狀故
曰胡不旆旆此旗而言旗者散則通名○箋織徽至著焉○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為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
鳥為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茷央央也以絳為繆書為鳥隼又絳為旐書名於末以為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
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

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爲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
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
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某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書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
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絳旨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
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鄭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旗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繆長一尺畫為律
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旂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
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為章者則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
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
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旗旂書之謂之為事州里
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旗旂謂之為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旗旂謂之為號此唯有王卿大司馬仲夏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卿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軍事
之將皆命鄉遂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旗旂為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鄉統名號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
下至鄉長鄉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大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鄉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鄭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
各象其事者鄭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夏后至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鉤
鞶至未聞○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鞶領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
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象言鞶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
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
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為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未聞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
既佶既佶且閑輊摯佶正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輊竹二反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摯音
至薄伐獫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大音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云吉
甫此時大將也【疏】戎車至為憲○毛以為王征獫狁既出鎬方獫狁遁王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
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獫狁獻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
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略可為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將故北狄遁去也○鄭以為元來吉甫猶行以信為壯健為異餘同○傳言逐出之而已○
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傳威兵強獫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壯三十年春
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祉福也箋云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

炰鱉膾鯉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飲於鴆反注同鱉卑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疏】吉甫至孝友○毛以為吉甫既出征玁狁還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歲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炰鱉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美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雖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之朝言吉甫之賞有此善友因勸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為此矣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恩之人以此為異餘同○箋御侍至勸之○正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為尊孝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鱉非常羞故云加之○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芑音起徐又求己反

【疏】采芑四章章十二句至南征○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荊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菑側其反郭云反草曰菑畬音餘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眾干扞試用也箋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涖本又作莅音利又音類沈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下皆同羨延面反餘也又餘戰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箋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奭許力反茀音弗鞗音條樊步干反馬大帶也

【疏】薄言至鞗革○正義曰言人須芑為菹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而已和耕其用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須人為軍士我將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教於此被育之家以教被育己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盛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為矢服之器其馬領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鞗皮為轡首之革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傳采芑至用之○正義曰陸機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纒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乘必於新田者新美其業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之新田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教其飢乏營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吉矣菑始一歲亦言於此菑畝者菑對宋耕亦為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為菑也鄭謂纖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宣王至盡起○正義曰天子大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二家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唯田與追胥竭作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據今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奭赤至樊纓○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以彼茅蒐染為韎故知韎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為是金路故引金路之有奭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膺樊纓也巾車注云鉤膺金鉤之樊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鉤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塗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韐在膺下故云方以叔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鄉所也箋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軝祁支反廣雅云轂篆錯如字沈七故反瑲本亦作鎗七羊反徐七庚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箋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芾本又作紱或作紼皆音弗下篇同葱七羊反珩音衡璜音皇又音衡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也

【疏】方叔至葱珩○正義曰言方叔為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纁約其轂之軝錯置文於車之上衡車行則其四馬八鸞之聲瑲瑲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瑲瑲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箋軝長至之衡○正義曰觀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纏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車也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知何所用也○傳朱芾至斯劣矣○正義曰以詩斯皇故知皆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朱芾耳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稱於強美者斯為宜王承亂劣弱而言之也○箋命服至衣裳○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為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韋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況纁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韋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纁為朱故雜以祭服之飾為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鄭定本亦無纁字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戾至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鴥唯必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
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鉦音征說文云鐃也又云
鐲也鞠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並子匠反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云伐鼓淵淵謂
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illegible]鴥彼至闐闐○正義曰鴥然而疾者彼飛
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役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衆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
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則陳閒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
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爲衆用力逐敵蠻荊及至戰止將
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箋隼急疾之鳥○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
云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鷙鳥也陸機疏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
勇○傳鉦以至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
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
鐘是鐸亦名鉦也鐸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鐸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鐸嘆鐸然依文
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箋春秋至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
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爲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則
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爲治兵衞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
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傳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爲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
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衆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下云治兵振旅
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互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鼙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也蠢
爾蠻荊大邦爲讎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箋云大邦列國之大也○蠢尺允反讎雉不遜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云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箋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將可言問所
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訊音信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箋云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
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吐丹反徐音灘焞吐雷反又他雷反本又作啍同霆音廷徐音挺又音定罷音皮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荊來威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illegible]蠢爾至來威○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
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遜之蠻荊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爲寇害與大邦爲讎怨列國之大衡到讎怨其傍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
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如霆之發如雷
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荊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
大功也毛爲猶道鄭以爲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傳蠢動○正義曰釋詁文也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傳五官至之老○正義曰
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解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爲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六月

宣王北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入注者是也

則爲國之基隊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隊作墜案釋文云隊直類反小字本以下之所出也考文古本作墜偶與唐石經合○按說文有隊無墜墜者隊之俗字也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矣宣王之北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無又正義云案集注及諸本並無此注是當以正義本爲長各本皆沿定本之誤

盡中國微矣　閩本明監本盡誤至

皆在北伐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在誤是

明與上詩別王　補閩本明監本同案王當作主

此與由夷全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儀案夷當作庚形近之譌

若將師之從王而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帥誤師是也

我是用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急字於韻不合段玉裁云鹽鐵論引急作戒謝靈運撰征賦用作棘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詳詩經小學

所設五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設以車僕注考之浦校是也

又以爲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衣下浦鏜云脫裳字非也兵事素裳下文引鄭志可證今周禮注衍裳字耳采芑正義引亦衍

周禮云韋弁皮弁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志采芑正義引周禮志云韋韋弁素裳是其證又引見周禮屨人疏

注云韋弁韎韐之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韋誤韐考聘禮注是也

爲僕右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當作服

于三十里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三十作卅案傳箋正義皆云三十詩經小學云唐石經卅雖物終卅里皆同蓋唐人仍讀爲三十是也凡唐石經章句中廿字卅字皆同此

織文鳥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徽織作音正義標起止云箋織徽下皆同詩經小學云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篚織文同鄭易爲徽織則當作識文今考此鄭以織爲織之假借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也故亦不言讀爲例見前怨耦曰仇下周禮司常疏兩引作織所謂以破引之也

白旆央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又作本也釋文本作白茷正義本作帛茷周禮司常疏及出其東門正義引作白與釋文本同也公羊宣十二年疏載孫炎爾雅注引作帛則正義本之所同也詩經小學云作帛爲普又央央孫炎注及出其東門正義皆引作英英考正義云央央然鮮明釋文云央央音英當是字作央讀從英也

織徽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徽作微案徽字是也釋文正義皆作徽考左傳揭徽禮記徽號鄭司常注及此箋皆用徽字者假借也說文作徽者正字也明監本毛本所改非是正義中字同

箋云鉤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鉤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箋鉤鞶可證釋文本鞶作股云音古正義云定本鉤鞶作鉤般又云蓋謂此事行鉤曲般旋考靈云行曲直有正也乃取曲鉤直股爲義般與股形相近也爾雅釋文載李巡注鉤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孫炎郭璞本作般注云般桓者誤當以釋文本爲長

石爲大甚　閩本明監本毛本石作實案所改非也石當作惡

以帛爲行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茷正義作旆易而說之也正義下文云古今字也例見前下同

故知鄗日千里之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知鄗日盧文弨云劉向曰是也此在漢書陳湯傳

漢有洛陽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惠棟云漢下當有中字陽字衍是也

牢幅一尺縿幅二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半誤牢終誤縿是也

除去縿直是銘長三尺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縿作縫案皆誤也當作緣

帥謂軍將至五長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五當作伍下同

此唯有王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

但以鄉統名焉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焉當作爲形近之譌

箋鉤鉤鞶至未聞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鉤字案此誤刪也

鉤讀如婁頷之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讀如二字衍是也采芑韓奕正義引無

是也鉤鞶之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是鉤鞶之文也誤倒

故云同異未制聞　閩本明監本毛本未制作制未案所改是也

所以極勸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勸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

○采芑

謂已和耕其用　補毛本同閩本明監本用作田案田字是也

箋解菜之新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采誤菜是也

約軝錯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軝作軧案軧字是也釋文五經文字可證餘同此○按軝說文从車氏聲凡氏聲與氐聲古分別最嚴

有瑲葱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有鶬本又作瑲亦作鎗同正義本是瑲字考文古本作鶬采釋文

錯置文王於車之上衡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王誤其文案山井鼎云宋板王作彩當是剛也彩字是韓奕正義作采

彼云又累一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云又當作傳又彼文

又以爲衣裳以褋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裳字衍也六月正義引無閩本監本

則陳閩軍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而案所改是也

故經改其文而引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當作徑形近之譌

蠢爾蠻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漢書韋賢傳引荊蠻來威案毛云荊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荊蠻傳寫倒之也晉語後漢書李膺傳文選王仲宣誄皆可證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荊蠻下文皆作蠻荊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

執將可言問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將作其案將字是也出車箋作其此不必與彼同正義亦作其乃自爲文不盡與注相應也

元老皆兼官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皆當作者形近之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三〕

〔三五〕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

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也○攘如羊反除也卻也竟音境械戶戒反三蒼云械總名也說文

云無所盛曰械復會扶又反選宣兗反數也沈思兗反下同【疏】車攻八章章四句至車徒焉○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者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彊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攘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竟土是爲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爲武王

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

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爲大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

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爲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

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三爲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之功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於成王二倍且宣王中興明君莫其擬復古比諸成康

纖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生舉而言之耳

言脩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旐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爲復脩之耳言又也因田獵

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爲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

者以會爲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會言博獸

皆致其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射餘獲之餘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言復使復之也來餘獲射在田獵之後而先

言之者以射是諸侯臣之事因上諸侯來會而即觀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毫戶刀反依字作毫也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龐鹿同反徐扶公反【疏】我車

至徂東○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常爲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傳宗廟

至尚疾○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力尚強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

之者證經同爲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

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甫大也田者大芟草

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樴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

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

田鄭數也芟魚殺又殺音綴繳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闕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擊也本又作繫音同或古歷反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射食

弋反抗苦浪反下同綏本亦作緌而佳反下同頃苦穎反甫田舊音補下戲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疏】田車至行狩毛以爲宣王言我田獵之車

既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獸而田獵焉當爲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

爲圃田之草爲大爲異耳○傳甫大至之道○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謂甫爲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文

在大草之處田獵之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其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獵之前誓士戒衆故教以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

無文既爲防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褐纏旃以爲門旃通帛以爲之以旃竿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質以爲樴樴爲門中之闑

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當兩軸頭去旃竿之閒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

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旗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一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過左者之左

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謂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爲

或舍其中也以教戰鄭云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

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

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

芟草爲田獵之處又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其間爲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三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頭之後表是四表二

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旗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旗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

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壘門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

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鼓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御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

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

車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其地爲屯也既陳車驅卒奔驅禽內之於防

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發表

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禁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

中受而致禽焉之受禽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畢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

此等不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爲防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獵今以爲場者不出其頃界

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焚

田萊山田之野吉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此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田獵之法不獨此時即然也○箋甫草至

甫田○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

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今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

徒囂囂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箋云于曰也○囂五刀反或許驕反數所主反

建旐設旄搏獸于

敖敖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搏音博舊音付近附近之近【疏】之子至于敖○毛言宣王欲於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

爲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爲譁而唯數者有聲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當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與旐同建我當乘之

往擇取禽獸於地也○鄭以于爲曰則之子斥宣王爲異耳○傳之子至有譽○正義曰大閱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車吏選徒謂數擇之也此時
事與彼同則有司謂凡從王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以此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實有王爲夏田也
上云東有甫草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特爲冬名耳非宣王發意言嘗許譽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譁而云既獵之譽故知唯
數者爲有聲○箋于曰○正義曰傳之訓于爲於爲往無爲曰者箋以爲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于當斥宣王不得爲有司也下云之
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鄭于字則于征當爲往征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舄黄朱色也○舄音昔繹音亦見賢遍反下同【疏】駕彼至有繹○正義曰言宣王之至東都
四方諸侯之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之子會同之位言各以尊卑之等序陳列
於其位次者○傳諸侯至曰同○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此言金爲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
金舄者卽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黄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之白舄黑舄舄有在其上者爲尊末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
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禮事屨舄是屨爲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以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頫曰同誤也注云時見
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爲壇合諸侯
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但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
一故論語叕此違言之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
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妾本
又作決或作抉同古亢反佽音次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比毗志反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
中必助中者擧積禽也○柴子智反又才寄反說文作擧士賣反中丁仲反下中者同【疏】決拾至擧柴○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
也言時諸侯所有決拾既佽然以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矢既調強弱相得而祀國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
番著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著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卿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
此可以覈爲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箋佽謂至相得○正義曰鄭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
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
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箋既同至積禽○正義曰知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
不得利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卽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
大夫以五物詢衆三曰主皮是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言御者之良也○猗於寄反又於綺反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言習於射御法也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舍音捨椎直追反【疏】四黃至如破○正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
之田言王乘四黄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猗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驅之法故令射者發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馳也言御良射者所以矣
之○箋言御者之良○正義曰駟驖云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難馬御相須而殺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
此云驂不相倚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觀其文而爲說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言不讙譁也○讙歎又音喧譁音花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
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
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箋云不驚警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笑之也射右耳本射者當爲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庖步交反膘頻小反又
扶了反三蒼云小膜兩邊肉也說文云骨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髒禮反或又作髀射食亦反下射左髀同膘本亦作髒音髑又五厚反謂臀前也說文同郭
音偶謂肩前兩間胃何依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膘中心死疾鮮潔也五回反公羊云射右耳食亦反脾本又作腢方瀆反又腢中反謂觸外鮮潔餘又
又胡了反謂水牒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牒音羊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或作踐子淺反【疏】蕭蕭至不盈○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
御善又軍旅嚴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讙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皆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供之禽
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傳徒輦至力取○正義曰諸徒皆爲徒行此獨以爲輦者獲訓云徒御不驚警者也○箋雅特釋此文故彼而爲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
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藩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周輦十五人
而輦是會同田獵人皆以徒行也徒既爲盛者故御爲御馬者也以此美實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盈而盈之故箋反其言笑之此爲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
毛者反鄂不韡不從毛說以上充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殺此鄭皆然傳又因歷大庖不盈度言殺獻上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
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己取其下
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
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髀而達過於右䯚爲下殺以其中䯚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
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髀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腢自左射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膘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
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尉字鄭云庖今之尉則傳本亦無尉字尉衍字也定本亦無尉字箋知射當爲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
上下不類故知當爲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謂殺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懸其害幼少此不能使
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義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皆擇止取三十故以爲每禽爲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
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御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御大夫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饗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
故非中不取言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書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有善聞而
無讙譁之聲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聞音問注同本亦作問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箋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疏】之子至大成○毛以爲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無其所部無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
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爲異耳○箋晉人至無聲○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瑤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
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疏】吉日四章章六句至其上焉○正義曰作

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總之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機猶留意於馬祖之神爲之祈禱能謂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逸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時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禂爲之丁僞反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疏】吉日至羣醜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日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禱祖求其馬之强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傳維戊至禱獲○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長者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爲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爲田而禱馬祖求馬强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外事以剛日差擇也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

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箋云同猶聚也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麀音憂麌愚甫反說文作噳云麌麌衆口相聚也麕本又作麏俱倫反復扶又反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漆沮之水麇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沮七餘反【疏】吉日至之所○毛以爲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差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强者王乘以田也至於所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擊之麀麌麌然衆多遂以驅逆之獸驅之於漆沮之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麌在中源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麌爲獸名獸異耳○傳外事至差擇○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禱祭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言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廄牽擇馬不必在廄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廄擇則剛試善惡必在剛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微辭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內外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爲馬故也然擇釋詁文○傳鹿牝至衆多○正義曰釋獸云鹿牝麀牝麕是鹿牝曰麌也麌麕衆多噳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箋麕牝至言多○正義曰釋獸云麕牡麌牝麌是書牡曰麌也鄭琢弓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鄭箋此也但更言耳音哉曰書或作麌或作麌是爲麕牡曰麌也由麌之相類又承麑牡之下本或作麌牝者謨也殊獸又云麋牡麔牝麎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麋獸有麎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麎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麎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麎音辰鄭音脣何止戶反汔市戶反麌亡悲反

儦儦俟俟，或羣或友。

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儦本作麃又作爊表驕反趨也猶雅云行也俟音士行也徐音矣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射食亦反【疏】瞻彼至天子○毛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儦儦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是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事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麎牝之獸甚多言中原甚有麌麌同○傳趨則至二曰友○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儦儦行則俟俟周禮曰獸三爲羣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將羣不必要三也○傳驅禽至天子○正義曰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驅以待公之箴箋云率是時牲謂虞人與此待同也吉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箋云豕牝曰豝○挾子洽子協反又戶頰反豝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作兕中反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爲俎實也【疏】既張至酌醴○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禽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酒爲俎實也○傳殪壹至制大○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禮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豝大兕誤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鄭死小豝云發言發則大兕言殪言射豐鄭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傳饗醴至飲酒○正禮不可事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醴云饗禮命之有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饗御賓至俎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臣爲大客彼對文則君爲大賓故臣爲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者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者乾之爲臑濱之爲醴則在豐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車攻

案王制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衍字是也

宗廟齊毫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毫作豪案釋文云依字作毫也考說文無豪卽毫字之俗耳正義作毫乃易字而說之當以釋文本作豪爲長

東有甫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甫字上磨去案唐石經考異云甫先作一甫後改是也考釋文正義皆作甫傳云甫大也此亦字體乖錯之一經義雜記以爲原刻作圃改從鄭箋者誤也又水經注王逸楚詞注引作圃乃韓詩後漢書注文選注皆云韓詩也

大芟草以爲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芟作艾案釋文本作艾音魚廢反正義本作芟考正義引大司馬注芟除藭繁傳芟而說之芟字是也今叢纂亦作艾者誤

擊則不得入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擊作繫案釋文云擊音計本又作繫音同或古歷反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當是誤爲古歷反也

左者左右者之右　小字本相臺本作左者之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之字是也釋文云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正義云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與一本同

鄭有甫田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甫作圃案釋文云甫草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又甫田音補十藪云鄭有圃田下同下同者鄭此甫田字正義云鄭爲甫田之草乃易字而說之耳不當改箋明監本毛本誤大徐本說文藪下豫州甫田今誤依小徐改爲圃田

既爲防院　閩本明監本毛本院作限案所改是也

以爲門之兩傍其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門至門剜添者一字

閑車軌之裹　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軓案皆誤也當作軌轊閑轊間也

又北百步爲一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一當作三

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還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第至卻剜添者一字

既陳車驅車卒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驅下誤衍車字是也

非故火田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放形近之譌

箋甫草至甫田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甫字誤圃案箋作甫正義作圃者以甫圃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此標起止不當易山井鼎云宋板作甫因宋板譌誤而足之者誤加艸耳

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豫至曰剜添者一字

維數車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以唯數作音是其本維作唯

搏獸于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京賦同段玉裁云薄狩後漢書安帝紀注及初學記所引皆可證薄辭也箋釋狩以搏獸者上文言苗毛謂夏獵則不當復釋冬獵之名且上章之行狩疏謂是獵之總名則此狩字當爲實事以別於上章亦見詩經小學

獸田獵搏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上獸字亦當爲狩考文古本作狩因覺其不通而改之耳

今近熒陽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滎當作熒六經正誤云作滎誤其說非也後人多依之改熒爲滎詳見沿革例中

殷見曰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殷覜曰同誤也釋文時見下云賢遍反下同其本與正義本同也

赤舄爲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赤誤金

不相依猗　閩本明監本毛本猗誤倚下轇不相猗毛本不誤

蕭蕭馬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以爲經本作蕭云唐石經原刻作蕭蕭馬鳴後卽於蕭蕭上改爲蕭蕭非也石經本作並非改刻其所云經本作蕭者全未有據誤之甚者也

徒御不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經文作警傳箋正義皆甚明考文古本作警采正義○按李善文選注引

三曰充君之庖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庖下有廚字正義云衍字也是也

自左膘而射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髀又云或又作髓者皆誤

達于右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五經文字作髃是也釋文正義皆作髃乃轉寫之譌釋文云一本作髃鄭是髃字耳又云本或作膘考髃髃二字皆文所不載釋文亦云字書無髃字此傳當以本或作膘者爲長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乃用髃字其義本不與此傳同也

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韡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者至不剜添者一字

翦毛不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踐釋文踐子淺反正義作翦翦削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吉日

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時當特字誤是也○按下故時吉之也時亦當作特

麀牝曰麌　小字本相臺本牝作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字是也釋文云麌牡下音茂正義云是牡者曰麌也又云是爲麌牡曰麌也又云本或作麌牝者誤也皆可據經義雜記據玉篇廣韻釋下誤作牝而以爲鄭箋所用爾雅與郭不同其說非也又引釋經音辨亦誤字耳考文古本作牡采正義

而致天子之所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致作至案作至字是也正義云從彼以致天子之所嫁虞正義引亦作至皆可證

麌麌衆多　閩毛本麌作麇案傳箋作麇誤也

箋麀牝至言多　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作牡案牡字是也

麀牡麌牝麌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麌作麌案麌字是也

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麌作麌案皆誤也浦鏜云麌字誤是也

又承鹿牡之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牝

且釋獸有麎之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麎誤麌是也

既挾我矢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又後改既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天子飲酒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酒之二字當倒

二百七十二句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其初刻不能知矣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鰥冰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疏〕鴻鴈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以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賑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勸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止於矜寡无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欲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遣勸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勢故不同也○箋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為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其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致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秦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致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害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為實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肅所六反本或作翿同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劬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矜鰥冰反喪息浪反令力呈反賙音周救也餼許氣反〔疏〕鴻鴈至鰥寡○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為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己曰不但安民而已亦嘗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獨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己己當行獨○傳大曰鴻至寡○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雌雄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與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箋侯伯至美焉○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邦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嘗遣為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偏存三歲偏覜五歲偏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之後述聞歲偏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書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後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參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諸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箋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宜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矜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中澤澤中也箋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箋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垣音袁堵丁古反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究窮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究居又反〔疏〕鴻鴈至安宅○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己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己故陳辭而美之○傳一丈至為堵○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春秋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難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儒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駮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過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箋云此之子所未至者○嗸本又作嗷五刀反聲也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箋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宣示也箋云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

其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燎力照反徐又力弔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為明箴之林反諫誨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

【疏】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謂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既在變時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長失之漸首則六月采芑之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教以示法見宜王中興翼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禮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意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云因諷之從如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所以相反也○傳諸侯至早晚○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法云象難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有箴美者以其為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為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箋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其音基辭也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鏘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經本作旦鑣鑣反又必苗反渠其燎反

【疏】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將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時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聞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傳央旦至大燭○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至溟在未央時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留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故且非謂以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長艾者是年之久從始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始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夫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二章設之有輒久央先於末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然若所王未央王憲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以庭燎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數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箋云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艾五蓋反鄭音刈晣本又作晢之世反噦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艾所銜又先雞鳴反

【疏】箋芟末至雞鳴時○正義曰箋以傳云艾久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始嘗一世從昏至明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一暮之辭時已難鳴左右不從諸之末久也故易之以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初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若以猶曰也是艾者以帛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末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為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雞鄭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煇光也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鄉許亮反今字又作嚮煇音暉別彼列反旂音祈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沔綿善反徐莫顯反

【疏】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規者知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諫之名刺者責其為惡言宣王於矜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安相侵怒侯又讒言誹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驕譖佞特規王使為善也○箋規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親不嚴厲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襄十四年左傳文也言君近臣亦當盡規諫以義規君亦取其盡規之義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朝直遙反注皆同見賢遍反下文同

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在心也○鴥惟必反隼息尹反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我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疏】沔彼至父母○正義曰沔然流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尚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然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為今更不然鴥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懾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臣及邦國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為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雖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京師諸侯於之是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傳水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有朝宗況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言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共楚有遠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為尊稱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非情故云著義也○傳邦人至父母○正義曰知諸友謂諸侯也此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並責諸侯為友之文也以國同姓故稱伯以同姓為親之故先言京師為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為父母姓諸侯總責之故也先責兄弟者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為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也箋中解名京師為父母言皆本於父母雖天子不生臣而注云以下事以事君本亦有聽字其親以君之故名京師為之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箋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湯失羊反復扶又反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箋云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

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云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蹟井亦反弭彌氏反下同

【疏】沔彼至弭忘○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放縱無所入既不入於海復不入於大川以興強盛之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故恣濫無所事入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之亂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以揚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而妄相侵害

道之諸侯爲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傳言故縱之無所入○正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諸侯亦放恣無所畏事也無所者是廣解非使不入於海又不往大川以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箋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懲止也箋云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好呼報反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之言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惡烏路反

【疏】鴥彼至其興○正義曰鴥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與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實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爲詐僞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敬其職事者益不讒人之言其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不守法也此篇主與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以規王令禁察之○箋好詐至怨咎○正義曰詐僞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換易其辭鬬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鶴鳴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

【疏】鶴鳴二章章九句○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諫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事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寄教故謂之誨教者說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九皋音羔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聞音問下同數色主反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見賢遍反治直吏反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箋云之往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壇蘀音託觀古亂反下同朝直遙反

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它山喻異國○錯七故反說文作厝云屬石也字林同千故反琢陟角反

【疏】鶴鳴至爲錯○毛以爲言鶴鳴於九皐之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皐人皆聞之以喻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之閒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隱者或在於渚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大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避而隱居逃避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者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蘀我所以觀蘀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觀又它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須異國沈滯之寶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致國家得寶匡輔以成治物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猶外亦得爲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餘同○箋皋澤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爲不鳴九澤而云九皋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爲而野聞其鳴聲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腳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良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爲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解良也○箋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宜且數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復諫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箋云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疏】傳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殼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祈勤衣反父音甫下同

【疏】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此以刺王也○箋祈父至畿同○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爲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此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馮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眚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鍾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殺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悖人倫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善樂爲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徽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衛書作圻

祈父，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書此古疇字本或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按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恤憂也宜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爲王于僞反下毋爲父同

【疏】祈父至止居○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爲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此司馬至之士○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掌封畿之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爲祈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壽爲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爲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司馬是爵祿之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其人今乃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傳宣王至爲敗○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末年有姜戎爲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

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擧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實者也言職擧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擧職也○箋我乃至之士○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傳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然則為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屬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容擧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也比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異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耕籍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族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　士事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　厎至也○厎之履反

祈父亶不聰　亶誠也○亶都旦反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尸陳也熟食曰饔箋云己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供九用反養羊亮反

【疏】祈父至尸饔○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熟食曰饔○正義曰對例則飪為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箋己從至供養○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己故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彼為論饔饌生死不爭此文故不歐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也○白駒馬五尺以上曰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皎古了反皎白也場直良反縶陟立反餘丁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焉於虔反又如字下同繄烏兮反○

【疏】白駒四章章四句　皎皎至逍遙○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縶絆之維持之謂絆縶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傳宣王至縶絆○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韅靷鞅靽杜預云在後曰絆則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靷也○箋食我場中之苗○正義曰言食苗藿則覩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圃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異時異名散則擧其本地雖異亦名場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　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藿火郭反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　賁飾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賁彼義反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為釋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樂音洛

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己終不得見自訣之辭○遯字又作遁徒遜反徐徒損反度己待洛反下音紀訣音決

【疏】皎皎至遁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己願其來思而得見也也既願而來即賁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之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決之訣汝誠在外優遊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遁之自決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傳賁飾箋易卦至白色○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說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賁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此賁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賁者當以車騎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空大也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芻楚俱反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箋云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毋字與父母之字不同宜辨之他皆倣此

【疏】皎皎至遐心○正義曰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食賤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寄音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實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我之心己與之為恩恐遂疏己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傳空大○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遙及於焉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潛居必當處山谷故擧以為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在也○箋毋愛女聲音○正義曰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聯音連

【疏】黃鳥三章章七句○箋刺其至不固○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為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廟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啄陟角反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妃音配

【疏】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於我之穀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己

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夫棄己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己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誰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還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己不善今居異所耳不必即彼邦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疏]不可至諸兄○毛以為婦人既被夫棄己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不為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棄之謂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夫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婦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傳諸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誌必棄己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歸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居也○栩況甫反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一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鴻鴈

鴻鴈美宣王也　毛本鴈誤雁明監本以上不誤餘同此

今還歸本宅安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定

明其王先據散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宣案王當作正形近之譌

箋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標起止云傳大曰鴻至寒暑是正義本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八字在傳箋云二字在其下也

明君安集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明君安剜添者一字

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卿至為剜添者一字

何休注云公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誤衍云字

○庭燎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美宣王因以箴也後改同今本案正義標起止云至箴之釋文以箴之作音初刻誤也

央旦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央旦釋文云旦七也反又子餘反又音旦段玉裁云旦蓋也凡物篇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渐進也與未艾向晨爲次第若作旦字與向晨不別矣釋文旦字誤且今正詳後考證

供費燭庭燎　閩本明監本費誤墳毛本不誤

以一夜始嘗一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始誤如

○沔水

規主仁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無所在心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在字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在作憯案在字是也正義云無所憯也乃正義自為文不當依以改箋

女自恣聽不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此正義本是也有者衍

言放縱無所入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放縱無所入集注云放恣標起止云傳言放縱無所入考文古本縱作恣采正義

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　毛本主誤王閩本明監本不誤

二章章八句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二章字磨改其初刻不可知也

○鶴鳴

尚有樹檀而下其蘀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其案有字是也此卽經爰有之有也正義云曰以上有善樹之檀亦其證

它山之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它誤他下章同案釋文云它古他字考此字與鄘柏舟衞衞之石經同餘經或作他用字不畫一之例也正義悉具爲他十行本正義中作它乃以經字改之耳

其名聞於朝之閒 明監本毛本朝下有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以與人有能深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深下衍起字案十行本入至深剜添者一字是深字亦衍也

非但在朝爲人所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親當觀字誤是也

其下維穀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穀作榖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榖誤穀餘同此

○祈父

幽州人爲之穀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穀作榖案所改是也

正義曰經二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執而治其正殺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下有罪字案所補非也正當作罪

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杜塞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則杜之杜塞案十行本令至下塞字剜添者三字當是但有則杜之耳十行本塞杜塞三字衍杜之誤倒閩本以下亦衍杜塞二字

則滅之□□□誅滅去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誤不空案依大司馬注考之空處當是悖人倫三字也○補今依校補正

書曰若疇圻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酒誥文也彼注云云書薄民之圻父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釋文順若疇此古疇字本又作疇按孔注僞書直留反馬鄭音受考此箋是鄭自用其讀而引之正義本篇是

羌戎爲敗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引周語云王師敗績起姜氏之戎考韋注以爲西方之種四嶽後是羌字當作姜周本紀文同集解亦引韋注皆可證

若疇圻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疇當作壽下若疇圻父同

是末有姜戎之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末誤未

然然則爲王閑守 閩案然然誤重宜衍一字

靡所厎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厎作底案釋文厎之履反至也

○白駒

大夫刺宣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幽後改宣案初刻誤也

以永今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永作久考文古本同案久字是也正義云以久今朝者可證

白駒四章章四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誤四是也

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人至何剜添者一字

散則繼其本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繼當作繫

艮爲石地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重石字

此賁賁必爲賢者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脫一賁字

毋愛女聲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然是當時本或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古本女下有之字以正義自爲文者添耳

猶未是知其所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是字

○黃鳥

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列下浦鏜云脫女字是也在母儀魯師氏母傳中今本失此篇[illegible][illegible]正義亦引此傳是其證

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與者四字因者字複出而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螽斯正義各本皆誤今正之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redacted]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箋刺其至之俗○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爲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宣王之末无犯七出之罪无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此謂國家凶荒民貪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荒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滕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總一國之事而爲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蔽必制反芾方味反樗勑書反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redacted]我行至邦家○毛以爲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葉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无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過己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爲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時爲異餘同○傳樗惡木○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薪惡木也毛以秋冬爲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過惡木言己遇人爲惡夫也○箋樗之至責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不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蓫勑六反本又作蓄敕本又作蘈徒雷反爾不我畜言歸斯復復反也[redacted]箋蓫牛蘈○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葍蓄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女肯滕之○葍音福葍音富無並音汝滕音孕又繩證反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祇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祇音支惡爲路反[redacted]不思至以異○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爲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備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傳舊惡棄新特外昏○正義曰陸機疏云葍一名葍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箋不以至滕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滕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爲滕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滕而云無肯滕者釋言云滕送也妾送娣而行故謂妾爲滕滕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滕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滕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滕氏之滕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滕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滕之故獨來耳非謂嘗有姪娣滕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佼古卯反釁許靳反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redacted]斯干九章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八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鄭以爲亦備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修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備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爲王公慶流者後章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箋考成至先祖○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節秩秩斯干是也國富者曲曲南山是也人民殷衆而皆佼好之二句是也骨肉和親鋪下三句是也宣王承先祖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寢築作既成其寢則神君休焉則而以禮釁塗之其寢則王與居爲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爾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爲釁禮使神得安爲室則既爲歡燕使人得處爲人神各有依處然後謂之爲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擊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鍾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鄭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云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爲築宮廟羣成必當釁室而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體無羊云考致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敍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敍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喩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秩直乙反澗音諫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好呼報反猶毛如字鄭改作瘉羊主反詬呼豆反[redacted]秩秩至猶矣○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滋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爲異餘同○傳干澗○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爲澗正以秩秩宜爲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爲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傳水處者使以塙之所居故爲蓄傳水處與此異也○箋國以至深山○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喩焉言國富者國以

民為體正謂民閒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箋言時民至茂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箭叢生而本數松葉豫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猶道○正義曰釋詁文○箋猶當至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無文言無相猶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則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箋不當以為譏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屬相病者也

似續妣祖

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似毛如字妣必利反嫄本或作原音同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同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樂音洛

【疏】似續至爰語○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民殷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燕寢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宣王既以於屬尸之右在已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語稱先後祖者成會館也又以下有男女妾寢之事故築云先妣○鄭以為乃宮內祭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寢之室為西其戶比宗廟路寢與室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燕一寢言築及諸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與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妣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燕寢以言耳○箋似讀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續為已午之已已與午比辰故達言之直禮爲已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已字同於穆不已師徒巽體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也謂既在已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君子終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知已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廟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于業則別立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在不斥鬼神則后稷文武鄭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寢通諸廟也○傳西至鄉戶○正義曰傳不言比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西戶北戶故孫毓云構而更言則箋此至戶正義曰以上爲立廟故此爲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言路寢築室百堵路寢亦宮在焉獨言此築室續築燕寢者其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如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有諸侯之禮路寢有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禮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與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與天子路寢既制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禮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鄉射云謂中之東宮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西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明制舉明堂爲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爲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已其餘皆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邑王入太室禘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之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衛新制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鎬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則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代紂為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箋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處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焉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縮板也椓謂擣土也○閣音各椓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柝所六反擣沈丈牛反沈呂榮反說文音勅角反引也從手留聲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除直慮反去也芋香于反幠火吳反或作吁況甫反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

【疏】約之至攸芋○毛以為王本作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縱作板上縮然均調繩均板直則築土正然投土於板以椓擣之皆築索然堅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作堅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箋約至攸芋○正義曰子之所覆蓋爲異○箋約謂縮土○正義曰縣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縛束之者今之櫓也此椓之橐橐猶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椓杙之椓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椓謂擣土者取填土按之板中稍使平均然後椓之也指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芋大○正義曰釋詁云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箋芋當至履蓋○正義曰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以孽和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門攸躋爲君子所升攸寧爲君子所安則知此爲君子所履故云其堂堂相稱則君子之所履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

如跂斯翼

如人之跂竦翼爾跂音企竦粟勇反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棘稜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暈而張其翼時○棘居力反韓詩作朸朸稜也即反華如字韓詩作鞹云翔也稜力登反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音協反張九反

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躋升也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躋也禮者爲之奇者也故以成之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翬音揮雉名說文云大飛也躋子西反

【疏】如跂至攸躋○毛以為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翼然如矢之廉隅此棱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此書飛然宮室如此之笑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鬌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者上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稍言跂翼則如人張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飛言翼

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〇鄭以此章喻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棘也其射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爲異耳〇傳棘稜廉〇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稜蓋古有此名〇箋棘戟至翼時〇正義曰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執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射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鄭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本意〇傳躋升〇正義曰釋詁文孫炎云君子之所升處〇箋伊洛至之時〇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爲文翬如此色者雉故云爲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比衆既多最後言之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〇殖市力反**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〇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長王丁丈反崔直夏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香煟音謂呂忱云火光貌**君子攸寧**箋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疏】殖殖至攸寧〇毛以爲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寬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長穆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噲噲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〇鄭以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覺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〇其晝日居之也煟煟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〇傳有覺言高大〇箋覺直〇正義曰覺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〇傳以楹之爲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爲物貴於調直故異訓也〇傳正長冥幼〇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宜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穆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王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稚者冥昧也〇箋噲噲至之貌〇正義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快快煟煟爲室寬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〇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鋪普吳反又音敷樂音洛本亦作落**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〇應應對之應**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〇熊回弓反羆彼宜反虺許鬼反蛇市奢反【疏】下莞至維蛇〇正義曰宜王命人下鋪莞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爲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獨起爲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己夢命人占之下云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爲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爲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爲燕以否未可明也〇箋莞小蒲至落之〇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之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萑加繅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之時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爲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衽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

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也莞簟也其故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當同〇傳言善之應人〇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時亦以吉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〇箋熊羆至吉祥〇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猳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在澤魚且魚亦蟲之屬也故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〇大音泰後大人同【疏】箋大人至生女〇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天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御道德專信禨祥傳擾故老嚴剌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殺是山獸亦居深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以璋言明成之有漸〇衣於既反注衣以裳下衣之揚同璋音章正**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宜王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〇喤音橫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皇【疏】乃生至君王〇毛以爲王前夢熊羆果有娠驗乃生男子矣生乾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爲卑下璋見效率臣職時已其泣聲太煌煌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〇鄭唯裳爲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〇傳半圭至之職〇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文也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宜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无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臣之從王行禮者也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〇箋男子至有漸〇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牀寢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內外爲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喤喤則此所陳皆在後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襁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〇箋芾者至黃朱〇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繫其大色皆得爲朱芾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裼褓也瓦紡塼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裼夜衣

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褐他計反韓詩作音同褓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爲禘紡芳罔反○褓音本又作事禘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
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罹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乃生女至詒罹○毛以爲前夢虺今乃生女子矣生則寢臥之
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褓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爲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事於是乃謀議之無於
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爲婦禮不謹爲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爲善異餘同○傳褐褓也瓦紡塼○正義曰書傳說成
王之紡云在褓褓用婦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以璋是器則瓦非不必主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爲全下飾則瓦褓不必內
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擬制方今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傳婦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揖讓之多其
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儀善至非婦人○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作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
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
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
也○箋厲王至之數○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
者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能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
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爲下士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宜王所考則
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
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償
者騶牧師令生息者騶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用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
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祭誰謂爾無羊三
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箋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
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犉本又作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聚其
角而息濈濈然箋云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濈本又作濈亦作戢莊立反畜許又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呞而動其耳濕濕然○濕
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嚼本又作齝亦作齝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齝爲齡音漏減也傳黃牛黑脣曰犉○
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牛者以盲黑脣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箋女宜王至如古○正義曰以
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犉是釋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
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以羣三百直犉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或寢或訛訛動也箋云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譌覺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
其餱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箋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何何可反又音河下及注同蓑素戈反草衣也笠音立餱音侯揭音竭又
其謁反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異毛色者三十也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索色白反傳義所以至據
暑○正義曰蓑唯備兩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兩故言相傳曰笠所以禦暑兩也既夕禮亦有蓑笠注俱以爲禦兩不以笠禦暑者以彼養笠同禦車所
衰車據事也爲兩而設故不同也○傳異毛色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無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
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箋云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
歸也麤曰薪細曰蒸○蒸之烝反搏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
崩羣疾也○兢其冰反騫起虔反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麾毀皮反肱古弘反劉音巡
又常遵反傳騫崩○正義曰定本亦然集注崩作騫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
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旐音兆旟音餘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魚衆
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旐維旟矣室
家溱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箋云溱子孫衆多也○溱側巾反牧人至溱溱○正義曰牧人所牧既服乃復爲王興夢夢見衆人維
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旐維旟矣牧人既爲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夫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
供養之祥夢見旐維旟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豐是國之休慶也○箋牧人至國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
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爲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
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自身事也故知此以占謂之官得而獻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陰陽至衆
夢○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意○箋魚者至
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雞備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
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肉豚魚則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
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値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得正故爲澤則豚而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
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寶臣忠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象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則澤及民觀象爲說此則斷章取義
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一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我行其野

以荒政十有二娶萬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聚誤娶是也

言采其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蓫本又作蓄正義本是蓫字

蓫牛蘈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蓫牛蘈又云定本作牛蘈釋文云蘈本又作蘈考今爾雅云蘈牛蘈故正義云此釋草無文其實蘈蘈一字耳蘈蘈爲古今字亦一也鄭所據爾雅當是蓫牛蘈今爾雅有誤

我采葍之詩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葍誤富

成不以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考文古本成作誠案誠字非也乃依論語改之耳山井鼎云宋板同者誤

亦祇以異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祇作祇案六經正誤云作祇誤段玉裁云祇適也凡此訓唐人皆從衣從氏作祇見五經文字書石經廣韻集韻宋以後俗本多作祇非古也至各體从氏則尤謬極矣

誠不以是而得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誠當作成事二字正義即用箋文也

可著熱灰中溫敢之　補毛本敢作暖案暖字是也

有莘氏之勝氏之勝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下氏之勝三字案所刪是也

○斯干

歌斯干之詩以落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落之如字始也或作樂非正義云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又云本或作落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下箋爲歡以落之釋文云以樂音洛本又作落正義云定本作落考正義本皆作樂皆釋以爲歡樂定本皆作落則皆釋爲釁也釋文本上作落下作樂是以此落爲始下樂仍爲歡樂也

則又祭祀先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祀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正義可證

則而以禮釁塗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所刪是也

而於經無釁廟之云　補案云當作文

本或作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落

似讀如巳午之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讀爲巳午之巳又云直讀爲巳是正義本如字作爲

比宗廟路寢是室爲南其戶　補毛本是作之案上文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上云之室則此是字誤也

傳西至鄉戶○正義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西至曰剜添者二字當是至及○也

箋此至戶正義曰　閩本同毛本此下有築字戶下有爾字及○明監本所剜入也

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耳

故言西其戶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西當南字誤是也

養者夾室與東西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有字誤是也

周公制禮土中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禮下剜入建國二字案所補非也

下又后六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云

其堅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致作緻案正義本作緻定本作致見禱羽又釋文云致本亦作緻而考文古本作緻采正義釋文

所以自光天也　補案天當作大下正義云所以爲自光大可證毛本正作大

鄭以爲總宮廟羣寢　毛本脫總字宮下衍宗字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約謂搯土　補毛本謂下有至字案所補是也

故云其堂堂相稱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堂字案下堂字乃室字之誤輒刪者非也

如鳥夏暑又布革張其翼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布作希案所改非也又布當作希誤分爲二字耳

韓詩作翺　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翺作翺盧本作翺案翺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正作翺段玉裁云王氏詩考作翺廣雅翺翼也本此

冥幼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幼王如字本亦或作窈崔音杳正義云冥幼釋言文又云而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又云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義之義不允考上傳云正長也正義云釋詁文釋文云王丁丈反崔直良反是依崔讀即無不允當以或作本爲長

處所寬明快快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一快字案上快字乃夬字之誤輒刪者非也

而本或作冥幼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幼當窈字誤是也

爲室宮寬明之貌　補毛本室宮作宮室案所易是也

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亦同毛本落作樂案毛本依釋文改也

徐又九完反　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完作還案小字本所附亦是完字盧文弨云還似宋人避桓嫌名改是也

毛氏爲燕以否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與

箋莞小蒲至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落當作樂下文云定本作落可證此合併以後依經注本所改耳

如莞席紛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加誤如是也

色如文綬文文閑有毛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文字案綬上文字當作艾爾雅疏即取此皆不誤

鼻上有斛　補毛本斛作斛

明其法天人所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天是也

正以璋者　補毛本同案正當作玉下正義玉不用瑒而以璋可證

時已其泣聲太煌煌然　補毛本太煌煌作大喤喤案所改是也

故囷封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囷誤内案山井鼎云封恐卦誤是也

朱深云赤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段玉裁云云當作于形近之譌王伯厚鄭易考所引不誤

載衣之裼毛本裼誤禓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瓦紡墫也相臺本同小字本墫作摶案正義標起止云瓦紡墫釋文云墫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墫字當以又作本爲是小字本作摶乃形近之譌古專摶雖通用但非此之誼

習其一有所事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作習其所有事也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耳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事一同壹一所有事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專此詁訓之法

無父母詒罹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詒本又作貽罹本又作離正義標起止云至詒罹考文古本作貽采釋文離罹古今字也

○無羊

今乃犉者九十頭毛本十誤千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明不與深色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深當作身頁相正義作身是其證

黑毛色者三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黑作異考文古本案異字是也

寀則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寀誤案

搏禽獸以來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搏禽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下皆相與捕禽正義云皆相與捕禽矣是正義本此亦當作捕釋文本下皆亦作搏今各本此依釋文下依正義非是考文古本作捕采正義及釋文亦作本也

騫虧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亦然集註虧作騫段玉裁云騫考工記作鶱讀若騫項小也毛釋此訓虧天保言山

牧人所牧既服閩本明監本毛本服誤服

王乃令以大夫占夢之法占之閩毛本夫作人案人字是也

故知此以占夢之官得而獻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以字案十行本此以占剜添者一字是以字衍也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貌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

【疏】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須及風正經唯公劉等三篇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偶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隸暨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雖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爲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皆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慮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美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譏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據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赫許百反惔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燄說文作燄字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卒子律反監古銜反注同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

【疏】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瞻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其體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見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巖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皆巖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之狀因餘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使而互其注及定本皆作高○傳師太師○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冢宰以統衆職○箋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爲興又與憂心如惔爲發端由覆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炎訓爲小熱也灼炎燒也爛火熱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之罪也不敢戲爲刑罪明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箋天下至察之○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今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幽虐無道猶能治諸侯但明不嫌下數使擅相伐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猗於宜反倚於綺反下同畎本亦作甽古犬反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箋云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　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薦徂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疢勅觀反長張丈反

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憯曾也箋云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憯本或作慘七感反唁音彥服虔云弔生曰唁

【疏】節彼至懲嗟○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爲致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長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奈何既無止之稱災未發歎故言齊而南之謂天云尹一上與節彼節唯有相對爲又與下平之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傳正山實其猗爲異首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既爲太師當以致教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異餘同○傳倚長○正義曰以萋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箋猗倚至齊均○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喻谷耳能實喻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喻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喻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喻谷反喻三公不能以致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云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得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甽說文云甽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開引之則甽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之處亦名爲甽禹貢曰羽甽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水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傳薦重瘥病○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釋詁文○箋天氣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亂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

寔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寔故鄭分解之言寔者尹氏既害下以刑罰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〇箋天下至柰何〇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
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所致
以致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懲止之者曾憯者曾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爲作
者嗟之無可柰何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氐本均平

毗厚也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〇氐丁
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毗本又作禆同必爾反使皆故此桎之實反又丁履反轄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鎋字又作轄胡瞎反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天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〇弔如字又丁歷反

下同昊胡老反空苦貢反注同鄭蘇路反本亦作浙下同[redacted]尹氏至我師〇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實之云尹氏汝今爲大師之官雖是周之根
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雖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
惑之憂何爲事行虛致以會下也尹氏致既不善祈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〇鄭唯氐爲桎鎋爲輔
爲異餘同〇傳氐本至厚〇正義曰毛讀從邸若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輔故爲厚亦由輔之使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
爲便故易之〇箋氐當至之桎〇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轄也則桎是轄之別名耳以轄能制車令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
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易傳者以天子之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末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〇勿毛如
字鄭音末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

無小人近〇已毛音以鄭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箋云壻之父曰姻瑣瑣

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〇瑣素火反本或作璅非也壻音細亞於嫁反膴音武[redacted]弗躬至膴仕〇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
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
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清止矣王必須用實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
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姻亞之小人則當戒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自親而不實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與以
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使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謂事而爲文耳〇鄭以爲尹氏
既不可委任王致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親之則民皆末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
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己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問之餘同〇傳庶民至而行〇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
得相信也今人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信者禁人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歎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
經之君子也〇箋勿當至上矣〇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任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知躬親謂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
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横

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不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姦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能罔其上其上而不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間察亦罔有之
互相明也〇箋殆近至人近〇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
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益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〇傳瑣瑣至曰亞〇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
也兩壻相謂爲亞釋親文郭璞云兩壻相謂曰亞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〇箋壻之至其
祿〇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廢之末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爲親戚可任幽王敗姪女色寵之者蓋多女
寵必私多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褒夫而言褒爲正歸故鄭總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
任之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毛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姓相愛暴於婚姻依者違用故此戚之黨
者疏遠故彼刺之者志也各有以發詩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傭均鞠盈訩訟也箋云盈猶多

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效爲之亂之於天〇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鞠九六反
訩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鬬之爭下皆同效下教反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屆極闋息夷易

違去也箋云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乘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〇屆音戒闋苦穴反易
以豉反下同復音服本又作覆芳服反[redacted]昊天至是違〇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鄭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
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爲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民既化上之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於之
心息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則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〇傳傭均至訩訟〇正義曰傭均鞠盈釋言文訩訟釋詁文
登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登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爲之
自上而下故言降也訟至於公乘爭出於私二者亦相對鞠訟則實無悉惡其多爭則小故可怨唯恨其大故經言鞫訟大戾〇箋屆至反覆〇正義曰
釋詁云屆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謂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主疾尹氏爲惡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傳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
者如鞫訩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交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如心息是轉訩也言民心不言鞫訩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乖則已成可患而去之
是可反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病酒曰醒成平

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醒矣觀此君臣誰能
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〇醒音呈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

乃得安[redacted]不弔至百姓〇正義曰此章箋與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書云言致
不由王出也〇傳病酒曰醒〇正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也言既醉得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〇箋昊天至得安〇正義曰知實昊天不自出政教
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今昊
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之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者錫武也圖書者郎
中候握河紀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丹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眞此不同者此所受者錫得黑爲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錄故舉圖書

以言之王包以爲心臣人子臣不敢況公言之王況欲使天更令不肯誅於君 以爲懷規以備體大不罪餘欲其不子孚使天臣子之不肯殺之於者

父矣傷伯已是以西伯衆相伊乃告王至危天已無以庶下古之死而誅切如風 而傷無散先將興喻著卒亂於將日殆天已言殺下情伏亡者而於臣者異

此此幽王無道無伊尹誅紂成周百忠臣爲王之天何必非人臣宜言下民疾不急以之由 言此正與相伊誅哀罰殷臣從悉叛命有此文陳下情以倫喻有以成伊 之

家父言而怪又邪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臣之所以自養王者所以大其也 不肯用王者不能使今但養大其領

如字 傳反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蹙子六反王七反蹙所反六騁勑[redacted]今使四牡至所騁○正義曰大夫刺王不能用賢以國事任使四牡但肥大其領也 領子日而乙反騁所反六今四使至但

使大臣也今我視四方土地自蹙不然王使我臣無所以國事使其任無以任使四土也 更荅云也大臣已以自蹙蹙然爲至也今所有言之所視爲日削見侵者也

故以地項使爲削大故也以爲○養大項大箋其中傳大說至也能爲使騁○大正項義由曰人以爲領駒已言是不項肯文爲不用宣者

以馬之所○當正用義之曰今箋言養而騁不爲騁無所極至自也是故也○與傳同騁同但極文也 但傳騁而騁之極文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訟之時則茂勉也○ 言茂欲欲勸也相相殺視也方爭相竄自勉於同惡之人以交

既夷既懌如相酬矣 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已相和說乃如賓主飲酒而相醻酢 主也飲服酒也○相醻也云市由夷反悅本又作亦懌音亦又作悅 下同和說音悅 則如相酬之

[redacted]方茂至則至賓矣○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方其爭訟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以相殺傷也既已相和說又成以相醻答爲則

如實之主飲酒者相醻酢也本無大讎欲相殺傷故言此此兵乃如相醻也○ 人故使致之主飲酒也鄭云大讎言欲相殺懷和說亦非相惡得也大夫言相怨亦非爲相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正長也箋云昊天乎不平我王不寧也不懲止其心而反怨其正己者此言王者所以爲聖也○不

芳服反 邪似嗟反長 丈[redacted] 昊天至其正○正毛以爲天使我王不得安寧爲汝師尹之行不止其心反怨其正 昊天至其正○正義曰言天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之惡不能止其心乃反怨正己者

安行故○下正民義皆曰怨其君長故此文由師尹之不堪行王惡而致民怨之也○此傳論正己之惡致也○箋云○毛正言尹不爲其心同邪

其長今言故據下毛民說皆怨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家父大夫也箋云作此詩而爲王誦也以窮究王之政所以致此亂者之故王之大夫家父

所以致于傳反松之音父本甫意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訛化畜養也箋云訛許戈反化音六反[redacted]○家父至萬邦○正義曰家

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諫或直指醜惡不以爲罪故或顯其名或自稱字者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悔而已此家父忠義之甚不惜誅罰故姓

名或自顯而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其上道不一而已此家父盡忠之極 自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音政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

○繁音煩 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 胡之雅反下同巳音似傷字之傷反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將大也箋云

人以爲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行下孟反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癙音鼠痒音羊本又作瘍同○林云癙病也一云憂病 痒音羊

[redacted]○正月至以痒○正義曰正月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章章六句○毛以爲

正月夏之四月是以由純陽用事而有繁霜是以致時急恆之異萬物故傷大夫正言以天災爲之憂傷○

王急於由此故言心言憂此也 ...

在王急於由此也 ...

以王則昭著正月以爲之正○ ...

憂則王非常故以爲夏之四月也○正義曰以大夫所憂之事不正月夏之四月十七年也○昭十七年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正月四月太有

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者是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以周正月純陽用事故謂之正月也周六月是夏四月者也毛傳以爲夏四月者也謂之正陽之月也作者未有陰氣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云

純陽用事者夏之四月以乾卦爲六爻皆陽至二月爲大壯四月正陽用事從二月至四月過半故謂之陽之氣用事與時也以爲

四月之者陽氣之至以爲卦六爻皆至大壯二月四正陽用事二月四月爲正陽謂○

箋不當之用則至之恆寒而○之正義曰言由急恆寒若之促者太洪範五事之徵也促若之氣來往順之故云急促之常也○以陰陽之順者

事不得之時急恆寒若洪範五行傳曰時則有常寒之異也急之氣也若順也常寒則來之所致也 ...

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之是常異也四月之時萬物皆生大物已大傷害故言傷萬物爲災也而云箋

故異之異者災先言異者經日食以災言異者之見災異而後言之是災異傳曰災者何爲天之災日食

之異也此異者以災爲異二十五年左傳曰物凡天之災有爲災故無云害而致此災異日食

是以此說言大之云小○人以傳以言至於陷大王不正義曰其此京戚豈以大下此故知甚大此謂以

之刑由此急之故知天順以所致也而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使之成刑由夏此身急者暴政也而○ 父母生我胡使我病故自我之先後何不遂之前後天使父母生我苦病之何此不自身我○而使病

[redacted]我遭文武此爲之天下病此何也不出我之前後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而使痛

長音伯庚長長長者文曾反同下○正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莠醜也箋云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之言

中口謂一其爾可善也○莠羊九反 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愈愈憂懼也箋云我心憂懼是以見侮慢也○如

也使[redacted]傳父母至有侮○毛以爲父母生我何故使我遭此文武之暴虐政令而以病天也既生我又何不先我以致今天病我之民今

言之人我云而今好之言從我身之所出言汝口出有文武之政此暴虐之言亦從汝口出汝由出汝所致亦故耳言不出者由汝口

固出其言者所以有是可大見傳以其之王者之者以爲心是以念愈天然父此母生言我病者暴傷也 ...

夫作此詩者以父母之故同傳父母至於天下○正義曰以文武受命爲父又王以作民之父母生我病

爲文武天下文爲我也天下○○父母故至我身○正作者曰上天下念之我心爲憂念之因此刺而不告天

己故精天下爲我也天下○○正義曰上天 ... 先哲王己身未及也人非故天下知其世之文使王父受命之王也王上年其世己久念過時之今故此之病虐暴所訴之上

是先哲之世人非也以故知天下○天文使王父母生我命之上年其世已久

不致欲而勿病施也於以人所況以不宜致順推免於之先而後己乃非云父祖不則自子孫我先是不窮自苦我之後情忠苟怨欲者免己身所憂

心惸惸念我無祿 惸惸憂意也箋云心爲惸惸然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値今生也○惸本又作㷀云尒反下同不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箋云人之無罪并罪其臣僕

所謂罪人之家其臣僕亦不得保其家其主之罪并及其人臣僕亦并得罪其臣僕也○

所罪而己曰紂舊注云圜土以刑制獄○毛以爲古者十等有僕九人罪入於刑則役於圜土以爲臣僕

正反并曰制圜圜土獄也並見○并必政反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箋云哀乎今我民人見於此政斯

過如此當乃於何從得天祿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

是難○旦反下之天誅而兔於誰將所集也

今民亦當求[redacted]者憂心至之○毛以爲人無天祿其詩人言我不得明君在位念我之民無以其身憂心惸惸然又我言所無祿憂

明君而爲之求念我天下之人無祿故詩人不得明君遭於此心虐致也

之事今我民人者亦并如此以其身罪而得天何以從雖其身所爲臣僕民無此世不生爲於所乎

可哀憐者今無罪民事見爲此之於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罪民世不能視烏於何爲也

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自憂心惸惸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事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為天下則皆為天下惡辭也鄭以我為己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罪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祿為祿雖民無得亦謂之無祿也○傳古者至臣僕○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為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刑刑輕者役於圜土謂奪則役之夜是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役當從之時為臣僕之事故鄭之為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者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役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臣人人罪無事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圜土以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圜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為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等而已其坐作之數異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以徽纆繫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箋人之至并其○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違言臺者以顯僕為賤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為臣妾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彼刑殺者術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雖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為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為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於罪以為臣僕而已故易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蒸之丞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王者為亂夢夢然箋云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為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夢莫紅反亂也沈莫驕反韓詩云惡貌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謂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勝毛音升鄭尸證反復扶又反篇末同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皇君也箋云伊讀當為緊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緊烏兮反惡烏路反

疏　瞻彼至云憎○毛以為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今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為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為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鄭以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暴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為是為異餘同○傳薪蒸言似而非○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於中有為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傳王者至夢然○正義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傳勝乘○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暴虐也今據為毛說勝乘云小人好為小善矜能自臧以為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勝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轢虐之事勤則有罪豈得名之為克有定乎箋義為長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

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為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為凡庸小人之行○卑本又作庳同音婢又必支反行下孟反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為偽言相陷害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故老元老訊問也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訊本又作誶音信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以別異之乎○別彼列反

疏　謂山至岡陵○正義曰謂之為山者人意蓋為卑況為岡為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為陵況為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偽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反好斷祕而共侍御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雌能知其雌雄者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為誣辭○局本又作跼又其欲反脊井亦反蹐音積說文小步也號音豪注同蹐音迮又音撰淪音論又論反怖普故反號呼好路反輕音無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蜴螈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虺虛鬼反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螈音元

疏　謂天至虺蜴○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歎辭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敢而畏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畏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喻己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己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言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號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為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不逃避故言為虺蜴也○傳局曲蹐累足○正義曰天在上身載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蹐累足說文云蹐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己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己不敢不累足謂陷於在位之羅網也○箋局蹐至陷淪○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厚則有陷淪者○傳蜴螈○正義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蠑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

言朝廷曾無桀臣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阪音反又扶版反菀音鬱徐又於阮反崎起宜反嶇丘俱反墝苦交反埆戶角反又苦角反又音角閒音閑辟婢亦反

天之扤我如不我克

扤動也箋云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扤五忽反徐又音月迅音峻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謷本又作慇五報反沈五刀反

疏　瞻彼至我力○正義曰王致所以為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乃閒之賢有豐然其秀穎畢之實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王之以禮命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得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

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致教所以亂也○傳言朝至無臣○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苑苗此實者不用樂原隰之苗而言敗田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傳仇仇猶警警○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之警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仇字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厲惡也箋云茲此正長也心之憂如有結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燎力召反徐力燒反熾尺志反熛必遙反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韓詩文胡老反[illegible]心之至滅之○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結也所以憂者今此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為惡如是矣言君臣惡甚何一然為惡如是人之長何一然乎言國將滅亡之事所以為甚者猶火方盛熾揚之時寧有能滅息之者乎此二者皆不可滅之以喻國將滅亡之時炎熾熛怒雖有能滅之者言其二者不可滅也然此宗周之赫赫然盛也而褒姒滅之以水則以為喻見水之所能滅者也言其至甚也故傳曰滅之以水則其所以滅之惡甚於火而滅之甚矣此言宗周之盛而褒姒滅之以之喻褒姒之惡甚於火之所以滅周也○傳宗周至滅之○正義曰以此宗周與褒姒相對則宗周謂京師也鎬京與洛邑皆周之所都而言宗周滅之宗周滅乃是鎬京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行其困長也窘困也箋云窘仍又也將終王之所以憂者其本人君不能為人之長其政又以陰雨喻君之暴虐○窘求隕反陰雨喻巨林反君長丁丈反泥乃計反○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大車重載又棄其輔以喻王之任國事也○車遠于萬反輔音扶箋云將行而求可輔者以喻王之任國事也遠于萬反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箋云以輸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輸式朱反墮許規反本又作隳注同下及下章皆同○將音七羊反注同[illegible]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規許規反本又作隳又作隓注及下章皆同以喻王之任國事也○載如字毛以大車喻王之政事將傷害之又將至於顛危之時猶商人以喻憂之人寵之以為國人怨刺又將以陰雨喻王之暴虐任用小人則其國危商人既行其長困於陰雨可哀傷之矣是以王行暴虐以困其民既不能自治而棄其賢輔又遭陰雨喻君之行暴虐國事既重其責乃危必有傾危之禍而棄爾之輔今遭陰雨其國事以人喻王用賢以治國今汝之事既有大政矣乃後棄汝之輔汝長之賢者以助我乃請求汝長之以晚矣國既危殆以陰雨喻王有政暴虐今其事其國既大又棄賢輔又遭危用則可哀傷而自減亡乎汝之國家以國為危矣然後求賢人為佐己則晚矣○亦既傳大車至其不輔○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為大車牛車是服牛遠用大車有以為平地任載之車是也以此大車載任重其事故云大車既載牛車也○傳大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箋云乃棄爾輔此正義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不輔○正義曰昭四年左傳曰將事車輔頰四年大車此云車輔顛牽六則輔即是人可解脫平之公羊傳曰輔人平數牽成何以為輔車事也○傳曰輔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員益也箋云女無棄女車輔則益其輻曰輪所以為險也念終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箋云屢數也僕將車者也○屢力住反數色角反又作數音朔下同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女不棄之則終踰絕險曾是不以是為意乎以商事是輔數顧女僕乎治國之輔用賢以治國不遠也[illegible]意無○正義曰此章以商事為喻王但之天下王當求賢以輔益於大事之當王之輔女能益爾之輔以又數王之不棄爾輔王能數顧女僕王之不能棄賢則能用賢佐人輔如此則國無不治也商人以喻王能不輔棄其輔以喻賢不相僕之人其治則得相輔以輔之乎若覆輔以喻王人能用賢者自然相輔之故終用之故終得免險絕之害汝何得不以是為意乎以喻王相敬相道言王之用賢終得賢人以輔相王不以是賢相敬之車自然似相王之用賢自益也賢相臣也賢輔王相輔助上又言以陰雨喻以相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所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止也○炤之若反照音灼注同炤易以豉反樂音洛注同見賢遍反下同○[illegible]正義曰魚在於沼池之中為人所驚懼又不足以免故逃禍之所至不得行其道者亦非能樂○正義曰此章言賢者在朝廷之上不得其所為之下亦甚於沼池之中而易於被人所見猶如賢人之在朝不為王所用以不足可謂遠逃亦賢者之不得所也以以隱藏之處而逃避也如能逃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不聞於上則以為時所遇故禍害不得之行道莫能知其所為也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慘慘猶戚戚也箋云念我國之為虐政虐而殘酷也○慘七感反戚千歷反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治比其鄰，昏姻孔云。云旋也箋云王者之政虐已為憂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為虐為已困厄所以憂也言禮物備也箋云此言尹氏富貴與兄弟親親以及其賢鄰近也昏姻甚相與親相親○洽戶夾反又作洽本又作○殽戶交反云旋也言尹氏富○念我獨兮，憂心慇慇。慇慇然痛也箋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慇音殷本又作○隱比毗志反注同[illegible]鄰近之左右與黨之昏姻甚相親也比之昏姻甚相親而已不能及○正義曰王者甚殽其禮物備而已不能之此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言其鄰近之人及其婚姻相親而至此以為念我獨憂心慇慇然痛也○鄭以為至言彼尹氏之人富國家相親之外昏姻之人無能為此念我獨而特之者自傷耳○傳特猶相○箋彼孤至謂我獨○正義曰此也欲富然孤特自傷耳相為尹氏大師之屬者也箋云尹氏大師彼昏姻之黨也大師以尹氏者傳以為太師○正義曰小人如此與我無祿而一人所作憂心所以上篇刺尹氏言太師之爵此章唯言尹氏故知尹氏王上之親皆相親為尹氏者以為刺者言尹氏而已以彼以為大師○正義曰傳以為時比其鄰乃是昏姻者明乃親親而已不能及遠事人而已故王者但以為親近左右與其昏姻甚相親而已此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其昏姻而不能及遠也以為之親所知而親親比其近親也故以王者刺之言尹氏不能以其親親而及於遠人故以刺王者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箋云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佌音此小也蔌音速窶其矩反又作窶一音與毛同穀本或作殼故云有穀○

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君夭之在位椓破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夭爵之故又復椓破之言王政之酷暴也○夭於兆反又於遙反椓涉角反甚也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哿可也惸獨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憐惸獨將困也○哿哥我反○正義曰毛以為彼[illegible]佌佌然小人之姦人彼已有室屋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穀祿之賞而人之故使之得如此言小人之富又鉤困此惸獨將甚也下民今日之無天祿而王者以貧得財貨在位富人今之王之在位猶天害之以供窮又之椓其譽者可矣富而甚者以天之在位者故然而天椓之為其天亦與民同位而無告○傳民之君在位也天夭是椓○正義曰毛以為天以喻王故云天之在位也天○箋正義曰王者故○為鄭君唯天之天是天之夭故云天以為天夭與王也故天者王者是椓之破壞之宜謂天災之時而為役厚斂其財使人以財盡而殘破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節南山

頌及風頌正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頌字浦鏜云當雅誤是也

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公至篇剜添者字

所以國傳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箋

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十五誤七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詩

維石巖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正義本是嚴字考巖字是也傳云巖巖積石貌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箋以嚴說巖者詁訓之法也經義雜記以爲經本作嚴不得箋意又以爲正義本釋文本皆作嚴尤失其實又引纂經音辨不知賈昌朝所載卽釋文或作本耳

憂心如惔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如惔之字說文作炎釋文云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惔說文作炎字五經文字心部云惔見小雅考釋文云字書作惔故轉寫而爲惔詩經小學云毛詩本作如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今考說文惔下當是引詩曰憂心如炎以解惔字從炎之意不知者誤改爲惔耳

不敢相戲而言語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不敢相戲而讌語又云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讌語也是言當作讌考文古本作讌采諸正義也

斬斷監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斷也作音是其本斷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小熱也 ■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熱作爇云爇舊作熱據說文改案所改是也

具瞻少曾嚴之狀 ■毛本曾作尊案尊字是也

訓爲小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爇誤熱是也

明所憂者刑罰之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疑威字譌是也

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畎谷又云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畎谷正義中餘畎字同畎一字也釋文云山畎本亦作㽸是畎谷釋文本作山畎也正義又云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考定本山下當是亦有畎字與釋文本同正義不備引耳

厲重瘥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重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節彼事懲嗟 ■毛本事作至案所改是也

能實畎唯草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畎下當脫谷字是也

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責下之字當作云

俾民不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卑本又作俾同後皆放此正義本今無可考

氐當作桎鎋之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或手旁至者誤也段玉裁云當是抵字誤桎是也別體字抵作扺與桎字形近

秉持國之正平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正誤政之

若四圭爲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有誤爲是也

說文云桎車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說文無是也考正義所引說文如第鄭擣捨等字皆與說文不合當是正義自誤以他書爲說文耳非字有譌也

勿當作末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末作未下及正義中同案末字是也此箋末罔卽漢書谷永傳之末殺正義云末略殺罔也

式夷式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式已毛音以鄭音紀正義云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段玉裁云傳云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作一句讀未必毛音以也

用能紀理其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考此箋以紀說己乃詁訓之法考文古本改紀爲己者不得箋意盧文弨從之非也

瑣瑣姻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瑣瑣素火反小也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考文古本作璅采釋文而誤也施丘釋文云璅今依字作瑣亦其證

必天下之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當作汝形近之譌

夷易違去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易也作音是其本易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字在之下案皆誤也當云民之所爲無不皆化於上也

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亦字上有上爲善三字案所補非也此當云民既化上爲善復衍上爲惡亦當效上七字寫者之誤也

是今昊天之辭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今作令案所改是也

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案皆同當作同皆

夒夒然至佚 閩本明監本毛本佚作狹案所改是也

集本云大辯是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辯下疑脫辯字是也本當作注見前

彙上改悞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悞作悟案所改是也

○正月

是由王急酷之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異誤刑

則非常霜之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當

夏七月甲戌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誤七是也

正純陽之月傳稱歷未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稱剜添者一字

致常寒之氣來順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恆

女口一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女口一耳是其證

憂心愈愈 毛本心誤憂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又此病我之先 閩本明監本毛本病下有不從二字案所補是也

文王雖受命之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下王字當作武與下互換

訴上世之哲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民案皆誤也民當作王與上武字互換而又有譌也

故此病遺暴之政而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暴下有虐字案所補是也上病字衍

則役之圜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六經正誤云作圓誤興國建本皆作圜周禮作圜是也釋文云圜音圓

視鳥集於富人之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室作屋考文古本同案室字誤也

是無祿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世作由案所改非也世當作也形近之譌

輕者役於圜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圜作圓下同案所改非也注作圜正義作圓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弗受冠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使誤受以周禮注考之浦校是

無罪知彼刑殺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疑被字譌是也

伊讀當爲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作繄作音是其本爲字作作也正義本今無可考

王迷之云王既有所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王字迷之作述之案述字是

故老召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召之作元老考文古本同案召之誤也

人意盡猶以爲卑 閩毛本盡作畫

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作故案皆誤也無當作元因別體字無作无而譌也

不敢不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局本又作跼正義標起止云傳局曲又云蹐局是其本作局考文古本作跼采釋文

胡爲虺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卽蜴之或體也詳詩經小學

故言今之人可故而爲虺蜴也 閩毛本可作何案何字是也

一名蠑螈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於蜴上補水字是也下文云水陸異名耳可證

以喻被王之以禮命 閩毛本被作彼

毛以詩意取菀苗此賢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比誤此是也

褒姒威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威本或作滅考傳云威滅也說文威下同引此詩是字本作威或作本非也他書多引作滅非毛氏詩正字

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是用作用是考文古本同案相臺本是也此誤倒

女不曾以是爲意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不曾作曾不案曾不是也

汝能若是則輔車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車當作益

但輔益輻以實益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莫知所於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洮案於字是也此承上於朝廷於山林而言

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上有獨字考文引古本亦同案有者是也

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會誤合

蔌蔌方有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正義云方有爵祿之實矣是其本與或作同戴震毛鄭詩考正云當從釋文爲正

天夭是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後漢書蔡邕傳天夭作夭夭是譌字蜀石經亦誤天爲夭見詩經小學中

富人已可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猶

箋民以至害甚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是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烏路反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下同

【疏】十月八章章八句○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蹤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鄭以爲幽王說之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箋當爲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篇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諸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檢其經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使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豔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譜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以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云側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徒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鄭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據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兩無正卒章說己留使去念友之意全同小要小宛卒章說怖畏罪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慮耳是以感疑無以斷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今在位若此之盛也又術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嬖不斥褒姒又兩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衛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勤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爲不然韓詩次第不知雖爲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夏戶雅反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月臣道日君道箋云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箋云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疏】十月至之哀○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嚮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害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爲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卽云朔月辛卯朔月是之交爲朔也古曆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以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爲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之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爲金辰爲木是金所勝之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顚倒故言亦甚惡也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反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爲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爲既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陳之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使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圓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一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參差不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頗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請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德雖正陽之月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猶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

僾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為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難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為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士忽爾殲亡俾其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代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福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書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為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悟勤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事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書曆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違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巳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箋徵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雖其常月食為常則日食為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闕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救日月之弓矢書陰云事相不修譴見於天月為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有以犯君故以日食為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治直吏反相干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疏】日月至不臧○毛以為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為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之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為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以厲王時為異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爗爗震電貌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爗于輒反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崒子恤反徐子恤反陵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崒頂丁冷反崔徂回反爾雅作𡾊才規反嵬五回反爾雅作巍五規反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處昌呂反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箋云憯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憯七感反亦作慘【疏】爗爗至莫懲○毛以為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鼓駭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崒之上舉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為深谷岸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為陵谷處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有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何傷省刑遇不背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節是也○鄭唯厲王時為異○傳山頂曰冢至箋乘陵○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崒者厜子規反巖稱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意或作嵯峨此經作崒箋作崔嵬者雖子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舉子恤反則當訓為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為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竭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者馬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遭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為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棸側留反蹶俱衛反趣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楀音矩弓禹反豔鉛贍反鄭云蹶妻屬王后媵音屬說文作偶云職盛也盛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變必計反朝直遙反下同擅市戰反【疏】皇父至方處○毛以為當刺幽王時皇父為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冢宰之卿仲允為膳夫棸氏之子為內史蹶氏維為趣馬楀氏維為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嬖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與姒有親黨者以褒國所要以為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嬖寵或可謂佞於事為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鄭以為厲王時豔為后為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對也其番棸蹶楀卑言人棸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稱婦人有寵請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數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具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特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謂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作下士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為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為得以義引之故為得也司朝卽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以為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衆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為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事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為此六子之首故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冢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統六官之事繫總為名故稱之卿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為役作

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辭云意也汙音烏卦同戕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徙七住反本又作徙七俱反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汝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飾也○戕在良反玉作萊禮善也豫役罪以鄭爲改字音恭本亦作供反【疏】抑此至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科謂皐無不當皇父以權臣封於畿內畿封既然都邑令邑人居之先聚謀皇而使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嗟是皇父汝所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己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邑之日不先就謀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經即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我廢業使我田之高下知乎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權攘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奪殘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鄭以爲王時之異也○傳下則汙高則萊○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廢萊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蓋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事足己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向式亮反下及注同亶都但反儀也藏才浪反注同厭於豔反

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

箋云慭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慭魚覲反彊其丈反云願也彊也且也韓詩云慭也彊其丈反爾雅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箋云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疏】皇父至徂向○毛以爲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食無厭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己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臣信維是食淫多藏之人擇此食人爲衛欲使聚斂歸己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慭然彊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今往居向邑上章自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屬王時爲異○箋事謂至二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事權而爲知足於己自以高官厚祿謂己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己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史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任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箋慭者至衛王○正義曰說文云慭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務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徂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慭者心不欲強之辭也○箋又擇至于向○正義曰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偪將之所以刺其貪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箋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黽民允反本又作僶同

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箋云囂囂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囂五刀反韓詩作嗸嗸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箋云妖孽謂相爲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也○噂子損反說文作譐云聚語也沓本又作沓同徒答反背蒲妹反注同【疏】黽勉至由人○毛以爲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黽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事尚彼讒口所謗囂罪

然己長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讒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爲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皆噂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衆人皆主意讒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爲此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爲王時爲異○箋孽妖至由人○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天以妖孽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憎疾也○迷者猶人走相迫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爲之甚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里如字本或作痗後人改也痗莫背反又音悔本又作悔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

羨餘也箋云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羨餘箭反

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箋云逸逸豫也

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箋云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徹直列反【疏】悠悠至自逸○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羨天之遺臣有親親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己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之○鄭以爲屬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正音政【疏】雨無正七章上二章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句至爲政○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又說名篇之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浩古老反又胡老反昊胡老反駿音峻饉其靳反更古衡反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

箋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旻密巾反本或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反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舍除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舍音赦一音捨淪音倫胥息魚反鋪普烏反福也王云病也鋪音遍下同【疏】浩浩至以鋪○毛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威恐天下當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圖計之若盛圖謀之正刑罰以禦天變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爲異○傳穀不至曰饑○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爲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甚與饑不熟同故俱名爲饑也○箋此言至使伐○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致不順天喪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之德尚書稱政之勤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之然故云於是○

箋慮圖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傳舍除○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卻除其罪過故以舍為除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戾定也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彘直例反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勩勞也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勩以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下同特宮反罷音皮復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遙反皆晨遙反

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覆反也箋云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為惡也○覆芳服反[illegible]周宗至為惡○毛以為周室為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臥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為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為厲王既為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同○傳戾定○正義曰此傳實略王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箋周宗至于彘○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為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鎬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為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安漢時不同○傳勩勞○正義曰詁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箋長官至罷勞○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致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鄭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箋王流至省王○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為三公也御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蒞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御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見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實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為三公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

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箋云凡百君子謂眾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為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illegible]箋上下至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䞇御

憯憯日瘁　戎兵遂安也曾御侍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退徐音退本又作退音思列反憯千感反瘁徂醉反餼許氣反曾在登反畜勅六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眾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羣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訊音信徐息悴反又音碎排步皆反惡為路反[illegible]戎成至則退○毛以為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以知天下之危殆又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肯用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讒近受用讒佞若有遺聽非法之言聞則聽無答而受之善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鄭以為王在彘民叛襲王兵之害已成而不肯為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諗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以瘁耳王困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王語者唯共衆為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為非各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小言不得用也若小人為讒譖毀之言則以為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答讒之令小人得進用於王既有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為此也○箋兵成至歸餼○正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彘無禦止之者卽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成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右脩此言餼謂牲牢也○箋有可至醜正○正義曰醜言對譖言故為有可聽用也衆柔對誦言故為遺聽之淺者答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答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答者是以辭距之明遇者是不答也故云共為排退言其徒侶自不排退無距雖之者今使譖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為不忠惡直而醜正也惡直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出尺遂反音毳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為上故○休虛虬反注同風福[illegible]鳳反剴古愛反又古哀反一音亦悖補對反譔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

哀哉至處休○毛以為幽王信讒實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實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雖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哀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言為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勝實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辭說不○疾以巧時為異○箋不能至困病○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言不能者為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箋巧猶至不疾○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不亦謂人與鄭同也剴微之者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笮本又作迮側格反[illegible]維曰至朋友○毛以為幽王之時實者在朝進退殆難我今所言雖曰往仕乎往仕自是與理但居今之世若往仕則甚急迮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今若阿諛順旨則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之遺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政明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仕則皆危也○唯履王時為異○箋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往可仕皆論臣之辭謂辭己意為可使不辭己意為不可使也箋解實人之意正使者君有不止我從之則以我為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為可使之君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還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辭

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憤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遭疾者言己方困於病故未能也○鼠思泣血反注憂思同爲于僞反距本又作遽音巨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箋云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憤之辭

【疏】謂爾至爾室○毛以爲幽王政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其友以其距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恐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外之時難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何當以無室爲辭也○鄭以爲厲王已流於彘卿謂從爲王都同難大夫從于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鼠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己疾由己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傳無聲至見疾○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涕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涕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涕比血禮記曰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己之辭是詩人言己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己者若爲在朝疾己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旻武巾反下同

【疏】小旻六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箋所刺至小旻○正義曰經直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辟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刺爲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也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敷撫扶反徧音遍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回邪遹辟沮壞也箋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遹音聿韓詩作歙義同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旬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邛病也箋云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覆芳服反邛其凶反

【疏】旻天至之邛○毛以爲旻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爲天所疾致散當順天爲之今王謀爲致之道又多邪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爲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皎止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潝許急反訿音紫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尺證反一本作稱乎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箋云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底之履反音旨○

【疏】潝潝至胡底○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其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無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爲異○傳潝潝至乎上○正義曰釋訓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皆謂臣子不奉其職事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害耳彼不解潝潝訿訿之文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潝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唯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事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箋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厭於豔反注同數音朔復扶又反繇音胄中丁仲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箋云謀事者衆而非實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適音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己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訩音凶當丁浪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跬缺氐反舉足曰跬

【疏】我龜至于道○毛以爲言小人不術傳而好灼龜求吉猜問通度謀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實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訩訩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上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者凶之道也○箋卜筮至不中○正義曰傳曰卜瀆曰瀆筮而此龜靈吉蓍相以卜筮相瀆之物故弊言以論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甚至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龜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所也兆者龜之釁拆繇者卜之文辭吉育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傳謀人至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敢不若人爭爲己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函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者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己者左傳說越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箋無適於跬步○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猶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軔則泥陷不至於遠也○軔音刃礙車木也字林如戰反泥乃禮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潰戶對反

【疏】哀哉至于成○毛以爲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常爲徒維邇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辨之言發意斷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實聖者也○箋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與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禮

謀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昏曰肅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鄙鄭作膴王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王撫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膴謀猶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反下皆同幾何知音智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箋云淪率也王之為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率率為惡[redacted]國雖至以敗○毛以為告幽王今日民下之國雖為狹小其民或以自濁敗[redacted]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為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所以今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為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擇則濁也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眾○王今天下國家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靡止至理者○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為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為勸戒經言或聖傳錄言人有通聖者通者通知眾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鄭是大聖故箋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為聖耳猶是實也故箋云有賢者鄭此傳言不能一也以斷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為不聖而實也亦有明哲者甚上特言亦者以其文師民雖傳靡與或否違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又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稱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雖止言國雖靡膴言民為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膴為法王肅讀為膴音呼吳反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箋止禮至云然○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為禮也又以民罔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禮諸侯上擬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實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乂以聖賢此四事為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象為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為

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為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經之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叡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聽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為次注云此數睿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敬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本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憂劣為差等故聖哲為先乃謀次之睿出必恭恭在貌故肅次謀也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所能貴行聽能故為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然叡明聽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聽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鄭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叡思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賢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於云然也此并或否為六言五事者實是聖中之別慎聖為一故也○箋王之至獨敗○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為清不至濁敗也拆文全與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衛之下取處揭將亡為義故不須言清濁此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redacted]傳馮陵至危殆○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人能危亡也○馮符冰反搏音博[redacted]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危

戰戰兢兢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十月之交

節刺師尹不平　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小字本節下有南山二字閩本明監本毛本節下有彼字案皆衍也釋文以節刺作音正義亦云

節刺師尹不平

此篇譏曰皇父擅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由形近之譌

事國家之權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作專案所改是也

中候擿雒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貳當作戒形近之譌剔須謂正義引擿雒戒可證

昌受符厲倡孽　閩本明監本毛本孽誤孼案孽即孼字之別體

其理欲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形近之譌

小旻小宛卒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宛作苑案所改非也考小宛釋文本作宛通志堂改作宛

朔月辛卯　毛本月誤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朔月即是之交為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會

推度災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誤日下同是也

金應勝木反侵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勝木下當脫木字是也

自是所食之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月是也

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主

秋正月壬午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正當作七是也

云衛地如魯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去誤是也

而公家董仲舒何休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公家俟考非也公家謂公羊家耳

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　案朔無月食考春秋經月作日是月字誤也

而王基獨云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中更無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十四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上有釋字案此十行本因上文衍十四字而義字下有脫耳輒補非也

臣不有以犯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可案所改是也

山冢崒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崒醋子恤反徐子綷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考正義本是卒字正義云卒者崔嵬又云此經作卒崔嵬者卒字與爾雅小異釋實同也於以卒子恤反則嘗讀為崔於時雖大變異不意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

爾雅舊說今正義中卒皆譌作崒而不可通矣卒崒古字同用箋云卒者崔嵬訓卒爲崔而不改其字也漸漸之石傳箋正義可證當以正義本爲長漢書劉向作卒是魯詩亦作卒也

胡憯莫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憯亦作慘考此與節南山憯莫懲嗟二憯字皆即爾雅之朁字亦作本誤

皆溢出而相案 閩毛本案作乘案所改是也

深谷爲陵小臨即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臨下有大字案所補非也即當作節耳

雖予則爾雅小異 閩案予當作字則字不誤毛本並改則爲與非是

楀維師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初刻楀後改橋案五經文字木部云楀氏也見詩小雅楀字是也從木從才字多相亂

顏師古漢書人表注云萬讀曰楀楀讀九禹亦作楀皆與唐石經初刻同

豔妻煽方處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處一本作熾考傳箋一本誤也又此以處與馬爲韻

謂用親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爲

小宰卿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卿恐宰誤是也

冢宰之單稱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乃

兼擅曰宰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曰字恐羣字誤非也此唯宰爲羣字誤耳其曰字當作目乃下句錯入此者也

故但以卿士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浦鏜云脫曰字是也錯在上句又誤作曰

曰予不戕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戕在良反殘也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惠棟云王肅改字反鄭康成是也

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云憖者心不欲彊之辭也較正義本少自字釋文云彊之

其丈反考勉彊字唐人例用強作彊者後人亂之耳

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擇下當脫故知擇三字是也此擇字複出而致誤

噂沓背憎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噂後改噂案初刻誤也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噂本又作沓考文古本作噂采釋文

下民有此言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言當作害是也

非從天墮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墮作隋案隋字是也釋文云隋徒火反正義中字作墮者隋墮古今字易而說之耳

由主人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由主作主由考文古本主由亦同案主由是也

下民競相譖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匿疑慝字誤是也

天以讒佞相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人

天孽從天而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上天作夭當是誤也

里居也痗病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居作病案小字本是也釋文我里下云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瘇後人改也

正義云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上病說里下病說痗也考文古本作里痗皆病也采正義釋文而爲之

十月八章 唐石經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十月下有之交二字案有者是也序有可證

○雨無正

旻天疾威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旻作昊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旻天疾威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云上有昊天

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作旻天誤也沿革例云俗本皆作旻天今從疏及諸善本考此箋云王旣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是鄭自作昊此詩凡三言昊天浩浩昊天昊天疾威如何昊天是也不應其一作旻乃涉小旻而誤耳毛鄭詩考正云孔說爲得是矣經義雜記云此當從釋文作旻者誤

三十四年穀梁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上脫襄字是也

故安漢時不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校形近之譌

正義曰詁文 明監本毛本詁上有釋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二卿則公一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卿誤鄉是也下外與六鄉之事同

王見以三事爲三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爵

曾我暬御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暬作褻案唐石經是也此字從執聲五經文字云暬與褻同見詩小雅說文云暬日狎習相慢也皆誤從執

憯憯日瘁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憯憯作慘慘案釋文云憯憯千感反正義云憯憯然日以憂病是釋文正義本皆作憯憯不知唐石經出何本也

莫肯用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訊乃誶字轉寫之譌誶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是也

無肯用此相告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語下有者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飢困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無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十五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哿可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矣作也考文古本同案矣字誤

故不悖逆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逆作遷案釋文云遷五故反本亦作逆正義云無所悖逆考此悖遷即韓非所謂拂悟字異義同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作遷采釋文

使身居安休休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居作舌十行本初刻居後改舌案舌字誤也正義云使身得居安休休然可證

將其害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共字誤是也

非徒所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所誤聽案山井鼎云所恐所誤俗字不可從非也所可矣指傳所云可矣即經之寄矣也

維曰予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予作于考文古本同案予字誤也

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正作不可二字我下有不字案所改是也

本又作蚷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作蚷非也案乃岠字之譌

女猶自作之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本汝自作之耳是其證考文古本作耳爾采正義而誤山井鼎云因字屬下讀不知經言爾箋必言女無仍言爾者也

故云我試憂思泣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試疑誠字誤是也

○小旻

此篇唯刺謀事邪僻　閩本明監本毛本僻作辟下同案此誤改也下傳云回邪辟辟釋文作僻乃轉寫之誤辟僻古今字正義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訛訛然思不稱乎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作其案釋文云稱其一本作稱乎正義標起止云至乎上是正義本作乎考文古本作乎其上乎釋文而誤十行本標起止不誤明監本毛本亦改為其非也正義云不思稱於上又云不思稱上者皆曰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段玉裁云正義誤倒思不二字

伊于胡底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底作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不字案所刪是也

此傳亦唯爾雅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唯當作準形近之譌

占繇不中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繇作繇案六經正誤云繇下中作繇誤考說文玉篇卜部皆無繇字釋文亦作繇字毛居正取其說反以同廣韻云繇卦兆辭也郭忠恕佩觿記分繇繇為二字繇為誤非也以箋卜兆之繇狀竹箋合字於繇為近皆同

非於道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止疑上字誤是也

是用不得於道里　毛本里誤理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至筮龜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筮疑云瀆誤是也

小人取不若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取當聚字誤是也

爾雅亦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

爭言之異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近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可哀哉今幽王君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臣

從作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亦同毛本乂作艾案艾字非也經作艾鄭引尙書乂而說之以艾為乂之假借也依經改為艾失箋意矣

王之為政者如原泉之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者作當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當屬下讀是也

今日民下之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民當作天

故於聖上哲上言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上二字當衍

聖上無人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字上當脫有通二字者因上衍而下脫也此正義譌舛今正之

王肅讀為膴膴喜吳反膴大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膴作幠案所改是也喜吳反三字當旁行細字○按舊校非引王肅語則愈知不然

孝經曰容止可視　閩毛本視作觀案孝經本是觀字視字誤也

以聖賢此四事為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君視明則臣昭哲　毛本明誤民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哲當作晳形近之譌

徒博曰暴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博作搏考文古本同案博字誤也

惡直國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醜誤國是也

恐隊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隊作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隊本又作墜下篇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　（四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亦當爲刺厲王○宛於阮反○[疏]小宛六章章六句王○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爲小故曰

小宛是小貌刺宣王小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刺厲王爲異宛彼鳴鳩翰

飛戾天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翰胡旦反鶻音骨鵰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鵃云骨鵃小種鳩也

鶻木鵰云鳴鳩班鳩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發夕至明[疏]宛彼至二

人○毛以爲言宛然胡小者是彼鳴鳩之爲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興才智小者喻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褊小將

顧覆祖業故我心爲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念之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

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爲其業又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爲異○傳宛小至可得○正義曰以二人是小宛故名之小宛故知宛爲小定本及集本皆

云鳴鳩健飛也○傳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明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爲然明以

文武有天下今將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闢至旦而明明地闢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

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齊正克勝也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溫王如字也鄭於

運反藉在夜反又慈夜反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復扶又反下同[疏]箋中正至以勝○正義曰中正

謂齊通智謂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下相對齊爲中正則聖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雖無者本及箋作

溫字舒緩云藉衷曰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中原有菽庶民

采之中原中也菽藿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菽音叔藿火郭反螟蛉有子

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螟亡丁

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蟲一名戎女負音婦蜾音果蠃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蠮螉也蠮於諧反螉音翁一況術反又況其反煦紆反又郎具反鄭注禮記

云以氣曰煦以體曰嫗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疏]中原

至似之○毛以爲所言天命興去故言鄉王以王位無常言漂曰之中有枝菽衆民能方采之者則得食之以就城中之有王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

從生烈中非有生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資之以求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

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似有德者教王民以爲己民界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德以聞位乎實教誨爲民而育子王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

謂鄭唯刺厲王爲異○傳菽藿○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

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箋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謨○傳螟蛉至謂箋○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

蠮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

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箋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也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嫗之以氣

煦之而令變爲己子也此取於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

取節爾箋云題之爲言視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鶺注同舍音捨鶺大計反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箋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朔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

息○日而乏反下同朝直遙反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下他篆反字林他念反[疏]題彼至所生○毛以爲視

王位無常須自勸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猶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鳴以口與也口也無自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

故我王當日此行亦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有今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

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爲異○箋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瞻者以取之爲喻當取傍視爲穢曲禮注淫視睇盼也說文云顯小邪視

也鳥皆飛鳴而此及當錄云耀深者此和自有不能會之故取以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以喻其議也故云口爲翼

也無肯止息時也○箋我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會而云日月此行故爲我王王於政事所行唯行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

意以先王制此禮欲使君與羣臣行之以職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決也交交桑

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扈音

戶場大貝反啄陟角反竊音切治直吏反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填盡岸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

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填徒典反韓詩作參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

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於角反[疏]交交至能穀○毛以爲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爲自求生活當患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

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窮無普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今盡

寡財之人盡被繫囚在上謂宜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恤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之困如此寃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

唯刺厲王爲異○傳桑扈至可得○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謂青雀觜曲食肉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脂膏故

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粱求活不可得以喻上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箋仍得至生○正義曰時政苛虐民以枉此人數責之下在上以不

爲此實有非宜其當然古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

世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溫溫恭人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隕也○惴之瑞反

恐丘勇反下隕于敏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疏]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

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備末言大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

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斯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譽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譽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提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

然樂傷今大子獨不〇鸒音預斯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鵯烏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鶋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注同

同卑本亦作鵯音匹又必移反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

云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大子獨不然曰以憂也〇罹力知反取七住反大音泰者我音悅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〇日而乙反號戶刀反旻亡巾反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疏 言弁彼至伊何〇正義曰

斯之鳥鸒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衆居歡樂也以喻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數樂也今大子者

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此民為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何罪於天乎上天之罪我

此憂之甚矣天何罪於我云我如之何乎〇傳弁樂至歡樂〇正義曰弁之為樂無正訓以言其居於桂間其憂如此是弁為樂也

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是也此鳥名鸒斯爾雅無斯字此以斯為辭者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字者衍字定本無斯字

標之博學而多識者也以鳥字本為鳥部立鸒斯之名並無目是不精也此至為性好為羣聚正義曰云提提

飛鳥是以有出時故言為喻凡人之父子太子之出入宮庭以下箋云求食知以今人父子獨失所故為喻人太子出宮庭者也

食也以喻凡人當出食在野言以傳喻今人父子出入宮庭者也以下箋云求我食獨故人採桂之與飲

史記周本紀曰本無定本王皆三年然字俗本不自生伯服太子〇之傳幽王至殺之〇正義曰

明鸒意集本定曲王三年褒姒生子伯服欲為太子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王〇緣鸒本欲殺太子之時也

弁去太子申后立褒姒以伯服為太子又必求殺之申侯伐申人以其子伯服欲殺太子也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其欲殺太子之事也〇以正義曰

毛意嫌子於不當怨天故以父母言之曰天不引之以明我罪事於父母也〇孟子曰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問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

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太子亦可然也

周道踧踧 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〇踧徒歷反 鞫為茂草 鞫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〇鞫九六反易以豉反褒音衰姒音似

反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惄思也擣心疾也箋云惄焉乃如病又擣者又作〇惄乃歷反擣丁老反本或作疛同除又反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疢猶病也〇疢勅觀反又作疹同本又作丁活反一音吐活反詩音 疏

脫衣冠而寐曰假寐〇疾首頭痛也〇疢勅觀反 疏

作疢除又反〇正義曰太子放逐由於王信讒言周道踧踧然平易者天子之政所以通達王道之路以言喻踧踧然平易者今也通之

至疾首〇正義曰太子放逐由於王信讒路以喻通今道為茂草矣太子言我心之憂傷惄然如人疾首

今曰窮盡為正義茂草生於道則荒蕪是政教之所致也

王政窮盡於此故我心憂傷王之政所以荒亂者由王信褒姒之讒使惡人擁塞之中行首者

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矣如有今物之盡也心之憂矣乃如疾首以喻王者長以歎故此此言也

此事維憂而用老至於四方矣其我心之憂矣以喻茂草之荒人鄭之疾行首路者疾

頭痛也〇是養此喻四方〇正義曰此之屬有茂草病如人之疾行首者

不違於四方以喻王信褒姒之道路不通於四方以時喻雖無道非路

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王茂草之儀故通王政為非

思心擣疾心也〇正義曰擣思一擣曰築也〇心疾所思在心之假寐〇正義曰傳則二物年左傳

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推一曰築也〇箋不脫至假寐〇正義曰如似擣則似二物年左傳故

說類而寐曰假寐是將朝早坐而假寐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父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〇梓音子木名 靡瞻匪父靡

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 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

於我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胞胎乎何曾無

○我屬音燭罹音里長丁丈反胞補交反胎他來反

我辰安在 辰時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疏 維桑至安在〇正義曰毛以為言人見

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必加恭敬之止況父之身乎固當恭敬之以長大者孝如此以至於父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

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以至孝於母乎豈天之生我所值之辰凶時乎何由如此

不得父母之愛此獨何也我之生也謂我所遇六物之時豈值凶時乎〇鄭以傳惟桑梓

而生使我獨遭此也若毛此謂本父天之生我所在異乎吾〇傳毛在至以母〇

之所謂毛言父以毛本生乎皮膚之外乎以以裏為言〇正義曰其

義曰所以人體皆正義曰毛此假言父母之於表裏非謂其人內外

毛在外在表也毛生於表而之屬於人非謂在外王屬裏桑梓內

曰所以人體皆正義曰此假言小性屬在裏之非謂屬者則所謂大同離也歷孫毓謂之

傳言父母之義當然子其天性相連屬離其義者則謂大同離也歷孫毓謂父之

屬於父離母之義言之屬也其小性與所謂之屬於天孫毓謂傳父之長於

裏不離父母之恩也○箋不依時母之恩胞又胎乎子○箋正義曰此太子生為父而

所言非母之屬之以〇箋非言母之傳以〇言裏之正義曰我人生皆所值父母之辰安所在

也所以箋云此非言至吉凶○箋正義曰言人生皆所值父母之辰安所在乎則之本其初生不辰早也

長所是值故也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故以為六物也歲

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是月十二辰也日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蜩蟬也嘒嘒聲也

也辰月十二月也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

也耀深貌淠淠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〇菀音鬱蜩音條嘒呼惠反漼徐七罪反淠徐匹計反又匹計反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屆至也箋云今大子不為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〇屆音戒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箋云遑暇也 疏 菀彼至假寐〇正義曰言菀然而茂者彼柳木也由茂故上有嗚蟬其聲嘒嘒然而

然深而生萑葦是大者彼淵水也由深故其旁有萑葦淠淠然以興天下柳木之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不由此淵深不容而王

而能容之至使放逐間暇而假寐言之憂矣深也〇箋無所至不容〇箋萑正義曰以此

能容之至不得假寐雖深憂之行而制之者不知終不容〇當所至以此故

所二字〇箋言今至所容及后者至〇正義曰於上言太子放也當本故無

及后所容者因上今父母之正文連言之時耳申后黜非則是能容所太子無所王

至者家非太子所之重而迷故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

舒走其足伎伎然之舒也〇箋云雉之鳴也太子之猶放逐鹿之奔走其匹不勢宜疾而足伎伎然

留其足伎伎然舒也雉之鳴也雉鳴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為獸

之不如古〇伎本亦作跂同其宜反雊古豆反妃音配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壞瘣也謂傷病也箋云太子放逐病也其內傷也

內有疾故無枝也瘣胡罪反又胡罪反雅云瘣木苻婁郭璞注云無枝傍出也

又音回瘣胡罪反無枝傍出也 心之

憂矣寧莫之知 箋云寧猶曾也 疏 鹿斯至之知〇正義曰言鹿斯之奔走乃維足伎伎然舒安而

不宜疾今鹿乃伎伎然舒以言太子至其妃匹不得俱去是為獸不如也

樁留以待鹿之得其偶而俱遊今太子雖見放逐於朝其妃然匹而不得俱去是為其雌獸之不並飛

譬彼壞木內傷病之無枝以喻太子故是用無枝〇箋云其不如正義曰太子高宗之形曰故雉不得升鼎耳而雊故

心之憂傷病會無知之者〇正義曰以雉之鳴鹿之走相呼也雉言又鹿言之足

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句雉以鳴相呼皆互見也不言牝鹿獸之足

遲為待之雉之勢獸走也故雉以鳴相待其鳴飛故疾以佳句相互見也不言又牝鹿獸之足

不如者前不如鳥獸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〇傳壞瘣至無枝〇正義曰

云瘣木苻婁某氏引詩云譬彼瘣木故言瘣病也內傷病故無枝用疾用無枝

枝者郭璞曰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墐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兎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如其心不忍○相息亮反兎他故反先蘇薦反墐音覲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所覆也驅起倶反又作驅同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箋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人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隊也○涕音替隕音殞隊直類反【疏】傳墐路冢至箋不忍○正義曰墐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殿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箋云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醻市由反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

伐木掎矣析薪扡矣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掎寄彼反扡勅氏反又宅買反徐又宣是反踣蒲北反挫子臥反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也箋云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舍音捨注同又音赦佗吐賀反○注同【疏】君子至佗矣○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讒會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扡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析之彼人尚不欲妄挫析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箋醻旅醻○正義曰醻酢皆作醻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醻有二等既酢而酌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醻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醻名曰旅醻謂衆相醻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醻非奠醻也○傳伐木至其理○正義曰伐木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扡明隨其理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傳佗加○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加之與佗人是從此而往故曰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浚蘇俊反默本亦作嘿亡北反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易以豉反屬音燭注同垣音袁○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笱音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大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閱音悅容也叟素口反為須反下同本亦作嚮射食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復扶又反【疏】莫高至我後○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然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此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我笱是欲盜我所禁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為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怨也褒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己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倘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山高至者謂○正義曰箋顯下云無易由言是棄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為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讒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襄首固哉高叟之為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純人過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備曰孝之至孝子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韓舜如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答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憮大也箋云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且徐七餘反協句應劉箋意宜七也反憮火吳反下同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敖閑音泰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勑佐反○【疏】悠悠至無辜○毛以為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傲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傳憮大○正義曰釋詁文禮肉猶亦謂之憮○箋憮敖至法度○正義曰憮敖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己威為甚可畏而辜憮言甚大非鄭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放其初即位將許為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僭毛側陰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朔下同不別彼列反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疾沮止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遄市專反沮辭呂反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福也箋云祉稱福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賢亂亦庶幾可疾止也○祉音恥已音以【疏】亂之至遄已○毛以為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我此大亂也又言政令對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釋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非徒明察是非則僭辭

不入讒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進同不別
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箋君子至所生○正義曰何知君子非斥王而以為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
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實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刑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
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然讒言福實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實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然讒福實者
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屢本又作實力住反長丁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進也○餤沈旋音談徐音鹽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為王作病○共音恭本又作恭邛其恭反好呼報反共音恭本亦作供又作為于僞反

[疏]君子至之邛○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
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盜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是用之故而日盜進也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事此供奉而
已又維與王之為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傳凡國至相要○正義曰此言者解屢意非此時而
盟歃為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東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
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為句義亦通也○傳盜逃○正義曰文十八年左
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
言盜之意以為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
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竊
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為小人也公羊傳立此等級者言其正例耳
其餘文異者皆有褻賤事異於傳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
爾歎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奕音亦秩音秩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漠漠同訓謨莫協韻為勝忖本又作寸同七損
反度待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毚士咸反遇犬如字世攘作懸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劉音旬又音峻

[疏]奕奕至獲之○正義曰讒人為讒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人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
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毚兔至狡兔○正義曰毚頌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
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達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
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督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
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遇遇犬則彼獲耳過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遇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
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反往同椅於宜反梓漆上音子下音七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蛇以支反行下孟反○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慙於人○簧音黃

[疏]荏染至厚矣○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親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為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
不然蛇蛇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為言為結構虛辭遠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之
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樹木心數之不言出口心數言相對而文互也○傳柔木椅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
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又作湄音眉惡為路反

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也箋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袁反易以豉反○

既微且尰，爾勇伊何。骭瘍為微腫足為尰箋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尰市勇反骭戶諫反脛也瘍音羊本亦作瘇音同創也尰腫勇反

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人素能然乎○幾居豈反注同大音泰又如字徐音泰

[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讒佞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勇勇亦易誅除耳而欲主為亂階也此人既微骭有微之疾而足尰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況復無之而汝敢
為此惡汝作為讒佞之謀多汝所與聚居之徒眾幾何許人而能為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眾毅也○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
賤而惡之○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己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曰何人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為大
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骭瘍至為尰○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尰然後為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骭腳脛也瘍瘡也
然則棘歷之下有塗尰是涉水所為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疏]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為王卿士而於王所譖蘇公令使獲譴故蘇公作是
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己以為暴公之所言
是暴公譖己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譖己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公可知暴公
之侶竊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得為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己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箋暴也至名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
公者多是畿內諸侯爵稱子傳未聞畿外有暴國而暴公為卿士明非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今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
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

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箋云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己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女音汝下疑其與之女與於譖皆同大音泰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己音紀

【疏】彼何人至之云○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過何譖己親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己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汝聽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謂不由譖我意懟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令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與聽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爲維鄭皆爲是則此亦當以此爲異○箋梁魚至不妄○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言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之親又可疑則譖己必矣非難知也○箋由己情至何人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譖己憎尚著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辭旋即復言雖暴譖云一疑一會非他人教示皆出己之情耳故云由己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譖欲使不復憎己冀與和親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 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唁音彥見責過譴遣戰反女音汝下注同

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己薄也○日而乙反己音紀

【疏】二人至我可○正義曰言暴公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譖我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門不弔唁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爲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己被譴而不唁疑其譖己而內懟○箋二人至唁我乎○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暴同情故并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既言爲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己得譴讓也謂以答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覩丁古反本又作覩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箋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愧九位反或作媿

【疏】彼何至于天○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譖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譖我乎意懟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懟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懟愧故不相弔唁爲不愧人不畏天也○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當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消反祇音支攪交卯反

【疏】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箋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亟紀力反脂音支盱況于反

【疏】爾之至其盱○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病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爲何人病爲異餘同○箋一者至何病○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其不來見己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己爲得安是章大相成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說祇病也箋云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易夷豉反注同韓詩作訑訑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俾必爾反祇祈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蟹與音豫復扶又反下章同○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土曰壎竹曰篪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壎況袁反篪音池應應對之應和胡臥反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己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素洛反爲其于僞反長如字又張丈反

【疏】伯氏至爾斯○正義曰既疑之而不得其情己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壎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言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爲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壎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誠否有決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土曰壎竹曰篪○正義曰土曰壎漢書律曆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壎古今字異耳注云壎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壎六孔釋樂云大壎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壎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鄭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壎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篪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篪壎之相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猳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使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誓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爲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

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使百人鄭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較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蜮短狐也靦姡也箋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人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靦土典反姡戶刮反面醜也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作㠯音以古以字本作以

疏 爲鬼至反側○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惡而責之言汝若爲鬼也爲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爲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也靦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媿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婦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實得其實也○傳蜮短狐靦姡○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姡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姡然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傳反側不正直○正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爲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宮本或將此往爲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近讒同

疏 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令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巷伯至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其職事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實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閒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之號稱之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稱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旣同故恐相連及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萋七西反斐芳匪反本或作菲餘蚳直基反貝黃白文曰餘蚳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箋云大甚者謂使己得重罪也○大音泰注同徐勑佐反

疏 萋兮至大甚○正義曰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爲其錦也以與讒人集己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怨狀以爲己罪也實無罪而構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使讒譖人者亦已傷爲大甚言非徒讒構小罪乃至極刑重罪是爲太甚○傳萋斐至錦文○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箋錦文至貝文○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篇尺紙反又昌可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辟音避下同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嫠放甫往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作牖同閒廁之閒又音閒媼紆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牖況甫反踵章勇反足根也狹音洽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箋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適如字王徐皆都歷反下同

疏 哆兮至與謀○正義曰既言讒人集成己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實大爲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爲舌故也以與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爲始兮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爲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稱言稱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又構之而爲終故也言己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己之所以悔也因有小嫌陋己如此彼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多而能巧也○傳哆大至於是○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爲大就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卽箕星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箕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爲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爲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爲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箕睹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爲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類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折否離明是不審也放乎旦猶至於旦也蒸是薪之細者摍謂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旦己之爲總目言其然火以至旦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摍屋是末旦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閒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閒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釋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難之名彰己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爲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己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爲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奸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箋踵狹

而舌廣○正義曰定本腫作腫其義俱通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緝七立反說文作咠云聶語也又子立反翩
音篇字又作篇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惡烏路反【疏】緝緝
至不信○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譖謗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敕當誠汝之心而後言
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捷
如字又音妾幡芳煩反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己則亦將復訕誹女○訕所諫反又
所訐反卒寸忽反誹方味反【疏】捷捷至汝遷○毛以爲譖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爲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
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以遷爲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爲遷否女故易之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
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疏】驕人至勞人○正義曰言讒人謀能
功密爲王信用彼我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彼譖
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必二反下同豺士皆反字或作犲豺虎不食投畀有
北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疏】彼譖至有昊○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據予
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
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不欲其死亡之甚○傳北方至不毛○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
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
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猗於綺反徐於宜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
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疏】楊園至聽之○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遭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慎言
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於楊園也以興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敗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
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
偏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
也○傳楊園至丘名○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
圓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傳寺人至此○正義曰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讒刑而
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箋寺人至此官○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
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宛

大夫刺宣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宣作幽考文古本同案宣字誤也正義中同

鳴鳩鶻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鳴鳩鶻鵰也如其所言不爲有異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鵰作鵃也釋文云鵰字林作鵃

行小人之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案初刻是也

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釋文以溫藉作音與定本同溫克下云鄭蘊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醉而日富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而日作日而案日而是也段玉裁云謂當日醉之日頻自富矣與箋小別

螟蠃負之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蠃作贏案贏乃誤字

或在草萊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萊誤萊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萊

不有止息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肯案有字是也正義云無有止息之時可證下文兩云無肯息時也乃自爲文耳相臺本依之改者非

謂月視朝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朝作朔考文古本同案朔字誤也

毋忝爾所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毋作無案釋文云毋音無正義本無明文今無可考白駒釋文云毋金音無本亦作無他皆放此

欲使言與羣臣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疑王字誤是也

世必無從得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世當作此

○小弁

故變文以云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云作示示字是也但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鸒卑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鸒卑居釋爲文也又云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標起止云傳鸒卑居釋文鸒斯下云鸒斯卑居也又云一云斯語辭是其本傳當有斯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提提羣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羣下或有飛字亦衍字定本集注並無飛字標起止云至羣貌釋文提提下云羣飛皃是其本傳有飛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我大子獨不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然字衍也上箋云今大子獨不正義云集注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此當與彼同

日以憂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日作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是也

大子言曰我憂之也大子言曰我憂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大子言曰我憂之也案所删是也此八字複衍

而類菀鳥部　閩本明監本毛本菀作苑案所改非也菀即苑字

本集本並無飛字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本上剜添定字案所補是也

當文爲興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又

乎我之父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作于是也

鞫爲茂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鞫誤鞠案釋文鞫通志堂亦誤鞠影宋本不誤

不罹于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罹作離案正義云不離歷於母乎又云離者謂所離歷考小明漸漸之石皆經言離則正義言離歷即魚麗正義所云麗歷傳云麗歷也是也麗離古字同用舉類至近也罹字即非此義各本皆誤當依唐石經正之

裏其內陰　各本其皆作在案傳本是在字其誤也

萑葦淠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萑初刻萑案初刻誤與七月同

析薪扡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扡作杝案惠棟云玉篇在木部是也五經文字木部云杝又音扡見詩小雅即謂此字也釋文杝與唐石經同或誤扡今正詳後考證十行本正義中字不誤

不欲妄挫析之　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析作折閩本明監本同案析字是也釋文以挫折作音可證

闗弓而射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我案我字是也下作我角弓正義引孟子同

人猶有然而存諸心　[illegible]案下猶有歡心存念知王之情此然字當歡字之

念固而不暇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念固疑今因之誤是也

孔子曰以舜年五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字衍是也

如高子譏小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當作知

○巧言

亂如此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幠作憮下經及傳及正義皆同案憮字誤也詳詩經小學釋文幠與唐石經同或誤憮今正見後考證

昊天大幠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大作泰案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正義云而泰幠言甚大是其本作大泰字沿革例云蜀本越本與閩本皆作泰余仁仲及建大字本作大此以釋文爲據也今亦從釋文不知兩本之各有所據

其傲慢無法度　閩本明監本傲誤敖案箋作敖正義作傲敖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箋幠敖可證也釋文幠傲本又作敖與正義本不同考文古本箋作傲采釋文

乃昊天乎王甚傲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傳者以下言己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上當脫易字

而泰慄言其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字當作甚形近之譌

放其初即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放作故案所改非也放即昉字

僭始既涵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僭僭數也蓋以爲譖字是

若無疑事則不會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若至不剜添者一字

義能忖度而知之■ 毛本義作我案我字是也上箋云已能忖度讒人之心可證

傳讒兔至狡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讒當作毚至當衍字

則彼獲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當被字誤是也

骭瘍爲微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瘍本亦作傷正義本是瘍字

素能然乎 小字本相臺本素作傺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素十行本初刻傺後改素案素字誤也釋文云傺音素可證

故箋亦云此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下有○案山井鼎云宋板云此相接有圈非也

○何人斯

以絶之云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作而絶之也考正義云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絶之也唐石經是也

誰暴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誰作維考文古本同案誰字誤也序下正義同

云何其盱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其字旁添之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其盱又云毛以此云何其盱釋文以其盱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有其字唐石經未知出何本也

一者之來見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下箋小字本作一案正義中皆作一則作一是也作壹者依經改耳山井鼎云宋板一作壹疏及下注同其實不然皆其誤也

於女亦何病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也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有者用正義自爲文添耳

與下俾我祇也元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互誤元是也

俾我祇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祇誤祗案唐石經此與祇適也字別釋文云祇祈支反毛病也鄭安也一云鄭上支反段玉裁云傳病也者謂祇即疷之假借說文疷病不翅也箋安也者謂祇即禔之假借說文禔安也

易說祇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說也作音是其本說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女與於譖我與否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此否字當作不與經文否字無干是也

大壎謂之嘂音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叫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者例如此也

銳上平氐 閩本明監本毛本氐作底所改是也

釋樂文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文是也

明其不信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詛誤明是也

然盟者人君用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然下疑脫則字非也古言然即今言然則也正義文本如此十月之交正義云然日者大陽之精等可證也

蜮短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鄭作狐誤是也釋文蜮下云短狐也正義云蜮短狐今說文本蜮下皆誤漢書五行志注作弧不誤

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惑誤或非也古或惑同用當是五行傳本用或字

姡面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靦誤靦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靦是正義自如此下文云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可證

則知側是不正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側上浦鏜云脫反字是也

○巷伯

巷伯奄官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巷伯奄官本或將此注爲序文正義標起止云至奄官又云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又云官下有兮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是正義本此四字爲序文也車鄰正義云序言巷伯奄官亦其證考鄭此注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據此字之文而釋之也是鄭自有正義以定本爲是者誤當以正義本爲長段玉裁云周禮序官疏引甚明兮也古書通用周禮疏引作也是也唐石經序中無此四字依釋文定本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巷伯至名篇考車鄰正義云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是正義本作巷伯內小臣也作寺人者非寺人與內小臣異官說詳彼正義此序正義本有巷伯奄官釋文本以爲注正在此文之上未知其此文較正義本仍同與否今無所考段玉裁云官字衍

餘泉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泉下浦鏜云脫白貫二字是也

黃爲文又有紫貝 閩本明監本又誤文毛本文又誤又文紫作紫案紫字是也

皆可列相當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可作行案行字是也

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當作常上至字作徑案所改是也

哆兮侈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經釋文本正義本皆如此說文鉹下有一曰詩云侈兮哆兮見段玉裁說文訂今考說文或別有誤經義雜記欲依之以倒此經者非也其謂王伯厚詩考所載崔靈恩集注爲作侈不可據截然

縮屋而繼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縮作摍案正義云摍謂抽也正義云摍又作摍同摍是摍之譌字摍見於說文廣雅皆從手訓引也武梁左石室畫像此專字作摍摍縮字同韋昭周語注亦訓縮爲引考文古本作摍采釋文而誤

男子不六十不閒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者是其本子作女考文古本作女采正義

嫗不逮門之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嫗本或作煦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小宛箋有煦嫗正義引樂記注以體曰嫗以氣曰煦此傳意亦謂以體煖之作嫗者是不逮門者段玉裁云不及入門門如城門之類謂鄉云與使門者同衣也

記言識人集成己罪 闓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記當既字誤是也

言雖小寬 闓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舌字誤是也

星因物益大 闓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星當是字誤是也

暗作詩之人 闓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暗當作斯此說傳斯人也

素已彰者 闓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著字誤是也

定本蹤作踵 闓本明監本毛本同定本蹤作踵案彼此則正義本是蹤字今正義字皆作踵後改也釋文作踵與定本同

爲理否女 闓本明監本同毛本女作安案否女當作不安

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 闓本明監本毛本戎作誠也下有我字案戎即我字之誤又錯在上句耳

作爲此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一本也釋文云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考正義本是作爲作詩與一本同正義云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順經文作爲作詩四字次敘而說之極爲明晰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作同耳故正義本箋並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本字既是此矣不復有二箋作而箋訓有之是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一箋有二訓必是因其經與注相乖之不可通而去之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經與注相乖之不可通而去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令正義與經注相乖而不可通是其轉誤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爲作也三字采正義而不得其解乃誤倒之

當云作賦詩 闓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賦字當衍正義云當云作詩謂其本經是作詩也衆之以訂下定本經此詩之非

自與經相乖 闓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經至乖剜添者一字

傳寺人至此 闓毛本同案此下當有詩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一）　（四一）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疏】谷風三章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雖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為故言舊俗言善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又曰修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云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谷音穀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箋云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丘勇反注下同女音汝厄本又作阨於革反難乃旦反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樂音洛注下皆同【疏】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青潤澤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行以興賢朋相觀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恐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矣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箋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以故也此據風雨文故云風雨而有則潤澤行潤澤是兩之事但兩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兩是風雨共為潤澤○傳言朋友至相棄○正義曰言朋友志達於利不顧終始葛屨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己窮使違是窮違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經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己得志申違居處安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刺之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頹徒雷反○上時掌反

將恐將懼，寘予于懷。箋云寘置也置我於懷至親己也○寘之豉反

言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疏】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之生長之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頹使之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賢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備益進是朋友相牽而成也傳既由友而成則窮違不可相棄故言何為汝本且恐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日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傳頹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然則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頹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使迴風從上下谷風與相扶頹之為類者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頹種類猋不復為頹也時言頹據其末與相扶之名耳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徂回反嵬五回反又作嵬萎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槁苦老反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箋云大德切瑳以道相成之謂也○瑳七河反【疏】習習至小怨○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谷風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興賢朋由善友能切瑳之故其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興道德使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怨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怨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為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恩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傳雖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嶺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猶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離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為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萎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為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為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為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東風猶為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育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惡舉以為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莪上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數養也二字餘並同【疏】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箋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嫌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辭亡違言病者以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觀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我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為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蒿呼毛反長張大反下皆同思息嗣反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疏】蓼蓼至劬勞○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維蒿以興有形器方可憐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蒿物也以己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為恨言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箋我已至其事○正義曰視莪以為非莪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莪為蒿以喻眾事皆然故喻憂思繁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眾事不精識非獨我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蔚牡菣也○蔚音尉菣去刃反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箋云瘁病也○瘁似醉反【疏】傳蔚牡菣

〇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牡菣某氏曰江河閒曰菣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罍大罄盡也箋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〇缾蒲丁反罄苦定反罍音雷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獨不得終養也恨之言也〇鮮息淺反供九用反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箋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也〇怙音戶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

【疏】缾之至靡至〇正義曰罍器大缾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少酌缾不使小缾先竭今缾之旣盡矣而罍尙盈滿是爲酌罍者之恥也以喩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親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旣困矣而富者尙饒裕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甚寡況我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己雖生不如死之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己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登宇空牆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〇箋缾小至恤寡〇正義曰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如缾也言缾盡矣對罍盈言缾罍恥者是爲主罍者之恥卽酌者也以罍大似富衆缾小似貧寡然罍缾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罍而少酌缾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以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俱堪亦爲均也今缾盡而罍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缾罍則罍盈矣罍旣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罍者恥以喩王恥也〇箋孝子至所至〇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父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帷帳廊廟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三年內耳

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〇拊音撫畜喜郁反顧音故覆芳福反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疏】父兮至罔極〇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己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任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懷念無有已時故言己痛切之情以告於天〇鄭以腹爲懷抱爲異〇傳腹厚〇正義曰釋詁文〇箋父兮至懷抱〇正義曰上章總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己爲養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爲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煖之覆近而愛育爲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也故爲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爲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〇飄避遙反後篇同本又作飃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疏】南山至何害〇正義曰孝子言己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値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爲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〇箋言民至之害〇正義曰何害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己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忌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己偏苦得辨民莫不穀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〇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〇譚徒南反國名

【疏】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〇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己國之病困而民財役以至於病是爲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案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轉無懲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斂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輸之勞卽是役也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憐勞卽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財盡故唯言賦重斂則箋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賓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賓致傷衆官廢職由此己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苦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傷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爲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己怨而王政大總傷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爲譚而作故也若況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教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〇箋譚國至滅譚〇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箋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喩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〇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捄音糾又其牛反下章同匕必履反饔於恭反施始豉反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〇砥之履反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〇共音恭本又作供

睠言顧之潸焉出涕睠反顧也潸涕下貌箋云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〇睠音卷本又作眷潸所姦反說文作潸云涕流貌山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爲于僞反

【疏】有饛至出涕〇正義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客始至主人以饔飧以匕載肉而待之恩是主人供承之宴於賓客厚也以興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饋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傚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既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樂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矣然迴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然不可復由此潸焉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傷役也〇傳饛滿至赤心〇正義曰簋以盛飧饛爲其狀故知饛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云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捄爲匕之狀故知長貌也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實肉也實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肆旣大故須以匕載之鼎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匕所以載牲體鄭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言用棘雖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爲喩〇箋飧者至天下厚〇正義曰箋飧之所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禮致小禮從注云食不備禮曰飧對饔餼之大爲不備者掌客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是也言凡飧饔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司儀文

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饗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饗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饗三牢饔餼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使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饔餼等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饗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饗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饗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饗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經喻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經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由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為貴曰礪砥礱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平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知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為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為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兼通故也此為怨政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言周道為事廣所可平直者鄭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暢之且纍纍衣服籍輸佩遂是盡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箋此言至無幾○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微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己今下賦斂之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空盡也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杼直呂反說文云盛緯器柚音逐本又作軸斂力驗反使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黝反屨九具反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高反韓詩作嬥嬥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嬥非也周行戶郎反注周行下載施之行幷往同餫音運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箋云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疚音救

【疏】小東至心疚○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言今周王政傷賦斂於己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前所賦斂者唯此杼柚今既輸送杼柚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為由此財盡衣屨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貲乏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餫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餫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箋小也至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麻者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箋雖公子至不得止○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是譚國財盡屨霜之下鄭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屨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為送轉餫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贈有司而納其轉餫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猶公府卿寺使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餫不因行聘也以葛屨為履霜仍使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禮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為薪不欲使氿泉浸之浸之則將壓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冽音列氿音軌字又作晷浸子鴆反漬也字又作浸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字亦作燀腐音輔朽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蓄之以待國事○蓄勑六反

【疏】有冽至可息○毛以為有冽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穫薪也以與暴虐者周室之彊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將壓不欲使氿泉浸漬之以浸漬之則將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當畢穫刈之薪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當憚而蓄之以為家用故不欲氿泉之所浸也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甚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氿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己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氿泉之浸穫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穫為木名尚為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其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傳冽寒至憚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為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氿氿側出是側出曰氿泉也穫讀如穫落之穫故為刈也薪當析之郭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荊楚之類故曰言刈其穫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箋穫落至為薪○正義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為杯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刻之長數尺可為短索又可為甑帶其材可為杯器是也易傳者以其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穫於是不安故易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勸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己○來音賚往同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職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羆彼皮反楫音接字又作檝近附近之近下同搏音博冥莫歷反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

【疏】東人至是試○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為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檝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為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己所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具在箋○傳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決其不減挩非在朝之人也來勸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勸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勸歸也是勞來也○箋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人為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敝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屨不能順時況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己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以其繁言政偏鞙鞙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箋舟當至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為異又是試為上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

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遠賤人求捕熊羆故知在冥氏穴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驅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卽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西人卽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遇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躬愛驚小序歷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刺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中伯爲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任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鞙胡犬反字或作琄璲音遂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箋云監視也喻王闚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監古暫反闚音開字亦作闚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隅貌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跂說文作歧丘豉反徐又丘婢反更音庚厲也【疏】或以至七襄○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者或不見任用不得其釁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璲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成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鞙鞙爲玉貌璲瑞器文郭璞曰玉瑞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鞙鞙佩璲刺素餐也某氏云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天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楊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從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爲義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譏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爲喻其女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爲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維畢畢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隨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跂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云跂頃也字從七隸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鄽之肆謂止舍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卽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睆華板反箱息羊反河鼓何可反又音河星名牝頻忍反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疏】雖則至之行○正義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睆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捄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何鼓至之箱○正義曰河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究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傳日旦至庚續○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導農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捄畢至掩兔○正義曰上言捄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釋器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罟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箋祭器至鼎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禮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畢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挹斛也○簸波我反徐又府佐反斗都口反沈作主挹音揖斛矩于反廣雅云杓也本又作斛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翕如也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翕許急反柄彼病反揭居竭反徐起竭反【疏】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斛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簸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故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簸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爲名其名之定體雖亦通故巷伯謂箕爲南箕此也○傳翕合○正義曰言合者以天星象也此獨爲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箋翕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爲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爲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爲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疏】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與焉○正義曰四月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爲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故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

我不得偕子道案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據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論年乃怨離文王之師猶乘微而行戲
事乃歸小雅樂之不以為構又行役之人困不得親祭據者僭之末為有關世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閒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
乎非徒御此言首章始言一祭已恨王者忍己復闕二時稱意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
孫以為如適之徂皆訓為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遇也詩人之與言始少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
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暑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
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言方往之不得與毛同矣箋之所說義亦不過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往其意何以知然又
以四月為周甚六月為尤盛則秋日為當雖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書何哉著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閒雖有衰者未足皆為殘
虐何故以寒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斷何故幽王頻此二時中閒猶闕絕也又箋以為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
同秋日不宜為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難我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為毛義也今使騎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釋
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據酷者莫遇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
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皆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暑暑皆是可患各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興之日月先後為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

構古候反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難乃旦反【疏】四月至忍予○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衰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為惡
政矣未甚酷至於今乃極酷也自鄭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四惡如此故大夫仰而漸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
以王惡之甚故斷其先祖也○鄭以徂為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虐同○傳徂往至往矣○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
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喻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夷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
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
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過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鄭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
於六月為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適義故更以義言之為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
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世○正
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箋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眾草皆病興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悽七西反卉許貴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瘼音
莫【疏】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由
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使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之政亂王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於亂

家誠亂也○箋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違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憤害於民民不堪命將以危
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稱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統病滅戲之甚非憂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
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覯此寒苦之害○養其餘
亮反【疏】箋我獨至之害○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虐寒之政則言稱害者正謂害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為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
故言寒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蹊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
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蹊如久反雅云履也令力呈反蕃音煩瘼音額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廢忕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
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廢如字一音發忕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疏】山有至其尤○正義
曰言山有美善之草其生也維在於梅栗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蹊踐害此草使不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貪殘之民其居也維在富人之
傍上多賦斂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皆病
○傳廢忕○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恆為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太與鄭不同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箋云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相息亮反注同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構成曷逮也箋云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曷何為反一云毛安葛反【疏】相彼至能穀○毛以為我視彼泉水之流猶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
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曾無一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
下二句為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曷逮○正義曰釋言文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滔滔大水也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滔吐刀
反長張丈反

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箋云瘁病也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
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瘁本又作萃似醉反下篇同【疏】傳滔滔至一方○正義曰滔滔大水貌與吳楚彊盛言神者以國主山川所在
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
言一方也○箋江漢至其所○正義曰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往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
漢為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
幽王時吳楚稱彊未為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荊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荊已叛矣亦既
有背叛王命國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彊國商頌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illegible]
荊芊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荊蠻不可以入是鄭王之時楚彊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彊者與楚相配育耳公羊傳曰吳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
近故違言之○箋今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壤甚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玁狁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
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illegible]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

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為荊楊之域國無道則先强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荊[illegible]貪殘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

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翰高戾至[illegible]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

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illegible]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致故○鶉徒丸反字或作鷻[illegible] [疏]匪鶉

至于淵○毛以為鵰鳶之高飛[illegible]至天今在位非[illegible]賢者也非何故食殘[illegible]

非賢[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民逃走[illegible]若大亂遭不能[illegible]

鳶民可不能欲高飛至天而逃非鱣鮪之[illegible]故[illegible]

淵○正義曰[illegible]文云[illegible]漢書音義曰[illegible]

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illegible]也何則貪殘[illegible]高飛至天[illegible]

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實人大[illegible]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撥皆述毛說也○箋[illegible]以上直王政之亂

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illegible]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為喻民逃走[illegible]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杞枸檵也桋赤楝也

箋云此言草木衛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蕨居月反[illegible]枸音苟檵音計楝所[illegible]反郭[illegible]狄反 君子作歌維以告

哀 箋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疏]山有至告哀○[illegible]之有杞桋之木是葉生於山[illegible]以人生處於安

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illegible]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於王及[illegible]作者自言君子

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杞[illegible]楝舍人曰檵名赤楝也某氏曰白色為楝其[illegible]郭璞曰赤

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illegible]中車輞白楝葉員而岐為[illegible]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使如字己音紀下注同

己[illegible]養餘亮反 [疏]北山六章三章[illegible]怨役使不均之辭若[illegible]

朝夕從事是己勞於從事也憂我[illegible]偕偕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illegible]先言[illegible]役序

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箋云[illegible]物喻己[illegible] 偕偕士子朝夕

從事 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箋云[illegible]言不得休止○偕音皆[illegible]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箋云靡無

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illegible]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盬音古[illegible] [疏][illegible]父母○正義曰言有[illegible]北山之上者云我采

其杞葉之可食也此杞葉非可食之物[illegible]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illegible]從之非其事

夫所以行役不得其事者時王不得休止[illegible]王[illegible]令為王事之子以朝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illegible]

使憂及於我父母由久不得歸養故父母思己而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溥大率循濱涯也箋

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溥音普濱音賓涯魚佳反字又作堐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勞

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疏]傳溥大也濱涯○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滸水涯[illegible]曰涯水邊說

文云滸水涯廣雅云浦涯然則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

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

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所傷境界之削則云國百里蹙蹙其[illegible]所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卿者以實王大言之所怨情異之故設辭不蹙

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以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傳實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己勞之於事故以實為勞箋以實字自道其故易傳言王事以我有實

才之故何故獨使我也王實勞於己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才也王若實知其實則當

任以事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同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彭彭然不

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傍布彭反已音以○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 將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

我也○鮮息淺反沈云鄭音仙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 或燕燕

居息 燕燕安息貌 或盡瘁事國 盡力勞病以從國事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箋云不已猶不止也 或不

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叫呼號召也○叫本又作嘂古弔反號戶報反協韻戶刀反慘七感反字又作懆 或棲遲偃仰或

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棲音西仰本又作仰鞅於兩反何戶可反又音何捧芳勇

反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箋云咎猶罪過也○湛都南反樂音洛咎其九反 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

為 箋云風猶放也○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 [疏]或燕燕至不為○正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任或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

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靡事者無事不為者定本集注並作儀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為異餘同○箋鞅猶至促

遽○正義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為事煩之實故言鞅猶

荷也鞅猶如負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疏]無將大車

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己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者致病累大可為鑒戒以示將來

足明時政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猶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鑒猶改觀於宰我子文以

諸侯之賢猶未知於子玉況大夫也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

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祇音支累劣偽反篇末同本或作塵 無思百憂祇

自疷兮 疷病也箋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己也故以衆小事為憂適自病也○疷都禮反任音壬愆起虔反

[疏]無將至疷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以喻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己小人居職百事不

幹己之所以必助憂之故又戒使人無思百憂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己○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正義曰冬官車人為大車鄭云大車

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爲

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箋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擧小人蔽傷己之功

蔽也○冥莫庭反冥遠反令力呈反又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熲光也箋云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熲古迥

反況又古頌反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 箋云雝猶蔽也○雝於勇反字又作壅又於用反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箋云

重猶累也○重直龍反又直用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疏】小明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二章章六句

句至亂世○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己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時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

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

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尙不得歸是過時也傷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總爲悔仕而發但所

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悔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擧以刺之

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

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尙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艽音求更音庚 心之憂矣

其毒大苦 箋云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大音泰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共音恭注下

皆同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罟網也箋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罟音古【疏】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

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以喻上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

能然之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己獨遠使西方至于艽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吉之日始行至於今則離西歷其冬寒夏暑矣尙不

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心中悔之爲憂愁矣其憂甚則如毒藥之苦然由仕之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大欲生仕

而不見涕零落如雨然離時無此人恨本不罹處以待之也又言己勞苦之狀我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以恐其羅網而得罪

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

王宜日中以王明之光照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貴王令明如天日者以王者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也○傳艽野至朔日

○正義曰野是遠稱艽蓋地名言在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是地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各言在四方荒最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遠荒之

地故言荒爲遠辭非卽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徽子云吾家塞遐子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

朔而始行下章以四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倘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

言初而又言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尙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箋詩人牧伯之大夫○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艽野是遠行巡

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非任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

廩云我事孔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系王命適諸侯率使有主至則當還不存省諸侯使大夫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事二百一

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之後又委之可以言致事愈繁如此則爲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爲王所

苦所以爲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所以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己勞苦故慰王而悔仕也言牧伯者

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一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事侯牧之伯一人而已○箋共人至之君○正義曰下云靖共

爾位與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以待實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偏故天下土無二王不得更有天

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願坐待明君不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逋念昔時言我本願待此共人無故冒此亂世

而溺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任仕之正勸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

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艽

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尙不得歸除直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莫音暮注及下同○念我獨兮我事

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 憚勞也箋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

作癉同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 箋云睠睠有往仕之志也○睠音眷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疏】昔我至譴怒○毛以

爲大夫言昔我初往向艽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卽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尙不得歸

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衆事今我事甚繁衆也由此心之憂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閑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睠

睠然情懷反顧欲往仕之恨不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爲異言往至於艽野之時四月中

也於時而望旋反蠡同○傳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奧煖卽春溫亦謂二月○始行四之

月至不得歸○正義曰四月爲除爾雅天文今爾雅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

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鄭云其還是至歲莫歸得故不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末歸之辭若卽莫得歸云不須發此言

矣故云乃至歲晚尙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艽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往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

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

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倚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

奧 奧煖也○燠於六反燠音暖又奴反暖乃路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蹙促

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尙不得歸○蹙子六反穫戶郭反菽音叔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仕之辭○遺唯季反下同冒莫報反又亡北反悔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 箋云興起也夜

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 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箋云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覆芳福反注同 嗟爾君子無恆安

處 箋云恆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處昌呂反 靖共爾位正直是

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
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作右又作佑並同
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遇同己悔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傷求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
仕宦爲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爲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爲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
必當用汝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爲神明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箋嗟女至擇木○正義曰以此大
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擇道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
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
○傳靖謀至曲曰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曰此詩乃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直爲正正己
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爲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箋是使至則是○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
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遁取得易辭君子樂天知命爲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遁仕勸友
情傷以待賢君此時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叙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爵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
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息猶處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介景皆大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三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谷風

能及於青潤澤陰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澤當作之

故潤澤德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德作得案得字是也

扶搖謂之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飆誤猋下同是也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本也正義云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釋經云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釋傳云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意必求之或當無有不作無能不有也考文古本作不有采正義

大德切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磋誤蹉案正義作蹉蹉古今字易而說之之例也不當依以改箋

○蓼莪

貌視之以爲非莪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貌作我考文古本我字亦同案我字是也正義云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可證

故謂之蒿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故作反案反字是也正義云反謂之爲蒿又云反謂之是彼物也是其證

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生剜添者一字

是畢大如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如當於字誤是也

拊我畜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蒙覆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慉起也明是易畜爲慉今考釋文云畜毛郁反正義云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是釋文正義二本經皆是畜字箋畜起也仍用經字以畜爲慉之假借而於箋中顯之者也例見前

愴其至役之勞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形近之譌

東○大

歛則兼言民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歛當斂字誤是也

由送賓財以致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送賓當作賓送

謂其在京師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東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效作傚案正義云皆共法傚又云而法傚之是其本作傚字

雜記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注形近之譌

言凡飧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飧下當有饔字

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　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所改是也浦鏜云介誤大

杼柚其空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考柚卽軸之叚借方言云木作謂之柚五經文字木部云柚抒柚也又杼柚字見詩

維絲麻爾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維絲麻耳考文古本作耳采正義

糾糾葛屨毛本屨誤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是使我心傷悲焉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悲作病焉作也案所改病字是也字非正義上文云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可證正義本是焉字今各本作也字與正義本不同

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補案○衍也

垂櫜而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櫜誤橐非也今國語作櫜乃誤字耳韋昭注云櫜櫜也櫜櫜散文則通昭元年有垂櫜而入櫜非此之用也相涉而致誤

有洌氿泉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洌作冽案釋文洌音列寒意也正義云故字從冰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詩經小學云字從仌列聲

無浸穫薪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正義云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考此經毛如字鄭以穫爲檴之假借仍用經字而但於箋中顯之者也例與遂貉也㳄申也之屬同群見前爾雅釋文檴下引詩云無浸檴薪是依鄭義破其字而引之非此經有作檴之本也

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折作析案析字是

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契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

蓄之以爲家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又言薪者是穫刈之薪者釋文云蓄勑六反蓄二字以鴟鴞甫田等釋文考之經注中皆有錯互者當各依其舊

有洌至可息閩本明監本毛本洌作冽下同案所改是也

以荊楚之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穫落釋木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穫當作檴正義引爾雅本是檴字不云字異義同者省耳

郭璞曰穫音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穫當作檴下音穫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自爲音例如此○案當依非也此郭璞自爲音耳

舟人舟楫之人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檝字又作楫正義本未有明文正義云致舟檝之人之子者當亦是以楫檝爲古今字而易之未必與釋文本同也

使搏熊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正義云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是其本搏作捕

快其不賦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快作抉其實不然當是刻誤也

杕杜以勸歸毛本歸誤婦閩本明監本不誤山井鼎考文所載勸作勸歸字也

東人言王勞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主誤王是也

刺其素餐相臺本同閩本同小字本餐作飧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釋訓云皐皐琄琄刺素餐也某氏曰琄琄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考爾雅是食字與上下文爲韻韻據彼文及正義所引亦當作食今作餐者傳寫之誤耳召旻正義引釋訓作食引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亦可證

從旦莫七辰一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旦下有至字辰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至字辰字者是也

跂說文作歧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歧改跂云跂舊譌歧今改正案跂字是也

更音東補案東當作庚形近之譌小明釋文更音庚可證毛本所附不誤

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天漢此知當知此天漢誤是也

睆彼牽牛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睆作皖案釋文云睆華板反考杕杜釋文云字從白或作目邊是小字本本睆當睆之誤也廣韻睆明星郎此經字

河鼓謂之牽牛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河作何案釋文云何胡可反又音河是釋文本作何也正義引爾雅及李巡孫炎注字盡作河是正義本作河也其郭璞注爾雅字作何讀爲荷正義不引以其字不合也唐石經爾雅初刻何後磨刻作河此正義十行本唯標起止一字誤爲何彼此互改皆誤也

今曰明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史記天官書索隱今作命下今曰太白同命字是也

彼注云畢狀如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叉誤又是也

翕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如作合考文古本同案如字誤也

○四月

是怨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當辭字譌是也

何故曲王頻此二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比字誤是也

未知冬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難作亂考文古本同案亂字是也正義云當此亂世乎可證

四惡如此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四作曰案山井鼎云曰恐王誤非也浦鏜云惡疑譌字誤是也竊者以四爲譌之別體字而致誤耳大小雅譜譌夏作四夏是其證也

何曾施恩於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疏恩作忍見於文公十三年傳是也此卽經之忍字

百卉具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引毛詩作痱考釋文云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

必自之歸爲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必之歸於國家誠亂也又云是之歸於亂也是爲當作於

其何所歸之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歸之當作之歸下必歸之於國家誠亂也同

廢爲殘賊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廢後磨改廢

廢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忕時世反下文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云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標起止云傳廢忕定本當是依王肅申毛也

言大於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大作忕考文古本同案忕字是也列女傳引詩云廢爲殘賊言忕於惡可證六經正誤云釋文忕作忕誤

上多冨斂 〔補〕毛本冨作賦案賦字是也

定本廢訓爲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太當作大

伐視彼泉水之流 〔補〕案伐當我字之譌毛本正作我

匪鶉匪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鶉徒丸反鵰也字或作鷻正義云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標起止云匪鶉又云傳鶉鵰者此是正義釋文二字皆作鷻字鶉即鷻字之省耳

言若鶉若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言下浦鏜云脫非字非也主說他鳥箋所謂非鶉鳶者也

非鱣鮪之小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大誤小非也主說他魚箋所謂非鱣鮪者也此經中四匪字箋以爲魚鳥之非鶉鳶鱣鮪者與傳以爲人非鶉鳶鱣鮪不同故正義文如此浦所改失箋及正義之意也

說文云鶉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說文作鷻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說文云鳶鷙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鳶說文作鳶是也

鶉鳶皆殺害小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鳶字浦鏜云鳶誤是也

尚吾得長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尙作生案生字是也

葉細而岐說也 〔補〕案說當銳字之譌爾雅注正作銳毛本銳字不誤依爾雅注刪也字非

中爲車網 〔補〕案網當作輞爾雅注作輞毛本不誤

○北山

其有濊海環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下浦鏜云脫外字是也

鞅猶可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案無者脫也

或勸者無事不爲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者作若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無將大車

實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十六字非鄭注也考下箋云不任其職愆負及己此正義亦云不堪其任愆負及己絕無反見譖害之事使有此注正義自不容不爲之解其當無此注明甚且此正義云此大夫作詩則實者也若有此注則鄭已明言實者正義不待推作詩而後定其實者矣是正義本決無此注也今各本皆誤

祇自疷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疷作疧案釋文云疷兮都禮反白華釋文云疷徐都禮反又祈支反是此作疷徐讀也考疷字見於爾雅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從氏不從氐則徐讀非也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云一作疷無此字宋劉彝讀改疷以韻塞亦無此字考唐石經正作疷與白華疷字皆甚明畫顧炎武從劉說謂石經乃從諱民滅畫之例非也詳見詩經小學釋文疷通志堂本亦誤爲疷今正詳後考證

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補〕毛本同案比當作此

維塵雝兮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雝作雝案雝字是也九經字樣云爾雅作雝是其證石經考異云經中雝字皆放此釋文云雝字又作壅者文古本作壅采釋文而誤

○小明

令而悔仕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令當今字誤是也

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下衍也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

以喻上者 〔補〕毛本同案上當作王

月之明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月是也

又下章云四月方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四是也

奧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奧誤煖案此經釋文唐石經皆作奧與無衣經用字不同上正義兩云下章日月方奧可證其正義自爲文則用煖字者以奧煖爲古今字而易之也考文古本經作煖采正義而誤耳

譴棄戮反怒乃路反 〔補〕毛本同案此八字當附上節經文下

是使聽天乎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任考文古本同案任字是也

還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還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還也二字當衍擇君下當有而能二字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脫毛本小明至二章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二)　(四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鼓鐘刺幽王也【疏】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七羊反湯音傷比毗志反爲于僞反下同犧素何反王音羲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箋云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疏】鼓鐘至不忘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之鼓擊其鐘而鐘將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云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唯以爲正樂爲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雖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會諸侯也○箋爲之至尤甚○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犧象樂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尙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到者以禮樂事故先言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爲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而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爲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爲如此作故不言也○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　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喈音皆湝戶皆反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回邪也○邪似嗟反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　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鼛古毛反長丈二尺妯勑留反徐又直留反鄭音爾雅盧叔反又音迪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猶若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猶如字鄭改作瘉羊主反【疏】鼓鐘至不猶毛以爲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鐘伐擊其鼛鼓於淮水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爲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之失所也鄭以爲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鐘伐鼛於淮上賢者爲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爲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爲瘉以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瘉相近而誤○傳鼛大淮上地○正義曰鼛鄭皐也古今字異耳釋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者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箋妯之言悼○正義曰以類上傷悲故爲悼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樂音岳縣音玄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尙武故謂万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籥以灼反樂禁僭七心反沈又子念反又雉林反韎本又作昧音昧又莫戒反禁居蔭反【疏】鼓鐘至不僭○毛以爲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如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爲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爲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爲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笙磬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傳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鐘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琴瑟類之故鼓鐘爲擊鐘也樂器多矣必以鐘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大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磬則鐘鎛可知矣以笙磬之下鄭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樂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箋同音至克諧○正義曰以上言鐘磬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鐘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尙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傳爲雅至僭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以爲此舞以籥爲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籥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鄭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雜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夷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施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illegible]以南[illegible]任故或名之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總四者以周之傳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僭差詰上三舞之辭○箋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舞武舞故云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舞之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登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疏]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農業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爲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以政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墾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爲天災所殺在者又饑饉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是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而下篇有其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祭成王之業以奉祭功是曾孫爲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爲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成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盛倉庾王者得爲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事妥侑皆主人爲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憂及孰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濁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嘏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實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燔而實尸及實客或以爲三章則別陳燔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共論一祭首尾接連不得嘏有繹祭賓之也繹三章傳曰燔取膟膋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繹祭事尸而已無求陽饗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爲繹祭安得以燔爲膟膋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illegible]之獻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于述執言之繹祭之末禮乎又繹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之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繹祭矣然則傳言繹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爲實謂繹日敬尸爲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廣之意其文不主繹也箋易傳以庶爲勝自然無繹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茨言楚楚棘白抽互辭也○抽勑留反徐直反執魚世反萊音疾藜音棃一音梨留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露積曰庾萬萬曰億箋云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餘杜同積如字又子賜反蕃音煩廡音無又音武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享獻介助大也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妥湯果反侑音又坐才臥反爲于僞反[疏]楚楚至景福○毛以爲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爲自古昔之人何爲乃勤苦爲此事乎言

我蓺黍與與然也既種而値陰陽和風雨時其物蕃盛何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爲酒之與食以獻祀其先祖也謂薦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盎以獻比至於尸醴以酢諸臣皆爲用酒也嘗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爲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箋茨蒺至互辭○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庾○正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貌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盛也○箋黍與與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爲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舉一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算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爲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秭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萬億秭也○傳妥安坐也侑勸也○正義曰妥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以爲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勸報之義○箋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爲酒也月令命大酋爲酒云秫稻必齊則爲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嘗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爲國之主故舉黍稷以總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爲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爲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籍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祭祀所用皆所親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總辭也終祭皆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嘗自稱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連可以祭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之辭初尸入祝延之也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鳧鷖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使尸燕祭故尸安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歸于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蹌七羊反士之容也亨普庚反注同肆音四飪本又作腍而甚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字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

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祊補彭反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處昌慮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皇大保安也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暀于況反下篇同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云慶賜也疆竟界也○竟音境

【疏】濟濟至無疆○毛以為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蹌蹌然甚皆敬慎乃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為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其肉於互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享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為王之時非徒王不歆神臣又廢職故神所不歆降之養稱故剝稱○鄭唯或肆或將及是皇為異既或亨而煑之士歆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孔明故於是精氣歸暀之餘同○傳濟濟至其肉○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慇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亨謂煑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行羹云肆饎殷廟肆是殷之言故為陳也將齊肆言文郭璞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互上也齊其肉者王齊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互說互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事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事於上以配或剝耳○箋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礿者王書云奏處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其亶故特首之耳祭祀各有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名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殺牲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爓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體之是實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剝骨體之實踐以為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餘云佐食肆俎肉是饔持而進之定本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禮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割其肉是內饔也亨人云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饔外內饔之饔亨煑則煑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則牢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羞臣助祭各有所掌故稱奔走在廟牢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雖有互不施於既事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實之於鑊既實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事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為是○傳祊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閍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往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為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以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稱之而知內外皆有祊稱也○箋明猶至甚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言總據祭祀言以下故言明猶備也實也博求其神是備也實實牛羊是實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謂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為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鄉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事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耳○箋皇暀至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暀猶往也不同者往意趣在義通不為側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稱之祖言其精氣稱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事

異事然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為暀者以於祭事宜為歸暀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故此章云神保是饗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為義箋說為長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

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順美者○爨七亂反注唯言爨竈一字七端反餘並同踖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膟力甚反膟音律膋音寮膽膋肝炙之赦反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肉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羞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腯美者也○莫音麥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內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腯字又作饈羞紙反何沈鄭可反共亦作供音恭

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醻市由反又作酬度如字沈徒洛反邪似嗟反徧音遍下同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格來酢報也

【疏】執爨至攸酢○毛以為當古明王祭祀之時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腯而得禮也或燔燒膟膋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以為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為豆甚此衆多以之薦神又為君而賓徹其尸及令為賓客所用是其衆多也既有豆以薦賓客故今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醻之禮旅而交錯以至於獲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鄭以為俎孔碩謂為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燔之謂燔肉也或炕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之用也故為豆孔庶謂於先為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腯美者既以制獻為賓客以為肉羞故賓客用而獻謂餘同○傳爨饔至炙肉○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雍爨以亨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爨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溉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掌溉甑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爨踖踖爨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燔取膟膋王言云取膟膋燔燎報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刲之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是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為膟膋故以炙為炙肉為傳以炙為炙肉則是膋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後用肝○箋燔燔肉至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實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以飾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為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既用肝明燔用肉炙故行饗箋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此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故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傅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炙者為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留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為燔之實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數多少長短若非燔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肉而實炙之易傳者以燔炙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燔膟膋之於爐此燔炙為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膟膋之事故易之也此為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醯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祭饋謂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傳莫莫至

賓客○正義曰毛以孔庶爲甚衆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爲故能爲豆甚多若闒茸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醓醢也周禮醢人注云
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有庶羞者以言孔庶
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
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使大夫實尸侑二羞明天子
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
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賓之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賓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箋君
婦至賤矣○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賤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賤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賤然
則饗賜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爲俎孔碩類之宜爲肉甚肥腯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豆籩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
足矣蒙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由后主供籩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腯美者言物皆籩豆有非肉者也若籩栗及菹
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
賓爲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箋始主人至旅也語○正義曰此特牲少年咸有其事獻酬據其初故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旅而爵交
錯以遍也古者於旅也語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熯敬也善其事
曰工賚予也箋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遍者祝以此故致神意遍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熯而善反
又呼但反賚如字徐音來嘏古雅反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幾期式法也箋云卜予也苾苾芬芬
有馨香矣女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苾蒲蔑反一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孚云
反嗜市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機予羊汝反下同歆喜今反女音汝下同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稷疾敕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編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祝則
辭嘏辭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齊王申毛如字齊齋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筐本亦作匡丘方反稷而事反又
音肉又而純反何[redacted]我孔至時億○毛以爲上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耳雖反鹽音海其禮爲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恭敬矣其
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令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所以與
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乃汝以孝敬享祀故鬼神歆嗜乃歆嗜汝之飲食今所以與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法度矣我
孝子既能敬齊矣既能稷疾矣既能正矣既能慎固矣以此之故神之所失是知神永賜汝中和之福於是得萬於是得億言多無數此卽報以介福之事也
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匡既勅二句爲異以徂賚孝孫言以嘏之物往予主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嘏之意況齊以下陳祭祀之禮孝有黍
稷牢肉魚祝嘏中齊減取其物以授于醢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之以筐矣既得尸令祝嘏以嘏辭勅之永錫爾極卽嘏辭之略
也○傳熯敬至賚予○正義曰熯敬釋詁文以工者巧於所能故善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事曰工賚予也釋詁文○箋我我孝至主人○正義曰以上賚
說臣事既然此總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篇嘏禮鼓尸皆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卽云徂賚孝孫故

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卽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
知者此致告之下卽云徂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卽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
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箋苾苾至之意○正義曰以其馨香宜置言故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曰孝
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鬱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須而卽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嘏
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此非嘏辭○傳稷疾也勑固○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
或然○箋齊減取至勑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爲
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尊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受以東北面
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
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
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嗇黍直言嗇者因事名戒欲其嗇嗇而此言嗇取黍稷牢肉者食
據祭者是此取諸物故知編減取也知祝取之者以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以黍稷祝嘏授尸準此故爲祝也知編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偏取之中而少牢
禮云尸取菹擩于三豆有擩醢之事此既偏取之以嘏天子天子當之故知擩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尸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
此言既卽是孝子自執取則亦尸親嘏不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
受之以籩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卽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往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嘏
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一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
言之此承嘏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填之知天子之嘏辭必多於是使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嘏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
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之文無所主
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成也箋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
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祭禮畢禮或作祀○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
神保聿歸皇大也箋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謖
謖所六反起也夏戶雅反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廢方吠反
徹直列反去起呂反下同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redacted]
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事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鐘鼓之音樂既告戒矣謂畢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
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畢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
而尸起也乃以鐘鼓以送尸歸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廢徹於事其饌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父兄
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鐘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舉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

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之謂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之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適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徂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誠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故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獨尊備儀盡飾蓋有飾文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起即使尸謖也但此章主人之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使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即謖大夫則祝入乃尸謖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爲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爲君舞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爲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箋具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辭者所祭盡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辭而尸護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爲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爲特牲少牢注皆依釋言云護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事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樂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箋尸出至爲徹○正義曰案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尊亦徹之故此案于尸起也而諸宰儐去諸饌君婦廢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禮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組注云膳夫親徹胙組胙組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有貴賤者故言以疾爲徹○箋祭祀至骨肉○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輪歸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組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組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組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胙組主人之組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組所以歸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社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

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殽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箋云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歡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丈反

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替廢引長也箋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備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

[疏]樂具至引之○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鐘樂之又留之殽羞既行之長幼皆偏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顧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案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傳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詁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矣謂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疏]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爲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遵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今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遵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意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功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兩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字者略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

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遵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畇音勻又作畇䌛遵反又音甸墾辟上苦很反下婢亦反佃音田本亦作田乘繩證反

我疆我理

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

南東其畝

或南或東

[疏]信彼至其畝○毛以爲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平田可種禮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畇畇然成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疆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焉○鄭唯甸之爲丘甸之爲異餘同○傳甸治至成王○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爲治不爲丘甸之甸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三一人也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爲之號文武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盡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辨玄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爲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箋信乎至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王所佃爲一處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即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遵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爲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此注言以上同要是非獨南山之傍脩禹功也偏舉原隰以爲言者鄭觀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制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謂如中甸之甸稱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甸之之甸同其讀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事之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知六十四井爲

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數云十里為成鄭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旁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為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衆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雖禹甸之為丘甸稅賦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閼滿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閒有洫同也溝澮濬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穀祿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畫四年左傳曰莊為跡畫為九州九州御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雨于付反崔如字雰芳云反

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

小雨曰霢霂箋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霢莫革反霂音木優說文作瀀音憂渥於角反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疏】上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雨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霢霂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備也以雲在於天上兩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傳豐年至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遠經意故言年冬耳○傳小雨霢霂○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閒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

埸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也○埸音亦下同彧於六反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賓所以得壽考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與萬年○畀必寐反注同齊側皆反【疏】疆埸至萬年○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埸之上翼翼然閑整黍稷今黍稷之苗彧彧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為酒之與食也既為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尊之尸賓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為敬神故也神既為王所敬故今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埸畔至茂盛○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場場翼翼是閑整之名故為讓畔之驗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善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箋斂至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為齊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時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事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事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為祭祀齋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齋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饗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嘏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戒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之耳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

剝瓜為菹也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貢四時之異物○廬力居反剝邦角反菹側居反便毗面反削思約反淹英鉗反漬子賜反淹也

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箋云皇君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祜音戶【疏】箋中田至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為菹欲以供祭祀貢四時之異物故也今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菹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衆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為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獻瓜至獲福○正義曰周禮醢人祭祀供其果蓏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是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周尚赤也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許兩反餘許亮反注下同鬱紆勿反齊才細反亨普庚反及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膋音聊中丁仲反臭昌救反【疏】祭以至血膋○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為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牲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膋膏之瘞膋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篇神各有其人皆有其事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牲以陽祀為宗廟似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為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牡騂剛牲三代祭牡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謂至事時○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鬱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醳酒也昔酒今之舊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總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鬱而為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貫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

鬯是也鬯人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祼之有鬱和臣鬯而用之故鬱亦爲酒也此言清酒鬯既辨之單箋云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箋直言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鸞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殺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後單鸞執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酤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祼獻以周禮言之祼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酤之言亦總謂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尊於五齊非祼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饋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享時者大宰云及納享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享人然則納享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享人故謂之納享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享特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享時也納享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傳鸞刀至中節○正義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鄉大夫鸞刀以封之取膟膋則此亦鄉大夫也○箋毛以至膋香○正義曰經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啓皮而云啓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遺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膋者陽聞膋也膟膋者曰膋故云膋膋膋也血以告殺亦膋膋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下因故是也膋以升臭謂燎其膟膋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中謂升臭之事以此膟膋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烝進也箋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云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暀是孝孫而報之以福○暀居況反

疏 是烝至無疆○皇介二字別毛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矣大之報以大夫之福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壽同○箋既有牲物○正義曰上言騂牡是牲也酒及血膋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二百五十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鼓鍾

鼓其淫樂以示之之 【補】案下之字衍

以云諸侯 【補】毛本云作示案示字是也

與彼文到者 【補】案到當作倒

傳攀大淮上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地剜添者一字准當作至

東夷之樂曰昧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韎本又作昧正義云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是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

南夷之樂曰南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南作任案南字是也正義云以南劃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可證

西夷之樂曰朱離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朱作株案正義云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又云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是作株字者改之以合正義也

如是音磬舒合 【補】案磬當作聲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聲

此經言云鍾琴笙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衍琴上當有瑟字

四夷之樂雖爲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唯

○楚茨

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流散二字當作棄業

田疇懸闕 閩本明監本毛本懸作荒案所改是也毛本闕誤闕

文指田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田當作相大田序正義可證

君婦有清濁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濁作淨案所改是也

我蓺黍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蓺作藝案藝字非也釋文云我蓺魚世反南山釋文云蓺樹也本或作藝技藝字耳猗嗟釋文云藝技其綺反

我將得黍稷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得作樹案樹字是也

萬萬曰億 毛本萬誤十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毛以萬萬爲億伐檀正義有明文

何所種之黍與與然 【補】毛本何作我案我字是也

依九音筭術 【補】案音筭當作章算形近之譌

以黍稷爲國之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國當穀字誤是也

則當用積田黍稷 【補】案積當作藉形近之譌毛本作藉

必祭祀所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上浦鏜云疑脫非字是也

或陳于牙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牙當作𠄠𠄠卸互之別體字中每見之周禮釋文云互餘音𠄠正義中字同

或齊于肉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其案其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其肉又云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可證

有解剝其皮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豚解腸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是正義本作肉字

而享其祭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饗字是也

其義濟濟然 【補】案義當作儀毛本作儀是也

司徒奉司牛馬奉羊 【補】案司牛二字當倒

報之以大夫之福 【補】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大

由名有所司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當各字誤是也

體其犬豕生羊 【補】案生當作牛毛本不誤

供其脯脩刑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膴誤𢷤考周禮是也

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求之是剜添者一字

豆謂肉羞庶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肉作內案釋文云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正義云豆內羞庶羞者是其本作內不誤也

必取肉物肥腯美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君婦至腯美是其本無者字段玉裁云有者是

故云傳火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火

留其實亦炙 閩本明監本毛本留作燔案此當作其實燔亦炙

燔從於獻酒之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肉下浦鏜云脫炙字考周禮注是也

特牲云燔炙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鏜云脫注字是也

數多少長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長上浦鏜云脫量字考周禮注是也

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多也二字當倒

加籩則內宗薦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薦上浦鏜云脫豆字以周禮考之是也

造主人使受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造作告考文古本同案告字是也

假古暇反 閩毛本同案下假字乃嘏字之譌釋文校勘通志堂本作假盧本作嘏云雅當譌今改正案嘏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嘏字本作嘏字

既匡既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筐本亦作匡考此經毛無傳但以筐疾勑固倒之必不與鄭義同正義依王述毛以說傳云既能飭正義是其本經字作匡與釋文亦作本同毛氏詩經字自如此也鄭箋本經字亦作匡其云受之以筐者以匡為筐之假借不云讀為而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釋之也釋文本經字作筐乃依箋所改當以正義本為長正義云既匡既勑二句為異又云此經云既筐皆易字之例耳○按說文筐即匡之或字即知毛訓正鄭訓器而無異字也

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 小字本相臺本匡作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同案筐字是也

又音芮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芮作芮案芮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芮字

以擣于醯以受尸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受當作授

曰孝子能盡其誠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由字誤是也

率命祝祝受以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率恐卒誤是也

特子季指 案特當作桂形近之譌

故孝子前就凡受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尸誤凡是也

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定本下當脫集字又字當衍文是也

眉壽百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百當作万形近之譌儀禮少牢嘏辭眉壽萬年万萬古今字耳

勿替以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引案山井鼎云以恐非是也

是一大夫之嘏辭也 案毛本一作亦案所改是也

鼓鍾送尸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兩引此作鍾鼓送尸考箋云尸出入奏肆夏此經言鼓鍾猶春秋內外傳之言金奏肆夏也變上經鍾鼓既戒亦使不相蒙也當以作鼓鍾者為是正義云乃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鍾鼓當倒耳○按舊校非宋書自可據也

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引歸於天地也考正義云神安而歸於天也又云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標起止云至於天是有地字者誤也

歸賓客豆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豆作之案豆字誤也正義云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又云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又云歸之俎所以尊賓客是正義當作賓客歸之俎考文古本客下有之字仍衍豆字

此尸所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誤尸是也

釋詁云子子孫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作訓案所改是也

信南山

畇畇原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畇畇音旬又作眴蘇遵反又音旬正義云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旬音同也是正義本作畇字

則又成王之所佃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佃本亦作田正義云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云成王田之皆作然矣又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是其本作田與亦作本同佃非其義乃俗本耳

下注言上天同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當作經

讀如中甸之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甸誤中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今周禮注作甸左傳同說文人部引作中佃

丘乘其乘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共誤其是也

出馬四匹長轂一乘 閩本明監本毛本出下不空案此所空當是馬四三字也郊特牲注本無此三字正義以義增之耳彼注誤非也

皆丘甸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皆誤比十行本亦比字

與匠人井閒有洫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誤井是也

疆埸翼翼 毛本埸誤場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同

周禮所諧前期十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諧是也

受天之祜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祜誤祐

箋云毛以告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毛以至馨香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是自此至合馨香也二十八字皆在傳是也

故曰白牡騂公牲 明監本毛本牡誤牲公誤剛閩本牡字不誤案騂當作周魯頌傳云白牡周公牲正義引彼文也不知者輒譌改之而不可通矣

彝尊彝四時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彝字當作司

郊特又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特下浦鏜云脫牲字是也

亨于祖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享誤亨是也

報以大夫之福 案夫當作大毛本不誤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孔穎達疏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疏】甫田四章章十句○箋刺者至失職○正義曰經言成王庾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而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廩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而數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倬陟角反韓詩作菿音同云菿卓也甫之言丈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大也大古音泰見賢遍反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食音嗣賒音奢貰音世又食夜反說文云貸也紓音舒何常汝反蓄勑六反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箋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耘音芸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耔音子沈音茲壅禾根也薿魚起反又魚力反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介音界王大也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助同仕魚反閑音閑處昌慮反肄以四反字亦作肆同行下孟反

【疏】倬彼至髦士○毛以為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一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粟卑者食其陳粟是為老壯之別等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率而循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耔壅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今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為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穫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循之故舉以刺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餘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家也言賦斂不實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今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率而循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為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傳倬明至言多○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為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趨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意也○箋甫之至畝一鍾○正義曰以此經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為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傅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為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丈也是夫者有傅相之德而可倚丈也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為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為太古也案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鄭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為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為中古禮記以神農為中古各有所對為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者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者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為唐虞於堯舜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循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疆理之功則此太古蓋亦為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是九夫為井也一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其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為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言以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知此為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閒說秦鑿涇水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澤鹵之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餘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自三百五十石下自倍三百石彼謂中平之地上孰畝六石故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關中為畝一鍾也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以通率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鄭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若什一自賦為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為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為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為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衛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

子此若成稅萬畝暴彼外助法則轉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為家故矣其收入之多則讀皋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謂其所須樂為貨物皆是稅徵市之亦得為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為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徵為通外內之事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意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寗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為定法而為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為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稅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為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為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言治田則此為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為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為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雖稱百室盈止制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國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為總舉大辭也又舉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歲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擇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陳○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為眉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體也○箋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除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好出官粟之畜積久者待我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箋注貸皆作貸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饒時收之此鄭義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笑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貸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貸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乂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耔雝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有耘耔之事附根即此雝本也○箋今者至治田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專農時故得使農人之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曾子云倉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數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進生民之傳則不為舍止而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為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餘歡故耳○箋介舍至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為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館其所繼而息故介止分為二事也禮使民饑作耘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縣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

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烝我髦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讀習以成俊士於理為切故易傳

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箋云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齊本又作齍又作粢同音咨注同犧許宜反為于偽反下為農報為為之皆同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箋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為末勞賜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御迎介助穀養也穀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御牙嫁反注同禰使貴反本亦作仰以樂音洛

疏 以我至士女○毛以為士絜黍稷茂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報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酺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饎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為異餘同○傳器實至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者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總為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稷為粢者以穫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為穀則絜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為粢在器為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為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為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禮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也神不言后土當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為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官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疑后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為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偏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黎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祭黎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求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箋以絜至其功○正義曰雖殊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絜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絜齊文同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同

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為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illegible]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獵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鄭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禽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土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唯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之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為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法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為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為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勸樂今以歲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蜡後為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為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祭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為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饗事祭四方百物注云謂先嗇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傳田祖至穀嗇○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者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亦享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為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祖后土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為后土后稷為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牢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為故鄭據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箋設樂至田畯○正義曰言設樂者據琴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郊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故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上故以此結章見後當恆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豳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豳雅頌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幷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與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幷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饁于輒反饋于饋反本又作饋後篇同喜毛如字鄭為饎尺志反下為同攘如羊反鄭讀為饟式尚反王如字饋巨愧反從才用反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易以豉反餘以赤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敏疾也箋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責怒謂此農夫能自敏也

【疏】曾孫至克敏○毛以為成王之時非直為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勸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數樂矣其田畯之官與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畔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備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患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為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己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饋食而行饋饁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饟以慰其與田之勸也又饋其左右從己之行者以嘗其行途之勞今喜於巡勸不靡也又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箋曾孫至親之○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饋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為饟也釋詁云饁饟饋也會人曰饋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饁喜之下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為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為人所敬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為饎饎酒食也此為田事而言曾孫之婦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己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唯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孫之下而公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為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之行難各有親食王欲其勸農之苦從行不厭故饋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為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為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饋饁也田畯至喜樂其事又親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田畯之至喜樂然王云婦人無閾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為惠不普又亦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子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建於其事婦子俱饋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供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饋左右而親為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為短斯不然矣

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能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所報此章言思謀深厚卒章言收禮弘多歷觀其次樂然有敘事當於此
甫觀農人之家行饋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種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饁餉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
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
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事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職而孫親反言觀桑不隨王非其離
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事雖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蠶遺於母使
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誡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懸雖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
田畯所喜嘗喜農人之勸事文在饁後之下是則事其饋食非復其勸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饋直以同餐稼穡共食旨甘與夫
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備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
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饋也則人各用心責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責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
耤田之事饋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耤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耤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說耤田錯拾也又下章廣
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爲耤田明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〇茨徐私反庾羊主反坻直基反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槀古老反總作孔反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箋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〇委積如字又於僞反年收手又反又如字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〇疆居良反竟如字[redacted]曾孫至無疆〇毛以爲上言曾孫之親循畎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曾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唯高大如諸坻如丘京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粟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廩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載量之喜其收穫之廣懸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爲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爲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爲語助〇鄭唯以介爲助餘同〇傳茨積至爲丘〇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高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爲之京是京高丘也〇箋稼禾至高地〇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知庾有藁草矣故云稼禾也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有則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稍幷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唯納粟又遠者唯納米以運輸爲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在中內若外則小采取矣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總納銍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云何服者藁制賦其田使入穀爲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禾入刈禾也二百里經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

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爲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既無經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使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答趙商云殷內四百國則畿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〇箋年豐至疆竟〇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福爲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爲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之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定本疆境字作竟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〇矜古頑反注皆同字或作鰥[redacted]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〇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言寡婦序幷言矜者以鰥寡爲矜無夫爲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〇箋幽王至刺之〇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略取總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豐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〇種章勇反此注及下注擇種並同墾苦很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冒莫報反橛其月反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覃利也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〇覃以冉反徐以廉反俶載衆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爲熾菑熾音尺志反菑音緇栗音列鄭注周禮云讀如裂繒之裂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庭直也箋云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redacted]大田至是若〇毛以爲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爲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已戒勑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勑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剡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勸力已專其務曾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〇鄭唯用利耜熾菑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爲異餘同〇箋大田至事之〇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畢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爲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畢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爲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爲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草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穡多爲此等之稼以爲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爲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蕪民掌之

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爲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爲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類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穜稑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謂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即分地之利是也以氣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爲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此篇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稼橛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〇傳覃利也〇正義曰良耜云畟畟載芟云有略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爲耜之利意故云覃利也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〇箋俶讀至曰菑〇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連言菑菑之菑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玄謂栗讀如裂繻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爲相連文次也田一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爲證也〇箋民既至其時〇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耰而不輟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下種故云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之田宜爲皆備之辭故皆以既爲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也莠似苗也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〇皁才老反稂音郎又音粱童粱草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莠餘久反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箋云此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〇去起呂反注同螟莫庭反螣字亦作蟘徒得反說文作蟘蟊本又作蛑莫侯反爾雅云隨所食爲名郭云皆蝗類也穉音稚下同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畀必二反與也炎于沾反沈于凡反[redacted]既方至炎火〇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既反嬴音盈[redacted]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粱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己去其食心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蟊賊無害我田中之穉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于炎火使自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〇傳實未至似苗〇正義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皁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似莠是也仲尼之稱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〇箋方房至致之〇正義曰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稱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種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〇傳食心至曰賊〇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

蟘也食禾節言貪很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蟘與螣蟊與蛑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愼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蟘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螟也實不同故分別稱之〇箋此四至去之〇正義曰以特言田穉故云恆害我田中之穉禾蟲災之盛隨者亦食以偏者甚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己而去之〇傳炎火盛陽〇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炎爲盛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火箋云盛陽氣嬴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盛陽也〇箋螟螣至消亡〇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螣之屬四者盛陽氣嬴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田祖所以受害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也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〇渰本又作弇於檢反漢書作黤萋七西反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所巨發反雨我于付反注內主雨同一本主作注雨如字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穫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〇穫戶郭反[redacted]有渰斂穧上力檢反下才計反又子計反韓詩作積也遂音把巴馬反矜音鰥[redacted]至之利〇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渰然興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渰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其雨之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偏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今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雖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己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注稱作積〇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〇正義曰既言有渰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與雨或作與雲誤也定本作興雨〇箋成王至爲利〇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穧手之秉穧積名也若今來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彼注言此秉者以對米秉爲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餘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饎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關〇饎食音嗣勞力報反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〇禋音因享許兩反餘又許亮反黝伊糾反黑也[redacted]曾孫至景福[redacted]止毛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嘉能勸故得成穫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敬而祭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騂赤之牛

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饗神歆饗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以為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饋之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曾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犧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傳騂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緒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大牢故以黑為羊豕通牛為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為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成王至勤牲○正義曰此以田事為主成王出觀民事因飾祭祀故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為對出觀為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所後年也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為三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為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為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為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為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甫田

甫之言丈夫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甫之言丈夫也又也釋文云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考文一本作大夫采釋文古本作夫丈誤

上地數畝一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鐘作鍾案鍾字是也正義標起止同正義下文作鍾者自爲文而易字耳閩本皆作鐘非

民得賒貰取食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賒貰取而食之也又云定本及集注貰皆作貰義或然也釋文云貰音世

今言治田元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元作互考文古本同案互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不誤

禮使民鋤作耘耔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鋤本或作助同仕魚反正義本是鋤字○按周禮鋤訓助狀倨切作鋤仕魚切非也

以道藝相講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肄以四反字亦作肄同正義本是肄字

等養之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等作孝案此用孫毓評也下文引是孝字

或擁其根本　閩本明監本毛本擁作壅案壅字非也正義引食貨志之附根故易壅爲擁而說之

故令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令誤今

所以紓官之畜滯　閩本明監本毛本畜作蓄後畜積同案畜字是也以大東禮之正義用畜爲今字

夫猶傅也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傅作傳案傳字誤也

可倚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丈作仗案仗乃俗字耳古祇用杖用丈

上孰其收自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孰誤熟下同

自三百五十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下浦鏜云脫四字是也自三者以三乘百五十碩也當得四百五十碩

孟子曰言三代稅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衍字是也

方里而井九百畝　閩本明監本毛本重井字案所補是也

故鄭元通其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元當作互

其若合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共

言農夫食陳　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人案所改是也

注云因時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困誤因是也

此卽義取其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我誤義是也

因隤其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隤誤墮

比成壠盡而根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盛盡二字誤成非也當是正義所引自如此

用日少而畜德多　閩本明監本毛本畜誤蓄案浦鏜云漢志作畜是也

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之字作報案所改是也

於孟冬又月　案又當作之

至前孟春其以琴瑟　案其當作月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共至下后字剜添者四字當是衍又曰后土四字也則者今之卽字下引趙商問后土則社社則后土可證

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社至社剜添者一字當是衍謂字也輔當作轉下云後轉爲社又云後轉以祀社又云后土轉爲社皆其證也

注云社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也當作地是也

社而祭之故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下浦鏜云脫后土社三字從周禮大宗伯疏挍是也

亦可不須由此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須下浦鏜云脫言也二字非也此讀當於言字絶乃七字爲一句

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字當衍士下當有者字

蜡也蜡者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蜡也下衍一蜡字

禁民飲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酒誤食是也

彼云設其社稷之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壝誤壇是也

祁兩又宜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祁當作祈

成王則無所責怒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責作恚案正義云不有恚怒不知正義本字作恚或自爲文也依以改者非

田畯田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家當作官

而公以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公當云字誤是也

近者納總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總作總案釋文云總作孔反考此正義總字凡五見應是其本作總與釋文本不同

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年收手又反又如字考此箋當本云是言年收踰前也年下豐字收下入字皆衍年收卽歲取也正義云以其收入踰前乃自爲文耳或因此改箋又幷添豐字考文古本倒作豐年但欲使年收連文以爲合於釋文耳

秸又云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去誤云是也

定本疆境字作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境竟二字當互易七月正義可證

○大田

是既備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是故備矣當是其本作故字

至孟春土長冒橛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橛作撅案橛字是也橛者陳根之根橛在地中者也月令及此釋文皆作橛正義中字同皆可證○按禮記疏云以木橛置地上候之氣至則土冒橛上此云以冬土定故陳根於地與地平陳字必誤當同月令疏作置非陳至鄭下文陳根也當按殊誤今復正之

農書有七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九誤七以漢志考之是也

稂童梁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梁作粱案粱字是也見下泉

無害我田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穉作稺唐石經初刻稺後磨改穉案穉字是也釋文云田穉音稚下同五經文字云穉稺幼禾也上說文下字林亦爲長穉字載馳衆穉且狂唐石經同作稺者非谷風等箋長稚則多用稚又穉之今字也正義自爲文長稚字亦當用之

盛陽氣羸則生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羸作嬴案六經正誤云作羸誤興國本作嬴相臺本依之改非也釋文云羸音盈古盈字作羸見於書傳多矣毛居正失考耳

故曰蟘也　閩本蟘誤螟明監本毛本蟘作螣案正義下文以蟘與螣爲古今字說此也作螣者誤

蝥與蟊古今字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蟊當作蟊集韻所載如此可證也依此上所引李巡爾雅注是蟊字今作蟊者誤○按蟊今說文蟲部蝥蟊曰上象其形非从矛書者多誤蟊所云多誤者謂俗多上从矛耳

一穗蟲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穗作穗案所改是也

故持之付于炎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與因寫者以于爲與之別體字而又轉寫爲于也付與是箋所以說經畀字者也

正義上文云持于炎火誤同

有渰萋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萋萋七西反正義云萋萋然行者段玉裁云當從說文玉篇廣韻作淒淒又呂氏春秋務本漢書食貨志後漢左雄傳皆作淒淒見經義雜記考文古本作淒采他書也

興雨祈祈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祁祁考文古本同案祈祈誤也正義中字同釋文云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考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也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渰雨雲貌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渰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詩經小學說同又呂氏春秋食貨志韓勑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見經義雜記又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亦是後人以類說改之耳

渰雲興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渰下云雲興貌正義云傳渰興雲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顏氏家訓引毛傳云渰陰雲貌段玉裁從家訓定本集注考文一本作渰陰雲興貌采正義而誤并二本爲一也

祁祁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祁祁下云徐也正義云祁祁徐貌爾徐貌而降段玉裁云家訓有貌考文一本作祁祁徐徐行貌也采正義而有誤

此有不斂穧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穧作積以釋文正義考之積字非也或積當作穧以穧賓得通用而借穧爲積也

犉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犉赤牛也定本集注犉下無赤字是也是其本有赤字標起止無當是後改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以觀稼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勸誤觀是也甫田正義可證

目上章言犧羊　閩本明監本毛本目誤且案章當作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二）　〔四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為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直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興也洛宗周溉浸水也泱泱深廣貌箋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泱於良反溉古愛反浸子鴆反灌古亂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箋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韎音妹又亡界反韐音閤又古洽反奭許力反赤貌茅如字蒐所留反韠音畢任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紂音緇纁許云反

疏　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水則泱泱然深而廣大能灌溉以時浸潤以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能爵賞以時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實如是故得福祿也今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傳洛宗周溉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之伊洛別矣○箋君子至喻多○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為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於此經對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韎韐至六軍○正義曰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鄭一入曰韎韐是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縕韍以子男大夫為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箋此諸侯至韎韐○正義曰以序言賞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其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皮帛之禮未誓猶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權攝於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猶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下云作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一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世子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之命諸侯之禮亦無明文而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公則既葬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為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又駮異義云茅蒐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其聲為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韎韐之意士韎韐韍之祭服謂之韎韐駮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體合韋為之此韎韐是韍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是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紂衣耳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璙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箋云此人世子之賞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鞞字或作琕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鞛必孔反佩刀削上飾珌字又作琕賓一反佩刀下飾珧音遙以蜃者謂之珧璗徒董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璗璆音糾又巨糾反又音周反玉也沈舉彪反又與彪反又曉反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何虛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璙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繆條力糾反又力幼反沈又力糾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瑒力計反說文云蜃甲斷丁亂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箋云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稱也○篡初患反殺本亦作弒同音試

疏　君子至家室○正義曰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刀有鞞琫以威其儀其鞞則有琫及其珌之飾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為王所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傳鞞至琫珌○正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云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言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者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蛖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瑒璗而不及於璗故天子用璗士用璆也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璗琫字從玉又以大夫璆珌恐非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

箋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諂勑檢反

疏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焉○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以其

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祿其祿今用小人曲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缺之人並進於朝既為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譖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風類絕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官於朝者朝者在官之總名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馬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宜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實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類世謂繼世襲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實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實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令己棄絕之事也○箋古者至曲王○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曲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則道遠矣○湑思敘反治直吏反遠于萬反又如字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覯古豆反

疏裳裳至處兮○正義曰時人思葉絕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湑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興顯著者君也在於上矣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共與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王則我心所憂讒諂之事寫除而去今我心之憂既已寫今則仕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今言常處此聲譽之美矣今己由讒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傳裳裳至盛貌○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興臣也盛故湑為盛貌有杕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湑為枝葉不相比也○箋興者至遺矣○正義曰讒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章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芸黃盛也箋云華芸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芸音云於音運見賢遍反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箋云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疏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與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致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樂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傳芸黃盛○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黃也此華赤以黃為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箋華芸至賢臣○正義曰疑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古而理見是其微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箋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駁邦角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世祿也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沃若如字絲於縛反

疏箋華或至不純○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與明王德以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為不純也故言時有較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為明王矣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嗣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佞並進而見絕也

疏左之至似之○正義曰時人既思明王又刺己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陽道朝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陰道喪戎之事我先人之君子則能有而曉此二德者我先人能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明二者皆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之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傳左陽至之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以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為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宣言以見兼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桑扈音戶桑扈竊脂鳥也說文扈作雇

疏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正義曰以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為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總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卿有上下之禮故升言以見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鶯然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鶯於耕反佼交卯反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祿○胥毛如字鄭思敘反祜音戶知音智下同

疏交交至之祜○毛以為佼佼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亦觀視而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為下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樂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鄭唯樂胥為異其在箋說○箋交交至樂之○正義曰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傳胥皆○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諸侯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樂耕稼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箋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為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須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屏蔽也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屏卑鄭反為于偽反捍音汗難乃旦反下患難同

疏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毛以為言君子王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為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為之蔽捍矣○鄭以為箋○箋王者至不侵畔○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幹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表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翰幹憲法也箋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斂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戢莊立反

疏之屏至不那○毛以為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

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傳翰榦憲法○正義曰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榦者皆以築牆為喻榦是牆之主當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箋辟君至法象○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轉故亦為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為唯功事所已故知立功立事為之楨榦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則之故知為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箋王者至不多○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福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然無禮文也故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之法為禮文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鄭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官不讀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臻賢則亡國矣又使文連言受天之祜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祜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慠敖自淫恣也○兕徐履反觩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觩音斛本或作觓樂音洛慠火吳反敖五報反下文同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疏】箋彼賢至慶賜○正義曰以承上經而云彼是指思柔之人故云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當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為不敖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天也○鴛鴦於袁反沈又音溫下於陶反又於貝反【疏】鴛鴦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正義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夭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愛於萬物而綏於己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箋交於至暴天○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萬物皆天子之物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天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天王制之文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綿縱散時也○大音泰掩於撿反馴音巡又音尋賴勃轄反又他末反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箋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疏】鴛鴦至宜之○正義曰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鳥獸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也非但於鳥獸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興以刺之○傳興也至羅之○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言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援剔則易得也舉易得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以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云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罦以罬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箋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耦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為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與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舉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戢側立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噣於左也恐丘勇反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箋云遐遠也遠猶久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摧莝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恆日則減撤此之謂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廄音救摧采臥反劉也秣音末穀屑也撤直列反莝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偽反猶食也與音預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饌仕戀反減古攬反【疏】箋鴛鴦至恐懼○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興其義禮運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為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箋摧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廄者以王馬身矣而此言在廄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有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事為興知此亦興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齊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謂師是設盛饌也恆日則減損唯一舉也齊為有事故三舉恆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大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齊則三舉是恆日則減因舉饗先盛而側書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恆日不知為同禮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周禮曰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審以經為正然則為記有參差故不同也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艾養也箋云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艾魚蓋反徐又音刈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箋云綏安也○綏士果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暴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頍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頭貌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兩于付反卒章同【疏】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政教暴虐而民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衰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為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舉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實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以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兩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首章二章上六句刺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為事之次經則主為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朝直遙反下皆同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異其禮而弗為也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

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蔦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豉反下同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弈弈然無所薄也箋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己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弈弈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懼也○弈音亦說音悅懌音亦本又作釋怙音戶解音蟹

【疏】有頍至說懌○毛以爲有頍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爲表飾也以興有尊貴者之天王雖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既旨美矣爾王之殽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爲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故於松柏之幹故松柏存而茂松柏頹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興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異在箋○鄭以爲王服是有頍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傳興也至皮弁○正義曰以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爾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无德將不戴弁綵毓以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慶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箋實猶至親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弁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時實王不燕而燕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周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同人燕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朝服同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益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朝服同姓用皮弁也實之初鄭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蔦寄至松蘿○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傳弈弈然無所薄○正義曰弈弈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箋君子至解懌○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爲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值有臧貴王之善則此亦貴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樂改意解懌言當閑解而懌悅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

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

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時善也

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箋云具猶俱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怲兵命反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阜猶多也箋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疏】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得王御賓故亦欲從王燕之也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霓蘇端反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箋云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喪息浪反幾居豈反往同樂音洛復扶又反

【疏】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王政數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搏雖爲小霰而後成爲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興幽王之爲惡亦初爲小惡而成爲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己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己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傳霰暴雪○正義曰以此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箋將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霰者謂雪集聚也解雪霰數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搏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會之不相入則摶爲霰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舝胡瞎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自妒丁故反敗必邁反又如字下注同

【疏】車舝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舝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妒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今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舝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妒思得賢女代之言思孌季女是褒姒嫉妒也傳音來括是民己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傳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

興也間關設舝也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孌力兗反齊側皆反下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括會也箋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理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人○括本又作活音活餘古闊反覬音冀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

【疏】間關至且喜○正義曰周人惡褒姒嫉妒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己欲間關然以設車之舝兮思得孌然美好賢莊之少女往迎之今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爲飢雖渴非以爲渴所以然者覬此女以令德音得來發教於王使之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今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疾褒姒之甚思賢女幼雖無朋友亦將傷喜也○傳間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思孌故知間關設舝貌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舝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爲王后欲代嫉妒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鷮音驕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箋云爾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射音亦下同厭於豔反下同

【疏】依彼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茂有集者雖爲鷮雉也此鷮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盛故往集焉唯有美之德

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爲頎女也此頎女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須是美德能致頎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實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譽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倦也○傳依茂至長時○正義曰依爲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爲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爲林木之在平地也鷸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鷸長尾雉走鳴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鷸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鷸鷸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鷸麃者以鹿而小是也此鷸是雉中之別名雌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禮云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雌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頎女有貞身之德頎大也言美大之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箋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樂音洛也疏箋諸大至之至○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與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與旨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總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主引人從己自他而言故云己無賢友比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持己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己身無德爲謙辭耳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以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妒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析星歷反柞子洛反湑思敘反茂盛也爲于僞反下亦爲同辟婢亦反又音壁鮮我覯爾我心寫兮箋云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鮮息淺反徐音仙覯古候反女音汝行如是下孟反一本無去也字○疏陟彼至寫兮○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者必析伐其柞木以爲薪析伐其柞木以爲薪者以此柞木其葉湑湑然茂盛兮爲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褻嬖以爲賤辟除褻嬖以爲賤者以此褻嬖其惡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褻嬖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兮除而去兮喜之至也○箋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如是除去之辭又言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也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蔽不得見之則爲蔽也言爲薪之是蔽不明之辭故辟除嫉妬亦塵蔽之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箋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本或作仰之景行下孟反注有明行同牡茂后反騑芳非反轡音祕和胡臥反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安慰怨也於願反王申之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騑騑馬昭張慰論之辭矣疏高山至我心○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爲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既善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見賢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爲明行爲異餘同○箋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也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明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故爲高德者在內未見之故言行者已見施行之則語德則慕仰行則法行之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大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辭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騑騑行不止此亦然也○傳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異於傳也孫毓云毛傳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怨恨偏檢今本皆爲慰安義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嫉妒求得見褒姒爲讒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瞻彼洛矣

此及裳裳者華　閩監本毛本及誤乃閩本不誤

故宜云古明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宜當直字誤是也

韎韐者茅蒐染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草當作韋見下

一曰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一下當有入字見下正義云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此讀當以韎字斷句韐字逗正義讀韎韐二字爲連文者非亦見下

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二韐字當衍見下韋昭晉語注引無二韐字左成十六年正義引亦無正義有二韐字當是其本誤

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韎字當衍也段玉裁曰韎者韐之色也茅蒐染韋一入曰韎亦見說文及五經文字卽一染謂之韎也韠鞁也士無鞁有韐故云韐所以代韠二箋中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爲弁不可讀茅蒐韎聲者較異義所云齊魯之閒言韎聲如茅蒐也

紂衣纁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紂音緇考士冠禮纁裳純衣緇帶注云純衣絲衣也鄭不破爲材正義引此經及注是其本當不誤今正義中字皆作材者後人改之也又鄭彼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亦經不讀爲材之明證儀禮釋文此無音不衣誤也

河西曰雍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正誤河是也

此又言韎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文

琫上飾珌下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誤者小字本相臺本不重珌下飾三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複衍也段玉裁云鞞刀室也鄭刀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琫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略擧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震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珌飾鞞非也鞞不可言飾戴說見毛鄭詩考正據釋名也又陳啓源毛詩稽古編說與段玉裁合

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是正義本當作諸侯璗琫而鏐珌大夫鐐琫而鏐珌釋文本與定本集注同段玉裁云此從正義本考說文琫珌天子皆以玉則諸侯皆以金大夫皆以銀士皆以璗爲有條理說文又云天子玉琫而珧珌

顯其能制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能斷作音無制字正義云以顯其能制斷也不知正義本有制字或自爲文也制斷字在兔罝傳當以有者爲是

說文云公瑒璗而不及於璗故天子用璗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及誤別案十行本瑒至末璗剜添者三字公瑒璗山井鼎云作瑒璗屬爲似是是也

○裳裳者華

今已由讒見絶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誤以字誤屬下爲句是

此華赤以黃爲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赤當作亦形近之譌

故言時有歇而不純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歇當作毆

而見絶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見下有棄字無也字考文古本棄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桑扈

箋胥皆至福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皆作有爲是是也

屈原之妹名女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姝誤妹下同是也

翰幹也　小字本相臺本榦作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作榦案榦字是也此箋云爲之楨榦韓奕榦不庭方江漢召公維翰箋皆云楨榦可證此傳本是榦字也榦字說文所無文王文王有聲板崧高傳箋皆當同其正義云爲之楨榦者以榦爲幹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餘同此釋文榦下云榦也亦是易爲今字耳崧高韓奕以楨榦作音則不用榦字矣爾雅楨翰儀榦也釋文云本又作榦五經文字木部云榦楨榦字○按榦乃俗字之尤者未必作正義者用之直轉寫之譌耳舊按非是

爲之楨幹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幹作榦案所改是也此當易爲幹上標起止當作幹今誤

言不憮敖自淫恣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憮作憮案憮字是也

爲不傲慢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傲誤敖案敖傲古今字此正義易而說之

○鴛鴦

以興於萬物皆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耳字當作爾是也

易得尙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當脫時取二字是也

月令云羅網畢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月令云剜添者一字

摧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傳云摧莝本轉古爲今釋文摧下云剉也又剉也遊此俱反是其本莝作剉與正義本不同也考此傳當本云摧剉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莝字也所以申摧得爲剉之意非傳先已轉古爲今而箋又相辨之如正義所云莝也當以釋文本爲長○按詩經小學言之詳矣傳本作摧挫也箋本作剉挫今莝字也毛用古字鄭恐人不解故申之後人轉寫譌誤耳莝乃是斷剉剉未斷者不可以飼馬且摧挫音義皆相近

挫今莝字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挫作摧明監本毛本同案摧字是也釋文云摧采臥反讀依此箋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摧今○按小字本閩本是也

有事乃予之穀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而不當與奚斯予為與也釋文云與於音豫是其本予之作與於歐正義本不同釋文一本予作與采正義釋文而不知其異

箋驚駭至恐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故與此異七字當在當作二章下是也此合併時分屬之如此耳

故與此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彼誤是也

序言自奉養非王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非當作謂

亦猶然也齊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節是設盛饌也恆日則減焉唯一舉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首也至末也剜添者十字浦鏜云節當即字是也

玉藻曰少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曰是也

○頍弁

不能宴樂同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燕又作宴以燕宴等字之序字皆作燕又作宴者依經君子維宴字改也考文古本作燕采釋文

今不親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疑令字誤是也

則此皮為燕之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皮下當脫弁字是也

周人循而兼用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禮記循作脩

親同姓用皮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親疑燕字誤是也

亦黑恬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甜誤恬非也甘苦正義引陸璣云恬美而美可證也恬即甜字周禮注云如今恬酒矣

言當明解而懌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懌悅倒案所改是也

實維何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其音基辭也王如字考此箋云期辭也是以期其為同字也毛氏詩當是經字本作期故王肅得如字讀之以異於鄭亦作本非也考文古本作斯誤甚

具猶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來作皆考文古本同案來字誤也

吾謂之甥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甥下有也字

君子維宴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初刻燕後改宴案初刻非也正義標起止云至維宴當是其本字作宴上下文云燕者亦易字之例也

且今夕喜樂此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喜作暫誤建本作喜考正義作喜者誤字耳毛居正非考文古本作暫采正義

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戴禮上作雹下作霰是也此轉寫誤倒耳○按正義文不誤且以釋霰遇溫氣而摶謂之霰正相合不當以今本大戴禮相繩也疑今大戴正文誤

盛陽氣之在雨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下文推之氣之當作之氣是也

○車舝

作車舝詩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作字當衍文是也

徃迎之配幽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配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合會離散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合會離散之人當是轉寫倒之耳考文古本作會合采正義而誤

思賢女之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幼當作㓜其誤因形近而涉上文也

辰彼碩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季後改碩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故林麓山下人語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鹿誤麓是也

猶用之燕飲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衍此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

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人案人是也

舒乎我得見女如是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舒乎我得見汝之新昏實女辭除嫉妬之惡如是釋文云行如是一本無行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高山仰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者正義云則仰而慕之下景行行止正義云則法而行之又云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是正義本二止字皆作之○按正義本當是一作之一作止故云異其文舊校非也

慰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正義本作慰安也釋文本作慰怨也正義云孫毓載毛傳慰怨也又云偏檢今本皆為慰安又云定本慰安也釋文云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昭融所論今不傳釋文以王申為怨恨之辭為是據正義則申鄭以難王當以正義本為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三〕〔四五〕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餘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興者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汙汙之汙烏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豈開在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豉反

疏營營至讒言○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詩人喻讒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人棄於藩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作樊曰樊藩之藩然則謂籬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渻圻令貶適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卽是爲藩之物故下汾已猝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章二滿卞隹謂所罔之木互相足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云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爲藩也○榛士巾反又側巾反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疏箋構合合猶交亂○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乃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筵音延媟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湎莫衍反飲酒齊色曰湎徐又莫顯反液音亦態他代反

疏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情慢乃媟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酗於酒湎顏色柔液不止淫成風俗衛武公既入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卽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爲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彙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湎淫液卽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尙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時之早晩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謂大夫衛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尙書微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鄭曰天不湎謂以酒箋云天不同辭顏色以酒湎韓詩注云齊色曰湎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酒然俱醉齊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首今王祭末燕俱以上二章陳古以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媟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所爲效者倫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羖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上下沈湎淫泆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實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箋淫泆至情態○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邇云咏頌之淫泆之則淫泆邇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態態强自收檢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觀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放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卽旅酬也射之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審舞至鼓是燕時之舉若燕樂之舞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祭事說弓而致之言樂既和而樂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樂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靈愼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醫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秩直乙反鄭智也折之舌反知音智下同三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殽胡交反核下革反菹側居反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愼○偕音皆

鍾鼓既設舉醻逸逸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故縣也○醻市由反縣音玄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之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抗苦浪反張如字鵠戶沃反鵠也說文云鵠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所己志棲音西者也梓音子衎苦旦反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之功○發如字餘音發比毗志反中丁仲反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質也祈求也云發發矢也射中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爲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女音汝的本亦作的同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鴆反下同爭爭鬬之爭

疏賓之至爾爵○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爲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恭然而陳列之安又殖醯之殽與有核桃梅維旅而衆之於籩豆之上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其賓之飲酒者威儀甚諧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射鍾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亦張之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於黨而在射位各至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功此射者發矢射使有射與其耦拾發之時以各心競云我必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令不能然故舉以射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異其文義則同○傳秩秩然肅敬○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以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筵席至燕射○正義曰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通也左右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謂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席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

人辭降主人取匜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讓前獻賓賓拜受爵於楹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爵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言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驁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義微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處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别各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别文皮侯卽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籩豆之殽故知楚爲陳列殽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即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殽豆實核加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栗脯非核物且以殽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殽核於籩豆之上也○箋豆實至曰殽○正義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非菹醓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蔆注云蔆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辨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辨屬也既以豆實爲醓醢恐殽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殽實而食之曰殽明殽是殽名以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殽亦有殽實矣言非殽實者殽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殽實之限○箋主人至齊偕○正義曰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獻其事而衆賓盡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笑也○傳逸逸往來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備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辟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徙琴瑟之樂尚還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箋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醻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鄉言諸侯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傳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爲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張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謂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曰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

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喻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侯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繫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箋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鄉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中別棲之舉即棲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者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鄉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天子射設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於鵠也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後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爲名也鵠者之名名題屬爲正正鵠皆爲之捷黠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之於名又取正爲義亦稱鵠也既已棲鵠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矢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衎烈祖是爲祭事則此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採摭及此難之者也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曲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事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曲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箋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其己功故以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射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繼則末而已鄉何當會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大耦非一故耦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猶據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屬禮鄉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

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皆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畫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為也質遠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畫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鄉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卻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識四寸不足以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為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箋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偏射也上言獻爵發功謂其行射時出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鄭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當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所爭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使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

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籥賓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衎苦旦反洽戶夾反應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鄉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鄉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備至得萬國之歡心○備音遍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榜嘏古雅反湛荅南反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也傚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四也讀為酌音俱請挹取酒餕子峻反復扶又反下皆同挹一入反鄭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

疏

籥舞至爾時○毛以為古之行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富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衆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為神所歆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歡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使安體之費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為既大射釋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為祭之初先奏籥而舞吹笙舉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嘏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祭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鄉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備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壽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自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為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偏行而賓之弟子及己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洗酒而無度故舉以刺之○傳衆壽至相應○正義曰箋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為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舞也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樂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祀應非射樂矣且傳言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給為初之載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祀告天地之間令魂氣闡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闡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為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求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祼其相去亦幾也宗廟嘗九闋殷於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為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為魄發者為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衞殷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衞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富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為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為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為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以叔封諸殷撫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也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祼也烈祖言既載清酤玄鳥云大糦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擊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此所獻之禮也○傳壬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

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饌羞之百禮也毛以此詩正之說爲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賓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心○正義曰鄭以此爲賓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取鄉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獻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鄉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鄉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備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箋嘏謂至喜樂也○正義曰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稱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稱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稱賓○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總陳賓主之義不備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謂耦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强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處帷席爲之○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以此論祭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酢神之象子孫致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拜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既尸之前親酌奠於鉶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宜卒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後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文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遂舉奠盥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於餕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鄭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降於奠奠斝鉶南迎尸主而入卽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將爲獻國當有辭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讎曰斟謂斟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篚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傳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酒所汝爵虛其禰與

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音義是自勝者往飲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謂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卽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箋燕至次○正義曰燕安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聞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文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文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文錯非上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

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

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箋云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亂天下事如此也○反反如字韓詩作昄昄音板反善貌曰既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幡字實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屢僊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事音頻又所律反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抑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抑於力反怭毗必[redacted]賓之至其秩反又待筆反說文作怭媟嫚也嫚惠列反下音慢[redacted]○毛以爲幽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衛溫溫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徙屢數數然舞僊僊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徵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酬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自已醉止乃威儀怭怭然而媟嫚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辱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厭亂天下可疾之甚○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箋此復至和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卽筵矣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異姓爲賓○傳反反至僊僊僊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卽爲笑之貌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媟嫚故下傳曰怭怭媟嫚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幡幡僊僊俱是貌狀亦宜然矣○箋此言至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算爵時故言擧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爲失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箋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算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呶女交反僛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接下傞傞是舞不止此宜爲正說文云醉舞也鄭音尤俄五何反廣雅云衺傞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火故反讙呼端反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箋云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

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箴之林反【疏】賓既至令儀○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言爵行無算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讙嗷而唱叫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僛僛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讙譁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傾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僛僛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為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之福賓則身為知禮主則用得其人以是並受其福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其所以是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者人之賓與之燕則雖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當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僛僛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傞傞則能自正僛僛則非侮不正又不能止為差降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令力呈反惡烏路反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无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當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勑佐反餘魚據反又如字故為于僞反下同顛都田反本作傎仆何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羖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出如字徐尺遂反羖音古脅許業反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矧失忍反【疏】凡此至多又○毛以為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進人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史為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醉舉坐皆號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諱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又當自諱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性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恐不從故又脅以童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羖之言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聞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聞汝使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答彼自息將懼其已然而為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為慝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之不同此則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賓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鄭引之證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於其失禮此乃謂之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鄉射引此耳○箋式讀曰慝○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為慝說之為慝毛不為慝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此○箋當言至酢酬○正義曰何知非己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醉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為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四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青蠅

詩人喻善使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詩作讒案所改是也

○賓之初筵

飲酒時情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淫液下云飲酒時情態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標起止云至情態當是合併時不知正義本有出而删之耳考二章箋云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當以有者爲長

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泆作液案所改是也以下皆當作液

和旨酒調美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酒作猶考文古本同案猶字是也

下章言烝衎烈祖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烈誤列

其非祭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非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考正義云故破之云云其非祭乎是其本作乎標起止云至祭與當是後改

我以此求爵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是其本作女爵考文古本有女字采正義但又以句末女字別屬下爵讀非也

公外席賓列自西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外字列字皆升字之誤山井鼎引儀禮元文公升下有卿字乃正義引不備耳

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已射至下宮剜添者二字此當云正射於射宮乃行句首仍脫一正字

傳言加籩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豆字當衍

蔆茨栗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芡誤茨是也

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實上浦鏜云當脫故云豆三字是也

不忘上下相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射記註下作不誤也不是今本儀禮譌字耳

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捷誤㨗案山井鼎云點恐黠誤是也今大射注作黠不誤

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耦下當脫非謂六耦四字是也

又引爾雅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此在孔叢小雅廣物

司射命設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射禮封作豐浦鏜云豐誤封是也正義下文皆作豐

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酌以之其所尊者誤正義云故云酌之獻其所尊以義言之耳考文古本其上有獻字采正義而爲之

又無次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正義云以旅末故幷無次序也當是其本作又而以幷釋之也

郊特牲文以人死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文字下

其相去亦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無

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至下○剜添者二字此當云箋壬任至觀心仍脫二字

採其美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採作采案采字是也

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侯下脫所字是也知下陳字衍

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彼注作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張席爲之非也正義無時字處字引不備耳又今大射注帳張席作張帷席

又曰舉觶洗爵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酌誤爵以特牲考之浦校是也

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嗣至下子剜添者二字山井鼎云特牲注無作不無首字浦鏜云首衍字是也

故云其登引餕獻受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引字應刪是也

不直引文王世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引文王剜添者一字此因初刻引字錯入上文而然也但上仍未刪耳

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少牢二字衍是

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夫下浦鏜云脫士字是也

遷徙屢數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案無者誤也

僛僛舞不能自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注本正或作止又云此宜爲正正義本是正字考文古本作止采釋文

彼醉則己不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彼醉則己不善作已誤此毛居正誤改也箋意己字與下復字相對無取於己之義

匪由勿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鄭箋亦無從而行之也鄭時經文作勿由勿語詳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是正義本已如此唐石經所自出也

鄭唯以式爲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慝誤惡是也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樂一字音岳餘並同疏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衰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衰其事故將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箋萬物至之稱○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疾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鬱度文將者未至之對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沒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頒符云反文同韓詩云貌見賢遍反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感於豈樂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復憂心故以此刺之○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樂也下同樓七全反改也沈又七旬反疏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猶得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憂滅鎬京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傳頒大至其性○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魚之至著見○正義曰物之潛逃莫過於魚顯見者莫過於人經舉潛逃之類著見則萬物盡餘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謂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即魚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長貌○莘所巾反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那乃多反王多也疏箋那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爲安之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數本亦作叔侮亡甫反朝直遙反篇內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爲于僞反疏采菽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使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錫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數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爲義之侮慢諸侯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者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爲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而實無寇使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亦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其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藿火郭反鉶音刑羹古衡反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猶以爲薄○乘繩證反下注車乘皆同

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及與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締用有文章者○袞古本反玄袞冕服黼音斧又音甫黻音弗絺知里反本又作黹同陟里反鷩必滅反冕也下同毳尺銳反本又作疏采菽至及黼○毛以爲言古之明王將諸使人采此菽者以待諸侯則使盛之筐盛之以筥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葉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猶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乎玄袞而畫以卷龍下及黼黻言無予之猶得車馬黼今王何以反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衣唯以不與爲異其文義則同○傳興也至則薇○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葉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箋菽大豆至采之○正義曰以菽名皆大豆之禮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以饋以鼎實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和以鹹鹺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乃用鉶羹也鄉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牲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猶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箋賜諸侯至爲薄○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深歎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袞及黼爲文以路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傳玄袞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注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繢人文○箋玄袞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袞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袞者玄衣而畫以卷龍玉藻注云龍袞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黼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黼絺刺之於衣袞黼之在衣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袞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絺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袞黼非一衣君子謂諸侯也故從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

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殺冕絺冕其裳皆以鷩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雜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失偶同耳哉以爲衣裳玄裳與鱗正是玄袞之黼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袞之黼之衣平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裳上而上得兼下則玉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裳所以獨有玄黻不及玄冕者賜即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衮絺衮主奈觀公之受既得云黻衣絺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鏽衣孤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玄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言之故其對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雖亦取與舊馬爲讀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

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絜清也周禮芹菹鴈醢○觱音必沸音弗檻泉銜覽反徐下覽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云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巨機反淠匹弊反絳季蓋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驂七南反駟馬曰驂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驂乘乘上音承證反下皆同○

【疏】觱沸至所屆○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與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解謂然動貌宜其車馬鸞鈴之鸞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觀自驂駟則乘以居以法以之未來則采菽爲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延朝王則驂駟而車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與爲異○傳觱沸至正出○正義曰以觱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喻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喻王者有道而諸侯法設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至尊賴吉之是非毛意必欲爲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爲○箋芹菜至爲菹○正義曰上章言菽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之羊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絜清不謂非泉即不菜也明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箈菹鴈醢是也彼褒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俱絜清芹爲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等○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專與下旂相當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旌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諸侯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

以往也覲官享儀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言者謂王待君子諸侯之制所爲之至極也言王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跗故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注同幅音福紓音舒予音與偪彼力反大音泰韠音必邪似嗟反下同長直亮反脛胡定反縢徒登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申重也箋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直用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黼旂有禮又賜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嘗稱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然故刺之○傳諸侯至偪束○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箋芾太古至之○正義曰辨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則佃漁食肉衣皮之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佃漁之時已知蔽前後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禮於前明是重其先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羲時也後王易芾象大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在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韍始作之以蔽前服之始韠韍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循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韍韐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端爵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玄端則服冕者以芾記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之服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芾爲主非冕謂之他也韍韠俱是韍韠之象其制則同俱韠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冕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云韠下總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韠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云邪幅曰股者明鄭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云邪幅如今行縢號文云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其脛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玉在下之文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至跗踏也彼文匪舒足文在邪幅之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之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所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體要此據諸侯自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縫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偪束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偪束矣○箋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事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所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繫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

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諸如是以刺今王不然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蓬蓬盛貌箋云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柞子洛反又音昨木名蓬步公反注同○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鎮陟慎反又音殄本作填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平婢延反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疏】維柞至率從○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衰絕由其諸侯世實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盛貌○正義曰述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爲同也○箋此興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葉不生葉正以柞爲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生蓬者常有實也以詩人多非葉相代爲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傳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後取葉相承爲義故取柞爲興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辯狀也○箋諸侯至循順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爲至則亦當賞之不唯能連屬之長上獨言其才者實以得賞爲實故特舉實而言不遍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稱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功既成以樂賜之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汎芳劍反紼音弗繂音律纚力馳反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緌如誰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葵揆也膍厚也○葵其癸反膍頻尸反韓詩作肶注同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疏】汎汎至戾矣○毛以爲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纚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故順命以來朝明王以禮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故遊緩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爲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樂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今王何以不樂賜諸侯令之治人自安反傷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優賴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飲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恩不出其位無復之○傳紼繂至諸侯○正義曰釋水云紼繂維之紼繂也纚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繂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繩纚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緌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

舟不同○箋楊木至禮法○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傳揆度○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害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與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好呼報反【疏】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怨使人傚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不親九族則疏遠實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卽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卽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旣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爲讒如蠻如髦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騂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觲音火全反翩匹然反紲息列反弓韜也檠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讀輔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疏】騂騂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雖言騂騂然調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紲檠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與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憤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異在[illegible]○傳騂騂至而反○正義曰騂騂文連角弓卽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既已調利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矣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隈角之中央與隈相當如使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蓄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猶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紲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此弓已翩利而言檠者盡用故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紲繼卽紲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紲檠義以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侍○箋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爲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着觀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婁通言骨肉者以婚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戚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女之敎令無善無惡所尙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愼○傚戶敎反【疏】箋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傚之故知汝幽王也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之訓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箋云令善也○綽處老反寬大也裕羊樹反瘉羊主反【疏】此令至爲瘉○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使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使

居一處恐一憑之○處昌慮反恚一猶反○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稱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各念暴求安而
身愈危箋云斯此也○比毗志反鄙爭爭鬭之爭○[redacted]民之至斯亡○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成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
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使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遞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
爲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
已斯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遠則相怨爵則不讓由此以亡○箋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
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使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恕之即不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使
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危○正義曰由爵不讓使而爲使所怨是以稱及於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己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
讓者以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己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有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
卿辭命箋官爵讓禮契之類皆先聖與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
意爲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爲鄙恥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也以鄙爭可恥故名辱也苟望
求安於己而危他人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使以危己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之○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
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
駒音拘孩本作咳戶才反許慎云小兒笑也釋音稚
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爲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爲於據反餘
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娶令力呈反飲於鴆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redacted]老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郷言老馬反爲駒而用之僭王於
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爲不慢自顧其後已至老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是僭王之不郷故天下皆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
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酌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傳是王於老者當
節數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傳已老至慢之○正義曰此經章爲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貌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
名之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此言咳重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
末有遺其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
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饇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比於老人所勝
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
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繫之以
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如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
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猱猿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
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者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徽美也
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遠爲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redacted]毋教至與屬○毛以爲上言小人微上之化無良相怨此
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業使云無得教猱之升不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
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與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
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遠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疾惡但無人啓教
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則唯以爲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傳猱猿至附著○正義曰猱猿屬非使也陸機疏云猱彌猴也楚人謂之沐猴
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猿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猿駿捷於獮猴然則猱猿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猱獼猴也是其類也傳言附著也是則附爲著故王肅
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箋毋禁至則進○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奸之者言止其奸而稱毋故毋爲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
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宜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興
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爲兼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兼王
不聽教小人猱然雖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晛日氣也箋云
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致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
王不教之○雨于付反注及下同瀌符驕反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見如字下文同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晛乃見反曰音越下同韓詩
傷奉劃尙同始見實遇反又如字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致啓小人之心則無實驕
盧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下遐嫁反注卑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餘云鄭音樓數也同
稚云賓嬌樓聚也沈力俱反[redacted]雨雪至曰消○毛以爲上言人心易教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雨雪雖益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晛然之日氣人皆稱
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與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致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
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御唯以下二句爲驕言小人不爲王所啓教故
莫肯自謙處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之箋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爲義○傳現
日氣○正義曰說文云晛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晛是日氣也○箋雨雪至教之○正義曰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日出
則雪消不使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之日將出以其氣始見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瀌瀌雪之盛晛故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
王致則王未有致故言王若誅善致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諭譬曰子爲致壽用教而言誅小人者
以王興致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事王爲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人情深業善之意耳非卽盡誅滅之也此上成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
樂善王何不善教之乎○箋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爲之義不與讒下相類故禮曰隨隨從於人先後己以相卑下之義也謂語云書燕業也俱謝
婁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教嘆謙善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敬字之理又書之爲斂乃常訓也
故殊爲毛說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
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
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髦音毛等毛鄭之事當與甸事兩音其以行下孟

反[redacted]如蠻如西方至之用我憂髦○行正如義夷曰狄言王由不王能不變以我善是致用春爲小大人憂之之心欲令令如王南興國善之致荊而蠻

不髦能對由而此言以之不刺在之中也國○故傳爲蠻夷南髦蠻夷髦在髦西夷○正夷正總義名曰曰名也稱○八雅今蠻小在至南從故爲南○蠻正

義西曰夷言之如別以名比知者之正是以小武人王之伐行紂比其如等夷有狄八也國從之其中不有辯其故方知之在所西在方故也云

牧誓曰人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此西土之人是西方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注同下同朝直遙反下同[redacted]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三章皆上二句言王無美德下四句言王刑罰不中上二章之卒章上三章之上二句又次以至朝事章下二句下皆言可以朝爲刑罰不中之意是其暴虐也

不尚息焉 四有菀者柳

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往朝之人今王無德而暴虐

今上帝甚蹈無自暱焉 今上帝以刑暴虐之故不可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王也蹈

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作而近之而刑罰使不中我從己所欲俾我謀政反又音與女音汝暱女乙反又乃吉反

從女之所欲而刑罰不中我

之極[redacted]是使我有至於極罰而不及言以作恒刑毛以爲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欲就止息者乎以興有盛德之王天下諸侯豈有不欲往朝者乎今王暴虐之甚不庶幾朝也

至之必得諸侯與毛同今者不可朝事也又恐王使我治之毛以爲不得朝之

可朝事言不敢事王以使我謀政事而不近王之使我以王之刑罰我

直言我甚無德使我而後刑罰之甚

不然○正義曰柳茂盛則庶行之人必往就之以興王盛德諸侯欲朝

以刺今故言之不欲王心○故正義曰此言無禮之事也

以至近之故王不爲是王所以箋疏自傳言之文

則鄭以爲近王所以毛言故於此文章下自甚者互相疏也○箋故正義曰至以上帝之言

句言故無自暱焉也言王甚蹈暴虐之無常上帝猶不可言近之意

之狀故易傳也者下之其故也不可親近之

並以文爲故事此王言序之所以不可朝而云使我言云我朝之我使至於極

治事不後不至王而不可朝事故云不已可朝則事居○以穰凶靖危謀是又則○毛傳王以○使已正

常有事不任之至王事也任此不可之故已使我朝事王在使我謀治事

使皆治事不使任不可朝之毛之使我以正之

遠昔罪事故言便使我朝王王○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故云以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極

故文易傳也與此相類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 愒息也○愒本又作憩丘例反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瘵病也箋云瘵接也○瘵側界反毛病也鄭音際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邁行也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子將行之

也言鄭以上異於毛而使之行爲交際之言故亦言放也引○箋邁行至行之○正義曰昭元年左傳

文杜預以爲大叔大夫叔大叔游吉也是子產子之子之名也孔穎達曰九子之宗九子大叔游吉著者楚子之游吉子有游叔引行子之以子游叔之字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傅音附

是大叔行爲其放逐之辭故引之也

言何有其所至乎乙○鳥高飛至于天耳言王之心於何所至○傳王心不可知至其所居○箋云

也彼人所至乎言王心無常高而飛猶知其所至心之至高飛猶鳥之至天心亦至止乎而世所止居無常不知其所至乃居以凶矜也

何所人而不可測○箋云曷何也言王之心凶危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毛以今爲鳥有所定

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毛以爲鳥飛高至天有所止心無常不可知其所至之處以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之言而定之

人心之反心無於至何故其以所喻之至言有其高心高飛猶鳥雖高亦飛至于天而止乎今王心乃不知何所之也無常是人無所至由使我以靖之

不可朝事以凶危之地也○正義曰言王使我謀治之事非罪而誅放我何以謀事王信讒則惡之不可識也

居我以凶危之地何爲王謀王使我以之治罪也

異王何至○傳四裔○箋四裔○正義曰以謀傳曰放四裔○正義曰四裔者四方之遠裔○箋○

處東裔即九州之外三十八年左傳曰是以四裔之外故書曰放驩兜于崇山

危州之外而言四裔即四罪者以四州之外而言也東南裔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是故投諸四裔是投之四裔者四州之外也

六裔之外仍有荒地故言四裔之外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魚藻

有那其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那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或與商頌同見彼下

○采菽

數徵會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數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

采其葉以爲藿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采其葉以爲藿釋文以爲藿作音段玉裁云藿當是萑

王饗賓客有生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生作牛考文古本同案生字誤也正義可證

傳解言大牢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解二字當誤倒是也

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諸衍字是也

是服同賜之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下當有車字

絺衣粉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絺誤衣是也

裁以爲衣襃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裁當衮字誤是也

諸侯將朝于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考正義云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賜乘四馬而往迎之是正義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與一讀同也

不知以輿車服賞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上章菽芼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叢誤菽是也

落渣厲臨　明監本毛本落誤落閩本不誤○按康成以前正作落渣

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是其本作邪幅偪也偪所以自偪束也各本皆誤

俱尊祭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俱當但字誤是也

此則由神祈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祈疑所字譌是也

落君常有實也　監毛本落作其案其字是也

優哉游哉　明監本優誤優各本皆不誤

李巡曰辨竹爲索　閩本明監本毛本辨誤辨案依此正義引爾雅并注當作辨今作辨者乃依此傳改耳

○角弓

騂騂調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利誤和正義中字同釋文騂騂下云調利也本亦或誤今正騂後考證

則以親親之望易以　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以下有成怨二字案此十行本誤脫

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戾誤房是也

翩然而則反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字當在翩字上浦鏜云錯在下是也

閉謂之骨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閉當作因形近之譌

綽綽有裕　毛本裕誤裕明監本以上皆不誤餘同此

至于已斯亡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已作己案己字是也音記正義云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自作己也己誤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考六經正誤則宋時閩然唐石經二字無誤者餘同此

此又申而成之　案成當戒字之譌毛本正作戒

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可下浦鏜云疑脫不字是也

而孩童慢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孩本作咳戶才反考正義云此言咳童慢之是其本作咳也

如食宜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宜如字本作儀注同正義本是宜字

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挺誤埏是也

又若一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當孔字誤是也因禮作孔而致譌耳

若教使其爲之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一無之字必下有能字案相臺本誤也沿革例云依疏增一能字考此正義云必能登木矣乃自爲文非其本注有能字也下箋云其注亦必也二必字誤同正義引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又云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云必也皆可證沿革例誤正義誤耳

無得教猱之升不若教之升木　案不當作木屬上句讀毛本不誤

猱猨猴也　考陸璣疏猨作蝯毛本亦作蝯猨字皆譌也

故樂記注云獶獼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獶當作獶正義引經有用其本書之字而不復言其字異義同者於所易知例如此也今每有爲人因經注不見其字而改去者非其比矣

必是物之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躍當作濯誤脫水旁

序又從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序當字字誤是也

此上成猱升木之事　閩毛本成作戒案戒字是也

如西方我髦　案我當是夷之譌傳髦夷髦也可證

菀柳

○菀茂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菀柳下云木茂也是其本作木茂正義本今無可考

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顯作覲案所改是也

箋云痳接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痳字案無者誤也○按痳卽際之假借也不言讀爲際者省文也

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予作子案予字誤也○案正義予將行之者同

子南游楚之子 閩案子當作字毛本同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二）（四七）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長張丈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直遙反【疏】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爲一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兩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卽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傳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爲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謂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爲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爲官倡導帥領之人鄭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爲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尙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鄭經所云其容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行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彼彼明王也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又如字○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微之又疾今不然○望如字協韻音亡○【疏】箋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本域作城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遺先被其德無遺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較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蜡以爲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則黃衣故以言稱至此觀經爲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參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實爲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

蓋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裘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壹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著黃狐裘黃惡者不服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裘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古人之則其刺今人之惡故緇撮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常以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爲行故經以此爲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法傚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賢不遺才若深識當爲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皆章首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本亦作扶○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綢直留反密也致直置反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又所側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作○我不見第二章作不見彼三章也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說音悅【疏】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爲笠緇布爲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爲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態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今由此我心不歡悅而憂心思古也○傳臺所至布冠○正義曰臺草名可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更解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爾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箋以臺至且節○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舊說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草野服也則草笠野口人之服是賤者也前狐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讓是小讓持其德而已是且節也節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卽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唯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稱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緇則緇亦得爲紂帛何知非紂帛爲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爲弁從爵者爲布此言緇故知非弁且若是弁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缺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傳密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繆之言故爲密也○箋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渝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爲瑱瑱塞耳○琇音秀徐又音誘瑱他見反○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吉毛如字鄭讀爲姞

其吉反又其乙反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箋云苑猶屈也積也○苑於粉反餘音鬱又於阮反【疏】彼都至苑結○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備服如是我心為之亂然鬱屈如結案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旟與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鎮也今定本毛無實字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傳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塞○箋吉禮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禮為姑矣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姻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皆塞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褒世舊姓豈必能實業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為譏矣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帶音帶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蠆勑邁反又勑界反螫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蠍音虛伐反鞶薄寒反揵音虔本又作蠆呼莫反揵其言反又音虔讓書音義云揲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箋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己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疏】彼都至之邁○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蠆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己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之垂帶如鞶為異餘同○傳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箋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鞶將外物以比鞶曲則而屬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鞶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屬如鞶屬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屬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下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為蠆其末尾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飾髮無髮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鬘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揵下皆無然字○箋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旟揚也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枝旟揚起也○旟音餘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盱香俱反【疏】匪伊至盱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反下皆同【疏】采綠四章章四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己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推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箋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匊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一手怨曠之深憂思不事於事○匊弓六反注本或一手曰匊匊趣俱反草也易以豉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局其玉反卷音權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菜而不能滿其一匊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興為異餘同○傳興也至曰匊○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為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匊○箋綠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事事也以田繚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箋禮婦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深也此謂言為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勞所加非經言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衣蔽前謂之襜箋云藍染草也○藍魯談反沈力甘反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詹音占○【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下至衛以為恨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行以喻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之襜○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箋藍染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霸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據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所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頒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則差後宮之數為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后皆取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

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往亦先始婦從車者起由此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先車望後先單至望而夫人三進盛使亦如之以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〇箋婦人至曠思〇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滿日數也雖言以日爲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歸而不恨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爲憂思也〇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今思曠自恨如行時不然〇狩尺救反韔敕亮反發也沈始亮反本亦作韔釣與音餘音倫繳音灼亦作故同音平綸下同爲于僞反下同〇【疏】之子至之繩〇正義曰婦人既思夫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惡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與我當與之韔其弓謂射乾與之弛弓釣于繳中也是子之夫往釣之韔之繩韔其弓之上須繩則己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〇繳給綸繳〇正義曰知言綸之繩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繁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矢讀之繳綴也說文云繳生絲繳也則釣與弋射其繳皆生絲爲之〇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箋云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魚乃衆多矣〇魴音防鱮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鱮時作觀多者觀反〇【疏】其釣至觀者〇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藝上有狩此備言釣者因上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俗本作觀概也定本集注並作多觀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膏此恩澤事職也〇膏古報反下同召上照反注及下同〇【疏】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〇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慶澤由君失所在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澤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故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爲卿士宣王上公爲二伯以衆卿士耳〇箋陳宣至事〇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此所恩澤事衆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衆故並言爲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興也芃芃長大貌箋云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宜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〇芃蒲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悠悠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〇勞力報反注及下同注河南當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說音悅又始銳反本作將師旅來【疏】芃芃至勞之〇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衆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衆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〇箋宣王至先之〇正義曰以爲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眞四章章章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衆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勸興其勸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乾而勞之〇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餉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〇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與反輦音連輓音晩傍薄須反爲于僞反【疏】我任至歸哉〇正義曰上言南行爲輦此言行中之與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〇傳任者至牛者〇正義曰傳皆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廢官之〇箋蓋猶至止時〇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緒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遺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辭豫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是輦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群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輦人所提隨其所在輦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輦運任則是大車以爲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羅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輦徒也異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邦封國也宜使邦轅牽其牛也既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使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輓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又以群轄之方參之知牛爲輦餉與車不同也此章其歸反以刺今使人行役曾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故將爲〇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師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〇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〇【疏】傳徒行至旅者〇正義曰傳亦見四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者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屬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上我輦我車故知徒行者有御者也〇召伯至旅〇正義曰此言御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箋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使無諸侯之制句鄉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御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一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〇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邑也箋云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宜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〇治直吏反下同相息亮反〇【疏】傳土治至曰清〇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疏】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〇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

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離乃身反庇必利反又位備反離於鴆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樂音洛注下皆同【疏】隰桑至如何○正義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美其葉則其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蔭人患者得其蔭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則我其為喜樂如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曲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隆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離然有以利人言有此隆涼以利人以中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義柳云不衛息禍則知皋此茂美亦取庇蔭為相故箋在野君子有覆養之德也如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為相對今桑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今矣若隰有美於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阿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呼成無水而宜桑今驗之實然者也以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 沃柔也○沃烏臨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幽黑色也幽於糾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徽令之行甚堅固也○膠音交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藏鄭子郎反王才郎反【疏】箋孔子至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證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住反孽魚列反為于偽反適音的【疏】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後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為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微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庶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風皆幽后所致故則人為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嬖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故遠以主刺后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閔化之節五章數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異述其事以明之○箋申姜至正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以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以申褒皆為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以其姒刺明褒姒矣孽者謂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侯幹庶子比支孽故孽支庶也中侯曰無易樹子桂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桂云孽當為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幹也宗適子者以適子嘗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婦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遠言之鄭語云而娶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己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illegible]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己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箋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譬喻至誠國○菅古姦反漚烏侯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反又音毳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

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箋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答稱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謂申后之子宜咎奔申○遠于顧反下往遠同又如字往及下皆同侍以嬰反復扶又反舊側鳩反咎音柩【疏】白華至獨兮○毛以為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菅又取白茅總束之令是二者以家白相束而成用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今又用禮道東之今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家禮者鄭端成暴白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稱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令是不以白恩禮相申東使己曾茅之不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為菅柔韌中用令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令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不堪用也以與王既謂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令何為更納褒姒而寵之令以褒姒代申后則始而將滅國也禮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白華故以為喻餘同○傳白華至為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云菅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詩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喻夫婦之道宜以禮相成家白相申東然後成家也傳意或然○箋白華至誠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室茅相比攘以翻蘺為喻以菅漚之明朝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東以故用棄以東白華也茅難比菅為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為索與者以箋恩相比為喻耳○箋之子至奔申○正義曰達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卽遠言獨故以不復答稱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則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顧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譖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為獨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被可以為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夏戶雅反漦士其反沫也又尸譬反爾雅云蠶蜂也蠶音龐黿音元嬖補惕反又必計反【疏】英英至不猶○毛以為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東之義故因言菅茅之養英英然者是白雲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何養彼菅茅天何為獨行離於我申后今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邊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為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使可以為菅之白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使可以為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亂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為天下之妖然其妖本由之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至於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而觀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傳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為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兩必有雲言亦亦兩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亦有雲者露以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靡漠靡合則清旦為昏亦是靡之霧也霸靡所霧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言之柔養也○箋白雲至見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露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傳步行猶可○正義曰舉足而步之故為行也猶可轉言文王當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猶為不可故也猶箋云天

行艱○箋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英之言與上事不類今以侯爲毛說○箋天行至褒姒○正義曰上旣以雲養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爲道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誡周則非所能拒而今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待若人能改脩德行則可妖變爲祥太戊桑穀節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忠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猶然不誅龍逢比干皆伏死以爭故詩人諷諫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何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弃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變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使韋昭注曰褒人褒姁共虞曰同二君二先君也褒姁所殊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發漦之漦也韋昭曰黿蜥蜴也呼也龍或爲蚖蚖蜥蜴也賈逵曰齔未既識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龜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蚖蜴也以其言末故爲流漦之漦若流漦之後則幽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號漦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漦之歲爲五十年流漦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向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九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幽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滮符彪反皮休二反浸子鴆反字亦作寖殖市力反鎬戶老反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嘯音嘯本亦作嘯妖古卯反本又作歗一音於歗反○【疏】箋池水至北流○正義曰以浸者豐潤之言稱又能水之物此喻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如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箋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巨所觀見此封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饗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水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雖知非東鎬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汗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乾又抉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箋碩大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思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使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彼桑薪宜以炊饔餼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以炊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樵但焦反卬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煁市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烓音惠又丘頴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頴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炊呂垂反注同饔於恭反饎尺志反爨七亂反食音嗣切音照卑如字下又卑令反幷桂同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疏】樵彼至我心○正義曰言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饔云我用之燎於煁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饔而養人今不以炊饔反燎于煁竈失其所也以與喻王娉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爲后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而已申女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儀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爲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悉褒姒言使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人○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煁烓也舍人曰煁烓竈也鄭火照今之三隅竈也然則桑者無釜竈其上然火燋之烘本爲此竈上亦燒穮曰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箋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往云來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惟彼桑薪櫓薪是樵薪也此以樵薪爲不宜明其宜炊饔也故知宜饔饔之饔以養肉饔以炊饔言之也饗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稱以爲美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爲后得以養人爲喻者以後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嚮風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爲喻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外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猶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遍反○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邁邁不悅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㤄㤄孚吠反又孚萬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也說音悅下同○【疏】傳懆懆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以與王既厭黜其后于宮內化必流于天下而使天下之不聞微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幽王之惡懆懆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怨何爲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言○正義曰爲對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爲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懆懆非悅煩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遘謂是不悅其所言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鶖禿鶖也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絜白而反在林喻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鶖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反䳨音結鐵奴奔反近附近之近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疏】有鶖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鶖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性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貪之身在於寵位有所處之身反在卑喻然褒也申也皆以後爲卑賤褒姒性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潛遁儀反卑賤而飢餓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矣○箋鶖也至遠善○正義曰此鶖二鳥明喻二人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鶖實惡鳥以興褒姒今鶖言梁鶴言林是鶖在梁得魚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爲美食鶖喻也既以食鶖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縮右掩左也爲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彼列反下遐嫁反下同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箋云良善也王無答耦己之意而變移其心志也令我怨曠○令力成反【疏】鴛鴦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實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梁而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爲雄下雌故恩情相好以成匹偶以與夫妻聚居男當有歷下於女爲陽下陰之故能禮我相與以成家道今一王何爲不德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我王反無答義申后之善意要心不一而二三其行以爲於禮變易其心志今我申后怨曠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箋斂左至家道○正義曰言其右掩左是左翼在下故知斂右掩左也爲雄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其左掩右翼在右爲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辨其雌雄故并引禮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禮者即說而親卑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爲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以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顯反又必淺

反○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疷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illegible]有扁至疷兮○正困病○疷都禮反又祁支反○[illegible]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飄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申后困病令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正義曰有扁斯石之文迷履之故知扁乘石后既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直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引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都人士

無隆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隆作降釋文云俗本作降

士女淫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慾當作恣

則草莖野□人之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此當有脫字

琇美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我不見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考文古本作弗采釋文但在我心菀結下未明為何章也

我心菀結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菀於粉反羣經音辨菀積也詩我心菀結正義云我心為之菀然蘊屈如鬱案之蘊結矣又云使更菀結何得止云至菀結是其本亦作菀十行本正義中作菀不誤菀結鄭箋冠之蘊結以菀字為是考文古本作菀采釋文正義

則與諸侯之同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同名當作名同誤倒也

○采綠

妾雖年未滿五十也　明監本毛本年下衍老字閩本剜入案此正義不備引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九至下人剜添者二字此當云女御八十一當九夕世婦二十七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正義引鄭注如此所剜添者皆非

婦從夫故月紀　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故恐放誤是也

謂纂於釣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纂下有繳字案所補是也

○黍苗

將徒南行　[illegible]小字本相臺本徒下並有役字案釋文云一本作將師旅正義本當是徒役

營謝轉餫之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餫音運本又作運正義云任輦事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是其本作運依此大東箋有轉餫其本與此當同正義中亦是運字今本後人改也考文古本作運采釋文正義

以表其名自別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當各字誤是也下以其所司各異十行本誤與此同

又以鄉遂之方參之　[illegible]方各本皆作文案文字是也

故故略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下故字當作俱誤剜者非

○隰桑

盡心以事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傳合也

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闔本明監本毛本位下有雖經無所當而皆書饑反求此義則原上之矣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案山井鼎云宋板脫此廿八字非也此不當有

枝條其阿然而長美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甚形近之譌下則甚譌然十行本誤同

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長下文可證

中心藏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藏作臧案釋文云藏之鄭子郎反善也王才郎反是唐石經依鄭義磨改也案經音辨艸部云臧善也鄭康成讀宋時釋文舊本新本不同實所見本字或作藏故云然考鄭訓善自當不從艸而藏字在說文新附鄭王義亦未必不仍爲臧有艸者非也考文古本作臧采釋文

○白華

庶子比支孽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孽當作蘖下支孽同是也

母愛者子伯服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服當作抱夷二字此宋輪伯服也伯服在下不知者所誤改也

任妃后之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任妃后一本作任王后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妃后倒誤也

白華野菅釋草云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亦是茅之類也　闔本明監本毛本之作菅案菅字誤也爾雅疏引取此正作之

其實茅亦不可用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非形近之譌

後褒人有獻　小字本同闔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獻作獄考文古本同案獄字是也正義可證

褒龍所沫　闔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吐字案所補是也

妖大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妖於驕反正義云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備令正義所引亦可證釋文本是妖大之人校古卯反云本又作妖今各本釋文皆互誤毛居正易之是也此釋文承上箋故言其妖大無取妖義當以正義本爲長

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申后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注云未燃則樵者　闔本明監本毛本燃下有曰樵二字案所補非也此正義不備引

故知宜爨饎之爨　闔本明監本毛本宜下有炊字案所補非也

念子懆懆　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懆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正義云慘慘然欲諫正之是正義本作慘慘也考釋文於正月北山抑皆云慘慘七感反北山又云字亦作懆月出云慘七感反所以與此錯互見也五經文字云懆千到反見詩乃依此釋文而定其字當用懆也月出正月抑三篇皆作懆乃得韻考文古本作懆采正義釋文

以其有褒姒之身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與形近之譌

爲之雌雄不可別者　小字本相臺本者誤也案釋文以不別作音是其本無可字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以冀知之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知之二字衍非也二字爾雅本無正義所添耳考文古本依以改箋則更誤

其行登車以履石　小字本同相臺本以作亦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字是也

今也黜而卑賤　小字本同闔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見考文古本同案見字是也

俾我疷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疷作疧案疧字是也見無將大車

即此詩有扁斯石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即當作引形近之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周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綿蠻面延反下如字飲食上於鴆反下音嗣篇內皆同注如字介音界贍音周贍市豔反○【疏】綿蠻三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綿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綿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爲己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爲失所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敘其爲亂之意於經爲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爲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是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爲二敘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箋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唯士爲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爲大臣故知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爲獨言微臣者以爲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周賜之以不可以士爲遺忘也知士爲末介者以爲實而作介猶爲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擯於卿大夫之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興也綿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處昌慮反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將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別車○【疏】綿蠻至載之○正義曰言綿蠻然而小者是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之處而自託息焉以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以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擇大臣之仁者依屬之至於大臣使則爲末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之使在後之倅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爲遺忘故己知而不肯食教載之○傳綿蠻至於仁○正義曰綿蠻黃鳥至大臣爲小臣之所依當小飲貌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丘與阿爲二物矣而以丘阿爲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之曲中也此爲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爲止於阿似人止于仁○箋止謂至是丘阿○正義曰此必飛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以爲是有異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無大學注云爲知擇舉辭安閑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爲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之小臣之所得大臣之賢者以臣之賤者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輸諸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己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己本觀之其恤己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己雖擇之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箋在國至倅車○正義曰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己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以成君知其依屬而遺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皆使之當隨文爲次教誨輸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患飢卽無車故言車敗車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倅車副貳也兵戎之副曰倅田僕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刺祀同名當言貳車故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通以倅言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隅箋云丘隅丘角也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箋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憚徒旦反難乃旦反下同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綿蠻黃鳥止于丘側箋云丘側丘旁也○

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云極至也○極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

綿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瓠戶故反牢老刀反瘠於赤反字又作饔餼許氣反瞽音墨○【疏】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饗賓之禮而不能行饋育牲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而廢禮其禮饗言古之人賤者荷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數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何於禮不行其下賤二者明矣之禮以見卑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菹菜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箋云牛羊豕至饔客○正義曰經云三牲之饗則牲繫三牲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曰牢也天官內外饗皆牢芻亭之事亭人掌外內饗之饗亭煮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爲熟則饔非熟矣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饗餼牽竭矣既與饗相對是生可牽行則是未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實者也既有饗相對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已盡殺於此此與牽相對故知爲腥其實饌亦生亡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藏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饋籍及時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饗相對故爲餼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饌與賓實客爲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饗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饗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爲和親也此飲食而同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實客則加之以羞易見○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幡孚煩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反行下孟反兒徒外反易封名也酬悅○【疏】幡幡至嘗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今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實之饗以爲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今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人旬乎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傳幡幡至之葉○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葉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農夫雖瓠葉之禮與此類明亦庶人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箋亨熟至講習○正義曰此序爲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達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庶人之以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以禮也飲酒庶人有而能飲酒禮也以此行禮以其農功

事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樂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為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為燕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為朋友而設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亦親燕而飲之酒為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為和親親亦是為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長知為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為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賓以燕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室人者即家內之小大皆是也實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室有殖賓客亦有殖又有兔為之羞也鄉飲酒及燕禮是為大禮雖有牲殺尚有殖體明實雖有賓亦有殖故云加之也引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朋友必為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為習禮讀藝故引以禮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嘗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兔他故反下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作炰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毀嫌反

疏有兔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雖唯有一兔難為耳斷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酒之羞君子之賓者有酒令酌之我書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羞薦君子今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傳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刲羞以直之故去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又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之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羞者奏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箋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白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二年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備薄廢禮故先述箋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嘗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惠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允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宣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執而言獨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禮耳其庶人執禮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謂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則燔之○炙音隻酢才洛反炕苦浪反何沈又苦郎反○

疏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箋報者至燔之○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斷截而柔者則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腊腊則加之火上炙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醻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

疏傳醻道飲○正義曰以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醻之勸其賓飲後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箋主人至勸酒○正義曰傳以醻為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為醻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醻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醻之義皆準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漸漸士銜反沈時衡反亦作嶄嶄下同狄徒歷反本或作翟叛音畔將率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鄝音了本又作蓼士卒罷音皮下篇士卒同○

疏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荊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刺天子之事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以必即諸侯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己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義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荊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者以上經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之言為大句之鄭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久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役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荊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箋荊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荊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鄭實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荊州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荊者非諱也州春秋公羊傳曰荊州不若國覲之故以荊言之後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稱便非異理也若殷武曰維汝荊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荊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荊舒是懲是一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韻之屬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則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眾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勞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箋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之朝於王

疏漸漸至朝矣○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役之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荊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鄭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喻戎狄眾彊不可得而伐其荊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是遠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維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傳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為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既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事鄭以勞為遼遠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者以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是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箋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為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

狄傳又據而往之則王祿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衆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幷之○箋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漸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彊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荊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崎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彊也雖其高矣遠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雖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荊舒之國所戲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能正之也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遼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餘歌不專以竹角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幷注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義分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患朝矣必上有離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荊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荊舒之地者下事發端也不幷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隙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則荊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水事明其共爲一喻故皆以爲荊舒○箋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朝於王王業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修禮而相朝此自王室之微毛無以見其法此將正以時中言不身爲不暇故卒其禮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罷相朝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戀而列於將歌王氏之義不爲長矣

自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卒竟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恤反鄭在律反崔罪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嵬又昌鬼反下同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疏】漸漸至出矣○毛以爲時遠征戎狄戍役勞苦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難可竟言當獨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闊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矣由行不可得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觀於單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鄭以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雖其崖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戰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其荊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難往伐之其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傳卒竟○正義曰卒之爲竟釋詁云卒終也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云沒盡也李巡云盡沒之義同故沒爲終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箋其易其文異者以其言已行之事卒爲要不可盡勢相接也○箋卒者至崔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難之則亦石形也故體爲嵬山云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頭巖者箋云卒者崔嵬亦謂山巔之末言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爲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者今離其緒乃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亂之故比方於豕○蹢音的都歷反烝之丞反將久雨一本作天將兩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豨古哀反歸子到反離力智反緒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橧方言作從木音何連音連一本作爾力安反悍下旦反○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箋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荊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普郎反沱徒何反注同噣直角反又音晝本又作咮同豬遍反○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它音他○【疏】有豕至他矣○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之白蹄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以此豕在地爲將雨之徵候也又直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候畢致大雨使其水涉滂沱而人威矣己勞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荊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爲禮也○鄭以爲荊舒之人似衆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荊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其衆豕離其緒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與荊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棄豕既得此水猶唐突而難制以喻荊舒本自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加陵犯之矣荊舒既被此暴政彊而禁制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爲他矣干犯王命是爲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傳豕豬至水波○正義曰豕豬釋獸文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毛以下經月離於畢爲雨徵豕之性亦兩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水波矣幷以二經皆爲雨徵言其役人自好涉波之非勞苦也○箋烝衆至於豕○正義曰烝衆釋詁文以豕性能水言其役人自好涉波兩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荊舒之離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蹢皆白殊異曰駭蹢蹢也傳已訓蹢爲蹄故箋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發則白亦不知幾蹢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爲釋詩中言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屬謂之駭則駭者疾之言白蹢名之爲駭是疾也於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駭疾也與蹢豕同釋獸於豕之下所據者名爲橧某氏曰豕所寢之草名爲橧某氏曰蹢之謂野豬所寢橧者李巡曰橧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亦同荊舒之人勇悍捷敏者謂土俗之民人勇而驍悍其動便捷敏速以憎其性之輕而好叛離之制也其君猶白蹢之豕言其民上衆下衆也乃率其民去禮義之安居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其臣數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之尤以荊舒比之故知之比方於豕○以其餘喻立文猶亂亡此云有豕正是指斥今以有憎之言故有之意○傳月離至則滂沱○正義曰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星月離于畢卽言傳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是也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月離于畢則好雨所以其好風好雨者鄭注洪範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也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寒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由此言之五事則各由其貌言視聽思也又由五行之木金火水土雨土亦依此說由視也聖爲火風爲土爲木也爲水徵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木氣爲雨也陽徵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爲金氣也由此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風氣凡所好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己性土也不此庶徵氣也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以陰陽風雨晦明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鄭以風爲東方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爲書餘甚變矣失之於春傳也○箋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爲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得性益離禁制以喻荊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使得然益之喻唯此而已但時人言大雨更生一患言月離于畢然後天爲大雨是滂沱之兩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後荊舒皆叛是又甚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者事之初微物之萌芽漸而成大也然家既涉波今又兩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荊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倚不然言兩足矣何須言使也○箋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爲餘事寇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卽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

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苕音條餘音部箕名華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疏】苕之華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四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使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己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引義逆次而己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以饑饉於下明其爾是可傷各自爲義次也箋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西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師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緣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己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達之也達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爲諸華華衰則苕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芸音云沈音運夏戶雅反下同罷音皮心之憂矣維其傷矣箋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疏】苕之華至傷矣○正義曰陵苕之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彊國之盛今其師病而衰矣陵華衰則將落其色則黃苕幹將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衰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爲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傳苕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苕一名陵時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苕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變黃者華衰言之則芸然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箋陵苕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盛則皆以時事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以謂諸夏爲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若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爲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同鄭章亮反見賢遍反下同○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爲政如此則己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閔之甚○【疏】苕之至無生○毛以爲上言華落然故於此言已落言陵苕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有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之耳是戎夷之彊使敗諸夏衛既獨周室將亡大夫傷己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衰敗不如己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爲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臣見青青然以與周室之外諸師既已羅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夏必有病王臣未穆見耳箋以所見此出亦敗矣同○傳華落葉青青○正義曰華已落衰而葉猶在但以時以然落則此已落矣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之以華喻師病此德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衛不能禦之王兵將出亦當敗矣故上章言爲諸侯未敗此爲已敗下以言亡爲華之衛也宜王之伐喪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所盛則命將在封諸侯從之衰則諸侯先自敗云致王師大衆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持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之臣猶當諸夏之葉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爲鄭箴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葉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爲皆亡不可以落喻故爲衰耳○箋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爲我王者以遠時多難非己所爲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爲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己不用生生非己所裁而以生爲恨故知己自傷逢今世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牂子桑反墳扶云反罶音柳本又作霤牝頻忍反笱音苟復扶又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鮮息淺反治直吏反時【疏】牂羊至以飽○毛以爲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牂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罶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乏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人可以飽○鄭下二句爲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傳牂羊至可久○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細身小羊而首大言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暫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箋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言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箋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以云亂日多王時恆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背音佩【疏】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國下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無德之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兕虎狐狸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寒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疏】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去草生八至於不黃於是之間將事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又言萬民何人而不將將來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爲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行事將勞甚民又甚苦爲○箋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鞄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時憑若此時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觀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其則時經寒熱物則草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之甚也知此何謂將率者以言何日不行將行者有人下云善人不將將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爲士卒知此爲將率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矜古頑反注同孽魚列反

復扶又反

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疏】

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今何草不玄青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不得歸而為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箋玄赤至之矜○正義曰鄉於冬官鍾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稱嬴云玄嘉皆云再以十二月為正物生三色入黑故知始春之時草乎聲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衰陰氣衡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制文彼皆老官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謂之矜也鄭以三十以無室家之婦者亦謂之矜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箋古者至民乎○正義曰鰥五年數采薇傳曰古者師出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春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云兕虎比戰士也○兕徐履反曠苦晃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疏】匪兕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虎何為久不得歸備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閒暇○傳兕虎野獸○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經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甚皮堅厚可為鎧釋獸云兕似牛草氏曰兕牛千斤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者是也○箋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士比中各自取其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猛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芃薄紅反沈又扶嚴反棧士板反輦本作輦一本作輦車【疏】有芃至周道○正義曰言有芃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行草中今我有棧之輦車以人賤於人本非禽獸何為行於周道之上常往來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傳之也○傳芃小至役車○正義曰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也此言有芃者狐以比士卒又云輦車役車故云棧車役車○箋狐草至輦者○正義曰以狐為兵上不休息被明此野而士卒又云役車之故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以比輦者亦同此道行周道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注云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是行止依於近似狐之依於草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輦人輓以行也輦任與此不同者此以人輓行故謂之役車若乘車之類則云方箱可以載任器車器以此供役以此言之則役車亦有役事以自有此知非巾車何知此非彼事之車也彼庶人役車則同又知非役車者以役車中車之棧也然其棧云而以供役故庶人與此同耳非庶人者也則庶人所乘役車比彼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也軍供役之器車耳有棧是其狀非士所乘之車故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三）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為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〇而王于況反）[redacted]文王七章章八句〇文王至作周〇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為鑒用文王為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為之〇傳受命至周邦〇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位之命佚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號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雒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緯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書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敎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雖錄之傳譜皆錄爲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陰褒攝政避居東都罪其爲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說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之徒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以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銜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錄應河圖則二十九年之文為受錄而發受錄者即謂受丹書王命之錄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即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錄者以文王之時所為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為之事下乃繼以受錄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錄而為之故受錄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土也又為火子又火使其子為己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錄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為受命年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為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曆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雒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鄭云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維授金鈐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校於是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為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為之武王末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成武王曰我終之後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即云備取是得告之即須改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乾鑿度云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往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錄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為一蔀二十蔀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為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蔀以癸卯為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為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己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始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推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五偏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為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為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末有聞稱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群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候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為雀而已會無斥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卽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則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所以不卽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若前命已為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為天

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皋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此其所以大龜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烏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滅此爲正也故圖者謂龜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名渴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寶坐中舟頭去時錄號鳳皇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坤寶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鳥通封驗謂之爲鳥鳥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類稱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丹書避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辭伐崇受赤烏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諸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爲君王其詩無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稱崇侯虎稱王之文在殊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豐之下言伐崇在大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設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徒先後爲次未可卽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周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往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囚被文王之勞賜師云除曰是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夙乃勞之當勞乾被四其年得勝郎以歲書伐書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謂紂當與之爲敵非貞咎恐而已若己稱王顯然背叛豈紂之暴非實能稱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己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職之也且其稱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鄭則未布行也亦是稱王之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斷虞芮之訟後十年始稱王矣正以改元稱年故爲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尙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往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盡矣則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稱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稱於所征之地然則類書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戴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稱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大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備知之猶未制禮是大定故召惰云惟二月三月往云書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絶師謀往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尙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尙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因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嘉甫餚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謀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級爲王鄭則武王之后大公之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以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爲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

書傳之矣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甚宇已就太公無所宜其力亦何功書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實聖多矣但好以爲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翼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掌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而招尙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尙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異歡矣尙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尙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帝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不復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須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爲○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箋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於音烏注及下於緝注皆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者珍慮反謚音示愼也迹也生存之行謚始惑錄之以爲謚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乃新在文王也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大音泰後大王皆同○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疏】文王至左右○正義曰言文王初爲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矣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爲天所命周自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既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使能受天命天有周之德爲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得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則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數辭○正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爲歎辭也尙書注云於者嗚聲則於嗚古今字耳○箋文王至曰文○正義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數本而言文王初爲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勤勞爲王緝受命之前爲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子天明治民之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加美而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謚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謚周道也○箋大王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豳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舊邦也閟宮云實始翦商是王迹起爲周國言周之興也大王居於岐山雖爲周舊興之兆而未有天命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傳有周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與故言有以助之爲民曰天監有周時是周帝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齊爲有齊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箋周之至是矣○正義曰此言文王傳者爲天所命故反其辭以詰之言是者言周傳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傳言文至接人○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文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箋在察至行之○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云令善也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

故天下[illegible]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illegible]反附音附注同說如字毛哉載也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敷音孚施始豉反適音的[illegible]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箋云：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疏】[illegible]至亦世○毛以為文王勉乎勉力於用明德不懈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聲聞為人所聞日見稱歎不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能行周道不有[illegible]下以此德澤諸於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illegible]予本宗之子曾得百澤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稱慶及長文王之[illegible]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朝之士賢不有顯德乎言[illegible]得祿止食祿言文王適人及朝廷所以常見稱歎[illegible]於侯為君錫異自文王能顯陳周寔之施令德著于天下以命[illegible]以能問○傳亹亹至支子○正義曰亹亹勉也釋詁文哉載也[illegible]教官之注引上天之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illegible][illegible]曰五能相[illegible]是侯得為維也適本於庶其枝於言本宗之[illegible]上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雖文王子子受而[illegible]行之矣其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於天百世[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維進始周國[illegible]吾其子孫故為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illegible]陳錫是也[illegible]惑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是世歸繼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illegible]左傳曰陳錫哉周能施也夫故知云歸惠之賜以施子也宣十五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遺也是遺始周國也既造周[illegible]子孫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也○傳不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illegible]言子顯則諸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升及之不世顯德乎其世顯諸也[illegible]世祿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箋凡周至其功○正義曰以[illegible]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者位亦世之[illegible]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下至諸侯者[illegible]及王制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稱士凡為士之字為可[illegible]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故也傳言世祿也[illegible]在位者以其臣有光亦世[illegible]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顯[illegible]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毛有世祿[illegible]輕重耳不謂不得世世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是云鄭大夫[illegible]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國臣或為列土諸侯或謂王朝卿佐雖為王朝之臣其大功亦得世之故寬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內外也郊特牲及士冠禮云[illegible]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畿[illegible]賢量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為世又曰大[illegible]世以立諸侯與大夫之祿國君也世世矣其卿大夫之大夫為功乃世也王制[illegible]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而世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illegible]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說鄭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illegible]公羊穀梁說鄭大夫世則權并一世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illegible]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有書古我先王[illegible]乃祖父[illegible]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鄭案[illegible]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illegible]說勤予不敢勤用非刺世禮[illegible]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illegible]亦得世位故業者[illegible]實者之類絕功臣之世[illegible]云公卿之德[illegible]知周制世祿也此許亦以秦爵大夫世祿為常雖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功[illegible]雖世者開國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illegible]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illegible]欲令弊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此許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幹也。箋云：猶，謀。思，願也。[illegible]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illegible]之臣能生之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楨音貞幹古旦反下[illegible]同[illegible]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濟濟，多威儀也。○濟，子禮反，後皆同。【疏】世之至以寧○毛以為[illegible]其德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欲為[illegible]然忠誠而後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天以明盛其德使[illegible]多衆之士生之臣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illegible]周家幹事之臣能幹事而國以又安故歎其[illegible]王以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illegible]非直謀事故歎又得[illegible]思所及弘濟乃思顧[illegible][illegible]

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箋云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illegible]○緝七入反熙[illegible]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illegible]固也○古雅反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麗，力計反，沈又力知反。○【疏】[illegible]

[illegible]王者也既有天下子孫[illegible]德[illegible]紂為商之孫子至於上帝既命文王於[illegible]至假○固也○唯正以義曰[illegible]穆穆美也[illegible]傳穆穆至固也○正義曰[illegible]以文學引此王詩身有云聖[illegible]故文與此下不同[illegible]至命為侯衆臣○箋正商義之曰[illegible]之不可孫子為衆[illegible]為徒衆雖則其文王[illegible]後乃為君於周[illegible]

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卽侯甸男采衞要夷鎭蕃是也此亦據在後人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
甸侯綏要荒五服皋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也但不知要服名耳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
則去之○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
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祼古亂反黼音甫冔況甫反字林作
冔又火于反鬯敕亮反夏戶雅反○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藎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藎才刃反
爲之法一本作爲之法度【疏】侯服至爾祖○毛以爲商之子孫既衆多今雖乃服臣于周以商之族類變爲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惡就善是
無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美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周之事而
言文王之寵殷士其爲祼獻之時常服其殷所服之冠黼衣而冔冠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此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己今仍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
服之不以彊也以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成王言王之進用臣法之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念汝祖文王之法修德服衆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鄭
唯上一句言爲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命無常餘同○傳則見至無常○正義曰天之所爲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是
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太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箋則亦引使文是無常之事也○傳殷士至曰冔○正義曰此殷之士卽前商
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膚訓文敏疾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如早來服也周祼者以鬱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鄭云祼言之故
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祼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
以將爲送則此言祼將亦宜爲送但祼時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
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此京亦謂京師故訓爲大也冬官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繡黼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
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己與一章而衰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既
以爭爲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
師○注云弁古冕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箋殷之至以彊○正義曰殷臣壯敏來助周祭祼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
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
助王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灌祼將以祼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之也以祭言
已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本以德服之而來不以威彊使至何者若爲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兼德而來故也武
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欲美文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考制禮之後皆從時王
之法唯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傳藎進無念念也○正義曰藎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也○箋今王至成王○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臣之
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斥成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綱述先祖之美不聽爲末更戒成王而以爲戒成王者以下言云殷之末喪師
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爲鑒若文王之時則紂實未亡不得爲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爲法
此云無念爾祖明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爲祖非成王而離也戒後世使法文王卽是述文王之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同鄭　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
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當于必反○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帝乙已上也箋云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
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喪息浪反注同已上時掌反本作以紂直久反○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
鑒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駿音峻又音俊易以豉反同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疏】無念至不易○毛以爲作者戒
成王既無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爲之者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言勸脩德教福自
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今臣民叛而歸我殷宜鑒鏡于殷
獻其王之賢愚以爲己戒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鄭唯承言配命二句爲異以爲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衆之福也○傳事述至多
福○正義曰聿述永長言我皆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克配上帝故知配天命也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以上章說殷侯助祭還
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戒人之辭故知還戒此殷侯衆多故知之庶國也○箋長猶至自來○正義曰長難異理通不若常爲便故猶爲以戒成王宜以多
稱與配天相成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傳帝乙已上○正義曰以失衆而卒亡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其閒雖行有善惡不喪衆
心故能配天以王者爲配在位不失則能配之故酒誥云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成王長相舉末亡以驗亡者耳其實以前非無惡者故無逸說殷之三宗之
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者矣○傳駿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宜以至改易○正義曰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知
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
虞殷自天　遏止義善虞度也箋云宣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
天之事而行之○遏於葛反或作偏音同遍韓詩遏病也義毛音儀鄭如字度待洛反下同偏音遍下同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　載事刑法孚信也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疏】命之至作孚○
毛以爲戒成王言天之大命既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慎此事善當之後世無令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者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
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爲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既言當順天因說天難微微上天所爲之事無聲音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
聞其香臭其事冥冥欲使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鄭唯宣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偏明
以禮義問老而有成之人餘同○傳遏止義善虞度也○正義曰遏止義善釋詁文虞度釋言文○箋有又至行之○正義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
之故知宜爲又也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而有賢德者也殷王之能順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爲戒而不言人倫其道以不亡爲配天非皆順天
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稱流於後與其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傳載事刑法孚
信也○正義曰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也刑法孚信釋詁文○箋天之至香臭○正義曰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爲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
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鄭知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文王

言文王之能伐殷 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代案所改是也

年八十九年其即諸侯之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年字當衍之是也鏜九字斷句

二年伐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邘誤下二邘字十行本不誤

易賴謀云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賴誤類案賴當作頼形近之譌

乃為此改猶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上當有應字鏜以改字斷句

得焦即云俯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下浦鏜云脫王字是也

終而復始紀還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重紀字紀紀還然者謂甲子等二十紀此前為然也浦鏜云紀還然三字衍誤甚矣

有人侯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予當于字誤是也下并翻相于

湯登堯臺見黑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鳥誤烏非也有山正義云引此云見其鳥

故圖者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故得圖者錯誤耳

其命維新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從後改維案初刻誤

也者世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正義云仕者世祿也

不聞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世字誤是也

言文王德人及韓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形近之譌

所以常見稱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識當作幟是其證也

行復已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行作不案所改是也

釋詁哉維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哉作文案所改非也

箋其及支子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作本案所改是也

箋云始至百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始作今案所改誤也此上云當作始與上哉互易

不能數陳恩惠之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作以案所改非也上行字互易山井鼎云宋板作亦當是也

舉輕苞重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苞作包案所改是也

故經識尹氏齊氏崔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當衍氏字齊崔氏往往依經寫十年傳正義引不備耳

子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上不字衍非也

也正義引自如此

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家案正義云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又云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未知其本作家或自為文也輒改者非

祼將于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祼誤裸下同

言之猶用臣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

如行來服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如作所案所改是也

故不忘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作考文古本同案字

有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字

殷末亡以驗亡者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殺誤殺字誤是也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illegible]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illegible]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illegible]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illegible]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illegible]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illegible]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illegible]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illegible]

謂生大姒所言居河之湄唯言有微纖之疾者小人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辭各有意不得同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磬也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俔牽遍反磬也又下顯反文云磬也韓詩作磬磬譬也

文定厥祥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

親迎于渭言賢聖之配得其宜故備禮也○迎魚敬反

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言受命之宜王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迎大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造七報反又七到反廣雅作艁音同說文艁古造字一音才早反輝音暉

【疏】文王至其光○毛以為天為文王生賢妃此言成昏之禮故言文王既聞大姒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昏姻以行納采也既納采問名終加卜之又益知大姒之賢言大邦之有子女尊之如天之有女弟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之後言大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吉祥諸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在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為橋梁若此言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為異餘同○箋文王至求昏○正義曰上既言大姒之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姒矣大邦有子文在嘉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為妃故知乃求昏也下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正義曰上此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也遣納采問名也磬○正義曰此俔字韓詩作磬則俔磬聲同說文云俔諭也引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箋既使至女弟○正義曰此既言生之文王之事下今言

定迎之于渭是指文王身之親迎則文王嘉止文之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

求六昏禮行之事納采而結之以嘉止有子承上法渭之故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

知吉大明姒以之賢間名之後之卜得吉女有納吉之後則生卜文王先使之卜然後又

必妹幼女昔以弟天之無物之妹非若人之亦比此卦故非文王正於天○云者以

納聞幣名至納定幣此○吉正祥義唯曰納祥幣者吉故祥知之文王而用禮以定之

二行十之二故年昏冬禮公謂如之齊納納徵法云者徵以為言納納幣之故名納徵

有秋閒名及卜大而夫得之吉行即以納吉其定為其之吉事祥故為以納納吉之故

納采采與也請唯期諸者詩之人文之不作見舉耳其既大親迎非明如於記之所云

配言之納采餘也不言吉言也納徵者也以三問者名皆是舉期親迎非氏皆女云之

文此王章纔言十取三大四奴婦之子事耳皆王文季王宜身在為得主嫁婚於女定

於必文以王文之王身之不堅復時繫實之幼父少母但耳聖人所有其作時物不為是權

妹偕無出所文美王於之文意王故也得親後迎世道遷舟之既以文為王王所者尊之則

宜所相據配而故云備文禮王而不親可迎哉之○是傳言言親賢迎聖亦之明配大○姒正之義有曰德此故解箋本申之之親言迎賢意女以配賢聖聖

人得其宜故備禮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六禮唯親迎為重天子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

之親迎在渭之迎文王親迎者子天無敵故天子之親迎不親故明天子雖至尊其大姒後之

也而夫親迎則不合已禮同孔子所謂敵然作而色對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

天地之祖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以親迎為禮之先也故自親之天子諸侯

大○姒正義故曰云人受命之本宜禮始於家正王教之端是以天子之迎必親之則

而舟之中央左右相維持之曰維舟以天子造舟大夫方舟以四舟相比為梁

故比舟謂為造梁於河以舟為梁比則以船舟連之上加板而之行之上者

為舟其造則維舟云謂梁以船比舟之上加板而渡也

此大王之文王造舟之未有文可以言以及禮

實駭光明若其盛德之所以光耀以其禮為

梁大夫舟之等方制也舟是也

末有天子等制

以殷周造作雖而方用待之特則後世以文王之制

以為後世法舉之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降氣於天故受命者必須天降之氣謂之天命命之文王謂天命之于周之京

則長子大任之行大任為之長女也任之莘國之長女

箋云天為將命文王故先為之生賢妃乃降命於周京之時也

助也右助也保安也燮和也○篤厚也天厚生武王使之保安右助之命之

○大任之德乃能生武王故言纘女維莘長子維行之事

則天命於大姒之賢行

降生大任為后之故乃言莘國之長女纘大任之行

周之國乃為天命之文王是天降其命也

文王之妃大姒乃降生武王

是父天而生聖人故受命之天降天命之則有天性之聖也

氣也厚保之右命故謂言文天承降厚氣生於之大下姒則也安聖助人命雖之則皆有是父天而也聖故性箋受於之天於降天氣之首下天

卸達言之安而助之者使之身體康強國家無虞是安之也疾全實補年壽九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隆傳誠殷發餘紂及渡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燮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正謂合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維在南月在東居三所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逄公所馮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位緯三所不得以所守究之若必以所字克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逆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歲昭之言非也局籀唯有此言而古皆厭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顧有其次故康昭王賁等皆讀而言將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日在婺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黿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爲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順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殷曆無以推之又鄭注術書爲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歷在六蓋則無術焉○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疏殷商至爾心○毛以爲上既言佑命武王協和伐殷故言伐殷爲天所佑之舉兵商之兵衆其會衆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衆雖盛列於牧地之野雖欲叛殷而歸我雖欲起我而誠殷言皆無爲紂用盡望周勝也非由敵人之心變周如此又上天之命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意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也○鄭唯下三句爲異言殷衆盛天命有歸天乃維予其爲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而與周也天既欲與周其從武王之人其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擬視於汝矣伐紂心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衆人樂離之今衆人不以己勢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予人勸所以能克也○傳旅衆至維周○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衆多而不爲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爲用也矢陳釋詁文傳起釋言文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傳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與之意王肅云其衆雖叛殷我與起而誠殷傳意當

然也○傳殷成至師歸○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時作海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宜爲擾予之義武王起而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明王而行惡者當殷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士衆二王紂名武王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謂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爲弑人稱之爲侯亦可矣○傳言無敢懷貳心○正義曰言紂數則是軍衆之人不敢也衆嘗上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爲衆人無敢懷貳心即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臨視釋詁文閟宮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克之文在敵汝之上是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汝伐紂無貳心也此云無貳心者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樂之甚太誓曰師乃鼓鼙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

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騮馬白腹曰騵上周下殷也箋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强則暇且整○洋音羊檀徒丹反煌音皇騵音原騮音留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鷲鳥也佐武王者爲之上將○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韓詩作亮云相也大亨擧鷲之利反將子匠反○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肆疾也會甲也甲子昧爽而天下清明箋云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肆音四牧野至清明○毛以爲上西師所類反亦作坶音牧太又作牧昧音妹疏將渡爲天人所歸此又述特之事育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處有大尚之處陳列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騵之社馬彭彭然皆强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鷹咸如雲之飛揚身爲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强師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大商曾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之武故今伐殷此大商會合兵衆以朝旦昧爽清明之時伐之也○傳洋洋至下殷○正義曰洋洋文連牧對述戰地之寬廣宜爲檀木之煌煌然而明騵爲明馬騂馬白腹曰騵義文鄭箋曰騂赤色黑色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曰殷爲上周下殷騂毛一代牽者故見此殺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純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主之意異○箋言其至且暇○正義曰詩所陳戰不徑然言戰地寬廣當有寬廣之地明不時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隘清以寬是故懼必戒阻險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之强盛肥國之馬肥云不虞不則必不怒以閑於事且好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教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實閑衆之此說武王之師尚父爲佐則敏野之戰不用權詐矣而雖師謀說太公受兵鈐之法云發斷兵事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法審其儀謀之法孔道也患敵之變詐謀已之謀所出無常道者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己當預爲之備所以養權謀故將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爲矣耳若前人稱旗已同力又相敵當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公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單敗身傷所以貴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剌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鄭云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難用敵也公羊不量違考異鄭矣是繼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將之命不得擬爲前戟曲爲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爲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臧之義合於機是單士當從上命雖成揚伐紂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單士雖爲至傷之師不可違命擬敵也○傳師大師至涼佐○正義曰史記

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大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望往云師尚父文王於是號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爲作此號故雖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雖師謀云呂尚約匿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爲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爲佐也兩詩義同○是佐武王爲之上將○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當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將而云上詩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爲司馬也○傳肆疾至清明○正義曰肆言云兜肆也鄭發曰輕兜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朝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爲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朝而爲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濁言會甲長證爲義訓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總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音而妄離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箋肆故至乃皆○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卽上變伐大商協和王位勸誡有期也兵甲之彊卽上檀車四驟暴章馬則兵手可而也師卒之武卽尚父纖褐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者明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時文相證以明其事同也詩云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暮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値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爲會甲旦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緜彌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大王音泰緜九章章六句至也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大王○正義曰作緜詩者言文王之興本之由太王也太王作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成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太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太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與之事敘以爲文王所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本之各自爲勢故文之倒也○詩緜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邰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瓜古華反瓞田節反韓詩云瓞小瓜也沮七余反漆音七瓝蒲剝反長張丈反嚳苦毒反胄直又反邰他來反王于況反亦如字後王業同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其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處發○亶都但反父音甫本亦作甫陶音桃復音福注同覆土於地上也鑿文作覆或殷以名[illegible]穆穆至音絕句翌音秋翌音燭岐其宜反鑿而丈反鑿在洛反爲二子傳反家室○正義曰緜緜然不絕者是瓜紹之瓞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illegible]小然本若將無復長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嚳天子之胄封爲諸侯後更遷於豳國世世斷微若絕無復興盛之時也至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爲微此事在何時乎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邑則然矣居沮

漆者復是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號爲亶父者於漆沮之傍其爲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衆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穴復而居之○傳緜緜至漆水○正義曰緜緜然紹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瓞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說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瓝然則瓜之先歲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此時在豳言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詁云自從自由此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土居也之所居故云土居也水漆沮漆水者以水非可居之爲見得在沮漆之傍地示以立土爲國名其州北之禹貢漆沮既從漆沮爲水也或言漆沮爲二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雖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縣一蓋沮一名洛水孔連言之○箋瓜之至沮漆○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必小且形狀似瓝故箋之瓞其實瓜之與瓞[illegible]繼于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必小能長大如先之瓜故繼言也以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illegible]後不能如[illegible]爲天子瓜之相繼者識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illegible]長大之時言稷之後則至大王所盛欲言大王之成言若將無長大之時以其[illegible]下祖紺以前皆爲緜然言緜緜不絕則非徒一世故云歷世箋云至大王而[illegible]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illegible]既舉大王以於之明以前是也[illegible]生后稷云卽有邰家室本紀云封棄於邰號曰后稷是爲帝嚳之胄[illegible]

[illegible]

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從之書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戸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别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故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無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横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其彊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擧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恆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爲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得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爲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業成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壘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擧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公在豳之時追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爲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與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數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作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室家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室也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時人異而言耳○箋復者至章發○正義曰以此復穴別文大事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豳時也本其在豳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豳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篇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豳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狄人所逐故逆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朝直遙反滸呼五反辟音避亦作避後放此相息亮反知音智【疏】古公至胥宇○正義曰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傳率循至宇居○正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姜女則姜女太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箋來朝至賢知○正義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辟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是人君之事輒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則又從矣○膴音武韓詩同堇音謹案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音徒弔反荼音徒飴音移契苦計反本又作挈音苦結反灼之略反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箋云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疏】周原至于茲○正義曰上言來相可居又述所相之處言岐山之南周之原地膴膴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堇荼之菜雖性本苦今嘗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豳人從己者謀之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從己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定民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傳周原至契開○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閒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美而云膴膴故爲美也荼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也內則曰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卽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驪姬譖申生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宜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實略直言契開耳○箋廣平至從矣○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閟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豳人從己者謀也經云爰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衆然則箋云始與豳人從己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稽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己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箋卜從至於是○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慰安爰於也箋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疆本亦作壃同居良反注及後放此○【疏】迺慰至執事○正義曰上告民令止民心既定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勤樂也○箋時耕至畝言○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得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疆理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宜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閒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乃召

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箋云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處昌慮反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營之視營爲繩也○繩如字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誤云傳破之乘字後人迻譔改經文縮色六反廣古音教廣光彌反索桑洛反【疏】乃召至翼翼○正義曰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乃於是乃召司空之鄉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鄉令之冀冀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繩家其板板滿築乾則升下於繩上以相承當作此宗廟之築翼翼然而長正百能依準繩營處方正也○箋司空至之處○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其位處者卽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部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毀之大國當立二卿其一當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言不至爲後○正義曰傳以繩縮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繩縶曰縮束築板謂言縮郭璞曰縮者繩束之之也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釋之縮之明縮用繩束之束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下曲禮文也引之者經先言作廟之意○箋繩者至爲繩○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上下相承而起解築繩言相載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箋云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捄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陾耳升反又如之反說文云築牆擊也音而度待洛反注同韓詩云也譏呼弘反沈呼薨反爾雅云衆也王云聲疾也屢力注反又力未反注同馮扶冰反注同薨呼弘反沈力戈反字或作㙩或作虆齊同鄭云威土籠也鍛丁亂反捊聚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取土盛音成○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堵丁古反鼛音羔勝音升應對之應鼙薄卑反○【疏】捄之至弗勝○毛以爲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虆壓疾其擊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鍛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勝其擊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閒欲令之息擊鼛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竟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鄭唯以度爲投爲異同○傳捄虆至馮馮然○正義曰說文云捄盛土於器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虆者盛土之器言捄虆者謂捄土於虆也取土必多故陾陾爲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陾陾登登皆是衆多之謂盛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者築者用力爲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圍爲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馮之聲馮然也聽爲鍛僞亦言其榆打之○箋捄捋至版中○正義曰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觀謂云捊引取也故以捄爲捊言捊取壞土故以度爲有虆字與傳不異也虆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爲居於爲義不強故云度猶投也○傳鼛大至樂功○正義曰冬官韗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鼛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云大鼓也鼓是總名鼛是鼓之別名今鼛鼓並言則非一物故云或鼛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箋五板至役事○正義曰五板爲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申說不勝之義傳以鼛鼓爲二鼓解有二之意此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此經鼛是大鼓也鼓謂鼙也禮法當有二鼓故鼛鼓並言之此言勸樂之甚故知鼛鼓爲二餘文則不然若韗人爲鼛鼓正謂鼛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小鼓也箋謂鼛鼓小鼓明其不異於儀禮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數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文而因披耳定本云數役事○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皐音羔伉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閌云盛貌將七羊反注同朝直遙反下同○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其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宜社之肉○【疏】迺立至攸行○毛以爲大王之是時乃立其宮之事門後遂爲天子之皐門此皐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鼚正也乃立國諸侯之社後遂爲正之大社立此社者爲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心制度之美及文王爲用之爲天子之法也鄭唯以皐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傳王之至應門○正義曰下傳云家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家土非諸侯之社則皐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皐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六王實非天子而以皐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後以爲皐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峻關舊制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皐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舊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爲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六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取代爲質未必由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鄭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爲朝門釋宮云正門謂之閍鄭以天子諸侯之制言雉則與鄉別耳而顯門爲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朝門之正不異以伉者之名故爲皐高貌將將嚴正而鼚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箋諸侯至庫雉○正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昭十七年傳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有庫門雉門也魯以周公之也明公之故成王特賜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晳諸侯有皐門也諸侯法有應門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於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門曰應文王此子云至於殺門是內有鼚門也明堂位云天子皐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有皐應故爲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門家云衛莊公易朔市孔子曰繹之於康門之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內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諸言各不經未可擬信或以康叔賢故寢賞故也謂應門爲朝門內爲疑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在路門之內敢與而各之諸侯三朝皐門之內臨自外朝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傳冢土至大社○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駛來經釋詁之初時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云命降於社之謂家是社爲土之神也家既爲大土爲社主故先家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文則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此辭以祭之故傳依用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佑也此文本社而醜攸行之意國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於社解戎醜攸行之言家爲宜以故行兵必爲須大宜事祭也以春告秋社昭故十言五戎年醜左攸傳行稱於國社之也大成事十在三祀年與左戎傳是曰祭國祀之兵大戎事皆在社祀將謂出祭宜社乎有社事是以也兵傳凶以戰大危社故者有天事子於社社名求大其王福時祐實宜諸故侯謂而之云宜乃也立王家制土云以天天子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畢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己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使四人各爲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箋予我至緣之○正義曰予我釋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矣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辨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也所以得使虞芮感化至於是者我念之由有此四臣之力故也疏附奔走傳意未明故特申說之

緜九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大明

故云保祐命爾　閩本明監本毛本祐作佑案祐字是也經注作右正義易作祐右祐古今字下同

其徵應炤晢見於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炤本或作灼考炤晢即昭晢灼字非也

不以兩明赫赫之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赫作兩案所改是也

周𢓊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𢓊誤匝下同〇按𢓊匝皆俗字

摯國任姓之中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正義釋文本皆作之段玉裁云此當八字為一句是也此據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中為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即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

所言居河之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所當作巧

俔磬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磬作譬考文古本同案譬字是也釋文俔下云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俔磬作譬者誤

文云譬譬也　釋通志堂本盧本文上並有說字案此十行本所附誤脫也六經正誤云今考說文譬喻也作磬誤釋文校勘云譬是喻非說文譬者諭也則不必累言譬譬也者譬而譬之者稱美也

賢美配聖人　案美當作女正義可證

至其光〇毛以為　閩本明監本毛本〇下有正義曰三字案所補非也

說文云俔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諭上浦鏜云脫譬字是也〇按說文言部譬者諭也諭者告也則此俔下云諭也已足作正義者所見乃真古本不當妄補也

維行大任之德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維作能考文一本同案能字是也正義云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是其證

右音祐　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祐誤佑案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所附皆作祐不誤六經正誤所載亦是祐字〇按右正祐俗然祐字說文已有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姒誤姪是也

辰星始見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於字衍是也

此北水木交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東誤此是也

禮記及時作晦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詩誤是也

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箋臨視至疑心案所改是也

大誓曰師乃鼓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鼓下當有鼓字見鄭大司馬注引

會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會甲兵則與合甲子義異九經古義云甲者一也古皆以一為甲故以會甲說詩故謂會朝為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illegible]或以甲為甲子或為甲兵皆非毛意考文古本會下有兵字[illegible]〇按解詁[illegible]載彭頭傳三十卷注中

隱精以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情誤精是也

鄭箴膏肓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肓作育案肓字是也下同

不足以交鄭國定遠彊也　閩本明監本文誤交毛本不誤案浦鏜云彊當作疆是也

其言皆可與尚父謀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illegible]當衍[illegible]

則傳言會甲長讀為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讀誤續案浦鏜云[illegible]當作[illegible]非也[illegible]正義可證

其令兵以朝旦清明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illegible]誤[illegible]是也

言其昧之而初明曉則晦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至[illegible]剜添者一字當是衍下[illegible]字而上有脫故補之也

易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illegible]當[illegible]字誤是也

〇緜

本由大王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illegible]案[illegible]文云一本無由字正義云本之起大王也[illegible]云[illegible]本大王[illegible]云而又追而本之是其本無由字諸本[illegible]云[illegible]者以然[illegible]之耳釋文云字尚無注本成者注者非[illegible]各本皆無

自土沮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云沮七余反漆音七又云[illegible]毛云沮漆二水名正義云[illegible]漆[illegible]又云[illegible]有[illegible]沮[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水[illegible]之側又云[illegible]以時[illegible]而知之是正義本作漆沮[illegible]亦有作沮漆者後人改之耳六書音均表云從漢書水經注作漆沮

瓜紹也瓞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瓜瓞二字而以瓜紹也[illegible]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illegible]耳

封於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封邰作音是其本無於字也正義云是櫌為帝嚳之胄封於邰也與釋文本不同

古公亶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正義云號為古公者是正義本與釋文同以下放此[illegible]作甫字者以父甫為古今字[illegible]說之也

狄人之所欲吾土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欲下有者字地下有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illegible]者案者字是也

何患無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患下有乎字案有者是也

邑乎岐山之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乎作于案于字是也

穉君曰公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穉下有其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覆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覆作寷云舊譌覆今從本書正案所改是也

釋訓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詁誤訓是也

我先生不窋 閩本明監本毛本生作王案所改是也

卽云處豳爲異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處豳當作古公因讀者記處豳於側因誤改正文也

請免吾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吾當作居浦鏜云莊子作勉居呂氏春秋作勉處是也兔卽勉字

吾不爲社稷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誤吾是也

而公〇劉大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是也

若顧戀彊宇 補案彊當作疆毛本不誤

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陶當作匋

說文云穴土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室誤屋是也

覆地室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地室誤於地案覆當作寷下同

故箋辨之云覆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覆當作復

爲堅三 明監本毛本三誤土閩本不誤案引九章在商功術謂堅率三也山井鼎考文所載誤以三字屬下讀

沮漆水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晉紀瞻論李善注引鄭曰漆沮側也今考此章正義漆沮字凡三見是正義本自作漆沮也考文古本作漆沮采正義

至胥字〇正義曰 補十行本曰字原作言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改正

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智誤知案智是正義所易今字也

甘如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甘上有皆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膴音武韓詩同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韓詩作腜腜此當有誤腜腜引見魏都賦注

菫荁粉榆 閩本明監本荁作苴毛本初刻同後改荁案所改是也下同浦鏜云枌誤粉是也

迺疆迺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疆誤彊十行本正義中字作彊亦誤餘同此

乃爲之疆場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疆誤壃下同案場當作埸

鹵又有岐山西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譌有是也

乃召司空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迺考文古本同案迺字是也下乃召司徒同標起止云乃召當是後改又見公劉

其繩則直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繩本或作乘後人誤改經文是也

箋云傳破之乘字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之作爲案爲字誤改也此傳破二字誤倒耳當作破傳陸意謂箋之所云乃破傳之乘字也傳未嘗破經爲乘箋文無此云盧文弨全誤

捄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捊誤桴下及正義同考文古本下作捊〇按說文捊引堅也今本堅作取誤〇補案十行本分作似七二字尤誤又捄音俱呂沈同沈當作忱

以上有此之文而因設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設當誤字之誤是也

無曰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恐有脫誤非也此申上文曰行字也之意

其行道士衆兌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脫然通外反本亦作兌正義云行於道路兌然矣是其本作兌此箋意以兌爲脫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用脫字以顯之與不云讀爲者省文之例每如此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欲親人善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人當仁誤非也正義所用傳文自如此

王肅說械卽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

可爲樸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樸誤櫝是也爾雅疏卽取此車下有輻字此脫

上言柞棫之中而逃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柞棫下盧文弨云脫拔明入柞棫是也此因柞棫複出而有誤

盇往質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盍胡臘反考正義本是盇字云盍譆作盇盇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盇也考盍盇古同用字耳

班白不提挈 相臺本同小字本班作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班字是也古多以班爲斑字

予曰有奔奏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又作走音同注同正義云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又云奔走者云云今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又云書傳說有疏附奔走又云是非奔走與又云疏附奔走是正義本作奔走也依此唐石經以下各本乃上字合正義下字合釋文當卽釋文所云亦作本耳

奏奔禦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奏奔倒案奔奏是也

盇往歸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質誤歸是也

學頌於大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訟誤頌非也頌讀當爲容卽漢書所云善爲頌者是也字或作訟音同故文王正義引作訟浦意讀訟爲如字誤之甚矣

傳甚未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甚當作意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棫雨逼反樸音卜沈又符卜反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芃薄紅反槱音酉字亦作櫃弋九反云積木燎也枹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斫一本作斫燎力召反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趣趨也箋云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

【疏】芃芃至趣之○毛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棫木之樸屬而叢生也我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以興德行後勞者乃使賢人之蕃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儆而取之又引而量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芃芃然棫樸茂盛之棫樸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儀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之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傳芃芃至蕃興○正義曰芃芃是棫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聚燎在薪下故知燎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喩賢人德盛樸屬喩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蕃濟家用爲喩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箋白桵至燎之○正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揀屬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枹枝迫近相附著之貌以樸屬言之欲取稍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芃芃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燎放者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樵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燎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燎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槱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燎之者彼云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燎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爲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上帝總皇天上帝周禮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則有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恆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鄭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祭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爲祭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燎文可以禁之故通舉此及宗伯以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煙祭禮祭天燔柴祭地瘞埋云瘞柴祭天讀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體之也又以月爲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祇又云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禋與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爲郊祭圜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圜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圜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禘嚳而郊禘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異其禮當使雖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異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類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耕潤地之多實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燎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燎燎箋義爲長○傳趣趨○正義曰此趨爲歸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爲疾○箋辟君至積薪○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辭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文王也文承上燎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璋音章瓚在但反祼古亂反字或作灌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峨峨盛壯也髦俊也箋云士卿士也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峨本又作俄五歌反髦音毛

【疏】濟濟至攸宜○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爲臣奉璋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賓臣取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矣之君王其祭之時執圭瓚以祼其左右之臣奉璋助之而亞祼奉璋亞祼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傳半圭曰璋○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以瓚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瓚云事臣從王行禮之所奉瓚命曰太保秉璋以酢瓚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箋璋璋至璋瓚○正義曰以臣行禮亦執圭無事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輪祭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有瓚以璋瓚言之故知璋是璋璋王禮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瓚名瓚爲璋者王基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祭之用唯祼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亞祼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然則亞祼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矣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文從太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此祭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之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則此言一祼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祼則廟可知祭義說廟之祭云孝子慤而趨實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慤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義清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傳峨峨至奉璋○正義曰以峨峨是容議之貌故言盛壯釋詁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鄭以此璋爲祭於爾雅毛不爲祭之以行禮貌同於祭後釋言文○箋士卿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祼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淠舟行貌楫櫂也箋云烝衆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興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淠匹世反沈手計反涇音經烝之承反楫音接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郭注云楫櫂煩衆也所以擢櫂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櫂櫂直教反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疏】淠彼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涇水之舟獻此舟楫所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致令也此致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爲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俱進止也○傳淠舟行貌楫櫂○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楫或謂之櫂則毛以詩事名之○箋烝衆至政令○正義曰烝衆釋詁文淠爲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爲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傳天子六軍○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

侯伐大國三周王往行三諸不出以兵征伐也師二千五百人為師未有官序文故禮天子六軍諸……

不作人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入是云王能綱紀……為綱紀……張綱之大綱以喻有理……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旱戶但反

麓音鹿本亦作鹿○[疏]旱麓大章章四句至干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者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文王得受其基業增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眾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麓音鹿榛側巾反楛音戶木名濟子禮反……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璱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耳
音巨黑黍也鬯敕亮反以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酒黑其芬香調暢故謂之秬鬯勺上灼反字或作杓○豈弟君子福祿攸
降箋云攸所降下也○降如字又戶江反注同○【疏】瑟彼至攸降○毛以爲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爲西伯以有功德之故
殷王帝乙之賜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勺之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服又鮮色者貴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
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王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鄭以黃流謂秬鬯之酒爲異餘同○傳玉瓚至圭瓚○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
玉爲之柄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者圭瓚也以器者是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從器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以其器是盛
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其意以爲王季九命受
此賜也孔叢云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
閒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爲伯乎毛意當如孔
叢之言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箋瑟絜至此賜○正義曰以瑟爲玉之狀故云瑟然絜鮮貌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弦或當然○江漢曰釐
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爲流爲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
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暢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謂酒若在中不得流出之時
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知其言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爲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者
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之勺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祝宗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說瓚形明其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宗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
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之形故天子之瓚其柄之長尺二寸其賜諸侯有圭瓚者以九命一寸以下瓚此述大王王季之事也故天子云
故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注云鄭不見文王爲雍州之伯其云西伯者以西岳故謂之西伯云爲西伯大宗伯之職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功德受
爲西伯州牧故爲伯以州牧之長也大伯宗伯職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文八王命爲作牧從州牧爲九王命季也然而以州牧西伯於毛以九命爲伯
則八命以專征伐所以當州牧之內亦當賜主瓚之宗伯上公云如伯王季爲西伯得命受專征伐之圭瓚也鄭數諸侯然
九命引王之制外云別三加公九一賜命秦奏禮若緣有命功文則嘉加上賜列奏九衣賜之之補差以下一云曰四衣六服所是賜也侯鄭子之所竟以
不宋在均九注命云者九從賜謂者隨乃命四得方賜所與共九見命公外侯伯加子九男賜所別爵九望賜由者此含言文之嘉七云命一皆曰得車賜
馬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
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能理有禮則賜以樂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長於教誨內懷至仁執義堅彊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勇猛勁疾執義
彊不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弓矢以征不義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得專征伐是其九賜之物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
○鳶悅專反○戾力計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遠不作人箋云豈弟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言大王王季之德○【疏】鳶飛至作人○毛以爲大人

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飛至於天以遊其下則魚皆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以能化及上下故數矣
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近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別其箋○傳言上下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其上下察故○
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箋鳶鴟至得所○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名旣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鳶鷙
鳥小故爲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鶩魚在淵以不驚爲
義不嫌以高飛爲義且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惡爲善於喻民爲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
碩也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擧二者○騂息營反字林火營反畜許又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
所以得福也箋云介助景大也○享許丈反徐許亮反介音界後同○【疏】清酒至景福○毛以爲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神事有清鬱之酒旣載而在之於
尊中其赤牡之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其大大之福祿○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碩○正義曰言
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箋既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
祭祀之用物多矣獨擧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擧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緣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
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
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之次爲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
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言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
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衛而言之○傳言祀所以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瑟彼
柞棫民所燎矣瑟衆貌箋云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燎力召反又力弔反說文作尞一云此祭天也又
云燎放火也字林同熂力召反燎音力小反熂許氣反草燎之曰熂何沈盧刈反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箋云勞勞來猶言佑助○勞力
報反注同來力代反本亦作勑同佑音又○【疏】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言瑟然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
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而除其旁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茂盛以興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得
無患害故多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棫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莫莫施貌箋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喻子
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藟力軌反字又作藟同施以豉反注同枚芒回反蔓音萬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箋云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疏】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饗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
也乃依緣己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緣先祖則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
申以百福干祿焉○箋葛也至起○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蔓爲喻故知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先故知
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齊側皆反本作齋齋莊也下同○[疏]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四章首章言大任聖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化皆為小大之事也○箋言非至由成○正義曰[illegible]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姒之聖亦生而云德有所由成者以其賢母歎美之後法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以生聖子也○行下孟反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箋云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大音泰下同媚眉備反大姒音似徽許韋反○[疏]思齊至斯男○毛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其本志也是以春秋說題辭云文王大姒生十男[illegible]八年冬故公會[illegible]言大任[illegible]河[illegible]陽自觀[illegible]小傳[illegible]明[illegible]會曰涉[illegible]六年小[illegible]之河子[illegible]周之公大[illegible]文王之宜有也百子能大有[illegible]男一人為國之百男之[illegible]一人故言十子而為大姒之母[illegible]文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illegible]之無官則其餘五者為大夫又曰曹為伯甸非衛年也則曹叔振鐸[illegible]蔡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illegible]富辰之言[illegible]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之聞五叔者其實管叔[illegible]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次聃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誰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宗神也恫痛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凶禍○恫音通痛也[illegible]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勖又曰越乃御事○刑韓詩云刑正也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丁歷反勖許玉反下同○[疏]惠于至家邦○毛以為文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illegible]公以安寧百神以故神無有是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

事明神歡其族助之又能[illegible]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為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弟親族之內言[illegible]亦化之又以為法迎治於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illegible]其化自內及外[illegible]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為文王雖聖能閑己從衆小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事公言其德訪大臣順而行之以此事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怨惡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王所為者言甚賢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法於寡其有之賢妻言寡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今接待其妻以為故家之本以此之故又能為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也○傳宗公至[illegible]

[illegible]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箋云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辟必亦反下同廱於容反○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箋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illegible]倍有譽髦斁使之猶小致高大○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illegible]一本作保安也射[illegible]也非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音頓假古雅反瑕音遐遠也鄭古雅反行下孟反下皆同○[疏]雝雝至不瑕○毛以為文王之德行雖雝雝然甚能和順在於宮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為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其所為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厭也由人安之美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恩人皆消故王業鴻大拯其躬也○鄭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總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教臣化之皆善其臣雝雝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廱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

義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祭老而和以文王祭德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廱其事臣有賢才之賢而不明遂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敎之美而
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雖從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衎和也文王之在辟廱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同化故今六爲疾害於人者不絕之
而自絕爲屬是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有已言成化[illegible]箋宮謂至之宜○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illegible]
言辟辟訓爲故今是諫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illegible]是行化有二歲矣下言行化有二歲則此在宮在劇爲下事之總[illegible]
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洋宮云[illegible]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法也注云文王之則[illegible]
謂樂記云養老於大學王制說大學天子[illegible]也辟廱宮也又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illegible]
王之身也養老申戀慶之意故衎和祭[illegible]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矣文王之聖而音及事臣者以臣下感化上能敬和[illegible]
文王之身敎和可知故羣輕以明重也○傳以顯至無厭○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臨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辭
傳無厭從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箋臨視至高大○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辭故云保借
居也雝以此及下章有二釋之文分爲二事是則然矣必知此爲在宮下爲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經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養
老則可客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爲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實才之實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國容多品
或內敎而外納或疑備志稱故有實才之實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使射爲其一人之所有不可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求周
備所以令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賢使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蓋亦養老之詩而曰序賓以賓而以射中多少爲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其位又在
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傳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則而異其文耳此言養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
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捲短而取長遺惡而收養義亦一也禮小致高大易升封衆縣○傳肆故至假大○正義曰肆
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箋屬假至之深○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屬癘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惡疾也
或作癘病也是厲癘皆病之義定本及集注皆云屬病也不謂癘字義不得爲瘕已禮詁文以厲癘不瘕肆哉疾殄相配故知屬癘亦是病人
之事殄既爲絕則瑕害爲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爲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禮事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願焼而化
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屬癘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爲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
得入之而待行禮乃變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言性與天合也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
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之不求備也○悌[illegible]亦作悌諫爭爭鬬之爭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造爲
也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古之
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斁毛音亦厭也
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斁於[redacted]不聞至斯士○毛以爲言文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謂令力成反又音刈○[redacted]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
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敎化下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求成人者皆
有所造言長者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之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皆之聖人有之王德爲默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

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得[illegible]○以爲文王之在宗廟者其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
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求成人者猶大
夫之子弟亦皆勤勉而成[illegible]成人小子俱得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
之有名譽而爲髦俊之士此言文王[illegible]以身化人故之人小子皆有成德也○傳言性與天合○正義曰[illegible]性與天合則是文王之身式訓爲法
也王齊云不聞[illegible]而自合於[illegible]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illegible]乃然[illegible]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illegible]式用[illegible]求
備○正義曰式用釋言文以不聞[illegible]以助祭則宜不聞之知所其行[illegible]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illegible]者能知其仁義
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之行於學[illegible]子夏說人有四行難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
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者長不諫爲矩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
稱上言實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實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賢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不實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
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務輕云文王之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量非其難矣總謂人行
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爲小人必求備也○傳造爲○正義曰釋言文有爲者謂所習有爲不遵駿也王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
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爲進於德也○箋成人至造成○正義曰箋以此爲助德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爲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爲子
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illegible]祭而化故爲皆有厚德之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所成不須此時已成也○傳古之至俊士○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
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箋古之至之美○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疑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
成俊士矣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棫樸

樸枹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枹必茅反正義云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是正義本作枹釋文本作枹或毛公讀爾雅字從手當以釋文本爲長也於經中爲苞字釋言所謂苞稹○按枹者枹之譌文枹者苞之或體其實當作包言包裹然皆校非

豫斫以爲薪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斫作新案釋文云新一本作斫正義云故云豫斫又云是豫斫也是其本作斫

乃命取秩薪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取當作收

奉璋峨峨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峨峨作峩峩注及正義中字同案峨峨是也釋文說文爾雅皆可證

王肅云○本有圭瓚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一案此有缺文耳

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衍字也當在下錯入於此浦鏜云記文無伯字是也

此及祭統言大宗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宗下有伯字案有者是也十行本錯在上文

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祭誤祝

淠彼涇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淠誤濟注及正義中字同

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周禮二字

又出征伐之事　案毛本出作此

追彫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彫作雕下同案釋文雕都挑反正義標起止云追彫是二本不同也彫雕古同用字

以罔君嘗爲政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罔誤網

○旱麓

作旱麓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下當脫者字是也

明前已得周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字當在明字下

若斬木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材誤林是也

棫以栗而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似誤以大當小字誤以斷補注考之是也

織以爲牛筥箱器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斗按所改是也

旱山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之

周語引此一章○乃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非也○當作下

藪澤肆逸民力周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既誤逸彫誤周考國語補校是也

黃金所以飾流鬯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玉裁亦以有者爲長

說文云瑟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說文作瑟無者字非也考說文引詩止作瑟以釋𤦲字從玉瑟正義所見本不誤故但取其如瑟弦之義而云瑟者者字爲下起文殊無取於𤦲字也釋文瑟下云字又作𤦲不云說文作𤦲是矣○按此說甚誤明明引說文玉部𤦲字下之語安得云瑟者非𤦲者之誤耶又云說文引詩止作瑟彼亦未見古本有如此者

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秠誤秬非也此見鄭周禮鬯人注及答張逸生民正義有明文浦失考之

行步有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止誤步是也

鄭上二句別具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白箋字案山井鼎云非是也餘同此見前

一云此祭天也　[illegible]通志堂本盧本此作祭各本所附同案祭字是也釋文校勘山井鼎云一字可刪考今說文及小字本所附正無一字

而除其傍草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傍誤旁案傍者正義所易之今字餘參同此

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　小字本相臺本枚作枝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木案枝本是也枝條也本枚也考文古本本字不誤

此經既言依緣先　閩本明監本毛本先下有祖字案所補是也

○思齊

爲相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睦誤也

無是痛傷也　小字本同閩本毛本同相臺本傷下有其所爲者四字案有者是也沿革例云諸本皆無其所爲者四字唯建大字本有之此相臺本所出也考正義云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爲者與上句正義云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正同是正義本自有此四字諸本於其字複出而脫之耳

其將無有凶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毛本凶作兇案釋文云兇本又作凶正義標起止云至凶禍十行本不誤是正義本作凶也毛本改之以合於釋文非

易傳曰　閩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者字誤是也

意寧百神　閩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億誤意是也

辛男尹侯　閩本毛本同案男當作甲侯當作佚皆形近之譌韋昭云辛辛甲尹尹佚即本此賈唐注可證也

宮謂辟廱宮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廱作雝案廱字是也釋文可證

保安無厭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厭字是也釋文云保安無厭也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正義云言安無厭也云云又云定本云保安射厭也是正義本作安無厭上保字考此據箋經無射亦保一句發傳者分釋射是保即不得保在射上當以正義本爲長考古本作射厭也采正義釋文釋文非字當厭今補見後考證

箋云厲假皆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釋文云烈毛如字業也鄭作厲力世反又音賴病也假古雅反大也於假字下不云毛大也鄭病也是釋文本不訓瘕字與定本集注同也考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箋爲厲假之行者當作爲厲瘕之行者上仍用經字以爲訓下則竟改其字以顯烈假是厲瘕之假借如嚔瘕既昭假爾之箋上仍用經字云假至也下則竟改其字云格于上下也是其例矣韓釋唐公房碑用作厲蠱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蠱假聲相近是也此所謂以破引之○按訓病則字當作瘕經書瘕字多譌厲不可勝正

行此化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行此當作亦所

上能敬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尙案所改是也

言安無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也當者字誤非也以正義上云言以顯端之例之可見矣

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下當有言字

說文云厲惡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惡誤疾○按今說文疒部癘惡疾也可知上下文皆當作癘矣

小子其弟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謂大夫之子弟以下子弟字凡四見是作弟子者倒也考文古本作謂其子弟采正義而并鄭謂字非也古句中增多之字往往取於正義此不悉出

古之人無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正義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釋文云無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考此經字自作斁箋以斁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其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爲療既匡既勑箋中竟改爲筐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稱取鄭箋是也其謂正義有誤見下

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云斁毛音亦厭也駿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斁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二本不同數釋文此下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斁於厭也譽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爲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經義雜記不得其理乃以釋文別爲毛作音爲說又以爲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皆非也○按駿俊也見上棫樸傳斁厭也即見本篇三章傳此又出傳文倒衍誤續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爲之訓耳其云此下者謂此經文之下皆校非也

上言賢才之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賢字浦鏜云賓誤是也

行則施仁之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仁當作行形近之譌

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臣下亦使之然六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故言五章章六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章六句上有二章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四）（五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修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矣一本無矣字天監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修德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修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修德王天下往況反下進王當王同【疏】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修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修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忝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故先言之欲見世修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故不次耳○箋天視至盛耳○正義曰世世修行道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修德但紬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修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世世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至文王賢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聞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實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修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歎文王昔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筮卜四妃讖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興在聖君誠由愚主慮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慮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實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創擇比校善惡乃欲遷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辭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教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皇大莫定也箋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如字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下同夏戶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丈反篇內皆同共音恭下同行下孟反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耆巨夷反郭苦霍反又如字本又作廓眷本又作睠又作券並音卷同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浸子鴆反【疏】皇矣至此維與宅○毛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服臨於下無幽不燭有赫然而著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爲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遷首西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終與之居言天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帥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與故配而言之○箋上四句與毛同言天之視下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謀其爲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使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盡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業共行虐致也此殷崇二國政暴不得天心天猶其變改故在上之天憎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爲惡者憎更大乃眷然遷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傳皇大至定○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亦大之義故爲大也莫定釋詁文○箋大矣至歸就○正義曰釋詁云事故云大矣爲美歎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選明君以爲天下之主主明則民定樂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傳二國至度居○正義曰以經言天監代殷則二國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亦亡夏其惡既等故既而言之稱崇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爲四方則彼當爲四國之名故言也紂身爲天子以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王肅云使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意亡家歸引此詩乃云紂致失其道而執萬乘之勢四方侯國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爲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致位大耳若天下惡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謂未叛時也夏爲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桀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進所桀也桀亡國大百餘年何求於時代殷而惡之乎或以能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譏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之國名異於代然縱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爲夏後則何所杞宋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實其遠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嘗言以配申也○箋二國至於惡○正義曰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侯則罪狀於此見之鄭不獲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爲民之長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爲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是遠侵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而度謀釋詁文殷崇之君而其行得紂同於二國者紂乃亡國之言其同惡故下章言伐崇侯乃是崇人之臣君不與所得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大皆曰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教云鍾公子豫父以豫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化二國四國此異文者猶彼有遺衆此有守德作者便是無他義也下言人不恭以爲拒義矣而得不言與紂同謀此故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伐密密人敢拒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爲○傳耆至宅居○正義曰人者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書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傷也於此仍遠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據桀雖文可桀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憎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爲大也以西作而顧故知西土謂從殷都而顧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以作者假爲與之壽託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箋耆老至王所○正義曰以憎己是惡故不爲惡者歸六十曰耆是耆爲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虐政猶待其改悔而閑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憎其上天始惡之所用爲惡者正謂在虐之政也長其惡漸更益甚也天无形可居假稱其意耳故云憎惡天意常暴文王之所言大書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使說言須暇謂武王時須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以爲既同故引以爲說方及此養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疆疑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賓殷故不伐

紂尊人事而為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侯據鄭見伐二國並言須暇者赤雀之命云崇[illegible]首則為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崇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以言之耳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屏必領反徐除之也菑本又作甾側吏反又音緇韓詩云反草也翳於計反爾雅云木自斃柛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殪云因高填下也柛音申灌古亂反栵音例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反檉勑丁反椐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攘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鬄又作剃同檿烏簟反又烏斂反本或作蔽必世反栭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栭栗樻去愧反又去軌反何音以為木疏云節中腫以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於攘反刊苦干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愈以瘠為誤應應對之應下應和同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配媲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疏】作之至既固○毛以為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饒共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菑木其為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灌木其為栵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為檉木其為椐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者其為檿木其為柘木之材也各以刊除其材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顯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為生賢女立之以為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為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為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以開拓所廣故言啓之闢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翦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鄭唯串夷載路為異以天意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故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己亦伐惡以應之餘同○傳木立至山桑○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禾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灌者傳以其非人灌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例而栵河柳椐樻檿山桑皆釋木文郭璞曰樻樹似槲而痺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為栭栗陸機疏云葉如檢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絲一名兩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樻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檿桑次之○傳徙就至路大○正義曰毛讀患為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於周家善於治國從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箋串夷至應之○正義曰鄭則詩本為混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以患為本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為西戎國名也昔傳作昳夷蓋昳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即昳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為應也本或猥作瘠孫毓載箋文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所以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之意所欲言無他義也○傳配媲○正義曰妃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為媲也是為妻之配夫意與鄭合○箋天既至堅固○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為生賢妃謂大姒也天為生妃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動故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兌易直也箋云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省悉井反拔蒲貝反兌徒外反易以豉反下同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云作為也天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泰注大伯王季皆同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也大也箋云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著珍慮反傳直專反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奄大也箋云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疏】帝省至四方○毛以為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棫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人民而已既協人物之養天又為之興作邦又為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讓之意是善大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光顯之大位使其子文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无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於大伯始厚明其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故能言其善於為君有稱號今大伯讓功彌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能受天福祿無喪亡後之業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傳兌易直○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善○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王季○正義曰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大伯故解其意從大伯之見王季讀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大伯也王肅曰大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大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為配也○箋作為至王起○正義曰作為釋言文興周國謂使之為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大伯時者由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與國生君在大伯之時也○傳因親至光大○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婣注云婣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為善光是明大故為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大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箋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載始也亦載同故亦為始友者善兄弟之名而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大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實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大伯之心見大伯為知人達命名傳後世由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為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共稱頌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大伯也論語稱大伯三以天下讓民无得而稱焉注云王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深實大伯慎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遇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奄大○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云奄大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為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箋云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貉本作貊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施始豉反○

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

箋云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王如字餘于況反比必里反徧音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
于文王无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箋云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祉音恥【疏】維此至孫
子○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大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
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无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
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
德之周王其德无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實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
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此王季之德人无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餘同此章其文
文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顯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貊其德音言其政教淸靜也
爲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淸靜乃論身内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惡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无私可以爲
人君長故文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爲人君即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爲大
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克比也可以比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帝祉以結之帝祉即
此授以九德令誕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傳心能至貊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
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
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
貊莫俱爲定譬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預云莫然淸靜取此爲說也○箋德正至曰君○正義曰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
也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无譁譁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詁文勤施无私者杜預云施而
无私物得其所无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解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傳
慈和至曰比○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
宜而從之杜預曰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言比方他人故服杜觀傳爲說此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
○箋王君至追王○正義曰王君釋詁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以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傳經緯天地曰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
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
不得與鄭同也○箋王季至爲匹○正義曰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比於文王鄭云其德應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
季於文王者美王季其德以聖人爲匹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無是畔道无是援取
无是貪羨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无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
訟正曲直也○援音袁又于願反鄭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拔蒲末反下同字或作跋扈音戶密人不恭敢

距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阮魚宛反共音恭注同毛云徂往也共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
對于天下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
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祜音戶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
同○【疏】帝謂至天下○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无是畔道而援取人之國邑无是貪求以羨樂人
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妄貪求有密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抗拒大
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興兵以止其寇
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祜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
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爲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汝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无如是歆羨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
不可爲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我大國
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使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發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
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徂遂亦伐密○傳無是至高位○正義曰一无然之文而
傳分爲二无是者以畔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爲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丘云重厓曰岸
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箋畔援至曲直○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故言畔援猶拔扈拔扈凶横自恣之
貌漢質帝謂梁冀爲拔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拔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歆羨貪欲之言
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己之德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賄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
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
爲此辭雖所傳遵然則鄭必以爲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謀也爾我對之辭故知是天之
告語若爲天意謂然則文不須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
知之也帝謂文王必實維所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詢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傳國有至侵共○正義曰以經直云密
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徂爲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爲周地爲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乃
不恭其職敢興兵相逆大國侵周地○箋阮也至不直○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之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
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虞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密須拒
周之徵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其統内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
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内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
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

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難採攄舊文傳會爲說要言
疑於伐者未爲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
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邘崇未聞有
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
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異雖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詹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
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密犹采藩籍孫之說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勸於考校亦採而爲
之○傳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詁云旅師俱爲衆也對則爲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
及集往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剛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浸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
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使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
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爲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者煩之義詩人之徵意也傳意或然○箋赫怒至之望○正義曰斯盡
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爲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爲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爲答者以天下心皆
德己兵所以答之謂答天下周之望於理爲切故不從遂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凄泉靈言者美之也每
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疆居良反注同脊井亦反令力成反重直用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
方下民之王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
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鮮息淺反又音仙別彼列反［疏］依其至之王○毛以
爲上既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怨無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爲始乃升我阮
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
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泉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
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爲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爲萬民之王○鄭以爲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
文王之所徵務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爲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爲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阮國之兵
衆纔始猶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既無敢當我阿若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
己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所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王○傳京大阜矢陳○正義曰
以密人來之而侵周故爲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絕高爲
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貫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恐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

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箋京周至而言
○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鄭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威德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
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豳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京爲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
兵於密須乃似益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盡以密人頗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爲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登其兵衆始見登高而
望卽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遠近年始服崇則再駕乃勞於此得長者敵有強弱故辭易不同○傳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
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爲側○方法民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箋度謀至於豐○正義曰
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鮮山故以鮮爲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嘗望之故云方猶鄉也必知己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成若
不行則民情未樂遷方不褒則隨宜而可令威德既行歸從益衆非處濟乎之地无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
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從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卽是豐故云徙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
岐之陽豐則岐東南三百里耳**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
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術誠實貴性自然○見賢遍反○**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箋云詢謀也怨耦
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无道罪尤大也○詢
荀鉤古侯反又古侯反援音袁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說文作轒轒陣車也墉音容梯他兮反○［疏］帝謂至崇墉○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
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不以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
閒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
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爲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
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爲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
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爲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耦之旁國觀其爲暴亂大惡者而征
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伐之○箋不大至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
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稚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而變而有天性長一行也○鑒夏諸至自然○正義曰遂以大爲音聲以作色淶人長大淫之而改華本徑
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矣文王下言性樂討崇反顏前此經露深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爲大故以夏爲諸夏處實言語以作容貌謂色以人
而行違慮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爲諸侯之長對以身居位无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紂之上公紂長諸侯也錢惠直文
无此行則樂俟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實知今爲者言其意在爲能動順天法不待知今方不得人
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術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純德自然之也幾更王法者若覺右父導王爲非崇侯爲倡紂爲无道變亂與淵者也而孫

較以創業改制爲攻非其類也〇傳仇匹至墉城〇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攻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〇箋怨偶至尤大〇正義曰怨偶曰仇左傳云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爲傍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爲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爲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群臣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〇訊音信字又作誶又作訊並同馘古獲反字又作聝字林聝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禷禡馬嫁反禡如字一音羊服反禷神本或作軍臣孽魚列反又五葛反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〇拂音弗仡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忔肆音四拂符弗反王違也刺七亦反佹九委反戾也復扶又反

疏臨衝至無拂〇毛以爲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戰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爲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矣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茀茀然彊盛崇城仡仡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刑文武伐殷也〇鄭唯以臨衝攻城言言仡仡爲將壞之貌伐爲擊刺肆爲犯突爲異餘同〇傳閑閑至其貌〇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之狀車皆爲之而往故爲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大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崇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服結文假所釋言文王德云聽御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是用尚書說爲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說曰猶帝是禡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爲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禡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傚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事不絕其祀是文王爲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輸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實望爲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譬有大功不當絕祀稷其親實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〇箋言言至周者〇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須人言應婁擊擊是鑿我之容故猶擊擊也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爲之也傳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謂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頌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戰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救鄭故陳其戰事而言其耳傳不許誤偶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國伐即克之故無誤敢侮慢者受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由無侮故也〇傳茀茀至忽滅〇正義曰此茀茀亦宜從上閑閑而云彊盛者以茀茀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貌此言車之形敘伐同也肆致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疾說爲疾伐亦[illegible]得滅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殺有罪則奮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恐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謂忽然滅也〇箋伐謂至文王者〇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肆上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殺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謂是謂擊刺殺伐也肆讀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爲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者使輕者肆爲其可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速謀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皇矣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皇矣一本無矣字莫若周絕句又云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脩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從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正義云定本集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是正義本較多一於字

維有文王盛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標起止云至盛耳是其證上維有周爾當亦同考文古本皆作耳采正義

殷紂之暴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殷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其政不獲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政作正案釋文云其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正義云其政不得於民心是其本亦作政考此箋云正長也乃以政爲正之假借宜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而不言讀爲也例詳前者石經依改經文未是經義雜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正依鄭本也後改爲政依箋本也今考石經但小損耳未嘗改爲政又於此經之傳多所刪改皆非也此傳本全與鄭異義非由王肅之難其度居也則已見經之傳矣乃云毛公無此訓亦知者之一失

二國殷夏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謂夏作音是其本當作謂夏殷也正義云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不與釋文本同

耆老也廓大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老作惡考文古本同案惡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涉箋文而譌耳

明所從者非法四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徒形近之譌

其秦亡家語引此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秦作泰案皆誤也當作其泰云謂王肅喪也正義凡四引此及賓之初筵生民卷阿是也經義雜記云此三字當作衍文者失考耳

也說文王之伐四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當此字之誤屬下讀是也

檉河柳也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下有椐樻也十行本無按此脫耳

以扶老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以作似云舊譌以案似字是也扶老木名可以爲杖亦竹名似扶老體似扶老之木也樻與扶老木又有不同處故言似陸機疏正作似扶老

串夷載路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串古患反毛云習也鄭云串夷混夷也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爲串又云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是正義本經作患字與釋文所云一本者正同也

路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路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云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今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或爲路寢暮露爲暮路之類是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曾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云應者據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瘠爲誤失之矣

天立厥配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配媲也正義云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媲也是爲妻之配夫意與鄭合考正義之說是也箋云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此申毛以配是妃之假借字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云厥配本亦作妃音同注同其亦作本非也乃依箋字改經耳某氏爾雅注當即所謂以破引之如引其義孔有之比段玉裁云古多用妃少用配妃是正字配是假借字也配之者酒色也今人云配合周案人云妃合嘉耦曰妃非專謂男女也經文本作妃毛以配合解之鄭以后妃解之改妃爲配自是後人所爲○按段說是毛用釋詁妃媲也非讀配爲妃也

栵而檉河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而恐衍誤是也

一名雨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雨誤兩是也

則光錫之大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光作兄案皆誤也當作天

維此王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引昭廿八年左傳而云此云維此王季彼云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正義同段玉裁云樂記注云書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詳詩經小學考毛氏詩自是王季王肅申毛作文王者非經義雜記辨之是矣○按鄭注禮記多用韓詩不用毛詩左傳作文王與韓詩合是可以證三家詩之皆有所受之也

貊靜也箋云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傳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廿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爲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段玉裁云此章詁訓本左氏係箋自舛誤今正衍箋云二字

慧和偏服曰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偏復作音是其本服作復以左傳考之復字非也

教誨人以誓不解倦閩本明監本毛本解誤懈案此依服注文而引之也正義自爲文用懈字

畔援猶拔扈也小字本同相臺本拔作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下及正義中字同案釋文云拔字或作跋考跋古字通用但釋文不云本或作跋則此箋自用拔字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拔是也閩本以下乃誤改耳

按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正義本字作按釋文云以按本又作遏知正義本必不作遏者以釋詁按遏兩有若作遏即不得云彼作按也

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王當王季誤是

箋叛援至曲直閩本明監本毛本叛作畔案所改是也此標起止仍不易字下故言叛援猶拔扈所改非也

是也○毛以徂爲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敢與兵相逆大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相當拒字誤是也

要言疑於伐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我誤伐是也上文可證

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明監本毛本邗誤邦閩本不誤○按作邦作邗皆誤當作邘从邑于聲音況于切今本尙書大傳此字亦誤作邗

爲萬國之所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鄉誤嚮案嚮乃正義所易之今字釋文鄉周下云本又作嚮下同當非正義本也考文古本恐改作嚮未是

非爲密須兵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密須當作須密此須者用也非密須之須不知者誤倒之

而驚散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驚下當脫怖字是也

遠方不奏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奏作湊案所改是也

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歸作謂案我歸者予懷也謂字誤

同爾兄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書音均表云後漢書伏湛傳作同爾弟兄入韻顧炎武說同考正義云和同汝之兄弟又云當和同汝兄弟之國是其本作兄弟或毛氏詩與伏湛傳所引自不同也

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方誤萬小字本相臺本方作多一作壹考文古本同案多字壹字是也

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偶當作耦下同

以加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謂色取人而行違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仁案所改非也正義引論語自如此○按舊校非馬融注可按

詩意言又無此行明監本毛本又作文王二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意字當衍

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之二字互易案所改是也

箋云鉤鉤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當作故

執訊連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釋文字又作誶者誤爾雅訊言也說文訊問也正月出車傳采芑及此箋以言辭問訓訊字與誶訓告義別

於野曰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內非城內也此正義專釋傳內字耳於外曰禡當仍是於野曰禡考文古本采之以改傳作外非也

致致其社稷羣臣小字本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羣臣正義本是神字作臣者非也羣神多誤作羣臣如魯語鄭大宗伯注皆然

尊其尊而親其親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而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忔閩通志堂本同盧本忔作圪云舊譌忔今改正釋文校勘云案圪字所改未是也圪是隸省字見九經字樣土部陸但如此作小字本所附作扢扢忔皆形近之譌

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當作王此詩無武王也

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耳曰馘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耳字案所改是也故下當補云字

所以復得致其羣臣閩本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也

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我之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上當有缺文因孽孽字有複出者而脫去也舉我當爲壞城之誤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

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靈臺杜預注左傳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本或作虫非冥亡丁反冥冥無知貌字林云蛐也又亡定反祲子鴆反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

疏

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正義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其有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昆蟲民歸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爲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爲民所從事雖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而已附至作臺而齊在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囿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麀鹿獸也白鳥鳥也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鄭寒退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廣物以見陰產故言昆蟲以總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囿主以蟲獸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政敎得所合樂辟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箋民者至備故○正義曰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見仁道遲故於是始附解其曉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闇日月食也瞢謂日月瞢瞢無光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玄謂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舉天之異氣眡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箋取以爲說十煇而唯言祲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所獨引眡祲之事者以眡祲爲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含神務曰作邑於豐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也文所引春秋傳曰五年左傳文引之體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侯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鱉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敎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卽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圓沼魚鳥所萃故不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太學爲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太學爲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爲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廱矣若然者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爲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敢備參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辟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圓水則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食於上墓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敎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立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之必有魚鳥取其所以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闈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禮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左氏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

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毀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可毀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之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以此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度待洛反下同應應對之應說音悅

【疏】經始至成之○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從於營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衆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傳神之至成○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為數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庶民樂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言民心樂為之也○箋文王至以名焉○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觀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為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之詩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靈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為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言為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亟居力反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囿音又徐于目反麀音憂牝頻刃反處昌慮反

【疏】傳囿所以至於囿○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為諸侯而聞諸侯四十里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閒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為囿沼則似因靈為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偏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麌牝麀是為鹿牝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濯直角反翯戶角反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下沃反樂音洛下文於樂注喜樂皆同

【疏】傳濯濯至肥澤○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沼之紹反牣音刃躍羊略反跳徒彫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虡音巨樅七容反又音從崇牙也沈又子容反賁符云反字亦作鼖鏞音容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下同辟音璧注同植特職反栒旬尹反縣音玄

【疏】虡業至辟廱○毛以為文王既立靈臺而知民心歸附作沼翔而知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己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虡橫者之栒上加大版而捷業然又有崇牙其飾樅然於此虡業之上懸其大鼓及維鏞之大鐘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鐘使之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之宮中是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鄭唯下二句別義俱在箋○傳植者至節觀者○正義曰釋器云木謂之虡孫炎曰虡栒之植所以懸鐘磬也郭璞曰懸鐘磬之木植者名為虡然則懸鐘磬者兩端有植謂之虡上有橫木謂之栒栒上加之大版為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樅樅然有聲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虡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鼓為鼖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鏞也水旋丘如璧者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節也○箋論之至之至○正義曰以倫理之字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虡栒不言所用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鐘鼓也以經有鐘鼓故特言之其磬鐘亦有栒虡也又解上言靈沼此言作樂之意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己德觀其實允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饗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饗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群臣之者無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箋云凡聲使瞽矇為之○鼉徒何反沈又音檀草木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逢薄紅反韓詩云鼓聲也字作鼞徐音豐降音隆瞍依字作叟素口反亦作瞍說文云無目也字林先么反云目有眸無眸子也眸莫侯反

【疏】傳鼉魚至公事○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書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笑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為和也矇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為等級瞍者言其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無故云無眸子曰瞍其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為名其總則皆謂之瞽御書謂瞽為瞽子外傳云瞽非瞽史周頌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是瞽為總也周禮瞽矇二字已是為官名故文不及瞍此言瞍不言瞽各從文之所便外傳稱矇誦瞽賦亦此類也周禮上瞽中瞽下瞽以智之高下為等級不以目為次第矣公事釋詁文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復扶又反王于況反

【疏】下武六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經六章皆言武王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功

謂經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則武王所繼自大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者作者以周道積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實矣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大王王季雖脩德創業爲後世所因而未有天命非闕基之主不足使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特言繼文著其功也大且見繼之大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復受爲前之辭武王之德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

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哲陟列反本又作嚞又作悊皆同知音智下同【疏】傳武繼○正義曰釋詁文○箋下猶至就盛○正義曰居下世則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釋言文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謂大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爲西伯文王又受命是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鄭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號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數武王也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既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假音遐已也本或作遐【疏】箋此三后至鎬京○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注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假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爲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箋云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疏】箋作爲至大功○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卽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无信不立○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此爲如字【疏】箋命猶至不立○正義曰此承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以命爲教令此爲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爲多矣獨以信爲言者由王德之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然始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式法也箋云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爲法勤行之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疏】媚茲至嗣服○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數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述武王所言而數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驗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傳一人至侯維○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爲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爲維也○箋可愛至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易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升卦巽下坤上此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是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漸積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爲譬定本作愼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實繫辭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箋服事至天下○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數而美之幷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違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許進繩戒武迹也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勸行進於善道戒愼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來王如字鄭音賚下篇來孝同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箋云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祜音戶下同【疏】昭茲至之祜○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爲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勸行進於善道戒愼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德行善不繼故爲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爲民愛之如此○傳許進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繩戒武迹皆釋詁文○箋茲此至成之○正義曰茲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愼祖考踐履之迹是懼不能行故美其終成之○箋祜福至之言○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爲天下所樂仰此是欲其得福之言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遠夷來佐也箋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疏】受天至有佐○毛以爲民欲王受福卽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侯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承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天之祜則爲遠近之文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鄭唯以下句爲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臣言王親近其臣與之同福○傳遠夷來佐○正義曰言不遐有佐是遠有佐來之人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來佐之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愼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爲遠夷則四方來賀爲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箋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蒙其福其封爲諸侯則貢明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受福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疏】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至伐功○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爲至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各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爲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成卜兆寧善謀以安後世所爲不止於伐紂唯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此篇八章其末四章言哉而四章言武王之繼四章言王后樂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令聞成民受命伐崇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從之言四章言作豐以王四方施化而爲法度比之前事爲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爲不武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占八章言豐功業以爲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害去殘詒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文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考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

箋云遹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所以之世益盛○遹尹橘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注同聞音問本亦作聞

文王烝哉

烝君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烝之烝反韓詩云美也【疏】文王至烝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大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譽所廣大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大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大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哉○傳遹述至益盛○正義曰遹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釋詁文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

言有聲事可以聞於外是爲有聲矣故爲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大王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爲己有故云遹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大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身今文王則哉之身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傳烝君○正義曰釋詁文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應應對之應

文王烝哉【疏】箋武功至天命○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邘耆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蒙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後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爲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爲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孟津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淢況域反成閒有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棘居力反下同或作極韓詩作恆音同欲本亦作猶

王后烝哉后君也箋云變諡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諡【疏】築城至烝哉○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與築豐邑之城維如一成之域淢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淢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緝得伐崇卽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欲而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爲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淢成溝○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淢是名故云淢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淢迫音同○箋方十里至其衆○正義曰總申傳淢爲溝之義故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此溝謂之爲淢此淢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淢是其事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文王既已受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猶在猶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己之欲欲得其功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早成道故已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述大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大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大王勤孝欲成父功故所追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註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室註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註皆以公城方九里則天子之城方十二里矣故此十里爲小於天子也異義皆云鄭公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爲城五十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註云玄或疑爲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以天子典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宜同爲一辭以見二文之意也○傳后君○正義曰釋詁文箋云以作文章顯者宜今半辭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校無證之章其事皆劣故有非其盛之以義證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證也證者行之成名號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不盛者變名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濯大翰幹也箋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濯直角反韓詩云美也垣音袁翰戶旦反幹古案反

王后烝哉【疏】王公至烝哉○正義曰既言作豐城又述其城之內所往而王述先王之業其事遂益大矣鄭言大之猷維往遂城之內事鎬而垣翰之以立宮室而居豐乃爲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于戲文王維乃爲之楨幹謂爲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濯大翰幹○

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爲大也上言遹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垣則是豐城之內別起垣也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民知有所歸故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與翰爲法故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績業皇大也箋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辟音璧注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汎芳劍反字亦作汎濫力暫反大王此及下言大者並如字

皇王烝哉箋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疏】豐水至烝哉○正義曰上既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今豐水之得東流注於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所決治之其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爲天下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爲之君而施化爲此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傳績業皇大○正義曰績業釋詁文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爲大○箋績功至之東○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源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恩禹故易傳以績爲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水亦汎濫爲之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幷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可以兼及文王欲之事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箋變王至益大○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同不言證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辟變故知爲武王之事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武王故亦以四方言之其實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皇王烝哉【疏】箋自由至服者○正義曰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爲由也既言辟廱卽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廱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箋云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契苦計反本又作挈或苦結反

武王烝哉【疏】考卜至烝哉○正義曰言稽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箋考猶至於灼○正義曰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有吉所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爲成龜兆之吉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使註云武王鎬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顯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事不宜實言其義異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皆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謀傳所以遺基○芑音起詒以之反鄭王申毛字鄭音餘貞反下同如

武王烝哉上言常王而柔式王者武王始大

【疏】豐水至烝哉○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草是潤澤及後人而生草爲己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言豐以功潤澤惠及後人

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故得爲人君之道傚○傳燕安翼敬○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翼敬釋詁文○箋詒猶至弃基○正義曰詒訓遺即旄體傳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運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並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爲喻言父爲之於前子不肯於後其父則構實之此彼言其父之辭彼注云其父敬事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弃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使後嗣賢爲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弃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靈臺

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其當倒

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上浦鏜云當脫一異字是也

取辟有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辟當作璧

不言辟水言辟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言辟三字案所刪是也此十行本複衍

說各有以無以正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有以二字案說各有以句絕

圓之以水似辟　閩本明監本毛本辟作璧案所改是也

袁準正論云　毛本準誤淮閩本明監本不誤○按舊書準多作准

所以法大道順時政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所改是也

度始靈臺之基趾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趾作止下同案止字是也止趾古今字正義中字作趾乃易而說之之例不當依以改箋也基止又見抑箋

始度靈臺之基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始度當倒

論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釋文云論音盧門反思也一云鄭音倫下同是釋文本亦有段玉裁云論者侖之假借字也說文亼部曰侖思也龠部曰侖理也

義俱在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具誤俱是也

目有眸　釋文校勘記通志本同盧本眸作眹云今從浦校案考周禮釋文則浦校是也

月令季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釋文八字錯入季字下誤今改正

漁師取漁之官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也

今合樂龜魚甲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藥類弁正義引今合藥鼉絲子是也可作陸疏有合藥之譌

無目眹謂之瞽　明監本眹誤眸閩本毛本不誤下同○按正義亦作眹

外傳稱矇誦瞽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矇誤瞽以周語考之浦校是也

○下武

著其功也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之案所改是也

此三后既沒登遐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遐作假案釋文云假音遐本或作遐正義本是遐字故引禮記亦順經文作遐也作假者依釋文改耳

昭茲來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依東觀漢記引許作御疑作許是傳寫之誤詩經小學云爾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齊三家詩

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履踐作踐履案踐履是也正義云戒慎祖考踐履之迹可證

洛誥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同受福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受字福下有祿字案此當作同受福祿矣

○文王有聲

而四章言武王之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武王當文武誤是也

文王烝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文誤武後改正

邪誓密須混夷之屬　明監本毛本邪誤邦閩本不誤○案此邪亦邪之誤群蠱矣

匪棘其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匪亟或作棘正義云棘急釋言文是其本作棘

申傳減爲瀆之義　明監本毛本爲下有成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爲當作成字耳

欲又本之前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

而豐水亦汎濫爲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汎作氾考文古本同案釋文云氾字亦作汎考說文汎浮貌氾濫也當作氾者爲是也正義中字作汎與亦作本同

故知豐水亦汎濫爲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害誤之是也

可以兼及文王欲遠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兼誤并案欲當作故

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悌誤弟案悌是正義所用今字

上言皇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首有傳字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案此當脫箋云二字也上箋變謚而言王后者變王后而言大王者與此箋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相承而下屬之傳者誤也

言武王能得順天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傳

故云傳謀以安彼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當作敬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一)〔五四〕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疏】生民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擧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己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順經而爲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將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禋音因嬪婢人反韣音獨弓衣祓音拂又音廢下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篇末齊敬同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敏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真慎反夙[illegible]反齊側皆反又如字【疏】厥初至后稷○毛以爲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illegible]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其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爲天神所祐大爲歆祿所依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愛祐傳福之風早終人道則生之異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之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爲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禖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跡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跡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己者也然是則歸勤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間○傳生民至帝焉○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爵位與衆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爲嚳之子也發嚳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豈迹隱情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爲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爲舜所納用者以其並是上智聖帝或過人不可以凡人從齡而怪彼承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審隱世左傳之說八元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箋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釋詁文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雍禘太祖頌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經之民爲始祖者以人之爲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辛又歆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載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則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妃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傳禋敬至之前○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云禋敬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爲敬也大宗伯云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聞者也則鄭以禋者唯祭天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賓柴曰禋者煙氣煙煙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消又稱禘者同禋於文王何也曰夫名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宓嫗之禮也彝曰禋于文武者取其特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類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illegible]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禋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如以絜言爲然鄭於[illegible]以文武於明堂既云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與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爲祭天其餘皆傳言禋者則亦知毛意與鄭同也非謂爲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求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言此祀祀郊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子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禖爲然故知禋祀是祀郊禖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於郊住禖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土爲臺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若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禖言禖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敦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時天子內宮有后也夫人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求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言百二

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者高禖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為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祭之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禖尊也禖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不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為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於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禖則皆於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為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註義不同者鄭志王權有此問焦喬答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則禖祀乃於上帝也娀簡吞鳦有子之後後王以為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此是鄭沖弟子為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而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為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為高禖故此箋從傳為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禖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為說可得合詩禮二註耳然禮註為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鳦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為堯臣耳○箋克能至之疾○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則鄭云祓除其心之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為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為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為天子所以得祈郊禖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得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邰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傳履踐至利民○正義曰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為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達疾謂之敏故訓敏為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宜謂敏而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跡地之處也禁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疾也非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為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為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年始實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為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棄之后稷者以其身為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箋帝上帝至后稷○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為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為高辛帝矣此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為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為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為左右也傳以夙為早箋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輔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皆文故知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於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言戒不復御解之載識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為震為有身即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冰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弃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為稷之登用之年舉禹為之故云是為後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世妃意以為非帝嚳之妃史記譽以姜嫄為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僞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使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彌面支反達他末反註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易以鼓反下同

不拆不副，無菑無害。

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拆副災害其母横逆人道○拆敕宅反副孚逼反說文云分也字林云判也四亦反菑音災註同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疏】誕彌至生子○毛以為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拆不副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缺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之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既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所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為禋祀所安也由為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人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亂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胤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從禋祀之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羊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稱○箋達羊至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孫炎曰羊章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屬遲之言未可信也○傳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總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為美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坼副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能無坼副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為在母坼副皆裂也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副為裂也坼副災害其母皆謂

當產之時閟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爲異耳横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嬇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横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坼副災害不爲悉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由言之以爲美耳晉語曰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横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育人道感己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别耳○傳赫顯至康也○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爲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爲因禋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箋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弃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弃之上則是說其弃子之意爲下章發本故易傳也履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人迹履之如有感己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嘗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於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爲生天之胤故不安不康禋祀者謂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使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奸淫而有此胤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衆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衆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得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體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鳦生契即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嚳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契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奕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遺腹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污辱之毁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紫機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何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

育聖子以與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信二龍實生妖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短於爲善靈之乖異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求棄之前用何知爲神龍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徒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著育靈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鳥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數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嚳崩爲奸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華實以鄭爲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爲王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鄭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寒居若以寒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爲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爲王之說姜嫄爲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事不假堯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爲人兄聽母棄弟棄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欲明之後用心若此微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蠲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之雖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違遠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解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寘之豉反下同隘於懈反巷戶降反腓符非反避也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呱音孤泣聲也尚書云啓呱呱而泣是也

疏誕寘至呱矣○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異大矣棄此后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鍾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後寘后稷朝旦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覆以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字愛至天下○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嚳所存矣不得爲遺腹矣○箋天異至異之○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理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棄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隘巷○傳大鳥至藉之○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故奇而覆之明亦覆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爲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

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訏況于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魚極反貌文作䵻云小兒有知長發文反或如字別彼列反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荏菽戎菽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唪唪然多實也箋云蓺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蓺魚世反荏而甚反菽音叔或作菽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旆蒲貝反穟音遂幪莫孔反瓞田節反唪布孔反徐又薄孔反長如字又丈反

【疏】實覃至口食○毛以爲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言其長大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善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言后稷可笑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有所知岐岐然又能識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已能之意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蓺之者是荏菽也此荏菽乃旆旆然長大禾役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穟穟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爲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發文矣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覃實訏爲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謂始張口而訏然餘同○傳覃長至嶷識○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訏大路大釋詁文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箋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覃實訏爲厥聲載路而言與實匍匐爲克岐克嶷嶷而毀實之爲義不指覃訏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是寔也適覃訏而擊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實之言是寔慮訏並爲適又以上言呱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訏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嗚呼儀禮注云禪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發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嘹兒既坐而後昇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後此至鄭後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後稷以上智之實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哀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種官以成就衆人口食衆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種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殖之志非始官居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傳荏菽至多實○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戎菽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穀梁傳曰戎菽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爾雅戎菽皆爲大豆桂穀梁書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爲胡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卽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須復布之有戎事不可謂之胡事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蓺之之文爲下總目於荏菽說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穟穟幪幪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系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蕃長故不爲此字而以唪唪爲多實也定本唪唪多實之上云瓜瓞瓞也苗集註蕃長並無此四○箋蓺樹至天性○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爲種殖之通名故云蓺樹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欲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言於種殖於後稷爲成人後周本紀云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卽此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焉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相助也箋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反註同

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茀治也黄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實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亦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有室無變更也○茀音拂韍詩作拂拂弗也種支勇反注種雜種同種生不雜下其種并注並同褎余秀反穎營井反穗也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邰他來反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

【疏】誕后稷至家室○毛以爲既言后稷爲兒時好種殖此後言其爲稷官時事也可笑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懷之以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黄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畝無空缺之地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稠之盛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種而肥大實發秀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稍至秋初未又出穗實盛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盛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穗蕃其功而賜之土字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室爲○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唯此爲異其文勢則同○箋大矣至之力○正義曰下言有邰家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爲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有相之道以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傳茀治至天命○正義曰茀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彼而言種黄則黄色是穀也以之黄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皆者故云黄嘉穀也以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言稼穡黍麥稻書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黄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美此種之黄茂爲下總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黄盛以總之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畝故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易稀繁于苞桑謂繁之桑本故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擁腫無用故以種爲擁腫謂苗之肥盛也實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發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貴亦盡長秀穎好栗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夸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爲實定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上云去其禾也又云穎則穎是禾賦之輿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穎上合也其禾之秸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成之熟故云其實粟粟然極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度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以此女生后稷故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傳言后稷於邰也故國后稷於邰謂封爲邰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末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箋豐至變更○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言實實字成義直言實則不知何苗均稀以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實當符與傳極畝亦同但實當謂苗本且據地滿耳以傳言雍腫肥充之貌故以爲生不雜生不肥不能至於極種者本初種之稱卽大田既種是也故以是爲生不雜禾稱不穰不狩也傳以實爲長故中之爲枝葉長也傳以發爲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故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實粟粟止言粟粟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家注云宮室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其成國之室家無所變更書謂邰國鄭先有家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笑后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爲

隋書〔唐〕魏徵　長孫無忌等撰　二二
南史〔唐〕李延壽撰　二三
北史〔唐〕李延壽撰　二三
舊唐書〔後晉〕劉昫撰　二四至二五
新唐書〔宋〕歐陽修　宋祁等撰　二六至二七
舊五代史〔宋〕薛居正撰　二八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　二八
宋史〔元〕脫脫等撰　二九至三二
遼史〔元〕脫脫等撰　三三
金史〔元〕脫脫等撰　三三
元史〔明〕宋濂　王褘等撰　三四
明史〔清〕張廷玉等撰　三五至三六
編年史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　三七至四〇
通鑑目錄〔宋〕司馬光撰　四〇
續資治通鑑〔清〕畢沅撰　四一至四二
明紀〔清〕陳鶴撰　四三
古史
逸周書〔晉〕孔晁注　四四
竹書紀年〔梁〕沈約注　四四
穆天子傳〔晉〕郭璞注　四四
越絕書〔漢〕袁康撰　四四
吳越春秋〔漢〕趙曄撰　四四
國語〔吳〕韋昭注　四四
戰國策〔漢〕高誘注　四四
別史　雜史　載記
路史〔宋〕羅泌撰〔宋〕羅苹注　四四
東觀漢記〔漢〕劉珍等撰　四五
華陽國志〔晉〕常璩撰　四五
十六國春秋〔後魏〕崔鴻撰　四五
晉略〔清〕周濟撰　四五
貞觀政要〔唐〕吳兢撰　四五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撰　四五
宣和遺事〔宋〕□□撰　四五
靖康傳信錄〔宋〕李綱撰　四五
長春真人西遊記〔元〕李志常撰　四五
聖武記〔清〕魏源撰　四五
傳記
說苑〔漢〕劉向撰　四六
列女傳〔漢〕劉向撰　四六
高士傳〔晉〕皇甫謐撰　四六
國朝先正事略〔清〕李元度撰　四六

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以種穀今得新穀故於嘗日閒芟獮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獮日閒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日閒稼於御日使閒
注其意為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問者以嘗新穀而本在穀初獮之其先於芟草故問芟稼種嘗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獮之下謂秋
獮祭社也嘗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卜獮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耳因而問卜獮乃秋儀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
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而問之耳獮為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祭之時即謀來年郊祭之事似今秋祭社因之日豫卜來歲之
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今來歲遂似今秋是與來歲之稼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豫以卜來年郊祭本為來歲今社日卜是來歲之稼卽是卜郊之
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祭饌之日豫卜來年吉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黍已謀則其事在於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違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思念
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嘗薦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其而後薦薦合饗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饗作禮往云禮嘗作饗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謂彼從
此使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啟達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也燕燒也言宗廟之祭以
香薦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已此郊特牲文也已其之而皆後燒此香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故取其馨香尸也此言祭而使不言皆使言
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牡羊羝羊也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牲之道云羊牲牴羝郭璞曰牂羊白羝羊者是亦以祭牡為牝也故知道是祭祀謂祭神
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曰如火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燔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曰烈卽今之炙肉也○箋惟烈至往郊○正義曰惟思燔燒故
文又申明以遠火則為烈之意熾食文則云烝乃作也故熾云火熟也是火之熟故云烈之言燔也明以酒火則為烈猛之意成饌食文云后稷既為郊祀之酒食其米
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為黍之釋而已正為祭酒耳而箋云基之實重基之實必能以使文有春蒸之事其為米者非獨為酒體之已故祭言重基之實者郊先作
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祭必諏日其日謀日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云以諏上謀其日使往云諏日謀日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謀
是思其禮故云思念其禮之正以特牲有諏之文而故易傳不以謀為稽而則取蕭草與祭祀之謂是烝之體以特牲爲饌祭而穀烝宜與穀同文謂則既蕭
而用先言之燕於行神之位之正謂以祭神之位謂取之所祭是七祀上行神故言行故神之位燕香既閑取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軷伏於上秋
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犬者亦如之鄭司農云伏犬以王車轢之明天此用犬亦伏體故上故言體也人伏用牲此用犬謂蓋天子諸侯禮使
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烝其肉為尸羞亦用此之內為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又之羞故云為尸之羞也
此后稷有尸天子祭郊亦有尸依禮記郊特牲祭酒則曰此尸矣鄭之為兆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傳與來歲大夫往歲○正義曰則
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以往之以興者有所起發之意者之有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逆起來歲以往歲續以往歲者使之歲歲恒然常禮豐年也繼續來歲者
祭時以來至為來已過為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至郊天○孝至定用何月要在以歲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箋則命歲至上帝○正義曰用
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月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之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與云三帛往云高辛氏之後用黑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
穀高辛氏之帝郊必正月為郊則祈歲之父其意之歲也故云大祈歲亦今新歲新歲而謂之郊者使之繼祈往年猶為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理亦同也
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祈孟春之令曰乃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辛也所祭祀卽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祈穀之鄭內郊無天主為祈穀故謂日上帝曰祀
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為己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所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臭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于豆者于豆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

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卬五郎反盛音成注同其香一本作馨亶都但反菹莊居反醢音海上時掌反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迄至也箋云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
配天禱○[redacted]卬盛至于今○毛以為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迄許乞反[redacted]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登以此而往為祭此豆登所盛
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為上帝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歆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
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爲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今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今人悔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今文王
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禱○鄭唯以豆為祀天為異餘同○傳卬我至大羹○正義曰卬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
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旊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
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其所盛之物不言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
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不言器之實以重包之至器實○正義曰釋詁文言盛也羹不致五味也質不言瓦登之盛以祀天而用瓦豆者
以陶器質故也鄭特牲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箋曰至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也俗本作上帝○傳其實至正義曰釋詁文定本集注
此亦言然○箋庶衆至天禱○正義曰庶衆釋詁文云是庶無罪以故至率以彼是誓戒之辭故為上帝所歆為罪悔
爲衆后稷爲二王之後一國而言耳使祭天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以及后稷之田畯天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天下且福以及一國而言天下
下皆得其稱故天下言之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一）

○生民

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攸案段玉裁云也攸二字皆當有是也

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名之作之名案之名是也讀之字斷句名字下屬正義可證

禖禖言禖者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上禖字作祀案山井鼎云諸本皆非作媒似是是也

吉爭先見之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爭盧文弨改爲事是也

鄭記王權有此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紀疑志字誤非也考鄭紀與鄭志非一書鄭紀六卷康成弟子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並見於隋書經籍志浦失考

弃黎民阻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弃誤棄下帝曰棄同飢誤饑按引尚書作弃依俗文也○按唐人多以棄中有世字乃改爲弃此不畫一者轉寫所致也

釋詁文介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當作云

是爲震爲有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爲恐謂字誤是也

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達毛云生也沈云毛如字正義云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云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也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段玉裁云蓋是此達達生也先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達之言沓言重沓而生此與車攻傳鳥達羊皆假達爲沓姜嫄之子首生者乃如之重沓而生之易然先釋達而後釋先生如白華傳先釋卬烘而後釋桑薪又見詩經小學

不坼不副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拆作坼案坼字是也釋文可證又說文土部坼下引此詩作拆者形近之譌正義中十行本尙閒作坼明監本毛本盡改爲拆誤甚

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達當作羍此引羍而不云字異音義同者省耳不知者乃改之

則又坼堛災害其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副正義作堛副堛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按舊校非堛不與副爲古今字此乃襲上文坼从土而轉寫誤耳

因見稷之生由 明監本毛本由誤易閩本不誤上文云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生由謂此

少溲於家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豕誤家是也

此章上四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章字當作句

欲望衆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言是也

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感下當脫生字是也

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耳疑非字誤是也

契稷不棄契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契字作棄案所改是也

因之曰堯不名高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目之曰號不名爲帝皆形近之譌也

姜嫄爲辛之正妃 閩本明監本毛本辛上有高字案所改非也爲當作帝耳

雖帝難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雖疑惟字誤非也雖字正義自爲耳據尙書者但帝難之三字耳

實之言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實之言適也又云定本爲實之言是案依注並爲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頍弁正義云釋詁云實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又韓奕箋云實當爲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趣在義通不爲例者也凡餘經實訓是者視此

訏謂張口嗚呼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沿革例云諸本皆作嗚余仁仲本作嗚最爲非是今從疏及諸舊本作嗚釋文訏下云鄭張口嗚呼也亦淺人改之耳嗚呼古書多作烏呼說文云烏孝鳥也引孔子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

荏菽戎也 閩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戎下有菽字考文古本同毛本誤菽入事字案有菽字者是也

穟穟苗好美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按正義云其苗則穟穟然美好釋文穟穟下云苗美好也是好美當誤倒

幪幪然茂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茂盛誤倒

敗實之爲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敗作取案皆誤也當作則形近之譌山井鼎云恐以字誤亦非

訏音呼字又從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呼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按非也

相地之宜宜五穀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宜字案山井鼎云本紀與宋板同

種雜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實種下云種雜種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擁腫無用故以種爲擁腫又云傳言擁腫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擁腫山井鼎云據疏雜作擁爲是是也釋文涉箋而字譌耳各本依之非也○按釋文本作雜種正義本作擁腫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襍集也集種者集其眾種也猶集義集大成之集舊校非也

栗成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考文古本作急以采正義

尙書稱播殖百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時誤殖是也

秸又云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去形近之譌甫田正義同

就其成國之室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家室字誤倒是也

禹封棄於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舜誤禹是也

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按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考此鄭申毛天降嘉種傳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恒之秬秠　唐石經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恒本又作亘正義云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考恒亘是一字

以歸肇祀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肇作肈下同案釋文以肇字作音詩經小學云玉篇攴部云肇俗肇字五經文字戈部云肈作肇說文攴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肇字皆當改作肈今考六經正誤云作肇誤是當本從戈毛居正始誤改之耳

於是負檐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擔誤檐非也檐字見商頌注

降之百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稻誤穀考閟宮浦校是也

故任為抱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〇當作也

釋之叟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作釋誤說文釋从米从睪漬米也云云今考其說非也毛鄭詩作釋乃古字假借故釋文不以釋字作音正義亦不解釋字說文釋下亦不引此詩毛居正欲穿字部改變經文不可承用也

或蹂黍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等皆為蹂黍定本為蹂米者誤也考此傳以米與上釋為對文當以定本為長

先貫而後爇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先作既考文古本同案既字是也

羝羊牡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上羊字衍文也正義云羝羊牡羊者乃自為文取以添注者誤

貫之加于火曰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于作於下注當于豆者于登者相臺本作於案於字是也

后稷既為郊祀之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既誤郊

齊敬犯軷而祀天者　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犯作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犯字是也正義中十行本皆作犯不誤

孟春之月令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當以無者為長

又取羝羊之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下文不誤

以此為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恩當作異

烰烰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烝誤氣是也

蒸烰與此不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浮當作烰此與下互易

故言烰烰氣　閩本明監本毛本烰作浮案所改是也此與上互易

又去為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舂誤去是也

故上言於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

故因兵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因當作閒形近之譌

取蕭草與祭祀之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祭祀作牲浦鏜云牲誤祀是也

未至定用何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當知字誤是也

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新歲二字

內郊天主為祈穀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內當由字誤是也

于豆于登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登作豋案六經正誤云作登誤登升之字从𣥠豆登之字从肉从又云云今考登字此經及爾雅作登儀禮作鐙說文有𧯷字登即鐙之古字也釋文不以登字作音正義中字亦皆作登其明證矣登字或作𧯷顯見集韻皆不載於說文毛鄭詩閩未嘗用此字毛居正特臆說耳〇按鐙校本所引劉台拱說

其香始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香一本作馨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上帝則安而歆享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饗字是也正義云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可證凡作歆饗字皆當作饗享祀字皆當作享二字截然有別宋時寫書乃以享為饗別體字而亂之

不糂以鹽采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采作菜案所改是也

抑云庶無罪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罪是也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黃黃髮也耇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敦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耇凍梨也耇音苟爾雅云耇壽也梨利知反不利方反言云凍梨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疏】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厚也周家積世能爲忠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忠誠篤厚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黃耇之老養此黃耇就乞善言所以得成其福祿焉以王者行此故致福祿此言周家則是太平成王之時也時王能然故經序言之以周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言周家以見其世皆然也章首二句是仁及草木也下二章是內睦九族也四章是外尊事黃耇也二句言黃耇之事則是養老也下二章是乞言也章有二句則此三章所以乞言也卒章言以成福祿是也此章之言福祿皆唯有下二句耳其章首二句是仁及草木也則三木王也可知故序言乞言以足句耳○箋九族至受之○正義曰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九族之內非直父子孫而已故言親也云從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者言九族之正也以經言兄弟不遠具爾故以九族爲親也此云黃黃髮也者以經言黃耇台背知以黃髮爲老人之稱也云耇凍梨也者釋詁云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言凍梨者謂面色如凍梨之色也云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正以乞言者人皆有之三王養老而法其德行待之以乞言故又云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三王亦憲既養之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故知云敦史受之者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皆有惇史是也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內則注云惇史記善言者大史小史之屬也故彼注又云有善則記之爲惇史是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行道也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敦徒端反注同苞布交反又作包同泥乃禮反注同泥泥葉初生泥泥然毛以爲苞茂也體成形也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此仁及草木【疏】敦彼至泥泥○正義曰毛以爲敦敦然道傍之葦其葦方茂方有形體之時牛羊不得踐履故以言先王愛惜此草況於人乎王者之愛人物如是故周之先王能爲此忠厚也此牛羊所食方茂之時周禮所謂以教牧養人物者乃先王之法也言周家牧其牛羊勿使得踐履之也故其愛物如此明其愛人也○鄭以行道之葦方茂方有形體其葉泥泥然盛草木之微物猶加愛惜況於人乎是故言其教忠厚之極也○傳敦聚貌至生泥泥○正義曰敦是聚之貌故知以敦爲聚貌好生之人愛物之甚○箋苞茂至成形○正義曰以物初生之時謂之苞故以苞爲茂成也此言方苞方體謂之爲牛羊所食至秋成物既盛乃爲人之所用未成之時故不言苞物之形體是成之名以夏方成其形故言至春夏爲養物之時也○箋周之先王至人用○正義曰釋言云苞稹也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爲苞是苞爲茂盛之義也以草物方成之時謂之爲體故以體爲成形也此本謂至其體成形也言其事則是成之名是時乃成其形體者大謂爲形名言之名乃至葦葦故知是羊牛所食經傳以其爲秋冬以夏葦成時而爲人所用在於秋冬此葉泥泥作者觀其意則故是經以夏成形名而言之葦葦

之初生未成之時已以牛羊之食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者耳以牛之牧正是牛羊所食故言牛羊之牧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者耳以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箋云戚戚猶親親也王與族人燕則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年老者加之以几旣言兄弟俱親之無有遠近之異故能親之至也○近附近之近下同凡親近同【疏】戚戚至授之○正義曰毛以爲兄弟能戚戚然相親也王與族人燕則兄弟無近無遠俱揖而進之

老者加之以几王之善心實至之親戚至故云王能戚戚然親其族人必以飲食燕樂之是以言肆之筵者以筵之事旣以肆之筵矣又或授之几授之几以肆筵者也○鄭以爲戚戚然親戚之王與族人燕王之兄弟無遠近皆親之故王能以恩相親也○傳戚戚至陳也○正義曰戚戚是相親之貌兄弟之親言其戚戚然以相親故爲親也肆陳也釋言文○箋戚戚至而已○正義曰箋以此燕族人之事王所親族人亦不相親故言王能親戚族人猶親也兄弟一也莫遠具爾言兄弟之親無遠近也王者之於宗族必以恩相親固以飲食燕樂之以親之故言王與族人燕則王之兄弟俱揖而進之言其皆揖而進之若筵席之屬陳之筵者以族人之故王燕宗族以親之降階而揖言其親也

云筵陳也言進者將射於西階之上王降揖之以序昭穆故曰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年老者加之以几也王燕族人故知是燕也燕禮曰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卿大夫皆少進公以爲近而揖之是王燕族人與王近而進之也云燕禮公命卿大夫北面云公揖卿大夫卿大夫皆少進注云揖之是爾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箋云緝續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所以安之也其不能者將以近親戚無遠近皆以禮燕之○緝七入反御魚呂反下同酢才洛反斝古雅反【疏】肆筵至奠斝○正義曰毛以爲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老者既爲肆陳其筵又重設其席以安之又授之以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是其禮之厚也又進酒於賓王酌以獻之客又酌以酢王主人又洗爵以酬賓客受而奠之不舉所以敬賓也○鄭以爲設席重席也緝御者謂有相續代而侍也言或獻或酢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洗爵而奠之所以申勸賓也○傳設席至奠斝○正義曰設席重席者以肆筵設席其文相對肆既爲陳則設亦是陳矣以其既陳之筵又設之席故知設席謂重席也少儀云緝御者疏不解也禮記大傳云燕私者何也注云燕私者言其燕而私恩也故云重席也鄭以設席爲重席其意與毛同以無所改故知同也言緝續御侍者以經言緝御者有相續代而侍之人故知緝爲續御爲侍也下言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是燕禮故知有相續代而侍者周禮射人云凡祭祀饗食燕飲亦如之則燕飲之禮射人掌之故言侍也○箋獻酢洗爵奠斝○正義曰此言獻酢洗爵奠斝皆是燕禮之事知者燕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又洗爵獻卿卿不酢是也

上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言其設席之異故注以爲設筵授几是燕禮今此經言肆筵設席授几緝御謂設席重席又授几以安其體下言或獻或酢是燕禮之事故言其具也

老者至於上則皆設重席以至於尊卑之別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故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也以其燕飲尊卑之別故云或獻或酢洗爵奠斝也

云洗爵奠斝者周禮司尊彝云酢酒用爵則獻酬酢皆用爵故燕禮賓酢主人亦用爵又以其燕禮獻酬之事故知爵斝皆酒器也

之名也故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是斝爲殷爵之名也言洗爵奠斝者爲互文也明堂位之文雖以斝爲殷爵之名此則通名也

法非周禮之正也以其燕禮有主有賓故此燕禮周之正法故云然也

王朝之禮自非當正也以大夫而用之必爲有明先代之物成王之時作此詩云先王之時

使臣之言云或在殿上而非正禮也其周禮有尸前酌之事既爲自當正當用以大夫之尊而用殷爵者必於代此時之故也

其實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不然故天子之燕則王不自爲主以宰夫爲之也言奠之者賓受而不舉以申敬賓之意

行禮而皆有非之兄弟之尊者兄弟之尊者則以兄弟爲主言賓主兄弟之尊卑故爲兄弟之賓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以肉曰醓醢燔用肉炙用肝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箋云醓醢以薦者以盛之而薦也燔炙皆以肉也嘉殽脾臄言其美也○醓他感反醢音海燔音煩炙之夜反又之石反殽戶交反脾婢支反臄其略反又巨略反函本又作𦚢又作含同胡南反咢五各反徒擊鼓也說文作㖾云譁訟也口上阿也徒歌曰謠徒擊鼓曰咢

注儀禮云醓醢作之以汁說文云醢肉醬也醓醢之有汁者故以醓醢言之若以其肉爲醢以其汁爲醓故合而言之也

同上說文云臄口上阿也又云口下曰函此云臄函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又云此𦚢肉在口裏志尖反炙肉也○正義曰醓醢以薦或燔或炙者言進酒之後以醓醢之屬薦之王或以肉燔之或以肝炙之又有嘉美之殽其脾與臄也其作樂或有歌者或有擊鼓者也

此鄭以臄爲函者以其燔炙之屬故知是函也其實臄在口上函在口下通名爲臄也以肉爲醓醢者皆以肉作之醓醢也言燔用肉炙用肝者以特牲禮燔從炙以肝故也周禮天官醢人注云醓肉汁也

無肉作之者自以爲醓醢所用之牲肉謂之醓醢其醢有汁爲之醓名故醓醢相通也其本作醓醢也以其名言之故以肉爲醓醢

又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箋徒擊鼓曰咢○正義曰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咢言徒者皆謂無所依附故云徒擊鼓曰咢也故以此今云歌者比於琴瑟也毛傳以咢爲徒擊鼓

禮注作歌者歌與樂器相配也故知歌者比於琴瑟也有桃茢之屬則有以爲歌比於琴瑟故鄭云絲竹之屬人之聲至之事正以其歌之○正義曰鄭云歌者比於琴瑟也所以比於琴瑟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已均中也○箋云敦弓畫弓也天子之弓亦畫四鍭言四矢皆鈞矢參亭已射矢皆中也○敦音彫注同鍭音侯又音候字林乎溝反舍音捨注同亭鏃作木反翦子淺反參七南反

彫也注及質下也同音鄭又音凋王又作彫先老反音侯臣行矢射名鉤以規擇其可會音者與以注爲同參○七

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下與爲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

序賓以賢

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矍俱縛反相息亮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又音官堵丁古反賁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點都簟反觶之豉反爵名容三升語魚據反弟音悌耋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同耆不[illegible]武反下同旄莫報反字或作旄同八十曰耄期音其百年曰期頤僅其靳反

疏

敦弓至以賢○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射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旣堅勁矣其四鍭之矢既鈞停矣其舍故此旣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賓者賓次序而爲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句爲異序賓臣爲賓以射之賓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傳敦弓至中藝○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是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射者敎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鍭之義言鍭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旣鈞冬官矢人爲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鍭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注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之矢名也又解會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謂所射之賓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鍭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痹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射之射此養老射是禮射而用鍭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箋舍之至藏之○正義曰舍射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旣射放矢也傳言中藏故又解之云藏是賓即所射之物正歸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謂矢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爲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禮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以射在朝而射以饗賓燕射因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敎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敎諸侯之弟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言以此爲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族類之後乃爲之不害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爲毛射之意亦爲大射也○傳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此擧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堵牆之謂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立一人爲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爲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敗軍之將謂子與人爲將將御無方致使已軍賁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爲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雖不必爲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旣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而爲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耋尙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己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者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旣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觶而以語說於衆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擧其道不爲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爲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爲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爲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擯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爲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觶者欲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觀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嚴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裘點就衆人之中[illegible]不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耆者好之後言子路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獨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之對也子路言惡事其末云有此行者不入裘點言皆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飾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褻不當處矍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必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先行燕禮鄉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衆庶之義引禮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箋序賓至次第○正義曰投壺數籌云筭以實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爲此射擇之爲賓而云賓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賢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云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句古豆反說文作彀云張弓曰彀挾子協反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徧音遍

四鍭如樹

言皆中也

序賓以不侮

言其皆有賢才也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疏

敦弓至不侮○毛以爲又說擇士爲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旣挾其弦而句然旣挾此四鍭之矢其四鍭皆中於賓如手就樹之然王旣爲此射以擇賓者爲賓故其大序爲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爲賓者皆是敬之人○鄭唯下句爲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爲次第餘同○傳天子至成規○正義曰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旣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旣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旣彀彀與句字異音義同○箋射禮至釋之○正義曰射禮搢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插三挾一个謂乘大夫者其君則使人屬矢觀挾也不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旣序賓矣有醹厚之酒醴以大斗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酌○醹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

疏

曾孫至黃耇○毛以爲賓射旣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爲主人矣其爲主人酒醴維醹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賓耆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饗成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醹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耇將養之也○傳曾孫至祈報○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爲成王也厚酒謂之醹者說文云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二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爲求但從求爲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爲報也○箋祈告至君子○正義曰祈告鄉飲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illegible]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皆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

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鄉以文王之事禱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耇之上未告黃耇故知酌者酌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賓能明日之事也彼往云先生大夫之致仕者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謂祈爲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來反徐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鮐湯來反魚名一音夷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祺吉也箋云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祺音其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疏】黃耇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耇鮐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耆敬之由其尊耆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大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實者鮐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故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箋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畫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爲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爲始告此章爲正養○傳祺吉○正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下孟反第四章以下注皆同徧音遍下同見賢遍反【疏】既醉八章章四句至行焉○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故頌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總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爲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歆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成王至飽德○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臣至於無算爵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算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算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爲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爲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爲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爲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爵賞於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煇胞翟閽者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鄉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爲致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有德行以示世之太平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旅酬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施式豉反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疏】既醉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算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既有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箋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解爲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算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古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萬年建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即繼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天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爲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使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稱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稱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壼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之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

將行也箋云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

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箋云昭光也【疏】既醉至昭明○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算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王之殽羞牲體既差次而行之禮畢終備矣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致教常善不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箋殽謂至行之○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俶始也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俶尺叔反嘏古雅反【疏】昭明至嘉告○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得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爲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爲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爲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融長至享祀○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文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明爲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事祀爲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事祀○箋有又至其長○正義曰以俶一人之事宜爲相亞故

以有謂又令善稱助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終無有罪已是又使之長有也光明之道自在己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明令終還有融之言故云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始爲上文而中之未有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傳俶始至諸侯○正義曰俶始釋詁文天子以卿以祭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賓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嫌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卿之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親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箋俶猶至公君○正義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承此則是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爲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俶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俶爲厚釋詁文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故又俶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主人唯獻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爲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之卿大夫稱侯伯爲卿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爲尸但因解公而迷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使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爲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絜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好呼報反【疏】其告至威儀○正義曰案羣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主之所祭籩豆之物絜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絜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恒豆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之禮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豆饋恒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而爲之若昌本與麋臡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醓醢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蠃醢魚膳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其常褻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備而至於水土故也使往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恒饋食爲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總之以恒加相對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爲其餘雜錯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醓醢菲菹水菁也饋食之豆有醢醢非陸產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非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加之義故引之其錯猶自不同也○箋公尸至致之故○正義曰釋詁云嘉善靜嘉者嘗之意言豈乎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寬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豈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其胤維何天被爾膳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間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釐朋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助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相攝以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儀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

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匱求位反道音導施以豉反【疏】威儀至爾類○毛以爲成王之臣與相繼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時之中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爲異餘同○箋孔甚至其宜○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己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初鍾箋以時爲心所尊教意亦嚮於此也○傳匱竭類善○正義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以匱爲竭類善釋詁文○箋永長至莊公○正義曰永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不匱言傳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乘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使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爲長與爾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以備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潁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經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

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致己乃及於天下○壼苦本反鄭梱致也梱苦本反致直置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胤嗣也箋云永長也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爲室家之內故又以此閫而說之天與子下者所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譽廣及於天下此雖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使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梱致乃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相與族類也餘同○傳壼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言王云其詩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室家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者據彼文以述毛傳之意壼者廣裕民人之故以事若言廣家盡之至天下○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壼則齊卿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壼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之家室先以梱致而施及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之室家相親故言相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爲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相摭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恐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但不謂壼爲廣與毛異耳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祿福也箋云天予女福祚至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臻天下○被皮寄反注同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也箋云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著直略反下同【疏】其胤至有僕○毛以爲上祚胤而說之其既及後嗣者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祿使之長保王位祿歸天下言既得祿如此雖君子成王常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子孫也○鄭唯以有爲又餘同○傳僕附○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傳不訓有爲故知不與鄭同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

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釐力之反媛于眷反妃音配芳非反

又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箋云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賜之謂傳世也○知音智傳直專反【疏】其僕至孫子○正義曰上言有僕以僕爲附其大命所附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爲配既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賜之以生賢智之子孫使傳世得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之也○傳釐予○正義曰釋詁云釐賜予也俱訓爲賜故箋得爲予○箋天之至之妃○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稱以國王室故先言永錫祚胤爲之靜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

[illegible]也此章云[illegible]女子使以孫子是胤也六章乃其目因而分[illegible]之○箋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illegible]於以祿位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指王之身是胤祚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實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illegible]胤也但以[illegible]得相因故言其胤也何而以祚答之見其生實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也文母為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illegible]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illegible]稱成王也○鳧音符鷖[illegible]反[illegible]云[illegible]也一名水鴞[illegible]音[illegible]反[illegible]來注閒〔疏〕鳧鷖五章章六句至樂之○正義曰作鳧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致大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樂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以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數者述其大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繼上篇而為此也王者之教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謂之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通也故易傳云持一不處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為主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經五章毛則亦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箋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以為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燕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精愛主人燕其祭祀降之福即來成來為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所言序以天地人為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為至為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也二章傳曰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為一句言正祭大以下言燕尸宗廟為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為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為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潨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為末因以為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為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馨香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者女酒既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聞音問或如字〔疏〕鳧鷖至來成○毛以為成王之時天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為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己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馨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為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為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興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傳鳧水至衆多○正義曰釋鳥鸍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雁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鸍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萬物衆多萬物多而獨言鳧者鷖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箋涇水至禮備○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祊當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在廟門明在廟為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為之於王實為其臣但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由王事之盡敬故不謙也若人過己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

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己實臣自嫌也

爾酒既多爾殽既嘉

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矣○齊才細反

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厚為孝子也箋云為猶助也助成王也○為于偽反注同協句如字〔疏〕鳧鷖至來為○毛以為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水傍之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為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殽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為孝子也○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方百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同○傳沙水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故云沙水傍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傍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為宜故知宜其事也○箋水鳥至自嫌○正義曰箋以序言神祇祖考其言備既備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廟而已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為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物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傍喻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百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為喻也大宗伯[illegible][illegible]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illegible]也事蜡也[illegible]而祭之謂祭禮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故祭以報焉既百今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聚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為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為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其神雖衆總而祭之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為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此得總祭蜡[illegible]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祫皆有以而然故為總祭然蜡以先嗇為主祀以后稷為其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總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為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物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來宜者謂祭末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日繹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閒既言繹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官神仕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之明其明日諸神亦以其明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為宜為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也○傳言酒至備矣○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大朝備五齊三酒毛於此經雖為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數多耳未必在禘祫酒皆俱也殽群既嘉可言矣而已矣而傳欲言備者見苟可備者其不成在之義以此章為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傳厚為孝子○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為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為助之也但不以為宗廟之祭不得

言孝子故言成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渚沚也處止也箋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〇渚之與反沚音止

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箋云湑酒之沛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沛酒脯而已〇湑息汝反沛子禮反字又作醑同

【疏】鳧鷖至來下〇毛以為時既大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湑然而沛之爾王之殽雖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為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〇鄭以為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以其日燕尸為異餘同〇箋水中至其處〇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者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為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為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為神象故公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心安宜據尸意為說此云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徒言其心此據其說為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其處樂處是也〇箋湑酒至而已〇正義曰箋以上言酒多殽矣今酒言湑變殽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沛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尊酒脯為吉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 潨水會也宗尊也箋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〇潨在公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鄭音在容反水外之高者也瘞於例反埋亡皆反字亦作薶同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崇重也箋云既燕于宗宗社宗也尊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為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〇降戶江反重直龍反下同

【疏】鳧鷖至來崇〇毛以為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潨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〇鄭以為鳧鷖之在水外之潨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處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衆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為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殽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〇傳潨水會宗尊〇正義曰潨音如叢叢是聚義且字從水來知是水之會衆之處說文云潨小水入於大水也潨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為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〇箋潨水至之意〇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潨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漸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謂當是水外之高地謂者地高之貌水外之地謂然而高蓋運渼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為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謂也既祭謂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藏高於平地故以瀆為喻也爾雅以祭地為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為祭社稷山川者上以渚喻丘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耳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餘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若無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此之社唯山用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答曰五嶽祭之從血瘞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不言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庪縣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

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難不可盡嫌而於校人玉人注有庪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庪縣之法鄭雖不解庪縣之義矣庪縣[illegible]非埋也祭山得庪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繒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而以己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正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〇傳崇重〇正義曰釋詁文〇箋既盡至云然〇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所祭非獨社耳獨以宗為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臺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術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書社宗猶廟釋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達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社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為重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 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箋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〇亹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令無有後艱而已〇令力呈反

【疏】鳧鷖至後艱〇毛以為時既大平鳧鷖之鳥在山絕水之亹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燕坐熏熏然其又和悅而得其宜於是行言笑之酒欣欣然歡樂焉燔炙之肴芬芬然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所祈也文不言福祿以見之〇鄭以鳧鷖之在於絕水之亹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燕自以神卑之故居不安於是有旨酒欣欣然笑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酒無復有在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〇傳亹山至和說〇正義曰傳以諸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繳者水會之處是土陸水今聚今變文言亹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釁耳以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熏熏和悅也〇箋亹之至之意〇正義曰箋以上四章皆歸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亹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為其義故云亹之言門也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為喻焉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案中霤禮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戶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祀此二者在戶內也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祀行則設主於軷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戶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戶與中霤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在門故取亹名焉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

者而來止燕燕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燕燕尸之是坐不安之意○傳欣欣至多祈○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爲樂謂尸之樂也芬芬是香之氣故爲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爲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曾稱祭不祈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編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箋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美炙之味神又自以爲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艱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七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行葦

敦史受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敦本又作惇同正義本是惇字

不利方反　補通志堂本盧本不作又方作令案不字方字誤也

燕伐北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伐作伐皆非也浦鏜云代誤伐是也

敦敦然道傍之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傍作旁案旁字是也傍乃正義所易今字

故經以成形名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經疑徑字誤是也

或陳言筵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作設考文古本同案設字是也

王俱爾而揖進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邇下文皆作邇可證也經注作爾正義作邇爾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邇鄉面南北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西面誤面南是也

邇大夫北面少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面當作皆分為二字而誤也山井鼎云儀禮元文作大夫皆少進正義引略大夫者不備耳

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嘉殽脾臄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臄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笑之加也依此是正義本經當作加字考此箋之意以嘉殽之文與脾臄相連明為一事不與他經單言嘉殽者同故用加殽為說以加訓嘉者詁訓之法也若經字作加則箋無庸云故謂之嘉矣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徒擊鼓曰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徒歌曰咢正義云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爾雅相涉誤耳考歌字當為鼓之誤王肅有擊字與今爾雅文同或毛據爾雅無

鄭注儀禮云醓汁也　補通志堂本同盧本醓汁作醢汁云醓舊作醢考六經正誤云醓海也海字誤渾建本皆作汁與閩本作醓案儀禮第八聘禮云其南醓醢屈鄉注云醓醢汁也是解醓乃醓之汁也監本誤合醓汁二字為海字諸本亦各脩一字故醓不可曉也今考此當作醓汁也為是小字本所附亦誤作醓汁

又云口吹肉也　補通志堂本盧本吹作裏小字本所附同案今注疏所附裏作次吹當次字形近之譌段玉裁云次是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然則弁口裏可知口次譌口邊也

是為嘉笑之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加當作嘉與下互換而誤

服虔通俗文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又恐文誤是也

故謂之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嘉當作加與上互換

以擇其可與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正義本有

言賓客次第皆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第作序考文古本同案序字是也

觀者如堵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皆一射義文彼於圜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是正義本無此一句釋文云觀者古亂反如堵丁古反是釋文本有也此亦合併之未揄刪者故經注正義幷互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曰字上當有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八字因複出而脫去也正義云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爵而為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是其證各本皆誤

耄勤稱道不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勤音其正義云而能勤行稱舉其道是正義如字讀考鄭射義注云旄期或為旄勤此乃本之異者勤字不得讀為期釋文所音非也

勤音其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六經正誤勤此云期音其宋監本勤字作期也今考此傳正義本是勤字如字讀之釋文本亦是勤字但讀勤為期故云音其也集韻七之其錯下有勤字鈔本於此其實勤射義注所云旄期或為旄勤者期勤各如其字讀之此正義長於釋文也宋監本改勤為期亦由讀勤不得音其耳但非陸意○按陸本必是本作期音其此與往近王肅本作王迴同

又解四鍭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鍭誤鏃案山井鼎云下除金鍭鏃鍭外皆同是也

孫炎曰金鏑　閩本明監本金作者毛本倒之案山井鼎云兩誤是也

以此知為毛之意亦為大射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此至之剜射者一字誤也當作以此知為大射毛意亦為大射也

蓋觀者如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堵下浦鏜云牆字脫是也

而先自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自疑目字誤是也

鄉大夫之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鄉誤鄉是也

說文作彀　補通志堂本盧本彀作彀案彀字是也

二京賦曰彫弓既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斯誤既是也又云二當作東非也李善文選注引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是通稱二京矣

先生大夫之致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仕誤位是也

故得壽耇　補案耇當作考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考

以受大夫之福　補閩本夫作大案大字是也明監本毛本誤人

釋詁文鮐背耇老壽人也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文作云案云字是也浦鏜云人衍字以爾雅考之浦挍不誤

皮膚消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瘠誤瘠是也爾雅疏引鄭取此正作瘠

則老人於是始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求當作來形近之譌

○既醉

大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大上有告字案正義云本或云告大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誤耳今定本無告字釋文以既醉大平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無告字考維天之命在頌故序云告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既醉在雅序本不云告或作本誤譌正義引既醉告大平即出於或作本也

在意云滿 閩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在作志云作充毛本同案在字云字誤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補案當衍一章字毛本不誤

此施爵賞於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為案所改是也

事謂惠施先後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惠施倒案倒者誤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 小字本相臺本其作助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作與案助字是也正義云鄭以為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可證

俶終也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俶作始明監本毛本同案始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祭祀是禮之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事誤祭是也

釋言文明朗也 補案文當作云毛本不誤

釋詁文俶作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當云字誤是也

恆豆之菹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菹作俎十行本初刻作菹後剜作俎案剜者誤

乃由主之所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

恆豆謂恆常正祭之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正至豆剜添者一字

若贏與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嬴誤贏下同是也

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及當作恆豆

有韭菹青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菁誤青是也

是靜加之義 補案加當作嘉毛本不誤

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潁作穎明監本毛本同案穎字是也廣韻云穎又姓左傳有穎考叔潁即穎之別體俗字

各欲其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數

壹之言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梱作捆案梱字是也正義中字十行本皆作梱故同又見鴇羽

使至室家之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

孝昭皆取此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章誤孝是也

使祿臨天下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祿作錄閩本明監本毛本臨誤福案錄字是以錄解祿是為訓詁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引見樂太義錄臨者今文尚書所謂大麓考文古本作蓋臨不得其解而臆改之耳

謂使為政教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此章云釐爾女子 補案子當士字之譌毛本正作士

○鳧鷖

神祇祖考 明監本毛本祇誤祗閩本以上皆不誤

祖者則人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考誤者是也

經序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例恐倒誤是也

涇水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此篇涇沙渚潨亹一例涇水中也誤作水名也下云水鳧而居水中又云水鳥以居水中為常潨上為言爾雅直波為徑釋名作徑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云涇水中也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字或是後改正義本當未誤

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 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謙作嫌閩本明監本同案嫌字是也下箋亦不以己實臣自嫌也不誤

爾者女成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者作也考文古本也字同案者字誤

大宗伯冨辜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冨作疈案所改是也當與下疈而磔之互易見下

故注云疈冨牲胷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冨作疈案所改非也冨當作副經作疈古文也注轉為副而說之所以曉人今周禮注盡作疈者不知者所改也此正義所引自不誤但副疈為冨又互易其一處遂不可讀今正之

疈而磔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疈當與上大宗伯冨辜互易副之譌字也見上

謂禁禱及蜡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禜誤禁是也

此得禱祭羣臣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神誤臣是也

此蜡祭祀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祝誤祀是也

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俱當作供形近之譌

但不以為宗廟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當有箋字

集處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處當注字誤是也

有瘞堙之象 補案堙當作埋形近之譌釋文可證

故以漾為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漾誤樂下並正義樂者水會之處亦漾之誤也

若無大宗伯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當然字譌是也

唯山用埋貍閩本明監本毛本用誤而案貍當作耳

禰以宗為社宗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禰作傳案所改是也

其神社同故云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社神字誤倒是也

故以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喻下有者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艱作難明監本毛本今誤安案難字是也正義云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可證

傳欣欣至多祈幾閩本明監本毛本幾作也案所改非也此衍字

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無下祭至神六字案所刪是也此複衍

於臘亦聚祭之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義當衍字是也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暇【疏】假樂四章章六句〇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詩假為嘉故轉經以見嘉義且乘上篇為大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群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勸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〇右音又助也注同重直用反【疏】假樂至申之〇正義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顯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祿於天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致尤重故又更申敕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群臣相保安群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勑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〇傳假嘉至官人〇正義曰假嘉釋詁文民人散則義通對則有別皋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〇箋云顯光至於天〇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鮮為總辭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〇傳申重〇正義曰釋詁文也〇箋成王至舉之〇正義曰官人之事王致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群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舉人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既命眾官其下總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勑伯禹伯夷之事也僉曰是保佑也僉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勑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使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宜君王天下也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勗以道〇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字勗香玉反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箋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〇愆起虔反【疏】干祿至舊章〇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福之稱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稱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能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勸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〇傳宜君王天下〇正義曰君王別文傳幷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〇箋干求至以道〇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矣其子孫眾多上言百福是福之眾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郭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勗勉力行道故稱祿降之〇箋愆過至禮法〇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即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用之以治天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治致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職則新制示象魏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春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縣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公之制六典之法為舊章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群臣之賢者其行能匹稱己之心〇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遙反緻直致反本或作致行下孟反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疆居良反下篇同【疏】威儀至之綱〇毛以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為天下愛樂無有怨惡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群臣之匹稱己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己等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〇鄭以為正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也無所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凝滯故為天下樂仰餘同〇傳抑抑至有常〇正義曰抑抑傳亦抑抑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釋詁文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〇箋抑抑至之心〇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為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無所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事靜無曲不為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稱己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己志合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朋友群臣也箋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群臣非徒樂族人而已〇樂音洛【疏】傳朋友群臣〇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及故知朋友是群臣術書武王曰我友邦冢君亦是稱臣為朋友也〇箋成王至而已〇正義曰綱紀者以結網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為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為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群臣非徒族人而已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塈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群臣群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〇辟音璧注同媚眉備反注同解佳賣反注同塈許器反【疏】傳塈息〇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為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〇箋百辟至有事〇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為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使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〇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力治反夏戶雅反下夏人同少詩照反相息亮反【疏】公劉六章章十句至是詩〇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稚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涖政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為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擇賢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總結之辭則三篇次

箋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二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鴟鴞序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遠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己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箋公劉至戒之○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非有所追不應去豳竊以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窋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追逐而遷於豳也諸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竊於此地則衰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遷戎其則是不窋天子所助下箋以爲豳人以謂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謂故以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甚昭之法哉譜以不得當太康之時不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百以之衰太承爲始大康時之孫不窋之子計不窋官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諸欲言遷豳之由避末生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公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豈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世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爾是不共此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此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生而少喪其父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傳皆是也成王於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考約之以爲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涖窶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崩沒時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謂作上公爲二伯分陝而治召公名奭序云召康公爲師召公名奭者公說人作君前此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於召世名公大賢出自姬姓排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與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封虞彊之時世代綿質名字之別雖得而知世本史紀不應皆沒其名而書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實也以此爲稱名詩人亦得稱之何得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祫祭之及其公未能竄於先姚何當許姜頗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意必然也王書以公爲餘猶可得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世餘吾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邰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鬭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場音亦作易餱音侯食也字或作糇糧本亦作輯音集也橐他洛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輯音集又七之反糧乃旦反積子智反委於僞反爲于僞反又如字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子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還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戚七歷反鉞音越從才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爲于僞反下非爲爲公劉皆同

【疏】篤公劉至啓行○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顧己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邰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鬭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其糧食於此橐囊之中思其欲而去是以其不安居爲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關以致傷之用此以光顯己備於其時故爲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邰國之時弓矢於此發之又張其干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從之至豳是其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鄭唯以用光爲光大其道爲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傳篤厚至於時○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邰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邰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所由也地名豳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遷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鬭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爲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爲狄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乃場乃疆謂民各有地言餘其疆場謂民務之乃積乃倉謂官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畢民之疆場欲見公劉不敍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糗俱用橐盛而異其文明有小大之別故云小曰囊大曰橐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囊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故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親其民鄭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願知君懷故云於時也○箋厚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篤備生民之言疑以公劉君厚愛於民也其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總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慮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部國乃有委積及倉者僕其己家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徙所以自有積衆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同故引以爲說又申說遷散之意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鬭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己之父祖以此知輯用光之言意在成今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傳戚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敷皆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爲人衆之從也夏人追逐則有兵衆難之阻難故云開方道路而去之竄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所侵以公劉實君爲可師長故貌之俱要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箋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爲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己之遷非爲追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

胥相宣偏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字或作嘆偏音遍相息亮反下相此皆同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傳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慶公劉之如是故追玉瑤容刀之佩○巘本又作巘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鳥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音服又扶又反往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別彼列反復本亦作覆同方福反

【疏】篤公劉至容刀○正義曰公劉既至豳國先相地居民乃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使之偏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觀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觀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

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弁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爲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洽民乎○傳舒相至無悔○正義曰舒相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旣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辭意亦與辭同王肅云徧謂王并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還不悔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悔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于於至舊時○正義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爲生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縣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爲時耕也○傳巘小至武事○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巘是也與鞞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升之鄭說玉瑤容刀刀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雖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王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琫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有容度數兼取左傳故幷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溥大覯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閒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廬力居反論難魯困反下乃旦反館客一本作館客會

疏篤公劉至語語○正義曰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觀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閒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旣立都邑乃宜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教令於民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於民也○傳溥大覯見○正義曰皆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潦風也○箋逝往至之處○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詁文是以原隰平之地故以溥爲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爲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爲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爲之已則是人爲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特就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衆處則京是大丘非人爲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爭取尸築爲京觀者則人爲之也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爲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閒者上已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閒自下而望高且處下濕故往之泉處新許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傳是京至曰語○正義曰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所言爲京師此文謙上乃覯于京則此京爲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遊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會其中故云廬寄也衞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箋云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旣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蹌七羊反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云公劉旣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箋云或反字造七報反匏步交反殽所成反搏音博沈又音付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疏篤公劉至宗之○毛以爲上旣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旣就饗燕羣臣爲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旣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旣成則饗燕羣臣其威儀蹌蹌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饗以食之以酒以飲之己身與之爲君與之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故之○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旣成與羣臣飲食以樂之其爲如此饗濟濟之威儀者已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坐也公劉旣登堂矣乃負扆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殽得殽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臣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失殽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殽○箋蹌蹌至升坐○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蹌蹌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旣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爲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供辦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豈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賓已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燕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即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爲鄉矣左傳之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兼言於室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賓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饗設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饗之中亦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鮮書每云吾曹曹者羣類之言故爲羣也饗禮當事大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臨地殺禮也饗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饗定乃納實此實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於庖之前故使賓事與饗酒名自相近故也○箋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此云旣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旣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閒地耳郭璞云扆窗東戶西也牖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斧扆是也時天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扆前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與飲時非負扆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處也曹謂羣曰大任捜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總解執豕用匏之事備其殺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爲之君爲之大宗○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箋公劉至在邰○正義曰實險易情人之恆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遷徙於此之時臣宜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術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旣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旣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旣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相息亮反注同煖況袁反又乃管反浸子鴆反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邰后

穫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及下同羨音賤又音衍下同

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廣古曠反【疏】篤公劉至允荒○毛以爲厚乎公劉之爲君初至於豳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爲又其從部住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爲疆也分老幼歸女爲三尊之陳而單營之衽來未有宅舍且居其處原之地治其豳國之田以爲久住之權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夕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其居民得所闕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爲異言公劉初至於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小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爲國之糧庶其豳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句岡事別故轉解之考於日影即上既遵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及也定本影皆爲景字○箋既廣至害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部往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美公劉能審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其民居田畝或南或東曾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民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拔泉所以流灌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逐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害國故公劉殷勤審之也○傳三單相襲徵治○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單也此謂發部住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處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强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爲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爲糧謂既至豳地以爲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部之日尙委積倉不假言治田爲道路之殺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豳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是也○箋部后至其徹○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部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單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單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鄭云徹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爲什一也鄭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單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縣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尙餘七千五百大數故得爲三軍也大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部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戎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糧故且上言其積倉乃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公須我斂徹是稅名也從田出徵田爲糧稅事明矣故知三軍至之無副徵田是徵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爲大也[illegible]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信寬大也[illegible]正義曰夕陽者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大王去豳踰梁山止岐山則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豳詩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

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而南取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碫丁亂反說文云碫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村木○

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箋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未居澗水之旁○夾古治反又古憐反澗古晏反遡音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文夾者阿篇注同校音數○

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芮本又作汭如銳反鞫居六反涯五佳反亦作厓隩於六反又於報反字或作奧○【疏】篤公劉至之即○正義曰上言營度既定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水爲亂而取其鍛石取其鍛具所以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爲宮室言其豐導有法豫爭省功也營宮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宮室之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經其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偏數民宅見其人夾其皇澗而衆者謂在兩邊也見有衆其器物而足者謂開門衛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各服田畝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今此士卒於彼芮鞫之就也芮水內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其水土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傳館舍至鍛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爲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橫度則絕其流故爲亂是名渡非取礪稱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箋鍛石至築事○正義曰鍛者治鐵之是名石也傳言鍛石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椹也言亦鍛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也礪者礪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椹治鐵取金爲礪之石耳公劉之君民豳地作宮室取作民宮室非公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故者是也鍛礪所由施於斧斤故知取鍛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傳皇澗至過澗○正義曰以事過與澗共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傍故知遡者鄉也謂開門正鄉之大民民以南門爲正此蓋皇澗舊在南傍而夾之遡過澗故在北而遠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箋爰曰至之傍○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驅理田嚮巡行處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宮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既順乃宣類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理之者前來窮於疆畔未暇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其田自然須故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數其衆故曰益多矣有之爲言與衆不類上言鍛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物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御○傳密安至鞫究○正義曰釋詁文密康靜也康安也靜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芮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鞫鞫爲究此鞫

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崩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箋芮之至汭中○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隩隈也厓內為隩外為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其外為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隈則經為互也內則芮以明鞫為外外有鞫名則內亦有汭名以此見其芮為隩也公劉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衞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夾澗猶此芮鞫為水之內外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為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內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為別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泂音[illegible]泂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與民為父母是有道德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邑餴甫云反又作饙字書云一蒸米也饎尺志反字林充之反餾力又反又音留爾雅饙餾飪也孫炎云蒸之曰餴均之曰餾郭云餴熟為餾齊側皆反本又作齋稔於今反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樂音洛易以豉反說音悅[illegible]泂酌至父母○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餴以為饎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道德為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歆饗之然則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此以戒王○傳泂遠至酒食○正義曰泂遠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餴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饔音餴飯為饙饙均熟為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為餾饎酒食釋訓文○箋流潦至繄物○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為薄物白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饗取彼意為挹故言流潦水之饋者也言投之大器者以言挹彼注茲是從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之置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泥濁置之大器以灌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餴謂為饎之時以此水沃洞之也引春秋傳者傳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爨餴饗也言奉牲以玉不易無德萬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以物為有德用也○傳樂以至之親○正義曰皆孔子閒居之文也彼引此詩以為此音以傳之故傳飯用為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彊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濯滌也罍祭器○罍音雷滌徒歷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illegible]傳濯滌罍祭器○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浣也則濯滌俱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下傳云溉清也謂洗之使清絜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餘祭事故言祭耳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溉清也○溉古愛反清才性反又如字豈弟君子民之攸塈箋云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七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假樂

宜君宜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且君且王一本且作宜字正義云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是正義本作宜字與一本同段玉裁云作宜爲俗本也詳詩經小學

曰舊章不可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亡誤忘是也

不解于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匪解作音或其本不作匪今通志堂仍作不解後考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匪當是依公劉箋中不字經中匪字而爲之耳

○公劉

詩云民之攸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塈當作呬見詩經小學○按此古假借字

反歸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反作及案反字是也正義云而反歸之可證

以深戒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作公劉詩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作字當衍是也

欲使遺傳至王非己情所獻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遺至王剜添者一字此情所當作所奏句末衍見字下衍上脫補而未去者也

去中國而適戎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狄字誤是也

不窋之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上有公劉二字案此誤補也當云不窋稷子稷字誤作之耳

以理而推實據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實下有難字案所補是也

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反誤及是也

分陝而治周公右　閩本明監本毛本右誤古案此用樂記文也當作周公左召公右因公字複出而脫去三字

迺埸迺疆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唐石經埸作場毛本同案唐石經誤也釋文云場音亦可證注及正義中字十行本盡作場亦誤

戈句矛戟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矛作孑考文古本孑字亦同案矛字誤也釋文以句孑作音可證鄭考工記注廣雅皆作孑方言作釨孑釨字一耳

欲見公劉不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忕誤忲是也

囊唯盛食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橐誤囊是也

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而至其剜添者一字當衍自上以字也

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應當作思

而無永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歎字或作嘆正義中字皆作歎是其本與釋文同考文古本作歎采正義釋文

猶文王之無悔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悔作侮案正義云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是其本作悔字段玉裁云謂皇矣末章四方以無侮也誤作無悔非是且其德靡悔毛詩言王季非言文王見詩經小學

陟則在巘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甗本又作巘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正義云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依此是正義本亦作甗字與釋文本同故引重甗以釋之也今正義中巘字及標起止云傳巘小當是合併以後改之釋文云與爾雅異者謂爾雅作鮮爲異不得以此當重甗隒也其實鮮巘字異義同經中用字例不畫一如逝噬鵲殼墳汾就尤鄭之屬是其比矣唐石經以下作巘出於又作本

言居民相愛　閩本明監本毛本愛誤土案浦鏜云居疑君之誤是也

雖言玉瑤容刀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雖誤惟案此當作唯

瑤言公劉有美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下脫者字

乃覯于京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迺案此經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迺宣迺陟乃覯乃依乃造迺囿迺理乃密凡十三見十行本迺字作乃九字作迺小字本相臺本乃密作迺爲異餘同唐石經盡作迺者釋文以迺場迺疆迺觀乃依乃造作音凡五見而三迺二乃則二文錯亂久矣傳中亦以迺乃互有箋有乃無迺當是經本作迺傳箋轉爲乃而說之故正義中亦悉用乃字也或遂以注改經耳當從唐石經也山井鼎云古本迺乃二字參差不同是因其錯亂又從而互易之

論難曰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答難曰語又云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釋文云論難魯困反下乃旦反是其本作論字

謂安民館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館客一本作館舍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且言爲之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京誤丘是也

飲酒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樂作落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則有落之之禮又云落室之禮是其本作落字釋文不爲樂字作音其本或與正義本同合併時所取經注本字作樂與斯干注同不合於此正義也

儉以質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是其本作且字

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易傳以依爲扆字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既之也釋文云鄭於此箋云或扆字者言箋意耳非載箋文也○按徑云箋云或扆字似陸所據有此語

羣臣適其牧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臣下有乃字考文古本乃字同案有者是也

飲食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樂作落案所改是也食當作酒

但使掌供辨羣臣之職　閩本明監本毛本辨作辦案所改是也然古辨辦無二字俗人分別耳

天子負斧衣南鄉而立也明監本毛本同盧本鄉誤嚮案浦鏜云依誤衣是

適其瓢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敬瓢二字誤倒是也

故云摶豕於牢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摶當作捕以七月無羊例之當釋文本作摶正義本作捕也

國君不能得其社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稱當作保形近之譌

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影皆爲景字是其本二字皆作影考影爲景之俗字諸群類氏家訓傳不應用之當以定本爲長

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少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陽作濕案所改是也

其證爲什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且形近之譌

出其三鄉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鄉作鄕案所改是也

當用二萬五百人明監本毛本同閩本人作千案百當作千閩本誤改下字餘文多不誤浦鏜所改皆非

取厲取鍛小字本同閩本同唐石經鍛作碫相臺本毛本同案碫字是也釋文云鍛本云作碫丁亂反說文云碫厲石也字林大喚反詩經小學云今本說文誤作碫乎加反此誤與彼同也又說文云厲本又作礪正義本是礪字考文古本作取礪取碫采正義釋文

鍛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鍛下云鍛石也段玉裁云傳鍛鍛石也鄭中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今本傳中脫鍛字考正義云則鍛知鍛亦石也又云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是其本已無下鍛字

伐取材木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材作林考文古本同案材字是也正義可證釋文云一本作材末

材木一本作林末通志本林末作材末盧本作林木云舊譌材末今改正足利本作林木案所改是也此十行本所附作林末乃木字之譌小字本所附作林木一本作材木所正文而易之耳山井鼎所云古本材作林者采諸此

校其夫家人數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校當作按釋文云校其音教群書柃

俱是渡謂取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渭誤謂取礪厲而取之誤是也

公劉之君民爲地作宮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居衍民字作下脫此字

築作用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用所字當誤倒是也

大率民民以南門爲正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民字案所刪非也下民字當作居耳

則內亦有汭名閩本明監本汭作內案此當作芮

上言夾澗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澗鄉二字當倒

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布形近之譌此正義自爲文注作而

未詳詩義故爲別解閩本明監本毛本爲別解三字誤作也字

下三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洞酌

樂以強教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強作彊案彊字是也當讀平聲正義云當自彊以教之是其證也衣訂釋文云強其良反徐其兩反依上一音字亦當作彊餘音字乃作強與正義本此傳不同也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小字本同相臺本毋上有有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初刻無剜改有案無者是也此傳本禮記而略去下有字者以意自足也正義仍依禮記文而說之耳相臺本有乃沿革例所謂以取疏中字儳足其義者也當從小字本及十行本初刻也

今呼饙（音脩）飯爲饙閩本明監本毛本音誤者案山井鼎云宋板音脩二字白書是也此正義自爲音不入正文也○按此則文義難讀必須分別者

饋均熟爲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均字衍文非也今爾雅注脫耳

以爲此言以釋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以字當作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四）　（五七）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吉猶善也〇卷音權曲也篇內同阿大陵曰阿[illegible]卷阿十章上六章章
五句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〇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則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
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〇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
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喩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〇飄避
遙反本亦作飄被皮寄反長張丈反下同飄爲昇反爲于偽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
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樂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之善心也〇樂易音洛下樂王同易音以豉反後樂易皆放此〇[illegible]有卷至其音〇
毛以爲有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淸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悖之惡人隨致
而順之皆得其惡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亦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樂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〇鄭以爲有卷然
而曲者之阿隨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謙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〇
傳卷曲至曲阿〇正義曰檀弓稱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也釋天云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無去路
故入阿則消散致淸惡亦須如此〇箋大陵至賢民〇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阿
舉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淸惡弃惡淸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喩王之體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風者之狀
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取南爲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喩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爲長養民
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爲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爲喩善與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爲喩〇傳
矢陳〇正義曰釋詁文〇箋王能至善心〇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爲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爲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
也以此知上經喩王之屈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
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〇伴
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施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音壬或如字反治直吏反下爲治同與音餘共音恭本亦作恭〇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似先公酋矣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〇酋
在由反又子由反又在由反[illegible]伴奐至酋矣〇毛以爲言王若能用周道則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伴此賢人皆來就
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王欲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又言王得賢人益王意此樂易之君子若得來在王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之性命無
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己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〇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
賢爲官之任以事則伴奐然汝王得自縱弛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〇傳伴奐廣大有文章〇正義曰傳以伴奐爲廣大文
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

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大類爲伴奐不得如餘音餘音自爲鄭讀也〇箋伴奐至遠故〇正
義曰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追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勸之求之在於能官能在於任職則遊爲得
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功才然後官之官以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
遠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云周公者名曰無逸而云自緣跪也不亦違理故陳戒云慮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緣跪非直方之緣斯
皆求遠勸戒之要言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數戒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優游之獻無爲
而治其身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康之間刑措不用難欲不逸何所乎召公數其求也逸勸使任賢此則逸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逸之謀非
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鄭云如維德之周乃逸亦是敎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逸寵事
相反民乃天之與地何嗣其實而妄爭也〇傳彌終似嗣終〇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嗣其先君故似爲嗣也終釋詁文使嗣作音音正同也〇
義樂易至成之〇正義曰樂禮云致也者君之所以樂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行善致可以保全性命無化感禮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
若使臣無可任無事勞心則是傳年天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所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
之功也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昄大也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居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
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〇昄符版反祿邦方滿反宇林之但反又方且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
矣箋云使女爲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illegible]爾土至主矣〇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爲治使之數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
下民康其德皆荷王者之恩則爲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爲主
矣言其愛而養之〇傳昄大〇正義曰釋詁文〇箋土宇至使然〇正義曰實者所以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居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
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〇箋使女至佑之〇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爲天子者固自爲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
主謂神意以之爲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謂之羣神受饗而佑助之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茀小也箋云茀福康安也女得賢者
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〇茀沈云毛音弗餘云鄭音廢一云毛方昧反鄭芳沸反〇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illegible]爾受至常矣〇毛以爲王得賢者之承順天地則所受之性命得久
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安之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大天之福於汝爲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
常助之〇鄭唯以茀爲福嘏爲嘏辭爲異餘同〇傳茀小〇正義曰福之大者其遠來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爲小福故以茀爲小福故以茀爲小言小
俞安之則大者可知〇箋茀福至安女〇正義曰茀之爲福爲福爲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爲福爾上言百神爲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恐壽命則長故
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爲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處常主天下也〇傳嘏大〇正義曰釋詁文〇箋純大至爲常〇正義曰
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爲常言其終常得之未嘗闕失也有馮有
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爲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
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〇馮符冰反注

[illegible]本又作憑[illegible]反又[illegible]反也本亦作擬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反○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箋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傚以為法○放方往反

【疏】有馮至為則○毛以為上以勸王求賢以自益此則指實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依者有德能可以為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成化者有大德可以為王卿當王以此長等之以此恒敬之若王得此四等為樂易之君子苟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賢之○鄭以為王所得為可律之主受大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為尸而以事之當有豫視祈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作順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靈卑共行祭祀來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傳有馮至翼敬○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憑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得德而為名皆是道也以馮翼務隱故特稱之言道可依馮以為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為道也馮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馮重於翼故先馮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illegible]各耳引長翼輔皆[illegible]詁文○箋馮馮几至祖考○正義曰顧命云成王憑下几又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是憑依於几故以馮為馮几皋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孝謂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illegible]不解以引以翼從行無明之上言百神主純嘏常嘏皆言神福主人神獨由祭祀而來此皆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得之故據擇几擇佐食擇几解有馮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illegible]祭至導引之則有馮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衆謂供置之具擇相將佐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擇佐食則衆中能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擇食者謂耳徐輸載箋唯言擇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濯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擇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所俎特牲云宗人遺佐食嘏出皆其下始從尸是擇佐食亦右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者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勛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事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祭食亦在廟中明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illegible]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後曰翼此與[illegible]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贊在前則翼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從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箋言贊為特牲少牢亦無往尸傍之時而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傍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言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顒顒温貌卬卬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顒魚恭反卬五剛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望如字叶韻音亡磋七何反作嫌論皆困反行下孟反或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箋云綱者能張衆目

【疏】顒顒至為綱○正義曰上既勸王求賢又言敬實之盡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禮義相切則能令王體貌顒顒然温和而敬順其志氣卬卬然充滿而高朗以玉之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為人所觀望非徒有容於外此樂易之君子與天下四方為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傳顒顒至威貌○正義曰傳亦以顒顒為體貌故為温卬卬為志氣之盛故以為切瑳與玉之同○箋令至相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瑳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顒顒是觀其形狀故以為體貌敬順敬順氣温和也卬卬是見其道德故以為志氣高朗高朗卬盛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illegible]威儀貌尊者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詁云顒顒卬卬君之德[illegible]温順也卬卬志氣高遠也取此箋傳為說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鳳皇[illegible]雄曰[illegible]翽翽羽聲也亦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illegible]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illegible]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垂偽反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illegible]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illegible]○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也說文作藹云臣盡力之[illegible]

【疏】鳳皇至天子○毛以為成王之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為[illegible]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翽翽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illegible]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illegible]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率職盡力○鄭以為鳳[illegible]羽為喻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皇集於所在亦衆而從之故[illegible]興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所君朝賢者所在羣士[illegible]與之同鳳得大賢而致羣士傳鳳皇集而來衆鳥王安得[illegible]○傳鳳皇至衆多○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illegible]為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致左氏說皆云號[illegible]行仁義而致此瑞毛此瑞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illegible]安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靜則毛意與左丘氏[illegible]皆脩丹致子塵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illegible]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illegible]五色[illegible]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illegible]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文作朋字山海經[illegible]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illegible]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illegible]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鶠鶠與其[illegible]古衆多吉以鳳鳥多故羽翼大皐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illegible]云鳳皇巢阿閣讙樹[illegible]在樹是鳳必羣飛[illegible]鳳皇[illegible]言至是來必[illegible]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illegible]自相命也故王者云鳳雖亦高飛[illegible]天而亦集於所宜[illegible]能致賢為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illegible]○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解為要之意故又明之[illegible]賢當此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集衆[illegible]所止[illegible]與衆士在王朝衆鳥集鳳以羣士歸賢故以[illegible]為太平之致[illegible]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喻[illegible]○云[illegible]則此為[illegible]容又盡力○箋王之至盡力○正義曰以左[illegible]使也能于天子也[illegible]明是仕子使此吉上愛天子矣[illegible]其節度[illegible]進[illegible]云多言吉士即云維君子使則[illegible]率化之謂公卿之職化大夫之也臣之愛君唯當盡心力奉職故云奉職盡力意取賢[illegible]難為說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

箋云傅猶附也○傅音附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箋[illegible]失職○令力呈反下欲令同

【疏】箋觀愛至失職○正義曰撫愛皆安愛[illegible]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皆民之職也[illegible]不亂在下安樂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illegible]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illegible]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illegible]

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音吾被皮寄反棲音西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菶布孔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萋七西反喈音皆【疏】鳳皇至喈喈○毛以為既言鳳皇由吉人所致此又總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皇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雝雝喈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為鳳皇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則相時待禮釋可歸鼓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以興明君亦德盛也鳳皇之鳴也則雝雝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傳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桐可以為琴瑟是柔刺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則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一也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山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順之木若時未太平此不植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總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至不見故不須言喻之處所○箋鳳皇至不食○正義曰箋以上二章與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與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棲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為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實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皇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桐喻之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鵷鶵鵷鶵亦鳳皇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故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皇皆云食竹實栖梧桐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皇即言梧桐之意也○傳梧桐至樂德○正義曰言梧桐盛解菶萋萋鳳皇鳴解雝雝喈喈臣竭其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菶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華菶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喙雝雝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總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生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菶菶萋萋臣盡力也會人曰謂為實士之貌菶菶梧桐之貌孫炎曰言眾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為說釋訓又云雝雝喈喈民協服也不為鳳皇鳴此傳與爾雅釋者毛意以為由萬民物服故鳳聲雝和亦得合爾雅也○箋菶菶至和協○正義曰菶菶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雖雖喈喈鳳皇之聲上以鳳皇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皇聲閒於人人閒之而知其雖和以喻致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中丁仲反下同乘承證反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復扶又反○【疏】君子至遂歌○毛以為成王賢能用吉士已致大平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賓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猜慢故作此詩遂為樂人之歌難常求賢士求為警戒不損今日成功也○鄭唯以不多為作此詩不復多為異餘同○傳上能至中法○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矣其中節度合禮法○箋庶衆至貳車○正義曰以經言既是王賜之故云今數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車以足句耳馳者是馬走之名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是矣車不得馬必以馬車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准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卑則人有賜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貳車非也○傳不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瞽矇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大師是也○箋矢陳至多也○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難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成功且頃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曰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姦宄彊陵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民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斂力驗反數音朔繇本亦作傜音遙宄音軌本亦作軌【疏】民勞五章章十句○正義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哲致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王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烈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屬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屬宜幽若王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骍故不依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宜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字文不為厲字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鄭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則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辭未者言之此以天子之皆因有所承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暴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字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傜役煩多使民勞苦鄭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姦宄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王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數王為暴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云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汔許一反幾音祈下同夏戶雅反下同能音忌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憯曾也箋云縱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勑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而疾時育之○詭俱毀反遏於萬反慘七感反本亦作慘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揉音柔本亦作柔能如字徐云毛如庶反義亡難見鄭注衛鄭叔代反伽如檢字王肅見所出廣雅云如也若也均也相似而能字則異音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疏】民亦至我王○毛以為穆王諫王言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變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此勞民當察育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無縱阿縱之法故以勑慎其為糾

無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爲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欲
安遠方之國當先順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汔爲幾云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家幾可以小安之爲異餘
同○傳汔危至諸夏○正義曰以汔之下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
則諸夏亦爲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箋汔幾至根本○正義曰傳以汔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宜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
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
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惠愛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
方之意由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傳詭隨至惛怓○正義曰詭隨人之○善隨從
人之惡以其故爲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也以其大小爲此小惡無良其文寇虐則大惡之也詭隨未爲人害故直云
不得縱之無良則爲小惡已著故無物之寇虐則加於民故之謹之慎然則三者各自爲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爲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止慎其小
以懲創其大以謹無良別之云式遏者謂詭隨加之大虐者也愆慘無會所釋言則文無良戒慎夫至於寇虐不可以大以故云惡大過於詭隨者本謹或作
音義同○箋謹猶至有之○正義曰謹慎俱是物之戒文之言故言謹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爲下總目無良寇虐懲
之故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卽以與寇虐爲一故長情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
云疾時有之○傳柔安○正義曰釋詁文○箋能猶至猶親○正義曰釋詁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柔能爲恣則此云御者與恣同猶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
安遠方之國當先順御其近者鄭於身爲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還謂惠中國柔遠郭綏四方也屬王身爲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
家爲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
惠此中國以爲民逑 休定也逑合也○箋云休止息也合聚也○逑音求○
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
無俾民憂 惛怓大亂也○箋云惛怓猶讙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惛音昏說文作惛云惛怓也釋文惛亦不憭也怓女交反鄭云說文云亂
惛亂也讙音歡又許元反譁音花好呼報反爭爭鬭之爭○本又作讙也音花好呼報反爭爭鬭之爭
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休美
勸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illegible]民亦至王休○毛以爲今周民亦皆疲時者誘掖之也○休許糾反掖音亦勞止而又危耳近始死亡王可以小安
定止息矣當愛此中國之國以爲諸夏之民使得會聚王若施教者當糾察有罪無得讙此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愼其讙譁爲大惡者又用此無縱
之事止其寇虐之害無使有遺此寇虐之憂又稱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今終之無棄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爲王政之美○鄭唯汔幾爲異餘同○傳休定
述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爲定逑合詁文箋云休之爲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爲止息合爲合聚所以申足毛義
○傳惛怓大亂○正義曰惛怓者其人好爭惛怓爲大惛然故箋以爲猶讙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爲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惛爲大怓亂也○傳休美○
正義曰釋詁文○箋勞猶至掖之○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爲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屬王畢慮初則
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導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闕己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
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息止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慝惡也箋云罔

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慝吐得反○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求近德也○近附近之近注同
民亦勞止汔可小
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愒息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愒起例反餘丘例反泄以世反又息列反
無縱詭隨以謹
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 醜衆厲危也箋云厲惡也春秋傳曰父爲厲厲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其
戎雖小子而
式弘大 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
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illegible]民亦至弘大○毛以爲民亦疲勞止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應應對之應○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中國之
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勅慎在上爲之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
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大不可不慎故須惠勞民而止寇虐也○鄭以汔爲幾厲爲惡戎汝弘實爲異餘同○傳愒息泄去○正義曰愒息釋詁文云泄[illegible]也
然則泄者閉物之名故以爲去箋以爲憂泄者是憂氣在積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發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傳醜衆爲
危○正義曰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爲危厲謂衆爲惡行以爲人者也○箋厲惡至遺壞○正義曰箋
以言人之惡者指其惡狀非惡之名故以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爲曰厲是人也所引春秋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
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以厲爲厲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爲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爲
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傳戎大○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箋戎猶至戎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爲汝弘復爲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
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其室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蓋謂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實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
必易傳以戎爲汝者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謝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
有殘 賊義曰殘箋云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爲殘酷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 繾綣反覆也○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覆芳服反○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
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illegible]傳賊義曰殘○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至忠之言○令力呈反殘言是賊敗仁義之事○傳繾綣反覆○正義曰
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義不捨常
爲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illegible]士板八章章八句○箋凡伯至卿入爲王卿士○板音版○八正義曰傳二十四年左傳
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爲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爲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爲卿士猶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
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
話不然爲猶不遠 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箋云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
而不行之也此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卒子恤反俱本又作癉當但反沈本作癉出如字徐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靡聖管

管不實於亶。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亶丁但反行下孟反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疏】上帝至大諫○毛以為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為政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天下之民勞其惡政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善話言則不背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長遠唯雖於達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惡無聽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資誠信之言以此獨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以猶皆為謀為異餘同○傳板板至猶道○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卽反民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以此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反故知以斥王也癉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猷義同也○箋猶謀至將至○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謀以為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為政反先王與天遠王者為政當運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試先違皆牽乃失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變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僻人為王說善言王不能行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不從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為謀不能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傳管管至亶誠○正義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亶誠釋詁文○箋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處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耳○傳猶圖○正義曰釋言文圖卽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違其意以成其惡○憲許建反蹶俱衛反泄徐以世反爾雅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說文作呭云多言也為于偽反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輯音集又七入反懌音亦本亦作繹說音悅下同語魚據反○【疏】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天亂下民則有節佚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慢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以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自己之意所以不欲令臣之制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指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笑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放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傳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罵王方虐諂臣並為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謂憲憲猶欣欣喜樂也謂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從而為之制法也蹶動釋詁文○箋天斥至其惡○正義曰戒臣不令助之故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為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難之天下之民也易其先王之道將欲變更其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寮故知是責臣之辭也其變者謂改其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為作法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違其意俗為逢者誤也○傳輯和至莫定○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俱訓為樂故以懌為悅○箋辭至大臣○正義曰以語云出辭氣故以此辭為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己同寮且非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語時之大臣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寮官也囂囂猶謷謷也箋云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女而謀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僚字又作寮力彫反囂五刀反謷五報反道音導下同

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薪采者箋云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說文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疏】我雖至芻蕘○正義曰上言戒語大臣而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謂謷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雖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為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實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權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況我與汝之同寮得棄其言也○傳寮官至謷謷○正義曰寮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縠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為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云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謷謷○箋及與至肯受○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卽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卽為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所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卽上章所云為王制法度是也○傳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卽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箋服事至我乎○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數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卽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稱匹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箋云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謔虛虐反灌古亂反蹻其略反樂音洛○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箋云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行慘酷之惡誰能止其禍○耄莫報反熇許酷反又許各反說文云火熾也【疏】天之至救藥○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王者其方將為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臣無得如是謔謔然喜樂所為而以讒慝助之我老夫教諫汝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盡何為汝等而未知幼弱之小子反將驕驕然自驕慢而不聽用我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為老也非我之所為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為反用可憂之事以為我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為惡多行慘毒之惡禍將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之言王之為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傳謔謔至驕貌○正義曰此言謔謔猶上是憲見王為惡如喜樂之故為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款款言己至誠款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抑是無所告耳釋訓又云蹻蹻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箋今王至我言○正義曰謔謔自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詁云謔謔為崇遇惡也舍人曰謔讒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縱深然戲以讒慝也是以謂惡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夫諫汝教款款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弱無知之帶以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也○傳八十至熾盛○正義曰八十曰耄曲禮云熇熇是氣熱之氣故為熾盛也○箋今我至其禍○正義曰老耆老人言多將恣故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謂用憂三字皆言老之下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用此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熾盛之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

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王又虐而弭謗。○懠，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無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眾民，言無恩也。○殿，丁見反。屎，許伊反，說文作唸吚。又鄭音香惟反。吟，如字，本又作唫。度，待洛反。葵，求癸反。斂，力驗反。共，音恭，本亦作供。賙，音周。贍，市豔反。○【疏】天之至我師○正義曰：以王者方欲威恐行酷虐之政，故戒之云：天今方行此懠怒之政，臣又從之，為此夸毗，足恭前卻，以體從之。上下威儀盡迷亂，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汝君臣無有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喪亂，無財貨，汝王曾不肯惠施我眾人，憐我之困苦。言人君之危殆也。○傳「懠怒」至「柔人」。○正義曰：懠，怒也。釋言文。舍人曰：懠，怒之急也。李巡曰：懠，怒至也。孫炎曰：懠，怒之上也。其夸毗，體柔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箋「君臣」至「弭謗」。○正義曰：以善人載尸，則尸者不動之物，以尸為時不言之喻，故云「賢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以時厲王虐，使衛巫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是弭謗也。傳「殿屎」至「資財」。○正義曰：殿屎，呻吟。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李巡曰：殿屎，愁苦之貌。○箋「葵揆」至「無恩」。○正義曰：葵揆，聲相近，故訓葵為揆。言無揆度民之情者，則揆度知其然者，謂民事既困，無所告訴也。以其言無有揆度，故為度知其然也。又以曾莫惠我師，言無財賦，又責以賦斂，故云素以賦斂空虛也。以民無財，故所以供其事，用之也。言貧窮困此，是其俗本為先也。今定本集注云「賦斂空虛」。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牖，音酉。壎，許元反。篪，音池。攜，戶圭反。和，胡臥反，又如字。無自立辟。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為邪辟者，乃女君臣之所為，無自謂是何也。○辟，婢亦反，注同。易，以豉反，下同。行，下孟反。邪，似嗟反。○【疏】天之至立辟○正義曰：以民必從上，言上以善政化民，言既化於善，而民則從之，又以正道導民。言天之所立王，乃為民之父母。天之所使導民，如壎之與篪，相和如此也。如璋之與圭，相合如此也。如取與攜，必從如此也。言王者之化民，正義曰：以天之道導民，如手取物而無所違。上之所為，下必從之。言人君導民，君若有所為，民之從之，亦如此手所攜也。自無然攜從以上，謂既言與民之和合如此也。故曰如取如攜，汝無攜無益自是何。○傳「牖道」至「必從」。○正義曰：以行善惡，民乃效之，臣則為善化。俱是此樂，器相和以導民，以半圭為璋，璋圭相合，故取以喻民之所從。故以手所攜，又所以從，如其相和相從也。言必從之於王者，如取以知其物也。○故言天之牖民以取攜為喻，言相和相從也。故傳言牖道也。以取攜人之手相和之物，言取必從。○故傳言辟法也，故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也。以王者立法，而民從之。民有比方之者，以為法。故言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翰，為輔弼，無疏遠之。○价，音介。師，如字，本又作帥。垣，音袁。翰，胡旦反。適，丁歷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

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難，乃旦反。【疏】价人至斯畏○正義曰：又戒王以用臣之法，言善人被甲者可以為藩，大師可以為垣，大邦可以為屏，大宗可以為翰。王當用此人以安汝國，亦當以德和之，汝無得行酷虐之政，則宗子維城，無使城壞。言汝所用被甲之士，大師，大邦，大宗，皆可以依杖，猶如屏壞之所以為蔽，汝王當任用之。○傳「价善」至「翰幹」。○正義曰：价，善也。釋詁文。以諸侯國大，故為屏。箋「价甲」至「遠之」。○正義曰：以言价人，又以藩為義，故易傳以价為甲。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故以卿士為之也。言大師，謂三公之大師，非天子之師也。以大宗為王之同姓世適子，是諸侯之屏也。故云大宗是太師之一，也以宗為王。故言以王為大宗，下有宗子，故以大宗為王之同姓世適子。此言以价人為卿士掌軍事者，以周禮大司馬掌兵，而此云維藩之人以甲為義，故知是被甲之人，言卿士掌軍事者也。周禮司馬屬官曰以兵甲之人，又言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公羊傳曰：三公，天子之相也。故為三公。下云大邦，明則是大國。云大邦，成國諸侯也者，以國之大小，其制不同。大司馬以九畿之法，上公五百里，侯伯四百里，子男三百里。其成國，則謂五十里以上，故知大邦是成國諸侯也。以周禮注云：則公、侯、伯之國，皆是成國。左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禮天子六軍，則成國三軍，此言大邦，謂成國也。○注云：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其侯伯之未成國者，以上為國，亦諸侯以上者也。以王之同姓世適子，言大宗者，以其王之同姓世適子也。云為藩屏垣翰者，亦以上文屏垣之言，言宗子維城也。大宗，王同姓之世適子為大宗。宗室之貴者，謂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也。王當用之，為輔弼，無疏遠之，是箋言之意也。以言大師，大邦，大宗，皆王所當親，故以為輔弼也。以言之所用，皆當和之。○傳「懷和」。○正義曰：懷和，釋詁文。○箋「和女」至「之適」。○正義曰：以行德，故令王之和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言王者當以善德和安汝國，亦當使宗子為城，若行酷虐，則禍及宗子，城壞而乖離，王獨居而畏懼矣。以宗子為王之適子，故以宗子維城為喻。城之所以衛國，以宗子為城，亦為輔弼，以臣之所為，使王不乖離，則宗子之城不壞。以宗子為王之適子，故知宗子謂王之適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是以宗子為城之事也。正義曰：其臣居臣位而遂行酷虐，則乖離也。是王之孤居而畏懼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箋云：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渝，以朱反。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旦，明。衍，溢也。箋云：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王，于況反，又如字，注同。衍，以戰反。溢，音逸。○【疏】敬天至游衍○正義曰：王既為惡，故又戒之云：天之所為，以災變見敬，以警王，當敬天之怒，無得戲豫。天又變異，當敬天之變，無得馳驅自恣。又言昊天在上，曰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為善惡，不可不敬慎也。○傳「渝變」。○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箋「戲豫」至「自恣」。○正義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謂自恣也。以戲豫為逸，以馳驅為自恣者，以人之所戲，則慢於事；馳驅，則不顧禮。○傳「王往」至「衍溢」。○正義曰：以王為往，出往，猶出入也。旦明，衍溢，皆以訓釋之。游衍是游溢之義，故云衍溢也。箋以天之所戒，謂上天所明察，故言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天雖在上，而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以為天之所行，人之所從，故以游衍為游溢相從也。

疾當也周禮大怪異災則去樂借勝則天之變者謂大怪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得樂逸豫自恣也○箋渝變○正義曰釋言文○傳王相至衍溢○正義曰以王與出共文故爲往也既有出生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自恣之意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七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卷阿

王能爲賢有所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作者形近之譌

自縱弛之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弛作弛案鄭弛字也釋文云從本又作縱弛本又作弛間正義本是縱弛字

而優自休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優下有游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似先公酋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酋在由反云云是其證正義云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是其本作遒字

標起止云酋終合併以後依經注本所改也郭璞爾雅注引嗣先公爾酋矣或出於三家毛鄭詩非有爾字也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此無爾字之明證

正義云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乃自爲文耳如何人斯之五章經中三嗣字而正義有六汝字板之三章經中二汝字而正義亦六汝字可以知其

例矣凡他書引用不可以爲典要者如此○按正義當本作酋終釋詁文彼酋作遒寫者亂之耳舊校非也

書傳稱成湯之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閑當康字誤是也

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上浦鏜云脫以字是也王字當衍

德大天之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福誤惟案山井鼎云作得大大之福似是者是也大大正義常語屢見於假樂以下及賓之初筵旱麓行葦潛等篇

故以茀爲小福故以茀爲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以茀爲小福六字當衍是也

豫撰几擇佐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此本或云豫撰者誤耳豫誤戴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撰字非也釋文云撰士戀反又士轉反具也本亦作撰是釋文與定本同也正義以或本誤下有食字者爲非則固然矣其以定本字作撰爲非則誤古用撰食字爲撰具字是爲假借撰字不見於說文當以定本釋文本爲長

佐合入助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合作食小字本相臺本合入作食案此十行本分食爲二字之誤也仍衍入字者非

引長翼輔皆釋詁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翼輔誤倒案山井鼎云傳作翼敬無輔訓也其說是也爾雅亦有翼敬無翼輔輔當爲敬涉傳上文而誤

佐食遷斯俎特特牲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特字案所刪是也浦鏜云斯誤所是也

然則凡與佐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几誤凡下同是也

少牢又云祝筵尸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初刻同後改筵作延下祝筵尸同案所改是也

尸入升祝先主人從　閩本明監本誤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入升恐升入之誤以特牲考之其說是也

如圭如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圭作珪小字本相臺本同注同案唐石經是也餘經作圭乃用字不當一作珪之例此經及正義中字皆作圭當

是後人用他經所改考文古本因此每改他經字作瑳者亦非〇按瑳者圭之古文也毛詩不當用古簡校非

以禮義相切瑳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瑳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磋或作瑳已見淇奧谷風瑳字是也正義當用磋字十行本皆作瑳乃依注改也

人聞之則有善聲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善聲譽爲人所聞知又云故有善聲譽是其證釋文云聲論音团反與正義本不同也山井鼎云譽恐論誤是以釋文本改正義本也疏爲失之

鳳皇于飛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皇作凰下同案凰俗字不當用於經典

鳳皇靈鳥仁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此鳥有神靈也又云說文云鳳神鳥也段玉裁云此傳及說文皆當作靈鳥也鷁之趾傳言麟信而應禮騶虞傳言騶虞義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此傳意謂禮而應仁言禮爲而應禮麟仁信之瑞也所謂詩毛說者如此與左氏春秋說同正義本誤〇按召南傳當云騶信獸而應禮各本奪獸字

亦與衆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作亦考文古本同案與字誤也

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下因字作故考文古本同案故字是也

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止於當作於止此說經之梧止也

故龍不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下浦鏜云得字脫是也

燕頷喙五色備舉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喙作雞案此欲補雞字而誤改喙字耳二字皆當有爾雅疏鄭取此正有可證

字從鳥几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凡誤几是也

飲食自歌自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飲食下有自然二字見南山經是也此複出自字而脫

郭璞云小之形未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小上疑脫大字是也

故集止以亦傅天亦集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傅天下當脫傅天以三字是也

故云亦集衆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集當作亦

以羣士慕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似字誤是也

此經既云多吉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多誤多吉是也

謂無擾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作撫考文古本同案撫字是也

出東曰朝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出作山考文古本同案出字誤也

由萬民物服補案物當作協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協

欲今遂爲樂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今作令考文古本同案令字是也

以車則人有副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則恐賜誤非

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秋之作官大案所改是也浦鏜云六誤九是也

〇民勞

輕爲奸宄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奸作姦明監本毛本同案奸爲僞字釋文以奸宄作音正義中十行本亦作奸

本亦作傜閩本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傜案集韻四宵云傜使也通作繇可見宋時乃後來俗譌字耳

穆王與厲王並世補案上王字當作公篇內同毛本不誤

憯不畏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憯七感反本亦作憯曾也正義云憯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憯曾音義同是其本亦作憯字起止云至憯曾當是後改詩經小學云說文噆曾也從曰兓聲詩曰噆不畏明節南山十月之交云噆漢及此憯字皆同音假借是也考釋文十月之交亦作憯以憯作憯猶以訊作誶之誤耳考文古本作憯采釋文而又誤

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又云故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是罪當作罰

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又云故知以定我周家又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是國當作周考文古本作周采正義

傳以汔之爲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以當作以傳

正義曰詭戾人之〇善閩本明監本毛本無〇案所刪是也

爾雅本或作憯曾閩本明監本毛本憯作云案山井鼎云憯恐憯誤是也

尚書無逸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譸與誤無逸是也

故知以定我周家爲之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爲下當有王字是也

無縱詭隨明監本毛本縱誤蹤以上本皆不誤

惛怓猶讙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猶字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以此勅慎其讙譁爲大惡者又云故囊以爲猶讙譁是其證也釋文云譊本又作譊此亦取聲音爲訓詁當以釋文本爲長

謂好爭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惽閩本釋文校勘通志堂本憯作惽盧本作㤜云今校改案㤜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正作㤜字

釋文憯亦不憭也閩本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釋文憯亦四字作又釋憯云案所改非也當作又云憯不憭也與單疏本下又云譊放火也同例釋衍字又誤文云誤亦倒在憯下遂不可讀今特訂正

王者施善救補案救當作致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致

止其寇虐之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善恐害字是也

述合詁文明監本毛本詁上有釋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是其言語無大聒亂人閩毛本無作爲案爲字是也

春秋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傳作左氏二字案正義云所引春秋傳曰是其本作傳字

厲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厲作敗考文古本同案厲字誤也

先愛止中國之京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止恐此字是也物觀補遺所載云宋板止作此必誤用他章文當之耳

云泄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一上當有脫字是也

以爲人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爲恐厲誤是也

犯改爲惡曰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致誤改是也

靈丘人閉門而詢之毛本同閩本明監本詢作詾案詾字是也

固義不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當作著形近之譌

〇板

不實於亶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於作于案唐石經是也正義云此不實於亶當是易爲今字耳

管管無所依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繫作也考文古本同案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依據又云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爲文

不當依以改傳〇按廣韻作悹悹

則無不能深知遠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當爲字誤是也

自此以下是大遠也閩本明監本下誤不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遠恐謀誤是也

辭之懌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本亦作懌正義本是懌字頍弁釋文云懌本又作繹繹懌同字也考文古本作繹采釋文〇按古

無懌字以繹爲之釋文是也

此於上天閩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正隨從而助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作姚案皆誤也當作然

及爾同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寮作僚案釋文云僚字又作寮正義本是寮字閩本以下依釋文改耳

反忠告以善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反作及小字本相臺本作欲案欲字是也

告此以善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之下文可證

得案其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得上有不字案所補是也

言曰至誠款實而告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已字之譌

以與讒慝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慝作慝案所改是也

八十曰耄曲禮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文字誤是也

夸毗體柔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體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釋訓云夸毗體柔也無以字

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汝君臣忽然莫有察我民故能揆度知其情者

又云無有揆度知其然是忽然下當有無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又素以賦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實以賦斂實字皆作素俗本爲實誤矣素者先也是正義本作實字

民之多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多僻匹亦反邪也注同考七月序正義云古避辟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僻爲義是正義本作辟字其正義云皆多邪僻者易爲今字而說之也蕩釋文云辟匹亦反邪也本又作僻注同而於此經獨以僻爲正者以下立辟文連故別之其實毛氏詩經但作辟與下經立辟同字傳云辟法也不更指其何辟猶昔有恐有鞫傳之有不指言何有也後漢書玉篇文選注引作僻乃以破辟引之當以正義本爲長考文古本作僻依釋文

廪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廪誤廪是也小字本所附正是廪字乃出於善本此釋文當本作廪轉寫從广耳小旻篇同

如攜取之隨人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者形近之譌

以攜者取處末閩本明監本取作處毛本末作未案山井鼎云此疏恐有誤字是也者取當作文最

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之字作世案世字是也

維爲藩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藩當屏字誤是也

君言宗人宰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疑者字誤是也

五姓賜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命誤姓

又兵用事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甲形近之譌

及爾游衍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游衍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正義本是衍字

孔子迅雷風列閩本明監本毛本列作烈案所改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一）〔五八〕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內召公、召作皆同。[redacted]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故指刺其身。此王則厲王以前，剛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為下之總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為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之辟，必亦反，注同。沈云毛音璧，益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云：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由舊章。○辟，匹亦反。本又作俊，注同。斂，力驗反，又力檢反。本亦作峻。○邪，似嗟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諶，誠也。箋云：烝，衆。鮮，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烝，之承反。諶，市林反。鮮，息淺反，注同。○道音導，本亦作導。[redacted]蕩蕩至有終○正義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為下民之君也。又言其王下無法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無政教之命，甚多邪辟。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為政化之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皆化從惡俗，是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傳上帝至辟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湯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彼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時之通義，而言託者，以此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則知此亦不斥，故變言託耳。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辟，君，釋詁文。○箋蕩蕩至之甚○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為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險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傑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辟，取此為喻也。○箋疾病至害章○正義曰：此中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不可登陟，如山之陵販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與禮，先王所行皆法也。○傳諶誠○正義曰：釋詁文。○箋烝衆至惡俗○正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命教民，當以誠信而下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盡然之辭；鮮為少之，釋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禦，魚呂反，又甫垢反。掊，蒲侯反，聚斂也。徐好，呼報反。朝，直遙反，下朝廷同。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天，君。滔，慢也。箋云：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惡。○滔，他刀反。漫，亡諫反，本亦作慢，又作慢，下同。一音亡半反。倨，居庶反。也[redacted]文王至是力○正義曰：穆公傷厲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嘆之，故穆公假為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悼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為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掊好勝之人，曾任用此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聚斂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為惡，言天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也。○傳咨嗟至政事○正義曰：咨是歎聲，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為嗟也。彊梁者，自惡矣，汝等何為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之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任威使氣之貌，衆善者見善事而抗衆之，是心不從善教化之人也。自矜伐，解恃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飾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不己兼倍於人而自。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己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箋厲王至職事○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悉王非。獨晏弭謗，不斥言○者，民王之事，詩諷論王惡，欲王寵中國以綏四方，皆其所。須假託作謗，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直號呼沈湎，其人作既夜，所有切，故二章文王。如家父作誦，自著己名，凡伯、芮伯，亡沈湎。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顛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足句，四言曾是，其義為一。故箋任言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言汝曾興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倚然。○傳汝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虛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為慢也。○箋厲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是言王者文也。在身為德，施行為化，內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為之，定本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為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為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懟，直類反。攘，如羊反。宄，音軌。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箋云：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作，側慮反，注同。本或作詛。祝，周救反。[redacted]文王至靡究○毛以為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為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使為惡之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為姦充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為詛是為祝，求告神使加凶咎，無有終極已止之時。祝詛求告，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為異。言此彊禦衆人為邪，作流言毀賢者，王若問之，則以此誇毀而對。凡使用之事皆同。○傳人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箋義宜至於內○正義曰：王不得用於宜。故云宜以言，宜以義為宜，則而為汝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衆懟為惡者，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彊禦衆懟之人，不但彊禦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誇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衆懟之人，王不用之，使賢者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行寇盜，又以攘竊為誇毀語者。姦宄求進，在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人執事，以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者，但執王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言式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至究皆注云：寇，劫取也。因其字失，曰攘，盜竊則總名。云以為祝○傳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也，鄭古祖字，與祝詛別，故各自言。侯作為祝詛也，故言侯作，得祝詛也。上言屆極，究窮，惡人皆在官，此文言侯與至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言侯作得為詛。維也，上屆言極，用究惡窮人，皆在釋言文。言○詛箋，祝侯與維，是至王極，與已羣○，臣正乖義。事用家大難三物，告神而要之，祝其無用牲之文，口告而祝詛之也，詛皆是盟之細。弗相疑而祝詛也。靡屆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蓋故知日祝詛之也，盟詛不。

相信聽以明神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

炰烋猶彭亨也箋云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炰白交反烋火交反彭亨許庚反逞勑領反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

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無陪貳也無卿士也○陪本又作培蒲回反

【疏】文王至無卿○正義曰言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旣官不得人使彭亨然自矜莊以爲氣健在於中國斂聚此志意不逞好作怨之人以爲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爲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賢臣傍側無實人也故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臣之後公無貢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箋炰烋至用之○正義曰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言傍無賢人故知斂怨以爲德謂聚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爲有德而任用之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稱者也○傳無陪至卿士○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大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爲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家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

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湎面善反絲莫顏反飲酒齊色曰湎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使晝爲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旣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傳用晝日作夜不從致事○愆本又作諐起虔反號戶刀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同崔本作醉或一本作或號或呼卑必爾反使也本亦作俾使皆同耽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爲于僞反

【疏】文王至作夜○正義曰上言任非其人此言其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爲耽荒如是天不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同耳此乃過湎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是旣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呼使晝日作夜不審視事此所以大壞○箋天不至行之○正義曰湎韓詩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湎爲同色也湎者人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賓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自爲之非天爲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蜩蟬也螗蝘也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蜩音條螗音唐沸方味反蝘市延反字林云螗蟪蝘音偃蟬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蚼蟧青徐謂之螇楚人名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蜓蚞郭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蟧蟧音徙答反

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

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俗欲從而行之不如其非○近喪附近之近又如字注同

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忕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奰皮器反韓音備覃徒南反忕市制反又時設反說文云習也好呼報反

【疏】文王至鬼方○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飲酒其號呼如蜩之聲如蟬之鳴言其號呼之無大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言其嘷音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奰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傷之此奰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傳蜩蟬螗蝘○正義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螗一名蝘蜩字林蜩或作蟧也有餘人謂之蝘蛾然則蟬蝘亦蟬之別名耳○箋飲酒至方熟○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蜩蟬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蜩蟬也沸羹食名故知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以羹湯非蟬之類故以比笑語禮有節笑語令但不得音沓無節耳○傳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爲上由爲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己之行○箋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於遠故易傳以爲時人化之甚俗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傲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爲文之次也○傳奰怒至遠方○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號河由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爲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者以其承上醉事辭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爲此雖怒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卽又責其奰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扈音戶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疏】文王至以傾○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終至滅亡者非爲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爲戒自改悔乎○箋老成至案用○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卽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周則有王若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臣扈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箋朝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爲總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箋云揭蹶貌撥猶絶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絶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死○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紀竭反撥蒲末反仆蒲北反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見王如字音可見蹶其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夏戶雅反注同

【疏】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偃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絶但根本旣拔枝葉亦從而絶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其勢衰弱而危此時群臣未有死亡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旣滅群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前夏后之世言桀爲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爲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爲鑒改脩德故也○傳顛仆至根貌○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枝也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絶耳○箋揭蹶至皆死○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爲蹶貌蹶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絶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傷本實先絶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末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實之言爲驗是若其不信故引古以爲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抑於力反抑密也無警居領反 【疏】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上下九章章十句至自警○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亦以自警戒己身以王之為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己亦恐亡故箋志在指而言之○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己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謂言武公年九十五矣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為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以美詩有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諫忠無所肆公後世追將欲何為故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其辭欲論其功觀惡恩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可以為情之本願申己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欲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為未然之警不必慮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鄉書杜口兩無正之篇衛為惡後事既出居致不由己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為之後言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為惡恐禍及己若前人己死則非雖務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為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治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鋪此言以自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於詩為銳與毛小異鄭

昭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抑抑密也隅廉也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哲本又作悊同知列反又陟列反知音智下同○箋云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肖然以其愚無乃相似○箋云庶人之愚亦主為此而已○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職主戾罪也○箋云庶人之愚亦主為此疾愚病也賢者佯愚以辟罪也【疏】抑抑至斯戾○正義曰此抑抑然密審於威儀者是有德之人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為人性相隅言人有外內有德之相隅人亦有言曰無哲不愚言無有一哲人而不為愚者今哲人之賢者也故內有其實人有外貌為威儀之法則為罪故由王主暴虐使為此愚人性由外也與賢者佯愚時之庶人其罪凡人之愚乃此愚亦維為此愚而佯之以辟罪也故言王主不無哲人而外為愚○傳抑抑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也隅廉也釋訓云抑抑密也故知密審於威儀者是德之隅也文王之人皆無罪故文哲人之言曰威儀是德之隅故云廉隅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文也毛以此說賢者以德行不愚論語云知者不惑上智不愚子云集注云定本云箋云云其義是也則智者國有道智無道則愚也故解之不肖然之說○箋人密至可外○正義曰以此抑抑然嚴正必是外貌之象而內有威儀然則以此外而知內也古之賢者行其外而人知內故外正而內至不然也○箋云有德則自外而知內也毛以抑抑為威儀之象外之容貌非外有廉隅以是外之占而知內也不可斯須不敬故斯知之也外占○毛以古之賢者為宮室之繩直是以可外占而知內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為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行下孟反注同倡昌亮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同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云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也遠圖庶事而以時告施之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則法也○箋云為此則無而以正之○訏況于反謨莫胡反○疏 ○箋云敬慎威儀以為民之法則也

至國之則○毛以為上言賢人之宜所用以得者此人君為國無彊乎在得賢人若得其賢人者不用賢人則使之人有正德四方之俗不肖者可使化此賢人教而順之者也又言人君有正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教訓是為此國者實於朝廷又施教之法當戒慎其威儀以為民法則之也又當敬慎大謀計定與民之長使民得其法遠圖而下教民命之為長也而王以當時如此告民不得無賢而所以得賢則民無所法以其須教○以不得用賢使民彊無所云法也○鄭唯以為民之疆○誨○箋云云彊也訏大也與覺字同音義同○訏文箋云謨謀也此以其言為訓詁之名字則謨為謀是其正以時告施之○箋猶圖至以時○正義曰猶圖也周禮太宰之職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今乃其釋曰是告之○箋○正義曰正月周之正月○正謂正歲即天下正月太宰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縣其法以示是也正月而天下之歲首國事有時節天子以此布政法令於諸侯與其大夫也禮有異故謂之正謀之事其數者皆與其官告相時定法故更不以改以故大改不必定命之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謂施政教於國都之內而采邑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箋云今王之為政事又其淫酒也○湛都南反樂音洛下同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紹繼也○箋云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從之女無念其所繼者當述大法王之道與能執其刑法者○共音恭又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嗜市志反數音敷之人乎切責之也○所以不可用其道而自○【疏】其在至明刑○正義曰言王在於今與之倒使國之顛覆其德大荒廢而湛樂於酒今汝王雖湛樂不念於此但其小人耽縱之人使迷亂其政事故由此故言王之其心欲從其事不念其先王之法度政事以敗其功德今王不能執守明法不用賢人而子孫之故敗其德其不法也○箋紹繼至明法○正義曰紹繼釋詁文傳其作紹為繼○傳云此傳至迷亂事○箋云正義曰以王之所為同者故云小人頗敗其功德○傳至紹

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淪率也箋云王既迷亂於政故天不尚之如泉水之流無相率而亡者其不中者皆將從彼流○淪音倫率所律反下同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肆故今也○箋云肆大皆也○正義曰肆爾之謂王乃自為之不敬其罪○

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 箋云洒掃廷內以此為民之表也○洒所懈反又所寄反埽素報反注同廷音庭下同章表也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遏遠也箋云此遏當作剔剔治也戒戒王故言之○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之以備兵事之起用此可以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遏本或作逖○遏他歷反遏之不服者將治之以其治法之外○剔他歷反注同○箋毛以為王將為武之亂從上者以為下王之亂此惟天自絕以其天之不降由王之失亦似泉水之流稍稍就盡故今王之不高自將戒者教以自警戒早起而夜寐洒埽廷內以為其事又當修治車馬弓矢戎兵之器以為軍旅之備若有兵事之起作兵器以用之則可征伐遠方之國也○傳遏遠○正義曰遏之為遠無正訓故傳以此為遠言由外之不服者為畏其遠方及使來也○遏毛以此言謂為天故唯至誅此之以治蠻方○故云此詩之言遠方之國不服者爲之皆同也○箋釋言文也使者令言使今俗語之法皆同

釋詁文天道遠人道邇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獸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之爲災所以譴告王人者其改悔若欲成王其惡則不復以災告之今仍有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比王終至於滅亡王既有惡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爲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戒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傳洒灑章表○正義曰洒掃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爲灑謂洒水灑地也掌者在人之上爲之表憲故云表也○箋章文至以此○正義曰申傳爲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爲民之表也戒之使爲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洒掃之人令掃地也直以屬于之時不恤政事王綱不撥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不掃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群臣掌事者掌事謂六鄉也○傳逷遠○正義曰釋詁文○箋當至不服者○正義曰以用戒戒作謂兵戒備之則用逷鄙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逷當作剔剔備治毛設故爲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爲中國七服以外爲夷狄而蠻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蠻用戒戎作爲中國則用將帥方爲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同故知蠻方是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治軍者也掌主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鄉皆爲軍將此戒將帥總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也軍實者即事爲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戒五年左傳曰弇而獻至以敵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謂皆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謹其所須中國起者鄙用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狄蕃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蕃國以外爲九州之外也

質爾人民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質成也不虞非度也箋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卿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虞度而至之事○非度待洛反下不備度同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話善言也箋云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話戶快反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致教一失錯能反覆之○玷丁簟反沈丁[redacted]質爾至可爲○正義念反說文作刮鑢音慮同復音服又芳服反本亦作覆[redacted]曰此又戒卿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當平治汝民人之職事汝爲君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備度之事謂非常爲亂當豫防之既戒臣事又復戒王當慎爾王所出之教令又當謹慎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爲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傳質成至非度○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爲成○箋質以爲平其意同也釋詁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能度之事也○箋侯君至之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慎之所戒猶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邑之大夫亦六鄉與公邑卿亦可以大遂與來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萬民之事卽教令是也愼爾爲有之法度所威儀是也治民卽是爲君故文兼卿邑大夫亦稱君不備度而至之事謂非常違儀君子安不忘危故常豫戒○箋言謂至嘉善○正義曰以此言人君爲致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繼承戒卿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王事則此慎話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箋王之至覆之○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覆所謂磨鑢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此經申上愼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言述者以言失爲重故特戒勸之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

其無捫持也箋云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易以豉反往同捫音門○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讎用也箋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讎市由反徐云鄰市又反賦市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賈加嫁反下同

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箋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之乎言承順也[redacted]無易至不承○毛以爲出言爲重又慎戒之言王無得輕○靡一本作是[redacted]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不可爲人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答之王言子有善德必報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人王以順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承之行若王之子孫能繩繩然敬戒而行之教令則天下之衆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教令爲下民之法施順道爲子孫之基也○鄭唯以讎字爲異餘同○傳捫○正義曰字書以捫爲摸摸索其舌是手持之也○箋由於至已之乎○正曰由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言故皋陶曰朕言惠厲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還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爲往不可故云數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傳讎用○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教令至子弟○正義曰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故應對物價謂之讎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王也武王謂讎云我友邦家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卿臣公卿也小子幼稚之稱故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無不及矣○箋繩繩戒○正義曰釋訓文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輯和也箋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輯音集又七入反脅本又作脅香及反又虛劫反沈又於閑反諂勑檢反趙岐注孟子云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近之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illegible]俱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漏音豆反觚古豆反奧鳥報反西北隅謂之奧饌仕眷反扉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愼几非反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格至也箋云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度待[redacted]視爾至射思○正義曰上勸王慮於朋友洛反注度知同矧由忍反射音亦[redacted]此言王朋友不恩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有脅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顏色以求王愛無能一匡輔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情慢於事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愧於屋漏祭當盡敬尚無愧心其於諸事爲情明矣因卽實此不慚人汝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所遂爲此末以神之明必見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況於祭之末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汝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卿厭之也○箋今視至其近○正義曰此皆以王爲文故知爾友爲王之友爾顏爲王之顏也脅肩諂笑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非過而言其近者爲文之勢耳○傳西北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宮文覯見釋詁文○箋相助至之末○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爲助也又云顯光也是顯得爲明之也上言君子有過下句責其猒倦則非王之身故如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謂神不我見故知其意

言神見故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往云幕以布幄帟以帷爲之雜記云幄侯行而死於道鄉布宰帷幕帷以幄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雜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帳幕也小幄也帷幄帷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設幕也帷則當內亦有之屋帷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設而漏隅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爲屋漏則屋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饋食禮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則尸厞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愧屋漏者此祭臣雖情非祭初節有常事屋漏之時乃始作耳因言時屋漏有神而賓其不愧者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此案禮記曾子問云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有陰厭其於奧是謂陰厭尸謖既之後改饌於西孔陽是謂陽厭若宗子爲殤唯有陰厭若庶子適孫宗子適殤唯有陰厭案特雖士禮有陰厭陽厭又此特不儀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陽厭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經禮少牢祭末不儀禮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日賓尸故也○傳格至○正義曰釋詁文○箋矧況至射厭○正義曰矧況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重況此經重言至於尸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情慢故亦人之當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敬慢況今祭末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善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善法度女之施僭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僭本亦作僭子念反注及下同鮮息淺反少也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擲直赤反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虹戶公反鄭戶江反潰戶對反【疏】辟爾至小子○毛以爲王當法度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爲人所法則言多爲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而無角而爲有角自用妄爲施虐人以喻王后本實無德而爲有德自用橫致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爲不善王何以不遵之乎○鄭唯止爲容止爲異餘同○傳女爲至僭差○正義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善爲善則民善之辟爾爲德是汝爲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於仁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爲此言乃引此詩以擁之故傳依用爲此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儀成文而遂引之彈要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箋止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爲容止○箋此言至其報○正義曰以經之文是爲善來則善往之反者瑤價而言耳○傳童羊至虹潰○正義曰言宣知是羊者宣者求之名書之無角其文卿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害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自用也虹潰釋言文○箋童羊至小子○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事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甚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觝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經稱王

爲小子之號在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爲無知之辭下言亦聿既老則屬王非復在喪欲見王之無知故誤在喪之號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謂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禮記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緡被也溫溫寬柔也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荏而甚反染而漸反荏染柔爲緡亡巾反共音恭本亦作共被皮寄反下同忍音刃本亦作○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話言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話戶快反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語魚據反下音語之同知音智【疏】荏染至有心○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爲弓之弦我乃以被之以絲則有強而成弓可以爲弓明矣亦溫溫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成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爲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否若其維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之若其維愚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爲民之實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本性不可教也○傳緡被至寬柔○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緡之別名各言緡之綿正謂以絲爲緡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訓云溫溫柔也故爲寬柔○箋柔忍至爲德○正義曰以荏染猶溫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緡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責於本性故云內有其性乃可以爲德

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箋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之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於乎音烏下音呼凡此二字相連以此臧否音鄙注同臧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掣尺世反攜也撕音西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如字沈音智下夙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能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莫音暮本亦作暮與音餘【疏】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言王不可以教於乎小子之厲王而心未能聽知於嗟否我非但以手攜之我乃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其悟也我又非但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己教導之孰而不可啓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爲人父非復幼少也今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謂才智猶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意雖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王晚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箋萬民至知故○正義曰王爲天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曰未知箋其長大有失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更益是箋王有晚成之意卽又解之雖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箋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悶其自恣不用忠臣○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慘七感反想音察後皆同【疏】傳夢夢至不樂○正義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慍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怛然則慘慘者憂怛憔悴之貌故爲憂不樂也○箋孔甚至忠臣○正義曰孔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爲明言昊天明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己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訴其自恣不用忠臣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藐藐然不入也箋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爲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諄字又作訰之純反又之閒反藐文韓詩云告曉之熟藐矣角反爾雅云悶也聆音零

【疏】傳藐藐然不入○正義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藐悶悶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也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耄老也○耄莫報反【疏】傳耄老也○正義曰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為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為述也亦為自也故箋以聿為自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冀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既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是則無智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箋云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恨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箋云天以王為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亡○曰喪上音越下息浪反韓詩作聿喪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箋云今我為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忒他得反遹于橘反邪似嗟反行下孟反匱求位反【疏】於乎至大棘○正義曰自上以來諫王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己所陳皆以先世舊章也汝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為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為王謀而取譬不為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為政當如昊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為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為無常而之邪僻其德貪暴稅斂而使下民貴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箋天以至滅亡○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謂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為辭故韓詩作聿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一）

○蕩

峻刑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峻本亦作峻正義云峻者高險之名是其本作峻字

其政教又多邪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辟誤僻案僻者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曾是掊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掊克蒲侯反聚斂也又自伐而好勝人也徐又甫垢反正義云自伐解倍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卽倍也考自伐而好勝人乃傳義正義所論自矣釋文作掊與定本同以爲聚斂則非

自伐解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掊當作倍

四言曾是　明監本毛本同案閩本自此曾是起至下以言汝與是力是字止并三行爲二行初刻脫一行而剜添也凡閩本初刻誤而剜添是者依十行本所校補明監本毛本卽不誤矣今多不悉出

曰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曰作且毛本同又已誤也案曰字是也正義云故知曰曰爲之也是其證

以祝詛求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言作信案所改是也

譈讀復戾　閩本明監本毛本復作狠案浦鏜云當很字誤是也

吝女殷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吝字下浦鏜云脫嗟是也

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　通志堂本盧本同盧文弨校云客宋本作容當從之文選注引韓詩亦作容或有作客者譌也按盧校非是釋文校勘云閉門不出客者如陳遵投轄井中是也初學記引韓詩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湎下句奪客字魏都賦沈湎千日李善引薛君韓詩章句與初學記同而譌奪不可讀賦文沈字誤爲流注客字誤爲容

式號式呼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或一本作或號或呼考正義云用是叫號用是讙呼是正義本作式字

女既過沈湎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耽本或作湛都南反正義云汝君臣何爲耽荒如是又云汝乃自耽此酒是正義本亦作耽下文云汝沈湎如是當是後改也上箋云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釋文不爲作音或其本但作耽湎○按漢人浮沈字作湛今本箋作沈乃淺人所改耳經文載沈載浮亦决非古本

釋蟲云蜩蜋蜩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螗下浦鏜云脫蜩字是也

顛仆沛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仆也作音是其本有也字考文古本有閩本明監本拔誤按毛本不誤

揭見根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揭下云根見貌又云見賢遍反謂樹根蹶見王如字言可見正義云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又云傳言見根不拔根之所見標起止云至根貌是正義讀見如字又見在根上與釋文本不同也

○抑

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衍字是也

如矢斯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女雖湛樂從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樂下旁添克字案添者誤

洒埽庭內　小字本相臺本庭作廷唐石經初刻庭後改廷案釋文云廷音庭唐石經改依釋文也正義中字皆作庭或其本作庭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如寔斯干小旻有譽等皆作庭

故復戒將率之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率作帥案釋文云帥本或作率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考箋每用率字正義每用爲帥字而說之當以或作本爲長

沈上盆反　通志堂本盧本同盧文弨考證云宋本作土盆當是也案小字本所附亦作土不誤

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　閩本明監本射誤財毛本不誤案浦鏜云樹誤射非也劉逵注吳都賦引亦作射是其證射古之榭字九經古義論之詳矣

質爾人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又云故今質爾民人也是其本人民作民人郭璞注爾雅引詩質爾民人與正義本正合說苑引告爾民人鹽鐵論引語爾民人皆卽此經也當是唐石經誤倒如有孤序之比也

鑢音慮同　通志堂本盧本無同字案此誤衍也

謂非常驚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驚當警字誤是也

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考文古本已作改采正義

物善則其售賈貴　小字本相臺本同下同案釋文云其售市又反一本作讎謂讎物價也正義云故以爲讎報物價與一本同考讎卽售也古今字耳釋文正義以爲有今別者非考文古本作讎采釋文正義

萬民靡不承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靡作丞正義云無有不承順而舉行之是其本作靡字段玉裁云依釋文一本與箋合

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女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

皆脇肩諂笑　相臺本同小字本諂作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謟字誤也餘同此釋文云脇本又作脅正義本是脇字

言其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近之也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正義云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標起止云至其近是其本與一本同

尚不愧于屋漏　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愧作媿案媿字是也釋文云媿俱位反正義中字皆作媿是其證箋不媿家媿於屋漏有神唯毛本媿作愧耳何人斯經用愧字此不當一之例

而庳隱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庳當作庳說文五經文字皆在广部爾雅不誤此釋文亦誤爲庳群後考證正義中庳字十行本皆未誤

痱扶味反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痱作痱案所改是也字書此字皆從疒釋文當本如此作寫者轉寫譌耳

此言王朋友不思 補案思當忠字之譌毛本正作忠

相助慮也俱訓為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慮當作勴是也清勴及疏二正義引皆作勴可證

不僭不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僭本亦作譖子念反差也注及下我僭同正義云僭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是正義本亦作僭字今標起止及其餘僭字皆合併後依經注本所改也考譖僭古通用字此借譖為僭耳不必如正義所說也巧言云譖始既涵瞻卬云譖始竟背桑柔云朋友已譖及此不譖我譖箋皆云不信也毛巧言傳云譖數也乃以僭為譖之假借瞻卬無傳者同彼為數也桑柔無傳者同此為差也又邪傳云不僭不濫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意亦同此為差鄭不異毛合而觀之可得其證矣桑柔釋文譖本亦作僭瞻卬釋文同

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信誤僭案不字當重僭不信也不不信不僭也脫去一不字遂又誤改信字耳

彼童而角 毛本角誤覺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童羊譬皇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皇作王考文古本同案王字是也正義可證

此人實賓亂小子之政 補案賓當作濱正義可證

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故至於政事者一字當是云字誤剜作以喻也

忍音刃本亦作〇 補通志堂本盧本〇作刃案刃字是也

告之話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告之詁言詳下

話言古之善言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告之話言下云話古之善言段玉裁云當作詁話古之善言也前慎爾出話傳云話善言也此云詁話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內故字分別而相亂此釋文云說文作詁蓋說文稱毛詩告之詁話陸氏所據說文詁字未誤而話字亦已誤為言矣

語賢智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智作知案知字是也

於呼小子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呼作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字誤也

此言以教道之孰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孰誤熟正義中字同山井鼎云似屬下句讀者誤

亦以抱子長大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已案所改是也

不幼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幼作少案少字是也

皆持不滿於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作無誤

冀其長大有失 補案失當作備字之譌毛本作備

我心懆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懆懆七感反正義云釋訓云懆懆憂也是釋文本正義本皆作懆懆與唐石經同也此以韻求之當作懆懆見白華

匪用為教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用為誤倒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芮如銳反國名【疏】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箋芮伯至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爲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菀音鬱注同又於阮反旬如字又音荀捋力活反注同瘼音莫陰於鴆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作暴同音剝下同爍本又作爍或作爍同音路郭盧角反淨而轉反疏必疏反又作音疏本亦作蔬同被皮寄反

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箋云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倉初亮反注同兄音況注同本亦作況填音塵

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昊天斥王者也箋云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愍愍之言○倬陟角反【疏】菀彼至我矜○毛以爲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其蔭然茂盛於此之時人其下餘均得蔭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而稀疏人不息復能蔽臨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若有羣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之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令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愬之倬然而尊大響彼昊天之王者汝居民上爲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矜哀之何爲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爲翹之上天爲異餘同○傳旬言至瘼病○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偏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陰均也釋詁云毗劉爆爍也舍人曰毗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爲爆爍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疏爆爍也劉者葉之稀疏爆爍之意故云爆爍而稀也瘼病釋詁文○箋桑之至之德○正義曰箋以爲從捋采爲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時爆爍謂蠶過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蠶盛時病於爆爍謂苦於炎熱也捋采是其人采之非落先謂故以喻羣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咎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爲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傳倉喪至填久○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爲久○箋殄絕至久長○正義曰殄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過則民憂可與絕已之期今滋益久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也○傳昊天斥王者○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倬明至之言○正義曰箋以倬爲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人爲上天此是下民愍訴上天之言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騤求龜反旟音餘旐音兆隼音筍本亦作翩泯面忍反又名寶反徐又音民偉旬允反調長上丁歷反下丁丈反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害所及廣○黎力奚反盡才刃反本亦作燼同

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比毗志反又如字下同廣雅云頻比也【疏】四牡至斯頻○毛以爲上文以興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爲騤騤然建旟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爲餘燼耳言其時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數而傷之於乎有是可哀痛哉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是可哀痛也○鄭唯以衆爲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被兵寇者又以頻爲比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行之不已也餘同○傳騤騤至泯滅○正義曰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春官司常文翩翩是旌旂行而舒張之貌故重言翩翩也旌旂止則旂之殺中言其行而翩翩是在路不息以旂爲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夷是齊等之言故爲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爲盡故泯得爲滅○箋軍旅至寇虐○正義曰四牡旟旐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所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亂則偏殘諸國諸侯彊賴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傳黎齊○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箋黎不齊至及廣○正義曰箋以黎爲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加者耳燼是燼燼既然之餘以比兵寇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天下之民齊皆如此言其害之所及者廣也○傳步行頻急○正義曰步者人舉足故爲行也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箋頻猶至比比然○正義曰頻頻正是大比之義故云猶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爲行此禍害比比然○傳疑定○正義曰疑音疑疑者安靖之義故爲定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蔑音滅疑魚陟反復扶又反下不復考慎同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競彊厲惡梗病也箋云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梗古杏反好呼報反爭爭鬬之爭下同【疏】傳梗病○正義曰言其雖生厲階明是病於此惡故以梗爲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爲病不已耳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宇居僤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慇於巾反撻光於檀反爾雅云憂也僤都但反本亦作亶同卒尊忽反

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圉垂也箋云痻病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痻武巾反一音昏注同圉魚呂反【疏】憂心至我圉○毛以爲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慇慇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我之在於邊垂言已以守邊之勞甚也○鄭唯圉爲禦寇爲異餘同○傳宇居僤厚○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爲居僤厚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是俾亶同也○箋此士至之言○正義曰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傳圉垂○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箋痻病至之事○正義曰痻字從病而以昏爲聲二音忽之病箋讀圉爲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毖慎也箋云女爲軍旅之謀爲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毖音祕削相略反

告爾憂恤誨

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濯直角反語魚據反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何難乃旦反下患難同疏為謀至及溺○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汝王旅之謀為重慎兵事雖心欲重慎而謀慮不長更使之亂亡滋於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可憂可以止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其手者乎有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喻雖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傳恐溺○正義曰釋詁文○箋女為至非賢○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為軍旅之謀慎為重慎兵事也為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為人所陵故為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傳濯所至救亂○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箋女若至禍難○正義曰王藉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子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為不受之勢故以為假設拒己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為君臣俱陷於禍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遡鄉僾唈荓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唈然如疾風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乃反卻退之使不得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治人者食於人○音又作迸音普耕反嗇本亦作拼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好呼報反注同好同家王申毛音嗇謂稼穡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一句家稼推寶同稼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訓收穡也鄭云吝嗇也下同唈喻字本無不者下稼穡卒穡始從禾鄉本又作穡同許亮反下同唈詩含反令力呈反食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音嗣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箋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疏如彼至維好○毛以為王不任賢致教暴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畏之唈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此由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卻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為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維使致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四句為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為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以為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傳僾唈至天祿○正義曰僾唈釋言文後曰心唈也郭璞曰鳴唈短氣也荓使釋詁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得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與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稷於鄭嗇謂好是知稼穡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上之事故勸王好之也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箋嗇進至者財○正義曰嗇進逮及皆釋詁文唈者風唈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不遠之以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喜王不能用善故知荓云不逮者也門也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為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荓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嗇為進聚故以家

寄為居家之嗇曰吝稼當為家前所授之未失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吝嗇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宜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於聚斂之事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知其所愛聚斂之臣也為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故謂居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出其賦稅費食者是人也此文言君子之有其事於此者解人不官代費人食意也其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者不可主人有時而竊惡聚斂則盜時公作成已故與其於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害財不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害民則思患之聚斂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奮官主掌聚積受納輸稅之者頓非再求之王者下民且學記云之不言聚斂與此異也○正義曰事畢此文明是貴王之實也傳文不能上文所知此則同安○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王實也使好能者代不能者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箋云滅盡也蟊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墾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蟊賊爲天之災也○蟊莫侯反下螟蠶交作痒音羊夢魚列反王貌文作蠶云衣服謠謠之怪○之妖怪謂之蟊聲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箋云贅屬荒虛也恫痛也哀痛中國之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為下此災○同音許本又作恫贅之菊反又脫反穹起弓反朝直遙反下皆同與音余惡下由災行者疏天降至穹蒼○正義曰言天以降喪亂之災故滅盡我所恃立之王者以王者食物謂之災言天下災死喪亂故既降此蟊賊之蟲以食民之稼穡使盡病矣此致兵亂之災哀痛今中國之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盡空虛朝廷之上無有同力以念天之所為者箋云滅盡也蟊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則知滅我立王者謂滅盡王所恃立之人也○正義曰一說蟊賊盡蟲也釋詁云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舍人曰皆蟲食禾者彼言食根曰蟊此言食節曰賊者此詩中以賊為蟊之類故不得復分別之○傳恫痛至五穀○正義曰釋言云恫痛也贅屬也皆由兵役家家繫屬此災荒虛以夏官大司馬職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出軍也皆從此數○箋哀痛至所為○正義曰言具贅者皆以為贅屬之家繫屬於兵役至空虛○正義曰釋天云穹蒼蒼天也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也然則是天之形也降而為禍故著其色蒼然之蒼故曰穹蒼此為怨天而有所念之辭也力則故知一人有所能力故責朝廷之無同心力諫其爭念天所為下此災者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箋云惠順也宣徧也維此順德之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偏謀於眾又考慎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也○相息亮反下同行下孟反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箋云臧善也肺腸以喻心也箋云王不施順道之人也考慎自獨己之所任也此至卒狂○正義曰言彼順之君行其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也○肺芳廢反惑胡國反疏維此至卒狂○正義曰毛以為民之所瞻乃執正其心偏謀於眾又考其所任用其輔相使惟賢者乃為臣言明之有美為百姓以為人臣之所瞻仰者施順道於民之君乃自獨用己心謂己所信任使其之臣皆為善人不復詳考擇更求賢人自以己之肺腸行己心所欲不與眾謀臣所任使之

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同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無可瞻仰也○鄭唯考誠其輔相之行爲貪亂○傳相實○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也故以爲

實謂大賢之人有美實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箋惠順至之審○正義曰惠順宣徧釋言文慎誠釋詁文以相爲相導之相故爲勉也衆訓爲執猶執

鄭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爲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慎順

民之君能如此也○箋箴善至宜猶○正義曰箴善釋詁文此經之順猶上惠也上言惠君知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箋者自以己身獨有才智謂衆人

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己爲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己實若息父孔聖是也身實不實事己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實非

善人信其誠之詐鄭言所任使之人皆爲善人不如惠君考慎也肺腸五臟之物言之以衆其心故云自有肺腸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

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如惠君宣猶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慎爲文也上先宣猶而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側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書

有民人不瞻之惠此云俾民卒狂上愚有使民得理之惠文既不同故互相先侯臣實不善而謂之爲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衆是不宣猶故箋隨文

所反而引以譬之故與上文倒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

甡甡衆多也譖不信也胥相也箋云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背皆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甡所巾反衆多也譖子念反本亦作僭相譖一本作相僭背音佩卒章同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罪役一本作罷役罷音皮

疏 瞻彼至維谷○正義曰此言臣不相信令百姓困窮言視彼中林之鹿乃見甡甡然衆多者是其鹿屬乃走獸猶以其類相輩耦而行以喻朝廷之羣臣亦

當以善道相與共處官位何爲今汝羣臣朋友皆以此諸嗟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是乃爲處之不如也矜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

之世其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其進與退皆困窮也此即今時之是也○傳甡甡衆多○正義曰甡甡衆多之貌故爲衆多也

義曰譖是傷妄之言故爲不信也胥相釋詁文以相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對勢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處之甡甡者爲

相親善矣故言處相親類○傳谷窮○正義曰谷謂山谷盤谷是窮困之義故不能甡甡故言處之不如

云谷窮○箋前無至故窮○正義曰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爲前卻役是既施之後民心所長故以爲卻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

退不遇良臣維以爲窮箋不然者以臣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爲二故以施政本末爲進退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

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爲王言其事淺目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覆芳服反下及注除覆字皆同狂王居況反鄭求方反爲于僞反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卑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驟彼列反卑在早反

疏 維此至畏忌○正義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實者不敢言之此聖而親

通知人之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親用之維彼愚人而闇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不過知於分寸之理今王反違惡以數喜用之

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辯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辨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顏得罪故不敢言之判王觀愛愚人虐而拒諫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迪進也箋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覆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迪徐徒歷反索可色反

疏 傳迪進○正義曰迪進釋詁文○箋國有至小人○正義曰王不求索者謂不肯求訪搜索而覺之

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爲二也顧謂初即見顧而念愛之既明爲官又覆重而昇進之故亦分爲二維顧小人不求進賢者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箋云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慍亂之使民然○荼音徒紓遲反

疏 箋食猶至之然○正義曰貪欲皆是意之所思故云貪猶欲也民性本好安今所以欲亂亡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實誠此王也荼苦毒

毒者毒蟲荼毒皆惡物故此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欲其亂亡故安然而爲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强陵弱衆暴寡也此非民之本性乃由愠亂王者使之然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隧道也箋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大毛如字鄭音泰隧音遂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中垢言闇冥也箋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垢古口反

疏 大風至中垢○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之來自

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爲之行亦自有其本乃由性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本性所行各依其本性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爲

善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雖使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之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惡亂民○傳

陳道○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故爲道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謂隧道也○箋西風至其性○正義曰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

西風成物物豐孰也以下文說良人與不順之人性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傳中垢言闇冥○正義曰垢者土塵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類善也箋云類等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也○敗伯邁反往同應對之應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覆反也箋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形其敗○悖補對反

疏 大風至我悖○毛以爲大風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爲也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

事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若上而行此行今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我下民效之爲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於○○

鄭唯類爲等爲異餘同○傳類善○正義曰釋詁文○箋類至之行○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也比類故爲等謂

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諸曰陛下之等實亦謂尊等也故知與言相對誦言是謂習人詩書之言則聽言非興法之言故以爲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

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聞不能進道聽之言舍其志聽之則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醉樂記魏文侯言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史記

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聽也是心不悟如醉然也○箋民之所爲皆效君上故云居上位而行此人惑效之言或者其不必盡然○箋居上至

惡驗○正義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即上篇如醉是其不能用善者是以並皆形見之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是使我爲悖逆之行也

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等類而以此爲敗驗者以善人與惡人爲類善人欲教人爲善令惡人教人爲惡是善者爲敗也故爲敗驗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箋云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瓊之也而猶女也我道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何之不者得誅女也○聞如字又

音劉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此禍也女反赫我我口距之

忠告○陰鄭音蔭爾雅覆王如字謂以知又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嫁反莊子云距

○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不知汝之所行者爲惡與言已知其惡也

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有時亦爲弋者所獲

行汝何爲反於我來赫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誅滅○箋嗟爾至誅女○正義曰此言朋友雖是上之食人食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觀而切磋之故以朋友言之言飛蟲箋言飛蟲者爲弋所獲明是飛蟲爲是爲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是爲之稱蟲者也故謂久無所拘制傳使審等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閒暇誦汝知其閒隙揚其罪告王使隸之也○傳諫疚○正義曰來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嫌與王斯斯毛云同是覆口讓之毛故箋以爲口拒人諫之辭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義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諫矣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涼薄也箋云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涼毛音亮鄭音亮下同爲

民不利如云不克箋云克勝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酷口毒反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逐用彊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邪似嗟反【疏】民之至用力○毛以爲上既爲不善之政使民俗亦敗以言下民之爲此無中和之行主爲僞薄之俗唯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使之然在上行政爲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言其盡力爲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虐政臨下下則效巧詐貴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爲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相陵由上化下然也○鄭以爲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上信用小人之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以邪僻主由爲政競逐用力唯以強力相御務勝其民故下民愁苦皆爲邪僻也餘同○傳涼薄○正義曰涼者薄之剝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虢多涼德謂虢令涼薄是涼爲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爲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爲民所主爲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職主至欺違○正義曰職主詁文箋以爲民之爲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爲民主易傳以諒爲信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之工於相欺違者以此正義下曰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故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箋競逐至多端○正義曰強也俱訓爲強故彊得爲逐以用強力相衙者謂有強力能咸服下民者則尊衙之以此相衙則在位者皆競爲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卽爲邪僻也故王肅云今民之爲邪僻乃主相興職競用力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爲民所生爲則是民主相興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戾定也箋云爲寇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今民心動搖不安定也○令力呈反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詈猶大也云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距己諫之言○詈力智反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予我也女雖觝距己言此歌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詆距都禮反距當作拒【疏】民之至爾歌○毛以爲由上非理化民故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爲寇害是求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違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詈不拒己作此惡事云非己所爲汝雖言曰此惡致非我所爲我知汝實爲之已作汝所爲之歌歌汝之過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爲異餘同○傳戾定○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爲止是戾得爲定○毛以職盜爲寇爲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銷音消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仍而升反柳半末反行下孟反○鑠音爍去起呂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升篇末注同見憂並如字餘憂於教反【疏】雲漢八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雲漢詩者仍叔大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致內有撥亂之志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側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得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爲撥亂張本明宣王懷父之非自力爲善已有撥亂之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謂治亂也謂撥治旱災卽經旱既太甚是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善政以消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屬王之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爲之所遭卽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爲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蓋南鑑以爲宣王元年不稱千歉之文公而不稱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旱積五年歉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書之事○箋仍叔至烈餘○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末審此詩何時而作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爲別人可也何則宣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也烈餘稱結文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回轉也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倬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苦渴反故食也本又作渴苦曷反末同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臻至也箋云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饑音飢又音機饉其斬反薦在見反臻側巾反重直用反下同與音餘下所困與精鹹與殺我與同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聽吐定反論旬吐丁反爲于僞反下爲旱同聆音零【疏】倬彼至我聽○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王憂念天未有雨徵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而我何罪乎我天今之時人其水氣精光轉運所下民夜仰視天河倬然而明大者我何罪乎今之時人何罪而天以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饑饉之禍重至也何祭羣神故又以祈雨之又言已三牲爲旱之故上天下明神無有不求而羣祭之者其至祭神又無祈之於此三牲言其不悋牲物又禮神之圭璧既已盡矣言己精誠無不至而天何爲不見聽聆正義曾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愛惜又至甚何爲諸神曰此雲漢與天河東天漢爲一氣故云天河也謂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是天河大水光之精也云其候也昭光也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以爲天河水氣與雨至爲觀天之水氣云漢言地之無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將以○傳○正義曰釋天云旱再也傳十三年○左傳曰箋嗟至重至○天正義曰仍字與下同義旱災言宣故重此詁文與天之同頻詁文○箋至雨○正義曰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云薦臻以爲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箋言王至雲雨○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節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旱而天災必當廣祭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偏祈羣神所愛於天地五帝當用特牲玉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所祭者於三牲也又用特牲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與天體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

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盡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令改過修善非爲求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春不非己情致譴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不爲人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請上公伐鼓於朝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有幣無牲請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祈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過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請祭祀之也若不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禜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而類造禬禜攻說注云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熱必至於死人君爲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己求天禱神盡忠誠之心爲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爲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爲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祈於神耳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

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云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尙殷殷然○大音泰徐他佐反下大甚並同蘊紆粉反本又作蘊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爞云薰也郭又徒冬反韓詩作爞音徒東反殷於謹反或如字然一本作雨雷之聲尙殷殷然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爲旱故禮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齋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奠徒薦反瘞於例反埋也索色白反齋側皆反本亦作齋徧音遍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丁當也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耗敗也言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耗呼報反韓詩云懸也斁丁故反說文字林皆作殬

【疏】旱既至我躬○毛以爲皆述宣王之辭言天雨不降旱勢已太甚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熱氣爞爞然酷熱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其繁數之祭既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於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絕已其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其禮地則其物從此以至於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者言皆尊敬之我精誠如此則雨澤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祐我天意臨我則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土地之國曾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鄭唯不克臨爲異餘同○傳蘊蘊至而熱○正義曰蘊蘊暑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蘊隆隆是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爞爞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熱以蘊隆說狀宜言故復言之也暑熱夫同蘊平常之熱蟲蟲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爞爞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也○箋隆隆至殷殷然○正義曰以雷雨相將旱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雷取殷其雷以體之明聲同而事別也○傳上祭至祭之○正義曰以郊爲祭天即此上也上既爲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箋宮宗至偏至○正義曰以言祭事而云宮故知宮謂宗廟也祭郊祭廟不以同日爲之而云自郊徂宮爲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齋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之事明其餘事亦無異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傳丁當○正義曰釋詁文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己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己之親故云不臨○箋克當至之郊○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己故轉克爲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斁是斁敗之義故爲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絕種祀鄭云從郊往宮此先言后稷後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爲不絕之義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箋云黎眾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飢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推吐雷反注同兢本又作矜居陵反業如字郭五答反霆音庭又音挺一音徒佞反孑居熱反去起呂反下同恐丘勇反下同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嗺嗟乎傷困之辭○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摧在雷反又子雷反鄭作嗺子雷反

【疏】旱既至于摧○毛以爲宣王言旱既熱已太甚矣不可令之移去矣天下困於饑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而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之眾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飢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己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祖不助己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鄭唯以于摧爲嗟嘆告困苦之辭爲異餘同○傳推去至遺失○正義曰推是遣離之辭故爲去也釋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爲戒也業業危釋訓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箋黎眾至餘病○正義曰黎眾釋詁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眾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無有孑遺乃是恐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在者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傳摧至○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摧當至之辭○正義曰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推爲嗺嗺者吝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遂欲餓殺我也解則不我遺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爲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責其不助己者實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即吁嗟告困故先祖與于嗺共句爲文勢然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庶幾於我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沮在呂反炎于廉反本或作倓音同近附近之近音談又必二反本亦作庶廢於嬌反本亦作癈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辟音壁下同雩音于祭名

【疏】旱既至忍予○正義曰宣王言旱勢既已太甚則不可止卻之矣故使旱之爲勢赫赫然氣盛炎炎然熏熱甚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是旱熱甚以此之故今多大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既言怨天不願念又復廣祈明神古者有德之臣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爲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欲不爲民之父母也此民之故訴之○傳沮止至死亡○正義曰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爲止也赫赫爆熱之狀故爲旱氣釋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是炎炎爲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斯故爲民近死亡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爲衆民之命○傳先正至父母○正義曰正長也先世爲官之長又與羣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爲民父母但他人稱之唯謂

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為父母於[illegible]則為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illegible]民父母故將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為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祈
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得納之上[illegible][illegible]后稷明此唯[illegible][illegible]耳○箋百辟至天兩○正義曰辟其先正不助之[illegible]由[illegible]祀所及故也
月令[illegible]乃命百[illegible]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之上公以[illegible]言[illegible]能后稷之類使以雩[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公之文故鄭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矣此則鼎
[illegible]先正[illegible]文故以先正為卿士以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古之故謂之百辟如唯言百辟卿上言正記所及子言[illegible]公[illegible]公亦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令注云
上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旱[illegible][illegible]太
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
[illegible][illegible]燎[illegible]灼也箋云憚猶畏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熱[illegible]害益甚熱[illegible][illegible]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暑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生於○滌徒歷反熱[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反漢音敢說文云炎燎也[illegible]行炎[illegible]本又作燎同扶云反[illegible]毛丁佐反[illegible]詩云諸也鄭徒旦反熏本又作燻許云反燎力紋反又力召反燻子消反難乃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箋云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遯慚愧於
天下以無德也○遯本亦作遂徒困反疏旱既至我遯○毛以為宣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其旱[illegible]乃滌滌然害及於山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illegible]
災生此旱魃之神為此虐害旱更益甚也今草木燋枯如炎之燎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畏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為火所熏灼於己以旱熱之
故又告祈明神羣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祭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雨異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遯避慚愧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慚
魃○言唯以懼暑為異懼此暑為異餘同○傳滌滌至燎之○正義曰此皆為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為山無木川無水蓋以二少
而不茂非全無也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
者得之投溺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為人所執殺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燎為燎也定本經中作如撲如
焚憚勞懼詁文毛讀為懼丁佐反故為勞也憂灼俱焚炎之義故為灼也○箋爓燋至至極○正義曰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爓為懼徒且反懼猶畏也此與
上意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重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為加增於前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宜是民無所庇
此言王心畏懼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御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
旱憯不知其故箋云瘨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黽彌忍反又
音涌瘨都田反沈又都[illegible]反韓詩作疹恥吝反云重也懵七感反曾也懵丁老反或都卸反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
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祀本或作明神為協[illegible]乃路反度待洛反下同疏箋瘨病至此害○正義曰以瘨字從病類
故為病也自勉勉者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旱之災多由政失故言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箋我祈至不晚○
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郎以社以方是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
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
粱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穀饑不足人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散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

以此言勞[illegible]也○[illegible]反疚本又作究又作究同趣七口反趣馬官名緣音[illegible]穀馬也說[illegible][illegible]米[illegible]反本或作[illegible]同緣音玄[illegible]許氣反長丁丈反
下之長同勞力報反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王救也無不能止言無人止不能也箋云周當作[illegible][illegible]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調給之權救其急後
日[illegible]無不能計○[illegible]音周
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箋云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卬音仰本亦作仰下同里
如字又作本亦作[illegible]毛[illegible]作[illegible]亦同王曰瘥[illegible]也疏旱既至何里○毛以為上言祈不得雨此言穀凶故[illegible]宣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羣臣宜
[illegible]紀散無復羣臣所友之綱紀王者念庶賜祿所以綱紀羣臣今祿饑不足是無綱紀也凶歉不足故設之綱之窮困哉汝衆官之長執病哉汝冢宰及趣馬
[illegible]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師氏者膳夫諸臣之中無有自言能賙救而止不為者以此分貧恤窮之故使
汝等益困也王見羣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祈之云如之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今天知其憂愁將張○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衆臣無人不且
賙給之以權救其急難繼後日予無不能豫止而不[illegible]給言王竭其所有欲興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為餘權也餘同○傳歲凶至不樂○正義曰釋天云夏曰
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
此即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為之目於此之時則趣馬之官不以粟秣其馬師氏之官弛其兵而不用所馳騎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
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而不令脩治之大夫不得食粱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雖經無其
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曲禮不除祭事不祭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自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微異
不秣者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總謂諸臣不修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總辭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
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
王之門外且蹕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其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之者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
弛之者弛謂舍力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illegible]也故知秋傳二十一年早左傳稱藏文仲廢無責之國因凶加兵勸傳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預時
之彼以吝秋之世强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是凶荒之年必須除域也既流不除者曲禮注云為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
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祀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之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有道渠之役也言祭事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
大侵之禮備而不祀然則此云不祭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而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也膳者天子日食
太牢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祭肺則不殺以人君之於凶年令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為
之不盡味大蔬備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曰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大[illegible]禮
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囿獸是凶年大小所徹不等也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
也○箋人君至勞僚○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illegible]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為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饑不足又無賞
賜皆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卽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疚病釋詁文經言鞫哉庶正是總言羣臣又言疚病
故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下亦是庶正故箋總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故以此言勞後之以早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
病重言為深閔之辭○傳周救至不能○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為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為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羣皆救人無止

而不能者王肅云肆人而不周其愈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救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箋周當至其止○正義曰以周

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賜以上言王之於臣祿無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窮臣不宜爲窮臣救人故易傳以爲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賙諸臣困

於食故人人亦賙給之謂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恩臣也○箋人里憂○正義曰釋詁文彼里作悝音義同　於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

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嘒衆星貌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

鄉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嘒呼惠反假音格沈云

鄉古雅反贏音盈幾居豈反　何求爲我以戾庶正戾定也箋云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女定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爲于偽反注同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箋云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令力呈反

疏瞻卬至其寧○毛以爲上閔羣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以天星炳耀未有雨徵遂感而言

曰汝卿大夫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羸而不數散所以然者參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羸而不救以棄

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爲我[illegible]於民困乎乃以安定汝之所居爲此衆官之長以其爲官之長則與君同憂故勸

使救民以自安定王心既勸羣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以求其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鄭以爲王既賙救衆

臣又勸其勉力助己王瞻仰昊天之見有嘒然其尾順天而行無時止自因而意成謂羣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其極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

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去天無贏助我求雨無得解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將不久若其得雨即是功成故勸令勉力餘同○傳嘒衆至假至○

正義曰以嘒文連星故爲星之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數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

亡當勸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令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箋假升至勸之○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爲天

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戒大夫之君子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爲戒勸之辭故知令

勉之助我也又解助己求雨所以得爲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盡存己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箋使女至今

職事○正義曰此衆官之長[illegible]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己職事不能安定令勸令助己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

長憂其職事

雲漢八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十（十八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桑柔

桑之柔濡 補 小字本相臺本濡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釋文校勘云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當是本作偄也今考集韻二十八獮云鄭亦作濡濡通作耎濡字本此凡從耎之字多轉而從需故此釋文以而轉反音濡字也○按耎需之音分別鮮段玉裁說文注

箋云桑之柔濡 補 小字本相臺本濡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段玉裁云當是本作偄也

人庇陰其下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庇本亦作芘同考芘字是也采蘩箋云賜當作芘雲漢箋云言我無所芘蔭而處是鄭自用芘字也

之害下民 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使

釋言云旬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旬當作洵下文引李巡注不誤

今茲益久長 補 案茲當作滋

頻猶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比作止十行本初刻比剜改止案止字誤也

以比兵窮災害民之餘 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窮當作窮

比比然○傳疑定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移傳疑定以下至故爲定也二十字於下章中是也

憂心慇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慇慇作音是其本如此正義云其心殷殷然是其本字作殷考北門經作殷正月經作慇北門釋文云本又作慇同

正義曰瘼字從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病當广字誤也

亂況斯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況字當作兄上經云倉兄填兮傳兄滋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是此無傳箋云而亂滋甚皆承上也倉兄釋文云本亦作況亦與下互爲詳略耳唐石經上作兄下作況非也

穡亦所以救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救誤捄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

如彼遡風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愬後改作遡案初刻非也李善注月賦引作愬當是三家異字石經誤用之耳亦所云字體乖師法也

亦孔之僾 毛本孔誤恐明監本以上不誤

好是稼穡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家王申毛音嫁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穡二字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依此是毛鄭詩本作家嗇王申毛乃爲稼穡耳正義每取王爲傳說故其本作稼穡而唐石經以下從之段玉裁云改稼穡者非也見下亦見經義雜記

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一代字因曲爲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書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之祿語最無理

不能治人者食於人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於字毛本同明監本初刻有後剜去案無者是也釋文可證

鄭云吝穡也 補 通志堂本吝誤各盧本作吝嗇按嗇字是也

不能治人者出於人也 閩本出作食明監本同剜去於字毛本無案食人是十行本出於人剜添者一字

明是責王之貢好之也 補 毛本貢作貴案貴字是也

滅我立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威後改滅案初刻誤也

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朝廷下以者與作音是其本此箋有二字也但其何屬未可考

說文作蟊 補 通志堂本盧本蟊作蝥考證云古本蟊作蝥是也說文乃作蟊今正文作蟊遂妄改說文案釋文校勘記云其說甚誤說文蚰部蟊是蠿蟊字非蟊賊字不得云說文乃作蟊也蟊字雖不見說文蟲部蠿字下云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其字作蟲轉寫失其形作蟊蝥皆非是

同音通本又作惘 補 案同當作侗釋文校勘云通志堂本盧本侗作惘惘作惘案所改未是當是釋文本此經字作侗與唐石經以下各本不同耳小字本所附上侗下侗乃順正文改易耳

滅盡釋詁云 補 案云當作文

穹蒼蒼天釋天云 補 案云當作文

故民所繫屬唯兵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疑衍字是也

慎戒相助也 閩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戒作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據下文考誡之語古本似是是也正義云慎誡釋詁文亦可證明監本誤作病

言其所任之臣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任下有使字案有者非也正義云謂己所任使之臣乃自文耳非其本有使字考文古本有亦采正義之誤也

乃使民盡迷惑也彼是又不宣猶 小字本相臺本也彼作如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狂是也

不復詳考善惡更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施順至惡更三十字案所刪是也此十行本複衍

却追罷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罷役正義本是罷字

譏僭是僞妄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僭當作譖考正義可證

荼苦葉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葉作菜案浦鏜云葉字誤是也

故此惡行 補 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 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垢者土處地中而有垢錯誤耳

則冥臥如醉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則瞑臥如醉是其本作瞑瞑瞑古今字易而說之也考文古本作瞑采正義而篡之

箋頰等至傚之 明監本毛本傚誤效閩本不誤案正義上下文皆作效者易字也今各本箋皆作效亦誤

詩人善此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善疑言字誤是也

覩而切蹉之也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蹉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蹉字是也見淇奧十行本正義中字亦作磋依經注改耳

反予來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赫本亦作嚇考此但當作赫加口傍者依注義以改字耳

赫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毛許白反炙也正義云故轉爲嚇又云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又云俗本誤也是其本與俗本同作嚇赫赫也標起止云傳赫炙乃後改今考此傳當作赫赫也毛當讀此赫威字卽拒赫字也○按此卽北風虛虛也葛屨要要也之例

口距人謂之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云故箋云以爲口拒人謂之嚇是其本作嚇考此是申傳赫也之意非箋經中赫字也正義本經作赫傳作赫嚇也箋作謂之嚇可以知其讀矣但其字當本皆作嚇

赫毛許白反光也 ■通志堂本盧本光作炙小字本相臺本所附亦作光釋文校勘云考此傳正義本作赫赫也引定本集注作赫炙也今經注各本皆作炙之所自出也釋文本當是赫光也與定本集注正義本又各不同諸本所附得之陸氏之舊其作炙字者經後人以經注本字改之耳

則將有人伺汝之閒暇誅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閒當作得正義讀閒爲閒隙不爲閒暇

諒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諒作涼案涼字是也鄭但易毛訓耳意以爲涼卽諒之假借也未嘗改其字正義云諒信也又云以諒爲信乃易字而說之之例依以改箋者非

互相欺違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互作工考文古本同案工字是也正義可證

遂用彊力相傾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遂作逐考文古本同案逐字是也

是也○毛以職競用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衍下章正義○毛以職盜爲寇同明監本毛本不誤

涼曰不可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云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詩經小學云所云下同者卽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爲薄不訓爲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當依釋文正之

言距己諫之甚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距作拒案拒字誤也乃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雲漢

渴哉而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哉誤災案正義作災者易而說之也

烈餘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十六字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時旱渴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愒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薦重臻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何辜故以訢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何當作無

言其不怯牲物 ■毛本怯作恤

其有一曰索鬼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一倒案倒者誤也其下當有十字

堙少牢於泰昭 ■毛本堙作埋

類造禬禜攻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攻誤政案山井鼎云下政說用幣宋板同誤亦當作攻是也

蘊隆蟲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煴字定本作蘊以小宛正義考之當云蘊字定本作煴正義屢云蘊蘊是其本作蘊之證也釋文云蘊紆粉反本又作煴紆文反依紆文反是讀同烟烟煴煴之煴與作溫又不同

靁聲尚殷殷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靁之聲尚殷殷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殷其靁正義引與一本同或其本當爾

爾雅作爞 ■通志堂本同盧本作爞云舊譌從蟲今改正釋文校勘云小字本所附亦作爞不誤

秏斁下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秏作耗案秏字是也詳詩小學

奠瘞羣臣而不得雨 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神字是也十行本正義中誤同

熱氣爞爞然 明監本毛本爞爞誤蟲蟲閩本不誤案以下同唯一處誤爞蟲蟲耳經作蟲蟲正義作爞爞者蟲爞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秏敗天下王地之國 ■案王當土字之譌毛本正作土

暑熱夫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不同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

爞蟲是熱氣蒸人之貌 ■案蟲當作爞

蘊平常之熱蟲蟲又甚熱 閩本明監本毛本蟲蟲上衍而字案蟲蟲當作爞爞十行本上句剜去者一字當是因有衍而下句甚下脫於字剜而未補也翻添而字者非

瘞謂堙之於土 ■毛本堙作埋

兢兢業業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兢兢本又作矜正義云釋訓云兢兢戒也是其本作兢字考文古本作矜采釋文

靡有孑遺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誤子後改孑

孑然遺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考此傳本云無孑然遺失也六字一句讀乃總說靡有孑遺也定本集注非是考文古本采正義有無字而加於遺字上誤甚

狀有如雷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有如作如有考文古本同案如有是也

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疑當以字誤是也山井鼎云宋板疑作以其實不然當是譌也

無有孑然得遺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滿當作漏下文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是其證山井鼎云宋板滿作漏當是劇也

故爲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恐誤戒是也

業業危釋訓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言我無所庇陰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庇陰作芘蔭下有而字考文古本有案有者是也釋文云芘本亦作庇陰本亦作蔭考桑柔箋當作陰正義當作蔭今正義亦作陰依注改耳

正義曰宣王立〔補〕毛本立作言

如惔如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如惔音談燎也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正義云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是正義本經中作如惔如焚也詩經小學云章懷注章帝紀引韓詩如炎如焚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也上文韓詩炎炎本或作惔是其明證

憂心如薰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薰作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注及正義中仍作熏釋文以如熏作音熏字非也考文古本作薰依上正義中引爾雅薰也而爲之耳

焚本又作燓〔補〕通志堂本同盧本燓作燓云舊譌燓案說文燓燒田也據改正釋文校勘云燓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燓字

毛讀爲憚丁佐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丁佐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也

故讀爲憚徒旦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徒旦反三字當旁行細書

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而字誤爲案此言而害益甚上六字不當重十行本複衍耳閩本以下改而作爲以遷就之者誤

似見其甚於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似當以字誤是也

敬恭明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箋云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則作明神者是也

師氏弛其兵小字本相臺本弛作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正義中同案釋文云施本又作弛同考文古本作施采釋文

人無賞賜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又無賞賜是人當作又乃形近之譌又者又上祿餼不足也考文古本作又采正義其云宋板同者必山井鼎誤

所以令汝窮困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哉當作者

曲禮又有君膳衣祭肺〔補〕毛本衣作不案不字是也

謂之兼〔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兼作歉非也案兼當嗛字之譌

大子日食太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少誤太非也周禮是太牢與玉藻不同鄭志有此問在駁蕃正義中浦失考

三穀不升去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去下浦鏜云脫雉字是也

維時救其人急若明監本毛本人誤太閩本不誤案若當作苦形近之譌

我心安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令心作音是其本無我字正義云其令我心得安或自爲文也今無可考

尙而意咸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意誤感案咸當作感此欲改咸字而誤改意字也

汝等亦當去天無贏閩本明監本毛本去誤法按所改是也

漢嘒衆至假至○正義曰閩本剜入假至以下至星貌十四字明監本毛本初刻有後剜去案山井鼎云校宋板文當相接非有闕誤是也

令以毛無別〔補〕毛本令作今

雲漢八章章十句各本同案此誤脫今補栞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

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崧息忠反釋名云崧竦也甫本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復音服又扶又反襃保毛反【疏】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襃崇賞申國之伯焉以其襃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爲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爲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襃賞者錫賚之名車馬衣服是襃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襃無土建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襃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皐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襃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爲初建給其舊有國七亦爲襃崇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雖爲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其襃賞申伯乃敘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襃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爵介圭路車乘馬是襃賞之實也○箋尹吉至國名○正義曰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持官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成申故知申爲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箋云除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嶽字亦作嶽魚角反白虎通云嶽者何桷功德也駿音峻守音狩本亦作狩夏戶雅反下同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翰幹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戶旦反又音寒蕃方元反知音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旦反扞戶旦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疏】崧高至于宣○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嶽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其神祀故祐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爲周之卿士楨幹之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傳崧高至大功○正義曰崧者山形竦然故爲高貌劃然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嶽者何桷也桷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傳言四嶽謂四方之嶽也又解此嶽降神生申甫之意言堯之時有姜氏者爲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嶽之祭祀述其嶽下諸侯之職傳當嶽神之意故此嶽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緯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鄭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其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恆在幷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岳明有爲岳之理鄭據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幷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恆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令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圮王者當謂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嶽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己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岳祀乎王岳之名國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衡書之柱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恆山爲北岳崧高爲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爲五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爲高駿極四岳者此詩之意言此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嶠物之始終變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秦之與俗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推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桂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伯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佐之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爲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於時總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總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偏指一偏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感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感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姒不相類也○箋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四岳之祀而不辨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解其名爲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巡守之事故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岳

之中而為其一為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為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岳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數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生申甫故知傳書岳神之為而稱與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實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裔說文云胄胤也禮謂適子為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〇箋申申伯至言之〇正義曰以下言申伯乘此維申之文韓之以為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為周之楨榦之臣謂為翰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以有雖則往擇築之宣者播揚王遷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義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賓實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實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時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閑居引此詩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往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亹亹勉也纘繼也于往于於式法也亹亹然勉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云然〇亹亡匪反纘子管反韓詩作踐踐任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意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〇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專反[redacted]亹亹至其功〇正義曰言亹亹然勉力於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傳不僻王使之纘其故謂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室當先營使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致教之事傳之子孫〇傳謝周之南國〇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〇箋亹亹至云然〇正義曰亹亹勉也纘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為往邑於謝故上于為往下于為於以申伯之實書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為法言申伯以實入為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不得云入為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為伯為一州之牧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經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為一州之牧故云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領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旌丘箋云侯為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為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為牧故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申伯難書是伯爵今改封之侯或邊爵為侯史記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殺王被申侯者不遂是此申伯之子孫耳明此時得邊為侯言改大其邑也亦褒進其爵矣〇傳召伯至功事〇正義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纘功也韓以相歉是功傳為事〇箋之往至子孫〇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使遷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宅其意者以營城郭其事既了知已不得不去則猶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者王意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季苗序云御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鄭言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illegible]出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

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〇牧手又反又如字徹故此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云傳御者二王治事謂冢宰也[redacted]王命至私人〇毛以為王既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為封之王乃命申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謝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御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於是又命傳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〇唯以作爾庸為異餘同〇傳庸城〇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為城〇箋庸勞至章顯〇正義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宜其言定為下作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其居是未定也其言城廟既成乃為定耳王之命亦謂告歸申伯以為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傳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欲使之顯也〇箋治者至賦餘〇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為稅名此徒傳為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卸徹稅故為治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為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令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皋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境為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謂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卸告申伯使知其之所命明是官人謂為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義曰王意然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〇傳御治至家臣〇正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有司僚云主人故降稱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此公人家臣為私卿士也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大夫使其私人告不令其臣人使之裝載耳其事有申伯同行也〇箋傳御至冢宰〇正義曰三公有大傳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與伯職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傳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傳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傳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知謂冢宰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

俶作也箋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〇俶本又作俶尺叔反

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濯濯光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〇藐亡角反蹻渠略反濯直角反沈士學反樊步丹反為于偽反[redacted]申伯至濯濯〇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寢廟既成之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將遣申伯以四牡之屬蹻蹻然壯健又錫以鉤膺樊纓濯濯然光明將以遣之賜以此物也〇傳鉤膺至光明〇正義曰城郭此有象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俶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為事故有居之文下通寢廟既成之文上繫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總其寢廟無所不為而神有所寧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人所處下神亦有寢但此宜經德人神不寧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〇傳鉤至光明〇正義曰鉤者馬當領之鉤是器之名者直是馬之庸前弁是器物以鉤膺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物官巾車

之文以足之謂廟有裝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〇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〇介音界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近己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〇近音記

疏 王遣至是保〇毛以爲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賜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將賜汝以大圭謂恆圭九寸者也以爲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數而送之往去己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既命遣之辭〇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爲異餘同〇箋王以至最善〇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旣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己厚之意〇傳寶瑞〇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卽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恆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〇箋圭長至而下〇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執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實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稱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己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之桓圭而之介箋義爲長〇傳近己至之舅〇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謂爲己以爲辭也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己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屬王之后曰申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者蓋申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

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〇餞賤淺反沈祖見反一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食也郿亡悲反又亡冀反地名扶風今爲縣郿魚據反重直用反解音蟹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箋云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〇粻居良反峙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遄粻音張遄市專反委於僞反積子賜反

疏 申伯至其行〇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異境又以峙具其糧食之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遠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至言王厚申伯也俗本時作時者誤也〇傳郿地名〇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〇箋邁行至郿云〇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爲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爲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〇箋還南至于謝〇正義曰以言還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illegible]發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旣受命王餞之還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〇箋粻糧至之行〇正義曰粻糧式用釋言文遄速釋詁文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時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會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閒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旣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旣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報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峙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井是遣申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旣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云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〇番音波嘽吐丹反賁音奔樂音洛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箋云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〇翰協句音寒徧音遍下同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云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

疏 申伯至是憲〇毛以爲此言申伯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武之貌番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旣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騁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翰幹事之君申伯旣受封而爲民所君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數美申伯此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爲表憲而法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爲人之表式也〇鄭唯戎爲汝爲異餘同〇傳番番至喜樂〇正義曰以番番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爲勇武貌箋云威武貌亦同也又以申伯爲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之貌不應言勇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爲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謂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女功受州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觀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國不馳曲禮文〇箋徧至之言〇正義曰周匝是徧之義故爲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爲之君故遂相慶賀也毛於戎字皆訓爲大知此亦與鄭不同〇傳不顯至有武〇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爲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人爲表式義以其略故申成之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箋云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〇揉本亦作柔汝又反又如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〇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字云音也贈之詩之本皆與鄭王中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王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疏 申伯至申伯〇正義曰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總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柔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四方之國申伯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己之美更復自强不息以增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〇箋揉順〇正義曰易稱揉木爲耒謂屈橈之也有不如意揉之使善是爲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〇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〇傳吉甫至贈增〇正義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解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〇箋碩大至爲樂〇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强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讚實在讚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爲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以

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疏〇烝民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〇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之人賢能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為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使能謂之能故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崧高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亦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之事於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眾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〇彝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知音智樂音洛惡烏路反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樊侯也箋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眾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〇假音格注同疏天生至山甫〇正義曰言天生其眾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為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明乃行而施至於下民矣鄭王有懿德天亦愛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為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以輔之〇傳烝眾至懿美〇正義曰烝眾則法彝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為事〇箋秉執至之人〇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鄭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己則者己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為二性為五性情為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為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云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之別出己情為怒鬭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為彼此之異故分之為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為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龍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常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矣傳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堅與之夫當時不以為惡但識鑒不同謂為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為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〇傳仲山甫樊侯〇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〇箋監視至聽明〇正義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為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為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也使注云天之所謂聽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為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實皆是上天為之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為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箋云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〇道音導解佳賣反本又作懈下文匪解同疏仲山甫至使賦〇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皆維可以為法則又能善其舉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為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為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體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為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為此明君中興周室〇傳古故至賦布〇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為布也〇箋故訓至布之〇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為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恒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云不解于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為言君須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為大臣故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戎大也躬身也箋云戎猶女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傳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〇辟音璧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〇出納並如字納亦作內音同喉音侯應應對之應疏王命至爰發〇毛以為王命此仲山甫曰汝可以為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卒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事之仲山甫既受命為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為納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為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出言而普人皆應和也〇鄭唯戎字為異餘同〇箋戎猶至王室〇正義曰戎之為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為汝汝施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纘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務舉由心施行在力令盡心力使為至忠也〇傳喉舌冢宰〇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侍立納言之官以與王命出入鄭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〇箋出王至發應〇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為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竭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鄭以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將行也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〇否音鄙惡也注同又方九反王同云不也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莫音暮【疏】肅肅至一人○正義曰肅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擧行之於外邦國之有善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則率王命行之外則治諸侯是其實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宣王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箋云柔猶濡毳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強弱○茹音汝又如庶反廣雅云食也毳如朱反一音如銳反易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彊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

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矜古頑反【疏】人亦至彊禦○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勸事此又言其發擧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侮陵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彊禦之人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啖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儀宜也箋云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擧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輶由久反又音由鮮息淺反儀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易以豉反

維仲山甫擧之愛莫助之愛惜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擧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袞古本反冕服名【疏】人亦至補之○毛以爲人亦有俗諺之常言德之在人此於無德之時非徒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擧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之難維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擧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難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袞冕之人職事有所闕漏維仲山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與○鄭唯儀爲匹人愛惜爲異餘同○箋輶輕至自我○正義曰輶輕釋言文儀匹釋詁文然則鄭義儀故以爲匹以言圖之謀者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辭仁之爲難也盡其義遺也遠擧者難能難也之行者莫能致也則此者蓋矣而云輕如毛者毛者物之輕所施行之實爲重大若言在人身體中則於人不重輕也言如毛者擧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以比德重也擧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爲喻故以擧言之擧謂施行之故云擧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隱○正義曰釋言文○箋愛惜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憐惜之言故爲惜也惜其無助則爲嘆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者爲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功之言也○傳有袞至補過○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袞者以服之中有袞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擧袞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爲華故觀禮謂袞冕爲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袞爲上也舊補過者易衆辭文言善補袞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箋袞職至山甫○正義曰袞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袞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爲聚實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軷步葛反道祭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同遄本亦作偪彼側反騤求龜反喈音皆遄市專反地名【疏】仲山甫至東方○正義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遄行出於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之人行夫捷捷然敏疾而事於其祖而既餞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業事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業其驅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爲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衆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傳言述至業事○正義曰仲山甫爲王之卿士職當既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職之士之職也業業動貌言高大者以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擧動敏疾之貌行者或善於役則擧動遄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勤樂於事也○箋祖者至於事○正義曰以行者將行乃祖於路故云將行犯軷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夫之下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破之云懷私爲每懷此任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爲和箋破之爲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使王命爲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謂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至遷齊○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哀遷蹤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舒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難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箋彭彭至其威○正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爲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鏘鏘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爲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威儀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騤求龜反喈音皆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欲述其美以慰安其心【疏】四牡至其心○正義曰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己作詩之意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乘此馬以往於齊國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事此故我吉甫作是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傳騤騤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事馬故王之也釋詁云遄速卽疾也欲使之速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仲山甫也○傳清微至萬物○正義曰解詩而比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谷風飄風也○箋穆和至其心○正義曰穆是矣之貌故爲和也穆下傳云如清風是穆爲清之用故和靄箋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崧高

知非三公必兼六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公下疑脫者以三公四字是也

皆以賢知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知音智本或作智正義本是知字故易爲智字而說之

維是四岳之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嶽此寫者以岳爲嶽之別體而改之耳下同

王者當謂之變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作爲案所改是也

言北岳降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北當山字誤是也

張揖廣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雅誤推是也

明不偏指一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偏恐徧誤是也

是功德爲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德當得字誤是也

箋云庸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庸下云鄭云功也可證正義云庸勞釋詁文標起止云箋庸勞是其本作勞也

牧手又反又如字　案通志堂本盧本同釋文校勘云按牧字不得有手又反之音蓋大字作井收與正義本作井牧絕異也後人用正義改大字耳井收謂井田所收也

二王治事　小字本相臺本二作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寫者以二爲貳之別體而誤也

箋治者至賦斂　閩本明監本毛本治者誤徹治斂作稅案稅字是也

傚本又作併　案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併作傑云傑舊譌併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併恐傑字

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廟下浦鏜云脫神所處三字是也

往近王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近已云以命往之則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云近音記六經正誤云說文作䢋今作䢋音記字訛作近不敢改其說是也釋文當本作䢋今亦作近者後人改之耳近不得音記段玉裁云此借䢋爲已詳詩經小學正義本唐石經皆誤也

箋云近辭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近下云毛已也鄭辭也是其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段玉裁云此傳訓䢋者已也之假借箋申之曰已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見王風鄭風箋蓋已記忌䢋其五字同已仍作近誤

特言賜之以作爾　閩本明監本毛本爾下有實字案所補是也

以峙其粻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損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俗本時作峙者誤也釋文云以時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爾通時即峙字之譌正義之意以爲時具字不從田故曰誤

贈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考渭陽傳云贈送也此傳亦然故箋云送之也女曰雞鳴韓奕箋皆云贈送也集注本非當以釋文本爲長○按舊校未確

○烝民

夷常懿美皆釋詁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彝案所改非也此當是正義本經是夷字與孟子所引同潛夫論亦引作夷故又破爾雅彝爲夷也釋文唐石經皆作彝與正義本不同耳閩本以下改去此夷遂不復有知正義本作夷者矣

云是其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六字誤是也

襄二十三年左傳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文誤是也

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政作致爲是是

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有人字案所補是也

茹者啟食之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啟恐噉誤是也

我儀圖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儀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云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考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爲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

正陳車騎而人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正疑止字誤是也案水正義作止

而經破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經恐徑誤是也

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如當知字誤是也

以慰其心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其誤我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

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〇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奕然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翊音翼騷素刀反動也祚徂路反〔疏〕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〇正義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賜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變經言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為錫也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為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總之〇箋梁山至晉乎〇正義曰此經韓有奕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向以為望明是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為鎮故知梁山為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以所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所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之為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斥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賈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是姬姓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為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也襄昭之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也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文王子孫會衛是也祚盡謂衰也證也武王子孫當興之而興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韓鄭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侯伯〇甸毛徒遍反鄭繩證反戎云鄭亦徒遍反涉角反明貌韓詩作倬音義皆同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虔共爾位戎大虔固共執也箋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〇解音懈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庭直也箋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植榦而正之以左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〇榦古旦反辟音辟君也為于僞反楨音貞〔疏〕奕奕至戎辟〇毛以為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傍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為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者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為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先大其祖考之善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弃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在職也當早起夜臥非有解惰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為楨韓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汝辭之略也〇鄭以為丘甸之甸戎為汝共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善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為異餘同〇傳奕奕至侯伯〇正義曰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云甸治大禹之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傍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侯伯也以其命之使韓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亂比治水也〇箋梁山至侯伯〇正義曰以言其甸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獨梁山之傍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之上言禹治梁山之下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為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俱為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為之賦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為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下云介圭入覲鄭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為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為丘甸之知此使成之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〇傳戎大虔固共執〇正義曰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〇箋朕我至作共〇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〇傳庭直〇正義曰釋詁文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脩長張大覲見也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宜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〇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一本黑上有書曰二字璆其樛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玲音林孔安國云璆琳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琳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玕珠也

王錫韓

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蠋也箋云王錫韓侯以其常職來朝享之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書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〇綏本亦作緌毛如誰反鄭音雖簟徒點反茀音弗錯七各反雜也沈采故反舄音昔鏤音漏鍚音羊鞹苦郭反皮去毛曰鞹鞃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軾胡肱反三同幭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幭同鞗音條鞗革轡首垂也厄於革反蠋音蜀爾雅作蠋蠋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蠶沈音蕭字為于僞反朝直遙反寶反本作樊同步丹反搤於革反一本作厄〔疏〕四牡至金厄〇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韓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拜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覲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黹所書交龍為之旂而建之其上又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之簟茀為車蔽以黻錯寶文采為車之衡又賜之所服以玄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赤舄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其飾樊纓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又以皮革鞹於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以皮為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

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事觀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為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縛綏之以此為異餘同○傳脩長至觀見○正義曰禮稱脩實將皆謂長為脩故謂為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觀為見也毛於猶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端則此言介言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觀其在路之文時其執贄入觀非正觀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言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覲得見王○箋諸侯至其實○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曰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詩解之覲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時所用禮是觀禮以諸侯秋來見王時行觀殷也下云春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貢速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殷秋或宗夏或遇冬藩早之京不可慮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既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出經無宗遇之文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此吉分來則是從貴之覲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在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觀也若於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約秋嘗冬烝謂無春祀明為朝王覲之故云朝必以春會在東方之為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於故嘗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觀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觀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觀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比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己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寶王以常職來朝解引此備言觀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石而似珠者以西河之地法當寶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寄異之大玉可以為寶覽也以所實答圭故以圭為寮寶之稱不必以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實不言雍州西云黑水西河者以諸貢大界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觀境界互相侵入且燕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觀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為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善至為旂○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為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綏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旌旄牢為之綏於旌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illegible]也一竿為實毛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為表是也[illegible]治去其毛曰革是鞹者去毛之皮也輓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軾為軾中蓋相傳為然言鞹輓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軾字禮記作轉周禮作幦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犬幦軒幭皆以有毛之皮為此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為幭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為獸之最淺毛者蓋此幭與天官幕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幕人之官掌以巾幕幄中器是幕為覆也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前授綏而云拖諸幦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軨軨即軾之旁之立木此幭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蠋似蠋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箋王為至鞗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為之有懸有善故曰善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車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惠畫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

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也與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茀正是用席為蔽而知漆簟以為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以漆為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簟以為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郎吉仲以漆席為蔽明吉車之等漆之也鉤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飾與巾車金路鉤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鞅以金為之故及纓以五采罽飾之案禮言云鞶罽也郭璞云[illegible]纓謂毛也羊毛而作然則罽者謂毛為之若今之毛罽[illegible]以之為飾罽雜色也爾雅有子之清揚抑若揚[illegible]上之名故云上曰鏤人鐫如此則馬之鏤鍚施鏤於揚之上安鍚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當盧者當馬之頷當在冒服之上所謂鏤鍚指此文也案巾車王之五路金路鉤樊纓鏤鍚云金路無鍚有鉤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樊纓得有鏤鍚者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蟲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觀而反國父祖者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為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屠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

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炰鱉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炰白交反本亦作殽同鮮鄭薄交反餘甫九反鱉卑滅反蔌音速筍字或作笋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蒻音弱膾古外反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且子餘反又七敘反胥思徐反又思呂反

疏 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塗欲出之事也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為祖若乾祀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樂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殽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炰之鱉與可膾鮮魚也其蔌菜之物維有何乎鮮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或輔臨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相言其愛樂韓侯偶來餞送之也○傳屠地至德者○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顧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箋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民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韓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為言其來為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事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也其酒多之意也○傳蔌菜至蒲蒻○正義曰蔌者菜茹之總名爾雅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為殽也若平常之殽亦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食鄭注以蔌為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醢箈菹是有筍有蒲也言筍竹蒲萌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箋炰熟至曰乘馬○正義曰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炰烝也服虔通俗文曰修膚曰炰無則炰與炰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鱉者皆作炰然則炰與炰以火熟之言鮮者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膾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云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

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道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書有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稱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殽其蔌相連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〇箋箋且多至其多〇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爲多貌胥皆釋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籩豆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爲榮故言有且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〇取七喻反本亦作娶下注同汾符云反蹶居衛反彘直例反棃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比音毗棃比莒君號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里邑也箋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〇將七羊反本亦作鏘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然鮮明且衆多之貌〇娣大計反妻之女弟爲娣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巨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反曲顧一本作回顧道如字又音導

【疏】韓侯至盈門〇毛以爲既有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以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韓侯於是迎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爛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〇鄭唯以汾王爲居汾水之王爲異餘同〇傳汾大至卿士〇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傳意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爲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〇箋汾王至尊貴〇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對莒文也莒在東有不爲君諡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王號雖中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宜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正別言王號故知非宜王之甥宜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〇傳祁祁至道義〇正義曰說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此箋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爲娣而言諸娣衆妾者云獨言娣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明諸言可以姪娣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姞蹶父姓也箋云相視也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〇爲韓于僞反注同姞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信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吏反

【疏】傳姞蹶父姓〇正義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姞故知姞是蹶父之姓也〇箋相視至最樂〇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爲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爲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爲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男當行女隨但男女長幼實遐當嚴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使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爲與寧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箋云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〇訏況甫反魴音房鱮音序噳愚甫反本亦作麌同熊音雄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虦貓虦音仕版反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箋云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〇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焉於遙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句音餘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師衆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〇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爲賢反云北燕國完音桓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〇追如字又都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丈反令力呈反檢本亦作玁音險允如字本亦作狁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脩是壑井牧是因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〇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同壑火各反城池也潛音峻深也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〇貔本亦作豼音毗郭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

【疏】溥彼至黃羆〇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命行國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巳久矣宜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侯伯既治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爲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爲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爲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是田畝定是稅籍皆復之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〇箋溥大至築完〇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此言溥彼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爲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爲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爲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衆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衛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本亦無太字〇傳韓侯至撫〇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其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爲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考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國主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長是百蠻爲時節是爲之宗長以總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

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續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書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
禮爲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皐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
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
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稱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事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
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據有之名故以爲據
撫撫柔之也○箋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爲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爲下四句
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即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
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以其伯韓因以先祖侯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爲侯伯或成或康未知
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還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爲其來去之節也今
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衆職用失其衆韓不得爲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使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爲侯伯今王求必命此韓侯若使
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
百蠻故云陽之蠻服追貊之戎狄貫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北國州時百蠻是侯伯之
事蠻得之也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總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爲蠻夷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
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卽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
魯傳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獫狁之最强故知爲獫狁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傳實墉至其壑
○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郵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韓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箋
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韓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
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築同故字有變異也實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稱是稱爲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旣完則實猶實墾非韓之城墾自然是所部
就國之城墾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旣復舊職而與繼之也屬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驗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墾
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據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自徵後國從自爲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屬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
牟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傳貔猛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羣白狐其子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
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貔皮之
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貍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貢實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召公召穆公也名虎○江漢二水名【疏】江漢六章
章八句至淮夷○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衰此實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王

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
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召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據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
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浮浮衆强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

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
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叶刀反浦音普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事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爲于僞反下主爲同竟
音境本亦作境同

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病也箋云車戎車也鳥隼曰旟兵至竟而期戰地

其日出戎車建旗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鋪普吳反徐音孚【疏】江漢至來鋪○正義曰宣王之時淮夷皆叛王
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强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越其事行也非敢斯須
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己本爲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
我將帥之旗旟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己主爲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意將王命所以克勝也○傳浮浮至夷行
○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强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强大也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洸洸爲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
夫之多大故侯箋云東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餘之民不盡爲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匡浦而爲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餘
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
名雖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
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猶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幷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衆
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之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
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
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漢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
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
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詁文彼鋪作補音義同○箋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
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戰而言故云兵至竟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旟也兵法止則有壘謂之從營壘
而出陳之也旌旗無事則納之於戰故將戰乃建之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洸洸武貌箋云

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傳扶又反傳張戀反以車曰傳
馬曰遽鄭注玉藻云以車馬給使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

忠臣順於王命此拔其志也○爭爭鬭之爭【疏】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瀚載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勸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
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往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聞

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民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
故遣己出伐今王國既定冀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箋召公至於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
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玉藻云上曰傳遽之臣
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
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召虎召穆公也箋云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
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滸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疚音救王之行伐一本作王
法征伐兵操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箋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民之國則任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分符問反

【疏】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本其命辭言王在江漢之水
厓王親命召虎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民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爲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繹之處
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民之國往正
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箋滸水至此言者○正義曰滸水厓釋水文疚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音
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爲功不論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爲者廣匪疚匪
棘其事非一故以爲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責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
其言不同明此爲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
霸道劣於王法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齊桓公以諸侯伐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
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必當其軍道去既過之後又過之則民將
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何休云
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盡戰追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殘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
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疚棘爲次耳○箋于往至事終○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
故以于爲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
下章而賜之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
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戶旦反又音寒徧音遍
下同楨音貞爲于僞反下爲虎爲其同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

云爾○肇音兆韓詩云也祉音福也大讖音長

【疏】王命至爾祉○毛以爲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偏服
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己懸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雖爲楨幹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
之業不可懼勢也而召虎之讓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我小子耳汝之所爲者乃嗣召公之功是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
讎先君我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爲營宣爲偏戎爲汝爲異餘同○傳旬偏至康公○正義曰旬偏釋言文彼旬作徇音義同既以旬爲
偏則宣不復爲偏當讀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以是召虎故知之○箋來勤至勤之○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宣偏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
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切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偏旬不宜亦訓爲偏旬之與宣相類故知當
爲營謂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偏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傳肇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
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教爲識解之疾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
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
者○釐力之反沈又音賚齎才卑反秬音巨鬯勑亮反卣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
先祖之靈故就之○錫本或作賜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箋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疏】釐爾至萬年○正義曰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
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專爲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
虎於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卽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萬年之壽臣戴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
長壽而已○傳釐賜至之人○正義曰釐賜釋詁文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者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鬯鬯非草名
而此傳言鬯者以其亦謂之鬯爲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
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黍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此毛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
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云卣器也案春官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常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
卣賜時未祭故以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之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祖
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箋秬鬯至見記○正義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岐周[illegible]

宜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別廟焉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荅休美作爲也虎既拜而荅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休許虯反聞音問施如字爾雅作箷式氏反

【疏】虎拜至四國○毛以爲上虎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之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又稱令此明明之顯成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鄭唯對爲答爲異餘同○傳對遂至矢施○正義曰傳以對爲遂者以爲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箷字非也○箋對荅至下是○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爲應答故以對爲答休美詁文作爲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爲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者事成辭因而用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四）

○韓奕

所望祀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所作祈考文古本同案所字誤也

錫謂與之以物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作賜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宋板與作賜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　閩本明監本毛本公作歸案皆誤也當作韓

卒章言欲得命歸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欲作其當是剜也其字是

是此韓爲之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爲作萬當是剜也萬字是

定貢賦於天子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此箋意謂貢其賦不謂定其貢賦也當以無者爲是

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之字　補案之字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文下衍也

琳字又作玪　補通志堂本盧本玪作玲案玲字非也說文玲玉聲從玉令聲玪玪塾石之次玉者從玉今聲二字顯然分別陸氏引鄭注御書云美石正與說文玪字義合

鉤膺鏤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鍚誤錫餘同此

鞹鞃淺幭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幭後改幭案五經文字集韻二十三錫皆作幭此釋文云幭本又作幭曲禮素幭釋文云本又作幭二幭字當本作幭爲張參丁度所據也○按正字當作幦假借幭字爲之幭从巾蔑聲五經文字幭字體譌舊技非也

厄烏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厄爲蠋又云釋蟲文釋文金厄下云毛云烏噣也下云爲噣音蜀爾雅作蠋又云沈音蜀字書段玉裁云烏噣也小爾雅釋名謂之爲喙古噣喙通用沈重音蜀是也正義牽合釋蟲如風馬牛之不相及陸氏雖誤引爾雅噣衛未譌爲噣鄭士喪禮注云今文軶爲厄此可見軶爲正字厄爲假借鮮見詩經小學

又弦三同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又作弦王同云舊脫作字王誤三今從毛居正改案六經正誤云又作弦王同欠作字王同韻王肅本與此同作三同誤與國本作王同其說最誤此陸說字之或體與王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得謬加附會與國本乃誤字耳上云亦作軑軏此云又軑合而言之故曰三同小字本所附亦作三不誤

善旅旅之善色者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又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釆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車上疑倒是也

說文云鞹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鞹當作鞟上下文可證載驅正義引作鞟

顯父周之公卿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王使卿士之顯父又云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是公卿當作卿士

又七般反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相臺本所附般作敍字是也有客且七序反是其證小字本所附仍誤敍山井鼎云敍初疑是字敍誤及校元文亦然者謂通志堂本

筍竹萌釋草云　補毛本云作文案所改是也

鬻以苦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鬻誤鬻下同是

箋箋且多至其多　補案箋箋當衍一字

黎比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犁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正義本是黎字案此見左襄十六年傳今杜預注本作犁釋文云餘力私反一音力兮反犁黎梨皆通用字也

顧之曲顧道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釋文云一本作回顧段玉裁云曲顧見白虎通列女傳淮南子注是也六經正誤云顧之猶顧蓋曲誤爲由由又轉爲猶當改作曲以諸本皆誤未有善本可證姑仍其舊依此是宋時監運撫閩蜀本皆譌作猶字今之宋本因毛居正據正義釋文論之而改正也又云道義者謂引導新婦之儀如此也

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迴當作曲正義下文可證

傳音以墳汾音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音字當作意形近之譌

正義曰箋口汾　補毛本口作以案以字是也

専以汾王爲大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専誤傳

而言韓侯顯之　補案顯當作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顧

及升車授緩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緩恐綏誤是也

當最敵取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當取其敵匹錯誤也

麀鹿噳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噳本亦作麌同吉日釋文云麌麌說文作噳唐石經彼經作麌此經作噳本諸釋文也正義本此經亦是麌字與吉日經同鄭亦作本也彼正義云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又云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是其誤考吉日傳麌麌衆多箋易之云麌牡曰麌而此傳不復易者以其文同從可知而省也毛詩字本用噳麌牡曰麌亦當假借此字故說文鹿部無麌是其實二經皆當作噳

爲獫狁所逼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爲獫夷所逼又云故知爲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釋文云允如字本亦作狁與正義本不同

實畝實籍　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藉作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定是稅籍又云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是正義本作籍字鮮載芟序

所受之國多滅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受作伯考文古本同案伯字是也

又今百蠻追貊　補毛本今作令

邘晉應韓　補明監本毛本邘誤邢案邘當作邢形近之譌

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下當脫因字重貊字衍

獫狁之最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獫夷夷之最彊脫誤也

韓之所獫又近於北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韓之所部又近於獫夷錯誤也

其子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穀誤轂是也

○江漢

使循流而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正義本是順字

據至其境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境作竟案竟字是也境是正義所易今字

竟竟境 閩本通志堂本盧本作竟音境案音字是也

其曰出戎車建旟 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曰作日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日字是也

而淮夷爲國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淮夷下當有與會是淮夷五字因複出而脫也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慘非也釋文云非可以兵操切之也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考此箋躁切即王風箋之躁感急字乃兵字之誤不當二字並有正義本無切字讀急躁之連文者非

于於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依此各本有者皆誤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切字衍也下文急躁之凡三見此合併以後人用經注本添耳

彼棘作棫音義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棫誤棫是也

故以爲二事可以兵病害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非讀下屬上於二字斷句

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有者是非衍也六字疑誤衍是也皆有當作皆無○按六字係校書者語

爲既以旬爲徧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爲字作毛案所改是也

錫山土田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錫下旁添之字山下旁添川字土田下旁添附庸字案釋文云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又正義云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依此是傳亦有本無附庸者釋文或本當如此故不云因傳加

和者以鬯人掌秬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誤和是也

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和恐秬誤是也

矢施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施作弛案釋文云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云矢施也釋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依此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施唯定本乃作弛耳孔子閒居引此經亦本作施載釋文其實施弛古今字見周禮小宰等注泮水箋弛觀釋文云施觀式氏反本又作弛同正義中作弛亦可證也

對成王命之辭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傳對遂至矢弛 閩本明監本毛本弛作施案所改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五）　（六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繹音亦騷素刀反餘音蕭〔疏〕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為戒然○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敵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重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肅述鄭為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箋戒者至總縣○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覆警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息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難矣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卿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赫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幕一章注同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警音景掠音亮〔疏〕赫赫至南國○毛以為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威察者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惠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此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敕之既已戒敕之以此為異餘同○傳赫赫至太師○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威疾之貌是赫赫為盛之貌也明明察察訓文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太師謂命此皇父為太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太師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南仲至兼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專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軍之為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卿父為將必遺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廟之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案勝皇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猶者若為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箋敬之至警○正義曰箋以戒為戒勑則勑非戒勑不宜相配而言故知勑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大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為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將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不從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二將帥敬以臨之戒懼而慮之不得與鄭同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涯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左右陳列而勑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陳如字徐直覲反行戶剛反列也浦音普涯也說文云水涯也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為之子僞反下為其同將子匠反下同〔疏〕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故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列而為行辭王之命戒勑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鄭遷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餘同○傳尹氏至浦厓○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卿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任前未為此官始命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休父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厓一物故云浦也○箋尹氏至警戒○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氏世者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勑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猶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猶謂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誅其至之臣○正義曰告之以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知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慰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暫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者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箋緒至安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事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騷 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徐云鄭人逸反繹音亦鄭作驛音同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憚徒旦反解音懈傳張戀反恐丘勇反下同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箋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驚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霆音庭

【疏】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戒敕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必業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急疾言其伐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其末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之候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響以恐怖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驚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為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傳赫赫至騷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儀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情況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敖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繹陳騷動皆釋詁文○箋作行至恐動○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為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繹以敖遊也故稱之為紹嚴之為緩言釋驛則驛由此驛故知驛當作驛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其不憚之王舒安行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 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虜服也箋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如震如怒一本此霆如字皆作而鬬呼濫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一音噉虓火交反虎怒虓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淮濆符云反鄭大防也仍如字本或作扔音同勒步忽反降戶江反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截才結反斷端亂反

【疏】王奮至之所○毛以為鋪到淮浦臨陳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鄭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教厚之陳於淮水濆厓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斷督言盡得其支黨也○鄭唯以敦為屯為異餘同○傳虎之至虜服○正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釋丘云墳大防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是墳為厓也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因係之名為人虜獲是屈服也○進前至服者○正義曰以其陳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為前也教訓為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教厚之陳也醜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臣為王所特進非虜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服者此為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閑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凌後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嘽吐丹反摯音至閑音閑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緜如字韓詩作民民同度待洛反

【疏】王旅至徐國○正義曰上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緩進爽其師之威嘽嘽然閑暇而有餘力也其行之動之疾也如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緜緜然安靜不行暴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威不可當往必克敵也○傳嘽嘽至苞本○正義曰嘽嘽閑暇之貌由軍威所以嘽嘽然故云威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摯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鷙一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箋嘽嘽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盧獲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為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威大卽漢之廣矣江之來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傳緜緜至濯大○正義曰緜緜靚緩之意故為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詁文○箋王兵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為與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末知何國以彊將相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猶謀也箋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陳直刃反下同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來王庭也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箋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疏】王猶至還歸○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陳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警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鄭唯以猶為尚為異○傳猶謀○正義曰猶詁文○箋猶尚至不陳○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親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卬音仰此及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也

【疏】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三章盡六章章八句至大壞○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大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箋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故根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箋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昊戶老反填音塵下篇同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為罟瘳愈也箋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病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大惡○瘵側界反字林側側反韓本又作蟊音牟屆音界罟音古瘳勅留反卒尊忽反

【疏】瞻卬至夷瘳○

正義曰言己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爲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睨所下大惡之狀王爲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蟊賊之蟊病害於禾稼然爲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爲此殺害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際大惡如此故下民所以不安○寧昊天至塡久○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謙亦斥王故不言昊以異其文釋詁云塡久也古者塡與塵同故以爲久○箋惠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爲政不惠愛我下民謂降此大厲卽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爲目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語解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傳瘵病至瘳愈○正義曰瘵病爽常釋詁文彼爽作差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爲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瘳謂病愈愈亦止也○箋居極至大惡○正義曰居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爲已已止也邦國是徵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卿從軍者也言爲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條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蟊賊者害禾稼之蟊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蟊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獲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穀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爲自誤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

箋云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收拘收也說赦也○說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哲知也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知音智王申手如字諧音哲本亦作哲【疏】人有至傾○正義曰上八句言王之爲惡皆由婦人下二句幸婦人人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興成人之城國若爲智多謀慮之婦之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爲此大惡故疾之也○傳哲知○箋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由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婦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亢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育智喻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亂王不使竊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懿於其反注同沈又如字梟古堯反姒音似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近也箋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掌反語魚據反【疏】箋懿有至無善○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爲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閽寺政也厥其躬自文此制由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由王也○傳寺近○正義曰寺卿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爲近○箋長舌至言故○正義曰以舌動而舞言故謂多言爲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爲舌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

忮害忒變也箋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竊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鞫居六反忮之豉反忒他得反譖本又作僭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畢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賈音古注同廣雅云市也倍蒲罪反與音預紘獲耕反耒力對反昕音欣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爲力計反繅也食音嗣單音丹謝古顯反君服與音餘褘音輝副晉飾褘是褘衣少轉服反緣寮刀反本亦作錄同盆蒲門反雉女金反而與音預朝直遙反下朝廷同【疏】鞫人至蠶織○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爲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竊屈人之語出言則爲人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爲始終覺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爲惡而不知其非故爲之可痛傷也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雖男子預政之亦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於蠶織○傳忮害人求變○正義曰忮者以心忮格前人爲之患害故以忮爲害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箋鞫窮至不信○正義曰鞫窮釋言文譖謂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爲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慝惡皆詩之通訓佞人似智奸人亂信皆自以爲善此刺褒姒自以爲實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與信其不信所以至亡而不改也○傳休息至之至○正義曰休息釋詁文傳解婦人无與外事雖王后之責猶以蠶織爲事故引禮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然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象少因而爲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故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服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褘則人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衮冕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紘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下天子天子親耕田在南郊諸侯耕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諸侯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諸帝藉是其事也此文祭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總舉諸神以爲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冕祭祀是之積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蠶室爲宮之院云蠶爲龍精然則以祭龍是水物故近川爲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蠶室注引祭義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靈宮之牆高一丈矣衍書賈傳文與此略同云鍛官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宮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靈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故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云院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傳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使往或云靈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牆不以傷庭故外閉之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節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

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留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觀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
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之言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雖互陳之事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
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爲實也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于之故不同也風戾以
食之者彼注云蠶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之性惡濕也歲既畢矣畢蠶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
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夫人於諸侯爲之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繭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繭以繭是夫人之
事主獻夫人之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褘者彼注云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人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爲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
亦副褘也少牢以禮之者彼注云少牢之饌以三禮遇之世婦也彼注云禮之手者以禮奉以之世婦也繅三盆手禮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以三禮饌也凡婦每繅大總而手振之以
出諸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之也言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數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至言之○箋言織者知至於利○正義
曰利之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爲言者以三利是三多才之數數之小成故三舉以爲言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

胥忌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舍音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寄反

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類善殄盡瘁病也箋云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弔如字又音的瘁似醉反

【疏】天何至殄瘁○鄭唯以介狄爲別解餘皆同○傳刺責至忌怨○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爲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爲福也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也王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不賢者怨乎○箋介甲至叛違○正義曰以有與等意爲彼此言雖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辭也且幽王荒淫滅亡兵在其頸何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遠慮又何遠慮非王所有至云亡汝乎何以者不知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又大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又問神不福助至前爲勢故何在神上天者靈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臣之所責唯有妖變而已故云有見變異若日食星隕山崩川竭之屬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饑饉疫癘也於之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修德教以不應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其被甲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爲王所怨故則知反與我相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責不肯從邪故爲王所怨○傳殄盡瘁病○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弔至至困病○正義曰弔至釋詁文比類善也上義相成天則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爲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下能致徵祥於神故神之不福有威儀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優渥也箋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以爲惡之罪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渥於角反

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離力智反

【疏】天之至悲矣○毛以爲上既言天刺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漸深而多矣實人之言皆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悲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離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悲矣○傳唯以優爲寬幾爲近爲異餘同○傳優渥○正義曰以優爲優饑饉故爲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爲饒多之意也○箋優寬至不優

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實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爲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綱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傳幾危○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箋幾近○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寬者謂微加譴告至不改則漸及其身故雖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忠臣諫君宜稱人近稱近爲切故易傳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涌音勇下新反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藐藐大貌鞏固也箋云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固於其位者微箴之○藐亡角反鞏九勇反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箋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疏】觱沸至爾後○正義曰言觱沸然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涌而出其所從來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悲亦所由來久遠矣今日我之所憂從此惡所致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以王言人君有美之大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固其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先王用此美德以教汝後世之子孫保守王位無令邦國也○箋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水文也率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傳藐藐至鞏固○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美大也○箋王者固至之○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其位也不直言無不能固者以見王位難固無德則不能固云有美德者能以言見王微而文不指斥是微之也民而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旻病也○召時照反下旻密巾反上

下同【疏】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釋名篇之義是閔傷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曰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下以旻名天名此篇爲閔作箋訓爲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意作者指言旻天爲此故也先王佑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籍令民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斥王也政教賦稅殘病中國以王之籍令民盡流移○瘨都田反沈又音殄本又作令故令力呈反一本作令民田

我居圉卒荒圉垂也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盡空虛○圉魚呂反竟音境本亦作境

【疏】旻天至卒荒○正義曰言比旻天之王者其爲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此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皆蕭條民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箋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轉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之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王王亦斥王也故箋卽言王之爲政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徽斥王文總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此與上云疾威文與此同而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爲上天疾威而此不然彼箋云以此下云天之降罪疾威是以蠹賊內亂亡內亡是人自壞亂非上天之降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違數於下土布致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數文而說故與此異篇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僞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爲異者以二句相連疾威篇爲類則成爲酷刑罰寶爲亂亡賊我則急者行之必違之辭厚者爲之加重之釋則二者俱急而且寬也但以言疾則爲行之理已著言篤宜是厚而近篤行之理求彰故

又言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天與憂天俱斥王耳箋又總解暴虐之實亂之事正謂重賦斂病中國以繼續令盡流移也○傳國垂○正義曰釋詁文○箋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國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以爲虐政故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罔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訌戶工反徐云鄭音工爭爭鬭之爭下同惡烏路反

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椓天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毁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椓丁角反共音恭注皆同潰戶對反遹音韋一音述奄如字本又作閹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邪似嗟反

【疏】天降至我邦○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此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謂使之臣又助爲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蟊賊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椓毁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訌潰○正義曰釋言文○箋訌爭至之惡○正義曰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爲潰訌言內則蟊賊爲外故云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爲害又自不相亂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蟊賊內訌是臣之衆殘酷之人爲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使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椓天至夷平○正義曰傳意亦以椓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夭是椓夭謂夭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爲亂也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謂爲易是夷得爲平言平殄而滅之○箋昏椓至王之國○正義曰解名此人爲昏椓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椓毁陰者爲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椓毁其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閎以奄是由劉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閹人之往引掌戮之文則閹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爲奄者案周禮序官閽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爲之閽人與之爲類官居其間則亦奄人也閹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注云囿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囿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閽人是閽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數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則墨刖皆亦爲閽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閽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天子五門雉門爲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閽則用刖也官與寺人爲類主以奄者爲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爲之故知閽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閽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閽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懼之心恩狎有可說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習孰常近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

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箋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皋音羔爾雅云刺素食也訿音紫爾雅云莫供職也玷丁簟反窳音庾裴駰云病也說文云懶也一本又作㜸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貶隊也箋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失官見使傷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穆侯無異○業如字一音五答反貶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墜

【疏】皋皋至孔貶○正義曰上言小人爲謀將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爲皋皋然志傲頑鈍而不知治道訿訿然在公窳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爲賢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皋皋與諸侯無異也○傳皋皋至共事○正義曰釋訓云皋皋瑣瑣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是訿訿爲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病人常臥室故字從宀音眠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潰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胃棲音西謂棲息也苴士如反槁口老反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箋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相息亮反

【疏】如彼至潰止○毛以爲言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成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棲止遲旋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之苴言其枯槁無潤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恤禍亂將起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害其必將亂也使犬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爲彙棲苴謂樹上爲異餘同○傳潰遂至浮草○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箋潰茂至棲苴○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爲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爲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箋春秋至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經邦潰爲國亂之意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

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

維今之疚不如茲

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疚音救病也字或作㽱

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況茲也引長也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宜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粺皮賣反兄音況下同糲蘭末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䢦音類又一律又所律反鑿子沃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音于妖反又

【疏】維昔至斯引○毛以爲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賢人長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責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粺之小人由故當路以病賢者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爲滋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鄭唯彼疏斯粺爲異餘同○傳彼宜至引長○正義曰以小人爲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粺言其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爲賜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況爲滋滋又爲益引長釋詁文○箋疏麤至御七○正義曰以疏對粺則疏麤於粺也麤於粺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疏粺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賢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椓之黨食精也職況斯引職訓爲主茲此引長言主爲此使亂之長故便而摘之云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責之此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於粺故爲疏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致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頻[illegible]毛如字鄭作濱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

是古濆字者與音餘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致之亂又由內無賢妃之益

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箋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難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烖王之身乎責王也烖謂見誅伐○溥音普哉音災徧音遍下同○溥沚之至我躬○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沚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濆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致之衰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濆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致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而在故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箋頻當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濆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沚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沚水之大魚鱉生焉蕃茸長焉雖知其非泉也是沚由自外引水而爲之故云沚水之益由外灌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沚竭喻外無賢臣益之也既以沚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喻無賢妃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辟開蹙促也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者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辟音闢蹙子六反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箋云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哀昔先王至有舊○正義曰言日闢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閒便須反有百里之校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常武

因以爲戒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有然字是正義本無標起止云至爲戒然當是後添也

既已戒勑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以案上文既以警戒之以亦當作已

於軍將行治兵之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軍上有六字山井鼎云疏疊出此注作於六軍將有六字者似是其脫非也此軍將二字連文將子匠反下箋云王又使軍將云云又者又此箋也行治兵者謂行治兵之懽正義有明文三字連文也釋文於上章大將下云子匠反第二章注同亦其證古本所采正義乃誤字耳見下

傳尹氏至浦厓明監本毛本厓誤涯閩本不誤下同案厓字經注本多從水釋文亦然正義中多作厓當是其本不從水也考厓爲正字涯爲俗字依經注本改正義者非○按正義之例多以今字易古字此等轉寫有誤亂耳

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六當作云於錯誤耳

大司掌其戒令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司下有馬字案所補是也

舒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文云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考舒徐也與野有死麕傳同定本釋文依爾雅耳當以正義本爲長

以驚動徐國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驚誤震案正義云以動驚此徐方之國又云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是此箋當作動驚下箋云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亦動驚之誤也

如震如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義云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其本經中字亦作如也考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鄭意以爲震怒自是實事不假外象轉經如字作而以覩之毛氏詩如而互通鄭但於都人士箋云而亦如也餘多不詁詳省文耳一本乃依鄭箋改經作而似是實非

緜緜靚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靚作靜考靜字與韓奕傳同釋文緜緜下云靚也正義緜緜然安靜者易靚爲靜而說之耳考文古本誤采正義所易之字也韓奕正義字仍作覩不易毛意是使人改耳○按毛傳於韓奕閟宮皆曰清靜也於韓奕常武曰徐靚曰覩毛意靚與靜有別靚有清麗之意上林賦注曰靚糚粉白黛黑也是也

○瞻卬

天王使凡伯來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聘作騁案騁字誤也正義標起止十行本閩本皆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作騁

稱世稱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稱字浦鏜云當傳之誤是也常武正義云或曰皇氏父字傳世稱之可證

其爲殘賊痛病於民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病作疾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賊痛疾言之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此所改也正義上文云其殘酷於民如蟊賊之蟲病害於禾稼乃用病字則下疾乃誤字耳依之改者非

施刑罪以羅網天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網作罔案罔字是也下箋天下羅罔不誤網乃正義所易今字

此自王所下大惡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自作目明監本毛本同案目字是也考文古本作因誤甚

梟鴟聲之鳥　小字本相臺本聲上有惡字閩本剜入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脫也

僣民力所治之然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然作田案所改是也

夏官馬質注引鸞云　明監本毛本云上有書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窮作病考文古本同案病字是也十行本閩本正義中標起止云至困病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改爲窮

天者羣臣之精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也

潰沸其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出案釋文潰沸下云泉出貌乃檃栝箋意耳不知者取其改箋誤也

瞻卬七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仰後改卬案雲漢釋文云卬本亦作仰卬仰古今字也考文古本經序皆作仰亦非

○召旻

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也案所改非也此亡當作云耳

而近爲行之理未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近字當衍

窳不供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窳音庾裴駰云病也說文云嬾也一本作寙正義云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宀依此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寙唐人此字從宀也所引說文今無其文正義所據往往非今十五篇說文如第字之類是也寙字出楊承慶字統草木皆自豎立以下即取彼文以爲說耳毛傳當本用窳字

故字從宀音眠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宀字作穴案皆誤也當作宀下音眠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

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上浦鏜云脫茂字又云上以字當衍皆是也

況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況當作兄正義中作況乃易字耳考文古本經作況亦非也

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茲作滋下章箋同考此及常棣桑柔經傳箋皆當兄茲二字正義中作況滋者皆易字也今常棣唐石經已誤況桑柔傳箋各本皆誤滋此箋考文古本又誤采正義字改爲滋也又按此箋況茲字皆當上从艸下从絲省聲艸木多益也滋字从水从艸部之茲益也今人所寫茲滋皆譌字

池水之溢由外灌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溢作益考文古本益字亦同案益字是也正義中益字各本不誤

而在故小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作位案所改非也在故當作任政形近之譌

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久恐舊誤其說非也於久二字當衍我下當脫王之二字上衍而下脫耳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序下正義云卒章云有如召公是其證也關雎正義云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是也所引不與此同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而本篇乃作央央下泉大東皆引二之日栗烈而本篇仍作烈是其比矣蓋由撰者既非一人六朝義疏本有各家或復存舊致此歧互耳經義雜記欲依使正義改此文求爲當也

言日闢日蹙　閩本明監本毛本闢誤辟案闢是正義所易之今字盡矣江漢正義皆可證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時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〇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爲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爲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號光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爲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修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爲太平德洽也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往云行錄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數民心未諧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知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頌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錄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爲復錄且檢之周頌事述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盡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爲一科當代異其第則於本亦當代爲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爲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閒前之也商頌目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〇正義曰此解名之爲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爲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述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爲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辭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之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誤不殷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時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以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魯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賁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猶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雝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袷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袷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儀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祫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雝箋云得天下之懽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爲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異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爲殷後獨來見於祖廟杞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簫管和鳴亦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爲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爲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撫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勑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己任亦宜爲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雖清敘皆得爲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爲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

嫌如譜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謚太平後事何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禰祠烝嘗類之是爲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諸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爲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爲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之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者之端武王卽因其業且俱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爲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競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豐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嘗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備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觀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傳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爲子道故武時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嘗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者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爲和樂之終歸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所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艱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稱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爲大事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爲先般與時邁同爲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寶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所報此篇嗣王深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繹稱爲末祭盡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撿論難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辰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爲勢也以天爲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卽殽以降命也殽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殽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此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總神爲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皁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卽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殽

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謂文勢而至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與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以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與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與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勤作所由爲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爲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爲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爲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剏爲之既爲其器卽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句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爲取法象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爲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育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爲制度而制度與舉卽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爲神不明故云儐鬼神言實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爲聖王既法象靈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容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爲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爲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差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黃丹穀金玉百貨可盡爲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孝於祖禰是豐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儐鬼神則已爲禮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與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爲而爲之致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鬼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豢其黍稷馨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矣報者人君是靈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頌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祭致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事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處殷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卽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卽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儼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敘釋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

執競豐武酌賚之等之屬祖廟之祭也其朝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之桓類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通載殷有異
祭何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嘻五祀之祭頌殷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義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祭其成故祭之靈神之中亦有頌丘之天神方之
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威今德謙上述祖父始以祖聖故其言及之至於周丘方澤所祀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
與六樂同於天神所亦人不異於文與我將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神不異王肅難鄭之傳而爲之說則周公爲致成王之事年
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然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爲成王鄭致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致爲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與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
公東征三年之後天而始歸宜歸致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頌致時與鄭異不可納之爲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特於事廟則謙爲四年事其餘則諸互
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
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庿古今
字也苗笑反杜預云雒然清淨之稱也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尅火故改爲各物在朝直遙反【疏】清廟八句至王焉○
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
王爲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爲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春曰祀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爲通名焉案經
云烝嘗序稱祭以祀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祭約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
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郊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召誥經序皆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爲而云周公既成洛
邑者以周公攝行王事者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既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
鄭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祭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禁之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賓不威在官
事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言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時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
弁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頌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爲之此言率者謂
諸侯使二伯率之以侍從述此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周公皆在祭事最盛以人周公此祭而爲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
文王之事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清廟至年時○正義曰此言文王之神所居稱爲清廟之意以其所祭者乃有清明之德
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明之德象天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清明象天是
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往云謂聖人之德亦清明之稱中者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實德左傳云聖人然清靜謂之清明不然者
以書傳說清廟之儀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能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爲非清靜之穀也
廟者人所不居鮮卑文王故不清靜而之文王之廟清靜之名此故不從實氏之貌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時人述之而作此之以之詩清廟門
云歌以諷之歌云歌稱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歌當歌之以爲常由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後之者言而死者祀之以廟象生時
之宮室宮貌故冬宮匠人所謂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爲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

宮矣家鄭志來說命成王廟於鎬因先王之廟明則文王諸廟制生文武之世路寢如明堂制王起云文王之之宮有在左右房之侯不也是
而云象就爲之者文王以射在亦武王象初天下也宮名室制度未聞爲天子制耳者爲天子之制其以爲閔廟同是以爲王生此其宮者然祭法注云宗廟者先
祖之皆就也者祖注云未嘗事也廟就也禮記亡後以之者爲之室四時祭之者見鬼神之容貌就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生人立宮室則
見其容故使注適言其意耳作廟者鑄室不爲形容不得象宅祖之面貌則知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既成
說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邑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書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
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爲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
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
著見同【疏】於穆清廟○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儀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
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之與相合也此明
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使之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於
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豈之○鄭唯以駿奔與走二句爲異言其不緣參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乎是言其光明之甚之承
文王之意與其承順之餘同○傳於至相助○正義曰於乎美哉於之乎美也嗚呼之字故爲歎辭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也故云美也皆古記引之
詩云肅雝和鳴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而不行是肅敬雝和雝和也釋詁云相助也肅也俱訓爲助是相得爲助○箋顯光至助祭○正義曰顯
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爲是以此祀文王之敬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文王能敬和也以肅
雝承清廟之下宜爲祭祀之事而顯相之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諸侯也故屬召公唯顯相爲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
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云四海諸侯和名多士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諸侯傳云肅相助法如此故言相明
德來助祭以敬和爲也諸侯者義得以兩通也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執文德之人也箋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
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生存【疏】傳執文德之人○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中其意當此多士皆是執
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箋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詁云妃合會對也是對爲配之義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
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用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身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
行如其生存之時瑞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王之相化之臣助序言朝侯率以祀文王止事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之者王之朝臣助祭爲常諸
非所當舉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乘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
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豔反下同一終下同之【疏】
傳駿長至於人矣○正義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序之
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爲人厭所以諸侯多士奔走助之諸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不見厭

相於爲駿定本集注並無不字○箋駿大至厭之○正義曰駿大[illegible]釋詁文也以時人所歌讚其見德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此承諸侯駿[illegible]下文總言奔走則文駿上經故云駿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illegible]以其俱來故知駿謂大大音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illegible]疾奔走言疾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往天者見[illegible]清廟存既言人能配其行故指在天爲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雖[illegible]在天故以爲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illegible]天但於文猶宜言人所昭見不當追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射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illegible]韓詩云維念也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

疏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illegible]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且所制作皆是文王之意故以大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已大平己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illegible]文王之章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箋告大平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制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illegible]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禮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其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illegible]人之宗天命必致天下大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爲己廟是末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意而告之[illegible]知之不復償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下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己欲以六年制禮作樂之言六年[illegible]制作成爲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末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illegible]周公猶戒成王使[illegible]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猶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illegible]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對不及武王[illegible]言告文王耳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疏維天之命○毛以爲言維此天所爲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數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撫順行其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欲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illegible]作[illegible]成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爲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illegible]鄭以純爲純美溢爲盈曾孫通稱後世之王唯此爲異其大意同○[illegible]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illegible]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illegible]制遺之事者數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數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爲之故此稱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疑也[illegible]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illegible]詩取其所說而不從其道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箋命猶至不已○正義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爲天於是不已爲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極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純大假[illegible]收聚[illegible]箋云純亦不[illegible]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illegible]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illegible][illegible]音曰考說明字刑乃歸文祖鑠○假音嘏溢音逸徐云[illegible]末或作順案爾雅云[illegible]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illegible]音餘閱音丹

曾孫篤之

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illegible]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illegible]一本作作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篤丁篤反

疏傳純大至收聚○正義曰純大假[illegible]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等[illegible]收者爲聚之義故以聚也○箋純亦至相絶○正義曰中庸引[illegible]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嘉言純亦不已則不溢爲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illegible]滿而不溢是不溢爲盈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鄭云我其收之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illegible]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illegible]清斯之讓以制之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illegible]收文王之德而爲之耳文王本意欲傳制作但以時未可爲是以[illegible]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illegible]之禮節[illegible]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illegible]禮之未節篆又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illegible]引齊曰書終文之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承我明子成王[illegible]之法者乃引雒是此文並明當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illegible]作之法者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其[illegible]祀五帝之文稱之稱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統其法度而[illegible]社[illegible]以之祖爲明當不爲文王者使上文法云文祖者周曰明[illegible]文王之德○正義曰以自周公制爲禮與此引之意不同義得兩通故[illegible]王能厚行之箋曾孫至成王○正義曰成王行之乃是爲成王而作[illegible][illegible]經序云之以曾孫爲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事而隆厚[illegible]王事由舊章是也○箋曾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illegible]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皆曾孫孫王非成[illegible]孫之子孫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之孫二年[illegible][illegible]數[illegible]曾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稱也小雅曾孫唯所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刺七亦反

疏維清五句○正義曰維清[illegible]舞之歌樂也頌文王詩[illegible][illegible]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illegible]以今大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illegible]武王時周成王之世乃作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爲成王之時[illegible]德之王與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見之[illegible]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倘奏之可知頌必大平乃爲明是觀之而[illegible]詩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歌[illegible]文王之法而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箋象舞至制焉○正義曰[illegible]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爲名故解其名此之意[illegible]日之事[illegible]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刺伐[illegible]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爲之舞故謂之象武也知者以其有象[illegible]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文王[illegible][illegible]是爲以制八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illegible]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所述[illegible]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象[illegible]武

王制樂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頌特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作故別爲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樂大武以事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爲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樂之伐二十九年會爲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也其言箾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爲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箾直云舞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幷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使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矣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爲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典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致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緝七入反熙許其反

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清緝熙光明無敗亂之致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爲之乃本受命始爲禮祀興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爲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俱訓爲常是與得爲法○箋緝熙至五伐○正義曰釋詁緝熙皆爲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遠言之無敗亂之致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爲此言光大爲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肇禋

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音召禋音因徐又音烟

疏傳肇始禋祀○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爲祀○箋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伐崇之後乃禡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爲强言祭天而伐據崇爲說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禡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爲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禋爲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迄許乞反禎音其爾雅云同餘云本又作禎音眞與崔本同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釋詁文祺釋言文舍人曰祺福此之祺厶氏曰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箋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爲古故謂武王爲今自是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爲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爲伐紂徵兆故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朝享直遙反

疏烈文十三句○正義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爲首之致於是用朝事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旣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爲此歌焉經之勑諸侯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致明年俱得爲成王即政但此篇序所陳諸侯用賞不以爲己任非復喪中之辟故知是致政之使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遵於廟此不言遵者使勑之使在國有事來者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桑是諸違而戒故言違以戒之此則戒以爲君之法其辭不爲辭違故不言違遠意於經亦有辭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舉諸侯以辭之○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爲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事之禮祭於祖考告己嗣位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事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今時祭之禮而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享朝事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朝所當用朝事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朝爲之祭春秋文大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事之禮故知成王即致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致以歲首朝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來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覲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諸於明年之往以居攝六年爲年王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事此祭之言以朔事之禮使告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使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物是二者各自殷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己嗣位於祭之末即勑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使與此非一祭者此即致用朝事之禮當各就其廟使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使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幷告二神者一爲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告祖考者考總辭可以蒙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辟音壁注下皆同祉音恥疆居良反竟也傳宣專反

疏烈文辟公○毛以爲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錫汝以此祉福也有文王道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爲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言文王茲常愛之汎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數汝舊爲君者無大累於汝國雖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於亂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致以繼其先祖也又爲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則國家强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訓導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爲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公辟者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顯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雖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鄉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勸事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勳爲續其出於外而居之汝等當勸力爲善也又教之爲

[illegible]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illegible]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illegible]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illegible]

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以今大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之祭述其事而作歌焉

[illegible]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illegible]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illegible]

子孫保之

[illegible]

至其德○正義曰彼徂爲民往則彼作爲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爲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爲前至者此作夷易釋詁文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岐故云皆歸作宮室以爲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歸謂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彼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健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至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乾以健易故爲知坤以凝簡故爲能人能健易則其情易知凝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事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爲物所親事可長久是爲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業事有功道可廣大是爲業有所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聖人能事德業而已易簡爲之無往不窮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可者比並之言卑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道則比二王之德卑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王肅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之主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爲名簡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興矣其事故遠寄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參訂時驗是訂爲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是卓謂爲高遠之闕

天作一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頌譜

脩文武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武當王誤是也

當代異其第 閩本明監本毛本第作弟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德至矣哉大矣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哉字衍是也

但商書殘缺 明監本毛本缺誤闕閩本作缺案缺卽缺之別體俗字耳

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敘武賚三字疑衍文非也敘卽序般序在下文

至此積三十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當作十三年誤倒非也此依鄭以爲命在致政後廿八年見尚書正義是上距攝政六年溯積時積三十年也十二年一巡狩故下云再巡守餘六年也浦不考之耳

是成王除喪嗣位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沒作喪案所改是也

來朝而見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誤命以彼箋考之是也

或者杞宋一國 毛本一誤二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浦鏜云監本誤非也杞宋一國者或杞或宋一國也

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卽告也合各有禮於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觀之下錯誤耳卽正義每用爲則告合二字連文告謂礿合謂有嘗故云各

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櫝當作時字爲字斷句下文云故得自爲又云多由祭祀而爲可證也下當云有事先而後作誤錯先後二字在下耳

風雅此篇既有義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此篇恐誤是也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字當重上武時也下武蓋也正義下文云武武王之大事可證也必字衍

雝祭告之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雝恐唯誤非也執競既祭告之歌卽當與雝相次而今乃次思文上故曰雝耳浦鏜所改則更誤

訪樂敬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落誤樂是也

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配當祀字誤非也配謂思文

且社稷以祈報此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山林宜皇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阜案所改是也

君又降之於民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也下剜入○案所補是也

而德洽於神舉矣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矣下剜入○案所補是也

○清廟

周公既成洛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尅火故改爲各旁佳正義中字作洛是其本亦作同唐石經所本也段玉裁云豫州之水自古作雒周禮逸周書職方淮南地形訓之屬皆有其證後漢改之魚豢魏略云雒則魏文帝之失也詳見尚書撰異中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作雒采釋文

雝文王諸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主誤王是也

所以有清廟之德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廟作明案所改是也

謂公之時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公上剜添周字案所補是也

顯光也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也賢遍反正義云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爲是當是正義無見也二字

於穆清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一乃每下篇之總正義也合併經注正義乃以雝於首節有注之下爲割裂而失其次經注正義宜各單行於此可見以後盡同

其祭之禮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義當作儀是也

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名多士亦爲相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明

如存生存 小字本同閩本上存作在明監本同毛本如誤知相臺本無上存字考文古本無亦同案無者是也

皆是執文德之人也 毛本也上有謂是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十一字閩本明監本無案此誤補也

不見厭於矣 小字本相臺本於下有人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十行本誤脫

○維天之命

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又云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是其本上已下止今各本互誤

溢愼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溢愼也市震反或本作順案爾雅毖神溢愼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皆作順解也正義本是愼字

成王能厚行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成王能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正義本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今所承我明子成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誤承是也此成爲考作誚

彼法更自觀經爲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法當注字誤是也

一代法當通之後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一代之法當通後王錯之字在下耳

○維清

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見字衍是下當有後字

故謂之象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武作舞案所改是也上云所象武爲名下云明此象武二武字亦當作舞

樂記說文武之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當大誤是也

伐二十九年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成案皆誤也此所譌當作與是也

明其有用明矣毛本同閩本明監本上明作名案所改非也此明字當作則

南籥以籥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籥下補入舞字案所補是也

故此文稱象象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當衍一象字是也

而枝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枝作征考文古本同案箋上下言征伐此言枝伐正義於此引中候以說枝伐之義不容并此亦改爲征伐也小字本相臺本自是誤字

維周之禎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禎後改祺案釋文云祺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此本同正義云定本禎字作祺考此傳云祺祥也箋云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皆用爾雅祺祥也釋詁之文正義二本皆作祺是也其作禎字者非也詩經小學云恐是改祺爲禎亦見經義雜記唐石經初刻又誤作禎乃涉大雅耳

○烈文

厶氏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厶誤某案厶字出穀梁桓二年傳箋正義中惟此一字作厶或舊本此字皆作某者轉後改也

祭於祖者諸本者作考是也

用賞不以爲己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當作弗考正義可證

無競乎唯是得賢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彊誤競下同是也

其出於外而居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誤居是也

是長遠無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斯下當脫竟字是也

謂侯治國無罪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謂下有諸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始至於武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立形近之譌

人稱頌之不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人稱誦之不忘也是其本頌作誦字

○天作

能安天之所作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能大天之所作也晉語叔向曰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箋云大王能尊大之今本云能安天之所作誤今考正義云長大此天所生者又云是其能長大之是正義本此傳作能大天之所作不誤

下徐易曰皆同通志堂本同盧本徐作除云舊譌徐從山井鼎校改釋文校勘云所改是也

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役誤彼是也

有彼易之德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德當作道下同

但不知其定數耳○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定字案浦鏜云衍○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二）〔六四〕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疏】昊天有成命七句○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復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恆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天地序云地者作因祭天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成王王如字又于況反基音基本亦作朞宥音又王功于況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刻音克【疏】昊天有成命○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為別訓而破以同己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異今既無文可據皆同之鄭為言昊天蒼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臥始於信順天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為之不懈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之德故因其祭而歌之○傳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育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共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郎至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類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為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王之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辭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辯之也○箋昊天至暴亂○正義曰以此郊天之歌故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太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大號故言蒼帝亦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跡而生是天之精氣中候謂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終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已有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業云其德常如始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誠信然也傳以密為寧又訓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行寬安之事寬者器度弘廣性有仁恩王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物為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暴亂優風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單都但反注同【疏】箋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肆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疏】我將十句○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大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為神所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鄭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稱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事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事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事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告朔是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感之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魏輿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歸以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者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謂禮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然則大享五帝雖是總祭一祭必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總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拾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之德不述天以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將大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腯徒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腯【疏】我將我享○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天其所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皆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致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毒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後其王常早起夜臥畏敬天之威於是安之言則安行文王之道以為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日德於

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嘏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嘏福也餘同○傳將大享獻○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將猶至助之○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助有其為天佑助故無病傷極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彼傳言普於治民不忘勞役民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共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以饗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謂槱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嘏古雅反毛大也

【疏】傳儀善至靖謀○正義曰皆釋詁文也刑既為法則式不得為法故訓為用毛於嘏字皆訓為大此嘏亦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儀既佑助而歆饗之○箋靖治至而福之○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所以歆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饗故肯與之福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邁行也○巡音旬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士佳反說文字林作祡行下孟反下出行同禪市戰反徧音遍

【疏】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時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為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與頌聲咸作則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巡守至羣神○正義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為邦國令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而又為封禪之禮以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旒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萬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聞於幽僻或將強以陵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者會同是巡守之禮有伐歸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傍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為祭天何本巡守為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為告祭之禮非謂東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餘岳不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禪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必大平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以為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為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三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為之以左傳之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于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與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墮山喬岳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之也○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懾兩通俱訓安也喬音橋嶽本亦作岳同音岳知音智

【疏】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為安羣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後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今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褒其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任賢懾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其大矣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作也○傳邁行至岱宗○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之作懾音義同釋詁云柔安

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瀆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祭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也○箋傳猶至美之○正義曰宋苕傳云釋辭箋云釋言我應其云嘗欲如此亦是初始之義故轉之為甫訓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是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天之下故知亦是釋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實智使為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懾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讀不但為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歸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為巡守慮有不服之慮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教無事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數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任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御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備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教無事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為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靈神謂望於山川舜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大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偏於羣神也允王維后燎上事而歡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矣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箋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後又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遠之右序之效也

【疏】傳明矣至不疑○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見義但以遠見遠事謂之爲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箋明見至之效○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後又之人用次第處位故也此經二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佑序之效驗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戢聚櫜韜也箋云戢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戢側立反櫜音羔韜吐刀反復扶又反

【疏】傳戢聚○正義曰戢聚釋詁文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弓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四夏戶雅反下注同

允王保之。

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疏】傳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懿美至稱夏○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陳設之言故為陳也言求是自此求彼之辭故知求矣德之士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爲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

【疏】執競十四句○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云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

【疏】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彊威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彊乎雖克商之功業實為彊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彊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彊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明察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樂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和樂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眾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箋競彊至福祿○正義曰競彊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孝思德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彊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亂嗣長遠享國不絕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斤紀覲反

【疏】傳自彼至明察○正義曰釋詁為用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云奄蓋也此奄為覆覆蓋四方同為己有與傳不異也釋訓文明明斤斤察也此遠其明故云明察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眾大謂如賓醉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喤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筦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楚楚行貌穰如羊反反如字沈符版反又音販復扶又反重也又音服蕭直用反

【疏】傳喤喤至反復○正義曰喤喤將將集也是聲也故言和與樂諧與樂聲相和與諧樂合集也釋訓云喤喤樂也穰穰福也合人曰喤喤鍾鼓之樂也穰穰眾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明釋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稼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本作復○箋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文承奄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眾且大矣故云讀如嘏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嬾實客則濟濟漆漆然則威儀反反是卿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卿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僕而達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卿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謝嘗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飫樂者詩人之意所言無辯倒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疏】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

儀可以配天不說后稷變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爲其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極中也箋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烝之承反粒音立阻莊呂反難也馬融注尙書作祖云始也艾音刈鄭注尙書五蓋反本或作乂音同

疏

思文后稷○毛以爲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爲常久承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立爲粒率爲循其文義大同○傳極中○正義曰此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爲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箋克能至其性○正義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尙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爲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德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播蒔百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授以水之衆鮮食謂魚鼈也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說爲以穀俱來云穀起后稷之德○貽音夷字又作詒同牟如字字書作麰音同牟字或作麳孟子云麰大麥也廣雅云麳小麥麰大麥也疆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倈故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涘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

疏

傳牟麥率用○正義曰孟子云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說文云釐爾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箋貽遺至之傳○正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濟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尙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殷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鵰以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紀后稷之傳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尙赤用兵王命曰雅牟天意者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遺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言穀至使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穀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使右往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使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童言出燒以燎不言題有魯在此岸燎也太誓之往不解五至而合符后往云五至幾五來不知幾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年獲當爲一故

云此頌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紀此后稷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陳時夏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爲大功故於樂爲大歌也夏之屬有九郊鐘夏九夏是也書說烏以穀具來云穀以紀后稷之德者尙書旋璣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紀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疏

臣工十五句○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時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事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其右令及時勸農天子實數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擬有客經言有客民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說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始見不言其來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勑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勑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釐力之反茹如預反餘音如度徒洛反下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疏

嗟嗟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太序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謹而又重之呼以之日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愼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家無得自專欲使諸侯問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勑其事古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數而呼之曰嗟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莫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業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靜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爲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爲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汝可命我衆民令之異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當豐刈以此告勸下民使勤趾田事○傳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數擧將勑而使故嗟勅之非勸鎛田勅也皋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當謂之出工言以云公君釋詁文○箋臣至自專○正義曰此遣諸侯之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百工之義故爲理也咨謀茹度釋官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爲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心於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敬不知以不純爲常故於廟中稱之爲臣以正臣之禮既正其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勅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之正臣其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爲賓賓者藏主之禮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卑鄉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賓客衛純臣禮某禮王者所不純臣者

者謂彼主人之臣皆非己諸侯所及天子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謂建侯之純臣也玄唯鄭讎也大寶敷主人之禮而諸侯見天子謂之實不純臣諸侯之明文也是之閉

行人之文以爲實客之禮是爲不純臣也以朝廷之臣行禮不純則諸侯與其臣剝爲實主行禮是爲不純之臣君與之臣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諸侯燕其臣

使夫諸主不與臣行禮是純臣之行也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字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小客人又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擯之

則受其禮其見於賓客天子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陶

讀云不加邦則君子不帝臣其實於令不施爲則君臣明政令之所及爲曰僚掌爲冢則共惟臣是使於王者皆純臣也周公謂之禪所以盡

大夫者以下勑保介其文不與臣違是獨勑保介則知此亦獨勑其臣不勑其臣故以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則臣並勑以爲獨勑其鄉

並受其命以此知勑臣之工不勑臣也諸侯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君也臣禮絕尊卑之不同天子之戒諸侯之當正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

介故云勑其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則上相入廟唯上相入耳此爲實及大夫將幣之時右俱在廟

中受勑之時使諸侯之官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之事上王乃平理汝諸侯之成功謂有大功入而戒之者非致諸侯之事也食行汝在昔之事乃入

之事服以寵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九年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

而路以行禮是有功於王平之也事也言諸侯來謀之於廟中詢之以謀於廟故知來朝謀於王之朝且古者大事之謀於廟中詢之於廟三社謀於廟

於國廟謀也云定本鄭注廟字作廟於義爲是謀云謀之廟中廟失之是大事必謀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

新畬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莫暮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

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於民音將如本或作如新田注同急

反耜音似措七故反又七路反夏戶雅反被皮寄反【疏】箋保介至執兵○正義曰知保介爲車右者以月令之文與此保介同故鄭引月令以車右勑之盡人保介之御間皆之

月令文彼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二人之間耳而措其耒耜於保介與御者之間明己勸農

則此右也引之者明保介爲車右而保介其車右也間又常以農事之勑故車右之勑以勸農事爲之意也以不敢行耕使人勸農

御車者以人御君本主於在中央不明其輔遠君故措事之勑右於其御者以君在中明主輔君故事繫於右之勑事因君御車字也言保介以之

便文字作耒耜不近云君耕日而在其中之間者其人是使晚注云義已明時勸人三月非農人爲故其晚者以周古

之季春爲晚不得於建辰之月者方始以勸農故知是夏之民月令春孟春者以三月季人爲故以諸侯春朝

正朝月而遣之知諸侯之建以夏之正月朝王者明當位云季夏六月之月以禘禮記明周公

故太王廟制注云記云七祭以月而時禘嘗以六月之祭用正夏之用正月王制

祭禘同禘月則故不嘗嘗之也則明不當烝位云則夏不礿秋注云冬烝夏天子之制諸侯禮

王孟月而可觀知之由故孟彼春注耕云期嘗既在過東故方必物以其車右以春其以觀時事之以即此而

於此民田何言王無所可急其求於民以唯農求時其恐勸時之力於晚農耳也如更新解田謂畬田車右何如

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云謂之被保介衣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介甲也皆云保介之義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康樂也箋云將大光明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識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

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於音烏注同迄許乞反樂音洛下同見賢遍反【疏】傳康樂○正義曰此大迄至釋

天詁文於書數無豐到爲美於美乎數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保其光明謂爲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是其爲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

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爲人見天瑞而歸之既爲人知又爲天知美其瑞之者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今此瑞

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福美此麥將豐年至今用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穀者五行之穀

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爲五穀也夏官職方氏九州其地生五穀注云五穀黍稷麥豆不以五行之穀爲五穀者以方氏辨九州土地生

之所宜五穀州不同非五行則當土穀豫州之所常種明豫州宜五種揚州宜稻麥東接青州通宜稻麥方五西接雍州又宜黍稷云

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秦州穆所宜穿接者宜四種之也注云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庤持吏反鎛音博錢子淺反又音箋王餘並如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銍

珍栗反艾音刈鎛音博○正義曰此文庤具反何其度也土其反沈音長六寸所以間稼本云高垂作銚云謂乃亦反作六寸

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今則作銍鎛同可以戶種禾反故本

所以入苗間云字詁云耨長尺此耨柄也六寸以間苗也定本作錢故

云銍穫禾短鎌也小爾雅云鎌也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鉏

釋物云器也說文云錢銚也古田器謂之鎒耨也釋名云鏄迫也追地去草也呂氏春秋云耨柄

鎛六寸所以間稼也其刃廣六寸

閒此柄尺云其度也一其器但其文所以或以閒稼也鄭高誘注云耨高古器也

說文云鎛鎒也鎒或作耨也云銍穫禾短鎌也釋名云銍穫禾鐵也

同也○正義曰銚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以奄爲同王肅云奄同也多也

毛以奄爲同多也○正義曰鄭以奄爲久者以傳無可據故同之鄭箋云奄久觀多故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噫於其反嘻音熙下同禱丁老反見賢遍反雩音于

反又音于鄭注禮記嘻嘻歌也【疏】噫嘻八句○正義曰噫嘻詩者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

之穀實爲此民使勤於農業故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豐年之事是與祈穀相因而作此也

義曰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之辭而穀者以上帝所求有年文也禮記祭法說祭上帝之禮者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左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此

二者爲祈穀之事

以成穀也月令孟春所祈五穀左傳此言龍見而雩之時也不言雩者其文不具雩者引之是左傳大雩之求雨也故引左傳以明之以爲祈穀之時

事在孟春非欲成其穀故云明左傳之言月令也是月令與左傳爲之者不得爲雩見之時月不明言則不以明之

夏則非故月不分云明言左傳首月令是與左者爲雩之時故月不明之所以明旱

雩祭亦是在祈穀之月令爲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不失是以雩爲雩所穀雩之所由故不明引文但以左傳

凡祀天者皆以夏正之月而祭之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天之正月郊特牲夫以穀文云三正月又引左傳而其所以祈穀也

郊上帝以祈農事故郊以報天其所以報其郊天之所祭也云天者穀至尊之人物非不由已所往以祈天德然則而言祈以報天而

故於此一祭可以爲祈天可以爲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爲祈穀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祈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卽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爲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總祀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幷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大微之一不言祈穀總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

夫播厥百穀

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被皮寄反【疏】噫嘻成王○毛以爲噫嘻然嘻歎而有所戒勅者成是王事之王稱周公成王也此王旣已致敎光明至於天下德旣光明顯著如此猶能敎盡農事率是與田之官令之敎民耕田而種百穀與田之官旣受率約卽告民云成欲得大發汝之私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盡耕汝等須大事汝所耕及時趨農十千人雖爲配稱恐其失時欲令萬夫俱作天下旣已太平尙能重民如此爲之祈神歆勸戒勅故美而歎之○鄭唯噫嘻二字爲歎字別又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實有十千之數具說在箋○傳噫歎至王事○正義曰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勅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謂噫嘻爲歎勅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爲農嗟嗟而勅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勅之○箋噫嘻至百穀○正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勅戒故以爲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眞多美大而爲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旣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故引尙書以當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言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恆性其不爲於求就情於已成今成王者德旣著至而猶衛盡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夫敎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卽豳風小雅及嘻官嗇師所云田畯者也田畯至與田之官而爾雅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主田之吏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擧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擧其成數○浚本亦作駿音峻毛大也鄭云疾也發發伐一本無一發字徑古定反畛之忍反又之人反洫況域反澮古外反廣古曠反[illegible]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皆勑民之言故解其勑意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閒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己之事則減而樂發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故下也以使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爲驗爲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箋駿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調是駿爲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擧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畯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敎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勑終己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發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爲部使一吏主之者以王者率農夫使敎民種穀農夫卽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卽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盡皆以大夫爲之義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卽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卽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卽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卽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卽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陝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之方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是萬也旣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有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擧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擧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是鄭異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遠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都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鄙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酇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爲之耳無正文言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畝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旣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閒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閒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卽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隨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環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昊天有成命

注云天神謂言五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衍字是也

早夜始順天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始於信順天命又云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考此箋始信乃經之基命傳所云基始命信也故正義云傳訓命爲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信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爲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中之命也其順上有信字顯然今各本箋中脫者非也又此正義信字今亦刪去見下

天遺成命者而稱昊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天字浦鏜云夫誤是也

故曰成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王衍字非也今周語脫王字韋昭注云成成其王命也當成王成其王命也亦誤刪王字

蒼帝非太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太是也

中苗興稱堯受圖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候字盧文弨補之是也生民正義引作稷起注當是鄭據苗興以注稷起耳

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信字上下文皆可

所必信有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信字當作事

王上行既如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己

肆殺也　閩案殺當故字之譌毛本正作故

○我將

謂祭五帝之於明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下當脫神字是也

莫適十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十作卜案所改是也

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　毛本祭下衍一字閩本明監本無案此誤補也言帝於文自足南齊書禮志有一字以義添之耳

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同當因字誤是也

雝羊雝牛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正義本作雝牛雝羊周禮羊人疏隋書宇文愷傳引亦如此今考正義其說是也唐石經與正義本不合未詳其所本經注各本箋皆云我享養我享祭之羊牛與唐石經合當是一本也

雄是肥羊雄是肥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非孔氏原本原本作雄牛雄羊前後俱未及盡改是也羊牛字當互換

謂其不疾瘯蠡也　明監本毛本蠡誤瘯閩本不誤○案集韻有瘯字正義以今字易古字耳左傳亦作蠡

○時邁

徧于羣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云云釋文云徧于音遍段玉裁云句屬起祭祀志光武封大山刻石文亦有此四字經言徧則包徧于羣神在內鄭注云偏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鄭以經文前後辭略互見故引之如此正義非是見偏以審擇異中

遺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同相臺本無此三字案山井鼎云古本無後補入考無者是也此釋文遺行也誤入於注而又譌遺作遣遂不可解當是經注各本始附釋文者不加○爲隔故也小字本正如此是其驗矣

國語稱周公之頌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公上浦鏜云脫文字是也

除地曰禪　閩本明監本毛本禪作墠案所改是也

而鳳皇降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凰案所改是也

七十三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二

懷柔百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釋文云懷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段玉裁云當從集注本作濡見詩經小學

高岳岱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岳作嶽案嶽字是也十行本經中皆作嶽字注及正義中多作岳字乃以岳爲嶽之別體字而用之以取省也與說文所謂岳爲古文者全不相涉盧文弨經典釋文考證牽合之殊誤

而明見天之子有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下浦鏜云脫家字是也

○執競

祀武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其心冀成王業未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業下當脫王業二字是也

釋訓文明明斤斤　閩案文當作云

君臣醉飽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此羣臣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又云故知謂羣臣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是其本作羣各本作君皆誤考文古本作羣采正義

穰穰衆多之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貌當作稱

故知謂羣神醉飽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神恐臣誤是也

○思文

黎民俎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俎誤阻

俎讀曰阻　閩本明監本毛本俎阻字互誤按此條可證古本尚書十行本最佳處也古文尚書撰異中辨之

無此疆爾界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界後磨改介案釋文云界音介大是釋文本此字作介也考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

天下也云無此封竟於女之經界者說經爾也經界之界鄭自解義之辭於經中之介云乃大有天下者謂介爲大乃經中之介也正義本亦自不誤故釋文正義初無異說不知者誤認箋中界字爲經中介字乃改經耳此唐石經初刻之誤而各本同之者也李善注魏都賦引韓詩云介界也然則韓詩箋介爲界或相涉而亂耳當據釋文本正之考文古本作介采釋文

白魚躍入于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王案相臺本非也正義引大誓白魚入於王舟尚書之文本如此箋以上句有武王故下不更云王耳考文古本于王並有亦采正義而誤

說文云麰周受來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麰當作來此引說文來字下文不知者誤改之耳

言無此疆爾界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界當作介此因經注本之誤而改正義耳

○臣工

於王之朝無自專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上來朝下云直遙反下皆同謂此箋及下箋諸侯朝周之春二朝字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朝字作廟於義爲是正義本亦是廟字與釋文不同

言汝當祭此民之新田畬田何　〔補〕祭當作奈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奈

耕則必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穫當作獲是也

於久必多銍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艾誤於是也

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裳

定本集注廟字作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廟作庙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恐朝字誤是也

曰在𨽍音莽中爲莫　毛本音莽誤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此正義自爲音之未誤入正文者也○按此則文理不得不作小字者與前有辨

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記恐祀誤是也

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與恐爲誤是

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也當誤倒是屬下句讀

非五行當穀　〔補〕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鎛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鎒乃豆反或作耨又引字詁云鎒古字也今作耨同正義云此云鎒當是其本作耨

高耨注云耨芸田也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田作苗云苗舊作田今依本書改案此當是盧所引與今本不同改之未是小字本所附亦作田也○按當云所以芸田也俗人去俗刪古書所以二字

銍穫鐵也　〔補〕通志堂本盧本穫作獲案穫字是也

穫穗謂之桎　〔補〕通志堂本盧本桎作銍案銍字是也

鎛迫也　〔補〕毛本也作地案所改是也

也本云垂作耨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剛也作世案所改是也

○噫嘻

噫嘻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意嘻下云意本又作噫同正義引噫天寶子是其本作噫唐石經以下之所本也其實意即噫之古字假借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當在孟夏之日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案所改是也

夫報天而主日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夫當作大

郊而後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祈作耕案所改是也

意歎也　〔補〕案此不誤意即噫之古字假借耳毛本改作噫非

噫和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和作勑考文古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噫歎也噫和也是其本作和正義云爲歎以勑之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勑也是其本作勑經注本當出於釋文岳氏古本皆依正義改之

及春官籥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官誤宮案浦鏜云章誤師是也

田畯至典田之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至恐主誤是也

駿發爾私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駿本亦作駿音峻毛云大也鄭云疾也正義本是駿字

發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發發伐也一本無一發字正義云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是正義本與一本同考伐於聲類爲至近故用爲訓詁無取於疊字也當以正義本爲長○按俗有一發字僅字皆謂耕起土也古語作發作伐遂人耦土曰伐人發之曰發故增一發字

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　小字本同相臺本者下衍言字閩本明監本此二十字全脫去毛本初刻同後改有案因上文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複出私田而致誤

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三字誤作二考文古本三字不誤但物觀補遺所載但云三十里無下三字賸更誤矣

主意之讓下也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主當作上

深丈四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六尺誤四尺非也此深二仞七尺曰仞是丈四尺考工匠人鄭注人注及此正義皆有明文浦不考之甚

以百百乘是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百字作自案所改非也

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澮誤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三）

（六五）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〇振鷺上之慎反下音路一名舂鉏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

〔疏〕振鷺八句〇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大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使情來還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啓王室所以特歌頌之〇箋二王至杞宋〇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為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為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後當時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誠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祀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為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為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己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駮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二王後之義也　立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興也振振群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〇處昌慮反

〔疏〕振鷺于飛〇正義曰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絜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倦之者惟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為可愛之極也〇傳振振至之後〇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于飛著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鷺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為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翔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皋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〇箋白鳥至鷺然〇正義曰以此時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也以鷺為之白與客之威儀前云絜白之德即鷺為之客也以上言飛往西雝喻其德京而朝而其客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興喻之中亦有絜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絜白是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〇斁音亦厭也厭於豔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者謂嘗也烝也〇豐芳弓反

〔疏〕豐年七句〇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為烝嘗而序稱為祀祈之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序者異其事以明其等於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〇稌音杜徐又古反廩力錦反又力荏反倉也秭咨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齍盛上音資下音成穗音遂數萬色主反下數億同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皆偏也箋云烝進畀予也〇醴音禮畀必寐反予也注同妣必履反洽胡甲反本或作洽偏音遍予音與

〔疏〕豐年多黍〇正義曰言今為鬼神祀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稌多有稻矣既烝祭之多復有黍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為酒以之為醴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〇傳豐大至曰秭〇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言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齍盛謂穀食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之所藏為齍盛之穗也謂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嘗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褚及米皆在倉廩安以穗鄭於禾稼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為宜故言藏穗也此言藏穗則唯藏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為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廩為倉之總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帝令藏齍盛之委焉紀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為酒為醴以米為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用藉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為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倉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為數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為萬億數故知之也知然若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〇箋豐年大有年〇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為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數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為例耳他經數文不必然也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〇傳皆偏〇正義曰偕訓俱偕也亦偏之義〇箋烝進畀予〇正義曰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瞽音古樂目樂曰瞽朕音直謹反本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大祖治直吏反【疏】有瞽十三句○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時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之樂者以序者緣經之所陳止柷圉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樂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箋云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虡音巨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朄音胤又音玄注皆同鞉字同亦作鞀音桃柷尺叔反圉魚呂反栒荀允反鋸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盲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鞞步兮反椌苦江反楬苦瞎反矇音蒙有目朕而無見也瞭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疏】有瞽有瞽○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縣之虡業為縣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樂其擊此等諸擊皆恭敬和樂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能遠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咸之長令多其成功謂咸於和樂遂入爭道也此樂能成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疑矣周人初改為懸故於皆樂先者懸事於虡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業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懸皆於乃奏之下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傳瞽樂至柷圉○正義曰周禮瞽矇為大師之屬瞭播鞉柷圉簫管皆是瞽為業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卽栒上之版與栒相配為一故通解栒虡之體植者為虡橫者為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畫畫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為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為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為一據栒定其植而業統名為故不言橫曰業也栒業既橫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虡鄭衆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為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虡臺云虡業維縱樅卽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也業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為之故與此二文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則著於栒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懸也畫牙以掛懸故是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狀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者統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習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施牛尾明堂位云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栒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鞞之小者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為一器之類故知應為小鞞也是小田鼓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懸鼓是周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也解此詩特言懸鼓者以大射禮有懸鼓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殺之極鼓也而大射用鞉如鼓而小彼鞉鼓足故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椌也圉楬也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為一故略之言木者明用木為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楬木可知而略之二器皆用木也故鄭讚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樂官籈敔古今字耳○箋瞽矇至作田○正義曰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為瞽矇故連言之解以瞽矇為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以才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又解此無目非瞽而可用者有視瞭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瞭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相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瞽也又設懸以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上應者小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朄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朄朄是應鞞之懸也又解謂為田意朄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箋云既備者懸也皆畢已也乃奏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喤華盲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蒲珍反又必緜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千反餳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也卽餳也音唐遂字又作篴同徒歷反併步頂反【疏】箋簫編至吹之○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餳謂之餦餭或云滑饊凡飴謂之餳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餳者飴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也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箋云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怨過○觀古亂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怨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潛在廉反爾雅作涔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涔魚池小雅作槮時砧反鮪于軌反【疏】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以薦及其祭也詩人述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是獻鮪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且雜冬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

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時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親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爲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兼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雁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爲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之是也書稱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物乘冬先肥氣序既靜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箋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鱣張連反鮪音洧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音里槮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槮槮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又疏廢反又心廢反字林作罧音山沁反義同鮥音洛爾雅云鮥叔鮪鮎乃謙反沈又奴廉反【疏】猗與漆沮○毛以爲可猗嗟而歎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衆之魚有鱣有鮪又有鰷鱨鰋鯉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爲助餘同○傳漆沮至潛槮○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大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總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涔潛古今字○箋鱣大至鰋鮎○正義曰鱣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鰷鰋鮎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鰋郭璞曰今鰋額白魚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箋云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禘大計反大音泰祫戶夾反大祭名也【疏】雝十六句○正義曰雝者禘大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慶孝子受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禘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爲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鄭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文禘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祭法禘嚳而郊稷禘謂祭天圜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圜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祭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爲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爲大祭禮宜小者獨大書禘而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禘稀而祫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冬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事禘言有擧是祫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雖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雖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反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相助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相息亮反注同辟音璧君也注同於鄭如字王音烏【疏】有來雝雝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雖爲國君之尊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盛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彼天子穆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皇考文王其德彼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爲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偏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雖爲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偏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端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芳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爲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廣是實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箋雝雝至歡心○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蓋者之嘗因未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雝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敬而趨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牲者舉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許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弗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假嘉也箋云宣偏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偏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假音暇徐古雅反哲音哲本亦作哲同偏音遍下同知音智【疏】傳假嘉○正義曰釋詁文○箋宣偏至君故○正義曰宣偏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大祖宜爲一代始王故知假哉皇考斥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會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敬又取尊君之稱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

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亂教與故人皆有才智也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燕安

也箋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神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

辟事神不應犯諱當音應亮反應應對之應【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是繁為衆之義故為多也天之監下

作為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

褒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

似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右音祐下同助也大似音泰下音似文王妃【疏】傳烈考至

大姒○正義曰以大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安朕為一也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

文母雖文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祜之多故歸美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見賢遍反下同【疏】載見十四句○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

攝七年而歸政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故擧見廟

以總之案經載見辟王謂始見成王也又言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

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事見昭考為首引耳武王之廟至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

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王位以為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祀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初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

成王即致諸侯助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是廟之正月朝日也於時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時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文異時也要言

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時之祭獨祭墓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

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事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

許音鼓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鑾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反音條　英鞗音條鶬七羊反本亦作鑣同休許料反又許求反注同軾音式【疏】載見辟王○毛

以為諸侯始來朝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以己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述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

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聲鶬又以鞗皮為鑣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鶬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是能自求文

祭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以禮至於祭時伯又事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考留

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事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壽之神乃安此諸侯

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為國君也○鄭以介為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

禮異餘同○傳載始至法度○正義曰載始釋詁文也載始相同故亦為始龍為者旂上畫為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為然無正

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旐是鈴在旂上鞗革有鶬為革之貌言有法度在有鈴之下主為鞗革而言

其意亦兼言旂鈴皆有法也○箋諸侯至盛壯○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

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釋器

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鶬故知鶬金飾貌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連文故為盛壯為　率見昭考以

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

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考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使成王之多福○祜音戶福也朝直遙反下為並同【疏】傳昭

考武王享獻○正義曰見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為武王享獻釋詁文○箋言我至參福○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

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顯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

諸侯為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

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幾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

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即經之皇也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箋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

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俾必爾反本又作俾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祚才故反【疏】箋俾使至之言

○正義曰俾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

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為難曉

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

天子受福故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予成王是解大嘏之意則諸侯既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也俾緝熙

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以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

案特牲少牢皆祝嘏以福慶主人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之禮亡之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

侯不然書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為大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見也○有客二王之後為客也見賢遍反注同

飭反又【疏】有客十二句○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祖廟之歌也謂周作黜殷闕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

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制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以得

人即為王者之賓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以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得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箋成王至而見○正義曰自余微子以上皆書序之

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子爵也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彼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微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

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遂使就命史但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改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

以經言亦白其馬數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督援驚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

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舊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而奠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俱朝王音敦琢者以賓美之故王言之〇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陟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數色角反又音角雜也匡疏有客〇毛以為微子來朝京師周人自其所愛故述則而歎之言有客有客今承先代之客亦白其馬又其來則有萋萋然有威儀且且然能敬慎其從者又盡心力於其事又有敦琢之臣其旅眾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箋云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〇縶陟立反絆音半疏傳一宿至曰信〇正義曰釋訓云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〇箋周之至殷勤〇正義曰微子為客可以去矣而留之是宿信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〇餞音踐樂音洛疏傳言追至左右〇正義曰言其欲得留易故云十日不過九日四時以四為限四聘以禮從而知之禮記曰致邦國之聘者以朝聘之禮正其以禮其國上下以為限以聘禮之日四聘以十日為限禮記曰大饗不聘非四而稱十日正以十日為限故云十日為限也大禮曰致饗而後聘既致饗則旬而稍聘之外為稍月終為稍其久留非常也如鄭此言似如諸侯之朝鄭玄之禮其致饗也然則此十日之後每旬而一稍稍而供其饗秋亦以知非一旬王致饗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供其饗秋亦以非一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饗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十日明非一旬而供但鄭以

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〇箋追送至無已〇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王稱始也左右之以追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王稱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追久於是始言餞送之無已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父母之厚餞之無已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〇易以豉反下同疏傳淫大威則〇正義曰淫大釋詁文威則釋言文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〇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大如字餘音泰注同疏武七句〇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〇箋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也注云禮器云周公作樂周之所為舞也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箋云皇君烈業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〇於音烏注同疏於皇至之功〇正義曰於乎美哉君哉武王也無強乎維其克商之功業可謂強者也由其能致此功故言武王受其大業而行之有文德者文王之子孫受天命而致太平故能殷家開此聖世人之基業而王其天下武王嗣其大功而受之愛之殷家爾受其禪而致此功以言文王之大業武王受之而伐紂定天下安天下定武王嗣其大功而受之殷家紂以為暴也敬此業以為天下之主故作此樂而以為此人歌之〇鄭以下三句為異言嗣武王之子孫〇箋以皇武至暴亂之君是是為殷君〇箋以暴為此正義曰釋詁文君之道故曰皇君釋詁文烈業文王能開子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劉殺耆致也箋云嗣子也武王受之武王之業也以之勝殷之暴止天下之殺人者毛音指致也鄭音嗜老也〇耆之二反毛以老為致字林云耆老也左傳云耆功正義曰至定〇傳劉殺耆致〇正義曰劉殺釋詁文耆致也言致文解耆者以釋詁文為老以致解之者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云者定爾功〇正義曰以其武王既受之於文王此武王即云止書言文定天下遏止〇箋嗣子至之暴〇正義曰嗣子釋詁文以遏為止武王受之武王既定天下曲禮文王五年之年文王受命六十

文王之業也其言勝殷是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獨紂身也多之解謂紂時諸侯亦化紂暴虐也故以為止人殺人者鄭云殺人者謂天下所有害人之屬今必世而後仁不謂自己被誅此等亦皆以此故得止殺人者也謂殷已誅之後而止復刑殺也殺人之意非止紂一人故刑罰措而不用也此乃是天下之定命也此爲伐紂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沒其時枉殺人者非止紂也多誅方之文云年始至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伐紂是待須暇五年王嗣天位以降以聖念作狂是以知念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冏可念聽是使天須殷五年使於之書之言是非其事也五年須殷之子孫注云天之待紂五年欲使之改其如此者以為紂之暴未能不至於此其事也其終天下亦順天而伐之此亦是武王須暇之意以為殷之須暇紂為殷紂故亦可待天變而伐之云克念作聖殷王者須暇紂之子孫者殺紂歎之言耳易傳者以武王能老之乃定功不得已而取天下是其美之深故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〇朝直遙反注同 疏閔予小子十一句〇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謂周公居攝之時謂此篇亦明年已除服始即政朝廟早晚毛無其事之說毛以此成王嗣父之時已云周公且政此歌朝廟之事言可以致政朝於宗廟以朝為朝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攝王致政以王宗為朝周公成王嗣位始欲朝風

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將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一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勗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爲類稱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事時昭考皆以武王爲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爲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爲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以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箋嗣王至朝於廟○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由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稱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爲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閔病造爲疚病也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遭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嬛其傾反崔本作煢疚本又作疢音救【疏】閔予小子○毛以爲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困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爲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己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爲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使世法之能爲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行父業是能孝也嘉考以念慕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蚤早起夜臥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上言將不敢懈倦也於予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之○鄭以爲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爲異餘同○傳閔病至疾病○正義曰閔病疾病皆釋詁文造爲釋言文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造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爲謂家事無人爲之賴周公爲之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進述此事爲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爲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箋閔悼至之中○正義曰閔者哀閔之辭故爲悼傷之言有所造爲終必成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己身孤特故云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爲病於文太重使敍云傳以閔爲病以進訓爲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爲長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庭直也箋云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上時掌反又如字孝行下孟反○【疏】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箋茲此至私枉○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故以陟降爲上下也武王身爲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爲王其無人得在其上故爲上以直道事天爲君所以牧民故爲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即不私枉之謂故云直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緒也箋云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解音懈【疏】傳序緒○正義曰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爲緒○箋敬慎至不忘○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總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謀者謀政事也【疏】訪落十二句○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爲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惟不能遵其道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謀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女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艾五蓋反徐音刈判普半反渙音奐【疏】訪予落止○毛以爲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爲之王又嘆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數我去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己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鄭唯以繼猶判渙謂繼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餘同○傳訪謀至渙散○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爲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爲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昭明至收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爲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爲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猶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答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事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故其與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己不能行分張散失之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之以助己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己不堪繼續故易之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箋云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實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衆未平者○難如字協韻乃旦反任音壬下二篇注皆同長張丈反【疏】箋多衆至未平者○正義曰多衆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毖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毖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爲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著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爲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己得臣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爲未堪也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許糾反【疏】箋紹繼至之位○正義曰紹繼釋詁文以大夫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是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爲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猶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顯爵以功顯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爲

安明爲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美其道如是己欲謀而行之故以此事告羣臣令爲己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一本無之字【疏】敬之十二句○正義曰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時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謂視近在此也○易鄭音亦王以豉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時掌反【疏】敬之敬之○毛以爲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敬其事而行之天之爲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哉王無待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爲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臨照四方日日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爲遠也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之言己心不能達之將欲以漸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使光明之人謂賢中之實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唯佛時仔肩一句別義異在箋○傳顯見士事○正義曰顯見詁文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爲事之義也○箋顯光至在此○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睹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不變易言不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勿以天爲高遠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之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日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驗者言之定本注云無謂天高又高在上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佛毛符弗反鄭音弼仔音玆毛云仔肩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肩古賢反德行下孟反注同漫子鵗反道音導【疏】傳小子至肩克○正義曰上二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爲行也以光之服耀所及廣遠故以光爲廣佛之爲大其義末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勝與之爲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箋緝熙至之志○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爲光明鄭讀佛爲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己題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漫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己不達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爲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己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與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爲疑惑者成王本欲身自爲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爲主人臣而代天子續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爲讒慝所感故致疑也周公不爲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爲臣事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振鷺

宋爲殷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宋當未字誤是也

士與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誤禮下同是也

無厭倦之者　閩本明監本倦作射毛本初刻同剜改作倦案所改是也

前云絜白之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前作所案所改是也

○豐年

數億至億曰秭　小字本相臺本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考伐檀箋莢傳億字毛用今數則此傳自亦是今數當以正義本爲長

以洽百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洽本或作洽案載芟正義云實之初是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是正義本此作洽與彼二經同也彼二經箋皆云洽合也此無箋者從可知而省洽讀有合義而其字非此之用當以正義本爲長

○有瞽

而合乎祖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而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正義云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考箋序云禘太祖也鄭云太祖謂文王若此序先云太祖不容鄭不解之正義以彼注云謂文王者傳合於此非也當以釋文定本集注爲長

告神以知善否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善作和案所改是也正義云以觀其和否是其證

或曰畫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或曰畫之謂旣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設玉飾云或曰畫作以白字之誤也說文業下云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正用此傳

鞉鞉鼓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鞉字誤小案正義云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言如鼓而小卽不得云小鼓矣釋文鞉下云鞉鞉鼓也通志堂本亦誤改作小

職播鞉柷圉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職下剜添鞉字案所補是也

業卽栒上之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板誤柷是也

加於大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施形近之譌

以掛縣紘　閩本明監本毛本紘作紞案皆誤也當作紘

宜掛縣紘者紞謂縣之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紘誤紞案下紞字亦紘之誤山井鼎云案禮記注作紘爲是是也

飾轉多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禮注轉作疇是也

夏后氏之足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鼓足誤倒非也足鼓在商頌傳不畫依明堂位耳亦見廣雅

中有推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推作椎案所改是也下同

所以止鼓之謂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所以鼓之以止樂之誤是也爾雅疏郭取此正作所以鼓之以止樂可證

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鋙誤敔考爾雅疏浦校是也

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予誤天子案下正義引小師注云今大予樂官有之不誤東都賦曰正予樂字皆注引東觀漢記大予樂是也山井鼎據誤本後漢書欲改爲大子非又見爾雅疏

如今賣餳者所吹也　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餳作錫閩本明監本同案餳字是也見六經正誤正義中字同釋文亦誤錫

管如篴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篴字又作笛正義引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是其本作笛字故引彼注之篴爲笛也

張皇反　[illegible]通志堂本同盧本反作也云舊作反今從宋本案正義引方言云餳謂之餦餭是張皇卽餦餭之別名也字是也小字本所附亦作反非

餭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餭作餳案所改是也

長多其成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上有永長也觀多五字考釋文永觀下云注同當是其本有觀多之訓考文古本采而爲之耳

○潛

謂周公成王太平時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平下剜入之字案所補是也

乃命魚師始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漁誤魚是也此與下矢魚互易之誤耳

公矢漁於棠　閩本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也此誤與上互易

潛糝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糝作槮案釋文云槮也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作米旁參小爾雅云罧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音霜甚反又疏廢反正義云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考正義所謂諸家本者卽釋文所謂舊詩傳也爾雅釋文亦云爾雅舊文幷詩傳並米旁作是槮字時郭璞所改不可輒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槮糝也　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糝作槮云槮字舊譌從米旁今改正案所改是也

傳漆沮至潛糝　閩本明監本毛本糝誤槮案此不知正義本作糝而以釋文槮字改之也

○雝

神明安慶孝子愛子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慶作愛毛本初刻同後剜去子上愛字案十行本孝至也剜添者二字是慶愛二字皆當衍神明安孝子五字爲一句

蓋此明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明作時案所改是也

反探得之後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反作及案所改是也

和敬實者之嘗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嘗作常案所改是也

嘉哉皇考序文王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皇作君案君字是也正義云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又云故知嘉哉君考序文王也是其證閔予小子及訪落皆經言皇考箋言君考也

下音似通志堂本音似作同似釋文校勘記云盧本同似作音似云舊下同似今從宋本正案考此宋本謂十行本所附也小字本相臺本所附亦是音似○按舊校非也下同似不誤古似字雖或作似如潛夫論及漢碑可證此當是鄭箋作大似故釋云下同似宋本所附非妄改也大明思齊作大似則不爲音

○載見

鞗革有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鶬七羊反本亦作鎗同正義本是鎗字

曰求其章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

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顯案所改是也

以助考壽之福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考壽作壽考案正義云以助壽考之福壽考是也福壽考壽字兩見依飾正義亦壽考之誤

恩成王之多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恩下有使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下浦鏜云脫古字是也

○有客

駮而美之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駮作駁案駁字乃是假字食虎豹之獸本當作駮取馬色不純之意此後人輒用駁字

既致饗則餉而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餼誤餉是也

箋云既有大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大下補法字不知據何本也今考此采正義云既有大法則矣而爲之耳非有本也

○武

注云非樂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非作作案所改是也

須暇湯之子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湯衍字是也盧矣正義引作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此當作暇者以破引之

○閔予小子

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命疑合字譌是也

閔悼傷之言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閔予小子下云鄭云閔悼傷之言正義云可悼傷乎又云故爲悼傷之言標起止云箋閔悼傷之言二本不同也

以道有此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道字當在此字下錯誤耳

信無私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言無私枉是信字當言字之誤也考文古本作言采正義

言不敢懈倦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懈作解案解字是也

○訪落

嗣王謀於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朝後改廟案初刻誤也

女扶將我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女作汝案汝字是也正義云汝若將我就之可說考文古本作汝采正義

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心案心字是也山井鼎云古本後人旁記云必疑本作心

○敬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之字正義云敬之十二句是其本有

無謂天高又高在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注云無謂天高又高在上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定本仍作高高無又字故正義用注以目之

日月瞻視近在此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又云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是月字乃涉上而誤耳今閩本以下並正義中盡改爲日月誤之甚矣考文古本作日采正義

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天字當作无形近之譌十行本每書無作无當時以爲別體字也

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漸作浸釋文云浸也子鴆反考文古本作浸山井鼎云浸恐作浸誤采釋文正義也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毖，嗣王求助也。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為政以救患難○毖音秘難乃旦反下文難皆同

[疏]小毖八句○正義曰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之後事於此詩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箋毖慎至患難○正義曰毖慎釋詁文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毖慎出於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之辭而來也言早輔助者以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毖慎也荓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周公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懲直升反韓詩云懲苦也荓普經反又音并蜂字又作蠭摩莫何反曳以制反螫音釋毒也譎音決誑九況反女音汝[疏]予其至辛螫○毛以為成王言我其懲創於往時而慎彼後患患難將及女無敢我摩曳女若摩曳於我是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以我年幼未堪多難故嘗被管蔡之謗諸侯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創而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懲止於患難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傷辛苦以此故求助也○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意小異言己所以創於往時以往始之時信管蔡之言為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大難故使周公攝然而飛雖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多難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傳荓蜂至辛螫○正義曰荓蜂摩曳釋訓文○箋懲艾至刑誅○正義曰懲艾釋詁文言自求辛苦毒螫之害以蜂有毒螫故言之也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肇始允信也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言為小鳥爾後乃大叛逆○桃蟲鷦鷯小鳥也拚芳煩反又音翻鷦子消反鷯音遼[疏]傳桃蟲至大者○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璞曰鷦鷯桃雀也俗呼為巧婦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雕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也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我又未任統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辛苦之甚又集於蓼言辛苦也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國家多難之事而會見於辛苦言又者又蓼言會于辛苦之事謂遭三監及淮夷之難○蓼音了[疏]箋集會至之難○正義曰集會釋言文又言會于辛苦遭三監及淮夷之難者以此述成王之意嘗遭之故云會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芟所銜反籍在亦反下同[疏]載芟三十一句○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而云春籍田而祈社稷者本其禮事之所由也由其春耕籍田而祈社稷故致此豐年也而言祈社稷者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社稷之祭在於仲春其籍田之禮在孟春以二月祈社稷者春時之事故連言之俱是為祈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王之籍田也○箋籍田至百畝○正義曰天官甸師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注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而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者祭義文彼云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是也此言甸師則所云其屬三百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者是也其一耕者王一推而公三推卿大夫九推而庶人終畝以王之所推數少庶人耕者眾故云終畝也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為王一耕以終千畝故云庶人終畝王推三十人耳亦宜十人各推之數則無文國語云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於千畝是庶人終之也云籍田甸師氏所掌者天官甸師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鄭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借此庶人之力耕此千畝以甸師之徒三百也

云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藉曾當王親爲之但以聽政治民自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爲稱而鄭以爲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簿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藉爲典法此藉田出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紀爲名者以事載典籍卽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故以贊見親耕之言卽云天子得假借藉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爲此藉田者民之衆以衆爲本五禮之事唯祭爲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必用己力所以盡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齍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親耕藉田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力也。以，用也。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以謂閑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彊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〇柞，側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注同。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口反。耘音云，本又作芸，除草也。畛，之忍反，又音眞。彊，其良反，有餘力也。埸音亦。長，丁丈反，下同。渟，古定反。閒音閑。傭音容。賃，女鴆反。烝音蒸。解音蟹。

【疏】載芟載柞〇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民之所耘，而求殺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耕，以所下田之草，始芟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澤澤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作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爲主之家長，維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彊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同作勞，有敬然而家人來饋之，卽其婦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爲苦，乃繒已爲勞，恩逆而縮其行饋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將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以雜其百穀之種，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達土以射出其苗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緜緜然用其力麃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穫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禮熟而此在上，我而取此之民以爲三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進于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禮之禮，而爲祭祀，此所爲之酒醴甚飶然其氣香者，用之以祭祀，爲鬼神所饗，爲從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旣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偁祥之應事來至而先來也，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此之時〇鄭以載爲始，纖纖然入地而留殺其萁於朝歃之中，又以柔祖妣爲祭祀之禮以事宗，嫺以洽百禮，爲饗燕之權以待賓客，旣言二禮，又反而中之，當此所爲之酒獻，育穀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兼實所悅，錫我孫之與光榮也。育如然之香饗，用之以祭祀鬼神，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爲辭，以疑爲古，餘同。〇傳除草至以用〇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埸。信南山云：疆埸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小，宜與諸子爲類也。今故中兼之，故訓家也，謂幼者之衆，卽季幼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子弟也。此子弟彊成人，此耕芸者若之，徙類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彊謂力能兼人，故云彊強力也。以者傭賃之人，

以意驅用，故云用也。〇箋載始至當種〇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爲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據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彊有餘力，謂其人彊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彊予任民，任地官遂人之職，彼注云：彊予，民有餘力復予之田，民言之以彊有餘力，役民作往，云以攀民言任異外內也。然則有民是一，故以民之以，謂閑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閑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之以民之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此力隨主人所使東西，故云能東西之曰以也。傳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左右東西也，主徒人難爲師從，任其東西，故引之以經此左右之世，世而得左右。民者人之才度智能不同，各有所任，太平之世，人盡其用，列於九職之是才難處，太平之世必自有人不能，故有此立得有爲之人也。所云之事，云凡民之所以有强，上土氣烝達者，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地氣上出耕之，故上土解散，之事云。行然後耕，故經之澤澤，釋訓云：千耦千耦，耕也。千耦者爲二千人，解耦一千耦，必二人也。言千耦一千耦之作者，含彊衆行，雖俱作，言耕之時也，釋言之意，言千千作者。謂可見矣，其陰陽和，得同時之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則事已當種也。舊言其所往，已任往之以，合時之功言新也。已蝕了下欲耕經，而之便〇。

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嗿，衆貌。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〇嗿，他感反。饁，于輒反。媚，眉冀反。饟，式亮反。【疏】傳嗿衆貌至子弟〇正義曰：以嗿者，衆之貌，故知衆貌也。子弟者，婦是而行不在之耕人，芸七月中云，同是我婦子，饁彼南畝，子卽士也。故依其士之子弟。婦子者，士之鄉，婦之子，此婦之子，即男子之士也。多經故知嗿爲衆貌，以士目其來饁之人，依至自若〇正義曰：箋以饁爲饋也，依之愛，媚爲愛，依故知依亦愛也。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略，利也。箋云：俶載當作熾菑。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略，利也。箋云：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既耕而種之，言其農人之耕，以利耜熾菑而種其種子，含生氣，故使大夫亦播種之也。〇略，力灼反。好，呼報反。俶，尺叔反。載，毛如字，鄭作菑，側其反。函，胡南反，下同。〇熾，尺志反。菑，側其反。〇箋播猶至生氣〇正義曰：播種者，人之口含之，故釋詁曰：播，種也。實爲種子，內含生氣，故爲生也。此皆利之意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達，射也。有厭，其傑也。箋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緜緜，麃也。箋云：其苗生也，達射也，以苗生地而出，故云射也。釋訓云：緜緜，麃也。〇驛音亦。射，食亦反。厭，於鹽反，又於豔反。麃，表驕反。〇傳達射至麃耘〇正義曰：釋訓云：驛驛，生也。此是苗生之貌，故驛驛言之也。苗生，則長其節，苗之長者，謂其苗之等，故知有厭其傑，傑特也。厭厭，齊等之貌，其苗先長者，謂苗之特出者也。苗既長而茂，盛等者，二其傑長，明其時之茂者之皆同其特也。以，傳之故，釋言云：芸，除草也。緜緜，除草之貌，故爲麃耘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濟濟，難也。箋云：穫，刈也。言衆多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〇穫，戶郭反。秭，咨履反。積，子賜反。〇箋濟濟至之數〇正義曰：釋訓云：濟濟，止也。以濟濟爲難進，故訓爲難。穫者，所以收穫之也。又以容止不能速進之義，故以濟濟爲難也。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烝，進。畀，予也。洽，合也。箋云：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〇烝，之承反。畀，必二反。洽，戶夾反。〇箋進予至之屬〇正義曰：此經總言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飶有椒以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為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射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讓故箋不為饒則與烝畀祖妣共為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為饗燕之禮觀文與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有飶其香　邦家之光

飶芬香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飶蒲即反芬芳也說文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同一音蒲必反注同

［疏］傳飶芬香○正義曰飶香之氣故為芬香也○箋芬香至榮譽○正義曰箋以此充下句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於賓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為辭無饗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故知此為饗燕下為祭祀以饗燕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遂家有榮譽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有椒其馨　胡考之寧

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右○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肅云椒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飶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俶俶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

［疏］傳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飶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曰雖及胡耇周書諡法保民耆艾曰胡胡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耇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

匪且有且　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且此也振自也箋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將懷行禮與才穰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見賢遍反

［疏］傳且此振自○正義曰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時○正義曰箋以自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振亦古也以上祭祀饗二事此事上文故云饗燕祭祀實言饗燕祭祀謂為之得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數待神人祭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矣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為徵應者也以其分為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為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嘉慶自天為之事為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今時矣此太平之主能重於農業備此福慶故歌之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耜音似田器也

［疏］良耜二十三句○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穫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畟畟良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

畟畟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以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畟楚側反爾雅云畟畟耜也郭云言嚴利也耜食耜反

［疏］畟畟良耜○毛以為農人以畟畟然利刃之耜始于南畝而耕之播其百衆之穀其實皆含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茂人事而耕芸之之於具有來視汝之饋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圜筥其所盛以饟者維是黍此既鋤到田見其農夫所載之笠維斜然其田器之鏄以此迫而刺地以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之挃挃然為聲既穫乃積聚之栗栗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墉其比迫如櫛之相次既積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滿而多穀栗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犉牡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續其先祖復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饗人又求長善同會以續古昔之人宗其常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以載為識事為異餘同○傳畟畟猶測測○正義曰以畟畟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為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或來瞻女　載筐及筥　其饟伊黍　其笠伊糾　其鎛斯趙　以薅荼蓼

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云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筐丘方反筥紀呂反饟式亮反笠音立糾居黝反又其皎反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了反又徒少反薅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茠引此以茠荼蓼荼蓼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下同臧音成去起呂反

［疏］傳笠所至水草○正義曰笠之為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鎛一鎛則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為刺釋草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言水陸穢草○箋瞻視至勤苦○正義曰瞻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為饁者故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之下鄭云饟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鎛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去荼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鎛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

荼蓼朽止　黍稷茂止　穫之挃挃　積之栗栗　其崇如墉　其比如櫛　以開百室

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箋云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朽虛有反櫛也挃珍栗反積子賜反比毗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酺音蒲又音步醵其據反又其略反合錢飲酒也

［疏］傳挃挃至墉城○正義曰釋訓云挃挃穫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孫炎曰挃挃穫聲也皆取此為說也城之與墉俱得為牆但此比高大故為城○箋百室至之歡○正義曰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是鄭以鄉遂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作者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為聚屬獨以百室為親親之義由百室也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酺合醵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酇之田為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彼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禡步則未知此世所云族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為鄉飲彼雖以酺步為疑而以酺為正故此以酺言之螟蝝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為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酢此合醵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云合錢飲酒為醵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醵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為醵飲酒禮記自有醵禮不云醵是族法鄭知祭醵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即云春

秋祭醻亦如之是於蜡醻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為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醻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醻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無之法故蓋以為同族之禮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云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嗇也○犉如純反本亦作犉捄音求又音俅下同

【疏】傳黃牛至往事○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以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犉取此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色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宗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以以續續嗣訓為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傳云牛者三牲之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訓為嗣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為嗣前歲續往歲之事非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如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往也○箋捄角至司嗇○正義曰此有捄其角與兕觥其觩角弓其觩觩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觩是婦子所為此言寧止遠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饁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稷社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己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繹絲衣繹祭之服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融餘戎反徐音作肜音同

【疏】絲衣九句○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此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為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為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久竄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者是後人著之人則鄭宜除去之以此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箋繹又至之肜○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為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卿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為賓尊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立名謂之為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肜者因繹又祭送形繹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肜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紑孚浮反絲孚不反又音培又音弗戴如字又音載同弁皮變反俅音求恭慎也說文作俅同鼐乃代反郭音乃鼎音茲絲音災郭音子說文字音茲塾音熟門側堂也或音乃或音乃亡歷反本亦作鼒圜音圓弇古奄字

【疏】絲衣其紑○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與始以見衆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絜然而鮮絜在首載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俅俅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至牛所以告肥充又視舉其鼎及鼐鼎之冪而告此鼎之絜矣祭之初使卑者行事術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尚敖謂其繁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慢得壽考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書於神明是得此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福故將得福故笑而歌之○傳絲衣至之壽○正義曰此述祭事之事故知絲衣為之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絲為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然云絲衣也絲衣與紑共文故為絜鮮貌也載弁之人戴弁也戴弁者俅俅謂休求人貌故為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其禮器曰為祊乎外注云祊之禮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為繹必在門故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鼐此經自堂徂基徂言所往之處不言所從之處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及鼒不言自徂蓋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鼐為韻故變其文也○箋載猶至之弁○正義曰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冠弁載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之服之祭也又解天子之朝服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使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饋食禮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稱告絜彼先視濯豆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鼐次鄭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illegible]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illegible]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illegible]時純熙矣，[illegible]是用大介。[illegible]

我龍受之。[illegible]蹻蹻王之造。[illegible]載用有嗣，[illegible]實維爾公允師。[illegible]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illegible]

鄭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言依郊祀爲之是用歆陽事類之說爲義也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禱故而祭之不必是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遣故知以類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歆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禡其所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鄭當以后稷也禱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者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爲禡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婁豐年

箋云綏安也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婁力住反亟欺冀反數也下同

疏 綏萬邦○毛以爲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无飢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爲善不倦故爲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補成就先王之業遂爲天下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觀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代之○鄭唯下二句爲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之大明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暴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餘同○箋綏安至陽和○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又云亟婁疾也同訓爲疾是屢得爲亟也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則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唐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法以殷之與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无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萬國諸侯其大數此文應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士事也箋云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解音懈注同

疏 箋天命至天下○正義曰以天命匪解爲下文總之克定厥家是天子之事故知天命以爲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衆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爲任而行之不解言其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齊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間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於音烏注同間間廁之間注同

疏 傳間代○正義曰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箋于曰至代之○正義曰于曰皇君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代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代紂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賚來代反與也餘又音來

疏 賚六句○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勅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說劍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箋大封至有功者○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爲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必杞宋至廟而已大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爵賚孫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蓋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敷音孚繹音亦徧音遍下篇同

疏 文王既勤止○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心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獨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雖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己陳行文王之道勑諸臣亦使陳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傳勤勞應當繹陳○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敷猶至天下○正義曰敷訓爲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爲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時周之命於繹思

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勸之○於鄭如字王音于況反又如字下篇同

疏 箋勞心至勸之○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息者故知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爲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勑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承爲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樂也○般薄寒反注同守手又反般樂也音洛嶽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

疏 般七句○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上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喬嶽翕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鄭注本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遍遠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四瀆者五岳之四故周禮岳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爲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其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

高山四嶽也山山之嶞小者也翕合也箋云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墮狹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者合爲一○於音烏注同嶞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墮嶠嶽上音猶下音岳翕許及反

疏 於皇時周○毛以爲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嶞嶞然之小山與高而長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爲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爲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

〇鄭唯以皇爲君襄爲衆爲異餘同〇傳高山至小爲合〇正義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嶞山對高山爲小故知山之小者墮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无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爲合釋詁文〇箋皇君至爲一〇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爲君岳是則邦輔爲天子也巡守之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與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嶽山嶠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圖次序祭之此卽望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猶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大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今與小山爲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案山圖耳而祭一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迴爲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敢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謂沓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者合之爲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數爲九河數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陸分而爲九至下又合爲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處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大史者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大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深而簡大也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曰絜苦也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爲津故曰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鬲三河之名以下以鬲究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南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鉤盤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爲縣屬平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爲縣以爲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辨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分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及爲九故鬭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河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從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言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審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求知并從何者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〇裒蒲侯反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〇傳裒聚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〇桉集注本有是桉三家之本因有故解之〇正義曰釋詁文〇箋裒衆至而王〇正義曰釋詁云裒聚也俱訓爲聚是裒得爲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爲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爲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者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祭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爲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毖

然而頌之大列之譌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列作例案所改非也列當作判形近之譌

翻飛維鳥而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經作拚非也翻字出箋鄭意以拚爲翻之假借故於訓釋中更改其字
而正義倣之耳

而毖後患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毖下旁添彼字案正義云故慎彼在後當是自爲文耳非其本更有彼字也用之添者誤

自求辛螫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螫作蠚案蠚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蠚式亦反是其證

蜂本又作峯　閩本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峯作蠭案蠭字誤改也小字本所附亦作峯但峯亦譌字作夆爲是集韻三鍾載夆蜂二形云爾
雅毒夆蠚蟲也或作蜂可證

摩尺制反　閩本通志堂本盧本同釋文校勘云案摩非也考爾雅釋文云掣本或作摩同充世反說文云引而縱之依此是於說文爲瘳字集韻
十三祭所載掣瘳二字下皆無摩

予其懲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八句二字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而字上屬爲是是也正義讀而斷句釋文以懲而作音

莫復於我掣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摩正義作掣摩掣古今字易而說之也標起止乃作摩釋文云摩本又作掣非正義本
也今爾雅作掣考文古本注作掣者采釋文正義耳○案掣本作摩見說文說文無掣字也作摩更非

後遂舉兵誅叛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誅當作謀形近之譌

以蓼辛之辛苦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恐似誤是也

此二家以蛘蜂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蛘作荓案所改是也

爲掣曳爲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善疑惡字誤非也王肅孫毓掣曳爲善與鄭掣曳正相反正義上有明文浦不考
之甚

便說邪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使誤便是也

或曰鷦皆惡聲之鳥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鷦皆惡鳥也云云考鳥之單名鷦者鷦也單名鷦者梟也皆
與桃蟲一物此箋當本作或曰鷦皆惡鳥也合爾雅方言廣雅陸機疏觀之可得其證○案當作或曰鴟鴞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
曰鷹鷂與鷹正一類二注正同耳此取小鳥化大鳥之義無取惡聲之義蓋有鷂誤爲鷦鷂之本而淺人乃妄增皆惡聲之鳥五字耳鷂惡聲之鳥見毛傳
題肩非惡聲也皆校云當作或曰鷦鷯甚誤鷦鷯古說即桃蟲非桃蟲所變化也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衍字是也此涉下所引注而誤

鷦鷯亡消反桃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消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也

俱毛以周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俱恐但誤是也

始得周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借

○載芟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籍作耤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說文作耤者爲正字諸書作籍者爲假借字或又用藉字
爲之故此正義引應氏漢書注以典籍爲說也當是正義本字從竹十行本字多作籍依正義也經注本字作耤依石經也餘同此

周語說耕籍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當云字誤是也

王耕一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墢誤發非也發古墢字正義所引國語自如此不與今本同也

甸師下士一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一是也

徒二百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漢書孝文元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元是也

率天下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漢書率作爲非也正義所引漢書自如此耳

畛埸也　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埸誤場案釋文云易本又作埸音亦正義本字作埸皆可證

強強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強皆作彊案強字誤也下及正義中同寫者以強爲彊之別體字而亂之耳

維強力之兼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士案士字是也

爲鬼神所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𨠖當饗字誤是也

隰指連形而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連作地案皆誤也當作田

又解之以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之字當作云形近之譌

自有不能有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有字作存案所改是也

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及當又字誤是

饁饋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以饁饋饟也作音可證正義云饁饋釋詁文是其本無饟字考爾雅饟字在饋字上甫田箋
取彼成文併解經之饁饟二字七月傳云饁饋也此箋與之同下文云婦子來饋饟其饟人於田野乃取饟字以足句耳非此句中先有饟字也當以正
義本爲長

孫炎曰土野之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饁案所改是也七月正義作饁可證

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地墳字耳

謂苗生達也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也字作厭案此誤改耳上也字當作地墳也字句絕
厭者下屬乃說經有厭之文不得重厭字

郭璞曰芸不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案爾雅注作芸釋精并也正義所引自如此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釋訓無容字并也容字正義增之不依本書耳文王正義所引亦
有可證

箋云柔進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本上有傳標起止云傳百僅言多正義云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有椒其馨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椒子消反餘子料反又云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云云正義本是俶字與釋文本同考釋文有云無故改字爲俶當是毛氏詩舊本無作俶者特始於沈重改之耳故釋文正義唐石經皆不從也

傳二十三年左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乃古古而如此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上古字作自案小字本誤

○良耜

秋報社稷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有冬字者非正義云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以續接其往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歲當事字誤是也

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薅去荼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依此是正義本事當作草無言閔其勤苦五字也

古書醻爲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誤古是也

如彎縈云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彎作攣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縈恐縈誤是

乃命國家醵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家當衍文是也

後求有豐年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後作復考文古本同案復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求有良司稷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司嗇是其本作嗇字

用勦生毛之閩本明監本生作牛毛本初刻同後剜作生案所改是也

牛角以黑而用黃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角當牛字誤是也

亦一事故因其異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藏下緇衣之山井鼎云宋板故作也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絲衣

爾謂之彤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融餘戎反尚書作彤音同依此是鄭此注本用融字今正義中字皆作彤標起止亦作彤之形字其本作彤與釋文本不同也爾雅亦作彤

字書作繹通志堂本同盧本作繹云舊作繹今改正

今其天下立靈星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令二字誤倒是也

仲遂于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于上衍入卒字案所補是也

遂形繹天閩本明監本毛本形作肜案皆誤也當作取

乃舉鼎冪告絜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舉冪作音是其本無鼎字正義云是舉冪告絜也其本亦當無鼎字有者衍人以正義所引
統經文添之耳

士冠禮有爵弁服紂衣閩本明監本毛本紂作絨案皆誤也當作純

視滌濯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滌作滌案所改是也

次視牲文舉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鼎當作冪

不吳不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吳譁也正義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云不吳舊如字以娛樂正義
本作娛釋文定本作吳也群正義之意因傳云吳譁也而以之以娛樂譁又
例以娛毛不破字故定經文從吳也其實經字與毛本所以娛樂本經毛傳
經文從本是吳字釋文云吳大言也義與譁合當以釋文本爲是處之說
乃依中說所引改爲虞誤也

說文作吳吳大言也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二吳字作吳案所改是也

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通志堂本盧本吳作吳案所改是也

傳吳譁考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吳當作娛

皆言飲美皆思自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飲下浦鏜云脫酒字是也

○酌

酌九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八誤九[illegible]賓禮謂之篇[illegible]何文所爲[illegible]何書所謂[illegible]

酌是武樂所爲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嘗文誤云[illegible]

酌本傳作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勺當作勺[illegible]

酌之爲三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酌[illegible]

傳公十〇正義曰釋詁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十下[illegible]案山井鼎云十當作[illegible]

○桓

桓武志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以[illegible]桓者誤武之志云云是正義本[illegible]

覆正於南郊祭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當作[illegible]

以記文不古書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illegible]

是人不無時往南郊祭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illegible]

婁豐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婁作屢案屢字[illegible]
謂也正義中字作屢當是易爲今字耳餘經依此[illegible]

爲文作屢者皆爲字之假借唐石經鑄見屢字者非屢乃俗字耳今杜預集解本亦宣十二年傳所引此經亦作屢非左氏之舊矣

卽玉帛者萬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卽作就是也

○賚

○般

般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崔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正義云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是正義本爲序文與集注同也考此序解以般樂也與桓序云桓武志也賚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爲一例當以集注正義本爲是唐石經序末無此三字出於釋文定本而經注各本之所祖也

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墮作嶞案相臺本是也正義云有嶞嶞然之小山是嶞嶞疊經字不容下一字作墮也釋文云字又作墮考說文山部云嶞山之嶞嶞者乃用此傳文則作嶞爲正矣十行本正義中字多作嶞唯故云知山之小者墮墮然一處作墮或正義本是墮字後依經注本改之而未盡也明監本毛本幷改作墮閩本此與十行本同而上下文又改嶞爲墮

東至於底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底誤底是也

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盤李本作股以爾雅釋文考之是也但此當是正義涉孫郭本而誤非其字有誤也

以爲古記九河之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說誤記非也正義引漢志如此

時周之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據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今考正義釋文所說自得其實經義雜記乃幷三家此句亦以爲衍誤矣

箋裒衆至而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據注衆當作聚是

王音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疑正字誤是也

駉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

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

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

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爲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

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

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洎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

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羽之野○正義曰禹貢海

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

野○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仲山甫所築雖復實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據云政衰事

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煬公熙立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

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

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爲

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立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傳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

惠王襄王時也○尊賢豫士僖泮宮于禮教○正義曰有駜論僖公用臣必先致禮食振鷺言聚白之士集君朝是得寶祿士也泮水殺僖公能脩泮宮

脩泮宮崇禮教也舒場云書不合作頌故年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傳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魯有其寺將行其教學之

法功費徹少非城郭都邑傳所不書也傳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

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爲主爲謀鄫民東行略地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實謀鄫且謀東略以爲二俱謀之實九年左傳

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之地淮會既有此

謀公所以從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也但春秋經唯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略是謀伐淮夷既謀即伐故稱遂

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求歸而使師取須公爲所止夷十七年方始傳選傳云春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爲且謀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

在十七年末公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作泮淮夷啟服則是獻囚於拳然僕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寧於僖

侯舊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屬者使從徐伐之故詩事莫傳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無伐淮夷文

者書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傳二十年新作南門又傳云閟之廟至於僖魯魯制未僞而義○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閟宮云閟宮有侐實

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僖奚之廟也序稱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僖事是至於僖魯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

非徒廟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傷而脩所以既後追頌若然新然閟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僖復古制但不從啓盡之時

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譏介之恐故取以爲繼尚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尚門脩新其事柘頹故鄭言脩廟因嫌作門覺成傳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

也僖婁頌之廟啓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少○閟人美其功舉祿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既言未儀而義乃云物

閟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傳公襄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僖頌則實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傳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豈

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是文公之時爲史官其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

周而不見於經者凡事已出使嘉好聘事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遣自以事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僖告君乃行不得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駉

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徒自謂魯頌是

奚斯作之擇矣故王篇云當文公時魯賢邑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今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奚違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

爲此次者以駉爲務農重穀故爲頌之本又能任賢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閟心則能脩伯禽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兼備明神

降福則能克類族命僖其禮宇故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者秋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

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發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以僖之先君國事多虧違禮伯禽之法能復周公

之宇妾單魯國作蘇實君嫌王者不求其材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詩美其孫耳非是大平僖治和樂頌譽雖懷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漢

伯禽之法尚殘魯人所頌則信治之徐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自爲頌者位得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大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

鄭響風魯人不敢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實故經書公以有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頌僖宗廟使孚頌樂書

見臣子不敢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構治者於事繫梁中殺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大室壞而反以雖之公若皆以大室

爲世經讀伯禽之廟服社術以爲太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耕閒也○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勤於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有子謚其

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

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祀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望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魯

郊禮之文故因郊天而言云天子禮耳禮運云夫杞之郊鄭此爲宋之郊也以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稱其詩之頌

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國所頌者有正詩有商頌解所以得與其頌同稱頌之意也○箋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

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得功樂周室之閱是以行父請風之序皆不言請此獨言請故聞而采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

以觀民風俗然則天子巡守諸國之詩觀其商以巡巡守不王者巡守述職下陳其詩雖督人有作周室不采其詩

示無貶黜寄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也得巡守替則貫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魯時不得采其

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所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使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事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雖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而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該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稱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威德也既克推美孔嘉不進是成功也既有威德有成功難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書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賢君故特許之不然亦不得稱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惡○正義曰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爲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紀之亦足示覺知之惡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爲斷陳也商詩云示無既斷之法此言亦示勸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勸勉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傳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書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書書之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同牧餘音目坰苦熒反餘又苦嘗反或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疏 駉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作駉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其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事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勸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如此故天子既尊之使魯國之人盡而勝之於是鄉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下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請爲作頌既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駉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總以爲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一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僖之於伯禽以見實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取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郊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坰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雖備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爲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辭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也○箋季孫至魯史○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孫爲氏死謚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强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强健也馬有異種各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有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事所乘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冂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驈戶橘反阮孝緒于寄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字林云深黑色馬也皆者花反又苦故反又胡瓜反郭云騂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騂息營反赤黃音奴歇食上音隱下音銅種章勇反曰騂下文同字林火營反又並如字

思無疆，思馬斯臧。箋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疆居良反竟也覆芳服反

疏 駉駉至斯臧○正義曰言僖公之馬又能遠避良田使人牧養作者述其事言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無不肥肆故皆駉駉然貴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驈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騂之黃馬此等用之以爲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傳駉駉至曰坰○正義曰腹幹肥張幹䐃馬魯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腹爲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良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皆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駉者聞讚之義故爲遠馬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郭據野爲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鄉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郊都在中去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爲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爲邊則郊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衛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便是郊牧坰野共爲一遠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爲大限言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始郊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境之廣狹以爲差也禮云賓及郊杜云郊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三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鄉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爲遠郊也聞爲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傳者相傳爲然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據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至之證○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也賞必牧於坰野者謂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爲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爲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言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牧種牧之田而引此者以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

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傳牧之至力有容也○正義曰上言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之處此云駉駉者有驈有皇是則駉其所牧之中言驪馬之色此駉駉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牧之中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腳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閒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騂曰黃騂者赤色謂黃而微赤色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則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事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廄每廄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馬一種而分爲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使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御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餘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戎馬自以其時事各之善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役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使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使以下乎與有五路之差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從乘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自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依所用而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行則家金路異路共其馬戎路爲戎馬田路爲田馬爲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肆侯無金路者事闕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象夏官戎台注云此充戎路之右出亦爲以有然行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參錫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大子戎路以其無飾故車於象路戎馬以衛彊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輈人爲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道同不與田車等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使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行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種同也○鄭箋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言善者以其有容言其能備五物之威儀也○箋祀藏善至廢博○正義曰臧哲釋詁文釋者覺也故言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傳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騅音佳駓特悲反字又作駓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作騂音不騏音其伾數悲反說文同字林作駓走也父之反首不收音其字又作駓

思無期思馬斯才

才多材也【疏】傳蒼白至有力○正義曰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純赤雜毛也其騂騮雜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檀弓騂花用騂牲是騂爲純赤色之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黑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色之名倉騏曰騅淵者示微黑今之騷馬也騅亦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爲青黑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

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驒徒何反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鬣也駱音洛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髦一本作馬也駵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髦尾也雒音洛本或作駱同驒音亦作駵白足也一本作鬣走也雒本作驒云本亦作驔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呂沈良援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毅力氣反【疏】傳青驪至善走○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深淺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驒即是驈皆謂馬之鬣也定本集注驒字皆作驔其騂雜無文則騂馬有故爲白驪騂馬黃曰驒音乾則騂是色名說者以騂爲赤色若身黑鬣曰騂卽今之騂馬赤身黑鬣曰騂卽今之騂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字爾雅有騂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黃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爲說若此亦爲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騂白駁下乃引易乾爲駁馬引東山箋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爲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思無斁思馬斯作

作始也箋云斁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斁音亦【疏】傳作始○正義曰釋詁云俶作始也謂令此馬之所爲作爲始是作亦得爲始思馬斯作始如伯禽之時也○箋斁厭至乘駕○正義曰斁厭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斷威斷才皆馬之身事故易箋以作爲作用猶故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

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駰於巾反韓者並音因騢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驔音覃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驔字林作驔音並同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祛起居反彤徒冬反赤也骭戶晏反【疏】傳陰白至彊健○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孫炎以陰白之文與黑白黃白白會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黑色名非目下白也又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彤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云彤赤也郭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二目白曰魚已似魚目也其驔爾雅無文說文云骭散也郭璞曰骭腳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故與驔異也此章言駕車之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皆白而毛短

思無邪思馬斯徂

箋云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邪似嗟反注同復扶又反【疏】箋徂猶至走行○正義曰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馬使可走行亦爲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遺法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徂無述可尋故同之鄭說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駜音必馬肥彊貌字林父必反【疏】有駜三章章九句至有道○正義曰君以恩惠及其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之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至頌僖公而言臣者明君之所爲矣臣與君行道道成於臣故道臣而言之○箋有道至之謂○正義曰路寢有法謂之禮行尤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數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誠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

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

臣強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乘繩證反下同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箋云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音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咽本又作鼝同烏玄反又於巾反樂音洛注喜樂下于胥樂兮及注安樂同朝直遙反

【疏】有駜至樂兮○正義曰言有駜有駜彼乘黃之馬此駜然肥強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為人用矣以喻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為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夙早遠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絜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絜白者眾士也此眾士於是來而樂止於君朝既樂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乃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駜馬至安國○正義曰以駜與乘黃連文故知駜者馬肥強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強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至其忠○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強喻臣之強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強肥強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乃能盡忠以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有強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任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君當體其祿食要其功効不得復行有功方始稱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僖公能順禮也○箋夙早至明德○正義曰夙早釋詁文以原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明義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為義在身得理為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為明德也○箋于於至喜樂○正義曰于於胥皆釋詁文絜白之士不仕以屬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傳義明乃為賢人所慕故絜白之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則絜白之士謂潔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為文則明義明德惟臣之明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故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為燕禮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算爵則有醉也以君與臣等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疏】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疏】箋飛喻至欲退○正義曰以上言于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絜白之士羣集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側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青驪曰駽○駽呼縣反徐火玄反又胡犬反又音炫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云載之言則也【疏】傳青驪曰駽○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駽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駽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皆衍字也孫子以之反本或作詒厥孫子詒子孫子皆是妄加也遺唯季反下同詒【疏】自今至樂兮○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為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僖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歲其有豐年○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之始○箋穀善詒遺○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詒遺釋言文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泮普半反【疏】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正義曰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脩泮宮也泮宮學名能脩其宮又脩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脩泮宮所致故序言能脩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僖公脩泮宮無能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云芹水菜也言己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傳音希頖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水無水也鄭注禮記言頖班也所以班政教芹其巾反辟音璧下同圜音圓古亂反又音官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箋云于往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茷蒲害反又普貝反本又作旆噦呼會反【疏】思樂至于邁○正義曰僖公能脩泮宮為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言魯侯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又魯之羣臣无小无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傳泮水至其化○正義曰此美僖公之脩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於周世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獻馘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之學尊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脩泮宮耳僖公志復古制之未必不四代之學皆脩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菜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故詩言采芹藻之葉則言泮水館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為泮此經四言在泮及藻于泮林皆謂泮宮為泮也采者取葉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己往取之因采葉而同其文○箋芹水至形然○正義曰采菽云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小菜也言水菜者解其然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故解能生菜因采取之以采菜為言是故箋解其意言己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脩之宮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為菜又申傳辟廱泮宮之義辟廱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體之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而璧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言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也言睨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睨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四方之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

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无牆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爲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既以蓋爲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當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无也北无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爲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禁壁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爲人君而設實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之制殊所以其名亦則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廱泮宮之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爲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傳戾來至止言○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謂止爲至也復解泮宮在郊於營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文意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爲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述爲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箋其音至德音○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蹻蹻言彊盛也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藻音早水草也蹻居表反昭之繞反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色溫潤也箋云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茆鳧葵也○茆音卯徐音柳韋昭朝藻反干寶云今之鳧葵葉堪爲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云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卽猪蓴也本草有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爲得鳧音符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者與音餘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旣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屈丘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疏思樂至羣醜○毛以爲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旣采其菜又觀其化僖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旣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羣衆人民○鄭以爲旣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顧賜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爲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傳茆鳧葵○正義曰陸璣疏云茆與荇葉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箋在泮至者與○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采可者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雖老者言其身力廉強難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使注以爲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

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經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朝廷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時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壽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屈收醜衆○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使仁義之長道以收此羣衆傳意或然○箋順從至之人○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遠之言故以順爲從長爲遠也屈治釋詁文使屈作詘鄭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至也箋云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傚也僖公信文矣爲修泮宮也信武矣爲伐淮夷也其德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而遵伯禽之法○假古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字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云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傚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祜音戶

疏穆穆至伊祜○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能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能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修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傚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庶行孝自求此維爲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此僖公行己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箋云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矯本又作蹻亦作蹻居表反馘古獲反馘耳也皋陶音遙皋陶者虞之士官

疏明明至獻囚○正義曰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截耳之馘善問獄如皋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獄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箋克能攸所○正義曰皆釋言文○傳囚拘○正義曰釋言文○箋馘所至其人○正義曰釋詁云馘獲也皋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因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執俘截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以明其服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桓桓威武貌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征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狄王他歷反遠也徐鐵同鄭作剔剔書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鬻除也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烝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暀于況反吳鄭如字譁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爭余音反訩音凶韓音歡譁音花爭爭鬭之爭

疏濟濟至獻功○毛以爲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

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狄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譁讙不有損傷於泮旅之閒更無忿競其還也不有告於官司爭訟之事三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矣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鄉唯以狄彼東南之包為異言以或武往征荊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箋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譁不揚擊笑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桓桓威武銳○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威武為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驗仰傳以狄為遠則北狄亦為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多士至淮夷○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選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從征之如來尚之事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從為剬剬治毛以狄為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烝烝至揚傷○正義曰釋詁云烝烝作也來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烝烝美釋詁文揚傷讙為讙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能厚美不過誤有傷者○箋烝烝至其功○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有為往行故知皇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譁譁為聲故以娛為譁也劉熙釋名文揚名高聲之義不娛為不讙譁不揚為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譁譁不大聲謂初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事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義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觩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音勁疾也博當作溥甚傳鍭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斁其事又無厭倦也傳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壇井刊木之類○鍭音侯搜依字作摟色留反溥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斁本又作射又作斁作斁皆音亦厭也施式氏反本又作弛同致直置反卒鍾忽反埋音因塞也刊苦干反服虔云削也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箋云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寔時將反疏角弓至卒獲○毛以為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遂而服之故角弓其觩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衆而不用其兵事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淮夷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為既言服而獻功之更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淮夷也以角為弓其張則觩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博大而牢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淮夷盡得服也○傳弛弛至衆意○正義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矣其以德不以力此書殺言為不職之辭故以鍭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以衛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為搜與束矢共文書言其束之勢故搜為衆意得以弓言鍭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傳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為道則下句猶亦為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發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四章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為深美之言○箋角弓至之類○正義曰以上言獻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弢急也搜為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為言故傳當作溥其事甚溥據言安穆而順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滋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皆者

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壇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虔云堙塞刊削也○箋式用猶謀○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翩音篇鴞于驕反黮說文字林作甚時審反為于偽反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荊揚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遺之大者也荊揚之州貢金三品○憬九永反沈又孔永反說文作懬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琛勑金反韓詩作琛人云寶曰琛賂遺唯季反疏翩彼至南金○正義曰翩然而飛者彼飛鴞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黮而歸就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則慕而從化從然而遷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其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諸寶也○傳憬遠至荊揚○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遠故以憬為遠行貌琛寶釋言文人曰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齒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於人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為遺也荊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故以龜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荊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則淮夷所貢唯蠙珠與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荊揚而得有龜象之金獻於魯者謂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傳公伐而克之至於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誠實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箋大猶至三品○正義曰大賂者賂之多大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侯伐衛以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臣故知賂者將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荊揚之義故云荊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璆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璆鐵銀鏤而得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十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駉之什詁訓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無之什二字案釋文云本或作駉之什者譌倒而加耳商頌亦然鴻鴈之什正義云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云云是釋文正義本皆無此二字唐石經及經注各本是也十行本始誤衍或本耳考文古本亦有之什二字可見其本之未善

魯頌譜

其封域在禹貢　案其上當〇

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年誤立日是也

以惠王十九年卽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九從年表校是也

襄王二十二年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字浦鏜云五誤從年表校是也

脩泮宮守禮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崇誤守考正義云是脩泮宮崇禮教也浦校是也

舒瑗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瑗誤瑗以正義考之是也隋書經籍志作瑗

僖十六年冬　案傳上當〇

詩稱既作泮　閩本明監本毛本泮與誤倒案泮下當有宮字

新然南門　案然當作宇之譌

由命魯得郊天子禮　明監本毛本由誤申閩本不誤案盧文弨云子當上當有用天二字是也此天字疑而脫

周為王者之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作同於王者之後是也

是不欲侵魯有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侵疑使是也

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優誤憂是也正義曾為天子所優可證

示無貶黜客之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義誤法非也彼謂是義字而正義云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故此引作法不盡依本文也上文引仍作義知此等者非有定例不可拘也

〇駉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無有僖公字是正義本有其云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云云也考此頌僖公也一句乃總序而後申其意故文與下三篇序不同正義本乃涉下而誤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牧于坰野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牧乎作音是其本于作乎也者正義云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于於古今字易而說之則其本當是于字唐石經以下之所從出也

詩為作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誤時是也

駉駉牡馬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牧下同案釋文云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騲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云定本牧馬字作牡馬考在六朝時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見顏氏家訓顏據此章導見馬之文以為有騭無驛定從牡字段玉裁云考周官馬政凡馬特居四之一絕無牝[illegible]有騭無驛之說且序云牧于坰野傳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正義云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謬許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見馬腹幹肥張明昔從為見馬二章為戒畢也又云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康明其詳注各有一總故皆此以究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為別異故說此以事異文而引之也正義此首深得傳旨善如顏說則四章止育夏馬耳自與傳乖已不可通矣當以正義本為長經疏繹紀又以為釋文於牡馬下引草木疏云驪馬也陸機亦作牡乃三國時本更為可據其說非也草木疏驪亡但所云驪馬也者非有專疏此詩之明徵也特陸引之使說此牡字林下文云說文同今說文異存更何得指馬部騭字為專解此詩乎又以為唐石經初刻牧後改牡亦誤

不言牧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馬當[illegible]誤是也

又言牧在遠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在是也

予三十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或當別有依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終當作約形近之譌

三十里之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五誤三是也

以載師掌在士之法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士作土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在恐任誤是也

上言駉駉牡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牧此不知正義本作牧者誤改之耳

乃言其牧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皆言以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車誤事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馬字作騶案所改是也

蒼祺曰騏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祺作騏案釋文云蒼祺字又作騏相臺本依之改也釋文之意以祺為假借字但考小戎尸鳩傳皆本是綦文此傳用字當同蒼騏亦本是蒼綦也祺字恐非此用正義云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不知其本果作騏抑或作綦後人所改也段玉裁云古假騏為綦因而以騏釋騏小戎尸鳩傳皆同此亦以虛釋虛以要釋要之例也

字林作䮾走也　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䮾字各本皆誤當作䮾集韻六脂云䮾馬走也本此陸氏有䮾下本云字林作䮾伾下本云字林作䮾今釋文皆云字林作䮾者伾伾下誤也小字本十行本所附字林作䮾反在有䮾下亦誤倒今特訂正

而牲用騂剛　閩本明監本毛本犅誤剛案所改非也此當作犅形近之譌

以車繹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繹本作驛驛考正義於序下云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是其本字作驛與繹本正同其此章正義云故言繹繹善走當是後人以經注本改之耳浦鏜乃校序下云驛誤繹經作繹此不知經注本非正義本之誤也〇案驛者正字繹者借字此蓋正義易字

釋經之例也

白馬黑鬣曰駱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云鬣字皆作髦是其本作黑髦也釋文云黑鬣力輒反又駱下云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髦爾雅釋文同又四牡嘽嘽駱馬傳釋文云黑鬣力輒反本亦作髦音毛依此則正義本四牡傳亦當是髦字但未有明文耳

善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繹下云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正義本是走字此及繹字下標起止皆可證

班駮隱粼 釋通志堂本盧本同影宋本粼作鄰釋文挍勘云案鄰字誤也爾雅釋文所載郭注作粼粼郎粼也唐揚之水粼粼可互證

班駮隱鄰 閩本明監本毛本班駮誤班駮明監本毛本鄰作瀕閩本作鄰案此當作粼皆形近之譌也釋文駮字下亦誤為粼〇案此本無正字皆用同音字耳舊挍非也粼字多陸作去聲故郭艮刃反呂艮振反

騂馬黄脊騝音乾 閩本明監本脊誤春毛本不誤案音乾二字當傍行細書乃正義自為音也

皆作駱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駱當作雒下文云其字定當為雒是其證

以車袪袪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祛祛相臺本同案袪字是也六經正誤云作祛誤从示者祛逐也从衣者袪袂也考此但毛居正強為區別其實說文不載祛字無容見於毛氏詩也惟從衣之字每見混於從示之字今釋文正義袪字從示者皆傳寫之誤而毛居正以後人又誤據從示為正耳

豪骭曰驔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驔下云豪骭曰驔此經注各本之所本也正義云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驔也是其本骭下有白字

二目白曰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考正義亦引爾雅并舍人郭璞注而不云有異是其本字與爾雅同亦作二目也但考毛傳多有與爾雅不合者如卷耳崔嵬砠陟岵岵屺之類或此傳亦然正義本依爾雅改耳

主以給官中之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恐宮誤是也

貴其肥牡 閩本明監本毛本牡作壯案所改是也

思馬斯徂 明監本馬誤焉各本皆不誤

〇有駜

但明義明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謂明德也無上明字段玉裁云義明是衍字蓋經言明明者皆連二字為文當作但明明德也今考此箋之下引大學在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成不得如正義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一德也段說為是下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正義字衍同定本集注亦誤

本又作淵鼓 閩案淵鼓二字當鼘之譌文選東京賦鼘鼓鼘鼘注引詩咽咽作鼘鼘鼘卽鼘字說文鼘鼓聲也詩曰鼘鼓鼘鼘

其在於君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公上句可證

載吉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則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今之鐵總也 閩毛本總作驄案所改是也

歲其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案釋文云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正義本未有明文唯周頌豐年正義云魯頌曰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唐石經本之添也考此詩有與下子孫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為是惠棟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考文古本有矣字采釋文釋文亦有誤當正

詒孫子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案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子孫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正義本未有明文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孫子若以其說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為是惠棟引劉氏列女傳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

歲其有豐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也標起止云傳歲其有豐年可證也考此經本云歲其有傳本云歲其有年也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上豐字皆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又作歲其年者矣 釋通志堂本盧本歲其下有有字小字本所附同釋文挍勘段玉裁云矣字衍

箋穀善貽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貽箋作詒通非也當是正義本經作貽字不與各本同耳

〇泮水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至泮宮下文同可證釋文云頖宮音判本多作泮考此亦序與經不同字之例當以釋文本為長

其旂茷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伐伐蒲害反又普貝反沛有法度本又作茷正義云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與釋文又作本同也經義雜記以為正義本當亦作伐是以釋文改正義失之矣羣經音辨人部載此乃取諸釋文非賈昌朝曾見經文作伐之本也

噦噦言其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有考文古本同案有字是也正義云其鸞則噦噦然有聲可證也

箋云于行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行作往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作遍案往字是也行形近之譌遍字誤改也

傳魯侯傳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僖誤傳是也三章正義云僖魯侯來至其證也

明堂位曰采廩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采作米案所改是也

是小菜也 案小當作水下句言水菜者可證

其住不專為菜 案住當作往

釋詁云肉倍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器誤詁是也

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元誤二載疑衍字以後漢書儒林傳考之浦挍是也

欲法則其文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立案意當作章形近之譌

箋其音至德音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以此節正義改入下章其音昭昭句注下首脫箋字案此十行散附時所誤寘耳

菜大如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葉誤菜是也

又可觴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觴作觴案所改是也

於是可以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於是可以來是也

可者召唯所欲閩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可者召不召唯所欲又云當以彼注爲正也非也此正義不全引耳明監本毛本作可以召尤誤

皆庶幾庶行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庶行當力行之誤是也箋文可證

蹻蹻虎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蹻蹻本又作𪨊正義云蹻蹻然有威武如虎之臣是其本作蹻字也

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獲當作格箋文是格字正義下文云謂臨陣格殺之可證

不吳不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釋文云不吳鄭如字譁也王音誤考此經字與緣衣同鄭此箋即彼傳也釋文以爲鄭如字者最合箋意正義以爲鄭讀不娛者亦自娛其彼經而言耳即王音誤其經仍是吳字但讀作誤以爲中毛而與鄭相難也盧文弨按乃以此併前緣衣同改爲處皆失之也釋文於不吳下于諸上以娛字作音云余章反今考箋云不大聲則經自是揚字正義本亦唐石經等皆不作瘍字或是傳瘍傷也瘍字釋文本作瘍與正義本不同而爲之作音今本誤錯出在上耳瘍傷古通用巧言釋文自其經瘍文韶於此釋文寫上添入不字亦爲專輒○案此毛鄭不同毛作瘍訓傷鄭讀瘍爲揚訓大聲後人從鄭改經字

吳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以誤爲譁也釋文云譁也音歡考鄭用緣衣傳當以正義本爲長

其往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征誤往下以威武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毛本亦誤

則北狄亦爲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字山井鼎云恐此字誤是也

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往字皆當作㞷是也

徒御無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斁本又作射又作斁或作懌皆音亦厭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射斁字多不畫一依釋文本則此經又假借作懌其用字之例本有如此者也

其傳綴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綴作致案致字依定本釋文是也

己以爲搜與東矢共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己當作毛形近之譌

得以弓言觖矢言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誤得是也

琛圭釋言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圭當作寶是也

厥貢鏐鐵錫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錫當作銀見下鏐鐵銀在梁州鈆在青州也

而獨無銅明監本毛本而誤銀閩本不誤案山井鼎云作銀屬上讀者似是非也上文銀誤作錫乃誤改去而字耳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宇居也○閟筆位反音祕同○僖音希【疏】閟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宇○正義曰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衰薄削其境界狹小至今之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魯常許此則繼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爲曾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侐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閟閟無人之貌也嫄音元禖莫回反礱盧東反屬也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災字又作烖本亦作災皆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冰反一本作馮依其身坼勅宅反裂也副孚逼反是生

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箋云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弃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稙徵力反韓詩云長稼也穉直吏反韓詩云幼稼也菽音叔大豆也俾必爾反本又作俾下皆同長張丈反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纘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秬音巨纘子管反繼也粒音立【疏】閟宮至之緒○毛以爲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閟之宮有侐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礱密之此是姜嫄之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顯著者是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依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與之以百福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與之黍與之稷先熟之重後熟之穋先種之稙後種之穉又與之菽之與麥此衆穀令稷之後同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使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土以纘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業可以相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閟宮爲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宮爲廟爲緒爲事爲異餘同○傳閟閉至無事○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戶拒公故閟爲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閟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使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非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閟而無

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其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廟清淨之處故以侐爲清淨實實謂宮內所容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魯頌說天子廟飾皆云斵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爲是礱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斵之諸侯斵而礱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閟神至神宮○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觀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爲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在周也且立新廟而祭不宜以閟爲名釋詁云毖神溢愼也俱訓爲愼是閟得爲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爲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傳上帝至子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爲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孫耳箋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幷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依依至遲晚○正義曰箋以生民之爲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爲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任后稷也生民言坼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坼不副謂生時唯此災害使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不坼副災害可謂懷任時也以其意傳同故引彼爲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其不遲晚也○傳先種至曰穋○正義曰釋重穋稙穉之稱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爲同則此奄亦爲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奄猶至稱焉○正義曰知奄覆爲歆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爲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稷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空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弃末爲司馬不言弃爲司馬而言后稷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堯典云帝曰弃是后稷生名曰弃也本紀又云堯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末說舜命稷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在五教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爲秩宗即春官也皋陶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放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傳緒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爲業也○箋秬黑至明之○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爲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爲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爲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也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之者以民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播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纘禹之事稷之播種穀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非決水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

斷商○大音泰後大王大平皆同翦子踐反鄭斷也斷音短下同畜徒貧反王于況反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虞誤也箋云屆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天所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屆音戒貳音二極紀力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律扶又反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箋云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獨故述之以美大魯○敦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與音預
【疏】后稷至厥功○毛以為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樂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纘大王之業於時之商家有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為苦故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以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衆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罰為齊緒為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為異餘同○傳翦齊箋翦斷至斷商○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斷斷之義故箋以為斷其實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傳虞誤○正義曰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民無貳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箋屆極至克勝○正義曰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殛又轉為誅紂為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惟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箋敦治至先祖○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敦為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故以咸為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謂自后稷以來世脩其纂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強於眾國○女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箋云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藩方元反策初革反令力呈反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解音懈忒他得反○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騂赤犧純也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騂息營反赤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為其觸牴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横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楅音福過也櫟鄭奔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首名也將七羊反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嘗音期禴羊灼反祫咸夾反楅音逼又音沙蘇何反劉郎反於館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書也豚字又作豘徒門反鉶音刑為其于偽反觝都禮反横古曠反一音光柎方于反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也臧善也保安也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
【疏】王曰至如陵○毛以為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本其封建之由及今封之事言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以為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為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為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之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魯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矣從春及秋四時非有解怠以所獻祭祀不有差忒因祭之事奉大皇而美者為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散饗之於是以為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獨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君祖伯禽亦其以福汝矣又言祭宗廟得禮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於前秋則將嘗祭於此夏而楅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横木於角以楅之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盛酒之犧尊以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毛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又有羹大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堂其舞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之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有慶公於是有賜之籥作者言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僖公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國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侵犯相與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如岡如陵然言僖公能如此○鄭唯秋而載嘗為異以載為始言秋而始嘗祭於夏則養牲○傳王成至字居○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戚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後往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以騂牛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文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公為叔父如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為始是元得首稱字居用以居人故以字為居○箋東藩至得專臣○正義曰諸侯為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為己有故言加賜之山川而及山川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為魯君自然加田為魯有山川附庸令專統之土田共為土田賜之文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明之事凡統言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事凡言土賜之謂非諸侯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鄭以經言山川也故附庸則不得專臣又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以為經有言山川賜之故改得其臣又說附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以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賜者以附法不得有之故言賜之使之專臣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地少未及大國故有附庸之使附之以有功德若進之以給之者其地方五百里里者土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有當位封也魯為侯以周公之勳是上公五之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方百里之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附庸方百里大司徒注云附庸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功者則取當選取為公輸無附庸法附庸同伯附庸七同子男附庸五同附庸三同進則取為之則歸為公者於周侯不得九

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象此四得矣如鄉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鄉之賜徵不使魯專臣也輪歸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庸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自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從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明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箋交龍至承祀○正義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使祀天子之旂建日月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時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箋直言視祭不言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言云爽式也皇皇美后式君也不一是式為變之義也○箋皇皇至之稱○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稷曰式也雜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為君也稱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天所以感緒說鋒受終于文祖宜絕祭五帝魯不得偏祭五帝故直言謂天稱祭周者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暴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牲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雜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傳諸侯至衆多○正義曰毛以禮記則秋而則嘗則不為時祭之年為祫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於夏為大祭之嘗不為祫之踰礿於秋為大祭之祫則不為時祭之嘗唯天子祭之難為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祫復為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為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為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禘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祭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先王之法云天子祫禘祫礿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禮礿而巳於夏秋冬則為祫禮復為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禮禘一禮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嘗祫之歲春則禮礿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為時祭而復為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嘗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楅衡謂設楅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彼注楅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為其觝觸人以楅衡為一者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辟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云犅特也白牡騂白特騂犅謂亦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戲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犧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炰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後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曲禮注云胾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

湆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謂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為名故不和羹所盛之器也大房與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為横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禮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大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祭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云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其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大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為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其舞者衆多也○箋皇祖至干舞○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騂犅騂犅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舞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祖后帝遠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實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衛之也言實衛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讖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英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閒有横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然次為然附上有横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實八年公羊傳文○傳萬舞動至舞者○正義曰釋勳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犧栗牛騂為騂是相乘之義故為乘也○箋此皆至堅固○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為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嶽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為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為守也爾以山喻故皆謂之毀壞也騫虧以川喻故皆謂僭騫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亦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稱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傳公與之為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乘繩證反注千乘同英如字徐於耕反縢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鬯勑亮反弓衣也字或作韔同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

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冑直又反綅息廉反說文云綫也沈又音侵林反又音僕烝之升反增如字繳沈如說反又發劣反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艾音刈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箋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台他來反下音貝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箋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艾五蓋反中張仲反重直用反

疏 公車至有害○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䩨中以縢約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綖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皇徒氣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僖公當之荊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魯公敢當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殺勝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使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

襄也以其用兵之事又重慶之使汝得以稱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壽而復興故壽而重慶之也○傳大國至鬯中○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其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使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今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者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略之也鄭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甚緣繩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縢繩縢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縢繩者縢亦爲約之以繩非訓縢爲緄但傳詳彼而略此耳重弓謂內弓於鬯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韔二弓是其事也○箋二矛至人御○正義曰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矛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但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魯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矣其當戎狄膺荊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魯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縢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縢是重弓之束以緣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緣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卽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欒鍼爲右使人告逆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爲哀二年衞之戰左傳稱鄭無恤御簡子衞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孰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傳貝冑至增增衆○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爲實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貌文云綅綫也然則朱綅直稱亦綫耳文在箭下則是甲之所明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綴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增誤也○箋萬二至增增然○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歸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僖三軍之數此數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之數可爲四萬此須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專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宏故附解之也今以春秋考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舍三軍也昭五年又春會中軍若當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事之重作舍皆書於經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治爲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爲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繩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傳膺當承止○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卽是不敢當止故以承爲止也○箋懲艾至懲之○正義曰懲艾皆剏故爲艾也僖公之時楚強爲艱故知僖公與齊桓舉兵伐楚也僖公之世所用兵伐戎狄荊舒者唯有此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雖兵少故不書戰則有伐時經傳說偏如伐惟與之類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淮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荒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近附近之近【疏】泰山至之功○毛以爲既美征伐淮夷又美境界寬故云泰山之高嚴嚴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遠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皆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爲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詹至荒有○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皆是龜山蒙山也在魯地故言奄有蒙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以見其不全得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碣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必先有河是由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爲言也荒鄭爲覆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箋奄覆至中國○正義曰釋言云奄蓋也徐奄曰奄覆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爲極東之方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遠東言其極遠之地也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從王室故知來同爲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於盟會唯魯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之相率從於中國以濟非魯主不得爲從魯故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荊楚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鳧音符山名也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同山名也貊字又作貉武伯反行下孟反○【疏】保有至是若○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言其所及言安有鳧山繹山遂荒餘方之若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濟淮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魯侯是由僖公之功順服也○傳鳧山至若順○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繹與龜蒙文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淮夷能服淮夷耳非能服楚而南夷之故言南夷荊楚雖鄭志答趙商云淮夷如中國而近濟年從齊伐楚服楚而南夷之國故言荊楚未世夷行故頌之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諸兩字○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嘏古雅反剝音遂反齊字又作薛息列反與音餘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箋云燕燕之喜令善也喜公壽其妻壽其母也謂爲之祝慶也欽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齯齒○兒五兮反更生細者也字書作齯音同一音如字爲子爲反祝之又反【疏】手以爲既言僖公感儀被及廣壽又言天與之福許其故居乃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復周公之故所僖公燕飲而喜樂於內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其善其燕於外聚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邦國也

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壽其永年○鄭唯以嘏為福為異餘同○傳常許至西鄙○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邊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箋純大至於魯○正義曰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傳以常許為魯之鄙邑者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錫侯有大傳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為請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卽是使之許邑使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鄭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時本或有作嘗字者嘗邑在薛之傍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食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為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靖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來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斷音短度待洛反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桷音角方曰桷舄音昔徐又音託奕音亦榱色追反姣古卯反屬音燭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曼長也箋云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曼音萬[illegible]

徂來至是若○毛以為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羣臣修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illegible]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桷有舄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順之順民既以之為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廟為異餘同○傳桷榱至是廟○正義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為是桷狀故為大親王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張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從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箋孔甚至屋壞○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觀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書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僖使閟宮之新故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修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為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中候擿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禮辦禮注云辦禮供時用相禮儀是量與謂之禮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蒼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微其不恭則脩者事為可善反明詩人釋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箋曼脩至之順○正義曰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閟宮

侐清淨也　按各本皆同攷釋文作清靜也引說文侐靜也當依釋文更正下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亦可證

天神多與之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與當作予下箋云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是其證正義作與乃易字耳考文古本并作與非

先種之植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植作稙案所改是也下非穀名先種曰植誤同

而則祭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則疑衍字非也而則祭者下經之而載嘗也本句下正義可證

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生是也

又解后稷其名曰弃　閩本明監本毛本弃作棄下同案箋字作棄生民可證正義自為文亦用棄字引尚書史記乃作弃依彼作弃字十行本盡作弃閩本以下盡作棄皆有誤凡唐石經於棄字皆作弃以其中為世字諱而避之也正義避諱之例則不如此如泄字唐石經避作洩而正義仍作泄當是作正義時例但缺畫也

且尚書刑德故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放誤故是也

纘大王之緒　毛本纘誤續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箋云居極虞度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極作殛案殛字誤也釋文云極紀力反下同之居下云極也作正義云居極虞度釋言文云云是正義釋文二本皆是極字也閩本以下又盡改正義中極字作殛誤甚十行本不誤見下段玉裁尚書撰異中凡三論極殛字至為詳矣

致大平天所以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大平及以三字衍也正義云是致天所罰複舉箋文可為明證且此與大平迥不相涉而武王又實未大平其說見於孝首正義斷為衍字無疑矣各本皆誤當正

極紂於商郊牧野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是正義本極作殺必當時俗本如此而正義定從定本集注以極為是以殺為非也釋文屆極下云下同是釋文本亦作極不作殺

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二作貳案所改是也

箋居極至克勝　閩本明監本毛本極誤殛案山井鼎云宋板此疏除殛言又云殛誅也外皆作極考此一殛字亦極之誤蓋聊正義引可證也

克先祖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克當竟字誤是也

秋物新成尙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尙之也言嘗尙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是正義本尙作嘗

下有柎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柎作附案釋文云有柎方于反考常棣箋用柎字從手柎柎實一字也正義中字皆作跗或是其所見易今字耳各本依之未是

俾爾熾而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俾一作卑見校官碑今考上釋文以卑民作音云本又作俾下皆同是釋文本作卑字也餘經釋文求紹考耳又案段玉裁云說文云俾門侍人也凡經傳言俾者皆取義益也門侍人今說文譌作門侍人壯述祖正之卑者俾之假借字

魯邦是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嘗作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嘗字誤也

與赤色之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特當犅字誤非也正義下引說文云犅特也故此自為文以犅為特也

則有爛火去其毛而炰之豚　閩本明監本毛本爛作以案皆誤也當作爛下文彼注云爛去其毛而炰之也同

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也周當作用烈文正義引可證

地官○封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中案皆誤也當衍

大羹渚羹肉汁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渚作湆案所改是也

稱祀周公作大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於誤作是也

鄭云白牡騂犅　閩本明監本毛本牡誤牲案浦鏜云犅經作剛非也正義中犅字皆其所易耳

天下無敢禦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之案之字是也正義云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也標起止云至禦之可證也考文古本也上有之字采正義

萬二千五百爲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爲上疑脫人字是也

俗本作增誤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增作憎案所改是也

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字盧文弨云當作二下同是也正義下文云故荅臨碩謂此爲二軍二字不誤可證

文數可爲四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疑大字誤是也

使知當時無三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便誤使是也

唯有僖公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僖字盧文弨云當作桓是也浦鏜校改上文僖公二字作春秋非也

師賤兵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師當作帥是也此因帥字俗體有作師者而誤耳

魯邦所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詹作瞻案古本非也傳至毛氏詩不作瞻唯說苑等引此文作瞻者是三家詩也韓詩為外傳有其證

淮夷蠻貊而夷行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而當依正義作如其讀則以淮夷蠻貊四字為逗傳之複舉經文者也如夷行也則四字為句傳文之說經也以毛公文字簡奧故說經本但有淮夷而併言蠻貊以之意云如夷行也如者譬況之言謂經此文是譬況淮夷之行也以為足以明之矣厥後作正義者所受之讀未誤故引而伸之曰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傳曰公之從齊桓唯能服

淮夷耳非能服屬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卽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其
言極爲明晰可據以正各本如作而之誤卽可據以正掐本點淮夷二字屬
蠻貊而夷行也六字爲句之誤也經義雜記讀之不審一改傳文作淮夷蠻
貊夷行如蠻貊也再改正義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作言淮夷如蠻貊之行
者紛紛塗竄皆由未得其句逗所致

爲嶧連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嶧誤繹案經文作繹此作嶧者繹嶧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碣首爾雅說文皆作嶧是嶧爲正字釋文云字又作嶧亦指禹貢等言之也毛氏詩但作繹古文多假借也○段玉裁云嶧山與葛嶧山是兩山禹貢嶧陽孤桐此葛嶧山也地理志在東海下邳今在淮安府邳州魯頌及左傳鄒國之嶧此嶧山也地理志在魯國騶縣今在兗州府鄒縣前說云繹嶧古今字非是嶧山字史記及漢志作嶧要以秦碑作嶧爲正

許□田未聞也 小字本許田不空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空處誤補許字相臺本許田作所由案所由是也

天乃與公大夫之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大案所改是也

許田未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許田亦所由之誤

徂來之松 唐石經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來作徠考文古本同案傳徂來山也相臺本仍作來餘本皆作徠正義中來字十行本作來閩本以下改作徠而標起止未改是正義本與石經皆作來爲可據矣

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孔甚釋言文頭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實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姣美也與俗本不同考正義上文云作爲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閟宮之廟奕奕然廣大初無實奕姣美之文今本箋有誤故與定本集注及俗本俱不合釋文以甚姣作音當是其本與定本集注同今釋文各本甚誤作其非也

新者姜嫄廟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新上有所字考文古本有案無者是也相臺本乃所謂以疏中字羼入正義者耳

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如其所言非爲衆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數五教者是契之所爲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皐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爲子稷爲姬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玄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恆豕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後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故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爲代號文王不以邰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號周卽處邰處豳國名變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爲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爲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爲戒亳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國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變言之是其不全改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正義曰堯以契爲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爲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玄王勳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也中候維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愛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享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正義曰此尚書無逸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大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愛於洎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正義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卽位而慈夏於衰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譽之譽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稱之高宗是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後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饗以湯孫爲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經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玄鳥祀高宗饗以祀當爲袷高宗崩而始袷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爲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荊楚脩治寢室皆是崩後追述之也○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卽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卽連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爲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故故終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呂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自從政衰微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鄭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是微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覸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數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魯語文也彼注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皆爲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夏之篇章既以泯弃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爲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僖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伯爵是其爲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有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爲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爲殷後正考甫音父本亦作甫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朝直遙反折之設反

【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illegible]○正義曰那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總序商頌所由自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閒[illegible]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此十二篇以那爲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案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爲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爲其號死因爲謚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爲武王者以其伐桀革命成號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眞僞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爲首則太師先以那爲首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爲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爲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樂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總云祀成湯也○箋禮樂至厲公○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者若禮廢之不脩也但禮事非一箋略舉禮之大者以言爲由君不復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無據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猗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鞉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注同貫古亂反濩戶故反殷湯樂曰大濩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衎苦旦反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嗜市志反爲于僞反僾音愛愾苦代反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淵古玄反[illegible]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illegible]湯孫呼太甲[illegible]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illegible]箋云嘉客謂二王後[illegible]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illegible]

【疏】猗與至之將○毛以爲[illegible]其廟詩人[illegible]述而歎之曰猗與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濩樂植立我殷家鞉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鞉鼓其聲淵淵然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億嘗神明故更述湯功奏其樂之言湯之能爲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鞉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嘒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諧樂之音更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數美成湯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爲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大鐘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斁然而盛執其干戈爲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此祭我有嘉客[illegible]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謹敬則有此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爲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皆爲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顯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爲扶助太甲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傳猗歎至縣鼓○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是猗爲歎謂美而歎之也那多釋詁文鞉鼓樂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箋置讀至之樂○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illegible]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鞉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數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護樂之事也大護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護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鞉亦稱植之意鞉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鐃觀之狀也○傳衎樂至假大○正義曰衎樂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奏鼓至思成○正義曰禮設樂之懸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爲言雖可以關之後世

以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謂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爲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也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鐘奏之經雖言鼓而鐘亦在堂故云以金奏堂下諸縣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皐陶謂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祖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說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傳磬聲至尚聲○正義曰傳意亦以聲爲玉磬聘義說玉之傳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依聲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明尚臭殺肉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禮而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下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發人尚聲故解之○箋聲玉磬○正義曰此中說傳意言聲清之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管和平來依聲明此聲於常磬非石磬也皐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爲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傳於緒至然鬩○正義曰毛以此爲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爲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衎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爲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自稱孝孫念茲皇祖采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爲傳言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是大鐘曰庸也以數爲鐘鼓之狀故爲威容舞之容故爲閑也箋云數數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威也○箋嘉客至扶助○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爲夏殷祭名是烝嘗爲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鄭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爲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爲秋冬皆之直取烝嘗之言爲韻耳祭使嘗實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毛者所以便推毀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禘也箋以湯孫爲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爲人之子孫則將嘗訓爲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書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烈祖烈祖有功烈之祖復扶又反下亦同

疏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以頌之王有天下中宗所而備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總之○嗟中宗至中宗○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爲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者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其衰頗立其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毀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沒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立六廟至於中與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　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箋云祜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祜音戶[illegible]居貝反竟也下同酤音戶賚毛如字鄭音來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況反竟音境本又作境祼古亂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齊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耉無疆　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喩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祼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鬷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爭爭鬭之爭往同綏音妥安也耉音苟鴝音蘧䍜音鞗轡音灌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八鸞鶬鶬言文禮之有鸞也假大也箋云約軝軝轂飾也錯衡衡在軛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軝祁支反錯如字又七故反鶬七羊反本又作鏘溥音普穰如羊反轂飾古木反下音式轂彼苗反篆直轉反朝直遙反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疏　○嗟嗟至之將○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萬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无疆境之緣故得及爾中宗以此福所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靈故今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祼獻以其恭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福來宜天下和平也此其祭之時非直神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喩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萬不嫌集大衆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耆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纂約其長轂之軛以錯飾其衡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歡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豐年穰穰然而時物豐多也既言天使之豐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於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謂之時祭者乃由湯錫爲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爲言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降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鬷假無言謂總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獻獻爾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爲保之將正得此時設饌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錫中宗子孫亦是湯孫故亦得言湯孫也此於賜其文就略同○傳秩常至賚賜○正義曰秩常申重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酤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箋祜福至思成○正

義曰祜福釋詁文以思成者實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實謂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汝之此所所謂處所言中來之得中與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汝湯之饋能中饗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祿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嘗謂約以祿獻秦禮言周法祿用鬱鬯殷禮雖則不明其祿亦惠用鬱而云用酒以祿獻者鬱鬯謂祀爲酒禮鬱金草和之而已鑄而言之亦是酒也時人所述擧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辯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羨祿獻之用故鄭並羣祿獻以充之○傳戒至至言無爭也○正義曰言戒至者謂羨言戒戒而至非鄭戒爲至也羨總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戒有言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羨其能心平性和也○羹和羹至羨爲○正義曰祭之設鉶有大羹鉶羹何知不實鼎羹而以爲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軝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頌諸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也朝詁假爲升故易傳以假爲殷爲進俎之時諸侯總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禮非獨爲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傳八鸞至假大○正義曰此解在事之飾非直鸞和而已故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體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聲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爲大而其義不明但軝衡是諸侯之事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禮而來朝也○箋約軝至歡心○正義曰軝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綵色纏約之故云約軝轂飾也采芑言約軝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驖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始轂爲之形容彼言篆縵鄭此約軝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事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軝錯衡與軛車有奭連文奭赤貌則錫是金輅錫爲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軝錯衡爲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必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爲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爲傳以假爲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來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享謂至獻酒○正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事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未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爲格故訓爲至也○箋此祭至言之○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廟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雊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玄鳥玄鳥燕也一名鳦音乙祀毛上如字鄭作祫戶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雊古豆反之異尚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祖也本又作偰同又作禼古字也後放此古者喪三年既畢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字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宗此序一注書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禘亦一祫是後本也

【疏】玄鳥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爲祫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禘祫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以高宗功上能興湯之功下能經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及後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鍾之毛無破字之理求必以此爲祫饗與殷武同爲時祭祀但所述之事自有湯契耳○箋祀當至大事○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爲祫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彤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立其廟爲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毀廟之主祫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祫祭之後乃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駮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既言崩而始祫因禘祫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禘祫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後二注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禘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云及禮往所言祫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略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譏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譏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之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公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閏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閒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遂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書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鄭是春秋之經而於何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之吉禘之前亦嘗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爲祫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爲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吉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祫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爲定解仍恐其後學致惑故又作

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一祫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嫌之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禘祫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武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傳實八年之經是也此饗或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註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禘有也無定此本亦無此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芒莫剛反後同娀息忠反契母之本國名郊禖音梅本亦作高禖卵力管反亳傍各反地名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

厥后奄有九有

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高宗也箋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解音懈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勝任也箋云交龍爲旂糦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武王于況反又如字注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糦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任同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疆居良反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景大員均何任也箋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假音格下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荷音同鄭云擔負也下爲何天同朝直遙反擔都藍反下篇同

【疏】天命至是何○毛以爲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總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爲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之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爲政安其畿內之民使安四海之國以爲己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致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宜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聚集負之高宗興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城爲政於四方又以奄爲覆言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又受命不危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云維河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鄭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爲異餘文義略同○傳玄鳥至大貌○正義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爲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而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爲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作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契紀其祈福之時契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降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至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芒芒爲大貌也○箋天使至天意○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書言吞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其易傳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甫謐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鄭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鄭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據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險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爲剛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郭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爲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彌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長至九州○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己有非訓域爲有也言九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爲九分皆爲己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爲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箋古帝至之王○正義曰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衡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爲古故得稱天爲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爲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適矣非與人道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侯皆聞是徧告之也○傳武丁高宗○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爲號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爲湯孫湯爲商人之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庚明○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也其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創基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矣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箋交龍至大國○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糦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

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己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傳畿疆○正義曰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使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箋肇當至為及外○正義曰箋以肇域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為兆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為兆域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傳景大員均○正義曰景大釋詁文員者周匝之言故為均也荷者在負之義故為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箋假至多福○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頍弁既辭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何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日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為界也既言四海為界也因鄭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為故述其美殷之言故闕其問端也荷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儋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十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卷第二十　二十之三　六九　十行本此下脫那詁訓傳第三十一行閩本以下有考文古本同是也但那下仍衍之什二字說見前又閩本以下誤在毛詩商頌鄭氏箋孔穎達疏後說見卷一當依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刪之什二字補在毛詩商頌一行之上也

商頌譜

汝作司徒數五教五教在寬　明監本毛本數上有敬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正義引之不備耳浦鏜云衍五教二字非也考殷本紀重五教二字正用尚書文唐石經初刻亦然後乃摩去合諸此正義所引可知唐時本尚書自重二字不得依今本輒刪之也

斯封稷皐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稷下浦鏜云脫契字是也長發正義引有

契孫相土居商丘　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士案所改非也當是王肅自用士字故依彼引之不得用正義改為土也○按楊升菴欲改左傳士氏為土氏以合在周為唐杜之文而不知士即理官士氏以官得氏也

故名序云　毛本名作書是也

代夏桀定天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代當作伐正義可證

中候雒予命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雒誤雒是也那正義引作雒

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此正義及長發正義引皆可證山井鼎考文所載以為毛本主宋板王諸本同皆誤

故故終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所改非也下故字當作諸此亦寫者誤而未及改正耳不當輒刪

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譜作明豬正義引此文亦作明今作盟當誤正義中孟字據地理志及陳譜正義所引尚書訂之則當作盟

導河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河字盧文弨云當作菏是也此誤鐫去上卄耳

今之梁國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市當作沛

及東都之須昌壽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都字盧文弨云當作郡是也

自從政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使誤從是也

所以通大三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當作天形近之譌通天三統書傳殷異義皆有其文引在攘籌正義

○那

那祀成湯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那作郍唐石經初刻郍摩改那案那字是也下同

有正考甫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此唐石經之所出也正義云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是其本作父字今正義中父甫字互歧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有所改耳

正義曰那詩詩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詩字作之案所改非也當衍一詩字

死因爲語耳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語作諂案所改是也

以其伐紂革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紂當作桀

宋父生正考甫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甫作父案所改是也但餘多仍作甫

言湣公之適辥 補毛本辥作嗣

亦不夷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懌字又作懌正義本是懌字當爲唐石經之所本也○按懌者俗字從懌爲是

先王稱之曰在古 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云魯語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韋注引傳亦曰先王稱之曰自古然則各本作在字誤也山井鼎云古本本同後改在作自不知據何本也考此乃依國語改而僞有合也

序助者之來意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之來作來之案小字本是也

而能制作濩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濩作護案所改非也當是正義本作濩字正義下文皆作濩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改之耳

大鍾之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庸正義作鏞庸鏞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作王案所改是也又按作正義時其本作在昔

視其有所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視當作是

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禮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食下有當字是上無當字案所補是也所刪非也

○烈祖

既齊立乎列矣 補毛本同案乎當平字之譌

鬷總假大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總也作音是其本無也字

神靈用之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之是也此也正義說經云以此故可證下文云而云用是之故當是正義自爲文耳考文古本用下有是字采正義而爲之耳

假升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升誤大案山井鼎云不可與傳混也是也

來假來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饗誤享案經中饗享二字截然有別享者下享上也饗者上饗下也自歆謁備本義以來諸家論之審矣○按有同字義別而相因者如獻神爲享神食其所獻亦爲享是也此等在詁訓中蓋未可枚舉後儒曲爲分別乃以獻之神作享神食所獻作饗於我將閟宮烈祖皆用此例定其字故唐石經宋本似是而非今俗本概作享似非而是此爲前享字箋云獻也後享字箋云謂獻酒使神享之也相承爲說當時斷非有二形也

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享字誤見上十行本下箋中宗之享此祭誤同與經文爲岐出正義中歆饗字亦饗享錯雜此寫者以享爲饗別體字而亂之耳閩本以下仍之而不覺又因此而改經文亦爲享誤甚

來升堂來獻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來升堂者來假也來獻酒者來饗也上箋云饗謂獻酒使神饗之也此箋乘上爲文故省而但言獻酒下箋說經降福無疆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者又神饗之也是此獻酒括上使神饗之而言明甚矣箋之兩來字鄭經之兩來字本自無誤正義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又云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以獻酒連升堂謂入神於來假之下以來饗屬之神來徽失箋意箋意來饗之來仍是諸侯來不是神來但饗是神饗之耳王肅述毛則以兩來字皆屬之神此其與鄭異也經義雜記因正義此言以爲下來字是淺人所增其說非也

故余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余作今案此皆誤也當作祭形近之譌

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 補毛本故作顧

箋祜福至思成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思作用案所改是也

鬷總古今字之異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鬷作總案所改非也鬷鄭總字正義自爲文多用之唯顧經注乃有總字明監本以下悉改之然總者非

既戒且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既平誤且平非也考杜預注及正義傳文本作且晏子春秋亦作且可見此正義引傳爲是今傳作既者依此詩改之耳申鑒亦引作且皆不與毛氏詩同

箋約軝至歡心 閩本明監本毛本軝誤軧下同案正義本是軝字上文作軝者皆後人改耳已見采芑經

鄭於秦風駟驖之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驖作鐵案所改是也

謂未升堂獻酒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未作卒案所改是也

○玄鳥

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也兩禘夾一祫是後本也正義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于大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禘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惠棟云正義本無經及傳箋南宋刻正後始增入之而誤入宋時所傳之本此箋正義已言其誤而舊仍誤者刻書之人載入之箋不與正義相涉故也今考正義本與釋文同所謂前本者也

而歌作詩焉 補毛本同案作當此字之譌

此月大祭故譏其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僖二年除喪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下當脫祫字

因禘事而致哀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哀當作喪是也

僖公之服亦少四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文誤傳非也上文閔公之服自服者而言也此僖公之服自所爲

服而言也二者文不同而義俱通無容改而一之也

學者競傳其閒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閒當作聞

仍恐後字致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字恐學誤是也

祈于郊禖而生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郊禖本或作高禖正義云祈於高禖而生契是正義本當作高字下文又作郊禖者或合併後所改○按月令作高禖毛傳生民玄鳥皆作郊禖月令正義分析甚明是傳不當作高也或云郊或云高者鄭志焦喬荅王權甚明此正義自當作郊禖舊按非也

受命不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正義云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又云書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考此經字作殆故正義引王述毛以爲危殆也鄭以爲殆鄭懈怠字故箋云不解殆而字仍作殆正義乃易爲怠字而說之也趙岐注孟子告子下王弼注易震皆用殆爲怠可見在鄭時不煩改字矣殷武經用怠字此不畫一之例也

八州之大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大國與音余是其本國下有與字正義云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不云言與爲疑辭是其本無也此無正文當以釋文本爲長

景員維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鄭云河之言何也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正義云韓詩員爲云河爲何者云云是其本作河也此經本是何字故王申毛以爲河水或作本乃以箋改經耳

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苛　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盧文弨云音河當作音荷非也候人釋文云何戈何可反又音河是河字不誤也小字本所附同相臺本所附作又河可反又字當有苛盧文弨云荷字之誤是也

員古文作云　按作字衍也謂員是古文云字此言古文之假借說文多云古文以某爲某皆言假借隸書古文若弗員來衛包始改爲云來員是古文云是今字若衍作字則古今互易矣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謂當擔負天之多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長發箋擔皆當作檐經音辨木部檐下載此箋是其證也隸書亦多用從木字如釋名云檐任也之屬正義中本皆作檐今檐擔錯雜改之而未盡也音辨本取釋文而通志堂本誤改從扌

得言此殷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言恐居誤王土誤是也

○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作能案所改非也○當衍

玄鳥降則曰有祀郊禖之禮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則作之案此誤改也則曰二字當倒耳郊當作高見上○按作郊者是

注云是時指在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指當作恆是也

簡狄行洛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洛作浴案浴字是也譜正義引作浴

墮其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墮本紀作墮是也譜正義引作墮

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下之字作者案所改非也之當衍字

殷殷湯所都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殷字脫也字案不重是也

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閒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閒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此序以下至河洛之閒四十二字案此十行本複衍也

且中候格予命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格恐洛誤是也譜正義引作雒

東觀在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於譜正義引作於此與下互換而誤也

不得東觀於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在此與上互換

言九有九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九字當作奄下文云是同有天下之辭以同爲奄也

殷質以名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著形近之譌

在傍與己同曰偏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己當作王

荷者在負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當任字誤是也

既言四海爲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疑衍字是也

將故述其美殷之言　補毛本故作欲案欲字是也

荷任即是擔負之義　明監本毛本脫荷字閩本不誤案擔當作檐見上

故言檐負天之多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檐作擔字按檐是正字俗作擔从手蓋唐早有之集韻平聲儋擔同字去聲擔儋同字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 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長如字禘大計反王云殷祭也王者于況反又如字【疏】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為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為此頌故為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則圜丘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各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讖云殷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錄靡神不舉皆無圜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圜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此經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禮記以證之所引者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禘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彼緣稱王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掌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圜丘之祭不當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時之大禘宜稱圜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經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為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為郊冥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經乎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頌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與有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稱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褚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處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 濬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濬音峻哲音哲字或作悊芒音亡依韻音忙疆居良反竟界也幅方目反隕音圓徐于貧反夏戶雅反下皆同圜音還又音圓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竟音境天下于況反下湯王言王之王德皆同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疏】濬哲至生商○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能商興之由有娀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為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娀方將謂有娀之國方始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略同○傳濬深至隕均○正義曰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詁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治且長也○箋隕當至為久○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總數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箋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傳有娀至生商○正義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故云有娀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其母方成大之時天為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上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箋帝黑至廣大○正義曰禘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木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為簡狄長大故以為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為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偏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偏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撥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也偏音遍下同治直吏反【疏】傳玄王至履禮○正義曰上言有娀生子此句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稱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即稱為玄文公羊稱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為治也○箋承黑至盡行○正義曰箋以契不為王玄又非盛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名其承黑帝立子故謂契為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祚綿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為小國舜益為大國者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賚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其地為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滿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然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致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偏省視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遂之驗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相息亮反注相土皆同截才結反長張丈反【疏】箋截整至整齊○正義曰截者斷斷之義故為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

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舊而整齊分之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之
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
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湯齊如字浸子鴆反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下假暇祗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
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為湯躋此為日齊莊也假古
雅反鄭云暇也餘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寬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祗諸時反下士遐嫁反【疏】帝命至九圍○正義
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與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
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過也以其聽明寬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
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為天下王也○傳至湯與天心齊○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
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為斷大之意也上言帝命數云湯齊故知湯所齊者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
閑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箋帝命至天心○正義曰契元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
建國於商傳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為漸商之勢故述其德言浸大耳定本作浸
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勤大也○傳升至九州○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域
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降下至於人○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祗敬釋詁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為暇也湯為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
晉語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為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取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
急於己而緩於人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球玉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為眾所歸鄉○球音
求美玉也下同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同休虛糾反珽吐頂反天子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縿所銜反著直略反鄭本亦
作儋許亮反下篇同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箋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絿音求徐音糾遒子由反又在由反【疏】受小球至是遒○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鎮圭也大
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
鞠舉事其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眾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
心聚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餘同○傳球玉至旒章○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綴之為表其訓未聞旒之所垂及旌旗之飾
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箋綴猶至者也○正義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
言諸侯汲聚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旒為旗旒故易傳以綴為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
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
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知也春官
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
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
鄭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縿旒者為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
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是為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
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

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音峻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讀厖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拱及寵
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戁恐竦懼也箋云不震不動不可驚懼也○傳音孚本亦作敷戁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孔反本又作揔音宗恐曲勇反懼末丹反【疏】受小至是總○毛以為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
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為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所
征無敵克平天下百眾之祿於是總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為此又覆述上玉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諸侯會同為
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傳共法至龍和○正義曰傳讀共為恭敬之恭故為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龍之為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
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為法也言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箋共執至
之謂○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承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為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
又以上言綴旒為結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為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
似休為美譽則此宜為榮名且韻宜為寵故易之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云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毅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旆蒲貝反鉞音越中張仲反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苞本蘖餘也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蘖五葛反韓詩云色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韋顧二國名
也漢書古今人表作獻獻己音紀又音杞【疏】武王至夏桀○以為上言成湯進勇此述為勇之事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
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眾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為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本
更有蘖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蘖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
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有韋顧昆吾黨桀為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黨惡既盡天下
廓清成湯於是乃即真為天子○鄭唯以苞為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為大國而不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傳苞本蘖餘○正義曰易稱繫于苞桑謂

桑本故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顚木之有由蘖謂本根已顚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蘖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〇箋苞豐至截然〇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首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蘖蘖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爲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桀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爲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鄉伍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稱餘諸國大禮威宜爲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遠故天下歸湯矣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箋遂謂不能以德自遠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〇箋韋豕至時誅〇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壓數之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爲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黨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傳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

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〇中如字又丁仲反撓女教反一音女卯反亂也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云阿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〇左音佐注同右音又注同倚於綺反下同

【疏】昔在至商王〇毛以爲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者實爲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〇鄭以爲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爲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優之餘同〇箋中世至撓敗〇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衡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爲威之義〇傳阿衡至右助〇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鷙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與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疏】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章章六句卒章七句至高宗〇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修荊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荊楚修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荊楚卒章言其修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

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箋云有鐘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言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〇撻他達反韓詩云達也罙面規反說文作罙從穴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裒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反宥也俘音孚囚也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箋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〇處昌呂反下同

【疏】撻彼至之緒〇毛以爲撻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荊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裒荊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實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罙爲冒又以湯孫之緒爲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〇傳撻疾至裒聚〇正義曰撻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荊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荊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罙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裒聚釋詁〇箋有鐘至士衆〇正義曰有鐘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深入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險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裒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〇箋緒業至功業〇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爲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鄉所也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〇氐都兮反世見賢遍反而背音佩

【疏】箋氐羌至不如〇正義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女荊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辟君適過也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〇多辟音壁下同注放此王音辟邪也適直革反徐張革反注同韓詩云數也解音懈注同朝直遙反

【疏】天命至匪解〇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解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〇箋禹平至云然〇正義曰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衛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

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總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寶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塞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鄭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謂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避夷狄之表勢功荒服之外復何爲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蠻夷之內何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事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縱分土繼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安至於洪水滔天烝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國當復其故地而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爲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若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爲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猶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爲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數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畜而與夷狄角力及開邊之郡境界務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爲聖非所以爲難也畿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隨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稾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緯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曆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爲此說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愼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僭子念反王天下于況反

〔疏〕傳嚴敬至封大○正義曰嚴敬釋詁文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箋降下至之義○正義曰降下遑暇釋言文明德愼罰康誥文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殷自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稷契爲上公受封舜之十年又多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重直用反

〔疏〕商邑至後生○正義曰此又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爲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譽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於椹上以爲桷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爲○斷音短注同斲陟角反說文云斫也虔其連反爾雅作榩桷音角梃丑連反又力體反柔梃物同耳字音體俗作易以豉反下同椹陟金反掄魯門反擇也沈音倫理也

〔疏〕陟彼至孔安○毛以爲高宗前王有廢於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既伐荊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大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斷之於是之時工匠皆徹其事不脩慢也以松爲屋之椽桷有梃然而長旅列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其能脩治寢廟復故法也○鄭以梴又爲椹言正斷於椹上又以旅爲衆唯此爲異餘同○傳丸丸至路寢○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虔敬旅陳釋詁文桷者椽也桷以長爲飾故梃爲長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以義梃爲桷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椹謂至寢爲○正義曰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斷斫楹桷不宜言徹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此經丸丸之文在斷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爲桷與衆楹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斷之未宜已爲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脩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孫辭歎其不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雖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四）

○長發

歷更前世有功之祖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更作庚案所改是也

赤則赤熛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熛誤摽是也

黄則含樞紐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紐作鈕案所改是也

易緯稱王王之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王恐三誤是也

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請誤諸是也

幅隕既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隕誤幀

隕當作圓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圓作員案正義云鄭以隕爲圓是其本作圓也釋文云作圓音還又音圓考圓即圓之正字

考工記注云故書圜或作員當作圜其證也羣書圜圓員不一

王知音智　■通志堂本盧本並無王字案當是下王天下王字誤在上

天下于況反　■通志堂本盧本並作王天下于況反案天下上當有王字此誤在前知音智上

禹平治水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禹當作內形近之譌

上須言契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形近之譌

以其承黑商立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商恐帝誤是也

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王浦鏜云周語作先世非也國語本作昔我先王世后稷誤本乃無王字耳正義所引當亦王世兩有而誤正義引云昔我先世后稷各少一字

文武不先不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不字誤之窋誤窟案上文我先王不窋十行本已誤窟閩本以下同

故爲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上浦鏜云脫整字是也

截而整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而整作爾此譌是也

其德浸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浸大子鴆反正義云定本作浸字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正義本是斷字正義云雖已斷大又云以爲斷大之意也又云其餘不能斷大也當是本此箋文又云而云其德浸大者又云故述其意言浸大耳二浸字依經注本之所改也○按古浸寖同字容是一本作寖耳

不違言疾也　■毛本違作遲案遲字是也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命作用案用字是也

非韓字也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韓作改云改舊譌韓非也案小字本所附亦如此韓當作形近之譌

以其聰明寬假天下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假作暇案所改是也

傳升至九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升上當脫傳字

晉雄宋公孫固也　閩本明監本固誤因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雄恐語誤是

如旃旗之旒縿著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如旃旗之縿旒者焉釋文云旒縿所銜反著焉直略反是釋文本與正義本同也此箋當讀旒字略逗縿著焉三字爲句定本非是○按爾雅及周禮注正幅曰縿旒者於正幅之旁然則當云旒旗之縿旒著焉正義本非

舉事其得其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其字作甚案所改非也此具字之誤

如旃旗之縿旒者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者誤首○按依定本上縿下旒爲是者字亦是著字之譌也直略反

敷奏其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傅奏音孚本亦作敷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大戴禮所引是傅字此亦如衛書敷納敷土敷淺原多引作傅也

百祿是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是總子孔反本又作揔音宗正義標起止云至是總是其本作總字揔總烈祖正義以爲古今字也○按此當總字爲長淺人以總字與上文三上聲相叶而輒改耳

戁恐竦懼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恐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考文古本有亦采釋文耳

採爲美譽　■案採當作休毛本不誤

九州齊一截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考文宋板同

○以爲上言成湯進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上當脫毛字是

克伐既滅以封支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克伐當作先代形近之譌

謂本根已順　明監本毛本順作顛閩本作顧案顛字是也

不歷數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誤不是也

移故之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移當作修形近之譌

是吾與桀　■毛本是作昆案昆字是也

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信字譌是也實當衍字此以信也說經允也浦屬上句讀者誤

○殷武

撻彼殷武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自撻彼起下至殷都止五行每行十二字案此篇去上序一行從後改入故變而每行多二字也

罙入其阻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罙誤罙案依字當作罙詳詩經小學

裒聚釋詁○　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下有文字案所補是也

曰商是常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商下旁添王字案旁添誤也箋云曰商王是吾常君也王字是箋文而非經文也

謂之藩國 闔本明監本毛本藩作蕃案所改非也藩鄭蕃字耳○按依說文藩是正字

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 明監本毛本以來更誤敘宋伐闔本更誤史以來不誤

亦每服者合五百里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合當各之誤是也

經塗所宜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盧文弨云宜疑直嚴杰云亦非也此用蜀都賦經涂所亙五千餘里之句亙居鄧切竟也

丞民不粒 闔本同明監本毛本丞作烝案所改是也

時楚僭號王仰 闔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仰作位明監本毛本同案位字是也正義云明是赵時楚僭慢王位或其本是慢字然無明文也考文古本作慢采正義

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當重而誤脫其一

松桷有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梴丑連反又力鱣反長貌柔梴物同耳字音鱣俗作梴段玉裁云釋文柔梴物同耳老子音義曰梴字林云長也丑連反又一曰柔梴合此二音義觀之則毛詩本作梴而說文木部梴字恐後人羼入今考正義云有梴然而長五經文字木部云梴長貌見詩頌其本字皆從木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舊多誤當正詳後考證

字音鱣■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按小字本所附作鱣不誤

俗作■ 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下有梴字云梴字舊無今補臼粘卷一百引詩松桷有梴則唐時本有俗從土者案段玉裁云是也今考小字本此十行本所附皆作下更無字當是釋文舊如此矣

鄭以梴又爲椹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疑衍字是也經及箋作虔正義作梴虔梴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箋云不解閑義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亦形近之譌

弟小辛崩 闔本同明監本毛本辛下有立字案所補是也